叢書集成新編

八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四冊目錄

文學類

故事

東軒筆錄十五卷　宋　魏泰撰　稗海　一
珍席放談二卷　宋　高晦叟撰　函海　三〇
桐陰舊話一卷附提要　宋　韓元吉撰　說海　三六
鐵圍山叢談六卷附提要、辨證　宋　蔡絛撰　知不足　三八
避戎嘉話一卷附提要、補正　宋　石茂良撰　歷代　七三
四朝聞見錄五卷附保姆傳跋尾　宋　葉紹翁撰　知不足　七六
老學庵筆記十卷　宋　陸游撰　津逮　一二八
二老堂雜志五卷　宋　周必大著　學海　一五三
曲洧舊聞十卷附提要　宋　朱弁撰　知不足　一六五
玉照新志五卷附提要　宋　王明清著　學津　一八六
揮麈錄二十卷（前錄、後錄、三錄、餘話）附提要　宋　王明清輯　津逮　二〇七
閒燕常談一卷　宋　董弅撰　歷代　三三二
清波雜志十二卷附別志三卷、提要　宋　周煇撰　知不足　三三四
獨醒雜志十卷附附錄　宋　曾敏行撰　知不足　三七七
宋朝燕翼詒謀錄五卷附提要　宋　王栐著　百川　四〇一
西塘集耆舊續聞十卷附提要　宋　陳鵠撰　知不足　四一六
癸辛雜識六卷（前、後、續、別集）附提要、補正　宋　周密撰　學津　四三四
齊東野語二十卷附提要　宋　周密撰　學津　五〇三
貴耳集三卷附提要　宋　張端義著　津逮　五七四
楓窗小牘二卷　袁褧撰　宋　袁頤續　姚士麟校　寶顏　五九一
黃氏日抄古今紀要逸編一卷　宋　黃震撰　知不足　六〇〇
道山清話一卷附提要　宋　王暐撰　百川　六〇五
萬柳溪邊舊話一卷　宋　尤玘撰　知不足　六一四
避暑錄話二卷附提要　宋　葉夢得著　津逮　六一八
續世說十二卷　宋　孔平仲撰　守山　六四五
退齋筆錄一卷　宋　侯延慶撰　歷代　六九八
却掃編三卷附提要　宋　徐度撰　津逮　六九九
文昌雜錄一卷附提要　宋　龐元英撰　學津　七二五

東軒筆錄

魏泰撰

東軒筆錄卷之一

宋　臨漢魏　泰撰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僞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荊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已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卽位．卽舉平晉也．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武陵、辰陽、澧陽、潭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猺．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荊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鎭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鬬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槩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而加獎

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妥安．由神機獨斷．用一再雄而已．

陳摶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自晉漢已後．每聞一朝革命．則顰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摶驚喜大笑．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這回定疊也．太祖事周爲殿前都點檢．摶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雷德驤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謂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驤曰．古人愼貴賤之分．使不可亂．恐後世譜牒不明．有以奴主爲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數重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周世宗壽春之役．太祖爲將．太宗亦在軍中．是時壽春久不下．世宗決淮水灌其城．一日召太祖太宗及節度武行德．共乘小艇．遊於城下．艇中唯有一卒司篙櫓．世謂之茶酒司．一矢而斃．太祖太宗安坐．以至迴舟．矢石終不能及．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爾加獎激．以至甄擢錄用．故徐鉉、潘愼修輩．皆承眷顧．至如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疏遠寇讐．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讒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構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假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命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爲相也．至太宗初卽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寘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十年果爲相．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卽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尙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

實多。亦以徽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太宗以元良未立。雖意在眞宗。尙欲遍知諸子。遂命陳摶歷抵王宮。以相諸王。摶回奏曰。壽王眞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壽邸。見二人坐於門。問其姓氏。則曰張旻、楊崇勳。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卽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眞宗爲壽王。旻曰張旻侍中。楊崇勳使相。皆如摶之相也。

眞宗天縱睿明。博綜文學。尤重儒術。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未始不從容顧問。眞宗善論難。造次應答。皆典雅有倫。當時儒學之士。擢爲侍從。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杜鎬以博學尤承眷禮。晚年苦肺疾。累乞閒地。眞宗不允。至數年加劇。又於便坐甚邇。眞宗曰。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鎬於是薦戚綸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請而卒。

眞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卽位之初。王禹偁爲知制誥。坐事貶守黃州。嘗上表有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之語。眞宗覽表。甚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黃州境有二虎鬬而食其一。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遂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勑下而禹偁死矣。

澶淵之役。王超、傅潛兵力弗支。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犯闕逃之勝。聞於上者。唯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朱湜贊之。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眞宗一夕召寇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爲如何。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眞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眞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

眞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知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卽時進熟勑。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勑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卽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迴日卽爲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助耳。

虜犯澶淵。傅潛擁兵不戰。河北諸郡城守者。多爲番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輕敗。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

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景德末年。天書降左承天門鴟尾上。既而又降於朱能家。於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應宮。建寶符閣。盡貢天書。洎閣中。雖上意篤信。而臣下或以爲非。若孫奭、張詠。尤極武詆。未幾朱能謀叛。天下愈知其詐。至眞宗上仙。王文正公嘗因建議。以爲天書本爲先帝而降。不當留在人間。於是盡以葬於永定陵。無一字留者。文正之識慮微密。皆如此也。

東軒筆錄卷之二

唃廝囉。唐吐蕃贊普之後。據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賊已過啞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於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楷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噪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唃氏自此衰弱矣。

馮拯之父。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拯後相眞宗仁宗。位至侍中。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姦邪。及稍進用。卽啓迪眞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旣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盤注者。獻藝於廷。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盤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卽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傍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

种放隱終南山。往華山訪陳摶。摶聞其來。倒屣迎之。旣卽坐。熟視曰。君他日甚顯。官至丞郎。种曰。我之來

也。求道義之益。而乃言及爵祿。非我意也。陳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骨法合爲此官。雖晦迹山林。終恐不能安耳。今雖不信。異日當自知之。故不懌而去。至眞宗時。以司諫名至闕下。及辭還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而卒。皆如摶之相也。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由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爲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縗絰跪爐於像前。會陳摶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其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卽爲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銳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疏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爲不可。上疏略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責爲商州團

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敍位。其人斂板曰。某卽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借職。是卽可知也。王憮然自失。聞者莫不笑。

陳晉公恕自升朝入三司爲判官。既而爲鹽鐵使。又爲總計使。洎罷參政。復爲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眞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副使歸班。晉公因薦以自代。眞宗用萊公爲三司使。而晉公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晉公前後改革興立事件。類爲方册。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扁。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押字。既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革句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則無復有存者矣。

丁晉公爲玉淸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卽奏有仙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眞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

是時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鴉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爲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爲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淸。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鼎州北百里。有甘泉寺。在道左。其泉淸美。最宜瀹茗。林麓迴抱。境亦幽勝。寇萊公謫守雷州。經此。酌泉誌壁而去。未幾。丁晉公竄朱崖。復經此。禮佛留題而行。天聖中。范諷以殿中丞安撫湖外。至此寺。覩二相留題。徘徊慨歎。作詩以誌其旁曰。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繼南行。層巒下瞰嵐烟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嘗作續翰林志。敍之詳矣。然性特躁進。罷參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幾逾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歎。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遺爲館職。平生好燒銀。而樂文字之職。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銷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而恨不得爲眞宰。居常歎曰。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舊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爲學士者賦詩云。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爲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謂雙引重金也。（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白樂天詩也。）

夏鄭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鷰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眞宗。及敍其死事之後。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後數年。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閱人多矣。覷賢良他日必貴。乞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於前。鄭公乘興題曰。簾內袞衣明黼黻。殿前旌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爲詩。皆有所屬。初罷樞府。爲南京留守。時有忌疾之者。到部作詩曰。造化平分何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准擬睢陽過十春。又曰。海雁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晚年流落。雖斂銳衆。而抨彈之疏不輟上聞。因作詩送一臺官曰。弱羽悽棲勢未安。孤飛殊不擬鵷鸞。黃金自有雙南價。莫與遊人作彈丸。始王沂公曾當國。鄭公爲翰林學士。欲擠之。因作靑州詩曰。日上西山舞鸑鷟。波翻碧海鬭蛟龍。直鈎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四履封。以沂公靑人故也。

眞宗晚年欲策后。時王旦爲宰相。趙安仁參知政事。將問執政。會王旦告病去。遂獨問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氏爲后。卿意何如。趙對曰。劉氏出於側微。恐不可母儀天下。眞宗不懌。翊日以趙之語告王冀公欽若。冀公曰。陛下姑問安仁。意欲以何人爲后。異時上果以冀公之言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宜可以作配聖主。眞宗翊日以語冀公。冀公曰。臣固知如此。蓋趙安仁嘗爲沈倫門客。眞宗深以爲然。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轉一官爲天書扶持使。劉氏竟立。即明肅太后也。冀公權寵自此愈固。

李太后始入掖廷。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刻絲鞶囊與之。拍其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而去。後其弟傭於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怪其衣服百結。而胸懸鞶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者惻然驚異。蓋嘗受旨於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時眞宗已生仁宗皇帝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眞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即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謚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楊景宗即章懿太后弟也。太后既入掖廷。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黥其面。至無見膚。眞宗幸玉清昭應宮。將還內。而六宮皆乘金車迎謁於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帳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骨肉。景宗具以實對。太后泣於車中。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廷。疑其是也。遂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即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後景宗既在仕。遂用藥去其黥痕。無芥蔕存者。既貴而肥。皙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搗擊人。世謂之楊骨槌云。始丁晉公作相。造宅於保康門外。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及晉公事敗。籍沒入官。晚年以宅賜景宗。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世歎異之。（又見十五卷）

東軒筆錄卷之三

天禧末。眞宗寢疾。章獻明肅太后漸預朝政。眞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策眞廟爲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凡詔命盡使楊億爲之。且將舉事。會萊公因醉漏言。有人馳報晉公。晉公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萊公所謀白太后。遂候眞宗上仙。乃指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寃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敍本末。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遂下詔滌雪其寃。贈中書令。謚曰忠愍。又贈楊億禮部尚書。謚曰文。凡預萊公黨而被逐者。皆昭雪之。故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闈。能叶元臣。力屏儲極。蓋謂是也。

眞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子。乞於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臣參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員。方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眞宗崩。丁晉公爲山陵大禮使。宦者雷允恭爲山陵都監。及開皇堂。泉脈坌湧。丁私欲庇覆。遂更不聞奏。擅移數十丈。當時以爲移在絕地。於是朝論大諠。是時呂公夷簡權知開封府。推鞫此獄。丁既久失天下之心。而衆成目爲不軌。以至取彼頭顱。置之郊社云云。獄既起。丁猶秉政。許公雖知丁多智數。凡行

移推勘文字，及追捕左右之人，一切止罪允恭，略無及丁之語，猶具欲上聞，丁信以爲無疑，令許公對，許公至上前，方暴其絕地之事，謂宜以此投海外，許公遂參知政事矣。

丁晉公既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宗獨覽萬機，當時讎敵，多不在要地，晉公乃草一表，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室誣構之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達，乃外封題云云，上昭文相公，是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啓入京，戒云，須俟王公見客日，方得當面投納，其奴如戒，冀公得之，號不敢啓封，遽以上聞，仁宗拆表讀而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晉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漂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復用矣，梅修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亦量移，謂失人心如此。

丁晉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絕寶陀山，作青衿集百餘篇，皆爲一字題，寄歸西洛，又作天香傳，敍海南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題詠百餘篇，蓋未嘗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祕書監致仕，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髭鬢無斑白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爲其子珙數月呼博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時呷少許，啓手足之際，付囑後事，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兩忘，而大變不惧，眞異人也。

馬尚書亮以尚書員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夷簡，尚爲布衣，方侍其父蒙亨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

謁，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許公果爲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接之極厚，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眞宰，令其數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他日稍在陶鑄之末，竹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己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他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也，呂許公夷簡爲相日，文潞公彥博爲太常博士，進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某位，夏英公竦謫守黃州時，龐穎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他日富貴，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築幽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以告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疏爽闓朗，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樽果蔌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

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陳恭公執中，以衞尉寺丞知梧州，驟進上疏，以乞立儲貳，眞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爲右正言，然爲王冀公所忌，一日眞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花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

文章隨時風美惡，咸通已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修性褊率少合，初任海州參軍，以氣陵通判，遂爲捃摭，削籍竄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敍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臥病，費竭然後已，是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修就手奪取，瞋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仁宗聖性好學，博通古今，自即位，常開邇英講筵，使侍講侍讀日進經史，孜孜聽覽，中昃忘倦，有林瑀者，自言於周易得聖人祕義，每當人君即位之始，則以日辰支干配成一卦，以其象繇爲人君所行之事，其說支離詭駁，不近人情，及爲侍讀，遂奏仁宗曰，陛下即位，於卦得需，象曰，雲上於天，是陛下體天而變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故臣願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駭其言，翊日問賈魏公昌朝，魏公對曰，此乃誣經籍，以文姦言，眞小人也，仁宗大以爲然，於是逐瑀，終身不齒矣。

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爲人高亢少許可，與文章尤尙奇澀，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爲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答以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其年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詩曰，弄楯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迴，荒墳斷隴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詩，遂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於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罪之，遂落李所居職，自是迍邅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進用而卒。

呂許公夷簡爲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眞宗知其可爲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莊肅爲郡守，上言斷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敕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爲翰林學士，萊州阿雲謀殺夫，以爲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爲輔相，自莊肅之說進，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獲勸而首陳者，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五代任官不權輕重，凡曹掾簿尉，有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爲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今優諢之言，多以長官爲笑，及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選人用三員保任，方得爲縣令，當時推行其言，自是縣令得人，民政稍稍舉矣。

唐末西北蕃在者，有回鶻、吐蕃，而吐蕃又分爲唃廝囉，始甚強盛，自唃廝囉敗於三都谷，勢遂衰弱，視中

唃爲神明。惕息不敢動。是時與回鶻皆遣使自幽州入鎮戎軍。以修朝貢。及元昊將叛。唃氏制其後。舉兵攻破蘭州諸羌。南侵至於馬銜山。築瓦川會。斷幽州僻路。留兵鎮守。自此唃氏不能入貢。而回鶻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爲邊害。朝廷患之。議者以爲唃氏尚在河湟間。又與元昊世讎。儻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備解矣。仁宗然之。寶元二年。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渙自古渭州抵青唐城。始與唃氏遇。渙爲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統僞命授之。俾犄角以攻元昊。厮囉謝恩大舉諸羌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於牽制。而唃氏復與中國通矣。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自是知其直矣。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煉白金一觔。封誌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涼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東軒筆錄卷之四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巵。小醆。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翊日將度關。晨起諸將張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親吏疑之。遂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惶怛。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歐陽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會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頗愛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餘。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讀而不甚愛。曰何爲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爲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丘良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孫盜爲己文以贄。而稱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幾文忠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見邸報丘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心頗疑之。及得所獻。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論也。文忠徵狀駭。是時爲侍從。因爲仁宗道其事。仁宗駭怒。欲奪良孫之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則所失又多也。仁宗以爲然。但發笑者久之。

京師百司庫務。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餘物貿易。以具酒饌。至時吏史列坐。合樂終日。慶曆中。蘇舜欽提舉進奏院。至秋賽。承例賣拆封紙以充。舜欽欲因其舉樂而召館閣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預會之

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優伶。却吏史。而更召兩軍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願預醵厠會。而舜欽不納。定銜之。遂騰謗於都下。旣而御史劉元瑜有所希合。彈奏其事。事下右軍窮治舜欽。以監主自盜論削籍爲民。坐客皆斥逐。梅堯臣亦被逐者也。堯臣作客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爲定發也。

劉侍御元瑜旣彈蘇舜欽。而連坐者甚衆。同時俊彥爲之一空。劉見宰相曰。聊爲相公一網打盡。是時南郊大禮。而舜欽之獄斷於赦前數日。舜欽有詩曰。不及鷄竿下坐人。蓋謂不得預赦免之囚也。舜欽死。歐陽文忠公序其文集敘及賽神之事。略曰。一時俊彥舉網而盡矣。蓋述御史之言也。舜欽以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廢爲民。後二年得湖州長史。年四十餘卒。

范文正公仲淹爲參知政事。建言乞立學校。勸農桑。責吏課以年任子等事。頗與執政不合。會有言邊鄙未寧者。文正乞自往經撫。於是以參知政事爲河東陝西安撫使。時呂許公夷簡謝事居圃田。文正往候之。許公問曰。何事遽出也。范答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卽還矣。許公曰。參政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文正諭其旨。果使事未還。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邠州。

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略曰。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荷君恩。禹偁有遺愛。滁州懷之。畫其像於室以祠焉。慶曆中。歐陽修貶守滁州。觀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想公風采猶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靑史上。壁間容貌任昏塵。皆用其表中語也。

蘇舜欽奏邸之會。預坐者多館閣同舍。一時被責十餘人。仁宗臨朝。歎以輕薄少年。不足爲臺閣之重。宰相探其旨。自是務引用老成。往往不愜人望。甚者語言文章。爲世所笑。彭乘之在翰林。楊安國之在經筵是也。

御史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梃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横其梃。中丞不賢則直其梃。此語頗於搢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關吏每聲諾。必横其梃。一日范視事次。關吏報事。范視之。其梃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梃忽直。豈覩我之失邪。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梃復横矣。

楚執中性滑稽。謔玩無禮。慶曆中。韓魏公琦帥陝西。將四路進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師行有日矣。尹洙與執中有舊。薦於韓公。執中曰。虜之族帳無定。萬一遷徙深遠。以致我師無乃曠日持久乎。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倍道兼程矣。執中曰。糧道豈能兼程邪。韓公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運糧。驢行速。可與兵相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驢而食矣。執中曰。驢子大好酬獎。韓公怒其無禮。遂不使之入幕。然

四路進兵。亦竟無功也。

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肅方聽政。有旨令鑿内城垣以出柩。是時呂文靖公夷簡當國。遽求對。而明肅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内。都知羅崇勳問有何事。文靖具奏。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神柩。明肅使崇勳報曰。向夷簡道豈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當廷爭。太后不允。臣終不退。崇勳三返。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主。而送終之禮如此。異時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簡不爭。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開述。爲罪魁矣。崇勳大懼。馳告明肅。於是始允所請。

王文正公曾在中書。得光州奏秘書監丁謂卒。文正顧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英宗卽位之初。有著作佐郎甄復獻繼聖圖。其序大略曰。昔炎德戊申歲。天書降後二十四年。陛下降生之日。復是天慶節。是天書於二紀已前。爲陛下降聖之兆也。又適來市民染帛以油漬紫色。謂之油紫。油紫者。猶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視仁宗爲諸父。此猶子之義也。又云京師自二年來。里巷間多云着箇羊。陛下生於辛未。羊爲未神。此又語瑞也。又以御名拆其點畫。使兩日相並。爲離明繼照之義。其言詭誕不經。英宗聖性高明。尤惡諂諛。讀奏。怒其妖妄。御批送中書令。削官停任。天下伏其神鑒。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逋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神宗皇帝在春宮時。梅沖幼孫思恭爲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逐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主上顧曰。微子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駭伏。上之睿明。可謂聞一知十矣。

熙寧十年夏。京輔大旱。主上以祈禱未應。聖慮焦勞。一夕夢異僧。吐雲霧致雨。翊日甘澍霑足。遂以其像求之旁閣中。乃第十件羅漢也。上之精慮感應如此。時集賢王丞相珪有賀雨詩。略曰。良弼爲霖孤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卽其事也。

歐陽修致仕居潁。蔡承禧經由上謁於私第。從容曰。公德望隆重。朝廷所倚。未及引年。而遽此高退。豈天下所望也。歐陽公曰。吾與世多忤。晚年不幸爲小人誣衊。止有進退之節。不可復令有言。而俟逐也。今日乞身已爲晚矣。小人蓋指蔣之奇也。歐陽公在潁。唯衣道服。稱六一居士。又爲傳以自序。

王荆公安石當國。以徭役害民。而游手無所事。故率農人出錢。募游手給役。則農役異業。兩不相妨。行之數年。荆公出判金陵。適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用其弟溫卿之言。使免役錢依舊。而括諸路閑田募役。旣而閑田少。役人多。不能均濟天下。方患其法不可行。而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是甲毀乙。故壞新法。於是不行溫卿之言。依舊給錢募役。

王荆公當國。始建常平錢之議。以謂百姓當五穀青黃未接之時。勢多窮迫。貸錢於兼幷之家。必有倍蓰

之息。官於是結甲請錢。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濟貧民。而抑兼并之道。而民間呼爲靑苗錢。范鎭時以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封還此宣。將謂如建中間稅靑苗於田中也。遂上疏略曰。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貴而散之。賤而斂之。雖堯舜無易也。靑苗者。荒亂之世。所謂靑苗在田。賤估其直。斂穀未畢。而責其償。此盜跖之法也。今以盜跖之法。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所以驚疑也。疏奏。請衆謂不然。落翰林學士。守本官致仕。制有擧直措枉。古之善政。服讒蒐慝。我所當誅。蓋謂是也。

常平法既行。而同知諫院孫覺上言。府界諸縣。百姓率不願請。往往追呼抑配。深爲民害。主上俾覺同府界提點。往諸縣體量。有無追呼抑配之事。孫而奏曰。敢不虔奉詔旨。即日治行。既而又上疏曰。臣聞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責其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備員諫省。以言語爲官矣。又能一一而行之乎。所有同體量指揮。望賜寢罷。主上怒其反覆。落同修起居注知廣德軍。

曾布爲三司使。極論京師市易不便。其大槩以爲天下之財匱之。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巧爲挫抑。故朝廷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昂其價。使高於兼并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而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雖然官中非規利也。特欲抑兼并耳。必也官無可買。官無可賣。即是兼并不敢侵牟。而市易之法行也。今呂嘉問提舉市易。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須候官中買足。方得交易。以息錢多寡。爲官吏殿最。故官吏牙人。唯恐裒之不盡。而取息不輕。則是官中自爲兼并。殊非設市易之本意也。事下兩制詳議。而呂惠卿以爲沮壞新法。王荆公大怒。遂置獄勘其事。又三司會計差失。即以爲上奏詐不實。曾落翰林學士知制誥。以起居舍人知饒州。惠卿遂參知政事。奏而市易差官。設物略勞如故。

常秩以處士起爲左正言。直集賢院。判國子監。不踰年。待制寶文閣。兼判太常寺。中謁告歸汝陰。主上特降詔。自秩始也。曾放進士徐鐸榜。秩密以太學生之薄於行者。籍名於方册。貯懷袖間。每唱名。有之。則揭册指名進呈。乞賜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閱試卷。或與執政語。往往不省。秩大以爲沮。逮謁告不朝。一日翰林學士楊繪方坐禁中。俄有報太常寺吏人到院者。繪□家判事。立命至前。乃故吏也。詢其來之故。即云常待制以謁告月餘。未有詔起。令探刺消息。楊曰。此禁中。汝得妄入乎。我若致汝於法。則連及待制。汝速出。無取禍也。先是秩未謁告時。差護向經葬事。至是經葬有日。上親奠祭。護葬官例合迎駕。秩不候朝參。而出迎駕於經門。上祭奠畢。登輦而去。亦不顧秩。秩愈不得意。或告以不朝參而出就職。又嘗私覘禁中。臺官欲有言者。秩大恐。遂以病還汝陰。既而卒。或云。方卒時。狂亂若心疾。將自殺者。然未得其詳。

東軒筆錄卷之五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爲參知政事。閒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爲議己。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

熙寧六七年。河東河北陝西大饑。百姓流移於京西就食者。無慮數萬。朝廷遣使賑卹。或云使者隱落其數十不奏一。然而流連擄負。取道於京師者。日有千數。選人鄭俠監安上門。遂畫流民圖。及疏言時政之失。其詞激訐譏訕。往往不實。毋奏俠坐流竄。而中丞鄧綰知諫院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奬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是時平甫以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判官告院。坐此放歸田里。逾年起爲大理寺丞。監其州糧料院。不赴而卒。平甫天下之奇才。雖非其罪。而又不壽。世共惜。當官希執政之旨。且將因此以悅荆公也。余嘗爲挽詞二首。頗道其事云。海內文章傑。朝廷亮直臣。黃瓊起處士。子夏遺修文。貝錦生讒怒。江湖久黜棄。傷心王佐略。不得致華勳。又曰。今日臨風淚。潸潸似綆縻。空悵徐稚絮。誰文鄧玄碑。無力酬推轂。平時愧抵巇。何人令枉狀。路梓豈能爲。蓋謂是也。

馮京與呂惠卿同爲參知政事。呂每有所爲。馮雖不抑。而心不以爲善。至於議事。亦多矛盾。會鄭俠獄起。言事者以俠常遊京之門。推劾百端。馮竟以本官知亳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會州。舍人錢藻當制

有大臣進退，繫時安危，及持正莫爲一節不撓之語。中丞鄧綰，惴懼再入，又將希合呂公，遂言馮京預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狗俗，怏利而已，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黜以肅中外，而深資龍直院。

熙寧七年，元絳爲三司使，宋迪爲判官，迪一日遣使煑藥，而遺火延燒計府，自午至申，焚燬殆盡。方火熾，神宗御西角樓以觀，是時章惇以知制誥判軍器監，遽部本監役兵往救火，經由角樓以過，上顧問左右，以惇爲對，翊日迪奪官，勒停絳罷使，以章惇代之。

國朝故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爲樞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義不能安，遂乞罷樞府，久之以觀文殿學士知并州。

神宗即位，岐王、嘉王猶在禁中，祕書丞章辟光獻言乞遷於外，而朝論以爲疎遠小臣，妄論離間，於義當誅，有旨送中書，王荆公以爲其言非過，依違不行，會中丞呂誨極言其不可，而兼及荆公，遂奪辟光官，降衡州監税。

延州當西戎三路之衝，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東北懷寧寨，而懷寧直橫山，最爲控要，頃薛向种諤取綏州，建爲綏德城，然無定河，連野雞谷，將謀復橫山，而朝廷責其擅兵，二人者皆黜罷，熙寧五年，韓丞相絳以宰相宣撫陝西，復取前議，遂自綏州以北，築賓草坪，正東築吳保，將城銀州，會抽沙不可築而

罷，遂建羅兀城，欲通河東之路，既而日月淹久，糧運不繼，言事者屢沮止之，旋屬慶州卒叛，遂班師，韓以本官知鄧州，副使呂大防奪職知臨江軍，棄羅兀等城，而河東路不能通矣。

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王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遊甚熟，荆公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枚天下捕治，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於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始興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所誣衊，會荆公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太一宮舊在京城西蘇村，謂之西太一，熙寧初，百官奏太一臨中國，主天下康寧，詔作宮於京城之東南隅，謂之中太一，方蔵事，命三司副使李壽朋往蘇村祭告，是日壽朋飲酒食肉而入，俄得疾於殿上，扶歸齋廬，七竅流血，肩輿上道，未及國門而卒。

翰林故事，學士每白事於中書，皆公服靸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學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章惇爲制誥直學士院，力欲行之，會一日兩制俱白事於中書，其中學士皆靸鞋秉笏，而惇獨散手繫鞋，翰林故事十廢七八，忽行此禮，大駭物議，而中丞鄧綰尤肆詆毀，既而罷惇直院，而繫鞋之禮，後亦無肯行之者。

熙寧四年，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聞欲除某人勾當進奏院，（忘其人名）實願易之，荆公許諾，翊日於上前進某人監左藏庫，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何也。

荆公罷，莫測其由。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

熙寧十年，王荆公初罷相，以吏部尙書觀文殿學士知金陵，薦呂惠卿爲參政而去，既而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爲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熟，上察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知無以對，明年復召荆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

王安國著序言五十篇，上初即位，韓絳邵亢爲樞密副使，同以序言進上，御批稱美，令召試學士院，將不次進用，而大臣有不喜者，止得兩使職官，從辟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後中丞呂誨彈奏，王荆公猶引以爲推恩太重，平甫博學士，文章通古今，達治道，勁直寡合，不阿時之好惡，雖與荆公論議，亦不苟合，故異時執政，得以中傷，而言事者謂非毀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下之人，皆以爲冤，其死也，余以文祭之，略曰，人望二紀，而僅獲寸進，讒夫一言，而遽罹褫罝，蓋謂是也。

王觀文韶始爲建昌軍司理參軍，時蔡樞密挺提點江西刑獄，一見知其必貴，遇待甚厚，數年蔡知慶州，王謫官關中，遂謁蔡於慶陽，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事本末，蔡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及邊事者皆示之，其間有向寶議洮河一說，王悅之，以爲可行，後掌秦州機宜，遂乞復洮河故地，朝廷命韶兼管勾蕃部，自是其謀浸廣，欲進取關州，鄙郎知秦州李師中以爲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乘驛參驗其事，克臣亦依違兩可，既而郭逵等又劾韶侵盜官物，興起大獄，俾蔡確推劾，蔡明其無罪，自是君相之意，斷然不疑，不數年，克青唐武勝城熙河，取洮河疊宕西蘭爲熙河一路，由上遠不疑所致

也。

職方郎中胡枚判吏部南曹歲滿，除知興元府，先是由判曹得職司者甚衆，枚亦有所望，洎得郡，殊自失，謁干執政，皆不允，時陳升之知樞密院，枚往謁求薦，陳公辭以備位執政，不當私薦一士，枚愀然嘆息曰，興元道遠，枚本浙人，家貧無力之任，惟有兩女，嘗貨人爲婢，庶得貨以行耳，陳公鄙其言，遽索湯使起，枚得湯三奠於地而辭去，陳大駭，是時枚將過浙右待闕，已登舟，其日作詩書於船舫曰，西梁萬里何時到，爭似幡沙入九泉，是夕溺死汴水，初執政以枚無正室，疑姦吏而謀殺者，方將窮治，會陳公言貧女鬻湯事，及得船間自題之句，方信其失心而赴水也。

呂升卿爲京東察訪，遊太山，題名於眞宗御制封禪碑之陰，刊刻搨本，傳於四方，後二年，升卿判國子監，會蔡承禧爲御史，言其題名事，以爲大不恭，遂罷升卿判監，既而鄧綰又言升卿兄弟，頃居喪潤州，嘗令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貸士民田，若濟遂因此貸部民朱庠、衛公佐、吳延嘉、盧及遠押司錄事王利用等錢四千餘貫，強買民田，既而若濟坐贓事發，惠卿已在中書，百計營救，及言惠卿縱親情嫌府干撓政事，如此等事凡十餘端，猥不可具載，朝廷起獄於秀州，既而惠卿罷參知政事，以本官知亳州，升卿和州監酒，溫卿勒停，張若濟除名編管，緣此黨人降黜者紛紛矣。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叶，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匪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爲沮法，荆公以爲然，堅乞罷相，

神宗眞遂其請。自禮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改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惠卿既出。呂嘉問、張諤排荊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政。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荊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鄧綰、鄧潤甫上狀發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荊公。又言熙寧編敕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賦以造簿。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事貴緣事故。非議前宰相者甚衆。而朝廷綱紀幾於煩紊。天下之人復思荊公。天子斷意再召秉政。鄧綰懼不安。欲彌前迹。遂發張若濟事。反攻惠卿。朝廷俾張諤爲兩浙路察訪以鞫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望意旨。爲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故荊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綰落御史中丞。以本官知虢州。張諤落直舍人院。降官停任。其他去者不一。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荊公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鎭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終老柏青。蓋謂是也。

王荊公再爲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能去。遂以使相再鎭金陵。未期。納節求閑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省荊公。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慢罵不止。葉均使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皁持牒追吳生。吳生奔荊公家以自匿。荊公初不知其事也。頃二皁至門下云捕人。而喧忿於庭。荊公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皁去。葉均聞之。遂挾二皁。而與毛抗、李琮皆詣荊公謝。以公皁生疎。失於戒束。荊公唯唯不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於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日。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守。又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遙治於所居金陵。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既而華山崩。阜頭谷圯折數十百丈。蕩揺十餘里。覆壓甚衆。唐天寶中。冰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又古有泰山其頹。哲人其萎之說。衆、謂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王荊公作挽詞略曰。冰稼嘗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卷之六

韓魏公以病乞鄉郡。遂以使相侍中判相州。既而疾革。一夕星隕於園中。櫪馬皆鳴。翊日公薨。上爲神道碑。具述其事。

熙寧初。朝廷初置條例司。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司。及俵常平錢。收二分之息。時韓魏公鎭北都。上章論其事。乞罷諸路提舉官。常平法依舊不收二分之息。魏公精於章表。其說從容詳悉。無所傷忤。有皇城使沈惟恭者。輒令其門客孫棐詐作魏公之表。云欲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表成。惟恭以示閤門使李評。評奪其藁以聞。上大駭。下惟恭、孫棐於大理。而御史中丞呂公著因便坐奏事。猶以棐言爲實。上出魏公章送條例司。惟恭流海上。孫棐杖殺於市。罷公著中丞。出知潁州。制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而與對。乃厚誣方鎭。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蓋因此耳。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時王荊公初及第。爲校書郎簽書判官廳公事。議論多與韓公不合。洎嘉祐末。魏公爲相。荊公知制誥。因論起注降官詞頭。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又爲糾察刑獄。駁開封府斷爭鶉公事。而魏公以開封爲直。自是往還文字甚多。及荊公秉政。又與常平議不合。然而荊公每評近代宰相。即曰韓公。韓公薨。爲挽詞曰。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又曰。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王荊公再罷政事，吳丞相充代其任。時沈括爲三司使，密條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數事，獻于吳公。吳公得之，袖以呈上，上始惡括之爲人。而蔡確爲御史知雜，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諸路各出察訪，以視民之願否。是時沈括實爲兩浙路察訪使，還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悅從，朝廷以其言爲信，故推行無疑。今王安石出，吳充爲相，括乃狗時好惡，詆毀良法，考其前後之言，自相背戾如此。況括身爲近侍，日對清光，事有可言，自當面奏，豈可以朝廷公議私於宰相，乃挾邪害政之人，不可置在侍從。疏入，落括翰林學士、知制誥，以本官知宣州。

京師有僧化成，能推人命，嘗賦予嘗以王安國之命問之。化成曰：平甫之命，絕似蘇子美。（子美，舜欽字。）及平甫放逐，逾年復大理寺丞，既卒，年四十七，與舜欽官職、廢斥、年壽無小異者。

熙寧十年，京師旱，上焦勞甚，樞密副使王韶言：昔桑弘羊爲漢武帝籠天下之利，是時卜式乞烹弘羊以致雨。今市易務裒剝民利，十倍弘羊，而比來官吏失於奉行者，多至黜免。今之大旱，皆由呂嘉問作法害人，以致和氣不召，臣乞烹嘉問以謝天下，宜甘澤之可致也。

王安國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鍾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是人間世，長樂鍾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嘗以兆告我。是夕孳冀若有音響接於人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竹皐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良苦如何？但見平甫哭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僊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皐方言甚而寤。

熙寧五年，辰州人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上書，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錦州地，接施、黔、牂、牁，世爲彭氏、舒氏、田氏所據，地產朱砂、水銀、金、布、黃臘，良田數千萬頃，入路無山川之扼，若朝廷出偏師壓境，上臣二人說之，可使納地爲郡縣。書奏，即以章惇察訪荊湖南北路，經制南江事。章至辰州，遂令李資、張整明夾中僧凞成等十餘人入境，以宣朝廷之意，資等褊宕無謀，褻慢夷獠，遂爲鼎酋田元猛所殺。章知不可以說下也，即進兵誅斬，而建沅懿等州，又以澧之梅山、邵之飛山爲蘇方、楊光潛所據，遂乘兵勢，進克梅山，建安化縣，又令李浩將兵取光潛，師至飛山扼險，不能度而還。當是時，張頡居憂於鼎州，日視其事，遂以書詆朝貴，言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屍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惇病其說，且欲其分功以啗之，乃上言昔張頡知潭州益陽縣，建取梅山之議，今臣成功，乃用頡之議也。朝廷賜頡絹三百疋，而執政猶患其異議，俟頡服闋，乃就除爲江淮發運使，使道之官，而不敢食魚之說息矣。

王荊公當國，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實封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議論有異於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辯暢。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荊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荊公

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爲人才近縱橫，言近捭闔，而薄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輒瀆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荊公，公恥爲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荊公上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

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荊公違戾，及荊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傅巖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新法，既而復爲巷議十篇，言閭巷之間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荊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

本朝狀元及第，不五六年即爲兩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章衡滯於館職甚久，熙寧初，冬月聖節出館職例當迎駕，方序立次，衡顧同列而嘆曰：頃年迎駕于此，眼看凍倒常禹錫，僕忽已十年矣。執政聞而憐之，遂得同修起注。

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爲內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熙寧四年，復以翰林承旨攝太尉，因作詩曰：雞聲初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怡然不辭醉，明年強健更須來。是冬遂參知政事。

蔡挺自寶元以後，歷邊任，至於熙寧初，猶帥平涼，會邊境無事，因作樂歌以教邊人，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此曲盛傳都下，未幾召爲樞密副使。

曾鞏爲集賢校理，兼國子監直講，修將作監勑，會其兄論市易事被責，執政怒未已，遂罷鞏主判，滯於館下，最爲閑冷，又多希旨窺伺之者，衆皆危之，曾處之恬然無悶。余嘗贈之詩，有直躬忘坎窞，祥履任嶮巇，蓋謂是也。既而舍弟公亮薦鞏撰次其行狀，上覽而善之，即日有旨除史院編修官，復得主判局務。

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醵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已來，榜榜有之。熙寧中，與人余中爲狀元，首乞罷期集，廢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既而擢中爲國子監直講，以爲斯人眞可以厚風俗矣。未幾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參對，獄具停廢。熙寧執政者力欲致風俗之厚，士人多爲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爲敗風俗，而身抵贓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爲之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廷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杜園、熟顏，皆當時鄙語。

熙寧八年，王荊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而門下之人復爲諛媚以自安，而荊公求去尤切。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殊禮待宰相，則庶幾可留也。所謂殊禮，以丞相之禮，雱爲樞密使，諸弟皆爲兩制，婿姪皆館職，京師賜地宅田邸，則爲禮備矣。綰一一如所戒而言，上察知其阿黨，亦頷之而已。一日荊公復於上前求去，曰：卿勉爲朕留，朕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荊公駭曰：

臣有何欲。而何爲賜第。上笑而不答。翌日荊公懇請其由。上出綰所上章。荊公即乞推劾。先是綰欲用其黨方揚爲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而薦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上黜彭汝礪。綰遽奏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爲人。昨所舉兩非。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綰中丞。以本官知虢州。亨甫修校書爲漳州推官。綰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蓋謂是也。

張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事。上言天下祠廟。歲時有燒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撲。王荊公秉政多主諤言。故凡司農啓請。往往中書即自施行。不由中覆。宣敕既下。而天下祠廟各以緊慢價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廟。亦自絕無祈祭。縣吏抑勒祝史。僅能酬十千。是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覽疏大駭。遂窮問其由。乃知張諤建言。而中書未嘗覆奏。自是有旨。揖僚起請。必須奏稟。方得施行。賣廟事尋罷。

張諤判司農寺。吏人盜用公使庫錢。事發下開封府鞫劾。久之未決。諤陰以柬囑知府陳繹。俾勿支蔓。繹遂滅裂其事。上頗聞之。遂令移獄窮治。盡得諤請求之迹。獄具。落諤直舍人院。追兩官勒停。落繹翰林學士。降授秘書監。知滁州。

曾魯公謙虞精審。遂練治體。當其在中書。方天下奏報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爲文章尤長於四六。雖造次束牘。亦屬對精切。曾布爲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曾公有柬別之。略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爲福。曾赴饒州。道過金陵。爲荊公誦之。亦歎愛不已。

王荊公初罷相。知金陵。作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下觀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及再罷。乞宮觀以會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曰。乞得膠膠擾擾身。鍾山松竹鎖埃塵。只將鳧雁同爲客。不與龜魚作主人。

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錫慶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凡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會秋試有期。而御史黃廉上言。乞不令直講判監爲開封國學試官。又有饒州進士虞蕃伐登聞鼓。言凡試而中上舍者。非以勢得。即以利進。孤寒才實者。例被黜落。上即此二說。疑程考有私。遂下蕃於開封府。而蕃言參知政事元絳之子耆寧嘗私薦其親知。而京師富室鄭居中、饒州進士章公弼等。用賂結直講余中、王沇之。判監沈季長。而皆補中上舍。是時許將權知開封府。惡蕃之告訐。抵之罪。上疑其不直。移劾於御史府。追逮甚衆。而蕃言許將亦嘗薦親知於直講。於是攝許將、元耆寧及監判沈季長、黃履。直講余中、葉唐懿、葉濤、龔原、王沇之、沈銖等皆下獄。其間亦有受請求及納賂者。獄具。許將落翰林學士。知蘄州。沈季長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元耆寧落館職。元絳罷參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沇之、余中皆除名。其餘停任。諸生坐決杖編管者數十。而士子奔競之風少挫矣。

東軒筆錄卷之七

熙寧八年。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絳爲翰林學士。判羣牧。嘗問三命術化成曰。呂參政早晚爲相。化成曰。呂給事爲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鴟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愕然不測。亦潛紀之。既而呂權日盛。臺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府界提舉蔡確曰。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真浪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羣牧。促召成而詰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術之非。既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曾待制孝寬同判羣牧。抑晚來過廳。方即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者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補之大贓。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既而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河之役。高遵裕爲總管。有高學究者。以宗人謁遵裕。因隸名軍中。會王觀文韶以兵攻香子城。學究從行。是日合戰大勝。至晚凱師。塞中官吏及召募人等皆賀。獨不見高學究。遵裕歎曰。高生且死於敵矣。已而士卒獻俘馘於庭。以燭照之。則學究之首在焉。遵裕大駭。即推究所斬之人。有軍士逯伏罪曰。是軍回日暮。見高生獨騎。遂斬以冒賞。韶大怒。磔軍士于轅門。

王荊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己。百計欲

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鬬鬩。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之門人也。取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幃薄不肅。荊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荊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澀。舟不可行。而流冰頗損舟楫。於是以脚船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衆。京師有諺語曰。昔有磨（去）磨（平）漿水。今見碓搗冬凌。

有王永年者。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監汝州稅。時竇卞通判汝州。與之接熟。樹後卞知深州。永年復爲州監押。秩相與暱。遂至通家。既而卞在京師。永年求監金耀門書庫。卞爲干提舉監司楊繪。繪遂□之。永年嘗置酒延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其後狎玉是後永年盜貨庫皆事發下獄。永年引卞繪皆受其饋遺。乃皆納贓具於兩家。方窮治未竟。而永年死獄中。朝議有兩制交通匪人。至爲姦利。落繪翰林學士知制誥。降爲荊南副使。落卞待制。降監舒州靈仙觀。明年卞卒於貶所。繪性少嚴。無檢操。居荊南日事遊宴。往往與小人狎。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飲。有選人胡師文預會。師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爲荊南府學教授。尤少士檢。半醉狎侮。繪之家妓。無所不至。繪妻自屏後窺之。大以爲恥。叱妓入。拽於屏後。師文離席排繪。使呼妓出。繪靦於其妻。逡巡欲徹席。師文狂悖。仍舉毆繪。賴衆客救之。拽至委頓。近臣不自重。至爲小人淩暴。士論尤鄙之。

壽州張侍中。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冢盜先鑿張晏二塚之間。自其冢鑿穴。以通其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以掩覆其穴。次發晏公墓。若有猛獸嗥吼。盜甚懼。遂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鏦錚之聲。盜益懼。又呼一人同之。則寂然無聲。三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及穿棺槨殊無所有。供設之器。皆陶甓爲之。又破其棺。棺中唯木胎金裹帶一條。金無數兩。餘皆衣服腐朽如塵矣。盜失望而恚。遂以刀斧碎其骨而出。既而貨張墓金玉于市。爲人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謂晏破塚。而張以厚葬完骸。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爲心風。與王荊公皆從。公作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遡郡人隨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値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正直聰明神鬼畏。死時應合作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闕。可速赴任也。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册爲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辨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辭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爲英州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則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巨姦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暱。銀璫插左貂。竊嫗使馳馹。邦媛將侈夸。中賈金十鎰。爲我寄使君。奇紋織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推扶。紅經緯金縷。排科斗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戴心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燦然驚上目。遽問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姿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罔乞。臣今得初辣。敢措彼非一。偷威與貪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猜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況臣不阿暱。臣言天下公。笑以身自衅。君傍有側目。喑嗄橫詆叱。指言爲罔上。廢汝遠斥逐。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介禁魑魅。甘且同飴蜜。既如勿可憚。復以強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必。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爲慄。立貶嶺外春。遠欲爲異物。內外臣[illegible]陶。陛下何未悉。卻敕救者誰。避執左史筆。謂此僚不容。豈美有所昵。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介言誠以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帝勿若倉卒。庭評遷英山。衡路有嗟咄。翊日宣白麻。稱快口益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撥絮亂。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蚌鷸。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駃駃。毒蛇噴晗滿。遊興星氣溢。妻孥不同往。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館愁傷骨。饑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黃背雜丹橘。萬室通醺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愁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出爲吳市卒。市卒且不漸。況我別乘秩。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爲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人少知者。故今盡錄。

唐子方始彈張堯佐。與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公。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爲拽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公亦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中作詩送唐略曰。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厚顏之句。爲奎發也。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繃孩兒矣。

趙州僧願成。客京師。能爲符籙呪。時王雱幼子夜啼。用神呪而止。雱雖德之。然性狷嗇。會章惇察訪荊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經略溪洞。或云蠻人多行南法。畏符籙。雱即薦成於章。章至辰州。先遣張裕、李資明夾中及成等入南江受降。裕等至洞。而械亂發。酋田元猛者。不勝其憤。盡縛來使。斬劉于柱。次至成。成搏頰求哀。元猛素佛事。乃不殺。押而遣之。願成不以爲恥。乃更乘大馬。擁樹旂以自從。稱察訪大

帥。猶以入詞之勞。得紫衣師號。時又有隨州僧知緣。嘗以醫術供奉仁宗、英宗。熙寧中。朝廷取青唐、武勝。緣途因執政上言。乞往鄯部見董氈。說令納地。上召見後苑。賜白金以遣行。遂自稱經略大師。深爲王韶所惡。罷歸。朝廷憐其意。猶得左街首座卒。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公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爲秦州通判兼經略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愼。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卒父兄妻子號於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績沈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出爾曹以娛賓。而乃令賓客失歡。命取大盃罰家妓。既而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

王沂公曾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耆之上耳。且耆亦赤腳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以許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晚年嫌隙。勢同水火。當時士大夫各有附麗。故慶曆中朝廷有黨人論矣。

東軒筆錄卷之八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見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熙寧初。有朝士忘其氏。知河中府龍門縣。有薛少卿古籍是邑。一日爲盜斫墳塋之松柏。薛君投牒訴其事。朝士江儒也。喜爲異論。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苑囿。獨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時又有周師厚者。爲荊湖北路提舉常平水利。是時初定募役之法。師厚告成。上於司農。其判曰。散從官逐月餚錢三貫文。如遇差作市買。即每月添錢一貫文。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贓汚狼藉。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既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擿。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即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熟。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諭。時耿爲侍御史。遂以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馬首云。押進奉荔支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

賤價。然某尤爲緣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梭於行臺。俾之幹事。耿子不肖。私納梭珖羽器皿。洎至闕中。耿遂發梭所言之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梭遂首常納器于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竄淮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劉敞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內有凶矣。蓋南苑養馴象。而榜帖之出。當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默爲臺官。彈奏敞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敞聞而歎曰。既爲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敞聞而歎曰。豈宜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熙寧中。曾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公事。未幾。以父魯公憂解去。服除。判司農寺。舊例。首官以事至中書。即宰相據案。首官北向而坐。前兩府白事。即宰去案。敘賓主東西行坐。時謂之撤案。及孝寬之至司農也。吳正憲公當國。不以前兩府禮之待之。每至中書。不爲撤案。自後每有建白。止令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孺詣中書。孝寬不至矣。正憲頗疑之。未幾除直孺爲兩浙提刑。以張璪判寺。璪爲翰林學士。班在端明之上。乃本寺官長也。異時白事。皆璪詣中書。而孝寬亦竟不至。於是正憲知其果以撤案爲嫌。而世亦譏其隘矣。

尙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興旗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筐。持釘鉸之具徑至。問觀

曰。聞君將之南岳。願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來煩寄聲。云劉處士來謁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愁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觀曰然。方大驚歎曰。吾不遇是人。命也。此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舉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蕭注在仁宗時。以閤門使知邕州幾十年。屢獻取交趾之謀。朝廷不從。末年交趾寇左右江。殺巡檢左明、朱士堯等。注坐備禦無狀。降爲荊南鈐轄。是時李師中爲廣西提點刑獄。又言注在邕州。擅發峒丁採金銀。無文歷鉤考。遂下注桂州獄。獄具。貶秦州團練副使。移洪州節度副使。英宗即位。起爲監門衞將軍。郴州都監。移潭州鈐轄。又知寧州。神宗即位。王荊公執政。注度朝廷方以開邊爲意。又以點官未復。思有以動君相之意。乃言向日久在邕州。知交趾可取。朝廷遽召復閤門使。俾知桂州兼廣西經略安撫。注至桂二年。而終無狀。有旨召還。死於潭州。然朝廷尙以交趾爲可取。又以沈起知桂州。起至桂。先取宜州王口寨。而兵屢折衂。又作戰艦。聚軍儲。纖興作百端。而不中機會。朝廷疑其迂遲。移知潭州。而以劉彝守桂。既而計謀踈露。一旦交趾浮海。載兵擄陷廉、白、欽三郡。圍邕州。僅四十日城陷。殺知州蘇緘。屠其城。掠四郡生口　而去。朝廷盡除前後守臣之罪。以次貶出。贈蘇緘節度使。料奏皆銳兵十萬人。發車騎討南。詔以趙卨爲經略使。卨引郭逵共事。遂以逵爲宣徽使。而卨副之。逵頓兵邕州。久之進克廣源州杭郎縣。而賊據富良江。以拒我師。逵閉壁四十日。竟不能度。既而糧道不繼。瘴毒日甚。

十萬之衆死亡十九。僅得交趾降表。遂班師。朝廷奪逵宣徽使。而斥之。卨亦削官。而建廣源爲順州。明年交人始入貢。廣源嵐瘴特甚。自置州。凡知州及官吏戍兵至者輒死。數年間死者不可紀。每吏戍之卒。決知不返。皆與骨肉死別。至舉聲號哭不絕者。月餘。以是人情極不安。時曾布帥桂。擒得交趾將儂智春。交人稍懼。曾因建議。乞因此機會。許交趾還向所虜生口。而棄順州。朝廷從之。明年交人歸生口數百。遂以廣源與之。復曾龍圖閣直學士。將佐溪官有差。自蕭注等爲經略。或挾詐以罔上下。或不經覬遠人。致陷四郡。而郭逵逗撓自斃。僅得廣源。又不可守。竟棄之。生口十不得一。而朝廷財費億萬。二廣之民。自此大困。

侯叔獻爲汜縣。有逃田及戶絕沒官田最多。雖累經檢估。或云定價不均。內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尤爲膏腴。佃戶百家。歲納租課。亦皆奧族矣。前已估及一萬五千貫。未有人承買者。賈魏公當國。欲增爲二萬貫。賣之。遂命陳道古銜命。計會本縣令佐。視田美惡而增損其價。道古至汜。閱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獻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千貫。何也。堅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獻不可欺。因以其事語之。叔獻歎曰。郎中知此田本末乎。李誠者。太祖時爲邑酒務專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估所損物直。計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俾民間預買箭稈鵝翎弓弩之材。未幾。李重進叛。王師征淮南。而預買翎稈未集。太祖大怒。應欠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非預買之人。而當時官吏。畏懼不敢開拆。故此田亦在籍沒。今誠有子孫見居邑中。相國縱未能恤其無辜

而以田給之。莫若損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爲便。道古大驚曰。始實不知。但受命而來。審如是。君言爲當。而吾亦有以報相國矣。即損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孫。俾買其田。誠孫曰。實荷公惠。奈甚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見佃戶百家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戶。因佃李莊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廩。更爲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患無力。若使他買之。必遣汝輩矣。汝輩必毀宅撤廩。離業而去。不免流離失職。何若醵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常爲佃戶。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耶。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孫卒得此田矣。叔獻之爲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常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歎曰。巡檢豈以我爲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賞。其後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官推官判官。吾當舉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京師置雜物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而勾當內門內臣。故爲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兆。嘗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字號付雜買務。今後乞不令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宮中需係錢時。許雜買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爲然。其事至今行矣。

熙寧中。高麗人使至京。語知開封府元絳曰。聞內翰與王安國相善。本國欲得其歌詩。願內翰訪求之。元

自往見平甫．求其題詠．方大雪．平甫以詩戲元．略曰．豈意詩僧來夙招．爲傳貴客過雞林．卽其事也．

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慶曆中．有戎人謂元昊云．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卽兵民渴死矣．元昊卽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元昊望見．遂詰獻策戎人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卽斬戎而解去．此時雖幸脫．然終以無水爲憂．熙甯中．呂公弼帥河東．令句當公事郭子喬往視其地．子喬曰．古有拔絲法．謂掘去抽沙．而實以炭末拌土．卽其上可以築城．城亦不復崩矣．願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內．則此州守也．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而包泉入城．至今城堅不陷．而新秦可守矣．

吳奎爲參知政事．會御史中丞王陶以韓魏公不肯押班事．其言兼及兩府．奎乃上章．言爾來天文謫見．皆爲王陶召之．又嘗於上前薦滕甫可爲邊帥．上問其故．奎曰．滕甫不唯將略可取．至於軀幹膂力．自可破兩重鐵甲．異時上語其事於侍臣．且曰．吳奎論事．大概皆此類也．

元昊分山界戰士爲二箱．命兩將統之．剛浪陵統明堂左箱．野利遇乞統天都右箱．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戶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謀也．慶曆中．种世衡守靑澗城．謀用間以離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嘗厚給酒肉．善遇之．一日語信曰．我有書答野利和公．若我爲致之．卽以書授信．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塞外苦寒．吾爲若納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歸我．信始及山界．卽爲邏兵所擒．及得書．皆以見元昊．元昊發其書．卽尋常寒暄之問．元昊疑之．遂縛信拷掠千餘．至臨以兵刃．信終言無它．元昊益疑．顧見信所衣之襖甚新潔．立命拆．卽中得與遇乞之書．其言前承書有歸投之約．尋聞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報當如期舉兵入界．惟遊以一箱人馬爲內應．俟獲元昊．朝廷當以靖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奉賞．元昊大怒．自此奪乞之兵．既又殺之．遇乞死．山界無良將統領．不復有侵掠之患．而邊陲亦少安矣．洎西戎入貢．信得歸．故名嵩仕．終左藏庫副使．

東軒筆錄卷之九

王荊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荊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爲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牴．率此類也．

劉敞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犯主上嫌名．敞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敞．敞不校．既而御史張戩程顥并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責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與敞也．謝表略曰．彈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是也．

陳恭公執中爲相．事方嚴．少和裕．尤惡士大夫之急進．慶曆末．有郎官范祥上言解鹽利害．朝廷遂除祥陝西提刑．兼制置解鹽事．祥詣中書遞白曰．提點刑獄．而兼利權．殆非無故．乞納敕別俟差遣．恭公曰．提點刑獄．乃足下資序合入．制置鹽事．乃國家試才．比已降敕陝西都運司．以解鹽事盡交與提刑司管勾．而足下之意．將亦何也．苟有補於朝廷．固不惜一轉運司也．若靜言庸違．自有誅責．豈可預欲僥求．祥以言中其隱．踧踖而去．至和初．王荊公力辭召試．而有旨與在京差遣．遂除羣牧判官．時沈康爲館

職。嘗詣恭公曰。某久在館下。屢求爲幕職判官而不得。王安石是不帶職朝官。又歷任比某爲淺。必望改易。恭公曰。王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資任也。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之才。亦當爵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學士之顏。視王君宜厚矣。康慚沮而去。

明肅太后臨朝。與眞宗政事。留心庶獄。日遣中使至軍巡院御史臺體問鞠囚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司細微無不知者。有孫良孺爲軍巡判官。善詐僞。能爲朴野之狀。一日市布數十端。雖染五色。陳於庭下。中使怪而問之。良孺曰。家有一女。出適在近。與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駭。回爲太后言之。太后歎其清苦。即命厚賜金帛。京師人多賃馬出入。馭者先許其直。必問曰。一去耶。往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於一去也。良孺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一日將押辟囚棄市。而賃馬以往。其馭者問曰。官人將何之。良孺曰。至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往來耶。聞者駭笑。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沽激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侍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譾陋。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萬寶之候。爰堪驊騮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騷謂是耳。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子養。故一境棄子無夭閼者。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不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人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而尚抵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

熙寧初。富鄭公弼曾魯公公亮爲相。唐質肅公介、趙少師抃。王荊公安石爲參知政事。是時荊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顗、程顥之倫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咎爲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去。唐質肅屢爭上前不能。未幾疽發于背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悅道苦也。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爲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王荊公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荊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荊公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

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荊公深歎惜之。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仁宗嘉其有勞。命爲樞密副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一日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歲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言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眞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出。

許將坐太學獄。下御史臺禁勘僅一月日。泊伏罪。臺吏告曰。內翰今晚當出矣。許曰。審如是。當爲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尙有一節未完。須再供答。及對畢開門。已及二更已後。而從人謂許未出。人馬御還矣。許坐於臺門。不能進退。適有邏卒過前。遂呼告之曰。我臺中放出官員也。病不能行。可煩爲於市橋賃一馬。邏卒憐之。與呼一馬至。遂跨而行。是時許初罷判開封府。稅居于甜水巷。馭者憚逼夜禁。急鞭馬驅。許失綏墜地。髀膝盡傷。馭者扶之于鞍。又疾驅而去。至則宅門已閉。許下馬坐於砌上。俾馭者扣門。久之無應者。馭者曰。願得主名以呼之。許曰。但云內翰已歸可也。馭者方知其爲判官許內翰。且懼墜馬之罪。遂策而走。許以墜傷。氣息不屬。不能起以扣門。又無力呼叫。是時十月。京師已寒。地坐至曉。迨宅門開始得入。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事奏罷。議時政。而共美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仁宗曰。卿等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論聖旨。不識小人爲誰。仁宗從容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爲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時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枿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軍。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尸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已下。并凶肆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方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爲長者。

夏鄭公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踟躕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西戎初叛。范雍以節度使知延州。環慶大將劉平石元孫之兵二萬。自合水走延州郭傑平去延州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來使。俗謂急腳子者。宣狀儿云。延州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黑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爲放人馬。庶辨眞僞也。二將雖諾。遂下馬據胡床。躬閱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惱。問急腳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使人偵視。即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烽煙斗合。蕃兵齊進。倏忽之際。已陷重圍。蓋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殺李士彬。故東北路斷。而賊兵嘯聚。以致二將於圍中。延州俱不知也。是時監軍內臣黃德和以兵三千。屯娘娘谷。去五龍川不及十里矣。方兵勢窘急。裨將郭遵策馬衝刃。突圍而出。請救於德和。德和畏懦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語。遵又赴延州求救於雍。已城守不出。遲曉全師俱沒。二將被執。遵亦戰死。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東南指鄜州路遁去。蕃兵遂圍延州。州幾陷。會大雪。戎馬多凍死。乃解去。德和誣奏二將降賊。朝廷疑之。有旨禁其家屬。出御史文彥博鞫劾。彥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路遁逃之狀。又明二將不降。朝廷命斬德和於河中府。解二將家屬禁錮。而錄其子孫焉。

李重進之叛也。有二子方爲宿衛。太祖夜召而語之曰。而父何苦反耶。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喻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戰汗。太祖趣遣之。重進方坐轅門。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又聞聖語。皆相顧大駭。士卒聞之。駭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爲。與家屬赴火死。揚州平。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拾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爲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眞宗嘗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黨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也。

東軒筆錄卷之十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愼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怨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饘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遂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照眞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

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煅汞爲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煅百兩乎。術士曰。能之。張即市汞百兩。俾煅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鍛爲一大火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榼遣術者。而謝絕之。人伏其不欺也。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豈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黽勉爲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歸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天聖五年。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是年秋。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爲卒。晚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爲使。文安副焉。

宋鄭公庠。初爲翰林學士。仁宗嘗對執政。稱其文學才望可大用者。俟兩府有缺進名。是時曾魯公公亮爲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之。鄭公蹙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測而退。明年樞副闕。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曰。召張觀。執政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是先朝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稱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履歷。將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適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言。蓋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擠。上之英鑒。皆類此也。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它局。故俸給最薄。楊億久爲學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虛忝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之餒鬼。又有方朔之饑欲死之句。自後乃得判他局。至元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

丁寶臣守端州。儂智高入境。寶臣棄州遁。坐廢累年。嘉祐末。大臣薦得編校館閣書籍。久之除集賢校理。是時蘇寀新得御史知雜。首採其端州棄城事。遂出寶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詩云。病鶖方振翼。饑隼作讎鋒。蓋謂是也。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

熙寧以來。凡近臣有風望者。同列忌其進用。多求瑕纇以沮之。百方挑抉以撼上聽。曾子先罷司農也。呂吉甫代之。遂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之事件。張粹明罷司農也。舒亶代之。遂納丞簿言不了事件甚衆。又河北陝西河東爲帥者。各矜功徼進。往往暴漏邊事。汚衊隣帥。得罪則邊功在己。此風久矣。而熙寧元豐爲甚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　荊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輿

皁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丞相沆、王文安公堯臣爲參知政事。始議立皇嗣。而事秘不傳。雖一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文安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宣取。上覽歎久之。是時鄭公、劉公、王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遂召至闕。慰藉恩禮備極隆厚。冊拜太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褒主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丞相禹玉詩有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余充爲環慶經略使。風疾暴卒。素善王中正。中正多言外稱之。一日上前言及充之死。中正曰。充素道理性至。其卒時並無疾痛。儵忽而逝。上一日以中正之言稱於劉惟簡。惟簡曰。以臣觀之。恐只是卒死也。

吳沖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爲先。首薦齊諶、井亮采。洎二人登對。咸不稱旨。又薦李師德爲臺官。而師德不才。自是秉政數年。以至罷日。更不復薦士。而三人者。亦竟無聞於時也。

嘉祐中。近臣執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獨有異議。洎英宗立。襄方爲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財用初甚窘。洎蔡夙夜經畫。僅能給足。用是數被詰責。永昭復土。蔡遂乞杭州。英宗即允所請。韓魏公時爲相。因奏曰。自來兩制請郡。須三兩章。今一請而允。禮數似太簡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則如之何。卒與杭州。其疑上不喜如此。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沈遘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爲我平之。遘退坐府。召衆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即命火焚衣而罷。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於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爲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愧恨。會定爲中丞。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罪下御史府鞫劾。將致不測。賴上保持之。止謫軾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咋舌不敢爲一字。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爲參知政事。不數日而以憂去。服除亦以宣徽使學士院。以承旨閤子爲不利市。凡入翰林。無肯居之者。熙寧初。王珪爲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玉行將入宣徽矣。未幾禹玉除參知政事。不久遂大拜。元豐官制改換左僕射。凡秉政十五年。而卒於位。近世承旨之遂無比也。

舊選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荊公爲閤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祗候。皆號能吏也。

孫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試題。巵言日出賦。顧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尚。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處州獄官。譖本州錄掾姦利事。蔡留獄官於坐。呼掾面詰之。而初無是事。獄官慚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奈何譖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譖毀。而人伏其不可欺也。

澶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僊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澶州興化寺設齋。鈞寄記之。到澶日。首於興化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諒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臉清邁。滕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山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莫知所之。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逵逸爲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泌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度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所薦也。

歐陽文忠公。自館下謫夷陵令。移光化軍乾德縣。知軍者虞部員外郎張詢。詢河北經生也。不能知文忠。而待以常禮。後二年。詢移知清德軍。而文忠自龍圖閣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詢乃部屬。初迎見文忠於郊外。詢雖負恐懼。猶斂板操北音曰。龍圖久別安樂。諸事且望擡舉。文忠知其村野。亦笑之而已。

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嬖妾張氏笞女奴迎兒殺之。時蔡襄權知開封府。事下開封府窮治。而仁宗於恭公眷寵未衰。以差正郎齊廓看詳公案。時王素爲待制。以詩戲廓曰。李膺破柱擒張朔。董令回車擊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吾可及肩無。廓知事不可。直以簡報王曰。不用臨坑推人。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關廂使。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也。至和嘉祐之間。狄武襄爲樞密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子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比廂主判府到宅。則火滅久之。翌日。都下盛傳狄樞相家夜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開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多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而往救之。今日之異。得無類乎。此語喧於搢紳間。狄不自安。遂乞陳州。遂薨於鎮。而夜醮之事。竟無人辨之者。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准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有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雱自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謝。而從其父荊公出金陵。踰明年。荊公再秉政。舟至鎮江。雱勉乘馬先入東府。翊日疾再作。歲餘遂卒。竟不及告謝。而跨越受者止得一日。

陸經。慶曆中爲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秘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睨經曰。禍作矣。倘在頃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爲秘演勸免而止。薄暮欲罷。上馬。而追牒已候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爲。復見箕踞者。待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既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荊公時爲館職。頗祐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贓敗。劉敞侍讀以書戲荊公曰。要當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荊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熙寧中。詔王荊公及子雱同修經義。成。加荊公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授命。故參政韓贄詩曰。陳蘭與馬同槙傳。拜後金珠有荅公。

東軒筆錄卷之十一

熙寧中。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常平。張商英監荊南鹽院。師厚移官。有供給酒數十瓶。除俾張貿之。張言於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師厚坐是降官。後數年。商英爲館職。囑舉子判監於舒亶。亶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始舒亶爲縣尉。斬弓手節級。廢斥累年矣。熙寧中張商英爲御史。力薦引之。遂復進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謂報應者也。

陳恭公在眞宗時。自疏遠小臣。始建儲副之議。仁宗德之。慶曆中。由參知政事拜相。仁宗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諭曰。卿草陳執中麻。當令中外無言乃善。故有納忠先帝。有德朕躬之語。仁宗稱善。世亦無敢議者。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荊南所給纔帛。皆故惡不堪。既陳於庭下。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頗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城外。凡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爲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於庭下。披胸示之。羣校恭然自失。遽聲喏受賜而去。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靚、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因借司

睿獄家人而坐計傭者，有作絲耗而坐剩利者，降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為河北提點刑獄，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啓事敍其意，略曰：繁宦數椽，聊避風雨；先疇二頃，粗足衣糧；逍遥自在，赴筵到處不妨聽樂；借得王郎伴，且免計傭；賣了黑黍新絲，不疑剩利。蓋謂是也。

劉敞、劉恕同在館下，敞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問冷，無人過從，我故冒雨往見也。敞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於詬駡。敞曰：我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偶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於丁，敞初不知，誤中其諱耳。

王汾口吃，劉敞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敞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

仁宗朝，兩制近臣得罪，雖有贓汙，亦止降為散官，無下獄者，庭亦收敍。熙寧初，祖龍圖閣學士無擇始以發官下秀州獄。是時鄭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爾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亶相繼下臺獄，而天下皆熟見聞，莫有為救解之者。

錢俶入朝，太祖禮遇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及賜還本國，復賜餞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複，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途中密觀。洎即途啓之，凡數十軸，皆群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者久之。聖性仁恕如此。

孫覺、孫洙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小，然二人皆鬚。劉攽呼為大胡孫、小胡孫。顧臨字子敦，亦同為館職，為人偉儀幹而好談兵，攽目為顧將軍，而又好以反語呼之為頓子。姑攽皆與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積字，畜本音五六反，顧又呼玉反，舉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攽爭之，遂至詬忿。監試陳襄聞其事，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為開封府推官，戲攽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攽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合坐大笑。

王荆公為館職，與滕甫同為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違其言，寘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為人薄於行，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為滕所賣，怒見於色，詬滕，滕但言以自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怏然答曰：公何不愷悌，凡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為呪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為滕屠鄭沽。

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塞主

之詞。及王尚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是時包孝肅公拯為三司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風力久次，最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曰：撥隊為參政，成都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為樞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景文道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為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遍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峯更上頭。

慈聖光獻皇后寢疾，上憂甚，有奏謁者，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命試其術，置壇於外苑，凡數旬無效。乃曰：臣見太皇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其妄，亦不深罪，止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蓋謂是也。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為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唯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言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如此作鬧。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兄弟也，奎清素畏慎，亢奢縱跅弛，世言張奎作事，笑殺張亢；張亢作事，嚇殺張奎。楊景宗本以軍卒由椒房故為觀察使，驕横無賴，世謂之楊骨槌。一日語奎曰：公弟客省殊可愛，只是性粗疏。奎怏然不悅，歸語亢曰：汝本世家，服膺名教，不知作何等事，致令楊骨槌怒汝為疏也。

林洙少擢賢科，晚年發熱多煩躁，知壽州日，夏夜露臥於堂下，為鍍角匠以鎚連擊殺之。洎擒鍍角匠，問所以殺守之情，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如大醉，若有人引導，見故榜上題連鎚，遂遇之以行，自譙樓至使宅，空衙蓋甚遠，而諸門局鑰如故，亦不知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殺，起獄窮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時富鄭公為相，以洙無正室，頗疑盜吏兵謀殺者。曾魯公為參政，獨曰：若是謀殺，必持器刃。鄭公之疑遂解。

歐陽文忠公與李端明淑素不相樂。嘉祐中，文忠為翰林學士，會除李為承旨，歐陽公遂乞洪州甚切，又移疾不入者久之，未得請而李卒，既而文忠為樞密副使。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世家，乃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以下皆不從，章惠遂獨狀薦之，朝廷以為郊社齋郎。元有材謀，晚歲遂為江淮制置發運判官，以至為使，凡十餘年，號為能臣，終天章閣待制。

韓忠憲公億知揚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執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資產之畜。嫂姪皆訴于州，提刑轉運使皆勘劾，多為甲行賂於官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至，又出訴，韓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閱之，皆未嘗

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常秩居潁州。仁宗時近臣薦其文行。召不赴。歐陽文忠公爲翰林學士。尤禮重之。嘗因早朝作詩。寄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熙寧中。文忠致仕居潁州。秩被召而起。或改文忠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鷄。

尚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於天聖景祐間。然字法軟俗。殊無古氣。梅堯臣作詩。務爲清切閑淡。近代詩人鮮及也。皇祐已後。時人作詩。尚豪放。甚者粗俗強惡。遂以成風。蘇舜欽喜爲健句。草書尤俊快。嘗曰。吾不幸寫字爲人比周越。作詩爲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蓋歐陽公嘗目爲蘇梅耳。

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筦。以致乘船至廣東。廣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客有歎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毆字。音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爲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狀杜宰相。信有之也。

唐垌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雞。垌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荊公。又乞留班。面諍于殿陛。主上怒。降垌爲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垌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李璋嘗令費孝先作卦影。畫鳳立于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其末畫一人。紫綬假臥。四孝服臥于旁。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爲鳳寧軍節度使也。廳所者。嘗知鳳翔府。末年謫官鄆州。召還卒於襄州鳳林驛。襄州有鳳林關也。兩子侍行。璋既病久。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古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縣。甫之弟申。狠暴無禮。其母尤鍾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閨政多紊。人譏笑不一。門下侍惇與甫遊。頗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陳恭公拜集賢殿大學士。時賈文元公昌朝當國。張方平草麻。有萬事不理。緊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平。賴陳平之遠識。賈公深惡之。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爲記。書于石。後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闋。其曰。燕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眞將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宋元獻公庠初罷參知政事。知揚州。嘗以兩隻鶴贈梅堯臣。堯臣作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走。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宋公得詩。殊不悅。

東軒筆錄卷之十二

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公面有䵟。用園荽洗之當去。荊公曰。吾面黑耳。非䵟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荊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

張鑄河北轉運使。緣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是時葛源初得江東西提點銀銅坑冶。欲薦鑄。而移文取其脚色。鑄不與。但以詩答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縱賤轉沉埋。

吳孝宗字子經。撫州人。少落拓不謹細行。然文辭俊拔。有大過人者。嘉祐初。始作書謁歐陽文忠公。且贄其所著法語十餘篇。文忠讀而駭歎。問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鄉人。亦未嘗稱子。何也。孝宗具言少無鄉曲之譽。故不見禮於二公。文忠尤憐之。於其行。贈之詩曰。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歡。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南。其產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昆崙傾黃河。渺渺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編。忽從布褐中。百寶溥在前。明珠雜璣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語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爲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貧賤。自謂久乃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湔。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爲不信。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逡巡。於斯二者間。愚智遂以分。顏子不貳過。後

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改.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冠雞佩豭豚.析蛟射白額.後卒爲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事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附此言.庶可以贖紳.孝宗至熙寧間.始以進士得第.一命爲主簿而卒.既皆許王荊公.無復爲引之者.家貧無子.其書亦將散落而無傳矣.故盡錄文忠之詩.亦庶以見其迹也.

陳晉公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爲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爲三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諮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皇祐中.梁莊肅公爲相.以徐州路轉運張揆爲三司副使.時議不厭.是時王逵罷淮南轉運使.至京久無差遣.人或問曰.何爲後於張揆也.逵曰.我容手冷面至京.豈得省副耶.此論尤喧.故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迭上疏論之.已而三御史皆斥逐.知制誥蔡襄繳詞頭.不肯草制.文論其事.故莊肅亦能去.其初謝表略曰.丞相以姦而犯法.政當柰何.御史之職在觸邪.死亦不避.蓋謂是也.

孫參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慶曆中.衞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謹.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溱知杭州.時張紀爲御史.因彈呂溱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詞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爲人所笑.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鄆州.多置田產.又自明州市材爲室.舟載歸鄆.時王逵亦致仕.作詩嘲振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荊公大怒.即出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無擇.亦有姦贓之迹.於是明州、秀州各起獄.鞫治振與無擇.敗斥.熙寧已後.數以誣言起獄.然自逵詩爲始也.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而不收.天聖已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甚悉.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鬬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其孫誦之耳.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册號.其廟疑皆用紅泥雜飾.攽謂同舍王汾曰.比聞王貢賜緋.得非子自綠衣之命耶.其善謔類如此.

余爲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太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窪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窪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於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也.（鍾離名瑾.合肥人也.）

張侍問爲淄州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恃世廕.大爲一邑之患.縣令憚其勢.莫與之校.張一日承命之.適會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爲本路轉運使.衆皆爲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固賢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畏意.一日士倫巡案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賴君懲之.今變節爲善士矣.爲發薦章而去.

王荊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末.荊公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荊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

元豐中.屢失皇子.有承議郎吳處厚.詣閤門上書云.昔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因下宮之難.而全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死忠義.迄今千有餘歲.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祟厲者.願遣使尋訪塚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爲福.是時鄆王疾亟.主上即命尋訪.未數月.得二塚於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大建廟.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爲將作監丞云.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文字.馮雅相好.因以詩託于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甫答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

蘇舜元爲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爲外官.常怏怏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於許州過了二年矣.

熙寧庚戌冬.荊公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荊公以未謝恩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閤.荊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後三年.公罷相知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靈觀

使。遂縱筆於南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爲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昔所贈之詩。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而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皆大笑。余每評詩。亦多與存中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余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歐陽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謂有味矣。然余至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強同也。

陳恭公事仁宗。兩爲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唯仁宗嘗曰。不昧我者。唯陳執中耳。及終也。韓維議謚之曰榮靈。仁宗特賜曰恭。葬後月餘。夫人謝氏繼卒。一子穉七歲。諸姪俱之官。非日門下之人。唯解賓王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其載其事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金鉉鼎。屢刻玉麟符。已歎鸞同穴。還悲鳳少雛。權塗看鹵簿。誰爲舉三虞。公在中書日。朝廷百事叢。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爲忠。富貴人間少。恩榮殁後隳。若非篇詠稠。寂寞奈秋風。

劉丞相沆。鎮陳州日。鄭獬經由。丞相爲啓宴於外庭。使妓樂迎引至通衢。有朱衣樂人慢旨。公性卞急。遽杖於馬前。既即席。酒數行而公得疾。舁還府衙而終。先是張侍讀環夢公馬前有一朱衣人。被血而立。至是果有此驗。梅堯臣爲公挽詞詩二首。其載其事云。處外諸侯重。居朝聖主知。祇逢庚子日。夢異戊丁時。歸櫬江山遠。凝笳道路悲。欲傳千古迹。佐世本無爲。古今皆可見。富貴不常存。歌者未離席。弔賓猶在門。朱輪空返轍。旅酒尚盈樽。人事固如此。令名貽後昆。

皇祐末。諸司使陳拱知邕州。有旨任內無邊事與除閤門使。是時廣源蠻酋儂智高檄邕州。乞於界首置榷場。以通兩界之貨。拱不報。久之。智高以兵犯横山寨。掠居民畜產而去。拱慮起事而失閤門使也。皆匿不奏。亦不爲備。司戶參軍孔宗旦知其必爲患。移書於拱。乞爲備禦。拱不省。宗旦以糧料院印作移文。遍徼隣州。及沿江郡縣。俾爲應援。未幾。智高乘水漲。以兵犯邕。殺掠而據其城。執宗旦欲降之。宗旦瞋目大駡。智高命斬於市。陳尸於路。時盛暑。蠅不集而尸亦不壞。智高憮。命埋之而去。

東軒筆錄卷之十三

仲簡知廣州。治爲浙東第一。朝廷累擢爲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會儂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數郡。遂圍廣州。而簡應敵之備。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門縣。有治迹。朝廷擢爲御史。後拜待制。知桂州。會宜州蠻猺侵王口寨。起備禦乖。又欲征交趾。鑿發蹤釁。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孫永俊明文雅稱於時。中間以龍圖學士知秦州。會邊有警。永以怯懦爲邊人所輕。三人者皆才臣。一當邊患而敗事被斥。豈將帥自有體。固非可以常才強也。

舊制轉運使官銜帶按察二字。慶曆中。沈邈、薛坤爲京東轉運使。欲盡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險猾者四人。何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偵伺一路。而四人怙權頗數援擾。時謂之山東四侯。王逵、楊紘、王鼎。皆爲轉運按察。尤苛暴。時謂之江東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詔戒勅。削去按察二字。後浸風漸革。而士大夫務崇寬厚。無復暴察之名矣。至熙寧中。執政建言。天下官吏皆持祿養交。政事頽隳。務相容貸。蓋由在上無督責之實。於是出臺閣新進。分按諸路。謂之察訪。既而又分三院御史爲六察官。領六察按以督舉中外事。自是按察之政復行矣。

章樞密惇少喜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饑。則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飯時。見父亦不拜。在門下省。及樞密。鉛澒丹竈。餌茯苓以却粒。骨氣清粹。眞神仙中人。蘇子瞻贈之詩云。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

蛇綠骨輕，嘉謂是也。

秦州徐二公者，異人也。無家無子孫，親屬亦不知其何許人。日持一帚，以掃神祠佛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公，拜而問之。二公趨走，呂追之急，回顧曰：善守。呂再拜而去，意謂俾其善守富貴也。及還朝，除知延州，徐禧、沈括新敗，邊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資政殿學士，知單州，即善守之應也。

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爲館職，至眞宗末年，猶爲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殿，不覺鏘然有聲，顧視乃魚袋墜于墀上，反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參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覺有聲，顧視則魚袋墜地矣。

歐陽文忠公嘗言：昔日夷陵，從乾德泊舟於漢江野岸，中夕後，聞語言歡笑，男女老幼甚衆，亦有交易評議，及叫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翌日舟人問之，云聞聲但不見人，而四瞻皆曠野，無復蹤路。文忠乃步於岸，遠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詢之，即曰古阶地也。

舊傳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至今地屬信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移亭子近東。寺基舊極大，包數坊之地，今南北講堂巷，即寺之講院，戒身、即寺之戒壇也。

王朴爲學士，居近浚儀橋，嘗便服頂帽，步行沿河，以訪親故。王嗣宗爲中丞，退朝，適見市人奪物而走。嗣宗躍馬追及，斥左右縶之。宋白爲翰林承旨，遊委巷，爲趙廷所持。魯宗道爲宮僚，飲于仁和酒店。前

迎遁慢簡率如此，亦法制寬簡也。

舊制，臺府不預遊宴。太宗幸金明池，召中丞趙昌言，上元觀燈，召知雜謝泌。臺官預宴，自二人始。

國初知節州府，不以資歷先後，分州郡小大，但急於用人，或遇闕即差。陳晉公恕先知大名府，後知代州。

翟守素先知西京，後知西州；張鑑先知廣州，後知朗州，皆非謫降也。

太宗時，靈州之役，轉運使陳緯死之；神宗朝，永樂之役，轉運使李稷死之。

陳晉公恕知貢舉，精選文行之士，黜落極衆，省牓才放七十二人，而韓忠憲公億預在高等。晉公之子楚國公執中，至和中再爲相，薦忠憲之孫宗彥爲館職，故兩世交契爲重。及楚公薨，忠憲之子維爲禮官，謚楚公爲榮靈，而謚議之中，尤多詆毀。呂內翰溱嘗嘆斯事，以爲風義之可惜。

范文正公仲淹自知開封府待制，以吏部員外郎知饒州。出都時，惟王待制質餞宿于城外。泊水道之官，歷十餘州，無一人出迎送者。時陳恭公執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迎送問勞甚至。雖時宰好惡能移衆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變也。

舊制，凡責授散官，即服章亦從本官職，雖近侍宰相不免也。楊澈自京兆尹謫臨賀尉，張籍詠之曰：身著青衫騎瘦馬，東門之東無送者。沈佺期云：姓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韓退之祭湘君文云：今日獲位於朝，復其章綬是也。國初猶有此制，盧多遜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參軍，出獄日，青衫跨驢。

祖宗朝亦嚴選館職人，故錢易知開封縣，孫僅知浚儀縣，韓魏公琦監左藏庫，皆館職也。

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貴人，不可得乘。李丞相迪謫衡州副使，鄭戩在淮南，爲假張馳子客舟以行。宋湜第三人及第，賃舟赴任，王禹偁送詩曰：賃船東下歷陽湖，牓眼科名釋褐初。

丁謂爲宰相，將治第於水櫃街，患其卑下，既而於集禧觀鑿池，取棄土以實，其基遂高爽。又奏開保康門爲通衢，而宅遂要會矣。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爲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自古爲國聚財利者，鮮克令終，不然亦禍及其後。漢之桑弘羊，唐之韋堅、王鉷、楊愼矜、劉晏之徒，不可勝紀，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諮元子、陳恕林特子孫不免非命，豈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乎。

漢丞相子，猶不免戍邊；唐王方慶爲宰相，子爲西川參軍。國初侯仁寶，趙中令普之甥，知邕州十年。陳恭公父爲參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縣移知梧州。今兩府子弟未嘗有歷川廣差遣者，而終身不出京城者多矣。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眞宗聖體似不和，遽離扆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詞方至此，眞宗遽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遶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抆淚。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劉沆爲集賢相，欲以刁約爲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焉。

東軒筆錄卷之十四

呂惠卿與王荊公相失。惠卿服除。荊公爲宮使居鍾山。以啓講和。荊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啓曰。惠卿啓。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巇。關弓之泣。非疏讎是之辭未已。而讒言胥達。萌氣並生。旣莫知其所終。玆不疑於有敵。而門墻言譁。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覲率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苫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宿惡之念。非惟觀文將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覩賦寘於所同。惜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待。唯命之從。荊公答曰。安石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論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蘼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捨異事。則相呴以濕。不若相忘之愈也。趣召想在朝夕。唯良食自愛。荊公罷言自解如此。

上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光。又擢用蘇軾、蘇轍兄弟。於是呂惠卿自太原移揚州。表乞宮觀。旋以

臺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論未決。而諫官蘇轍上疏。臣聞漢武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詐以迎合上意。發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德宗覺悟。逐杞而社稷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險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巧詐。挾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強愎傲誕。其於吏政。實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靑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靑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遑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亦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陳邪說。熒惑聖心。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騁其僞辨。破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政事。事不敢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謂馮京也。安石與京同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信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推其忍則至於殺君。欒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人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殺王恭。事司馬元顯。則殺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棄。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誅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世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唯勢不兩立。衆亦惡者必勝。況自比歲已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利爭。或以黷兵。以事害民。皆在此議。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兇悍猜忍。性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妄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退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避死亡。獻此愚直。乞判自宸衷。略正典刑。縱未能誅。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疏奏。貶惠卿爲團練副使。建州安置。是時蘇軾爲舍人。行其制曰。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靑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丸。始

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責之輔郡。止宜改過。稍昇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迹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涣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可責授云云。始徐禧爲布衣。惠卿方修撰經義。引爲檢討。既而薦拜官。歷臺閣。元豐中。以給事中計議邊事。遂與沈括同城永樂。西戎攻陷永樂。禧死之。力引狂生。蓋指禧也。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步兒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步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祖宗朝。宰相怙權。尤不愛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爲諫官。嘗論此事。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揚州。以詩送人云。若見紫

頭爲借問。爲言稂也滅斷腸。又丁謂留滯外口甚久。及爲知制誥。以啓謝時宰。有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客。但詠蒼苔是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爲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爲累亦大矣。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本朝狀元多同歲。比於星曆。必有可推者。但數問士術。無能曉之者。前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於庚午。

龐鄭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爲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三處合者。不爲宰相。亦爲樞密副使。嘗以朝士命推之。雖得梁適、呂

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爲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爲相。熙寧中。呂爲樞密使。皆如鄭公之言。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艱。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舉子富皋、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疏俊。晏曰唯。即取富皋爲壻。皋後改名。即丞相鄭國富公弼。

祖宗朝。兩府名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無伏之禮。蓋　時風如是。武穆曹公瑋以宣徽南院使判定州。王鬷自司判官詣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親自作食。飲酒止五行。蓋已爲殊待矣。一日語鬷曰。鬷猶自保叔好。可育年無事。昔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吾嘗令畫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爲西邊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幸勉之勉之。鬷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鬷果當此時爲樞密使。處置失宜。纔知西京。鬷嘗爲親僚言之。深歎武穆之明識也。

東軒筆錄卷之十五

秦皇帝諱政。至今呼正月爲征月。僞趙避石勒諱。至今改羅勒爲闌香。朱高祖父名誠。至今京師呼城外有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韋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韋縣、　相縣、胙縣是也。

唐小說載韓退之嘗登華山。華巔緣梯險。而不能下。發狂大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始得下。沈顏作聲書辨之。以爲無此事。豈有賢者而輕命如此。予見退之答張徹詩。敍及遊華山事。何有磴蘚澾拳跼。梯飈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小說爲信。而沈顏爲妄辨也（國朝下邐迤遊華山。記云。鐵索綱翁。或扶之而過。或挈之而升。皆絕險也。）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別曰。唯願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近世書問。自尊與卑。即曰不具。自卑上尊。即曰不備。朋友交馳。即曰不宣。三字義皆同。而例無輕重之說。不知何人。世莫敢亂。亦可怪也。

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已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之輩。幾於重濁。故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爲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正元、元和已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唐末五代。字學大壞。無可觀者。其間楊凝式至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筆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味必

不佳。而命之爲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與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眞卿之書。有法而無佳處。正如扠手並脚田舍漢耳。

余爲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歷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幾於有水。叩之聲清遠。石上有點。靑綠間暈。圓小而緊者。謂之鸜鵒眼。此乃巖石也。採於水底。最爲士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呵之乃潤。叩之有聲。但不甚清遠。亦有鸜鵒眼。色紫綠。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士人不甚貴。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照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扣之聲重濁。亦有鸜鵒眼。極大而偏斜不緊。謂之後歷石。士人賤之。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言。亦得端巖石硯者。予觀之。皆西坑石也。邇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歷石也。豈唯世無巖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見矣。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役卒。荷土築基。丁後籍沒。而以其第賜景宗。

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打造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即取美爲妹婿。向所打造器皿。歸美家。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蜜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凝矣。西人呼土窟爲空。遂爲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張亢嘗謂蜜翁翁無可爲對者。一日亢有婢。不率教令。將杖之。其婢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但堂伯伯耳。亢笑曰。可對蜜翁翁。釋而不問。

唐張祜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天聖中。章仲昌坐訟科場。其叔郇公奏乞押歸本鄉建州。時王宗道爲王邸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蕭定基嘗解爲舉人。作河滿子以嘲。龍圖閣直學士王博文爲三司使。自以久次。泣愬于上前。遂除爲樞密副使。時人增改祜詩。以志其事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別察即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論精至。士子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俗。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躔。極醉巫山側。聯吟嶰管前。他年爲舜牧。叶力濟蒼生。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之詩乎。

段少連性夷曠。亦甚滑稽。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嘗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歎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禮部引試舉人。常在正月末。及試經義。已在二月中旬。京師適淘渠矣。貢省前乃大渠。有三禮生就試。誤墜渠中。舉體沾濕。中春尙寒。凛凍尤甚。三禮者。體不勝其苦。遂於簾間白知舉石內翰中立。乞給少火

炙乾衣服。石公素喜謔。謾告曰。不用炙。當自安樂。同列訝而詰之。石曰。何不聞世傳。欲得安三禮。莫教乾乎。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應聲答曰。奉爲續兩句。可移贈和尙。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章子平言其祖郇公。初宰信州玉山縣。以憂去。服除。再知玉山縣。帶京債八百千赴任。既而玉山縣數豪僧爲償其債。郇公作詩謝其僧。僧以石刻流布四方。而時無貶議者。玉山有舉子徐生。郇公與之遊。嘗過生。生沽酒饋。郇公作詩寄于壁曰。村醪山果鐵盂盤。借大家風總一般。今日相逢非俗客。憑君莫作長官看。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知尙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溢。楊孜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

王琪嘗言。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得木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

北番每宴人使。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大瓠之半。範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惟方偕一舉而釂。戎王大喜。至今目其器爲方家瓠。每宴南使。即出之。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於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龐潁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尙爲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潁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潁公笑之。

錢公輔與王荊公坐。忽言荊公曰。周武王眞聖人也。荊公曰。何以言之。公輔曰。武王年八十。猶爲太子。非聖人詎能如是。荊公曰。是時文王尙在。安得不爲太子也。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事長老祖心。一日拜而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日負債。及貴而遇債主。其債還乎否也。韶曰。必還。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邪。怏然不悅。韶未幾疽發於腦而卒。

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靑綸之句。蓋謂是也。

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建議。蕃部中族盛兵衆。可以牽制繼遷者。唯西涼而已。眞宗是而用其議。拜潘羅支爲西涼節度使。旁詔埋爲鄯州防禦使。俾犄角攻討。卒致繼遷之死。唃氏遂保宗哥城。用僧立遵爲謀主。部落歸勤兵數萬。祥符末。遣使貢名馬。請爲朝廷討夏州。眞宗以戎人多詐。命曹瑋知秦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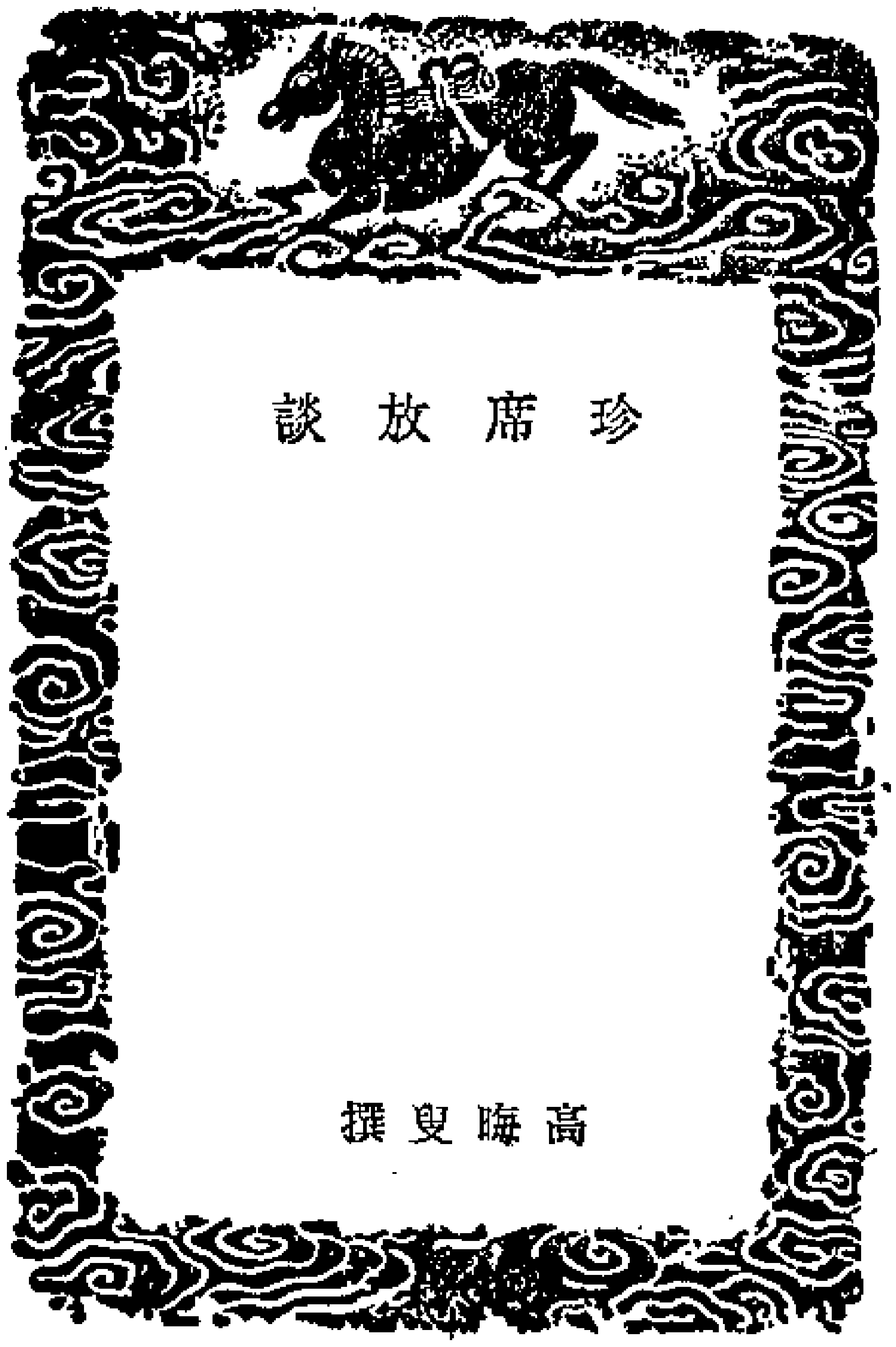
偏之。果得其詐僞之情。及瑋破魚角隴。鐵貲丹。又於三都谷大破西涼入寇之兵。復以奇計斬立遵。於是西涼破膽矣。

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擬吐蕃。修築邊障。諒祚亦連年攻唃氏。又破迷球城。然後以兵犯邊。世人每見夷狄自相攻討。以爲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後顧之患。然後悉力犯我。此知兵者所宜察也。諸葛亮豈樂爲渡瀘之役。而務能於孟獲者哉。亦欲先絕後患。而專意於中原也。

康定中。元昊入延州東路。犯安遠承平兩寨。又以兵犯西路。聲言將襲保安軍。故延州發兵八萬。支東西二關。而元昊乃乘虛由北路擊破金明寨。擒李士彬。直犯五龍川。破劉平石元孫。遂圍延州。嘉祐中。麟州之役。諒祚二年間。連以兵屯窟野河。進逼邊界。聚而復散。故武戡郭恩皆以爲常。輕兵而出。至忽理堆。覆發而兵敗。然則敵人出沒聚散。蓋將有謀。知（此下疑有兵者所三字。）宜深察也。西邊城寨。皆在平地。綏銀靈夏寬宥等州皆然也。

太宗時。錢若水言綏州不可城。以其下有無定河。歲被水害。今綏州建於山上。不惟水不能害。而控制便利。甚得勝勢。元豐中。收葭蘆米脂等寨。亦據山而城。及城永樂。徐給事禧堅欲於平地。建築未就。爲西戎所陷。

眞宗與北蕃議和約。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而東封太山。遣祕書監孫奭特報。亦只到雄州而止。奭牒北界請差人到白溝交授書函。是時北朝遣閤門使丁振至白溝以授孫奭。厥後北蕃欲討高麗。遣耶律寧持書來告。是時知雄州李允則不能如約止絕。乃遣人引道耶律寧至京。泛使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擾邊。仁宗泛使郭稹金峯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蕭英劉六符等至京。自此泛使紛紛矣。



珍席放談

高晦叟撰

珍席放談序

凡小說家之書之足補史文之闕者。如宋高晦叟珍席放談是也。晦叟名貫無所考。然所記上自太祖。下止哲宗。則崇寧以後人也。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載。惟文淵閣書目有一冊。世無傳本。間得讀之。于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爲法鑒者。隨所聞見。分條載錄。如王旦之友悌。呂夷簡之識度。富弼之避嫌。皆本傳所未詳。雖于安石多爲回護。是非軒輊。往往不能持平。然一代掌故。藉以考核。固史家之日用勿闕也。故曰。足補史文之闕。羅江李調元。

珍席放談卷上

宋　高晦叟撰

宋初循舊制。節度使班綴在卿監之下。太祖命升于龍墀內。今官至觀察使。則禮秩與待制等。而元戎位列六曹尚書之次。居翰林學士之上。得其宜矣。唐制文武雜任。作節度使還朝爲省監長貳者間有。如顏魯公自江西回充刑部侍郎。段成公避原還爲司農卿之類是已。亦一時之良矩也。初外戚擧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以元舅之尊。窮老纔得節度使。宋朝之制。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蓋五品州則軍事也。循命官乃爲防禦使。則以防禦團練使領刺史州。蓋本唐制。至節度州則非賜旄鉞不以命之。若觀察使蓋與節度使相須。觀察緊州。節度緊軍。節度可以兼觀察。觀察視節度則降殺矣。

神宗鼎新官制。建尚書分六曹以蒞事。制落成之日。命左右僕射赴都省禮上。依唐制。百官致恭以見。王禹玉蔡持正爲二揆尚書。拜于副階之上。而答拜。御史中丞諸行侍郎以下。拜於庭中。而跪於堂上。以受其參上。即聞之。翌日登對語及。謂不如儀也。厥後登庸者亦不復沿襲矣。

故事。知制誥待制。權發遣三司使事。賜金帶。韓玉汝以待制分畫河東地界。事畢。陳睎以校理使高麗還。進職修撰。亦各被賜。近時棨材叔胡師文黃師是之徒。皆待制。並賜雜學士帶。亦倣禮也。

舊制。公卿士大夫引年者。隨其品秩高下。例進散官致仕。內外制雜學士前執政官帶職名。前宰相帶使稱致仕。自熙寧元豐始也。

石裴之以前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太子少傅致仕。田宣簡後以樞使能事。觀文殿學士尙書左丞乞致仕。亦除太子少傅。職仕雖殊而恩秩一等。前後失于比擬耶。輕重繫于當時耶。

神宗朝。王公帶觀文殿大學士。在金陵府。及生日。有旨獎勵。有無所賜禮物。醫術院具到宰臣樞密使帶平章事幷使相生日則賜進呈。特令依在外使相例賜。昔趙獻拜守太師西京在疾。國朝故事。非帶同平章事。無生辰賜物例。太宗以普故相特示異數。遣使就賜。是時自當舉此以聞。不知何以遺忘之也。本朝舊相不帶平章事。生日賜之以禮物。唯二公爾。本朝小使臣供本官而下。皆隸宣徽院。院使之□□職遂同二府。而班在樞密副使之上。至雍熙中。置三班院。專領小使臣授任。而宣徽使如舊。其後班綴下樞副矣。爲使者不勝計。賜重金笏帶。唯王君貺爾。

從令郡守監司通判。隨其服色借紫或緋。而不垂魚。按唐制。借緋即佩銀魚。借紫即佩金魚。亦入衙位書之。其法似可遵矣。

哲宗未親政日。宰相呂大防變更先朝官制。事極不經。以左右字分有無出身人。則右職者分當藏汚而不足怪責矣。何其不思之甚也。朝廷之士。弗聞一言論其疎舛。出於投附而然耶。果以爲中理而無說耶。至上獨攬權綱。方命有司復行故典。而斥去謬舉。天下韙之。班固謂霍光曰不學無術。大防豈非其儔乎。

凡詔旨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樞密使。命將。曰制。並用白麻紙。不使印。百官立班宣讀。故謂之白麻。亦曰宣麻。杜子美有詩云。紫誥追三代。黃麻似六經。（按杜甫贈張垍詩。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此作追三代。未詳所本。）黃麻不視所出。蓋唐貞觀以詔勅多。益始用黃麻紙書寫爾。名與白麻相類。而事則殊矣。

公式。舊唯中書門下。今唯尙書省。發勅書曰故牒。諸州出補牒。亦稱故牒。自餘省臺寺監文移皆云謹牒。不易之制也。獨藩州路轉運司公牒。輒書故字。諸道監司文檄未嘗有類是者也。前後主者但相承行。無顧條理而更革者。

近時上官復謝啟。輒字多云起居某官。避參之卑也。夫參辭上下通行之制。所爲起居者。其禮至重。嫌輕而增重。誠爲倒置。得非循襲其常。弗之思乎。

唐京師錢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燕代皆以八十爲陌。漢王章建言。官司出錢。陌減其三。今則凡官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謂之省陌者是已。獨封附錢輸官帑陌猶用八十。乃唐時餘制也。

太祖召陳摶。對便殿。恩禮甚渥。問曰。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淸淨爲治。則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淸淨之言。起於老莊。世多以爲道家虛無之說。其源蓋出於乾坤易簡之道。堯舜繇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希夷舉之以答睿問。可爲仁人之言。其利溥也。豈高引遠遯。方外泛泛之流。可擧企哉。太祖嘉納。帝道日隆。寖致日躋。偃武修文。函夏奠枕。既庸虞無間然矣。

太祖嘗下詔。吏員繁而求事之治。俸祿薄而責人以廉。甚無謂也。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非獨垂一時之訓。足以爲萬世之制。

仁宗臨軒。訪問賢良之士。蘇轍策略曰。陛下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從官奏曰。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帝曰。設制科本求直言。蘇轍小官。敢言。特命收選。夫人主言動。轍雖妄說。果能誣天下之人哉。宥而不論。仍嘉其能。賁以恩寵。容諫納善。堯舜禹湯無以過也。

章聖嘗謂輔臣曰。諸州長吏或廉而非嚴。或察而滋擾。或掊斂以爲公。或曠職以爲怨。此何由致治。四者世人不獨不非。而反獲休譽多矣。安得廉而弗厲。察而弗擾。公而弗傷。恕而弗廢之士。與上共理邪。

田宣簡昔有言。士君子修身起家易。始終盡善難。始終盡善易。世德相繼難。噫。士當窮時。艱勤自奮。往往能之。既其志得欲充。喪其素操。蓋亦弗稀。或已克終而子孫殞家聲者多。是公語足以爲士大夫之良規也。

楊文公嘗云。人之操履。無若誠實。此曾子平日三省其身之道。而孟子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者也。君子允蹈。其可後乎。

王沂公嘗云。是非曲直。在聽斷之審。請以藥物喻之。譬方書藥物有相從相反者。如甘草爲國老。以性能和衆藥。故湯劑中不論寒溫。多用之。而斑猶有毒。相反若用之。則致害人。時以爲名論。蠱攻疾者。投藥相反。患止一身。經國者用人相反。弊及天下。弗可忽也。李毅有言。壯年仕宦。忌於太速。肥體忌於太豐。早速早豐。豈能致遠。物理自然也。而斯乃分定。匪繫乎人。雖不速不豐。有可得耶。若謂恃躁用巧。必強力。必能馳取。則誤矣。蓋有經營而即如其志者。是亦命也。適與幸會爾。

蘇文忠有言。人之仕宦。但只作郎官典郡。自無患害也。蓋位高貴重。常近顚躓。理自然耳。正人居要路。則忘身許國。知其必爲羣小側目。乘伺間隙。邪人知重權。則營私罔上。言者抵罪。貫盈難掩。終致發揚。邪正不類。皆所以貽禍也。公言約而旨深矣。

胤頴公嘗云。大臣尤當祇畏繩墨。豈可自恃貴重。亂天子法。此誠是以爲距人藥石也。嘗思法非爲君子設。世之君子。冒而弗顧。將何以馭中人之下者哉。士大夫有審顧法章。不少踰閑者。人或嘲以爲拘。出矩度以肆放而無所恤者。或推以爲才。果其然乎。若人知法之可廢。則世無招尤速累者矣。若舉皆勿避於法。則世無能保厥躬者矣。繄所自處也。先賢云。上順公法。下順人情。故稱循吏。可不謂之才乎。

趙中令舉官詞。人有見其故牒。但云某當公事如私事。愛惜官物如己物。誠節切也。世之從仕者。多汲汲然營私。謀己。必惟恐後。治公事豈嬰思慮。主官物弗入顧盻。簿務因循苟且。以度歲時。而僥倖變以成風。情莫怪也。能如公所舉。則州邑必無務廢。豁廢寘有餘蠹矣。推士者往往爲過情溢美之詞。互相藻飾。是非可否。未免失眞。視中令得無愧乎。

孫宣公一代之名儒也。久在經筵。嘗取無逸篇繪圖以進德廟。擬唐明皇時故事附。夫無逸。周公所以戒成王。欲知先業之艱難。而罔可怠豫。王道之持盈守成。而致長久安寧之道也。宜其常置左右。起居出入。觀瞻念慮焉。寇萊公以將相貴崇。勝顯力而念搯紹者。遇有過客造謁。當以同年小錄與參狀俱呈。若其

人聯膀。而年在已上者。雖州縣小官。亦展茵席以敍拜。禮惇厚如此。近時同年事分一空。得公之彷彿者。可以厚浮俗而爲佳話矣。

寇萊公當國。契丹入寇。河朔戒嚴。朝論二三。未知適從。獨公勸上親幸澶淵。得以振士氣。章聖面諭畢書邊事及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準條四事以對。曲盡機要。其狀右語奏云。陛下叡智淵深。聖猷宏遠。固以坐籌而決勝。尙納虛己以詢謀。兼彼契丹。頗乏糧糗。雖恃甲兵之衆。必懷首尾之疑。豈敢不顧大軍。乃圖深入。然亦慮其見敗。須至過有防虞。由是宸衷決從其策不惑。鑾輿順動。戢兵北歸。議者以寇公之公忠。剛然第一。信不誣矣。

寇公性尙華侈。夏英公亦然。夏嘗語門下客曰。萊公自奉豪奢。而世弗非者。至某則云云者多。何也。客對曰。俗傳寇公在鎭。暇日與僚屬出郊。圍坐席上。聞馱鐸聲。遣介問之。乃一縣令代還。行李纔由。公卽召同席。從容宴賞。侍中今待入京士大夫與出都之人。禮數已自加損。況其他歟。宜乎物論之不同矣。竦默然久之。夫虛心下士。弗論高卑疏昵者。無賢不肖悉皆推向。曲意輕重。欲收人情者。譽未必至。而毀亦莫可逃也。

李文定年四十方登第。陳康肅守鄆時。猶在場屋。多與之遊。每題壁則書布衣李迪捧硯。其後李相國而陳方建節。升沉淹滯。蓋叵測也。

劉溫叟岳之子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李文正一代之賢人也。嘗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劉不登嵩華諸岳則可矣。而諱岳不聽樂。無乃遠矣。夫岳與樂比其他嫌名異矣。耳聞管弦愉樂之音。目父之嫌名而弗顧。人子安乎。禮以義起。豈必須與制斷。情然後避也。緣人情論之。未爲過爾。

楊文公在翰林。母處外。被疾。請告不待報卽去。上遣中使賜御封藥洎金帛以賜。謂輔臣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文正對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寘在館殿。陛下矜容。不然顚躓久矣。然近職不當居外地。遂除太常少卿分司。夫近侍輕事。而聖君優假。大臣又善爲之地。眞幸遇矣。

王文正公宇量尙曠絶倫。在相府日。未冠等閒。上遣中使賜御酒十器。方輸闕內。威兄亟令人請國封。首取二盞。其婦云。此上賜也。俟相公歸視。卽持去。兄怒擊挺盤盞皆碎。醞流盈地。夫人恐之。不令御稱。公歸見之。問其故。左右具道所以然。徐語國封曰。人生光景幾許時。其間何用校計。餘無他言。兄與國封默愧也。

張文定守江陵。歲大旱。田稼將敗。民憂艱食。公自府宇率僚佐。炎日中。拖紳端笏。徹蓋徒步。至承天寺。弗舍。旬雨。升殿焚香祝拜。才終。甘澤霈零。藹然治足。邦人舞詠。遂獲有秋。故老尙能傳道其事。以相語。至誠感格。如是之驗也。

王沂公罷政柄。以相節守西都。屬縣兩簿尉同詣府參。公見之。將命者喝放參訖。請升階啜茶。二人皆新第。書生不閑儀。遂拜於堂上。既去。左右咸譏非儀。公詰其狀。語之曰。人拜有甚惡。噫。大臣包荒。固非淺丈夫之可望也。

呂文靖當國。一日歸自中書。欲發奏牘。命子弟開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駭顧。公默然。但命緘扃如故而已。

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蓋主吏時或竊用。自是防察謹嚴。奸勿能措。若卽暴揚窮治。則非惟貽中外訕笑。而亦速抵罪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識度絶人遠甚也。

呂文靖寢疾在相府。久病。昭陵手詔云。古人言鬚可療疾。雖無稽驗。今朕剪鬚與卿合湯藥。表予意也。昔白傳詠唐太宗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其渥優矣。君臣之間。至恩如此。雖殺身詎足以報。況勣之阿諛。但爲謀身之地哉。白傳之言。不亦過歟。

范文正公賢高一代。幾更貴仕。至登政府。常務賙贍宗族。以逮孤遠。甍之日。家無餘貲。從葬有期。素相厚善者。韓富田裴諸公。各出金帛之助。狄武襄嘗在麾下。早被知遇。時位樞席。賻贈倍贍於諸公。凜然有古風概。悠悠之交。非其比也。

范文正公王佐才。世所高仰。弗躋大用。未究所蘊而亡。時論悵惜。後三十餘年。子純仁自同知樞密院事拜相。搢紳多以爲宜。非如前輩英聲茂實在人耳目中。局量以相天下者也。蓋文正位弗稱才。公議未契。一旦闡緒登庸。輿情愜厭。爾與吾人欲誠孫遂之有後幾矣。

珍席放談卷下

哲宗嗣統。宣仁權同聽斷。蔡持正以故相典安陸。暇日偶作小詩數篇。朝散郎吳處厚守漢陽。鄰封也。平日深嫌蔡。秉政時不相推引。購得詩本。輒以己意曲加注釋。以爲意在怨訕。如其私說。飛驛上聞。禍起不測。遂竄嶺外。時上相呂大防等居輔弼之地。皆緘默顧忌。無所論辯。奉行而已。惟右揆范堯夫奏疏理列。又與王正仲簾前再三爲之辯解。不克回已行之制。而二公亦各能去。天下士論嗛不賢其人也。噫。人臣効情與夫苟合者。臨事則可見矣。可弗察哉。

范文正鎭餘杭時。有一近臣同路。宴公于堂。以其家聲樂相娛。繼出倡優。男女紛揉。淫語交至。推而問其男女誰何。主人答云。兒曹爾。公不懌。避席卽去。王荊公具書其事于策。眞可謂直筆矣。

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公壻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貴仕。富每詣謁。則書室中會話竟日。家膳而去。楊或來見。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姬侍奏絃管。按歌舞以相娛樂。人以是知公待二壻之重輕也。二壻之功名年位。亦自不相倫矣。

富文忠公以累朝從相。出鎭河陽。舊閣韓贄自西京被召。孟洛相去不及百里。雖非入都正驛。而迂行止一舍爾。韓未戒行。馳書于公。欲因而假道三城。以遂典謁。公報拒之。意謂侍從被召。不當曲程先展私謁。慮招物議。大臣于事避慎如此。飛謗其能及乎。

富文忠卜宅洛陽．勝偫冠於西都．王君貺相繼起第．又復過之也．然而富公年七十卽上印綬．乞骸致政．優佚自燕．家居十祀．太原公雖嘗暫止北闕．老猶任事．擁節旄．殿方面．頗丐歸甚切．未命而終於鎮．名園廣廈廬設備．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者也．

韓忠獻富文忠立朝傑然．無出其右．與社稷之衞．邦家之光也．仁宗雖任之政府．未幾皆出．久流於外．四海士民係望以爲相者久矣．上亦終諒其賢．嘉祐間相繼並鈞軸．簪綬列辟．林館潛夫．拭目延頸．跂欲觀融熙．盛運遲未有聞見．或切諧而私怪．踰年行給享大禮．於赦文中列廢從者數十事．皆興利除害之端．人同歡幸．識其措置可知其故也．世方知二公不卽變更．蓋有待焉．因肆赦而推惠者．非獨使縉紳比戶曉然歸恩於上．又免郡縣數數遵承之煩．莫不歎誦其德業不衰也．豈非君子之道昭然日彰．而宰相自有體者乎．

韓魏公未相時．自政府出更歷方面．久之建節判相州．鄉郡．公松楸所在也．上謝表云．鋪排牛酒．燕故老於里中．羅列旌幢．拜先臣於壟下．一時之盛事也．人子致位若斯．來臨鄉社．所謂以顯父母者也．

韓魏公在相府．嘉祐中．畿邑多蝗．朝廷遣使分行督捕．時一朝士還闕．見公面白蝗雖有．全不食稼．公識其善之佞也．遂問有遺種否．佞者不期問此．遽對遺種不無．公曰．但恐來年令嗣不及尊君．其人慚而退．

韓魏公秉鈞時．王陶游其門．公亦素器之．久歷從官．及爲中丞．未登二府．怏怏有望於公．因憾細故交啟誣公．由此出守轉郡．謝上表尤肆狂訐．詞皆浮實．至舉丁朱崖以況公．悖妄弗顧於理甚矣．蓋欲攻人失其所御．一旦至於是也．由此大失望．公後雖復用於朝爲計相．竟不躋丞弼之列．足爲躁人鑑矣．

潞公嘉祐中位元台時．上偶違豫．二府同宿於內．一夕有人款禁闥告變．公卽命縛搖於庭．呼其人至前．澳塗面目．驅出端東華門外．翌日都下帖然．雖左右亦莫知其上變者誰何也．倉卒之間．處非常之事如是足鎮服中外．絶人遠甚．誠社稷之衞也．

程康穆帥高陽．北使過郡．稱疾．遣人白公欲著帽以見．公拒之．報曰．疾則可無相見．見當如禮．使人沮伏．莫能爲辭．深得鎮御之方也．

范蜀公嘉祐中知諫院．陳恭公爲相．嬖妾笞殺一婢．御史奏論排斥不知所謂．遂誣公私其女．故仁上言．朝廷設諫官．使除讒慝．非使爲讒．果如其言．執中可斬．不然則言者亦可斬．御史怒．共劾其阿宰相．范弗顧．力論其不然．熙寧初．歐文忠在政府．言官亦誣其私子婦吳氏．惟沖卿以己女皆辨於文疏．餘無一言爲明其罔誣．故仁之心豈持私於相國．蓋欲爲朝廷別枉直．惜事繼嗣．何其似之者鮮焉．

蘇子美年二十一．上疏極爲切至．後以祠會棄斥不振．未五十淪亡．良可歎惋．然而是亦韓文公所謂柳子厚少時不自貴重顧惜者也．

侍郎郎廉叔．稱風峻節．聞於一代．嘗師朱願沈天錫．既顯．皆均俸及之．每從宦．不稱官．上云門生．二人既沒．又嗣其子．爲擧婚嫁．告老還鄉．未有居第．斬治園廬．號武林居士．其賢尚矣．

宋莒公再入政府．景文時以端明殿學士守成都．賜紫金方團笏頭帶．言者上聞．朝論欲究然否．公自上云．臣久備位二府．累蒙賜帶．嘗將遺祁．兄弟之心．覬其早被進用．不期遂佩服爾．事卽中寢．可謂善爲辭也．

宋莒公晚年．景文奄謝．諸姪成服．公感其穰穰太盛．命易去．有一門客自言素好恩遇．願請以衣．當日都下人多傳笑．近時有相國誕辰．賤至賓次．點紳跪龍．放生祝壽之人．相埒矣．噫．士迷深利．喪失廉恥．莫知自賤者．何獨斯焉．古傳爲要人或持溺器．或臨便液．蓋不誣矣．

夏文莊豪俊之流也．然操行多疵．清論莫與．慶歷中．自尚執政拜樞密使．言者排之不已．卽罷．時石守道進德頌．其序云．皇帝命得象殊爲丞相．陳樞密使．次云用御史諫官十一疏．追竦白麻．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喜躍．皇帝退竦進賢．發於至誠．著於容顏．見於剛克．公快快銜之深．遂設水陸齋．常旁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人．以謂益彰石之險言．勁節而重自暴其醜也．豈非忿溢內恨．勿能制而未之思乎．

神宗在御．李端愿納節．以少師致仕．特給節度使俸之半．曹佾拜中書令．特賜公使錢一萬貫．朱衣雙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禮也．

什子宜呂吉甫同爲內相．與客啜茶．注湯者頗散．客云．謂爲翰林司．何故不解點茶．吉甫卽云．翰林司若善會點茶．則翰林學士須盡工文章也．蓋譏子宜．緣此遂相失矣．與武元衡在院中食瓜驅蠅事頗不遠焉．

哲守紹隆丕構拓大提封．劉舜卿帥熙河．出兵塞外．破戎壘．擒囚領鬼章至庭下．倨悍不拜．竟弗能屈．反善遇之．識者以謂若因其俊卽時出於不測．斬首以狥．揚威示武．則類必沮勢喪氣．乘機足以掃蕩也．此正閫外之事．專之可也．雖罪擒誅何避焉．舜卿庸才不能建偉然之事．區區畏首畏尾．圖全之策．執俘以煩朝廷．謬矣．人君何賴焉．魏文帝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翰墨之流．貴己忽人．其源久矣．無深怪．惟自視有餘術者不然．如韓退之未嘗弗推子厚．杜子美未嘗弗稱太白．豈區區務取勝也．

江南李後主．善詞章．能書畫．皆臻妙絶．是時紙筆之類．亦極精緻．世傳尤好玉屑牋．於蜀主求牋匠造之．唯六合水最宜於用．卽其地製作．今本土所出麻紙．無異玉屑．蓋所造遺範也．

王元之詞學器識．度越當代．太宗深所器異．而天資忠勁．知無不言．言無所狥．始以知制誥坐事貶商州團練副使．逾朞．上曰．王文章俊逸．人罕儔者．但性剛直．不甚容物．命宰相召戒之．後又繼被貶斥．皆以論議也．嘗爲三黜賦云．一生幾日．八年三黜．始貶商於．親老且疾．兒未免乳．呱呱擁樹．六百里之窮山．唯毒蛇與鷙虎．歷二稔而生還．幸擧族而無恙．再謫滁上．吾親已喪．几筵未收．旅櫬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蒼兮安仰．移郡印於淮海．信嬴縮而執掌．旋號赴於闕庭．亦卑居而遑往．明四人於掖垣．何羅織之便佞．今去齊安．髮白目昏．吾子有孫．始笑未言．去無騎乘．留無田園．羝羊觸藩．老鶴乘軒．不我知者．猶謂乎郎官貴而郡守尊也．於戲．今尹無慍．吾之所師．下惠不恥．吾其庶幾．卞和之刖．吾乃完幾．曹沫之敗．吾非與尸．械金人之口．復白圭之詩．細不宥兮過可補．思而行兮悔可追．慕康侯之晝接兮．苟無所施．徒竊祿而胡爲

効仲尼之日省兮。苟無所爲。雖歎鳳而奚悲。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期終身以行之。公之志斯可識矣。然而直之爲行而悔而弗可恃。皐陶所謂直而溫。叔向以直及難。是已。

元之裝褙精緻。如諸縣豐登。全無公事。一家飽暖。盡荷君恩。三神山上。付陪鵷鷺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父之歎。人多傳誦。知制誥被謫。未幾復職。謝啟。階前藥樹。重吟謝客之詩。觀裏桃花。免動劉郎之歎。比句尤微婉也。

田宣簡公天資寬明忠厚。海□□□。帥平涼日。置酒與僚屬相集。路分都監雍元規者。酌飲醉甚。言色失度。曳裾離席而遊。詰旦方悟。愧恐不勝。即馳詣公。深自咎謝。公溫然款語以存慰之。既去。僚屬其內弗安也。後數日。論謝帥范恪宴兵官于西池。席半。贈以詩曰。醵時莫憶醉時事。今日休言昨日非。池上風光宜共醉。勸君不要半酣歸。元規聞之感泣。方事歲矣。論者莫不歎公之德量足以容物。大過人也。

宣簡嘗過箕山。望潁水。有詩云。先生昔此傲明時。綠軸清波萬古奇。應有好名心未息。灘頭洗耳欲人知。帝以天下讓。若自得而無待於外。則遜避而已。烏用洗耳哉。洗耳乃欲矯揚其高風於四方萬世也。公能探其情矣。

宣簡初登大科。通守金陵日。有李琵琶者。本趙廣伶人。國除時。十餘歲。逮今近八十。因宴席呼出。猶能飲瓦射陳啟平昔。歷歷可聽。辭容不甚戚惋。若無情人。又云。後主嘗昔藝選教坊之尤者。號別勅都知。日夕侍宴。自稱父壽琵琶。名冠兩選。王師圍城。未陷間。後主猶未能樂。但云甚迷。公有詩。卒章曰。曲終甚著詢前事。自言本是都知子。當時此地最繁華。酒酣不覺悲矜語。若使斯人解感傷。豈能終老愛琵琶。誠如所謂矣。以其無情。所以道往事湊傷幽而不悲。淪落泥塗而長年也。古詩云。寡欲罕所闕。味薄眞自幸。又曰。多情與薄命。容易即回腸。噓於物味濃而情勿溺者。未嘗不爲身之累焉。亦賤分致然已。莫能而取介爾。若李琵琶在人間。幸未必不多。而命未必不厚也。

揚文公入省校試天下士。既出。與廁間云。閣卿都堂簾中哄笑。何故。對曰。有舉人上請堯舜是幾事。臣答以有疑時不要使。因此同僚皆以爲笑。上爲之動容。范蜀公嘗世子簡。在南唐時已著斯事。又侍郎楊鬢乃國相鴉悅之妹婿。問悅曰。堯舜不知幾件事。答云。如此疑事不要使。噫。荒唐之流多矣。何獨子耶。

富文忠當軸。殿帥闕。進擬除授。上謂公曰。張茂實久次。何不與選。對曰。茂實雖可任。昔同臣北使。恐致物議。故不敢引用。上曰。朝廷公舉何恤人言。遂被擢御史中丞。韓絳不知所以奏論其事。果如文忠之說。彈其非公。丞相即日家居拜章引咎云。觀絳所言。皆中臣病。無路可逃於斧鉞。胡顏再覲於冕旒。蓋上自知本末。不假剖析爾。絳由是論去。猶堅乞出。又歐陽永叔時爲內翰。批答云。事緣曖昧。語涉中傷。遽譏詞以釋群惑。雖朕之不明不敏。能爲辨而辨之。而卿亦何嫌可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喻亦勤。其體予于懷。復安厥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無貳也。君臣相與至矣。然而非歐之筆。亦莫能發揮人主之誠意如此之著切。而使大臣釋然感通也。

韓富二公。功與夫當世人望。不減古之王佐也。天下無賢不肖稱韓富。二公亦素相厚。韓嘗寄詩文忠云。二州連結子孫契。十載同馳忠義名。治平間韓位元台。富爲樞相。舉錯之間。事有矛盾。物甚失歡而弗協。相繼而去位。晉間處事亦皆闕略。所謂勢疑則情生。力侔則亂起。豈虛言乎。名賢尙爾。況庸人哉。

閱嘗時爲舉子時卷中詠溫泉云。他如冰雪爾如湯。他畢安流爾沸揚。人事如今皆和合。莫將寒著苦參商。（平生多可怪。于物無忤。志見于此詩矣。）

文潞公守成都。獻燈籠錦於溫成宮中。都下傳其新異。傳達輔政。繼而宰國。唐子方爲言官。舉貢錦事。廷斥其奸。詞甚鯁。忤天子震怒而不懾。左右之人爲不爲之惴惴。坐是寘逐嶺外。李師中有詩送行云。眞誠自許時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意若思安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人有易末字作何者。蓋有所謂爾。當時義夫志士。非獨歆唐之孤節勁氣。而亦重李之毅然樂善成美矣。日後子方聲問寖揚。歷位益顯。爲御史中丞。俛默以羞舉望而無所建明。不若前時之鋤剛忘家也。李遂貽書誚其故。索取昔年所送之詩。可謂直諒之友焉。噫。士之微時。以忠義自處。猶振身名。一旦踐更要地。冒榮固寵。爲私己之謀。勿變其操者尠。可責也。於唐歟。王荊公登庸謝表云。念蒼俗之方姑務徐徐而改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以施爲。公之志於是可見矣。世之言者謂公得君專天下之政。施張廣務。峻切而非以漸。致異論蠭起。果知公乎。

荊公在政府。鼎新百度。與大有爲也。有小詩云。金明池道柳參天。投老歸來。聽管絃。飽食大官猶昔日。夕陽流水思茫然。此乃失意無聊者語也。公方君臣相遇。謀合計從。不應有此句。識者頗怪之也。其後去國。久居閑地。遂如所詠爾。荊公深知呂吉甫。力薦於上。遞位要津。不數年同在政府。勢焰相軋。遂致嫌隙。呂亦不安。謂人曰。惠卿讀儒書。只知仲尼之可尊。外典只知佛之可貴。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師。不意爲人讒。失平日之歡。且容惠卿善去。人有達其言於公者。公聞之。語其子元澤曰。呂六却如此。使人不忍。其子答云。公雖不忍人將忍公矣。公默然。夫父子天資厚薄相懸。宜其道之至妙莫能相傳授也。

五代僭亂之國十。稱帝號而不奉正朔者七。江南楊溥李昪。蜀王建孟知祥。南漢劉陟。閩中王延鈞。河東劉崇耳。朱元憲歐文忠皆言得錢鏐時封落星石爲寶應山制。稱寶正六年。疑錢氏亦嘗改元稱帝而後諱之也。歐公又云。閩與越與諸國往來書。多皆無稱帝事。切意當時稱帝改元。獨施於境內。不見於四方焉。不然。則安得全無旁見之迹也。

太原劉氏。舊城雖已廢。而餘址歸然。形勢山聳。當時恆合及四十里。氣概雄壯可想也。周世宗征之不克。祖宗相繼親御六師。方然頑頑以區區一隅之力。抗中原全盛之鋒。非恃金湯雄壯。安能遷延歲月耶。四隅要地。今雖墟壘猶固。或疑增大。能與彼相類則非惟是以待寇之來。寇亦自潛越矣。

章聖卜地建玉清昭應宮。望氣者密以語人。其地當出二天子。人未然之。不久宮災。鞠爲瓦礫。即其廢址作睦親宅。以居宗室。永厚永裕二帝降生邸中。相繼潛躍。以福蒼生。術士往日所占。果不妄矣。

文簡長於知人。世能道其事者。王仲儀故相子。待制年未四十。一日謁公。騶紳騎從華奕。公二子窺之。相

輿淚墮。公知而詰曰。汝輩何愛王某。對云。以其少年榮達耳。又告之曰。爾曹皆當遠過斯人。二子者。晦叔寶臣。一宰相一樞密使。鑒裁之精如此。

丁晉公貶朱崖。到海上。遇異人顏道。平生休咎有驗。又云。公但無慮。非久當復北歸。以壽終。公叩其由。答曰。公食料中尚有羊數口食之未既。爾後果來旋以正卿分司。然後逝。人之飲啄可肆心而越分乎。

王達爲湖南轉運使。永州何僊姑者。曾遇異人得道術。迹甚奇怪。士大夫多訪其居。王行部至永。要詣舟中。留宿數夕。魏瓘帥長沙。與之不協。遂聞諸朝云。達取無夫婦人宿于船。由是黜。魏所言雖險妄。而達爲使者。舉措殊弗遠嫌。取人指目。亦未得無罪。昔古人於寡婦之子。非見嘗不與之友。可弗念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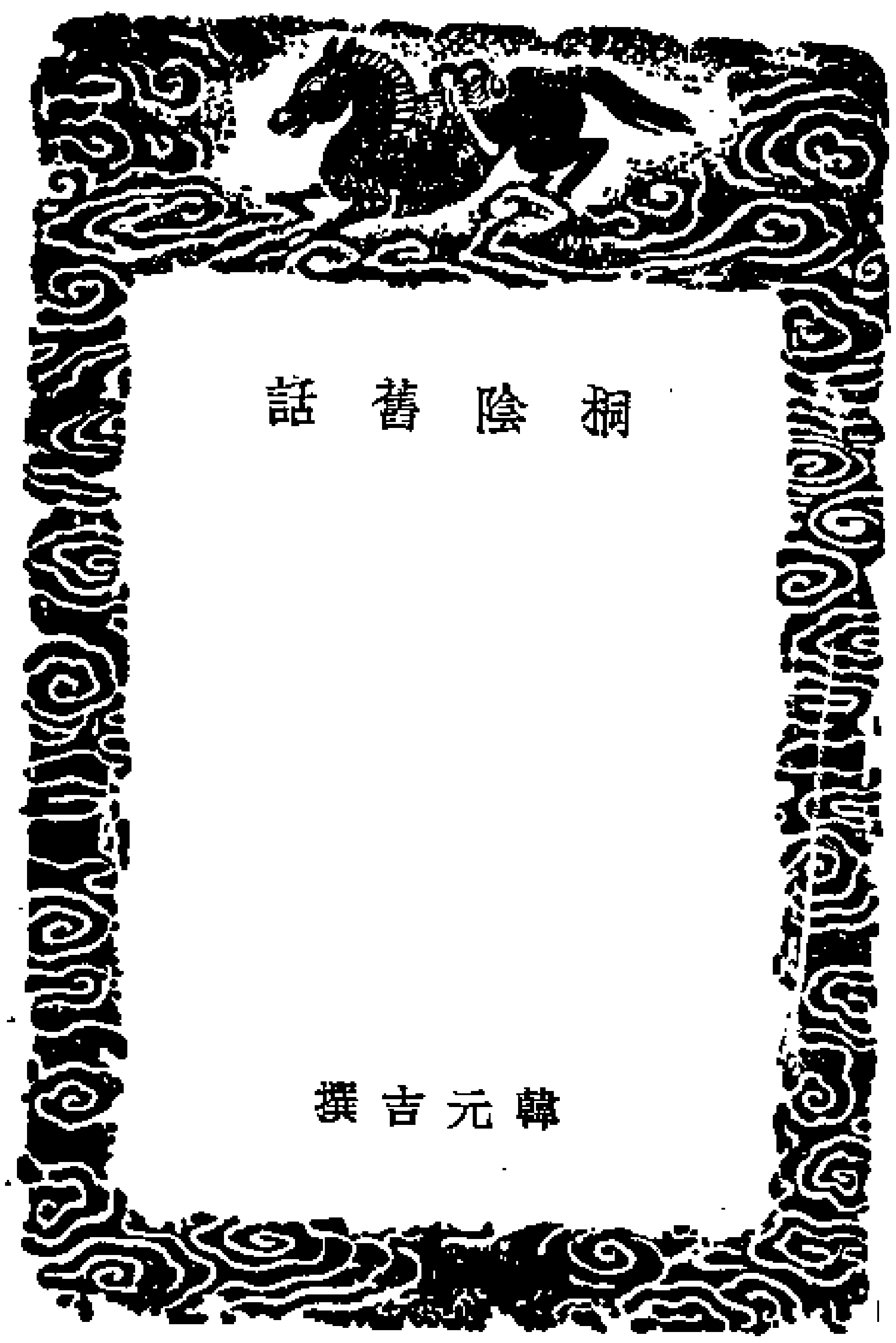
賈文元未及誕彌之月。母夢人遺之一冠。既寤猶記其形制。繪以示人。乃貂蟬冠也。後公位躋侍中。告焉。

王荆公作挽詞云。天上貂蟬曾夢眼。歸魂應侍紫陽宮。述其事也。

張鄧公在相位。喪閨女。几上書滿幅字。題悅道止一子。守成都日化去。得訃寫篆字於書背。制服哀働。已而無復悲思。哉亦近時宗工中之達者也。

王元之淳化中在禁從。八月晦日夢賦詩上前。既悟惟記一句云。九日山中見菊花。莫喻其然也。翌日授商州團練副使。至冬初抵官所。菊紛發於目。神先告乎。竟淹謫於翰林。歿於外。弗躋大用而亡。亦詩讖爾。豈偶然哉。

富文忠甲辰年丙寅月丙午日癸巳時生。韓忠獻戊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辰時生。昔有善術者云。富命可之九分。韓不及一二分。功名祿位弗相上下。論者莫以爲然。厥後忠獻薨時。才年六十。文忠遜政偷游自適十年。方捐館。壽八十。始信術之精微也。



桐陰舊話

韓元吉撰

四庫全書提要

桐陰舊話一卷

宋韓元吉撰．元吉字无咎．宰相維之玄孫．以任子仕．歷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寓居廣信溪南．自號南澗居士．此稱宋志云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蓋百川學海所錄．乃祇此一卷．其條數亦與此本同．蓋全書久佚．從諸書鈔撮成編也．書中所紀韓億、韓綜、韓絳、韓繹、韓緯、韓縝雜事．共存十條．皆其家世舊聞．以京師第門有桐木．故云桐陰舊話．蓋北宋兩韓氏並盛．世以桐木韓家．別於魏國韓琦云．

桐陰舊話

宋　吏部尚書韓元吉無咎撰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為藥王云．

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並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壙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浸潤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為奇．第斲石為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為槨．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淇水李公邦直為墓表．孫康簡公曾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繖自蔽．率以為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臥．至別．割氈為二分之．其後俱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姻不絕．

李康靖公為汝州守趙公門客．（本傳云．依所親趙况．其是乎．）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即令

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女以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正公壻也。

公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爲叅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遂拜叅政。乃知進擢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與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言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喻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貳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婣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以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嫉之言。爲切。纔遇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笞杖或不當。明則擺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騭。二書眞跡。其在族人家。自餘尚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與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

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悲公爲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蓋公自樞副遷叅政。宣撫陝右。自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紙錢。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頗有是邪。職方因請稽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強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群臣姓名。而金塡之。或謂爲應。

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遺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慍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恠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但嘗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擾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羔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笞撻。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酲也。蓋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飲。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就途。馬上殆不能相持。後聞虜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鐵圍山叢談

蔡絛撰

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據[illegible]堂鈔本與[illegible]川吳氏[illegible]張氏鈔本參校）

百衲居士 蔡絛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於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爲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別本並有也字張本受命下校增之辭二字○凡吳本張本並同此所以著例以別本集之非於吳張外更有一本也）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旣同乎漢祖而卜年宜過於周歷矣

仁廟晚未得嗣天意頗無聊稍事燕游一日於後苑龍翔池南作兩小亭東一亭曰迎曙未幾立皇姪爲皇子而賜名適與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爲英宗

神宗當宁已負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爲睥睨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過者池沸輒止其不駭異未幾延安郡王即位（別本並無郡王二字）是爲哲宗

哲廟元符時鄧王薨祈嗣於泰州徐守眞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追詢其故即大書吉人二字上之一時莫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太上皇御名也

政和閒東宮頗不安其後日益甚魯公朝夕危懼保持甚至宣和庚子有孫宗鑑者時爲紫微舍人密語魯公曰（吳本密作私）公毋慮昔哲廟愍百官班聯不肅而後蓋更號知班者必贊言端笏立定又頃有八寶矣今復增而九之且名之曰定命寶春宮蓋始封定王世次則九（吳本則作爲）則立定之讖九寶之兆天其命之矣魯公領之後宗鑑之言果應（別本果應並作信）

政和閒太上諸皇子日長大宜就外第於是擇景龍門外地辟以建諸邸時鄆王有盛愛故官者童貫主之視諸王所居侈大爲最適中爲通衢東西列諸位則又其爲一大門錫名曰蕃衍宅悉出貫意時甚怚（吳本怚作譏）蓋取詩之敍蕃衍盛大而下句則議者深疑之亦知其旨意之屬在鄆邸而已後及都城傾覆然第三位乃今上果中興（張本云然第三王位也無乃字）

宣和歲乙巳冬十二月報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內禪時去歲盡不數日故事天子即位踰年即改元於是中書擬進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請號年曰靖康爲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講解而威德暴天下故識者多疑以爲靖康於字爲十二月立康也

是後一年而中興

太上皇旣北狩久不得中原音問（別本久並作略）以宗社爲念久之一旦命皇族之從行者貪御手親將覬冀呼左右俾出市茴香左右偶持一黃紙以包茴香來（吳本持作拾）太上就視之乃中興赦書也始知其事於是天意大喜又謂夫茴香者回鄉也豈非天乎（吳本乎作哉）於是從行者咸拜舞稱慶其後雖八駿忽遐然鸞輿竟還矣中興歲戊辰冬十有一月得之於韋侯許者慈寧皇太后之猶子也頃得罪高涼召還道過於此（案宋史韋太后弟淵子三人訊謙諒無名許者殆訊紹興中官至達州刺史坐遏用太后旨降武德郎與嶺外監當則許蓋訊字之誤諸本俱同姑仍之）副車弟（案僞鄭錄云副車蓋謂其弟鞗尙徽宗女茂德帝姬云）嘗得太祖賜后詔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云云未有回日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案僞鄭錄引此書作劇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好子（案好子二字僞鄭錄增）充節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即昭憲杜太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嗚呼有以知聖祖不忘本者如此是安得不興

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閒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侍左右宦者（別本侍並作時）必攜從一物（吳本從作持）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鐵棒也玉拳眞于闐玉大倍常人手拳紅錦爲組以繫之鐵棒者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也棒純鐵爾生平持握旣久而爪痕宛然（別本云而爪痕至今猶存）恭惟神武得之艱難一至斯乎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輦下諸肆有爲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爲無賴者主人遜謝久不得解即有數十百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別本刺並作剚）且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奏聞太宗大怒謂是猶習五季亂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在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勝其忿而殺之耳獄將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太宗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唯命即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仁宗聖度深遠臨事不懼當寶元康定之時西夏元昊

始叛而劉平敗死京師為雨血及報敗聞上喜曰天下平安久故兵將不知戰今既衄必自警宜少須之當有入出矣後果勝而元昊請服上又曰國家竭力事西陲累數年海內不無勞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盜發可詔天下為預防也會山東有王倫者猋起轉鬬千餘里至淮南郡縣既多預備故卽得以殺捕矣

自秦漢以還時主能享國多歷年所者獨漢武帝在位五十四載（案別本並作五十五載攷武帝建元元年辛丑至後元二年甲午正五十四載吳本作五十五載則是庚子卽位也今並存之）然末年巫蠱事起成衞太子之禍梁武帝在位四十八載唐明皇在位四十四載（案別本並作四十五載攷元宗以延和元年壬子八月卽位是年改元先天至天寶十五載丙申幸蜀正四十五年似當以別本為正）是二君者亦終有侯景祿山之亂而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始終若一烏乎休哉（案此條首句自字上別本並有又字）

（連上為一條）

哲宗卽位甫十歲於是宣仁高后垂簾而聽斷焉及浸長未嘗有一言宣仁在宮中每語上曰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謂何奈無一語耶上但曰娘娘已處分俾臣道何語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時又久已納后至是上年十有九矣猶未復辟一旦宣仁病且甚尙時時出御小殿及將大漸謂大臣曰太皇以久病懼不能自還為之柰何大臣同辭而奏願供張大慶殿宣仁未及答上於簾內忽出聖語曰自有故事大臣語塞既趨下退相視曰我輩其獲罪乎翌日自上命輒簾（吳本無自字）出御前殿召宰輔諭太皇太后服藥宜赦天下不數日宣仁登仙上始親政焉上所以銜諸大臣者匪獨坐變更後數數與臣僚論昔垂簾事曰朕只見臀背魯公頃為愚道之亦深歎哲廟之英睿也

頃有老內侍為愚道昭陵游幸後苑每獨置一茶牀列肴核以自酌有得一杯湯賜飲者時以為寵幸非常乃張貴妃而已後追謚溫成皇后者也又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庫事能言偶得見泰陵時舊文簿注一行曰紹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教坊使丁仙現祗應有勞特賜銀錢一文烏乎累聖儉德類乃如此

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祐陵在藩時玩好不凡（別本並云嗜玩早不凡）所事者惟筆研丹青（別本惟並作獨）圖史射御而已當紹聖元符間年始十六七於是盛名聖譽（吳本無於是二字）布在人間識者已疑其當璧矣初與王晉卿詵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喜作文詞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作庭堅書體後自成一法也時亦就端邸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畫學崔白書學薛稷而青出於藍者也後人不知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書學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

太上皇受命夘為天人蓋多有祥兆繇是善道家者流事（吳本無事字）晚建上清寶籙宮延接方士一日簾前有劉棟者上其所遇韓眞人丹以獻天子其狀如蠟以手指揭取而服之翌日則又生無窮也上曰汝師賜汝長年丹（別本並無丹字）而朕奪之非朕志也當簾前還之此與秦皇漢武異矣可謂盛德也哉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迺本朝后妃聞盛德之至者也（吳本無聞字）其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為撚錢之戲而后一錢獨旋轉盤中（別本獨字上並有幟字）凡三日迺止及晚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頷之迺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別本並無復句）免煩他百官益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就是日則免於是以二十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變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哉

神廟當宁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思欲問西北二境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曹后迎笑曰汝被甲甚好（別本並云汝甲甚稱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慈聖光獻曹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聖烈高后以嚴肅稱在治平時英宗疾既瘉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日使親近密以情諭之官家卽位已久今聖躬又痊平豈得左右無一侍御者耶（別本無一並作一無）宣仁不樂曰奏知孃孃新婦嫁十三團練（別本新婦下並有始得二字）卽不會嫁他官家時多傳於外朝

魯公在北門為承旨既草哲廟元符末命於是太上從端邸始卽大位（吳本無始字）遂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后命御藥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嗣君已長本不願垂簾（吳本垂簾下有聽政二字）以皇帝聖孝宮中累日拜請（吳本無宮中二字）泣涕不已今姑循聖意纔俟國事稍定卽當還政必不敢上同章獻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后終身稱制卿可依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魯公既唯命卽書所被旨載諸學士院及家集是後雖同聽斷曾不半歲（吳本作載）永泰靈駕猶未發引卽還就東朝之養矣外廷或請張且不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

國朝禁中稱乘輿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謂至尊為官家謂后為聖人嬪妃為孃子至謂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又呼掌書命者（別本者並作之首二字）曰內侍省次直筆內臣之貴者則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親近供奉者也

御侍頂龍兒特髻衣褙小殿直皁軟巾裹頭紫義襴窄衫金束帶而作男子拜適有都知押班上名長行之號唐陸宣公昉子集諫令渾瑊訪裹頭內人者是也知其來舊矣

天子之制六璽元豐間得玉矣行製而未就（吳本無矣字行字）至大觀時始成之然但繆篆也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下有脫文）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是二者祇陵又自倣為之悉魚蟲篆也號傳國璽曰受命寶九字璽曰鎮國寶合天子之制六璽是爲八寶（別本末竝有者字）迺於大觀戊子正月元會日受之因大赦天下本朝禮樂於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備及後政和末又新作一璽上曰八寶者國家之神器今再創璽迺我受命者也因詔于闐國上美玉焉久而得之爲璽九寸而魚蟲篆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詔號定命寶是歲戊戌元會於大慶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寶也迺詔于闐國上美玉一日條赴朝請在殿閣侍班王內相安中因言近于闐國上表命譯者釋之將爲谷詔其表大有懽也（吳本懽也作可笑）同班諸公喜皆迫詢曰甚願聞之王內相因誦曰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中條貫主阿舅黑汗王（別本黑汗竝作汗黑）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難得似你那赤寸底我已令人尋討如是得似你那赤寸底我便送去也於是一坐爲哈（吳本哈作笑張本作哄）吾因曰裕陵實錄已載于闐國表文大略同此特文勝者（吳本特下有少字）疑經史官手潤色故爾衆迺默然其後遂以玉來上長徑二赤色踰截肪誠昔未有也遂製定命寶歲餘玉人始告成精巧視古無別矣寶與檢皆大九寸盤螭爲紐魚蟲篆文凡十有六字於是定命寶合八寶通號九寶下詔以爲乾元用九之義云

元圭者古鎮圭也溫潤異常又其色內赤外黑非世所有固無足疑圭上銳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後世禮圖爲圭之大銳也兩旁刻出十二山正若古山尊制度亦非若先儒所繪鎮圭迺於圭上刻山者也凡制作精妙又非若秦漢器玉所能及上則皆雲靁之文下平無文而中一竅大足容指其長赤有二寸正合周赤彷同晉赤益晉得舜廟玉赤是以知同古赤也有制古元圭議行於世誠不誣已元圭傳迺丁晉公家物流落出常賣擔上士人王提舉敏文者以千七百金售得之與宦者譚積積得而上之時政和二年也上以付魯公曰或謂此物古元圭試爲朕驗之魯公機務繁又付之外兄徐若谷謂吾曰元圭之制何可考得非雷楔耶然玉誠異常矣因置諸櫝中略不省一日吾與若谷讀禮記見王制言王執鎮圭釋謂旁刻十二山吾即謂（案元本及別本吾即謂下俱有王制無王執鎮圭諸人字疑是衍文）若谷（別本竝有曰字）元圭者旁有山政若古器所謂山尊同盍驗之乎若谷笑去（吳本云若谷笑而起自去張本云若谷笑引手）就櫝取圭出如吾語其數之果十有二刻始相與駭因試以義推之則罔不合若谷又白伯氏句取太常歷代赤度石刻來（吳本句作乞別本太常下竝有寺字）則又合矣吾與若谷大喜以白魯公因以具奏昔元圭議中魯公第一劄子是也但有一竅初忽之且謂豈非後人不知而穿之作響板耶及付外庭議禮官又引天子圭中必繹謂以組約其中央備失墜者若谷與吾甚愧弗思獨是不滿也上得此喜迺命宣示百官則禮臣錦爲色組繅藉十襲備極於崇奉遂以是歲冬至御大慶殿受圭因又降詔歸美神考哲宗用告成功上親加上兩朝徽號令　廟焉時詔議元圭官竝加秩而若谷每笑謂吾曰我二人其介之推乎

元圭既出時晉陽上一石（雁里堂本晉陽下有山字疑衍文張本云晉州上一石亦似誤今從吳本）有字曰堯天正石綠色方可三赤餘字當中咸大如掌其畫端楷政若人以手指畫之者堯字獨居右而天正兩字綴行於左朝廷驗之於都堂差官監視命工磨礱焉既去石三分而字愈明乃於堯字下又出一瑞字猶曰天正堯瑞若是則四字相對布置始勻正矣瑞字其畫獨淺未與三者配則不敢更加礱於是內外咸喜謂晉陽堯都方元圭出適有此瑞信天意也

政和初內中降出大白玉璧一赤玉璧一（案赤玉璧後再見別本竝作赤玉器三見則雁里本亦作器以文義攷之似當以器爲正今姑仍之）傳魯公考驗白璧大盈赤鏤文甚美而璧羨外復起飛雲行龍焉赤玉璧（別本璧竝作器）則長幾二赤兩首如棹刀頭中間爲古文殊極精巧玉色則異甚誠雖冠之不足擬也當時諸儒謂璧羨雲龍者乃周公植璧之璧也赤玉器則顧命所謂陳寶赤刀之寶也吾竊笑諸儒之傅會（吳本笑作疑）且龍雲在上若植之寧不倒置矣豈非秦漢璧璫之屬乎至於赤刀寶制作非常三代之器無疑玉色又如此爲希世之珍謂之赤刀若得之焉其後於延福宮又得見一赤刀同禹所錫元圭漢軹道所得傳國璽唐太宗之受命璽暨諸器列於殿中爲盛世之美瑞唐太宗璽乃虞世南眞書字玉色不大佳璽不方而長其文曰受天景命有德者昌

崇寧甲申議作九鼎有司即南郊爲治用中夜時上爲

致肅不寐至是於寢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寢已仿四鼓矣（別本仿並作傍）忽有神光達禁中政燭福寧殿紅赤異常（吳本作非常）宮殿於是盡明如晝（別本並無於是二字）殆曉始熄鼎一鑄而成迺取佑神觀旁地立九成宮隨其方為室成九室以奠鼎命魯公為奉安禮儀使又方其講事也輒有羣鶴幾數千萬（別本幾數並作數幾）飛其上蔽空不散翌日上幸之而羣鶴以千餘又來雲為變色五彩光豔上亦隨方入其室焚香為再拜從臣皆陪祀於下先是方士魏漢津議（別本並云獻議）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當內鼎中及上行禮至北方之寶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數寸水又素貯鼎中未始有罅隙不當及上焚香時泄漏漏乃旋止故上深訝焉魯公為不樂於是劉炳進曰鼎之水土皆取於九州之地中獨寶鼎者取其水土於雄州白溝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豈此乎故當時尤以為神然厥後終以北方而致亂矣又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建言徙九鼎入於大內作一閣而藏之時魯公為定鼎使及帝鼐者行（猶本者作偕）亦有飛鶴之祥雲氣如晝卦之象帝鼐後改曰隆鼎既甚大以萬衆曳之然行甚不大用力其去疾速時人皆異之

政和初中國勢隆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萬本蘄黃間至有論一鋪在二十五里徧野而出汝海諸近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憾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谿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益垂簾之際患熙豐元祐之臣為黨故曰建中靖國實兄弟為繼故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則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崇寧至五年正月彗出迺改明年為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援漢武故事謂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為得天之紀而漢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歲迺己酉朔旦冬至眞得天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為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朝年號蓋北先有重熙年號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為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為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人又謂一家有二日為不祥及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欲易之獨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內禪云大抵名年既不應襲用前代又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為難合而古人已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時事年號天聖為二人聖明道為日月故後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十數義或出於宦官女子之常談爾

國朝故事諸王儀物眂宰相張青絹繖盡繡鞍韉以親事官呵唓而已政和三年春二月上出西郊幸普安寺奠昭懷劉太后百官陪位上諡冊能還憩於瓊琳苑御寶津樓上垂簾百官歸或不知皆騎從大道緣欞下過燕越二王亦同塗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上訝之因申嚴其分迺賜二王三接青羅繖七紫羅大掌扇二金鍍花鞍若茶燎木鑵凡儀物皆用塗金加異錦為鞍焉以壯維城之固是後遂為故事蓋自政和三年始又故事諸王不施紱坐宣和末亦賜之

國朝帝女封號皆沿習漢唐初封則有美號稱公主出降則封某國公主兄弟又封某國長公主姑又封某國大長公主祖姑則封兩國大長公主而皇族則稱某郡主某縣主熙豐間嘗議以乖義理然終不克改作政和三年上又惡其不典（吳本無又字）或欲追述號公主為帝嬴郡縣主宜為宗嬴適合於前代矣上曰此議雖近古特不合時宜因論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亦以為婦人之美稱蓋不獨為姓也在我而已魯公於榻前忽力爭上愕然詢其所以魯公謂臣迺姬姓也懼有嫌使小人得以議爾上笑而不從迺降手詔引熙寧欲釐革（雁里本作欲釐）（正章似誤今從別本）而有司不克奉承以至今日周稱王姬見於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可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其稱大長者可並依舊為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雁里本二作三）（似誤今從別本）易其國號內兩國者以四字於是魯公退而具書於時政記當是時執政者皆歎息為魯公傷弓故慮患之深也是後因又改郡縣君號為七等郡君者為淑人碩人令人恭人縣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猶存

唐有宏文集賢史館（吳本作集賢宏文）皆圖冊之府本朝草昧至熙寧始大備迺直左昇龍門建祕書省聚書養賢其開并三者皆在故號三館祕閣以處大一時目之為木

天也中更天聖火後再立（吳本後作復）視舊亦甚偉而祕書省之西切近大慶殿（吳本近作鄰）故於殿廓闢角門子以相通遇乘輿出必繇正寢而前則祕書省官自角門子入而班於大慶殿下（別本入而二字倒轉）迓車駕起居及還內亦如之可謂清切矣以是諸學士多得繇角門子至大慶殿納涼於殿東偏世傳仁祖一日行從大慶殿望見有醉人臥於殿陛間者左右亟將呵遣詢之曰石學士也迺石曼卿仁廟遽止之避從旁過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徙祕書省出於外在宣德門之東亦古東觀類云（案別本政和五年云云別起連後祕書省自政和末云云至游戲翰墨也爲一條）

祕書省自政和末既徙於東觀之下宣和中始告落成上因踵故事爲幸之御手親搨太祖皇帝天翰一軸以賜三館語羣臣曰世但謂藝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弗知天縱聖學筆札之如是也今付祕閣永以爲寶於是大臣近侍因得瞻拜太祖書札有類顏字多帶晚唐氣味時時作數行經子語又間有小詩三四章皆雄偉豪傑動人耳目（別本動上並有駭字）宛見萬乘氣度往往跋云鐵衣士書似仄微時游戲翰墨也時因又賜閣下以小李將軍唐明皇幸蜀圖一橫軸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竊謂御府名丹青若顧陸曹展而下不翅數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於朝覲會同得觀其容儀而知其休咎則是舉也厥有兆矣邈在炎陬而北望黃雲書此疾首

天下曹務罔不張設條如祕書省號三館祕閣實育才也獨不以吏事責故許置棊局然大內前後殿諸班衛士宿直寓舍迺亦得之蓋祕書省本優賢俊宿衛士則慮其終日端閒俾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深旨

祖宗時朝班燕會多襲用唐制樞密使迺宦官爲之也（別本官並作者）其位敘甚卑故遇大燕則親王一人伴食於客省又燕設則親王宗室率不坐以用倡故也國朝樞密使乃儒士爲之實股肱大臣至神廟時謂用倡則君臣亦不合禮始改爲女童隊小兒隊於是樞密使親王宗室皆得列坐而與燕會矣

閤門官者有東上西上閤門使號橫行班後改左右武大夫然任上閤之職者則自稱知東上閤門知西上閤門事又舊有通事舍人主贊唱（別本並作喝）後改宣贊舍人而閤門宣赦書白麻誥制則皆爲吟哦之聲政和間詔除去但直道勿吟焉至今遵用之

漢魏以來警夜之制不過五鼓蓋冬夏自酉戌至寅卯斗杓之建盈縮終不過五辰故言甲夜至戊夜或言五更而已然日入之後未至甲夜則又謂之昏刻至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謂之至夜漏不盡刻國朝文德殿鍾鼓院於夜漏不盡刻既天未曉則但撾鼓六通而無更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頃（張本頃下並有於字）政和戊戌未得罪時曾侍伺（別本伺並作祠）於宣和殿深嚴之禁肯備聞之

上元張燈天下止三日（別本並作三夕）都邑舊亦然後都邑獨五夜相傳謂吳越錢王來朝進錢若干買此兩夜因爲故事非也蓋乾德間蜀孟氏初降正當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豐時平使士民縱樂詔開封增兩夜自是始（別本自是下並有而字）開寶末吳越國王始來朝

國朝上元節燒燈盛於前代爲綵山峻極而對峙於端門綵山故隸開封府儀曹及儀鸞司共主之崇寧後有殿中省因又移隸殿中與天府同治焉大觀元年宋喬年尹開封迺於綵山中間高揭大牓金字書曰大觀與民同樂萬壽綵山自是爲故事隨年號而揭之蓋自宋尹始

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乃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吳本作草劄）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院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九重至密（別本重並作禁）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命相每猶自擇日（別本每字並在然字下）在宣和殿親札其姓名於小幅紙緘封垂於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於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與唐人金甌覆之何異

掖庭宮嬙（吳本掖庭上有國朝字）歲給帛多色綵爾遇支賜倖稍絹應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間有一端爲紅生絹蓋忌其純白故也此亦國朝太平一故事

國朝燕集賜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遼人使在庭則內用絹帛（別本並作白）花蓋示之以禮儉且祖宗舊程也春秋二燕則用羅帛花爲甚美麗至凡大禮後恭謝上元節游春或幸金明池瓊花從臣皆扈蹕而隨車駕有小燕謂之對御凡對御則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珍蘿矣（別本蘿並作巧）又賜臣寮燕花率從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數至滴粉縷金花爲最則倍於常所頒此盛朝之故事云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務在奉宸庫古親誕事中（句似有脫誤別本親誕並作龍涎亦未詳）又大內後（別本大並作至）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與鴆酒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支遣此皆前代殺不庭之臣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

於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烏乎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國朝肆眚故事三省樞筦諸房吏（別本筦並作密）分陳其應行事計諸官長贏以爲當則宰輔於是共議於都堂而可否之事目已定始將上進御乃入熟降付翰林學士院命詞而宜付於外爲其約束之辭大致悉吏文也獨大觀戊子元日受八寶大赦如罷重法分宗室陞班行省刑名（別本省並作宥）寬黨錮凡數十事以事體既重方賴朝廷彰明其制不如吏文時多出魯公之手故獨爲國朝之盛舉（吳本舉作事）

唐制北門學士在內朝樞密使班（雁里本朝下有廷字似衍）遇天子壽節學士待制自從樞密院先啓建道場罷散花宴（別本罷散上並有錫字似衍）及壽節日則宰臣領命直省官具帖子請學士待制赴尚書省錫宴齋筵故中外文武百寮罔有不隸尚書省班屬御史臺者獨學士待制不隸外省班自屬閤門號稱內朝官（雁里本朝作翰似誤今從吳本）又曰西班官（雁里本西作兩似誤今從別本）則儒者清貴其爲世之榮如此始熙陵時親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承旨蘇易簡及泰陵

時（別本時並作朝）魯公亦爲承旨以其下一字犯厚陵御諱因奏請第摹玉堂二字牓於翰苑之正廳（別本廳並作位）且爲儒林之榮制曰可於是錫上牌燕近臣館閣畢集天子寵賚非常有踰故事爲一時之光華云

魯公爲北門承旨時翰苑偶獨員當元符末命召入內東門草哲廟遺制既未發喪事在祕密獨學士與宰執而已於是知樞密使曾布捧研以度魯公左丞叔父文正公爲磨墨宰臣章惇手自供筆而授公焉魯公後每曰始覺儒臣之貴也

祕書省歲曝書則有會號曰曝書會侍從皆集以爵爲位敘（吳本無位字）元豐中魯公爲中書舍人叔父文正公爲給事中時靑瑣班在紫微上（別本並無在字）文正公謂館閣曝書會非朝廷燕設也願以兄弟爲次遂坐魯公下是後成故事世以爲榮

國朝儀制天子御前殿則羣臣皆立奏事雖丞相亦然後殿曰延和曰邇英二小殿迺有賜坐儀既坐則宣茶又賜湯此客禮也延和之賜坐而茶湯者遇拜相正衙會百官宣制才罷則其人親抱白麻見天子於延和告

免禮畢召丞相升殿是也邇英之賜坐而茶湯者講筵官春秋入侍見天子坐而賜茶迺讀讀而後講講罷又賚賜湯是也他皆不可得矣

樞密院故事樞密使在院延見賓客領武臣詞訟必以親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天錢方赤二於領事案上（句似有誤）（別本並云仍置大錢方赤寸于領事案上）蓋國初武臣皆百戰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請故爲之防微

宣和四年既開北邊度支異常於是內外大匱上心不樂時王丞相既患矣遂用一老胥謀始爲免夫之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謂燕山之役天下應出夫調今但令出免夫錢而已御筆一行魯公爲之垂涕一日爲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聖仁惠養元元澤及四海矧前日之政但取地寶（吳本地作他）走商賈未嘗及農畝（吳本畝作甸）今大臣於窮百姓口中斂飯椀以取州錢（雁里本州作明似誤今從別本）地弗取（別本並有也字吳本地作他）上心亦悔（別本並無心字）亟令改作聖旨行下然無益矣（吳本益作及）自是作俑故動數用畝因習以爲常不但祖宗朝蓋崇觀政和之所無者是時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餘萬緡朝廷椿以備

緩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餘六百萬緡爾外二千二百餘萬緡有司奏不知下落此斷留以奉宴私者蓋自啓北征則省中刱立一房號經撫房及告功（吳本云及獻告急）斷遽奏請凡經撫房文籍盡取焚之故不得而稽攷也

國朝之制沿襲五季始時武臣皆不喪其父母至仁廟迺詔崇班以上持喪供奉官以下不持喪政和初方講太平故事且亦順人情乃詔供奉官以下願持喪者聽當是時雅愜衆心小使臣往往喪其父母者多矣不二十年世變風移今罔睹不願持喪者

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鐵圍山叢談卷第二

百衲居士 蔡絛

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講之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畢當命字（別本當字下並有建字）儀典甚盛是日方樂作行事而日爲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繇是而後天子諸子咸冠於外庭蓋自淵聖始

樂曲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合變徵

爲之此七均也（吳本無此字張本云謂之七均也）變徵或云始於周（別本並無始字）如戰國時燕太子丹遣慶軻於易水之上作變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韻也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平仄之屬此韻也律呂陰陽旋相爲宮則凡八十有四是爲八十四調然自魏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之均韻矣孟軻氏亦言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徵角已亾使不亾何特言掫作之哉（別本並作也哉）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者傳於今實黃鐘之宮夫黃鐘之宮調是爲黃鐘宮之均韻可爾奏之乃幺用中呂（雁里本幺下衍爲字）視黃鐘則爲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獨於黃鐘宮調間用中呂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已及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亦不可得有獨以黃鐘宮調均韻中爲曲而但以林鐘律卒之是黃鐘視林鐘爲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爲徵之均韻也（雁里本猶字作獨）此猶多方以求之稍近于理自餘凡謂之徵角調是又在二者外甚謬悠矣然二調之均韻幾千載竟不能得徵角其終云（句似有脫誤）古之樂備八音八音謂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土則陶也後

世率不能全其克諧至政和詔加討論焉乃作徵招角招而補八音所闕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則加匏而爲笙陶乃塤也遂塤篪皆入用而石則以玉或石爲磬配故鐵方響奏之亦甚韶美謂之燕樂部八音蓋自政和始（案此條荊軻作慶軻與他卷荊公作舒公一例蓋避京嫌名也別本並改荊軻非是）

玉輅始作自唐高宗繇高宗武后明皇及聖朝真宗皇帝凡三至岱宗一至嵩高然行道搖頓仁廟既患之詔叛爲一輅及告成因幸開寶寺垂簾於寺門命有司按行於通衢親觀之焉新輅既先次引舊輅而舊輅輒有聲如牛鳴不肯前衆力挽之堅不動而止仁廟未幾登遐終不克御前新輅也（別本終並作而）其後神祖苦風眩每郊祀益惡舊輅之不安又詔別叛之乃更效古制加以嚴飭甚美新輅既就天子未及御元豐八年之元日適大朝會有司宿供張設與輅儀物於大慶殿下新輅在焉遲明撤去帳屋壞遂毀玉輅爲之碎因殺傷儀衛司士數十人未幾神祖復登遐是後有司乃不敢易但進舊輅以奉至尊靖康中議者將持玉輅以遺金人然地遠不得聞厥詳舊輅之能神否也獨書其所聞者

玉輅者迺商人之大輅古所謂黃屋左纛是也色本尚黃蓋自隋暨唐議而爲青疑以謂玉色爲青者此因循繆爾政和間禮制局議改尚黃而上曰朕乘此輅郊而天真爲之見時青色也不可易以黃迺仍舊貫有司遂不敢更而玉輅尚青至今識也

國朝故事天子誕節則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拜舞稱慶宰相獨登殿捧觴上天子萬壽禮畢賜百官茶湯罷於是天子還內則宰臣夫人在內亦率執政夫人以班福寧殿下拜而稱賀宰臣夫人獨登殿捧觴上

天子萬壽仍以紅羅銷金繡帕繫天子臂退復再拜遂燕坐於殿廊之左此備臣之至榮

國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下皆著石位（吳本云故庭中皆有定位張本云故庭中皆著名位）日日引班（別本竝作日月引班）則各有行綴首尾而趨就石位（吳本無石字張本石作其）既謁罷必直身立俟本班之班首先行因以次趨退而去謂之卷班常朝官者皆將相近臣與執事者而已故儀矩便習脫在外侍從嘗爲守帥因事過闕還朝若帶學士待制職名則便當入綴本班然帥守在外（帥守別本竝作帥臣）以尊大自慣乍入行綴又況清禁嚴肅率多周章失次故在內從臣共指目之每曰此下土官人又來也

大觀初魯公進師臣及後又第邊功賞無官可遷時當宁意衡有魚水之懽遂以玉帶錫之其錫乃排方玉帶也排方玉帶近乘輿所御於是魯公惶懼力辭不能得因誦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謂唐人有此遂奏請改制爲方團帶而佩金魚焉不惟不敢近乘輿且請親王佩玉魚亦有開（別本竝作例）上始可之繇是悉爲故事諸王佩玉魚乃裕陵朝所創（裕陵別本竝作祐陵）

政和間魯公以師臣爲建明堂使既考成因進呈面奏曰臣已位極人臣矣剟罔功詎宜賞也第舉下之勞曰覬覦（吳本云曰有覬覦）不可用臣故絕其望願降旨除臣外竝次第推恩上曰明堂古盛典繇祖宗來聖神考究論弗及成今賴卿力俾朕獲繼先志況爲之使而謙不遑豈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哉卿其毋辭而魯公執請不已上不得已於公（吳本無於公二字）始可之（張本始作姑）乃自召公輸其議所以賞魯公者（吳本賞作待）卽加陳魯兩國公若辭且謂若祖宗以來有是故事臣亦拜受（受字據張本增入）今既寂作苟受之卽他日賞臣將何以爲禮第獨有王爵爾此決不可是聖恩之隆異適所以禍臣且臣行年七十願留以爲贈也上察公之誠嘉嘆不已曰卿既如此容朕做禮數靈於是三辭恩數批荅迺親筆褒諭天語甚美而始命爲兩國既許罷封上因賜魯公以三接青羅繖塗金從物塗金鞍異錦韉馬前圍子二百人大略皆親王禮儀（吳本繖作約）獨無行扇爾魯公乃拜賜圍子者凡朝請使但止於皇城門外蓋懼小人之疑謗時多公之得體也至於兩國之封魯公謂所以榮先則不敢辭於是三代暨小君皆蒙兩國之贈今遂爲故事

崇政殿說書祖宗時有之崇寧中初除二人皆以隱逸起蔡實者以嫡子能讓其官與庶兄而不出用其學行脩飭召呂瓘者亦以高節文學有盛名隱居弗仕數召不起始起仍遂其性迺詔以方士服隨班朝謁入侍經筵焉亦熙朝之盛舉也

是天子召而延試焉上因覽之以洪範之義用武王訪箕子故事高麗箕子國也一時稽古之盛蹈越漢唐

大觀政和之間天下大治四夷嚮風廣州泉南請建番學（張本云高麗請建番學）高麗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課養有成於

矣昔我先人魯公遭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匯區其間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張本云上十詞）甚偉麗而驟得進用大觀中有趙企企道者以長短句顯如曰滿懷離恨付與落花啼鳥人多稱道之遂用爲顯官俾以應制會南丹納土企道之詞曰閩道南丹風土美流出溪溪五溪水威儀盡識漢君臣衣冠已變　番子凱歌還懽聲載路一曲春風裏不日萬年觴（別本不日作又日今從別本）猶人北面朝天子而魯公深嘉之然趙雅不樂以詞曲進公後不取焉（句不解或是公後不取爲句別本取作敢尤誤）政和初有江漢朝宗者亦有聲獻魯公詞曰昇平無際慶八載相業君臣魚水鎮撫風稜調燮精神合是聖朝房魏鳳山政好還被畫轂朱輪催起按錦轄映玉帶金魚都人爭指丹陛常注意追念裕陵元佐今無幾繡衮香濃鼎槐風細榮耀滿門朱紫四方具瞻師表壽道一夔足矣運化筆又管領年年烘春桃李時雨學盛謳播諸海內魯公喜爲將上進呈（張本無上字）命之以官爲大晟府製撰使遇祥瑞時時作爲歌曲焉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韓師朴丞相中秋坐上作聽琵琶詞爲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鎖春風悄無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爲製撰時燕樂初成入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壽香明二者音調極韶美次膺作一詞曰晴景初升風細細雲疎天淡如洗檻外鳳凰雙闕匆匆佳氣朝罷香烟滿袞近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角徵合殿春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別敕重開宴未央宮裏時天下無問邇遐小大雖偉男髫女皆爭氣唱之是時海宇晏清四夷嚮風屈膝請命天氣亦氤氳異常朝野無事日惟講禮樂慶祥瑞可謂昇平極盛之際其後士心弗戒羣瑞用事自建儲後君臣多開伯氏因背馳而大生異吾遂得罪幾死於是魯公束手有明哲之歎矣蓋自七十歲至八十徒旦夜流涕不已相繼開邊小人爲政以致顛覆惜哉可爲痛心吾猶記歌次膺之詞時政太平追歎爲好時節也故書其始末以示後世云（案蔡攸嘗白徽宗請殺條不許僅制其官此云得罪幾死卽此時也）

大科始進文字有今則召試祕書省出六論題於九經

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爲目而六論者以五通爲過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異則不能爲之也頃聞夏英公就試過適天大風吹試卷去不得所在因令重作亦得過是乃造物者故顯其記識準適之敏妙爾蓋六論猶足世獨以不記出處爲苦昔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試而坡不得一方對案長歎且目子由子由解意把筆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寤乃管子注也又二公將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一有黜落柰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謬題可也繇是二人果皆中噫久不獲見先達如此人物也

國朝科制恩牓號特奏名本錄潦倒於場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爾亦時得遺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遠而罕砥礪者又凡在中末之叙得一文學助教之目而已或應出仕蓋止許一任異時有援例力訴諸魯公句更一任魯公笑而謂之曰汝一任矣（似有脫文）世至今遂以爲口實也

國家初沿革五季（張本革作習）故綱紐未大備而人患因循至熙寧制度始張於是凡百以法令從事矣元豐時又置一司敕令所蓋欲凡一司局務咸稱一司局務之條式也（別本咸稱並作咸作）吾嘗白魯公切謂爲治恐勿在是然自熙豐迄今大抵八九十年而一司敕令終未成

政和甲午有告人殺其父天府獄具矣祐陵與魯公深恥之不欲泄第命於獄賜盡焉當是時號治平萬國和洽君相日憂勤以政化爲念如此及後七八歲忽有老父來府言我出外久聞有人妄訴我子之殺其父者今不見我子何往懼有司之枉殺我子也果若何於是天府大窘時魯公頓以退閒而尹屬皆屢易而乾坤時寖入醉鄉矣遂屢得不治信乎獄訟之不可不慎者故著之

古號百子帳者北之穹廬也今俗謂之氈帳（吳本氈作氊）神廟時慨然有志於四方思欲平二國乃詔新作百子帳將須諸輔臣未就而泰陵繼之又弗及賜至太上崇寧間工人告落成於是魯公洎執政官始皆拜其制度之華盛焉（張本云始皆拜賜其制度之華盛末無焉字）爲本朝之一故事矣

汾晉之俗悍而恃當五代國初時號難攻取昔太祖皇帝親征道過紫巖寺乃焚香自誓不殺一人晉人聞之於是堅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戮一人久之以盛夏諸軍多泄疾遂班師後人或罪誓言之露機且不寤太祖所以降下太原矣又汾晉所恃而爲吾患者北援也當是時驟得繼筠之捷因逐北班師之際遂盡徙忻代之民於內地六百里一無人烟蓋使北大軍來則無餉單師至必敗是太祖又已得太原烏在舉挺與刃而後言擊滅之哉其後太宗繼伐因一舉圍破而天下始大一統矣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屬盛夏暑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自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至（別本石並作如）不避也水浸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且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焉其後北人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圮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人多其言（別本多下並有服字）

真廟時澶淵之役與敵講解後命輔弼各具上其備禦策上曰朕求大臣計議（別本大臣並作文臣）因自爲之書付卿等可面授諸將也大致以真定爲本敵若犯河閒則中山策應保塞安肅擣虛而深入若犯中山則河閒策應保塞安肅亦擣虛而深入若犯真定中山策應河閒保塞安肅悉擣其虛分道而深入真定大軍勿輕動敵果送死南來直犯大名則河閒中山皆擣其虛而真定大軍始徐躡其後大名挫其鋭然後真定大軍悉力要擊之此真廟之親爲圖者甚悉又神廟朝益脩武備邊防雖糗糒畢具歲必命中使就三帥監出乾糒新舊以相易且曝之焉顧他器仗又可知矣嗚呼累朝規模宏遠皆若是也又後金人寒盟所謂大臣者皆阿諛後進而握兵柄主國論議者又多宦人略不知前朝區處用心貽厥之謀但茫然失措束手待斃遂終誤國家大計可傷也

西羌唃氏久盜有古凉州地號青唐傳子董氈死其子弱羣下爭强遂大患邊一曰人多零丁一曰青宜結鬼章（宋東都事畧呂公著傳作鬼章青宜結）而人多零丁最黠鬼章其亞也元豐末神廟詔諸將人多零丁俶擾王土既擒其國則彼用兵之際若旌强之屬豈無獨異其狀者宜募猛士如能殺之或生捕得若有官生白衣（別本生並作餘）並拜觀察使不半載有裨將彭孫者果臨陣躍入斬人多零丁以其首獻詔拜彭孫觀察使於是鬼章之勢孤未幾亦生得之（熙河將种諤生擒鬼章見呂公著傳）屬元祐初也遂以其事奏告裕陵焉擒鬼章之功蓋多得一時名臣文士歌詠因大流播然世獨不知斬人多零丁此青唐所以亡也

李丞相士美在北門與吾同班綴嘗言將聘大遼赴其花燕時戎主坐御牀上後有烏熊皮蒙一物頗高大久而似疲則以身倚之意其如古設扆狀爾俄於烏皮閒時露一二人手足則罔測其故也及日晏時熟覷（屬堅本作

（日晏時熱吳本作大寒時熱俱疑誤今從張本）乃見數番小兒在其中李爲吾言而每哂之吾即答曰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武皇（別本並作帝）以黑氈覆七人以拜其上而歡居其一殆亦是類乎（別本並作類是）罔然未識也

太上在政和初元時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尚書鄭居中使遼人魯公時責居在錢塘聞而密止上則無及當是時上密報魯公則已有覘國之議矣北伐蓋自是而始俄其國亂有董龍兒者乘亂舉兵擊斬牛欄寨之禆將且函其首來於是天意盛欲興師賴魯公力諫而格時政和已六年矣得浮沈逮宣和初事會追魯公諱世爲伯氏得而愬諸上遂罷魯公相乃大鳩兵又將命元帥內外爲大懼師垂起而狂寇方臘者作遂陷二浙數郡適得傾兵旅壓克殄平上心亦深悔此舉因而罷海上結約會童貫平方寇既歸與王丞相黼生隙黼大懼既恩失遂媚貫奮當北伐事（張本當作起）宣和四年夏不謀於衆兵乃遽起魯公時已退休亟請對具爲上言且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於是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寧自甘閑退今臣子行誼無以曉天下願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臣請則以效括母及語伯氏（張本云臣請效括母之語語伯氏）吾將喪師也及後燕山告功魯公以表賀上其末云臣處終而不慮始知守而不知通有覿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時喜見顏色曰太師能自直守如此因以殺核酒醴頒賚甚寵俾公慶伯氏之歸也及後北方寒盟上爲大懼宦者梁師成自抱前後結約文牘於上前上顧師成曰北事之起他人皆謀我獨太師首尾道不是今至此其須問他否師成追上耳密奏久之上遂默然而止嗚呼使羣小人不阿罔則宗國豈

至是故世但知魯公之不主北伐人或傳公之詩有百年信誓之句且未得其始末故書其略他盡見吾頃著北征紀實二卷（案北征紀實具載徐夢莘三朝北盟彙編）宣和歲壬寅北伐事興夏五月出師是日白虹貫日童貫行而牙旗折五月（五月二字似衍）伯氏繼之兵引去幾次夕所謂宣撫使招旗二（別本招旗二並作詔）爲執旗者懷而逃去皆不獲又二帥既在雄州地大震已天關地軸出見於廳事上軀大如錢蛇猶朱漆相逐而行二帥再拜納諸大銀奩而置城北樓眞武祠中翌日視之天關地軸俱亾矣（別本亾並作死）讖者咸知其不祥

靖康末敵騎再犯闕下粘罕一軍始至河陽河陽守臣遁去而河陽潰中原人多亾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敵逐北而追之（別本逐北並作遂比）皆若導之而過河焉吾得於遼敵之親嘗者大河自古未始可涉獨後魏介朱兆自富平津亦涉渡而襲淮大抵患在計臣之左謀（張本左作無）而俾小人因得歸之於數（別本並作歸於時數）寧不痛哉

南俗尚鬼（吳本南作蠻）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廟人謂其廟甚神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焉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或諫止一儻不如意（吳本云左右或諫止之張本云左右或止曰俱無一字）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面矣（案雁里及吳本俱作盡紅矣今從張本）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歸（吳本俟作候）當償謝神始贖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贖取錢（吳本如言作乃）與羣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吳本字作面）詔封廟曰靈順吾道過時甞甚異又得是事於其父老云

熙寧十年交阯無故犯邕（案東都事略事在熙寧八年時沈起知桂州不能撫馭又禁交阯與州縣貿易乃誘入寇）遂并陷欽廉邕三郡多殺人民系虜其子女朝廷爲赫怒出大師行討之時將遣內侍李憲行王舒公介甫力爭其不可乃止而介甫亦罷矣於是吳丞相充王岐公珪皆以次當國命帥郭宣徽逵而副以文臣趙禼征焉合西北鋭旅暨江淮將士多至十餘萬輜重轉輸不在數也（數字據張本增入）及入蠻境先鋒將苗履燕達（案東都事略作燕逵）徑度富良江一擊散走其賊衆擒僞太子佛牙將進破其國矣逵聞而怒亟追還之欲斬二驍將於纛下賴禼救免因屯師於蠻地不戰者六十餘日大爲交人慢侮逵第遜辭僅取其要領且納賂得還報中原人不習水土加時熱疫大起於是十萬大師瘴癘腹疾死者八九既上聞神廟大不樂命窮治厥繇久之乃得吳丞相與逵書劄曰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爲佳（張本劄作特）蓋逵承望丞相風指因致坐斃事未竟會吳丞相以疾薨於位得不治其後幾三十年當大觀之初吳丞相之二孫曰儲曰侔者以同妖人張懷素有異謀皆賜死一時識者咸謂安南之役天之所報云嗚呼執事之人主國家謀議者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章丞相惇性豪邁頗傲物在相位數以道服接賓客自入座而下多不平之然獨見魯公則否（張本云則不爾）而魯公時在翰院爲承旨（別本並無而字）亦自負章之不能以氣陵公也一日詣丞相府故事宰執出政事堂歸第有賓吏白侍從官在客次而大臣者既捨轡即不還家徑從斷事所而下以延客及是章丞相反不揖客行入舍視其公

嘗特易以道服而後出魯公方趣上適見之（別本適下並有遽字）則亟索去於是章丞相作慚灼然而語公曰是必以衣服故得罪矣然願少留公曰某待罪禁林實天子私人非公僚佐藉人微顧不辱公乎遂起欲行去章以手掠公（別本掠並作挽）自使留致懇到會厲湯而從者以騎至故公得而拂褁（別本並無而字）因臥家具章白其事且以辱朝廷而得罪焉哲廟覽公奏深多公之得體亟詔釋之因有旨宰臣章惇贖銅七斤仍命立法以戒後來自是魯公終章丞相之在相位而不以私見也噫前朝侍從臣卓爾風立迺如此後來罕見之

元祐末宣仁高后崩是歲卽改元紹聖哲廟旣親政首拜章丞相惇右僕射故事拜相遣御藥院內侍一員齎詔宜押赴闕章丞相後見魯公論宣召事因曰大有破除也蓋前朝召大臣如齎詔內侍過所歷郡縣凡土產名物大臣必以書遺之號書送者次第至闕乃止獨章丞相能知此故事故也其後魯公自錢塘復太師而召上曰御藥院皆老班懼滋擾卿特選命四方館使童敏（麗笙本作童使敏使字疑因上館使字兩衍耳別本並無今從之）此朕親信傳齋詔仍以御筆手書十幅示意魯公不得力辭時公遂避書送故事亦稍厭勞費矣謂吾曰賴吾得章丞相語尚有此後人疑不復知前輩故事矣

上清儲祥宮者乃太宗出藩邸時藝祖所錫予而建也中遭焚爇神廟時召方士募人將成之未就及宣仁高后垂簾乃損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詔東坡公爲之記而哲廟自爲書其額後泰陵親政元祐用事臣得罪遂毀其碑又改命魯公改更其辭魯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也於是天子俾置局於宮中上璫數人共主其事號諸司者凡三日一赴局則供張甚盛肴核備水陸陳列諸香藥珍物公食罷輒書丹於石者數十字則止必有御香龍涎上尊椽燭珍瑰隨錫以歸凡百餘日碑成旣出而金塡其字人因爭取之一本售五千焉得數百本分賜羣臣餘詔藏之禁中吾嘗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爲學士時鈔國史仁廟命賜黃封酒鳳團茶等後入二府猶賜不絕國家待遇儒臣類如此

大觀之前吾竹馬歲與羣兒戲適道文太師韓侍中語纔一語吐（別本並無下語字）則翁姥長者輩（別本姥並作老）必變色以戒曰小後生不得亂道當是時去二公薨已數十年猶凜凜然尊嚴使人尚敬之若神豈非朝廷崇養其望至是蓋不若是無以表天下一其信從者其祖宗之深慮也及後所謂大臣國事旣不克自重時吾已識事矣則但覩朝野日魯黨仇更相反覆於是士大夫進退之閒猶驅馬牛不翅若使優兒街子動得以指訕之曾不足以備緩急私竊謂體貌重輕而然（別本末並有乎字）

宰相堂食必一吏味味呼其名聽索而後供此禮舊矣獨菜羹以其音頗類魯公姓諱故迴避而曰羹菜至今爲故事

國朝禮大臣故事亦與唐五季相踵宰相遇誕日必差官具口宣押賜禮物其中有塗金鐫花銀盆四此盛禮也獨文潞公自慶歷八年入拜厥後至紹聖歲丁丑凡五十年所謂開鍍鈒花銀盆固在（開字疑誤）遇其慶誕必羅列百數於座右以侈君賜當時衣冠傳以爲盛事

國朝之制待制中書舍人以上皆坐狨雜學士以上遇禁烟節至清明日則賜新火往往謂之快行家者昧爽多就執政侍從之門茶肆民舍取火爇燭執之以燒纔

未及寸殊有權也吾家隆盛時出則聯騎列十三狨座遇清明得新火者九枝門戶被天遇殊絕政和初至尊始踵唐德宗呼陸贄爲陸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是後兄弟輩蒙用家人禮而以行次呼之（別本並無之字）至於嬪嬙宦寺亦從天子稱之以爲常也目仲兄則曰十哥季兄則曰十一吾亦荷上聖呼之爲十三而內人又皆見謂蔡家讀書底嗚呼無以報稱且柰何

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莫知所繇來禰非城西索水之北有新築堤初架木之通宮苑者（別本架並作界）偶橫阻得且止微此一夕灌城恐爲魚鼈矣時給事中許翰崧老語魯公頃熒惑入天江有謝中美者謂後三年都邑必大水今驗矣（案文獻通考云政和六年七月乙未熒惑犯天江主旱今謝云主大水占驗不同如此）魯公因語吾使訪其人且久一日原廟屬行香吾適待罪從班而待制緩行攻在百寮前略相近（別本相作且）有左司郎官李璆西美儀進吾後謂吾曰聶求謝中美不得此其人也吾頷之班退亟邀謝中美歸舍焉當是時世事亦可慮狂矣每私憂過計得見中美喜因共商搉天官事中美自謂繇唐以來治天官六世矣六世外不可得而推其家學大抵本太史公天官書而占以洪範太史公天官書者譬世六經覩他天文猶百家耳款叩中美中美曰他占類不足道獨大觀四年彗星逆行從閣道入紫宮再歸帝座此可畏者吾問占驗果若何則曰彷彿漢中平末也卽呼書吏開櫃取東漢志來因共覩之見殺宦者易宏農及獻帝流離事吾大駭懼美中則以手摩拂書冊而言不必盡然要槩似之又問其期曰壬寅時辛丑春也吾更汗慴及壬寅不驗則曰當在乙巳後乙巳蓋驗云又當癸卯歲中美監染院罷詣部

授資州一旦之任執手言別曰願公自愛天下將亂矣獨蜀中艮後甚足終我之殘齡焉未幾金人果寒盟有詔內禪靖康初兵民殺內侍其後兩宮北狩僭僞出天下亂（吳本無僭僞出三字亂上有大字）於是新天子中興江左四川獨帖泰當中興雖陽時許翰崧老者適拜副樞而吾貶萬里外聞之謂翰必能薦召中美爲中興用矣吾嘗有所聞（嘗似宜作當吳本云吾嘗聞九誤）中興之八載有劉公實學子羽來自川陝佐宣撫使得罪吾與同處博白始能道中美既龍資州厥後死矣亟問其子弟劉公曰無見其書亦不傳焉今世略得其緒餘者獨襄陵許翰崧老次其竄則吾也惜哉

崇寧間九重一夕有偸兒入內中繇寢殿北過後殿而西南（別本竝無西字）歷諸殯御閤又南直崇恩太后宮而出殆曉覺之有司罔測時魯公當國曰可捕治搭材士儀鸞司有逃逸者乎有司曰是夕儀鸞司獨單和者逃魯公亟捕單和來凡三日得於雍丘自肩至踵皆金器也鞫得其蹤蓋和善飛梯爲儀鸞司第一手常經入禁闥供奉頗知曲折是夕用繩繫橫木號軟梯（案此條疑未完瑣川吳氏本與此同澗闢彊氏本有而又二字亦後人所增也）

鐵圍山叢談卷第二

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百衲居士　蔡絛

孟翊有古學而精於易魯公重之用爲學官嘗謂公言本朝火德應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變世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不可忽魯公聞而不樂屢止俾勿狂（吳本云遽止之）大觀三年夏五月天子視朔於文德殿百寮班欲退翊於羣班中出一軸所畫卦象亦自解釋如平時言以務張圖內庸突以獻上亦不樂編管遠方而翊死明年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時事稍稍更易當是時人疑爲翊之言頗驗其後十七年金人始寒盟十八年乃有中興事

太上皇帝端邸時多徵兆心獨自負一日呼直省官者謂之曰汝於大相國寺逆其開寺時持我命八字往卽詣卦肆徧問以吉凶來第言汝命勿謂我也直省官如言至歷就諸肆問禍福大抵常談盡不合末見一人窮悴藍縷坐諸肆後試訪曰浙人陳彥也直省官異之黽勉又出年命以示彥彥曰必非汝命此天子命也直省官大駭狼狽走歸不敢泄翌日還白端王王默然因又戒訪（句誤別本竝作因又致勸）汝還開寺宜再一往見第言我命不必更隱於是直省官乃復見彥具爲彥言彥復吝嗟久之卽籍語顧直省官曰汝歸可白王王天子命也願自愛踰年太上皇帝卽位彥亦遭遇後官至節度使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亾至一切驗之反棄夫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歷之丁亥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

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

大觀初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焉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聽其所欲爲鬬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七八（別本並無七字）當春末攜妓多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吳本波作大）浸而死

蜀人謝石宣和歲壬寅到輦下以術併名善相字使人書一字即知人之用意以卜吉凶其應如響遂得榮顯時宣和七年亟求歸臨別語吾曰石受恩者至今以武弁獲美官猶衣錦念無以報公德惟有相字之術誠無人獨可以傳公公其受之時吾得罪偃蹇自揣決不能愼口誨果更資以吉凶他術（吳本無誨字果字）是盜取禍故謝之不肯聽石石又語吾曰（別本並作不肯聽後又語吾曰）自是天下其亂矣獨蜀猶尙在二十年外則不知也是時語公期蜀中相見吾更默不敢荅未幾流貶俄中原傾覆（吳本俄作頃）

後二十有一年吾在鐵城因故人有帥成都者得寓書遂與石通寒溫則二十年外期相見者如是乎然巧發奇中殊有懼故特疏其二三事於後始石居市邸人有失金帶者書一庚字以問石石曰汝有所失乎必金帶也然我知其人三日內始出（別本始並作便）果如期出魯公知而召之爲書一公字石曰公師位極人臣福壽若此不必問所問吉凶（別本並作必非問吉凶）但表某微術者公師當少年時嘗更名爾魯公笑而頷之吾最晚生蓋不知此然雖伯氏樞府爲長且亦不知也太上皇聞而密俾之嘗爲書一朝字命示之使人書（吳本云太上皇聞而密使人書朝字命示之）石曰此非人臣也我見其人則言事詢何自知石曰大家天寧節以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日也豈非至尊乎上喜乃召見石有問輒中且令中官索東宮書一字來乃以太字進又問石石曰此天子也左右爲大懼上詢謂何石曰太字點微橫此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諸上豈非天字耶上以金帶賜之後聞石貶官在成都時國步艱難詔天下科舉分路類試而四川士子萃於錦官石曰我能知蜀中魁也且亦知試題於是儒生之好事者衆醵金錢若干俾石書所試題又書上七人科第名氏共緘

識之及榜出取所書開視無一不驗大凡石能道人胸腹間意所求望與人決禍福吉凶加勸戒以道理縱橫罔測今歲益久矣不知其存亾

元豐末叔父文正知貢舉時以開寶寺爲試場方考一夕寺火大發魯公以待制爲天府尹夜率有司趨拯焉寺屋皆雄壯（別本皆並作既）而人力有不能施穴寺廡大牆而後文正公始得出試官與執事者多焚而死（案文獻通考云點檢試卷官翟曼陳方馬希孟焚死吏卒死者十四人）於是都人上下唱言燒得狀元焦及再命試其殿魁果焦蹈也（別本並作焦蹈）

政和末王安中驟遷中書舍人往謝鄭丞相居中謂曰君作紫微舍人首草者何人詞耶安中荅適一番官誥命爾鄭丞相曰若爾君必入政府居中聞前輩言入紫微爲舍人首草番官誥詞者號利市必預政柄居中當時亦是蓋數已驗君其入二府乎後果然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時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師果下建鄴及政和之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然吾心獨甚惡之未幾金人寒盟（吳本寒作敗）豈亦逼迫之

兆乎

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士者必錫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爲外飾或被異寵又得金牌焉及後金人之變擧會長（別本並作州郡會長）皆佩金銀牌爲兵號始悟前兆何不祥也

洛陽古都素號多怪宣和間忽有異物如人而黑遇暮夜輒出犯人相傳謂掠食人家小兒且喜齧人也於是家家持杖待之雖盛暑不敢啓戶出寢（吳本無出字）一號曰黑漢繇是亦多有偸盜姦詐而爲非者踰歲乃止此五行志所謂黑眚者是也不數年金國寒盟遂有中土兩都皆覆

靖康改元春正月敵騎始犯闕王黼乃得罪取道繇咸平縣（此句上下有脫文案東都事略云黼既爲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時不欲殺大臣而使若賊殺之者及中興之後僞楚張邦昌先黜居長沙後以罪賜自盡焉黼死於輔故村（東都事略作輔固村）邦昌死於平楚門下官舍

僞楚張邦昌始爲中書舍人嘗乘太上輦擁儀從出兩

山間居輦上回視見二馬逐其後能記其毛色也後自燕山來受僞封冊乃籍乘輿服御回顧二馬則如夢僞齊劉豫者爲小官時夢至闕里拜仲尼仲尼輒荅其拜又嘗夢拜釋氏爲之起因獨自負遂果於僭（吳本於作上）然二者皆不克終也知夢兆肸蠁世或有之至吉凶則繇乎人是以君子獨能守其正而獲其休矣此昔人所以不貴乎徵夢吾得之邦昌之二姪豫之鄕人王寺丞忠臣云（案潢川吳氏涉園張氏兩家鈔本第二卷俱終於此條入後始爲第三卷）

趙安定王普佐藝祖以揖讓得天下平僭亂大一統當

其爲相時每朝廷遇一大事定大議纔歸第則亟閉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其家人莫測也及翌日出則是事必決矣用是爲常故世議疑有若子房解后黃石公事必得異書焉及後王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視之（別本視竝作見）則論語二十卷

江南徐鉉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豪橫稍不禮鉉一日太宗聞開喜生膾人肝且多不法謂尚仍五季亂習怒甚命鄭文寶與漕陝部因以治開罪開得此大懼（別本此字下竝有報字）知文寶素師事鉉也遲文寶垂至始求於鉉焉鉉曰彼昔爲鉉門弟子（張本鉉字下有也字）然時異事背弗能必其心如何敢力辭也於是開再拜曰先生但賜之一言足矣毋卹其聽不鉉始諾之（張本始作姑）頃文寶以其徒持獄具來首不見開卽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鉉居以覲鉉（吳本云以求覲無鉉字張本云以求覲鉉）立於庭下鉉徐出坐上文寶拜竟陞自西階道溫凊復降拜鉉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者久之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閑以嚴（慢字疑衍吳本無）後勿復來也文寶方力詢其所欲鉉但曰柳開甚相畏爾文寶黙然出則其事立散始吾待罪犖下時於士大夫聞得此而爲懼後又見陝右二三賢者猶能道其事噫將歷二百年矣前輩敦尚風義稟稟如許是宜不泯矣

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揮詩百篇故也有士人（吳本云聞有一士人）頗強記自負飲酒世尠雙乃求朝士之有聲價者藉其書牘與先容一旦持謁張張得函啓緘喜曰君果多聞耶又能敵吾飲乎老矣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吾也遂命酒共酌三十餘杯士人者雄辨益風生而張略不爲動俄辭以醉張笑之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嘗爲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始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今所能記憶者獨在是君試自探一袠（別本袠竝作來）吾爲子誦爲士人曰諾卽櫃中取視之偶儀禮也以白張張又使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張乃琅然誦之如流士人於是始駭服再拜端公眞奇人也（吳本再拜下有曰字人上無端字）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遂爲西羌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爲朝廷深訶龐擅興而詰責不已（別本龐下竝有公字無而字）龐既素重溫公之賢（別本龐下竝有公字）終略勿自言（別本竝無略字）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然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免嗚呼龐公其眞宰相上接古人千載之風矣

鄭尚明昂（別本昂竝作昴）老先生也魯公甚聽愛坐漏吾狂妄語獲戾竟老死鄉井頃爲吾言昔昭陵在位已三十餘載時未有繼嗣而司馬溫公爲并州通判乃上書力言之朝廷不罪也又溫成張后當盛寵其叔父堯佐一日除節度宣徽景靈三使而包孝肅公爲中司（吳本作中丞）擊爲其白簡（雁里本闕二字原補若到二字似誤別本竝作若劇）駭人不忍聞（別本駭人下竝重一人字）而昭陵容之也是以仁廟實錄史臣獨載溫公書暨孝肅三章甚備故都邑諺謂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馬家耶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布天下人臣立節要使後世著聞若此始近諫諍之風吾志吾老先生語而後每書諸紳也（吳本云而後每書紳以誌）也

仁廟至和初暴得疾時皇嗣未建中外大恐及既康復小大交章而仁廟慨然痛大臣於是共白天子以韓魏公厚重可屬大事請召之除樞密使未幾富丞相丁內艱魏公乃進獨當國因力請建立於是制詔以英宗自團練使爲皇子封鉅鹿郡公幾年仁廟登遐英宗卽位日（吳本無日字）以悲傷得疾國步方艱萬機慣曠而慈聖光獻曹后因垂簾視事者久之魏公度上疾瘳矣時旱甚迺援故事請天子以素仗出禱雨（吳本仗作服）當是時都人爭瞻目懽呼大慰中外望魏公遂得藉是執奏乞歸政天子后許矣未堅也一旦魏公覽詔書簾前白皇太后聖德光大頃許復辟今書詔在是請付外施行后未及荅卽顧左右曰撤簾后乃還宮時鄭公方爲樞密班繼執政而上（吳本爲作在）將奏事則見簾已捲天子獨當宁殿上矣既下而怒（吳本云大怒）魏公曰非敢外富公也懼不合則歸政未有期其後熙寧中魏公薨於鄉郡而鄭公不弔祭識者以爲盛德之歉

王舒公介甫被遇神廟方眷仗至深忽一旦爲人發其私書者（別本竝無者字）介甫慚於是乞罷累表不待報徑出東水門中使宣押不復還矣神廟大不樂遂復聽其去然重其操節且約再召期當是時既出挈其家且登舟（吳本無且字）而元澤爲從者誤破其額而瓦盆因復命市之則亦一瓦盆也其父子無嗜欲自奉質素如此與段文昌金蓮華濯足大異矣吾得之於魯公

王舒公介甫熙寧末復坐政事堂每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柰何是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作屈指狀數之曰獨兒子也蓋謂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卽又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沈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

則曰無矣當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及魯公久位公台厭機務勞自政和後蓋數悔歎（吳本蓋作益）亦患才難綱羅者未盡善常曰相門出將將門出相（案似當云相門出相將門出將別本並同姑仍其舊）我閱人多矣罔敢不力且略無可繼我者天下事將柰何既莫用爲之計（別本用並作官）至卯方士王老志者求人物老志因舉二人皆宰相也李泰（吳本作森）李彌遜公大喜於是亟召用之（張本亟作每）又不慰公意是後日掣其肘竟付伙失當餓舉小大用事公志益弗伸而淪胥矣此吾備聆公語目其事亦傷哉

魯公號知人每語其人脩短大略多驗大觀初有詣都省投牒訴改官者魯公召上聽事所曰（別本並無所字吳本上作入）改官匪難（別本匪並作非）當別有躐進用徑入侍從行綴矣然反覆不常惟畏慎作摸稜態過嘗卒致身輔相吾笑之而魯公不以爲憾（吳本憾作過）適僞楚也

魯公以崇寧五年罷相印歸時國柄獨劉公逵主之逵爲中書侍郎故也（別本並無故字）未幾魯公復相而逵被黜時堂中諸吏咸祖於門（吳本作門無於字）逵曰諸君何患逵年未五十太師六十歲人矣俄而逵物故魯公復相每歎

息常訓吾曰（吳本每常二字互轉）逵白骨已久而我猶享榮祿人之用心宜不當爾可不戒哉（案徽宗即位建言者以元符末復元祐黨人太優朝廷再籍之而頗有隨嚮者御史中丞錢遹論黨人疑有悉下兩省議時劉逵爲給事中獨以遹言爲非及蔡京罷相逵主國柄於是言者論逵謂其乗間抵巇盡取崇寧以來繼述紹熙美意良法而盡廢之遂罷知亳州見於史冊者如是是逵固賢者也太師六十歲之言或有之蓋惡欲其死亦常人之情耳且好凶如京幸而早世即爲國家之福逵之言又寧知不出於愛國之忱乎）

呂司空公著生重才（別本並云平生重才）亦異常人也當元祐平章軍國重事時魯公以待制從外鎮罷（張本罷作曾）召過闕（吳本云時魯公以待制準召過闕）呂司空燕魯公設東府列諸子侍其右而謂魯公曰蔡君公著閱人多矣無如蔡君者則以手自撫其座曰君他日必據此座願以子孫託也魯公後每謂吾言惜以黨錮事愧不能力副其意者吾且謂人之不知也及在博白一日呂公之孫切問來因爲道是而切問曰頃魯公居從班時（吳本從作崇）蔡司空公文著備之矣於是相與得申其契好懷前輩識鑒類多如此（案呂氏兩世相業門閥具大何至預以子孫託人且重以公著之賢而其子希哲希績希純異時歷官皆有賢聲知子莫若父公著寧不知之而必京之託乎且自章惇爲相公著毀制謚貶官矣迨京擅國復指爲姦黨首惡置元祐黨籍刻石殿庭若惟恐其罪之不著於天下者受人之託報之固當如是乎欲盡其父之惡而不恤

誣賢者以欺後世儀眞小人之尤哉）

魯公字量遇古人（張本遇作邁吳本云字量邁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初上巳錫輔臣侍從宴故事公裳簪御花早集竟時有旨宣侍臣以新龍舟（吳本云宣侍臣以　龍舟中空一字或補玩字恐策羅里及張本新字似衍文吳本玩字似校者以意增入耳）而龍舟既就岸於是侍臣以次登舟（吳本無而龍舟既就岸於是八字似亦校者所刪）至魯公適前而龍舟忽遠開去勢大且不可回魯公遂墮於金明池（吳本無魯公字）萬衆讙駭倉卒（厲里本倉卒作卒伯張本作卒伯今從吳本）召善泅水者（別本並無水字）未及用而魯公自出水（吳本無魯字）得浮木而憑之矣（吳本無而字矣字）宛若神助既得濟岸入次舍（吳本無此七字）方一身淋漓將公頴叔之奇嘲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魯公顏色不變（吳本無魯字）猶拍手大笑答曰（吳本無答字）幾同洛浦之遊一時服公之偉度也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蔣時爲翰林學士云（吳本無末二語）

魯公拜維垣（吳本作太師）親客來賀公略無德色（吳本作得色）且笑語猶常時因語客曰某仕宦已久皆悉之矣今位極人臣則亦可人所謂骰子選賢人閒榮辱顧何足算數子選者蓋自公始爲太廟齋郎（張本蓋自公始爲作蓋公始自爲）登上第謂錢塘縣尉積歷內外而後至太師也（張本無後字）足見公之度

頃客爲吾言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神甚遠卽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之曰諸君何事挈挈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衆爭爲言於是主人者嗟惻久之曰我父乃仁宗朝人也（吳本宗作朝）自嘉祐末既卜是居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號他則不審（原本並作他則不寄厲里本或校改作審從之）校今爲幾何年矣客又告以本朝傳敘紀年次第（吳本云客爲傳敘紀年次）第主人但頷而留數日（吳本頷下有之字無而字）伺知賊退乃出山散去（吳本止此無下云云數行）吾聞客言胸次爲豁如者經夕且此山中主人定不知世間有熙豐元祐是非矣嘗謂吾之罪咎深有媿乎士大夫然士大夫者似亦媿我山中主人因作順昌山中主人說

大觀末魯公責官宮祠歸浙右吾侍公舟行一日過新開湖睹漁艇往還上下魯公命吾呼得一艇來戲售魚可二十數小大又勿齊問其直曰三十金也（張本凡金字俱改作錢案後云竟還一錢而去三本同作錢則金字似誤今姑仍之）吾使左右如數以金畀之焉去來未幾（吳本無來字疑衍）忽遙見舉艇甚急飛趁大舟矣（吳本無此五字）吾與公咸愕然謂此必得大魚乎將售而復來耶頃已及則曰始貨其魚（別本其並作爾）約三十金也今乃多其一（別本並無今字）用是來歸爾魯公笑而御之再三不可竟還一錢而後去（別本並無後字）吾時年十四矣白魯公此豈非隱者耶公曰江湖閒人不近市廛者類如此吾每以思之（張本無以字）今人被朱紫多道先王法言號士君子又從事坐堂上曰貴人及一觸利害校秋毫則其所守未必能盡附新開湖漁人也故書

劉尚書廢法家也崇寧間爲大司冦（吳本作大司空）一日來詣東府見魯公公時在便坐與魏先生漢津對因延劉尚書弛公裳（牖里本弛作施今從張本）卽燕坐焉（吳本云因延劉尚書入無弛公裳云云）劉公立不肯就位（吳本作坐）責魯公曰司空僕射實百僚之儀表也柰何與縣卒坐對廢羸不取顧退魯公大笑亟揖漢津曰（吳本亟作起）先生可歸矣（吳本無可字）自是劉公不敢與漢津茲見（吳本敢作肯張本作復）漢津鑄九鼎作大晟上甚禮聽之（吳本無漢津之鑄九鼎云云）當是時侍從之臣猶彊正（吳本作剛正）而宰輔之臣能涵容風俗如此乎（吳本無乎字）此吾親見也（吳本云吾猶親見也）

林中書彥振攄（案德順州長樂人亦蔡京死黨也）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能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坐上時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吳本決作督）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老而白且解人語言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勿顧悉命殺之迄無他及宣和歲庚子魯公以弗合罷而北征將興（吳本無此五字）上積聞攄殺狐幷使北二事乃召之守北門將付以北伐事攄偪沮罷逐落節鉞而歸使北者始聖旨與遼人聘問往來北使至我則閤門吏必詣都亭驛傳使習其儀（吳本無其字）翌日乃引見懼使鄙不能乎朝故也（吳本無乎字）及我使至彼則亦有閤門吏來但設儀而已不必習而見攄時奉使至北而北主已驕縱（吳本而作時）則必欲令我亦習其儀也攄不從因力强不可（案東都事略北主欲爲夏人求復進築城砦攄力折之主不懌其忿館攄給以宣旨使降階聽受實以國書授之攄引故事不從云云與此小異）於是大怒絕不與飲食我雖汲（張本我下有人字）亦爲北以不潔汚其井一旦又出兵刃擁攄出從者泣攄亦不爲動旣

出卽郊野乃覩攄以虎圈命觀虎而已且謂何如攄顒目覩之曰此特吾南朝之狗爾何足畏（別本竝作何足畏人）北素諱狗呼聞之氣阻攄竟不屈還

蔣入庫獻賢者也嘗爲中司有端直聲政和初上賚魯公以女樂二八（別本竝作二人）蔣公曰唐李晟馬燧用武夫要寵私晉魏絳實陪卿（吳本作臣）以和戎得金石公今出大儒（張本公今作今公吳本云公當今大儒）蓋自周公（吳本無此句）制禮作樂方致太平不應下同此輩宜塞其漸願公力辭焉魯公大喜之然不克用及政和末伯氏旣聯姻戚里後大闕第開河路作複道以通宮禁蔣時與吾俱在書局數大變額而嘻吾曰約之（案約之條字也見墨莊漫錄）柰何公家而吾言不克用徒以狂妄幾死而已禍亂後蔣始定每懷蔣入座語君子哉（案璜川吳氏涉園張氏鈔本第三卷竝移於此條入後爲第四卷）

范元實溫吾所畏友然不護細行語以時士議勉之元實怒曰我不解今時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張膽直道而行率要作匿情詭行似王莽日事沽弔是誰倡此豈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嘗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之末流元實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瓦解異乎今日魚爛

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款數謂吾曰今復得陳瓘劉器之來意若可救藥乎吾語元實元實大喜語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內乃公之福第恐難得好湯使多嚥不下爾元實亟持其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元實亦爲其寵妾紅鸞所困俄得傷寒不數日殂可傷哉書此俾世知時不乏人

伯父君謨號美髯鬚（吳本無鬚字）仁宗一日屬清閒之燕偶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適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意（吳本作有心）相去適有閒凡事如此

童貫彪形燕頷亦略有髭瞻視炯炯不類宦人項下一片皮（吳本無一字）骨如鐵（吳本云其骨如鐵）王黼美風姿（吳本風作丰）極便辟面如傅粉然鬚髮（別本竝作鬢髮）與目中精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識黼於未得志時魯公獨忽之後常有愧色於吾黼始因何丞相執中進後改事鄭丞相居中然黼首恃與援父事宦者梁師成蓋已不能遏（吳本有也字）

翟參政公巽汝文有文名對人辭語華暢（吳本作宣暢）雖談笑歷歷皆可聽然不妄吐也（吳本無此句）政和閒爲給事中每見殿庭宣贊稱不要拜上殿祗候必咄咄曰不要拜此何等語旁問之君侔爲何言乎公巽曰宣贊有旨勿拜（吳本宣作當）時蔡安世靖陳應賢邦光同在門下外省（吳本無外字）安世位公巽之上而應賢坐其下每相與談論二人必交鬬之一日辭屈於是歎曰嗟乎遂厄於陳蔡之閒

范溫元實議論卓爾過人當宣和初嘗爲吾言孫皓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勸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武帝悔之及陳後主上隋文帝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且一種降王（張本云蓋同一種降王）就中後主眞駑才

外兄徐若谷字應叟賢德君子也常以吾清濁太分是非太明爲戒嘗論古人若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號爲長者至於對人作青白眼則更甚於臧否吾服其語

鹿谿生黃沈欽人也從學陳瑩中黃魯直文字固不凡與吾談經每歎今時爲春秋者不探聖人之志（吳本作旨）但

計數其後（張本後上有先字）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子者若干書侵書戰者爲幾皆繇漢二劉唐武平一啓其端是猶世學者皆學佛而誦金剛經纂吾未曉追問之則曰有一十三（張本云有一二三）恒河沙三十八何以故

國朝實錄諸史凡書事皆備春秋之義隱而顯若至貴者以不善終則多曰無疾而崩（崩似當作薨三本竝同姑仍之）大臣親王則曰暴卒或云暴疾卒無疾者（盧本及張本竝作以疾者今從吳本）如李穀是也暴疾卒如魏王德昭是也大凡前書不若後書前書猶庶幾至後書生紛然更易（吳本生作多）則益闕疏難取信矣（吳本無闕疏二字）

江漢學朝宗有宋史學惜乎很以長短句辱其名也嘗與吾論史家流學當取古人用意處便見謂度太史公曰投機之會閒不容歎忽班孟堅曰投機之會閒不容髮至宋景文又曰投機之會閒不容穟

王性之銍博洽士也嘗語吾宋景文公作唐書尚才語遂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張漢陽傳前史載武后問狄仁傑欲得一好漢驅是語雖勿文寧不見當時吐辭有英氣耶景文則易之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此固雅馴矣然失其所謂英氣者吾不能荅

王元澤奉詔脩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蓋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於其子也（別本子竝誤作手）吾後見魯公與文正公二父相與談往事則每云詩書蓋多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及政和時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居檢校庫而吳氏者王丞相之婣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命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跡猶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而後知二父之誠信

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奉九重嘗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澒湧俄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五季文章趣卑陋甚矣（吳本無趣字張本作旨趣）然當時諸僧僞其國頗亦有人（別本竝無其字）吾頃游博白之宴石山覩晉光禪寺者爲屋數椽而已其山迴絕洞穴奇怪得一碑乃僞漢時人爲寺記特喜其兩語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熙寧初王丞相介甫既當軸處中而神廟方赫然（盧本脫赫字吳本無赫然二字今從張本）一切委聽號令驟出但於人情適有所離合（吳本云於人情適有不合）於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陳其不可且多被黜降（吳本無且字）後來者乃寖結其舌矣當是時以君相之威權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爾丁仙現時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適一行必因燕設於戲場中迺便作爲嘲諢（別本竝無遇字）肆其誚難輒有爲人笑傳（吳本無有字）介甫不堪然無如之何也因遂發怒必欲斬之神廟乃密詔二王取丁仙現匿諸王邸二王者神廟之兩愛弟也（別本竝無兩字）故一時諺語有臺官不如伶官

熙寧間東平有名士王景亮者喜名貌人後反爲人號作豬觜關世謂鄆有豬觜關繇此始雖有不肯者乃更從而和之日久爲人號豬觜關大使（案此句似當云又爲人號曰豬觜關大使）亦各有寮吏之目呂升卿者形貌短劣談論好舉骨指畫事使過東平遂被目爲說法馬留厥後相去將三十餘年王大粹觀以給事中出守東平乃被目爲香棖圍者蓋謂不能害人且不治病也凡輕薄類此昔魯公以元祐時亦帥鄆到郡大會賓客把酒當廣坐謂之曰聞公號豬觜關凡人物皆有所雌黃某下車來未幾然敢問其目其人曰已得之矣衆皆爲憷公喜且笑而遏之則曰相公璞也

東坡公元祐時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徧也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張本差役作差使）偶不合同（吳本無同字）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崇寧初建三衛府多大臣與勳戚子弟一日衆坐共談西漢事有爲不疑者其人曰彼何故不來見大臣於是一時大傳爲口實然不至是此特王黼道宋輕薄造以爲笑宋有過才時爲三衛中郎後遭極刑（案宋謂宋之才以左道誅）

崇寧中有一名士過浙右姑蘇有州將夙戒嘗河魨者士人甚懼預語其家人我聞河魨有大毒中之必殺人今州將見賚且厚遇（別本竝作意）逆之必不可爲之柰何儻一中毒是獨有人屎可救解汝輩當志吾言也及就之主人愧赧而謝客曰且力求河魨反不得（吳本云不可得張本云乃不得）幸貲其賓（吳本作乎）願張飲以盡歡（別本竝無張字）坐客於是咸爲之竟醉士人者歸沈頓略不省人事因大吐其家人環之爭號謂果中毒矣夜走取人穢亟投以水絞取而灌之焉輒復吐則又灌不已舉室伺守天殆曉酒醒能語言始詰不得河魨則已弗及

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鐵圍山叢談卷第四

百衲居士　蔡絛

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大夫目之曰米顛魯公深喜之嘗爲書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子行間魯公笑焉吾得是帖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洎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顛

帖

頃一天府尹用吏能稱頗不大博約五鼓與侍從同坐待漏院舍忽語衆曰夜來不能寐偶讀孟子一卷好甜張臺卿內相聞隨荅曰（別本聞並作間）必非孟子此定唐書爾一座爲哄

祖宗故事誕育皇子公主每侈其慶（吳本無此句）則有浴兒包子並賚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銀大小錢金粟（別本並作金果）塗金果（吳本塗金米）犀玉錢犀玉方勝之屬如誕皇子則賜包子罷又逐後命中使人齎密賜來（張本賜作隨）約須諸宰相餘臣不可得也密賜者必金合多至二三百兩中貯犀玉帶或珍珠瑰寶及太上朝皇子既洗時何執中爲相因力白罷去密賜故事上可之後魯公召自錢塘而再相也與何偶適有旨召之矣而何傳每歎近時錫賚滿少者魯公頓報之曰公所謂自作自受故也當是時方粉飾太平務復古禮制一日殿庭講事罷其歸都堂魯公復向何傳歎行禮久頗厭疲勞何傳於是忽起而報曰此亦吾公師所謂自作自受矣公爲之笑

豫章郡王孝參（顧思本誤作孝恭今從別本）曹王之次子（宋史孝參實王第三子按下文有三大王之號此云次子似誤三本並同姑仍其舊）曹王甚賢神廟之季弟也（案此句下宜增孝參二字文義始明）於太上皇爲從兄弟且俊爽一時甚尊寵也號三大王者（者字疑衍文否則號字上有脫文。又案吳本作二大王疑彼若因上次子故誤改耳張本與此同）政和間始建春宮既事大體重乃命近戚奏告諸陵而三大王遂行朝廷亦爲妙選行事官與之偕盡館閣上才一時之盛舉也諸名士既與王同塗而王亦自矜持朝夕譚對簡札間獨喜用其字諸公爲怏怏不樂且以其崇貴故不敢顯謗焉往返者多辦及國門於是爭前敘別始僉約得其報之曰某等其有

天幸獲侍大王其聯半月不勝其榮幸今違履舄願大王保其玉體益其令聞某等不勝其依戀數十其而後歸莫不撫掌吾後數見宇文叔通虛中延康猶尚稱快不已（案顧思本神廟之季弟也句下空十八字）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子温（案東都事略作仲温）字元實與吾善政和初得爲其盡力而朝廷因還其恩數遂官温焉温實奇士也一日游大相國寺而諸貴璫蓋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而已見温輒指目方自相謂曰此唐鑑兒也又温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温亦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懽洽侍兒者始問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多絕倒（案山抹微雲少游詞也爲時傳誦故云）

蔡內相文饒疑以殿魁驟進晚知杭州稍失志時宣和間錢塘經方寇破殘後其用意將效張乖崖公領成都故事花判府有寡婦訟庭投牒而衣緋袴郎大書曰紅袴白襠禮法相妨臀杖十七（張本作七十）且守孤孀又有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賢者也綿歷中外一日爲留守南都時擧下每以其名登故避爲火忽遇上元於是牓於通衢奉台旨民間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簡至今邇士大夫談柄不可不知

吳考功嚴夫勁正有風槩（吳本作氣槩）吾長友也吾取友必求諸嚴夫而嚴夫亦自喜知人宣和間出守洋州嘗以書付其甥周離亭者使轉致諸吾而吾不知也離亭即陰發其舅書見有薦賢名字其一適許某行遂密昇諸王丞相黼時王當國正與魯公爭北伐事不相合既得嚴夫書爲奇貨藏之且幾年（吳本云且經幾年）時嚴夫已代還

而某行又自除殿中侍御史矣一日上忽有意似向魯公者黼伺得之懼始對嚴夫之書謂吳薦臺臣於大臣子弟也上偶震怒而嚴夫與某行遂皆免所居官離亭乃得拜符寶郎於是朝班無小大咸揶揄目之曰青鳥其後周青鳥之名竟載白簡則士大夫樞機吁安得不愼

長安西去蜀道有梓橦神祠者素號異甚士大夫過之得風雨送必至宰相進士過之得風雨則必殿魁自古傳無一失者有王提刑者過焉適大風雨王心因自負然獨不驗時介甫丞相年八九歲矣侍其父行後乃知風雨送介甫也魯公帥成都一日召還遇大風雨平地水幾二十寸遂位極人臣何文縝丞相奧政和初與計偕亦得風雨送仍見夢曰汝實殿魁聖策所問道也文縝抵闕下適得太上注道德經因日夜窮治及試策目果問道而何爲殿魁（吳本云而何殿魁果擢）

李常林佩政和初出官尉芮城時因公事過河鎮偶監鎮夜同會坐數人相與其敘鬼神事鎮官爲言乃者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遇累代旌表號義門姚

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且獨與小兒者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知是弗信也（張本是作之）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柰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亾婦爾兄瞠愕詢其故則曰婦喪期月即夜叩門曰我念吾兒之無乳而復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亾婦隨遂徑登榻（別本並無隨字）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乎時人且懼且怪而不敢以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又欲亾吾弟爾且弟既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剌之（張本剌作刺）其人大呼而去拚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其尋血汙蹤迹至於墓所則弟婦之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啓空棺而已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李鬱林者聞是始大不然鎮官即於坐命左右索其獄牘來視之適信嗚呼

亦異矣夫鬼神之事有不可致詰者漢五行志言元始元年朔方女子病死斂棺積六日而出棺外類如此乎後三十一年時當癸亥（案是爲高宗紹興十三年）夏四月會於郡齋李鬱林爲吾道之即書以補後世聽訟者之末也

魯公在從班時以趙安定王甲第傍近宮闕便謁見因僦止焉其地甚古號多凶怪既入居之是夕有異人劉快活者謂魯公未宜寢也公曰諾乃命酒與痛飲屢三鼓矣中堂黑暗處輒格格有聲甚厲忽覩一猴猴類人長大緩緩而出於外因忽不見時夜中倉卒故不大驚然劉但顧曰汝又勝他不過（吳本又作大）公亦大笑謂劉此豈非所謂山魈者耶遂借就枕而睡（別本並云遂借就枕矣）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著其傳授於魏漢津先生（吳本無其字）宗堯始仕宦時（吳本仕宦作任官）即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人（張本節下有使字）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吳本云不一日）四明忽傳副使船壞衆爲痛之始時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齋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適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

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赤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鼈之腹故人念我乎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所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書畫篋笥中百物歷歷分區不遺一毫毛（別本並作髮）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戒歸使人自高麗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懼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始知爲黠鬼所侮吾親見宗堯言之

雒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徙雩祀謝見上帝而歸矣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晝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入亦多有異蟲或大於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笑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閒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即有衛從繽紛執紅銷金龍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間尚帶鮮血（吳本云胸間鮮血淋

漓）擁從甚盛徐徐行緣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以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能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趙令子與來猶能道其略因著於編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吳本云元祐賢臣也）晚在睢陽以鏹二十萬當一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間呼僕廝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敢措其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籠而棄諸汴流翌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曾不浹旬日（吳本曾作增旬下無日字）乃至日得五七籠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祠前曰此舍某用己錢易之者即是某所居矣蛇安得據以爲怪乎始猶覬鬼神之有職（吳本覬作冀）而後悛革今不數日則怪益出是土神之不職爾且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得矣回顧從者盡掊土偶五

六擲之河中召匠手爲之改塑其神（吳本召作命）緣是怪不復作

㪺秤詐欺陰理至重（吳本㪺作斗）鬱林有謝秀才者衣冠後也善以術籠人上下頗愛之於田井閒爲駔儈事毎以小量輕權貸與人必用大器巨秤責償自喜其得計刻深匪一日矣人往往不覺一旦從以僕其手自捉升㪺諸誑其猾入林野縱出城東門未數里即雷雨驟興有黑雲追逐及霹靂一聲而謝秀才震死矣屍舁則屢爲雷所發伺其肉潰散乃焚焉腹中得一雷楔也世人昧

錐刀間一不顧義理至爲鬼神所僇猶多不戒且甘以此死何哉

建炎當三祀北馬將飲江於是天子幸明而越（別本並無而字）隆祐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焉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至城東南隅得園林僻寂私相謂曰使敵一不可避得相與匿於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邁倉卒之際果不克奔而敵騎已遽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竄於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伏焉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至者一旦忽多人物

且杳至（吳本無物字且字）三人但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敵者耶胡爲而至哉（別本並無而字）語未已卽有黑衣數十百人繼來（別本並無百字）共坐於堂命左右遍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挺敲殺之積尸傍午向暮盡死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於梁慄慄然儻脫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況已昏夜俄復望紅紗燭籠數十對引導（別本燭並作燈）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於堂卽多羣吏據呼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又細下覘之則但見人物可半（別本半下無空字）　頭面俱勿辨乃知非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間偶呼至一名羣吏乃爭報曰（別本並無乃字）不是不是類如是者凡有四三人者咸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殆曉則四顧鳥雀不聞聲知敵已洗城而引遁矣卽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乃夜來羣吏所謂不是者四人今悉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高州得於侯懋輩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柳州柳侯祠據羅池者不十許丈而廟設甚嚴其神靈則退之固載諸文辭矣（吳本無則字退之之下有前字）自吾放嶺外擧

訪諸柳人云父老遞傳柳侯祠中夕輒聞鳴鑼伐鼓之聲亦時擊絲竹之音廟門夜閉殆曉則或已開每以爲常近百許年稍卽無此異矣（別本稍卽並作稍稍）又紹興乙丑歲有楊經幹者過柳州因愒於祠則據其廡所以接賓客且笑語自若及還館舍纔入屏後輒仆而卒（別本並無輒字）繇是終畏之（別本並無此句）

鐵城之小南街有龐福官舍（吳本福作氏張本作宅）龐已死久矣一日其家木偶土地者忽自相毆擊不止家怪異之焚香拜禱又不止乃投於井中一夕於井中又出遂令僕遠送之然僕人者亦懼夜以楮錢纏木偶但潛置於稅務門小石橋下不敢遠人皆不知也石橋去行街止數十百步翌日則街市人皆見木偶土地夫婦行於街衆大駭爭相傳報聚十百人（別本並作百十人）而木偶土地自行街前以手相接抱而雙俱行轉街復抵稅務入其中擲頭因以繩繫於柱葉戎擧（別本並作宰）因下務見衆喧噪詢之爭白曰木土地自行也葉戎曰豈有此理呼伍伯聲令二人持此木偶擲之江中後乃寂然此非所動而動在五行有兆當是時趙守不易（案不易趙守名也吳本脫去）兇險生

事人不冀居吾意謂其有兵火之厄乎此紹興乙亥夏六月二十有六日也（吳本無二字張本二作之）吾親見之至九月末許簽判逖死十月趙守殂而楊司戶又死南流黃知縣丁憂而去歐陽巡鋪米推官（別本並作朱）皆卒次年六月葉戎又死此其驗矣（案璞川吳氏涉園張氏兩鈔本第四卷終於此條入後爲第五卷）

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蚊蚋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而馬行人物嘈雜燈火照天每至四鼓罷故永絕蚊蚋上元五夜馬行南北幾十里夾道藥肆蓋多國醫咸巨富聲伎非常燒燈尤壯觀故詩人亦多道馬行街燈火（別本並無街字）

近世見女戲有消夜圖者多爲博路以競勝負而作消字或謂可消長夜非也乃元宵夜圖耳吾侍罪西清時於原廟祖宗神御諸殿閣遇時節則皆陳設玩好之具如平生時嘗得見宵夜圖者皆象牙局爲元宵夜起自端門及諸寺觀作游行次第疑宵夜圖本此

百戲諸伎甚精者皆挾法術元豐中有藝人善藏舟用數十人擧而置之當場萬衆不見也嘗經御樓前上下莫不駭異裕陵見之曰其人但行往來舟上耳故知假誑不能誑眞人

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備且爲國朝一盛觀也其龍舟甚大上級一殿曰時乘既歲久紹聖末詔名匠楊談者新作焉久之落成華大於舊矣獨鐵費十八萬斤（吳本作八十萬斤）他物略稱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重物乃始可運先是池北瀕大屋深溝以貯龍舟俗號龍奥者既納新舟（別本既並作故）而舊舟第棄之西岸而已都城忽累夕大風異常不止衆懼爲烖雖哲廟亦憂頃風息方知舊二舟卽池中戰且三日矣新龍毀一目舊龍所傷尤甚後得上達哲廟忿降敕悉杖之始得寧帖（別本並無得字）

魯公崇寧末不入政事堂以使相就第時賜第於閶闔門外俗號梁門者偕築之際往往得唐人舊冢或有誌文皆云葬城西二里大梁實唐宣武節度梁門外知已爲墓田矣蓋多得婦人屍骨（吳本無得字）率長於今時長大男子數寸焉或謂吾曰嘗親見陝晉間古長平爲秦白起坑趙卒處白骨尚存其屍長大異隋唐時也知今人寢尠小釋氏之語或不妄（案清波別志云蔡京賜第在都城之東周圍數十里籍沒後賜神霄中未及遷入一夕煨燼無遺）

李密之死唐書謂徐世勣表請收藏其尸迺具威儀以君禮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及政和導河縣大坯將復禹蹟因即三山而繫浮梁焉大坯者乃黎陽山也密墳高適當所導河之衝有司以聞詔以禮改葬之時爲部役者先發其壙則多取去金玉及奏下將改卜然不見其骸獨得頭顱且甚大傳又謂密額鋭而角方不知其故

昔與小王先生者言王舒公介甫何至於無後小王先生曰介甫上天之野狐也又安得有後吾默然不平歸白諸魯公魯公曰有是哉吾盍駭魯公始適爲吾言曰頃有李士寧者異人也一旦因上七日入醴泉觀獨倚殿所之楯柱（吳本所作廡）視卿大夫絡繹登階拜北神者適睹一衣冠亟問之曰汝非轏兒乎衣冠者爲之拜適介甫也士寧謂介甫汝從此去踰二紀爲宰相矣（別本二竝作一）其勉旃蓋士寧出入介甫家識介甫之初誕生故覓呼小字曰轏兒也介甫見士寧後果相神廟而士寧又出入介甫家適坐宗室世居事幾死賴介甫得免即尸解去矣吾得此更疑惑久之又白魯公造化块圠天道濛

鴻彼實靈物也（吳本無也字）獸其形（吳本云象獸其形）中則聖賢爾今我冠佩玉彼 人也（別本云被於人世）中或畜產多有焉要論其心斯可乎魯公爲領之而吾始得以自決（吳本云而吾始得焉張本云而吾疑始得以解）

政和末或於洛水得石大如拳也青黳有草字兩行作黃白文上之俄一士人又得洛石政和同亦上皆曰魯公天與之道急急欲公之奉行此必有兆

紹興歲丙辰廣右大歉瀕海尤告病迄丁巳之春斗米千錢人多莩亾而嶠南風候素乖謬至是殊正則李花退謝悉成桃桃實復成李梨亦變桃熟皆可食凡物多類是有茄纍然枝閒或結瓜大如拳此吾親睹亦中原所罕

始時士大夫起復則衷穗光幞（吳本則下有皆字）慘紫袍黑角帶而已上意每惡之政和末議者謂入公門不應變服遂建議赴治所（別本建議竝作造請）皆吉服與常時無別矣大凡有識之士不肯起復喪次起喪次者（吳本云起復者）時多權要（吳本首有乃字）或無志之人爾鄭丞相居中政和七年遭母喪去卒哭尚二日則已拜（張本云則已拜命）士大夫深惜之然居

家猶服喪也宣和後起復者雖在家奉其几筵如故至接賓客燕親舊蓋與常人無異禮義於是掃地李丞相士美邦彥繇起復中拜相魯公時復入政府（別本竝作地）吾得出入禁闥一日道遇吾吾已諾之矣適訪其親密李公弼儒者乃是置酒出家妓作優戲以見待吾得此大懼力辭不去繇是致疑因以得罪此亦獲戾之一端焉然實賢者但不諒吾之狂也遂以著當時之習俗（別本遂竝作書）

趙吉陽元鎮鼎者中興名宰相也一日於行在所因過三館食竟語坐上頃一夕忽夢以罪貶海上何耶將無是乎於是諸館職學士爭道其德而談休美曰公爲國柱石安得有此其間一二輒又毅然更起（吳本毅作憮）白吉陽某門下士也藉第使如夢則某等誓將乘桴而從公行決矣一時以爲金石美談人故多之而傳達於四方焉未幾吉陽去相位俄斥於潮陽後果徙海上（吳本後作復從下有於字）四年而趙吉陽死（別本四年竝作數年）是時獨有一王海康趯者頗能爲流人調護海上所無薪粲百物海康輒津致之又致諸家問勤懇不少寘厥後果爲人告訐坐

是免所居官而海康勿恕也當趙吉陽已死王海康始受代罷歸時過吾吾亟訪海康曩聞三館之語甚美今日有踐言者乎君居雷州雷州獨一路通海上（吳本通作逆）傍無他道君又喜與流人道地宜悉知之願有所聞也王海康即笑謂吾曰寧有踐言者耶雖吉陽親舊曾弗睹一字之往來矣吾得此中心惄焉爲之短氣且士大夫此風舊矣然豈無人乎懼世或未知便强謂曰必果若何（語意未完疑有脫文）

嶠南苦熱（吳本嶠南作粵西）雖盛冬數數有揮扇時吾僕入十月矣偶感熱病呼醫診之曰伏暑又有博白守嘗題其便坐曰十有二月望劉子友納涼

古者祀天必養牲必在滌三月他牲惟具而已又凡祭祀之禮降神迎尸矣而後始呈牲牲入於是國君飾執事親射之焉至漢魏而下有國有家者此禮寖日闕獨五嶺以南俚俗猶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謂之天神（案陳時人陳鉷者捕獵得巨卵於叢棘中攜歸雷雨暴至卵開得一男子其手有文左雷右州大業三年爲雷州刺史名文玉既沒廟著神異民因祀爲雷神）祀天神必養大豕目曰神牲人見神牲則莫敢犯傷者之率百日外成矣始見而祀之

（見字疑誤）獨天牲如此（吳本天作神）他牲則但取具而已大凡祭祀之禮（別本大凡上竝有又字）既降神而後始呈牲於是主人者同巫覡而其殺之迺畀諸庖烹而薦之焉又遇逐惡氣禳疾病必磔犬與古同殊有可喜者則傳謂禮失求諸野信然

漢郊祀志言粵人信鬼而以雞卜李奇注謂持雞骨卜也唐子厚亦言雞骨占年攻之今粵俗且不然實用雞卵爾其法先祭鬼乃取雞卵墨畫其表以爲外象畫皆有重輕類分我別彼猶易卦所謂世與應者於是北面

詔鬼神而道厥事然後誓之（吳本誓作占張本作祈）投卵鐺中烹之熟則以刀橫斷雞卵既中破焉其黃白厚薄處爲內象配用外象之彼我以求其侵克與否（吳本侵克作生尅）凡卜病卜行人雅殊有驗（吳本無雅字）

嶺右僻且陋（吳本嶺右作嶺南）而博白在嶺右又甚焉惟其僻陋而甚故俗淳古則多長年動八九十歲不爲異也大凡人本壽顧嗜欲思慮損之爾博白城下不百步則已號新村吾朝夕曳杖其間一日至村舍見大小拱而環立者有十餘人有兩老人坐飲乃兄弟也大者年九十

四指其小者謂客曰此我幼弟亟問其年則曰纔七十八矣（吳本八作歲）從傍環拱而侍之（吳本有者字）皆兩老人之曾孫是殆可入畫圖也又曾見有數村媪聚首有不平色相與歎息（吳本與歎並作其）頗云（二字似誤）吾語諸媪胡爲者諸媪對曰我巷南翁舍翁昨暮死矣第令我輩有所不滿爾問其年曰九十九吾失笑報諸媪九十九人安所謂不滿耶諸媪其辨析謂吾曰惜更一年且百歲使滿百歲寧不可而天遽夭之耶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剎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於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老元章爲徽官時遊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寺僧亟訟於官（別本無寺字有去字）官爲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爲口實也政和中上命取詩牌而內諸禁中亦做道林而刻之石（吳本做作倣）偏賜羣臣然終不若道林舊碑要不失眞

魯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授筆法於伯父君謨既登第調錢塘尉時東坡公適倅錢塘因相與學徐季海當是時神廟喜浩書故熙豐士大夫多尚徐會稽也未幾棄去

學沈傳師時邵仲恭遵其父命素從學於魯公故得教仲恭亦學傳師而仲恭遂自名家及元祐末又厭傳師而從歐陽率更由是字勢豪健痛快沈著迨紹聖間天下號能書無出魯公之右者其後又捨率更（別本捨並作厭）乃深法二王晚每歎右軍難及而謂中令去父遠矣遂自成一法爲海內所宗焉又公在北門有執役親事官二人事公甚恪因各置白團扇爲公扇涼者公心喜之皆爲書少陵詩一聯而二卒大愠見不數日忽衣戴新楚喜氣充宅（別本並作溢）以親王持二萬錢取之矣顧益書此

公笑而不答親王時適太上皇也後宣和初曲燕在保和殿上語及是顧謂公昔二扇者朕今尚藏諸御府也

元符末魯公自翰苑謫香火祠因東下無所歸止擬將卜儀眞以居焉（吳本擬將作將擬）徘徊久之因艤舟於亭下米元章賀方回來見俄一惡客亦至且曰承旨書大字世舉無兩然某私意若不過頻燈燭光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運筆如椽者哉公哂曰當對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願與觀公因命具飯磨墨時適有張兩幅素者食竟左右傳呼舟中取公大筆來即睹一笥道簾下出（別本道並作從）笥有筆六七枝多大如椽臂（別本多下並有有字）三人已愕然相視公乃徐徐調筆而操之顧謂客子欲何字耶惡客即拱而答某願作龜山字爾公乃大笑因一揮而成莫不太息墨甫乾方將共取視方回獨先以兩手作勢如欲張圖狀忽長揖卷之而急趨出矣於是元章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絕者數歲而始講解邇刻石於龜山寺中米老自書其側曰山陰賀鑄刻石也故魯公大字自唐人以來至今獨爲第一

米芾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投疑捉字之誤張本同誤吳本

作握）五指撮之勢翩然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大似李北海間能合者時竊小王風味也魯公一日問芾今能書者有幾芾對曰自晚唐柳（張本有氏字）近時公家兄弟是也蓋指魯公與叔父文正公爾公更詢其次則曰芾也（則曰芾也句據張本增入雁里及吳本公更詢其次句後並空一行）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闕其半惜不滿也徽廟默然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祕爾徽廟始命匠者標軸成全圖乃招晉卿示之（雁里及張本並云以觀觀之今從吳本）

因卷以贈晉卿一時盛傳人已慨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以太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即大位於是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御前書畫所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蹟至八百餘幅大凡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眞奇殆絕蓋亦爲多焉（吳本云蓋亦僞多焉張本云蓋僞者亦多焉俱疑校者誤改）又御府所祕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雉亦西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筆（吳本筆上有所字張本作名筆）又如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別本並云又則士鄭疑誤）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

而闖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於今恨眼中亦無復茲賭矣每令人短氣盡自政和閒既好尚一行世因爲之貿賂亦爲時病此則眞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後世繇漢武帝汾脽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別本並作栒邑）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有南單于者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薦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國朝來寖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公爲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繇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別本者出作者書[illegible]）（今從別本）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別本希作嘗）則又取平生

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閒太上皇帝即位憲章古始耿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別本宗作崇）及大觀初乃傚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爲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錢數十萬（別本皆並作金）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閒爲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別本哂作[illegible]）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請創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別本先作前）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竊窺臣寮訪諸左右知其爲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閒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拔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

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熳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金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瓿鴈鐙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湮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以不朽云爾

作古器說

鐵圍山叢談卷第四

鐵圍山叢談卷第五

百衲居士　蔡絛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別本陰作默）而患苦天下今我抑當之（別本云今我抑常好之別本云今我亦嘗好之）不然廢其教也（別本並作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則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爲醉髡攔胸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動心默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捨之去藝祖得

促步還宮召忠謹小璫偏行往其所覘此髡爲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遺吐狼藉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釋氏有旃檀瑞像者見於內典謂釋氏在世時說法於忉利天而優塡王思慕不已請大目犍連運神力於他方取旃檀木攝匠手登天覩其相好（別本好作貌）歸而刻焉（別本刻並作剏）釋氏者身長丈六赤紫金色人間世金絕不可擬（別本並作色）獨他方有旃檀木者能比方故也瑞像則入赤而已蓋滅師之半當釋氏在忉利時適休夏自西（別本自並作白）遂繇天而下其瑞像乃從空而迎之卽得受記汝後於震旦且（原注釋氏謂東方爲震旦○案此注今從別本增）度人無量其後歷龜茲龍宮或出在西域諸國援其說甚怪語多不載至梁武帝時發兵越海求之以天監之十有八年扶南國遂以天竺旃檀瑞像來因置之金陵瓦棺閣傳隋唐至僞吳楊氏南唐之李氏迄本朝開寶既降下江南而瑞像在金陵不涉（別本涉作徙）及太宗皇帝以東都有誕育之地乃新作啟聖禪院太平興國之末始命迎取旃檀瑞像合二像自金陵而內於啟聖禪院兩側殿其中

如正寢者則熙陵之神御也其後取熙陵神御歸九禁大觀間魯公因奏請願以側殿之瑞像復之於正寢詔曰可特命將作監李（康注名犯中興御諱）內臣石壽主之（別本石壽並作石濤）故事奉安必太史擇時日教坊集聲樂有司具禮儀奉綵輿而安置之焉及樂大作綵輿者與轉至寢殿將上入正寢則寢殿橫梁低下不可度瑞像輿又奉安時且迫衆爲愕懼李監者恃其才笑曰此匪難也亟召梓材士雲集命支撐諸棟梁盡斷之以過像適經營間則主事者大呼曰勿鋸勢若可度矣萬衆亟回顧則見瑞像如人脅肩俛僂輿乃得行遂達正寢於是上下鼓舞駭歎所未嘗見往往至泣下因即具奏當是時祐陵意猶淺已屬道家流事頗不肯繼之（肯下繼字據張本補）又素聞慈聖光獻曹后嘗禮像而於足下書度線且故事奉安則翌日天子必幸之昧爽上自以一番紙付小璫曰汝持此從乘輿後至是上既焚香立俟近輔拜竟乃臨視取小璫所持紙命左右從足下度之則略無纖毫於是左右侍從凡百十感失聲曰過矣上乃爲之再拜蓋自神州陸沈即不知旃檀瑞像今在否也

元祐歲壬申魯公時帥長安因旱用故事上請禱雨於紫閣紫閣者終南之勝地及報可迺以軍府事付諸次官而自攝帥者兵甲行纔一夕矣翌旦飯竟與僚屬共愒大樹下（別本愒並作憩）樹旁有神祠焉兵將則多入其間坐未定忽譁走奔出長安素號多虎在外者聽人自祠廟中出奔疑有虎伏於廟於是衆爭鳴鑼伐鼓露白刃圍守魯公（吳本圍作圖張本守下有白字）公曰徐之召出奔者即究其所以（別本究並作窮）適曰祠殿上有土偶人旁積楮錢中若有物動搖者故疑其爲虎公謂不然適命二指使汝入往職則竊笑而出（吳本無作大）報曰適一倮婦人坐楮錢中以楮錢自障其身（別本身並作閒）公心動拉賓從往其視焉纔見公則長揖曰奉候於此三日矣公曰某何人辱仙姑惠也復曰本欲蜀中相見休止於此相見可也公曰某帥長安則又曰本待於蜀中相見爾因自舉手撫土偶人而謂公曰此亦有佛性公因默云此迺泥土瓦礫合成安得有佛性耶則亦嘻笑曰不然一則非一二則非二當如是解遂起揖引去公亟展兩手橫障之曰願以仙姑下山（吳本無以字）使萬人共瞻仰豈不美哉因顧公曰好

事不如無倮其體略不畏恥委蛇而去矣望之行甚緩俄已在廟背山之上焉公悔亟遣人追其蹤則已不見竟罔測爲何人公疑其爲觀世音大士然世多謂之毛女（別本之並作是）魯公自紫閣禱雨還纔踰月果還龍圖閣學士帥成都

老王先生老志（雁里本無上老字今從別本）道人前事未來者凡有幾（雁里及吳本並作未卒十九有幾顧資解今從張本）罔不中韓文公粹彥吾妻父也嘗得其手字曰還取一眞語天官自相尋不月餘自工部除禮部侍郎小天一日命吾紹介往見之老志喜即語小天曰紫府眞人小天亦疾應曰先公魏國素後有家吏孫勔曰主灑掃因射大龜死被追故有紫府眞人事或書於靑瑣小說不謬也老志又曰紫府眞人實陰官之貴匪天仙魏公功德茂盛近始歷諸天矣其初玉華眞人下侍者也（別本玉華並作十華下同）小天疾應曰乃玉華眞人下侍者也二人相語即哮嗷同時（張本同時上有皆字）吾大爲之駭小天徐語吾及老志曰先公晚在鄆郡但寢興食外朝夕惟處道室中靜默有獨坐至夜分者未嘗之前遂自悟其身乃玉華眞人下侍者也時吾歎息不

已而老志喜色自布宅（自布宅三字似誤吳本作自布也亦未解張本云而老志神色自若也）此事獨吾得久矣恨世猶未知也仰惟魏忠獻王全德茹世爲本朝宗臣第一然其始也一眞人下侍者而已今人動自負道家眞伯釋氏果位恐悉過矣得不勉旃

開寶寺災殿舍既雄（吳本雄作峻）人力罕克施魯公時尹天府夜帥役夫拯之烟焰屬天矣（吳本屬作觸）睹一僧在屋上撲火狀亟令傳呼當斬性命（吳本當作使）不宜前僧不顧處屋上經營自若俄火透出屋壞僧墮於烈焰中人憤其不避使之則又見在他屋往來不已益使傳呼萬衆在是猶不可施力汝一僧詎能撲也又不聽則復墮如是者出沒四三竟燒火熄人謂是僧必死於是天府吏檢校寺衆則俱在無一損獨於福勝閣下一阿羅漢像形面焦顇（別本顇並作頑）汗珠如雨猶流未止故俗號救火羅漢後數遊福勝閣下魯公指示得識之

劉快活信之際卒也不知何地人始以倡狂避罪入山中適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變怪與人言率道人吉凶雅有驗每自稱快活故時人呼之爲劉快活喜出入將

相貴人門（吳本作將相權貴之門）又能爲容成術所與游從老娼皆度爲弟子容色光異或多至八九十歲快活上至百歲（別本上並作亦）然世常見獨作五十歲顏狀爾（張本爾作二字作如）嘗從丞相曾布在東府（嘗從二字據張本增）一夕屢三鼓不得寐呼侍婢執燭視室中有聲侍婢曰此鼠嚙爾那得在帽籠中耶（吳本耶作安）試舉手啓帽籠則有一劉快活尺許大因忽不見時劉快活在外方與門客對寢呼門客曰適誤入公內幾不得出也始知其爲戲魯公每飲之酒無不大醉夜乃吐出魚肉穢惡狼籍旦人爲屏除去悉御香

也後之雍丘云雍丘其鄉井一日尸解去（吳本日作夕）時都邑又有一人號風僧哥亦佯狂時時言事多中然風僧哥遇見劉快活輒戰栗逡巡退拱作畏避狀世莫曉其故豈所謂小巫見大巫耶

魏漢津黥卒也不知何許人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入百歲世號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復投他尸而再生漢津嘗過三山龍門（厲里本云山之龍門今從別本）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因解衣投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中召見製大晟樂鑄九鼎皆其所獻議初樂制（疑是初制樂三本竝

同仍之）一日與宦者楊戩在內後苑會上朝獻景靈宮還見漢津立道左觀車駕上望之喜遣小閹傳旨撫問（吳本閹作璫下同）漢津因鞠躬以謝及還內戩至上曰漢津能出觀我耶戩曰不然早自車駕出漢津同臣視鑄工方其飲適聞蹕還（吳本蹕作駕）臣捨匕箸遽至於此然漢津不出也上曰我適見之豈妄乎因呼小閹具證其故戩愕然知漢津能分身上雅重之漢津明樂律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私語所親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鼎樂成亦封先生號然漢津每歎息謂猶不如初議未久死幾年忽有人自陝右附漢津書歸其家者仍遣封以示魯公始驗爲尸解云

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也事親以孝聞幼嘗爲伯母吮疽初去爲濟計吏持心公平能自守一毫釐不受人賄閱二十年其後每往來市閭遇一丐人見輒乞之錢（厲里本無之字今據別本增）一旦丐人自言我鍾離生也因授之丹老志服其丹始大發狂遂能逆知未來事翰林學士强淵明紹聖初爲教官過濮見老志授之書曰四皓明達且謂淵明必貴而主是事時吾亦與汝相見於帝闕矣及

政和時貴妃劉氏薨追諡爲明達皇后其制書果淵明視艸始悟四皓者賜號也時大僕卿正亶薦之（吳本正作壬）召老志館於魯公賜第上遣使詢明達事老志曰明達后乃上眞紫虛元君且能傳道元君語以白上而上語亦遣白元君事甚驟然頗迂怪一日喬貴妃使祝老志曰元君昔日與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一書進上開讀乃前歲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語喬貴妃得之大慟此亦異也詔封洞微先生嘗是時郊天而天神爲出夏祭方澤而地祇爲應皆老志先時奏而啓發之又士大夫多從而求書學其辭始若不可曉後卒合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魯公請屏賓刑臧（別本謂竝作以爲）乃上之稱搢紳不應從方士驗禍福且不經而老志亦議畏乃奏斷之老志曰一食獨湯餅四兩冬夏衣一襲後云見師責以受羅縠之服且處富貴不知厭足凡有衣六七襲悉封還魯公及病乃力匄歸久之病甚上乃許其去及步行出就車不病也歸濮而死葬日又云若有笙簫雲鶴焉老志又獻乾坤鑑法上命鑄之鑑成老志密奏謂他日上與鄭后皆有難深可儆懼願各以五色流蘇

垂鑑貫於所處之殿且臣死之後時時坐鑑下記憶臣語切謹慎必思所以消變者（吳本云思其所以消變者）

小王先生仔昔者豫章人也始自言遇許遜眞君授以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禍福老志死後仔昔來都下上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於魯公賜第大抵巧發奇中道人腹中委曲其神怪過老志逆知如見又自言書見星事多不及載詔封通妙先生然魯公密不樂從容奏曰臣位輔臣輔政而家養方士且甚迂怪非宜上甚然之乃徙之於上清寶籙宮仔昔建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於是詔內鼎於大內其後宮人有爲道士亦居寶籙宮者以奸事疑似發（發字疑當在疑似字上三本竝同仍之）因逐仔昔仔昔性傲又少戇上常以客禮待仔昔故其覦巨閹若奴僕又欲使寡道士皆師己及林靈素出衆乃使道士孫密覺發其語不遜下開封獄殺之陷仔昔者中官馮浩爲力仔昔未得罪時先以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仔昔死甫四年而馮浩以罪竄道行至上蔡縣上命殺之焉靖康初言事者至謂魯公嘗欲使仔昔鑄神鐵幘以取燕山耆讖云

皇太子始冊拜將廟見其禮儀甚盛禮應乘金輅建大旂而議者從中大不然於是中宮遽辭而止獨前一夕設鹵簿於左掖門外翌日質明但常服御馬入太廟更禮衣冠遠遊執九寸圭而款祖宗焉當是時淸道親事官有呵哄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爭縱歡呼衆中一父老忽歎息曰我昔頻睹是傳呼今久不聞此聲矣孩之仁廟雖嘗在東宮然卒出又未幾即大位獨眞宗爲皇太子歷年且數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政和甲午爲年當百二十餘則父老者又不知幾何歲人時太上方留神道家流事（吳本神作心）聞亟使散索已忽不見

政和丙申汴渠運舟火因順流直下犯通津門者號東水門也通津既焚而火勢猛甚旁接　觀（厲里本空一字別本竝云旁接龍觀亦似誤）其日眞武見於雲間神吏左右儼然萬衆皆睹（別本睹上竝有轟字）

僧道楷淄川之村夫也始事眞華嚴者不省乃自取一木橫匱大井上端坐作禪觀且七年一旦大悟便操筆作文偈無不通解道價日盛大觀間住持東都之淨因禪院有天府尹李壽者雅法家然喜禪學待愛重楷時

因陛見力譽之上曰朕久已欽其名矣（別本並作也）李壽退上卽命中使錫以磨衲僧法衣而加賜四字禪師號者釋氏之異數然楷初弗知也中使忽持禮來楷不肯受（別本並有之字）又故事院中應以白金五十鎰遺中使號書送而楷曰豈可以我故爲常住費又止不予中使入亦悵不樂遂苦辭不受久之上乃命李尹諭旨禮重殷勤然楷不回也使者前後凡十七往返而志益確（吳本作堅）上始大怒命坐以違制罪焉始追逮楷天府（別本並有也字張本天府上有卽字）卽有僧俗千許人隨之至庭下李尹惻因不敢出獨使其兩貳官主斷而少尹者顧問是僧七十有幾耶楷曰六十有二矣二人嘿相覷失色卽呼醫醫至又曰是僧瘦頹疑若疾病狀行可驗之楷又大言曰道楷平生無病二人因俛首私語如此則當杖矣楷笑曰不受杖待何時乎（別本並云不受杖何時了）於是編管沂州蓋鄰淄川將俾近其鄉井實李尹意至沂則道侶從之學益熾楷又厭之（吳本又作心）一旦忽去（別本去上並有失字）衆走求諸郊野乃於山中得（別本乃並作須張本得下有之字）遂卽山之上爲立精舍而止其間焉後十許年乃死方其死時招聚大衆曰（吳本無大衆二字）

（據別本增）汝等偕來嘗吾大酸餡食竟獨入深山久不出衆往視之坐石上已跏趺而化矣嘗謂浮屠氏時有立志若是者頗恨吾士大夫近偶罕見之（別本並無近偶二字）何哉

道士李德柔字勝之能詩（張本作能書）善畫酷肖於傳神寫照出入公卿門東坡公有詩敘尹尊師可元甫生於李氏者德柔也魯公亦喜得其戒徐王好色句數爲大筆書之其後天子方嚮道家流事尊禮方士都邑宮觀因浸增崇侈於是人人爭竊土木飾臺榭爲游觀寫臺曲檻華脊宮掖入者迷入獨德柔漠然（張本作漫然）益示爲朴僧奏黃冠多揶揄之遂聞於上上曰德柔貧耶命賚錢五百萬俾新作其齋房（別本並作居）德柔不得已拜受乃爲一軒而名之曰鼠壤上笑亦爲之御書金字牓之宣和甲辰春德柔一日報吾熒惑入端門守內有旨屏皇城增貯水器（吳本貯作置）我始寤熒惑星元解放火耶吾不能答其後竟坐謗訕事被逐嘗謂世不乏人人弗之知爾（別本並云人物之是非）蓋亦不得以一切論也

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退（別本並云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士忽現於大內明堂

頂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傍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諭狀莫識何人也萬衆咸睹殆夕而沒白衣者疑若龍神之徒（別本若並作以爲）爲僧伽所降伏之意爾上意甚不樂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實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天子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重密下無繇知是月上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耶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耶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執於觀之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柰吾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諸炮烙過詢其誰何略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沖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爲罷一日之歡

至暮終不得爲何人付獄盡之嗚呼浮屠氏實有人

嶺南僧婚嫁悉同常俗鐵城去容州之陸川縣甚邇一日令尹其入寺見數泥像乃坐亾僧也令尹爲改觀且歎息顧謂耋老曰是亦有坐亾者耶甚不易得胡爲置諸庭忍使暴露而略不恤耶其閑一髡號敏爽亟前對曰此數僧今已無子孫矣聞者笑之（吳本云絕倒）

鐵城有寓士成君相如酷喜道家流事吾問之子有所睹耶何迷而不復乎成君曰有也我以少年時未識好惡嘗在桂林與一韓生者游（吳本作遊）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相別有自桂過昭平（有字者別本增）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藍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飽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卽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昭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廝辦治肴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吳本云燈燭無所施）坐上墨黑（吳本坐上作四座）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

念前夕事戲嬲韓生者（吳本云戲嬲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爲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卽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月光璨焉見於梁棟間（吳本璨作爍）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夜晴月色瀲灩則秋毫皆得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成君又謂吾曰我時舟中與韓生款曲輒數夕亦屢邀我索授其爐火及存養法（張本云服食法）然我不聽及別去不知所在後聞從瓊莞陳通判覺者周流海上數年至

陸川而殂及舉葬但空棺知其尸解矣我始悔不從之學用是篤意於神仙事也吾既聞成君說後又五載適得識陳通判覺盡以訊陳而成君之言信（張本云而知成君之言信矣○案璜川吳氏滂園張氏鈔本第五卷並終於此條入後為第六卷）

昭陵晚歲開內宴蓋數與大臣侍從從容談笑嘗親御飛白書以分賜仍命內相王岐公禹玉各題其上更且以香藥名墨徧賚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謨伯父所得乃廷珪（吳本有者字）君謨時覺大臣意歎有不足色（吳本無歎字足作滿）因竊語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為貴（吳本作佳）而不知有超也既易轉欣然（別本並云既能易輒欣然）及宴罷騎從出內門去（吳本內門作宮門無去字）將分道（吳本無此三字）君謨於馬上始長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

宜州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軍以來世其業其筆制散卓也吾頃見尚方所藏右軍筆陣圖自畫捉筆手於圖（別本捉並作提）亦散卓也又幼歲當元符崇寧時與米元章輩士大夫之好事者爭寶愛每遺吾諸葛氏筆又皆散卓也及大觀間偶得諸葛筆則已有黃魯直樣作棗心者曾公不獨喜毛穎亦多用長須主簿故諸葛氏遂有曾公羊毫樣俄為叔父文正公又出觀文樣既數數更其調度繇是奔走時好至與挈竹器巡閭閻貨錐子入奴臺手妙圭撮者（別本作賖閭閻貨雜錐子抄圭撮者）爭先步武矣（別本並無矣字有及字）政和後諸葛氏之名於是頓息焉吾閱諸唐季時有名士就宣帥求諸葛氏筆而諸葛氏知其有書名乃持右軍筆二枝乞與其人不樂宣帥再索則以十枝去復報不入用諸葛氏懼因請宣帥一觀其書札乃曰似此特常筆與之耳前兩枝（吳本前下有與字）非右軍不能用也是諸葛氏非但藝之工其鑒識固不易（張本作異）所以流傳將七百年向使能世其業如唐季時則諸葛氏門戶豈遽滅息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昔有張滋者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黳膠法精絕舉勝江南李廷珪大觀初時內相彥博許八座光凝其薦之於朝廷命造墨入官庫是後歲加賜錢至三十二萬政和末魯公辭政而後止滋亦能自重方其得聲價時皇弟燕越二王（吳本皇弟作皇子張作今皇帝）呼滋至邸命出墨謂雖百金不吝也滋不肯曰滋非為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吳本作命）之不敢私遺人二王乃白於上詔各賜三十斤然滋所造實超今古其墨積大觀庫無慮數萬斤世謂道君用度廣空帑藏是悉謬說（別本並作誤）不知元豐大觀二藏雖研桑蓋何事不具仍豐盛異常爾且以敢犯順時元豐與內帑自出河北山東精絹一千萬匹他絹則勿取以是証焉斯可知已

江南李氏後主寶一研山徑長尺踰咫前聳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及江南國破研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為米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勿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喬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老欲得宅而蘇覬得研山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岳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時東坡公亦嘗作一研山米老則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崛奇後上亦自為二研山咸視江南所寶流亞爾吾在政和末得罪時嘗預召入萬歲洞至研閣得盡見之

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觀中命廣東漕臣督採端溪石研上焉時未嘗勤經費非宣和之事也乃括二廣頭子錢千萬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時以三千枚進御二千分賜大臣侍從而諸王內侍咸願得之詔更上千枚餘三千枚藏諸大觀庫於是俾有司封禁端溪之下巖穴蓋欲後世獨貴是研時人或不知厥繇今世有得此者非常材矣

國朝西北有二敵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蠻罕所通道太宗時靈武受圍因詔西域若大食諸使是後可繇海道來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為異政和初進火浣布者已將半匹矣其後盈箱而至大抵若今之木棉布色微青黯蓋投之火中則潔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自紡績為巾褥布袍之屬（別本布並作衣）多至不足貴亦可証舊說之謬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而從以杖直手焉（別本杖直手並作杖直無手字未知孰是）大內中諸司局大騷懼凡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瓈母二大篚玻瓈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方（吳本方作用張本云莫知其何用）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玻瓈母諸璫以意用火煅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質古外視不大佳每以一豆火爇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略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為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吳本作千緡）金玉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坐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

因古龍涎始也

舊說薔薇水乃外國採薔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實用白金為甑（別本為甑上並有為瓶二字）採薔薇花蒸氣成水則屢採屢蒸積而為香此所以不敗但異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別本並無密字）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灑著人衣袂經十數日不歇也至五羊（吳本作近年似校者誤改）效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為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爾

香木初一種也膏脈貫溢則其結沈水香然沈水香其類有四謂之熟結自然其間凝實者也謂之脫落因木朽而解者也謂之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脈聚焉故言生結也謂之蟲漏　而後膏脈亦聚焉故言蟲漏也自然脫落為上而其氣和生結蟲漏則其氣烈斯為下矣沈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為弄水沈（別本並作弄水沈）弄水香者番諸多婆菜者是也（別本蕃並作女多並作夕）因其半結則實而色重半不結則大不實而色褐（屬里本色）（下空一字別本並作禍從之）好事者故謂之鷓鴣斑也婆菜中則復有名花盤斯水盤斯（別本並作花盤頭水盤頭）結實厚者亦近乎沈水但香木被伐其根盤必有膏脈涌溢故亦結但數為水浮其氣頗腥烈故婆菜中水盤斯為下矣（別本斯並作頭）餘雖有香氣既不大凝實若是一品號為箋香大凡沈水婆菜箋香此三名常出於一種而每自高下其品類名號為多爾不謂沈水婆菜箋香各別香種也（別本香種並作有種）三者其產占城國則不若真臘國真臘國則不若海南諸黎洞又皆不若萬安吉陽兩軍之間黎母山至是為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北則有高化二郡亦出香然無是三者之別第為一種類箋之上者吾久處夷中厭聞沈水香況邇者貴游取之多海南真水沈一星直一萬居貧賤安得之（別本並作無繇得之）因乃喜海北香（別本乃並作極）若淩水地號瓦竈者為上地號浪灘者為中時時擇其高勝爇一炷其香味淺短乃更作花氣百和旖旎古人說香豈續本草酉陽雜俎諸家流語殆匪其要

合浦珠大抵四五所皆居海洋中開地名說寶（屬里及吳本地並作也屬上句今從張本）名斷望者最而斷望池近交趾（別本池並作地）號產珠尤美大（別本並無號字大字）父老更傳昔珠還時謹自海際珠母生猶山然高峰數百千丈甚或出露波濤上雖不知得幾何代也刺史者每啓其貪欲心或繇是暴虐人人不自聊此珠所以去之皆遠徙（張本去之作往往）從交趾真臘諸異國而珠母益不生（張本益作亦）就生亦不實矣俗言珠母者謂蚌也凡採珠必蜑人號曰蜑戶丁為蜑丁亦王民爾特其狀怪醜能辛苦常業捕魚生皆居海艇中男女活計世世未嘗捨也採珠弗以時衆咸裹糧會大艇以十數環池左右以石懸大絙至海底名曰定石則別以小繩繫諸蜑腰蜑乃閉氣隨大絙直下數十百丈捨絙而摸取珠母曾未移時然氣已迫則亟撼小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出輒大叫因倒死久之始甦下遇天大寒（張本下作或）既出而叫必又急沃以苦酒可升許飲之釂於是七竅為出血久復活其苦如是世且弗知也父老云頃熙寧末安南連陷欽廉被係虜生齒鬱鬱事甫定而珠為盛還當是時商賈走四方爭輻湊遠民賴以安業竟坐主者慾濁則珠寖徙去久矣中興後乃復還海底積高幾數尋一刺史來得此大喜即妄為辭以聞其上請復舊貢因縛縶諸蜑慘其刑一方始大騷（張本作擾）走視珠母則莽見白沙布底爾徒得珠母雖合數千百既破開略無一珠羣蜑獨環之大哭勿恤也自是以貢則求諸他且又加配率開告訐凡桎梏而破產者大率皆無辜千里告病然耳目使者又弗吾恤是天以珠池禍吾民也吾聞此為憮然後讀熙陵實錄見書太平興國七年事某月甲子海門採珠場（屬里本作採珠今從別本）獻真珠五千斤（吳本無斤字）皆徑寸者為掩卷眙愕何其異哉而致是歟久而思之此無他知實命吏之效

鐵圍山叢談卷第五

鐵圍山叢談卷第六

百衲居士　蔡絛

太宗時得巧匠因親督視於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匠者爲之神耗而死於是獨以一賜曹武穆彬其一太宗自御其後隨入熙陵（吳本其作之壙上句）而曹氏所賜帶則莫知何往也（別本知竝作測）餘二十八條命貯之庫（吳本命上有特字）號鎮庫帶焉後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尋璫（吳本尋作貴）閒一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人往往輒指曰（別本竝作目）此紫雲樓帶其實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識之自貯鎮庫帶後廖歷百十年所及敵騎犯闕太上皇狩丹陽因盡挈鎮庫帶以往而一時從行者有若童貫伯氏諸臣（別本臣竝作貴）皆得賜紫雲樓金帶矣事後甫平（吳本事上有及字）太上皇言歸宮闕於是靖康皇帝復命追還之庫吾在萬里外獨嘗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中興之十三祀有來自海外忽出紫雲樓帶止以四銙視吾敵騎再入適紛紜所追還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林狀拂林人皆笑起（雕里及張本林竝作菻今從吳本）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有六七級層層爲之鏤象之精其微細之象殆入於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銙不大此帶乃獨大至十二稻是在往時爲窮極巨寶（吳本極作珍）不覺爲之再拜太息我祖宗規模雖一帶猶貽厥後世必無以加也於是亟歸之客（別本之竝作諸）而意始適平因書此以詔後之人

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貨藥濟四方甚盛舉也歲校出入（別本校竝作支）得息錢四十萬緡入戶部助經費然往時議者甚大不然矣時上每飭和劑局凡藥材告闕俾時上請焉大觀閒和劑局官一日請內帑授藥犀百數歸解之偶忽得一株大絕常犀且甚異因不敢用復上之朝廷乃命工爲之帶雖工人亦歎駭此上德有所感召之效矣蓋犀倒透中返成正透（別本竝無犀字）其面猶黃蠟中有黑雲一朵（別本黑竝作異）雲中夭矯一金龍飛盤挐空爪角俱全遂爲御府第一號瑞雲盤龍御帶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朝必攜其寶鐺以往返自國初以來迨今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實一鐵鐺爾蓋其來入中國道涉流沙踰三日程無水火獨挈其水而行攜鐺者投之以水（別本攜竝作役）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伯父君謨嘗得水精枕中有桃花一枝宛如新折茶甌十兎毫四散其中凝然作雙蛺蝶狀熟視若舞動（別本竝作生動）每寶惜之

錢塘之龍華寺有傅大士眞身仍藏所謂敲門椎頌金剛經拍板與藕絲燈三物蓋昔爲吳越錢王從婺女雙林取來藕絲燈者乃梁武帝時物也謬言藕絲織成實不然但疑當時之最上錦爾（張本云最上品錦爾）其所織紋實華嚴會釋氏說法相狀凡七所卽所謂七處九會者是也有天人鬼神龍象宮殿之屬窮極幻眇奇特不可名政和後索入九禁宣和初既大黜釋氏敎困復以藕絲燈賜官者梁師成吾昔在錢塘見之復於梁師成家得詳識焉師成於靖康閒籍沒而藕絲燈者莫知所在（案臨安志錢氏忠獻王往婺州發傅大士塔取骨殖及藕絲織成彌勒像九乳鐘鳴椎板扣門椎等遺物十六種歸置於彌勒院既至龍山舉之不動卽其地建龍華寺以骨殖塑大士像置於塔併藏其遺物焉）

唐雷氏繇德宗來世善斲琴著名（別本善竝作擅）遇其得意玉識之故國初尙方所藏玉鶴琴獨爲世甲（別本竝衍背字）在仁宗時錢塘有名人水丘者又得玉雁琴而君謨伯父帖曰聞賢郎在錢塘得玉雁琴雁與玉鶴爲輩流玉鶴藏禁中而雁淪人閒此豈常物也哉其後玉雁琴吾得一見頗不稱其譽又唐李汧公者號善琴（別本善竝作喜）乃自聚靈材爲之曰百衲琴百衲琴流傳當祐陵朝亦八九禁是天下號殊絕獨玉鶴百衲乃第一上（吳本作太上）時方稽古博雅若書畫奇工得以待詔日親近往往獲賚賜而琴工獨閒冷日月光赫（吳本無日月光赫四字張本云而琴工獨閒冷日華光赫）因日月以冀恩澤卽其奏取御府所寶琴盡句理治之上亦可焉於是首取百衲琴破之乃止八段然膠漆遽解散羣待詔反大懼（吳本反作乃）輒鹵莽厘得合併玉鶴輩八九咸被壞遂得時時奏功第賞但求金石之奏思得山水之清音無矣此良足惜（別本竝云良足惜者）

閩粵有福淸縣瀕海人家於海中鬭得一物乃藤篋開匳白木枕一枕之則管弦四發又有靑毛坐褥人坐其上毛輒颯然豎起擁匝人腰溫柔不可名狀氓懼以爲怪遂并廢焚之福淸士人來爲吾言乃中興之初也

金蠶毒始蜀中（吳本始下有於字）近及湖廣閩粵寖多有人或捨此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鬱林守□□□（張本云某人者）爲吾言嘗見福淸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果爲兩蝟擒出之亦可駭也又嶺嶠多蜈蚣動長二三尺（吳本云四五寸張本云二三寸）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多延行并幹牆壁上蜈蚣雖大過從下過（別本過竝作偶）托胎蟲必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局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死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搗塗焉痛立

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强且大也然則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人不可以不知（別本並有者如此三字）

往時川蜀俗𡧖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於是有於窗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窗隙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跡旣叵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祐陵以仁經惠天下嘗即上清寶籙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給藥治疾右曰輔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內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者悉索其方書而上之焉於是成都守臣監司奉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蓋世世懂行毒者爲譬害故匿其跡非有所謂神仙也旣據方修治得其全即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濟元元毋煩有司也繇是殿中省委醫付諸師驗其方（吳本無付諸二字）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爾嘗是時猶子行適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落南來用是藥嘗救人食蔄蕈帥毒得不死者兩人（別本並云嘗救兩人食菌蕈毒得不死）蓋不可不書

太上受命享萬乘至尊之奉而一時諸福之物畢至加好奇喜異（別本喜並作賞）故天下瑰殊舉入尚方皆萃於宣和殿小庫宣和殿小庫者天子之私藏也頃聞之以寵妃之侍從者頒首飾上喜而賜之命內侍取北珠篋來上開篋御手親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賚焉初不計其數也且又不知其幾篋北珠在宣和閤圍寸者價至三二百萬又乙巳歲冬魯公得疾甚殆上爲臨問而醫者奏當進附子物上意惻怛命主小庫內侍舉附子以進御

手亦爲採擇取四遣中使賜魯公率大猶拳其一重三兩四錢次二三兩二錢二皆二兩入錢吾狂妄平居眼孔隘宇宙睹此亦歎所未始見則他可稱是

荊芥（別本並作介下同）一名假蘇本草謂性溫不然實微涼吾竄嶠嶺（吳本作南）數見食黃顙魚偶犯荊芥者必立死甚於鉤吻毒矣物性相反有可畏如是世於是禁殆不可不知

零陵香草生九疑間實產舜墓然今二廣所向多有之在嶺南初不大香一持出嶺北則氣頓馨烈（吳本馨作馥）南方至易得富者往往組以爲牀薦也（吳本組作編）

建谿龍茶始江南李氏號北苑龍焙者在一山之中間其周遭則諸葉地也居是山號正焙一出是山之外則曰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迴殊此亦山秀地靈所鍾之有異色已（張本色作也）龍焙又號官焙始但有龍鳳大團二品而已仁廟朝伯父君謨名知茶因進小龍團爲時珍貴因有大團小團之別小龍團見於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至神祖時即龍焙又進密雲龍密雲龍者其雲紋細密更精絕於小龍團也及哲宗朝益復進瑞雲翔龍者御府歲止得十二餅焉其後祐陵雅好尚故大觀初龍焙於歲貢色目外乃進御苑玉芽萬壽龍芽政和間且增以長壽玉圭玉圭凡廑盈寸大抵北苑絕品曾不過是歲但可十百餅然名益新品益出而舊格遞降於凡劣爾又茶茁其芽貴在於社前則已進御自是遞遷宣和間皆占冬至而嘗新茗是率人力爲之反不近自然矣茶之尚蓋自唐人始至本朝爲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時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

漢宣帝在仄微有售餅之異見於漢書紀至今凡千百

歲而關中餅師每圖宣帝像於肆中今殆成俗漢氏之德於世如此也

開寶末吳越王錢俶始來朝垂至太祖謂大官錢王浙人也來朝宿共帳內殿矣宜㨾作南食一二以燕衎之於是大官倉卒被命一夕取羊爲醢（別本羊上並有肥字）以獻焉因號旋鮓至今大宴首薦是味爲本朝故事

种和師服（顧里本無和字今從別本增）名將也出陝右元祐時朝廷付之以邊事呂丞相大防始召之飯畢餉沙魚線甚俊呂丞相喜問君解識此物耶种操其西音曰（張本种作和）不托便不識至今傳以爲笑

魯公盛德壽自小官時縉紳間一辭謂之有手段元祐時守維揚多過客日夕盈府寺一日本是早膳召客爲涼餅會者八人（別本八並作數）俄報客繼至者公必留偶紛紛來又不已坐閒私語禁四素號有手段今卒迫留客且若是他食輒咄嗟爲尚可如涼餅者柰何便辦耶請共嘗之及食時計留客則已四千人而冷淘皆至仍精腆時以爲談柄

太上皇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人之有稱者棊則劉仲甫號國手第一相繼有晉士明又適遼琴則僧梵如者海大師之上足也然有左手無右手梵如之亞僧則全根本領雅不及梵如但下指能作金石聲教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爲雷大使笛有孟水清此數人者視前代之伎一皆過之獨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內供奉代御染寫是以無聞焉爾劉仲甫棊士大夫特以較唐開元國手王積薪而仲甫九出積薪上兩道但仲甫亦自挾數術能彌縫士君子故喜其爲人繇是名譽益衰褫著棊經傚孫子十三

篇又作造微精理諸集咸見棊之布置用意成一家說世遂謂無以過之矣及政和初晉士明者自河東來輦下方年二十八九獨直出仲甫右一時又較之乃高仲甫兩道猶有餘其藝左右縱橫神出鬼沒（別本神上並有待字）於是名聲一旦赫然即日富貴然終不棄其故妻糟糠閒尤多之先哲廟時有棊手號王憨子者以其能迫仲甫未幾而病心死故世以謂仲甫陰害之也及士明出仲甫聞而呼之與角遂爲士明再四連敗之於是仲甫乃欲以女妻之則又辭曰我有室矣仲甫悵不悅居月餘偶以疾殂蓋往往爲士明所挫死故好事者益爲浮言計憨子死之歲實士明生之年也則士明果憨子之後身造物者俾之復其讎云

花蘂夫人（別本蘂並作蕊下同）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淫亂亾其國（別本淫並作荒）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途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其子昶則又有一花蘂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蘂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蘂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進毒屢爲患（別本進並作造）不能禁太宗在晉邸時數數諫昌陵而未果去（別本並作而不克去）一日兄弟相與獵苑中花蘂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政擬射走獸（別本並無射字）忽回射花蘂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蘂夫人皆亾國且殺其身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於宣和閒其源流嘉祐元豐者於元祐而元豐時有李憲者則已節制陝右諸將議臣如鄧中司潤甫力止其漸不可憲遂用事矣至元祐又以垂簾者久故其徒得預聞政機關通廊廟且爭事名譽

有陳衍者跡狀既露後又撼太子太上懼多以鄆中舊竇帶賂之得稍止及親政而竟殺之焉然勢已張若禁綱則具在也及崇寧初上與魯公勿能戒於是開寄班法因寖任事大觀後遂有官至皇城使官遷者（吳本云其遷者）至引進客省矣至外廷舊規餘風則猶尚存也時士大夫自繇公輔而進（吳本無繇字末有者字）恥從此徒（張本有進字）亦罕敢交通及政和三四年繇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而後皆以御筆從事於是宦者乃出無復自顧藉祖宗垂裕之模畫矣（吳本畫作劃）蓋自崇寧既廢元豐任李憲故事命童貫監王厚軍下青唐後貫因盡攘取陝右兵權魯公再從東南召復相而力遏之朝廷降詔差方勘察訪五路然趨之不得更反折角政和末遂復領樞筦擅武柄主廟算而梁師成者則坐籌帷幄其事任類古輔政者一時宰相執政悉出其門如中書門下徒奉行文書於是國家將相之任文武二道咸歸此二人因公立黨伍甚於水火又當是時御筆既行互相詆排都邑內外無所適從羣臣有司大權得罪必得宦人領之（吳本人作者）則可入奏繳急有所主故諸司務局（別本並作局務）爭奏乞中官

提領是後大小百司上下之權悉繇閹寺外路則有廉訪使者或置承受官於是天下一聽而紀律大紊矣宣和之初暨中閒宦人有至太保少保（別本太保並作太師）節度使正使承宣觀察者比比焉朝廷貴臣又皆繇其門遂不復有廉堂（張本有作知）士大夫始盡向之朝班禁近咸更相指目此立里客也此木腳客也反以爲榮而爭趨羨之能自飭勵者無幾矣魯公則居家悔歎每至嘅泣而上亦覺其難制始殺馮浩又殺王堯臣若楊十承宣小李使皆死不明連劉數人然勢已成未睹其益而羣閹既懼思脫禍無術則愈事燕游用蠱上心冀免夫朝夕識者深憂且疑有蕭牆之變漢唐之事了在目前俄禍自外來大敵適破都人憤洩立殺至陷之（吳本云至殺而陷之）骨血無遺餘矣（別本並無遺字）凡此始終自非皇天擁祐聖祚不然可勝殆哉故書其略如此

政和以還侍從大臣多奴事諸璫而取富貴其倡始者首有王丞相黼事梁師成俄則盛尹章事向忻（別本並作何忻）宋八座昇事王仍後又有王右轄安中亦事師成此最彰著者宣和以降則士大夫悉歸之內寺之門矣黼則

呼師成爲恩府先生每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師成麻制必極力作爲好辭美句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上梁師成啓事章則與忻捧藥而進昇對人呼王仍爲王爺又有劉韐者自小官在童貫幙始終與之盡力（吳本與作爲）後位至延康殿學士及都邑傾覆先索韐入金營既兩宮將播遷韐聞之又知金欲用韐遂自經而死（別本韐並作鞈）獨能以忠節蓋前跡矣（別本跡並作徵）

漢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應劭注能言鳥鸚鵡也然二廣閒鸚鵡視隴右實差小若具五色（別本並作若白玉色）又自出外國但今西颱之地適春夏閒山青澗碧而木綿花發紅樹滿目如火與相閒錯即多有鸚鵡羣飛動千數百高下爭掠人頭而去其聲咬咬可喜疑若別造一道家義門方域中爾人或得其雛養視爾教諸語言初皆丹喙中變而黑度歲餘乃復丹始不變此雄者也號名鸚鵡有喙常黑而不變此獨雌者號名木兵是二種者實藉人力而致之言語罕有合其自然至百數十中忽一天機辨慧始雖因教然終乃同諸人而性靈斯足尚矣吾頃見貳車陳端誠家一鸚鵡能自談對賭老

兵持米笥出則報曰院子偷物出也在籬內其小奴竊酒又亟報曰惠奴偷酒衆爭視之窮詰略無跡反罪其妄乃又曰嵗旱下矣其驗之信於是奴婢大憤後以計而殺之也嘗讀殷芸小說載晉張華有鸚鵡每出還輒說童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禁在甕中何繇得知事始類此

都下飛鳶至多而大內中爲最每集英殿下燕則飛鳶動千百爲羣翔舞庭中百官燕食至則多爲所掠故事遇燕設乃於鄰殿置肉以賜鳶後稍稍得引去然尚多有之也周官射鳥氏賓客會同以弓矢敺鳥鳶則鳶之善鈔盜有自來矣今乘輿在御又鳶飛既衆是弓矢有不可敺者故賜鳶肉乃出本朝第不知其始竊謂儻非仁廟之至仁必繇祖宗之聖智矣

魯公以元祐末帥蜀道行過一小館有物倒懸於梁間初疑爲怪後見古今注乃知爲蝙蝠也又抱朴子亦謂蝙蝠五百歲即白而倒懸食之壽如其年吾每記公此言靖康初貶邵陵始發自長沙憩一長亭方坐忽有類鴉鵲從房中飛掠吾身過者時亦以爲怪跡其蹤乃在

堂中後空舍而倒懸則知其爲伏翼矣大爲之慘愴俄遷嶺外博白暇日適與客行天慶祠纔升殿則觀梁間累然倒懸者以十數偷眼伺久忽飛去博白天慶祠實唐紫極宮也則是物亦不暇三四百歲矣客有力勸吾羅捕取而盡食之者因爲之一哂

政和中于闐國朝貢以馬四匹其一高六尺五寸其一六尺二寸其二皆五尺九寸殆不類常馬其狀已怪則穆王八駿其圖夭矯宜若有之也

相州古鄴郡其西有隆慮名山也寺則齊禪師道場亦名刹也寺大門之前左右二池東爲黃龍西爲白龍所寓宅政和間適大旱安陽人禱於池既大澍於是一時爲之飛奏詔加封爵焉及褒命下世俗不知厥繇但迎置諸東池而已一旦雲霧四合如墨天大雷電異常有頃衆登寺樓望則了然見白龍與黃龍挐戰而黃龍敗焉白龍乃奮迅下取山嶺將塞東池垂半矣黃龍既護其居故屢鬭而屢敗且不已其右山谷間白龍之所據則水屯於門之外波浪高踰寺樓也羣驚大懼爲焚香諷咒於樓之上始悟向之大雨實白龍爲之而黃龍冒

其賞故一至此競於是寺羣力爲之講解仍許再告請上（別本請上並作請）終日始得平白龍因收水而退矣詔復封白龍焉吾妻家相人也有妻兄檢得親見故特爲吾道之且龍號稱神物能變化誠高遠乃亦爭虛名角勝負未免作世俗態所以貴乎君子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究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連綱之舟尾（張本連作運）有柁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跂跂又緣柁而上柁工之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而汴口所積舟不問官私舟舵與士大夫家所座船七百隻舉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百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爲賑䘏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大漕遂擕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爲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匳兩爪據金盃飲幾釂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缶貯龍爲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

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徹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責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迓魯公然小龍所繇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異亦疑必有故明日而魯公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出鼎澧聞公畏暑因改卜舟行下江陵艱渚宮之沙頭一倉官廨舍纔弛擔則小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涕下且感念神龍乃不忘恩舊一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愕詢其故吾始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爲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且龍神爾而義風有古聖賢操烈因爲書其初末是亦春秋褒貶之餘旨不敢廢者也

宣和元年夏五月都邑大水未作前兩數日逮夕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有晨起拭格櫈者睹若有犬犬蹲其旁明視之龍也其人大叫而倒茶肆適與軍器作坊近遂爲作坊士羣取而食之屏不敢奏都人皆圖畫傳

玩其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鱗作蒼黑色然驢首而兩頰宛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其際始分兩岐焉又其聲如牛（張本聲作身）攷諸傳記實龍也後十餘日大水至故俗傳謂之龍復（櫈格櫈雁里本作床櫈未詳今從別本）世罕識龍象師薛八丈黃門昂錢塘人也始位左轄其小君因出遊還適過宣德端門時郊禋祀近有司日揆象自外旗鼓迎至闕下而馴習之夫人偶過焉適見而大駭歸告其夫曰異哉左丞我儂今日過大內前安得有此大鼻驢耶人傳以爲笑

唐人說江東不識槖駝謂是廬山精況今南粵宜未嘗過五嶺也頃因雲擾後有北客驅一槖駝來吾時在博白博白人小大爲鼓舞爭欲一識客輒闔戶蔽障乞取十數金卽許一入如是徧歷瀕海諸郡藉槖駝致富矣後槖駝因瘴癘死其家如喪其怙恃

嶺右頃俗淳物賤吾以靖康歲丙午遷博白時虎未始傷人村落閒獨竊人家羊豕雖婦人小兒見輒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爲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

視虎猶犬然留十年之後北方流寓者日益衆風聲日益變加百物湧貴而虎寖傷人今則與內地勿殊啗人略不遺毛髮風俗澆厚乃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博白有遠村號綠含皆高山大水人足跡所勿及斗米一二錢盡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贊（張本作潛）魚大者動長六七尺皆癡不識人也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鷲五色有冠羣居大木之顚穴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則出出必雙雙而飛所過則羣鳥樂爲之歛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此眞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爲信

博白張生公謗者蜀人喜學問能苦辛卜築於城西北隅山閒盛槩也吾手助其結茅旣成名曰帶經堂下劚地得山藥自然成元武者龜大於掌首尾完全蛇乃天矯纏龜猶世圖狀張生以獻吾爲再拜烹而食之旣物理有是不可致詰者

苑囿最盛宣和末所謂艮岳正門曰陽華亦五載制同宸禁也自陽華門入則夾道荔枝八十株當前椰實一

株有太湖石曰神運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爲亭以覆之每召儒臣游覽其閒則一璫執荔枝簿立石亭下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賜若干於是主者乃對簿按樹以分賜朱銷而奏審焉吾一日偶獲侍從魯公入時許共賞椰實一小璫登梯就摘而剖之諸璫人荔枝二枚於是大璫梁師成者盡譁然吾笑而顧之曰諸人久飫矣且饒吾一路蓋是時羣璫多尚文字妄相慕仰咸以吾未始得嘗故也語此一夢令人愴悵

蒲中產梨棗已久得名昔唐太宗時（張本太宗作元宗）有鳳儀止梨樹上因變肌肉細膩紅頰玉液至今號鳳栖梨也至本朝時一家獨出一種青袍瓊肌香肥甘寒備衆梨之美又絕勝於鳳栖其人嘗進御後得文林郎且以青膚足珍類遷人之彩色因但號之曰文林郎歲罕得稔遇稔則但歸諸碧油幰下帥貳其分餉爲他莫得入口矣吾得於張守周佐嘗官蒲故能道之張名仲奭（吳本仲奭作行翼張本作作翼）

雒陽牡丹號冠海內歐陽文忠公有譜言之備然吾狂病未得時嘗侍魯公入應宣召延福宮賞花內宴私竊

謂海內之至極者也及靖康初元魯公分司河南吾獨從魯公行時適春三月矣略得見雒陽牡丹一二始知九重之燕賞殆虛設而文忠公之譜其殆雅有未究者因問諸雒陽人爲吾言姚黃檀心碧蟬生異花葉獨號花王雖有其名亦不時得率四三歲一開開或得一兩本而已遇其一必傾城其人若狂而走觀彼餘花縱盛勿視也於是姚黃苑圃主人是歲爲之一富吾又見二父言（吳本二父作員父）元豐中神宗嘗幸金明池是日雒陽適進姚黃一枀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卻宮花不御乃獨簪姚黃以歸至今傳以爲盛事

維揚芍藥甲天下其閒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黃縷者名金腰帶金腰帶不偶得之維揚傳一開則爲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蓋數數驗昔韓魏公以樞密副使出維揚（吳本出下有鎭字）一日金腰帶忽出四枀魏公異之乃燕平生所期望者三人與其賓爲時王丞相禹玉爲監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將燕而一客以病方謝不敏（吳本作赴）及旦日呂司空晦叔爲過客來魏公尤喜因留呂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帶其後四人果皆輔

相矣或謂過客乃陳丞相秀公然吾舊聞此又得是說於呂司空疑非陳丞相也是後魯公守維揚金腰帶一枝又出則魯公簪之而魯公亦位極未幾叔父文正公亦嘗守維揚一日金腰帶又出而維揚人大喜賀文正公之重望亟折以獻然花適開未全也文正公爲之悵然亦簪而賞之焉久之文正公獨爲樞密使後加使相檢校少保視宰相恩數噫一花之異有曲折與人合乃若造物戲人乎

嘉靖庚戌孟冬雁里草堂繕寫仲冬三日校畢

鐵圍山叢談六卷有宋蔡絛氏撰上自乾德下及建炎中閒二百年軼事無不詳誌備載亹亹動聽至於北伐之釁靖康之禍則諉咎於王黼諸人且曰是實戎首吾父不與也嗚呼釀靖康之禍者非伊父而誰哉謹按崇寧初蔡京與脩哲宗實錄至比王安石於聖人故其始終祖述者王氏父子遺志也愚嘗謂宋朝朝局譬如養大疽於頭目之上種其毒者爲王安石潰其毒者爲王黼諸人中閒養成禍亂至於不可救者則爲蔡氏父子而猶曰無罪乎哉丙申秋杪偶

閱叢談因書其誤圖之緜令後之學者有所攷云丙申立冬前一日題於鄮城學寬山識

舊藏蔡絛叢談得於瑣川吳氏者譌書滿目幾不容讀此則讀書敏求記所謂雁里草堂舊寫本也楮墨雖古脫繆略同再假涉園藏本互相讎比又以他書尋繹之稍有條理矣案絛爲蔡京季子京最鍾愛助父作姦罪與攸等遠投窴南荒不知自訟猶復文姦怙惡肆其論說冀求白於當世亦已憊已更於其父一切濫恩固寵之事幸清議之偶逃爲士論所不齒者猶津津而樂道之是非羞惡之心斷滅殆盡粱谿費袞斥爲無忌憚之小人宜矣顧其紀述建隆乾德以來軼事歷歷在目嗜古之士或於稽典故資博識助談諧時有取焉刻梓以傳是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旨歟盧學士抱經堂本有寬山一跋其指陳靖康禍亂之緜頗得要領養癰貽患條雖百喙何所置辨哉因竝錄而存之

乾隆四十六年歲在辛丑十二月朔歙西鮑廷博識

鐵圍山叢談六卷

宋蔡絛撰絛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興化仙遊人蔡京之季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白州以死宋史附載京傳末稱宣和六年京再起領三省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且代京入奏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其罪蓋與京等曾敏行獨醒雜志則載絛作西清詩話多稱引蘇黃諸人竟以崇尚元祐之學爲言者論列蓋雖盜權怙勢而知博風雅之名者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西清詩話乃絛使其客爲之殆以蔡攸領袖書局懵不知學爲物論所不歸故疑絛所著作亦出假手然此書作於竄逐之後黨與解散誰與捉刀而敘述舊聞具有文采則謂之驕恣紈袴則可不能謂之不知書也書中稱高宗爲今上謝石相字一條稱中原傾覆後二十一年爲紹興十七年徽宗寶茴香一條稱中興歲戊辰爲紹興十八年又趙鼎亦卒於紹興十七年而此書記鼎卒後王暹坐謫護鼎被劾罷官過白州見絛之事是南渡後二十餘年尚謫居無恙亦可云倖逃顯戮矣絛所作北征紀實二卷述伐燕之事陳振孫謂其歸罪童貫蔡攸爲蔡京文飾此書所敘京事亦往往如是如史稱京患言者議已作御筆密進乞徽宗親書以降絛則稱政和三四年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皆以御筆從事史稱京由童貫以進又稱宦官宮妾合詞譽京絛則稱京力遏宦官恐之不得更反折角史稱范祖禹劉安世皆因京竄竄絛則謂京欲援復安世及陳瓘而不能已則與祖禹子溫提相契其巧爲彌縫大抵類此惟於其兄攸無怨詞蓋以攸嘗劾絛又請京殺絛故也至於元祐黨籍不置一語詞氣之間頗與其父異趣於三蘇尤極意推崇而丁仙現一條乃深詆王安石新法則仍其西清詩話之旨也他如述九璽之源流元圭之形製九鼎之鑄造三館之建置大晟樂之宮律及徽宗五改年號之義公主初改帝姬後改帝姬之故宣和書譜畫譜博古圖之緣起記所目覩皆較他書爲詳核以及辨禁中無六更之例宮花有三等之別俗

鐵圍山叢談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鐵圍山叢談六卷（宋蔡絛撰）

曾敏行獨醒雜志載絛作西淸詩話多稱引蘇黃諸人。竟以崇尚元祐之學。爲言者論列。蓋雖盜權怙勢。而知博風雅之名者。

嘉錫案。宋會要第一百册（職官六十九。）云。「九月十三日（宣和五年。）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絛勒停。以言者論其撰西淸詩話。多用蘇軾黃庭堅之說故也。」可與獨醒雜志互證。又云。「四月六日（宣和六年。）提舉上淸寶籙宫兼侍讀蔡絛罷侍讀。提舉亳州明道宫。以其僻學邪見。除還英非所宜也。繼又詔絛出身敕可拘收毀抹。」所謂僻學邪見。蓋即指其崇尚元祐之學也。

徽宗繪事。世稱絕藝。觀此書。乃知皆畫院供奉代爲染寫。非眞自作。尤歷來賞鑒家所未言。

案鐵圍山叢談卷一云。「祐陵在藩時。初與王晉卿詵宗室大年令穰往來。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作庭堅書體。後自成一法。時亦就端邸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畫學崔白。書學薛稷。而青出於藍者也。後人不知。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書學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又卷六云。「太上皇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人之有稱者。棊則劉仲甫。琴則僧梵如。教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笛有孟水淸。此數人者。視前代之伎。皆過之。獨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內供奉。代御染寫。是以無聞焉耳。」全書自此二條之外。無復言及徽宗繪事者。提要所稱。蓋即指卷六此條。然絛既謂徽宗自擅丹青神逸。則非不能渲染。全恃捉刀者。觀其卷一一條。知徽宗嘗學畫於吳元瑜。元瑜畫學崔白。徽宗畫亦似崔白。然則絛雖言畫院供奉常代徽宗染寫。實未嘗言徽宗絕不自作也。提要誤會絛意。遂謂徽宗之畫。皆非自作。一若徽宗於繪事。全無所解者。以此蒸贈鑒家。恐賞鑒家不樂聞也。考岳珂桯史卷四云。「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illegible]亂筆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都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大恐。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建溪作宣和殿雙禽圖詩曰。「玉瓊宮闕三十六。誰識道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暖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翻來相對鳴。人間畫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此皆以當時之人。詠當時之事。都言徽宗御筆渲染。使其純出自畫院供奉之手。高宗何必置之案頭。至于把玩流涕。且亦恐肯認他人筆跡爲先皇手澤乎。或者以爲小說敍事。詩人詠物。皆不可盡據。則更考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云。「李綱獻太上皇帝所賜畫二軸。詔還以賜綱。先是綱以二帝所賜御筆刻石。送右僕射張浚。上聞之。欲見上皇眞蹟。綱因以賜物上。」使徽宗竟不能畫。皆由畫院代筆。則其畫本非眞蹟。高宗何以必欲見之乎。提要之說不足信。明矣。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卷八云。「五國城在今伯都訥境方。乾隆中。副都統綽克托築城。掘得宋徽宗所畫鷹軸。用紫檀匣盛。越千餘年。墨跡如新。」此必徽宗在中國所畫。攜以自隨者。畫院代筆。恐不若是之珍重也。元湯垕畫鑒云。「徽宗性嗜圖畫。作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間有如神品者。歷代帝王能畫者。至徽宗可謂盡意。當時承平之盛。四方貢獻珍禽異石奇花佳果無虛日。徽宗乃作册圖寫。每一枝二葉。十五版作一册。名曰宣和睿覽集。累至數百及千餘册。予度其萬幾之餘。安得工暇至于此。要是當時畫院諸人倣傚其作。特題之耳。然徽宗親作者。予自望而識之。」是則徽宗之畫。有畫院倣傚者。有親作者。與蔡絛之言合。賞鑒家當以此爲定論。又案提要此篇考證頗詳。而於其書命名之義。未嘗論及。近人文廷式純常子枝談卷二十三云。「鐵圍山。佛家多言之。然皆與叢談之義不相關涉。後閱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四十引元一統志云。鐵圍山在興業縣南五里。舊經云有四門。東門稱石路。通人行。中有磻石。上有二牛跡。深二尺。長二尺。其中巖竇深邃。泉流不涸。南門山半有土塞一澗。四五丈。俗傳古之敵樓。西北二門多石山。少林木。陰闇如夜。不通人行。猿猱麋鹿來往其間。據經所載。即古之鐵城。蔡絛以坐父京累。貶白州。嘗游息於此。作鐵圍山叢談。然後知絛之書名蓋出於此。」是亦讀此書所當知者。故具錄之。

避戎嘉話

石茂良撰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五

避戎嘉話

宋石茂良撰

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友仲領右中三軍備禦閏十一月三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友仲帶領軍將副都隊將子弟効用一千餘人往通津門救護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衆初七日殿帥王宗濋帶領衛兵一千餘人下城與賊接戰兩師且死之是夜友仲正箕蔂兩拐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弓弩直皆砲石凡數陣皆爲砲箭所隔雖不少負亦不大勝賊勢稍退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置稍〻就緒初九日早宣化門告急又帶一行人往宣化門守禦南北拐子城皆捍禦水門者也水門不可遮蔽故急攻二拐子城矢石如雨樓櫓皆毀衆友仲於南拐子城上別造兩圍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用磚砌成中開下隸門千斤板閘下如甕門法四面皆置女墻迎敵皆自隸門萬一賊兵厚重則入隸門放下千斤板又是拐子城也磚城下闊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門兩拐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方終不可破皆友仲之力凡守拐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衆友仲前到南拐子城便令畫拐子圖西廊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鑰匙須敵樓上與廳棚凡三層止是受敵處每間不得過十五人弓弩槍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賊人不測侵犯自有備禦之法也初九日到宣化門護龍河內賊橋也疊過半矣但未有砲箭可捍禦友仲遂選神臂弓強弩手下臨分布林子弩手每九手弩多置大小砲座又於攻打處欽射致勝棚一日而熟廢衆指爲鬼工凡十日賊橋不能寸進賊人疊橋之法先用屏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席一重土增疊如初矢石火皆不能入橋之外正是賊衆望之處火如畫五方百步一望不斷斧鑿之聲聞於遠近其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編橋鵝車洞子（兵法木驢）具撞竿兜竿之類火梯雲梯編橋皆與城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條中穿而下留手把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以大鐵鎗或安以托叉鈎頭可也每一樓子上常置撞竿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編橋至城下則徐應之不必驚擾既撞定梯橋則衆手用鐵鈎鈎定進不得前退不得後則火自焚橋亦壤人亦墜矣萬一撞竿不中則用狼牙槍手砲禦槍手禦之亦不能上惟要嚴鎖得人通津門拐子城每爲賊人攻打前後共壤火梯雲梯鵝車編橋十數座皆此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銳下闊人在其中即次續之有長數丈者上用牛皮生鐵裹定內用濕氈中用太麻矢石火皆不能入治道則欲安砲弁推梯橋之類攻城則欲取土壘城皆不足惧也兵法之禦洞子用鐵蒺藜懸下而殺之其法以熟鐵潤徑長一尺二寸四條鐵横布如蒺藜形鋪生鐵灌其中共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鎖擲下按就以轆轤絞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數者即舉速放火炬油燒火賊人用洞子穿地道來道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如火盡之或有用火砲納於其中則敵自焚灼又用旃火用鐵筐盛火如脂燭暮夜懸縋下燒熏穴中攻城人有用燕尾炬縛草分爲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如此皆禦洞子法也撞竿至則作屋乘木爲之桶索相連撞竿須連以環弔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鈎竿至則用杈桿叉其鈎亦令壯士牽之兼勢往放則竿與人俱倒惟砲架最難制禦金人砲架四旁並用濕揜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鐵葉裹定雞鷁須火不能入其砲有七稍五稍三稍兩稍獨梢旋風虎蹲等砲內七梢可以致遠其石六五斤等亦可以致遠其上或放雙砲友仲先於樓子上受敵處欲縛棚上羅索網并下擺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縣掛牙濕榆積木笆籬將覆蓋幔索亦可以遮砲也城下地廣安砲多城上地狹安砲少最爲受敵十九日夜賊人一夜安砲五千餘座城上雖棚人皆不可存住死於砲者日不下二三十人友仲到宣化門上日悉賊人者有破樓實棋城身之法視受敵樓子遠近禁面棚一丈二尺五寸下腳闊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廳棚女墻復於旁置兩小門如城門法萬一賊兵上城頗有限隔可以迎敵不幸爲提刑秦元所阻秦欲留衆目城議論不同朝廷遷延不斷遂十日後雖竟從友仲之請然夜急畫作亦如平時功終不成惜哉百十九日夜賊安砲之後矢石不可盡二十一日橋成先有黑旗子三人先登所都統王煥姚友仲揮驍勇使臣與西兵數十人下戰亦殺數人賊退橋之南入洞子中俄頃牢相何與至黑旗子復如前登牢城中方弩備如雨賊兵略不顧欲交鋒西城下寨一兵約六七百人望風退走賊亦不進城上皆歷聲叫云復面無賊然勢不可同隔喘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人自填於隔爲坑者三十餘人賊兵望風輕笑牢相覷見之而不怪初縛虛棚將友仲使多備濕麻刀著灰泥袖旗蓋防賊人有火箭火砲也幸而金人不曾制此二物二十三日賊橋漫廣友仲遣張宗顏闖雖段求年甸敢死兵三百人血戰於城下用鉞斧隊斫壤洞子七所賊衆敗走衆勢遂北涉河至中流冰解陷死者數十人遂爲賊兵擁擊豈天殆我師也二十四日早賊推大梯四乘來攻宇號樓子三乘皆爲撞竿所禦又再來撞撞不著火城通著樓子泌燒宇號叉三樓子賊皆登城鼻黑旗鼓譟散爲樓上火盛不可過友仲伏劉擁班直守禦官軍等被矢弓弩交發又用鎔金汁澆賊皆墮殺傷衆賊遂退三樓子皆爲大焰矣是夜再安樓子三座又爲賊砲所碎二十四日雪大下至晚深二尺餘加之風聲號怒二十五日風雪愈甚早間大敵宣化門出郭京人馬與賊接戰賊未見所燒樓子未成頹毀撞竿未備賊遂登城衆潰城陷初京之出也城中居民踐蹋延頸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挾捷報及京敗城門急閉賊帥大怒鳴鼓掘旅鐵衣滿野多若螻蟻皆沿城而上城遂陷友仲二十五日晚於南城爲軍民所毆打至死肝腦塗地委填溝壑骨肉星散不知所在家貲劫掠掃地痛哉天不祐善人如此友仲將種也三世忠孝聲聞滿於夷夏自守禦以來風夜勤勞食息不暇在諸將中尤無負於朝廷者今反被禍若此先是閏月一日百姓毆殺本壁統制辛康宗辛公稍揮城上兵軍不見賊不得亂放箭砲百姓疑其

姦細故殺之朝廷縱而不問故軍兵百姓衆來殺人在一時指揮之間殊不為怪蓋京師承平之久無知小民游手浮浪最多乎居除旅店外多在大房浴堂櫃房雜處里巷強梁不在數也乘此擾攘聚衆作亂甚者趁罵宰相擊內侍打殺統制放火焚燒莫知其數先是今年秋友仲議欲於都城置訪巡十六員新門四隅四員舊城內四員每員皆一正一副每員統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則一正將帶領二百五十人救援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細民乘勢作過當以軍法從事仍都趁捻三員在新門內一員在舊門內以摽其事措朝廷不從其請友仲之議意恐小人害亂故欲設此防民而友仲親被其禍豈靈於人而不靈於己耶友仲之死門生故吏無一哭其尸者茂良訴於王雲始收拾遺骸豈寃於朝廷鬼而有靈亦少伸也

賊城陷議和上見二酋作二降表過此皆孫覿受並之筆其略云三里之城遂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既干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恭惟大金皇帝陛下云云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殞宇宙再清粘罕抹去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又易負罪二字為失德朝廷不得已皆從之

金人至城下姚友仲與諸將議計之便者其遠來賊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五萬精兵出四門分為十頭掩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彼必潰亂有可破之理過此則日復一日賊勢愈盛據兵不至士氣阻喪雖悔無及矣是時唐恪止其事專在和議而已後攻城既急友仲復與諸將議急遣使講和爲便累白何㮚方料金人糧道不繼不日就擒堅不可和唐恪孫傅誤於前何㮚秦議誤國於後獨姚友仲於閏月三日往來東南兩壁以來策應至二十五日城陷晝夜勞苦最為有功被禍獨甚於二相天意不可知也

金人令春秋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為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舂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

淵聖幸虜營不返謝元友作懷王孫其詞有云依依宮柳拂宮牆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

正月十五日淵聖在虜營是日陰雲四合家家愁苦向之艮山教坊百戲皆龍燈火之樂不可同年想此士大夫憂憤作歌行者甚衆曹胡處梅上元行膾炙人口今附於左上元愁雲在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萬胡歌舞猶蜀宮抽釵脫釧到編户竭澤枯魚充寶賂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嫌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談言似仁廟元年二月城下望來觀者臣變嘉祐京痛今年應兵冠劍夾道趨辟公神龍今在九淵臥安得羸困蛟蛇中朝盡中無柱石蒲物細故縣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遂觸趙氏顯叅年今日君王歸不得傾城回首歌悲啼會看山呼聳動地萬家春霧燒天衣胡兒胡兒莫貌樂君不見夕月常黯東北角魂魔主瘴飛廟作靖康行云女真作意厭人肝揮鞭直指來長安南渡黃河如履地東望太行不能山帝城周迴八十里二十萬兵氣烈熾旌旗城上亂雲烟晦閃寶劍橫秋水雪花一日故濃溼鬼幟登城吹朔風我師舉頭不敢視脫兜鍪膝一掃空夜炮火光迷鳳闕砲鼓聲轟地歌聲斯民啾啾將何之相顧無言惟泣血僕射何公和議成閉門相臣塊膝疾奇兵化作乞和使幣捐一死生群黎趙談瀟空胡師怒九鼎如山不復顧卯朔說上皇與藏被橫流竟將去陛下仁孝有真炎昏今朝胡騎樂吾覩不亂大駕自輕爲一出喚回社稷原胡人暮德稱貪利千里乘金玉滿意狀嗣那爲六宮留大衆居民我老地六龍再爲蒼生出自磨虎牙恬不恤意城兀兀萬胡奴春陽鸞輿今十日南城赤子日號噓抑者肯自項熊食氣如雲漢如雨漢漫白晝無青天大王避狄空金甲魚卜年喻八百天時端悉民心平驀驀雌云九萬滿會看春風捲雙黃萬民歸呼喜欲狂天宇無塵暗北極絕頂降地作礪石後亦被虜至三月二十四日放回

初京城被圍朝廷急於命將有郭京者乃殿前司龍衛營兵員耳號新號太尉京師盛傳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幹離不餘衆可以掃蕩無遺頗其法擇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皆自試於內廷其法不得而聞朝廷深信不疑授以成忠郎賜以金繒動數萬計使自募兵賜予營舍服備至人皆呼爲郭尚書孟營寨俚俗呼兵員之稱也其所召人皆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問騎射普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足矣有貫絲劉六者與姚宅比鄰僕熟識之郭京一見授以將命他皆類此賊兵攻圍甚急郭京誇矣自若動似有道者擇日出兵可致太平直殺至陰山而止其所招軍兵但欲斫營固不必戰也前立天王旗每壁分三面以鎮四壁按五方色或畫天王或畫北斗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忌者乃街市賣藥道人常倒立泥中懸一眼案瓣子亦作此制內外許之益取立濂詩郭京楊戩劉無忌皆在東南臥白雲之識也又有僧傳嶺山請亦如京募兵稱統制掌與京相進諸二十五日早宣化門大開郭京出兵城中居民歧膝延頸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候捷報俄頃報云郭京前軍已得大寨立旗於賊營矣又報云前軍又奪賊馬千匹矣姚友仲疑之與石茂良登敵樓而望正見賊兵整定人馬忽有郭京下使臣來傳令云樓上除守樓子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樓子蓋天甲法能使人隱形若樓上人多恐賊兵窺望言備在耳賊兵兩兩翼鼓譟而進衝斷前軍一埽而空若刈茅草居後者恭望權龍河約橋已尸積不可行矣城門急閉賊師大怒鳴鼓振旅峽衣滿野多若蟻蟻皆沿城而上止用一舊雲梯可置五十人物有十餘人登樓而上班直擊手皆不向前用命又值百姓獻石城上望風走下其守禦之人與百姓軍兵互相殺戮無一用命向前者其城遂陷乃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也余目擊其事故志之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五終

避戎夜話一卷

宋石茂良撰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茂良字太初其爵里則振孫亦未詳無可考也是編載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陷汴京事皆親在圍城之內記所見聞其中多言都統制姚友仲守禦東南兩壁之功史不為友仲立傳然欽宗本紀頗采用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第九十八卷引此書有云汴京城陷僕逃難於鄉人王升卿舍館夜論朝廷守禦之方一話一言莫不驗其文撫其實直而不許非所見聞則略而不書云云蓋茂良自敘之詞此本為明末李蕃刊入璅探內者檢勘並無此文知為刪節不全之本矣尤袤遂初堂書目載有靖康夜話疑即此書晁公武讀書志列金人背盟錄七卷圍城雜記一卷避戎夜話一卷金國行程十卷南歸錄一卷朝野僉言一卷總注曰皇朝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圍城雜記等五書皆記靖康時事其意蓋謂金人背盟錄以下六書皆靖康時人所作藻合而編之耳而其文義混淆似乎六書皆出於藻故有引是書為汪藻作者其實書錄解題載朝野僉言為夏少曾作南歸錄為貢祕閣沈琯作此書為茂良作各有主名也況汪藻未從北行安得有金國行程乎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避戎夜話一卷

晁公武讀書志列金人背盟錄七卷圍城雜記一卷避戎夜話一卷金國行程十卷南歸錄一卷朝野僉言一卷總注曰皇朝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圍城雜記等五書皆記靖康時事其意蓋謂金人背盟錄以下六書皆靖康時人所作藻合而編之耳而其文義混淆似乎六書皆出於藻故有引是書為汪藻作者其實書錄解題載朝野僉言為夏少曾作南歸錄為貢祕閣沈琯作此書為茂良作各有主名也况汪藻未從北行安得有金國行程乎

玉縉案晁志列背盟錄六書後又列圍城雜錄一卷云皇朝王賓正錄靖康末女眞再犯都城事此乃袁本所有而衢本反無著提要偶見袁本不應遺之而但引書錄解題所載三種也

四朝聞見錄

附錄

葉紹翁撰

四朝聞見錄目錄

甲集

恭孝儀王大節
潘閬不與先賢祠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解中庸
慈湖疑大學
賜宴蘇僧
大臣衩衣見百官
慶元六君子
衛魁廷尉
布衣入館
光堯幸徑山

憲聖擁立
光皇命駕北內
止齋陳氏
宏而不博簡而不宏
胡紘李沐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詞學
武林山
高宗幸太學
中和堂御製詩
請斬喬相
三文忠
天子獄
華子西
劉三傑扶陛
請斬秦檜
請斬趙忠定
九里松用金字
壽星寺寒碧軒詩
夏執中扁牓
三省
南屏興教磨崖
天竺觀音
易安齋梅巖亭
五丈觀音
柳洲五龍王廟
張司封廟
忠勇廟
忠清廟制詞
徑山大點

宗嗣
文忠各趙臧常
徐竹隱草皇子制
昆命于元龜
考亭
洪景盧
趙忠定掄才
太學諸生寘綾紙
心之精神是謂聖
舊節使酒過
史越王表
楊和王相字
朱趙謚法

乙集

高宗駐蹕
武林（二則）
錢唐
洛學
吳雲壑
趙忠定
吳雲壑（二則）
高宗御書石經
光皇御製
三不得
清湖陳仙
烏髭藥
光拙菴
萬年國清
皇甫眞人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恢復
秦檜王繼先
楊沂中穴西湖
普安
楮券
憲聖不妒忌之行
光皇策士（二則）
佑聖觀
莊文致疾
寧皇二屏
陸放翁
熊子復
越王陪位
高宗知命
憲聖擁立
攻媿樓公
翁中丞
張于湖
眞文忠居玉堂（二則）
甲戌進士
函韓首
胡桃文鵓鴿色炭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呂成公編文鑑
洪景盧編唐絕句
秦小相黃葛衫
秦夫人淮青魚
高宗好絲桐
黃振以琴被遇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

去左右二字
宣政宮燭
柔福帝姬
技術不遇
劉騎遞報
陸石室
開禧兵端

丙集

褒贈伊川
虎符
逆曦僞服印
萬弩營
來子儀
朱希真
寧皇進藥
秦檜待金使
眞文忠公諡論
悼趙忠定詩

猿鶴詩
宮燭
田雞
史越王青詞
司馬武子忠節
張史和戰異議
寧皇登位
葉洪斥佞旨
禁追行香
王齡
高士
蕭照畫

慈明
節度
袪脚鐺朋
禿頭防禦
賢良（餘三則）
高宗六飛航海
章居士
九里松字
王正道
假通古
史文惠薦士
孝宗御製賜吳益
閩人訛傳兆域
天上台星
洞仙歌
方寧使
草頭古
二元
單夔知夔州
寧皇御舟
兩朝玉帶之祥
故公九成玉帶
史彌遠玉帶

丁集

寧皇即位
慶元丞相
考異（五則）
慶元黨
考異
文公諡議

謚議
慶元二年戒飭場屋付葉翥以下御筆
科舉爲黨論發策
嘉泰制詞

戊集

俗侯追封
考異
遺事
畢再遇

劉淮題錢氏第
西湖放生池記
犬吠村莊
考異
李季章使金詩
淮氏麩淵
浦城鄭校芝草之瑞
袁臣用謠言
好女兒花
秘書曲水硯
附　于大介條拜帖題跋

周虎
田俊邁
開禧施行韓侂冑御批黃榜
籍韓侂冑廟制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寮上言（二則）
給舍繳駁論疏
尚書省牓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考異
侂冑師旦周筠等本末
韓勢敗笑談
閱古南園
南園記考異
四夫人
滿潮都是賊
逆曦歸蜀
俊伶戲語
侂冑助邊
韓墩藜
黃胖詩

四朝聞見錄甲集

宋　龍泉葉紹翁撰

恭孝儀王大節

恭孝儀王諱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以刃剖塊，遂得嬰兒，先兩月母夢文殊而孕，勘二帝北狩，六軍欲推王而立之，仗劍以御黃袍，曉其徒曰，自有真主，其徒猶未退，則以所仗劍自隨其髮，其徒又未退，則欲自伏劍以死，六軍與王約，以踰月而真主不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而陰實款其期，未幾，高宗即位於應天，王間關渡南，上壓寵數，王幾濮園，嘗自贊其容曰，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有九，予乃始生，濮祀之後，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隨圓就方，似無惟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淵然凝湛，確乎不朽，不污不苟，蓋自敘其推誠事也，嘗遊天竺，有山禽忽驚起，銜落華嚴花之句，（按二句是劉禹錫甘棠館詩。）葬西湖顯明寺，子孫視諸邸最爲繁衍，蓋恭孝之報云。

潘閬不與先賢祠

潘閬居錢塘，今太學前有潘閬巷，【原注】俗呼爲潘郎巷。閬工唐風，歸自富春，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一作西山風急，龕山燈火微。）

之句。識者稱之。雖落魄不檢。爲秦王記室參軍。王舉罪下獄。捕閬詰具。閬自髡其髮。易緇衣。持磬出南薰門。上怒既息。有爲閬說上者。曰閬不向走粵。則北走胡爾。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時閬已再入京。敕授四門助教。閬以老賴不任朝謁爲辭。自封還敕命。時文法疏闊類若此。未幾。命者謂閬終秦黨。諸多怨望。編管信上。至信上。句道旁兜泉。題詩柱上曰。炎天□□熱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不得此泉□□□。從中渴殺老參軍。（按楊村詩話云。信州道旁有泉一泓。前有石碑云。炎炎午景如焚熱。恰恨都無一點雲。六月驕陽來到此。蓋將渴殺老參軍。潘逍遙詩也。能改齋漫錄云。潘閬題石井。炎炎長日熱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驀路忽逢來到此。不得此泉渴殺老參軍詩與小異。○又按朱刻咸淳臨安志。引此條。詩亦缺五字。如此並在當時已無善本矣。）潘閬稱記室僞銜也。先是廬多遊與謠詠。故有四門之命。多游諸趙。昔不行。皆相。多遊能。故閬終不免。蓋定閬。臨安守建先賢祠（一作堂）於西湖。欲祀閬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黜閬。事見祠記。（【原注】逍遙行而畏文閣先節義而檢功名。）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先生嘗觀書說。語門人曰。伯恭（【原注】東萊字。）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然亦不敢強解。伯恭卻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高處。卻是太高。所以不肯闕疑。又謂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南軒之說。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慾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慾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沙泥。而水之澄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考亭辯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我（一無我字。）於我。真文忠公（【原注】德秀。）觀考亭之解。以爲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也。（【原注】謂考亭。）告其於忘先生乎。考亭之門人劉黻。字季文。號靜春。與文忠爲友。而篤行過之。乃大不取其師之說。其自爲論。則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肖于物。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或疑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淆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謂人而已。文忠公與靜春辨。各主其說。或當燕飲旅酬之暇。靜春必與公辨極而事起。公引觴命靜春曰。某竊笑漢儒擬議。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劉猶力持其說不已。著爲就正錄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噫。夫言之似是而差也。嘗考諸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彖曰。各正性命。樂記亦曰。則性命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辨焉而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闢之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眞有大功於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於中庸。默與文公合。靜春見而知之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爲是。何歟。予嘗聞陸象山門人彭（【原注】不記名。）謂予曰。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弟子俱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者。亦是與孟子同時著書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說。亦未嘗深排之。而或有省處。象山之學粗乎禪。考亭謂陸子靜滿腔子都是禪。蓋以此。然告子決非孟子門人。嘗諷靜春去高弟二字。

慈湖疑大學

考亭先生解大學誠意章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一於善而毋自欺也。一有私欲實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誠其意。慈湖楊氏簡論謂有毋意之說。以爲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深疑大學出於子思子之自爲。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陸之學所以分也。然夫子之傳子思之學。考亭先生之解。是已于意上添一誠字。是正慮意之爲心累也。楊氏應接門人著撰碑誌。但欲去意。其處意之爲心累者。無異于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盡去意則不可。心不可無。則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謂意者心之所發。實其心之所發。欲一于善而已。既曰誠意矣。則與毋意之毋意者相爲發明。又何疑於大學之書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頭領俱差。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失之支離。慈湖之爲考亭有詩。其略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陸復齋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象山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蓋二氏之學可見矣。慈湖第進士。主富陽簿。象山陸氏猶以舉子上南宮。舟泊富陽。楊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指象山而出。攝治邑事。象山於　有自信處否。（按文義此處脫落恐不止二字。）學者曰只是信幾箇子。曰象山徐語之曰。漢儒幾箇

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御問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箇什麼。象山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騖婿謂予曰。那學子應得也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辨。然亦禪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極圖爲冥。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其道。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亦源流乎象山云。

賜宴灌搢

賜酒。羣臣無灌搢之文。孝宗錫宴內朝。丞相王淮謝旋於酒。已則復縮笏入班。時吳公琚兄弟亦預宴。上見其飲酒。輒有難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後有詔灌搢自淮始。

大臣衩衣見百官

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伏暑甚。丞相淮體弱不能勝。至悶絕。上慮有驚疾。有頃。復有詔許百官以衩衣見丞相。自淮始。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橫遭逐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闕正其忠。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衜。曰徐範。曰蔣傅。林仲麟。楊宏中。皆併出。推周受禍略偏。（【原註】後丞不能詳其姓叟。）初自廷尉總讀衢州。已夾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時憲聖在上。韓侂胄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復謫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嘉泰放還。復籍于學。爲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爲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爲我傳語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肯退曰。我爲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周乃備述李爲史氏云云。恐他時先生官職疑疑。天下以爲出于李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遷寢展日定情。李氏子憫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于朝。因劾周去。復入爲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權公（防）。危公（稹）。商公（飛卿）。陳公（宓）。袁公（燮）。慈湖楊公（簡）。相與直言于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予曰。子可以披腹是理矣。予敬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衛魁廷尉

衛公涇字淸叔。吳門石浦人。先五世俱第進士。至公爲廷唱第一人。策中力陳添差貸員之弊。上敕授添差州僉幕。公即入對廡堂。以爲身自言而自爲可乎。有旨特詔與僉幕正闕。公已赴諸任。開會親友。玩壯丹。謂第一化人倘責之。吾亦宜自責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僉幕垂滿。必通書宰相爲謝。然後遇次。授廷唱。敘名。命以某日降旨入修門。公以通書宰相非是。雖任其遲速可也。時王淮當國。殊以不通書爲訝。雖已降召命。而不與降入國門引入見指揮。公翺翔于江上六合堦下。幾三月不得見。適鄭公僑以吏部召。與公遇堦下。鄭察院畢。即問曰。清叔何爲在此。公語之故。鄭引見畢。即直詣都省門而詰丞相。丞相情見詞屈曰。某幾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見。公既供史相除牒。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爲景獻太子舊學。太子知其謀于內。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彈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猶未報。章用哀語緘副疏以示公。公東至太廟下。得章所緘語。謂使云。傳語中丞。我今即出北關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貶竄。唯秩以大閣。不復召矣。韓名文案祠。以史故。于廣坐中及公云。初謂衛清叔一世人望。身爲大臣。顧傳緯俛首螺鈿屏器。然則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胥投綫于公。初于納爲士時。公已能政。提舉洞霄宮。遺于以書。外緘題曰拜上省元。下惟其銜。至幅內則稱拜復不備。題曰省元學士先生。蓋得前輩體。又客曰王述齋權公防。往往代公箋啓。又客曰韓漢卿。胥陪公閑話。亦及道學。又客曰王大受。述頗碌于三者。亦未嘗遊公之燕閒。良能既逐公去。因及其四客。于後位至司業。權位至宗簿。封事輪對有直諒聲。韓皆從考亭先生遊。晚以布服終于以作攻媿樓公故得罪。後爲鄰武終焉。有易齋詩水心先生爲之序。稱許過于四靈。論公平殺。乞勿用嚴刑一疏。眞體國大臣也。

布衣入館

袁粹平軌少師事龜山。高宗宿聞其名。又以諸郎官力薦。紹幸吳門。趣召賜對。以布衣賜進士出身。正字中秘。制曰。朕於一時人才。苟得其名目。稱有自見。往往至于（一無于字）屢試。而治不加進。于是從而求所未試者。至於巖穴之士。庶幾有得意焉。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維精欽久。譽皆自彰。行誼克修。蓋于朕聽。延見訪問。辭約而指深。師友淵源。朕所嘉尚。賜之高第。職是校讎。豈特爲儒者一時之榮。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勉行而志。毋負師言。上意蓋謂龜山也。王既入館。猶子誼年方十四歲。於書塾拈紙作御批曰。可斬秦檜以謝天下。爲僕所持。索千金。王之父不能從。族子謂之曰。子金則返批。批返而後別議僕罪。千金可返也。其父亦不能從。僕遂持以告有司。有司懼檜耳目不敢隱。驛聞于朝。詔赴廷尉獄具。伏罪當誅。檜閱其牘。法知年十四。製日。言之上。上赦其幼。編管象臺。能詩文。聚徒處所。檜死得歸。治生產有緒。積木將階大用。以猶子故。旋以他事爲言者所劾。卒廢于家云。

光堯幸徑山

光堯幸徑山。憩于萬木之陰。顧問僧曰。木何者爲王。僧對曰。大者爲王。光堯曰。直者爲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堯爲龍君林齊。有五色蜥蜴出于塑像下。從光堯左肩直下。遂登右肩。旋聖體者數四。又拱而朝亦數四。光堯亦視久之。蜥蜴復循憲聖聖體之半。拱而不數。時貴妃張氏亦繼憲聖謁蜥蜴。旋繞。僧至鳳纔數之。憲聖亦視曰。菩薩如何不登貴妃身。蜥蜴終不肯。蓋人塑像下。妃慚沮不復有私。利徑山有一事。東坡宿齋庵。夜有叩門者云。放天燈人歸。則天燈之僞不待辨。蜥蜴亦僧徒以衔貯殿中。盛利者乎。則嚇蜥蜴旋繞。天燈之事。僧徒本爲利。既爲利則必賺蜥蜴登妃身。彼視君后爲何事（疑有脫誤）能由僧（疑有脫誤）天曰。從睫下小石蹤往來。又有龍君借地之說。至不敢擊鐘鼓。皆疑其徒附會。故不書。

憲聖擁立

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爲臨奠。攻媿樓公草立嘉王詔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示于天下。蓋攻媿之詞。憲聖之意也。天下稱之。先是吳琚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王暨吳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曰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憲聖已令知閤門事韓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原注】（憲聖。）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王遂掣侂胄肘。環殿柱。憲聖叱王立侍。因責王以我見你公公。又見你大爹爹。見你爺。今又卻見你。言訖泣數行下。侂胄從旁力以天命爲勸。王知憲聖聖意堅且怒。遂衣黃袍。亟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宮。喚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賀。驩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太子即位於內。則市人排儀鄧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閤。故必先爲之備。時吳興爲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絕不爲備。故市人席捲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間。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睨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胄曰。爾爲誰。侂胄對知閤門事臣韓侂胄。光宗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堅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臥內挈璽事盡之立憲聖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靜之治。憲聖之大明也。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藁于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密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內子夏至富沙與憲秀書。侂胄陰忌琚以憲聖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謙事。賞花命酒。每極歡劇。開諸吳曰。汀爲成都行乎。吳對以更萬里遠亦不辭。韓笑謂曰。只恐太母不肯放兄遠去。然猶偏帥判（一作制似誤。）荊襄鄂。再判金陵。終于外云。韓誅。趙氏並寃于朝。公之子鋼亦以公密奏並進。時相疑吳爲韓氏至姻。故伸趙而不錄吳云。

光皇命駕北內

布衣謝岳甫閩士也。當光宗久缺問安。臣僚苦諫。至比上爲夏商末造。上益不悅。岳甫伏闕奏書。謂父子至親。天理固在。自有感悟開明之日。何俟臣僚苦諫。徒以快近習離間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愛陛下者。如陛下之愛嘉王。萬一太上萬歲之後。陛下何以見天下。書奏。上爲動。降旨翌日過宮。當是之時。岳甫名震于京。同姓宰相有欲岐上已駕。即謂以代己者。止齋陳氏傅良時爲中書舍人。於百官班中顯岐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御上輦。百僚暨侍衛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請毋入。已至御屏後。慈懿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于殿下。慈懿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對以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去。謝遂報罷。先是岳甫書上孝宗。爲恢復。不報。謝娶孫氏。孫已死。謝發其鏹篋。乃謝所上書副本也。謝嘗以副本納要路。不知孫氏何自致

之。謝益感愴。閩士林自知觀過。與謝同遊于京學。以詩一絕爲紀其事。末二句云。漢皇未下復讎詔。朱此匹夫匹婦何。林已賦詩。同舍莫有能繼者。林號爲名儒。仕至史館校勘糧料院。終于官。

止齋陳氏

止齋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早以春秋應舉。俱門人蔡幼學行之遊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爲中輿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鑒正體。故今舉子詞賦之失。自陳始也。奏疏洞達其要。經義敷暢厥旨。尤長于春秋周禮。考亭視爲畏友。嘗謂門人曰。以伯恭君舉陳同父合做一個。方纔是好。猶不及水心先生。蓋水心能行不作。而舉業未能如晚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謂其強記博聞。未見其使止。考亭先生見其止也。當與二子並稱。而且有所優劣矣。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關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註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一云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止齋嘗爲寧王侍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在。卻是好人。侂胄對上曰。纂謙付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用。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于師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烈。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亦有贊策功。擠於韓氏。遂不果大拜云。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真文忠公。留公元剛。字茂潛。俱以宏博應選。時李公大異校其卷。於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承取旨時。陳自強居廟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識文忠爲遠器。力贊韓氏二人俱寘異等。是歲王借自知爲進士第一人。對策中及朝廷設宏博以取士。今謂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宗天下。然猶寘異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時。御史發其廷對日。力從臾恢復事。且其父閱卷。遂駁寘甲科技監當。後廟堂授以江東幹官。終文忠之立朝。言者論之不已。後終不得起。前岳劉君克莊潛夫以詩悼其亡云。垂紳殿上主文衡。豈（集作堂。）料峭中有異評。後（集作後。）二十年纔入幕。隔（集作隙。）三四榜盡登瀛。白頭親補終天訣。丹穴雖方隔歲生。僅比諸儒無愧色。只（集作自。）緣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復。故劉寓微詞云。劉詩登瀛之句。謂袁蒙齋也。毛流竄以死。異公卒爲名卿。留以使酒任氣。爲言者屢以斥。然該敏自治。近代相門子弟未有也。文忠初見與之契。中年對客語留則愀然不悅。先是永嘉劉錫祖父攸媒藝之罪。被且百年後爲世僕所發。公斷其庭得袖于劉臥內。劉氏遂衰其臨政機斷皆類是。故訪者亦不想。嘗得力嚴下公簡復士人周儀甫書云。納去茂潛書。嫌儀甫不待老夫之喻。茂潛永嘉之政。若干將莫邪新發于硎。同

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來盛油事最偉。

胡紘李沐

初紘試漕遇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屐以見。且能具誦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稠人中首與之語。且假同姓同郡而升來之論。次至紘。紘進自敘科第。皆附上游。冀歸裏列。忠定愀然曰。君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未謁忠定。嘗迂道謁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醢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之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為乏也。遂出衢。從太守覓舟。旅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紘氣勢浸忽。若相與之不合者。因嘗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紘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紘笑以手自搖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牀。入山采藥。先生憮然莫知其所以見詰者。衢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輿謁諸胡小峽。先請葉學士。【原注】（脚本）心。胡尤不平。沐為名臣李公彥穎子。李公閒居霅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介。適從忠定謁告為親壽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茗。忠定欲榮沐。兪以就拜歸以賜。沐對以當使臣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忠定不樂。顧以語侵沐。韓侂冑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于某官。某語侂冑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于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既為韓留則力薦紘沐。沐遂誣忠定為不軌。紘代擊考亭先生。誣以賦陽公被劾事。又斥其僦廢校舍為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為無君。紘文逼柳柳州。沐詩文灑脫。晚（一無晚字）著易顛聚奧旨。其初未必盡出于媚韓也。其積怨誡者已久。臨大議頗不能小心耳。嘗衆齎咎。亦以會遇前列謁丞相京鏜。自敘其事。京對衆者無異于忠定對紘。蓋賢者也。嘗歎京言之是。未皆盡尤。惜其不得紘位。近時林寘。（一作）亥英。以甲科第四人。僅差半世。始得掌故都司。嚴齋之而戒之云。嘗日君謝丞相。但須遜謝乘晚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為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本朝廷對取士用賦。而不示其所自出。【原注】省試命題亦然。真宗以庭言日出。試士于廷。孫何等不究厥旨。賦莫能

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請所出與大意。真宗不以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謂庭調也。是歲以何為狀頭。其後諸生上請。有司揭示。皆始于此。王安石以三經取士。遂罷詞賦。廷對始用策。先是葉祖洽夢神人許之為狀頭。惟指庭下竹一束謂之曰。用此則為狀元。葉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葉果為首。竹一束乃策。【原注】（又夢中神人語。向內片為狀字。）定數如此。葉因鄉人黃裳勸神宗講。知上意深喜孟子。嘗以語葉。故葉對策始終援孟子以為說。先是荊國王安石嘗賦詩試闈中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掄才將相中。蓋已賤詞賦之弊。後因蘇

子由策專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常父用策力詆新法。安石遂有罷制科之意。哲宗策士。因語近臣曰。進士試策。文理有過于制科者。大臣皆熙寧黨。遂力主罷制科。議制科詞賦既罷。而士之所習者皆三經。所謂三經者。又非聖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說以增廣之。各有套括。於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應制誥駢儷選。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寧之制。於是始設詞學科。試以制表。取其能駢儷。試以銘序。取其記故典。自南渡以後。始復詞賦。孝宗始復制策。而詞學亦不廢。

詞學

洪氏遵試克敵弓銘。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硯水。密謂洪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詞以為神。洪獨不記太祖即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寧皇試宏博之士于類試所。時徐鳳少監與今宗簿劉濟然俱試。徐訪知主司有欲出唐歷八變序者。合用一行禪師山河兩界歷以為據。時鮑明法華字漸之為廷評。明于歷學。且朝廷方用以修歷。鮑為劉里人。徐謂劉曰。什盍訪鮑。借兩界曆。吾二人共之。劉唯唯。翌日訪鮑。得兩界歷。且知其詳。不復與徐共。及試已迫。徐自訪鮑借歷。鮑語徐曰。只有一草本。從周【原注】劉字。持去數日矣。及試之日。果出歷序。劉甚得意。自以為即神臂弓比。徐于敘本但略云。亦有一行兩界歷。以非正史所載故不書。時考官陳璧閱卷。陳素不習詞學。閱劉卷方以獨用山河歷事為疑。又閱徐卷謂非正史所載。批劉卷首云。六籍精博。文氣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兩界事。似與之貶。是歲劉徐俱黜。其後徐又試六籍俱精論。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字尹二字。以尹為平聲。凡用經釋音。當以首釋為證。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側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偶聯上一句四字內。亦何傷于音律。主司過矣。公論屈之。余嘗訪真文忠公席間。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文忠答以試者二十人。皆什來和訪。昨某問教人。勝得貢院草卷本出來。內一卷佳甚。且自純熟。此人如何不來見某。且如謝賜金水滴硯尺破題。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闈考校。必是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籍純熟。天下固有人才。予謂文忠曰。莫是徐子儀【原注】徐字。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儀未到這般純熟處。揭示則徐卷也。徐試三家星經序。備記廿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圖。主司嫌異。已寘異等。而

未鑄發用周醉巫【原注】音鑑。成。為證。遂申都堂付國子監看詳。徐實本其習此科。且同硯席。文忠已中異等為玉堂寫直。徐三試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猶為親奉祠。反為冷官。真出浙江東。徐始得掌故。後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監。遲速皆命也。徐奉祠母孝稱于鄉。惜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

武林山

余嘗考晉書地理志。錢唐有武林山。舊圖經云。在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迴一十二里。又名曰靈隱。錢唐令劉道真錢唐記。太子文學陸羽靈隱記。夏竦靈隱寺捨田記。翰林院學士胡宿武林寺記。皆云。武林山即靈隱山。舊圖經云。武林山在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今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阜是

也。新圖經云。或云。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後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無所考據。余嘗竊笑舊圖經似云有武林山。又名靈隱矣。又云錢塘門裏有虎林山。則是武林自爲一山。虎林又爲一山。城裏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爲圖經者。未容知武林避唐諱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則正合攷魏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應今城中太一宮有泉通西湖也。舊圖經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諱。未免疑武林虎林爲二山矣。詳見于下卷。【原注】其事無關于世。固似不必辨。然本一爲崇定志纂編之所以此存備顧問者。

高宗幸太學

紹興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祇謁先聖。止盤大成殿門外。降登步廊。執爵奠拜。祀貌儼然。睿容歎慕。復幸太學。御崇化堂。頒示手詔。示樂育詳延之誠意。命國子司業臣高閌講周易泰卦。賜羣臣諸生坐聽講畢。上首肯者再。復遂玉趾。俯臨養正持志二齋。顧瞻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上之幸齋也。本幸養正。齋在正齋與持志齋相鄰。齋生正倖恩典。遂力邀鑾幸持志。上憐其意而幸之。自後來幸學之先。上欲幸齋。必預敕齋名擬戲唯謹。恐其復邀寵覬恩也。

中和堂御製詩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製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其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堂北又有清風亭。御書其榜云。斯堂特偉之觀無愧上都。萬風南來。我意雖快。願與庶人共之。後因改爲偉觀。聖意駐蹕決于此詩。

請斬喬相

文忠真公奉使金廷。道梗不得進。止于盱眙。奉幣反命。力陳奏疏。謂敵既據吾詐。則幣可以絕。朝紳三學主真議甚多。史相未知所決。喬公行簡爲淮西漕。上書廟堂云云。謂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讎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史相以爲行簡之爲慮甚深。欲予幣。猶未遣。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檜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三文忠

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鏜以善事韓亦謚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謚歐陽者謚鏜。改謚文穆。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真文忠初謚也。謚議未上。有疑其太過者。欲以王梅溪之謚謚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嘗祭公文。皆謂公無愧于歐陽。未肯比予父以梅溪也。政府無復辨。竟用初謚云。鏜後以論者併文穆去之。

天子獄

永康之俗固號珥筆。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于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册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

陳亮爲左。乙又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亮。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間。時澹已爲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狀。澹即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鞫也。笞亮無全膚。誣服爲不軌。案具聞于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陰遣左右形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于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于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掠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讎家質亮父于州圄。又屬中執法論亮情節下廷尉。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訟僮于縣而杖之矣。讎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軒辛公與相婿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驟姻危公嘗語余曰。羅點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吾有疑于公者。嚮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爲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柱杖撥雪。戴溫公帽。丁履徵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耆奴佩籃。耆奴亦吾所識爲公奴。吾固醉以爲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原注】亮字。獄事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此手簏內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問而發之

華子西

華岳字子西。右庠諸生。以武舉擢第。爲人輕財好俠。未第時。以言語爲韓氏所惡。寘建寧圜土中。投啓建守。傅公伯誠。（一作成。）公憐之。命出入毋繫。又以抵觸李守伯珍。【原注】名大異。復寘圜土。有詩自號翠微南征集。韓誅。華放還。復籍于學。因擢第爲殿前司官屬。華鬱然不得志。有動搖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圍其居逮岳。猶呼岳至庭下曰。我與爾有何怨尤而欲相謀。岳但對未嘗有是。史命押之赴京兆獄。獄具。坐議大辟當死。史持牘奏事皇。上知岳名欲活之。丞相進而告上曰。是欲殺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初以斬罪定刑。史對上曰。如此則與減一等。上不悟以爲減死一等。故可其奏。岳竟杖死于東市。岳倜儻似陳亮。惜乎不善用也。獄事稍涉袁公燮薦。史不問。

劉三傑扶陛

劉三傑。衢人也。與韓氏有故。用爲太守。朝辭事皇。劉有疣疾。擬僕扶陛檻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出劉三傑無君可議遠竄。韓爲上祈救解。竟免所居郡。斥三秩云。

請斬秦檜

胡忠簡公銓。以樞掾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謂竿王倫之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原注】奏篇本。高宗震怒。以爲

計。特欲正典刑。諫者以陳東嘗上。上怒爲霽。遂貶胡銓耳胡之州里。競傳公以誅死。獨有一卜者。謂公命當帖政府必不死。又掘賊通衢以驗他日。人皆目爲狂生。先是敵入中原。朝廷議割四鎮不決。敵騎危至。欽宗趣引從臣入內閣計。倫遂竄名綴從臣入。直前乞上早戒嚴。上驚問曰。卿爲誰。倫對上以臣乃咸平宰相王旦孫。上知爲旦孫。故寘不問。忠肅劉公珙以其才薦之高宗。故用以奉使。銓疾其從敵人貶號之議。故請斬之。非疾和議也。胡公南歸。孝宗嘉歎。寘之經筵。欲大用之。惜其已老。□□□□□□□□□□□□□□□□□□□□公封事未達金廷。聞者募以千金。及金得副本。爲之動色。益知本朝之有人。由是和議堅矣。（按此條當本佚脫二十一字。）

請斬趙忠定

忠定去國。樂局趙師揆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溪劉左史（一作光）祖。適帥荊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揆事。先辟其弟某。崇模與危公稹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云云。今聞其弟之當來。欲使爲賓而並處。念交游之誼不同。縱而況天倫。無奉營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不可入。盜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末。儀乃有操戈入室之道。縱非不相及。然水中之蟹。且將避之。衡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間。事關于存沒。賓主之際。則在于從違。且昔孫鍾牧本見齒忠臣之後。若今惟尚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焉用。劉公得崇模牋。愕寘几上。即草檄勒回師揆弟。請斬忠定師揆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游。顏氏家訓遠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也。

九里松用金字

或問予曰。今九里松一字門扁。吳說所書也。字何以用金。予謂之曰。高宗聖駕幸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顧瞻有扁。翌日取入。欲自爲御書。臨蘸湖山。命筆研書數十番。歎息曰。無以易說所書也。止命匠就以金填其字。復揭之于一字門云。

壽星寺寒碧軒詩

東坡既賦寒碧之句。吳說能求聖行書尤妙。嘗書坡句于寺之楹壁。高宗命使詔僧借入宮中留玩者數日。復命還賜本寺。說字蒙遭際聖君如此。

夏執中扁膀

今南山慈雲嶺下。地名方家峪。有劉娘子寺。（【原注】俗謝賢妃。）泉自鳳山而下。注爲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凰泉三字。乃于湖張紫微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俗呼爲夏國舅。偶至寺中。謂于湖所書未工。遂以己俸自所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已嘗幸寺中。識孝祥所書矣。心實敬之。及俄（一無俄字。）再幸。見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執中所書。上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詔仍用孝祥書。（原注今扁揭執中字。）

三省

嘉定東修都堂既成。許士民入觀凡三日。騶擁危公稹。時爲秘書。約予俱入。既出則謂客曰。凡廳皆南面。惟都堂則宰相坐東面。參樞皆西面。此何典也。坐客有言。太宗嘗爲中書令。既已廟坐。後人遂不敢專席者。又謂三省舊在內中。不敢上僭南面者。又謂宰相廟坐。則參樞不宜列坐者。危公以其無據。出于臆說。不大釋然。余年最卑。公視余曰。實良獨不對（一作言。）乎。予謝其闕而對曰。熙寧官制既改。三省長官皆視事南面。餘官遂從兩列。恐當以此爲據。危公謂予曰。子得之矣。

南屏興教磨崖（【原注】又有小南屏山與南屏軒。○按軒疑對字之誤。）

今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公書。新闊經不盈。蓋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庶。多淫靡之尚。其于齊家之道或缺焉。故司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爲之也。今南屏遂爲樵牧之場。莫有登山摩挲苔石者。

天竺觀音

孝宗即位之初。出內府寶玉三品。寘于天竺寺觀音道場。明年御製贊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爲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上之博通內典如此。

易安齋梅巖亭

光堯觀梅南郊。時紹興二十五年也。御書於郊壇易安齋之梅（一有堂字。）亭曰。瀟散奏庭。因過易安齋。愛其去城不遠。巖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爲賦梅巖云。怪石蒼巖映翠苔。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試探春風第一花。孝宗時在潛邸。恭和聖作云。秀色環亭擁翠葭。旃（【原注】今上諱。○案當作育字。）冰豔數枝斜。東君欲奉天顏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見。巖石何其幸歟。光堯嘗問上僧曰。此梅喚作甚梅。上僧對曰。青蒂梅。又問曰。梅邊有藤。喚作甚藤。對曰。萬歲藤。稱旨。賜僧階。上嘗憩石而坐。至今目之御坐石。

五丈觀音

觀音高五丈。本日本國僧轉智所雕。蓋建隆元年秋也。轉智不御煙火。止食芹蓼。不衣絲綿。常服紙衣。號紙衣和尚。高宗偕憲聖幸觀音所。憲聖即製金縷衣以賜之。及挂體僅至其半。憲聖遂識使相其體再製衣以賜。

柳洲五龍王廟

出湧金門。入柳洲上。有龍王祠。塑廟中。帥臣趙師𢍰重塑五王像。冕旒挂服畢具。其中三像。一模韓侂胄像。一模陳自強像。一蘇師𢍰（一作蘇師旦。）像。時韓陳猶在。臺臣攻師𢍰（一作師旦。）者。惟於疏中及師𢍰（一作師旦。）自觀其像。不敢斥韓陳云。至今猶存。未有易之者。過此皆不識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爲信而易之。然師𢍰（一作師旦。）

論疏可考也。

張司封廟

廟號昭貺。即景祐中尚書兵部郎張公夏也。（【原註】或作兵部。史傳又作太常。祠典作工部員外郎司封。）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爲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湖水衝嚙。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隄一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旣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歷中立廟于隄上。嘉祐□年十月。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憤懣。盡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寓于夢。謂是修江者。方得其說。隄成而潮亦退。蓋俚野人語也。江之所恃者隄。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之便。功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憑虛恍惚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忠當如何。是偷得生名之智。殆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隄是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昭貺所築。今廟基之錢王則九經矣。

忠勇廟

廟在九里松。祀故步軍司前軍統制張玘。紹興三十二年。從張子蓋解海州圍。玘用命戰歿。奉旨贈清遠軍承宣使。仍于本寨門首建廟。賜號忠勇。乾道元年。步帥戚方所建。

忠清廟制詞

顯仁太后龍輴將渡會稽上。聖孝出于天性。預恐風濤爲孽。遙于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篙御旣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眷以大江之阻。具形寤寐之憂。旣竭予誠。顯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旣賴幽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尙穀予四方之民。以綿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于集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

徑山大慧

大慧名妙喜。張公九成字子韶。自爲士時。已就釋學。嘗與妙喜往來。然不過爲世外交。張公自以直言忤秦檜。檜旣竄斥張公。廉知其素所往來者所善獨妙喜。遂杖妙喜背。刺爲卒于南海。妙喜色未嘗動。後檜死。孝宗果放還。復居徑山。有勸之去其鬚髮者。妙喜笑拒不答。孝宗憐而敬之。寵眷尤厚。賜金鉢（一作緞似裟）袈裟。與前用肖蓋。賜號大慧。言者列其離過太過。高宗旣御北內。得以遊幸山間。以妙喜故。賜與郡田萬畝觀幸。越二年始建龍游閣。

宏詞

嘉定間。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郡（一作蔡）試。必摘其微疵。俾從申省。十歲之詳矣。水心先生嘗爲進卷外藁。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

貴人。則父子孫相望于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旣已爲詞科。則其人已自絕于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于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于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先生外藁。蓋草于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嘗于嘉定間。雖先生本無意于排詆詞科。亦異于望風承意者。然適値其時。若有所爲。文忠眞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蓋得于里人張彥清（一作靑）之說。以先生之文失之支離。文忠得先生習學記言觀之。謂此非記言。乃放言也。豈有激歟。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泰冠蟬緌。方舉三年之制。赤舄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高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諶斯。當毋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旣庶旣富之功。撫諭江西寇曲赦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焚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親。可陞森章。其登公朝位爲之尊。仍疏王社茅之賞。蓋文忠旣入劉廟堂。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徽詞云。

文忠薦趙履常

文忠眞公嘗與趙公汝談（一作汝讜）相晤。趙公啓文忠曰。嘗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答以公爲宗臣。（一作國）固當思所以謀。如某不過朝廷一歲事（一作論）之臣爾。趙公自失。予以謂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文忠語余曰。他年某極力只做得田君貺人物。若范文正公則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後。則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與予論理學。則曰。某與兄言。只是論得个皮膚。如劉靜春御論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靜坐十年。然後卻與公論骨髓。其後公閒居僅十年。而朝夕反覆議論者。獨有靜春乃大不合。豈公之學力已異于嘉定之初耶。

徐竹隱草皇子制

寧皇立皇子詢時。上春秋鼎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一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眞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昆命于元龜（按此事載齊東野語第十六卷較此尤詳。）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史彌遠。）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史帥福州。卽束裝奏疏。謂哀帝拜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爲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謂日除御史。遂上章。偏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詞科於思。（一作臣嘗學詞科于思。）思非不記。此特出于一旦私

愼。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疏。免所居官。陳與眞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顯質于文忠云。

考亭

考亭先生賦武夷大隱屏詩云。甕牖前頭大隱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氏得其詩而鐫之。謂南軒張敬夫曰。佳則佳矣。惜其有體而無用。遂自爲詩以道考亭先生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胡公銓以詩薦先生于孝宗。召除武學博士。先生不拜。蓋先生之意。以爲胡公特知其詩而已。門人以考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爲陳氏所造。本以寘其父之櫬。非葬。因以爲祀塋之所。故曰考亭。其後亭歸于先生。以考亭於己無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蓋取漢史世說陳元方事。畢爲一段。段爲一圖。揭之於亭。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者以晦菴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後自以爲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懼不足當。自易爲仲晦。然天下稱元晦已久。至今未有稱仲晦者。文忠眞公字景元。攻媿從容叩公曰。何以謂之景元。公對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誤矣。取毛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註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以訓慕。遂爲公易曰希元。然天下稱景元已久。至今亦未有稱爲希元者。文中子弟績字無功。子曰。神人無功。非爾所及也。終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爲字。蓋本于此。

洪景盧

洪忠宣公以蘇武節爲秦檜所忌。孝宗憐之。其子邁以宏博中選。歷官清顯。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則非所以示天下。故特遲之。洪公每勸上早爲莊文。上爲首肯。偶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飲娼樓上。面命快行。宣諭洪公云。也請學士【原注】時洪爲知制誥。教子快行。言訖無他語。洪惶愕莫知其端。但對使唯唯奉詔。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謝罪求去。歸番陽。與兄丞相适酬唱觴詠于林壑甚適。偶得史氏瓊花桓之別墅。名曰瓊野。（野一作墅。）樓曰瓊樓。圃曰瓊圃。史氏欲訴公。畏其恩澤不從。史氏遂訐公以瓊號者天子之所居。非臣子所宜稱。公不爲動。則伏闕進詞。諸臺訴事。因爲言者所列。文人稍欲吟詠題品。而小人即毀之。至不復遊政府。亦命矣。

趙忠定論才

忠定季子崇實。閒因與予商推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閒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則難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論才報國之一端也。崇實爲相家賢胄。遊京輦。爲元僚。有聲譽。而誠實出于天性。眞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學諸生寘綾紙

鄭昭先爲言臣。條當言事。月謂之月課。昭先純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乞諭京尹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皁繒爲短簷繖。如都下賣沐水（一無水字。）燈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邏者猶以爲省犯禁條。用繩繫持蓋僕。併蓋赴京兆。時程覃曾尹京。遂杖持蓋僕。翌日諸生群起。伏光範訴京兆。時相戒閽者勿受謁。諸生益鬨訴覃。覃亦白宰及尋自辨。諸生攻之愈急。至作爲覃傳。云程覃字會元。一字不識。湖徼人也。湖徼者。覃本徽出。寓居于湖。俗諺以中無所有而敢于強聒謂之胡揮。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𢍰既因撻齋生罷去。亦諸生所非也。既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太恣橫。堅持其議。不以諸生章白上。諸生計既屈。遂治任盡出太學。寘綾紙于崇化堂。皆望闕遙拜而去。其散寓製。學爲之空。觀者悲惻。以爲百年所未嘗有。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有庠權武諸生。偶遺陳衛同舍。介者寘無所諸。復持以歸白王。以兩學俱空。王遣二字往廉其事。具得實。因懇明啓于上。上即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趣就齋事。（一無事字。）免覃所居官。仍爲豐鄉。諸生奉詔唯唯。（一作唯諾。）先是時相惡其鬨以挾學要朝廷。遂誦言諸郡庠生有職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極可念。若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缺。生徒聞其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眞出于此。以余觀諸郡庠極有遺才。三年大比。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于太學云。覃于官業無顯過。蓋善人也。皁蓋一事。合申廟堂。當來臺臣只乞禁青蓋。今諸生用短簷皁繖。未知合與不合。速乞朝廷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許用皁蓋。而諸生猶故用之。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則爲善于處置矣。時即有輕薄子。放爲一絕嘲詩云。冠蓋如雲自古傳。易青爲皁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繖。何不多多出賞錢。

心之精神是謂聖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敍述碑記。講說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說。慈湖嘗爲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鄭節使酒過

臣寮論列鄭節使興裔使酒尚氣。政事幽莽。光宗諭言者曰。臺諫之職。固在風聞。然亦須得其實。興裔戚里。朕向在東宮。曾與之同侍內宴。沾酒不能受。聞酒氣輒嘔。安在其爲使酒也。言者慚懼而退。臨有旨予外。

史越王表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遂逕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原注】不起名。能四六爲屬者。越王召見試。以表中語俾爲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爲對是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話中載越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揜（一作沒。）人善之意也。【原注】或云是呂申公遺表列。

楊和王相字

楊王沂中閒居郊外。（一作微行。）遇相字者。相者以筆與札進。楊王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楊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爲王者無疑。楊笑。遂用先所進紙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帑者徵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于司帑。云王授吾券。徵錢五百萬。司帑老于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僞押來脫吾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爲眞王所書。吾安敢僞。司帑嗤。謂我主押字。我豈不認得。相者窘蹙號慟于廳。王居巢巢然聞不逆。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僉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者而去。王聞。因簽押支用。旣簽押。司帑者乘間白王曰。恩王前日付批押予相字者錢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是。是道人是神仙。汝已支與他了。司帑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乘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社矣。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朱趙諡法（【諡法】忠定當諡愍。其家欲以慶元丞相某篇目以慶元不一。權故未定。）

本朝士大（一無大字）夫以忠節致死者。俱于諡法有愍字。趙忠定當諡愍。其家子弟自列于朝。謂愍之一字實不必用。遂易諡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諡文正。（按丁集和靖文忠。此云文正。或傳寫之誤。）考功劉公彌正覆諡。謂先生當繼唐韓文公。又嘗著韓文考異一書。宜特諡曰文。且謂本朝欄楊億後王安石雖諡曰文。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旨從之。自後議諸賢諡。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呂成公之類。

四朝聞見錄乙集

高宗駐蹕

高宗六飛未知所駐。嘗幸越。幸吳。幸建。俱不契聖慮。暨觀錢唐。表裏江湖之勝。則歎曰。吾舍此何適。時呂公頤浩提師于外。以書御帝曰。敵人專以聖弱爲言。今駐蹕錢唐。是以避其鋒。伐其謀。近名公謂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娛。皆秦檜之罪。檜之罪在于誅名將。竄直類。從臾貶黜道遂北人。若奠都之計。蓋決于帝而贊成于頤浩也。或謂徽宗嘗夢錢王而誕高宗。蓋因定都從而附會云。

武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元虎爲元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爲靈隱後山。頓伏至儀士嶺後。若虎昂首。頷下石蹬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爲太祖。又以爲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頷。又謂萬宗嘗占夢爲虎所噬。因鑿焉。未知孰是。今竹宮（竹宮一本誤作行宮。按甲集作太一宮。）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竹。蓋因一小土阜爲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因攻媿樓公嘗宿宮詩以詠其亭。詩中用事最爲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眞有以蓋靈隱之山。卽武林之山。冷泉

之水。即武林之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竹宮垍壤之土。非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宋京乃謂錢氏鑿井。遂繇黃壇以厭王氣。疑此山為武林餘脈。是又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為正云。

武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原注】字季通。號西山。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鐘律之學。又繇之以陰陽風水之說。先生借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狹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辨正在丁集黨議。

錢塘

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嘗圖視錢塘。喟然而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于西湖也。亮奏書孝宗。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洩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力請孝宗移都建鄴。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荊襄以制中原。上疑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遊。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省。不肯盡言。慮縱言亦未必盡復于上。翌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銳意恢復。遂不復召見。時兩學納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嘗遊太學。故特來去。用鄉舉名伏闕正門下。（按宋刻咸淳臨安志有主人二字。）王又短之以為欺君。故遷都之議為世迂笑。至于今日。亮得以迂笑議己者于地下矣。

洛學

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將寘唐于理。王與唐為姻。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為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為解。考亭上書力辯。以謂至以臣得力于師友之學。以中傷不報。故終王之居相位。屢召不拜。考亭之子在。樵紹時好。逢附法從。觀其父作淮者異矣。予嘗與閩士同舟。相與歎息在之弗紹。且謂在蓋根盡竹。實了武夷山。閩士謂予曰。子之鄉嶽。只是實了一座武夷山。我之鄉嶽。卻實了三座山。三座山。蓋指三山鄉嶽。謂梁成大也。程源為伊川嫡孫。無聊殊甚。嘗糴米于臨安新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為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勸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輪對改合人官。遷寺監丞。伊川考亭掃地矣。諸學子孫。惟呂氏未墜。成公猶子康年。甲戌廷對。與文忠欲寘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未清。恐觸時政。文忠固爭不從。遂自甲寘乙。文忠嘗出其副示予。相與歎息。公縱体命書市刻之。

吳雲壑

四明高氏似孫。號疎寮。由校中秘書。授饒倅。道出金陵。投留守吳公琚【原注】號雲壑。字居父。以詩曰。四明逢遇何微

林。多少恩榮世少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篆璃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鄭館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厚、王明清。晚得王大受。鎡子姪官掇之。凡遊從皆極一時之彥。公無他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為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為課。非其所心愛者跡不至。此高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亦精于所聞矣。公所居于他遊也。自廳事側梯東樓。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為燕坐處。樓相直有亭。備著寶上四人。因城巖石曰南臺。臺後高數級。登設于蛇泄之以管。淙淙環佩。導入方池。池方四五尺。號三三於扁。自旋之後登城為臨臺。下有堂。依城南楞曰讀書臺。有級可下。又自堂入洞門。依雉堞有平地可增。闢植碧桃。有石可棊面（與。一作坐。疑是可坐而棊。）自西行有亭曰物表。亦光皇賜扁。面直吳山。又曲折夠人若蘇洞。茅原而闢。內揭以錢曰定庵。與借智彬語。遂摩舉則宅。大抵地僅尋丈。而臺聯絡。花竹映帶。鳥啼鶴唳。寂如山林。公野服縣笄。（二字疑誤。）大篠蒲履。徜徉其間。望之者疑為仙云。公為憲聖猶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洛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侍。孝宗萬幾之暇。即命中使召公論詩作字而罷。故疎寮句聯及之。【原注】時雍已為直學（秋侍且直學士。癸亦不能之。○按此注當在後奉安無以為異者句下。）憲聖既御廳殿。趙公汝愚為相。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公冀而體貌。求慈福宮使。又求提舉中秘書。趙公俱難之。趙擬書。（一作）物色韓侂胄。憲聖姪孫也。侂胄奉趙命惟謹。雖一秩不以請。趙公嗇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反投陳公。侂胄知上之信用于德謙也。陽與之為義兄弟。相得懽甚。一日謂德謙曰。哥哥有大勳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閹官也。有此例乎。弟弟毋誤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且宣麻矣。王唯唯以為疑。何澹時為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若要節鉞。上亦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奏所以出。翌日延播。何悉如所教。繼即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胄袖以泣曰。弟弟誤我。侂胄徐謂曰。哥哥放心。略出北關數里。便有詔追。只候能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謝之。竟死貶所。何遂濟政府。侂胄蓋嘗許之也。德謙既逐。自此內批皆侂胄自為之矣。諫議大夫李沐論趙不執。韓嘗嗾之。李初未知所決。謀之倪公思。公曰。若者併趙韓俱論之。李為韓姪婿。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啗之以美官。詞曰。屈氂與廣利妄議武帝。以之于事闕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逐之于論定之後。（一無二字。）是皆宗室之為相。卒蹈譴呵而罹刑。蓋病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既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強隣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又借之以堅和好。盟書所載。不許以無罪去首相。故趙以侮兵云。趙偕猶子崇憲赴貶。自辭家在途頗悔不用吳。蓋吳所交者石湖范公、三山陵公、止齋陳公。皆名提義出于天性。必不出于侂胄所為。趙公舍宮使提

客之賦，亦豈無以慰吳者。（舊注宜在此句下。）予聞吳氏之說納宋之丞，及從餘干趙氏于眞西山書院。西山之子婿趙氏，趙氏之說皆與吳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呼！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誠齋眞蹟，至今藏之。時吳公已爲開府，而誠齋詩卷首稱之曰儀同。予考官制無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過其子監，乃知其曾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可乎？惜此詩他時流落，或者以高氏爲信。（按文義未足，似有脫文。）

趙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每稱忠定，既已用韓，當厚禮陳謝之，意欲忠定處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豫未決而禍作。先生對門人曰：韓吾鄉乳母也，宜早陳謝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爲務兒去乳，即以首飾羞帑厚遣之，故謂之陳謝。韓後聞其說，笑建俗而心銜之，故禍公者差輕。嘉定初，號爲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書以入，不得通對，力止先生勿上。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謂其父因韓用兵，憂憤殊甚，遺書數千言，至以叢上。楊公既致爲臣而歸，雖不言事可也，誠有所論，何爲中輟，非二父之志也。元定蓋先生友，亦非門人云。

吳雲壑

憲聖既御簾政，則戒公曰：垂簾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時。（【原注】即孝宗。）汝當自此少出入，庶免干預內廷之謗。其嚴待家人如此，謂之以聖宜哉。

又

孝宗篤眷公，情均兄弟，自論詩作字暨琴之外，未嘗語以外事，者以國政，間以人才，公亦未嘗對上及之也。待起之間兩得之。

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于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光皇御製

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故稱瑞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璩兄弟曰舅。璩尤聖眷，後苑安權殿閣，光皇以宸翰扇自題聖作二句曰：細蕊輕綃色倍嬌，晚叢猶在綠陰中。命璩足之。公再拜援筆即書曰：春歸百卉今無幾，獨立清微殿閣風。上稱歎者久之。蓋聖于二王中，獨尊孝宗以光皇爲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寄意深矣。御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後俱不存云。

三千得

三千得不知何許人，亦無姓名，帶（一作）者，額角中（一本中字）有刺字，蓋揀籍軍兵也。頭蓬面垢，或數日不食，莫迹其止宿。包道成嘗與之共宴，謂其體壯熱如傷寒，道成汗，而異夫人卽之。或咄咄嫚罵，至以瓦礫擊群兒，

子皆呼之。但正日以觀遊，無所言。光宗始開王社，位爲第三，孝宗儲副之位未知孰授。一日三千得于道中謁王車衛者攜之，王問爲誰，但連稱三千得，三千得，千惜其光。縱使去，既即大位，命入中禁，賜命不拜而出。道渦與之錢者亦無所謝云。

淸谿陳仙

今所謂仙，蓋小陳也。光皇爲儲副日久，遣黃門召其父以入，上書白絹汗衫，畫小紅條，見陳人避之。徐遣召陳黃門，設香案，金盤巵酒，金盤貯生果三百，炷香焚所問狀。仙逵降于筵，許光皇以某年月日卽大位。黃門持以入，出則就以酒勞陳，且贈金帛，道出戒以歸勿語。後果如所定。光皇又遣使召陳，陳以近日仙不降爲辭，恐蹈罔上之罪。不期年光皇得疾，蓋陳已而知下仙矣。陳兄弟能致仙，有奇驗，類皆如此，特不遂于子，他事不繫于國，故不書。

烏鞓樂

光皇春秋已富，又自東宮尹天府人侍重華，從容啟上曰：有贈臣以烏鞓樂者，臣未敢用。上語光皇曰：正欲示遜成于天下，何以此爲？蓋重華方奉德壽，重惜兩宮之歡，故至德壽登遐而後卽授光皇以大位，其般健萬乘蓋有待也。

光拙菴

孝宗晚喜佛學，嘗召問住靜慈僧光曰：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對曰：臣將謂陛下忘卻。頗稱旨。光意蓋以孝宗卽佛，又焉用問。禪門宗鵡亦有可笑者，東坡嘗謂其徒善設坑穽以陷人，當其欲設，卽先與他塞了。此語最得其要。陸象山兄弟早亦與光老遊，故考亭先生謂象山滿肚皮是禪，陸非以脫定面對，爲王信所（一作）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見晚之歎。

萬年國清

孝宗喜古對，宋之瑞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瑞。對曰：臣家于天台。上又曰：聞彼多名山勝刹，孰爲之冠？之瑞對曰：唯是萬年國淸。上大加賞歎之，瑞遂階兩制云。三衢毛澤民以處者面對，孝宗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澤民姑大言曰五千尺。上曰：何以驗之也？毛對曰：臣日科觀察。上喜其捷。

皇甫眞人

皇甫眞人，號爲有道術，善風鑑。高宗聞因大雪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紵製平數幾，謂皇甫曰：先生何（一作）不怕冷耶？皇甫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時逆亮謀南寇，故皇甫以對。上大悅。後又白出山來，見上即其所以來，則曰：做媒來，臣爲陛下尋得個好孫息婦。上問爲誰，則以慈懿皇后大將之子，生于營中。生之日有黑鳳儀于營前大黑石上，人謂鳳皇覽德有則元士。（一作皇。）慈懿小字鳳娘，蓋本于此。后既爲太子妃，至訴太子左右于高孝兩宮，高宗不懌，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爲皇甫所誤。孝宗屢詞妃宜法太皇后【原注】

（卿．重華．）義斯之行，汝只管與太子爭，吾寧廢汝。上欲懼之，未肯眞欲廢之也。因號慟，疑其說出于慈聖，會光宗卽位，大慈近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級。（【原注】或劉卽陳源．）其黨顧（一作卿．）奔訴于重華，適有教曰，吾兒忌怒，光皇雖卽奉旨，而詞色加怒，意欲他日盡誅此曹。由是宦者相懼，而謀所以間三宮者，光皇適感心疾，久缺定省，重華疑之，得草澤良藥，爲一大丸，服可立愈，欲宣賜，恐爲后所沮，俟光皇問安，卽面授之。宦官因間毀譖云，太上只等官家過宮，便賜藥，后使覘北宮，果有藥，后遂持嘉王泣而訴之上。上由此堅不肯詣太上。先是上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兩制俱扈從，惟吳琚待制以疾在告。上將進酒于荼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出幸外苑，必恭請光堯，上方盤言者，遂以重華亦有不曾恭請光堯之時以語從臣，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齎宣勸以賜，會上怒未息，以手頓擲卮于地，黃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親見太上傳宣，卽大怒碎卮矣。每太上遊幸，上必進勸，會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關市，而上偶不記，太上左右陰闘鶉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鶉不著，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爲捉鶉，故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陽若不聞，而玉色微變，自上以疾不詣北宮，至孝宗大漸，終勿克執喪，與憲聖垂殺而莫有奮樂，皆后爲宦者所誤云。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聖性簡儉，雖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時直宿禁林，夜召周以入，謂必大曰，多時不與卿說話，賜必大坐。上耳語黃門，黃門出，則奉金銗貯酒，瀉入金屈卮，玉小楪貯菜，用金綠青窯器，承以耽瑚托子，中設羊肢線。（一作腊誤，絲一又作臘．）○清可鑒，酒僅一再行，上曰，未及款曲，必大歸語其家，歎上之簡儉，翌日遂拜政地云。

孝宗恢復

上每侍光堯，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光堯至曰，大哥俟老者百歲後，爾卻議之。上自此不復敢言。光堯每以張浚誤大計爲辭，謂上毋信其虛名，浚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浚有一册子，纔遇士大夫來見，必問其鄉里書之，若心許其他日爲用者，又鑄金盌飲兵將官，卽以予之，不知官職是誰底，金盌是誰底。或者謂必有近習潛浚于太上云。

秦檜王繼先

臺臣有論列二人者，上曰，檜國之司命，繼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楊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曰，朕南渡之初，敵人退而群盜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議者招撫之策，刻印盡封羣盜，大者郡王，小亦節鉞。朕所自有者，惟淮浙數郡，計猶豫未決，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已發願，除地土之外，凡府庫金帛，俱寘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盜之功，迺盡以西湖賜之，亦不爲過，沂中此事，雖寬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普安

上有所聞于張說，以質于秦檜，檜至，因要上以所言之人，上倉卒不敢以說語檜，度其無如普安郡王何，漫以語檜，檜銜之，未有間，會普安丁本生戚，遂嗾言者請上令普安解官持服。（【原注】或云，或所言乃建儲者也．）

楮券

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華陳天瑞時爲侍從，力抗疏以爲不及五十年，必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水心葉先生進策，亦謂不數年間，將交執空券而無所售。時上意士論猶未信其然，至于今日驗矣。先是每券以八百售，至石首時，則價又蹶，愚民至指乘輿以造券不多爲苦。又有太守自蜀來對，以道間目擊楮蹶爲患，上皆笑而不以爲罪云。

憲聖不妒忌之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爲天下母，率多遇負以進，卽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局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姐歸，（【原注】謂太后．）俟其還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晴美，侍上宴集，幾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步不到此，上爲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既旋鑾馭，以向皆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懿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陽諾上云，須事由在衛，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母（一作后．）之命云云，懿妃吳氏云云，可立爲后。后遂獲擁祐三朝之功云。

光皇策士

周南，吳中人，遊太學，有時名，然頗任俠，與水心先生善。晚號爲善類，南嘗與鄭湜遊，湜有封疏未報，南嘗見之，會廷對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之意，有司已第南爲第一，光皇讀其策，顧謂大臣曰，湜之疏入幾六月，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鄭湜無削愛君之忠，周南顯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爲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作爲周誌墓，則以周南廷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冠之誌首，蓋周自爲教官，至給札中秘書，皆未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近時眞文忠公撰徐玉室墓銘，亦詳述其給札時言山東事，蓋祖水心文法也。先是吳中號爲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奏聞于上，上屢遣使間之，皆有異，遂召之至京，（一無京字．）親洒宸翰扁通神菴，州郡以上所賜，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見而嫉之，對策中謂漢昭回至施之閭罔乙旬之小夫，光皇惡其訐，故因湜疏以發之，葛丞相邲時在位，而疑其贊上，邲之去而有力焉。光皇以違豫闕定省，謂南亦以此諷諸公云。

又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爲

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迭諫。亮獨于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爲禮之說。光皇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爲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爲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對俊游。諸姑循近此。朕之待問。豈止是哉。蓋有意于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皆勸聖人臨發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首見。其幸猶身于今日。獨知回首于當年。末聯云。或取士雖化貴之柄。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攸賴。阜陵稱獎。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狼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爲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首。龍川雖不爲進士第一人。其所上阜陵三書。詎可泯乎。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也。驪塘危公稹嘗以龍川再氣振。對策氣索。蓋是要做狀元也。水心本爲第一人。阜陵賞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微笑曰。即是聖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爲冠。

佑聖觀

右篆無佑。佑即右。賜佑聖篆者。爲右羽流固爭以爲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訴之禮部。肯從之。非篆古也。識者謂既從佑字。即不當用篆。觀爲孝宗潛邸。先自有神三見于雲端。孝宗爲之拜。既即大位。賜邸爲觀。蓋祗潛初志也。其聖殿潛邸正寢也。寢殿規小。宰若今小學。有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二句刻于石。蓋宸翰也。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故有此以勵之。

莊文致疾

士固號爲草茅。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皆不識禮義之謂也。陳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國忌引百官班詣原廟。是日適値補試士子入貢院。陳相多從班退。即命從者由窮徑以歸。貢院路原廟所出也。莊文之歸。正與赴試者會。試者横截莊文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衆士遂即前折其杖。閧車發喊出動。莊文驚愕得疾。薨。上甚痛之。歲當大比。有姓黃士人率其徒出幽。乞試同文館。不報。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觀究論孝宗。德壽以閒人不管朝事。卻其奏。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袍也。孝宗震怒。收有司杖黃脊。黥隸海島。黃因竄入高麗。國主用爲相。後以使事至闕。見于孝宗。及其主修政。遂授以國云。

寧皇二屏

寧皇用二小黃門。常背二小屏前導。隨其所至。即面之屏背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析二事爲二屏。以白楮糊。緣以青楮。所幸後苑。有若進上以酒。及勸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之。故每飲不過二爵。宮中動御呵衞。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輔草爲澆紬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則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茲蓋學于永嘉陳氏傅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大臣進擬不過曰可。謂之畫批。依託顏隆準相者。謂寧皇龍形云。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嘗從觀。（【原注】平聲。○按此當作去聲。）至今謂觀。（【原注】去聲。○按此當作平聲。又此處似有脫文。）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新學行。有詩。說傳于世。大率祖于由後。以新法浸異。公紹興間已爲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熺。寘公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議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于茶山曾文清公。其後沐寒于水云。嘗從紫巖張公遊。且知西北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嘗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結中原豪傑以滅敵。自商賈仙釋詩人劍客。無不徧交。游宦劍南。作爲歌詩。皆寄意恢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處而韙之。旋除删定官。（【原注】嚴第時得誤。或）疑其交遊非類。爲論者所斥。上憐其才。旋即復用。未内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陸游除禮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來若耶雲門。留意叙洽。以觴詠自娛。官已階中大夫。遂致其仕。皆不復出。韓侂冑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爲之出。韓喜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爲詞。有飛上錦裀紅皺之語。又命公勺壽長泉。旁有閱古道士題名。韓求陸記。記極精古。且以半客皆不能盡一瓢。惟游盡之。且謂挂冠復出。不惟有愧于斯泉。且有愧于閱古道士云。先是慈福賜韓以南園。韓求記于公。公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侔。蓋寓微詞也。又云。游老謝事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豈取其無諛言無侈辭。足以道公之志歟。公已賜内第。人謂公探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爲歌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留詩以示其家云。王師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則公之心方暴白于易簀之時矣。又有鄭棫者。容第進士。自作南園記。併剡石以獻。韓以陸記爲重。仆鄭石于擁之地。後韓敗。鄭竟坐前。陽陳蕩。文人也。檢壺璧以壽韓。至刻金字上石。稱之曰我王。又有某人以錫字分題。如錫爾錫爵（予。一作）之類。爲詩以獻。韓敗。有爲陳摔石于地者。俯搜地窖。然有聲。則陳石也。遂爲言者所彈。陳留題吳山三茅觀梅亭詩。有竹密不知雲欲雨。山高盡見水朝宗之句。識是未有能和者。翰墨本於顏蔡。世以不得其字爲恨。獨附韓一節爲可恨。官職自有定命。特爲人自信不過耳。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憩于廟下客邸。神號知進士科級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謁可也。謝盥手潔處。服紫衣。持爐香以入宿。夢神就邸。熊迎謝笑語之曰。定夢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曰。卻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惡耶。謝曰。不則劇。熊試叩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搖搖然。覺堵怖猶懼。與熊笑語且歎。酌謝酒至五爵。謝詰熊曰。此處儒流清選也。子復且此升矣。熊與敍舊極款。茗畢即送謝出。右文則納日謝。熊信其說。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後收科歲。謝再試南廊不入等。熊調銓闕。道僕城邸。偶與中秘書對。熊恐

已應夢。賦詩以自解。暨調餘姚尉。史越王嘗爲是官。適以鄉學召入相。道出餘姚。尉攜行卷詣王舟上謁。王讀其文而器之。會上賜曲宴。語王以兩制闕其選。王遂薦以熊鶚。旋進所投行卷。上即召充詰都省。旋給札中秘。序轉校書郎。時明伯甫授文學。部咨謂以法須京朝官保識。謝熟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昔故人也。遂叩熊宣舍。會熊直未下。往來廊廡間。熊旹與謝通家。內子自聽事後窺見謝。亟命小史傳語謝新恩。校書偶入局。獨人不得相見。校書曾說謝新恩來。可使人隨至秘書省要說話。謝至秘書所。與熊酬酢。與前夢無毫髮差。熊已不記江郎事。謝遂語熊。相與太息。因問熊。熊對以校書久不除官。以俸貯裝某明冒恩除。甫懸扁歸廳。謝赴省時。猶未識中秘書。越王識熊于有司。即至以應詔。熊官至法從。謝憔悴以老。神之戲謝亦劇矣。熊不與謝人俱謁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有般弄人。信哉。

越王陪位

孝宗盛時。故相或居輦下。時召入問事。間遇朝會。則立侍班之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否。郊禋則陪。無所嫌也。阜陵嘗上壽八袤。參用故典。召故相陳福公。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絕江而。（而字疑誤）既竣事。以史依舉典爲勉留。時相疑其迫己。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史聞于燕居太息。語子弟曰。吾與陳福公並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論。則人皆相與曰。此陳丞相所爲。稍曉公論。則人又曰。此史某所爲。吾命招謗。皆爲布衣術者云爾。

高宗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眷。則曰吾數偶宮星陷故也。

憲聖擁立

憲聖既擁高宗立普安。遂定大統之寄。高宗登遐。憲聖獨處北宮。春秋浸高。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爲歉。及內禪光皇。質憲聖所命。孝宗遂得日奉長樂宮。（一無宮字）極天下之養。盡人子之歡。宮去東園最近。旬浹間御舟請憲聖臨幸。園芙蓉臨池秀發。遂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欄幕。臥看大作。憲聖欣然從之。先是高宗經始東園。蓋恐頻幸湖山。重爲國費。故園去東門百步而遙。落成之頃。供憲聖燕幸。有一門通小東園老柏。上與憲聖相視而泣。速稱相似相似。時幸園中。（時字上宜有後字）獨不至此。左右疑與故京宮苑有適似者。故重爲之感傷。

攻媿樓公

攻媿樓公天性豁達。與物無忤。初皆與韓侂胄善。獨因草制以天下公論不予韓。故寧能去。韓心敬之。亦不以慽也。攻媿久廢。韓亦迫于公論。欲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紙書。即召矣。親戚具道韓意于公之子弟。從容以白公。公欣然命具紙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紙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僞楚張邦昌僭帝號。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鄰郡受（受字疑衍）（成忠集英）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書示翁。其書中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翁密視。遂答邦昌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略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迎延福宮之文。雖欲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力請退去僭號。早迎康王。不然勒兵十萬。見公于端閣。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外兵侵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爲李丞相綱姻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李既罷政。浮溪汪氏行制詞。醜詆李公。目爲姦小之宗。至行翁制。亦謂汝本茶山鼎僧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鼎僧也。茶由翁所居百里而遙。浮溪汪氏本爲秦檜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薦用汪。汪疑爲翁所譖。故極力詆之。建炎兵事倥偬。石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翁適承其後。又奉密旨大興行闕之役。故未免調度緊急。水心先生進卷外藁。兼公推剝。蓋未知此。其子進士翁誠之。嘗詣朝乞禁公史。當路未能從。不知秀巖李氏修四朝正史。筆削。曾及翁否。翁葬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孫孟燧補上庠生。遊謝得官。死于定海之役。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皆首臨安鄉書。

張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酲猶未解。濡毫答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獎。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嘉永。（按此句似有脫文）張正謝恩。遂謁秦檜。檜語之曰。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叩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按此下似有脫文）務能登闖前儒。汲揚後學。詞翰兼工。天性倜儻。輕財好施。勇于爲義。爲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贓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誠有之。贓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宥之。人以爲誠非欺君者。真文忠公嘗語余曰。于湖平生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張爲江人。寓居蕪湖。捐己田百畝。匯而爲池。圃植芙蕖楊柳。鷺鷗出沒。煙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殁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羣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爲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旣與南軒考亭先生爲莊行友。而不能與之相琢磨。以上紹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爲紫府仙。惜夫。

眞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兄次山除少保永寧郡王。文忠與許公奕給事長相好。其詞思典太重。欲千其一則（一作兩。）拒其一。許遂封還制書。文忠以官卑且攝職玉堂。但具劄白之廟堂。時相不以文忠劄繳進而許之。奏已入。慈明震怒。遂斥許而文忠獨留。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當制除吳環（一作璣。）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親弟。又號勳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制由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痛以制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雖易往字爲歸。盡字爲倦。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俺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位下表語不同。

甲戌進士

袁蒙齋甫甲戌進士第一人也。文忠嘗閱其卷。于殿閣出。則以前三人綱卷示予。而亂其次序。沒其姓名。余讀其一。謂文忠曰。此卷雖盡用老師宿儒遺論。必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讀其一。以國論國事爲說。國事謂廟堂之用事者。國論謂議論于朝廷者。其意以國論爲空言。以國事爲實用。欲任國事者必參國論。持國論者必體國事。文忠問如何。予對以理概所是。假不如前卷。然其說出于調停。恐是狀元也。文忠起而撫予背曰。說得著說得著。蓋先卷乃李公晦（[原注]方子。）所對。而後卷即蒙齋也。文忠欲寘李首選。而同列謂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時宜。又欲寘呂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進士徐清叟。亦幾中首選。亦以議中書之務未清。又用藝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時政。僅寘第四。徐既爲御史。彈袁文亦及其策。并與其父絜齋燮舉于象山者爲異端。謂不宜寘經帷。

函韓首

韓侂胄欲遣使求和而難其人。欲用吳門王大受。大受謂敵人以首謀爲言。通軍兩淮。宜勿用中章衡。以丞相代之。（[原注]師旦也。）敵間首謀。則答以今已遜位。蓋至計也。韓疑其建明嶄峻不能從。用蘇者言。名道山縣丞方信孺假檢詳出使。信孺遂問其知金欲先遣使于我。此其力已困。與敵反覆論辯。凡稱謂歲幣土地一如舊。敵多爲備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殺也。方恐我急于議和。則遣使命過有所許。派敵以歸報所索可否而後復來。敵許而推之。韓懼方遲留。果議別遣使。方歸語韓。韓欲再遣。方謂韓曰。信孺既爲朝廷爲單行矣。初不惜死。今且得敵要領。即再往亦決不死。惟稍（一作少。）遲信孺行。敵必遣使來報。且（一作其。）議半章聽愆計。韓疑其重于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柟以代方。柟詣金庭。惟貶號割地不從其說。及再往。韓已誅。凡函韓首與易弟爲姪。增幣重寶皆從之。故金遣論成使來。先是有旨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章

良能建議。以爲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爲可惜。章以誇倪公。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固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侂胄兇頭顱。何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龕呼省吏伸黃紙揭于衆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畫函韓首送金。謀者謂金既受韓首。證之曰忠繆侯。方之在敵中也。金元帥責我失信。催起兵端。方折之曰。爾失信故我失信。帥曰。我何爲失信。方徐謂曰。我之用兵在某月日。爾之誘逆曦在某月日。以日月先後計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敵服其探伺精的若此。故驕蹇。金元帥頗能詩。索方聯句。敵以失蜀謝方云。儀秦雖舌辨。隴蜀已屬亡。方即應之曰。天已分南北。時難比晉唐。金元帥又謂方曰。爾詩非。爾爾國有州軍幾。今一蜀已失五十四州。吾爲爾國危矣。方變色弗提。對以銜命在此。固未知失蜀本末。大元帥閑諜素明。獨未知我之所以立國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鹽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墾者衆。虜歲闢圩田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嶽山林食之羣衆。生之無窮。閩自爲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蒙（一作蒼字。）江淮之所入。故吾國之餘波。常及于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也。彼蜀之爲蜀。號爲州五十四。其財賦權吾國者百不十一。然而僅足以爲五十四州軍民之用。一有藥色。或轉餉焉。白石饒風之捷。必不爲他人有者。凡以爲民而已。金元帥嘉其辯而禮之。故有儀秦之詩。方敵饗嘗以貶號割地。方則（則一作是以。）有晉唐之對。方之未見知于朝也。蓋嘗布衣謁過。亦任俠能辯。時留崑山妻舍。韓頗聞其名。諭錢參政象祖風崑山令以禮羈縻劉。勿使去。令斡於奉行。遂親持閩狀見劉。目之以泰。使別設供帳精舍以俟之。劉泰號擲竭。喜不勝情。竭從資以結舉。後朝廷既用方千令小官也。不復敢叩錢劉賓客益落。竟鬱鬱以終云。

胡桃文鵓鴿色炭

予方修宣和沈瀛衛事。適讀王竹西侍郎奏劄。又知當時御爐炭樣。方廣皆有尺寸。炭紋必如胡桃文鵓鴿色。王公諱剛中。號竹西。字居正。常守婺。（一作女字。）適當清司封降色樣。奏之上曰。臣向者備官行朝。目睹陛下宮室卑陋。乘輿服御之物。一切苟簡。雖異時達官大姓之家。有過于今日者。陛下悼國步之艱。猶有謙抑不皇之色。此必有司之過舉。疏非陛下之本心。臣欲將所降炭樣封還有司收掌。更不行下縣科買。而鬪之旁郡。蓋不勝其擾矣。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陳東歐陽澈。（[原注]先朝朝奉郎秘閣修撰。）當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己。陰用上手批。寘二子于法。予嘗得東將臨刑家書手跡。時猶在神霄宮。與行鐵墨。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

知項卽受戮。略無慘戚戰慄之意。（一作默。）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徹延閣。賜田以蔭其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黃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歐。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汚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歐詞。及伯彥落職制。其略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原注】用出典）云云。惟爾東歐。其殆有意於爲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爲忠臣。而天下後世謂朕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追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罪己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宰席之司。實任抑成之咎。汝言汝聽。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郵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汚殺士之名。仰觀俯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于朕躬。誼難寬于爾責。蓋東歐書顯攻黃汪。爲黃汪者。正當上疏認罪。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倘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汪黃分其責者。于公本以三舍法爲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服習騈儷。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救罷詞科之失。而公已不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劾値朝廷以王氏父子議學取士。汨沒心術。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寘意騈儷。其于雕鐫組繡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値（一作直）以陛下直志。廣業之綱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內制之體。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黃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誥事。竊慕其不欺君之直。上嘉歎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嘗用余鼐爲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姪鼐子和。嘗試曾學。有司亦僅與中省。文得典誥體。時爲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趨謁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第。嘗考潘子高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日事。陳以此爲疑而黜之。然心服其文。當其寓直玉堂。凡當行詞皆屬潘擬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集潘文甚刻。不差。且遣皁衣立門以俟。陳每饋潘酒富甚。嘗與予共酌于權科院之雲根云。

呂成公編文鑑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祕閣、暨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明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騤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帖職。上不從。文鑑之成。考亭先生見之。謂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詩數篇。已置選中。後有譏公以潘佳處甚多。恐不止如所選。公遂併去之。

洪景盧編唐絶句

孝宗從容淸燕。洪公邁侍上。語以宮中無事。則編唐人絶句以自娛。今已得六百餘首。公對曰。以臣記憶恐不止此。上問以有幾。公以五千首對。上大驚曰。若是多耶。煩卿爲朕編集。洪歸搜閱。凡踰年。僅得千之一二。至于稗官小說神仙怪鬼。（一作怪。）婦人女子之詩。皆括而湊之。遂以進御。上固知不逮所對數。然嘉其敏贍。亦轉秩賜金帛。

秦小相黃葛衫

秦檜權傾天下。然頗謹小嫌。故思陵眷之。雖檜死猶不釋。小相熺嘗衣黃葛衫侍檜側。檜目之曰。換了來。熺未諭。復易黃葛。檜瞪目視之曰。可換白葛。熺因請以爲葛黃乃貴賤所通用。檜曰。我與爾卻不可用。蓋以色之逼上。

秦夫人淮青魚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以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進。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鯶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便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耳。

高宗好絲桐

高宗自康邸已留意絲桐。時有僧曰彈甘仙。嘗召入。以是被知。上旣南巡。會二僧。亦自京師來欲見上。未有間。會上幸天竺。二僧遂隨其徒迎駕起居。上感昔年擇聆記之。還宮卽命黃門召入。黃門對以須合習儀。上曰。朕舊所識。縱疎野何害。僧徒固宜疎野。黃門復奏以爲入夕非宣召僧徒之時。上曰。此卻是。翌朝召二僧入。道京師事。與渡兩崎嶇。上甚悲且喜。由是宣召無時。二僧寅緣蒙眷。隆地闢莊以老。其徒不能從。上至遣使詣隱僧。僧竊檢未奉命。上降黃敕。任二僧所欲爲界。寺隱僧惟而縱二僧自營。今額爲大中興寺。上旣倦勤。退處北宮。間乘小輦幽訪舊地。與話其處。重華脫屣萬乘。亦嘗思陵故事。有御製二詩。其徒摹崇奉于壁石云。

黃振以琴被遇

琴師黃震後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悅其音。命待詔御前。日給以黃金一兩。後黃教子。乃以他藝入。詔以爾子不足進于琴耶。黃喟然歎曰。幾年幾世。又遇這一個官家。黃死。遂絶絃云。

倪文節尙以諫議大夫入閤

嘉定初。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乞以諫議大夫臨宰相班奏事。上手答甚寵且許之。時相疑其爲僞。歸省奏牘。報吏妄撰聖旨杖脊面黥之。時山東歸附者衆。荊襄帥臣列強弩射之。使還慈湖楊公簡手疏其事以白上。謂此非仁術。且失中原心。以少緡錢賂銀臺通進司吏。徼進上。並以楊公疏宣諭。時相以容臣架勘復於上。遂止劄下架勘。銀臺不應受除官奏。惟從官可也。仍用治郡吏法治臺吏。蓋併與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時銀臺蓋已不復用典。雖從官亦納劄廟堂。眞文忠已居玉堂。終以官非正從。當制有所

可否。亦止入劄乙數奏。揚公急于發上之聰明。故不暇用典也。

去左右二字

韓南澗元吉。雖非門蔭。而學問遠過于進士。孝宗謂兩制之選能者爲之。顧何擇于進士任子。皆除韓俶中書舍人。旋以兩職爲真。自以門蔭力辭。然恥于右之一字。微諷宰臣請進士去左。任子去右。上從之。至今著令云。時有士人朱游。頗任俠多記。別因謁入語韓云。中書誤了。以任子位中書。顧不榮于進士乎。前左右字則混然無別矣。韓愕而悔其事云。

宣政宮燭

予既條于竹西封還宮中降炭樣如胡桃文鵓鴿色。蓋宣政事。建炎紹興猶用未改。故竹西力陳請罷去。其宣政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焰明而香滃。鈞天之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能（一減疑字）進此。惟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稀壽。上極天下之養。故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燭顏愜聖意否。太后謂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閤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金間道奔歸。自言于上。上泣而具記其事。遂命高士儀尚主。一時寵遇莫之前比。高宗僅有一女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韋太后歸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與吾共臥起。吾視其斂且葬矣。上以太母之命。寘姬于理。獄具誅之東市。或謂太后與柔福俱處北方。恐其訐己之故。文之以僞。上奉母命則固不得與之辨也。然柔福自聞太后將還。嬰疾。即以病告。嘗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昔事眞帝姬。故備知疇昔帝姬與上在宮中事。僞帝姬引見之頃。呼上小字。尼師之教也。京師顏家巷髹器物不堅實。故至今謂之顏子生活。

技術不遇

思陵時。百工技藝咸精其能。故挾技術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上以王故召見。見上則曰。陛下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上即嘲與曰。到處相將來。上又爲李世英進墨。每一圭重十兩。上曰。恁麼大將如何把。王偶致棋客闕西人。精悍短小。王試命與國手敵。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弈。言之。契日宣喚。國手夜以大白浮之。出處子極妍麗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但來日於御前饒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卻又饒爾。我與爾永爲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此。吾豈以女輕許人。國手實未嘗有女。女蓋教坊妓也。闕西僕直。翌日上詔與國手弈。上與王視第一局。闕西陽遜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闕西殊出。知爲所賣。鬱鬱不食而死。

劉錡遭讒

高宗得劉錡奏。逆亮將戒日渡江。上以爲憂。劉貴妃適侍。進曰。劉錡妄傳邊事。教官家煩惱。上正色責妃

曰。賢婦人女子。如何曉得。必有教爾欺我者。屏妃出不復召。今葬西湖之曲。憲聖嘗從上航海。値敵騎數十輩掩至。欲犯御舟。后挾弓一矢。其一應弦而倒。餘悉引去。高宗重于親師之役。后苦諫必往。至是奏曰。若臣妾尺五身。紗必須一往。妃不逮聖后矣。

陸石室

陸疑之字永仲。號石室。餘杭人。丰神雋拔。論議倜儻。尤好爲詩。少年以計偕入汴。都法從見之。疑其爲仙。邀陸離坐。命相者某道人視之。道人于華官中指陸曰。這官人只是秀才。諸公因叩以科第。則曰。且遊山脩讀。陸大不得意。道人隨別揖贈以粒丹曰。緩急幸用之。陸亦異其人。寘丹襟帶中。果報罷。乘興南歸。舟循汴。風激浪怒。舟不能運。亟抽帶中丹投舟外。風浪始帖息。陸舉手謝天。幸不葬魚腹。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人也。丹粒炯然已在道人掌中。曰。吾丹欲濟子之身。非濟舟用也。陸方從道人再覓丹。汴流急不得語。陸悄然而已。歸用其說。隱于大滌洞天之石室。人因以石室稱之。居踰歲。又有一道人訪陸。形貌不類疇昔。以紳纏雙髻垂背。紳上繪八卦。手持鶴氅。揖陸曰。貧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半榻可否。陸難之。道人又曰。可借一氈。宿于石門之外竹林中否。陸欣然予氈。既得氈。即視雲漢。仰臥明歌。嘯以惜氣。嘯作步虛聲。音節宛轉。響應山谷。林鶴爲之旋舞。陸疑自若也。道人持氅謝陸。長揖而別。陸問若道人登室前天柱峯如飛。頃已在霄漢。陸撫膺懊悔未已。頃又有紗巾白紵袍道人。問大滌道人宿此。今安在。陸詰以早已去。道人曰。君不識鍾離公也。或謂後至者即洞仙。陸猶不悟。光堯退處北宮。思大滌雙遷之勝。心幸大滌。道流清宮以俟。時憲聖亦侍。羽流結亭起居。光堯于鑾上詔以今是閒人。不須這禮數。道流進天自水洞茶。光堯俱賜憲聖甚適宜。賜其徒金帛有差。進主觀者。問以山中頗有能詩客否。觀師奏有陸乃（一作）以陸對。進陸行卷。太上讀數首。太息曰。布衣人倫林可也。歸當語大哥。【原注】孝宗。憲聖從旁贊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隱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職做甚。若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卻是苦他。太上深以爲然。遂不以語孝宗。凡陸所四過道人。或以爲神仙。固不可測。一日之頃。不過三宮亦命矣。夫陸竟終于石室云。

開禧兵釁

韓侂冑謀欲興師北伐。先因生辰使張嗣古【原注】時爲左史。覘伺虜人敵中。因伺虛實。張即韓之甥也。使事告旋。引見未畢。韓已使人候之。引見畢不容張歸。即邀至第。與閒張以敵事。張曰。以某計之。敵未可伐。幸太師勿輕信人言。韓默然。鳳閣信所奏嗣古訴金廷。幾乎隕身。免所居官。韓敗。張未嘗以語人也。韓後又遣李璧因使事往伺。璧歸力以敵中赤地千里。斗米萬錢。與韃爲讎。且有內變。韓大喜。璧遂以是居政府。予嘗觀龔嚴李公誠劇名金山云。眉山李燾。燾子垕壁塈來。可謂名父子矣。惜其仲子未熟顏氏家訓。

四朝聞見錄丙集

褒贈伊川

紹興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舍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亦孰從而求之。爾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躓。訖所爲而死。其禍賊於斯文者。亦甚矣。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指。務引其君於當道。由其外以察其內。以其所已爲。逆其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而無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以表見於世。乃竊借其名。以爲身售。外示恬默。中實躁競。外示質魯。中實姦猾。遂使士聞見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以寵耀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在彼也。尙其益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先是工部侍郎韓肖胄密啓上。追褒元祐諸臣。乃有是詔。中興本末作八月。家傳贈告作九月。贈典當是八月。至九月誥下耳。是月癸未。秦檜相矣。紹翁竊考當時程俱林遹爲中書舍人。嘗草制詞。然其詞皆度越常法。嘉定十七年四月。聖旨。伊川程頤。紹明道學。爲世儒宗。雖屢褒崇。而世祿弗及。未足以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尙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當路知其孫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尙書省旋催池州所申。故待諸程頤直下嫡位子孫。具到宗枝圖內。程觀之長年七十四。其次源年三十九。程源係伊川頤嫡長孫。合議指揮。四月五日奉旨。觀之特與補不理選限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錢二十貫。米二石。俾奉祭祀。源令赴部銓量。得行源補迪功郎。自是銓中除二令監丞。來初源嘗往來於都。云元祐初起伊川。誥制云。敕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茅巖穴。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蓋名之下。何謙虛哉。嘉定庚辰。徐公僑爲江東倉。以前後二制刻曰。有伊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誥詞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應詔。未幾以間去。中興首明黨戒。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將以二詞刻諸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抑以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二月朔。東陽徐某謹書。紹翁竊疑元祐諸人於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其有經天緯地之才。致主庇民之術。宜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原注】授官制其實敎授。）制詞何其寂寞簡短若是。蓋中書舍人黃裳（一作王巖）所草。黃非知伊川者。紹翁又詳疑元丞相趙公汝愚去國。侂胄始專政。欲以黨去天下之正人。必誣以僞學。雖劉德秀從臾爲是說。然僞之一字已見於紹興制詞矣。先是孔文仲劉摯幽黜。亦嘗以僞誣先生云。

虎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巖。開禧間。慈明陰啓寧皇誅韓侂胄。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錢象祖衛涇史彌遠。其一以授張鎡。又其一以授李孝純。二批俱未發。獨象祖所授殿巖夏震。震初聞欲誅韓。有難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也。震當效死。翌日。震遂遮其轎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六部橋側。出玉津園夾牆。用鐵鞭中韓陰乃死。（【原注】鞭藏獄中。）地名廟刀坑。鎡始預史議誅韓。史以韓爲大臣。且近戚。未有以處。張謂史曰。殺之足矣。史退而謂鎡曰。鎡眞將種也。心固忌之。至是鎡竊伐自言。史昌言於朝。臣子當爲之事。何爲言功。遂諷言者貶鎡於象。自是不復有言誅韓之功者矣。御批云。已降御筆付三省。韓侂胄已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護。不許疎失。後有虎符印。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云。震以御筆建爲巨閣。刻之樂石。命其屬爲之記。初時御筆皆侂胄擬爲。及是皆慈明所作。發截排韓車。詰以有御筆押至倉出國門。韓倉忙曰。御筆我所爲也。行至玉津。許鄭發以節度使。鄭不從。又曰。我當出北關門。（【原注】韓墓在於湖州。）如何出候潮門。又曰。我何罪。又語發以何得無禮大臣。鄭叱以國賊而鞭之。歸報震。震直趨省中。時錢象祖陳自強猶在省。震至。錢不悟。起而問之曰。了事否。震曰。已了事。象祖始語韓已誅。陳作而拜。拜錢且辭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末路。象祖許之。後衛涇又以同謀誅韓忌史。史故斥涇事在甲集。鎡後以旨放還。因史鎡法。又欲謀史。故貶竄象益。先是有告御批之謀於韓者。韓答以當以死報國。及告之

者比若。【原注】若（者四周均）侂胄始與自強謀。自強薦林行可爲諫議大夫。欲於誅韓日上殿。一網盡捕象祖以下出國門。韓居中應之。幸韓不得入內。若韓用私人小車徑自和寧門入。獄發必不發。則謀韓者盡粉矣。然誅韓之計甚疎。王大受趙汝談皆預始謀。至書所欲施行之事於掌。（一有此字）幸不敗耳。敗則慈明投遠殆哉。時寧皇聞韓出玉津園。猶用筆批殿司前往追回韓太師。慈明持筆泣。且對上以他要廢我與兒子。又以殺兩國百萬生靈者欲追回他。我請先死。寧皇收淚而止。慈明遂筆云。

逆曦僞服印

開禧逆曦既誅。僞內史安公丙。函其首與僞服宮號來。上以首付棘寺。僞服與印付臨安府軍資庫。時吳鋼爲倅吏胥。未以入匣急持來示。紹翁亦因以識其物。袍僭黃。領擬顏。袍僭緋。領擬黃。宮號用黃綢。折角爲四。文曰出入殿門。金授以印。篆用今文曰蜀王之印。僅如今文思院給降式。曦自鑄涂金印。文云蜀國制敕之印。

萬弩營

紹興末。孝宗命張浚措御前萬弩營於鎮江。癸未戍泗州。甲申與敵鬭皆有功。【原注】本心錄友臣墓上。

來子儀

來子儀與周洪道皆布衣交。洪道既爲樞使。子儀入都訪洪道。洪道館於嘉會門外表忠觀。欲因閒薦之於上。特奏假。【原注】大臣出門訪親戚必奏。上問以爲何。洪道奏上以訪子儀。上首肯。不復問子儀爲誰。洪道與子儀從酒極歡。道故舊外。示以近詩。子儀盡卷則笑曰。周樞使詩也。非周洪道詩也。洪道問所以然。子儀曰。昔徐師川少年工詩。晚位樞府。殊以不逮於昔人以爲向來自是徐師川詩。後來自是徐樞密詩。洪道笑而容之。

朱希眞

希眞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眞下殿拜訖。叩請致其仕。上改容而許之。

寧皇進藥

寧皇每命尚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蓋醫家初無的見。以衆藥嘗試人之疾。寧皇知其然。王大受之父克明。號名醫。遇疾雖數診。亦只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原注】王克明事出本心先生墓誌銘。

秦檜待金使

紹興金國使持盟書要玉輅以載。百官朝服迎於麗正。檜使人紿以上輅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載書。輅遂不用。金使必欲百官迎拜。檜許之。翌日命省吏雜以緋紫迎拜於麗正。班如儀。金使造庭。謂百官已立班。上既受書畢。百官可殿。縱金使以出。金使見向之緋紫諸吏猶立於門。始悟秦計。又使人至庭。必欲上與

射下殿受書。左右相顧莫敢孰何。時王倫在班內。起而語使曰。附曾有書無書。使遂出書示之。倫奪書而進。使計屈。歸其國以生事被誅云。紹翁據勾龍如淵退朝錄。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上召王倫入。責以取書事。既晚。倫見金使于館。以二策動之。金使恐。遂許明日上詔。宰執就館見金使。受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秦檜未有以處。給事中樓炤舉諒陰三年之說以語檜。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即館受書以歸。金始知朝廷有人。紹翁嘗延省吏及奪書一節。得於所聞。未敢遽載。如淵之論。有據甚明。若就館授書。則省吏與奪書之說。眞齊東云。

眞文忠公謚議

紹翁甲集載眞文忠謚事。後以呈示紫微程公許。公惠紹翁以尺牘曰。聞見錄二帙。併沐示教。記載詳博。事得實而詞旨微婉。他日足以備史官。補放失。非細故也。竭逸抱才。蓄學含章。退處著書以待來世。當於古人中求之。聞見錄所記西山謚議一段。是時公許待罪奉常爲博士。所訂文忠二字。實參考公論。與長官同僚商訂累日。而後敢落筆。間有一二公以爲太過。然予此謚者。上下無異詞。故義下考功覆議。亦以爲當。當時御不問其家子弟與政府辨論一節。架閣公【原注】即西山嗣名志道。後入朝。亦未嘗一訪。但赴安許賢及嘗登西山之門者。頗相稱尚當。候稍閒搜索。副墨錄以求教。紹翁適感奇疾。不及從公求副墨。公已去守袁州。【原注】程公嘗屏兩制。世號爲滄洲先生。

悼趙忠定詩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原注】又曰羣邪相與亂黃昏。狼胡無地居（一作歸）姬旦。魚腹終天弔（一作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原注】又曰。休說渠家末世孫。陶孫方書於樓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復存。陶孫知詩必已爲韓所廉。則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擬酒具下。捕者與交臂問以敖上舍在否。敖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即亡命歸走閩。捕者入閩逮之人都至。都以詩訴實於韓。謂詩非已作。侂笑而命有司復其貫。陶孫旋中乙丑第。由此得詩名江湖。集中詩最多。予嘗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謂典實。其詩率多效陸務觀用事。終不肯效唐風。初識南岳劉克莊。得其詩卷曰。所欠典實耳。南岳集中詩率用事。蓋取其說後得南岳劉詩于士人陳宗之。喜而語宗之曰。且喜潛夫【原注】克莊字。已成正覺。陶孫字器之。號臞翁。福唐人。

鵓鴿詩

東南之俗以養鵓鴿爲樂。其數十百。望之如錦。灰褐色爲下。純黑者爲貴。內侍畜之尤甚。聚之。既則寓金鈴於尾。飛而颺空。風力振鈴。鏗如雲間之珮。或起從鳳山。紹興中有賦詩者曰。鵓鴿盤旋似錦鋪。曾收朝放費工夫。爭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

宮鴉

紹興初，高宗建行闕於鳳山。山中林木蓊如，鴉以千萬。朝則相呼，鼓翼以出，啄粟於近郊諸倉，昏則羣歸而入，噪鴉聒天。高宗故在汴邸，汴無山，故未嘗聞此，至則大駭。又以敵人之逼，聖思遂不懌。命內臣張去爲領修內司諸兒聚彈射而驅之。臨平赤岸閘去闕十有五六里，未幾鴉復如初，彈者技窮。宮中亦習以爲常。唐人詩多用宮鴉，蓋唐宮闕依山云。

田雞

杭人嗜田雞如炙，即蛙也。舊以其能食害稼者，有禁。思陵南渡，以其酷似人形，力賛高宗申嚴禁止之。今都人習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刳冬瓜以實之，置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冬瓜。黃公度帥閩，以閩號爲多進士，未必皆賢，宿戒庖兵市坐魚三斤。庖兵不曉所名，遍問諸生，莫能喻。時林執善爲州學錄，或語庖人以執善多記。庖人拜而問焉。執善語以可供田雞三斤。庖人如教納入，黃公度笑而進庖人曰：誰教汝。庖以執善告。黃公遂館林於賓閣云。執善記博而識奇，爲南宮第一。試聖人備道全美論，至今舉子誦之。有林省元文衡事鑑行於世。驪塘危先生稹弟蟾塘和，與之同年，視其手如雞爪而毛，蓋林氏之家與廟相直。其母娠執善之夕，嘗與神遇，終爲幽名儒云。惜乎強售人婦以爲妾，其夫怨言，執善爲有司杖之。（此句有訛）抑鬱以死。執善其後亦病死云。吁，士之不可不自愛也久矣。

史越王辭祠

前樞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爲出於余公天錫之父，嘗傳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表，蓋青詞云。反本狐邱，寓誠緇衆。念此闔門之多指，迫於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儷句，歲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對。訥齋端方在坐應曰：祗報乾坤萬分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話中亦載，謂其本於古人之聯，未知前今所載孰是。與門友人之子胡　北訪余公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爲甲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爲同氣，後繼其季父云。

司馬武子忠節

中原既陷敵，忠義之士欲圖其國，挈而南向本朝者甚多。蓋祖宗之澤，時猶未泯也。謹按韓太監玉所記云：初司馬池之後朴，字文秀，借兵部侍郎使金，金丞相燕國王完顏宗幹見而異之，因授以尚書右丞。朴不屈，然猶羈縻其出入敵中。生子名通國，字武子，蓋本蘇武之義。通國有大志，嘗結北方之豪韓玉舉事，皆未得要領。紹興初，玉挈家以南，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猶在敵中，以弟故與通國善。癸未九月，都督魏公遣張虬侯澤往大梁伺璘，璘因以扇贈玉詩云：雝雝鴻雁落江濱，夢裏年來相見稀。吟盡楚詞招不得，夕陽愁殺倚樓人。魏公見此詩，於甲申歲春，復遣侯澤往大梁，諭通國璘等，行至宿州，爲邏者所獲。通國璘與嘗所與交皷山三百餘口，同日遇害，是歲三月十六日也。先是金主完顏褒之皇太子以都元帥留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以是月十一日變事。澤與通國璘由謀率壯士百人陰縛知兵事趙留守所，庭劫之，如得留守，則大事可就。時留守左右與通國結盟者三萬餘人，而澤敗於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圖籍與券，立焚之，獨罪首事。時魏公開督府於丹陽，蓋以右相出使巡邊回，也聞之，痛歎云。某入見上，嘗白其事而旌之。待魏公中道罷去，玉亦竄責嶺表。通國之姪孫振自序北事曰：昔李翰作張巡傳而不爲許遠立傳，韓昌黎歎許遠之忠節未能盡白於世，遂綴於巡傳之後，使後之人知遠之不屈於賊。如此夫，爲士而知逆順之理，殞其身而全其節，此固人臣分內之事，其無後之人以發揚之，則忠肝義膽將遂泯沒，豈不痛哉。吾祖向者靖康間奉使金國，辭氣激烈，謀略深遠，雖不能遏其方張之勢，而亦足以起其敬畏之心。及扈從北狩，不以利動，不以死懼。高宗加謚忠潔，優崇之典，極於一時。繼又采摭著之國史。吾祖之節無遺憾矣。若季父武子，堙迹異邦，一心本朝，起義未成，遽遭屠戮。後韓太監紀其詳，王尚書希呂書其略，雖未能被諸史冊，而節義之名庶幾不至磨滅。韓公嘗以張許二家子弟才智卑下，不能通知先志爲恥。今季父節義未能彰彰於世，振若不能有以永其傳，則是亦張許二家之子弟也。敬以王韓二記刊諸琬琰，以備異時高義君子發其潛德云。王公希呂爲之序曰：昔予居鄉，有陝右林虎臣者，自西而東，寓符離，家焉。其家鄰居數月，稍熟，因詢以西事。林因辟人曰：去年敵人傾國犯淮南，吾鄉之豪共千餘人，倡義而起，有司馬通國者主其盟，將爲批亢擣虛計，不幸事未成而機已露，司馬氏之家數百指殲焉。僅其徒已變姓名，攜妻子，因得出關以至於此。予因歎曰：忠孝之節，其萃於司馬氏乎。昔我先正溫國文正公，道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潔公繼之，今通國又繼之，皆以忠義憤發，效死朝廷，事雖未成，亦可謂是以似之。惜乎時予在敵中，不能爲作傳，姑記其略以俟詢訪。王希呂記。紹翁竊謂通國受魏公之開，欲掩襲大梁以相應。敵知豪傑必出於此，故遣其子乘十六傳而來，亦神矣。通國知其志宜赴謀可也，爲忠義功名所激，願出於此，惜夫。紹翁謹按韓太監所載，謂魏公於甲申歲春見璘詩，因遣張虬侯澤，蓋隆興二年也。隆興元年癸未歲，魏公開督府，次年甲申兵敗，王抃之和議遂成，通國敗於三月，魏公罷於四月，相去一月事耳。（【原注】後少保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

張史和戰異議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瘡痍日甚。會天子新立，謂我家有不共戴天之讎，朕不及身圖之，將誰任其責，乃銳志於恢復。由是天下之銳於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時之宜，審天下之勢，以爲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還，園陵未肅，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料識。內乏謀臣，外無名將，士卒既少，而練習不精，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貽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張浚老臣，豈其慮不到此，而惑於幕下輕易之謀，眩於北人詐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全，乃欲嘗試爲之，而僥幸其或成。臣竊以爲未便。上皇親歷禍亂，豈無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西北勇

十。蕞寘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歲之間。猶不能復尺寸地。今而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豈不難哉。惟陛下少稽銳志。以爲後圖。內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事力既備。苟有可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已而復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請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都督安用。井上（一誤作陛下。）遠征。而上皇獨留。敵以一騎犯淮。則此城之人騷然奔逝。上皇何以安處乎。浚又請以所部二十萬人進取山東。史公問留屯江淮幾何人也。曰半之。復與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曰。然則戰卒纔六萬耳。彼豈爲是懾邪。況沿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於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守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請雖於天子。凡五日。史公復勸浚曰。則公以大將。求復讎。決意用兵。此皆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審勢。而邀爲之。是徒慕復讎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一作下。）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當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史公曰。昔滅吳。杜征南之力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則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則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矣。其年五月。師渡淮。史公曰。國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樞密使。而不獲與聞。將焉用相。遂力請罷歸。歸未及。師敗於符離。卒十有三萬。一夕而潰死者不可勝數。資糧甲兵。捐棄殆盡。天子哀痛。下詔罪己。左相以議論詭譎。待罪而都督以師徒撓敗自劾矣。

寧皇登位

前歲慈聖策立寧皇。事雖黃屋初非素心。而天下皆謂宜立光皇。當勵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宮匭正書言頗切至。蓋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光皇亦屬意焉。書略曰。庶之亂嫡。自宮闈始。夫庶之亂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之亂本。則異姓之亂同姓之漸也。異姓之亂同姓。則又　之漸也。又曰。陛下踐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長已逾弱冠。玉冊之命未有。而青宮之席尚虛。又曰。陛下不卽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履天下不測之變。探之游言。殊有發悸。探之國論。皆無建明。又曰。祖父在廷。天地鑒臨。子孫藩防。上下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始聞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容無惑。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之心。疑疑萬狀。燕宮闈之事無懷。武乘輿出之寔。或改容。講鄒闈之未免憂禍。此何等事也。而俾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俾聞於時。陛下（【原註】謂孝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爲祖爲父之道也。上（【原註】光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爲子爲父之道也。又曰。陛下皆知有竊議之人乎。否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蓋有君也。不敢言矣。問之主上。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也。仍有父而。尤不敢言矣。爲臣之言。不通於君。爲子之言。不通於父。爲孫之言。不通於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餘地矣。如慈聖恩。特垂大聽。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身首

異處。而忠孝獲書於史冊。雖瞑目於地下。將有辭以對越先朝上御皇帝在天之靈矣。蓋紹熙五年甲寅歲所上也。嘉熙壬寅。公圭之里人陳貴明。爲跋其書云。慨惟趙汝愚中載寧廟之立。實出於水心先生之建議。雖然水心之議。特出於一時之危疑。汝愚中所載寧廟章（章字疑衍。）登極之詔。遲下數月。（月疑日。）襄州之亂作矣。特以詔至而止。嗚呼。孰知有獻策於承平無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欲殺守臣殺定叟。用紹熙代皇帝爲太上執喪。且以襄漢以附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由三日而至。陳遂變色疑謀。旋爲其黨所訴。定叟廉得陰問之曰。朝廷負爾那。太守負爾那。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爲中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若股者有某賞。發隊之餘。惟編小數千云。先是趙汝中只救水心實嘉鄉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鄉末。紹翁未之見也。昨者永嘉士人子步桂。實以其書紊示紹翁。當時陳氏者恐不止一薛。然曲突徙薪之不賞。自昔然矣。

葉洪斥侂胄

洪字子大。爲紹翁鄉人。且年少負才不羈。嘗元闊疾侂胄。而未有助。洪館於韓氏。卽侂胄族子。蓋朕見出。以后戚預內宴。洪代爲之書。徑入御宴。寧宗（一云徑入手御。）其最切至處云。此胄弄權不已。必至弄兵。寧宗以示侂胄。侂胄迹所爲書。則洪也。除名仕籍。編置舊贊者十六年。嘉定初。盡復其官。并理編置年以爲實歷。僉書邕管事。洪遂終於任。

景靈行香

百官赴景靈行香。僧道分爲兩序。用其威儀咒語。初僧徒欲立道流右。且云僧而後道。至姦益久之。秦檜批其牘云。景靈太乙。實崇奉道教之所。道流宜居上。至今定爲制云。紹翁以爲祖宗在天之靈。必不願歆於異教。且市井兇衛之庸人。宜皆斥去。近者淳祐進香例。用僧道錢鼓前導。朝廷有旨勿用。蓋得之矣。惜未施於原廟。

王醫

王繼先以醫術際遇高宗。當高宗欲謁郊宮。繼先則二日有瘤隱於項。將不勝其冠冕。上疑甚。詔草澤繼先應詔而至。既視上。則笑曰。無監聖慮。來日愈矣。既用藥。瘤自頂移於肘。隨卽消。若未嘗有。上遂郊見天地。上嘗以瀉疾召繼先。繼先至。則奏曰。臣渴甚。乞先宣賜瓜。而後靜心診御。上急召太官賜瓜。繼先先食之。俄上睹其食瓜甘美。則問繼先朕可食此乎。繼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將以啓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食之甚適。瀉亦隨止。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所患中暑。故瀉。瓜亦能消暑耳。大率皆類此。其後久處東宮。臺臣論繼先進藥無效。安置福州。因家焉。王涇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藥多孟浪。高宗居北宮。苦脾疾。涇誤用瀉藥。竟至大漸。孝宗欲戮之市。朝逝聖以爲恐自此醫者不敢進藥。止命天府杖其背。黥海山。涇先懷金箔以入。既杖則以傅瘡。若未嘗受杖者。後放還居天街。納揭榜於門曰。四朝御診王防禦。有輕薄子以小楷帖其旁云。本家兼施瀉藥。王甚耻焉。寧皇悲涕。召什醫（【原註】不記名。）入視皆

診御脈。方奏病證未有所處。慈明立御榻後。有旨呼竹防禦。官家喫得感應丸否。竹連稱喫得喫得。慈明又諭須是多把與官家喫。竹承教旨。對以須進二百丸。寧皇進藥如數。疾旋定。又進二百丸。遂止。竹時坐韓黨被逐。上遂於其元降秩上更增三秩。寧皇不豫滋久。謂左右曰。惟竹某知我性。遂召入診蒞。咽喉不勝。上曰。想是脈兒不好也。竹出。自診其脈。謂曰家。我脈亦不好。先寧皇一夕而逝。米南宮五世孫巨秀亦善醫。嘗診史相脈。語未發。史謂之曰。可服紅丸子否。米對以正欲用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舉。朝謁遂廢。中書要務。遂之惟楊。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丹頭偶失去。厯年莫可訪尋。史病甚。召米於常州宜北關。登舟買飯。偶見有售搴石於肆者。頗異。米即而玩之。即天地丹頭也。問售者何自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婢子。持以售米。因問厥值。售者意索錢萬。米以三千緡酬。持歸調劑以供史。史疑而未敢嘗。適有閽者亦病瘵。試服即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帥之疾。史始信而餌。身即輕。遂內引。及史疾再殆。天地丹已盡。遂薨於賜第。

高士

孝宗聖性超詣。靡所弗究。厥旨。尤精內教。時詔山林修養者入都。寘之高士。寮人因稱之曰某高士。皇甫高士。予既載其出入矣。又有謝高士。以從臣薦。講易於宮中。孝宗問以老莊之學。謝對以人主當以君國子民爲心。若老莊之學。其嫉之者歟。易如剛最後遽擢高士堂。亦稱高士。去其徒無甚異。唯善於趨謁。以故史越王尤錫山楊誠齋陸三山頗與之游。陸公嘗以齋宿竹宮。因叩其廬。有二蒼童對弈。微聞松風。幽有琴絲棊弈聲。陸公心羨。以爲是何異神仙之居。叩二蒼童。願見高士。童答以高士已出去某御藥處。【原注】中貴人也。陸因歎息曰。高士亦見御藥耶。笑而出。宮本中貴人提舉。易所見者提舉也。陸公未之知。然高士見本宮提舉。亦非所以爲高士矣。宜發陸公之笑也。寧皇聖性多可。其徒率因左右乞先生號。天慶陳道士。三茅張道士。俱不由給舍得先生號。陳嘗於狀謁史相。史不悅。叱典謁改天慶觀主銜。始命入。因謂陳工於修創。若先生號豈可輒當。因謂三茅亦然。遂於輦從官前及此。以如剛嘗與越王諸公遊。奏之上。賜通妙葆眞先生。勅由給舍下。先是史於賜第齋醮。戲命如剛升高席。如浮屠問對。虎蕩蕩。如剛乏辨。舉道士姚公遷代己試法。姚從容就席。有僧作禮而問曰。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是將進而趨趙。卑將官而嚅嚅。如何謂之巖隱。【原注】疑自號爲巖隱。姚即對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巖隱。僧屈伏。姚擲拂下座。史大加器賞。如剛後悔不自升席。史各如剛設異於姚。如剛讒姚於史不行。蓋嘉定閒事也。

蕭照畫

孤山涼堂。西湖奇絕處也。堂規模壯麗。下植梅數百株。以備游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幾三丈。高宗翌日命駕。有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繪壁。亟命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即乞上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鼓即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畫。若此者四。畫成。蕭亦醉。聖駕至。則周行視壁。爲之歎賞。知爲照畫。賜以金帛。蕭畫無他長。唯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間。不知其爲畫爾。

慈明

慈明太后。越人也。善通經史。能小王書。母張夫人以樂部隸憲聖宮。後以病中（一本中下）歸李氏。外祚西湖小麥嶺下。地名放馬場。憲聖嘗因樂部不協。顧左右曰。我記得張家今安在。左右對曰。已死矣。有女頗聰慧。憲聖念張氏。故召后入。時年十一二。皆寘憲聖側。宮中謂之則劇孩兒。及既長。寧皇侍宴長樂。目后有異。而重於自請。憲聖知其意。遂以寧皇面賜之。曰。做好看待。他日有福。【原注】憲聖拍於后背。由此遂正六宮之位。慈明所以報憲聖者。既無不至。（一云無所不至。）閤子內揭帖圖。則吳氏之宗族也。居則指姓名以問左右曰。這箇有甚道也未。每遇捺獻諭時相。凡除授必先吳氏而後其家。先是后非其母於奉宮人嫁。閣歲浸久。至不知兄弟信。道備六宮禮。始遣迎次姪今永寧郡王於衢。或謂后父即兒也。（此句疑有誤字。）非張夫人處。蓋天造地設。非人力所及。山自南高峯爲岡阜。至夫人墳忽斷去。若龍昂首爲嶺。春陽發達。夫人墳有物若鍾乳。結成疊淵泉環繞。源出百里。其家克知詩禮。福祿未艾也。憲聖父爲寶瑞王。先殯於金陵。憲聖備妃冊。始救非於天竺石人嶺下。山自厥陵來爲蔵青嶺。復蟠折百餘。形若椅展。爲非一處。巔上有坪如掌。蓋重寵后父墓制也。山接武林。匯爲冷泉。大江西湖。橫前水口。俱有奇峯峩秀。宜其啓祐慈政之祥云。寶瑞王即今以爲京師珠子吳員外是也。以蠟珠爲業。累貲數百萬。王長者也。閒行閭巷。周知貧乏者。每齎金與交鈔于棄。挾蒼頭奴過夜以出。雖家人莫知也。（以下疑有脫文。）王從棠探金鈔。則舉家人羅拜。謂天所賜。王行之且三十年。道爲蒼頭奴長亦號小員外。爲王置白金器於肆。以氣與售金者爭。至呼以乞兒。售者不能平。遂持而問之曰。我如何是乞兒。蒼頭曰。爾某年某月某日。不得吳員外金與鈔。你如何不做乞兒。其人頓釋蒼頭。翌日率家人詣禮拜謝王。王陽爲未嘗有此以謝之。王知陰德已泄久。則以他故逐奴去。王嘗有興造。有神立於百步外。王遙問曰。爾何神也。曰。吾太歲也。君興造實犯我。故避於百步之外。由君有陰德也。王篤生憲聖宜哉。事異不書於后傳。

節度

太祖擢節度立權發遣與權知之類。故士大夫作郡。皆自稱曰假守。謂非眞節度也。今節度亦非其名存爾。在權尚書上。正尚書下。鑄印畀節之外。給半俸。視尚書則有宣麻之異。與節度使臣而已。宣麻外。若皇子。則上必降敕諭本軍官吏軍民僧道父老。如高宗敕常德府官吏軍民僧道耆老曰。朕以爲國宗英相予郊祀。克同寅而幾事。爰易鎭以增寵眷。惟常德之邦。邈在重湖之北。收起遺餘。已錫官編。凡爾軍民道夫吏士。曾閱成命。蕭滌驕心。此則紹興三十六年。高宗皇帝皇子普安郡王爲本軍節度使敕也。軍民僧道耆老。用紫綾背冊。列官屬姓名。非圖經以禮狀申繳本官。【原注】申省今亦用此。若經從本鎭。則太守必首謁道

在鎮擁其節麾．宦吏軍民僧道皆老迓於郊外．往往去本鎮甚遠．無復講此．惟楊節使沂中．墳墓在焉日．沂中實爲昭慶軍節度使．【原注】今安吉州．則因上塚．知守臣而下．欲用此禮．遂命從者（一有迓字．）出間道以避之．紹翁竊考．本朝所以重節鉞．而不以輕授者．以使相故也．故相以禮而去．繼畀節度使判某郡．而所謂節度休給．又復減半．而其位又在正尚書之下．則除授之際．正不必宣麻鎖院．【原注】以宰相爲之．故宣麻鎖院不改．惟宰相去國判郡除使相者．不妨循宣．若他官特授者．正不必爾．況參預而下．等爲大臣．俱用制除．而權尚書者．反得宣鎖．此皆制度因循．有合釐正者．節鉞輕授．由至致仕亦有封駁者．有正授而中詞（一作書．）卷班以出者．有殊異体者．是以視權尚書爲重也．餘除權尚書正尚書．設或未當．則封駁者絕少．未嘗有爭之如此力者．是可訝也．且正尚書一閒．即爲政府．節度使自細轉檢校三少太尉．至於開府．尚有三四轉．且正尚書有不旬月致階兩地者．爲節度至開府．或十年纔一轉．況任子京秩．與小使臣之不同．關略於正尚書．纔參於節度使．恐皆未解．紹興十六年四月辛未．張澄以端明殿學士除慶遠軍節度使．衆皆榮之．俗謂之文極換武．或節鉞除儀同三司．則謂之武極換文．端明已視正尚書．節鉞反居正尚書之下．俗以爲榮何也．

注腳嵩翊

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今俗謂無注腳．若有注腳．則降旨云．某人除端明殿學士．恩例並同執政．危公稹嘗居著庭．倩紹翁草札賀之．因命術史寫判府端明相公．危以筆塗去二字．謂此豈可輕以稱謂．與公鎋以保康軍節度提舉萬壽觀．辭知院．樞稱之曰節使．觀使史相彌遠封稱曰觀使節使相公．二公世官必各有據．

禿頭防禦

軍功內官．雖授防禦．若未去階官．【原注】謂上有左武大夫之類．但視遙郡．惟近郎不帶階官．非有功特轉不許去階官．俗謂之禿頭防禦使．去橫旁用同狀．視從臣矣．

賢良

紹興二年三月．資政殿大學士王綯表．臣昨任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德郎贈太子太保先臣發．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日所進策論十卷．凡五十篇．俟裝褫畢日．依臣見進故事例．詣通進司投進．而奉聖旨依奏．綯旋得劄．提舉洞霄宮．繼進其父所爲五十篇之文．表略曰．惟元祐之紀元．復制科而取士．維時司馬光之客．有若劉安世之賢．見所爲書．舉以應詔．因知己之邀爵．并薦士而棄捐．非與志違．言隨名穢．蓋是安世既貶竄．因不得召．東坡嘗得其詞業．致書謂其深詞達．非淺陋所及．又曰．秦少游未第．王賢良久困場屋是也．揮麈錄載．張咸漢州人．應制科．初出蜀過

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閱視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殫思索著論成篇．比閣試六題．以此爲首．主文錢程父疑而異之．爲過閣第一．咸即浚父也．二賢良可謂有子矣．紹翁竊考揮麈所載．參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爲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原注】名覯．字泰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錄所著文云云．（按盱江集中泰伯自序但稱慶曆癸未秋錄所著文云云．無舉茂才罷歸其明年八字．）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於慶曆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罷．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麈錄考之．則黜泰伯者．錢程父也．南康祖無擇序泰伯之文曰．天子舉茂才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於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非泰伯之命耶．無擇序其文．未嘗有不讀孟子之說．門人陳次翁爲撰墓銘．亦曰．嘗充茂才．有富國安民強兵三策．易論．禮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居爲周禮致太平論．并序五十一首．其敵天命．（按四字不解．今攷陳次公撰墓志亦有此四字．）又有潛書．慶曆民言．常語．范富孫公四書．長江賦．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盱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其文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爲之．斷入非泰伯之文明矣．（按今所傳盱江集載有常語三卷．不載非孟子．蓋經後人刪削矣．）紹翁復按登科記．慶曆二年壬午歲八月．嘗召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六題．其一曰左氏議崇君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按原本脫一下字．今補．）三曰王吉貢禹得失孰優．四曰經正庶民興．

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六曰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詩．何以鑿空立爲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民興出孟子．此兒童之所知．泰伯縱不喜孟子．不應父生師教以來．即不許讀孟子．且非孟子注之文．（按李泰伯不喜讀孟子之說．明楊升菴辨之綦詳．附錄于此○世俗傳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讀其集知之．內治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殺人者誠有之．而廷試問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富國策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至不仁．延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孟子皆泥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應於有事之糾．又罪歲之．由是言之．泰伯深於孟子者也．[illegible]．故非辨之．）紹翁竊考．本朝有司命題．不過六經本注與正義中出．或不出正義．未聞出子史注疏者．曾慥揮麈恐決無所據．是歲慶曆二年壬午中選者．乃殿中丞錢明逸．實入第四等．而魏公之父咸．實中選於紹聖元年．時爲劍南節度推官．則紹聖又與慶曆不同．本朝前後閣試．未嘗有四科優劣之題．惜乎紹聖六題獨缺不載．參合登科記揮麈錄之說．則泰伯所試．乃經正庶民興出孟子正文．實試於慶曆二年壬午八月．咸試四科優劣之差．實試於紹聖元年九月．同試者有通直郎吳儔．福州布衣陳暘．是歲止以進士策有過於制科者．遂罷試．由是趙汝愚嘗容說．（嘗說二字似有誤．）聞紹翁以四科優劣之題．即著之以見于揮麈所載．實出於孟子大人天民之第二注末一句云．

汝諧即閱孟子得之。因歎自父兄以來，求此題不見。今乃得之於子。因歸而著此。以釋（一作祛。）後人之惑。

【原注】原有三則校刊。○按三則今本已載于後。此云校刊，當是初刻有此語，今仍之以存其舊。

第一則

自紹興二年，復置此科，士無應令者。至乾道七年十一月，始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則眉山李垕也。自孝宗即位十年，制科詔凡一再下，時科目久廢，士皆不能爲此學。乾道八年正月，翰林汪公以垕應詔，取其五十篇之文獻之於上。上嘗對近臣稱獎，謂宜寘之優等，以徠多士。巽巖李公燾，其父也，時爲右史，直前奏事，上面諭尤寵。有司拘守令格之久不下，遂用乾德咸平景德典故，面命召試中書，乍答一辭不發。【原注】蓋以東南七人最之者宋。九年夏四月，汪公出守平江，右丞相陳公出守福州，五月巽巖謫補外，七月得荊湖節。（一作旌字。）垕以狀自列，乞侍親養待命於外。上曰，今秋八月，令中書引試。時應者汪公與千名大臣已去國。（此句似有脫誤。）垕懼爲當路所嫉，故懇辭再三，遂聽其侍親以行。十年始召試中書，六論命題，已稍異於時之制。一曰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曰湯法三聖。三曰人者天地之心。四曰律歷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經得失。六曰揚雄張衡孰優。六論合格。宰執持文卷以進御。玉色驩動曰，繼今其必有應詔者矣。上曰，垕五題皆精記所出。雖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可謂難矣。蓋本朝六論四通，即謂之合格，垕亦既通其五矣。宰執又同辭而進曰，垕之弟塾亦爲此學。上曰，盛事盛事。會召塾試，有司抉摘相傳內堯舜禹湯四字以窮之。塾不能記。因賜帛報罷。輕薄子遂作謔詞，其略云，六論不知出處，寫得烏梅撥字，聖恩廣大如天也。賜束帛歸去。世俗遂謂無真賢良，由是竊名應科者亦得以售其僞。且謂東坡猶不記六題出管子。子由同試，至以筆聲敲試案方悟，此又齊東之語。與謂李泰伯不記四科之題大略相似。按東坡所試題，一曰王者不治夷狄，二曰信禮義以成德，三曰劉愷丁鴻孰賢，四曰禮以養人爲本，五曰既醉備五福，六曰形勢不如德。五題皆精習，惟形勢不如德，東坡誤認以爲出於諸侯王表，子由知其出於吳起傳。而特不記其出於傳贊之末句，俗謂子由不記信禮義以成德，出論語樊遲請學稼下注，東坡因老兵附銅燈蹤觀，坡悲曰，小人哉，子由遂悟。雖六題有此。然其說亦不經，與所傳管子事一也。刑賞忠厚之至，蓋省試論，非制科題云。

第二則

愧郯錄，載大中祥符六年，言者謂漢舉賢良，多因災變，今受瑞登封，不當復置此科，遂罷之。（一有故字。）天聖七年，復置此科。咸平四年四月，詔舉士，兩省御史五品以上，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內外京朝官幕職州縣及草澤，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已帖職者不舉。是年八月，乃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至景

德二年，復置六科。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三曰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四曰武足安邊，五曰洞明韜略運籌決勝，六曰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委中書試論六首，合格者親試，是謂六科。蓋前此止設賢良一科，今復唐六科。愧郯惜未備考，以爲初不見諸科之目，而有復科之詔，此乃復唐六科之詔故也。六題既命試，至制策則想矣。愧郯又疑林陶學士院不合格，以爲前無此一試，不知乾德二年，令吏部試策一道。已有倣此。今但不試吏部，試於學士院耳。

第三則

巽巖李公擬制科題目序，謂試六題論，不出於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儆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習強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軼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銳，則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然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真多能，豈斯執事優容之也。迨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隨罷。君子謂彥古不逢時變，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件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彼使得思縱其猜心，以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便於己也。欲頓去之而不果。遂頓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正者，孰肯復從其遊耶。彥古區區昧於一來，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姑揣摩當世，求合取容，偶傳註義疏之纖微，且不及知經爲國家之大體，豈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者猶惡其名，決壞之然後止。彥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何心歟。至於元祐，僅復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下，而士莫應，豈非猶懲於彥古故耶。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強記也。直言極諫，則略而不問，殆惡聞而諱聽之，逐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應也。余嘗不自揆（一云余勇不自側。）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疏放，勉從事於博習強記，終不近也。恐其幸而得從甄叢公孫之後，嘗芸弗察，而猥承彥古之乖。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撥其可以發論者數十百題，其如別錄，閒編，顛倒句讀，竄伏首尾，乃類世之覆物謎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之，賢於博弈云爾，實非制科之意也。紹翁竊肆巽巖李公之序，謂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隨罷。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件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其說有當考者，熙寧三年九月，試制科二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太常博士王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太廟齋郎張績。【原注】皆成都人。時賢良方正

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入第三等，詔以所對意尚流俗，毀薄時政，不足收錄，以惑天下觀聽，令流內銓告示還任。是歲御試，罷詩賦用策，七年以進士試策，即與制舉無異，時政得失，已許人上封事，遂罷制科。此後彥古何緣又復召試，且特爲彥古一人不通題而罷此科。本朝閣試六題，具載登科記，所缺者惟紹聖元年所出題爾。不知彥古所不通者何題，李公何不明載。文仲不失一台州司戶，亦無官可斥也。

高宗六飛航海

揮塵錄第三錄第一卷，載高宗六飛航海事，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

拒之.賊既不知其地.勢.不測兵之多寡.爲之小卻.務.復不敢進者一晝夜.由是大艦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穎士遷兩官.權通判州事.穎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爲刑部郎中.紹翁謹按.揮麈所載李某事迹皆當.蓋紹翁本生祖也.本生祖其先爲光州固始人.徙居肆之浦城.非福州也.（此下舊有缺文.下秀巖云云.似別爲一條而誤併首.五仍舊鈔.以俟善本訂正.）秀巖李公心傳朝野僉載.以爲公穎秀.嘗以詩義魁鄉舉.其公業詞賦亦嘗爲魁.著過斯難矣.不知秀巖嘗刊定否.

韋居士

紹興初.時宰有薦韋居士於高宗者.高宗諭之曰.當今誰知有元祐人如韋許者.又嘗賙急之.豈可以常人比哉.命之以官.韋名許.字深道.世爲霅湖人.從姑溪居士李之儀學.不事科舉.築室於溪上.榜曰獨樂.藏書數千卷.適黃魯直兄弟.蘇伯固父子.來寓邑中.相與游從.許魯字邦任.魯直易之以深道.而爲之字說.元祐諸公之貶逐.士大夫畏禍.雖素所親亦不敢相見.（一作賜.）開（一本無開字.）有道江上者.公獨晋迎之.極力賙急.不顧其他.士大夫以此多之.了齋陳忠肅公爲作堂記.且爲賦贈別.政和中.都邑以名聞於朝.一時當路如建康帥盧襄.給事宣城守張叔夜.樞密李密大尚書.（此句似有脫誤.）合詞以薦.屬朝廷多事.命不果下.至是宰臣又薦之云.韋雖弃官.而邑人猶稱居士者.蓋了齋嘗稱之曰湖陰居士.此（一作比.）故於霅湖圖經.圖經菴韓巢卿所撰曰紹禄.（此三字疑有誤.）嘗以居士墓銘示傳云.朱文公語門人.貶逐正人.貧無以爲路費.居士奉致白金以遨諸路.然則韋之賙急又不止（一作靜.）元祐諸賢.紹翁謹按.紹興元年至（至字疑衍.）七月.宰相范宗尹.范能.而後左相呂頤浩.右相秦檜.至二年八月秦罷.後然後朱勝非與相.圖經謂紹興初時宰有薦韋於上者.恐非宗尹.檜.是必朱與呂耳.

九里松字

紹翁甲集.載吳說所書九里松字詳矣.後閱揮麈後錄六卷.載吳傅朋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歉.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亦嘗書之.終不逮卿.當復以卿書揭之.說頓首拜謝.是日有旨物色.說書猶藏天竺僧帑.遂復揭之松門.傅朋自云如此.但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過者皆見.則紹翁甲集所載似是.而傅朋不以語揮麈何也.以紹翁考之.蓋不特此.按續稽古錄.紹興二年六月.頒黃庭堅戒石銘於郡縣.亦用金書.聖人不沒人之善如此.

王正道

甲集載胡公銓請斬檜事.因及王公倫.未暇詳也.揮麈餘錄.載王正道倫死於金.謂金人欲用爲酋守.不

從.殺之.紹翁按.前後金使.於洪公皓.司馬公朴.金皆嘗以要職強之.皆不屈.然亦未嘗殺之.甚至縱其出入.倫以不屈觸彼.禍如此.以王氏家（一有傳字.）廟記.（【原注】攻媿樓公文〇按攻媿集第一百卷.有王節愍神道碑.非家廟記也.文與揮麈下錄所載亦小異.）與揮麈所載絕異.蓋倫拘留金廷.密約宇文虛中劫敵.反其地而南.謀泄爲敵所害.自是待遇本朝使者.如嚴寇讎矣.

張通古

朝野僉載.紹興八年.北使張通古以行臺侍郎來聘.稍工詩.其還也.歸正燕人周煥與通古有舊.乞傍送至境上.通古爲詩贈別云云.紹翁竊謂金法至嚴.爲之使者.豈敢乞歸正人至境.又云.秦檜嘗示之以胡公銓封事.一覽即皆誦.此僉載之過聽也.紹翁嘗考記載胡公封事一出.金人購以千金得之.通古能成誦久矣.何待誦於檜乎.且檜爲大臣.何爲與行人相投.以胡公封事.此皆當訂正.而後以備史氏之闕.

史文惠薦士（【原注】[illegible]史冊.當已見前篇.）

淳熙五年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於進賢.如初.朱文公熹.呂公祖謙.張公栻.曾氏逢.亦皆薦召之.朱公辭不仕.幾三十年.累徵不就.於是文惠勉以君臣之義.即拜詔.惟張公栻不至.蓋以文惠與其父魏公浚淳熙初議不合也.君子立朝.議多不合.張公何慊而不至.蓋猶沈於本朝避嫌之制云.

孝宗御製賜吳益

孝宗以太母故.加眷吳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氣向清.望宣怡懌.至於手書御札一聯云.稱此一天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命近璫持此賜益.益入對頓首稱謝.上笑曰.卿復當析酬財.（按此事齊東野語所載.尤詳.一天風月.作一軒風月.）

閩人訛傳兆域

愧郯錄六卷.載閩人訛傳皇祖兆域.可謂詳洽.至今閩人妄中起妄.謂朱信罪至族否.紹翁嘗疑本朝寬厚.必無是刑.且朱信爲本朝推本兆域.其事雖謬.其心不可謂之不忠.神宗故憐之.若壽元豐俱有赦後勿論指揮.則閩人之妄未易破也.訛傳兆域在福州供臘院鹽石山.愧郯訛以爲碎石山云.

天上台星

開禧用兵.鄧友龍.程松爲宣撫宣諭使.板授其屬謂之宣幹.時政府惟有陳自強居相位.民謠謂之天上台星少.人間宣幹多.或謂起而試治於府之城南.舉俊所萃也.其屬謠焉.又謂之城南宣幹多.又云.宣威塞下.問.（【原注】宣威即宣撫也.）宣撫.候復逕如何.後有以節制金山討李全者.其屬猥衆.又有易前二句云.塞上將軍少.城南節幹多.御埸編載.依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高宗嫌名.易爲幹辦.時軍興.屬公數倍平時.有題於傳舍云.北去將軍少.南來幹辦多.蓋始此.曹武惠以平江南功.歸齋閤門.自稱曰勾當江南公事回.今世借授仕帖.輒自稱某幹管云.

洞仙歌

紹興間.有題洞仙歌於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龍蛇飛動.或若不烟火食者.時皆喧傳以爲洞賓所爲.吉凌

達於高宗。天顏甑然而笑曰。是福州秀才云爾。左右請聖意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韻蓋閩音云。其詞曰。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橘里漁邨半煙艸。今來古往。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天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久而知爲閩士林外所爲。聖見異矣。蓋林以巨舟仰而書於橋梁。水天渺然。旁無來跡。故世人競神之。

方春使

乙亥歲。莆陽方信孺出使事詳矣。今又得之楊開國丰。丰皆與（一作典。）方始嚮。（句疑有誤。）能言其與僞元帥辯難者。甚至。方見元帥。元帥叱問之曰。前日何故稱兵。今日何故求和。詞色俱厲。公從容對以前日主上興兵。復讎爲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爲生民也。二者皆是也。元帥笑而不復詰。開國乃文忠與公之外舅。皆對賓歎息云。我當更喫五十年飯。【原注】時（年五十。）也不會如此應對。開禧間。文忠爲學官。丰以三省樞密院酒官充昏云。

草頭古

嘉定間。禁止青蓋事。蓋起於鄭昭先撫以邀月課。前錄載其事。太學諸生與京兆辨。時相持之不下。薛會之極。胡仲方榘。皆史所任也。諸生伏闕言事。以民謠謂胡薛爲草頭古。天下苦。家其姓也。謂庇我生民。莫匪爾極。篆其名也。薛不安其位。力乞去。時相謂曰。彌遠明日行。則尚書今日去。薛不能不留。自此愈得柄。事皆不隸之都司。初議於蘇師旦。後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自時相用事。始專任都司。都司權居宰諫上。既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謗。時孫善之亦時相所任。大抵以袁潔齋、眞西山、樓暘叔、喬禹平、危逢吉、陳師虔、張皆秀才之容。言善之帥蜀道。從金陵逮吉之弟和。爲江東帥。闢迎勞之於驛邸。祖因語之曰。令兄也只是秀才議論。應詳不樂。（按[illegible]文本見豈和字耶。）竟不鍛之衡之終身。善之、士人也。薛胡以儒家子習於文法云。

二元

朱文公熹。字元晦。中年自悔。以爲元爲乾四德之長。愧不足以稱。是遂易曰仲晦。眞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嘗從容叩之以字義。眞答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眞遂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二公州里則同。而文公又眞公所聞而知之之師。且謚又同一字。而字義之誤。又皆能自知其非而易之。然當時至今。但稱二公曰元晦、景元。而未嘗稱之曰仲晦、希元。蓋其習稱已久。而不能以遽易也。文忠始於舉子。命字之義。非得於師友。故始字曰實夫。後鄉山有輕薄子曰。只恐秀而不實。故易曰景元。若文公則不然。其師友曰籍溪曰延平。而不能救其字之誤也。而必俟公之自悔。其亦異乎王通矣。通之弟曰績。字無功。通曰。神人無功。

非爾所及也。故終身名之。（按與甲集所載略同。）

單夔知夔州

單夔以家貧祈郡。孝宗聖慈高遠。知其所至。（四字未詳。疑有訛誤。）從中大書御札云。單夔知夔州。後竟不赴。易守建寧。錢象祖嘗獻珠搭箔於韓侂冑。迨其致仕。詞臣草詔進封珍國公。二事略相似也。

寧皇御舟

張巨濟。字宏闊。福清人。嘉泰間。上書寧宗。以慈懿攢陵今在湖曲。若陛下游幸。則未免張樂。此豈履霜露之義。寧皇感悟其言。旋轉一秩。由此湖山遂無清蹕之蹤。非特儉德云。（此句上似有脫文。）御舟至沈於波。臣黃洪詩云。龍舟太半沒西湖。便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安靜裏。櫂歌一曲在康衢。（按寧宗於紹熙五年甲寅即位。崩於嘉定十七年甲申。凡在位三十一年。此云三十二年。疑傳寫之誤。）

兩朝玉帶之祥

徽宗親解玉帶以授康邸。遂基火德中興之祥。事載國史諸書。此不復載。至高宗以常德爲孝宗潛藩。大有起紀者。先是常德有玉帶渠。在城內。本名永泰渠。端拱初。或以水由坤入於城。府有利。且避陵名。更名秀水。守臣裴稹篆秀水斗門以表之。熙寧元年。有異人號海蟾翁劉易者。寓天慶觀。謂所善魏道士曰。此水郡之玉帶。當有佩是者應之。未幾孝宗啓社。又流虹繞屯之地。實曰秀州。亦秀水之讖云。

張公九成玉帶

張公九成。自爲士時嘗遇至人。許以官爵。見玉帶則止。後張爲倫魁。又天下相望所屬。人謂至人之說且驗。會公與客共觀王欽若以計取上方解賜玉帶事。則撫掌大書曰。姦臣姦臣。聲漸微而公逝矣。

史彌遠玉帶（按此條元本連上爲一則。以係兩事。特爲標目以別之。）

嘉定間。寧皇賜史彌遠、趙師睪、楊次山等以玉帶。惟彌遠上所解賜。他皆取於內府。朝之仕者與四方之門生故吏。汎然啓賀其賜帶。與趙楊等混然無別。雖彌遠未嘗屬意儷語。閱覽衆啓畢。獨取一啓內解賜二字曰。此都知彌遠是上解賜。此啓絕爲人代作。

四朝聞見錄丁集

寧宗皇帝一朝詳其大事（舊刻本無此一行）

寧皇卽位

寧宗皇帝，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恭邸。【原注】以其日爲瑞慶節。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衞大將軍。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國公。十二年三月，進平陽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奉太皇太后聖旨，就重華宮卽皇帝位。【原注】年二十七。〇按以下二十五行已見甲集。憲聖旣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爲臨奠。先是吳琚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王暨吳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謂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憲聖已令知閤門事韓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原注】憲聖。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王遂掣侂胄肘，環殿柱。憲聖叱王立侍，因

責王以我見爾公公，又見爾大爹爹，見爾爺爺，今又卻見爾，言訖淚數行下。侂胄從旁力以大命勸，王知憲聖聖意堅且怒，遂衣黃袍，亟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喚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卽位。且草賀，讙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子卽位於內，則市人排舊邸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閙。故必先爲之備。時吳興爲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絕不爲備，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旣卽位，翌日，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間，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皇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胄曰，爾爲誰。對曰，知閤門事臣韓侂胄。光皇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堅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旣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卽光宗臥內（中集作寢）取璽。寧皇之立，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藁于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密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內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以下八行已見丙集。）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按文作歸正人。）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數寇，欲殺守臣張定叟，用紹熙代皇帝爲太上執喪，且舉哀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寢謀，旋爲其黨所訴。定叟鞫問之曰，朝廷負爾耶，太守負爾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者股者有某賞，務陳之疾，惟縞山數千云。先是趙緒中具藏水心替嘉邸之詔數十百，親筆其順，宋紹翁未之見也。

慶元丞相

嘉定初，趙忠定賜諡曰忠愍。大臣死非其罪，故以愍易名。其家上疏自列，以爲子孫所不忍聞，改愍爲定。【原注】公爲侂胄所忤，坐貶所斃。然沒其實矣。家集欲以慶元丞相爲名，又以慶元亦有他相，故但曰趙忠定集。其家又列於朝，乞毀龔頤正續稽古錄，又以其錄傳播四夷已久，乞特削其官，刊定正史。朝廷皆從之。頤正布衣也，名家子。家於和州，號稱博洽。阜陵朝嘗進元符元祐本末等書，上嘉歎，俾階官籍。慶元閒，頤正（一作侂胄說）爲太社令，嘗續司馬文正公稽古錄。後又循至著廷修史，纂進寧皇登位事，與其錄相表裏。頤正載忠定事於錄，則曰知閤門事韓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趙汝愚等，乘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政入至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燒香畢，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云云。（按此句以云云二字省去皇帝稱太上皇帝並天下稱之等二百四十字，見後考異條內。）是日皇子嘉王卽皇帝位。於是趙汝愚、余端禮、陳騤等率百官如儀。據頤正載於錄者如此，初未嘗毀忠定也。疑載於正史必有異辭。又詳忠定子弟之冤，乞刊史之詞云，頤正修史，以忠定有只立趙家一塊肉便了之詞，又有白龍之夢，以此誣忠定。紹翁皆不及拜觀國史，恐前後史臣削去已久。紹翁前所載憲聖冊立寧皇事，與頤正所載略不少同。頤正外臣也，不知當時宮閫事，當以紹翁得之吳氏者爲詳可信。嘉定時，頤正已死。先是紹翁未敢以吳氏之說爲信，嘗於西山書院會趙氏子弟，其說相符，趙氏以丞相

女孫淩西山之子云。

考異

先是趙公汝愚。命殿帥郭杲以兵二百至延和殿門。祈請國璽。欲自都省迎寘於德壽宮。杲入索璽於內璫羊驥劉慶祖。二璫相語若璽入杲。或以他授。則大事去矣。況丞相有趙家肉即可做。此自主張吳興。則璽尤不可輕授。二璫遂設計。命杲以俟曦殿門。非殿前官入。官候於門下。先付璽。函封甚秘（一作密。）授於杲。杲奉璽于都省。二璫復以匣從間道馳詣德壽宮泰安殿。先是憲聖已召嘉王入德壽宮殿內。汝愚不知所奉者璽函耳。遂至宮門欲上璽。憲聖命以匣已寘善所。嘉王已即位。汝愚等惶恐稱賀。憲聖遂專擁立之功。紹翁竊詳前說。與吳趙二氏既異。雖裴臨正椿有錄志在誣趙亦不及是。當缺所疑。以備史氏采擇云。

考異　（按此條似有脫文。劉本刪去。今仍其舊。）

副都知楊舜卿領兵。

考異

和州布衣龔敦頤者。元祐黨人原之孫也。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景盧領史院。奏官之。後避光宗名。改臨正。朝廷以其有史學。嘉泰元年七月。賜出身。除實錄院檢討官。蓋付以史事。未幾而臨正卒。【原注】（據李心傳朝野記。尚載臨正事。因龔公陵友撰臨正傳。）

考異

紹熙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入奏。乞早正嘉王儲位。以安人心。以建萬世無窮之業。（甲寅留正等兩具奏。）乞立嘉王爲皇太子。是晚出御批。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閒。壬戌正復乞去出國門。癸亥知閤門事韓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汝愚等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政入班於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前燒香畢。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詔曰。門下。朕承列聖之洪圖。受壽皇之內禪。撫有四海。于今六年。夫何非涼。屢愆和豫。邇罹鞠劇哀摧。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矧國事之重。久已倦勤。荷顧后之慈。曲加矜體。皇子嘉王仁孝之德。中外所推。居小心未嘗違禮。嗣將大寶。茲謂得人。朕退安燕閒。遂釋重負。何止衛宅憂之志。抑將綿傳祚之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朕移御泰安宮。播告遐邇。咸使聞知。尚賴忠良。共思贊輔。是詔蓋憲聖命樓公鑰所草。內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天下稱之。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是趙汝愚余端禮陳騤等。率百官起居如儀。【原注】（綏稽古。）先是甲寅六月丁未。宰執劄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劄子。御批云。甚好。乙卯再擬指揮進入。乞付學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乃上所云

也。留丞相得之始懼。內殿再擬入。御批可。只今施行。已乃宰執再奏。乞面奉處分。晚付出。其題稍異。丞相不容封。付之內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趣啓丹。丞相視脩尾色變。密爲去計。辛酉朝臨仆於地。是日工部尚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汝愚微及與子意。彥逾大喜。汝愚乃俾彥逾馳傳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杲許諾。議遂決。壬戌大祥。丞相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衣輿出城去。汝愚欲奏太母而難其人。知閤門事韓侂胄。太母女弟之子也。與溫人蔡必勝同在閤門。必勝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愚。遂令侂胄以內禪事附慈福宮內侍張宗尹入奏。太母未諭。嚴無他語。令念汝愚。計頓而已。癸亥侂胄再往。與重華宮內侍關禮遇。禮問知其謀。入白太母。言與淚俱下。太母蹙額久之。曰。事順則可。禮遂以侂胄以來日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且過午。汝愚乃以命同列。關禮又使所親閤門宣贊舍人傅昌朝。密旨製黃袍。時上在嘉邸。殊不知。力以疾告。汝愚簡宮僚彭龜年云。國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禫祭。杲與步帥閻仲先分兵衛南北面。太母垂簾命關禮引王先入。次執政奏事。太母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母覽畢云。甚好。太母勸上即位。上固辭。且顧汝愚曰。某無罪。恐負不孝之名。羣臣力請。遂即皇帝位於東楹之素幄。次行禫祭禮。人心始定。先是京口諸軍訛言洶洶。襄陽歸正人（一作士人。）陳應祥。亦謀爲變。舉事前一日。登極赦書至。遂散。朱熹嘗謂上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志。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蓋行權而不失其正云。慶元元年夏四月。始用校書郎李璧奏。命正縱御札八字付史館。

考異

甲集載吳琚贊策事。文忠真公德秀爲跋其藁奏遺藁矣。其奏蓋擬進於太上。乞太上宣布於外云。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比以過宮稍希。臣僚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二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爲盡禮。今天氣向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當自紹皇帝來乞。於降付留正等。此紹翁親目於琚之子鋼。後又再索之於鋼之子。近因水心先生葉公適題王大受檄齋詩藁。則曰。紹熙四年。光宗疾不能朝重華。諫者傾朝。游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大受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恐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勸皇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一有朕字。）自然（一無當字。）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憂懼不果用。適以爲余嘗親見。不知二葉何爲略不相似。大受往來諸公間。自以爲預誅韓功。至是鋼自其先志於朝。大受必以鋼如適所載其父疑皆大受所封。鋼猶扶未上。曾攻媿樓公論憤其前與族兄瑤有冊（按亦見戊集曲水胡條內。）且毀其文。力言之於史相。期以必寘大受。又嗣秀王師揆言於朝。士大夫一布衣。凡國之大議須要討（一作封。）分。（此處疑有脫文。）史遂命京兆去大受袍笏。韞諧鄉武。鋼遂以其稿上。而削大受姓名。【原注】（事有已見甲乙集者。今復詳其。）

慶元黨

嘉定改元。眞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姦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清修自好爲不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僞同之習。二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蓋平章之名起。邊陲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爲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六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己亥除知江陵府。初寧皇之立。趙忠定不用吳琚。【原注】事已載乙集吳雲壑條。 乃召韓侂胄【原注】並附表陳。 而囑之。韓本不得迹慈福宮禁。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至誦泣閤請。慈福召韓入。遣諭忠定。其議始定。韓自以爲有定册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聞之即惕然以爲憂。因奏牘示微意。（一作因規諷微意。） 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白發其姦。彭讓金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於北關之外。以謝其勸。漸以禮疎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衢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居邛。（一作來去國。） 韓偵伺優以木刻公像。爲峨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熒惑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傳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方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學臣亦欲陛下亟去侂胄。未幾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誣以不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弟祖泰至謫（一作斥。） 而寘。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於武夷。當公辭待制。草制詞云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祿。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云。啞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侂有累歲始陳之誚。二年冬十二月癸丑。褫職罷祠。臺臣擊僞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原注】此篇所載係胡紘今以文公年譜考之蓋紘草而沈用之。 而胡紘草公疏未上。會以遷去職。遂轉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劄。【原注】探本作二年十月。 臣竊見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蟲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屢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即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始嘗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托足疾以要君。此（一作又。） 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倚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職取次對。（一作職求次對。） 熹既用。（一作劃。） 非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作爲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于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原注】乃武夷九曲詩和儲也。 人間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遂迎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原注】恐是政和以縣學爲護國寺〇一本誤作本文大字〇又按政和二字似誤。 以爲熹異日可得之地。遂于農月伐山鑿石。曹牽伍拽。取捷爲路。以過驕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于縣下。方且移夫子于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嚚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辱。（一本有辱字。） 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爲害于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發朝廷賑濟錢糧。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授徒。必引富室

子弟。以貴其束脩之厚。四方僞賂。雜襲踵至。一歲之間。無以萬計。謂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窮年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而況陛下居德政（一作得政）之位。操可殺之勢。而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君罔世之徒汚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王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爲師。而儉人小夫。不敢假托邀結。橫行于淸明之時。誠非小補。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帝稱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追復寄于白簡。始知施于丹書。竊延閣論撰之名。擬眞祠香火之奉。玆爲輕典。永賴洪庥（一作私）。捧讀奚勝。感戴局蹐。（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並值明時。已叨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仍自諸生。擢參經幄。略無可紀。是稱所蒙。既遠去于朝行。即永歸于壟畝。然猶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淸流。容廁迹于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謹于辭章。遂自投于憲綱。果煩羣勁。遂發陰私。上瀆宸嚴。下（一作究）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聰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舍從之寬規。既俾但書于薄罰。稍修終之明訓。倘許幸逢于餘生。是宜衰謝之易寒。惟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于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于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囂。獲逃寬竄。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初熹臣勸公。僅見省劄。而投匭見不敢草謝詞云。以綏李所著二年譜考之。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年丁巳春。則高文虎皆權中書舍人。三月異除。職是則范公仲藝。陳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年三年不同。續當有考。初元定前以歸山九公袞。誠齋楊公萬里所爲。杜門著書。隱居不仕。熹與以元定與公遊最久。謂公欲臨卓澤易阜陵之下。誣以爲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爲葬地。故疏云云。元定前道州編管。時建陽令儲公用字行之。亦以勸能爲其從公命也。公復嫁公孫實栗書云。儲宰一日與邑中定義。而某亦預焉。其人【原注】謂元定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据以葬。他時總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間中爵書本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兒。數日前已遷像設。令人悒歎不已。慶元六年。公終于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于朝。納道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侶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顧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忘。庶其歆我。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歿以櫬歸葬。公以文慟之。其詞曰。嗚呼亡友西山【原注】元定號。先生。羈旅之櫬。遠自舂陵。來歸故里。護以家隸。隻雞斗酒。酹于靈（一作櫬）前。嗚呼哀哉。略無他

辭。及其葬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巔。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眞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顯其趣。蓋當時權勢震灼。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惟以目相視而已。官薦書與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僞學爲保任。公與田子眞帖云。聞某帥居前列。【原注】姓名已載李秀巖朝野記。茲不復錄。○疑此下似有脫文。○帖載公大全續集三卷。 又公與饒廷老書云。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豪易以僞學。又責保任。虛實于是眞實始判矣。（帖載大全續集四卷。）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郡不以公歿聞于朝。故有生前之命。于是黨禍稍（一作始）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吳公琚與儲公行之。項平甫游其密。王大受又爲水心先生門人。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禮。【原注】陳集有與吳直閣書。 初徐誼以忠被遣。徙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爲輕誼罪者。一日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讀畢黯然。卽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綏驛妄言牽引。誼衆爲懼。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郡矣。于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詰。且欲株陷良人。人人自恐不自保。大受又請琚白太后。請外廷毋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原注】水心先生題王大受耕齋。 然事關宮闈。辭晦事祕。雖韓氏亦不知吳公琚與大受所發。因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妄考。韓已漸疑琚陰援道學。乍詰其兄有二哥【原注】吳與韓爲中表。其位爲兄。只管引許多秀才上門。吳由次對。遂乞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戲謂琚曰。二哥肯爲侂胄入蜀。爲萬里之行否。琚對以更萬里琚亦不辭。韓笑謂曰。慈福豈容二哥遠去。前言閒（一作相）戲耳。琚亦以他郡去。琚謚議云。侍制西淸。陳義慷慨。無少（一作所）迴隱。至于誠心樂善。惓惓于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扶私怨之害公。患偏論之失平。有關于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媿之。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琚薨時。韓猶未敗。故謚議微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考功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惓惓于當世之故。有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爲韓甥。略不攀附。其使金一節。已載前錄。又有繼公令遂者偶與宋文公論諡。以韓邀脅。介者促迫之登車。偶不省論諡在轎中。至韓所。欲揖而論諡落（一作墜）地。韓爲一笑。【原注】其使金還以江東漕使勸公之子在。亦曰監督讀其文書。 嘗文公之將用也。其門人附之者衆。及黨論之興。士之淸疑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投靡者。至易衣巾攜妓女于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凜不敢入。乙

卯歲。麗水吳君梅獨踞鼎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爲課文。公多所與可。公大書思齊二字以寓之。吳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之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嘉泰之間。爲公之徒者。已幡然而悲。至嘉定間。偶出于一時之游從。或未嘗爲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謂當路貴喫緜。臨安售緜率。非其每用喫者以重之故云。夫師師說而失其本眞。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僅顏曾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當文公武夷篇溪之時。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奧。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過之。出而馳鶩于仕。坎壈其身。幾陷入于深文。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忠猶及文公之時。猶禁莫之敢見。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主勉之同諸鄉守傳伯壽。盡傳公之業。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

考異

劉德秀仲洪爲桂陽教官。考校長沙。回至衡山。過湖南漕幹曾撙節夫。【原注】（南豐人。）亦自容陵考校回。曾、晦翁上足。而劉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甚歡。劉謂曾曰。倉司下半年文字。聞君已覓之。信否。曰。不然。撙平生不就人求薦。劉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確。未嘗屈節于人。劉曰。然則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與吾事。劉至衡陽以告倉屬。（一作倉司誤。）倉屬曰。長官已許曾節夫矣。劉曰。昨過之于途。而曰未嘗覓文字于人。倉屬曰。不然。曾書可覆也。取以示之。則詞極卑敬。無非乞憐之語。劉太息而去曰。此所以爲道學也歟。及劉爲大理司直。會治山陵。于紹興朝議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會朝士議于北第。劉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詹葉亦晦翁之徒。而劉之同年也。二人方並席交談。攘臂笑語。劉至顏色頓異。劉即揖之。敍寒溫。葉猶道即日等數語。至詹則長揖而已。揖罷。二人離席默坐。凜然不可犯。劉知二人之不吾顧也。亦移席別坐。須臾留相出。詹葉相與厲聲而前（一作起。）曰。官力主張紹興非其地也。乃升階力辯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決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學。識見議論無不精到。可決也。劉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則獨立階隅。默不發一語。留相忽顧之曰。君意如何。劉揖而進曰。不問不敢對。小子何敢自隱。某少歷官。遂奔走東南湖湘閩廣江浙之間。歷覽盡矣。山水之秀無如越地。蓋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宮爲甚宜。且遷易山陵大事也。況國步多艱。經費百出。何以堪此。公愀然曰。君言是也。諸公復向趙汝愚篤議之。至客次。二人忽視劉曰。年丈何必附耶。劉對曰。愚見如此。非敢異也。既而劉辨之如初。易地之議遂格。劉因自念曰。變色而離席。彼自爲道學。而以吾爲不知臭味也。雖同年如不識矣。至樞府而呼年丈。未嘗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負所學矣。而求私援故舊。則雖遷易梓宮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爲也。曰曾曰詹曰葉。皆以道學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僞徒也。謂之僞學何疑。未幾劉遷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學者而盡逐之。僞學之名自此始。劉之歸長沙也。觀

爲蔣言且詳。特記其顛末如此。節夫亦嘗登晏軒之門。既而與王宣子搆其事。遂上三書言趙峻急。王帥以爲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遺之詩。有曰。如何幕中辨。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當復有餘師。【原注】（其、字明遠。姓蔡氏。撫中人。）愚謂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議。本爲社稷宗廟萬年之計。天地鬼神實臨之。顧豈私于一蔡氏。蔡氏雖以孝宗之存猶不至。亦既能擇屋而甘巖穴。文公嘗招之衛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歸。前後名公巨儒。所以有考于蔡氏者至公也。一樂詩其可異耶。朝野雜記。亦謂阜陵之議。或云晦翁之意。假局蔡于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筆者。其可爲疑似之論耶。自文公以來。建之鄉貴。率少爲鄉曲特起之彥。寧非德此乎。

文公諡議

初諡文（駁駁。非字。）公。太常博士章穎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是（一作人。）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汚。若飢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爲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爲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爲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試毀困阨至老而不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于當時。而乃獲伸于後世耶。蓋眞僞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己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詆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篤。累辭召請祠。奉得以涵養所學。其後辭不獲命。亦屢嘗列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旣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不究用于平生。而僅昭白于身後。豈非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聖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之實。用功于不覩不聞之際。加省于日用常行之間。反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發聖賢蘊奧之旨。救（一作序。）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切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于朋友。而以講習爲功。居官則信于吏民。而以敎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惟公以難進易退之節。存憂國愛君之誠。爲郡太守。則勤恤民隱。如恐傷之。奏散橫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者。（一作者字。）則糾發吏姦。不撓權勢。雖忤時相。必得其職乃止。（一作已。）至于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于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于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製作。兼備衆體。紆深雅健。追配古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諫。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爲忠

矣。而未必皆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

覆謚

考功郎官劉彌正議曰。謚古也。覆謚非古也。謚法曰。謚法于行者也。苟當于其行一字足矣。奚覆哉。故侍講朱公沒於僞。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歿。獨子思孟軻述遺言以傳于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于經。始采拾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眞在句讀而已。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造（一作詣）聖賢閫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耳。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一本云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幽闇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一本云濂溪橫渠闡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駐其說。）至公而聖道燦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一本云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無公持心甚嚴二句。）其于書。捨六經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從（一作道）求也。恐汨其榮。讀書初貫串百氏。終也盡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于秒忽。析理于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可概見矣。（一云孟氏以來不多見也。）公中科第時。猶少也。薄遊徑歸。閉戶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出經筵。不能五十日。（一本云自官仕外考者九無晚出經筵二句。）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講（一作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所切講。具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己莊。於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輕出處。合于古而背于時。（一有好字。）若此者。眞公之學者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長。（一作見。）公力扶聖緒。本末閎闊。而非箋墨小技者。以爲迂。離于山澤。與世無競。而相從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老。動以禮法。而跅弛捐繩墨者嘲笑以爲誕。世皆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之日無幾。（無幾一作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未（一無未字。）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爲醇。（不得爲醇一作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爲文人。（一無人字有而字。）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爲韓文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與。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上從覆議。謚公曰文。（【原注】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詔賜謚與前項以淨特謚曰文。○按公年譜。嘉定元年詔賜謚。其定謚曰文。則在二年也。）

慶元二年戒飭場屋付葉翥已下御筆

朕既舉（一作事）天下秀彥。試于春官。期得氣識（一作字）偉厚。議論平正之士。副異時公卿大夫之選。屬嬰疾。不能親策于庭。惟賴輔弼協意悉心。精加衡鑒。網羅實才。毋使浮夸輕躁者。冒吾名器。則惟汝嘉。故茲詔示。相宜知悉。蓋爲諒闇不能親策。事體至重。故加戒飭。自此襲以爲例。雖嘗親策。亦加戒飭云。

科舉爲黨議發策

（按此行原本在慶元二年戒飭場屋御筆之前。低本文一格誤。今易置于此。）

自制科明數之問既罷。（【原注】制科有明數者。時數字心降數亦未詳。）紹興書復而未能。上之發策下之對策。皆出于虛文。故士之知書日益少。而宏詞遂得以擅該洽之譽。甚至明經者不習故典。詞賦者不諳傳註。有司既奉上旨。遂發爲問目云。孔子作六經。而王道備。漢儒傳六經。而師說興。自武帝勸學。置博士弟子員。而傳業者寖盛。一經說至數萬言。衆至千餘人。班固贊儒林傳。謂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經說之多。若取是而去其釋要。經意自明。何必兼存之乎。漢興。言易者本田何。言書者始伏生。考之藝文志。列施孟梁丘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數。而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豈以何無易傳。而伏生口以傳授。承學者已廣。故不必著見于志耶。孟喜主趙賓之說。釋箕子。謂萬物方荄茲。何以爲明易有守。小夏侯說文增師法。其言最多。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其果有益于經乎。詩有齊魯韓三家。獨申公以訓。故爲教不著解說。韓嬰皆爲之傳。咸非其本義。史氏謂魯最爲近之。說詩蓋不在多言矣。善爲頌者。不通經不害爲禮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亦與樂道。夫曹褒之在東都。制定禮樂。次序其事。爲百五十篇。肅宗乃以衆論不一。議禮之家。名爲聚訟。遂寢不行。鄭康成註儀禮等記書。有駁有難。通人頗誚（一作譏）其繁。是豈通其經言其義者。適所以爲病。武帝尊公羊。宣帝興穀梁。一時諸儒並論。或從公羊。或從穀梁。左氏最後出。劉歆遺書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絀。然則公穀之立。左氏之難興。豈時君各有好尚。或諸儒之論。黨同伐異。遂有去取之殊。云云。發策詞賦之士如此。然猶可以驗對。蓋賦題出天子大采朝日。已爲不經。蓋無復制書之可稽。故策問繳繞。意欲使詞賦者稍知傳註之學。及首篇問曰。云博物洽聞。儒者所尚。已防風專車之巨骨。肅愼氏楛矢之方。非聖人孰能辨之。對神雀五采之來集。有以鸑鷟在岐周爲證者。問建章千門之制度。有以能畫地成圖。應答如流者。然則博物君子。何世無其人乎。故西都著作之庭。必纂聞見殫洽之彥。唐正元取士之目。兼設博通墳典之科。此有國者所賴以崇飾文治。其在是歟。云云。今日韋布之士。以科目應詔者。類多溺于虛誕之習。初無根柢之學。試歷考前代所謂博洽之儒。有見于世者。與諸君共評之。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一時共成帝業者。皆武力功臣。而能安劉氏。乃在于重厚少文之人。是豈在上者未知崇儒。而博洽之士。未之聞乎。及武帝之世。詳延文學儒者以百數。班氏所稱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不過數人而已。是時制度多闕。諸儒議封禪之事。及得精于騶奭者。其制始定。而尚獨以儒雅稱之。豈雅爲博洽

之異名乎。東都之儒。有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論語孝經。及毛詩諸疏見稱治熟。有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齊韓詩與毛氏異同。並周官解。故行于世者。范曄不敢列于儒林。豈其博通經學。非以一藝自著。與專門名家不同而然。與唐正觀開文學館。任名儒十八人。與論天下事。闡定相望。史學尤盛。有以功業顯顯著見者。未易枚舉。其間能辨古銅器。知爲阮咸初作。品左氏春秋之疑。能言三家七傳之不差。亦可謂博古矣。然考其人。或以類禮而作五難。或權能論胡樂之亂雅。他無紀聞。豈所學不充所用耶。在唐之前。又有博學多通號爲武庫者。能處軍國之要計無遺矣。其智識爲何如。見謂書淫。堅守其志不從辟召。而乃無寘斯世。又果何所見耶。唐史臣品錄諸儒書。專于記習。他無大事業。則次爲儒學篇。乃舉天下一之于仁義。歸于儒。爲宰輔所當爲者。則今日欲得實才。必當出于博洽者。其止于誦習而已乎。抑爲經史學乎。至第三問曰。猶問左氏述虞人之箴。與闕袞諫書之經。與金鑑序於正觀。述屛作于元和。大訓帝範衡屛存臣刑政箴太寶箴。固已兼制科宏詞于問目。宜多士之不能涉筆也。中是選者。僅二名莫子能（後作子純。未知孰是。）鄭應龍。（一作乾）莫已有官。易居都下。子純該洽之士。眞是備制科宏詞之選。已自歲主司自省以下曰。倪思劉德秀。策問指安劉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蓋陰與侂冑云。先是臺臣（一作朝廷）擊僞學。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蓋愚德秀在省闈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葉劉俱附侂。策問并文節所爲也。文節于韓趙皆無所附。蓋爲長。嘗出首篇。士愕莫知對。子純以小紙帖所出于棘闈。士皆感之。是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于空虛之談。若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臻臻爭鳴之語。轉相換（一作攝）。竊。世之識者。固已患之。時適值黨議之興。而士之遺棄者。往往以爲朝廷不取義理之文。得以藉口矣。當時場屋媚時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

嘉泰制詞

慶元黨論之興。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內恨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似矣。盡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士大夫。（一作大夫士。）逐臭附炎。幾有二十劉李之號。駭甚憫之。其詞蓋皆順時好指趙忠定汝愚也。傀鄭（一有李字）云。

四朝聞見錄戊集

岳侯追封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將。宿號藎臣。勳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于身後。緬懷英概。申昇懿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二千四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飛。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霍嫖姚。而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冀朔。履執訊而獲醜。亦運籌而策勳。外攝威靈。內殫謀猷。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尉猶齎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讒成市虎之疑。難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屬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追圖論之初明。果邦孫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侯特厚。肆躬而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炳我絲綸之王爵。錫熊紅之故壤。超啟德之舊封。蓋將慰九原之心。亦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車備器。適當閒暇之時。勵忠逸良。周開幽明之際。尚懷泉壤。歆此寵光。可特封鄂王。餘如故。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蓋韓氏與師恢復。故首封鄂王。以爲張本。制中故有作三軍之氣。與修車備器之詞。（按制詞有與今本金陀粹編所載字句小異。附刊卷末。）

考異

此制。乃金陀粹編第二十七卷所載。金陀粹編。乃岳珂所載。決不致誤。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爲顏棫。其謬甚矣。嘉泰開禧。侯之死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之語。謂必待百年而定何也。蓋紀聞者治賦。若如所載。僅一無用簡語（一作原體）也何耳。恐史官誤采其說。故載詳云。

遺事

開禧初。降詔興師。李公壁草。起句云。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讎。異詞殆將數百。予侍叔父貢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舊擧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乎。已而兵果大敗。命因亦有僞詔詆韓侂胄云。蠢爾殘昏巨迷。（此句疑有脫文）輒鼓兵端。首開釁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殘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旣逆謀。此宜順動。向期決戰。同享升平。

畢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間。以勇名于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能不支。再遇奮于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騎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剛甚驍異。其後沒以不壽。其形又絕肖。具登其號于旗。敵兵以爲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爲淮東招撫使。建治于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爲蓋雷琴絲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再　頗能書。嘗爲其牘置于內。輒命再遇釋印入覲。留都亭驛。其弟嘗污其寵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于上。待罪。且謂再　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臣以其發兵。乃以軍容入闕。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徙之審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爲招撫日。多廣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於督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于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儒（一作孺）。憐之。爲代納六萬云。【原注】其事見李常傳著述編。

周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狀元坊。則其家也。黃公由以進士第一人。旌其坊爲狀元。故用武字以別之。虎倜儻有大將器。身兼文武。能賦詩。工大字。開禧間守和州。敵騎蔽野。居民官軍無以爲食。城欲下者屢矣。其母夫人。自拔首飾斥具。巡城埤。偏犒軍。使盡力一戰。命虎同士卒甘苦。與之俱攻圍以出戰。士卒感其誠意。遂以血戰。敵騎幾殲。上守城功歸于母。朝命封以和國。賜冠帔云。虎之居吳也。言者以爲韓黨。坐安置　州。虎旣貧。不能挈母以往。未旋訃所聞計號慟。誓不復仕。放還。杜門托疾。屢召不起。雖從所部候之。亦堅不與接。但揖于庭而去。

田俊邁【原注】事略見兩集

俊邁。當開禧北伐七日之間。攻破宿州。下靈璧虹縣。先鋒甚銳。郭某兵敗。乞和于敵。敵曰。我不要別物。但

要俊邁。某縛俊邁往。其子訟父冤。某坐是斬于丹陽市。贈俊邁職。官其二子。賜宅一區。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奉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著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阿附。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前一日。錢象祖、衞涇、李璧以御批付殿前夏震。至日。遣其將鄭發截韓于六部橋。至玉津園。遂以鐵鞭擊死之矣。【原注】此事本末已載兩集。

韓誅後三日。皇子威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榮王臣　曮奏。輒罄危衷。仰干天聰。臣竊伏自念至愚不肖。獲共子職。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夙夜以思。未知報稱萬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繫國家安危大計。勢甚可慮者。不敢不煩陳于君父之前。臣伏見韓侂胄久任國柄。粗著勤勞。第以輕信妄爲。擅起兵端。騷擾邊郡邑。室廬焚毀。衣食蕩然。父子夫婦離散。不能相保。兵連禍結。虛耗國用。疲困民力。生靈無辜。殞于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死者冤痛。生者愁苦。海內之民。無不切齒悲嗟。歸咎于侂胄。蓋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餘罪。況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爲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猜者謀國之症。必致上危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罷侂胄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安邊繼好。保邦息民。實在此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陳自強專意阿附。備位無補。欲望並賜罷斥。如臣言可采。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云云。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罷韓侂胄麻制

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授以華衡。奮由獨斷。爰誕敬于兌册。肅敷告于治朝。太傅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勳門。浸登樞路。久周旋于軒陛。遂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崇盛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懽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于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譏謗。曾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旣無半策。得君專行。致久徒積兼疑。倘令躬處以廟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眞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厲雖辟。朕方觀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于終吉。往哉（一作其）祇若。豈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具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云云沈厚之略。亦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蹇諤之風。優禮何補。粤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靜（一作盡）。而行且勿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

勝。皆權臣。輕啓于釁端。與鄰境頓乖于和好。內郡竭于糧餉。邊城摧于干戈。雖無救時之思。獨爲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棟橈。倘不頓從于退黜。必將愈積于罪愆。乞解重權。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從。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皆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寵恩。益祗明訓。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奉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自強自出國門。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從天乞一日之命。行至浦城。其族人陳政（一作正。）和爲宰。迎勞于郊。自強太息曰。吾姪吾姪。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雪涕而去。自強本太學諸生。嘗居韓氏館。嘗訓侂胄。遂娶女弟魏夫人。侂胄母。見其舉止凝重。交遊不妄。嘗器重之。謂侂胄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陳登科爲光澤丞。其年已六十矣。主簿張彥清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嘗玩侮之。楊開國主。彥清之友也。嘗訪彥清。因以識自強。每欲陳不敢。抑因私語陳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論之。不十年爲宰相矣。自強以爲彥清戲玩己。而又以主簿且無押語。姑信之。及自強爲丞去官。調闕。知韓已得柄。漫往候之。刺入。侂胄約以來日從官來見。當延接。自強不識其意。明日又漫往。侂胄于衆從官中前設傳拜。自強云。亦多時先生在何處。翌日從官部交章特薦入寨。不期年遂拜相云。【原注】主事（已被韓集。）自朝廷以岳侯賜第爲太學。有善司總者。聞鼓聲謂學中永無火災。寨不出宰相。久之自強破讖而相。自是以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陰陽拘忌之說可信乎。彥清亦往候自強。憐其遲調。欲薦之韓。其子語之曰。爺不記光澤之事乎。與文忠錄彥清語。謂其不趨附自強。此殆過也。文忠中宏博。由劍南判官召入爲國錄。寓于圭之酒官舍。即今之清風坊。彥清嘗于是年見自強于所目擬（一作擬目。）云。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害于其家。凶于其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常。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柄。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忒。夫箕子告武王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于此諄諄其嚴。凜乎其不可犯。眞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禍已如彼。而況征伐自天子出。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禍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身履恭儉。率循禮法。（一作率禮守法。）畏天愛民。未嘗有一過舉。以韓侂胄獲聯肺腑。久侍禁密。見其小時小心提謹。故每事詢訪。冀有裨補。侂胄所宜銜（一作仰。）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彌縫。圖報萬一。而席寵肆驕。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議己者。乃首借臺諫以鉗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爲密啓。皆出己私。而姦險之徒亦樂爲之鷹犬。臺諫之官。使誠出于天下之公選。人主之親擢。論議奏章允叶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私黨。任用匪人。凡有所言。無非（一作不。）陰授風旨。而每

告陛下。必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盛。無復忌憚。稍有異己。必加擯斥。以專擅朝政。干分敗常。自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爲固本之策。慣造開謀。輕絕和好。遽起兵端。逆曦之任殿巖。侂胄交通狎昵。蹤跡詭祕。人已竊議。當孝宗在位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聖慮高遠。吳挺之在。逆曦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留之禁衞。以繫人心。及挺之死。宜易以他將。逆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侂胄既奏（一作啓。）爲殿巖。又納賂以縱其歸。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強鄰以叛。人尤不能無疑于侂胄。而侂胄亦何辭以自解。藉曰無他。而虎兕出柙。智將難歸。以致皇甫斌之敗于唐州。李汝翼敗于符離。商榮敗于東海。郭倪敗于儀眞。郭倪之抱頭鼠竄。僅以身免。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衄。殆理勢之必然。而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蘇師旦起于筆吏之賤。侂胄奔走之勞。驟進寵用。不三四年。驟通顯。凡武臣之建節。非近屬懿戚。元勳宿將。不以輕畀。乃舉而授之奴隸。昔秦檜居相位。垂二十載。不爲不專。假寵使令。如曹泳丁禩。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爲御帶。爲知閤門。爲樞密都承旨。乘旄鉞。此秦檜之所不敢爲。而侂胄敢爲之。師旦何知。貪利亡恥。因其寵態。既爲侂胄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立定價。多至數十萬緡。少亦不下十萬。□□致敗。【案】此處脫文似不止二字。侂胄不得已。稍從竄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償帥而責以戰。將道路籍籍。傳笑境外。遂益有輕視之心。師旦旋以敗露削籍投竄。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于人。謂諸將賄賂非所獨得。蓋指侂胄而言。然則師旦之竄。非專于伸國法。亦侂胄藉之以自文爾。抑侂胄之專擅。尤有大可罪者。臣聞國家有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豈非兵凶器。戰危事。故謹重如此。侂胄之舉事。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詢謀于縉紳。至于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

列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潛假御筆以行之。外廷皆不及見。已破泗州之後。曲爲之說。以罔聖聽。始命詞臣降詔。追咎邊臣以敗報。悉皆蒙蔽。而密諭諸將。竊以捷聞。人情洶懼。幾不自保。幸賴宗德澤在人。逆曦授首。而敵亦以糧乏自退。然而三邊兵民。死于鋒鏑。困于轉輸。淪于疫癘。室廬焚蕩。田業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極。至于強敵。頻年愈劇。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類。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戰。至驅僉軍。及俘繫老弱幾數千人。塡塞壕塹。以渡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數十（一作百。）萬生靈之命。皆侂胄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敵人亦知其非出于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敵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姦臣爲言。使侂胄本無邪謀。以輕信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束身請罪。退就貶斥。猶有辭于天下。乃偃蹇居位。休閒惟容。惟邊報稍希。輒爲大言。每執己見。則曰有以國體。聞者縮首。夫國者太祖太宗高宗之國。而縱侂胄體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爲臺諫。文飾姦言。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殆將罔測。夫以侂胄本以庸闒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納侮強鄰。提孩孺子。口皆能言。心無不怨。而切于恨

威。曾無一人敢爲陛下言者。賴陛下覺悟。出自宸斷。特降御筆處分。且霈聖恩。不以臣疏遠仁似。擢長諫府。臣雖見其辭免。而已入臺供職。願舉其專權誤國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未暇枚舉。如陳自強者。昏老庸繆。本無寸長可取。徒以皆假館于侂胄。由州縣小官。數年間汲引拔擢。以致陛下過聽。用爲家相。附阿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胄曰兵當用。自強亦曰當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者。猷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厭。政以賄成。鄙猥之狀。言之穢汚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侂胄自強重賜貶竄。以答天人之願。以釋兵民之怨。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敵國聞之。必諒陛下本心。使將士聞之。必爲陛下戮力。忠義聞之。必爲陛下奮發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切惟太皇。聖德節儉。帑藏儲積甚豐。備冊皆有遺旨。除供治園陵用度外。以助陛下軍國之費。有內臣王路者。皆主其事。盜竊既多。潛以奉侂胄。又與李庾、楊榮顯、毛居實、李大諫等。瓜分之下。至侂胄奴隸周筠、蘇文彥、陳琮。亦皆盜取。當邊事未寧。用度極繁之時。豈應臣下因太后之喪。遂以爲利。且有違慈訓。伏乞特旨。令所屬拘回。以俟處分。皆爲允當。其李庾等。並究見情犯輕重坐罪。伏乞容照。又小貼子。照得蘇師旦因受結託。薦用庸繆。以致敗衄。上誤國事。雖已竄責。未正典刑。刀筆賤吏。原其誤國之故。死有餘辜。（一作責。）乞賜處分。緣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檉、董如璧三名。隨即用事。言無不行。公受賄賂。共爲姦利。伏乞容斷。將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實快士論。伏候敕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韓侂胄責授和州團練使。送郴州安置。陳自強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內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南昌化軍牢城收管。月具存亡申。王鍇等令臨安府究見情犯申三省樞密院。所合拘回錢物。併委本府施行。史達祖耿檉董如璧。並送大理寺根究。

臣寮上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當舜之時。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焉。蓋天討有罪。有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紹丕基。宣昭天命。寬仁恭儉之德。度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胄竊緣肺腑。竊弄大權。蒙蔽聖明。擅作威福。首引姦邪。（一作佞。）分布要途。排擯忠臣。陷之大戮。賊害善類。斥逐無餘。凡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于侂胄。則夫拒言路。以固寵祿。私意既行。因緣日盛。出入禁旅。恣爲欺罔。（一作盜欺。）侵盜貨財。偏滿私室。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築山爲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十年之間。罪惡盈積。侂胄雄據之久。思固其業。乃復設爲計謀。竊據平章軍國事。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何人。乃以自處。安坐廟堂。紊亂紀綱。又于此時。輕開邊釁。上不稟于陛下。旁不謀之在廷。俄又出師。挑思召釁。使遐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于非命者。不知幾萬人矣。賊臣吳曦。利其厚賂。畀以節鉞。授之兵柄。又使程松與之共事。收輕納侮。啓其姦心。

自非宗社之靈。忠義興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貽陛下之憂。侂胄罪狀著明。人怨神怒。而猶專恣自用。殊無悛心。以國事快己私。視民命如草芥。原其用意。欲以何爲。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于此者乎。陳自強昏昧闒冗。本無寸長。徒以侂胄私人。驟加汲引。拔自選調。登之淸華。曾未數年。躐登宰輔。兵釁既開。邊鄙不寧。復以自強兼領樞密。幸其和己。倚爲腹心。而自強遂藉其威。不知顧忌。日肆貪饕。貨得無厭。援引朋邪。濁亂班列。呼吸羣小。納賂賣官。請託公行。贓罪狼籍。談笑譏罵。萬口一詞。社鼠城狐。蓋未有甚于此者也。仰惟陛下。奮發英斷。斥此二姦。成命初傳。都人相慶。而納畀以兩疎。未愜輿情。臣愚欲望聖明。將韓侂胄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仍將陳自強削奪官爵。竄之遠方。則舜除四凶之事。復見今日。可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直之門。可以弭覬覦之患。海內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並依。韓侂胄送英德府安置。陳自強責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

又臣寮上言

臣寮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任言職。臣雖不稱命。黽勉就職。自謂無以補報高（一作陛。）天厚地之恩。惟遇事盡言。始爲無負。（一有臣字。）臣今早立班。恭聽麻制。竊見太師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姦人去國。公道開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于邱山。曾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欲存體貌之優。而罪大罰輕。公論沸然。臣職在言責。旣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爲陛下陳之。侂胄始以肺腑姻緣。竊身閤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國朝之家法。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幃（一作闈。）之命。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胄乃以與聞內禪爲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首奴濫授以節鉞。嬖妾（一作婢。）竄籍於宮庭。擬造亭館。逼近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頃及路馬。前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于己。且如御前金（一作軍。）牌。祖宗專隸內侍省。而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于調發人馬軍期。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臺諫侍從。惟意自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驟取美官。不聞流品。名器僭濫。動逾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強者殞于鋒刃。弱者塡于溝壑。流離凍餓。骨肉離散。荊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端。科斂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覆載之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即位以來。以恭儉守己（一作位。）以仁厚化（一作俗。）民。無聲色玩好之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四夷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鉗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宮妾。亦其私人。莫敢爲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爲得策以矣。侂

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謂侂胄心無有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台。（一作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膺斧鉞。猶有餘罪。況逆黨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則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況比者小使之遣。僉使皆以侂胄首謀爲言。是金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于陛下之意也。使誅侂胄而敵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舒。臣倘慮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于竄斥。未嘗誅戮。臣切謂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平章軍國者。皆東班也。元勳臣而後得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閤。自知閤而徑爲平章太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汚濁。志在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越授。徑登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自徇。侂胄始雖怙權。猶恭內詞。凡所設施。尚關廟堂。自強巧爲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胄驕心。乃貪榮而冒處。自強狡計。（一作詐。）因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爲之前導。而狐狸舞于其後。自強之爲已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爲不可。而自強曲爲附和。力拔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饕餮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其姦貪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臣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將侂胄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強亦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忠。朋姦誤國者之戒。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貼黃照得韓侂胄久專國政。（一作柄。）將朝廷府庫。視同私帑。公肆竊

取。莫敢誰何。見今邊郡軍數方殷。欲乞宸斷。將侂胄應有（一作干。）家財產業。盡行籍沒。拘入封樁庫。專備邊庭之用。仍不許諸處妄有支動。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韓侂胄除名。送吉陽軍安置。陳自強改送韶州安置。餘依。

給舍繳駁論疏

臣寮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于植黨擅權。又莫大于稱兵首亂。有一于此。法不容誅。況乎兼有二罪。又稔衆惡。其在明時。豈宜容貸。臣伏念韓侂胄夤緣攀附。竊極顯榮。背負國恩。締結姦黨。因愎自用。締結人言。凡除擬要官。選用兵帥。皆取決斷役蘇師旦之門。交通賄賂。動以千萬。祖宗法令。肆爲紛更。軍政財計。田制鹽法。關國體之大者。率情變易。朝令夕改。人無適從。自知積失人心。中外交怨。乃爲始禍之計。遂無君之心。謀動干戈。圖危社稷。擅開邊隙。喪失師徒。征行者有戰鬬暴露之虞。轉輸者有流徙死亡之苦。荊襄兩淮。生齒百萬。罹其凶害。遠近州縣。科斂頻仍。雖深山窮谷之民。皆不安其生業。至如吳曦之叛。郭倪之敗。皆侂胄容奸激成。所用鄧友龍之徒。喪師辱國。罪狀顯著。曲爲掩覆。止從輕典。俱置善地。原其用心。實不可測。天下之人。切齒扼腕。恨不食其肉。如陳自強者。貪鄙無恥。但知侂胄處逆之私恩。陰拱固位。略

其所爲。噤不出一語。如用兵之謀。不惟不能沮止。乃從而附和。曲意逢迎。貽害生民。恬不知恤。其他背公營私。貪鄙猥瑣之狀。雖小夫賤隸。亦所竊笑。仰惟陛下。至明獨斷。亟行罷斥。尚亦優容。而侂胄罪惡貫盈。公論未快。臣謬蒙親擢。當之封駁。祗命之初。不敢隱默。欲望聖慈。特發英斷。將（侂）胄明正典刑。自強遠加貶竄。以慰天下之心。以正國家之法。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尚書省榜

臣寮上言。臣學問荒疎。器能淺薄。際遇陛下勵精更化之初。首蒙拔擢。俾職風憲。常不自揣度。勵勉竭綿力。仰助陛下振舉紀綱。一新觀聽。連日拜疏。奏論韓侂胄陳自強罪惡。已蒙睿察（一作宥。）施行。然二兇同惡相濟。專務蔽欺。（一作蔽明。）一旦威斷震發。天日清明。中外欣快。咸願亟見二凶罪狀。欲望聖慈。宣諭執政。檢會今來臺諫給舍章疏。及已施行次第。特降敕榜曉示。以慰人心。以昭國憲。不勝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開禧三年十一月內有旨。韓侂胄怙權擅朝。（一作怙擅朝權。）殘民誤國。已行罷斥。緣其專政之久。中外縉紳。洎于將帥。凡才望勳績之臣。既爲丞相之用者。彼乃指爲名器。權爲私恩。朕方丕示至公。惟賢能是取。咨爾有位。其各悉心盡忠。毋或不安。茲從寬。以副朕意。故茲詔示。宜體至懷。是月又降詔。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姦擅權。（一作攬。）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復長惡罔悛。深負國恩。（一云負國網蠹。）陳忌忠讜。廢公徇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縉紳。洎于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既能遂一正權綱。各思勉所爲國宣力。助兵議備。以固休息。稱朕此意焉。

考異

韓誅死于玉津。已三日。寧皇猶未悟其誤國也。史公彌遠陰與貴妃議。臺諫給舍爲此。當時之議。以爲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誅之矣。自當顯言之矣。未知寧皇動法祖宗。每對左右以爲臺諫者公論之自出。心皆以之侂胄欲盡攻道學。故探上意。嗾臺諫以一網去之。史蓋因其術而用之。天下未嘗非者。以韓之所以施于善類者而反之云爾。

慶元嘉泰開禧年間事（一本無此行）

侂胄師旦周筠等本末（按筠。原本遺。誤作均。今改正。）

初蘇師旦本平江胥吏。韓氏爲戎詞（一作副吏）。籍之于庭。韓用事。師旦晉爲腹心。韓（一作皆字）知閤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迨旨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一作錄）之士。欲造其（一作堂）門而不得見。蘇林者子由之孫也。師旦以夤緣附之爲族。林遂兄事之。師旦嘗以筆乏求金于韓。韓不知其受諸將賄動以鉅萬。每輙俸金與之。謂其出于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邱公留爲督視。堰知敗將之賂師旦。凡簡往來具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怒。遂竄師旦于海上。嘉定初。下所籍郴州取師旦首級。郴守召至客次。師旦以韓念己必復召用。已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已誅矣。遂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鍍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初。侂胄欲使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祕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見命。吾惟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遊遨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相（一作臣）意。遂假歧死獄事劾公。以免。公銘文曰。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黜行之命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旨也。方熙寧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爲力也易。平侂胄有所欲爲。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遂假他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爲難。先是峴召試學士院日。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倘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倖門。禍患將伏乎中而不自知。時侂胄已居中用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峴及之。峴持身謹闔。權臣無得而窺其閒。凡專奏以公爲先朝宏博第一選。故遂至中書。然在詞（一作禁）掖不能一月也。峴知泉州。未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賜詔。其略曰。衆怒翼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汁。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疑脫安字）義命。於權勢薰赫之日。制詞真文忠所草。銘文亦文忠所爲也。（按齊東野語云。蘇師旦建節。學士顏棫草制。棫子頫替其當制。易祓草詞。偏非文字。師旦爲求旨與之院。欣然命作直。退以詞予同類。欣然制爲師旦稱揚其洩依云云。則當日不草者不獨峴一人也。）隱寄宮門路。樞柄闖入。凡持蓋肩負者皆由夾墻以入。有與薪數十人闖入。司柩者呵止之。曰。周總管柴。呵者默而舍之。周筠（原本筠作從。從筠今改。）亦皁上閽。旦。自慶元以來。政出于韓。而師旦之門如市。宰相已爲具官。左右不復關事。曹吏號爲冷局。自趙忠定爲相之時。人從侂胄覓官者。韓猶答以當白之廟堂。自京鏜居相位。而韓猶答以當與丞相（一作宰相）議之。自陳自強相。韓對客有請。直曰當爲擬奏而已。師旦既逐。韓爲平章事無決。專倚省吏史邦卿。今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奕縉紳。侍從備札。至用申呈。時有李其姓者。皆與史游。于史凡閑大書云。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發致疑云。時又有李士謙者。亦用申呈。有乞兼職者。其詞甚哀。後果由兼職階相位。士謙家居

白洋池田宅極側。相傳某知名插所自簽石渺然四貫雜集號小水晶宮。其實近在北關門之內。開禧朝廷以賜田俊邁之子。蓋已有兆之於其先矣。（按此條內自遂籍其家至他物稱是止。八十一字。原本脫落。今從玉函存齋詩話補如是。）

韓勢敗笑密

嘉貴固有不可恃者。而況保之爲城社者。謂足以自固。則尤可笑也。侂胄京倖吳公鋼入天竺。聞侂胄功德寺之勝。甲于諸刹。相與游焉。主僧道號琴巖。法名湧。指吳而入。蓋畢梅口談前日爲某人求金者幾許。予亦憩其山林衲子。滿口喜饒。吳爲見住道守。欲偏游其山。滿謝以老足近病。祇命知事相陪。其金碧晃耀。真天帝釋之所居。又南園乃慈福所賜韓者。弄（一作宗）幽梅深。凡三日而後偏。而守園者金其姓。皆武爵之近上者。聽其滿口皆稱曰師王。師謂太師。王謂郡王。韓居太室三茅之旁。插石壇以壝大丹。命余道人候火。人不得而見之。外疑其爲仙。迨韓既敗。滿者崎嶇由寺後越石人嶺以趨拔。陛崖挺身渡江如張蓋未肯病足而守園之人。閉園門者三日夜。人不敢道以水火。佩餅乞倚之聲達于鄰曲。得旨始出。其見大蠟而去。余道人者。攜丹鉛從三茅山巔奔趣以下。亦墜崖幾死。又于姦婢放逐之時。韓門卷至有三數叢。皆稱爲某（一無某字）。姿。某人父母者。蓋其宛轉而入皆爲父母。宮中遂命顓認爲父母者。總除首飾衣服之外。不許以微物出。金錢至滿頰。衣服至著數襲。市人利其物。而因可以轉貿其身。故相競相逐願爲之父母。至有引娶妻之據。必欲其同歸者。亦足笑也。亦足爲鑒云。韓嘗招新安程有徽點校通鑑于石巖。閒程經歲不與人接。雖朝士無知之者。本以進士第久于選調。亦未嘗從韓祈官。嘗欲授以學。故程不願也。韓敗。拂袖歸。人方知而憐之。不謂韓黨也。丙寅冬。又同吳倅復游韓寺。則佛像已與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登其母魏國夫人冢旁。有廬東後土卑庪。問之。乃韓之屍。其首已送之金也。

閱古南園

前所載。臣寮論侂胄鑿山爲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又云。穢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鹵及路馬。禮所當誅。而慢宗廟。罪宜萬死。蓋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太室之後山。皆觀中地也。韓侂胄擅朝。徙居于太廟側。遂並觀之山而有之。爲閱古堂。爲閱古泉。【原註】泉名閱古者。在青衣泉之上。故以名。爲流觴曲水。泉自青衣下注于池。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潴于閱古堂。渾涵數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燕則殿巖用紅燈數百。出于桃坡之後以燭之。其宴巖之最奇者。曰雲岫。韓命程有徽校通鑑于中。侂胄居之既久。歲累月積。劖奇抉勝。洗石而雲根出。剔土而泉脈見。危峯疊石。迤潤曲沼。窈窕窅深。疑爲洞天福地之居。不類其爲園亭也。因在天衢咫尺。有旨盡給還寧壽。命復爲禁地云。又慈福以南園賜侂胄。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爲十洞。洞有亭。頂畫以文錦。香山木蜀守所獻。高至五丈。出于沙蝕濤激之餘。玲瓏竦立。在凌風閣下。皆記所不載。予已略其記于前集。近閱所閱古記不登于作記者之集。又碑已仆。慨彼

人無復考其詳。今幷載二記云。閱古泉記云。太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黿。徑如驚蛇。大石磊磊。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翔空而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葩（汲古閣本作葩）碩果。更出互見。壽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至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盼。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閱古泉。在溜玉泉（汲古閣本作字）之西。繚以翠麓。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綆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蜜。其寒冰雪。其泓止明靜。可鑑鬚髮。（汲古閣本作毛髮）至（一作而。汲古閣本作雖）游塵墜葉。常若有神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案瓢。元本及他本俱作飄。今依汲古閣本作瓢。下同。）可飲可濯。尤於烹茗釀酒爲宜。他名（汲古閣本作石俱）泉俱（汲古閣本作皆）莫逮。公嘗與客倘佯泉上。酌以飲客。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爲我記此泉。使後世（汲古閣本無世字）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一有事字）也。游按泉之石（汲古閣本無石字）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鑒元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湮（汲古閣本作堙）伏弗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而（汲古閣本作時）閱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汲古閣本作榮）矣。游起於告老之後。視道士爲有愧。其視泉尤可（汲古閣本作有）愧也。幸旦暮得復歸故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陰陸游記。南園記云。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別園賜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汲古閣本作內湖）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祿賜（汲古閣本作入）之餘。葺爲南園。因其自然。輔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卻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態別。（別一作列。汲古閣本作物象列。）奇葩美木。爭效于前。清泉（汲古閣本作述）秀石。若顧若揖。于是飛觀傑閣。虛堂廣廈。（汲古閣本作庭）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畢備。升而（汲古閣本無升而二字）高明顯敞。如蛻塵垢。入而（汲古閣本誤作兩人）窈窕邃深。疑于無窮。既成。悉取先侍中（汲古閣本云悉取先魏無侍中二字）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閒。上爲親御翰墨以榜其顏。其射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曰藏春。其閣（汲古閣本作閤）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其瀦水藝稻。爲囷爲場。爲牧羊牛畜雁鶩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汲古閣本無堂之名三字）則曰夾（一作梁）芳。曰豁望。曰鮮（一作洲）霞。曰矜春。曰歲寒。曰忘機。曰照（一作獻）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莫能及南園之彷彿者。然（汲古閣本無然字）公之志豈在于登臨遊觀之美哉。始曰許閒。終曰歸耕。是公之志也。

公之爲此名。皆取于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王（汲古閣本無王字）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略相埒者。（一作將相將者同侯）豈無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汲古閣本無而字）韓氏子孫。功足以銘彝鼎。被絃歌者。獨相踵也。迨（汲古閣本作述）至于公。勤勞王家。勳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畏。拳拳于（汲古閣本作不）忠獻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孫。又將嗣（汲古閣本作副）公之志而不敢忘。則韓氏之昌。將與宋無極。雖周之齊魯。尚何加焉。（汲古閣本作盛）或曰。上方倚公如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公之自處。本自不侔。惟有此志。然後足以當上之倚。而齊忠獻之功（一無功字）名天下（汲古閣本脫上之倚公至此計三十三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知公之勳業。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一有大字）澤中。公以手書來。示（汲古閣本無示字）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伏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已挂冠而去。（汲古閣本去上有故字）則庶幾其無諛詞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獲辭也。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陸游謹記。（按二記汲古閣毛氏刻于放翁逸稿中。亦有與同。復參校甚爲刊正。）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琚謹書並篆額。（【原注】額止大書南園記三字。非篆也。不用篆書。故以是知云）

南園記考異

武林即今靈隱寺山。南園之山。自淨慈而分脈。相去靈隱有南北之間。麓者。山之趾。以南園爲靈隱山之趾。恐不其然。惟攻媿樓公賦武林之山甚明。園中有亭曰晚節香。（一無香字）植菊二百種。亦取其祖詩句。記中不及云。

四夫人

侂胄所幸妾。同甘苦者爲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曰四夫人。李通宮籍。慈明嘗召入覲。賜坐以示優寵。四夫人者。即與慈明偶席叙齒也。慈明心銜之。迨韓爲鄭發所劫。諸婢皆遣還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滿湖都是賊

韓用事歲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類。天下大計不復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紙摹印烏賊出沒于湖。一艘一本。以售兒童。且誦言云。滿湖都是賊。滿湖都是賊。京尹廉而杖之。又有賣漿者。敲其盞以喚人曰。冷底喫一盞。冷底喫一盞。冷謂韓。盞謂斬也。亦遭杖。不三月而韓爲鄭發所劫。及籍其家。得所收夥聖語。末一句云。遣他羅網攔非輕。又一句云。遠竄遐荒始得平。韓嘗怪其言。韓外有陳自強。內有周筠。皆

韓有圖之者。韓謂以一死報國爲辭。周苦諫。韓遂與自强謀用林行可爲諫議大夫。劉藻爲察官。一網盡謀韓之人。依附日未幾。而錢李史三公亦有所聞。命夏震速下手。【原注】事已載前紀。震歸。遂命鄭發捕韓。震復刊御批下。傑謝以記之。史惡之。旋以瘧發于脊而死于殿司。

逆曦歸蜀

逆曦既用賂蘇師旦。遂舉全蜀以授之。其在殿嚴也。嘗命工圖畫上乘輿南渡卷軸甚詳。人問曰。太尉何用此。曦紿之曰。把歸去教孫兒男女看了。消災滅（一作赦）罪。及出北關。遂焚香拜天于稽首云。且得脫身歸去。甚反狀已萌於此矣。惟吳公琚嘗目曦以必反。何公澹既因韓致政府。亦以爲不可遣。忤韓。出知福州。

優伶戲語

韓侂胄用兵既敗。爲之鬚鬢俱白。困悶莫知所爲。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噲曰。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菱進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壞了許多生菱。（一作靈）且因移果桌。（一本無此五字）

侂胄馳逸

開禧兵釁既啓。國用浸虧。侂胄上表自請。以家資先朝賜予金器六千兩上之。寧皇優詔獎諭。仍允其請。

天下智笑韓之欺君。

韓墩梨

姑蘇地名韓墩。產梨爲天下冠。比之諸梨其香異焉。中都謂之韓墩梨。後因光皇御諱。改爲韓村梨。至侂胄專國。鬻之者不敢謂韓村。直曰韓梨。因此皆謂韓梨矣。非侂胄意也。與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避諱皆曰坡。而避村名。猶其于避廟諱。若村至改曰若山。謝村至改曰謝溪。（一作陵）蓋中都人以外人爲村。故諱之。流傳浸失。圖牒易訛。故因韓事及之。

黃胖詩

韓以春日宴族人于西湖。用土爲偶。名曰黃胖。以線繫其首。累至數十人。遊人以爲土宜。韓售之以悅諸婢。介族黨仙胄賦之云云。一朝線斷他人手。骨肉皆爲陌上塵。侂胄大不悅。仙胄家于台嵇。以侂胄故有官不仕。韓敗。竟保其族云。

劉淮題韓氏第

劉淮見之。建陽人。賦詩蓋爲韓而發。其實嘗定用事者良材也。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戎。綠戶空牆號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牽魏公族。後來不信有前車。突兀眼中觀此屋。

西湖放生池記

高文虎。字炳如。號爲博洽名儒。挾程文浮誕。其爲少（一作小）司成。專以竄頭策問試士。問目必曰有某人某事者。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士之楷高也久矣。曾京尹趙師睪奏請以西湖爲祝聖池。禁捕魚者。作亭池上。其偉。豎碑摩崖。高實爲記。其文有曰。鳥獸魚鱉咸若。商邑以興。既已鐫之石。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隆然猶有刊跡。無名子作爲詞以誚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個放生亭記。從頭沒一句說著朝廷。【原注】一作官家。盡把師睪【原注】一作本保。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謂會能從。夏王成不是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原注】一作夏王湯卻作商王原來伏生是你。然無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詳載其記于後云。蓋商字特差誤。而或者乘間疵議之耳。（按此事本載齊東野語第十卷。彼稱其倨者爲子由吳人胡氏也。）記曰。皇帝踐阼之五年。乾坤清夷。寰宇寧謐。施仁滂澤。損賦薄刑。所以養民本。迓天休。德至渥也。而又勵精圖政。綜覈經能。功若積累。小大咸舉。乃睠蘇輝。實惟錢塘。命尹神皋。畢嚴展邇。俾尚書工部侍郎臣師睪以才學猷力。克舉一時。昨拜大農。兼治天府。凡厥叢脞儆。振兵束吏。至于籌畫期會。從殺細密。以及郊丘之供。宮庭之奉。百司庶府之須。紀綱規模。畫具載。茲表治行。擢登從班。其在四年十月七日。師睪上奏曰。臣仰稽聖代。與所由因。即杭西湖爲放生池者。天禧中。太

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之請也。西湖利病。難廢者五。放生之義蓋居其一者。元祐中。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之議也。紹興明詔。涵濡廣恩。化育所覃。罾弋有禁。罟罝靡施。申飭淵藪。非殖貨以昌。祇膳飫饗。方當奉三宮之康寧。篤萬世之本支。所宜日長月滋。登介多祉。貽介穹碑。進于卓犖。條禁弛于蠹叢。甚非所以奉寘大猷首善也。謀以誕聖之期。同致華封之祝。在嚴戒令。務謹隄防。蠲園宮林。禁當並飭。首強扶貫。法所必行。庶迎帝心。用蕃國本。制曰可。於是相攸度址。近接城闉。左介石函。右通涵制。（按原本云。近接城闉。左涵右通。今從咸淳臨安志改正。）作亭五楹。前有軒榭。揭名德生。以侈上賜。又作亭三楹。俯納湖浸。祝網縱鱗所臨也。又作亭三楹。內臨山趾。從劉新銘所峙也。植以華表。乘之嘉名。泰刻此者。錢塘尉忌武也。亭成之日。都人聚觀。和氣橫溢。遂舞翐際。祝皇之壽。與天並崇。祝皇之基。與地同久。推而達之天下。蓋自茲始。猗歟盛哉。臣竊惟宋受天命。列聖重光。一以寬仁守爲家法。兵不輕用。刑不妄施。雨露所濡。舟車所至。滲漉亭育。潤澤豐矣。況下爲物乎。然鳥獸魚鱉咸若。夏后以興。以及鳥獸昆蟲。周家以盛。有天下者發政施仁。未有不本諸此。陋深誠能推廣皆意。形于告猷。益傳流恩。與宋無極。詩云。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維時有之。臣既皆其事。復系以銘曰。天賜宋命。世世以仁。宋繩于天。武文聖神。繼天曰生。是長是覆。我其受之。代天牧人。刑不濫施。兵不妄陳。孰尸天府。永保乂民。皇帝則聖。臚圖闡珍。曰宋宗社。仁厚如春。帷曰閩回。是宣是遵。慈蠶惠洽。廣莫蒼論。孰尸天府。告猷有臣。謂昔有祉。西湖之津。雖誕所寘。防禁勿申。

廣上之德。封奏諄諄。歸美稽首。惟恭惟寅。皇帝曰嘻。汝其作頌。用侈顯榮。壽予付娛。（按皇帝曰嘻四句。原本並脫。今據咸淳臨安志補入。）勒石湖陰。作亭湖濱。路費金錢。半時搢紳。與厥耆老。民止轎檻。鳶飛魚躍。蟠螭宮闕。天右海涵。皆取濟事。凡百都人。採蘋作醇。欽上之惠。指習集紛。仁民之心。愛物是均。民物一致。天人之因。人知是帝。儲冠衮倫。奉承三宮。八千歲齡。子孫繩繩。子孫振振。惜不備考以記。則後人必以無名子之言爲信矣。（按此記傳鈔本多誤。且有遺闕。今據咸淳臨安志訂正。）

犬吠村莊

韓侂胄嘗會從官于南園。京尹趙師䕫預焉。師䕫因挺右庠士二學諸生。竊此伏闕。詣光範訴師䕫。時史相當國。不欲輕易京尹。施行稍緩。諸生鄭斗祥輩。遂撰爲師䕫嘗學犬吠于南園之村莊。又舞蹈郎以悅侂胄之四夫人。以是爲詩。以擠師䕫于臺諫。雖師䕫固附韓者也。亦豈至是。李秀巖心傳不諳東南事。非其所目擊。乃載其事于朝野雜記。諸生犬吠舞郎之詩特詳焉。後之作史者當考。或謂有穿狗竇而入見韓者。亦非。（按犬吠村莊。具載十宮詞宮事。齊東野語亦辨其誣。）

考異

韓敗。籍其家。以內書紬軸後。知用兵。用羅木自閩其疑。貽料也。惟所愛四夫人位最侈。臣寮所謂僭擬宮闈者。是也。籍其奏章。至陛下二字必提空（一作控。）唯謹。或以爲韓意叵測者。非也。忠獻之族得以至者。惟侂胄無是附。諭吳曦書藁曰。侂胄排眾議。以節使能世其忠。今公此舉。侂胄何面目以見上與士大夫。豈非節使負侂胄。乃侂胄負上與天下之士大夫也。書藁曰。宜舍逆從順。反邪歸正。附三關以絕金。上僞蜀于公朝。侂胄爲奏之上。封節使以眞王。猶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胄庶幾其有面目以見上與天下之士大夫矣。

李季章使金詩

李季章壁。巽巖尚書之仲子。蓋賢良公垕之弟。開禧初。韓欲興兵。未有間。旣遣張公嗣古出使覘敵。嗣古使還。大拂韓旨。因復遣壁。壁還與張異詞。附是邀政府。後又預誅韓之謀。壁使金詩云。天連海岱壓中州。煖翠浮嵐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懶回頭。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旣曰煖翠浮嵐夜不收。又曰西風殘照懶回頭。意亦略相悖。（一作違。）恐傳者之誤也。季章所居。亦似（似字疑衍。）號石林。諸公賦詩甚多。惟王大受仲可。有詩絕出。頷句云。君不見牛奇章與李衛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門前冠蓋且呼似。雖有愛石心則同。

慶元閩縣雜事

淮民漿飯

紹興和議旣堅。淮民始（一作武）知生聚之樂。桑麥大稔。福建號爲樂區。負戴而之者。謂之反淮南。或士民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則先以漿飲之。入秋剩黍則蒸以寘諸門。任行人食之不取價。或遇父老宗姓于肆。即命同坐。有留難者。即詰何爲留。堅辭不受。自開禧兵變。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閩。至閩肆猶留飯以餉之。因歸而語故老。而人游淮者不復有漿飯剩豆之供矣。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慶元間。予爲兒時。父兄嘗攜入鄉校。觀大成殿第二第三級。有芝二本。甚異狀。如今赤角芝。（一作狀如金赤草。）大而重復色。而（色而二字疑衍。）加紫。旁綠以金。其一生于第三級正中差大。其一生于第二級之側差小。蓋綠金微有缺處。陰陽者流以爲在校與僧寺相直。且背溪山之秀。致鄉士累舉不利于南省。遂淹而與山相面。山形如月。而後皆朝其下。是歲芝遂產于殿墀。而文忠眞公遂登乙科。繼中宏博。而其婦翁開國楊圭亦同年第。文忠官至腰金。與婦翁所中科級略同。楊公亦至佩金。此未足道。而二公所植立。與芝亦相似。造物有以啓之矣。

褒臣用諢言

浙西有大臣許某者。以國恤觀表奏樂。又所居鄰徙學宮。爲儲家飛孟于褒臣曰。笙歌擁出蓬宮來。【原注】嘗睦。國恤觀喪總不知。府第更徙夫子廟。無君無父亦無師。竟以是登于彈章。雖得于風聞。而許爲大臣亦未必有是。然人言可畏。爲君子者亦當謹諸。

好女兒花

金鳳花。如鳳昧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葉。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習宮闈嬪語。謂鳳兒花。慈懿之生。有鸑鷟儀于墅民。【原注】已載乙集。○按墅民一本作墅氏。一本作野民。未知孰是。名曰鳳娘。追正坤極。六宮避諱。稱曰好女兒花。今行在猶然。

祕書曲水硯

王大受號易齋。樓鑰號月湖。俱知名士也。予以吳公琚三郊異姓恩補官。樓以科第進。樓爲趙饒州之館賓。以大受非他士比。至解伴僧青布袍以衣鹽亭館夫。遇之踰于常人。（樓鑰之迓王。[illegible]。此[illegible]未明。疑有脫誤。）大受忽見迓者入。則趣曰。此必科亭戶爲之具。法謂鹹。爾眞逃夫于仁和縣圖。遂以家奴擒一黨自隨。徑絕浙江。坐于鹽官之南向。樓亭戶而訊之。樓在屏後曰。王大受猶以口舌得官。敢爾耶。遂五申倉司。倉卿章公燮。燮不直大受。大受猶未有以發之。大受與韓侂胄婿蘇善。陰嗾臺臣中樓。至遂其已舉五劉。[illegible]

（直院不試直作杯。蓋試直學之謎。）時鄭指爲衆局。亦自其事于變。變尤不能平。大受出臺持諫官書。或劄程公出。又申以斷衆之書。發怒其書。（此句似誤。）道爾足矣。何必我以再三耶。擲其書叱大受。命典謁者掖大受下。與大受以爲士可死不可辱。欲委官而去。鄭以好語調停之。袁枋將夾。王瓛鹽自今不許相見。然爲編者未有以自于韓也。偶有僧洪老得小曲水硯于越山墓塋間。乃獻之殉乳母葬物也。記文末一句云。雖七百年後知爲余之乳母也。僧前以白攻媿。攻媿證據其事。洪因入都以獻韓。韓知其與攻媿游。曰。近無遺否。久不得攻媿書。洪因及韓事。韓大怒以責臺臣。觀風旨。逢迎大受。肇遨樓五倒。曲水小硯韓以上進。詔付秘書省。其字多用蘭亭敘。華亭名家子朱日新。自號文爲。受對集著爲辨刊以示人。條析粗數。與攻媿力辨其不然。蓋疑其中有乳母好釋老之詞。釋之一字。特出于彌天釋道安之句。自晉宋以來。未有合釋老二字爲一者。且盡與蘭亭序中字與之合者。以辨其誣。且云安知其硯出于七百年之後。攻媿不欲與之深辨云。今欲摹者。必白監長而後摹。械秘府焉。後不知硯猶存否。（按王大令保母磚。宋嘉泰間出土未久。即爲好者攜去。甚少。世罕流傳。偶亦陸翁與公述所論之。本朝藏者猶本士）奇家。前後曲水硯式。上有晉獻之三字。惜存一百五字。頗存與蘭亭筆勢過異。內云。入晉餘年。知爲予之乳母。非七百年也。帖後題識。多宋元名流題跋詩行。今擬其勝。自右道人小字二千餘。備盡始興。尤發前人之蘊。不特實其詐臨之蔽也。予向得寓目。考乎錄之。遂二十餘。其因檢舊所記曲水硯事。附刊卷末。然異寶者益無跡甚。乾隆戊戌仲冬望後一日。知不足齋識。

附刊

追封鄂侯制詞

（見金佗粹編。）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眞是非。不俟百年而定。咨昔名將。岩號區臣。遺勳彩不究於生前。而寵榮彰於身後。顧懷英槪。中興宿將。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飛。羅遷豐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霍嫖姚。志滅匈奴。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獻馘。亦令得聞諸勤。外鮮威嚴。內揖漢銳。膽障瞬斯。蒲歸且事山之陽。留將爾成欽。挽河伊吾之北。讒鼓舞之甚。遂成市虎之疑。忍憎子儀。貫日之忠。付無狀國。不監林甫。衝月之非。孰拯其冤。遺恨至之旣明。果昇遐之自歸。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逝者之忠。追資特厚。肆雷神之私卹。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錫我追論。疏之王爵。賜紅之故寶。然敬岳之精封。以致九原之心。立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車衞械。追思毀戰之時。撫忠深良。因開闢其之際。忠推保穆。錄此榮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附錄

晉王大令保母帖

琅琊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第一行。）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第二行。）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第三行。）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第四行。）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第五行。）閣（第六行。）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第七行。）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第八行。）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第九行。）宮于茲士者尚　焉。（第十行。）信天巢竹窗高士奇家藏。

典午今餘八百年。王家舊物不多見。萬古風流翰墨宗。嘗仍忽得當時研。背題三字晉獻之。大令筆法無可疑。旁鐫永和二小楷。剝蝕漫滅僅可覩。稽山樵人何所識。劚山得之同瓦礫。一旦歸于後世孫。監助天資不勞力。世間凡物輒亂眞。還來智巧尤日新。古意翛然元易見。非歙非端過結鄰。憶昨宿赭大令像。磊砢魁梧如字樣。此研胡爲太妙然。再三把玩不盈掌。質小任重易相從。陳元毛穎臨冊東。有時心與外境會。滴水變化生雲氣。細潤宜墨是研美。形製尤非近制比。山陰親見羲獻來。十襲珍藏莫輕

興。

曾家千載稱蘭亭，蘭亭眞蹟藏昭陵，只今定本爲第一，正觀臨寫鐫瑤琨。黃閍岡下得寶墨，古來燒磚堅於石。大令親書保母銘，况是當時晉人刻。磚雖破裂文多全，妙畫遠過蘭亭鐫。其間曲水悲夫字，髣髴欲度驊騮前。我家阿連鑄虎手，更得退室方丈友。王君系出三槐家，參坐會文眞尉久。田丁初來獻小研，時見津津若微溜。細看背刻晉獻之，永和芳篆在旁右。亟訪田家叩所從，始知墓崩隨意取。大磚支牀得前　浮屠今尾首，字爲十行行十二。百十有七二字漫，交螭方壁不復見。直石摧藏杉亦朽。我得此碑喜不寐，摩挲三歎歎未有。興寧甲子十四周，更閲三年仍乙丑。若非洞曉未來數，安知八百餘年後。坡翁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又知文章有時合，智謀所見略相似。二王遺蹤無所遺，誰知地下此段奇。三君共爲成勝事，室寶呈露端有時。越山盤屈獻與羲，付與耳孫世守之。煩君更爲發幽鑴，咸恐藏如猶有知。　攻媿樓公。

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尙功鐘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爲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匸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屈君墓甎，先敍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按元闕次一字。）模脫，隸書而非篆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甎，銘以四字爲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研，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銘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劚　時太尉許馘家，有碑沒滅，惟前百餘字可讀，大略云□□（按缺處當是夫人字。）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尙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甎也。由今論之，自銅易甎，自甎漸石，愈久愈簡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晦之子省曾甫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保母甎碑，因詳記于後。十二月壬寅，平園老叟周必大。

右晉興寧三年王獻之保母墓碑，嘉泰二年夏六月，山陰農人劚土得　磚于黃閍岡，卽是碑也。時有曲水小研俱出，焉色黔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字，旁有永和二字，以志文觀之，蓋殉葬時物也。碑字十行斷缺之餘，其文可讀，筆力遒婉，眞有父風，今歸錢清王畿家。畿字千里，好文博古，乃三槐文正之後，得所歸矣。碑云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茲土，墓甎之出，實八百三十八年，獻之前知如此，異哉。閏十二月旣望，會稽太守豫章李大性。

王子敬父子工書妙絕今古，固不待言，然世間金石刻，容有贋者，而此甎特陶土爲之，乃知許詢誠爲差事，至逆料數百載，以期人知，則又超出形器之外，蓋非止閑於筆墨畦逕者，尤未易以常情論也。開禧丁卯季春十日，　城宋之瑞。（按宋之瑞天台人，城字上當是赤字。）

此書後蘭亭十二年作，是時獻之猶未冠也，人多謂其勁健過於蘭亭，是殆不然。夫觀書之法，當如觀

人，必老成而後見其全。庭少時得獻之洛神賦小者，世傳小王晚年所作，妙極於此矣。後三十餘年，觀見保母甎刻於臨安旅舍，筆法精強，宛若二人所作者，恍然謂前所愛洛神賦爲非也。久而思之，蓋保母刻勁健卓立，而精神外發，洛神賦雍容和與，而勁健中藏，於是少壯老成之別在是，而亦自喜觀書之法進於是。若其文之簡易，事之符驗，此正晉人當年習尙，或議此書之非眞則過也。開禧丁卯四月，會稽南明山人黃庭。

自器之上陶而墓之用甎，其來尙矣。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治士之塋域，其精緻堅如金石。漢陽朔磚字云，尉府靈壁，陽朔四年　朔始造。其字甚奇古，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壇，其二云，祝其卿墳壇。夫甎有字，成帝時已見之，墳有刻，新室時已見之，晉大令保母之藏，刻甎爲志，亦當時承襲，旣用金石爲簡者。衞志云，善屬文，能草書，亦見開開，得於其父子筆冢墨池之餘，習小研隨之，不忘其生平之所好，抑以見志行之高秀。賊後世士大夫好古博雅，喜萃石刻器玩，蓋多邱壟中所得者，碑與器固可寶，其壙域爲所劖劚，壞墜而不顧，尙書樓公詩之斷章，厚德之言也。士大夫其鑒諸。乙丑七月五日，歲寒堂高文虎。（按以上二跋四庫皆一手，錄淸樓本逸其姓氏也。）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錢淸三槐王畿，字千里，得晉大令保母志幷小研於稽山樵人周二，物予皆親見之。志以甎刻，甎四垂，其三爲鏤文，皆隱起，已斷爲四，歸王氏，又斷爲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按元闕次一字爲缺。）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多飢，望鄉會稽山陰之黃閍，（今作防。）硯背刻晉獻之字，上近右復有永和字，乃劃成甚淺，殘永字亡其發，和字亡其口，硯石絕類靈壁，又似鳳咮，甚細而宜墨，微窪其中，或以爲王氏舊物，用故甎，非也。按米氏書史，晉所硯制皆如此，點筆易圓也。自興寧距今八百三十載八（按八載元闕俱字。）異哉，物之隱顯，抑有定數，而古之賢達皆前能（按前元闕能字。）知之歟。又按晉記，大令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終，上推至乙丑歲，年廿二，其神悟已如此，言語翰墨之妙，固不論也。此字與蘭亭敍不少異，其大令之名跡，不經重摹，筆意具在，猶勝定武刻也。梁虞龢云，羲之爲會稽，獻之爲吳郡，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跡，蓋右軍自去官後，便家山陰，今蕺山戒珠寺，乃其故宅，而雲門寺乃大令故宅，去黃閍皆不遠，宜有是物也。

保母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軍與懷祖（王述）同家趙，右軍郎邪族，懷祖太原族，故大令首言郎邪，所以自別，古人之重氏族如此。二者，世傳大令書，除洛神賦是小楷，餘多行草，此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勁正，與蘭亭敍樂毅論合，已外惟東方贊黃庭經亦不合也。三者，蘭亭敍世無石本，其眞定武本，定武本刻於數百年之後，寧不失眞，此乃大令在時刻，筆意都在，求二王法眞信於此。四者，不惟書似蘭亭，文勢簡秀，亦類其父，又與叔夜伯倫淵明遠公所作同一標致。五者，定武蘭亭乃前代巧工所刻，

嘗以他古本較之。方知太瘦。此刻甚深。惟取筆力。不求圓美。暨字之掠。夫字之磔。戟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妙處。蓋古之能書者多自刻。鍾元常刻受禪表。李北海之寓名黃仙鶴、伏令芝之類。此類亦恐是大令自刻。不然。何其妙也。六者。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入元。乃知當時文風之盛。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魏夫人、衛茂猗、謝道韞等。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從師友。退居于內。亦使之（按元抄之字缺）婦人之能文藝知道理者與之處。宜乎子敬爲晉名臣也。七者。預知八百年餘（按元抄餘年倒寫）非。雖近於異。然古之賢達如此者衆。伊川之爲戒。樗里之知非。此出於神明處斷。自然前知。豈必運式持籌而後得之哉。但此字較之蘭亭。則結體小疎。當是年少故爾。右軍書蘭亭時。年五十一。多大令卅年工夫也。數日與諸名公極論。因備著之。

保母志與蘭亭同者廿四字。之（三）年在（各二）文能老趣興歲丑月終以曲水於悲夫。後者與右軍他帖同者。十八字。行秀于勲書善七十三二月六無小宜貞而（二）其資見於（按元抄於字衍注）大令雜帖者三字。獻（二）事而見於蘭亭敍右軍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刻大都百五字。其可以他帖驗者。凡四十五字。餘六十字。如保歸柔恭闕解釋變竭窆志等字。尤精妙絕倫。皆宋以來。諸家所未有也。壬戌十月。余故人了洪邇師。攜墨本自錢清來示余。且言六月六日過王君。有野人自外至。出小硯以償王君之子云。春時剡山得之。洪取視見。硯背有永和及晉獻之字。知是壙中物。問有碑否。野人云一甎上有字已碎矣。病使致之。明日持前五行來。是時猶未斷也。驗是大令保母墓志。而文未具。又使尋之。旬日。乃以後五行來。斷爲三矣。一以支牀。上有交螭字者是也。一爲小兒壘塔。上有曲水字者是也。一弃之他處。碎而復合。似有神助。野人周姓。居越之稽山門外。去錢清六十里。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亦異矣。王君攜甎硯入都。余得借觀累日。或以爲王君贋作以欺世。亦有數人刻別本以亂真者。然余觀此志。斷非今人所能爲。予學書卅年。晚得筆法于蘭丙文。世無知者。諦觀此刻。若合一契。而謂王君能爲之歟。誠使今人能爲之。則別刻本便當亂眞。何乃拙惡如彼也。　或謂大令晉人。不應於研背自稱晉獻之。此見其僞。亦非也。大令刻硯背以殉葬。知八百年後且出。故先書晉以自見。又案歷代印文。皆不稱代。惟魏晉率善令。則曰魏率善某官。晉率善某官。生人用印。猶得稱晉。殉葬之研。不得稱晉乎。或謂又（按元抄又字倒寫）蜀爲李氏所據。久非晉有。安得廣漢人而爲王氏之保母。此亦非也。獻之之稱郎耶。是時豈有郎耶哉。亦本其世之所自爲耳。今西北人子孫多矣。然亦（按元抄本字衍注）各從其父祖言之。按意如以惠帝元康六年生。留後蜀。雖亂。而晉遣使（按元抄使字缺）羅尚在蜀甚久。不可謂蜀非晉有也。永興元年。李雄克成都。軍大亂。蜀人流散。東下江陽。意如之出蜀。或在此時矣。　或又謂佛之徒稱釋。起於道安。大令時未應有釋

老之稱。此又不稽古之甚者。阿含經云。四河入海。與海同流。（按元抄流字缺）咸四姓。出家與佛同姓。釋佛姓也。此土謂佛爲釋久矣。志稱釋老。以佛對老。非謂佛之徒也。晉史云。何充性好釋典。崇脩佛寺是也。然道安以前。比邱各稱其姓。道安欲令皆從佛姓。初不之信。後得阿含經始信之爾。後此土比邱皆姓釋。如釋惠遠是也。案何充是中興初人。道安習鑿齒皆依桓溫於荆州。正與大令同時。亦非異代事也。　或謂此字多似蘭亭。疑後人集蘭亭字爲之。此又不然。大令字與蘭亭同者。何止保母志而已。然大令平生行草多。正行少。試以官帖第九卷中行書帖較之。相過一帖同者十八字。相終無日在未整坐處處得古甚痛此所不流。思戀一帖同者九字。非既將視左右無驗盡。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日操之歲盡感懷不亦情得。靜息一帖同者四字。靜是極無。發吳興一帖同者八字。吳興感懷不靜見情。其他三兩字同者。不可勝紀。右軍大令既是父子。不應疑其書點之同。今人父子書點同者衆矣。大抵大令字與蘭亭合。縱是他字偏旁亦合。如兄況吳娛摻慘是也。縱是行草下筆亦合。如無窒墊豎是也。又案唐人集右軍書碑。率多俗惡。此則高妙。如老夫水三字。又似跳躍矣。決非集字也。　或又謂降自南朝。始有銘志埋之墓中。大令時未應有之。此又不然。漢謝君墓甎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剡謝君造此墓甎。又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石窟中。有漢章（按元抄章字倒注）帝建初二年張氏題識三所。洪氏隸釋云。此亦埋銘之椎輪也。其不始於南朝明矣。　或謂東坡金蟬墓銘云。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倘勿毀也。此末章似之爲可疑。予謂東坡至其理之或然。大令知其數之必然。作者之言。自應相通。近越人於地中得一石。有詩云。笑椎崔鼓過江東。身到蓬萊第一峯。坐看海雲迎日出。千山深在曉（二字）中。末章又與東坡湖詩合矣。東坡固是文宗。然以兩保母志較之。高識者自能定其優劣也。　或又謂保母王氏之妾。不當言歸王氏。金蟬碑謂之隸。蘇氏爲當。予謂既曰母矣。稱歸何嫌。且東坡銘其弟之保母。故稱隸。使子由自銘。則不忍稱隸矣。此以見古人之忠厚也。世人好妄議如此。令人短氣。予恐流俗相傳。遂毀至寶。故不得不力辨。雖然妄議可以惑庸人。博雅之士一見自了。不待予之喋喋也。甎既入土八百餘年。已屬圮。恐不能久。近所摹本。比初出土時已慢皆鋪。摹之不已。日就磨滅。得墨本者宜保之哉。

予既作此跋。將書以贈千里。以疾見妨。自四月至于九月乃竟。既致諸千里。後月餘過錢清。與元卿千里同觀。聊記其後。番易姜　夔　堯章。

（按姜跋無印文。後張瑛及趙[illegible]二印。去跋稍遠。皆收藏圖記也。）

（二印俱紅文。）

王郎擅風流。筆墨樂無度。殘磚與斷刻。亦有神物護。埋光八百載。復出疑有數。偉哉羲獻蹟。併見山陰

將。抗衡丙舍帖。突過黃初賦。孜師與陽刻。遂泄不足數。要須中山石。乃可與之伍。十行百餘字。一一生媚嫵。家雞與野鶩。此論吾不取。佳處將無同。幽妙未易訴。我貧乃若此。字字若可責。不知何物鬼。托此傳萬古。御怪玉匣昔。反累昭陵土。

三齊周密公謹父。

密　文.紅
公謹父　文.白
齊周氏　文.白

揖（從揖字元誠三去。別註揖字于後。）破烟樓因未然。唐繼晉刻總相懸。莫將定武城中石。輕比黃閣塔下塼。揖。

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析區區設爾勞。不向驪黃求風駿。書家自有九方皐。

臨模貌似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御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

千年鬱鬱閟重泉。蹔出豈隨劫火烟。斯借乾坤如有意。流傳君我豈無緣。

漁陽鮮于　樞　伯幾父。

箕子之裔　紅文蓋樞字上。
鮮于　文.紅
[illegible]
文.白
樞　文.紅
鮮于樞伯幾父　文.白
伯幾印章　文.白
漁陽私記　文.白
虎林隱吏　文.紅

李氏遺下二尺磚。蛟螭蟠蟠星斗懸。埋沒黃土將千年。魚燈青熒照墓草。何人穿中得此寶。神物護持完且好。沙塡苔漬餘十行。筆力遒媚紙墨香。曲水古硯昭其旁。世人千金求墨迹。眼前至寶同瓦礫。子能賞之乃真識。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亦有換鵝經。君看行書有如此。從今不獨令蘭亭。

青巖生仇遠。

青巖生　文.白
仇氏仁父　文.白
遠　文.紅

秦川張堣謹觀于弁陽翁三秀堂。

張堣私印　文.白
張季野氏　文.白

丙戌冬。伯幾出保母帖相示。命題詩。次年春。重見此帖于弁陽山房。較前帖微不同。遂再賦。併書前詩如左。社日遠頓首。

我愛保母帖。人傳中令書。不須疑斷缺。幸是出耕鋤。黃閣磚何在。蘭亭字偶如。周姿題品重。瓦石亦璠璵。

遠　文.白
仁父　文.白

大令書法美少年。匣函金繭隨飛烟。紫紫一百又五字。豈意近出黃閣磚。字奇文古世超絕。探目從茲頓來帖。誰將瓦合嘲玉碎。一片孤裹本相接。快劍橫斫鐵山摧。戲龍猛獸銀河欲。方庭無川天地黑。仰

視別有星離離。恨昔貞石志千載。不及永和髹硯在。白石已仙千里死。千百人中幾人愛。蘭亭信美如插風。貴耳賤目人羣從。三日嘔血飢搥胸。葉公好龍懼其龍。

錢唐白珽廷玉父。

錢唐白珽　文.白

鳥跡不復見。字體遂以繁。變化各有極。何由使返淳。右軍天機精。筆端走風雲。萬世有能事。仰之道彌尊。後來猶超詣。乃有中令君。惜哉貞觀尼。真跡無復存。此碑出千年。筆法深如新。至寶不論沒。終爲絕世珍。睹爾有真賞。妙理可忘言。流弊今若此。誰能決其源。

巴西鄧文原善之父。

鄧氏善之　文.紅
鄧文原印　文.白

趙

保母磚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同工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幾得一本。繼之公謹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返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鞍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謹出示。令人重歎。孟頫。

趙孟頫印　文.紅
天水郡圖書印　文.紅

黃閣斷甎得者誰。雙松下殉方蝦蟆。其文記遇保母李。云是大令之所爲。紫苔安知得年少。筆不可跋從兒時。當其翰墨託久計。異哉歲月如前期。爲憐樵人巧收拾。豈無行道猶嗟咨。幾磚裏送中原家。閣古衆帖笑獨遺。婦識遠引爲是非。具眼落落多傳疑。塵埃尺紙拂陳迹。聞君好事捲附之。蘭亭無端發設冢。陵谷何年沈硯碑。坐中賞識本易厭。世外隱伏芬旁窺。騷人勝士一朝玩。孝子慈孫千古悲。昔不見鍾侯書法亦大奇。下穿冢墓求其師。

山陰王易簡。

脫落黃紡帖。按辭大令書。稍作蘭亭面。七策諒匪虛。或詆缺勿毀。或疑集悲夫。致與閣云辯。訂僞亦以愚。錯觀篋中藏。淘玩雖研跡。昔人擅風流。宜與後世殊。所惜何寓數。卜年八百餘。貞石久且泐。雙松當幾枯。片磚爲未化。遠茲厄耕鋤。方其內幽窾。要目托荒墟。孰知坐此故。反能談意如。傳世豈所幸。況遭聾韓秆。辨端更爲累。但貧文字娛。陶士或若此。何爲殉玉魚。

玉笥村民王沂孫詠道父。

三齊呂同老敬觀。

至元戊子，鮮于樞再觀，同鄧彥讀。

祥雲五色出岩顏。名重黃閣九里山。中令提多傳世帖。幽銘豈賴落人間。八百年後卜築來。數終天地閟還開。斷磚一出人間後。猶惜無人掩夜臺。

山陰後人王英孫。

永嘉命德鄰。山陽湯炳龍。京口郭景星。濟南張謙。東陽胡長孺。錢唐仇遠。延平祝宜孫同觀。

予嘗爲諸君言。世變物化以來。凡商彝周鼎。漢碣秦碑。稍落人間者。傳玩褻甚。奇詭者泯。豈能一一當時故物哉。而悠然悟賞。則亦足寄吾千古之意而已。此刻清姝閒遠。如秋水芙蕖。超然自韻。故想見大令風度。而婁婁延點何耶。姜堯章江東韻士。蒐微抉幽。銖兩分析。磊落人似不應爾也。嗟乎予觀數年來故陵玉盌之殉。道山芸閣之藏。永寧金箱之秘。悽然淪化。何可勝道。誰復過而睨之。此甎乃自託於江左承平之日。元公鉅人爭相羅絡。夫物故有幸不幸耶。把卷之餘。浩歎久之。壬辰正月。青原山龍仁夫。

仁夫（白文。）　復日（紅文一字莫辨。）　雲洲（紅文。）

太極判而陰陽。陰陽分而五行。全體散矣。書至乎二王。其全體之散者歟。壬辰三月。東平杜與可拜觀。

（草書。）

題大令保母帖詩一首。（并序。）

二王書。由晉歷南北隋唐。以至于今。學書家共知珍愛。大令保母帖。近出埋瘞中。乃復見珍于世。或謂字體者有所本。遂疑好事者爲之。又其文與蘇文忠乳母誌後世知其爲蘇子之乳母。尚勿毀也之語相近。故疑者愈甚。古之君子所自樹立。皆能自信自必。推其自信自必。故人亦許而與之傳之。後代理契言符。有不期然而然者。二銘語意相近。何必不爾。周公謹鮮于伯機各藏墨本。謂是於古甎上摹拂得之。覩異時傳刻。特爲可珍。亦既裝褫。作爲歌詠。且帥朋從共賦之。余謂大令名蹟。有即逢傳古今疑似。正何庸深辨。吾獨念保母而得銘。推而上之。於人倫風教。有大關係。感歎之餘。作詩一首。用美其事。永錫爾類。實獲我心。其在字書直可略焉耳。往余於王氏清節堂初見此帖。自是時時見之。今而有作。固非偶然。其亦二君雅志有以漸而成之也歟。

淮陰龔　開　淮陰龔開（白文，高開字上。）

丈夫生身迄成就。誰能滋長不從幼。父訓母儀无不至。提攜亦藉保母手。人生諸母均一體。譬如支節分根肘。禮法其間雖有制。恩義於中當過厚。衆人碌碌无足言。有一名世今見取。江左諸王皆俊異。尤人能出子敬右。平生豈獨藝學高。枝葉扶疎本根茂。他年保母例得銘。既賢子敬賢厥婦。想見家庭保抱時。舉止儀容異諸婦。固應有子如己出。更得斯文傳不朽。一甎方廣數尺強。文字排行有奇偶。點畫

微微見斑剝。陶坯泥沙相雜糅。不知何物使印泥。箱篋緘文如杞柳。八法皆存依典刑。骨肉中間見肥瘦。旁模小斫形製古。彷彿猷如彫玉斗。誰傳墨本到人間。一紙千金爲渠售。好事人家僅有之。其不得者什八九。此碑端可植人倫。勿但將書比瓊玖。或云此帖有眞僞。眞僞何須苦研究。東生既死誰補亡。南陵孝子空白首。況乃文章到保娶。居今絕無古或有。蘇氏仲和不淑嘉。亦有銘文於乳母。陵谷變遷嘗不毀。其人自信仍有守。由來此事无隱見。爲世大倡存亦醜。諸君因此二甎銘。盍取流芳與遺臭。（篆書。）

（開。淮陰龔開聖予。作花押體。）

裙珠已化燒命火。奇寶磔磔脫扃鐍。有美官奴髮初鬌。母也恩勤背腹我。匣金匱石陶黃壚。篆銘不朽鑒焉妥。殉之不有珮玉儺。有崟方甎覡閒楈。剋期八百今也果。破板欲贖逢王叵。朱方斷石元黃褰。小大不同同磊砢。家公繭紙契之左。終存悲夫塗亦可。采旒桂旗傳刻夥。甚虎紛紛脈叢脞。斯文後出當大播。讙歟贋眞辨瑣瑣。一笑不及王孫羸。

虎林盛彪。

彪（白文。）　虎林（紅文。）

至元辛卯中秋日。

弁陽翁出示此卷。命題數語。然才思蹇澀。未能即就。姑識歲月云。清江羅伯壽志仁同觀。大梁趙由酌識。

蘭亭貴重玉石刻。云是率更脫眞迹。至今眞贋亂紛紜。爭似王書親入石。八百餘年保母辭。獻之筆法似羲之。斷碑剝落百餘字。高作歟顏千世師。

山陽湯垕君載。

湯氏君載（紅文。）

至元癸巳正月初九日丙寅。題于錢塘寓居快雪齋。金城郭天錫。

天錫（白文。）　快雪齋（紅文。）　金城郭氏（紅文。）

元貞二年二月六日。觀此卷于浩然齋。孟頫。

辛卯之秋。余同伯壽過浩然齋。弁翁俾賦詩題此卷。今已九春秋矣。詩尚未就。良可一笑。然今公往矣。　瀟甫其實之。趙由酌重題。

大德三年子月十日。

大德九載。會稽錢國衡觀于浩然齋。二月廿六日謹題。

昔嘆洛神遍抵與。保姆後出爭瀾巖。一時耳目喜新異。九原誰復哀意如。世人重藝不直義。每以好奇夸好事。集古金石半豐碑。逝者似爲書者累。八百餘載四字全。政同懸崖三百年。王謙不悟王元奐不

如果也能興儔。但道青氈故家物。焉因陵谷儔枯骨。耳孫猶爾況他人。柴稻安生何可忽。昭陵之從猶蘭亭。必無可欲乃安靈。黃閣前車已如此。安保金蟬之蔡終兆數。予三十年前。草窗家觀此帖。當時欲題歎語。匆匆未暇也。今解后白雲山中人又見之。於是弁陽翁已捐館久矣。乃知天地間。法書名畫。自有神物護持。非其人不與。天瑞天日開氣人物。元英先生後人也。世為錦城巨家。自號義齋。家有白雲書房。江風山月吟翫。諸老品題成在焉。其風流儒雅若此。故應得之也。於是喜而為書此詩云。延祐己未重午日。北郵老民湯炳龍書于保和讀易齋。時年七十有九。

口湯炳龍口父　（白文，內二字不辨。）

老若蝕樵樵欲殘。斷輒文字氣兒寒。匆匆大令一哀寄。山鬼不惜秋紅殷。斷深黃獨採擷出。好事猶疑向來筆。汝州謫將亦偶然。千載何緣分格力。崢嶸古意將無同。兒時保抱襁褓紅。但持此念堪人子。喚起衰俗增淳風。

王大令保母帖。世未之見。過臨安。適釣臺白雲孫義齋。邀過其藏書之舍。首出此卷和示。老眼為之增雙明。恨操矛競喙之紛紜。猜貳相半。予謂若此帖當貞觀年。辭若文息。自應迂迴平生不肯略過之英盼。不復姑置。何得千載之下。以其偶眉山公保母末後句差相似。便謂雁大令以媒世俗。極可假假。塞然政自不必辨。書豈無具一隻眼者。盍寶其珍之。

十年江湖。再歸錦溪。巳三年兩到白雲書房。延祐己未得觀此帖。不暇題品。以俟重來擬玩以續之。桂月朔日。天目山雲溪　慶書。（按元統運下敍公字。文敍古字莫辨。）

海粟老人

子振　文，紅

海粟　文，白

怪怪道人　文，紅

泰定二年首夏。錢唐白珽重觀于方氏白雲書房。

湛淵子白珽　文，紅

棲霞山人　文，紅

至正九年夏六月十又七日。錢唐俞和與寶刻于張氏閑止齋。同觀者錫楊炳。同郡李嗣傳。

和　文，紅

俞子中　文，白

興寧朽骨雙松下。經過無人知下馬。斷瓶缺研出黃閣。酒腸錢清同姓者。文字刻畫殊草草。熟視委蛇仍淵酒。勿訝此磚八百載。更有羽陽銅雀瓦。

至正己丑歲夏五月。方外張雨閱于溶鶴湖之靜舍。因題。

句曲外史　文，紅

右晉中書令。贈侍中。特進光祿太宰。王憲公獻之。字子敬。所書保母帖。十行一百五字。神彩飛動。典刑最為妙絕。古今與右軍蘭亭真角立無愧色。其中言後八百餘載而出。旁有小硯背刻晉獻之三字。宋嘉泰壬戌六月。三槐王鐵千里得之。檇人子以過鑒編年。并歷代帝王編年互見圖考之。自興寧三年距趙宋嘉泰壬戌。適合八百餘年之數。大令固非以讖緯術數計年月者。而先見之明不差毫髮。可謂至誠前知矣。此與曹娥碑蔡議郎夜闇手摸其文云三百年後碑冢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逆王同一應驗。古人高世遠識。知幾其神類皆如此。稽之唐張彥遠法書要錄。米南宮寶晉齋帖。寶章待訪錄。黃伯思東觀餘論。法帖刊誤。廣川書跋。太宗淳化帖。及秘閣續汝帖鼎帖潭帖等州。臨江戲魚堂。江州星鳳樓。大觀法帖。修內司帖。高宗臨摸諸帖。悉未之及。迺知諸石刻皆在此磚未出之時。迨其既出而後越僧了洪、樓攻媿、周平園、李豫章、朱赤城、黃南明、高駝堂、羅賢之題詠。白石姜堯章之攷證。弁翁周公運之收藏。白雲方氏之儲蓄。趙子昂、鮮于伯幾、郭佑之、鄧翠巖、胡石塘、龍麟洲、盧虎林、馮海粟、鄧善之、湯北村、仇山村、白湛淵諸公之題品。明白可驗。自宋嘉泰二年。至皇元至正。又百餘年矣。（按元頂矣字倒注）今錢唐張君子英。以纓紱之華裔。好古博雅。一旦得之。藏諸篋笥。復有先世親染翰墨如此之多。手澤具存。可敬可愛。宇宙之間。惟此一本。松雪困學雖亦有之。而無是連篇累牘之跋語。相去遠甚。子英復有賢子秉中甫。為之圖積十襲而珍秘之。斯帖得所歸矣。於戲。張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焉。太歲至正。龍集丁亥嘉平十日。平陽後學堯佑子秦甫敬書。

[illegible]　文，紅

平陽堯佑　文，白

（按周公運元當作周公瑾。）

山陰野鵲家難尋。少年筆力扛千鈞。蘭亭日漫定武刻。墓甎晚出黃閣文。體雄深自入妙。洛神蠟蜍疑失真。妄螭飛去天地老。小硯猶餘字畫新。斷磚淪落復何處。墨本流傳今到君。開窗止水陶萬慮。人琴寂寞悲浮雲。美人久與黃土化。富艦自惜斯文湮。佳城見日故有數。瓦礫為寶寧由人。古今俯仰一感慨。於溪翩墨更慇懃。金鄉後來何復云。君看北海下筆親。至正甲午清明日。括蒼林彬祖書。（以上宋槧凡十五跋。）

晉王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官至中書令。清峻有美譽。而高邁不羈。風流蘊藉。為一時之冠。方學書次。羲之密從其後掣其筆不得。於是知獻之他日當有大名。後其學果與羲之相後先。獻之初娶郗曇女。羲之與曇論書云。獻之善論書。隸體咄咄逼人。又嘗書樂毅論一篇與獻之學。後題云。賜官奴。即獻之小字。獻之所以盡得其父羲之論筆之妙。論者曰。謂如月（元據過月）穴鳳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于神智。梁武帝評獻之書以謂絕妙超群。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不可耐。（按元耐誤射）何獻之難以隸稱而草特多。今觀磚石所勒保母一帖。建研石小書。正與峽帖無少異。其筆法獨具體於乃父者。是則世亦罕傳。比之定武蘭亭本。猶玉之於卞和也。精而益精者。況多前賢稱賞珍秘綢繆之。自有一種風骨。非他帖之可倫。予幸獲之。不啻拱璧。子孫其寶諸。永以為則。毋忽前人之志斯可矣。

項元汴印　文，紅

子京父印　文，紅

世人未識蘭亭面。肥瘦紛紛辨永和。細認黃閍（缺）上字。王家筆法自無訛。蝸涎不見硏形刓。變怪樵夫鋤剝殘。知有意如保母事。勝同仙石沒荒寒。集古歐陽何未知。米家待訪錄仍遺。討求賴有姜翁在。況出草窗藏弃時。三日晴和放盡梅。霧籠窗曉暗香來。獨將古　開舒卷。假對前賢話往回。（帖。按凡○以帖字注後。）

康熙己巳。得宋搨王大令保母帖於京師。是年歸草堂。甲戌秋再入西華。丁丑秋請養還北墅。此卷皆隨行笈中。每思題識數字。不敢輕爲點筆。庚辰正月廿六日曉起。坐簡靜齋。展觀再四。念神物爲北有。若無記述。徒（按元鈔徒字闕[illegible]）後誰知之。因賦四詩。老慵不更潤削。隨筆書後。時春物已和。梅花極爛熳矣。

江邨竹窗高士奇。年五十六。

士奇　文.紅

高澹人　文.白

高詹事　文.白

竹窗　文.紅

一[illegible]右侍老萊衣　文.白

晉搨太宰中書令王獻之保母帖墨硏式。宋元名賢題識。明墨林子項元汴珍祕希世之寶。（按此二行在卷盡處。）

項元汴印

子京父印

項墨林父祕笈之印　俱紅文.

（按卷中收藏印。其多不及悉錄。）

（前尚多餘紙。）

老學庵筆記

陸游撰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宋 陸游 務觀

徽宗南幸至潤州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須遠來衛士臚傳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還京服栗玉並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乘七寶輦蓋與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要我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蕃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遁行在間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自侍左右忽得罪謫為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逃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奏院前然日曆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于路衛而已鄧庇所錄謂死于節尤非也

鼎澧羣盜如鍾相楊么（楚語謂幼爲么）戰船有車船有槳船有海鰍頭軍器有攀子（其[illegible][illegible]竿[illegible][illegible]）有魚叉有木老鴉攀子魚叉以竹竿為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寓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攀子等遂破楊太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為之長纔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為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煙霧賊兵不能開目欲效官軍為之則賊地無窯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亦倣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船猶在頗有功云

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掃妖氛丁未年錢塘八月潮

鼎澧羣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咤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為岳飛所破蓋語讖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下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羣仙炙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飯鹹豉旋鮓瓜薑看食棗餬子髓餅白胡餅環餅（[illegible]）

紹興辛酉歲虜交兵虜遣諜者謂當取壽新宿三州也惟其然復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復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漢人入仕有以賞為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粟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逃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則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為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軍後復官勾江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耒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養馬大罟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為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醜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婦女上犢車皆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車馳過香煙如雲數里不絕塵土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夭矯堅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音杜）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晁以道為明州船場日日早且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謁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跌折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

姓名賈之假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朝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謗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師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大閱是日上早膳畢出郊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樸帶子著靴大閱畢丞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戰船略計其費四百料八櫓戰船長八丈為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櫓海鶻船長四丈五尺為錢三百二十九貫

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硯字專有準勅恐詩令又有準勅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為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為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為郜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中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伸字彥時亦新安

人終得賞耶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荊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荊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靖康圍城二帝播遷有小雀才人與廣平郡王（道君幼子名楗）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僕以食進為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城中士大夫何罪至此

金賊劫遷宗室戎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此其去義士證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國初尚辭賦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勅亦刻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予少時與之同在敕局為刪定官談經衮衮不倦發明極多尤邃于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為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為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為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建中靖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倉猝二府猶張蓋搭扶

坐而出軍民有嗔呵但縣黃相者從至臨安二府因言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從簡今張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並權省去俟事平日依舊詔從之蓋懲維揚事也

林自為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為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遮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荊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荊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況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群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偶用此制呂好問為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為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初定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揚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為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行存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于季祥在西掖時行存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謂岐公薦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館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行存終身以為恨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賀健放牓陳福公作魁度尚書拔置宋名張魏公黜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凝漢又有監察使戲京官狀以副師欲與饒州人或規其嘗北孤乘臣詞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為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為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為太

常丞一日相遇於扶靈驛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鏤月露乃紱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倖謝也王笑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其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賢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兩朝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歲其尚存因被命與舉常諸公同檢視鄭剛墳墓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迎侍乃一老僧使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耳然不敢以告景初景初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數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殆辭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万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卒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符鄭公之語實錄倒載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相然議者擬其少英銳之氣予為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于都堂閣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使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熟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稍稍赫然目少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社于怒者此豈是耶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于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臥龍蓋南山巖壑勝處也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嶺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咸陽指檜）

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予有一表用龍飛在天對老驥伏櫪公見恐語閒予元左史託言于予易此二句問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為志在千里也聞笑解之曰所謂志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又嘗謂予曰先人有遺稿滿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人識之若死遂皆不傳豈容不亟歸耶

汪彥章從梁才甫辟為大名機幕導以修北京宮闕凡五年乃成成一再奏功輒躐遷數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遷資如此

予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群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蓋此比也

陳瑩中遷謫後為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停送廉州編管陳某撰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賦廬陵雖復官去其左字季高箋題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為愧也孫仲益亦坐以贓罪去左字則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朝奉郎乃署銜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予問有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可對也予曰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陳可析為三姓烏古論亦然故為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極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酬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議秦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為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居遂湮沒不可見或云房季可園是也

蜀人爨薪皆短而麄束縛齊密狀如大餅餤不可遽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為業者孟蜀時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涅面為斧形號破柴都

謝景魚名瀹滌硯法用蜀中貢餘紙先去墨徐以絲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葉年九十矣人有問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論則託言病瘖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有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勤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瘖矣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于梧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觕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濕而已

魏道弼參政使金人庭中抗辭不撓虜酋大怒欲于馬前斬之揮劍垂及頸而止故道弼頸偏

使虜舊惟使副得乘車三節人皆騎馬馬惡則蹄齧不可馭鈍則不能行良以為苦淳熙已酉充賀虜嗣僞位始命三節人皆給車供帳飲食亦比舊加厚

淳熙已酉金國賀登寶位使自云悟室之孫名璹書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鄭千里館之因道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群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又極怪至有姓斜卯者已而春虜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此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近紅暮看失燕支遠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予語之曰此意古人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荊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謂笛為獨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宜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柏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為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相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此事耶季不復敢

與說卿上車去黥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爲生其佳者質溫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祕之常時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蔡相攀鍔常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據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他時折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幾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若聘書曰其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拒予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乃東牀得定則皆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慚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弟子請問二客之言如何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眞君各有詩多訓誡語從人取爲籤以占吉凶極驗射洪陸使君編以杜子美詩爲籤亦驗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

遣僧則華往求籤得遣興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網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予讀之惕然顧迫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矣

李知幾少時祈夢于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爲名字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過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長病右臂以左手握筆而字法勁健過人宗室不微亦然然猶是自幼習之梁子輔年且五十中風右臂不舉乃習用左手逾年作字勝于用右手時退居起作郡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眞建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畫使圖所掠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平生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供御絲鞋不知其數嘗見蜀將吳珙被賜數百緉皆經奉御者壽皇即位惟臨朝服絲鞋退即以羅鞋易之遂廢此局

今上初即位詔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進素膳

舊制皇帝曰御膳中宮曰內膳自壽成皇后初立懇辭內膳詔權罷今中宮因之

駕頭扎以一老宦者抱繡裹兀子于馬上高廟時猶然今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陽驛罷有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入館聖美與其子得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

臂殺館候卒纔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創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以目眩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蕊石散否

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又性與麵黏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讎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船爲灘石所敗餘二船無他遂以歸普慈築閣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爲分別力欲平之有劉御帶者輒建言閤門襆頭子初無定制且僧道職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横行乃用牓子幾與胥吏卒伍服同雖不施行然嘩唍入之乃已

饒德操詩爲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常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

徐師川長子駿字侍假亦遇能文辭嘗作書萬言欲投獻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大驚奪而焚之旦死

王性之讀書眞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纔三四行性之已盡一紙後生有投贄者且觀且卷俄頃即置之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謗毀其實工拙皆能記也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氣燄熏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福脅之皆不聽熺亦不能奪而止

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

則迎駕起居閤門亦喝唱喏然未嘗出聲也又紹興中朝拜止磬折遂拜今閤門習儀先以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瞻笏亦不知起于何年也

德壽宮德壽殿二額皆壽皇御書旁署臣某恭書四字今重華宮重華殿二額亦用此故事今上御書

予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冬冬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于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蓋謂世雖販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指矣

酉陽雜俎云茄子一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落蘇或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惡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唐峽峭壁上明年峽漲有龍起碑中遂碎石壁亦可畏也方刻石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榜入官權教授出試題曰欲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佞謂之曰韻腳當云老于文學乃克爲之聞者爲快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于望仙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

而不能傷詠死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梃衛之初斬全於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聞者皆笑

呂元直作州治堂吏絕嚴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頰吏官品已高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如蒼頭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體呂大怒曰今天子巡守海道大臣皆著草屨行泥濘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事體待朝廷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衆吏相顧稱善而退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爲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屛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太師是去不得底數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擢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洪駒父竄南島有詩云關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過海身

北戸錄云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一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雞鵝豬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之據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

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臥更不須覓被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衫後就枕則衫在服中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予雖未之試然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詩云衫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

陂澤惟近時最多廢吾鄉鏡湖三百里爲人侵耕幾盡閬州南池亦數百里今爲平陸只墳墓自以千計雖欲疏浚復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鏡湖之比成都摩訶池嘉州石堂谿之類

蓋不足道長安民契券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蓋盡爲禾黍矣而興慶池偶存十三至今爲弔古之地

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尼羅而過之耀州出靑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餘姚縣秘色也然極麤樸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故都李和煼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閤（愷）出使虜庭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煼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

往時執政簽書文字卒著帽衣盤領紫背子至宣和猶不變也

予童子時見前輩猶繫頭巾帶于前作胡桃結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帶長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散腰則謂之不敬至蔡太師爲相始去勒帛及祖妣楚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服一篋榜有繡者白地白繡鵝黃地鵝黃繡裹肚則紫地皁繡紕妣云當時士大夫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歸鄉里客來亦必著帽與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從其子出仕必著帽別鄉曲民家或留以酒亦爲盡歡未嘗遺一家也其歸亦然

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郭氏車最鮮華爲一城之冠謂之郭家車子江瀆廟西廂有壁畫犢車廟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車子也

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

無數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在己時爲佳耳故以五月爲勝不然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

仲殊有詩名而前輩多以爲俗然亦以風尚越予嘗見其飛白大字數幅亦甚工但或不免俗耳

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一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今不知何在矣

賈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孫也嘗案其家謂仕宦當作御史排擊姦邪否則爲將帥攻討羌戎餘不足爲也故平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妾焦氏者爲之飼鷹鶻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晚守泗州籍虜圍勤王不進久留泗上表之面叱責之且約不復闕其罪後闕魏而去及張邦昌僭號赦至郡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僞命來能越泗而南所式樓一郡而所守如此者祇之間微使謂之賈大夫云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喙于翼間

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之舅爲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稱然北方人市醫皆稱衙推又不知何謂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

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目視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時此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參政篤好不衰每相見必談字說至暮不雜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廷珪墨過以下皆有之李黃門邦直在眞定有書寄先左丞以陳贍墨四十笏蓋以爲伯祖所嗜晚年擇取尤精者作兩小篋常置臥榻愛護甚至及下世右司伯父舉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寶汝宜謹藏之不取一笏也

承平時滑州冰堂酒爲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

亳州太淸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眞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採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淸而已

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劍鋩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曰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每語人曰天上無凡俗

仙人此妙語也仙傳載有遇神仙得仙樂一部使歌者衡曰以此爲大唐正始之音又有俯炎度過異境有人謂之曰此維川仙宮也正始乃年號維川是人字而其言乃如此豈道藏所謂凡俗仙人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其後少緩而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羣道士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給幣帛朱砂紙筆沉香乳香之類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北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爲言盜賊大起馴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紫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爲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任元受字盡言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撿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急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者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大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爲笑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于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善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于囹圄

豈敢復見汝耶因大罵閽者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人林靈素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亦驟赴闕命以道官至蕊珠殿校籍視殿修撰父封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揮解且以書慰解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笑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八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弟子曰小道人極慇懃嘗歸淮南省親道七月望日都有住菴僧召老葉候假已飯辭歸問其故則曰小道人約今日歸矣僧笑曰相去二三千里豈能必如約哉葉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嘗妄也僧乃遣之歸及門小道人者已攜擔矣予識之已久無他語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卽引入臥內焚香具道其過師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夫

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爲狀後非也書舜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檜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刺檜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金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檜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吊客足十客之數

鄉里前輩虞少卿言得之傳丈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曾之則箕子語傳丈博極羣書少推嚴重不妄慎予方童子不能詳叩爾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啟運宮內臣武師說平日郡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事武入謁客將曰此特監當耳待以通判已是適醮乃令與通判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師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爲動顧卒曰但扶自當具奏庭容終禮既退遂奏待非朝廷爲降師說爲泉州兵官云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付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爲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熺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

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予按韓少師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卽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不盡良哉用空令識者傷用舍時爲耳窮通命也歟

岑參在西安幕府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韋應物作郡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語意悉同而豪邁閑遠之趣居然

自異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貫于庭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詔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誅之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

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樞密然未嘗更外任奉祠居臨川郡守月旦謁之達明見其騶擁歎曰人生爲五馬貴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呂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凡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爲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嘗賦詩乃爲或者藏去子充甚愛其造辭之婉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言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日置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爲誰師川對曰僻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爲福建兵鈐轄不能自達而死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

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爲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之故華人每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張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絕句後二句云我到左馮今一月何曾得見好崢嶸蓋同州亦登高乃見之爾

淳化中命李至張洎張佖宋白修太祖國史久之僅進帝紀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吳淑修太祖國史亦終不成元豐中命曾鞏獨修五朝國史責任甚重然亦僅進太祖紀敘論一篇紀亦未及進而鞏以憂去史局遂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在餘姚法性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後住雪竇雪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刹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諶老對曰千僧末以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敝院是實數守爲撫掌

處士李璞居蔣山一日登樓見龍挂雷雨中一鷹擎而上雨隨行漸上得一峰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先君嘗親見之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僉判晏美髯人目之爲晏鬍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晏景初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

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麵湯餅乎景初曰有麵則拙婦亦辦矣僧慚而退

蜀俗厚何耕類省試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大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時名曾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而不譏其偶近俳優也師渾甫本名某字渾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試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渾甫也俄遂登第渾甫因以字爲名而字伯渾人人盡知之弟仕亦至郡倅無一人議之者此事若在閩浙必紛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蜀時漸圍紙帳如一行腳僧甚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爲諫官殷與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馮圓仲及杜起莘皆無妾媵然獨處與若等耳若乃獨以此見知得拔擢何也[illegible]登甫故事之因相與大笑而罷起莘方爲言事官而與父戲之如此唯與父豪放蓋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衡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爲何物也

徽宗南幸還至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傍白衣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叉蓋僧伽行者上曰可賜度牒與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枝成實徽廟手摘以賜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蓉橋至大樓曰南定氣象軒豁樓之右繚子城數十步有亭蓋張子嚴

作守時所創也正面南下臨大江名曰來風亭亭成子嚴自枕簟其上得末疾竟[illegible]蜀人謂亭名有讖云

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敘間賣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爲上品蠻人言語不通郡中有蠻判官者爲之貿易蠻判官蓋郡吏然蠻人懾服惟其言是聽太不直則亦能群訟于郡庭而易之予過敘訪山谷故迹于無等佛殿西廡有一堂[illegible]蠻聚擲其上骰子亦以骨爲之長寸餘而闊狀若牌子折竹爲籌以記勝負叫呼大笑聲如野獸踞博上其意甚樂惟畏撥而殺不顧人見人亦不敢省時方五月中皆被髮袒臥臭不可避

孔安國尚書序言無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爲隸書古爲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誦讀近有爲隸書者輒自謂所書爲隸古可笑也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諂諛然猶趣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儷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箋啓故謂手書爲小簡然猶各爲一緘已而或厄于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敘所請而并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師當國有諂者嘗執政又出新意留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擇十之一用之于是不勝其煩人情厭患忽變而爲劄子衆稍便之俄而劄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銜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爲雙書自若紹興末史魏公爲參政始命書吏鏤版從邸吏告報不受雙書後來者皆循爲

倒政府雙書遂絕然啟事不啟但用一二幅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博封之至今猶然然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簡版或簡牌予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紙肆作手簡賣之甚售

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爲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止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蘇黃晁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閽人云某官來見而苦于閽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榜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

石藏用名醫也常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熱藥得謗羣醫至爲謠言曰藏用擔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以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寡盡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懼駭急告以不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爲害此殆稟賦之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書丹爲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

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背覺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焮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法飲至兩日至數斤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餌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餘得癇疾危甚群醫束手虞世獨以爲必無可慮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法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招客暮食謂之非時董仲舒三年不窺園謂勤苦不遊嬉也館中諸廳有圃每官飯罷輒相語曰今日窺園乎此二事甚相類

范丞相覺民拜參知政事時歷任未嘗滿一考

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內侍官爲承受實專其事長貳皆取決焉梁師成爲祕書省承受坐于長貳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學士院而已

趙高爲中丞相冀遷樞爲內太師猶稱與外庭異貫實爲太師領樞密院擬古所無

吳玠守蜀如和尚原殺金平仙人關濃嶺之類皆創爲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將矣

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蒂圖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楹謂之瑞花圖至今尚存乃知艸木之妖無世無之

曹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換武官俄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病風者爲雲畫家所謂趙雲子是矣至是京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曾語及宸翰或謂曹氏子曰此公家舊有雲漢之章也曹忽大怒曰爾便雲漢學皆侗然而曹詬罵不已事聞

復遷右選除閤門官

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爲柄舊矣忽變爲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种彝叔靖康初以保靜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一夕庭前有聲甚異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時安重誨王峻皆嘗有此異見周太祖實錄二人者皆得禍彝叔雖自是登樞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方彝叔起召時有華山道人獻詩曰北彝群犬窺離落驚起南朝老大蟲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萬里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老學庵筆記卷第四

謂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內祠奉朝請班退亦與從官同抵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兼政惟立使相班與皆成諸人雜立

故相前執政入朝當與盈史魏公始撤去見任執政爲宣撫使也用劄子關三省樞密院押字而已王公剛參政始改用申狀

百官入殿門閤門輒促之曰那行（那音挪）予去國二十七年復還朝儀沒有不同唯此聲尚存

四川宣撫使置司利州或興元府以見任執政爲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稱文宣撫司當用申狀而倔強不伏又以見任執政無用牒之理於是但用申宣撫某官不肯申宣撫司此當拒而不受或聞之朝廷而宣撫使依違不能問也

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相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三日莘老卒先後纔一日

曾子宣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子開以三日卒先後纔一日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張文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於兵和爲陝府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文潛遂亡後可哀也

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人血爲燐者信不妄也今則絕不復見見者輒以爲怪矣

太母祖母也猶謂祖爲大父熙寧元豐間稱曹太皇爲太母元祐中稱高太皇爲太母皆謂帝之祖母耳元符中稱向太后爲太母紹興中謂韋太后爲太母則非矣

宣和末鄭伸自檢校太師忽落檢校爲真太師國初以來所無有也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宗受天下于仁祖故神廟所以奉慈聖光獻者備極隆厚佾官至中書令會慈聖上僊佾解官行服服闋當遷故官而官制行使相不帶三省長官例換開府儀同三司于是特封佾濟陽郡王及薨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然佾之例後豈可用哉

建炎大駕南渡後每遇事危急則住常程謂專治軍旅其他皆權止施行又急則放百司謂官吏權聽自便幸明州時呂相欲并從官聽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

制百司應官府者亦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官吏皆隨六宮往江西則亦分爲二曰行在某司行宮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建康爲行在臨安爲行宮今東京猶隔而臨安官司猶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郭子儀三十年無總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押衙諸遵二紀無功總之喪乃近歲事也

故都崇寧殿有二金狻猊蓋香獸也故晏公冬宴詩云狻猊對立香煙度鸑鷟交飛組繡明今寶玉大弓之盜未得而奉使至虜庭猶見之眞卿大夫之辱也

南齊胡諧之譖梁州刺史范栢年于武帝曰欲擅一州栢年已變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賜死紹聖中論元祐大臣過猜呂吉甫聞之嘻笑曰捕得黃巢首而逃之

浙東仲爲少進尚無出身久之乃賜第除西掖

予在嚴州時得陸海軍節度使印藏軍資庫蓋節度使鄭翼之所賜印也翼之南渡後死

辰沅靖州蠻有仡伶有仡獠有仡欖有仡僮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皆束于背婦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爲數珠掛頸上嫁娶先密約乃伺女於路劫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僞也生子乃持斗酒往女父母初亦佯怒却之鄰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鋤一飲至數升名鈎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時至一二百人爲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之貯缸酒于樹陰飢不復食惟就缸

取酒恣飲已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謂已爲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吃盞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仡伶頗強習戰鬬他時或能爲邊患

童貫平方臘時受富民獻遺文臣曰上書可采武臣曰軍前有勞並補官仍許磨勘封贈爲官戶比事平有司計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彝叔彝叔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彝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爲虜所笑奈何再擊彝叔曰此所以必勝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慄無能用者彝叔可謂知兵矣

綦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雖宮鄰於滿囊敢忘君賜話玉堂于夢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掛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馬微遐逝於初心尤佳

秘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參政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群玉之構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猶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掌其腰間者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

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塡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爲童子時初不識字因埽寺廡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游蕺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闢體也

呂吉甫在北都甚愛慕以道以道方以元符上書謫官吉甫不敢薦謂曰若才如此乃自踏罪籍可惜也以道對曰詠之無他但沒著文章處耳其恃氣不撓如此

晁以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以道偶投解時考試官爲某所一日以道戲作詩云沒興主司逢竇八賢哉劉見嫉發細思堪惜又堪嫌一生有眼半生瞎

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爲名而字文潛

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識其似猫也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爲相故皆不著姓

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梳洗床火爐家家有

之今猶有高鏡臺盝頂床則與人面適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特外間不復用耳

頃歲駁放恭順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駮爲剝衆雖知其非畏中司者護前遂皆書曰剝可以一笑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深謫建昌軍既行荔枝不復實明年深歸荔枝復如故乃知世間富貴人皆有陰相之者

紹興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堪落未可輕離

宣和末黃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乎

唐拾遺耿緯下邽喜叔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云不是仇梅至何人關百憂蘇子由作績溪令時有贈同官詩云歸報仇梅省文字麥苗含穟欲蠶眠蓋用韓語也近歲均州刻本輒改爲仇香

僧宗昂住會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復相宗昂被敕住持郎官馬子約題詩法堂壁間曰十年衰病臥林泉鵷鷺羣飛鶚刺天黃紙除書猶到汝固知清世不遺賢

慎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伯筠工書王逢原贈之詩極稱其筆法有曰鐵索急纏蛟龍僵蓋言其老勁也東坡見其題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篾東枯骨耳伯筠聞

之笑曰此直逢原已道了今推丹陽有戴叔倫碑是其遺迹

予爲福州寧德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荆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即令從者薙除觀之乃才翁所書樹石大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楯護之云

銅色本黃古鐘鼎彝器大抵皆黃銅耳今人得之地中者歲久色變理自應耳今郊廟所製乃以藥熏染令蒼黑此何理也

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二縣矣有司循襲失職也

蔡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館職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周子充作正字時嘗戲曰豈所謂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舊謂館職爲省官故云

趙相初除都督中外軍事孫叔詣參政時爲學士當制請曰建雖王導故事然若兼中外則雖陛下禁衛三衙皆統之恐權太重非防微杜漸之意乃改爲都督諸路軍馬制出趙乃知之頗不樂

呂居仁詩云蠟燼堆盤酒過花世以爲新司馬溫公有五字云煙曲香尋篆盃深酒過花居仁蓋取之也

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艸步因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蓋師川專師陶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緩尋芳艸留意

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淵明語而意異如柴門雖設要常關雲尚無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淵明本意也

傅丈子駿奏事誤稱名退而移文閤門請彈奏閤門以殿上語非有司所得聞不受子駿乃自劾詔放罪

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永清軍者貝州也王則據州叛既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節鎮及宣和中復爲州乃建爲永清軍節度以命郭藥師藥師果亦叛蓋不祥也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

魯直詩有題扇草色靑靑柳色黃一首唐人賈至趙嘏詩中皆有之山谷蓋偶書扇上耳至詩中作吹愁去嘏詩中作吹愁却却字爲是蓋唐人語猶云吹却愁也

周子充言退之黃陵廟碑辯陟方非也古蓋謂逝遠爲陟書曰若陟遐必自邇猶今人言上路也豈得云南方地勢下耶

管實宗子然河朔人本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管氏多不通譜子然既爲御史一村之人名皆從玉雖走吏下令皆然無如之何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也意使人不可效耳

湯丞相封慶國公命下湯公謂此仁宗賜魏之國曰天聖以來無封者欲詞避之或曰何況中宮封慶國公矣湯公曰禁中不知引避此何足爲法哉卒辭之改封岐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爲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也

王逸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杜所謂苔臥綠沈槍蓋謂是也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須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著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正謂此也

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而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于神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汪彥章草赦書叙徽與征欽共祠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蓋爲諭當人以比陰寓公與元祐書然識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非遺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亦悔之信乎文之難也

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雖幼而能赴國難耳非姓童也翟公巽作童貫告詞云嗣祖汪錡誤也或云故以戲之

劉長卿詩曰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癩可用之云亂山爭落日雖工而語不逮本句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恨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於都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小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爲郎者

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拗項橋如此之類猶是諺語子蒼顧敢作學士時金鸞坡上南望詩云玉堂鐘韵上空虛西掖祥煙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則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澈詩也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冀霖詩也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

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鋩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禿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曾子宣丞相擠排蔡京下欽聖太后簾前太后不以爲然曾公論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蓋禁中語欲遣之使退則曰耐辛苦也京已出太原復留

趙正夫丞相薨車駕臨幸夫人郭氏哭拜請恩澤者三事其一乃乞于謚中帶一正字餘二事皆即許可惟賜謚事獨曰待理會平時徽廟凡言待理會者皆不許之詞也正夫遂謚清憲

富鄭公初請功德院得敕額曰奉親已而乃作兩院共用一名謂之南奉親院北奉親院

陳魯公嘗以其遭際龍飛又與十位與王岐公同于是詔用岐公元豐末贈典超謚太師其他恩數皆視岐公猶可也及其家請謚遂特

賜謚曰文恭，蓋亦用岐公謚。用他人之謚以爲恩數，自古罕有此事哉。

諺有曰：濮州鍾世不知爲何等語。嘗有人死見陰官，濮州人也，問以此，亦不能對。予案此事見周世宗實錄：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鐘，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至是往觀焉。

予參成都議幙，攝事漢嘉，一見荔子熟時。凌雲山、安樂園皆盛處，料昔何預元、立法曹蔡迨肩吾皆佳士，相與同樂。薛許昌亦嘗以成都幙府來攝郡，未久罷去，故其荔枝詩曰：歲杪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但聞名。蓋恨不及時也。每與二君誦之。

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巽父子，御史論爲不法，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張俳孟甚以藥券鹽鈔而用既毀抹，縣主者必沈之，藥盡而鈔不傳，雖老于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衆，有可稍按治，輒妨持之，曰：某官乃元祐新竄蘇某親舊，故觀望害我。公形狀牒，時治當諸方，許峻避監司郡守，得其牒輒其縮解縱，乃已。大觀中，胡奕修爲提舉鹽事，會計已毀抹鹽鈔，得其新奏之，綜寘化州，竟沒貧，建一方耕秋。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于旁里許。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爲東坡所賞，書一絶於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即日傳至圓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詡，追東坡至前途，而途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即對東坡自言有一絶，却欲題

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咍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妒而去。徑至棲賢，欲題所舉絶句，寺僧方鑿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卷第四

老學庵筆記卷第五

种徵君明逸既隱操不終，雖屢登侍從，眷禮優渥，然常罹讒嫉其衛慨，詩曰：予生背時性孤僻，自信己道輕浮名。中途失計被簪紱，自覺寵辱心潛驚。雖從鵷鷺共班序，常恐青蠅識有時。清風滿襟石田狂釋淵，吾君甘遂耕其憂，長如此。又有寄二華隱者詩曰：我本山林麋，名我身天子庭。不終高尚事，有愧少微星。北闕空追悔，西山負獨醒。秋風舊期約，何日去寅窮。然其後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爲輕出者之戒。世傳常夷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黙房。靜嫌鸜鵒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從今改題品，不說醉爲鄉。非其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體詩及箋啓，詩云：綠樹帶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鋪金。上汪內相啓云：長楸脫却青羅帔，綠蓋千俊解下。綠粘綿青雲萬里。後生遂有以爲工者。頗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之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縑，一床至直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絶大者。予家舊藏一臥者，有小字云：鄜畤田𤰈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中，歸而亡之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勳業，今必無暇及此，他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喜色。簽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他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顧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滻子止云：昔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間茫茫太倉中一句，乃區區規中粟，不知果否。

蘇季真云：寄張文潛桄榔杖詩，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邊獨曳桄榔杖，林下閑尋蓽撥苗。蓋孝章又說爲孝擇己而悟，故盡易之。雖其家所傳，然去今所行亡字前殊遠，恐傳之誤也。

范至能在成都，嘗求亭名于予，予曰：思鱸。至能大以爲佳，時方作墨，即以銘墨背，然不果築亭也。

臨邛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

與今木棺略同，但蓋底相反，骨猶不壞。棺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

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蓋不知何物語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爲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端叔前輩也，必有所依。

今官制，光祿大夫轉銀青，銀青轉金紫，金紫轉特進。五代以前，乃自銀青轉金紫，金紫轉光祿，光祿轉特進。據馮道長樂老序所載甚詳。

莊文太子初封鄧王，予爲陳魯公、史魏公言：鄧王乃錢俶歸朝後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鄧王，宜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詔，俟郊禮改封可也。莊文竟早世。

東坡附趙德麟秋陽賦云：生于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

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二千餘言。沈元用素強記，即朗誦一再，肅王不記，且戲且行，若不經意。沈元用歸，欲矜其強，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肅王視之，即取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靖康兵亂，宣和間舊臣悉已遠竄。黃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却令我輩横死路隅耶？安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高宗除喪，予以禮部郎入嶽祝，至几筵殿，蓋帝平日所御殿也。殿三楹，殊非高大，陳列几席

攙抑之新亦與宿人宋不甚相遠隨想見高廟之儉德也

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潘逍遙詩也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劉隨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況又見之于天涯乎其愛君憂國之意藹然見于言外

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蓋新安墨工戴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鐵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粒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班監三江鹽場偶飲于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戰事言訖逡巡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髮際十餘壯病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爲渺茫豈不謬哉

齊民要術有鹹杬子法用杬木皮漬鴨卵今吳

人用虎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曾詠爲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問汪王若爲對有壽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曾漕詠以爲工遂愛之曾覿字純甫偶以正官謝鶻巴來謁既退復一客至其所押也因問曰謝鶻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鵝觜說以爲譏己大怒與之絕然鶻巴北人實謂之扎八

童貫爲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

元豐間建尚書省于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爲相者悉被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爲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王黼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畫舫數十沿路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秦熺亦歸金陵焚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艧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于其上縹緲若在雲間熺處之自若

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爲浙東倉司官屬郡宴必與提舉者同席陵忽玩戲無所不至提舉者畏之又若官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子溶遣縣吏呼伎樂伶人即皆馳往無敢留者上元吳縣放燈召太守爲客郡治乃寂無一人又嘗夜半遣廳吏叩府門言知縣傳語

必請面見守狼狽披衣秉燭出問之乃曰知縣酒渴聞有鹹虀欲覓一甌其陵侮如此守亟取遺之不敢較也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淹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極宦可也彼汲汲喪廉恥爲進徑者不數年至公相其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

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爲諶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傅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晁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慇懃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諶矣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嗣鬱林王即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儒幕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紙紙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駱孫在京師有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矣楚國偶有所問自出屏後呼駱孫視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請也部蓋此風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其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黳燭出延安予在南鄭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亦有淚如蠟而煙濃能熏汙帷幕衣服故西

人亦不貴之

胡基仲嘗言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其言羲之俗書未爲可駭也基仲爲之絕倒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讀平聲

拄杖斑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疎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唐韓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近世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床前紅燭夜呼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謝之則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黃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盡信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況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要施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驗早挂冠蓋有緣矣

張文昌秋怨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曾閒出繡堂陸龜蒙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荊公云富貴聲色略不動心得耿天騭惠竹根冠愛之不已予雖有道冠拄杖二癖每自笑歎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皆斷作鵝梨胡桃紋鵓鴿等樣

宗紹興初巡幸臨安詔嚴州進炭止令用土產勿拘舊制

東坡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於諸子處得李墨一丸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毘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聞之蘇季眞云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聲律耳

山谷水仙花二絕淡掃蛾眉簪一枝及只比江梅無好枝者見于李端叔集中恐非端叔所及也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者見于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于江陰而送葬端城故方回此句爲工時少游已沒十年矣水仙花則不可考然氣格似山谷晚作不類端叔也

吳武安玠葬德順軍隴干縣今雖隔在虜境松楸甚盛歲時祀享不輟虜不敢問也亦謚武安而墓蓋則有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謂之吳忠烈云

姚端進者兕麟之祖也德順軍人以挽強名於秦隴間至今西人謂北族爲姚硬弓家

曲端吳玠建炎間有重名于陝西西人爲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玠能書今閬中錦屏山壁間有其書奇偉可愛

成都江瀆廟北壁外畫美髯一丈夫據銀胡床坐從者甚衆邦人云蜀賊李順也

邛州僧寺中版壁有趙諗題字字既凡惡語亦淺拙不知當時何以中第如此之高蓋希時事力詆元祐故有司不復計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眞吳彩鸞書佛

本行經六十卷予嘗取觀之字亦不甚工然多闕唐諱或謂其本爲好事者易去此特唐經生書耳

利州武后畫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祠堂亦極脩偉絕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今僧升椅子舉其領僅拂地兩袖有汗迹

老杜海棕詩在左綿所賦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廳東廊前正與制置司廳轅門相直蓋驪乃故蜀宮閣閬潼川尤多予未見也

成都石筍其狀與筍不類乃累疊數石成之所謂海眼亦非妄謬至今有闕之者蜀食井鹽如仙井大寧猶是大穴若榮州則井絕小僅容一竹筒眞海眼也石筍在廟之東階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陝之鐵牛但望之大略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

承平日甚重宮觀宣和中晁以道知成州有詔吏部報云照會本官歷任已曾住宮觀不合再有陳乞遂致仕而歸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勢險固本朝太平興國中丁晉公爲轉運使始遷于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羈唐幽使於白帝屯兵下臨瀼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則數帥不能親將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則瀼先不守夔州必隨以破可謂失策大抵當時蜀已平乃移夔州晉已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曉若使晉蜀復爲姦傑所得彼能據一國獨不能復從一城以就形勝耶若雖有外寇而其地尚爲我有乃捨險就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陝路與萬州最號窮陋豈復有爲郡之樂白樂天詩乃云惟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羅綺煖被君融盡

玉壺氷以今觀之忠州郴州得此光景耶當是不堪司馬閑冷聊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悼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密院爲哲廟言章子厚以隱士帽紫直裰繫絲見從官從官皆朝服其強肆如此上曰彼見蔡京亦敢爾乎京時爲翰林學士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其奸人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鎖廳應進士者先所屬選官考試所業通者方聽取解至省試程文紕繆者勒停不合格者亦贖銅故永不得應舉天聖間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詔文臣許鎖廳兩次武臣止許一次其嚴如此近歲迺許入應博學宏辭遂有妄以此自稱或假手作所業獻禮部亦許試而程文繆不可讀亦無以懲之殆非也

秦所作鄭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水爲源白渠溉涇陽高陵櫟陽及耀州雲陽三原富平凡六縣斗門百七十餘所今尚存然多廢不治鄭渠所溉尤廣表數倍于白渠涇水乃絕深不能復入渠口渠岸又多摧圮與於此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白樂天云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致堯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沈義倫諡恭惠其家訴於朝欲帶一文字詔旨執不可而止張知白諡文節御史王嘉言請改諡文正王孝先爲相亦不肯改歐陽文忠公初但諡文蓋以配韓文公常夷甫方兼太常晚與文忠相失乃獨謂公有定策功當加忠字實抑之也李邦直作議不能固執公論非之當時士大夫相謂曰永叔不得諡文公此謚必留與介甫耳其後信然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眞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

李允則眞廟時知滄州虜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氷爲礮虜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爲礮城亦終不可下

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後世襲虛靜先生號蠲賦役自二十五世孫乾曜始時天聖八年也今黃冠輩謂始于三十二代非也又衜謂三十二代爲張虛靜亦非也

老學庵筆記卷第五

老學庵筆記卷第六

太宗朝胡秘監旦謫商州團練副使擅離貶所至鄜州謁宋太素尚書被劾特詔不問元祐中陳正字無己爲徐州教官亦擅離任至南京別東坡先生爲言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優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蓋創爲文也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予按周顯德錢文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爲錢文至今皆然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皇宋按實錄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周世宗時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稱唐國主而周稱之曰江南國主國書之制曰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藝祖於李煜則還賜詔如藩方矣仁宗時冊命趙元昊爲夏國主蓋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卿字處即闕之亦或以國主代卿字當時必有定制惜不盡見於國史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爲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晁僧逮投其好僞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爲古今一揆可設法嚴

絕之也

先君入蜀時至鄭之鄰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蓋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濱者亭旁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柟木版揭梁間甚大書杜詩筆亦雄勁體雜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或云樟若柟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爲之然不必宗室也元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設官乃於濮安懿王始權任甚重頗鐫損云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爲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二公皆見任執政也慶曆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既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莫可考也然當時諫官御史不以爲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豈在其時亦爲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爲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既增同字則爲長貳與慶曆之制不同

晁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既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作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矣

王荊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

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古謂帶一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黃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奔豆盧琢崔沆劉鄴于琮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綮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殉最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爲有人也

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箋皆以爲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爲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啟云手挹天錫正始之遺音擊投神樓擷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始爲年名也

俗說唐五代間事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甚鄙淺予兒時聞之每以爲笑及觀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御宣凡事皆盡言直是歸便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所畏憚也然君臣之間乃許之無所畏憚是何義理必起於唐末耳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爲中丞仁祖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邇英自此遂爲故事秦會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

子熺亦在焉意欲搏擊者輒令熺於經筵侍對時論之經筵遂爲彈文卽上

予與尹少稷同作密院編修官時陳魏公爲左右相一日過堂見魯公語少款少稷忽曰稍便雖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稍是右相爲右相面上人又云稍是相公鄉人處處爲人關防魏公笑答云某伯往年使虜有李愈少卿者來迓客自言漢兒也云女眞契丹奚皆同朝只漢兒不好北人指曰漢兒南人却罵作番人愈之言無乃與君相似耶一座皆笑

吳處厚字伯固因陳上書告蔡新州詩事自謂且斷攏時已爲漢陽守比扶漸從移衛州予少時猶見其謝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次第復用臣有兩子一擠俱是選人到處撞見鬼蝶何人更肯提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辭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之易曉耳

王嗣托翰苑嘗病瘡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監娥齊娥侍疾求於延齊娥泣曰若內翰不諱我輩豈忍獨生惟當俱死耳監娥亦泣搶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姊宜自寬鬮避孫以實具聞之旣愈齊娥專房嘉封至淑人監娥遂辭去及翰誅齊娥者幾於不三日亦死葬日載死之言遂驗

蜀老言紹興初漕運艱以備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爲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爲帥始議糴船稍運於是費十減六七何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爲潮州統

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莫不能記對客指畫誦說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繆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方大亂南渡典章一切掃蕩無遺甚至祖宗謚號亦皆忘失制詔但稱廟號而已又因討論御名禮部申

省言宋齊得廣韻方是時性之近在二百里內非獨博記可詢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盍遣致剡山當路藐然不問也

王伯照長於禮樂歷代及國朝儀禮之書悉能成誦亦可謂一時之傑紹興末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猶兼少卿事可謂得人俄坐譏評去近時不惜人才至此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一生人喜其多淳謹也予在蜀中與何搢之同閱報狀見新進擬用者搢之曰某是一生人宜其遠進予怪而詰之搢之曰曾爲朝士者既爲人所忌嫉又多諳故惟新進者常無思蓋有激也

杜詩夜闌更秉燭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妄云更當乎聲讀烏有是哉

謝景魚家有陳無己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實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麩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爲歌謂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爲萋謂經爲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皆倣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弦爲玄謂玄爲弦謂犬爲遣謂遣爲犬之類亦自不少

予遊邛州天慶觀有希夷詩石刻云因攀奉縣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叩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遺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眞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眞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予是日過郡太守宇文袞臣約飯不能盡記後亦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

予遊大邑鶴鳴觀所謂張天師鶴鳴化也其東北絕頂又有上淸宮壁間有文與可題一絕曰天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聞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淸宮上看

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或云即萬歲樓京口人以爲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陵嵩呼遙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恭所作唐孟浩然有萬歲樓詩見集中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楊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爲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爲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靑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

者卻來請謁爲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還俗僧詩云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衲殘衣日暮千峯裏不知何處歸此詩蓋會昌寺廢佛時所作也又有斫竹詩亦同時作云寺廢竹色死宦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尙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寄悠悠詞意悽愴蓋傷之也至李端叔還俗道士詩云聞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山連藥賣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見鷗鳥應媿背船飛但道士還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譏之耳

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

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中泉滴聲良久一滴淸如金石黃魯直題詩云古人題作東丁水自古東丁直到今我爲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淸音

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爲最盛用九月九日楊文公談苑云七月七日誤也

馬鞭擊猫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爲衣眞若煙霧一州惟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爲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禁中有哲宗皇帝御翰四大字曰罰弗及嗣更無他語此必紹聖元符間有欲害元祐黨人子孫者故帝書此言祖宗盛德如此故老言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曰祖宗幸西池必宴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琪作

龍舟極奇巧或請一登之哲廟又曰祖宗未嘗登龍舟但臨水殿略觀足矣後勉一幸金明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竟不觀也

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爲西臺言其雄劇以別分司東都事見劇談錄本朝都汴謂洛陽爲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爲散地以其在西京亦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

唐人本以尙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謂之南省自建炎軍興蜀士以險遠許就制置司類試與省試同謂有願赴行在省試者亦聽之謂士因謂之赴南省以大駕在東南也尤非是

北戶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按此即禮所謂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以蟲祭宗廟何足怪哉

祖宗以來至靖康間文武臣僚罷官或服闋或被罪敘復到闕皆有期限如有故須自陳給假至建炎初以軍興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後有特許從便赴闕指揮自云候邊事寧息日依舊然遂不復舉行矣

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曰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予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尙書之子處

嘉祐雜志云峨嵋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消盡

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有天花寺呂文靖嘗

嘏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間廬舍前臨一支港與詩殊不合豈陵谷之變遷已如此乎或謂寺本在湖中後徙於此

蔡叔紫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盡廢此猶存唐舊為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張真甫舍人廣漢人為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兩字爪迹宛然人皆異之真甫名震遂為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為首是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為對然歲餘真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生白芝三識者謂之玉芝予按陰陽雜書芝白為喪真甫當之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褲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大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賂賄公行冒濫相乘饑單日益賦斂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為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齏麪兵職駕庫咬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身生餓鬼

高宗行幸揚州郡人李易為狀元次舉駐蹕臨安而狀元張九成亦貫臨安時以為王氣所在方李易唱第時上顧問此人合衆論否時相對曰易乃揚州州學學正必合衆論人笑其敷奏之陋

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為父師也其後失於撿點乃有兼者治平中賈黯草東陽郡王顥撿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皆行合兼三師者悉改為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

今參知政事恩數比門下中書侍郎在尚書左右丞之上其議出於李漢老漢老時為右丞蓋府省轄屬可徑登樞路也呂丞相元直覺此意排去之皆自此遂為定制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能財嘗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偽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償亦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

杜子美梅雨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疏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蓋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

老學庵筆記卷第六（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七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峰崩峰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山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韓魏公家不食蔬以刪醢當蔬盤廢亦始於近時耳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肖其外氏

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寒溫得中謂之盂蘭盆蓋俚俗老媼輩之言也又每云盂蘭盆倒則寒來矣晏元獻詩云紅白薇英落朱黃槿艷殘家人愁暑計日望盂蘭盆亦戲述俗語耳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蓋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溪自此上泝即上牢下牢關皆山水清絕處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泰興縣道中詩云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似因歐公之句而失之此詩蓋子蒼少作故不審云

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修英宗實錄辟陳無己為屬孫仲益著數百字誠之以為無此事南豐雖云預修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為史屬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己元祐中

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修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遂入己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己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寢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錄耳至其言辟無己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蓋更終則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於政事如此

予兒時見朱希真撰應為先君言[illegible]難中以韓倫至行在時方避虜海道上大喜令除待制呂相元直雅不相樂乃曰朱墀係直龍圖閣便除待制太超躐欲且與修撰修撰與待制亦只爭一等俟更有勞除待制不晚遂除祕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某命也頃予被命修高宗聖政及實錄見日曆所載實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廟駐蹕臨安艱難中每出猶鋪沙藉路謂之黃道以三衙兵為之紹興末內禪駕過新宮猶設黃道如平時明日壽皇出即撤去遂不復用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東坡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麵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illegible]滅風前[illegible]

閑火後形鉢盂殘蜜白蠟裹冷烟背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孜遺又云妹少為士人遊蕩不歸為妾役瘡養戲中幾死喚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瘡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都公所謂謙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爲餘習也

晏元獻為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與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論事率因親校轉白校復傳可否以出遂退呂正獻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於便坐接客初惟一揖即端坐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復起一揖未嘗離席蓋祖宗時輔相之體嚴如此時亦不以為非也

東坡詩云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翩翩不受檠考工記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檠文與音皆前漢蘇武傳武能網紡繳檠弓弩顏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叶韻用漢書注也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志完於呂望之其為人似不類然相與皆厚甚不以邪正及同僚故也相之為中司時病力薦信道志完於中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以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被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禁掖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議為士進取先見望期蝗蝻之微自述出處之誠非敢陳終不以志完為非亦不易矣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猥嗣丕基資命曆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輸由衷祿恭備貢輸遠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祇復實與廟登極時詔書也

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庫金為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觴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霑汙御袍是時京師方盛歌側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為不祥有歌者輒收繫之由是遂絕先是公進蹕陵挽詞有云輦從元祖朝時仗花是高秋宴後萎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聖太后受冊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簾擁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彼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蓋閣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直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為我有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

心曰歛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代戍關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皆約從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困已甚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仁宗皇帝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為韻云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蓋為虜謀家皆藏者然其肯載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

王荊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滕屠鄭酤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官毅夫為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負恩賣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予幼時侍先君避亂東陽山中有北僧年五十餘慧朴無能自言沈相義仲孫攜遺像及告身誥勅甚備且云義倫之後惟已獨存欲訴於朝求一官迺俗不知竟何往也

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宋子京秋夜詩云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挂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其妙於用事如此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荊公交最厚故荊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此去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荊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

謂二公之交遂暌故東坡詩云許濟謂能來阮籍薛宜與欲吏安雲劉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然少述初不以為意也及荊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荊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荊公曰退即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惘惘各有惜別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間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莊初謚文正劉原父持以為不可至曰天下謂竦邪而陛下謚之正遂改今謚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溫厚粹深天與其正蓋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人不與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詆之甚力目為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其言亦有自來歐公作王洙源叔參政墓誌曰夏竦卒天子以東宮恩賜謚文獻洙為知制誥封還曰此僭謚也於是太常更謚文莊與他書異

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字書皆有之參正是三字或讀作七南反耳柒字晉唐人書或作

滲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槩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老杜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爲南北也然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爲舛誤或以爲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則一也北人謂向爲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釋子也能除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蜀人石耆公言蘇黃門嘗語其姪孫在庭少卿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歌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在庭曰常武與桓二詩皆言用兵而繁簡不同蓋此意乎黃門搖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者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爲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絕古今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爲工如西崑酬倡集中詩何曾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爲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爲之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爲惡詩耳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蓋酒戶大小已盡察矣

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爲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大臣之相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眾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爾人鮮見僕章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兪秀老紫芝之物外高人喜歌謳醉則浩歌不止故荆公贈之詩曰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聲來向東借問樓前蹋子舞何如雲臥唱松風又云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隨作好歌不知者以爲賦詩也紫芝之弟清老欲爲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摘目之爲琳公然清老卒未嘗祝髮也

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爲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焉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留槽中湘湖間謂罰爲宛天將旦有扣宛諾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爲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宛頭神今參政照鄰乃其後也

晁以道明皇打毬圖詩云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沈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又張果洞詩云怪底君王悲漢武不誅方士守輪臺皆傑論也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予德壽宮自昔別從未嘗有牙牌報班齊之非予考之質如德壽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爲無有然歐陽公必不誤當更博攷舊制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掐號玉抱肚眞廟朝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議郎珏始復進入禁中

焞氏居正意文學氣節爲一時師表建炎初避兵武當山中病歿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滁州漢高帝廟碑陰尙存今錄於此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帝廟或云漢高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爲高帝生日遠近畢集廣設騎戲從太守侍郎曾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月十七爲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三年四月甲辰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臣瓚曰凡二十三日）是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歲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日以法除之筭外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有諸曆曆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先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晦而此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

傳者失之也送以告公命書其碑陰紹興二年五月旦記

劍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雖皆號天下險固要之潼關不若劍門然自秦以來劍門亦屢破矣險之不可恃如此

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曰使君自爲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

南豐曾氏享先用節羹饌鵝鴨則新建安陳氏享先用肝串子猪白鍋血羹肉汁皆世世守之富貴不加貧賤不廢也

蘇子由晚歲居許昌買文元公園作詩云前朝輔相終難繼父老咨嗟今亦無蓋謂方仁祖時士大夫多議文元然自今觀之豈易得哉其感慨如此

老學庵筆記卷第七

老學庵筆記卷第八

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尙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學士院移文三省名咨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剳

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張邦昌既死有旨月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曾文清爲廣東漕取其券繳奏曰邦昌在古法當族誅今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橫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節死難之家乞自今勿與予銘文清墓載此事甚詳及刻石末乃削去至今以爲恨

興元城固縣產礬石不可勝計與凡土石無異雖數十百擔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甚老寒中服三過不可用然猶斷能殺人尤非他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礬石輔以乾薑烏頭之類名匈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見也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橋淳熙初為郡守者大書立石於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過者笑之

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於杭有侍臣召對者既對所陳劄子有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淳熙中黃河決入汴梁宋間讖言謂之天水來天水國姓也遺民以為國家恢復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轉而至太師中間近三十年福壽康寧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轉蔡太師自司空三轉秦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

鄭康成自為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也蓋不責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

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効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尚在

東坡海外詩云搴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在蜀見蘇山藏公題跡疊翻竹時候過云寄作詩

孫符乃如此何為仲虎效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為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蜀人又謂糊窻曰泥窻花蕊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窻遶四廊非曾游蜀亦所不解

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為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為魁終以此不果及揭膀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郎必有所據更恨吾雖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墮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箇解詩人又云對花莫道渾無過曾與常人樂好詩大抵宋詩雖多此類而語意絕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白樂天詩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苑謫鄜州行軍司馬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為屏又云官為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蓋此官司字作入聲讀

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鄜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

紅鞓也至司戶參軍則削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借錄事參軍綠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竹夫人言曾丞相謫廉州司戶亦借其婿綠袍拜命云

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有曰某人沒及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神計今成一聚枯骨世事出來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仙傳老子篇某人者葉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梃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側視謦欬輒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他語惟盛推秦公勳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先生勳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哂笑曰甚荷獎已而言事官上章擊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至矣其捷劇如此

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公累章求辭至以為恐開大臣希望僭式之階遂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亦如兩鎮引魏公事辭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捍禦有功拜兩鎮俄又加三鎮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時士大夫為之語曰若加一鎮即為四鎮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為對曰鈐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勅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裹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太丞東京石朝議女婿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對不能盡記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為貴耶見以道蘇硯必取玉斗樣高其受墨落多也每曰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麻淮亦不須無惟可作枕耳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余自論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辯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與歲除夜為對蓋閩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蓋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詩云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東坡送喬仝詩云上山如飛嗔人扶皆言老人也蓋老人諱老故爾若少壯者扶與不扶皆可何嗔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颭若欲飜者商與家人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禮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鄰淮上方火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舒州僧廬勤與商船同行親見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歲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

是而影止三二尺識悉皆其或自天窓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彥猷硯錄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又云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即未經之夕氣蒸上騰非墨乃若蓋上久之蓋上之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硯以銀為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他硯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稿書訛馬尾辨新讎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

韞曾年字伯壽父公異參政之子也能清苦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顗彥周彥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日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為忌當時太史選定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為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興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彌此禍上意蓋不可回矣

政和以後斜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見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如夫人蓋為清議所鄙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賜金帶朝路混淆然猶以潤制不敢坐狨故當時謂橫金無狨與閣門舍人

等耳

番山胡直孺同為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為蔡京言道流之橫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溼傳之風日蝕姑以齋醮少間之不暇計此曹也京之善文過如此

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帟不能禦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閒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臥室

蔡嶷作狀元時蔡京親吏高楝搶狂謂人曰相他蔡太師吾主人乃天下至殊濃也楝嘗慕氏盛時官至拱衛大夫領青州觀察使端康登科所謂斷券官為橫行是也有王命者與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間命停廢楝以武功大夫為浙東副總管遂終其身不復親削議者亦賢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辨雞舌香為丁香亹亹數百言竟是以意度之惟元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第五卷有合香澤法用雞舌香此最的確可引之證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難也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云徽音遺矣誰箴予闕王荊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云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

先君讀山谷乞貓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聞道貓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句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暫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貓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貓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言當時偶不叩之以為恨

翟公巽參政靖康初召為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鼻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

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鼻出者須出也果驗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真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真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翟公巽參政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旁親見之而不敢問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為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即今喏也

荊公詩云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閒舍人子春取作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比古句蓋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明州護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鄉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御筆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嘗為館職也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若稽岐公倘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陰忌爾謂岐公純儒不忌

也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眾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請眾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唐自相輔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於京師也其常參者曰常參官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升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

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也借又謂之兩制指內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兩制正如丞郎之稱契丹借號有高坐官亦侍從之比坐字本犯御嫌名或謂丞郎為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群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有遵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其遺制

老學菴筆記卷第八

老學庵筆記卷第九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莊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衣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皤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薄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衣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所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爲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眞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爲知雜御史以爲不可但仰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荊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并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西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鎭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爲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爲縣國史所載頗略方承平時太原爲大鎭其興廢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備書今陷沒幾七十年遂將不可詳

者矣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仍又置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爲笑予少時爲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舉予曰有操於時不求聞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曰何不來取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舉詞故不取茂實亦笑顧書吏促發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豉亦然皆不肯爲市井商賈或舉貸營利之事又士人家子弟無貧富皆著蓋心布衣紅勒帛狹如一指大抵與此則共嘲笑以爲非士流也

周禮蟈氏注云蟈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眞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內一首龍柏花李文饒平泉山居草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有眞珠龍柏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眞亦皆有此作予長於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鄜坊間

舒焕堯文東坡公客也建炎中猶在有子爲湖南一縣尉遇盜被死堯文年九十矣憂悴得病而卒

陳無已子豐詩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已故特命官予郡守會稽來從郡作掾局郡廢豐亦罷繫業而去無已之後遂無在江左者豈亦不知

存亡可哀也

劉道原壯輿家世藏書甚富壯輿死無後書錄於南康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相與徧遊寺中因遊傍近園館或寄於道宮亦然按張文昌僧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禁與僧相見院院關門不得過乃知唐齋禁之嚴如此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韓子蒼詩喜用擁字如車騎擁西疇船擁清溪尚一樽之類出於唐詩人錢起城隅擁歸騎也

政和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觀爲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卽改僧寺然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豪奪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爲宮據其產二萬一千畝賃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爲神霄下院權勢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天下神霄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蓋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絲拂曰幡曰鶴扇二曰金鉞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鶴扇二曰幡曰絲拂西壁從東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蓋曰絳節曰錦繖東南隅兵衛往往不設在郡中多從于天慶觀聖祖殿今猶有存者

神霄以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爲主其次曰蓬萊靈海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

大帝君清都大帝君中黃大帝君又有左右仙伯東西臺吏二十有二人繪於壁又有韓君丈人祀於側殿曰此神霄帝君之尚實也其說皆出於林靈素張虛白劉棟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寶牌賜天下至宣和末又以方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汞鍊之成金可鎭分野兵饑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天下太常方下奉安寶輪儀制而虜寇已渡河矣

本朝康保裔眞廟時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入寇戰死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時爲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學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爲衆人之首禮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恐之以爲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爲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類榜出位列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試唱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於茶藥合中賜御飛白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卽上道至國門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師在杭州一日中使賜茶藥亦於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截肪京卽治行後二日詔至卽日起發二事略相似然非一人者必無此事也

孫宣公奭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皆一覽字其誤尤甚

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勅葬本以爲恩然中使挾御醫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蓋有爲醫所誤者勅葬則喪家所費至傾竭貲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諺曰宣醫納命勅葬破家慶曆中始有詔已降指揮勅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西人云姚麟勅葬乃絕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韓子蒼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人姓錢蓋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爲韻有銅山許鑄錢之句

撫州紫府觀眞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爲女子像黃衣山背殿榜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觀舊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賜名）而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敍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爲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爲非公作者識其之難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驛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蓋謂僧所葬之塔於是乃悟杜詩黃師塔前江水東之句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筆亦非也

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仲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顓臾爲東蒙主以爲魯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譏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與人異也然張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當日衣冠異蓋戴林宗折角巾則是自元祐初爲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譏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岸先作詩云沙場尺箠致光深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來官路上冊車費尙欠城中酒債錢絕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蘇子由爲戶部侍郎建言都水監本三司之河渠案將作監本三司之修造案軍器監本三司之甲胄案三司今戶部也而三監乃隸工部請三監皆兼隸戶部凡有所爲戶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其言爲立法及紹聖中以爲害元豐官制罷之建中靖國中或欲復從元祐已施行矣時豐相之爲工部尚書獨持不可曰設如都水監塞河軍器監造軍器而戶部以爲不可則已矣若以爲可則併任其事可也今戶部吝其費裁損之乃令工部任河之決塞器之利鈍爲工部者不亦難乎議遂寢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謂賢矣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書者上攬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鳥犯鉤陳俄復取筆塗去犯鉤陳三字曰此非佳語此聯實李商隱東宮詩亦不祥也李邯道云

東坡在黃州時作西捷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閑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放臣不見天顏喜但覺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爲非東坡作耶氣格如此孰能辨之以爲果東坡作耶此老豈欲王中正者蓋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範上谷人事齊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爲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爲虜官晁子止爲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謂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者皆矣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爲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雅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爲守淮計卽可守因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卽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衰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弊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尙多未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尙書玉津雜詩有云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杯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纈帛有遍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淸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額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豈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嘗以語先君又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耳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爲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閎館在士祥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日曆中臣僚上官字塗去上字其後奉

亶行假字亦塗去而從方注從之二字飾一日筆削了矣

政和後道士有賜玉方符者其次則金方符長七寸闊四寸面爲符背鑄御書曰賜某人奉以行教有違天律罪不汝貸繫於當心每齋醮則服之會稽天寧萬壽觀有老道士盧浩眞者皆被金符之賜予少時親見之

世傳府呂府君葬碑呂名惠恭僧大濟之父大濟代宗時內道場僧也官至殿中監故惠恭贈官爲兗州刺史而官爲營葬宣和中會稽天寧觀道士張若水官爲蘂珠殿校籍贈其父爲朝奉大夫母封宜人嘗見其母賜誥云嘉其教子之勤寵以宜家之號詩人林子來亦有贈道官爲大夫被黃詩然二人者品秩猶未高若林靈素以侍宸恩數視執政則贈官必及三代矣大抵當時道流恩不可勝載中更喪亂史皆不得書此偶因事見之耳

北鄙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弘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爲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

近世名士李泰伯（覯）一字泰定晁以道（說之）一字伯以潘義榮（良貴）一字子賤張全眞（守）一字子固周子充（必大）一字洪道芮國器（燁）一字仲蒙林黃中（栗）一字寬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稱之多以舊字其作文題名之類必從後字後世殆以疑矣

王荊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曾參易簀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檀弓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此說不見於文字予得之於從伯父彥遠

老學菴筆記卷第九（終）

老學菴筆記卷第十

世多言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膀曰大廝國寺傳以爲笑

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屛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床上乃一蝦蟆大可一床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撫劍問曰汝爲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廟諱同音署字常恐及樹字殊過反然皆諱避則以爲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小學亦不以爲言何也

東坡求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廌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被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尙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視之自縊死矣廌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爲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韋齊休事亦全句也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爲魔男女不親授者爲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漫無可取直俚俗習妖妄者所爲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宴甕也今人謂卷衙爲使萬使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芰荷或作芰非是白樂天池上早秋詩云荷芰綠參差新秋水滿池乃是言荷及芰二物耳

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檐頂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窓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疎櫺謂之太師窓

張魏公有重望建炎以來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獨曰魏公爲張右相秦相帶都督亦數人而天下獨曰魏公爲張都督雖夷狄亦然然魏公隆興中再入亦止於右相領都督乃知有定數也

東坡絕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靑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淸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潛遊每見文潛哦此詩以爲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今人謂後三日爲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曆中人也則此語亦久矣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內降劄子設道場云皇太后賜錢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后施錢十貫米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焉院有僧普際遇其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郡初不聞迨代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爲恨

徐敦立侍郎頎好謔紹興末嘗爲予言柳子厚

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爲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沒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諸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祖敦立爲之抵掌絕倒

蔡攸初以淮康節鉞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爲諧給如此

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晏元獻云綠樹新蟬第一聲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憶似聞蟬第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窮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當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平讀遂爲故事

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軌革往往畫一人戴草而祭旗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門而進及童貫用事又有畫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驗及二人者廢則亦無復占得此卦紹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多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及秦氏既廢亦無復占得此卦矣若以爲妄則紹興中如黑象畫者數百冊對人檢之予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但其闕亦未易測也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政和以後宦者用事輒改內侍省都知曰知內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內侍

省事押班曰簽書內侍省事蓋僭視密院也建炎中始復舊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結銜曰知天樞院事亦有稱同知簽書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記弓人注云膱亦黏也音職今婦人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膱正當用此字

司馬侍郎朴陷虜後妾生一子於燕名之曰通國實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亦諱之

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推宣祖昭憲皇后爲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真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真宗亦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議也

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北虜之禍遂作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漢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論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爲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以雌黃書之目爲黃本然世罕傳

先太傅慶曆中賜紫章服赴閤門拜賜乃並金魚袋也蓋官品有等差歟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凡數本於進御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蓋兩宮之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嶽

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諱歟

唐王建牡丹詩云可憐零落蕊收取作香燒雖工而格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超然不同矣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文安公自集賢謫鄭時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速忙趨至閤門前忽驚典午知何罪謫向鄭州更撫然蓋當時謫黜者召至閤門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盞爲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公濟牧漢嘉時數以

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爲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眞廟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怪者也遂黜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賜對徽宗亦異之賜名於虎上加竹然字書初無此字乃自稱塤篪之篪而書名不敢增但作虎云

吳中卑薄斷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钁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山名軍尤爲異也

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也猶自爲未乂劉公嘗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中蔡京爲翰林學士議神宗諡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彝叟折之曰此楚語所載先帝言必稱堯舜今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爲尊號可乎京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爲名言

今人謂貝州爲甘陵吉州爲廬陵常州爲毗陵峽州爲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嚴光釣瀨名嚴陵瀨嚴陵乃其姓字瀨是釣處若謂之嚴瀨尚可今俗乃謂之嚴陵殊可笑也

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黃

今人謂娶婦爲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爲子索關羽女袁術欲爲子索呂布女皆見三國志

元豐間有俞充者諂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極口稱之一日充死中正輒侍神廟言充非獨吏事過人道甚參禪亦超然悟解今談笑而終略無疾恙上亦稱歎以語中官李舜舉舜

梁蕭敵言對曰以臣觀之止是猝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於堂與寢爲終於正寢誤矣前輩墓誌之類數有之皆非也

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於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爲正寢故以小寢爲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閎孚作待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爲胡孫待制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以作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資王平父謝先大父贈簟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幘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爲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爲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羨君門戶壯蓋戲之也

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太尉於城中捨宅爲寺亦以臨濟爲名（墨君和名見唐書及五代史）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燕魏錄載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杜太后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豈所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斥逐殆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

呂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棋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說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棋不復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謂絕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說今尤不可解矣大明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棋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耶錄諸紀謂[illegible]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爲倩昕之備了幼小不能叩所出[illegible]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正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山爲駝形術家謂駝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駝峯而其墓以錢塘江爲水越之秦望山爲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於泉下

鄒忠公夢徽廟賜以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說者謂筆與畢同音蓋杜牧夢改名畢之類

唐小說載李紳侍郎罵負販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猶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千錢精神頭錢賣亦此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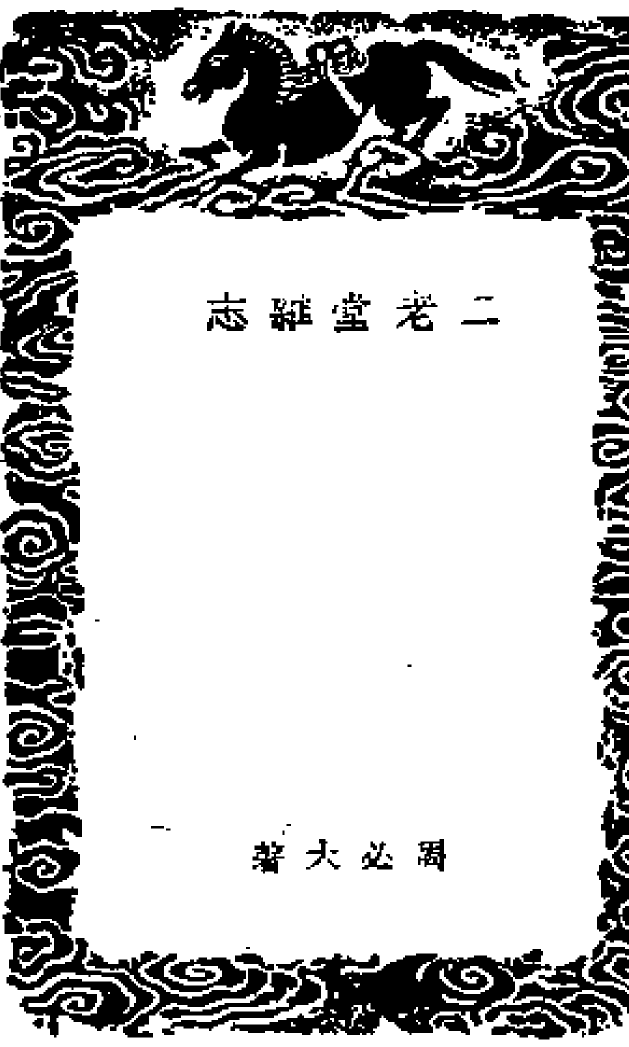
楊樸處士詩云數箇胡皴徹骨乾一壺村酒膠牙酸南楚新聞亦云一楪氈根數十皴盤中猶自有紅鱗不知皴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白樂天寄裴晉公詩云閑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破貝州時用白語而加工[illegible]用事也

放翁[illegible]中入爭誦其[illegible]小碎如[illegible]之[illegible]中都入皆[illegible]之[illegible]中都入[illegible]中[illegible]任元受視母病[illegible]補史之[illegible]杜宇爲[illegible]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耶

湖南毛晉識

老學庵筆記卷第十



二老堂雜志

周必大著

二老堂雜志卷之一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黜陟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蓋所謂陟若今磨勘轉官年勞換服色也歟

夔制樂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非謂制樂始于夔也制以賞諸侯或自夔耳

明夷

文王重爻之時紂雖虐而商未危箕子尙爲商臣其明未夷卦之六五已曰箕子之明夷利正此趙賓所以繫爲荄茲之說也

教子教國子

孔子教子止于詩禮而不及樂蓋爲學之道成于樂故也周官教國子則樂德樂語樂舞在所先焉聖人所望于公族其至矣乎

後艱終吉

詩稱無後艱易稱有終吉一也

記聞人滋五說

聞人滋以詩言祖妣爲姜嫄其說可用蓋周官大司樂以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亦謂姜嫄也

禮記內則載養老一段並與王制同滋曰貴老爲其近于親也

豳詩首言觱發栗烈而後言于耜舉趾滋曰豳地多寒故也

滋曰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略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棖之類

滋曰經史中言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配爲黍謂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稷食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以麥飯對葱葉謂草具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言之又祭記則以稻爲嘉蔬公享大夫則稻爲嘉膳是五穀以稻爲貴也

天王

謂王爲天王疑自春秋始蓋孔子之深意也或曰曲禮不云乎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何謂也曰曲禮漢儒所記耳且其下文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崔靈恩以謂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然則天王某甫者亦皆漢儒傳聞之辭耳或又曰莊子載堯舜問答而云天王用心何如則天王之號豈必始于春秋子曰莊周所載未必堯舜本語也

論富貴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取陽虎之言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以力求不可以知爲此孔孟之學也小人求富爲富無所不至甚者敗國忘家皆求富爲富者也

論德誠

或問以德行仁者王何謂也曰德者誠也以誠行仁然後可以王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是皆以德對僞故曰德者誠也

酒誥

楊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以楊子所見爲古文耶則酒誥實未嘗亡而汨作九共槀飫之類逸者甚衆何爲皆不言也以楊子所見爲今文耶則安得渾渾灝灝噩噩之語必有能辨之者

鄭子產

鄭子產大不禳水不禜（昭十九年龍鬬）不覿民以怪也

以智能愚

上駟中駟之說卽狙公詐狙朝三暮四之說也列子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何必聖人哉

古人作文以事繫月

司馬相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井蛙驊騮

井蛙不可以語海其見小也驊騮不可以捕鼠其用大也小大雖殊其不適用一也

楚熊渠子李廣射石

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開況人心乎李廣在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

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二事正相類

高祖先主功業

高祖自漢中而興帝業先主乃區區梁益而無成功皆天也非人力也予嘗作諸葛孔明贊云昔我高祖肇迹于茲欲肯其堂敢廢厥基

高祖武帝待士重輕

世言漢高祖最知人故論三傑之功則字謂張良曰子房至蕭何韓信乃名呼之彼待下固有輕重溺冠踞見者特爾入耳其後武帝雄才大略頗有高祖之風據廁而覩大將軍不冠而見公孫丞相至汲黯不冠不見也主父偃智不足以知此西入關欲因衛青以求用而不知武帝所以待青者至薄豈以薦士責之哉其不省也宜矣假後朝奏書而暮召士固當自致耶

張良不祀

張良之于高祖蓋天授也運籌帷幄姑置未問鴻門之會微項伯以良故背其主而翼蔽沛公則沛公之肉不足以齒項莊之劍矣尚敢望數百年血食哉此社稷功也子孫縱有大過猶將十世宥之奈何不疑嗣爵纔十年遽奪其國按功臣表則曰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良傳則曰坐不敬其罪皆不至于不祀而孝文視之蔑如也至元康四年僅復其家卒不紹封漢家眞少恩哉或曰良多陰謀奇計造物所忌故雖能以智終而茜國不祀忽諸信乎非也

袁安吳雄葬地

漢袁安父没母使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于是葬其所占之地故

累世隆盛蓋安理楚獄之連繫還匈奴之生口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仁恕可知矣神物兆祥使之日熾此豈人力所能至哉范史載之亦足垂勸而世之泥于陰陽家者往往籍以爲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禍福一繫邱墓殊不問行己之如何于是葬師妖巫始得售其術矣若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既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而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此亦范蔚宗所記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告不修人事而以袁安爲口實者

皋陶

後漢楊賜傳三后成功皋陶不與左傳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禹固不待言矣契之後爲湯稷之後爲周至唐乃謂系出皋陶天寶中追尊爲德明皇帝

以曾子爲聖人

論語泰伯篇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也唐太宗乃謂孔子所稱以問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一時君臣之問對史氏之筆削皆不正之而直以曾子爲聖人何也

唐開元錢

舊唐書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談賓錄以謂歐陽詢所書而青瑣集楊妃別傳乃謂此錢開元所鑄背有掐痕出于楊妃吳曾漫錄已載辨誤中予謂唐錢多矣今惟此錢徧天下特爲光明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而餘錢皆不復見何也

韓退之緣文臺參

韓退之傳載潮州逐鱷事而李翺行狀皇甫湜神道碑墓誌銘皆不書又傳言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李紳爲中丞劾奏愈愈以詔文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而罷之而行狀墓碑自緣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縱囚去翺湜時人不應謬忘豈以鍾近語怪故刪去乎若有詔免臺參李紳何敢爭湜謂紳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爲恥矣因捨因事宰相兩改其官此當可信本傳止據昌黎集所載而書之耶

薛元超不以字行

唐書以字行者必明言之微如閻讓字立德是也薛收之子名振字元超見楊炯所作行狀而史追作元超不云以字行何也

二老堂雜誌卷之一終

二老堂雜志卷之二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史官改定制詔

本朝列聖實錄凡當時所下制詔往往爲史官改易殆以文體或未古也宋景文公筆記亦嘗言之唐魏鄭田布以死事贈右僕射白居易草制甚美而舊唐書別載一制全不相類文雖可觀然不若居易之宏暢未知當時果用何制其爲修史者所改無疑本朝太祖受周恭帝禪詔元本載五代開皇紀與今實錄無一字同此事繇來久矣

記李煜與劉鋹書全文

太祖皇帝嘗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辯麗累數千言今載之太祖實錄饒州黃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嘗得其全文今尚能記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叢日廣徵獻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告詞用上語

紹興十二年太母還宮百僚班賀上曰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故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行太母姪女韋氏十娘封郡夫人制云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宜時懿戚同此體用蓋全用上語也

察官兼翰苑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故凡以進士入官者皆預考校獨監察御史汪綸不入蓋備拆號也內制旣闕官有旨命王綸時暫兼權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潤筆殆萬緡上稱有典誥體竟至大用前此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經筵官給告

近制兼職雖宰相領國史實錄院勑令所玉牒所降勑而已惟講讀官下至說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

侍讀說書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右史兼講筵者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衛是也紹興二十六年王倫爲起居舍人止帶崇政殿說書（誤）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皆兼說書而珉以家諱辭遂並陞侍講蓋從權也（胡銓只在史館作講讀而改宗正少卿兩係講如故其後張械爲左司亦同歸）

李益能召試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詔將作監主簿李益能令中書後省召試時務策一道取旨益能李擢德升子也爲右丞相万俟卨所薦將特賜出身而用之方試而卨罷王綸周麟之趙逵在後省以六經疑難發問益能所對稍略又參知政事張綱亦論賜第之恩不可啓止自監簿遷宗正寺丞初詞科惟有出身人許應上卽位以用武權停紹興初擢任工部侍郎請復其科而有司看詳兼許任子就試亦爲益能計也科第雖未足道然益能乘成軌壞可爲有心者之戒

給事中降詔

故事除授六曹侍郎雜學士以上除遇辭免則降詔不允給舍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部侍郎王師心除給事中亦降不允詔書蓋師心舊官合答詔是歲九月賀允中自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遂援王師心例降詔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王晞亮自權工部侍郎遷夕拜不復降詔（金安節又降詔）

皇子食邑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九月一日三皇子並拜節鉞眞王各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按舊制皇子封王便合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此有司之失也

張德遠始終爲右相

高宗紹興乙卯春張德遠拜右相丁巳秋方罷蓋獨相也後幾三十年當壬午歲壽皇及禪陳長卿實爲首台七月復召前左相湯進之爲右相十二月長卿罷明年改元隆興正月張任樞密使壽皇遇德壽官議除二公相高宗曰各還其舊蓋以頃年湯左而張右也按德遠相時湯尚未任其後陳以權侍郎同知貢舉時史直翁方過省方中宏詞後湯爲左相久之陳拜右相湯去陳始升左而史爲右相予在後省嘗語陳云相公湯相坐主乃迭爲左右相陳笑指史云今右相亦當時進士也仕宦遲速固不齊但張以三十年舊相當並拜之日適以湯當居左意不少進斯亦異矣國朝偶值二相俱闕往往自執政徑升首台近歲如沈守約葉子昂皆是也

高宗朝進士第二人官過大魁

高宗中興以來十放進士其榜眼官職往往過于狀頭戊申惟楊李易止于中書舍人待制而王大寶乃爲尚書雜學士紹興二年張九成止權侍郎而淩景夏乃爲尚書五年汪應辰仕至尚書端明而莫中元以有官降第二後來官職亦相似其實應辰第二人也八年黃公

度止于考功郎官而陳俊卿作相十二年陳誠之知樞密院假難及矣而秦熺亦嘗歷元樞府任少卿十五年劉章爲尚書而王剛中入樞府十八年王佐終八座而董德元參政二十一年趙逵中書舍人而蔣芾爲相二十四年張孝祥止于中書舍人雜學士而奈塤爲正侍郎二十七年王十朋僅除權侍郎晚投爲事不能供職而閻安中正爲中書舍人持職名不及十朋耳三十年許克昌爲狀元以有官降第二人而升梁克家爲魁至孝宗朝梁乃拜相本第二人也

本朝宰相書勅著姓

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即今特進）勅後乃不著姓它相階官自吏部尚書（即今金紫光祿）而下皆著姓後來因改平章事爲左右僕射遂不問何官一例去姓其它執政列銜皆書階官紹興以前尚如此只自近歲乃不書階官又舊制執政必轉諫議大夫（即今大中）神宗愛惜名器詔下一等以中大夫爲執政官而加一守字近歲亦不復用此字蓋舊法官過于職爲行相當則不用其下爲守又其下爲試其職錢亦微降殺云

館職召試

紹興乙卯諫官何溥請館職學官皆試而後除學官固不容試館職人亦以爲憚遂礙進擬久之王十朋始以大魁直除校書郎不試未幾闕員浸多遂召劉儀鳳朱熙載既而二人皆辭改他官復召予與程大昌試初欲除校書郎或謂選人特除止有徽宗朝李邴一二人適止除正字其後無不試者至乾道元年諸王宮教授黃石輪對論東宮不宜以詩文爲學士上大喜擢校書郎仍特免試俄除著作佐郎自廷魁之外不試者惟石而己

汪丞相陛劄

汪伯彥初拜相於維揚上謝上殿而劄陛中斷上以它劄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果有南渡之擾己卯十二月九日謁梁大方德全撫幹聞之梁蓋汪之外孫也

記觀秘閣御書

辛巳九月乙酉敬觀太宗皇帝御書凡經傳要語古今雜詩皆用隸草其一軸大書示敦朴爲天下先御押賜盧多遜尤奇偉又雜書數軸賜才人朱惠貞又誡諭宗朝官印紙數通其一賜凌策策所歷郡皆批課績于後乙未午後登秘閣縱觀四朝御書英宗在濮邸所與侍禁家問辭翰精詳爭雄褒士神宗多論邊防利害外有獎論張方平制詔及申論臺官言歐陽修帷箔事數幅王言宸翰出入意表哲宗元祐初以扇而學書多賜李環內杜甫遲日江山麗絕句一篇乃經筵賜顧臨者徽宗亦多端邸學書以賜鄭祥餘則道家科醮文字多成篇帙十二月己未觀唐李紳自淮南入相告身卽僞蜀李閔得而藏之者上親錄本末于卷尾又觀唐人細書法華經卷軸甚小織成佛像以爲引首其精巧非近世所能爲也畫品尤多奇絕有小本李白寫眞崔令欽題壬午正月丙子雪始消登秘閣敬觀昭陵御書嘉祐中賜李瑋飛白甚多其榜皆書公炤道號和光子龍翔鳳翥妙絕今古楷字賜淨因長老懷璉十七頌卽明州宸奎閣之藏也其一曰六祖明達了見機二眞戒喝決時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其處歸蓋用璉韻也（璉頌云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惟將御頌歸）昔蘇軾作閣記云至和中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其說取諸此四月壬辰敬觀眞宗御書凡青詞多自書其式云皇帝某伏覩再降瑞雪者入詞某無任感恩抃欣激切之至謹具狀申謝上聞謹狀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皇帝某狀上又有咨日大略類此春日賜宿國長公主園林詩一首仁宗跋云皇祐五年九月十六日恭題眞宗聖製御書今賜李端愿等依舊家藏押英宗跋云治平三年九月十四日恭題眞宗聖製仁宗御書今卻賜端愿等依舊家藏

二老堂雜志卷之二終

二老堂雜志卷之三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諫省闕官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諫議大夫尹穡罷右正言王速又徙吏部郎官諫院闕官累月明年四月方除程叔達爲正言七月遷司諫九月丁憂十二月方除汪涓爲司諫諫省全闕官者累月

慶國不當封

隆興甲申二月左僕射湯思退言蒙恩除左僕射自榮國徙封慶國公正謝已逾月近者稽訪典故乃知天聖以來廷臣無以慶國爲封（仁宗舊封者）詔改岐國公予按宣和四年十二月太宰王黼自崇國進封慶國公五年五月方進封晉國又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宰崇國公白時中亦進封慶國公其誤久矣所謂晉國尤非所宜今已著令不封

相位久虛

乾道元年二月陳丞相長卿既罷不除相至十二月三日始除洪景伯右僕射淳熙二年九月葉夢錫免相後虛位者三年半中間嘗宣諭龔李二參政云近三台星不明至五年三月始拜史直翁云

大宴金獅子

殿上大宴有贊入控金獅子對設柱間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後日照殿門予作樂語云香裊狻猊雜瑞煙于綵仗雪殘鳷鵲耀初日于金鋪蓋紀實也初欲用香直麒麟以對雪殘鳷鵲皆杜工部詩然殿上今無麒麟不若狻猊爲得實

三省密院覆奏朝殿所得旨

淳熙丁酉四月五日垂拱殿大參侍班以使相趁起居訖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祇候李處和幷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皆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途踵相攝街司促光祖等避道光祖等曰參政能得幾時其實朝路吏卒兼喜生事在前故緩行以軋後乘在後則追促前者蓋常態也光祖隸籍三省首司處和隸籍密院一時輪差而往茂良聞之大不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覿往致謝又明日覿令幹辦官楊師顏申省云光祖處和幷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今月五日隨關府朝參回于轎後行馬不期參政頭踏相繼有失迴避除唐章別作施行外其光祖處和申所屬施行上謂茂良先權衙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亟下臨安府杖一百勒罷八日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九日茂良當致齋待罪不入午後差御藥林椿年宣押赴堂致齋收回御批五月二十五日戶部郎官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黃上用廓然意固有在而光朝適與茂良同鄉相善不能無疑二十七日光朝改權工部侍郎力請祠六月三日除集撰與郡七日茂良求去降詔不允八日再上表又不允九日第二押晚批出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謝廓然對十一日茂良再辭鎮江又不允十四日早廓然再對未時茂良內殿朝辭許免鎮江十五日茂良落職放罷行廓然章疏也予于是覩之姻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經批聖旨非是乞朝退逐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爲徑斷直省官而設也上大以爲然自此每事于奏目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以爲常是月末有蜀人張唐卿者玩之姪孫趙雄在密院力主之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而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物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宣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爲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乃本朝大典故史官必不詳知本末故備言之七月十六日廓然又論茂良散官英州安置

記恭請聖語

淳熙七年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曾覿奏三月十八日車駕詣德壽宮恭請太上皇帝壽聖皇后于是乘輿至大內開于凌虛閣下三面設牡丹酴醾花皆竹級高數尺一面垂簾設樂庭下樂作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就坐今上初欲著帽御赭黃袍玉帶太上皇帝宣諭止之止裹赭袍赴太上壽聖皇后榻前各再拜太上云毋拜令左右扶掖今上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進奉儀物酒三行太上皇帝壽聖皇后聯步輦以行今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顯敞不加丹雘太上皇帝指以示臣覿云營造如何臣覿奏曰宏壯精巧二者兼之臣不聞營造今開府儀同三司鄭藻留心于此嘗向臣言京師亦未嘗見如此之工也太上曰是今上皇帝即日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賜且瑩潔無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數行至水堂中路石橋上肩輿少憩而對酴醾花架高柳參天酴醾引蔓垂梢而下共長丈芳菲照坐馥郁襲人今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再三今上云苑囿池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積累之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云吾兒聖孝感通神明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爲無功臣覿奏曰父慈子孝家給人足可謂太平之盛臣覿目觀斯宴超冠古今

可無紀述以示外廷慨不揆紀實以備執史筆者之罔云三月二十五日三省奉聖旨宜付史館

記黎州事

淳熙七年夏興州都統制吳挺興元都統制田世卿密中黎蠻自四月二十三日犯漢界本州駐劄路分統領高晃不日失于措置迎敵錯亂失利退入州城致蠻人深入抄掠一李制置使胡元質既調發緜州屯駐軍一千五百人（係興州軍馬）又調潼州屯駐軍五百人（係興元軍馬）急於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制置司仍起復前成都鈐轄成光延節制司馬與本提刑折知常制司參議官呂某運司主管官唐某並往黎州是時蠻人已退而官軍冒暑遠涉疲勞病瘴光延晃僥倖功賞驅率將士于盤陀嶺修築堡壘晝夜不休虛發捷旗公肆誕謾至六月九日蠻人于三角平出沒誘致官軍光延晃遣率兵赴之既爲蠻人所乘即上馬先遁蠻據羊納陰橋截斷官軍歸路墜崖死亡甚衆遂棄新堡軍須糧食蠻人進至富莊城距州城三十里城中擾亂幾至失守統領武懷將官張琦皆死官兵死者四百餘人瘴疫死者不在其數令制置司又亟調兩都統司劍閣利州屯駐軍三千人比之緜州潼州軍馬道里又遠豈可使不諳戰陣敗軍之將復蹈前轍望正其罪以慰忠魂雖黎州非挺等所隸邊面而所御兵皆挺等部曲謹具以聞至七月四川制置司胡元質奏黎蠻已返巢穴乞漸抽回大軍並畱戍卒九月蠻進馬三百匹獻珊瑚等乞盟詔卻其獻而許互市初知常以提刑督捕而敗蠻既納款就權黎州十一月十四日夜戍兵利州左軍怨知常不推功賞又令徙居僧寺相率攻州宅縱火作亂知常走避三日

而後歸賊封府庫縱獄囚執通判李照及知常之子三簽判欲俱入番主兵官王去惡率衙兵出城駐相公嶺邀止之得其首領作進石棠并叛兵七十八人械送黎州獄李照復入城撫定軍民雅州巡尉伏路把截亦獲叛兵陳忠孝等五十七名解雅州隨身各有軍器金帛其後胡元質宮觀知常追三官勒停汀州居住光延晃並除名勒停光延達州編管晃軍前自効于是蜀人謗曰胡制置果然胡制置折提刑畢竟折提刑高路分翻成低路分成將軍乃是敗將軍或云此語亦達禁中

皇太子幕次

淳熙己巳九月七日有旨皇太子垂拱殿幕次移在東廊初親王序位宰相下故殿幕宰執在東親王在西既升儲因仍不改予爲詹事時東宮嘗及此予以告諸公不能正也至十二日常朝皇太子侍班幕次移在宰職之上初宣諭時梁相奏乞移皇太子于東廊而宰職過西廊閣門疑宰執過西則使相卻在東予時爲樞密使謂不若只在東廊但移皇太子在宰執上可也閣門云適商量亦如此兼集英及後殿皆然于是遂定

納南郊鹵簿字圖

己巳十一月五日兵部尚書宇文价郎官梁汝永同以劄子納南郊鹵簿字圖如此亦有緣淳熙丙申郊祀曾覬以使相充五使舊例兵部長貳摺字圖而納予時爲兵部侍郎不欲登其門又不容不納然以申狀則禮重乃令吏具公劄繳送自後遂循例它人莫知其所以然大抵朝廷典故出于一時者多矣

郊壇行禮

己巳十一月二十日上自景靈宮入太廟宿齋夜行禮

天氣晴和上喜令內侍諭太史局等常行禮大宴不應丑後自今依時勿得遷就二十一日宿青城午未間天氣忽陰復有旨令今夜若陰則依常時行禮或晴乃用昨日指揮既行事微雨或作或止行禮甚速上既遵太宗故事止就壇上褥位一就行禮不再升降又趣亞獻終獻先登壇伺候既畢止詣望燎位而令大禮使王淮詣望瘞位皆從權也

盤鵰金眼睛紫窄衫

己巳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在景靈宮行宮使甘昇殿帥郭棣所服盤鵰金眼睛紫窄衫與其它行宮使帶御器械不同嘗問鄭興裔乃云此非舊制本徽宗時以殿帥高俅官使相特加寵異餘人紫衫黑花而已近歲興裔之伯鄭藻爲大禮行宮使亦緣官至使相故有此賜昇與棣官未至上特以此寵之所謂金眼睛者以金飾所繡盤鵰兩眼望之燦然

緋紫階品

元豐官制朝奉大夫爲從六品郎階緋大中大夫爲從四品服紫與古不同如唐文散官至朝散大夫方服緋蓋從五品也三品方服紫故文散官金紫光祿大夫亦在正三品近世士大夫爲人作銘誌凡賜紫則曰三品服賜緋則曰五品服失之矣惟歐陽文忠公所作誌文緋則曰緋魚紫則曰金紫

勅用準字

勅牒準字去十爲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爲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攷五代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輩用準字既而作相又合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流

耶大抵朝廷典故若涉同僚共議不問輕重必載例揮改惟吏筆密移則更不復問如西清閣名皆主于宸文所謂天章閣祖宗朝從官人入歷學士待制之類紹興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等是也孝宗一日宣諭丞使借官令稍新郎銜大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予謂龍圖寶文亦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

追班

垂拱常朝宰臣以下先序立殿門內皆南向背殿上以俟追班數年前上自御榻望見衣履于門閾之間（如殿則去閾益[illegible]闕門）遂傳旨令二府在門內東西相向立侍從以下門外相向立

四朝國史誤字

四朝國史淳熙間所進也吉州人蕭服爲御史坐直章縱私錄獄爲蔡京所治竄虔州蓋鄰郡也其家批書印紙常存史乃書爲處州蓋虔處二字相近紹興間因齊述亂改虔爲贛史官偶不思耳又仁宗駙馬李瑋傳兄弟三人璋字公明珣字公粹惟瑋獨無字予作梁汝嘉神道碑其子季祕以玉石硯爲潤筆皆刻篆字乃瑋講道齋所用字曰公炤此書洪邁用功爲多邁號博洽緣出衆手無由盡正其誤也

高宗實錄誤字

史官宜用才學識三長又須專任乃無牴牾近世止作兼職人人爲之高宗實錄成嘗求外祖王給事中韶列傳觀之殊可嘆蓋行狀乃予隆興元年託尹穡少稷撰嘗館中其載宣和間知東平府卻回詔東封父老一事最爲奇特當時幾徑罷賴虔奕在從班救止之此見汪藻所進事實可據乃復削去其官止通奉大夫初贈止

光祿後來因子遇恩累贈少保自不應書今直云尉少保何其誤也又曰歷李邴傳邴自端殿朝散郎簽書樞密除尚書左丞例合轉中大夫循宣教郎以下除從官須轉通直郎也傳卻云特轉七官

侍從不帶職正郎奏薦

章茂獻侍郎洵奏薦曲折予告之云外祖政和間任給事中奏補長子籍京官次年與郡該遇後郊大禮係不帶職正郎陳乞奏薦吏部告示謂庶官合隔郊遂引崇甯間慕容尚書彥逢亦是前郊係從官次郊正郎不帶職作初遇放行後來范至能任中書舍人奏補子京官次郊以朝奉郎集撰知靜江陳乞奏薦緣渠爲不曉事吏人獻說引會任諫議大夫以上以理去官遇郊依見任之條乞奏京官吏部阻難不行不免告之云此法固然但有注腳云中奉大夫方用此令蓋中奉自不隔郊止是與京官恩數耳今官未至只合如外祖例陳乞彼自無詞後遂得之

二老堂雜志卷之三終

二老堂雜志卷之四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賢關邊瑣

太學賢士之所關而近世以關爲實字邊瑣非邊徼乃文書之錄耳士大夫亦多誤用夏英公永興謝二府啓云議西鄙之羽書按東臺之邊瑣乃爲合理

辨宋景文公任器字

宋景文公博極羣書其筆記云余見今人爲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抵每亦自愧常讀式目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荷擔之具雜見子史中何言未詳予謂周禮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

陳無己字稱歐陽公

陳無己作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曾子固則曰南豐先生又曰先生之后陳師道嗚呼無己學于南豐尊之宜矣然尊其父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也無己何尊焉至于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

記陸務觀二說

陸務觀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就令撿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于冊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又曰元豐中何洵直請改歸陝之陝從山以別陝西之陝朝廷從之下少府監改鑄峽州印監丞歐陽棐言陝從兩人陝從兩入不當改然卒用洵直言改之

辨楮幣二字

古有三幣珠玉爲上金次之錢爲下自秦漢專以錢爲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

為楷幣自以為雅通上下皆傚之遂入殿試御題乾道中試賢良李垕時相葉夢錫委密院編修官樓鍔代撰策題其中亦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人創楷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為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賢良亦復通用詩皇聖政錄亦循例用之矣

楷木

笏飾以楷木為上予家世傳一笏登第者乃許執兵火後舊物無孑遺獨此笏在予慮爾曹子弟未有能當之者木紋縱者如點橫者特異于他木出于兗州之孔林頃在長沙見教授項安世云其婦翁任濬嘗倅階州境內產楷槐疑即此木蓋孔子時武都屬氏羌未通中國弟子自遠方攜植冢林中後世轉階從木而音則同

臨安四門所出

車駕行在臨安土人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圃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嚴州富陽之柴聚于江下繇南門而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云

辨知後典誤

唐藩鎮子郡院有知後官五代會要載晉任節度至刺史等則貴本道進奏知後院狀唐明宗問趙鳳進奏官比外何官鳳曰府縣發遞知後之流上曰乃吏卒耳本朝諸縣至今各有之掌付受往來文書其來已久楊大年別集第六卷答董太傅書云本縣知後官遞到書一封此其證也予年十五六時見一親戚初權縣知後典展參怒曰汝鹵莽乃以祇候為知後乎予竊哂之後十餘年則所在往往改稱祇候矣比官湖南讀新修長沙志亦用祇候字因命搜舊牘惟五十年前潮陽劉昉方明為守嘗令改正隨即如故

亭堂單用二字

凡亭堂臺榭牌額單用所立之名而不書亭堂之類始于湖上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往傚之今無問賢愚例從之矣設若一字如名怡亭快閣之類又當如何也

蟄燕

予嘗記歲暮舟行吉水江路值天氣暄甚偶岸圮蟄燕滿江而飛又寓崑山時歸家拆舊土橋易以甎石其中皆蟄燕以此闢海上烏衣國之說後見朱翌新仲倚覺寮雜記亦載此事且引晉郗鑒為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又引元稹詩春風吹送廊廡閒秋社吹將嶽孔裏其理甚明

卜昭慶鐘

臨安西湖南山昭慶寺有鐘在樓上東坡寫竹尙可辨竹下題云夫子方明弼康道嵩甫子瞻同遊南昭慶寺庚午八月日題予紹興庚辰往觀明年再往則已茫昧後移往鎮江府謝后功德院不復可見

牛魚

紹興辛巳予為秘書省正字正月癸未迎駕同館王十朋望見周麟之樞密目為魚頭公問其故云前歲為大金哀謝使虜主喜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公稽其首歸獻于朝故有此號虜中甚貴此魚一尾直與牛同（實齋物類相感志引博物志云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海牛島其牛無角足似龜長丈餘尾若鮎云）

齒後官卑主事

省中合夏藥予以齒後衆人嘗主其事洪景盧云京師宰執入人右丞以官卑掌堂厨亦此義也

省吏補牒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省吏自孔目官沈擀而下遞遷一級皆給綾牒贊辭如補太學生者其首云牒件某人云云其末云補充史館某職蓋熙寧以前定本也

州名爲戲

或云京師省榜將出人謂秀才得則閬州梓州落則邛州漢州蓋取州名侮之也

割龜

客云欲放龜嘗割其甲如是乃不神而可以全生

薺花

客云清明日收薺菜花懸燈上可避飛蛾

蟠桃核酒杯

九月己卯讀張唐英後蜀紀事孟昶二十年十二月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核酒杯云得于華山陳摶賜帛五十疋因記先世嘗藏桃核可受酒二升與此正同

治頭風方

張大猷大監云治頭風而吐瀉用枳殼白朮末煎湯下青州白丸子神効李輿幾左司中也

以名相戲

辛巳正月癸未校書郎馮方云劉敏嘗因事戲王覿云公何故見賣王答云賣公值甚分文各指其名也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即呼萬歲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兀朮且至矣梁汝嘉再召朝廷復欲

處以戶部尚書寫閑字石曰門字爲兩戶必再爲塊官十八日見帝或又書閑字石曰公五改官日有餘而月不足亦謂門字也其人果因以閏月計數少十八日又有以此字問之則曰士也門中有人就木已而皆驗旣歸蜀人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爲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遇于塗告以歸不能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每于肆中以牌寫千字不識字者任其所指禍福皆應邵溥尙書第三子不肯遇其拆字卽加窘辱石甚畏之石在徽宗時嘗特補承信郞後因范覺民作相討論追奪一日詣石我能拆字石詰之則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不還不能出頭聞者大笑

州郡請印牌

予少年隨侍見州郡請印銀裹牌其下併刻舊官押字新官旣上執書者唱云取指揮劈牌卽以刀碎之意不以爲然其後守潭則請印銀牌下無押字遇請印旋押印出卽拭去遂免交承劈牌似爲得體不知他處今如何又三省樞密院于牌之下用紙糊封而請押字若遇改易不過換封亦有體也

漳州少侍從

淳熙十二年八月祭酒顏師魯除權禮部侍郞師魯漳州人自言本朝二百餘年雖士人不少然未有官至近侍者攷之雜說唐元和中嘗有潘存實爲戶部侍郞然亦不審也

憲臺

憲部刑部也憲臺御史臺也今直以諸路刑獄爲憲雖聖旨處分勅令所立法及凡安撫提刑司處皆以師憲爲稱而提刑告詞並曰憲臺其失多矣

辨幞字

帊幞之幞音服當如此寫故玉篇與帊字相連今通上下皆作襆字乃福音如學士院自祖宗時賜外蕃及羣臣進物皆云夾襆今旣重複不應又用夾字

種植之法

史直翁云種竹法正月用一日二月用二日自是隨月定日無不活者慶元丙辰春故人前梧州守祝華縱張相過云頃在嚴州見康與之以糟雜細糠和土種竹隨即茂盛明年生筍成林種荷花以羊角提水池中立成又永豐宰汪文振子泉云臨安貴人家種竹木以麥拌土實根下雖盛夏亦生

張循王賜第

張循王俊賜第以紹興壬戌六月六日蓋造至嘉泰壬戌六月六日焚蕩惟餘一樓甲子正周亦異事也

天井巷井

臨安府有天井巷莫知其繇壬戌歲張循王府房廊遺漏掘得古井闊數丈其水甚清井口刻後唐清泰二年開蓋錢王時也今以嘉泰二年復出方悟巷名以此

紀夢

丁丑十一月二日甲子夜夢從人問出世法甚切而不許大略告以世祿薄福基淺毋貪祿以招禍縱慾以損年此殆周官所謂正夢耶壬午三月戊戌雨夜夢題門關曰宵逛

曾少監夢

徐漢英宮教云今軍器曾少監乙卯省試夢汪汪作狀元遂改名汪以應之是年汪洋作魁而特奏名第一人乃汪喬年也二汪皆信州人

記李秀叔夢

乾道中李彥穎秀叔爲吏部郞官嘗語予夢李泰發參政相訪爭坐主位泰發云我李參政也秀叔亦云我李參政也紛爭久之又出一紙記貲降兩府姓名予戲之云公必爲參政秀叔亦自喜至淳熙中龔茂良實之旣去秀叔以參政行相事會史浩直翁將再相出知紹興府後數年再召復與予同爲參政樞庭闕長子嘗進彥穎以其先進當遂也壽皇不可秀叔嘗曰只爲同知亦何不可蓋疑前夢也不數月坐諫議大夫張大經論列而去信乎宦職皆前定也不特如此二人皆有子登甲科年皆八十餘但泰發早達晚困秀叔晚達而享福以終耳

記先太師先夫人壽數偶同

先人年三歲能指姓字政和中上舍釋褐第一除京秩當爲學官而時宰不樂除邠州教授到官未幾朝廷知其非遂拜太學博士平生讀書一見輒不忘下筆輒數千言少以功名自期嘗北遊幽燕西至涇原覽觀形勢建炎初奉使湖南卒年三十八歲先妣曾高以來皆守邊外祖始登元祐甲科政和中仕至中書舍人給事中歷帥守靖康元年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卒外祖母蓋宋元憲之孫也先妣早寡事姑婦盡孝博通經史親教二子于孩提且擇良師友與之處旣歸甯而外祖母卒號慕切至日惟一蔬食晝夜誦佛書逾年而卒年亦三十八

記先夫人損壽

先夫人生于崇甯壬午而以紹興戊午棄世始某聞之

陰陽家云夫人壽當至四十有七凡精于星者其說舉同丁巳春外祖母淑國夫人宋氏病甚先夫人然臂刲股無所不用其至又請命于天願損己十年以益淑國淑國竟薨明年先夫人亦卒蓋年三十七矣陰陽家說固未可深信然何爲數之相符也世俗皆云所損壽以益人者所損如其言然則十年之夭其偶然耶抑有謂而然耶某嘗痛心疑之後讀眉山唐子西母史夫人行狀見其因夫疾殆請死爐香未絕史疾暴作卒以不起乃知世俗之說不盡爲荒唐矣雖然史氏爲其夫耳夫安而已亡猶可解也若母則爲親也可謂孝矣既不能已親之疾而徒損壽焉彼蒼者天獨無以相之歟噫嘻痛哉

二老堂雜志卷之四終

二老堂雜志卷之五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記崑山登覽

紹興戊寅正月一日予在平江府崑山縣挈家同邑宰程沂詠之遊山寺寺名慧聚負山爲居小院星列而氣象粗閎麗唐朝塑像開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畫今漫滅不可辨寺有山王堂土人奉事甚至故歲時遊者輻輳而僧業亦有所賴云上月華閣陟中峰訪古上方下視陂田漫漫蓋其佳處也張祜嘗題詩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甚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烟竹裏邨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荊公安石通判舒州日被檄來視水滸游覽竟日夜讀此詩至凌虛勢欲吞大喜曰好與一吞遂次祜韻峰巘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邨地偏來客少幽興抵柴門孟郊亦有詩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對石牀錫杖莓苔漬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場安石次韻僧蹊蟠青苔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蘿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迮冠蓋場崑山在蘇爲大邑求一畝之園乃不可得所謂行樂之地惟此爾後遭焚蕩一空

記金陵登覽

紹興戊寅春予赴金陵教官古迹雖載圖誌然不能盡攷姑記二年閑足迹所至者賞心白鷺亭在城上元豐中東坡舊題云江山之樂傾想平生天慶觀吳治城故基下臺基在焉李氏有江南立忠正亭于其北穿地得斷碑名氏尚存徐鉉爲記本朝慶歷中知府葉清臣又

封墓刻石表之故亭爲忠孝前帥葉夢卿記臺之祠堂甚詳猶未刻石府學門外下臨秦淮有舞雩亭其傍有眞儒堂甚雄壯太守王循友爲秦丞相設也今廢保令寺在城中初開寶中王師下金陵昇元瓦棺皆燬飛烟惟保令獨存建炎間遂不能免土人云高宗移蹕之初以爲行宮寺後舊有覽輝亭鳳凰臺臺亡亭已重立登臨豁然李太白所謂山落水分劉步得周遭故國之句皆在目中下瞰城邑歷歷可數老兵指寺左營寨中堆阜云此凌虛臺也其右營寨云瓦棺閣故基也雖皆道聽塗說參攷昇元寺要在城內西南隅云長干寺故老相傳廢于梁陳閒南唐以其地爲徽從官營本朝天禧中地發神光詔復興焉今但曰天禧寺非承平時屋矣古有阿育王女所制銅像唐武德中京師取去僧當尚記劍以睫流俗又出佛牙傳大士履片梵書貝多葉水精玻瓈等寶云昭陵賜物也寺之南軒甚明爽前臨大池面對雨花臺又有北窗與城相直土人以城下路爲王謝烏衣巷云鹿苑寺在城內寨中相傳佛座後石穴即蕭梁郗后蟒窟未可信也舊有子隱臺井堂今惟一碑存寺甚破弊府治玉麟堂頗雄麗晁謙之侍郎造其傍即後園中有山光閣端明殿張公新創于眺望甚宜而褊隘樸拙蓋惜費耳金陵舊內李氏宮城爲牙署車駕南渡復取爲行宮而以漕司爲府治云東門即白門也五里至保甯寺本王介甫舊宅元豐中奏捨爲寺賜今額兵火後故屋數間土人但呼半山寺言自城去蔣山十里此適半塗也迴野之中雞犬不聞介甫居時已如此介甫入城必以小舟循溝而西若東過蔣山則跨驢云頃之至蔣山精舍蓋王氏功德院近年棟縡重造

殿甚華煥有修武郎某人脫尺籍與其壻然指苦行前後化錢帛助土木費以萬計寶公塔在鍾山頂此山孤立于蔣山之內坐木末先照新月三軒形勢皆可見問寶公刀尺幣太宗時取入內矣今無古物惟秦熺施錦衣七寶念珠而已飯罷筍輿訪八功德池水皆山行中路有支徑過定林子柔步徑予負杖以俟回望萬山甚平闊亦見大江既而子柔歸云定林無足觀遂同至池上移時乃下山復與子柔馳馬穿松林約四五里到介甫墳庵一僧守之平甫和甫元澤諸墳相望也日斜歸憩半山主僧出介甫畫像屋壁之後陷小碑刻介甫謝公墩絕句及它詩數篇自蔣山望幕府覆舟諸山氣象甚佳清涼寺在西門外卽石頭城也前臨江後依山以其當暑而涼故以名寺或謂齊梁之別宮異時最爲名剎今方葺治但存形勢耳李氏祭文及堂榜俱存刻石靜照院南唐報慈寺御前諸軍教場在北門外古元武湖陂平瀦水蔭出今爲平陸城中鐵塔寺閒有二鐵塔甚奇元懿太子殯堂在焉不可入漕司北廳乃王介甫宅既捨半山寺遂居城中府中有三段石吳孫皓時碑城中青溪入秦淮頗堙廢道邊有廟塑二女郎云張麗華孔貴妃也南門外有鐵索寺或曰東晉時尼自西竺來爲譯此以居之忠襄楊公廟楊名邦乂字敏道吉水人建炎閒倅金陵虜入破城寺臣納款邦乂罵賊而死朝廷贈恤加等前帥葉少蘊左丞嘗作廟碑近得其本贊育位者刻石有所避故不果賞心亭望城外新開河或云王介甫作守時開以避欒家磯數十里之險土人又云頃兀朮陷金陵韓世忠閼之甚急一夕穿別港遂于江而遁亦名新河華藏寺未兵火時竹木茂盛棟宇

輪奐府寮暇日輒來投壺飲酒今無復此景矣南門外有高座寺經兵火無足觀土人云異時松竹幽邃名藍也予按梁慧皎高僧傳載西域帛尸黎密多羅晉永嘉中到中國時人呼爲高座（疑若今時謂僧爲上坐高僧傳云孫權初立塔寺故號建初）値亂渡江止建初寺王導庾亮周顗等皆重之咸康中卒年八十餘葬石子岡成帝爲樹剎冢所後有沙門于冢處起寺仍曰高座寺云石子岡者孫峻投諸葛恪尸之地三國志恪傳云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至今岡下民皆亂葬其來舊矣上雨華臺凡此邦山川城郭皆見之其高又出覽輝之上而數椽新創岡巒猶赭方稍爲栽插計又春時酒官輒取爲旗亭甚不稱也按唐道宣續高僧傳載梁僧法雲嘗于一寺講妙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講說方去卽此臺得名之繇法寶寺相近予問諸父老但能指似三閣移基耳按吳志孫權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今城東北覆舟山是也六朝臺城雖稍南徙然其大半猶在今北城之外故出北門數里地皆平衍其又北今教場地方爲當時元武湖也南唐立國宮室城市益辦西南本朝因之故昔之冶城乃在今城內爲天慶觀而晉之石頭城以塹外處今僅在西門外昔之朱雀航跨淮水亦爲防遏之衝今則包之城中矣蓋自吳以來凡三徙每徙則捨東北而就西南至于面對牛首山以爲天闕左映鍾山龍盤之勢右帶石頭虎踞之形今爲得之主僧奉深年五十餘頗能道舊事云兵火前寺傍皆園亭四時遊者不絕今盡爲營寨惟此寺不經焚毀講堂甚庳相傳南唐舊屋也殿側奉寶公像云梁朝所刻就使不然亦已久矣寺前三品石各高丈

餘甚醜怪一名關石政和閒舁致京師而辱井石欄又在今行宮中遺跡無復可見歎息而已辱井者三人俱投之井也在寺之南甚小而水可汲意其地實是而井則可疑世傳二妃將墜淚漬石欄故石脈類臙脂俗又呼臙脂井或云以帛拭之尚爲此色豈有是哉奉深言舊有井亭揭詩牌數百今亡矣又云某猶見居民閒鋤地得柱礎刻蛟龍甚精巧殆宮殿遺物民皆屑之

記鎭江府金山

山在京口江心號龍游寺登妙高峰望焦山海門皆歷歷此山大江環遶每風濤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別有小島相傳爲郭璞墓大水不能沒下元水府亦在此承平時寺極盛樓觀幾萬楹兵亂後十無一二紹興末復遭回祿以厨使年例登賞官亟營葺之復不逮于前惟自歙州門過經藏歷經兵火巋然獨存當時歙人造此因以爲名諺云金山山裹寺焦山寺裹山

記太平州牛渚磯

己卯九月中申自宣城考試回過太平州回至采石鎭渡夾登牛渚磯（凡有石出水曰磯）俯見大江闃然犀之取禍傍顧荒臺痛捉月之隕身遙瞻西岸思樊若水之獻策登臨雖樂隨以悵然中元水府祠在磯上又有蛾眉亭望天門山最爲絕景天門山卽東梁山西梁山在太平州之南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謂此也望夫山在鎭之下十里太白姑熟十詠之一也世傳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臺而梅聖俞詩云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下應暴落饑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蓋信此而爲之說也舊唐書本傳乃云白飲酒過度死于宣城新唐書云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而卒（是時當塗未爲州隸宣城）

而陽冰序白集亦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予爲集序初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故史氏爲白諱邪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姑假以發新意邪否者白誠不幸與極而忘生亦哀之而已何以諱爲哉

記西湖登覽

壬午三月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同行上風篁嶺酌龍井入壽聖寺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辯才畫像觀乙亥二月與張德莊周孟覺同游時題字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能道元祐間諸公談論自言得于其師云午飯後過長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與國器弈于山亭小酌而去道傍有六通院無足觀遂繇支徑抵鄧氏時思庵庵僧導至石屋蔽空可愛進尋水樂洞聲如今琴筑音節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上烟霞嶺國器子禮至中道憚其險予乃與泰之自往至寺亦憊矣少休秉燭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闊近城郭不易得也歸飲淨慈食雞甚美徵事戲爲聯句數十韻如日曙雙月擴一之類語甚工

易安齋

易安齋溪石背開髣髴虎邱之劍池但小耳由徑甚邪狹斬曲木隨其形勢而爲欄楯其上有數小亭傍結草庵僅容膝自窗中望濤江際天如發雞窠也僧宗表年八十八上遇郊禋宿齋往往過之至今設御榻而皇城司遣親事官爲閽者

記閣皁登覽

乾道癸巳春予蒙恩守富沙郡自廬陵舟行望東岸山勢連延如豫章之西山舟人曰此閣皁山也行次清江引疾丐祠冬十月始得報可遂以丁卯黎明肩輿爲閣

皁之游初謂嶠嶺路差近至則峻甚約三十里乃抵山門閣言山形皁言山色（按樂氏寰宇記此山爲神仙之修館舊隸吉州今屬江之清江縣）蓋七十二福地之一惟凌雲峰最爲峻極漢張道陵丁令威吳孫權時葛孝先皆有鍊丹壇井（閣在後山頂不果遊）流水號葛憩源葛君燕息處也水自宮後出流半里餘聲潺潺行石閘橋跨其上號鳴水臺傍有古杉根圍數丈十餘年前爲過客所焚（宮中尚有古杉一株樹枝四出盤如鹿角不知其幾年矣）入門即御書閣橫連十一間繇閣而望四山環合僅有一徑斜出其外復鎖以華山兩重（江行望之連延如兩山）眞神仙窟宅也閣後即壇墠以修廊又其後即殿宇道士數十房分居左右各治廳館頗華潔仍爲樓以奉像設有足觀者按古碑此本靈山館焚于隋至唐有道士程信然望氣至此掘得鐵鐘一口下有玉石像一座高尺餘遂立草堂先天元年孫道冲始立臺殿賜名閣皁觀大唐三洞道士許元貞撰山記云吉州屬邑曰新淦去縣癸地八十里有閣皁山山北有金仙觀相傳丁令威修道之所寶應元年亦移于此令威壇井及石上履迹存焉咸通中遭火惟古鐘玉像存尋有處士楊薦父子次第葺之（已上並見唐咸通元年進士許元眞記中所謂玉石天尊像甚小而重又有兩字云得立亦玉石也鐘在殿側視其文乃咸通十三年鑄而云隋開皇十四年鑄何也豈刻有款而不存耶）本朝熙甯間吉州通判雙漸郡人中大夫楊申及元祐中江西運副張商英等並有記事多異同蓋失于互攷耳大概言此觀在江南李氏號元都至眞宗祥符元年避諱改崇德觀天禧庚申嘗經火熙甯丙辰又火政和八年用守臣之請改賜崇眞爲額給元始符神銅印一授法籙則用之蓋天下受籙惟許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龍虎山與此山爲三云晚管轄道士李漢卿知客王次鼎來遺酒道士

陳彥舉者年七十五稍能詩以二扇爲贈又出政和中禮部給經論科出身黃牒且云嘗爲丹林郎猶文臣修職郎也夜宿客館說天復四年孫偓李洞宋齊邱沈彬孟賓于徐鉉陶淵詩牌本朝陶弼有詩得道之士伊夢昌有詩又有通判陳孟陽長韻備通山中景物常平周彥質三詩亦好圖經河圖記云諸山之形宛轉朝揖大則如城小則如閣草木茂異土良水清戊辰早瞻玉像及四朝御書（太宗眞宗仁宗德壽宮）芝草（封禪泰山凡得一十八萬有餘分賜名山宮觀而二体在此）葛先封冲應眞人告（崇甯三年勅給書遂行）授籙印道士徐次堅識予于廬陵邀至其院求快軒詩未暇作也李漢卿再具飯遂行繇白坑入沙路岡岡之下有龍興院飯僕而行地頗平非嶠嶺比晡時復至舟中

二老堂雜志卷之五終

曲洧舊聞

朱弁撰

四庫全書提要

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弁字少章。朱子之從父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文獻通考載弁曲洧舊聞一卷。雜書一卷。骫骳說一卷。此本獨曲洧舊聞已十卷。然此本從宋槧影鈔。每卷末皆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字。又惇字避光宗諱。皆闕筆。蓋南宋舊刻。不應有誤。必通考誤十卷爲一卷也。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留。越十七年乃歸。而書中有臘月八日清涼山見佛光事。云歲在甲寅。又記祕魔巖事。其地在燕京。又記其友述定光佛語。云俘囚十年。則書當作於留金時。然皆追述北宋遺事。無一語及金。故曰舊聞。通考列之小說家。今考其書。惟神怪諧謔數條不脫小說之體。其餘則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於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惟其中間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故改入之雜家類焉。

曲洧舊聞卷第一

宋　新安朱　弁少章撰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登梯且發鑰。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豈以道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爲萬世利者。今實錄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愼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矣。詢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車駕至太原。亦徇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即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纛。禁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旣還內。左右密

務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奏乞翦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親覩猶有見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太祖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遣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譏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設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己上。一日即位。無所易置。左右指使皆委靡聽順。無一人敢偃蹇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即叱去之。如太陽東升。焜燿萬物。無敢仰視者。蓋其天姿聰度。果爲命代真主。豈容測度哉。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啓。太祖以重違太母之約。不聽。太宗即位。入盧多遜之言。怒甚。召至闕而詰之。韓王曰。先帝若聽臣言。則今日不睹聖明。然先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媼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穫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訛。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內中酒盞、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嘗飲之。即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眞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釂。獨李文靖沆終席不懌。明日早行、王相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宜勸甚歡。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嘗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干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爲之。則耗帑藏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意表、則何以支梧。沆老矣。茲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祠室中。而日拜之。予嘗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皆同。

眞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秘讖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立賢雖曰無方。要之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爲言。而不知此讖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觀世間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陵雅欲用爲宰執。用事者忌之而止。迥即文元公也。

王文正爲參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同對。未果。每開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母鍾愛。茲事頗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留身面陳其事。得旨。晉曾亟率行禮。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留。晉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陳其姦邪狀。帝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幞頭曰。頭癢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閽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臥所有。各隨身。不許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寵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質肅公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

於位。裕陵親奠。索其影帳。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真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乃歎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戶繁盛。在本路爲最。大臣建言。請增置監臨官。下漕司相度。及問本鎮願與不願。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比進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計。遂別生事。因爲名也。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愛民也深矣。（或云下一說）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長卒於位。

仁宗皇帝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景文曰。卻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於是遂止。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即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既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即付臣。無爲近習所賊。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以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伉聲聞。而能

如此。蓋過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爲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喻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二公爲真宰相。歐公爲真內翰。而康節爲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陛辭日。面請聖訓。上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得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每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漏也。如民監本是時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前代帝王間有留意於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當未明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過浣濯隨破隨補。將徧猶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爲笑。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靡飾爲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間也。

仁宗時。獻先君立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姓名。晁以道嘗爲予言。閱歲久。又經此喪亂。若史家又復不載。可惜也。

溫成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閣中。極懽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溫成云。此間亦無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懽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翼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釐務。處於邊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慚愧而死。

昭陵講惜名器。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格引見。上悲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畯安得不沈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柬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安可不勉哉。

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論。近日亢旱。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

庶幾可以回天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趣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覽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盛文肅鎮廣陵。蘇參政某客遊過之。嘗獻書。文肅一覽大喜曰。觀君之才。宜應制科。對曰。下走竊亦有此志。顧朝夕之養是急。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文肅曰。吾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蘇亦不辭。文肅乃爲之歸。朝又於公卿間爲之延譽。後三年。遂中制科。前輩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時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張錫字暇之。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罷之。

蔡君謨得字法於宋宣獻。宣獻爲西京留守時。君謨其屬官也。嵩山會善寺有君謨從宣獻留題尚存。東坡評本朝書。以君謨爲第一。仁宗尤愛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君謨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欲詔君謨書。君謨辭曰。此待詔之所職也。吾其可爲哉。遂力辭之。

晁以道嘗爲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二楊叔姪以詞章進。刁衎杜鎬以明習典故。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爲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三代風度。慶曆間。人材彬彬。號稱衆多。不減武宣者。蓋諸公實有力焉。然皆出於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蜿蜒磅礴。眞能爲國產英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其時見余文集中。

祖宗平僭亂。凡諸國瑰寶珍奇之物。皆藏於奉宸庫。自建隆以來。有司歲時點檢之而已。未嘗敢用也。至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日。仁宗入近習之言。欲一往觀。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詔擇日開庫。設香案而拜。且言祖宗混一四海。創業艱難。此皆諸國失德不能有。故歸我帑藏。今日觀之。正可爲鑒戒。若取以爲玩好。或以供服用。則是蹈覆車之故轍。非祖宗垂訓之意也。詞色嚴厲。中官皆恐懼流汗。后之用心。豈不深且遠哉。

曲洧舊聞卷第二

張康節守秦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不必讀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

厚陵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地之兵。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去。

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奉事兩宮太后。盡心色養。有臣庶之所難能者。慶壽寶慈宮在福寧之東西。天子朝夕親視服膳。至通夕不下關鍵。母弟荊揚二王已冠。猶不許就第。往還如家人禮。皇太后於二王亦未嘗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乞請使出閤如故事。帝以爲間親戲孝。黜之於外。

裕陵務快崇禩安廟。且欲改卜疑闕。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諫。一日潞公同對。見衆人紛然而莫得其說。公徐曰。陛下必欲遷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則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議遂罷。不復言。

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並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申公曰。不知陛下有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則妄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款甚洽。其唱和詩亦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判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爲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坡曰。予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爲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寧中三經義成。介甫拜尚書左僕射。呂吉甫遷給事中。王元澤自天章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力辭不受。裕陵欲終命之。吉甫雱以疾避寵。宜從其志。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吉甫未幾以鄧綰等交攻。出知陳州。而發私書之事作矣。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姓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聖旨。蔡持正既下殿。謂同列曰。此事烏可。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宮車晏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名正其罪。紹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貽禍不獨搢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黃門出紅羅一段。密諭之曰。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見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於梓宮前卽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備皆倉皇失色。宣仁遣宮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黃門卽邵成章也。岐邸之謗大熾。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於巨璫。巨璫呵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神宗皇帝喜談經術。臣下進見。或有承聖問者、多皇遽失對。范忠宣謂立法本人情。怨讟可慮。當祿之際。累數百言。且曰。願陛下不見是圖。帝曰。如何是不見是圖。忠宣對曰。唐杜牧所謂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爲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趙元考彥若。周翰之子也。無書不記。世謂著腳書櫥。然性不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方論藥方。有一藥不知所出。雖掌禹錫大卿、曾經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問之。渠必能記也。時元考在下坐。對曰。在幾卷附某藥下。在第幾葉第幾行。其說云云。檢之果驗。然衆怪之。曰。諸公紛紛而子獨不言何也。元考云。諸公不見問。某所以不敢言耳。元豐間、三韓人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序有斷非白野之詞。輒效背府之小之句。神宗問背府事。近臣皆不知。因爲元考。元考對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間難言也。容臣寫本上進。本入。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言語。因問大臣趙彥若何以不肯面對。或對曰。彥若素純謹。儕友不肯見其顏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也。上嘉歎焉。

郭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用偷邊財賦。逮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自後逵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稱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爲老成罪。韶往時苟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

夢叢眞是不識濁淨。其可貴哉。

宣仁同聽政日。以內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錄寫。各爲一大册。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藏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於潞韓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哲宗御經筵。講讀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手中獨用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間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蕃。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建中靖國間。虞策經臣除吏部尙書。正謝日猶辭不已。且曰、臣聲望實不逮王古遠甚、而陛下以臣代之。人其謂陛下何。上曰。王古雖能去。朕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焉。

元祐姦黨籍。用蔡京之請也。始刻石禁中。而尙書省國子監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寧四年冬。因星變上命碎之。時國子監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千佛名經。其後歲月滋久。據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耳。未幾器之之訃至東里。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嶽新攜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語。而客皆抆睫。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奈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效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而歎服之。

張才臣友元言。溫成有寵。慈聖光獻嘗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語宰相梁適曰。廢后之事如何。適進曰。閭巷小人尙不忍爲。陛下萬乘之主。豈可再乎。前廢郭后也。帝意解。因問光獻曰。我嘗欲廢汝。賴梁適諫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廢、適之力也。後適死。光獻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萬作醮。帝適見其事。問之。光獻以實告。帝默然。自後歲率爲之。至光獻上仙乃止。才臣退傅文潞公諸孫也。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屬刺交相慶謝。蓋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遣謝之禮。爲此故也。自新政初。朝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有過犯。雖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霈悉爲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敢正之者。

祖宗時。執政大臣多選聲華望實厭乎公論者。間有失於考愼。而喧物議。則往往務含容之。聽其善去。以全國體。如歐公乞保全孫沔。劉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世喜用新進少年。不嚴堂陛。尊視宰相風旨以快私意。至無瑕可求。則以帷箔不根之事。陵蔑衆醜。殊非厚風俗之道也。

祖宗時、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晁文元任翰長日。以年高、欲留其仲子侍養。乃奏乞免注擬差遣。特恩許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從遂以陳乞子弟差遣爲恩例。乃知員多闕少。大異於曩日也。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用。而皆畏淸議。守廉儉。非公會不敢過享。至有減燭稱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廚傳漸豐。餽餉滋盛。而於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供饋。非時數出。謂之傑巡。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郎爲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設京城邏者。專爲伺察閭閻。有冤枉。及權貴恃勢侮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謗議。民有愁歎則謂之腹誹。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談經術始於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於世。其經術傳賈文元。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莫有知者。當時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肯少屈。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祭文、宣和以來。始得傳於世。

樂全守陳。富公在洛社。以不奉行新法事爲趙濟所劾。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問寒溫外。富公歎曰。人果難知。某凡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未識此人。方平於某年知舉。辟爲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試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公不謂久之。孫朴元忠時與樂全子弟在屏壁後。親聞其言如此。

邵先生名雍。字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年。聞鳥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爲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寧歲。君等誌之。朝廷屢詔不起。後卽其家授以官。堯夫力辭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留告身在本府。俟疾安日祗受。朝廷益高之。元豐末卒。諡曰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官。道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爲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旣到門。堯夫倒屣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於再至於三。叔弼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復報公。公亦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諡。而叔弼爲太常博士當作諡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此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溫公與堯夫水北閒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當自倒。又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爲水所壞。溫公歸。因筆此事於所著文藻之後。久而忘之。因過水北。忽省堯夫所說。觀其屋則爲瓦礫之場矣。問於人。皆如堯夫言。歸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

富韓公居洛。其家圃中凌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遂成大樹。高數尋。亭亭然可愛。韓秉則云。凌霄花必依他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猶興者也。秉則笑曰。君言大是。請以此爲題而賦之。予時爲作近體七字詩一首。詩見予家集中。

晁檢討說之字季此。（廷禎案老學庵筆記云晁以道名說之字伯以）於弼事初符爲予言。富公晚年見賓客。卒其奉使之功。則面頰俱赤。人皆不喩其意。子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勳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

兵不習戰。徒以聘問結釋。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較。則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恥增幣。非吾意也。吾家兄弟皆論之。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爲薛簡肅公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奇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卻胡騎爲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二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字。如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

曲洧舊聞卷第三

范忠文公與司馬文正公。平生智識議論趣向。除議樂一事不同外。其餘無所不同。元祐初。溫公起爲相。忠文獨高臥許下。凡累詔皆力辭不已。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誰云中理。朝廷從之。當是時。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舉。而人至今以爲美談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爲二。乃始驚懼。徧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生前乎。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醾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釂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也。

按狀元之目。始自辟名。（唐一作）而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爲狀元。非也。元祐間。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皆言其事。自此人人不知而莫能改也。

賴穀夫廷試日。胥明仲爲巡察。（按一作官）方往來之際。見穀夫筆不停綴。而試卷展北前。不投入竊窺。甚詫自得。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因舐唇曰。乙起著乙起著。穀夫驚顧。知是明仲。乃徐讀其賦。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禮圜丘二字。自覺破題更有精神。遂唱名果以此擢第。予屢見前輩說此事。所說皆同。

科舉自罷詩賦以後。士趨時好。專以三經義爲捷徑。非徒不觀史。而於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故於古今人物、及時世治亂興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蕭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爲笑。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絕相類。亦可怪也。

李方叔嘗。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也。東坡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爾。然范氏多四乳。故與人異。忠文立朝如此。其化必不與萬物斯盡也。

齊趙蕃塞人物。知許昌日。張文懿能射洪令歸闕。過之一見大悅。以書薦於楊大年。大年令諸子列拜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末。但恨老朽不見君富貴耳。其後果如其言。

張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長七尺二寸。人皆異之。初爲射洪令。有道士崔知微者。謂公曰。吾嘗得相法於異人。公正鶴形。不十年相天下。壽考絕人甚遠。又縣之東十里餘羅漢院僧善蕤。夢金甲神人叱令灑掃庭宇。相公且來矣。詰朝翻經以待之。即文懿公也。蕤語此。文懿謝之云。安有是事。

張文懿雖爲小官。而愛民出於至誠。在射洪禱雨于白崖山陸史君之廟。與神約曰。神有靈。即賜甘澤。不然。皆在令當曝死。乃立於烈日中。意貌端慤。俄頃有雲起西北。驟雷四合。雨大霑足。父老咨異。因爲立生祠焉。

洪州順濟侯廟。俗號小龍。熙寧九年。發安南行營器甲。舟船江行。多有見之者。上遣林希嘗乘驛祭謝。希首至廟齋宿。是夜龍降於祝史歐陽均肩。入香合蜿蜒行禮之際。儼舉其首。祭畢自香合出於案上。供器間蟠旋往來。徐入帳中。其長短大小。變易不一。執事官吏百餘人皆見之。乃詔封順濟王。

陳文惠初見希夷先生。希夷奇其風骨。謂可以學仙。引之同訪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掉頭曰。南庵也。位極人臣耳。文惠不曉南庵之語。後作轉運使。過終南山。遇路人相告曰。我適自南庵來。乃遣左右往問南庵所在。因往遊焉。行不數里。恍如平生所嘗經歷者。既至庵。即默識其室坐。疑忽故處。考南庵修行示寂之日。即文惠垂弧之旦。始悟前身是南庵修行僧也。文惠自有詩八稱紀其事。予恨未見也。

歐公下士。近世無比。作河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羲叟於陋巷中。羲叟時爲布衣。未有知者。公作翰林學士。嘗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則使以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也。

歐公父爲綿州司戶參軍，公生於司戶之官舍。後人於官舍蓋六一堂，蜀中文士多賦詩。予政和初訪蜀人張元常於興國寺，見其唱和詩，頗有佳者。

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戶到，當時爲之紙貴。宋子京得其本，讀之數過，曰，只目爲醉翁亭賦，有何不可。

歐公在潁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棐讀，而公臥聽之。至藩鎭傳敍，嘆賞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

程琳字天球，張文節獨知之。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恐吏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合爲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莫能奪，然當時未知其言之爲利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則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吞嗟焉。（大參[illegible]初納程[illegible]食[illegible]社）

黃鐘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紐不屬，公其謂蒼生何。此謝希深上楊大年秘書監啓事。大年題於所攜扇曰，此文中虎也。予嘗得其全篇觀之，他不稱是，然學博而辭多，用事至千餘言不困，亦令人少見者。大率此體前輩多有之，歐公辭解時亦尙如此，未變也。此風雖未變，近世文士亦不能爲之。

范氏自文正公嘗以清苦儉約著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也。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問之，對曰，鹽豉棊子而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人莫不大笑。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以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往往不知爲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寺蓋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曾肇子開修史時，呂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間，申公當國，或以爲言，公不答，待子開如初。客以密問公者，公曰，肇所職，萬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使肇所書非耶，天下自有公議，所書是耶，吾行其私，豈能使後世必信哉。晁以道嘗爲予說其事，歎曰，申公度量如此，眞宰相也。

呂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爲都司，一日與議論稽遲事，語侵宰執。微仲曰，臺省稽遲，既有白簡論列，則都司亦宜故心。美叔曰，白簡之說，專在宰執。微仲曰，論而當，當施行之，論而不當，自有公議，不宜以語言見侵，便懷私忿。況身在廟堂，宜務寬大，君等無恐乎，未作貴人也，遭些言語，猶容納不得。衆皆悚而退。

予在太學，同舍有誦曾南豐集者，或曰，予何獨喜此。答云，吾愛其文似王臨川也。時一生家世能古文，聞其言大笑曰，王臨川語脈與南豐絕不相類，君豈見其議論時有合處耶。予殊未曉其意，久之而疑焉。後二十年，閑居洧上，所與吾游者皆洛許故族大家子弟，頗皆好古文。因說黃魯直論晁無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予嘗見歐公一帖，乃答人論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負而驕者也。晁之道曰，吾亦嘗見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秘藏，非氣類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爲樂全客，元祐間爲秘書少監，以帖中語考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帖也。

周茂叔居濂溪，前輩名士多賦濂溪詩。茂叔能知人，二程從父兄南遊時，方十餘歲，茂叔愛其端爽，謂人

曰，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爲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以來，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建安尤盛。伊川一日對群弟子，取毛詩讀一二篇，掩卷曰，詩人託興立言，引物連類，其義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渾然如此，諸君尙何疑耶。若勞苦勞求，謂我所自得，以眩惑後生，吾不忍也。非獨詩爲然，凡聖人書熟讀之，其義自見，蔽之於心，終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篤耳。

謝良佐字顯道，韓師朴在相位，聞其賢，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治以大狀先往見之，因其道所以願見之意。士大夫莫不驚怪，或曰，嘉祐治平以前，宰執稍禮下賢士者類皆如此，自是近人不慣見也。

晁之道名詠之，黃魯直字之，叔予敏強記，覽漢書五行俱下，對黃卷答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掩卷論古人行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者。東坡作溫公神道碑，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於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啜茶罷，東坡琅然舉其文一徧，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略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後已聽得矣。東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眞吾家千里駒也。

晁之道嘗爲予言，杜甫論房琯，肅宗大怒，當時人莫不爲甫危之，而崔圓等皆營救。時顏魯公爲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賦八哀，獨不及之，豈賦此詩時魯公尙無恙耶，抑詩人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頃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綠萼梅、千葉黃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璹景文，知予酷好梅也，爲致椒萼綠萼兩種各四根，予植之後圃，作亭，遂以綠萼名之。書曰，他日訪公於溱洧之間，杖屨到門，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紹介也。景文，三韓家少師子華孫也，風采瓌潤，字畫遒媚，亦好作詩，嘗爲都副，人奇才之。

中嶽頂上松林如插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枝柯似枯槎，皮或剝落，有半朵者。僧指云，此是嶽神爲球牌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遂倒植之而去。其言雖鄙俚，而其樹亦可怪也。

鄭許田野間，二三月有一種花，蔓生，其香清遠，馬上聞之，頗似木犀，花色白，士人呼爲鷺鷥花，取其形似也，亦謂五里香。紅薇花，或曰便是不耐撥樹也，其花夏開秋猶不落，世呼百日紅。

密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間，桃自開，其核墮地而復合，肉生滿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銀桃而加美，亦異也。

語兒梨，初號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語兒何義。鄭州郭僎墳隴旁產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兒數歲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輒能人曰，大好。衆驚異，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陳振著小說云，語兒當爲禦兒，蓋地名，梨所從出也。按語兒非產梨之地，不知陳何所據也。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蓋言桃可待，橘不可待。洛下（一作中）稻田亦多，士人以稻之無芒者爲和尙稻，亦猶浙中人呼師婆粳，其實一也。

潩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隱城東南。爲潩洧。其水清。有魚數種。土人不善施網罟。多積柴水中爲罧（潭音）以取之。以擣蒔蓼雜衣大麥撒深潭中、魚食之輒死、浮水上、可俯掇。久之復活、謂之醉魚云。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黃。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爲解霜雨。秦、西北人呼爲豳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爲麥爭場。

草烏頭、近畿如嵩少具茨諸山。亦多有之。花開九月。色青可玩。人多移植園圃。號鴛鴦菊。蓋取其近似耳。

木香有二種、俗說檀心者。號酴醾。不知何所據也。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銀杏出宣歙。京師始惟北李園地中有之。見於歐梅唱和詩。今則畿甸處處皆種。予遊陽翟北四十里龍福寺。寺在超化南亂山中。佛殿前有數樹。樹大出屋而不結實。同遊、朝散大夫許和卿同叔官。本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於臘月去根傍土。取麥糠厚壅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若歲用此法、則與南方不殊。亦猶人炷艾耳。吾嘗試之矣。同叔之人敦厚方實無城府者、其言當不欺云。

曲洧舊聞卷第四

龍福寺據大嵇山腹。前有佛殿。山西有雁翅嶺、嶺下有龍潭、皆取其形似也。寺有伏虎禪師。相傳云。山舊多虎。獵者數人方射虎、有僧來乞食、獵者指虎穴紿云。彼有吾茇舍。食飲略具、可往一飽。僧如言而往。日將暮。寂不聞聲。乃登東巖望之。見僧跏趺坐穴中。虎馴繞其側。獵者棄弓矢羅拜。大呼曰。願爲師弟子。不復射生矣。僧築庵大嵇山腹。自此虎不爲害。學徒日盛。遂爲大寺。後以龍潭禱雨屢應、賜今名焉。今正殿西有禪師祠堂。塑像是其身。獵者五人侍左右。

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筍不減洛中所產。有鼠喜食其筍。寺僧於筍生時。敲鼓達夜驅之、謂之驚鼠鼓。予與韓乘則同遊見之。乘則笑曰。使王子猷遇此鼠。必躬自撾鼓。傳中又添此一事。以爲後人笑談也。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山、卓庵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其兩子以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有頃至庵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者、在金剛經窟之上、乃古白虎庵之遺址也。相傳云。昔有僧誦經庵中。患於乏水。適有虎跑、足湧泉旁溢、徐清、湛而無竭、因號虎跑泉。而庵以此得名。

代州清涼山清涼寺、始見於華嚴經、蓋文殊示現之地也。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一鉢許。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雖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異也。清涼山數出光景、不可勝紀。甲寅年臘月八日、夜現白圓光、通夕不散。人往來觀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見、尤爲殊異。

聖巖靈跡甚多。皆有飛石入廁、度其石之尺寸。則大於戶。不知從何而入也。僧有不被袈裟而登殿者、則必有石落中路。或飛石過耳。如箭聲。人皆恐怖。

長松出五臺山、治大風有殊效。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癩僧。僧如其所教。其患即愈。自此名著於清涼傳、而本草未之載也。

嵩少比南方山極雄壯。然石多而土少。乏秀潤之氣。石皆堅頑不可鐫鑿。峻極上院。昔於其院東鑿井。纔年幾深丈許、每鑿一寸。顧傭錢至一千。匠者不至也。法當積薪其中。然之。乘熱沃以釅醋。然後施工。庶幾乎其可也。予昔遊其寺。僧但恐山中難得好醋耳。

夜叉石一里餘有泉一眼。清甘可飲。舊號救命水。歐公與梁俞同遊時、改爲醒心泉。或云。舊名雖鄙野。然亦得其實也。

虎頭巖在武君觀西、巖北有一谷。幽深而險、人跡罕到。道人沈天休嘗言。頃年採藥其中。糧絕掘山藥貴食。見一籐、引蔓甚遠。而葉亦特大。疑其非也、乃共掘之。大如柱、長數尺、蓋亦山藥也。大盤可享半月。戲目爲玉柱。其後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峯、其下爲玉柱川。鬻山藥者利其易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實不知本末也。

巴欖子如杏核、色白褊而尖長。來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種之亦生樹、似櫻桃、枝小而極低。惟前馮元忠家開花結實。後移植禁籞。予嘗遊其園。有詩云。花到上林開。即謂此也。

大隗山、即莊子所謂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產一種木。身幹枝葉皆如槐。三二月開花。色紅而艷。俗呼爲槐三香。亦有種園圃中者。

具茨山亦產蕨。採蕨者云。其根即黑狗脊也。按本草圖經、黑狗脊有一種、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蓋苗已老。皆遺其說耳。具茨人雖採蕨爲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爲小兒拳。予遊龍福寺。見於道傍。自爾歲遣人採焉。山下人知其爲蕨。稍有珍之者。

嵩有五加皮、其樹身幹皆有刺、葉如椒、俗呼之爲刺椒、春採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謂之苦中甜云。食之極益人。予在東里。山中人歲常以此餉。因移植後圃。蓋無可玩者。特爲其芽可食耳。

密縣超化寺。乃畿西山水勝處。考碑碣。始建於隋。泉色如琉璃。湧爲珠出波面。其池極淺。僧云焦土襄陵不涸不溢。往歲中貴人降香。乃於塔東命以鍬試之。一鍬泉湧出。至今謂之一鍬井云。

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別澤蓼。呼之爲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爲鶴膝草。取其莖之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不入用也。

藜有二種。紅心者俗呼爲紅灰藋（徒弔）古人食之多以爲羹。所謂藜羹不糝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豈固

藜多品。而不顧乎。然山人處士未之棄也。其身軟輕而堅。以爲杖。則於老者尤宜。唐人猶有詩爲詠者。往往見於篇什。仙方用之爲輔藥。或入燒煉藥。多取紅心者。易名爲鶴頂草。

石炭不知始何時。熙寧間。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冶鐵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於何時也。予觀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劭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然今西北處處有之。其爲利甚博。而豫章郡不復說也。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宋次道河南志於歐公花品後。又增二十餘名。張峋（一作珣或云爲[illegible]尚字子堅）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敘其顏色形狀。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爲詳備。韓玉汝爲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峋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范寵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真賞。天遣花王慰吾顯。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寵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僥倖致仕。居許下。被俘。惠予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嶺南山水極佳。而多奇產。殆似中州人。佩服歷莫有領其路者。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予大觀間。見供備庫使李。（京其名）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職。度五嶺。歷二廣。差遣北歸。已七十九矣。得監東太乙宮香火。其體力強健。行步如四五十許人。宣和間。其族人云尚無恙。乃信元微之至商山賦思歸樂曾。趁時事不擇。而東坡答參寥報平安詩云。雖居炎瘴。幸無所苦。京師國醫手裏死漢甚多。此雖寬參寥之辭。與元微之至商山所賦。蓋爲不獨炎瘴能死人。其理之當然者。非過論也。

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沖之陂也。後人立祠。遂近皆呼爲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爲李衛公。僕射廟士人得衛公行竹（一作冊）以獻。廟中而崇事以來。賜廟額。亦以爲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本草載淡竹葉。謂淡竹對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種竹葉。稍大於常竹。枝葉細。高者尺許。土人以作熟水。稍香美可喜。方藥所須。悉用之有效。豈存中未之見耶。

新安郡婺源縣境中產一種草。葉柔弱引而不長。葉類甘菊葉。俗呼蘼。今謂爲遍字。蓋食之味苦。而有餘甘也。性溫行血。尤宜產婦。煮熟採去苦汁。產後多食之無害。往往便以爲逐血藥也。又呼苦益菜。訪之醫家。莫有知者。

去龐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按水經名達活。頗深流長。廣輪數百里。享其利。咸平間。刺史柳開疏泉一支。楙千柳爲亭於其上。爲一郡勝遊之地。熙寧壬子歲。泉忽湮伏不見。後五年。元豐改元之初。太守王慎率郡僚禱於泉上。不越月而復出。再涌時而浩浩湯湯。倍加厥初。闔境神異之。因易名爲再來泉。至今六七十年。然土襄陵。不增不減。時當通判號州王宏徽爲誌其事。刻石尚存焉。

呂申公公著。當文靖秉政時。自齊鋪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異也。

既去問齊鋪家。知是呂廷評。乃始懟歎。

謝濤字濟之。繹之父也。繹爲（一作終於）太子賓客。女適梅堯臣。幼爲王黃州所知。世稱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才叔嘗自負其文。問濤曰。公能損益一字否。謝公爲削去二十字。才叔雖不樂。然無以勝之也。

歐公論謝希深曰。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制誥尤得其體。世謂常楊元白。便不足多也。

王文康再使北。有戴斗奉使錄三卷。文康預修傳燈錄。冊府元龜。景德中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爲太常丞、嗣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才名等夷、非復僭位差降也。

元符末、王敏中長戶部。豐相之自獨坐遷工部尚書。敏中表言、豐稷厚德、時所領服、臣古實不逮也。乞立班在豐稷下。詔不從。士大夫至今以爲美談。

宋次道龍岡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一作四）五徧者。世之畜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常高一倍。（一作一倍高）陳叔易常爲予言此事。歎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饜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與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詬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即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一作相歎）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

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逐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爲文不可容易。誰國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凡人溺於所見、而於所不見。則必以爲疑。孫皓問張尚曰。汎彼柏舟、柏中舟乎。尚曰。詩又云。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矣。皓忌其勝己因下獄。南方佳木而下。舟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率以松柏爲舟材之最良者。有溺於所見。遽謂柏不可以爲舟。斷以己意。以訓導學者。而棄先儒之說。可怪也。邶之風。言舟宜濟渡。猶仁人宜見用。柏宜爲舟。鄘風亦然。乃獨於邶風釋之。可以概見也。況非其地之所有。風俗所宜。詩人不形於歌詠。昔人蓋嘗明之矣。孫皓雖忌張尚之勝己。然不敢以詘人也。

宇文大資嘗爲予言。湘山野錄。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嘗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厚。其中凡載晉公事。頗佐佑之。予退而記其事。因曰。人無貳孤之公。未有不爲愛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後世豈可盡欺哉。

介甫對裕陵論歐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壯時。且曰。惟識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疑此語。予與韓秉則正言論此。秉則曰。道理之妙當求於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具在六經。不可捨也。歐公讀與不讀。姑置之勿問。不知介甫所謂道理果安在。抑六經之外。別有道理乎。東坡祭歐公文云。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也。介甫當時在流輩中。以經術自尊大。雖父兄莫敢抑其鋒。故東坡特於祭文表之。以示後

人。然亦未知其於君臣間。如此無嫌忌也。時坐客頗衆。莫不以秉則之言爲然。

唐制常參官、自建中以後。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以自代。所以廣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襲。惟兩制以上。乃得舉自代。而常參官不預也。祖宗以來。從官多舉已仕官而名殺尚微者。韓子華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選。而莫有繼之者。建中靖國間。劉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乃舉一布衣（忘其姓名）。當時莫不駭異。而不知援子華例也。熙寧末。曾旼以常潤州觀察推官爲福建常平屬官。乞朝辭上殿。閤門以前無選人入辭上殿例。特引對。除爲湖州州學教授。

曲洧舊聞卷第五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寧八年。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叢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里學者重修之。乃命趙彥若曾鞏就祕省置局刪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寧末。詔置局編修。前後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

晁端稟大受、少以知人則百僚任職爲開封府解頭。大受爲文敏而工。於王禹玉爲妻姪。禹玉內集。酒數行。而歐公謝致仕啓事至。禹玉發緘。稱美不已。謂大受曰。須以一啓答之。此題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時不辭讓。酒罷方啜茶。啓已成矣。禹玉驚其速。盛誇於坐人。而意終不樂。

章子厚與晁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寄語三聞晁秘監。寄語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異在金山時所言背遠。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爲陝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章惇被謫。錢勰草制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擬廷宜。有赤舄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庭士大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何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貶知池州。

秦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絕聞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

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下。徽宗（一作道君）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

朝廷初令諸路州軍置天慶觀。別建聖祖殿。張文懿時爲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詔許之。仍詔諸路委監司守臣揀擇堪爲天慶觀寺院。改額爲之。不得因而生事。

劉道原自洛還廬阜時。過潁南見晁美叔。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爲厭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於世。厭學已爲今日患。後三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縣王爵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試。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詰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錫君算。而報君以祿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爵意謂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迨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鄉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爲記之。

曾明仲治鄭、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囑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東坡嘗問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東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荊公笑曰。禮豈爲我輩設哉。東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着。荊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東坡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荊公沉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晝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君曰。荊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不料東坡不可以此偪伏也。承君建中靖國間爲大宗正丞。曾布欲用爲提舉常平。以非其所素學。辭不受。士論美之。

東坡云。郗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父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悉與溫往返密計。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不謂之孝

可乎。彼趨知君子之葬、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趨小人之葬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止與東坡相上下耳。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麵、作槐芽溫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鬬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澀。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秋夏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府滑、百藥不差、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燥為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府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予熟、當取子研、灌酒為膏、以糊、不復用糊矣。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旦、書因試潘道人墨、取紙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松膠、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痺、強腰足、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為膏入湯酒中、則餌嚼可飲、其明為燭、其煙為墨、其皮上藓為艾納、聚諸香煙、其材產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韌冠百木、略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閑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貴盛謙和、時人稱為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因與方士論內外丹、仍有所得、寫而曰、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除書到、乃知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若猶為我誌之。

東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梁州、國工康崑崙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

北牢遺段、乃得之。予家所有仲亦舊作此曲、其譜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為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道調、時在海外時譜也未。

東坡云、今琵琶有獨彈、不合胡部諸曲、曰某宮多不可曉。樂志又云、涼州者、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正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予嘗聞琵琶中作轉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宮調也。

東坡言、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鐘。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云、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鐘、請悉別製諸鐘。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唐自肅代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鐘聲也。悲夫。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鬬好、質夫豈可比耶。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彥）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溫公既薨於位、而元豐餘黨以先政誠務寬執、劉莘老持兩端、獨微仲、子由奮不顧身、廉所依違。時韓川上言云、伏聞朝廷新有旨日、臣下罪惡已賜施行、將降詔書、自今以前事狀、更不復問、戒敕言者不許彈劾、得於傳聞、臣不敢信、反覆開陳、累千百言、蓋疑莘老也。後三月果有詔書、前罪顯者已正、罪疑者已斥、則宜遊蕩寬恕、闊略細故、一應今日以前事狀、一切不問、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張舜民、賈易大獨在朝廷、而劉摯之等交攻不已、因併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識者論微仲、子由非不盡後患也。為天下計、當如此耳。

予嘗聞陳叔易與人言、韓川章疏、崔台符、楊汲、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為大理卿、專視獄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二萬二千餘事、而昕理所變八百餘事、則知貧弱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為

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紹聖崇寧干進之臣．持此藉口．指爲謗訕．而不推原專視宰相風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阿附位者愈得志．而大臣誤國者終以忌器不可論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編類臣僚章疏．而韓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斷過刑獄數目．與當時所傳不差．熙事大臣以縉紳不附．多起大獄．以脅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輔．元祐間置訴理所．專爲新州之黨．上誤裕陵．建中靖國元年．范致虛知紹述之說復行．引訴理爲言．欲擠韓師朴而助曾子宣．師朴論其姦．自諫垣出爲鄧倅．既到任．謝表猶云云不已．其略云．豈十九年之辜．斷有八百件之冤刑．當時讀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惡其心術之險也．

曲洧舊聞卷第六

曾相之作獨座日、曾子宣拜相、疑相之不附己、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見曾曰．曾公眞拜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設施．姑得子宣聞其言怒甚．乃自能爲工部尚書．故相之謝表云．內侍已成於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剗於封章．傲聞報罷．蓋相之屢言都隨不聽、而欲論子宣又不果也．

劉德初爲儀眞教授、日與官奴密遊．監司欲發其事．晁美叔祕監時爲大漕、其子之道從容言劉與晁氣類不相合．然其人必貴．美叔因營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國間、德初知時事將變、謂晁材叔曰．吾儕取富貴正在此時．晁之道有文章、善詞令、可引爲羽翼、以相助．之道聞二公言．答曰．此固所願、但某自視、骨相不是功名會中人、若不見聽、恐必敗二公事．二公知其意不可強、遂止．

邢恕字和叔、呂申公司馬溫公皆薦其才可用．子居實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學早就、議論如老成人．黃魯直諸公皆與之爲忘年友、所謂元城（一作原武）小邢是也、元祐更張新政之初不本於人情者．和叔見申公密啓曰．今日更張、雖出於簾帷．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相公不自爲他日地乎．申公不答．未幾復以此撼搖溫公．溫公曰．他日之事、吾豈不知．顧爲趙氏慮．當如此耳．和叔愁然曰．趙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溫公曰．光之心本爲趙氏、如其言不行、趙氏自未可知、司馬氏何足道哉．和叔愁恨．二公不聽納其謀．紹聖中．首二公有廢立之意、而已獨逆之、陰沮其事．蔡元度乘虛助之、蹤跡詭秘、士大夫莫不知

之．章子厚入其言、間隙已成．偶介紹者於高氏南北二第．覘察其出入．哲宗將御後殿、施行之欽成知之而不能得、以問欽聖．我歎曰．事急矣．乃同輦駕．閤曰．常時不曾御後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聽．欽聖曰．大臣既有異議．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即位後．飲食起居、盡在娘娘閤、未嘗頃刻相離也．使娘娘果懷此心、當時何所不可．乃與外廷謀乎．哲宗始大悟．懷中探一小冊子以授欽聖．遂降指揮．不御後殿．其事遂寢．然申溫二公猶追貶也．惇夫是時已蚤世矣．魯直詩曰．魯中狂士邢尚書．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聞此老．不介不地生斥嬰．正刑此也．建中靖國間．欽聖降出小冊子．和叔放歸田間．曾子開行詞頗、其略云．使光公著被閒特之名、褒寘斥之罪．擬天殛國．職汝之由．劾汝於彼二人實門下士、借寵引拔、恩意非輕、一旦翻然反爲仇敵、擠之下石、執爾虛言．子厚於爾所聞之憤懣、於謝表中自敍云．極力以遏絕徐王覬覦之謗．一意以推尊宣仁保祐之功．豈惟密盡於奏牘．固亦顯存於實狀．反覆詭詐、掠虛美者他人、蔽前排陷、欲非歸於一己所謂欲蓋而彌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變神宗役法．蘇子由任諫官．得其姦狀．因論列其事．至崇寧末．京罷相．黨人並放還．尋有旨黨人不得居四輔、京輔相、子由獨免外徙．政和間子由訃聞、贈宣奉大夫、仍與三子恩澤．王輔道爲予言．京以子由長厚．必不肯發其變役法事．而疑其諸郎．故恤典獨厚也．

蔡京罷退、倚中貴人爲重、恨無以結其心．每對同列言、三省樞密院胥吏文資中爲中大夫者、實則坐朶殿、出則張大蓋而至者、左右有勳勞者甚衆、乃以祖宗以來正法繩之、吾曹心得安乎．於是倖門一開．建節者二十餘輩．至領樞府．封王爲三少．時時陶鑄宰執者、不無人焉．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薦其才．三遷爲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久棄外．京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兼耶．

蔡京豐吏祿以示恩．雖閒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鄒浩志完以宮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無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道聞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氏、子晁出也．故中丞君使之達此意．

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元祐二年七月、內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餘貫．鄜延開拓不在其數．北邊自[illegible]歲賜以來．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是一歲開邊、五倍之而戎羌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坡云．橫費之才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眞保國者藥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懸絕如此．曹南院帥秦日、不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識眞雄傑人哉．

政和以後、黃冠寖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駭．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

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晝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函矢．華嚴云．善度城居士鞞瑟胝羅頌大悲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考古德翻經所傳者、絕不相合、浮屠氏喜誇大自神、蓋不足怪、而穎叔為粉飾之、欲以傳信後世、豈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為笑．

王平甫沿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捄謬、介甫不能堪．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疾、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倉法繩吏矣、今乃以楮泉僥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倉法耶．介甫大怒．

王觀侍才放誕、陸子履慣戲於學、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稱相善也．觀寢疾、子履往候之、觀聚塞、以方帽包裹、坐被幙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復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為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衆始悟其為戲、乃大笑而去．

楊畏字子安、元豐元祐紹聖更張、獨能以巧免、世號楊三變．薛昂肇明在政府、和御製賜蔡京第詩、有拜賜應須更萬回．太學呼為薛萬回．昂守洛歸日．楊閒居洛下．一日府宴、別無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問一幕官曰．今日府會、他客不與耶．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難得如此好屬對耳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皛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蘆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筯、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為戲．但不知毳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食時、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為模、又語訛模為毛、皆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

蔡新州起相獄、為吳沖卿在從路、見安石更張不合人情、凡安石所損棄老成、欲漸召用、新州知不為己利、故因相州吏嗣連宰相、凡沖卿親戚官屬、皆鞫考鈎致其辭．裕陵獨明其無他．而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共論獄不直、皆罷去．新州代潤甫為中丞．沖卿久之求退．新州終以懷搏輔政、自此觀望成風、為裕陵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政和間、翁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其弟叔用於昭德之第、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竇卓三、子我曰．本朝有兩□□．一在太宗時、見於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輩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韓持正侍郎字存中、雖為張賓老所知、在從班十八年．無所附麗．故蔡京不喜．大觀以後、多假藩於外、能知本朝典故、凡祖宗時事、歷歷如在目前．宣和間守鄭．京西路旱蝗、蝗獨不入鄭境．客或譽之．存中云．亦偶然耳．善論時事後必如何．至今無一言不中．自鄭歸老、至於靖康初、卒於家、平生好耶稱多予隱晦其蘊．不知其子今在何許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為、而畏人不從者、多託元豐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為相、欲稍稍罷以便人、乃從政典局、以范鎧等乃參詳官、討論其學、間陳瑩中著尊堯集、專為先政也．天覺奏乞取其書．復召還卿．還卿既至、而卒．鄭居中衆恐天覺得志、不為己利也．知劉嗣明與辟雍司業魏憲相友善也．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文館．憲鎧子婿也．憲歸見鎧、論天覺孤危、又人盡謀所以自安者．鎧入其言、憲草劄子．其大略言成湯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勳業者．今陳瓘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果如瓘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鎧請對、如憲言．有旨令催促瓘疾速謄寫、赴局投納、俟其書至、火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曲洧舊聞卷第七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曾孫、朝奉大夫德翔之子也、好學、尋繹文、有鄖鄉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太皇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鄆王瓊腴、肅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王琼醑、濮安懿王重醞、越安郡王玉醴。戚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禮醽醁、曾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香瓊。大王駙馬瑤琮、錢駙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醞。府寺。開封府瑤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即白礬樓也）忻樂樓仙醪。（即任店也）和樂樓瓊漿。（即莊樓也）遇仙樓玉液、王樓玉醞、鐵薛樓瑤醽、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樓玉髓、會仙樓玉醑、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醇。（今廢爲鋪）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今[illegible]爲[illegible]）銀正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玉漿、朱宅園子正店瑤光、邢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醁、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郭小齊園子正店瓊波、楊皇后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庾、西京玉液、又酴醾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潩泉、鄭州金泉、河北、眞定府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醞、保定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醞、保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永德州碧琳。濱州石門、又宜城。博州宜城、又速花。衡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揀米、又和

酒、洛州玉瑞堂、又玉友、邢州沙醅、金波、磁州風麯法酒、深州玉醅、趙州瑤波、相州銀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麯、又錯著水、河東、太原府玉液、又靜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酥、陝西、鳳翔府橐泉、河中府天祿、又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又冰堂上尊也）邠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瑤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處州谷簾、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湖州碧瀾堂、又霅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劍州東溪、漢州簾泉、合州金波、又長春、渠州蒲萄、果州香桂、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陽至喜泉、夔州法醞、又法醽。荊湖南北、荊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又清燕堂、又眞珠泉、（鄆一也）兗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酘、又白羊、又荷花、鄆州風麯白佛泉、又香桂、濰州重醞、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細波、單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麯、又冰堂、金州清虛堂、鄧州濮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葉清、鄧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潁州銀條、又風麯、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

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閤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旣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眞是含香丸子也。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沿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觀遊之盛、冠於前代矣。（又見春明退朝錄、大同小異）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府有熏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於傳紀。今無復存者。蓋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又見退朝錄）

元豐元年、盜發陽翟、而元獻晏公墓幾被其酷。始盜之穴塚也、煙霧不可近、及有黃氣鬱鬱而出、乃下石乘松炬而入、見一冠帶者踞坐呵叱、盜以鐵鍬擊之、應手而滅。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胡蝶飛颺、取金帶、攜珍玩、焚之而去。盜又云、於張耆侍中家疑塚、得金銀珠玉不可勝計。李方叔嘗言、陽翟一老媼嘗聯串骸骨。著于孫使之改葬。而莫有識觀者。皆以一骨一髓示人。此夫子牙侍郎骸也。予嘗從見之道過陽翟。拜於元獻冢下。以省事質於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甚切。喜臣下言得失。嘗問執政曰。大禹拜昌言。至今稱之。若有臣能如昔賢用心、苟中時病、朕

豈惜大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縣尉上言。乞減宮人。太宗謂宰執曰。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內庭給事二百人。各有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疏遠之人。所未諳耳。宰執欲以妄言責法。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宰相皆慚服。（東書是蘇丘尉武陛）

田錫以敢言爲定陵所知。定陵嘗對李沆稱賞曰。朝廷政事少有闕失。方在議論。而錫章疏已至矣。朕每因其遊縢。必有以激奬之。錫盡奏疏不得速達。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聞。又言如此諫官。能不斷其身爲國家。眞難得也。

定陵東封回日。獻歌頌者。不可勝數。而布衣孫籍上書。獨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願陛下以持盈守成爲念。不可便自驕滿。定陵大嘉納之。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定陵將西祀。孫宣公累上疏切諫。以爲必欲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過欲慕秦皇漢武刻石垂名。以夸耀後代耳。其言痛切者。有曰秦多徭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卹民。而黃巢起於饑歲。陛下好行幸。頻賦斂。豈知今無劉項黃巢乎。帝覽之亦不怒。乃作辨疑論。以解諭之。且遣中使慰勉。其納諫如此。

昭宣景福殿使。太祖時置也。始中貴王繼恩平蜀有功。執政欲以樞密賞之。太祖曰。此輩豈可令居樞要。因命置焉。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時官吏所在貪汙不法。王明爲郢陵縣令。獨以廉律身。百姓訟故例行賕賂。明皆不受。曰。但爲我畜薪爲膠於某處。他不須也。久之積如丘山。民聞莫曉。明因築堤以備水患。太祖聞之。擢明權知廣州。

太宗知王禹偁文學正直。自大理評事。擢爲右正言。直史館。滿歲。命爲正字。

寇萊公有將相才。太宗倚任甚重。嘗曰。朕之得準。不減唐文皇之魏正也。

眞定康敦復嘗語予曰。河東見所在酒壚皆飾以紅繡。詢之父老云。相沿襲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後讀李留臺集。有懷湘南舊遊寄起居劉學士詩云。老情詩思關何處。潭是湘南水岸頭。殘白晚雲歸嶽麓。濃香秋樹滿汀洲。靜尋綠徑煎茶寺。偏上紅繡賣酒樓。西季分茲案拘檢。舊友不得等閒遊。讀此詩。則湖南亦有之。不獨河東也。但留臺不著所出。爲可恨也。予曰。典籍自五季以後經今。又不知幾厄。乘肇之士所用故實。有海貫所不究者。有蹈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從來者。皆侏儒觀戲。人笑亦笑。謂衆人決不誤我者。比比皆是也。敦復抵掌曰。請爲我於曲洧舊聞併錄之。敦復字德本。事親孝。爲吏廉。積學績文孜孜不懈。見書必傳。其家所藏往往皆是手自抄者。近時服膺儒業。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無極人也。元符間。晁以道爲無極令。時安中已登進士第。脩邑子禮。用長牋見以道。自言平生頗有意學古。以新學稱一第。雖爲親榮。而非其志也。願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爲學之道。當愼其初。能愼其初。何患不遠。到安中乃築室屏絕人事。榜之曰初寮。又自號初寮居士。其議論淵源。與所聞見。多得於以道。而作詩句法。頗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後在北門。與之同官。尤喜稱譽之。然負才自標置。爲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遊京師密結梁師成。逾年餘而遷爲正字。自是與晁氏兄

弟絕矣。既長風憲。位丞轄。陰從晁學。王荊明迫於公議。僅能用知成州。安中實出自己。始作館招以遊相見。只呼成州使君四丈。無復曩時先生之號矣。平日交遊。以此莫有稱初寮者。但目爲有初居士而已。

呂惠卿之竄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才斬人也。貢父緣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蓋紹聖初。未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蠢。當時讀者莫不失笑。又自敍云。順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儉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窺謀論列多子由東坡。而謫辭東坡當鋒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國間爲陝西提刑。時晁無咎作郡。下車見無咎。舉到任謝表。破題四句云。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關百二。地望匪輕。無咎嗟賞曰。前乎公既無此語。後乎公知莫能繼矣。豈不謂光前絕後乎。

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宜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當年未聞禁畜貓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諱言使之貴重若此。蓋如洪範傳所云。則其要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王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蓋足挂齒牙之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覲從偶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之。

政和辛卯正月。上幸鄭家大長公主第。不御樓觀燈。何執中劉正夫言長公主於屬雖尊。於服已疎。聖主與民同樂。不宜以此事而輟。乃令所在出榜曉諭民間。再放燈五夜。予時在都城。親見其事。

崇寧初。蔡京起祠館。留鑰北都。有旨許過闕日朝見。鄧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見於東水門船中。留語終日。有見其論事劄子者。其大略引三桓七穆當國。亂至於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紛更者。以故家大族未盡滅也。京大以爲然。後京拜相。洵武因對復伸前論。上頗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黨論自此興矣。

蔡京持政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罷相。則密求游從。不肯去都城。未踰年。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變去位。臺諫論不已。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連南京。聞張天覺除中書侍郎。乃烏遽東下於姑蘇。因朱沖內通貴璫。人人與爲地。攜間紛繹至。壬辰春召還。第聲艷光寵。邁於平昔遠矣。宣和間。王黼當軸。京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爲己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終不肯去。於是始遣童貫并令蔡攸同往取表。京以攸皆俱來。乃置酒留貫飮。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酒方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呼攸爲公。無不竊笑者。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者。往往造使取表。自京始。

曲洧舊聞卷第八

劉逵公達奉使三韓．道過餘杭．時蔣穎叔爲太守．以其新進．頗厚其禮．供張百色．比故例特異．又取金色獸一條．與龜獻於逵．以致今秋歸之意．或曰．穎叔老老大大．不能以前輩自居．尚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豐．忠文蜀公之子也．識量頗類忠文．嘗宴客．客散就寢．偷兒入其室．酒器滿前．子豐覺之．起坐呼偷兒曰．汝迫於貧．至此勿怖也．以白金盂子二與之．偷兒拜而去．其後事敗．有司盡得其情．子豐猶不肯言．聞者美之．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兩．若先驅．或前或卻．同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禬．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喧語．有家中兩個羅蔔精之謠．謠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龍神．至崇寧中．賣餳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龍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攸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壻．并諸孫腰黃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焰熏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禍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鑒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鎮蜀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於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咏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中秋宴賞而作．然則翫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問華夷．所在皆然矣．

歙溪據二浙上流．古爲新安郡．清淺可愛．沈休文時所謂洞徹隨清淺．假說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即此也．溪西太平寺．舊號興唐寺．李太白嘗遊而留題焉．其詩曰．天台國清寺．天下爲四絕．今到興唐遊．奇蹤更無別．栟木劃斷雲．高僧頂殘雪．檻外一條溪．幾迴碎明月．溪即取太白詩名之也．郡人以爲登覽勝處．石刻尚存．而太白集中不見此詩．故予特著之．

陳瑩中大觀末．以其子正彙告言事．就逮開封獄．時黃經臣鞫．有旨令瑩中疏蔡京過失．瑩中固辭曰．瓘在諫垣．嘗論京．今爲獄囚．而論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復用．又嘗於宮禁對左右說及瓘．宜召之意．時蔡攸亦在側．對曰．瓘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之．如其在天之靈何．上意頗寢．久之．

建中靖國間．既相曾布．而召蔡京．韓師朴求去甚力．上知不可留．以大觀文出守北門．未幾黨論大興．凡在籍者例行貶竄．獨師朴得近地．京欲盡謫官之．上終不從．其後遇星變大赦．黨人皆內徙．師朴謝表云．轉徙風波．稍安於近地．歸遊里閈．獨早於他人．上讀至此曰．我固憐忠彥．今觀其表．忠彥亦自知我也．

厚陵待近侍甚嚴．其徒讒譖熾．慈壽殊不懌．富韓公上書切諫．其略曰．千官百辟在廷．豈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時雖病．猶能嘉納．其後聖躬康復．車駕一出．都人懽忭鼓舞．所在相慶．慈聖歸其事於宰執．韓魏公進曰．臣觀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諭臣等．必是誠心深厭萬幾．欲行復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豈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訓．以詔天下．臣等請自此辭．乃列拜．呼中貴捲簾而退．既下殿．富韓公徐曰．稚圭此事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而已．

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裁減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師成密以告黼．翼日遂置應奉司．令黼專提舉．其擾又甚於花石．

中山劉元忠長孺嘗爲予言．宣和末．親於都北馬舖中見無名子題詩云．花已栽成恐歇本．石仍砌出亂亡基．如今應奉歸何事．論道經邦付與誰．

蔡嗣昌嘗交中貴人．每有饋獻．常備四副．如錦椅背坐子之類．必以四十副爲率．嘗對晁之道言．此猶退朝至御前及中宮．須有以藉手．則已用二十副矣．又開分十副．餘十副令翼自用於家．之道云．人無廉恥．乃至於此．不自知可恥．又復詩於我前耳．

崇寧初．苞苴猶未盛．至政和間則稍熾矣．鄧子常在北門．所進山藥數倍於前．緘封嚴麗．觀者駭目．江子

我有玉延行。爲此作也。徐嗣昌以乳酥媚揀倅。率用琴光桶子拌蒸。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猶未傷物命也。趙霆在餘杭。每歲蛑蝤入國門不下千餘罐子。而王黼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見。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論之。尚可恕也。

無盡居士少有俊聲、氣陵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同君同列驟。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王岐公、蔡新州惡其敢言、因舒亶斥爲赤岸鹽酒稅。其後召還有謝啓。其間一聯云。三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當時傳誦、而亦不免爲有識者所鄙也。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無盡以書自言曰。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紹聖間、章子厚用爲中丞。會人謝啓。力詆元祐以來代言者。其略有二蘇狂率、三孔闒茸之語。韓儀公入相。無盡自知不相合。因論河患以持異出。相度河事。崇寧初。附蔡京。召爲翰林。旋蹟秀樓。見物論多不與、與京時有異同。臺諫觀京風旨。乃交擊之。後因星變大赦。求復知鄂州。遂於到任謝表、痛敘京所更張政事。以稱頌聖德。其大略云。所謂率科斛、鈞考碎畸、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徒鄉之惡。學校驅迫者違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於星火。逮捕徧於里閭。百論紛更。一切幻詭。可謂崇寧之孝治。真爲紹述之聖功。又言有若如此。碎首以之。表至都下。人爭傳寫。雖爲京所切齒。而自此有相望矣

新安郡黃山有三十六峯。與池陽接境、在郡西。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圖經不著其名。山有溫泉、其色紅、其源可淪卵。劉宜翁嘗遊焉。題詩寺壁。其略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無明業。祇與山間衆水同。宜翁名䟍、元豐間、自廣東移江西。嘗爲提舉常平官。上疏論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東坡紹聖所與書可見矣。（論新法疏大略有云。自唐租庸調法壞。五代益[illegible]。疏[illegible]賦凡五增其數矣。今又大置撲。不原其本。斂盡取[illegible]。[illegible]賦凡十。又言祖宗者。陛下也。承[illegible]以立法者。安石也。封謫四色之者。[illegible]督[illegible]推民急因[illegible]也。其[illegible]切深[illegible]。內批云。[illegible]。上[illegible]。肆[illegible]。上[illegible]。外[illegible]。可特勒停。）

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又過於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爲太平之極也。

韓魏公沈厚有識度、進止詳雅、能斷大事。兩朝定策。皆爲元勳。東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間。有讒、有間、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蓋言其事也。

歐公作晝錦堂記成、以示晁美叔。晁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此、予所親見。故實紀其事。無一字溢美。於斯時也。他人皆惴慄流汗不能措一詞。公獨閒暇如安平無事。真不可及也。

世傳珞琭三命賦、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釋之者。以爲周靈王太子晉。世以爲然。考其賦所引秦河上公如懸壺化杖之事。則皆後漢末壺公費長房之徒。則非周靈王太子晉明矣。賦爲六義之一。蓋詩之附庸也。屈宋導其源。而司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賦氣質卑弱、辭語儇淺、去古人遠甚、殆近世村夫子所爲

也。俚俗乃以爲子晉、論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上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駭也。予每嫉其事。故因著之。

予書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見而驚喜曰。異哉。予之外兄趙叢宗室也。丙午年春同居許下。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人誦名號多矣。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說乎。外兄曰。吾嘗夢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難。能日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時竊笑之。予俘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觀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語昭然矣。此予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夢爲可信也。公其併書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并其識之。

熙寧初議新法。中外惶駭。韓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魯公以魏公文字問執政諸公曰。此事如何。清獻趙公曰。莫須待介甫參告否。魯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寬報介甫。且速出參政。若不出。則事未可知。是參政雖在朝。終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對。辨論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後魯公致政。孝寬遂驟用。前輩知熙豐事本末者。嘗爲予言。當此時人心倚魏公爲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微魯公之助。則必去無疑。既久則羽翼已成。裕陵雖亦悔。而新法格不能改。以用新法進而爲之遊說者衆也。東坡嘗與子由論清獻。子由曰。清獻異同之迹。必不肯與介甫爲地。孝寬之進、他人之子弟不與。可以明其不助。東坡曰。當時阿誰教汝鬼擘口。子由無語。蔡新州將貶。晁美叔謂人曰。計較平生事。殺卻理亦宜。但不以言語罪人。況嘗爲大臣乎。今日長此風者。他日雖欲悔之、無及也。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渾儀新成、蓋蘇子容所造也。古謂之渾天儀。歷代相傳、以爲義和之舊器。漢洛下閎、東京張平子、吳王蕃、劉曜。光初中孔定。後魏太史令晁崇。皆踵衡遺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號精密、所造既淪沒於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獨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樣。而悟於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爲大宗伯。於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姓名）。深通算法、乃授其數。令布算參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數年而器成。爲大如人體。人居其中。有如籠象。因星鑿竅。依竅加星。以備激輪旋轉之勢。中星昏曉。應時皆見於竅中。星官曆翁聚觀駭歎、蓋古未嘗有也。子容又圖其形制、著爲成書。上之。詔藏於祕閣。至紹聖初、蔡卞以其出於元祐、議欲毀之。時晁美叔爲祕書少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得。乃求林子中爲助。子中爲言於章惇。得不廢。及蔡京兄弟用事。無一人敢與此器爲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後、花石綱浸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沈網取瓊瑜。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魯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信奇麗。信是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意微諭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就人物者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爲終日喜。前輩類如此。一日與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

蠹蝕之不泯。

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與無慍齋。記其略云。後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爲廏庫廚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廷傳家安縣字衛可見第九卷）始至。訪其齋。則已爲馬廏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爲讖耶。於是樓齋皆如舊。而命以其記龕之於壁。

曲洧舊聞卷第九

崇寧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之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兒歸省故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媚稱。其結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獨有劉安不得仙。語傳於時。識者美之。

韓師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彌滿臺館。然不能去一曾布。而張天覺於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黨。紹述之論難矣。未幾果罷。自西都留守徙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留題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時節因緣并。也應笑我空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撐。讀者莫不憐之。

或曰。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予應之曰。予建中靖國間在參寥庵。見宗子士暕以此問參寥。參寥曰。此陳無己之論也。東坡天才。無施不可。以少也嘗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己此論。施於黃州以前可也。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絕塵之歎矣。無已近來得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嘯。不絕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奧。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予聞參寥此說三十餘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熙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於倉卒間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第之際。君子以仁術推、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尙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也。於是罷禮記。

神臂弓。熙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貴張若水以獻。其實弩也。以檿爲身。檀爲弰。鐵爲鐙鉦。銅爲機、麻索繫札絲爲弦。上命於玉津園試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簳。有司銘檢強呈。上曰。此利器也。詔依樣製造。至今用之。

真宗至道三年。詔天下罷珍禽奇獸及瑞物之獻。仁宗時亦詔不得進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爲歌詩。爲集賢校理日。仁宗譔太清樓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稱琪爲善。詔中書第其優劣。琪獨賜褒詔。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禮部侍郎致仕。終於廣陵。

熙寧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所謂詞臣也。然繹之文如款段遷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益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喑鳴。而不合律呂。此三人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

熙寧六年。上以犯刑者衆。欲別立法。韓子華乞復肉刑。呂寶臣公弼以爲不可。具論其曲折、乃止。

孫瑜字叔禮、宣公奭之子也。嘗知蔡州。蔡有吳元濟祠。瑜曰。元濟叛臣、何得廟食。撤其像、以裴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尙書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終於家。

熙寧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內產物如珠、可炊、可飯、水產菰如菌。可以爲菹。民賴以充飢。蓋前此不聞也。

推中有萬花之令。歲率爲之。民以爲擾。李師中到官罷之。衆頗稱焉。然善結中官。爲富韓公所惡。新法初行。師中希旨意指。多取寬剩。令韓公與富民均出錢、亦爲士論所鄙。（師中字君錫、開封人也。）

天禧詔收瘞遺骸並給左藏庫錢。厥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爲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

元豐三年六月癸卯。錄定州北平縣生擒李蝀子爲郊社齋郎。尉王奎子爲三班差使。蝀因開塚。溺死故也。

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尙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

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旣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於此。

劉航元豐初上疏論漕汴利害、又言時政五事。并乞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之制。誠可以通天下改過自新之路。語尤切直、不報。航字仲通、大名人、舉進士、頗爲蔡君謨韓魏公所知、終於太僕卿。

中大夫直徽猷閣安跡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木瓦已爲兵馬都監拆而爲教場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玆非士大夫喜稱道之、信可亦喜作詩。在黃有詩云。萬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黃岡。時爭傳誦、惜不見其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衞馬步軍二十萬自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絕詰旦上按轡出東華門從行臣寮並賜戎服既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奏樂於樓下

蔡寬夫侍郎營宅金陵鑿地爲池沼既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瓦甚大相連如屋數盎者幾間有灰又得朱漆匕筋數十其旁皆甓甃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何也嘗聞其子擇言議道之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皆以爲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見蓋金陵故都自昔兵亂多矣其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鏡聽詞稍懷鏡於通衢聞路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懷杓今謂之打瓢）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爲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尙書應擧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爲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甚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果驗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書說歐陽文忠公每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尙而已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董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暑中傳滑稽事以詠館同舍其前云蓬萊仙山畢無所遊情寡人鏡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猶以詠雪是爲附會讀者莫解或曰此豈模擬耶一坐大

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陸宣公翰苑集載唐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官高者則詞意多且必過爲稱譽反類啓事稱美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輔弼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句習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雖我道爲中書舍人嘗論之

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相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自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紀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也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從稱德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蹟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廢予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書復因之於時急欲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讀之不能使人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大夫縱私有所記多不肯

輕出之予謂史官欲廣異聞者當擇人聚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間有唐人遺蹟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忠公外集載與石公操推官二書言嘗見其二石刻之字險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也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訓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於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文忠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斜方者爲圓而曰我能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既嘗載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即其答書之詞而觀之其強項不服義說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也計其齒方甚少不知後竟少悛否然文忠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

近歲有一二少年雖聞書有可喜者而不肯循繩規矩好奇尙怪遇事輒發其書字尤任意本欲以爲

高而不知自陷於淫麗文忠公之言眞此輩之藥石也

王文正遺事稱有晉公幼時嘗見天門碑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秉間問之公曰異時死後墓誌上寫吾不知此官職云拒之亦可見實嘗有是事矣

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享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聞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自作詩紀其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緘之是日齋誠密記其詩後歲其曾孫益得之余嘗親見之用小紛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若此理固有不可盡詰者以王文正之事并之可以無疑莊敏公決非妄語者乎

舊制二府侍從有謫罪多以本官歸班朝請而已初無職任然班著請給並只從見在官初不以所嘗經歷爲下也熙寧中蘇子容丞相爲知制誥坐繳李定中丞御史罷職以本官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風雨未嘗一日移告執政有憐之者諷使請外官開局蘇公曰方以罪歸敢求自便乎一時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豐以階易官此制遂革凡侍從以上被謫奪職非守郡則領祠無復留京師者政和中劉器之既復前官領祠然後得承議郎所至與人敘位必隨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日謁鄰人趙峻朝奉坐未久有張基大夫者繼來劉與之敘官張避辭讓既不獲又不知避去因據上坐劉歸之明日

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謁趙德進坐於室中。適張某大夫繼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進傍。正當房門之衝。風吹吾項。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辭也。近歲嘗任侍從者。雖被謫黜。亦假然以達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無所屈。則非復貴降之本意矣。其亦未聞蘇劉二公之風哉。

曲洧舊聞卷第十

仇念微猷自言、嘗爲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鸛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躡所止。而觀其爲何。既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鸛雀徑止其上。觀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嗷嗷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己俸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鸛連日來。意者求救於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簽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敕尾存其銜而不簽。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丞相曾參之徒。悉嘗爲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爲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也。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衛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爲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嘗非之矣。本朝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正合循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惟以爲贈官。予謂開府儀同三司本無文武之別。今若文臣貼職至觀文殿大學士。寄祿至光祿大夫以上。欲優其禮秩者。亦可加以開府而許繫宰相班。則合古之遺制矣。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乃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光武時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寵禮。魏以後嘗有之。唐以爲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爲寄祿官。亞開府。國朝常以侍從貼職與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爲宣徽使。元豐廢宣徽使不設。政和以後二府與侍從官職已崇、無以復加。則特旨依見任執政予祠。凡此正合加以特進之號。使繫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資尚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也。其父並爲郡吏。而二公少相從爲學。彭公既魁天下。開報之日。太守即諭其父罷役。且以所乘馬及導從并命郡吏送之還家。鄉閭以爲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爲狀元、熊孔目之子當何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欣豔。爲學者益深。每科舉嘗至數十人。

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徐德占亦與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閒流落外郡十餘年。追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揖甚恭。子固卻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敍。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頷之而去。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時爲之語曰。三千索直祕閣。五百貫擢通判。

磨勘之法、庶官則自具腳色家狀、陳乞於有司。侍從以上則有司檢舉施行。東坡守潁時。有劇賊尹遇者久爲一方之害。朝廷捕不獲。公召汝陰縣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賊、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既諜知過所在。則躬率兵往。手戟刺而獲之。東坡即條上其功狀、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東坡復爲言於朝。請以年勞合改朝散郎一官爲直方賞。亦不報。後吏部以東坡當遷以符會考。東坡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近世士大夫徒見東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爲高、多效之者。而不知其自有謂也。且既已仕矣。不磨勘豈足爲高。使東坡而出此。何其淺耶。司馬溫公辭樞密副使章自言。臣自幼時習詩賦論策就試、每三年一次乞磨勘。豈不爲榮貴者耶。蓋天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也。夫以溫公爲是言。豈害其爲廉讓。而更求加之。未見其非飾詐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監也。復觀前之十樣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今爲令人）不隔郊奏蔭、三也。奏子爲職官、四也。（今爲從仕郎）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器、且坐朵殿上、八也。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

爲帥守、而踵父祖昔所居。自昔衣冠以爲榮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西節度。國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況兩地皆是榮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皆領揚潤故也。本

朝如此比者、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尙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悄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期暮齒．乃躡前蹤．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慚孝謹之衰．敢不懸悶．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鴿、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者紿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史苻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白黑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咸以爲知味．與玉汝白鴿事、正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獨得於心而默契冥會於千載之上、以此推之、殆無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故信之者寡耳．

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室．字公知前此固嘗有此否．惇濟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儲氏賜名．國朝因之．石林既爲春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旨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其指擿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濟曰．吳程秉述事鄭元．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駮．論語弼．得無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婚翁．漢書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而不聞子美之婚爲韋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顧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至情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也．

范元長侍讀、呂申公之外孫也．余在館中時以史館修撰寓直禮書省．嘗言申公作相時、從官白事．倨坐對之．張九成子韶遽曰．若嘗如此．此時從官．吾之所不能爲也．范不能對．余爲曉曰．前人謹行輩．凡值父叔之執友、便以子姪之禮事之．而爲父行也．亦偃然以父叔自居．當其隱起不疑、而況坐立之閒乎．世既以爲常、則人亦莫以爲非．此禮既久廢．故驟聞之若可駭耳．申公素貴於朝．當其爲相、固已七十餘矣．則時之侍從、孰非其子姪輩者．坐以對之、必是爾．申公豈以貴陵人者乎．范以爲然．予幼時隨侍．猶及見客有初相見者、必設拜揖、雖多不講拜．而遺風尙存．近世不復見矣．長幼之序．人之大倫也．而廢之．風俗安得而淳耶．

西漢之爲丞相者、有就國、有免歸、有自殺、有伏誅．而無復爲他官者．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博山侯、罷．久之復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爲丞相．復故國．御史大夫乃多復爲他官．韓安國免後、復爲中尉．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翟方進左遷京兆尹之類是也．東漢光武卽位之

初、以讖文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違命將斬之．赦以爲中郎將．自是終東漢之世、去三公而復爲九卿郡守者、不可悉數矣．唐宰相既無定員、又多以他官兼領、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時或至有十七人．及其貶責、亦無復禮貌．武后時李昭德以鳳閣侍郞平章事．後貶欽州南賓尉．俄復召爲監察御史．吉頊自天官侍郞同平章事貶琰川尉．狄仁傑自地官侍郞同平章事貶彭澤令．此其尤甚者也．中葉以後雖罕此比．然李揆嘗以中書侍郞平章事貶袁州長史．後以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慢、則去之．常袞自門下侍郞平章事貶河南少尹．崔祐甫兩換秩．姜公輔自諫議大夫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謁宰相求官、聞德宗怒未息、懼而請爲道士．復爲泉州別駕．凡此雖不及武后時貶黜之遽、然頓辱之亦已甚矣．豈復以大臣遇之耶．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麤惡、一無有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穆、韓獻肅兄弟游．爲館職時、玉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筯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筯．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曲洧舊聞張跋

漢蘇子卿嚙雪龍荒．圖形麟閣．奇節卓乎千古．得宋朱少章先生而接武矣．先生使金．力抗僞命．誓死不辱．一武之引刀自刺也．懷印不釋．閉門絕飢．一武之持節臥起．幽窖絕食也．至於置酒食召士夫．從容慷慨．自分必死．奚異武之海上對李陵耶．在北著曲洧舊聞一書．述列聖之嘉猷．溯名卿之往行．卽一二遺聞軼事．亦供採錄．而曾無一言及北國事．嗚呼．每飯不忘之意．于斯見矣．豈徒援據精博．足誇淹雅乎哉．琴六黃君手錄全帙示余．余既愛是書爲忠義文章．而又喜黃君之先得我心也．於是乎梓之．琴川張海鵬識．

玉照新志

王明清撰

四庫全書提要

玉照新志六卷。宋王明清撰。此書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間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所載胡舜申己酉避亂錄。頗詆譏韓世忠。明清不爲詳辨。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糾紛。尚未論定。朱齊愈獄詞一條。深不滿於李綱。則朱子語類亦有是語。非好詆欺正人。他如王燮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劫寨破敵露布。皆載其全文。足資參證。又如載曾布爲燕水調歌頭排遍七章。爲詞譜之所未載。亦足以見宋時大曲之式。蓋明清博物洽聞。兼嫻掌故。故隨筆記錄。皆有裨見聞也。其曰玉照新志者。自序謂得一玉照於永嘉鮑子正。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揭之寓舍。因以名其所著書云。

玉照新志序

慶元戊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製作奇古。眞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韋弦。爲惡者又足以爲龜鑑。間有奇怪詼譎。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長至日。汝陰王明清書。

玉照新志卷第一

宋　王明清撰

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熙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存寶以非辜誅。繼而永洛大衄。徐禧之徒死之。由是恥於用兵。上亦鬱陶成疾。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寖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湟鄯銀夏。至宣賞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厠名矣。唯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六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敍劉永

年家世。敍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誣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邵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非嫡之類。所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荊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者豁究而考之。當知此言不誣。

紹興庚申。金人以河南故地歸我。詔以孟富文庾爲東京留守。富文辟舉少蘊良史以自隨。未幾金敗盟。少蘊身陷僞地者累年。嘗於相國寺閱故書處。得熙豐日歷殘帙數葉。無復倫序。少蘊南歸。出以相示。於是紬其可以傳信者凡八條。今錄於編。亦有已見裕陵實錄中者。併存之。

云。中書劄子。度支員外郎充龍圖待制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呂大防奏。伏見本路鳳翔府寄居著作佐郎前崇文院校書郎張戩。學術精深。性資方毅。昨因得告歸省。未蒙朝廷召命。義難自進。老於田間。衆所共惜。臣未敢別乞朝廷任使。欲望聖慈且令召還館職。有不如臣所舉。甘坐罔上不忠之罪。候敕旨。奉聖旨依奏。許朝參。令發來赴闕。依舊供職。

又云。中書省劄子。已降敕旨。奉使高麗船第一隻。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右奉聖旨額。且令御書院如法書寫。一面疾速入急遞至明州交割。及本州製造牌額安排。所有勅牒。令安燾等收掌。

又云。均州奏。爲本州編管前漳州軍事判官練亨甫。遞次與兄練勍。弟練沖甫。往女弟子魯麗華家踰蓋。後收繫在寶林院郭和尚房下。令求食。因探見魯麗華與百姓王九在店飲酒。晚歸寺。毆打魯麗華致斃。禁勘申舉。已送司理院照對去訖。奏聞。

又云。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兗鄒二公配享。如允所請。乞即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伏乞備錄聞奏。州司所據陸長愈狀奏聞。候勅旨。尋下太常寺定奪。申部。今據本寺狀。看詳先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知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所請難議施行。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績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即以后稷。神句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句芒配伏羲。祝融大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是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勝高堂生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爲從祀。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享。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所有荀況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貴上稱聖朝褒崇儒賢備修祀典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帖檢會左邱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即乞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兗國公。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邱明之下。揚雄在劉向之下。韓愈在范

寧之下。冠服皆從封爵。奉聖旨依。

又云。勅下江東轉運司斷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陳繹。爲前知廣州日。將道到公使庫檀木觀音。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幷將公使錢雜糧餵飼自己白鷳等。幷役使士丁槍手。修築廨宇內地基。及幷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幷申奏辨明所犯虛詐。及取勘時遂次虛妄等罪。幷男承務郎新差汝州洛南稻田務陳彥輔。役使廣州軍人織造朱絲生活等罪。幷取勘虛妄。併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郭應之於廣州公使庫乞供給與陳繹管句宅庫買物虧價。陳繹合追見在太中大夫復官諫議大夫龍圖閣待制。或以職當徒一年。勒停。緣前項徑罪內犯盜贓一疋。仍令准例追毀出身以來誥勅文字。除名勒停。放陳彥輔各從杖一百私罪。上定斷銅十斤。放郭應之該赦。奉勅並依斷。內陳繹特免除名勒停。落龍圖閣待制。仍追一官。差知建昌軍替鄭琰成資過滿闕。陳彥輔特衝替。

又云。王安石劄子奏。幸遭聖運。超拔等夷。知獎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巳。取進止。奉聖旨依所乞。以報本禪寺爲名額。其中載練亨甫事。亨甫以知經術馳名。熙寧間爲王荊公之高弟。而所坐適爾。殊不可曉。又恐在詿誤一時官吏迎合觀望如秦少游未可知耳。

章聖朝。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荊公進用時。有王介中甫者。以詩誡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荊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蓋取於此。中甫。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爲從官。子沇之彥允。漢之彥周。渙之彥昭。爲之彥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熙寧中。有太廟齋郎姜適者。淄川人。樞密遵之孫。嘗從開封府覓舉還鄉。途中有車輿數乘。每相先後。初亦不暇問之。既抵里中。乃徑趨其家。適出詢之。有婦人焉。顏色絕代。方二十餘。謂適曰。吾來爲汝家婦。適曰。吾納室久矣。豈容他人。婦云。使足下自有妻。我願妾御無悔。反覆酬酢久之。適知其怪。然勢不容拒。遂以廊廡間空屋數楹處之。徐觀其變。婦者亦有使令。自營烟爨。烹飪飲食。無異常人。略無惡變之擾。亦不與之講男女之好也。既無從詰其來歷。但合門畏懾而已。積甚逾年。人情相與亦頗稔熟。忽有道人在造門。婦一見。掩袂大哭。道人者語適云。子倘不過我。禍有不可言者。此婦人。劍仙也。始與其夫亦甚和鳴。終乃反目。婦易形外遁。其夫訪於天下。今將迹至君家。來殺此婦。幷及君焉。吾先知之。萬里來救君命。今夕必有異。子但閉目勿開。安以待之。可保無虞。是夜三鼓後。忽衙中劃然有聲。見二劍。自空飛入。適如其言。瞑目安坐。少焉。二劍盤旋於適頂之前後。天將曉矣。忽聞喝聲甚厲云。可啓觀。即昔來之道人也。下視之。有人首一。血流滿地。道人曰。可賀矣。腰間瓢中取藥一捻布之。血化爲白水。人首與道人俱不見。次日。婦人亦辭謝而去。適自此神氣秀爽。不復以利名縈心。屏妻子。常往來鄠杜之間。

以藥餌符水療人之疾。數見奇效。時人敬之。其後孫處非安禮所書如此。安禮。君子人也。所書必不妄。明清近觀熙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詣闕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姜適進狀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祿寺丞緯之姪。爲學道休官。有法。能致太皇太后復生。詔差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中書密院兩府商量。勘本人稱限六十日內當如其所陳。於京師城西金明池內修蓋作醮。差御藥監及宣使賜淨衣一套。至期無驗。復詰之。云太后方與仁宗憑玉闌干賞千樹梅花。無意復思人間。上以狂妄除名。送秀州編管。後不知所終。

元祐三年。東坡先生自翰苑出牧錢塘道。蘇。毘陵之洛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簷之下。仲益方七八歲。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所學。方爲七字對矣。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璵器。仲益隨聲應之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贈之以緡酒。囑其父善視之。後來果爲斯文之主盟。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狀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買時成等宣言。欲除君側之姦。詞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帖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會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器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於蜀中。其徒句羣以前事告變。獄就。遂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文肅亦坐責。告詞略云。遽求可用之才。輒爲逆謀之首是也。究其始止以猖狂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寶運錄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雪沛澤。用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冤之魂。亦伸屈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書。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爲闕文。如褒贈常濬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已見之洪景盧容齋三筆。不復重載。

明清家昔有盧瑑范陽家誌一書。敘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爲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倘能彷彿記其一二三一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爲萬里相望。聲迹眇絕。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日忽報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辦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聞。忽見江南李後主衣冠如平生。間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被疾而殂。又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辯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後。賓客星散。獨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

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稱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乃與東坡先生遊。東坡推爲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

燕燕忙、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作哀詞者、一蘇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後以傳其詞徧國中、於是改名蘧、易字子開、與蘇黃遊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城詩云、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會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則倩盼冶容、脩短合度、與曩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謫在幕府、相與遊從、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谿友議玉簫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綬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仕至中散大夫、晚歸守湍須祠堂在焉、賀方回爲子開挽詩詞云、我昔官房子、皆聞忠穆賢、又云、和璧終歸趙、干將不非吳、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即爲和甫也、少游歿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

元符中、饒州舉子張生遊太學、與東曲妓楊六者好甚密、會張生南宮不利、歸、妓欲與之俱、而張不可、約半歲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則任其從人、張偶以親之命、後約幾月、始至京師、首訪舊遊、其鄰僦舍者迎謂曰、君非饒州張君乎、六娘每恨君失約、日託我訪來期於舉舍、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前三日、母以歸洛陽富人張氏、遂偕去矣、臨發涕泣、多與我金錢、令候君來、引觀故居、坐乃僦後人、生入觀、則小樓奧室、歡館宛然、几榻猶設、不勝、知其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感愴、不能自持、跡其所向、百計不能知矣、作雨中花詞、盛傳於都下、云或云、即知常之子予功獻也、其詞云、事往人離、還似暮峽歸雲、隴上流泉、強分圓鏡、枉斷哀弦、曾記酒闌歌罷、難忘月底花前、舊攜手處、層樓朱戶、觸目依然、從來慣向、繡幃羅帳、鎮交比翼文鴛、誰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戶不如飛絮、傍情爭及爐煙、這回休也、一生心事、爲爾縈牽、此得之康宜仲布所記云、

明清述揮麈錄、列本朝諸帝以潛邸爲軍府、今又敬以徽宗詔旨考之云、政和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閤、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明院秋冬間、忽覩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即位、嗣登寶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陞爲遂寧府、又詔主上嘗封蜀國公、陞蜀州爲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詔以宿州零璧爲靈璧縣、以眞州爲儀眞郡、通州爲靜海郡、秀州爲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也、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眞通州嘉興三志皆所不載、明清嘗陳于禮部、乞行下逐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亦有侍讀侍講官、不當比擬稱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太宗皇帝初爲韓冀諸王置侍講、後有欲爲皇族子孫設之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爲奉諸王講讀、以教授爲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尚不可與王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侍講改爲直講、侍讀改爲贊讀、大亨字嘉甫、一時知名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溫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耤詔書刻石、被以雲錦、安寧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茂盛、既已收穫、枯荄又復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效此施行、徽陵覽奏、不樂云、起諂佞一至於此、何以儆在位、其尋俯手詔、豈不是相倣、可送吏部、

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削籍於建中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於位、恩數甚渥、後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遂坐誅、弟邦、送涪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詔旨、至宣和元年、燕雲之伐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留京師、抱關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萬言、永祐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置之典刑、優加擢賞、僉論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今處厚未盡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恩澤、特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淚落闌干、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爲非、特當時大臣推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能身任死爭、卒至禍亂、可不痛哉、今盡列堯臣之疏於左、臣觀商高宗審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陳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天下萬幾、一人聽斷、雖甚聖哲、不能盡善、堂上遠於百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聞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實係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以帝王之德、盛於納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躋於安榮之域、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而不當、朕不加罪、於是響踴之士、冒昧自竭、咸盡愚衷、而僉人欲杜塞言路、輒弄威柄、乃熒惑陛下、加以誣詆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唱北伐之議、思所以蠹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咸以前事爲戒、陛下復何賴焉、臣竊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臣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也、臣螻蟻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倘使上冒天威、必誅無赦、臣雖就死無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說以獻焉、臣聞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而有外懼、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果來、聖人以一身寄於巍巍之上、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安危之機、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來也、有天下國家者、必固本以釋末、未嘗竭內以事外、雖羈縻制御之不失、徒使爲中國之藩籬耳、曷嘗興之謀大事、圖大功、俾憂生於內也、昔王猷說契丹入塞以奉晉、兵定、人皆以爲後患、可不寒哉、古者夷狄憂在內、不在外、外憂之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士勇、隨即翦滅、其患不及中原、太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臣恐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無憂、甚可懼

由陛下亦思之乎歟．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委任奸臣．竊生變作亂．數撓殘胡．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聖德．億兆同憂．且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彼故茫然不以動其心．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脣亡齒寒．邊城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畜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將見四夷交侵．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積累世之餘烈．既幷六國．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萬里．其意非以衞邊地而救民死．乃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叛．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強盛．務恢封略．圖制匈奴．患其兼徙西國．結黨南寇．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數計．至於用度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始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漢文欵．分命諸將．攻略河南．數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亂．陳宣帝纘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敗．江左日蹙．力殫財竭．旋爲隋氏所滅．隋煬帝恃其富強之資．逞無厭之欲．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斂百出．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滅國．唐太宗定海內．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邱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疲勞．雖未至於禍亂．然不免有中才庸主之譏．明皇開元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靑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燕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貪地窮兵．好功黷遠．忽守成持盈之道．不圖勞民之弊．昔者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至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故享國日久．詩人詠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凡有不虞．使騅以利民．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盟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清．漢祚日永．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之議．棄珠崖之陋．後世以爲美談．東漢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宮馬武請伐匈奴．報曰．捨近謀遠者．勞而無功．捨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源者乎．歷觀前世．雖征討殊類．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事有成敗．然毒蠹四夷．殘兆姓．未嘗不由好大喜功．竭內事外者也．人謂國雖大．好戰必亡．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內諸夏而外夷狄．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種類乖殊．習俗詭異．居於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險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敎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內以事外也．故樊噲嘗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詔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陳湯誅郅支．匡衡劾其矯制而專命．郝靈荃斬默啜．姚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終不加爵賞．抑有由矣．是知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乃聖人制禦夷狄之常道也．在昔東胡避李牧．北虜憚郅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玭．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因守邊疆．故能威震四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壯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或有僥倖一時．爲國生事．興造邊隙．邦憲具在．夫何患云．我宋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胄．總熊羆之衆．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豈勇力智慧不足哉．蓋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者．不忍使我赤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匈奴舉國來寇．不得已而與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逡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積累之艱．鑒歷代君臣之失．永塞邊隙．務守盟德舊好．遵忠信．智勇之人．如郅都者．使守險塞．而嚴軍高壘毋戰．據關扼險．荷戟而守之．無使夷狄乘間伺隙．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豈不偉歟．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者．此也．臣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時君世主．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斷而馭之．故終至委靡顚躋．傾覆神器．不可支吾而後已．大抵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其出入臥內．雖間朝夕．巧於將迎．則君心爲之必移．況隆以高爵．分以厚祿．加之信任．以資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太祖皇帝鑒前代之弊．務行剗革．內品供奉．不過二十人．徒使供門戶灑掃之役．寶元以後．員數倍增．緣屬從僥．咸平中秦翰嘗有終因討王均之亂．既而有功．授以恩州刺史．自後劉寶信鎔初無纖毫之功．咸起僥倖之心．乃攀援二人．遂皆遙領防刺史．議者否之．繼以明道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宦寺．斜封爵數授之匪人．委用漸大．姦風一扇．先朝之典制蕩廢．當時臺諫以死爭之．期必行而後已．今乃不然．官寺之數．不知其幾．但見腰金袍紫．充滿朝廷．處富貴之極．忘分守之嚴．專恃威權．決議中禁．蔽九重之聰明．擅四海之生殺．懷諂諛之心．巧媚由求者則舉而登用．勵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則立見排斥．以致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府第擬列天都．親族布滿丹陛．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侔於天子．嬙嫚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僭擬宮闈．狗馬飾雕文．土木被錦繡．更相援引．同惡相濟．一日再賜．一月屢封．爵命極矣．田園廣矣．金帛盈矣．奴婢官矣．搢紳士大夫盡出其門矣．非復向時掖庭永巷之職．閨闥房闥之任矣．皇綱何由而振耶．是以賢才怨憤．志士痛憤．莫此爲甚．昔人謂宦者專而國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賤士．無官守言責．不敢纖悉條具．上瀆聖聽．請以誤國之大者言之．童貫起自廝賤．本無智謀．陛下付以兵柄．俾掌機密．自出師陜右．已彌歲稘．專以欺君罔上爲心．虛立城寨．妄報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鬻賣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典常．有自選闕不由舉薦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得防團者．有放逐田里不應銓敘而擢登清禁者．有托儒爲名了不知書而任以閣省者．或陵德鮮禮．不通世務．徒以家累饒金．與權雜拜．公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戎豎驕恃勢．不知古今．徒以門高閥貴．搖尾乞憐．僥倖請託而立登要津者．紛紛接踵．一時鮮儷寡廉鮮恥之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專其所欲．惟恐居後．兵法．戰士冒矢石被傷．生有金帛之賜．死有褒贈之榮．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戰場之卒．秋毫無所得．死者又罹以逃亡之罪．賞罰不明．兵氣委靡．凱旋未久．秩品已崇．庖人廝卒．擔門執轡之隸．冒功奏賞．有驟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山西勁卒．簡盡選爲親兵．實以自衞．屯攻戰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振旅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曾果安在．此天下所共憤．而陛下恬不顧也．貫爲將帥．每得內帑金帛以犒軍．須悉充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償

於州縣。假勢作威。倚法肆貪。暴賦橫斂。民不堪命。將士爲之解體。貫方且意氣洋洋。自爲得計。況焰熾然。數載之中。罔有剛毅不回之士。愛君憂國。一言議己。則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敢言而歸怨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并倡北伐之議。經營既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賦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加之以饑饉。迫之以重斂。其勢必無以自全。陛下尚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嗷嗷嗟讟久矣。其貧至矣。養生送死不足之憾亦深矣。昔人謂剝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臣愚深恐無常心之民。以剝核太至。不能自安。或萌不肖之心。其患有至於不可禦者。又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怨氣。天心憫焉。非朝廷之福也。劉蕡謂自古宦官典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其言載之青史。雖愚夫愚婦之咸知。陛下倘優悠不斷。異時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追悔何及。伏願陛下廓天日之明。鑒陰邪之路。翦俾璫追脅之心。復門戶掃除宦寺之役。使安其分可也。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陛下若罷之。此臣愚所不識也。恭惟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靈爲念。思禍患於未萌之機。戒其所當戒。更其所當更。自宸衷決而行之。無挾邪論之紛紛。天下幸甚。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者。此也。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祿。沐浴陛下之膏澤久矣。當此之時。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臣獨輒吐狂直。上瀆天威。非不知言出而禍從。計行而身戮。蓋痛紀綱之壞。哀生靈之困。幾亂將起。社稷將危。忠憤所激。有不能自已者。不識陛下能赦之否。臣聞唐貞觀時。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文皇厭之。欲加譴責。魏公諫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今臣惓惓之私。非敢望陛下咨其所陳。□□採其實而行之。使納諫之君。不獨專美於前代。臣子之至願也。惟陛下裁之。嗚呼。犯顏批鱗者。人臣之盡忠。廣覽兼聽者。帝王之盛德。臣之所以自處者。可謂忠矣。陛下所以處臣者。宜何如焉。願少緩天誅。庶開忠讜之路。永保無窮之基。倘或不容。身首異處。取笑士類。亦臣所不恤也。靖康初。堯臣爲宣義郎成都府華陽丞。欽宗親批云。王堯臣昨所上書議論慷慨。愛君憂國。出於誠心。可特轉奉議郎。除見闕諫官。聘持而下。而堯臣死矣。

玉照新志卷第二

鶯破眉尖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裏人。分葉上心頭滴。祐陵覽書其後云。此詞甚佳。不知何人作。奏來。盡以詢曹組者。今寘翰笥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祕書與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遊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祐陵攜嬪御閹官凡數十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寐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之。見其鬟髮如雲。素頸粲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髯鬚如棘。面長尺餘。兩目如電。極爲可畏。從衛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遽遁不見。上面回轡。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

明清揮麈餘話記周美成瑞鶴仙事近於故籍中得先人所敘。特爲詳備。今具載之。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杭徙居睦州。夢中作長短句瑞鶴仙一闋。既覺。猶能全記。了不詳其所謂也。未幾。青溪賊方臘起。逃其鋒。方還杭州舊居。而道路兵戈已滿。僅得脫死。始入錢塘門。但見杭人倉皇奔避。如蜂屯蟻沸。視落日半在鼓角樓簷間。即詞中所謂斜陽映山落。斂餘暉猶戀孤城欄角者應矣。當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吳越享安閑之樂。而狂寇嘯聚。徑自睦州直擣蘇杭。聲言遂踞二浙。浙人傳聞。內外響應。求死不暇。美成舊居。既不可住。是日無處得食。飢甚。忽於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者。視之。鄉人之侍兒。

素所識者也。且曰。日昃未必食。能捨車過酒家乎。美成從之。驚遽間。邀引數杯。散去。腹枵頓解。乃詞中所謂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之句驗矣。飲罷。覺微醉。便耳目昏惑。不敢少留。徑出城北江漲橋諸寺。士女已盈滿。不能駐足。獨一小寺經閣偶無人。遂宿其上。即詞中所謂上馬誰扶。醉眠朱閣。又應矣。既見兩浙處處奔避。遂絕江居揚州。未及息肩。而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將涉江之淮泗。因自計方領南京鴻慶宮。有齋廳可居。乃挈家往焉。則詞中所謂念西園已是花深無路。東風又惡之語應矣。至鴻慶。未幾以疾卒。則任流光過了。歸來洞天自樂。又應於身後矣。美成平生好作樂府。將死之際。夢中得句。而字字俱驗。卒章又驗於身後。豈偶然哉。美成之守潁上。與僕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詞見寄。尚不知此詞之言待其死。乃盡驗如此。

明清揮麈錄載雍孝聞事頗詳。近見狄浦朱去奢云。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嘗有詩云。官田秫熟陶元亮。私釜生塵范史雲。至今郡人猶傳誦之。孝聞沒後。有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爲孝聞。走江淮間。其才亦不下孝聞。有弔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蕭帳。有照夜之寒缸。過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外何人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在瑤宮。宣和初。至京師。遂得幸。祐陵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賜姓名朱廣漢。至紹興中。猶在。寓會稽之天長觀。明清尚及識之。而洪景盧夷堅志記其一事云。

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賓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之甚。妻棄去適他人。一女流落宦寺家。不暇訪其生死。日益以困。偶往相藍問命於日者。日者賀曰。後當官隆極品。未論其他。而今已爲觀察。且書在今日矣。君其識焉。同行情狀。笑且拚之。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輩。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即除閤門宣贊舍人。未及歲。以女正長秋。得拜廉車。不數年。位登師垣。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寵。妻再適張公緒。亦緣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韓彪斯士。鄭氏婿也。見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瑊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

裕陵初復西邊境土。夷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宰臣爲誰人。云包樞密孫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仕於中朝者。然多右列。

明清揮麈前錄載中書舍人紅鞓自葉少蘊始。出於姚令威叢語。近觀孫仲益所作張端友仁仲行狀云。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爲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色相絕如此。詔令太中大夫以上犀帶垂魚。自公始也。與姚所記少異。

湯舉者。幽州縉紳人。與先人太學同舍生。有才名於宣政間。登第之後。累任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以疾不起。舉適上課。當遷員郎。而綸軸未頒。有王令詵者。南都人。文安堯臣之後。爲縉紳。令告其家云。未須發喪。少俟命下。舉妻懼不敢。令詵力勉之。且爲頻遣价疾馳入都。趣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後舉

哀。令詵爲保任中都。遺澤遂沾其子。即進之思退也。後中詞科。賜出身。擢居華要。位登元台。貴寵一時。亦異事也。故書之。

秦妙觀。宣和名倡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謫廢於家。嘗語明清曰。頃客臨安。雨中見一老婦人。蓬頭垢面。丐於市。藉箬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亦聞秦妙觀名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多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傷其晚年流落。不偶特相似爾。言猶在耳。興懷太息。

明清揮麈餘錄載李元叔上廣汴都賦於祐陵。由此進用。近得全篇於其從孫中父直柔。今盡列於後。臣竊惟皇宋肇祖受命。奠都於大梁。於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煌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彥嘗草汴都賦。奉御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盛。則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耳目所聞見。亦頗得其梗概。輒鼓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奧。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冀備乙覽之末。爲賦曰。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過大梁公子於路。相與問答。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謂之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賁飾恢宏之美。煥見於書經。繫先後之次。備載於禮。宅中國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敢高談羲皇。遠舉夏商。試即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交注。嶽瀆首之以巍峨。函谷二崤之險。此宗周所都。成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啓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據以伊洛瀍澗之滯。控以成皋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畢昴之交。河冀之津。風俗漸乎虞夏。疆域逮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嶽鎮野。龍川帶坰。列戈船於三江。儲戎車於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邛笮。通商滇僰。地蓄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儼美而爭雄。旁睨而論。雖辨若炙轂。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愕眙。已而哂曰。先生於古誠博矣。孰若我目視汴都之偉觀乎。顧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恃於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豈必宅於河洛。其爽塏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玉城。軼人寰之埃壒。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鈞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刑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涵地負。深厚莫測。迫魚麗之處。多邁顯庶之奢殖。彼兩漢之雄。雖仍於周家之舊城。三國之鼎峙。難乎一方之都會。較而論之。於今日正猶拳石涓水。欲與五嶽四瀆爲比。殆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日。而處於遐荒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隸來神州。恍然似失。目雖駭乎闕庭樓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子年在英妙。博聞強記。幸爲我條言之。公子曰。僕實不敏。竊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弛圮。陵夷五季。紛綸四紀。上帝眷斯民之塗炭。眷求一德。作之君師。肆我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乘大之居。實古大梁之域。在漢則郡以

陳圖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類.考其地望.雖卓犖乎諸夏.附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時乎有待.世莫能測.洎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啓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啓之.匪天私彼.有梁.實兆宋業.觀天文分野之次.舍則房心臨其墟.實沈當其躔.仰星躔之有赫.直帝居而久照.乘夫土脈之豐衍.則嵩高磊砢.下者墳壚.廓陂陀之憒澤.極灌溉之膏腴.諧地形之高兮.則自澗而西.涉川上.歷灘瀨.遂東至於通津.岡阜隱鱗.烟雲飛屯.其上鬱律.勢與天逕.語汴渠之駛兮.則自鞏而東.達時門.抵宜澤.障洪河之濁流.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城.儼若蜺霓.泝湍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倪.路雉堞之固.則偉扱金堤.緣以渦汜.仰窺太微之象.乾臨赤縣之畿.語郊關之壯.則密拱中寰.高映四野.揭華勝以干霄.跳嶽嵬而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於梁.遂繇祖而始興.至太宗而浸昌.列聖相承.洎於今日.當國家之閒暇.肆乘時而增葺.遂跨三都.越兩京.儗二周而抗衡.數其衛則神霄之府.上膺南極.依殊祥之御見.恍微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闡真機.用端命於上帝.而彰信於羣黎.爰設定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繼乾元之用九.參八寶而並範.乃嚴像設.祇奉葆宮.儀一殿以居上.繪諸天而位中.靈妃上嬪.列於西仙.伯天輔列於東.濟濟羣辟.峩冠景從.往往名在丹臺.而身爲世輔.像圖孔肖.後先攸序.闢金螢.啓玉室.殿寶輪之飛動.森繁仗之紛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實總會乎衆真.本始載叶.識禮惟穆.蕃華封精祀之儀.致天保無疆之卜.若夫陽德之熾.咸秩火神.於赫熒盛.厥位惟尊.爰曰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閼伯.以序而隱.兼夫帝嚳之胤.自於宋地.叢乘是德.面王天下.飭之靈祇.赤文煥爛.舉以示衆.遂宅區夏.豈必齊伏合信於羣商之事.神昏昏符於參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虔.觀辰出戌入之度.有覩慧禮輿之吉.遂維五帝之象.夏體赤離而面南.諸祉萃於燁府.驗朱帝於靈篇.火得其性.景曜昭然.曠彼煌煌.位在南端.歷太微以受制.遷心星而斡旋.相我昌運.於千萬年.出南薰.壁奉壇.廓若天高.渾若天圓.欽柴于丘.僉曰稱賢.先是有司.仍國舊貫.明宮齋廬.悉取縉紳.洎紹聖.增攸建.精意孔昭.禮文彌繁.主上改元之初.歲辛巳.長至.始觀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董四事.蕆禮典.申勸奉官.登嚴祀事.於是規恢三代祭器肇新.粥乘元圭.天道是循.百官幽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黃衢再遵.已而日景晏溫.天爲降甯.衣冠幢節之輝映.彩仗鑾輅之參差.登徒若見於渭陽.而接拜於天門.仰眡體之四照.聳華目而動心.乃闢琳館.揭號迎真.用仲昭報.以福斯民.渡玉津.抵天田.王者之耤.厥畝維千.上春展事.務崇吉蠲.于時農祥晨正.東作是先.從黛耜於玉輅.儆雪輊於紺壤.蒼幘驪服於廣陌之側.青旗晻靄於黃壁之間.帝御思文.飭躬藉事.屈帝尊以乘耒.勤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擧青箱之嘉種.以成高廩之豐年.然後穫之.秬秠瑞禾是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率粢盛以致肯.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實將勸天下之養而教孝.附壽宮.峻上觀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於焉具設.上下互映.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曜斯列.璣璇上承.金虬四匝.備璿璣玉衡之制.象馮相保章之法.隨壺蓋渾之規.序周肆宣夜之說.于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其正.于以觀雲則分至啓閉.各得其應.以候鐘律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影則長短之度稱.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效.靈祥並臻.至若臨雲之建.與

辭是嚴.法西崑之玉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秘籍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畢分.萬卷綺錯.犀軸牙籤.煒燁有燦.金匱石室.載嚴封鑰.或資討論.則分隸於三館.或備奏御.則會萃於秘閣.以至字書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蟲文鳥跡之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真偽既辨.衆美斯備.圖書所載.則三祖餘範.七聖妙蹟.皆名馬於曹韓.豈古松於韋畢.縱絕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色.爰建古文.宏規豐敞.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歆豔.不啻登瀛洲而躋蓬室.名卿鉅公.由此塗出.若夫龍泮所在.大闕實開.作庇寒士.今踰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構以嚴載籍之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聖之祀.象肖尼山.制侔闕里.其配享也.則惟顏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則多鄒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肅冠裳之有儀.至於庠序.舉校之教也.首善於京.自熙寧始.乃詳備講說.雖嚴課試.規繩以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奧.頓革聲律之弊.肅乃采芑新田.育我中沚.人才於此乎輩出.斯道因之而不墜.其外則用建原廟.近倣元豐.侔圖程度.罔或不同.朱甍相望而特起.標垣對峙而比崇.界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雄.鮮烟瑞靄.煥爛紫龍.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親彌篤.兄弟之義彌隆.屈四孟之故律.感節物於季冬.侈衣冠之出遊.移蘋藻於帝衷.既進祠於東宮之七殿.御潔誠以致恭.想晬容之如在.備享獻而肅雝.參以時王之禮.肆設盛乎威秩.倣古惟雕精首拜顧.牙盤成薦.玉饌惟充.有飶其香.齋誠默通.顧靈心之響答.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臺所寄.號爲圖籍.象門乎文昌.運侔乎北斗.四方科會.於是乎上達.三省政令.於是乎下究.爰即西南坑爽之所.度宏基而爲署.太社爲之鄰.西掖直其後.形勝渾渾.不偉不陋.列屋前分.是爲六部.自吏洎工.位於左.自戶洎刑.位於右.公庭寬若.百吏輻輳.於是糾以虞舜黜陟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黠胥不能措其奸.慢吏不能逃其責.秩秩乎天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則.用能効臂指之相應.繼紀綱而並飭.至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盛.聚邑列布於千里之畛.風俗樞機.教化原本.當府庭之既徙.峻分曹而務嚴.職業斯肅.名實斯允.爰擇擢頗之才.俾長治於資敏.南罰之俗.坐革衙術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囂塵之喧譁.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萬物覆露.刑姦登殺之下.日黨陶而饜飫.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於將枯.日無滯訟.歲無囚獄.貫索之象既虛.圜扉之草斯鞠.藐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爾乃背宜秋.出城闕.神池靈沼.相直匪隃.伊苑囿之非一.聚衆芳而耕鑿.神木千章而不凋.仙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之司開.正條風之暄.啓命嗇夫而啓禁籞.縱都人而遊覽.我皇踐祚之五載.六飛始御于苑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逡巡陽於暮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呈陳.閱騰飛動.錄伎紛繽.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賚洽羣.措豫於九重.均讌飲於羣臣.循先朝之故事.張太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勤.其北則壝壇再成.寔爲方丘.佇柔祇之歆饗.故神輿之是俾.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尤.敦肆比正.顓典卑祈.帝躬臨於澤中.即陰位而顯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嶽瀆之儀.乃奠黃琮.獲於神休.乃癸瘞鬱.格彼玄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協氣以橫流.顯融寥際.崇邃靈旂.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貿若獸牽.

有緣若爲者。地之百靈秘怪。咸帝德而來遊。景光爲之燭曜。祥雲爲之飛浮。侍衛駭愕。莫測其由。眞時之對。上執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歌乎物發冀州。至其棣萼之庭。建蓋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遂。發隆則友之義。兢兢業業。欲盡繼述之志。永紹裕陵。垂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匹休於棠棣。灑以眞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兩鎮之節。厚以三接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建初議入之豐也。每當歲時之祈樂。儼燭齒而密侍。和樂且湛。跼拘堂陛。無間勸侑之勤。有繼飲酒之飫。既翕既醉。何棣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效瑞。鵲鶴來集。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背。應成弟昆之是類。湛實翰以禮物。用悃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內睿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熊之應。夢演濬源而毓粹儀。螽斯蟄蟄之衆。假樂皇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侔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闕於春宮。申眷後王而加惠。冠禮薦行。三加攸次。詔以成人之道。載隆出閤之制。卜吉壤以酬居惟宮闕之是邇。標蕃衍之美名。彰皇家之盛事。顯啓處之獲寧。借皇慈之曲被。於是賓師友。簡僚吏。習禮節講儒藝。日皋朝著。克勤無怠。孳孳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義備。至若宗正著錄。枝派實繁。上及曾高。下及曾元。分宅廣陛。恩義兩敦。節族屬之疏戚。班祿秩以維均。遠則褒崇藝祖之胄。近則加厚濮邸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悉沾。歌湛露。詠行葦。戒杕杜。歌葛藟。衍蟄蟄於螽斯。繼振振於麟趾。於赫帝命。屬綿是與。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歲月薰陶。朝夕漸染。蘊積寶典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淸靜如胖盡精忠如更生。文若東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實飛聲。於是參親疎而兩用。莫列儀於王國。遂

壯周家之舊屏。固漢宗之盤石。若夫由朱雀以縱觀。下天漢而北望。千門萬戶。將將有伉。嘗觀其勝。則仍宜肇之舊稱。定五門而改觀。其始也。憲陳舊章。大壯揆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廉頌於鼛鼓。環材山積。則又疑於神貺。其上則藻色麗乎方井。雲氣萃乎桁棞。圜水波於柏棟。列繡文於幽楯。罔不隨色象類。因木生姿。窮極奇巧。世人能爲。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其旁則簷牙高張。楓楯周布。往往雕鏤鶴鳳。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據若怒。或奮翼東廂。或圖首西序。殊形詭制。覽者內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爲極。披路三條。則棨枑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罘罳儼以並飾。善頌落成。上下用懌。嘗觀其陰。則巍巍北闕。時謂景龍。於焉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閱夫闤闠。則九市之富。百區之雄。越商海賈。朝登夕充。乃有犀象貝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裳衣履之巧。魚鹽果蔬之豐。貿遷化居。射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晝起。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北辰之藩衛。太平既久。民俗熙熙。觀夫仙倡効技。優蓄逞材。或尋橦走索。舞豹戲龍。則觀者爲之目眩。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爲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黃醅。衛術泛觴竹葉傾醽。光既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於我哉。瞻彼艮維。崇崇琳闕。始異天祥。昈分彪列。妙道由是肇興。至教於是旁達。辛卯之歲既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玉笥考召之法。博施於民。偉絕天關。神符一出。華邪四彗。馘毒治病。力深効捷。內則艮嶽屹以神秀。介亭聳以巍巍。天人交際之夕。淸供於此備設。俄而玉斧自傾。寶鉶如擊。微震霆之霹靂。靈圖下兮雜遝。遠夫應鐘紀律。里社開祥。

凡留臣子之列。欲頌顯謨之熊。卽齋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於時演大梵希夷之音。諷太元空洞之經。遂頒秘籙。八百聯名。猗彼乾維。龍德是蟄。地直天奧。上帝化精。有岡迴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緊我聖明。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夸矜。蓋示不忘其所自。爲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旣瑤瑤焉。唐之興慶。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湧。聚水淵淺。方壺超蓬瀛。大君戾止。廣殿歡騰。九奏備八佾咸。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躡神山而遊紫微。戊戌之冬。太乙次於黃秘之庭。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爲陶茂。適契乎元命之晶。詔鳩工以基迹。用揆度而安鎰。十神載列。五福來萃。至於端闈之內。大庭耽耽。路寢斯在。有大符貺。於此乎躬受。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赩動彩。左墄右平。相輿嘆嗟。晛虹光而培塿。嘻景福之叢芮。春王三朝。履端匪懈。庭燎有光。禁瀾斯艾。供張絕麗。法物咸萃。乃建招搖以環合衛羊。聳乎輕褰。正宁當陽。天極是配。九賓星拱。垂紳委珮。樂奏乾安。間以鞮韎。上公獻壽。稱觴拜跪。天子萬世。兆民永賴。其左則合宮之制。尚出百王。上圓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四序之和於四阿。達八風之氣於八窗。洞寂默定。聖發光減。重屋告成。保我家邦。于以饗帝而嚴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霜。樂奏黃鐘。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於神考。用嚴配於上蒼。于以觀斗而布政。則春朝青陽。秋覲總章。冬遇平劇。夏宗明堂。玉冊以極其變。內經以考其常。欽授於人。遂正天綱。其右則徽猷之閣。嚴凝密視。神鼎內藏。天所保定。作鄭鄗之永圖。矣甘泉之匪稱。其始鑄也。爲制作之妙於繫袤。得豪逸之士於草茅。一鑄而就。光輝孔昭。其始定

也。夜出九咸。不異不數。龍變光燭。氣明焰消。維鼎鼐之實。作鎮神皋。數協九疇。象該六爻。屹然中峙。墉崇廟。朝曰蒼曰彤。以其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其秦趙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東北。有位西北者。分方命祭。問或不齊。宜乎卜世卜年。過於周曆。永保茲器。與天無極。至其內朝。則祥曦延和。淸穆顧問。親臣列侍。禁衛環廬。治朝則紫宸垂拱。丹宵有煥。一日萬幾。此焉聽斷。厥或趨拜。將相號令。肅爽。爰卽文德。播告唯宣。燕樂羣臣。肆筵多士。乃御集英。以時蒞事。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消徽猷。五閣巢禁。奉祖宗之彝訓。示子孫之楷模。貫追盤誥。道契圖書。璣秘藏之摩意。仰聖孝之如初。次則東西分茲。政事所會。始揆而議。則可否有蓍龜之決。旣審而行。則出內惟喉舌之寄。于以幹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籌帷幄之中。折衝樽俎之間。發號五兵。坐鎮百僚。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密旨是承。綸章是導。爾乃聖恩潤色。追風雅瀾。遜東里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御殿。聳飛陛翼。翼容思之始謀。因紹聖之故跡。凝芳瑣瑞。熙環瑲。輪焉奐焉。光動兩側。聽政之暇。來遊來息。稽古制於鼎彝。縱多能於翰墨。致一凝神。儼入聖域。受命邇臣。於焉寓直。躬啓沃之丹誠。庶密效於裨益。申紹紀元。昭示萬億。覩彼元符元鼎。神爵五鳳之號。詎能尊美於史冊。至如觀蠶之所也。延福邃深。有嚴金飾。當春日之載陽。率六宮而與俱。懿筐旣飾。柔桑旣敷。鞠衣東鄉。三采繅藉。風戾川游。地溫氣舒。然後龍精報貺。瑞蠒紛如。五色之絲。允侔乎東海八蠶之歲富。侈於吳都。獻於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天下。則無斁之化。斯並美於關雎。以至披門出謝之

與周盛假道之術長廊廣廡之連延珍聚祕館之重複倬然在列璇題輝映雖使廣延羣客衆集書府曷足以紀玆區宇之盛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侈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才受天眷命爲天下君其所以圖爲宰制獨運渠矱之中者恐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爲子陳之若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燕趙汝潁之近甸吳於越之秀兩蜀文雅三齊質厚以至關東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胄咸會風雲雜然入彀効玆神聖之都是爲英俊之躔元精於此回復川氣於此蜿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世族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爽門之操文章出灌澳之間帝賚岳降運符半千商鶴周幹接武業冑陋七相五公之級莬邁杜陵韋曲之衣冠譬猶假儀權奇素多於冀北瑤琪結綠自富於荊山上乃以道觀能彙收並取明明在公濟濟列布同寅協恭相與俯輔故得朝廷淸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磬敷布漢北漸暨綠南洎銅柱深極沙漠遠踰羌虜陸讐水慄奔走來享雕題交趾左衽辮髮之俗願慕於華風金革玉瑱犀珠象齒之貢願獻於御府於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採周官之儀物稽山甞之典故考吉禮嘉禮之義正昏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冠服製職在太常各有攸敍功成而六樂興焉則韶后夔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始五運之先諧中正五均之度奎鐘鑄鎛磬琴瑟柷敔職在太晟各有攸部衆制備舉音叶天地應神人悅脩貫效珍應圖合牒上則膏露降德星明祥風至甘露墜下則嘉禾興朱草生醴泉流濁河淸一角五趾之獸爲時而出殊本連理之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龜來游於沼芝田千歲之鶴下集於庭期應紹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禪梁父泥金檢玉疑擬丕矩奏功皇天登三咸五上猶謙抑而未俞也於是親事法宮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審憲弱執道握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摸則惟周官之隆是術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檢其在官也絕僥倖之路汰冗濫之員率昭者戒於倚法治民者戒於爲奸其在士也納讜言於羣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業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流寓者獲游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蠲不急之務農人服田以效力穡之勤父老扶杖以聽詔書之布遂使四海之內反朴還淳皆敦本而棄末熙熙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聞之歎美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顧惟疏遠之蹤名不通於朝籍雖欲抽思騁詞作爲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天門九重勢難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冀哉因擊節而歌曰嚴哉神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曠然丕變還淳風金莖不爪囹圄空千齡亨運兮適逢下七制卑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衣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以續一賦之義焉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奠都大梁作民極兮一祖六宗世增飾兮光明神睿觀萬國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粤自踐祚履帝位兮體道冲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寔有成兮金鼎奠邦神器寧兮玉鎮定命垂奕葉兮天地並應符瑞著兮膺圖合牒千百祺兮坐以受之丹明堂兮三靈悅豫頌聲與兮元臣碩輔侍帝旁兮相與夙夜守太平兮運丁壬辰化道行兮己酉復元寶曆昌兮天子萬年躬在宥兮斯民永賴躋仁壽兮元叔名旵民元豐內相定之孫其後建炎中爲監察御史以名字典州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有子澍文亦工

明清投轄錄所敘劉快活事後來思索所未盡者今列於篇外祖曾空許文肅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運使呼之後果終曾觀吳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爲卿相劉笑曰官職但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肅當國先祖爲起曹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日見曾三女兒他日當爲公之子婦時先妣方五六歲又謂先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王樂道之子三運使之壻此兒他日名滿天下然位壽俱嗇奈何已而文肅能相遷宅衡陽北歸後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一見奇之遂以先妣歸焉後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釐其他類此尚多不能悉記異哉

馮燕傳見之麗情集唐賈耽守太原時事也元祐中曾文肅帥并門感歎其義風自製水調歌頭以亞大曲然世失其傳近閱故書得其本恐久而湮沒盡錄於後排遍第一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擊毬鬬雞爲戲遊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逼屬中軍直氣凌貔虎須臾叱咤風雲凜凜坐中偶乘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尋訪幽勝遊冶出東城堤上鶯花撩亂香車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笑語隱隱簾聲排遍第二袖籠鞭敲鐙無語獨閑行綠楊下人初靜烟澹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擲果潘郎瞥見紅顏橫波盼不勝嬌軟倚銀屏曳紅裳頻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倚咿啞聲裏細說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爲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許竊香解佩綢繆相顧不勝情排遍第三說良人滑將張嬰從來嗜酒還家鎮長酩酊狂酲屋上鳴鳩空鬬梁間客燕相驚誰與花爲主蘭房從此朝雲夕雨牽縈似遊絲隨風無定奈何歲華荏苒歡計苦難憑惟見新恩繾綣連枝並翼香閨日日爲郎誰知松蘿託蔓一比一毫輕排遍第四一夕還醉開戶起相迎爲郎引裙相庇低首略潛形情深無隱欲郎乘間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撫弄不忍欺心爾能負心於彼於我必無情熟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刃窗間粉頸斷瑤瓊排遍第五鳳凰釵寶玉凋零慘然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凌波呼喚相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揶揄羞面妝臉淚盈盈醉眠人醒來晨起血凝螓首但驚喧白鄰里駭我卒難明致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誣服圜門驅擁銜冤垂首欲臨刑排遍第六帶花遍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身辟衆莫遣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彷彿縲紲自疑夢中聞者皆驚歎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戮傾城寵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冤聲排遍第七攧花十八義城元靖賢相國嘉慕英雄士賜金繒聞斯事頻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深刑萬古三河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水滔滔水涵名難泯至今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

玉照新志卷第三

高公軒者．宣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為滄州儀曹．考滿．哀鳴于外臺及將曰．自惟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隳面而歸．以張鄉閭足矣．人皆憐而與之．既至京師．乃詣部自陳．齊狀已足．乞以照牒為用．先次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冒改秩．蔡元長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公軒中興後為檢正諸房文字．

外祖曾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舉送貢士張彥正綱．宣和末守秀水．舉送沈元用晦．紹興間牧上饒．舉送汪聖錫應辰．三人皆以廷試第一．其後舅氏曾宏父知台州．鹿鳴燕坐上作詩以餞之．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邱未必壓家聲．是歲天台全軍盡覆．事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蒸．家於秀之崇德縣．坐為人假手奏案至祐陵．榻前上閱之．云名見梁四公子傳．此人必不凡．可從黜略．時方崇道教故也．遂降旨止令今後不得入科場而已．彷徨無所往．時外祖守秀城．舅氏宏父為湖州司錄．來省侍．妓長楊韻者．才色冠一時．舅氏悅之．席間忽云．有士人沈念六者．其人文藝絕倫．不幸坐累．遂無試所．奈何．宏父云．審如若言．吾今牒門客一人．尚未有人．翌日訪舅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漕司首送．明年為大魁．才數月．即入館為郎．奉使二浙．經蘇嘉禾麗張．其徒曰．我今日適往庭參門生耶．

張子韶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居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

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蔚衣粧楚楚．因縱步覘之．常不及焉．至空迥處．忽回顧二人而笑．真絕色也．方欲詢之．乃緩步自水面而東．二公驚駭而還．

王幹．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為郎京師．其子婦免身．訪乳婢女儈．云有一人．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萬得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晧于橋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詰乳婢．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穴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尾乃見尸浮於水面．

元符末．亘公為太學博士．輪對．建言．比因行事．太廟冠冕．皆前俯後仰．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寺中奏云．自來前仰後俯．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之誤．哲宗顧宰臣笑云．如此．豈可作學官．可與一閑散去處．改端王府記室參軍．未幾．端邸龍飛．風雲感會．至登宰席．寵祿光大．震耀一時．紹興中亦有為館職者．於當路有宿憾．欲肆章以論．既聞之．懇於當路．乞易地以避焉．改普安郡王府教授．已而孝宗正儲位．以潛邸舊恩．位極人臣．榮冠今古．二公之事．絕相似．禍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漢老邴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為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數十人．皆絕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侑觴．漢老私竊自欣．除目可無慮矣．喜甚．大醉而歸．又數日．有館職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緯．字彥文．三衢人．元符中為太學生．徽宗登極．應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上大喜．召對．稱旨．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甚．陸農師為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為太常少卿．蒙上之知．將有禮遇之命．時陸氏已亡．再娶錢氏．秦魯大主女也．偶因對揚畢．上忽問云．聞卿近納錢景臻女為室．亦好親情．言訖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彥文知非美意．即丐外．出知處州．由是遂擯不復用．

明清揮麈餘話載．馬伸首陳乞立趙氏．事後詢之游誠之．凡言與前說各有異同者．今直錄其所記于后．

靖康初．秦檜為中丞．馬伸為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臺云．金軍前令推立異姓．秦未及應酬之間．馬遽云．此天位也．逆金安得而易．今舍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金．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伏覩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有門弟子何兌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榜登第．少師事馬公．其後秦檜南歸．擴立趙氏之功歸己．盡掠其美名．取富貴．位極公槐．勢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湮沒．欲辨明其忠．每引紙將書．輒為其子所諫．以謂秦方勢焰熾．豈可自蹈危機．擬家族之禍．然何公私自為馬公行狀一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將滿．一夕．忽夢馬公衣冠相見．與語如平生．覺既寤．喚其子曰．馬先生英靈不泯．尚惓惓九京．如此．有意屬我乎．挂其遺像哭之．其子鎬哀勸不從．因告其父曰．俟斯人死．上之未晚．太和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後日當受代．

卽手書一狀聞于朝，其詞尤委曲回互，但云自太師公相陷金之後，獨殿中侍御史馬伸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云云，且以所作行狀繳納，乞付史館立傳，以旌其忠。入馬遞馳達，然後解組以歸。秦得之，怒，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獄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張姓者，蒼惶罔措，就坐得疾，鵝盤日始甦，扶掖至廳事，才啓封視牒，則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兌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旣對吏，而柏臺老吏已先在棘寺，但謂靖康雖有馬伸爲殿院，未嘗聞有此狀也。令嚴吏勒軍令狀，棘寺以上者不實，擬降一官。龍前任思陵重違檜意，聖語曰：所擬太輕，特追兩官，羈置英州。蓋紹興甲戌歲也。後一年乙亥，檜死，日御批何兌所犯委是寃枉，令有司剗定，遂復元官，放逐便，仍理元來厤勘，爲左朝散郎。何在貶所，皆無恙，歸至里門，過親戚相見，竟馬公之事明白，一笑病發。朝廷雖欲用之，弗果，僅能食祠官之祿一年而已。鑄乃鹹之姨夫，是以知其詳。及建寧諸鄉長搢紳之與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其事。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于后云：伸伏見金人犯順，劫二聖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兵之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尙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遊說康王，自令南遁，然後擁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金人所迫，未能遽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必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而後行，仍面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倘以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附相公爲叛臣也。邦昌於是始下令一切改正。

明清揮麈後錄載周郔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于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以財雄行都，張全眞參政，日覩其僞作一帖，可以但作全眞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自古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者，燕山禍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小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故秩，廩食縣官，從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下厭四方之猶憤哉。堯臣爲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於乞爲郡守，今雖爲宮祠，叨竊食祿，臣愁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爲後世臣子誤國之戒。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指揮更不施行。書之于編，蓋知郔之言不厚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注。後閱中興日曆，宰執奏乞行遷責，高宗云：豈可以因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

王逢國獻臣，昭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金人將渡淮，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攜一小僕，負一匣，埋於丞廳之所。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尙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盃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嘉禾，書出以示余，眞奇物也。觀後以歸劉綱公擧矣。

獻臣又云，建炎間避地至寧化境上，一二僕隸偕行，嘗夜過溪，月色微明，有數人先往焉，忽聞云：非王獻臣解元行李否？但見其軀幹長大，語聲雄厲，心竊疑之，方欲復詢之，忽躍自溪水而渡彼岸，波濤洶湧。久之，獻臣惶怖幾斃，竟不知爲何怪，後亦無他。

胡偉元邁，新安人也。攜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錄、己酉避亂錄二書相示，敍假攝時事，文雖不工，頗得其實，今列于後。乙巳泗州錄云：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敎授廳，適在寶積門，出門卽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如鄭況卿荀，其父爲發運司屬官，廨宇在焉，以故無三五日予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談說時事。是時朱勔父子正得志，勢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則稱往來降御香，其實欲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降御香，泗州官吏迎于陡山，陡山出城四里許，在淮南西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賢傳指揮，到城中孛子上相見，官吏皆迴候於亭，及船至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矣。候久之，令再通，曰：睡着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傍觀者見其驕傲，皆爲之不平。予幾時談此事於南山，曰：我懼恐未死，且看朱勔父子終竟如何。其冬，金人入寇，抵都城，上皇避位，日聞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勔首以小舸子東下，曰：勔已放歸田里矣。不敢出見人，人亦不顧之。日有京師報，忧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着皁衫，而繫皁縧，行於街市。又幾日，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觀，但見塵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網障矢礙於船前。聞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軍馬稍到，市上皁衫貴人益多，凡前此聞所貴倖宦侍之用事者，間之往往在焉。俄又聞童貫亦至，或有見坐帷幄中，黑肥，軀幹極大者，聞之，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山後，聞高俅於南山把隘，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禪齋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把隘南山，卽已來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先兆。亦自東京來至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益知金兵叩城之事。以上皇在南，侍衛自京師而至者益一，橐駝踏浮橋傾側，遂入淮中，以負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聞當時上皇總遐，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與著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爲神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盡國以半還寺，寺僧鼓舞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寺時，寺之緊要屋宇，遊之爲多，始所遊道流盡折去門窗，及再遊，卽并所折門窗得之，道流喪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明再爲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廨以待省試，因再遭閩閩病幾死，蓋國學諸生例患腳氣，故染是病也。使予是年預薦，必死於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侍親來湖州，約才過淮，卽橋落不可復興，而泗州時亦亂矣。嗚呼，金敵憑陵，國家阽危，實上之人爲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勔一人亦在數。蓋勔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貲交結近習，進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積二十年，遂以充進奉，監司守令咸仰其意，以故造御筆繩之，應造什物，皆科於州縣，所獻才及萬分之一，餘竹橫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勔建節，諸子姪宦承宣觀察使，下逮廝役，日爲倩行，媵妾亦有封號。勔與其子汝賢、汝功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厠監司以

至州縣長吏宦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於是勔之田產跨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者居處園地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舟兵級月費錢糧供其私用及上皇禪位放勔歸田里其假道泗州也遮截船門惟恐人知之亦無面以見人未幾淵聖以言者論勔安置廣南籍沒財產既而取首級家屬悉竄以此觀之宜乎召金人之禍而致國家之顛危甚然所以造禍者豈止勔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間京師奢侈正盛一相識言曰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古人法度之嚴如此是數者有一則必亡豈有兼是數者而復有逾於此者安得無禍乎靖康果有其應或曰若如此而無禍則古人之言必妄時書皆不足信者而喋喋顛倒辯說自念老矣切慮遺忘遂追思所見筆之於冊云

避亂錄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諱舜陟字汝明帥建康與右丞杜充不相能充時擁兵駐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錢物待制聞於朝充往往亦知而後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時周望自樞府出爲宣撫望老繆本由八行舉與論軍事率不合先有旨令堅守平江所措置初無可守之計待制有奇謀皆不用金人自廣德繇安吉抵錢塘渡江破明越北還假道平江所措置初無守禦者皆知必敗矣待制謂望本司金帛既盡爲敵人所得曷若盡擔往崑山而北庶可存也望既遣金帛來吾家始以船附舊輜重中艤平江齊門翌日到崑山依李閣擇貴泊於梅里尋移許浦未幾金兵犯平江望走青龍平江城不戰而潰諸將如郭仲威輩

先敵未至已劫略城中幾無遺望書不快於韓世忠是時世忠兵盛權重駐鎮江聞望竄遣將董旻邀虜之旻至許浦以爲望在遇吾家老小在彼旻來見待制遂邀以行始旻將至兵稍遙望皆以爲敵舟率衆船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溫宏等守之老小保舊弟舜舉姪仔徑走吳興唯予侍家君散同待制及令人等茫無所之第擬去而已夜宿野人家旻遣使臣來追欲吾家還船予謂若金人則不可從若世忠軍則中國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時往其軍中亦自有所托何爲不可待制以爲然因畢家從以還時已行三二十里連夜從其使臣以還偶天晴及曉才到船皆無恙一簪不失旻乃率待制入其軍於鎮江董旻之意虜望不及且取參謀以塞其責而旻欲虜望未已也始船未行旻單陣船到於江唯吾家一船在許浦潘口未出江旻乃率吾家船入其軍趨水而下往青龍必欲得望及至青龍江口聞望已遁軍而西旻遂浮江而上之鎮江吾家船同行及至鎮江待制欲見世忠旻遮之不使見未幾遣一船來換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聞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離軍去殆有謀焉有言於望故也得所換之船吾家移過自留少米餘皆與之本有百餘石所換之船通川船也亦能行江海有纜帆二物亦足用小泊於焦山維於韓軍輜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陸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遊戲於焦山而已時金已破鎮江日見胡騎馳逐於江岸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鐵塔世忠以江船鑿沉於閘口拒金人之出敵船實不可出以閘口沉船縱橫也世忠軍皆海船陣於江中中軍船最大處於中餘四軍皆分列以綵之甚可觀幡幟船皆列於山後予

日登焦山頂觀之山前但見作院等船耳工人爲兵器於寺前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於寺前太守李汝爲亦在焉汝爲亦韓軍中人世忠命爲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日晚東北風作至夜益甚江中盈水皆成冰予嘗夜獨宿船中守行李時吾家復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載不盡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提尖籠相隨欲入船搬移衣物又當錢百千入大船已昏黑風大船蕩不可卧梢工姓朱通州人夜將半叩問朱梢船如何朱曰風大甚夜益深但聞朱梢焚香於神前有禱祈護衛者復問朱云如何朱曰風大了不得也問吾小船安在曰不見久矣隨風以去也是日登余觀大船之矴索其外似已斷爛其中一綫斬新予嘗語朱此船藉此索爲命何不倒索而用之捲其舊者於裏出其新者於外庶可恃以半乎朱曰此當然予曰明日潮來水滿可令近岸倒其索朱許之至是風作之甚又思其索舊且朽愈不遑安是時金兵在南岸矴索若斷必隨北風至彼岸碎身與船於敵手矣船爲風震不得睡思之惶恐無限及曉吾船無恙但不能舉頭以惡心故也朱梢尋以面湯來亦不能用及伸首船外觀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餘皆不知所在遙觀趙都監者步履於山上如神仙中人點心時待制只予在船中遣小舟來因得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亡一髮耳予尋登山頂望世忠軍極目江中無一船之存輜重在山後者亦略不見其一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既塞閘口之河金人乃別開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是早飯時有敵船二隻出在江但望見其船上閃閃光耳必是其人衣鐵甲也此間船皆起矴以走是日世忠家亂惡予入方丈見僧方爲佛事未幾諸僧皆在船中蓋凡在山之人

皆已登舟府官之屬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隨例起矴以下至毒山風適順乃令朱梢張帆順流而下韓軍望見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顧時船中有韓軍二卒亦令船住復勿顧二卒蓋世忠令守吾家者也行稍遠始語二卒待吾家至蘇湖卻以金帛遣汝回否則無好到汝也二卒覷勢不可住乃俛首從之船過圌山風正順夜過江陰曉抵福山不知其幾里福山別得船又正北風作抵常熟過平江至平望入平江城市並無一屋存者但見人家宅後林木而已菜園中間有屋亦止半間許河岸倒屍則無數出城河中更無水可飲以水皆浮屍至吳江止存屋三間其下橫屍無數垂虹亭橋皆已無止於亭下取得少水堪飲自吳江而南有浮屍益多有橋皆已斷其處屍最多後聞之云敵騎推人過者死於水時燕子已來無壘可巢吾船用帆乃銜泥作巢於帆緣岸皆爲窟幽云金人緣岸泊故也所殺牛頗頗有之其骨與頭足並存但並無角必金人取以去陳思恭所擊敵船沉陷者尚有數艘於鎮四橋之南思恭周望軍統制官也待制嘗語望云料敵必欲守平江莫若移軍吳江據太湖天險吾往以中軍挽其前使諸將以小舟自太湖旁擊之可必勝望不主其議但令召諸將之及諸將畢集望命待制語方略諸將不從蓋諸將如郭仲威輩皆賊魁多亂志在爲賊而已思恭兵最少獨下聞此謀躍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願爲先鋒自餘不從竟已及敵過吳江思恭不負望自以兵出太湖橫擊其尾乃中軍保虜之民斷兵至皆爲內應縱火焚舟幾獲四太子者思恭雖勝望怒其不白然竟不遷官所沉敵舟凡半年許尚在河中吾家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東風又發又一帆至吳興時望軍已

駐吳興，夫凡曲折得風，自垂山至吳興，莫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歸，始見弟姝，已抵吳興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書與信寄謝世忠，蓋畏聾，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勅之寄軍中者，既取以歸，聞世忠舟師敗於金人，始敵在鎮江不可出，故卽陸往建康，嘗聚吾宋士大夫，令籌所以破世忠軍，皆云，海船如遇風，不可當，船大而止，且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耳，卒難搖動，敵然之，選舟載兵，舟攢七八，乘天晚風未動，急搖近世忠，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無風，船不可動，遂大敗，陷前軍十數舟，自餘得遁，蓋世忠初知金人往建康，亦泝江以舟師與對壘，時識者因已非之，曰，兵法勿迎於水內，半濟而擊之利，今乃迎之於水內，安有利也，初，予在焦山見世忠陳兵江中，而鎮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議，絡繹不絕，皆用小舟，明知大者爲世忠，自餘五軍船，歷歷可數，吾嘗自念，吾軍中事，金人莫不目見耳聞，而敵人軍中事，吾軍略不知之，亦可慮矣，終抵於敗，何智術之疎耶，於是金人安然渡江北歸，然世忠進，官加恩，猶自若也，不數月，待制守鎮塘，世忠入覲，時車駕駐會稽，所待世忠良厚，乃大喜，卻恨前此失於一見，且嘗責旻爲之障，旻來謁，亦有慚色，聞世忠將入鎮塘界，旻曰，胡待制今卻相見如何，旻無語，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攜杭妓呂小小，卽時以去，初，小小以有罪繫于獄，其家欲脫之，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飯，因醉酒啓曰，某有少事告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詰問之，卽以此妓爲懇，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迸飲數觥，會散，遣妓以歸，妓後易姓革。

明清嘗於畢少董處覩种明逸手書所作詩一首，殆五十年猶能全記，今錄於此，樓觀岧嶢路岐旁，共說所眞白玉堂，珠樹風高低絳節，靈臺香冷隱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悵渺茫，欲識當年遺象意，竹宮梧殿更淒涼。

世傳太公家教，其言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爲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當是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爲之，太公者，猶曾高祖之類，非渭濱之師臣明矣，文中子想亦是唐所錄，其言未免疎略，經本朝阮逸爲之潤色，所以辭達於理，學者宜熟究之焉，如市井間所印百家姓，明清嘗詳考之，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

明清家猶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如黃秦晁張諸名人皆在焉，後爲顯謩正國正易去，比觀洪景盧容齋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爲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陰人，與家中有鄉曲之舊，夷父秩之子，熙寧初，父子俱以處士起家，子允爲崇文館校書郎，元祐中再入館，後坐黨籍，謫永州監稅以卒，石刻碑中可考，此卷乃子允與大父者，而景盧乃指以爲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敍酒中之樂甚至，由是觀之，子美蓋亦好飲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觸嚴武，幾至殺身耶。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有堂胥之子韓璐者，以御筆來爲轉運司勾當公事，年未冠而車騎之華，

一日，語外祖云，先丈嘗爲何處差遣，外祖答云，昔在中書，復詢云，何由耶，答云，建中靖國之初，自右而漸，璐大笑云，豈有察院而遷中書省乎，蓋謂其儕類而然，外祖卽應之云，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璐默然，闔席爲之閧堂絕倒。

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刹，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然東坡先生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之句矣，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通關節竄海外，又數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覺範，考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洪與坡蓋未嘗相接，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則非洪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爲縣小吏，黃山谷喜其聰慧，教令讀書，爲浮屠氏，其後海內推爲名僧，韓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卽其人也。

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事之，父怒，逐出，內侍賈祥者先坐罪竄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于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困甚，倦游欲往投之，祥不知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祐陵忽問遷籥中有何人材，祥卽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眞人蓮葉之句，上一覽奇之，卽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祕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郴州，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子厚曰，郴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餳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著油衣食餳也，子厚亦爲之啓齒，毅之子倫也。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游從，尤妙於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玩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眞，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但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噱，坐客赧然。

玉照新志卷第四

中興初政治宋齊愈退翁獄斷案，得之陸務觀，云是年大駕自維揚倉猝南狩，文書悉皆散失，未必存於有司，因錄於左。然紹興中，趙鼎、張浚爲左右相，嘗共啓于高宗云，靖康之末，金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退翁適在衆中，發於憤嫉，掌上密書以示所厚云，夷狄設意如是，坐有姦人隨聲唱之，故及於禍。思陵惻然憐之，詔追復元官，錄其子孫。元巖云，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尚書省札子，臣僚上言，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間，同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乞立張邦昌，拜大金賜詔冊書立狀時，雖時雍等恐懼，不敢填寫張邦昌姓名，而齊愈執筆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四坐，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獄詞若此，聞左右時雍等，實齊愈也，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一時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論，更乞聖裁。七月八日，同奉聖旨，宋齊愈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賓從司根勘，具案奏聞。今據王賓勘到宋齊愈招，金人邀請淵聖皇帝出城未回，知縣傳承軍前遣吳幵等將文字，稱廢淵聖，共舉堪爲人主一人，及知孫傅等乞不廢淵聖皇帝，不許，須管於異姓中選舉姓名通申。齊愈知孫傅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卓子上文字，不論資次，管舉一人。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曰，金人令吳幵來省喻旨意在張邦昌，今已寫下，只空姓名，又看得元來文字，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言語，即是堅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雍，則生不測，爲時雍曾說吳幵

密諭張邦昌亦欲丟了圖出，齊愈輒自舉筆於紙上書寫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填寫，卻將呈時雍，稱是，又節次偶呈在座元集議官，齊愈令人吏依紙上所寫張邦昌三字，別寫申狀，係時雍等姓名，分付吳幵、莫儔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初蒙勘聞時，權辭隱下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旬間，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未定，即於本司廳前取紙筆，就卓子上取紙一片，書寫張邦昌三字，即不是文字上書，偶呈在坐，衆顧失色，皆莫敢應，別無語言，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將去，會即時起去，是時只記得胡舜陟在坐，司業董逌午間亦在坐，宋委見與不見，其餘卿監郎官，會以到局未久，多不識之，及根取元狀單子勘，方招。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內一項，昨金人迫脅張邦昌僭號，實非本心，已復歸舊班，其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並與放免。法寺稱宋齊愈係謀叛不道，已上皆斬，不分首從，勘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合處斬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從赦後虛妄杖一百，罰銅十斤，情重奏裁。同奉聖旨，宋齊愈身爲士大夫，當守節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乃探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僞命臣僚之可比，特不原赦，依斷，仍命尚書省出榜曉諭。吳江王份之韻云，明之者楊愿也，紹興中附麗秦檜，爲簽書樞密院命矣。夫近又得張栻敬夫記其父魏公浚語甚明，其風指左證之冤，今備書云，建炎元年，大人朝南京，爲虞部員外郎，時宋退翁齊愈爲諫議大夫，素相好也，南京庶事草創，就置三省於行宮，李公綱秉政月餘矣，一日夜漏下，大人過退翁省中，見退翁笑曰，今日李僕射有三札，李公素

有名譽，所建明乃爾，一欲盡括天下之馬，其二欲括東南民財，籍富室盡輸，不限以數，其三欲郡增置兵，大郡二千人，次千五百人，予以爲何如。大人曰，胡可行也。退翁曰，然，西北邊之馬，今不可得，今獨江淮以南耳，其馬可用耶，民財第其等限而取之，猶恐其擾，況此可盡輸耶，至於兵，假若郡增二千，月費十萬緡以養，今時州郡壞此耶，索有額者且不能滿，況外增耶，某方論其不可矣，復捧腹而笑，出其札以示大人。大人曰，不可上也。退翁憮然曰，公知其札已是不可，某論之而云不可上，何也。大人曰，宰相不勝任，論去，諫官職也，豈有身爲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破之，彼且獨不怒者，公欲論其不可相耳。退翁不樂曰，吾故爲其有虛名，但欲論此三事，既而踣頗厲，大人即退臥省中，展轉曰，人雖至交，亦有不可言者。翌日過朝參，即省亦入見，退翁上對，少頃出，退省門相遇，望見其有得色，前執手曰，適奏昨札，上甚喜。大人搖首曰，恐公受禍自此始矣。退翁猶憮然而去，居四日而難作。張邦昌之挾賊以僭也，在金營議已定，今載於諸錄可考驗也。退翁自會議所歸，過鄉人問之曰，今日金所立者誰，退翁書邦昌姓名於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付獄觀望，以爲退翁丞相黨，而執李會章，論退翁死，李公旋罷相，後上亦聞其詳，惻然仁閔，復退翁官，而官其子。己卯夏，栻侍旁聞之，敢私志云。見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李忠定號爲中興名相，而私意害人亦復如是，與夫褚河南之譖劉洎，陸敬輿之短竇參，殆一律矣，白圭之玷，可勝嘆哉。其後御史馬伸疏忠定之罪，首以三事爲言。

洪駒父等獄案，亦得之陸務觀，云亦是省部散失，史館所遺者。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送到侍

御史黎確奏，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訪聞．昨來京城．圍閉王府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以至庶民．根括金銀．官司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沖等因緣爲姦．隱匿財物萬數．淫縱及聚飲歌樂．無所不爲．士大夫負國至此．雖以一例寬貸．可差黎確馬伸就逐根勘．具案聞奏施行．洪芻罷諫議大夫．張才卿罷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沖．並先已放罷．今勘到．具擬明白刑名下項．降受朝散郎．前太僕少卿陳沖．差往親懿宅抄札．將王府果子與用摘花歸家．與內人同坐喫酒．令內人唱曲子．見牙篩隱匿．公然受犒賞酒．并輕將出．剩金銀．待隱匿入己收掌．未曾取討絹六百一十五疋．除輕罪外．準條監主自盜．合絞刑．贓罪當死．除名．該大赦原免．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雖以一例寬貸．根勘聞奏．前大理卿周懿文抄札景王府．喫蜜煎等．將摩孩羅士女孩兒等歸家．受犒設酒．及喫宮人酒果．變觀．計贓六疋六尺．除罪外．準條行下．合杖六十．公罪贓外．笞五十．不曾計到摩孩羅贓．如不滿百文．係城內竊盜．杖八十．如滿百文．杖一百．贓罪定斷．議贓外．杖九十．罰銅九斤．入官．放罷．在赦前．合原．朝議大夫前刑部郎中張才卿．差起發懿親宅金銀．喫內人酒果等．與內人邊氏離三四步坐喫酒．令內人張嬴喜唱曲子．受犒設酒．將抄札扇兒摩孩羅等歸家．受酒估贓．計絹八疋．羅七尺．除輕罪外．準條與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減外．徒二年半．罰銅三十斤．入官．放．朝散大夫洪芻．差抄札見景王府祇候人曹三馬．後嬭詭余大均放出．將來本家同宿．顧作祇候人．準條監守自犯姦．合流三千里．私罪議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朝請郎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抄札金銀．見官屬將事體．皇后親妹．追提苦辱．並不施行．及喫受沂王府婕妤位酒食．不約束覺察人吏．與鄭紳家女使嬌奴等私通．及[illegible]酒．根括金銀．買挺包換入己．計贓二十五疋．除輕罪外．準條係以私物貿易官物．計利．以盜論．合加徒流．贓罪追六官．除名勒停．朝散大夫前司農卿胡思．推擇張邦昌妻內添入諸妻語言．及抄札棣華宅．有祖宗實錄借看．及買館伴．不合借破馬．太僕寺差到馬點數不見．是大王府公然乘騎．不見實錄十冊．既是親事官失去．除輕罪外．係不應爲重．合杖八十．贓罪外．杖六十．先次據于照人說出逐人罪犯．朝請郎前添差開封少尹余大均．往景王府齎貴妃位抄札到金銀．與內人喬念奴並坐飲酒．唱曲子．以齎首金銀爲由．放喬念奴乘馬歸家．收養作祇候人．隱藏根括篦子一隻．寄金銀庫內．於內取出麝香二十臍．除被府尹納了．除輕罪外．據內不估到所盜麝香錢．如滿十貫．係監主自盜．加役流．追舉官．除名勒停．如滿三十五疋．合絞刑．贓罪除名．朝奉郎主客員外郎李彝差往王府抄札．與內人曹氏等飲酒．及與內人喬念奴等飲酒．並坐．知余大均洪芻等侍寢．買曹氏等．放令逐便．請洪芻等筵會．令曹氏女使唱曲子．除輕罪外．準條．李彝係不應出關而出關．合徒二年．私罪追兩官．勒停．案後收坐．該赦原．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余大均陳沖洪芻情犯深重．論並當誅戮．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永不放還．至登州交割．張才卿責受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並依斷．其後駒父渡海有詩云．關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沒於島上．又由

婦人爲．死甚可哀，言之醜也．不欲宣之．有子楙字仲本．亦能詩．爲徐師川婿．官止知永州．

黃進者．本舒州村人．少爲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爲父擇葬地于郊外山間．每葬師偕行．得一穴殊勝．師指示其主云．葬此．它日須出名將．進在傍．默識之．是夕．遂竊其父之遺骸瘞于其所．主家初不知爲何人也．已而逃去爲盜．坐法黥流．又數年．天下亂．進嘯集黨類．改塗其面爲兩旗．自號旗兒軍．寇擾淮甸間．人頗識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衆降．制授右階．後累立戰功．至防禦使．

自紹興講和以來．金使經蘇．官私牌額．悉以紙覆之．蓋常年之例也．隆興間．金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幕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獨挺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材之地．何歉於遠夷．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于尹．尹以上聞．阜陵嘉歎久之．遂免．至今衛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嘉其有守．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宏圖番陽人．詞翰亦佳．然使酒難近．人多忌之．

乾道中．趙渭師老爲臨安尹．時巨璫甘昇權焰一時．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迫郡之社壇．昇欲取以廣其圃．師老欣然領命．有州學教授者入牒狀．以謂戎祀國之大事．豈可輕徇閹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陸九淵．未知孰是．

錢處和．紹興甲子歲．爲明州通判．招魏南夫處賓館．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因橫逆拘係．適值當行科舉．南夫爲請于處和．處和爲之．懇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餘姚尉．復與南夫爲代．其後二公相繼拜相．處和雖止參預．然嘗行宰相事．異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檜之殂．更化之初．寘告訐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此盛德大業．聳實人過仁厚之風．合符昭陵．後來紹熙壅蔽政．雖適乘輦之臣．有能其間．率從者略而不書．是致議者爲之憤然．近歲實錄．乃用其徒子弟位其史局．不但未必發明偉績．且使秦氏姦黨殆將併搜深用掩飾．

高抑崇閎．紹興中爲禮部侍郎．忤秦檜．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疾篤丐休致．且以書懇於秦．覬復職名．庶幾澤及後人．蓋是時有勅．雖侍從．未復元職．格其賞延故也．述其窮困之狀．言極激切．秦覽書．初亦憐之．呼持書之僕來．詢其生計如何．而僕者強解事．迺爲夸大之語．妄增其產業以白於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猶譏人如此．竟寢其請．至秦亡．始追資文判而獲卹典．

隆興初．有太學生張行簡者．臨安人也．嘗與同舍生遊西湖．俱大醉．委之而去．臥于大佛頭石像之陰．夜半．月色如晝．酒亦少醒．有紫衣婦人者至其所云．妾家距此不遠．可同歸少款否．生頷略之．至其舍．屋宇雖褊．甚爲雅潔．亦有使令之屬．逢迎悉如意旨．遂寓止焉．由是流連數日．燕飲甚歡．情意既洽．遂至忘歸．婦曰．君懷家否．往返當自若也．自是生時往之．蓋以膠固．生曰．吾家稍寬敞．可以偕往否．婦曰．此亦不憚．但有所礙而不可入．禁城奈何．再三詢之．云．君誠有意．可訪舞鶴姑丁二枚．貼于錢塘門．則無所憚矣．生扣問爲何物．婦曰．刑人之杖搭膏藥也．生爲經營得之．抱關者疑而問焉．生云有所厭勝而然耳．已而婦果與之俱造其廬．亦無以異於常人．然自此多疾．狀日益羸瘠．忽有道人至北門見之云．君之所遇．乃草木之妖．若不捨之．必有性命之虞．生息懼．詢之曰．此魅不敢過江．且亟往浙東避之

郎免。生從其言。輒棄。登舟之際。婦人者躍跳鼓手岸側而言。既次會稽。偶有同營生延佇以歸。自是日向安事出入起居如常。積是三閱寒暑。或有勉其還家者。且曰歲月既久。魅必他往。不能爲祟。可無所慮焉。生於是輯裝西歸。方登石塘。婦已先在焉。其氣可掬。遂與之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而死。竟不知爲何怪也。

隆興三年。趙丞相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爲刑部侍郎。臚傳既歸。明清啓云。適忻稱賀。否宗室魁天下。今日創見。可謂熙朝盛事。禮宜爲慶。外舅擊節云。班行中舉無一人舉此。今無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卯。張安國爲右史。明清與仲信兄在左。鄭舉善郭世模從范李大正正之李泳子永多館于安國家。春日偕友同遊西湖。至普安寺。於窗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詩以紀其事。館以錄似安國。安國云。我當爲諸公效校之。明清云。凄涼寶鈿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今四十餘年矣。主賓六人。俱爲泉下之塵。明清獨苟存於世。追懷如夢。黯而紀之。

左與言天台之名士大夫也。其孫裒其樂章。求爲序。其後云。政宣之際。文物鼎盛。異才盆出。天台左君與言。委羽之詩。賢俊經史而下。筆有神。名重一時。學者之所敬仰。策名之後。稱甚宜。盆麗彰美。致稱閑雅。紳著書立言。自託不朽。平日行事。蓋見之國子虞仲容所述誌碑詳矣。吟咏詩句。清新婉麗。而樂府之詞。爲前輩好事者尤所爭先快睹。畫右左咸倚席一笑。增氣忘倦。承平之日。餞燕幕府。樂籍有名姝張足。女名濃者。色藝妙天下。君頗屬之。如無所事。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與一段離愁堆蹙處。橫風斜雨搖衰柳。及堆煙亂水。滴粉搓酥。皆爲濃而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其風流人物。可以想像。假極之後。濃委身於立勳大將家。易姓章。遂疏封大國。紹興中。君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車輿甚盛。中載一麗人。褰簾顧君而擊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詢之乃濃也。君悵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室杜門。不復以名利關心。老釋宿儒。莫不降伏皈依。此殆與夫僧史所載稚子和尚公案若合一契。君之孫文本編次遺詞若干首。名曰筠翁長短句。欲以刻行。求余爲序。筠翁君之自號。與言其字。譽其名云。余既讀之。撫膺三歎。併爲書此一段奇事。

紹興辛巳冬。完顏亮自斃於揚州。明年正月。詔起外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實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於郊外。安國之妹夫季晦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德初共途。皆士子也。是時得旨令募童行往拚戰沒之骼于淮上。外舅從蔣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輩。以二月六日自采石共一大艦渡長江。是夏孝宗即位。明清與伯山德初俱以異姓補官。外舅安國皆正席禁路。什輩悉祝髮爲浮屠。想是日日長絕佳耳。

歐陽文忠公詩云。蘇子美挽詞。奏邸獄冤誰與辨。高橋客死世通悲。以爲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義。後來紹興中秦熺勢方鼎盛。嘗遣其客陸升之仲高下問於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高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熺甚以賞歎。未幾。會之殂。熺亦逐矣。

紹興辛酉冬。仲信兄客臨安。嘗觀赴職南郊儀仗於龍山茶肆。忽一長髯偉男子。衣齊布袍。于稠人中歡呼云。吾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曾再覩。今日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下拜。俛興已失之矣。

紹熙癸丑歲。明清任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括蒼蔣世修繼周以獨座節貳來爲郡守。宣城舊例。每發軍食。則幕職兵官俱集倉中。是歲十二月。散糧。明清以疾不入倉。小校遣至其門。見諸君聯車而出。悉有倉黃之狀。詢之曰。通判周世修建議。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衆卒惡其陳腐。橫梃於庭。出不遜語。欲入白黃堂矣。且衆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舊次。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喻之云。僉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令盡支新米。亟令專知吏往白史君。告以從權便宜之故。於是卒徒歡呼帖服。無敢譁者。不然。亦幾殆焉。蔣守由此遂相論薦。然轟章中不欲及也。

任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個霜天。閒卻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擊之。坐客有挾怨者。遂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會之。會之怒。諷言者擊之於永。

王綸字子言。其家嘗有神降。自稱西華寶懿夫人。年二十餘。絕代之容也。其形或隱或現。有二詩以遺子言。今錄于左。蓬萊本清明。花木相蔽蔽。宮禁晝白日。金堂吐華輝。彈棋玉局寒。鬪草珠露晞。閬苑多美人。形影心不移。醉戲春風。惟有蝴蝶知。如何忽相失。負我雲際期。而今兩鬢腳。遙過秋絲絲。紫清縹渺。行雲住無時。世間若寂寞。空此隨塵變。又云。洞裡春色長。人間夜寒早。西真不離天外花。東君自嫩。芳邊草。玉女餌尊香藕枝。碧玉莖根紅蕖穗。青玉樓臺二十里。二十里花盡桃李。凌風人去鶴不還。萬年依舊瑤池水。闌干有曲通太無。寶井渡來金轆轤。風回紫繖繡衣卷。流金影轉燭驚狐。可憐世事香難重至。遙憐元居。隴近埃塵點染。空自悲。此時不來來何時。字畫尤佳。今尚藏子言所。雖置在李太白詩中。難復疑其非耶。

靖康丙子。何文縝㮚作相。虜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龍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才上。即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東稱歎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時佳句於百僚之士也。今列于後。第二表云。立爲天子。恭興貴帝之英姿。請祝聖人。允執唐堯之權柄。載陳悃愊萬壽。講衷（中畧）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眞。東宮主器。夙德久孚於寰瀛。內禪膺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屬精爲治。飭身修行。儉率己而厚事親。寬御衆而亟承祖。維翼鳳之令旦。舉春事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事備積於南箕。一千年而春實。盍遂取於西池。何寥寞之勿休。當稱觴而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向辭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式符公願。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美溶形於鼎鐘。享加三夏。流輝再御乎華觴。効攀輿情。頻干宸慮。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肇建巳嚴霜之辰。爰流虹長發之祥。蓋仁皇之忠厚。指乾元於向晨。有神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情。正心誠意。勤邦儉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厲風行而成功治。維樓斯旂。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致北鄙控弦之遁。式全丕緒。允謂中興。豈有首備蘭殿之期。而嘗力拒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

下。制行不以巳。歛福用錫民。登五咸三。悼示慈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藩之歎謠。罔違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陳橋驛在京師陳橋封邱二門之間。唐爲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藝祖啓運立極之地也。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距而不納。遂如封邱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逮即帝位。斬封邱。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於所事焉。後來以陳橋驛爲班荊館。爲虜使迎餞之所。至宣和五年。內曾寫建言。遂命刻流居之。鑾號曰鴻烈觀。閒援之後。又不知如何耳。識字徵言。爲公之曾孫。儲之父也。

宋咸茂謨錄云。祖宗以來。殿試用三題。爲以先納卷子無雜犯者爲魁。開寶八年。廷考王嗣宗與陳識齊納賦卷。藝祖命二人角力以爭之。而嗣宗勝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識爲第二人。其後嗣宗帥長安。种放自從官歸終南山舊隱。一日。嗣宗往訪之。放命諸姪羅拜。而嗣宗倨受之。放以爲非而誚焉。嗣宗怒云。舍人教牧牛兒時。嗣宗已狀元及第矣。放曰。吾豈與角力兒較曲直耶。遂至忿爭。事既上聞。詔放徙居洛川以避之。巳上宋錄中云。蓋亦略見之三朝史矣。而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乃云嗣宗與趙昌言角力而勝。昌言乃太平興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嗣宗廷試所爭。乃陳識。溫公所紀偶誤焉。嗣宗是歲。以橋梁渡長江爲賦題。蓋當年下江南一時勝捷故耳。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陽文忠公齊名一時。英宗即位。韓魏公當國。首薦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南日。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望之表民同胞也。至是。既訟冤於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藍中。人市得之。遂干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爲營救。事見司馬溫公奮記及歐公奏事錄。記之甚詳。君謨終不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巳而要去。遂終。故魏公與君謨帖云。倘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呂子和平叔處。

先祖舊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攜歐文忠公書。贄見王文恪于宛邱。一見甚青顧。云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士。他日齊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我之字爲遺。先祖遂更字曰樂道。今世多指爲一人。先祖位雖不及文恪。而名譽籍甚於熙豐符祐之時。文恪長子仲弓。實韓持國壻。持國夫人。實祖母親姑。由是情益以稔熟。仲弓之弟。即幼安。始名寔。後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仍舊字。靖康初以知樞密院爲南道總管。辟先人爲屬。偕行。有督勵王師檄文。庶辯多能爾之。

秦檜初擢第。王仲嶷以其子妻之。仲嶷後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朴魯庸人也。禹玉子。而鄭達夫。禹玉壻。達夫之室。蓋檜妻之親姑也。達夫當闕。歲以密州教授翟公巽爲守前席之代。遐薦于朝。得學官。繼而姦緣鄭氏。中宏詞科。與幷力薦其才學。除郎。靖康中。張邦昌使金。辟置爲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呂舜徒好問。遂引入臺。浸遷中司。金酋粘罕。宴有易置君位。監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粘罕。言甚不然。檜偶爲臺長。列名爲冠。會粘怒。拘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檜既陷金。無以自存。託跡於金之左戚悟室之門。悟室。素主和議者也。凡經四載。乃授以旨意。得其要領。約以待時而舉。密縱之使挈其妻航海南歸。抵漣水軍。敵始至淮上。既退。郡人推士豪丁超者領郡事。敵再至。遂殺超。敵退。衆復推超子祺領

軍事。年方十八九矣。祺假舟至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難爲郡守楊揆所斬。賴揆之館賓嘗可棣之得免。時韓蘄王世忠駐軍高郵。會之不敢取道於彼。復自楚泛洋至會稽。入三江門。趨陵方自溫明乘樓入越。暫以駐驆。富季申爲中丞。薦章乞遷其職於檜。上亦懷其前日之忠。即從季申之請。尋登政府。繼拜右揆。引公巽爲參政。季申爲右府。當權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二公罷政。檜猶存其職名。示以報德。檜乃建北客歸北南人留南之策。蓋欲與悟室相應。大咈人情。遂從罷免。故制云自爲得權。而舉事。皆發跡於四方。建炎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褫職告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簡材可見。投閒踰歲。呂頤浩趙鼎張浚前後爲相。皆主戰者也。適酈瓊以廬州叛。而德遠以弗績責。粘罕殊死。劉豫廢斥。悟室大用事。思斂興念疆場。生靈久罹鋒鏑。亦厭由兵。檜趨帥浙東。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申講和之謀。遂爲己任。焉大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凡敵中拔縻所取北客。悉以遣行。盡取兵權。殺岳飛父子。其議乃定。逮太母迴鑾。臥鼓滅烽。逾二十年。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於稠人廣衆中言悟室。託其寄聲之語。切中其病。乃遐竄寘。及夫求爽勳之後。挾金之勢。權傾海內。不知有上。鈐制中外。兼持國柄。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士大夫重足而立。使其無死。奈何後來完顏亮舉國南寇。豕突兩淮。極其蹂躪。適有天幸。顏亮自斃。不然殆哉。由檜之軍政弛備所以致此。檜之罪不可逃者也。紀之于帙。可不戒哉。其後擢達夫之子億年覬覦執政。升以溷天之罪。流於南州。既放還。便卜居於章貢。以其壻曾儲作郡守。王安道爲江淮守帥。以覬爲漕使。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皆關私恩也。

玉照新志卷第五

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若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名士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存留。乞絕其所急。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札付岳氏知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鈎。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矣。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搢紳之玷。

明清前志紀孫仲益書子之年。對東坡先生之句。始得之仲益之從子長文。云其家世居毗陵之洛社。舊仲益之先人教村童於市中。東坡元祐四年。自翰林出牧杭州時也。實仲益以辛酉生。是年八歲矣。近觀周益公仲益之集序云。得之于葛常之立方所著韻語陽秋。且辨之云。東坡自南海歸時。仲益已年二十一矣。當是元豐乙丑自汴過常州時。東坡自黃州內徙。未始至洛社。而海南歸終於毗陵。由是而知葛周二說皆非。當以長文之言爲正也。

東坡先生南遷北歸。次毗陵。時久旱得雨。有里人袁點思與有一絕云。青蓋美人回鳳帶。緇衣男子返雲車。上天一笑渾無事。從此人間樂有餘。嘗以呈東坡。坡大喜。爲之盡寫。且以手柬褒之。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點字思與。後登第仕至朝請大夫。以名字與鄰云。

仲彌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楊娼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嬖之。誓與偕老。嗣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爲代作醮詞云。身若浮萍。尚乞憐於塵世。命如蟬翼。祈祐于元

穹。適屆生初。用伸誠悃。妾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半殘。何顏於苑囿。燕鶯已懶。空鎖於樊籠。隻影自憐。寸心誰訴。香焚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倘掃平康之籍。伏願求吉祥於天上。脫禁網於人間。改往修來。收因結果。悖續織纏。早許夫夫婦婦之儀。盟班遺豹。永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違。仲揚故事。雖甚親切。然頗窘甚矣。時即俱去。適王承可鈇爲郡守。與之啓云。方將歌別鶴之功。聞已泛扁舟而去。已而興大獄。彌性坐廢二十餘年。逮秦檜死。始獲昭雪。繼而入丞光祿。出守蘄春。以疾終于淮東儀墓。

嘉祐末。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而能人言。號曰海哥。衒鬻於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睹。亦嘗召至禁中。由是纏頭賞費。所獲盈積。常自聲一辭云。海哥風措。被漁人下網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節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你。千回萬度。螃蟹拈悽惶。鮎魚尤憂慮。李氏閤作場。躍入池中。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民室宇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熙寧辛亥壬子間。武侯李忘其名。以供奉官爲衡州管界巡檢。一日。捕盜入九疑山。深歷岩洞。人跡罕到。忽睹絕嶺路。窮不可上。徘徊良久。遙見嶺中間有青煙一點。了然可辨。指以示村民。云居常見之。但不知爲何人所燎。樵夫牧子。皆不能到也。李侯識其處。歸以告同姓李君彥高者。李君樂文。志未就。嘗以養生不死爲意。每聞有方士異人。必訪之。與游處者皆此類。恨未有得也。聞侯言。顧異。卽裹糧假侯所與同行。從者一人往詣之。至其所。則獨尋路望青煙處。攀緣而上。險危備歷。忽得平地。有草堂三數間。叩門而入。見一老人。燕坐其中。忽覩李君。驚相謂曰。何爲至此。此非人跡可到也。李揖而敍以久慕仙道。聞所聞而來。老人笑揖與之坐。李問老人姓名。曰吾唐末人。因離亂避世。隱居名山。來此亦三五十春秋矣。姓邢氏。名字不必問。吾亦不欲聞於世。李意其爲邢和璞。問之。則曰非也。因問李曰。吾避世久。不接人事。聞今國號宋。不知天子姓氏。傳代幾葉。年號謂何。又指面前二小池。乃有竹筒作刻漏狀。曰。從來甲子日辰。吾盡知之。今日乃何日。所不知者國姓年號耳。李因盡告以熙寧天子姓號。傳序年月。仙老頷之而已。李又問仙翁居此既久。曾略下山乎。曰。從來此。凡三因取水到半山下。他時未嘗出也。因叩以仙經道術要訣。則曰。此當修養自到。難以口耳傳授。但以靜心治性。凡爲人倫慈愛忠孝事告之。李不得問。糧盡乃歸。又數日。卽爲五日糧。裹之而去。復至其所。其人笑喜開勞。李遂留五日。復叩之。則告以吐納鍊養之事。每坐語移時。則援琴鼓之。其聲韻非世間之音。李絕不能辨其曲操。但覺耿堂中遼遠如蕭笛谿澗之聲。既罷而餘韻不絕也。左右凡四窗。皆長几。上文史如世間書。李竊觀之。皆蟲字天篆古文。間以朱字。如刊正校讎者。李皆不能曉。五日糧盡。又歸。歸數日。又攜五日糧以往。仙翁復笑延之如故。漸無間矣。李復叩之。遂以內丹真訣語之。李所說如此。恐其別有得。亦不傳也。因贈李曰。吾以天上校對天書。自有程課。不須復來。恐妨吾事。吾亦不久徙居他處矣。李問以窗間道書。云此皆仙房所著天上書。凡係仙籍。皆與分校勘。此吾所校。已則歸之。別給他書也。因附李十二時。臨行。又書一絕。皆天篆古文。李初莫能識。其後竟不復往。莫知所之也。李得詩。凡與同志或吾徒中善隸篆者討

尋。十八年。方盡識十三篇。遂以傳也。李今在衡汾湘間。頗有所得。但人無知者耳。羅君背如此。雜辯篆。親授於李君天篆本幕之。許他時見贈。因默記十三篇。手錄示予云。此湘潭羅仲衡所記云。詩列于后。

其題云。詩贈晚學李君。　虛皇天詔下仙家。不久星橫借客槎。壁上風雲三尺劍。林前龍虎一爐砂。行乘海嶠千年鶴。坐折壺中四季花。為愛陰符問元義。更隨驂海入烟霞。　久捲山齋看古經。但矜猶向卑高情。匣中且喜丹砂死。岩下近聞朱草生。堪鄙塵寰馳妄理。莫教流俗亂希聲。清溪有路無人識。獨弄滄浪一濯纓。　詰曲川原幾里深。偶尋岩藪在前林。長憐萬古典墳樂。果解幾年泉石心。將著道經延白日。偸收岩藥化黃金。山中欲訪道流客。為恨白雲深處尋。　人稀境靜絕塵埃。野客尋源或到來。怪石結成真洞府。亂山堆就假樓臺。久窮至理難期老。獨放真機學未該。得北山翁話處。寂不妨岩下且徘徊。　翠微堆裏隱雲烟。石擁藤蘿小洞天。常采丹符驅木魅。每呼山鬼役溪泉。養成玉座千年石。煉過河車九轉鉛。記得濟虛真伴侶。出門爭賭買山錢。　秋景澄清物象希。山家沉寂俗難齊。悄鶴巖瀑連雲窟。時有林猿隔岫啼。月鼎寶明鑑。武動夜寒遊破壚離斷。收身已脫人間世。巔得烟羅在嵐題。　丹雄初伏擬方鑑。萬里蓬瀛第一程。神室不封添夜火。金砂新浴煉真形。稚川餘裏藏丹訣。鴻寶方中檢藥名。既得仙人小龍虎。便尋根本到長生。　旋滴岩頭石裏泉。研硃將點洞靈篇。貝符隱外數千卷。勝走人間三百年。何事役心求妙友。便須窮理到真仙。竹關松逕逍遙境。雅使山翁悉棄眠。　眼前龍虎實紛紜。說破丹砂世莫聞。故脫衣冠尋薜蘿。便將猿鶴入深雲。閑編野錄前朝事。靜校仙經古篆文。滿腹分明惟自識。塵寰誰認紫陽君。　無書譬几閑松局。萬古襟懷獨自號。華折時鋪三卷篆。彈冠背勘一轡星。青霞去擬南山北。野客來尋北帝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岳自青青。　山家何物是知音。也勝人間枉用心。學就萬年龜喘息。習成千歲鶴呻吟。沖和久養通靈竅。剛節常聞不死禽。獨對翠微難更問。鼎分三足伴光陰。　世事功名不足論。好乘年乘少入真門。渾如一夢非仙蝶。況是千年柱史孫。須向黃庭分內外。不交周易秘乾坤。他年陵谷遷移後。家住蓬瀛我尚存。外一絕云。　日轉蓬窗影漸移。羅浮舊隱別多時。贏州伴侶無消息。風鎖岩前紫桂枝。

靖康元年。金人初犯京師。种師道為宣撫使。李伯紀以右丞為親征行營使。伯紀命大將姚平仲謀劫賊寨。數日前。行路皆知之。敵先為備。初出師。以為功在頃刻。令屬官方允迪為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於是免伯紀。師道亦罷。復建和議。汪彥章靖康詔旨云。方會之文。非也。今列于後。臣聞天生五材。自古無去兵之理。武有七德。聖王以保大為先。蓋中國之撫四夷。猶上穹之統群物。必春生而秋殺。當仁育而義正。故黃帝神武。爰親征於涿鹿。高宗嘉靖。尚遠克於鬼方。夏禹舞干而格有苗。周宣飭車而伐玁狁。著在前經。蔚為顯庸。矧當異人之勃興。值昌時之全盛。蠢爾猘寇。干于天誅。猛將如雲。憤四郊之多壘。元甲耀日。肆一怒以安民。爰鋪張於洪休。以明示於儲宸。恭惟皇帝陛下。勇由天錫。聖本生知。挺裘正萬邦之資。擅冠帝百世之勳。春秋書王者大一統。會當御極之年。夷狄間中國有至仁。盡效充庭之實。顧肅慎之末。曾為女真之小邦。宜修獻楛之恭。自甘驕盈之禍。乃延叛將。非縱野心。始益燕雲之七

州。旋陷清水之兩郡。敢瀆天險。徑窺日畿。負上皇不貲之異恩。悉其詐侮。意天朝久安而弛備。可以憑陵。肆端羊犯攻雉堞。注飛矢以如雨。僭此射天。倚長梯而侵雲。雖於超海。盡矣豺狼之技。屹然金湯之雄。少卻陣以暫休。假請和而驕索。求五府巨儲之金帛。割三鎮難捐之土疆。且質宰臣。仍要帝弟。惟憫外夷之生命。深慘淵衷。而曲從近禍之遠猷。勉徇群欲。其金賊謂我怯懦。愈恣貪婪。欲重貽而非厭。散輕兵而盜騎。蹂躪我郡縣。焚掠我鄉邑。虜掠我人民。敗壞我牛馬。發冢取貨。增盛怨於田疇。兜髮為兵。滌長恩於管仲。神奪其魄。肆耽荒淫。罪通於天。決取殄滅。特遊魂于死地。似絕命於歸途。可破之形。有識共見。臣恪遵睿訓。大整軍容。近遣三旬之間。式備六師之衆。威名有素。敵期本之能知。號令所加。班熊旗幟之改色。數出精銳。分據要衝。擁節之宿將鼎來。勤王之勇士霧集。正月某日。某官种師道統若干人來。某日某官姚平仲統若干人來。某官种師中統若干人來。（諸將兵排日以列於此以諸大之）各懷義槩。願掃妖氛。誓不顧身。古之名將非過。前無橫陣。誓無與賊俱生。驅逐智而進止。閑約束明。而申令熟御得其道。而成作使。盧譁以動。而惟厭時。以戰誰能禦之。有識其可用也。疇運玉帳。無亡矢遺鏃之勞。氣吞沙塲。斷西塢奇輪之返。二月一日。計議已定。部分嚴雄。是夜子時。遣范瓊領二千騎銜枚而西。衝營以入。致羣賊之自擾。引大兵而夾攻。殺氣干霄。呼聲動地。臣於是時。躬帥禁旅。嗣承德音。出榮德門。至班荊館。既親行陣而督戰。亦度幾會以濟師。獎厲勁銳。鼓疾風而向敵。迴祿助順。烈火以燎原。天道甚明。人心爭奮。搗窟穴之盤結。變灰燼于須臾。臣又分兵以解范瓊之圍。遣騎以助平仲之進。疾如破竹。順者建瓴。日逐溢挹。已示烝鋪覆遊之狀。單于行說。將罹儒頸背之刑。觀獲醜之繼來。俱稽庭之可待。其金賊道窮矢盡。糧絕人飢。走未□於白溝。鬬猶同於困獸。三日卯時。出師而載戰。剿賊盟者數萬。士怒益張。馬逸不止。競執訊而折馘。紛喋血而凌勝。其日午時。某人先遣衛兵三百易盤弟康王從行之人出金賊不意。挾康王上馬。由某門以歸。衆智同符。神謀四發。全棠棣之愛。副鶺鴒之求。子儀見虜之誠。斯焉可擬。平原歸趙之計。彼若亡奇。其日申時。某人手刃金賊太子某人。擒獲叛將藥師。勵厭盟魁。遂衡張不漏之網。生致反虜下吏。實未酬之恩。兇徒潰而冰消。餘衆驚而鳥散。亟加追躡。無俾遺逃。寶貨具存。荀息詎歎於馬齒。武威方用。甚宏未議於虎皮。遂收十全之功。何謝八先之略。臣恭惟上帝以儆晉佑宋。眷主以昌唐。麗天日表。龍姿鳳質。神與之異。風聲鶴唳。助成師至之威。豈容小醜之迷昏。未知初政之精微。臨事而懼。憂有在庭之合辭。惟斷乃成。盡出當陽之獨運。果因多算。遂奏膚功。挽天河以洗甲兵。裂幽國而與阬谷。受命濟師。方定謀以出征。飭宮壇門。俄大獻而奏凱。火通甘泉而警文帝。騎至渭水而御太宗。故知王業之難。允濟天顏之喜。折隨何而置酒。效世事於用儒。賀小白而舉觴。講無忘於在莒。臣獨參淵刻。愧之長才。聖謨洋洋。上策新書之妙。虎臣矯矯。勞賚翠董之良。不敢貪天以為功。正欲與衆而偕樂。臣無任瞻天望聖。踴躍盈快之至。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建炎己酉春。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先人入幕府。時高宗皇帝六飛南幸。先人揣知金敵之氣未已也。戲之臨行。移書志升乞備西成。言極激切。是冬敵騎果至。取道之境。悉如先人之言。今載于后。某聞及其

時而非思。思之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先事而圖者。非利害有以見於外。英明有以主於內。則紛紛議論。一是一非。何以適從。此賤子輒獻芻言。冀於信察也。自以蒙名公殊遇有日矣。賓筵初啓。首蒙辟詔。恩德重大。非特一己知之。士大夫傳以發詠也。昨辭去縣邑。不以爲忤。末忍默默。以負於門下也。切惟朝廷以錢塘重鎮。東南要衝。控扼之地。付於左右。拊綏制置。重任兼而有之。明公度宏容衆。令以威嚴。風馳電駛。懲惡護善。百廢俱興。千里之間。歌頌載塗。杭民圖像以事。晝炷香如供佛。事父母。明公既保令名。而與俱矣。則圖惟厥終。所謂公之安危。即國家之安危。其可忽哉。某仕於此。爲日滋久。歷觀山川。考驗圖史。輒有以爲耳目之助。而非苟然也。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蘇。會稽三郡。因錢氏建國始盛。請以其西境言之。北有常潤。下連大江。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口。蓋相距數百里。形勢也。其東沿濱。雖海山際天。風濤雄壯。然海門中流至淺狹。不可浮大舟。匪寇狄能窺。其南則浙江以限吳越。睦州西境無大山。長川直往可與。錢鏐本臨安人。始因宣歙舉盜米直曾師雄作亂。自鄉里起兵。保有臨安。人始因餘姚。至收黃巢於八百里。威名益振。遂分建八都於兩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應。新城縣建安都。杜稜守之。富陽縣靜江都。聞人宇守之。臨安縣石鏡都。董昌守之。餘杭縣龍泉都。凌文舉守之、鹽官縣海昌都。則徐友及。北關鎮則劉孟容。臨平鎮則曹信。浙江鎮則阮結。又置都知兵馬寨於龍泉臨安以爲援。建八都堂於府第。日與劉蔡聚餞。至建節府也。累世皆大興佛寺於西湖。匪特祈福爲觀美而已。實據諸峯之險爲候望也。結婚宣歙節度使田頵。犄角以備江南李氏。蓋錢鏐本臨安人。又立功起於西境。故知此形勢爲重。惟能保其西境。由今觀之。今昔雖異。利害一同。自餘杭龍泉無五十里。地名猶山。平路如砥。可徑抵城下。龍泉拒安吉廣德甚邇。今日議者惟於蘇湖二州置御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務也。某恐類過計。萬一數騎過江。金陵不可攻。家突直抵安吉廣德。以搖錢塘。則數百里聳動。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利害。從邦人之至願。考八都舊迹。別行措置。聞諸朝廷。使金陵宣歙與我相爲表裏。出兵據險守要。舉無不濟。餘杭臨安兩邑士豪。比諸縣最爲驍銳。擇其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遮於金湯之固矣。某少遊庠中。觀唐睢陽畫像。私切歎曰。此眉宇英威凜然。真足以定睢陽矣。況其胄中哉。今明公文武忠孝。屏翰王室。保斯人以更生。又朝奏夕下。與聖旨相唯諾。何惜建此於朝。而始終錢塘之人也。張睢陽守一城。捍天下以蔽遮江淮。沮遏賊勢。今虜與我渡浙江。明公能自此郊大振軍聲。迎絡江東。控賊鋒。使胡馬不敢南牧。較事權輕重。張睢陽何足道哉。有守禦圖一本。隨以爲獻。犯分妄言。無以辭誅。或稍因閒暇。呼之使前。更畢其初觀。又幸矣。

曾吉父早識人倫。然平生不曾關陞。以故後來雖爲監司郡守。猶帶權發遣也。□□如州黃□□□人徽有寵□□□萬劉自若□□也。吉父爲廣西漕。嘗舉其屬吏姓黃者改官赴部。告行。忽啓吉父云。有一事久擬奉白。先生早往下關陞。於門生實有利害耳。任氏父子每與客言。以資一笑。徐敦立守滁陽。有郡博士葛鎮者。欲上書於朝。大詆王荊公。有云。乞將王安石之親黨盡行竄逐。使天下後世以爲邪說之勸。以稿本呈似敦立。敦立笑云。度之斥彌不足道。然公卻有利害。鎮詢其說。敦立笑云。度乃王氏壻。

倘從公言。折了一紙奉狀矣。鎮赧然而退。二事特相類。併記之云。

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秦帝宮成陳勝起。明皇殿就祿山來。或有贈於九重者。上覽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臺。即不復覽。天語以爲器量如此。何足觀耶。爝焰遽熄。嗚呼。昭陵豈不見全篇。倘盡以過目。則不可以回互矣。此堯舜之用心。宜乎享國長久。

宋王仲言。爲王性之銍之子。博學洽聞。長于紀載。所撰揮麈前後錄。汲古毛氏皆已刊布。惟玉照新志見遺。考是書唐宋叢書。寶顏祕笈。皆載有六卷。然刪削冗亂。俱非完帙。是本爲吳方山岫藏本。出自秦酉巖手錄。僅止五卷。而王堯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破敵露布。諸巨篇皆全載。原跋以爲世所罕見。且與錢曾讀書敏求記卷數符合。則非有所佚脫明矣。今四庫書錄者亦六卷。或即一書而卷帙分併歟。抑流傳別有善本歟。館中祕書籍。一時末由窺見。謹以是編付諸剞劂云。

嘉慶九年甲子春三月。翠川張海鵬識。

揮麈錄

王明清撰

實錄院 牒 泰州

檢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劄子國史院狀勘會已降

聖旨指揮修

高宗皇帝實錄續奉

聖旨編修

御集今來合要

高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卿監應職事等官被受或收藏

御製

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誥日記家集碑誌行狀謚議事迹之類委守臣躬親詢訪如逐官其間有已物故者詢其家子孫取索如部帙稍多差人前去抄錄及委官點對津發赴院仍許投獻優賜錢帛多者推賞候

指揮五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麈前後錄合行點使須至公文

牒請詳牒內事理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錄委官點對無差漏疾速津發赴院守等照使幸勿違滯仍先

希已依應 公文囘示謹牒

慶元元年七月初八日牒

宣教郎太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戴溪

奉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李壁

中奉大夫行軍器少監兼玉牒所檢討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高文虎

朝請郎新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實錄院檢討官石宗昭

實錄院 牒 泰州

檢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劄子節文勘會已降

聖旨指揮修

高宗皇帝實錄續奉

聖旨編修

御集今來合要

高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卿監職事等官被受或收藏

御製

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誥日記家集碑誌行狀謚議事迹之類今訪問得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麈前後錄合行照使當院已於七月內文移貴州去後至今多日未見依應前來須至再行公文

牒請詳牒內事理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錄前項所要文字委官點對無差漏疾速津發赴院守等照使

幸勿仍前違滯謹牒

慶元元年九月　日牒

宣教郎太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戴溪

奉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李壁

從政郎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兼[illegible]國子[illegible]兼權司封郎官顏棫

朝散郎秘書省著作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illegible]教授兼權兵部郎官吳宓

承議郎秘書丞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邵康

中奉大夫行軍器少監兼玉牒所檢討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高文虎

朝議大夫起居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權刑部侍郎劉德秀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楊輔

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應孟明

朝議大夫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黃由

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葉翥

揮麈前錄總目

卷之一
誕節立名自唐明皇千秋節始
祖宗御像所在
祖宗誕聖之地建寺賜名
開基節名因孟若蒙乞置
太祖詔修三代帝王祠廟配享所在
本朝功臣配享
高宗用人納言皆有明見
仁宗不以玉帶爲賚以人安爲賚
李和文其家書画皆冠世之寶
以玉帶爲朝儀始于熙寧
諡孔子爲至聖文宣王
郡國立學自元魏獻文始
東臺西臺立號所始
崇政殿講書肇于開寶
本朝列聖潛藩升府
英宗與令鑠同年月日時生
皇朝列聖搜訪書籍
士大夫家藏書多失於讎校
紹興帝后陵寢以攢宮爲名
徽宗永固陵爲永祐
卷之二
祖宗重先代陵寢詔禁樵採
歐陽文忠公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
國朝侍從以上自有寄祿官

舊制侍從致仕加贈四官
翰林佩魚自蒲傳正始
熙寧間始置在外官觀
本朝官制分左右字沿革
本朝宰相再爲樞密使
樞密使子弟皆補班行
館職編修不可令武臣提舉
密院承旨文武互用自王荆公始
湯特進封慶國公上章不受
州縣官帶學事繫銜
五朝俱立三相
本朝宰相兼公師
本朝三入相者六人
本朝自外拜相者四人
弟草兄麻國朝以來有兩家
國朝宰相享富貴耆壽者十人
本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
本朝宰相年少無逾范覺民張魏公
宰相見子入政府惟曾宣靖一人
本朝呂氏一家執七朝政
本朝父子兄弟爲宰執者二十餘人
韓奉常之妻可儷於唐之苗夫人
錢氏富貴三百年相續前代未見
古硯犀帶皆王氏舊物
本朝居政府在具慶下者十七人
本朝狀元登庸者六人
本朝父子兄弟俱居翰苑

雍孝聞三世俱以罪廢
本朝族望之盛
建州浦城有四甲族
浦城章氏登科題名
卷之三
蜀中大族犯高宗御名各易其姓
三世探花郎
錢氏一家盛事常占天台
本朝蘇蔡呂入相故事
子孫當爲祖父諱名
本朝以遺逸起者二人
國初取士極少無踰宣和之盛
配享宣聖兗鄒並列
劉器之殿試取馬巨濟巨濟不稱門生
薛叔器家有古關外侯印
台吏楊滌丹陽李格藏多唐綸軸告命
歐宋唐書不著文中子而李習之劉禹錫等載之甚詳
歐蘇二公作文多避祖諱
賜生辰器幣至遣使命
慶曆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
衣緋綠賜金紫
本朝父子兄弟俱爲狀元有四家
監司遇前宰執帥守處即入客位通謁
張戩賢者不當使鞫獄
立法貴得中制
太宗遣西夏所獻鶻

朱紱自陳與姦人同姓名蔡元長大喜
徐德占讀詔聲音之訛
董彥遠連徵蔡居安瓜事果補外
曾文肅夢衣緑謝恩
虜主犀帶磁盆
建隆遺事詞多誣謗
張賢良應制科遇所著論中選
久在館中始呼學士
高宗得尉拒敵故得南渡
飲酒談禪貴安自然
國初吏部給出身兼說歲數形貌以防僞冒
靖康追褒或有僥倖
張文潛元帶閤職
李成因子覺爲國博贈光禄寺
卷之四
王素同姓名者二李定同姓名者三
心喪始於郭稹
三泉縣令許發賀表奏補
張逸知蜀斷政如神
南朝沙合出宰相
昔人重契義書札嚴分守
王延德歷叙使高昌行程所見
王仲言弱齡見知於朱希眞徐敎立二公
郭熙画山水有名
呂微仲安厚卿二公賢否
姚令威得會稽石碑諭海潮候附陰陽時刻
王仲言序

李賢良簡

王知府跋

前四卷秀州已嘗刊行

揮麈前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虞　毛　晉　訂

唐明皇實錄云開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誕之日大置酒合樂燕百僚於華蕚樓下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百官上表願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使燕樂休假三日詔從之誕日建節蓋肇于此天寶七載八月己亥詔改爲天長節其後肅宗以九月三日生爲地平天成節史不書日文宗以十月十日生爲慶成節武宗六月十二日生爲慶陽節僖宗八月五日生爲應天節昭宗二月二十二日生爲嘉會節哀帝十月三日生爲延和節梁太祖十月二十一日生爲大明節末帝九月十二日生爲明聖節唐明宗九月九日生爲應聖節晉高祖二月二十八日生爲天和節出帝六月二十七日生爲啓聖節後漢高祖二月四日生爲聖壽節隱帝三月七日生爲嘉慶節周太祖七月二十八日生爲永壽節世宗九月二十四日生爲天清節恭帝八月四日生爲天壽節本朝太祖二月十六日生爲長春節太宗十月七日生爲乾明節後改爲壽寧節眞宗十二月二日生爲承天節仁宗四月十四日生爲乾元節英宗正月三日生爲壽聖節神宗四月十日生爲同天節哲宗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以次日爲興龍節徽宗十月十日生爲天寧節欽宗四月十三日生爲乾龍節太上皇五月二

十一日生爲天申節今上皇帝十月二十二日生爲會慶節而章獻明肅皇后正月八日生爲長寧節宣仁聖烈皇后七月十六日生爲坤成節以嘗臨朝故耳五代諸君節名不見於正史以鄭向開皇記考得之唐代宗十月十三日天興節見令狐綯文集中唐順宗聖壽節見於齊抗會稽捨宅爲寺碑後唐清泰帝正月二十三日千春節見於五代史晉家人傳近董令升作誕聖錄惜乎未盡也

祖宗神御像設在南京則鴻慶宮西京則奉先寺之興先會聖宮之降眞殿揚州曰彰武滁州曰端命河東曰統平鳳翔曰上淸太平宮及眞宗親征北郊封泰山祀汾陰則有澶淵之信武嵩山崇福之保祥華陰雲臺之集眞乾德六年卽都城之南安陵之舊域建奉先資福院爲慶基節宣祖藝祖則太平興國之開先太宗則啟聖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興殿以奉聖祖其後眞宗之奉眞仁宗之孝嚴英宗之英德皆在其側也又有慈孝之崇眞萬壽之延聖崇先之永崇以奉眞宗母后章獻明肅在崇眞之旁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後曰廣孝章惠在延聖之後曰廣愛在普安者二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豐中神宗以獻饗先後失序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親祠者迺詔有司神御之在京者寓於佛祠皆廢徹而遷之禁中繇英德而上五世合爲一宮凡十一殿以世次别東西序帝殿一門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廡繪畫容衛公王名將羅立左右內有燕寢溫凊之實玩好畢陳而母后居其北改慶基曰天元后曰太始開先曰皇武后曰儷極永極曰定大后曰燀德奉眞曰熙文后曰衍慶孝嚴曰美成后曰繼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來寧曰燕娭曰靈遊曰凝神曰天遊曰泠風曰太靈曰丹臺曰靈崑曰昭淸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於新宮大赦天下繪像侍臣于後元祐初卽治隆之後宣光殿以奉神宗紹聖初闢宮之東隅爲顯承殿以宣光殿故址爲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承介於一偏廟號未稱於是度馳道之西東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併撤省寺創爲西宮建大明宮以奉神宗爲館御之首涓日還奉親祠永爲不祧之廟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錄功臣後如元豐故事云

西京應天寺本後唐夾馬營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誕聖之地建寺錫名東京啟聖院本晉護聖營以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六年建寺雍熙二年寺成賜名二寺皆奉祖宗神御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建齊州爲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爲佛寺以本鎭封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十頃

開基節建名世多無知者建炎初嘗詔如後來所立元聖眞元節名之類除開基節外悉皆罷去始知爲未久因考建中以後詔旨政和二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進狀言本宮每遇正月初四日爲創業之日修設齋醮乞置節名以永崇奉詔從其請近見曾仲躬云若蒙亦能詩文淸作南京少尹日嘗與之遊亂後復會于三衢紹興間若蒙又以前績自陳時秦會之當軸令勑住臨安府天慶觀非其所欲拂衣而歸老於衢云仰惟太上皇帝中興再造復在南都符命豈偶然哉

太祖皇帝朝嘗詔修先代帝王祠廟每廟須及一百五十間以上委逐州長吏躬親點檢索圖赴闕遣使覆檢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儀相画様給付女媧祠在晉州書傳無功臣可配太昊以金提勾芒配祠在陳州炎帝以祝融配祠在衡州黃帝以后土風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高陽以玄冥配祠在潭州高辛以稷配在宋州唐堯以司徒卨配祠在鄆州虞舜以咎繇配祠在道州夏禹以伯益配祠在越州商帝成湯以伊尹配祠在河中府中宗太戊以伊陟臣扈配祠在大名府高宗帝武丁以甘盤傅說配祠在陳州周文王以師鬻熊配武王以召公配成王以周公旦唐叔虞叔配康王以太公畢公配秦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漢高帝以蕭何配文帝以周勃陳平劉章宋昌配景帝以周亞夫竇嬰申屠嘉晁錯配武帝以公孫弘衛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配宣帝以丙吉魏相霍光張安世配以上十帝並祠在長安後漢世祖以鄧禹吳漢耿弇賈復配明帝以東平王蒼桓榮配章帝以牟融趙憙宋安配以上三廟並在河南府魏武帝以鍾繇荀攸程昱配廟在相州文帝

以賈詡王朗陳羣辛毗配晉武帝以羊祜張華王濬杜預配二廟在河南府後魏孝文帝以王祥王肅長孫晟配後周文帝以宇文憲蘇綽燕公于謹盧辯配二廟在耀州隋高祖以牛弘高熲賀若弼配廟在鳳翔府唐高祖以河間王孝恭殷開山劉政會淮南王神通配廟在耀州太宗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廟在京兆府明皇以張說郭元振王琚配廟在河中府肅宗以苗晉卿裴冕配廟在京兆府憲宗以裴度杜佑李愬配廟在同州宣宗以夏侯孜白敏中馬植配廟在耀州梁太祖以劉鄩敬翔葛從周袁象先配後唐莊宗以郭崇韜李嗣昭符存審配明宗以霍彥威安重進任圜配石晉高祖以桑維翰趙瑩配以上並在河南府皆著之儀制是時吳蜀未平六朝帝廟闕而不載

本朝曾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

明清側聞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太上皇帝云且令除祕書少監宰臣啟其所以太上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德壽之號旂哉後因閱會要恭覩宏休恐中祕之書臣下莫得而悉窺今載其略紹興三年四月十六日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買鹽見剩錢壹萬貫文省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亂有刻剝取媚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紹興十三年四月一日宰執進呈前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范正國言本路上供及州郡經費全仰鹽息應辦比因全行客鈔遂致闕乏欲自今本路州郡凡屬屯駐兵馬去處許依客人買鈔請鹽各就本州出賣所得息錢專充軍費上曰法必有弊然後改未見其弊遽先改非徒無益必致爲害凡法皆然不獨鹽也又建炎元年十月十二日宰執詣御舟御榻前奏事訖上曰昨日有內侍自京師齎到內府眞珠等物一二褁朕投之汴水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爾四年三月七日宰執進呈宣撫處置使奏大食國進奉珠玉寶貝等物已至熈州上曰大觀宣和間茶馬司川茶不以博馬唯市珠玉故馬政廢闕武備不修遂致胡虜亂華危弱之甚今若復捐數十萬緡貿易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不若以禮賜而謝遣之乃降旨宣司並不得受令量度支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於潭州州城蓮池內收得玉一片堪篆刻御寶乞差人宣取詔御寶已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令彥舟不須投進此與夫却千里馬還于闐玉適相符合誠帝王之盛德也

李和文遺事云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還宮謂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上曰當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上曰中國以人安爲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

和文遺事又云其家書画最富有吳道子天王胡瓌下程閻唐淨心須菩提黃居宷竹鶴孫知微虎韓幹早行圖梅鷄傳古龍江南画佛唐希雅竹李成山水唐画公子出猟圖黃居宷雌狐圖黃筌雨中牡丹李思訓設色山水周昉按舞折支杏花徐崇嗣没骨芍藥江南艸蟲獨幅山水黃筌金盆鵓鴿大窠山茶書有僕仁貞迹集右軍聖教序貞觀蘭亭詩序右軍山陰帖樂毅論顏魯公書劉太沖序皆冠世之寶

熙寧八年四月岐王顥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賜臣方團玉帶各一條准閤門告報若爲朝儀臣等乞寶藏于家不敢服用上命工琢玉帶以賜二王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玉帶爲朝儀始于此

北齊顯祖高祥晉賜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隋長孫覽俱謚文宣孔子蓋出四謚之後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避聖祖諱易爲至聖熙寧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也周室諸君止稱王執以爲不可卒從其議

元魏獻文欲並學官于郡國高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敎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敎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敎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敎

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淸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敎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敎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淸望人行修謹堪束循名敎者先盡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事載允傳本朝高承纂事物紀原自謂博極而不取此何耶

唐高宗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趙璘因話錄云璘又云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明淸嘗記張鷟朝野僉載對天后爲戲語云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爲分司西京畱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李栖筠爲御史大夫不樂者呼爲栖臺蓋斥其名也

明淸五世祖拾遺開寶八年以近臣薦自布衣召對講易于崇政殿然後命官崇政殿說書之名肇建于此行事具載三朝國史

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卽位升并州爲太原府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潁王升儲以汝陰爲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卽位升端州爲肇慶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今上以建王建儲升

建安爲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諰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眞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以慶州爲慶陽府英州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其後又以徽宗嘗爲平江鎭江軍節度使並陞爲府又以太宗嘗爲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爲遂昌軍今上皇帝卽位之初陞隆興寧國常德崇慶諸府皆以潛藩擁戲之地也

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宮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時是生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鑠也神宗後卽帝位令鑠進士及第爲本朝宗室登科第一

國朝承五代搶攘之後三館有書僅萬二千卷乾德以後平諸國所得濅廣太宗鄉儒學下詔搜訪民間以開元四部爲目館中所闕及三百已上卷者與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館之書別爲書庫目曰祕閣眞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一卷給千錢送判館看詳委是所少書數及卷秩別無差誤方

許收納其所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試用與出身又令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淸樓以便觀覽八年榮王宮火延燔三館焚蕩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校校勘校理之官始於此也嘉祐五年又詔中外士庶許上所闕書每卷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資元豐中祕書省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從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爲之又置重修晉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攸提舉祕書省建言置補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以資校對以侍臣拾人爲參詳官餘爲校勘又以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畢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悉不存太上警蹕南渡屢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熺提舉祕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旨錄會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祕所藏之書亦良備矣

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易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讎校也吳明可帥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明淸嘗啟其故云此事當官極易辦但僕既簿書期會賓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令爲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它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若已也

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外祖曾公公卷以江東漕兼攝二浙應辦用元符末京西漕陳向故事也朝論欲建山陵外祖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遂用之陳向權漕事見汪彥章所撰徐丞相夫人陳氏墓誌夫人向之女也

紹興戊午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爲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嘗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當避秦大怒幾蹈不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

揮麈前錄卷二

祖宗朝重先代陵寢每下詔申樵採之禁至于再三置守塚戶委逐處長吏及本縣令佐常切檢校罷任有無廢闕書于曆子太昊葬宛丘在陳州炎帝葬長沙在潭州黃帝葬橋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陽葬臨河縣故城東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臺陰城唐堯葬城陽穀林今鄆州界舜葬零陵郡九疑山今永州界女媧葬華州界夏禹葬會稽山今越州會稽縣商湯葬寶鼎縣周文王武王並葬京兆府咸陽縣界漢高祖葬長陵在耀州安北後漢世祖葬原陵在洛陽縣界唐高祖葬獻陵在耀州三原縣東太宗葬昭陵在醴泉縣北九嵕山以上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戶每歲春秋祠御書名祝板祭以太牢諸處舊有祠廟者亦別祭饗商中宗帝大戊葬內黃縣東南陽武丁葬西華縣北周成王康王皆葬畢在咸陽縣界漢文帝葬霸陵在長安東南宣帝葬杜陵在長安南魏武帝葬高陵在鄴縣西晉武帝葬峻陽陵在洛陽後周太祖文帝葬成陵在耀州富平縣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縣以上十帝置三戶歲一饗以太牢秦始皇帝葬昭應縣漢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在長安東北武帝葬茂陵在長安西後漢明帝葬顯節陵章帝葬敬陵並在洛陽東南魏文帝葬首陽陵在偃師縣後魏孝文帝葬永寧陵在富平縣唐明皇泰陵憲宗景陵俱在奉天縣肅宗建陵葬醴泉縣宣宗正陵在雲泉縣朱梁太祖葬興極陵在伊闕縣後唐莊宗葬伊陵在新安縣明宗葬徽陵在洛陽東北石晉高祖葬顯陵在壽安縣以上十五帝各置守陵兩戶三年一祭以太牢凡祭祀皆令長吏行禮所用太牢以羊代之陵戶並以陵近小戶充除二稅外免諸雜差徭周桓王葬澠池縣東北靈王葬河南縣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洛陽城中西北隅前漢元帝葬渭陵在長安縣成帝葬延陵在咸陽縣哀帝葬義陵在扶風平帝葬康陵在長安縣北後漢和帝葬慎陵塋中輿地安帝葬恭陵在長安西北順帝葬順陵冲帝葬懷陵並在洛陽西質帝葬靜陵桓帝葬宣陵並在洛陽東靈帝葬文陵在洛陽西北獻帝葬禪陵在渭城北魏明帝葬高平陵在河清縣高貴鄉公葬洛陽瀍澗之濱陳畱王葬王原陵在鄴西晉惠帝葬太陽陵在洛陽魏文帝葬富平縣東南東魏孝靜帝葬鄴唐高宗乾陵睿宗橋陵穆宗光陵僖宗靖陵並葬奉天縣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順宗豐陵文宗章陵懿宗簡陵並葬富平縣德宗崇陵敬宗莊陵武宗端陵並葬三原縣昭宗和陵葬河南緱氏縣梁末帝葬伊闕縣後唐末帝葬明宗陵內以上三十八帝常禁樵採此乾德四年十月詔也著于甲令其後又詔曾經開發者重製禮衣常服棺槨重葬焉東晉以降六朝陵寢多在金陵丹陽之間皆可考識而制書不載者當時江左未平故耳先子嘗纂歷代陵名

自漢高帝建名以來雖后妃追崇僭竊無有遺者今行于世

國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遷一官回授任子侍從仍轉一官宰執換東宮官熈寧初歐陽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云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

國朝侍從以上自有寄祿官如左右正言二史給諫丈禮部郎中之類是也若庶僚曾經飾擢至於雜流甄敘悉皆有別一見利字便知遷滑元豐官制旣行混而爲一故王荆公有流品不分之語

舊制如侍從致仕轉官遺表贈官皆自其合遷官上加之今則寄祿官至陞朝轉贈僅止貟郎而已

蒲傳正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見于神宗實錄東坡先生謝入翰林表曰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中書舍人繫紅鞓犀帶自葉少蘊始見姚令威叢語而石林自記却不及舊假服色不佩魚崇寧末王照尚書詳定勑令啓請許之自是爲例仍許入銜具載詔書其後以除勑中不載多不署魚袋二字

國朝凡登從班無在外閑居者有罪則落職歸班亦奉朝請或黜守偏州甚者乃分司安置不然則告老掛冠熈寧間始置在外宮觀本王荆公意以處異論者而荆公皆以觀使閑居鍾山者八年

官制後惟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三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升第也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紹聖初罷去非見常布告奏疏大觀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與中散朝議左右字紹興初樞密院編修官楊愿啓請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爲重

前宰相爲樞密使者宋元憲富鄭公文潞公陳秀公宣和二年鄭華原以故相領院事紹興七年秦師垣亦以前揆拜樞密使未幾復登庸近歲張魏公亦然李邦直許沖元曾令綽韓師朴爲二府後皆再入爲尚書然不久復柄用惟令綽竟止八座

舊制樞密使知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故富鄭公之子紹京文潞公之子貽慶皆爲閤門祗候元豐後方授文資

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一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時王正仲胡完夫爲館職詔令兼之是冬忽御批提舉改作管勾詰朝執政俟上所以上云已差館職編修豈可令武臣提舉而樞密院編修自此始也

樞密院舊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然國初二曹俱嘗爲之熈寧中王荆公怒李評罷去命曾令綽爲都承旨自是方文武互用矣

仁宗以大中祥符七年由慶國公出閤隆興初湯特進封慶國公（明清）嘗以故事啓之遂上章辭不敢受改封榮國公王將明白蒙亨宣和間皆封慶公而不辭豈一時忘之耶

政和中詔天下州縣官皆帶提舉管勾學事時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繫階朝廷許之靖康初除 紹興中復增但改庶官爲主管時孟信安仁仲來帥會稽先人寓居孟氏與家間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詣先人云忠厚與秦會之雖爲僚壻而夙懷疑心今省訪猶官先入朝然後陪府從兄求一不傷時忌對劄先人舉此仁仲大喜爲援麟舊請草牘以上奏入即可與文降旨自此武臣帥守並免入銜行之至今

國朝范魯公質王文獻溥魏宣懿仁浦並約史館昭文集賢三相俱全太宗初即位薛文惠居正沈恭惠倫盧大戎多遜眞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沆向文簡敏中呂文穆蒙正仁宗至和二年劉文忠沆文潞公彥博富韓公弼元祐初司馬温公爲左僕射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呂正獻平章軍國事皆三相也至三年温公薨文呂二公在位而呂汲公大防范忠宣純仁爲左右僕射殆四相然不久也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升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

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

國朝自外升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原公亦曠典也

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拜相公弟文昭爲翰林鎖宿禁中面對喻旨草麻文昭力辭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金坡遺事載錢希白爲文僖草麻雖云儀同鈞衡實未嘗秉政也是時母氏年九歲偶至東府門外觀閤歸告文肅云翁翁明日相矣適見快行家宣叔翁入內甚急以是逆料已而果然

國朝宰相享耆壽者宋惠安八十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文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獻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龐穎公七十六蘇丞相八十二文潞公躋至九十四而龐貶秋中蔡師垣亦八十晚節狼狽竄死於中路不得全有富貴考終

本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韓忠獻歐陽文忠王荊公蘇翰林而蔡師垣復預其數呂正惠呂文穆亦然

本朝宰相登庸年少者常山春明退朝錄備見之然無逾近歲范覺民丞相廷告日方三十一但壽止三十七其後張魏公入相亦未四十且太夫人康健罷相之後遷謫居外幾二十年後雖入覲不拜元宰

國朝身爲宰相壽考康寧再見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一人而已

呂文穆相太宗猶子文靖參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爲英宗副樞爲神宗樞使次子正獻爲神宗知樞相哲宗正獻孫舜徒爲太上皇右丞相繼執七朝政真盛事也

本朝一家爲宰執者呂氏最盛既列于前矣父子兄弟者韓忠憲億子康公絳黃門維莊敏縝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左轄純禮石元懿熙載子文定中立呂參政餘慶弟正惠端陳參政恕子恭公執中曹武惠彬子武穆璋侄安惠中師弟康懿中正張齊賢孫左轄璪王惠獻化基子安簡舉正陳文忠堯叟弟文惠堯佐王文獻沔孫康靖貽永章文獻得象從孫莊恪楶丞相惇王樞密博文子忠簡時吳正肅育弟正憲充曾宣靖公亮子樞密孝寬韓魏公琦子文定忠彥曾孫樞密肖胄胡文恭宿姪左丞宗愈張榮僖耆曾孫忠文叔夜梁懿肅適孫中書子美蔡忠懷確子樞密懋林文節希從子中書攄蔡太師京子樞密攸鄧樞密洵武弟左轄洵仁近日如錢參政端禮之於文僖史簽書才從子丞相浩亦一家而洪右相适樞密遵爲伯仲數十年未嘗見也王文公安石弟左轄安禮富韓公弼孫知樞直柔

韓循之來常治之妻韓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冢婦呂惠穆之外孫魯簡肅之外曾孫呂文靖之曾外孫身見其子肖胄

爲樞密壻鄭億年爲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他子與孫俱被倚擢昇階八秩婦人中罕有若張延賞苗夫人可儗之也

錢武肅鏐自唐乾寧中盡有二浙之地享國五世至忠懿王俶以版圖來歸改封鄧國王子弟皆換節旄其後弟十四子文僖惟演以文章進仕昭陵爲樞密使文僖子次對暄次對子景臻尚秦魯公主位至少保生子伯誠忱亦至少師它子悉建節伯誠子處和端禮今參知政事忠懿兄廢王倧之子希白易希白子修懿明逸子飛彥遠兄弟對掌內外制父子文中大科子飛子穆勰元祐中入禁林穆子遜叔伯言至樞密直學士他位顯庸尚多雖間有以肺腑進然富貴文物三百年相續前代所未見也

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勳臣超之女樞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獻壻富鄭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蔡彥清朱聖予聖予女適滕子濟俱爲執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傳物也諸女相授景仲壻硯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嚴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今亦藏滕氏（明清）嘗於子濟子琪處見之

本朝居政府在具慶下者王文獻盧大戎包孝肅張文孝吳長文吳正肅呂吉父章子厚安厚卿馮彥爲曾令綽王彥霖李士美王將明蔡居安林彥振王元忠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

人王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至鼎席

唐朝世掌絲綸以爲美談而本朝以來兄弟居禁林者實可象儀弟望之儼宋元憲景文王荆公和父韓康公持國蘇翰林子由曾文肅文昭蔡元長元度鄧子常子文張康伯賓老宇文仲達叔通父子則李文正昌武晁文元文莊綦翰林周懿肅適蔡文忠仲遠延慶錢希白子飛蘇儀甫子容一家則張尚書洎唐公瓌逵明璪范蜀公子功淳父元長而淳父元長又父子也錢氏又有純老穆父爲葉道卿少蘊而蔡若誠之於元長兄弟亦一族也外制則前人俱嘗之惟曾南豐與文昭文肅兄弟三人爲孔經父常父劉遠父贛父與從子少馮又對掌內外制也近日於洪忠宣父子再見之

雍孝聞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聲太學學者推重之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前此妄上封事剴切九重固已默識其名至是殿策中力詆二蔡及時政未便者徽宗大怒減死竄海外宣和末上思其忠親批云雍孝聞昨上書致罹刑辟忠誠可嘉特開落過犯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命放而孝聞死矣於是錄其子子純爲右選紹興初從張魏公入蜀魏公令屬趙喆軍中喆誅子純坐編管既死魏公憐之復致其子安行一官紹興間以告訐流嶺外不知所終三世俱以罪廢與前所紀諸家不侔然亦不幸也

唐朝崔盧李鄭及城南韋杜二家蟬聯珪組世爲

顯著至本朝絕無聞人自祖宗以來故家以眞定韓氏爲首忠憲公家也忠憲諸子名連系字康公兄弟也生宗字宗生子名從玉字玉生子從日字日生元字元生子從木字居京師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樹目之以別相韓焉相韓則魏公家也魏公生儀公兄弟名連彥字彥生子名從口字口生子從冑字冑之子名連三畫或謂魏公之命以其名琦字析焉東萊呂氏文穆家也文穆諸子文靖兄弟也名連簡字簡字生公字公字生希字希字生問字問字生中字中字生大字大字生祖字河內向氏文簡公家也文簡諸子名連傳字傳字生子從系字系字生從宗字欽聖憲肅兄弟也宗字生子字子字生水字水字生土字土字生公字兩浙錢氏文僖兄弟名連惟字惟字生日字日字生昱字昱字生心字心字生之字在長主孫則連端字賜名也曹武惠諸子名連玉字玉字生人字慈聖光獻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絲字高武烈諸子連遵字遵字生士字宜仁聖烈兄弟也士字生公字公字生世字世字生之字晁文元諸子名連宗字文莊兄弟也宗字生仲字仲字生端字端字生之字之字生公字公字生子字李文定本甄城人既徙京師都人呼爲濮州李家李文和居永寧坊有園亭之勝築高樓臨道邊呼爲看樓李家李邯鄲宅並念佛橋以橋名目之陳文惠居近金水門以門名目之王文貞手植三槐于廷都人以三槐表之王文正本北海人以青州王氏別之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王審琦太師九子以九院呼之張榮僖以位顯名以侍中家目之賈文元居廂後宋宣獻居宣明坊亦以巷名目之宋元獻兄弟安陸人以安州表以上數家派源既繁名不盡連矣在江南則兩曾氏宣靖與南豐是也曾文清兄弟亦以儒學顯又三族矣三蘇氏太簡儀父明允兩范氏蜀公與文正是也若莆田之蔡白沙之蕭毗陵之胡會稽之石番陽之陳新安之汪吳興之沈龍泉州之鮑皆爲今之望族而都城專以戚里名家又數家不能悉數也

建州浦城最爲僻邑而四甲族皆本縣人楊氏則起于文莊章氏則肇自郇公蓋練夫人孫夫人陰德世多傳焉黃氏本于子思陳氏本于秀公軒裳極盛今仕途所至有之

浦城章氏盡有諸元子平爲廷試魁而表民望之制科第一子厚惇開封府元正夫楶鎖廳元正夫子綡爲國學元子厚子援爲省元丈子持爲別試元其後自閩徙居吳中族屬既殷簪裳益茂至今放牓必有居上列者章氏自有登科題名石刻在建陽

揮麈前錄卷三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鉤光祖是也加絲字者絇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爲句者句思是也增而爲句龍者如淵是也繇是析爲數家累世之後昏姻將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國初翼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蓋本一族亦是仕于南北失於相照與此相類

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遘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遘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爲探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

吳越國忠獻王錢佐薨其弟倧襲位未幾爲其大將胡進思所廢時忠懿王俶爲台州刺史進思迎立之元豐中王之孫晅知台州其子景臻自郡入都選尚仁宗女是爲秦魯長主靖康末胡騎犯闕主避狄南來因遂卜居後數年詔卽州賜第主享之二十年壽八十六薨於天台其子伯誠居之又二十年官至少師年亦八十餘少師子卽處和也處和之女又自台州被選爲王妃去歲處和旣爲執政別營甲第南北相望甚盛一家盛事常占此境

官制行置左右丞二府中班最下無有爰立者元祐中蘇子容丞相自左轄登庸時以爲異恩崇寧初徽宗亟欲相蔡元長遂用此故事時有獻詩者曰磊落儀形眞漢相闊疎恩禮舊蘇公紹興初呂元直自僉書樞密院入相前此所無也

張埈乃張說之子敬翔爲敬暉之孫本朝劉温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至其孫几乃自度曲預修樂書可笑近有吳鑄者乃國初功臣吳廷祚之後祖元扆復尚主而失節於劉豫仕僞庭至樞密使爲其用事此一律吁可歎哉（李叔佐云）

本朝以來以遺逸起達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簡蔡宗呂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說書然薦紳間多不與之也王君儀尹彥明後亦登禁從距今亦三十年矣雖屢下求賢之詔州郡間有不應聘者而羔雁不至於巖穴也易簡卽寓之父九江人大觀中家祖守郡首薦之其後改節以媚權臣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寓仕靖康驟拜二府被命使虜託疾以辭行欽宗震怒竄嶺外父子南下中途爲盜所害（寓字元忠）

國初每歲放牓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爲疎略黃道夫牓傳臚至第四甲党鎛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廣宣和七年沈元用牓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旣衆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前後無踰此歲之盛

崇寧中以王荊公配宣聖亞兗公而居鄒公之上故遷鄒于兗之次靖康初詔黜荊公但昇祔像不復移鄒公於舊位至今天下庠序忝兗鄒並列而虛右雖後來重建者衆皆沿襲而竟不能革也（沈文伯云）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巨濟涓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復稱門生於他人乎此以謝劉公也客以告器之器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懽（陸務觀云）

亾友辨叔器家有關外侯印甚奇古後考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盪虜將軍章又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考伯氏有新遷長印後考前漢書乃新室嘗以上蔡爲新遷也及友人家多睦子家丞印多睦郡名旣亾子之家丞秩甚卑然[illegible] 又印樣皆出諸印右嘗撫得之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見於急就章

明清少游外家年十八九時從舅氏曾宏父守台州有筆吏楊滌者能詩亦可觀言其外氏居元相國之裔一日持告身來乃徽之拜相綸軸也鈿金雲鳳綾新若手未觸白樂天行并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章簡諸公跋識甚多[illegible]聞爲秦熺所取恨當時不能入石至今往來于中也又丹陽呂城閘北夌巷竹林中有寺格秀才者

自云唐宗室系本大鄭王房出其遠祖武德正觀以來告命敕書凡百餘亦有辯少保顏魯公書者奇甚明清每語親舊緜緜不惜一訪而閱之李生亦不靳人之觀也

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于文粹

歐陽文忠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之類蘇東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敘近爲文者或倣此不知兩先生之意也

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鎭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爲例

至和三年宋元憲建言慶曆郊祀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指因循頓望遂踰十載使王公薦紳下同閭巷昭穆雜用家人緣媮習弊甚可嗟也臣近因進對妄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豈朝廷勸戒有所未孚將風教頽隳終不可復反復至意形于歎息臣每求諸臣所以未卽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自疑成難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由擅立且未信而望誠者上雖必責從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矣大建宗祏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爲孝雖有過差是過爲孝殖產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或與民爭利顧不以爲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僭所謂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今諸儒之惑不亦甚乎於是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制度而王文安以下定官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知樞參政同知樞簽樞以上前任見任宣徽尚書節度使東宮三少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以主祭其襲爵世降一世死則不得別立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卽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許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疏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子死則不傳其子而傳立廟之長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既如奏仍令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議推襲恩之典遂不果行其略已見宋次道退朝錄至嘉祐中文潞公爲相乃上章引禮官詳定制度平章事以上許立四廟欲乞於河南府營創廟詔從之政和中蔡元長賜宅京師援潞公之請既允所奏凡命禮制局鑄造家廟祭器并余丞相深以下二府皆賜之紹興中秦會之表與錫第又舉二例詔令討論悉如政和之制云

錢宣靖呂文靖知制誥衣綠張益之友直鄧公子也爲天章閣待制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猶

衣緋仁宗顧見卽賜金紫呂文穆李仲詢及許沖元爲兩制衣緋蔡元長王子發官制行後爲中書舍人皆衣緋賈季華琰爲樞密直學士正議大夫衣綠

本朝父子狀元及第張去華子師德梁顥子固兄弟孫何孫僅陳堯佐堯咨四家而已後來沈文通孫晦以祖孫相繼近年許克昌定許安世之親姪孫而王資深子洋俱爲榜眼

舊制監司雖官甚卑遇前執政宰藩亦肩輿升廳事宣和初薛肇明自兩地出守淮南有轉運判官年少新進輕脫之甚肇明每不堪之到官未幾肇明還舊廳因與首台蔡元長語及之且云乘轎直抵脚踏子始下呵與之聲驚耳至今爲之重聽其他可知也元長大不平翊日降旨諸路監司遇前宰執帥守處卽入客位通謁自是爲例（王孟玉云）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俱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爲之事邪弗許

明清家有徐東湖所記太上皇帝聖語其略曰大宗正行司將至行在南班宗子所居當作屋百間上曰修營舍宇固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於此事得其時制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造之制一下百姓輒受弊蓋緣州縣便行科配矣又嘗語宰臣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朕嘗語徐俯

異時宮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推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淳化三年西夏李繼捧遣使獻鶻號海東青上賜詔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宣和末耶律禧繇此失國烏乎太宗聖矣哉

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諤字曰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謝而卒年方四十（韓叔器云）

熙寧中御史言徐德占奉祠太廟嘗廣坐云仁宗有遺行詔問狀坐客客不敢對以爲無德占云臣比行事至章懿太后室因爲客言章懿實生仁宗而不及養後以帝女降后之姪瑋主乃與瑋不協使仁宗有遺恨臣實洪州人聲音之訛遂至風聞上以其言有理笑而薄罰之

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祕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蘇訓直云）

曾文肅帥定一日晨起忽語諸子曰吾必爲宰相然須南遷啓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衣十郎綠

袍北向謝恩豈非它日貶司戶之徵乎後十年果登庸既爲蔡元長所擠徙居衡陽已而就降廉州司戶參軍敕到取幼子紆朝服以拜命果符前夢十郎即紆排行也

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虜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透如圓鏡狀光彩絢目似夫注視久之虜主曰此石晉少主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主所獻中有畫雙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無它矣二物誠絕代之珍也盆蓋見之范蜀公記事矣

建隆遺事世稱王元之所述其間飾多誣謗之詞至於稱趙普盧多遜受遺昌陵尤爲舛繆案國史韓王以開寶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始再秉衡鈞當太祖升遐時政在外何緣前一日與盧丞相同見于寢耶稱太祖長子德昭爲南陽王又誤矣初未嘗有此封元之嘗時近臣又秉史筆豈不詳知且載秦王傳中云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見三朝國史秦王傳邪可謂亂道此特人託名爲之又案元之自有小畜集序及三黜賦與國史本傳俱云淳化二年自知制誥舍人貶商州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黜守滁上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齊安郡而此序年月次序悉皆顛錯其僞也明矣

張賢良咸漢陽人應制舉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檢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都闕試六論以此爲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過闕第一黃六丈叔恐能記守之姓名嘗以見告今已忘之張卽魏公適翁也

唐文皇聚一時名流于册府始有十八學士之號後來凡居館殿者皆稱之國朝以來仕于外非兩制則雖帥守監司止呼寄祿官惟通判多從館中帶職出補如蔡君謨湖州歐陽文忠公滑州王荊公舒州東坡先生杭州如此之類甚多劉贛父赴泰倅詩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蓋在道山五載然後得之學士之稱施于外者繇通判而然今外廷過呼大可笑矣

建炎己酉歲二月金人舉國南寇時太上駐蹕維楊虜既次臨淮郡相距甚邇有招信尉以所部弓手百餘人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虜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尉與衆竟死不退於是探騎得疾走上聞乘輿百寮僅得南度繇非尉悉力以扼其鋒俾探騎得上聞則殆矣尉之姓名不傳於世可恨友人王彥國獻臣能道其詳他日當問之爲求大手筆作傳近見程可久云尉姓孫亦嘗以白國史汪聖錫矣（後聞孫名榮）

三朝史錢儼傳云儼能飲酒百巵不醉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問其狀曰飲酒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東軒筆錄云馮文簡在太原以書姥王鐵芝曰并門歌舞妙麗吾

閉目不窺但日與和前談禪耳平父答曰所謂禪者只恐明公未達耳葢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以二條觀之萬事莫不安於自然也

本朝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官付身不惟著歲數兼說形貌如云長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記或云短小無髭眼小面瘢痕之類以防偽冒至元豐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偽冒盜名字者多矣不可稽考乃知舊制不爲無意也

靖康間欲追褒司馬溫公輿論以謂惟范忠宣在元祐間尤爲厚德可儷而有司一時鹵莽乃誤書文正之名批旨行下遂俱贈太師葢不知文正以忠宣德孺爲宰執已追贈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久矣適何文縝在中書以鄉曲之故乃以張天覺厠名其間亦贈太保而天覺熙寧中自選人受章子厚知引爲察官事見邵氏辯誣爲舒信道發其私書貶斥流落于外紹聖初子厚秉鈞再薦登言路攻擊元祐諸賢不遺餘力至欲發溫公呂正獻公之墓賴曾文肅公力啓于泰陵始免其爲慘酷甚矣晚既免相末年以校讎道藏復職又有二蘇狂率三孔闊疎之表詩有每聞同列進不覺寸心忪之句常希古亦力言其姦後來閩中書坊開骨鯁集輒刊靖康詔書于首條此天下翕然推尊之事有僥幸乃如此者可發一歎（張文老云）

建炎末贈黃魯直秦少游及晁无咎張文潛俱爲直龍圖閣文潛生前紹聖初自起居舍人出帶此職葢甚久亦有司一時稽考之失也

李成字咸熙系出長安唐之後裔五代避地徙家營丘弱而聰敏長而高邁性嗜酒善琴奕妙諳山水好爲歌詩瑣屑細務未嘗經意周世宗時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特器重之嘗召赴輦下會朴之亡因放誕酣飲慷慨悲歌遨遊搢紳間太府卿衛融守淮陽遣幣延請客家于陳日肆觴詠病酒而卒壽四十九子覺仕太宗兩歷國子博士其後以覺贈至光祿寺丞云此宋白撰志文大略如此王著書徐鉉篆覺字仲明列三朝國史儒學傳叙其世家又同覺子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有傳載兩朝史傳云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殆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雲萬狀世傳以爲寶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乃云李成仕本朝尚書郎固已誤矣而米元章畫史復云贈銀青光祿大夫又甚誤也

揮麈前錄卷四

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爲縣令會歲歉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壹匹邑人大受其惠稱爲德政絲此當路薦之蓋是時一縑售價不逾其數爾仕止郎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爲作墓誌具載其事王荆公當國倣其法施之天下號爲和買久之本錢既不復俵且有折帛之害世誤傳始於王儀仲素儀仲文正公之子早卽貴達未嘗爲邑官至八座沒諡懿敏國史本傳可考其子鞏字定國與東坡先生游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其任子距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者也其孫卽商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中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皆顯名一時揚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敦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爲一不可不辨（李豸陽翟人東坡先生門下士亦字方叔兩方叔俱以文鳴詩章又多互傳於世）

郭稹字仲微仕至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亾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因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始此

太祖皇帝立極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縣令聞道馳騎齎賀表率先至闕下上大喜平蜀後詔

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賀慶許發表章直達闕前至今甲令每於諸州軍監下注云三泉縣同是矣元符末龔言序爲縣尉婦弟江端本子之薄遊至邑令簿素與龔不叶相帥遊山經宿未回龔攝縣事忽赦書至徽宗登寶位龔卽宣詔稱賀偶未有子丞令子之奉表詣都令歸已無及銓曹以初品官無奏異姓無服親之文沮之子之早負俊名曾文肅當國爲將上取旨特補河南府助教今之上州文學也後子之官與職俱至正郎一時以爲異事紹興初四川制司建言陞縣爲軍失祖宗之指矣

張逸字天隱鄭州人登進士初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諳其民風華陽縣鄉長殺人誣道旁者縣吏受財獄具乃令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歲飢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癈積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凡四守益州逸子峋巘亦有顯名于世巘諸孫卽端明殿學士澄也

兩朝史章文憲得象傳末云初閩人諺曰南臺沙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政和六年沙復湧已而余丞相深大拜十餘年前外舅方公務德帥福唐南臺沙忽再湧已而朱漢章棄子昂相繼登庸

昔人最重契義朋從年長則以兄事之齒少以弟或友呼焉父之交遊敬之爲丈見之必拜執子

姪之禮甚恭丈人行者命與其諸郎遊子又有孫各崇輩行略不紊亂如分守之嚴舊例書札止云啓或止稍尊之則再拜雖行高而位崇者不過曰頓首再拜而已非父兄不施覆字宰輔以上方曰台候餘不敢也前輩名卿尺牘中可考今俱不然誠可太息

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來上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鎭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度砂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次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家喝子族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栰而度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砂砂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砂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砂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下則止又行望月亦如之次歷卧羊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太子大蟲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目族蓋達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靼中尤尊者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傳曰契丹舊爲回紇牧羊達靼舊爲回紇牧牛回紇徙甘州契丹達靼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敦族經馬鬃山望鄉嶺嶺上石庵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

鶩鳧雁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侯射城城中首領號遍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勅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爲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喫鐵石又生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思谷口避風驛本俗法試出詔抑御風御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寶莊又歷六鍾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石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蔥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人皆穿池爲穴以處飛鳥群萃河濱或起飛即爲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開寶二年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磑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牛及鳧雁樂多塑篌出貂鼠白氎綉文花蘂布俗多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遊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遊群聚遨樂於其間遊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勅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勅緘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樣磨割祿黠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振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出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庭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踰嶺即多雨雪上有龍王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盛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牧放於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羣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鵰鶻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鼫鷙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旣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燕爲優戲至暮明日泛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泰寧之寺正觀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而無雲霧且又光焰若炬照見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鞵若皮爲底者即焦下有穴生清泥出穴外即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

樓臺草木人白皙端正惟工巧善冶金銀銅鐵爲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疋其駑馬充食者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屛缺以銀葉蔽之謂其王曰聞漢遣使入達靼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靼無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犬戎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蕃君長襲衣金帶贈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靼之境頗見晉末陷虜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自叙云此雖載于國史而世莫熟知用書于編以俟通道九夷八蠻將使指者或取諸此焉

紹興丙辰（明清）甫十歲時朱三十五丈希眞徐五丈敦立俱爲正字來過先人先人命（明清）出拜二公詢以國史中數事隨即應之無遺錄是受二公非常之知于弱齡希眞之相予多見其詞翰中後二十年（明清）爲方壻敦立守滁陽以書與外舅云聞近納其字之子爲壻豈非字仲言者乎具道疇昔時事且過相溢美又數年敦立爲貳卿（明清）偶訪之坐間忽發問曰度今此居號侍郎橋何邪（明清）即應以仁宗朝鄭簡杭州人以工部侍郎致仕居此里人德之遂以名橋

又問郎表德謂何明清云兩朝國史本傳字簡之王荊公集中有寄郎簡之詩甚稱其賢少焉司馬季思來其夫復問明清云溫公兄弟何以不連名明清答以溫公之父天章公生於秋浦故名池從子校理公生于鄉中名里天章長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後守宛陵生仲子名宣晚守浮光得溫公名光承平時光州學中有溫公祠堂存焉敦立大喜曰皆是也且顧坐客云卒然而酬博聞如此可謂俊人矣烏乎敦立今墓木將拱言之於邑

郭熙畫山水名盛昭陵時嘗爲翰林院待詔熙甯初其子思登進士第至龍圖閣直學士吏帥三路既貴廣以金帛收贖熙之遺筆以藏於家繇是熙之畫人間絕少思亦多材藝有笑談可用集行於世

元祐中呂微仲當軸其兄大忠自陝漕入朝微仲處正寢以待之大忠辭以相第非便微仲云界以中霤即私家也卒從微仲之請時安厚卿亦在政府父曰華尚康甯且具慶爲厚卿夫婦假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二公之賢否

姚寬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爲詳備其間一條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葛洪潮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眞正一經）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僧隱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

（見竇叔蒙濤志）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東過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住南海（廣州）迨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洎出守會稽（越州）移蒞句章（明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汐音夕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息進退）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敷尾切）魄於上下弦息於輝朒（女六切朔而日見東方）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星知潮當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又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或問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唯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可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爲名一屬會稽一隸四明）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

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州）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舶船怖於上潬（水中沙爲潬徒旱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潬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洎月徑潮巽潮來已半濁浪推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潬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宜哉令威以該洽聞于時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謂必機博之人後以其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爲廣東提點刑獄遂取兩朝史燕公傳觀之果嘗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嘗著海潮論海潮圖並行于世則知爲燕無疑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親會稽居多暇日有親朋來過相與晤言可紀者歸考其實而筆錄之隨手盈帙不忍棄去遂名之曰揮塵錄非所以爲書也長至日

明清識

右揮塵錄一編汝陰王仲言所作也紹興辛丑迴侍叔父尉剡叔父出仲言昆仲詩詫曰此皆小汝若干歲雪溪先生諸子也迴茫然自失其後得與仲信仲言游雖服其該洽當時未知學問之有味也越二十年迴塵忝末科試吏于淮壖得奉行政事之在民者因讀荀卿子書曰法不貳後王又讀宣王詩曰周道粲然復興於是思熟於本朝典故者以講論學問士夫問訪之未獲也忽仲言出示此

書乃平昔之所期不謂近出於朋舊之中喜可知也雖然僕有疑焉仲言富於春秋宜以壯烈上佐時用何遽留心於著述若僕輩衰老不適用乃可娛意於簡冊之間耳仲言其懋哉乾道己丑八月左文林郎饒州德興縣丞沙隨程迥可久跋

九惪素聞仲言多識前言往行眞好古博雅君子願從下風聽餘論聞所未聞爲有日矣今幸同條于此謂可破此願也而郡邑相距餘一舍仲言入郭有時不得朝夕見斯心竟未能滿間從淸流王孟玉借揮麈錄觀之始所謂窺豹一斑者因手抄之古人有云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今也見其人得其書何喜如焉因誌于後傾囷倒廩尚冀自此無靳也迪功郎高郵軍教授臨汝郭九惪書

李賢良簡

垕拜手昨日辱下顧殊恨不款經夕伏惟台候客況萬福宣政從臣出處極爲詳備受賜甚多揮麈錄昨晚與老人伏讀共歎該洽如垕輩可知愧矣鄭公之說甚善切幸小留以容乞靈龍山俯就食其祿可也一二同舍郎與兄厚善皆以爲喜老人亦約同白鶴堂且愉意京兆來早幸過此共飯已約叔度款宏論不宜垕上覆仲言簽判學士契兄

王知府自跋

丘明子長班范陳壽之書不經它手故議論歸一自唐太宗修晉書置局設官雖房元齡

褚遂良受詔而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廁迹其間文字交錯約史自此失矣劉昫之唐書辯居正之五代史號爲二氏而職長監修未始措辭嘉祐重命大儒再新唐史歐陽文忠宋景文各析紀傳故直筆糾繆之書出國朝三朝史爲大典之冠而進呈於天聖垂簾之際名臣大節無所敘錄居多或有一事見之數傳褒貶異同自建隆抵于元符信史屢更先人於是七國朝史述焉直欲追倣遷固鋪張揚厲爲無窮之觀雖前日宗工筆削不敢更易但益以遺落損其重複如一姓父子兄弟附于本傳之次增以宗室宰執世系與夫陟黜歲月三表如唐書之制紹興戊午中執法常公聞其事詔奉祠中視史官之秩尚方給札奏御及半而一秦專柄不盡以所著達于乙覽獨存副本私室先人棄世野史之禁興告訐之風熾薦紳重足而立（明清）兄弟居蓬衣白亾所掩匿手澤不復敢留悉化爲煙霧又十五年巨援沒而公道開再命會稽官以物辨訪遺書于家但記憶殘缺以補冊府之闕而已故舊文居多此舉蓋自先祖早授學於六一翁之門命意本于六一其後先人承之故先人遷官制云汝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屬詞比事度越輩流痛哉斯文雖不傳于後代而王言可訓于萬世也（明清）弱齡過庭前言往行探尋舊事晨夕剽聆多歷年所憂苦摧挫萬事瓦解不自意全莫能克紀以續先

志乾道之初竊叢祠之祿偏奉山陰親朋相過抵掌劇談偶及昔聞間有可記隨即考而筆之曰揮麈錄故人程迥可久知名士也覽而大喜手錄而識于後繇是流傳又嘗取司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與夫陳餘叔及紹興拜罷錄參考宰臣進退次第年月列爲四圖表置之坐隅以便觀覽今鋟板于閩蜀江浙矣丁酉春覓官行都獲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門命與其子仲信遊春容閒偶出二編公一見稱道再三且以宣政名卿出處下詢如黃寔章子厚之甥不罹其舅而卒老于外方軫蔡元長之姻婭引登言路而首論其非遂罹遠竄潘兌朱勔里人不登其門而擯斥李森爲中司不肯覬望王黼窮鄧之綱之獄而被逐燕雲之役蓋成於王宋之枉繇盛章父子欲害劉炳兄弟世皆亾其事跡（明清）不量其愚爲冥搜倫類凡二十餘條摭據依本末告之公益喜大加敬歎又云僕兼攝天官覬銓牓有臨安龍山監稅見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祿而相與討論徐請君于朝以助我（明清）力辭以名迹不正且非其人而歸未幾公父子俱去國（明清）僕別于秀州之杉青閘下舟中相持悵然後數年仲信沒于蜀公後雖復召領史局而（明清）適官遠外參辰一見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焉試邑窮塞公事無多繇縱復見舊藁愴念父祖以來平生用心嗟夫師友之論沒言猶在耳孰今聽之邪投老殘

年感歎之餘姑以胸中所存識左方後之攬者亦將太息于斯作淳熙乙巳中元日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書

余讀史至宋每病其蕪蔓龐腐輒為掩卷因搜洪容齋姬令威諸家小說捽而行之以補其一二既閱王仲言揮麈錄多載國史中未見事昔武夷胡氏讀溫公通鑑喟然歎曰若登喬嶽天宇澄徹周顧四方悉來獻狀蘇文忠公見曾公亮英宗實錄謂劉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當為國朝諸史之冠若王仲言殆兼二老之長矣茲錄凡四卷末載程可久郭九德二跋李賢良一簡其自跋云丘明子長班范陳壽之書不經它手故議論歸一真得史家三昧矣虞山毛晉識

揮麈前錄卷四　終

揮麈後錄總目

卷之一

目漢哀帝以來歷代加上皇帝尊號
太祖興王之兆
滁州創端命殿崇奉太祖御容
祖宗規橅宏遠
太祖藏弓弩於揚州郡治宣和間得用
祖宗置公庫以待過客欲使人無旅寓之歎
太宗收用舊臣處之編修以役其心
錢氏逢辰錄言朝廷典故甚詳
章獻太后命儒臣編書鏤板禁中
天聖中詔修三朝國史
昭陵降誕之因
神宗聖學非人所及
神宗留封椿庫以為開拓境土之資
神宗詔史院賜筵史官就席賦詩
錄紹聖謗語與史院
曾布等議復瑤華本末
曾布奏事上深憚服
徽宗好學潛心詞藝
徽宗初郊事迹
程若英上言皆驗
鄧洵武乞正選人官稱
政和中廢毒藥庫并罷貢額
靖康中鄧善詢隨車駕次雍丘召縣令計事
編類元祐黨人立碑刊石
宰相樞密分合因革

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
自秦相擅政紀錄不足傳信
太祖誓不殺大臣言官
治平宰執進草熟狀

卷之二

徽宗幸高宗幄次見金龍蜿蜒榻上
高宗陷奚求其生路
高宗興王符瑞
徽宗御製艮嶽記命李質曹組為古賦并百詠詩及詔王安中賦詩
近日官制紊亂
歐陽文忠與劉遵父書問答入閣儀詞
吳縝著唐史糾繆五代史纂誤之因
皇王寶運錄載黃巢王氣一事歐陽文忠未曾見
京官胡稌差回綱船來歸
人不堪命皆去為盜
宰相奏補子第止授九品京官自呂文穆始
通判運判所舉人數沿革
磨勘進秩自孫何耿望之言始
富文忠封還詞頭盧襄贊執奏不行
張唐英述仁宗政要與嘉祐名臣傳
韓魏公章子厚為山陵使
韓魏公出判相州不敢預聞國命呂吉父出守延安乞與樞密同奏事
丞相吳沖卿忌郭逵成功其孫吳倖以左道伏誅

揮麈錄後錄

新法之行施於天下獨永康無和買
邢和叔用章子厚語以荅虜使
呂氏爲侍郎者三人俱有子孫爲相
邵堯夫識富鄭公肉食者鄙
揔管之揔字但從手不從絲
李濤李擇常本出一族、
陳崇儀廟食事因
歷宰相以宗室進者十三人如何史贊乃云七人

卷之三

熙寧以來宰相封國公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事有抵牾
方軫論列蔡京章疏
強淵明上景鐘頌
王寀爲林靈素中傷與劉炳俱見誅
劉康孫啓崔貴妃奪王景彝故弟果報
蔡元長不啓印匣用印印復在匣
張柔直勸蔡元長收拾人材以救喪亂
解習除知河中府以籍口喪軀
蘭亭石刻旣存而復失
張達明報唐欽叟令御命誅童貫
馮檝雷觀同爲學官相排
賀子忱李邈詐疾退避
黏罕欲根刷王黼名字賴秦中丞得免
鄭居中與蔡京交惡
追贈范忠宣誤作文正
溫禹弼與曾文肅相失

蘇東坡作陳公弼傳

卷之四

徽宗燕賞元宵命王安中馮熙載進詩
陳堯臣進退終始事迹
靖康中黃時偁徐揆殷光遠三人上虜酋書
張邦昌僭僞事迹
夏人沮黏罕之氣

卷之五

論熙寧以來諡法
村人所畏者尉曹
江氏令樊若水獻下江南之策宋咸鄭毅夫記其事甚詳
蜀孟昶上周世宗書
國朝父子兄弟叔姪聯名顯著
黃巢明馬兒李順皆能逃命於一時
蔡伯俙以神童授官食祿七十五年
張耆燕禁從諸公
韓忠獻四子奏名禮部

卷之六

韓持國入仕首末
王平爲司理不阿旨以殺無辜
李邯鄲命諸子名
司馬溫公人望所歸
溫公不自矜伐
王荊公死兆
晏元獻元厚之怒人犯父諱
時君卿稱王荊公於上前

蔡持正之父黃裳戒其子必報陳氏
王和父德政如神
汪輔之就試自知登第
滕元發因舍弟申與楊元素失春
蘇東坡改王兵部滕元發行狀爲墓銘
曾氏一門六人同膀及第
馮京作主文取張芸叟置優等
曾文肅薦王兵部居言路不就
曾文肅爲相首末
中使宣押蔡卞爲右丞
夏人寇慶州老卒保其無他
趙正夫與黃魯直戲劇銜怨切骨
林仲平二子立名
蘇東坡不肯爲司馬文正墓誌
歐陽觀行狀異同
余行之結連外界罪狀
李端叔行狀文章
東坡杭州湖上會客
昭靈侯行狀首末
曾文肅王大卿結爲契家

卷之七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
本朝先正御書碑額與御書閣名
滕章敏訪荊公臨別贈言
東坡知舉時劉無言論效醉白堂記
鼂以道跋魚枕冠頌
曾文肅夫人招李千約母妻

徐師川跋陳虛中判語
蔡元度與門下士觀書壁
揚康功使高麗
方達源乞重脩汴河堤埧奏疏
東坡舟次泗上
建中士人與曾蔡啓語兩易
曾文肅勝沙粥
石豫言鄒志完再竄及降復元祐人
毛澤民和蔡元度鶺鴒詩
錢昂輕童貫
黃魯直浯溪碑曾公袞不欲書姓名
郭槩善於擇壻
王慶曾不隨曾國老濟江乃免於難
唐質肅公孫女職受璽殿名
王岐公在翰苑命門生供經史對
王兵部爲尉驗親識弓手殺人
米元章倚蔡元長凌大漕張勵
呂元直奏除李良輔名
鍾正甫治鄒志完獄劉景鞫謝景思
王氏書爲陳元則所得
葉少蘊書火於弁山李泰發藏書火於秦
東坡在張厚之家再見徐君猷家姬爲之感動
童貫以承宣使秉鉞坐由是爲例
韃論僞號隆興
高俅本東坡小史

卷之八

陳舉摘魯直塔記貶宜州舉復以進青蚍青錢劉傳
王彥輔村里侍從
范寥告張懷素變
畢仲游杖張懷素
蔡文饒館李易
李澳老爲李濤五世孫
李譓進萬歲蟾蜍
賈明仲治童貫第得謝踰數萬緡
曾空青極力照暍陳瑩中
王宣贊召劉斯立而距李延年至興獄累賓主
王倫隨李相至禁中自陳於殿下
舍人草東坡復官制院吏教爲結尾
陳遹併治鄭良俱死而旅攢並室
江子我不信卜者之言
朱新仲代王彥昭致語用魯公帖及柳詞
蘇叔黨不從賊脅逼夕痛飲而卒
蘇叔黨屬李植於向伯恭
蔡元長貶潭自歎失人心且作詞以卒
高宗擢用徐師川
葉宗誇得婦人濟江
李元量魁天下

卷之九

王廷秀閱世錄載明受之變甚備
頡彥文記高宗幸海事
高宗命王兵部捉楚州守將趙立死事傳

卷之十

吳傳朋上殿高宗自謂九里松牌不如吳說
王琳掩匿御府器玩服御
高宗從王子發言釋苗劉鹵掠婦女
錢穆收復平江記
秦會之脩和盟胡銓上書除名張仲宗送行詞削籍

卷之十一

孫仲益作墓碑
徐康國傲忽觸韓璜劉剛
傅崧卿觸二執政名
范擇善遷臺
秦會之荅李元老啓
御史希秦會之言罷鐍汰濫賞
王承可以名同偏旁緣秦會之誣罔以至侍從
周葵言梁仲謨語洩去位
秦會之使馮濟川探高宗意
方庭實强勉入廣
馬子約梁揚祖因議斷强盗罪不咸
朱希真雪溪集序
名家子知邵州希合秦會之按辛永宗籍其家
解潛爲韓世忠草奏配嶺外
榮茂世不受岳飛父子不軌之訴
曾宏父小蠻誦赤壁二賦
高宗問陳楠

秦會之以姚宏不簽名卒以祈雨死大理獄中
熊彥詩賀啓
錢遹迎拜膡宼痛毀時政爲宼所殺
李孝廣以費又試卷謗訕竄廣南死其子病又爲崇
方允廸以先得御上老子爲毛達可所賞
譚稹梁師成言早 玉音可與
孟富文爲執政
王慶曾畏秦會之不爲顯仁償虜使金會之卒喜
曾吉父荅啓
孫立爲盜得壽州鈐轄印
王公明爲王原所疑
秦師垣謂魏道弼莫胡思亂量
陸農師

揮麈後錄總目終

揮麈後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隅 毛 晉 訂

古之尊稱曰皇曰帝曰王自秦并天下始兼皇帝之尊窮寵極崇度越前載後雖有作亦無加焉漢哀帝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宇文周宣帝以大象元年禪位于皇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唐高宗上元元年帝自稱曰天皇皇后曰天后武后垂拱三年五月尊爲聖母神聖皇帝天授元年九月尊爲聖神皇帝長壽二年九月爲金輪聖神皇帝證聖元年正月爲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册萬歲元年九月爲天册金輪聖神皇帝中宗反正後神龍元年正月尊爲則天大聖皇帝中宗神龍元年十一月尊號應天皇帝三年八月尊號應天神龍皇帝玄宗先天二年十二月尊號開元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天寶元年二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七載五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三載二月上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至德元載七月傳位後肅宗上上皇天帝三載正月上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太上聖皇天帝肅宗正德三載正月尊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上乾元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年正月上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

感皇帝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尊號寶應元聖文武仁孝皇帝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尊號聖神文武皇帝順宗元和元年正月御位後憲宗上應乾聖壽太上皇憲宗元和三年正月尊號睿聖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加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尊號文武孝德皇帝敬宗寶曆元年四月尊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加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尊號聖敬文思神武光孝皇帝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尊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十二年正月加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僖宗乾符二年正月尊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昭宗大順元年三月尊號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尊號睿文聖武廣孝皇帝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尊號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明宗長興元年四月尊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四年八月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晉高祖天福三年契丹遣使奉尊號英武明義皇帝周太祖聖明文武仁德皇帝國朝太祖乾德元年冬十一月上尊號應天廣運仁聖文武皇帝開寶元年十一月上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四年九月上應天廣運與化成功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九年正月上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以汾晉未平不欲號一統詔罷之至三月晉王羣臣復上應天廣運立

極居尊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卒不受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上尊號應運統天聖明文武皇帝六年十一月上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九年八月上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仁德廣孝皇帝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詔自前所上尊號並宜省去今後四方所上表只稱皇帝宰相呂蒙正等固以爲不可上曰皇帝二字本難兼稱朕欲稱王但嫌與諸王同耳宰相又上表請改上尊號爲法天崇道文武皇帝後詔省去文武二字淳化元年三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三年九月上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皇帝至道元年十二月改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眞宗咸平二年十一月上尊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五年八月上崇文廣武應道章德聖明仁孝皇帝景德二年九月上崇文廣武應乾尊道聖明仁孝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上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欽明仁孝皇帝三年七月上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欽明上聖至德仁孝皇帝天禧元年正月上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三年正月上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眞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乾興元年二月改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皇帝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上尊號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八年七月上聖文睿武體天欽道仁明孝德皇帝明道二年二月上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景祐二年十一月

上景祐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寶元元年十一月上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德皇帝康定元年帝以蝗雨之災詔省去睿聖文武四字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上尊號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皇帝神宗元豐三年七月十六日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因時制名用配其實何必加崇稱號以自飾哉秦漢以來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宗之休託士民之上凡虛文煩禮蠹已芟去而近者有司羣辟猶咸以號稱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稽考先王之意今後大禮百官拜表上尊號並罷先是百官上尊號翰林學士司馬光當答詔因言治平二年先帝當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足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自是終身不受尊號徽宗大觀元年季秋將行明堂禮大臣議撿舉皇祐故事上爲親降御筆云粤在季秋將行宗祀輔臣有請願舉尊稱浮實之美毋重辭費不須上表今後更不撿舉政和七年四月己未羣臣上表尊爲敎主道君皇帝詔止於敎門章奏中稱不可令天下混用宣和五年七月丁卯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上皇帝尊

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筆批答曰朕獲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臨九有之師無有遠邇罔不臣服荷天之鑒四序時若祥瑞洊至薄言興師燕朔歸附大一統于天下蓋祖宗之靈廟社之慶惟我神考詒謀餘烈遺朕何德以堪之而羣公卿士猶以炎黃唐虞之號爲未足稱循末世溢美之辭來上朕甚愧焉所請宜不允凡三上表皆不允自是內外羣臣皇子鄆王楷以下太學諸生耆老等上書以請者甚衆皆不從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尊號曰敎主道君太上皇帝欽宗建炎元年五月初二日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高宗皇帝紹興六年六月丁未臣秦檜以太母回鑾之久和議已定士民芮溥等一千三百人詣闕進表乞上尊號上謙抑不受令有司無得復收二十一年三月戊寅上謂宰執曰聞大金有詔上尊號前此士庶嘗有請旣却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它國亦知師仰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太上慶元元年十一月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前代者見於宋元憲尊號錄明清更以他書詳考之國朝者以史册

及前後詔旨續焉

太祖皇帝草昧日客遊睢陽醉臥閼伯廟夢中覺有異既醒焚香殿上取木珓以卜平生自裨將至大帥皆不應遂以九五占之珓盤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負後以歸德軍節度使建國號大宋升府曰應天晏元獻為留守以詩題廟中云炎宋肇英祖初九方潛鱗嘗用著蔡占來決天地屯庚契大橫兆謦欬如有聞東坡先生作張文定碑云熙寧中公判應天府新法既粥坊場河渡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賣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建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二祠獨不免於粥乎裕陵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其後高宗皇帝炎精復輝中興斯地灼見天命猗歟休哉（晏元獻五州集敍前段）

滁州清流關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敗江南李氏十五萬衆執皇甫暉姚鳳以獻周世宗寔為本朝建國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圖經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創端命殿宇于天慶觀之西奉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馬都監一員兼管至元豐六年專差內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獻歲朝寒食冬旦至節詔遣內侍酌獻今焉洊罹兵華殿宇焚蕩之久茂草荊棘無片瓦尺椽存者周視太息還朝上言以謂太祖皇帝歷試於周應天順人啓運立極功業自此而成王

基自此而創故號端命誠我宋之歲錫靈沛命名之意可見乞再建殿宇以示崇奉得旨下禮部討論而有司以謂增置兵衛重有浮費遂寢所陳蓋明清親嘗至其地恭覩太祖入滁之偉績當其始也趙韓王敎村童于山下始與太祖交際用其計晝俾為鄉導提孤軍乘月夜指縱銜枚取道于清流關側蘆子犯浮西澗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燕勞將士養銳待戰倉黃聞變初不測我師之多寡躍其愛馬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以刃揮之人馬俱墜橋下暉遂擒姚鳳即以其衆解甲請降自此兵威如破竹盡取淮南之地鳳之投降時正午刻擊諸寺鐘以應之至今不改紹興壬戌郡守趙時上殿陳其事詔付史館東渡猶有落馬橋存焉如是則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問邪

太祖嘗令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界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後至眞宗朝以為使人每歲往來之路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宣和中童貫為宣撫統兵取燕雲悉命剪薙之逮胡馬南騖遂為坦途使如前日有所蔽障則未必能卷甲長驅如此亦祖宗規撫宏遠之一也王嗣昌云

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扃鎖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啓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

儼然如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伏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略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辛仲由為先人言

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於是置公使庫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歎此蓋古人傳食諸侯之義下至吏卒批支口食之類以濟其乏食承平時士大夫造朝不齎糧節用者猶有餘以還家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當時出京泛汴有上下水船之識近人或以州郡飾厨傳為非者不解祖宗之所以命意矣然貪汙之吏倘有以公帑任私意如互送卷懷者又不可不痛懲治之也劉季高云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册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朱希眞云

太宗既得吳越版籍繼下河東天下一統禮樂庶事粲然大備錢文僖惟演嘗纂書名逢辰錄排日誌書其父子承恩榮遇及朝廷盛典極為詳盡明清家有是書為錢仲部竿假去乾沒至今往來于中安得再見以補史之闕文

仁宗即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智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奭宋宣獻綬等采摭歷代君臣事迹為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為三朝寶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

仗爲鹵簿圖三十卷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繪畫之極爲精妙敘事于左令傅姆輩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板于禁中元豐末哲宗以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啓于宣仁聖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倣此爲帝學之權輿分錫近臣及館殿時大父亦預其賜（明清）家因有之紹興中爲秦伯陽所取（先人云）

天聖中章獻明肅太后臨朝詔修三朝國史時巨璫羅崇勳江德明用事以爲史院承受故官屬每遇進書推恩特厚下至書吏庖宰亦霑醲賞後來因之（徐敦立云）

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章獻明肅章聖偶過閤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言后奏昨夕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爲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陵昭陵幼年每穿履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爲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張昌詩嗣祖云見其六祖朔公家錄）

熙寧中神宗問鄧綰云西漢張良如何綰以班馬所論對上曰體道綰以未諭聖訓請于上上又曰不唱綰退因取子房傳考之自從沛公入秦宮闕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運籌未有一事自其唱之始知天縱之學非人所及（鄧雍語先人云）

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

以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樁庫者是也上意用此以爲開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後欲經理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永洛衂師之後帝心弛矣（林虙裕陵遺事云）

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賜筵時吳冲卿爲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官就席上成詩賦冲卿唱首云蘭臺開史局玉斝賜君餘賓友求三事規摹本八書汗青裁倣此衰白盍歸歟詔許從容會何妨醉上車王禹玉云曉下金門路君筵聽召餘簪纓三壽客筆削兩朝書身老雖逢此恩深盡醉歟傳聞訪餘事應走使臣車元厚之云殿帷斯對罷省戶雨陰餘詔賜堯罇酒人探禹穴書夔龍方客右班馬蓋徒歟徑醉俄歸弁雲西晃日車王君貺云累聖千年統編年四紀餘官歸柱史筆經約魯麟書班馬才長矣仁英道偉歟恩招宴東觀釃酒荷盈車馮當世云天齋叢雲曉風清一雨餘三長太史筆二典帝皇書接武知何者霑恩匪幸歟吐茵平日事何憚汚公車曾令綽云御府盼醇醲君恩錫餕餘賜筵遵故事紬史重新書燕飲難偕此風流不偉歟素飡非所職愧附相君車宋次道云二聖垂鴻烈天臨四紀餘元台來率屬賜會寵刊書世業叨榮甚君恩可報歟衮衣相照爛歸擁鹿鳴車王正仲云上聖思論著前言譙緒餘琱筵初賜醴石室載紬書微範貽來者成

功念昔歟欲知開局盛門擁相君車黃安中云禮放三事宴史發兩朝餘偶綴金閨彥來紬石室書法良司馬否辭措子游歟盛事逢衰懶重須讀五車林子中云調元台極貴須宴帝恩餘昔副名山錄今裁史觀書天心憂作者國論屬誰歟寂寞懷鉛客容瞻相府車可見一時人物之盛真迹今藏禹玉孫曉處嘗出以示（明清）云史院賜燕唱和國朝故事也

乾道辛卯歲（明清）因覲元符詔旨欽聖獻肅皇后傳載元豐末命其所引猶存紹聖謗語即以白于外舅方務德云今提衡史筆汪聖錫吾所厚也當錄以似之繼而以書及焉旬日得汪報云下喻昨日偶因奏事即爲敷陳天語甚稱所言爲當即詔史院刪去以明是非之實矣汪書之親筆今存外舅家

昭慈孟后紹聖三年以使令爲禱禬之法九月二十日詔徙處道宮已見泰陵實錄曾文肅奏對錄述其復位本末爲備今具載之元符三年五月癸酉同三省批旨令同議復瑤華先是首相韓忠彥遣其子跂來相見云因曲謝上諭以復瑤華令與布等議若布以爲可即白李清臣俟再留稟乃白三省且云恐有異議者布答之云此事固無前比上亦嘗問及布但答以故事止有追策未有生復位號者況有元符恐難並處今聖意如此自我作古亦無可違之理若於元符無所議即但有將順而已三省自來凡有德音及御批未聞有逆鱗者此無足慮但白邦直

不妨跋云若此中議定即須更於上前及簾前再稟定乃敢宣言至四日再留不易前議師朴云已約三省因相率至都堂行次師朴云惇言從初議瑤華法時公欲就重法官不敢違及至都堂惇又云當初是做厭法斷不得唯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布云公既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却如此議論當時議法論罪莫須是宰相否布當時曾議依郭后故事且以淨妃處之三省有人於上前猶以爲不須如此其後又欲貶董敦逸布獨力爭得不貶此事莫皆不虛否今日公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布云此事且置之今日上及簾中欲復瑤華正以元符建立不正元符之立用皇太后手詔近因有旨令蔣之奇進入所降手詔乃云是劉友端書外面有人進文字皇太后並不知亦不曾見是如何惇遽云是惇進入先帝云已得兩宮旨令撰此手詔大意進入布云手詔云非此人其誰可當皆公之語莫不止大意否惇云是衆莫不駭之下云且不知有此也布云穎叔以謂太后手詔中語故著之麻詞乃不知出自公之奇亦云當時只道是太后語故不敢不著今進入文字却看驗得劉友端書皇太后誠未嘗見也惇頑然無怍色衆皆駭歎是日布又言此事只是師朴親聞布等皆未曾面稟來日當共稟知聖意無易即當擬定聖旨進呈遂令師朴草定云瑤華廢后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其位號禮數令三省密院同詳議聞奏遂退

聽見師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怪可怪六日遂以箚白師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當如今日所改定進擬師朴答云甚善然尚猶豫七日布云所擬批旨未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師朴所衆皆稱善今所降旨乃布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諭簾中欲廢元符而復瑤華布力陳以爲不可如此則彰先帝之短而陛下以叔廢嫂恐未順上亦深然之令於簾前且堅執此議衆皆議兩存之爲便上又丁寧令固執卞云韓忠彥乃簾中所信須令忠彥開陳必聽納忠彥默然及簾前果云自古一帝一后此事蓋萬世議論相公已下讀書不淺須議論得穩當乃可行兼是垂簾時事不敢不審愼語甚多不一一記省衆皆無以奪惇却云臣思之亦是未穩當衆皆目之師朴遂出所擬批旨進呈云且乞依已降指揮容臣等講議同奏許之然殊未有定論再對布遂云適論瑤華事聖諭以謂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無可議臣亦具曉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然此事出於無可奈何須兩存之乃使章惇誤曉皇太后意旨却以復瑤華爲未穩當此事本末悞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諭蔣之奇以立元符手詔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臣兩日對衆詰惇云昨以皇太后手詔立元符爲后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見及令蔣之奇進入乃是友端所書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得兩宮許可遂令草定大意臣云莫非

止大意否詔云非斯人其誰可當乃公語也之奇亦云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云是惇語衆皆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揚者以爲先帝爾今若以此廢元符固有因然上則彰先帝之短次則在主上以叔廢嫂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爲便如此雖未盡典禮然無可奈何須如此太母遂云是無可奈何兼化元符又自下別無罪過如此甚便布云望皇太后更堅持此論若稍動着元符則於理未便亦答云只可如此上又嘗論密院云欲於瑤華未復位號前先宣召入禁中却當日或次日降制免張皇令以此論三省衆亦稱善布云如此極便若已復位號即須用皇后儀衛召入誠似張皇上仍戒云執元符之議及如此宣召只作卿等意勿云出自朕語及至簾前三省以箚中語未定亦不記陳此一節布遂與穎叔陳之太后亦稱善退以諭三省云適敷陳如此論已定矣遂赴都堂同前定奏議乃布與元度所同草定師朴先以邦直草定文字示衆人衆皆以爲詞繁不可用遂已師朴先封以示布布答之云瑤華之廢豈可云主上不知其端太后不知其詳又下比於盜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爾是日太后閤自認造手詔事乃歎云當初將謂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爲却是他做布云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似此宰相否之奇亦云惇更不成人無可議者是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太母遣人以冠服

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莫不懽呼是夕鎖院降制但以中書熟狀付學士院不宜召初議復瑤華布首白上不知處之何地上云西宮可處布云如此甚便（外議初云東宮增期八十閤疑欲以處二后衆以爲未安）緣既復位則於太母有婦姑之禮豈可處之於外上亦云然太母有婦姑之禮豈處之於外上亦云然太母仍云須令元符先拜元祐答拜乃順又云將來須令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患無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諭密院云先帝既立元符跡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隨嘗取宜仁所衣后服以披元符先帝見之甚駭却笑云不知稱否又云元祐本出士族不同又稱其母亦曉事二府皆云王廣淵之女也神宗嘗以爲參知政事命下而卒又云初聘納時常教他婦禮以至倒行側行皆親指教其他舉措非元符比也布云當日亦不得無過布云皇太后以爲如何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却不能執定得是不爲無過也布云皇太后自正位號更不曾生子神宗嬪御非不多未聞有爭競之意在尊位豈可與下爭寵太母云自家那裏更惹他煩惱然是他神宗亦會做得於夫婦間極周旋二十年夫婦不曾面赤布云以此較之則誠不爲無過穎叔亦云變在進賢豈可與嬪御爭寵太母又對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氣今猶恐其不相下布云皇太后更當訓敕使不至於有過乃爲盡善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更各有言

語兼下面人多此輩尤不識好惡三省亦云若皇太后戒飭必不敢爾太后又云他兩人與今上叔嫂亦難數相見今後除大禮聖節宴會可赴餘皆不須預他又與今皇后不同也三省亦皆稱善其他語多所記止此爾已上皆曾錄中語制詞畧云惟東朝慈訓念久處於別宮且承泰上賓顧何嫌於並后至崇寧元年蔡元長當國十二月壬申用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司諫左膚疏詔后復居瑤華制有云臺臣論奏引義固爭宰輔全同抗章繼上逾二十年靖康末金人犯闕六宮皆北后獨不預逃匿于其家張邦昌知之遣人迎后垂簾儀從忽奕入第中后惶恐不知所以避之不免及思陵中興尊爲隆祐太后蓋后之祖名元易元爲隆字建炎間皇輿小駐會稽后微覺風疾本閣有宮人自言善用符水呪疾可瘳或以啓后后吐舌曰又是此語吾其敢復聞也此等人豈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王嗣昌云）

徽宗初踐祚曾文肅公當國禁中放紙鳶落人間有以爲公言者公翌日奏其事上曰初無之傳者之妄也當令詰治所從來公從容進曰陛下即位之初春秋方壯罷朝餘暇偶以爲戲未爲深失然恐一從詰問有司觀望使臣下誣服則恐天下向風而靡廷將有損於聖德上深憚服然失眷始於此也（易氏曾紘炎云）

徽宗居藩邸已潛心詞藝即位之初知南京曾肇上所奉勑撰東嶽碑得旨送京東立石上稱其

文且云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韓師朴云鞏也子宣云臣兄遭遇神宗擢中書舍人修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與歐陽修王安石皆名重一時上領之繇是而知上之好學問非一日也

建中靖國徽宗初郊亦見曾文肅奏事錄言之甚詳在於當日爲一時之慶事十一月戊寅凌晨導駕官立班大慶殿前導步輦至宣德門外升玉輅登馬導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平旦雪意甚暴既入太廟即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門其勢未已衛士皆沾濕上顧語云雪甚好但不及時及赴太廟雪益甚二鼓未已上遣御藥黃經臣至二相所傳宣問雪不止來日若大風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禮尚在後日無不晴之理經臣云只恐風雪難行布云雪雖大有司掃除道路必無妨阻但稍衝冒無如之何兼雪勢暴必不久況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須告天下何可中輟經臣亦稱善乃云左相韓忠彥欲與大慶殿望祭布云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經臣退遂約執政會左相齋室仍草一劄子以往左相猶有大慶之議左轄陸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兼恐無不晴之理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奈何布遂手寫劄子與二府簽書訖進入議遂定上聞之甚喜有識者亦云歸大事當如此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禮儀使贊引就盥洗之際已

見月色上喜云月色皎然布不敢對再詣罍洗上云已見月色布云無不晴之理上奠幣至神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泣不已左右皆為之感泣是日聞上却常膳蔬食以禱己卯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廟門升玉輅然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巳午間至青城晚遂晴見日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人情莫不欣悅庚辰四鼓赴郊壇幕次少頃乘輿至大次布跪奏於簾前請皇帝行禮（景靈太廟皆然）遂導至小次前升壇奠幣再詣罍洗又升壇酌獻天色晴明星斗燦然無復纖雲上屢顧云星斗燦然至小次前又宣諭布云聖心誠敬天意感格固須如此又升壇飲福行過半蔣之奇屢仆於地既而當中妨上行布以手約之遂挽布衣不肯捨而力引之行數級復僵仆上問為誰布云蔣之奇上令禮生掖之登壇坐於樂架下至上行禮畢還至其所尚未能起上令人扶掖出就外舍先還府又令遣醫者往視之及亞獻升有司請上就小次而終不許東向端立至望燎布跪奏禮畢導還大次故事禮儀使立於簾外俟禮部奏解嚴乃退上諭都知閻守懃閻安中令照管布出壝門恐馬隊至難出恩非常也眾皆歎息以為眷厚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先是禮畢又遣中使傳宣布以車駕還內一行儀衛並令備行不得壅閼布遂關鹵簿司及告報三帥令依聖旨及登輦一行儀仗無復阻滯比未及巳時已至端門左相乃大禮使傳宣乃以

屬布衆皆怪之少選登樓肆赦又明日詣會聖宮宮門之兩廡下所畫人馬皆有流汗之迹云慶曆西事時一夕人馬有聲至明觀之有汗流至今不滅又有一小女塑像齒髮爪甲皆眞物身長三尺許云太祖微時所見嘗言太祖當有天下然無文字可考像龕於殿之側坐殿內（壽殿門也）

又云是月華職程若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書言皇子名亶及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夷狄之亂詔改皇子名至是又上書乞換文資從之時亦建中靖國元年後來果驗亦異事也因著之

神宗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未正崇寧初吏部侍郎鄧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創法釐正省名使省臺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彝倫庶政攸敘於下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顧造為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槩然大備徽宗從其言詔有司討論於是置選人七階蔡元道官制舊典乃失引之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筆取會到入內內侍省所轄苑東門藥庫見置庫在皇城內北隅拱宸門東所藏鴆鳥蛇頭葫蔓藤鉤吻草毒汗之類品數尚多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吏三十餘人契勘元無支遣顯屬虛設蓋自五季亂離紀綱頽靡多用此物以斃不臣者沿襲至于本朝自藝

祖以來好生之德洽于人心若干憲網莫不明賓典刑誅殛市朝何嘗用此自今可悉罷貢額並行停進仍廢此庫放散官吏比附安排應毒藥并盛貯器皿並交付軍器所仰於新城門外曠闊迥野處焚棄其灰燼於官地埋瘞分明封堠標識無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見祐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魚敬錄于編以詔無極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賊犯濬州徽考微服出通津門御小舟將次雍丘命宦官鄧善詢召縣令至津亭計事善詢迺以宅事召之令前驅至近岸善詢從稠人中躍出呼令下馬厲聲斥之令曰某出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臨民而行者乎善詢曰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駐蹕令大驚捨車疾趨舟前山呼拜蹈自劾其罪徽宗笑曰中官與卿戲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淺船不得進徽宗患之夜出堤上御騾騾名鵓鴿青望雎陽而奔闘雞啼濱河有小市民皆酣寢獨一老姥家張燈竹扉半掩上排戶而入媼問上姓氏曰姓趙居東京已致仕舉長子自代衛士皆笑上徐顧衛士亦笑媼進酒上起受媼酒復傳爵與衛士媼延上至臥內擁爐又爇勞薪與上釋襪烘趾久之上語衛士令記媼家地名及龍舟還京媼沒久矣迺以白金賜其諸孫（蜀僧祖秀云）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慶撤簾泰陵親政時事鼎新首逐呂正愍蘇文定明年改元紹聖四月自外拜章子厚為左僕射時東坡先生已責英州子厚既至蔡元度鄧溫伯迎合以謂神宗實錄

詆誣之甚乞行重修繇是立元祐黨籍凡當時位於朝者次第竄斥初止七十三人劉器之亦嘗以語胡德輝珵見之元城道護錄其間亦自相矛盾如川洛二黨之類未始同心也徽宗登極復皆召用有意調一而平之蔡元長相矣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于石名之云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饕廁名愚智混殽莫可分別元長意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徒使其子孫有榮耀焉識者恨之如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人碑至以蘇迥爲蘇過叔黨在元祐年猶未裹頭豈非字畫之誤乎尤爲無謂迥字彥遠東坡先生之族子登進士第爲瀘川令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爲切直蔡元長旣使其徒編類上書邪等彥遠爲邪上尤甚又入元祐黨籍之石坐削籍編管華州遇赦量移潼川卒復爲普州岳安尉卒于官紹興初特贈宣教郎事見王墍之實所作彥遠妻史夫人墓志及重修瀘川靈濟廟碑

明清頃訪徐五丈敦立于霅川徐詢以創置右府與撥路議政分合因革（明清）即爲考證以對徐甚以擊節即手錄于其所編今列于後案唐代宗永泰中始置內樞密使二員以宦者爲之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貯文書其職惟掌承受表奏於內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胤爲宰

相與上密謀欲盡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王仲元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陰謀廢上請太子監國已而太子改名縝即位十二月孫德昭董彥弼周承誨三人除夜伏兵誅季述等翌日昭宗復位三人賜姓李除使相加號三功臣寵遇無比崔胤與陸扆乞盡除宦者上與三人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者若屬南司必多更變不若仍歸之北司爲便上諭胤等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等勿堅求於是復以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然唐自此亂矣朱梁建國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爲崇政院而更用士人敬翔李振爲使二人官雖崇然止於承進文書宣傳命令如唐宦者之職今士大夫家猶有梁宣底四卷其間所載大抵中書奏請則具記事與崇政使令於內中進呈所得進止却宣付中書施行其任止於如此至後唐莊宗入汴復改爲樞密院以郭崇韜爲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宰相豆盧革爲弘文館學士以崇韜父名弘正請改弘文爲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即位以安重誨范延光爲樞密使二人尤爲跋扈晉高祖即位思有以懲戒遂廢之至開運元年復置末帝以其后之兄馮玉爲之自是相承不改國朝因之首命趙韓王普焉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權端拱三年置簽書院事以資淺者爲之張遜是也官制舊典誤以爲鄧公慶曆二

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爲知制誥建言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使宰相兼領仁宗然之即降旨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呂許公時爲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富公方力爭會西夏首領乞砂等稱偽將相來降各補借職羈置湖南富公復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時張文定爲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院事章得象兼樞密院事未幾或曰二府體例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呂公亦爲樞密使五年賈文元陳恭公同爲宰相乞罷兼樞密使以邊事寧故也有旨從之仍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議施行而樞密院亦自請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張文定復言宰相既罷兼樞密院則更不聚廳萬一邊界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廳每事同議自是常事則密院專行至涉邊事而後聚議謂之開南廳然二府行遣終不相照熙寧初滕達道爲御史中丞上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保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 神宗善之

其後范使樞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稟說先下俟中書退後進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稱三省密院同奉聖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營使本以車駕行幸總齊軍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領之故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干預呂元直在相位自以謂有復辟之功專恣尤甚臺諫以爲言元直既罷政遂廢御營司而宰相復兼知樞密院事自范覺民爲始爾後悉兼右府矣秦會之獨相十五年帶樞密使至紹興乙亥會之殂次年沈守約万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帶中書與樞府又始分矣

徐敦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度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崇寧間帥

多貴游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所署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於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且據逐人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公者讀之使人不能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肯輕出之度謂史官欲廣異聞者當擇人敘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鄴侯家傳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州以其間所記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也

敦立又語（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後如日曆起居注時政記之類初甚圓備秦會之再相繼登維垣始任意自專取其紹興壬子歲初罷右相凡一時施行如訓誥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臣僚章疏奏對之語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緣是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十五年間凡所紀錄莫非其黨姦諛諂佞之詞不足以傳信天下後世度比在朝中嘗取觀之太息而已

明清嘗謂本朝法令寬明臣下所犯輕重有等未嘗妄加誅戮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此誠前代不可及雖盧多遜丁謂罪大如此僅止流竄亦復北歸自晉

公之後數十年蔡持正始以吳處厚訐其詩有譏訕語貶新州又數年章子厚黨論乃興一時賢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要其再啓此門元祐間治持正事二三公不無千慮之一失使如前代則姦臣藉口當喋血無窮也（明清）嘗以此說語朱三十五丈希眞大以爲然太祖誓言得之曹勛云從徽宗在燕山面喻云爾勛南歸奏知思陵

明清嘗得英宗批可進狀一紙于梁才甫家治平元年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曾魯公歐陽文忠公趙康靖作相叅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如何耳

揮麈後錄卷一

揮麈後錄卷二

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憩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卽返驚鄂默然內侍請于上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繇是異待焉（趙士鑲彭老云）

高宗嘗語呂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贊卽以上旨諭之（婁安禮處恭云）

曹功顯勛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爲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洎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卽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陷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宜嚴崇奉以答景貺高宗後駐蹕臨安卽詔於西湖建觀像設以祀甚爲壯麗又云后未知上卽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額喜甚卽具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元符末掖廷訛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劉混康者以法籙符水爲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聞得出入禁中頗有驗崇恩尤敬事之寵遇無比至於卽其鄉里建置道宮甲于宇內祐陵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以爲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是爲艮嶽宣和壬寅歲始告成御製爲記云京師天下之本昔之王者申畫畿疆相方視址考山川之所會占陰陽之所和據天下之上游以會同六合臨觀八極故周人胥宇於岐山之陽而又卜澗水之西秦臨函谷二殽之關有百二之險漢人因之又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黃河清渭之川宰制四海然周以龍興卜年八百秦以虎視失於二世漢德弗嗣中分二京何則在德不在險也昔我藝祖撥亂造邦削平五季方是時周京市邑千門萬肆不改棄之而弗顧漢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屹然尚在也捨之而弗都于胥斯原在浚之郊通達大川平皐千里此維與宅故今都邑廣野平陸當八達之衝無崇山峻嶺襟帶於左右又無洪流巨浸浩蕩洶湧經緯於四疆因舊貫之居不以襲險爲屛且使後世子孫世世修德爲萬世不拔之基垂二百年于茲祖功宗德民心固於泰華社稷流長過於三江五湖之遠足以跨周軼漢蓋所恃者德而非險也然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作靈臺則庶民子來其作靈沼則於仞魚躍高上金闕則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遊廣

愛而海上有蓬萊三島則帝王所都仙聖所宅非形勝不居也傳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可爲功不可書於是太尉梁師成董其事師成博雅忠藎思精志巧多才可屬乃分官列職曰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以圖材付之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舂插之役不勞斧斤之聲不鳴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取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卽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罅崗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後谿而旁隴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蕚承趺芬芳馥郁結（高宗廟諱）山根號蕚綠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岩祈眞之嶝攬秀之軒龍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屛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千里而方廣無數十里其西則參术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

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最高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亭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明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岩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巖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華而塡委也眞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槩焉及夫時序之景物朝昏之變態也若夫土膏起脉農祥晨正萬類胥動和風在條宿凍分沾泳淶水之新波被石際之宿草紅苞翠萼爭笑並開於煙瞑新

鶯歸燕呢喃百囀於木末攀柯弄蘂藉石臨流使人情舒體墮而忘料峭之味及雲峰四起列日照耀紅桃綠李半垂間出於密葉芙蕖菡萏蕣葵芳苓搖莖弄芳倚靡於川湄蒲菰荇蕖茭菱葦蘆沿岸而泝流青苔綠蘚落英墜實飄巖而鋪砌披清風之廣莫蔭繁木之餘陰清虛爽塏使人有物外之興而忘扇箑之勞及一葉初驚蟀收調辛燕翩翩而辭巢蟬寂寞而無聲白露既下草木搖落天高氣清霞散雲薄逍遙徜徉坐堂伏檻曠然自怡無蕭瑟泬寥之悲及朔風凜冽寒雲闇暮萬物調疎禽鳥縮慄層冰峨峨飛雪飄舞而青松獨秀於高嶺香梅含華於凍霧離樹擁幕體道復命無歲律云暮之歎此四時朝昏之景殊而所樂之趣無窮也朕萬機之餘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貴富之榮而騰山赴壑窮深探嶮綠葉朱苞華閣飛陛玩心愜志與神合契遂忘塵俗之繽紛而飄然有淩雲之志終可樂也及陳清夜之醮奏梵唄之音而煙雲起於巖竇火炬煥於半空環珮雜遝下臨於脩塗狹徑迅雷掣電震動於庭軒戶牖既而車輿冠冕往來交錯嘗甘味酸覽香酌醴而遺瀝墜核紛積床下俄頃揮霍騰飛乘雲沉然無聲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萬乘之尊居九重之奧而有山間林下之逸澡溉肺腑發明耳目恍然如見玉京廣愛之舊而東南萬里天台鴈蕩鳳凰廬阜之奇偉二川三峽雲夢之曠蕩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

幷包羅列又兼其絕勝颯爽溟涬參諸造化若開闢之素有雖人為之山顧豈小哉山在國之艮故名之曰艮嶽則是山與泰華嵩衡等同固作配無極壬寅歲正月朔日記又命睿思殿應制李質曹組各為賦以進質云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嶽告成命小臣質恭諸作古賦以進臣俯伏惴慄懼學術荒陋不足以奉詔正衣冠屏息竊誦宸製如日月照映至於經營終始與其命名之意義備載奎文使執筆之臣徒徬汗縮伏辭其不能雖然臣之榮遇千載一時敢不祗若休命於是虛心滌慮再拜稽首而獻賦焉其詞曰偉茲嶽之宏厚兮固磐基於坤軸跨穹隆之高標兮俯萬象於林施一氣肇其吐吞兮剖陰陽於晦昱信天造而地設兮行聖心之神欲相美利於艮維兮府億載之假福允定命以匹休兮同淵灝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罔帝祚之無疆緊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誠體國之有制擬形勢而辨方伊岡聯與阜屬翼慶瑞兮綿長仰黃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卽崇山之興區翳蒼鬱其蒼蒼紛川澤之沮洳限江湖之渺茫類曾城與丹丘仍颺馭之來翔鴻逸鶴於青冥嘯巴猿於夜央靄煙霞之逈絕殆未邈乎康莊時萬機之餘暇頓六轡以高驤逸天步之轍跡怡聖情而弗忘俾飛雲以川泳均草木之有光軒重闈之敞敞植梅桃以時尚挺八仙之桂檜漲潤氣以疏香屹舞手之奇石導風秋以前鄗仰奎文之聖述如震慄乎春雷

兼虞商之渾灝類雲漢之昭回幾蟲之臣不敢久以伏讀兮一再誦而心開燦八龍之神藻覺虎卧之烘埃惟明光之絢練永作鎮於鈞臺俄北行而少進縈泛雪之虛闢屏分翠綠以雙抗兮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雲與宿霧佐清致於瑾席飲既而之瓊欣貯風生於兩腋登和容於射圃鏤弧矢之神威流芳聲於素華且舒笑而忘歸撫跨雲之欄楯驚倚翠之翬飛陟半山而前矚虛廡亘其繩直聳凝觀而北列覗鑑湖之湜湜忽崢嶸而環合想圓山之嘉色敞玉霄之閟洞仙眞過而寓息冀煉丹以服餌生身體之羽翼闢瓊津與清斯瑩龍江而西東何茂脩之夾植中演漾而溶溶覿山莊之派別引回谿而曲通挹飛岑於秀發倚躡雲之崇崇虛蕭閒之邃宇貯毫楮於厥中延勝筠之宿潤發五葢之遊蒙無雜卉以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檜陰之修逕出高陽之酒亭奉千鍾之湛露傾葵藿於堯齡欲洗練其神宅耳漱瓊之冷冷度金霞而矯首介亭屹其上征險羊腸於九折升雲棧而心驚有排衙之巨石間珍木之敷榮爲巉妙之絕巘頻簫臺之玉京宜帝眞之下塈後電掣而雷鳴繼神光之孄壇磬環珮之琮琤何天人之無間本皇上之精誠路逶迤而東轉經極目之蕭森下來禽之茂嶺披合歡之華林始祈眞於硏杪終攬秀於軒陰啓龍吟之虛堂面紫石之高壁分竹齋於向背沸不老之泉液愛揮雲之翔鱗若騰躍於天地踰萬松之峻嶺設兩關而

嶔崎垂濯龍之瀑布與蟠秀而東馳颸練光以容與仰奇峰而登躋矧梅嶺之二渚結雲浪與浮陽俄就夷而絕嶮復淵澄而沼方池名鳳以號觀乃餘波之洋洋旣流碧之霞錯又環山之翼張巖宏堂之三秀秦九華之玉眞悵白雲之已遠追音徽之尙存壯阿閣以巢鳳擁萬木之巖春何漣漪之颭爽仰拱霄之是鄰覩書館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極驚蛇而走虺知草聖之縱橫臨清流而喜賦鄙秋風之淫聲揭崑雲兮承嵐相岧嶤而抗衡彼會眞之高館惣羣玉之邃清儼疎梅之盈萬常沐雨而披煙儷冰姿於蕚綠非取媚而爭妍駭白龍之噴激落銀漢於九天方巢雲之入望亘黃果之綿連登絳霄以遊目聳萬壽之南山瀉烏龍之垂霤注鴈池於石間企嚨巄之峻亭諒絕塵而可攀欣蘂寮之西闢蘊丹華之秀巖羅玉芝與雲桂產南燭之非凡下丁香之窈逕有間植之松杉嗟禾麻兮菽麥蓺黍稷兮惟艱開西莊以務本信農事之匪閒俯明秀之傑閣晞梅岩及春華假霜風之老檜跂鳳翼之歆斜蔭檀欒之芸館豁凝思之雅堂備上臺之珍文若星燦而霞章臣葢聞赤縣神州之說方壺員嶠之言旣不周之具載亦同紀於崑崙定洪荒之無考宜姑置而勿論窮山川於疇昔效子長之飛騫登岱宗而佇眙眘歷井於天門瞻巍然之日觀覗鳥繹之駿奔維祝融之巨鎭鬱紫葢之奇峰摽赤城而霞起滴九疑之翠濃觀羅浮與鴈蕩望廬阜之橫空陟

嵩高之峻極有二室之重巒森峩峩之太華若秀色之可餐聳天平於林慮睇王屋之仙壇何諸山之環異均賦美於一端豈若茲嶽神模聖作總衆德而大備富千嵓兮萬壑何小臣之榮覩忽承詔而駭愕捨蓽門之圭竇詣鈞天之廣樂驚蓬心與蒿目蕩胷次之傾洞欲窺窮其勝槩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櫛比覗閈閎也垤蟻往來觀市人也縈紆如綫貫汲流也布算縱橫俯阡陌也累塊積蘇羅層臺也翾飛蚑聚聽輪跡也其體穹崇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變化也壓翳翳以雹掃兮雲溶溶而承宇旣嶇起以崷崒兮又盤互而深阻遠而望之則或抗戾以分睽或附從而黨伍或踡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蹲踞或相旁午迫而視之則或如躍龍或如虓虎或若會同之冠冕或若隱翳之環堵或引援而維持或參差而齟齬或名三奇或號太古萬形千狀不可得而備舉也而又瑕石詭聱嶙峋巉巖靈壁之秀發於淮之北太湖之異來自江之南伏犀抱犢紫金之峰凌雲透月瓊玉之嵓遂根挐而固結成聳翠之煙嵐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之黃柑盈待鳳之椅梧聳貞霜之榧柟質簹薑䕅櫧蓲以森萃青綸紫荈曄曄而猋鬆遂凌岑而跨谷仰締構於其間虹梁並亘旅楹有閒嘉玉爲之輝潤聯雲楣之斕班臨飛陛之揭蘖森平波之汪灣艤青翰投文竿抑龍舟而弗御規就橋而處安得元珠於赤水仰神聖之在宥推無爲於象先擴堯仁之天覆且帝澤之

旁流復上瑕而下漏宜乎絕珠殊祥駢至迭榛潛生沼之丹魚萃育藪之皓獸神爵棲其林麒麟臻其囿屈軼茂而蓂莢滋紫脫華而朱英秀何動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聞積水成淵而蛟龍生積土成山而風雨興皆物理之自然豈人力之所能葢嘗觀雲氣之霏霏時出沒而相仍作寥區之潤澤肇五穀之豐登需爲霖而復斂抱虛壁之層層舉茲山之盡美猥可得而誦稱爾乃或遐矚以寄情或周覽以託興衆彩迭耀臣目迷而不能得視羣籟互鳴臣耳惑而不能得聽何神用之莫測使凡氣之無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靈臺民樂其有德武王之居鎬京物不失其性豈若左太華而右褒斜爲長楊之誇南丹水而北紫淵爲上林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堯訪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周穆賓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是皆篤要妙而有輕天下之心務逸舉而有和雲謠之唱葢翠華之遠遊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擴廣愛之遐想曾何遠於九重邁蓬瀛之淸賞得忠嘉之信臣協規制於明兩鑿丹款以爰謀念賢勞之鞅掌迄成功於九仞說見知於天奬凡經營於六載之間而爲萬世無窮之休豈不廣哉曹組云臣伏蒙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艮嶽賦特命臣繼作顧臣才短學疎豈能仰副睿旨進退皇懼不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辭曰客有遊輦轂之下以問京師之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綿連岡嶺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

焉主人曰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艮嶽客曰葢聞五星在天五嶽在地東有泰山甲於區宇下臨滄溟旁跨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爲址九向九背西有太華三峯插天枕暇函谷橫斜渭川北則常山以限天驕太河朔漠仰其岧嶤中則嵩高與天峻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未識且山嶽之大天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豈人爲願聞其說主人曰清濁既分爰其陰陽播之大鈞孰爲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今以一人之尊大統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阜成兆民而道濟天下夫惟不爲動心倖於造化則茲嶽之興固其所也而況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沓來萬物之亨上故適再閏而歲六周星萬壑千巖芳菲丹青之寫圖墮也客曰嶽有五焉今葢其一在於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天乃六氣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越次矧此有形創於神智生生不窮悠遠之義然則五岳視三公之官艮岳爲多男之地乃其宜也夫何擬議客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岳之外矣吾聞乎岳之說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葢禁鑰十二皇居九重深嚴祕奧內外莫通願子陳其次弟庶幾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以槩舉其細則莫能縷數唯乘輿有時臨幸雖山岳亦頫於庭廡請先陳其嵓谷岡巒之體勢後狀其樓觀池臺之處所皆聖作而神述盡宏規而傑矩夫艮者八卦之列位岳者衆山之惣

名高爲峯則秀拔拱爲岫則崢嶸霽色曉靜風光曉凝陟崔嵬而直上俯磴道以寬平雜花異香莫知其名佳木繁陰欣欣其榮唯特立於諸峯之右者乃主乎壽照之以南極之星所謂山者如此淺若龍龕深若雲竇鎖煙霞於杳冥留風雨於昏晝或秉炬而可入或捫扃而可叩石磊磊以巉巖木森森而聳秀間則流潤雲蒸可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爲山之屏爲洞之扃承乎上則安若榱桷托於下則碧若簷盤珍叢幽芳古木長藤蘢絡蔽虧高低相層鳥啼花發則春容淡蕩霜降木脫則石角崚嶒所謂巖者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衆木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羅以暝晝或偃草而進風最長春之翠巖挺堅節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靄朝霧以空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山谷殊萃屼之峯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則寒梅盛開紅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如望千畝之銳非歲之秀橫石壁壘亘若岡阜既韓木以敗榮復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庾嶠絕遐荒落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於南北亦不限於炎涼至若溶溶大波瀦爲巨派其流則小其合則大瑩上下之天光混淺深之湍瀨有巨魚以潛波屆龍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柔柯飛花滿空長條拂波或趣景而移棹或鳴根而笑歐此謂之江者回環山根縈帶奇石淺以蕩谷深以凝碧潺湲不窮流衍潄激泛桃花之露紅浮洞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斷雲錦

舒張或聚而爲曲沼或漲而爲橫塘煙梢露篠交翠低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嵓谷岡嶺江溪旣略陳矣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跨晴雲之縹渺挂瑞日之曈曨綺疎凝霧天香散風覺星辰之逼近如霄漢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揖素娥於蟾宮霓旌鶴馭稅駕其中又不見閣有巢鳳異乎高崗豈丹穴之瑞應無雄（高宗御諱）以翺翔即其軒楹架以傑閣甓五彩之鸞雛下九霄之翽翽因太平之象會廊廟之人置酒大酺歸美逢辰續夏日之句頌南風之薰其北也諸山之上衆木之杪俯雲巒之沉沉視煙霄之杳杳西瞻太行於晴霽東望海霞於清曉山龍從石嶙峋挹長風之回玉宇導明月之湧冰輪齊心昔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眞見飄飄之仙馭隨裊裊之靑芬視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蒼碧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回廊如璧月之環坐復晴曦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發寶書之祕栽徐逕砌而散步閒挾策而寓興花雖芳而晝寂鳥雖啼而人靜彼隱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逕其榜曰書館豈蓬戶陳編之可並者也亭有勝筠周以美竹何禁籞之寶檻迸藍田之叢玉已交戛而近砌復扶疎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聽風聲之斷續遊塵不到淸意自生目蒼雲之騷騷面霜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長靑宸襟對爽圖以旣名且館曰蕭閑深庭邃宇來萬籟之淸風無九夏之劇暑棲寓懷之寶玩備宸章之毫楮前橫江練傍列山莊或遣乘槎而上漢

或笑喝石而爲羊超然燕處眞逍遙自適之鄕雜花爭妍紅紫相鮮或引繩而爲逕或彌望而成川錦綉照空而明煥風露散曉而香傳肅然行列若羽林之萬騎粲然艷粧如宮女之三千四時之候參差不齊異塵埃之桃李雜紛蹂以成蹊斯號林華之苑見鏤玉之珍題至若山莊竹籬蘿茲蓊鬱脫綠筠之共茂夾脩逕而高出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梢之蔽日軒亭欄檻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綺洞煥秀瀾龐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爲鴈池望風中之飛練接雲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湛若而漣漪聽雝雝之下集觀肅肅以高飛朝離乎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葦之湄唯恩波之可泳豈墮陽之恨遲練以幽芳萼綠華堂何玉顏之澹佇見奇姿之異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黃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爐淸遠之香恍聖情而異禀蒙天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瀾珠戶而敞文窻然而如此之類安能悉紀若夢遊仙髣髴而已客曰子之所陳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皆得主人曰人間天下飛潛動植率在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已彼累言於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夸大兩京三都之緣飾假雖狀於言辭徒充塞于胸臆客曰姑置是事請質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意測思慮不至兆可以强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别都邑紛華之地藏十洲三

岱之奇客又曰蓋聞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今茲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地宜詎得而論主人曰天子神聖明堂須制視四海爲一家通天下爲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混同究其理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荄於易地是豈資於人力蓋已默然運於天意故五岳之設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於百神茲岳之崇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壯天支之擢秀是知眞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丁自生民以來蓋未之有客恍然聞所未聞於是鼓舞懽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又詔二臣共作艮嶽百詠詩以進艮嶽勢連坤軸近乾崗地首東維鎭八方江不風波山不險子孫千億壽無疆介亭雲棧橫空入翠煙躋攀端可躡飛仙介然獨出諸山上磊磊排衙石滿前極目亭千里飛鴻坐上看山川風月在憑欄不知地占最高處但覺恢恢天宇寬圌山亭軒楹正在翠微中欲雪雲生四面峰璀璨地鋪紅瑪瑙嶙岏山聳碧芙蓉跨雲亭地高天近怯憑欄下視浮雲咫尺間只怪輕雷起嵓際不知飛雨過山前半山亭憑高玉輦每從容中路嘗聞憩六龍塵外有人如到此便須行徹最高峰蕭森亭曉日玲瓏宿霧開四簷時有好風來不應斑竹林中見却似松根琥珀堆麓雲亭山下深林起白雲白雲飛處斷紅塵伴行直到高峰上舒卷縱橫不礙人清賦亭四海熙熙萬物和太平廊廟只賡歌欲追林下騷人意却是臨流得句多散

綺亭斷虹飛雨過天涯碧落浮雲不復遮明日陰晴眞可卜倚欄來此看餘霞清斯亭天波萬斛瀉鎔銀跨水橫橋脆（高宗御諱）新但取眞堪濯纓意玉堦金闕本無塵煉丹亭藥爐龍虎正交馳五色雲生固濟泥凡骨欲逃三萬日君王曾賜一刀圭璿波亭水影搖暉動碧虛日華凌亂上金鋪安知不是鮫人寶往往淵中得美珠小隱亭古木回環石路橫居山初不在峥嶸聖人天下藏天下小隱聊爲戲事名飛岑亭微雲將雨洗層巒石磴蘚苔路屈盤正是江南最佳處仰看蒼翠俯澄瀾草聖亭落筆縱橫走電光近臣時得賜雲章龍盤鳳翥昔天縱渴驥驚虵不足方書隱亭吾皇聖學自天衷載籍源流一一通宵旰萬機營四海更將心醉六經中高陽亭仙舟時倚碧溪灣花外青旗映淺山不醉閒風緣底事要看豪飲似人間廱廱亭聖主從來不射生池邊羣鴈恣飛鳴成行却入雲霄去全似人間好弟兄忘歸亭玉斝金觴長不夜松篁泉石更留人廣寒宮殿秋偏好待看林梢月色新八仙館蟠桃初熟玉京春圓屋如規戶牖新盡是瑤池高會客豈容塵世飲中人環山館峯巒回合聳雲屏巖霞溪光面面橫開戶忽驚千仞翠憑高方見九重城芸館玉堂金馬盡名儒黃本牙籤付石渠向此別藏三萬卷不受中有蠹書魚書館蓮燭詞臣在外庭青錢學士已登瀛回廊屈曲隨巖阜挾策何妨取次行蕭閑館書草吹來種種香好風移韻入松篁丹臺紫府無塵

事倚覺壺中日月長漱瓊軒淺碧分江入衆山山深無處不潺潺開軒最近寒溪口噴薄松風響珮環書林軒甲乙森然盡寶書校讎曾授魯中儒萬機多暇時來此玉軸牙籤自卷舒雲岫軒山上飛雲片片輕雲山相似倚空明從龍本合封中去觸石光從望處生梅池玉鈿勻點鑑新磨香逐風來水上多應爲橫斜詩句好故教疎影瀉平波鴈池暮天飛下一行行淺渚平沙足稻粱有此恩波好遊泳何須辛苦去衡陽硯池墨雲凌亂曉光凝氣接崑崙冷不冰龍餅麝元皆御墨游魚吞却化鯤鵬林華苑連雲複道映樓臺茂苑奇花日日開但得如春天一笑芳非何必曉風吹絳霄樓翼尾飛甍跨閣風捲簾滄海日曨曨佳時自有羣仙到笑語雲霞縹緲中倚翠樓梯空牕戶半山間滴滴嵐光照畫欄六月火雲揮汗日雲來唯覺石屏寒奎文樓龍蟠鰲負出風雲鏤玉填金聖製新自與六經垂日月更令羣目仰星辰巢鳳閣朝陽鳴處有亭梧爭似珠簾映綺疏丹穴來儀聽九奏不妨於此長鵷鶵竹岡蒼雲蒙密竹森森無數新篁出翠林已有鳳山調玉律正隨天籟作龍吟梅嶺潤連峯嶺玉崔嵬春逐陽和動地來不似前村深雪裏夜寒唯有一枝開萬松嶺蒼蒼森列萬株松終日無風亦自風白鶴來時清露下月明天籟滿秋空蟠桃嶺不到瑤臺白玉京海中仙菓但聞名何人爲報西王母嶺上如今種已成梅嶺雪林橫夜月交光萬壑風來處處香聖主

乾坤爲度量包藏曾不限遐荒三秀堂牕戶深沉晝不開鳳凰時下九層臺月明夜靜聞環珮知有霓旌羽扇來萼綠華堂綠萼承趺玉蘂輕清香續續度簾櫳天教不雜開桃李賜與神仙物外名留春堂桂影亭亭漾碧溪尋芳曾被暗香迷碧桃開後晴風暖花外幽禽自在啼躡雲臺萬本瓊玕寄不開林深明碧鎖高臺更無一點遊塵到但覺雲隨步步來玉霄洞披香尋徑百花中蝶引蜂隨路不窮但見凌霄纏古木洞天應與碧虛通清虛洞天玉關金鎖一重重只見桃源路暗通行到水雲空洞處恍如身世在壺中和容廳白羽流星一點明上林飛鴈幾回驚弓開月到天心滿風外唯聞中的聲泉石廳縈迂流碧與環山月地雲堦在兩間有此清泠居物外方知塵土屬人環揮雲亭天風吹作海濤聲揮斥浮雲日更明波上石鯨時吼雨只知樓閣是蓬瀛泛雪廳月圖橋下九重天來試人間第一泉正在水聲山色裏六花浮動紫甌圓虛妙齋武王屈已尊箕子黃帝齋心問廣成惟道集虛觀衆妙超然將見不能名壽山（太上御名）大崇高秀氣逈清風不老月長圓春遊玉座時相對花發鶯啼億萬年杏岫山上晴霞與綵雲芳非時節避花繁分明自有神仙種不是青旗賣酒村景龍江潤通河漢碧涵空影倒光山聯翠重閒說巨魚時駭浪只應風雨是神龍鑑湖水天澄澈瑩寒光一片平波六月涼移得會稽三百里不教全屬賀知章桃溪霏霏紅雨落清濤

流出山中直至今休道仙源在平地空教人向武陵尋冋溪穿雲透石落潺潺戀浦餘波尚繞山只在嵐光迷向背不知流水正冋環滴滴巖蒼苔青潤石嶙峻泉脉涓涓濕白雲疑有天仙深夜過丁當環珮月中聞榴花嵓絕域移根上苑栽又分紅綠向嵓隈纍纍子巳枝間滿灼灼花猶葉底開枇杷嵓結根常得近林巒晚翠誰憐却歲寒不見龍文橫桿面方知垂實作金丸日觀嵓朝陽初上海霞紅五色雲生碧洞中冋首爛柯人自老棊聲猶在石門東雨花嵓紛紛泊泊弄晴暉曾逐春風上綉衣不爲胡僧瓢貝葉仙家長有碧桃飛蘆渚萬葉梢梢秋意初斜風細雨憶江湖誰知雪壓波澄後更與宮中作畫圖梅渚只借晴波爲曉鑑不隨花鳥作江雲未須吹笛風中去多得清香水際開檳查谷折花宜與酒相兼結子難隨酒入唇一陣暗香無處覓不知幽谷巧藏春秋香谷玉屑花繁淡淡黃碧嵓曾件紫欄芳月明露洗三秋葉山迴風傳七里香松谷雲藏煙鎖書蒼蒼得地何須作棟梁聞道九龍扶輦過一山風又作笙簧長春谷洞天風物幾人知暗得陰陽造化機不似寒鄉待鄒律四時嵓際有芳菲桐徑不嫌春老花飛濕要聽秋來雨打聲一自移根來禁籞朝陽常有鳳凰鳴松徑夾路成行一樣清吟風篩月自亭亭雲章正寫人間瑞坐待雲根長茯苓百花徑紅紫交加一徑通翠條柔蔓浴玲瓏日晴煙暖微風度百和香薰錦綉中合歡徑縣縣拂

拂機中錦綉纏茸茸馬項纓却似漢宮三十六黃昏時節掩羅屏竹徑翠葉吟風長淅瀝寒梢擎露忽高低有時杳杳穿雲去碧玉交加四望迷雪香徑夾徑梨花玉作英年年寒食半陰晴要看雪色無邊際十二樓前月正明海棠屏清明微雨欲開時收什狂香付整齊但得浣花春在眼不須枝上杜鵑啼百花屏衆香芬馥著人衣雲母光寒露未晞圍得春風勝綉幕紛紛紅紫鬬芳菲蠟梅屏冶葉倡條不受驅翠筠輕束最繁枝未能陽絕蜂相見一一花房似蜜脾飛來峯突兀初驚倚碧空翠嵐仍與瑞煙重莫僊莫作西來認眞是蓬萊第一峰留雲石白雲何事苦留連中有嵌空小洞天却恐商嵓要霖雨因風時到日華邊宿霧石飛煙自遶龍樓駐瑞氣長隨海日開獨有春風花上露夜深多件月明來辛夷塢山中常壓早梅開不待暄風暖景催似與東君書造化筆頭春色最先來橙塢磊磊金丸畫不如空濛香霧幾千株應憐綠橘秋江上却被人間喚木奴海棠川清明時候暖風吹葉暗花明滿目開石在劒門猶北向錦江春色亦須來仙李園亳社靈蹤亘古存混元能蛻出風塵移根更接蟠桃嶺結子開花萬萬春紫石壁沒水攀蘿琢馬肝齋持堅潤出風湍潛藩每恨端谿遠盤作山中峭絕看椒崖團枝紅實見秋成曾披方書合五行不遣漢宮塗屋壁此間吞餌得長生濯龍峽山束巷煙細路通寶泉飛雨灑晴空眞龍豈許尋常見故作雲間飲澗

虹不老泉來從雲竇不知遠湧出碧嵓無暫停花落鶯蹄春自晚潺湲長得坐中聽柳岸牽風拂水弄春柔三月花飛滿御樓不似津亭供悵望一生長得繫龍舟棧路六丁開處只通秦此地天臨萬國春駐蹕有時思叱馭服勞王事愛忠臣藥寮巳闢須朔向明堂百草猶思一一蒐天意應怜民疾苦欲躋仁壽佐平康太素庵結草鋪茅不用華白雲深處列仙家蕭騷風雨千竿竹翠葉濃陰襯碧霞祈眞壇臺上爐香晨翠煙雲間風馭巳翩翩吾皇奉道明靈降惟德從來可動天躑躅嶺春風曉日亂晴霞艷艷初開一嶺花疑是仙琴紅玉軫醉歸遺在紫皇家山莊重崖疊屋亦常關下法龍眠小隱山縱有青牛不耕稼但聞犬吠白雲間西莊低作柴扉短作籬日晴雞犬自熙熙躬耕每以農爲本稼穡艱難舊亦知東西關天上人間自不同故留關鑰限西東姓名若在黃金籍日日朝元路自通敷春門帝力無私萬國通尚思寒谷待春風欲將和氣均天下都在熙熙造化中又詔翰林學士王安中令登豐樂樓望而賦詩云日邊高擁瑞雲深萬井喧闐正下臨金碧樓臺雖禁籞煙霞嵓洞却山林巍然適（高宗廟諱）千齡運仰止常傾四海心此地去天眞尺五九霄岐路不容尋實宇文伯熙陵時參知政事昌齡之曾孫組字元寵頼昌陽翟人俱有才思晚始際遇悉授右列侍祐陵時寵臣皆內侍梁師成所引遂得愛幸賈少不檢文其身賜號錦體謫仙後隨從北狩

紙逢辰未久而沒官止副使有子即劭也劭能文祐陵即以其父官補之後雍上高宗位至使相錄之于秩以紀當時之盛近王稱作東都事略載蜀僧祖秀所述游華陽宮記不若是之備也是時獨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圃中何日不東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薦其才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爲右正言著亮直之名于當日肅字志宏南劍人有文集號栟櫚遺文三十卷詩印集中

祖宗以來除拜二府必選六曹侍郎或諫大夫當時爲寄祿官在今皆太中大夫以上是以從官入參機務也登兩制必左右正言前行郎中爲之今承議郎以上是以朝臣而論思獻納也元豐官制行祐陵考唐六典太宗用魏鄭公爲祕書監參知機務故事易執政爲中大夫王和父蒲傅正是矣而從臣易爲通直郎猶曰朝官舒亶徐禧是也已爲殺矣近日錢師魏登政府坐謬舉降三官明清即以啓之以謂自昔以來未有朝請大夫而參知政事者且大臣有過當去位不當降罰不報

明清嘗觀歐陽文忠與劉邍父書問答入閤儀詞甚詳復見兩賢文集中近閱田宣簡儒林公議語簡而詳今載于左國家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正仗當世人士或不識朝廷容衛迄至缺然太宗朝常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校定入閤舊圖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著且要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制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候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閤爲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是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論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署爲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准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執政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

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予知制誥時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距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迺從其間指摘瑕疵爲糾繆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蹉跎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爲湖州教授復刻于郡庠且作後序以謂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爲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張仲宗云）

明清家有續皇王寶運錄一書凡十卷王景彝家所藏印識存焉多敘唐中葉以後事至於詔令文檄悉備唐史新舊二書之闕文也但殊之文華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載黃巢王氣一事盡存舊詞姑綴于編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十年顏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且大寇之帥黃巢變圾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僞國大齊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敗散堯封聽之大喜且具茶藥與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

揖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點諸縣義丁男日使萬工掘牛山一箇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魁平如昭洗王涯等七家之詔亦見是書也

舊制京官造朝不許步行每自外任代還朝參日步軍司卽差兵士三人馬一疋隨從得差遣朝辭畢所屬徑關排岸司應副囘綱船乘座以歸如在蘇杭間居止卽差浙西綱船遞人改官授告有日閤門關步軍司差人馬如五人改官卽五騎十五人伺候內前授告了各乘馬以故一時戲語云宜徐行照管踏了遞人

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既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業每三畝之地止取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亂政和間謀利之臣建議以爲彼處減匿稅賦乃創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內侍李彥主治之盡行根刷拘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吏無卻顧之心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其推行爲尤者京東漕臣王宓劉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爲盜胡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賈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啓于欽宗者命斬彥竄斥宓寄以徇下寬恤之詔然無鄉從之心矣其後散爲巨寇于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外舅云）

沈義倫盧多遜爲相其子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今之朝奉郎也呂文穆爲相當任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爲定制以至今日

太平興國五年詔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所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三年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各添舉員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比提刑減人數之半

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本朝因之未暇革也章聖時左司諫孫何與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上嘉納之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孫鄴幾家傳云）

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二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章獻一見以爲妖艷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宮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姻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旨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崇觀姦佞用事賄賂關節干祈恩澤多以御筆行下朱書其旁云稽留時刻者以大不恭論流三千里三省無所干預大啓倖門爲宦徒之捷徑宣和五年有黃冠丁希元者得幸爲侍晨道錄自云晉公之孫忽降御筆行謂輔相眞宗逮仁宗卽位有定策之功未經褒贈可特贈少保官其後五人時盧襄贊元爲吏部尚書袖其牘請對啓于上云使謂過可滿洗則累朝敍卹久矣獨至今乎倘罪惡顯然一旦褒錄豈不駭四方之聽於是命格不下自是御筆遂有執奏不行者矣二者皆甚盛之舉也

張唐英字次功西蜀人與天覺爲同包兄也熙寧中仕至殿中侍御史嘗述仁宗政要上于朝又盡作昭陵朝宰執近臣知名之賢諸傳於其中今世所謂嘉祐名臣傳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門耳然印本亦未盡焉（明清家有政要全書可考）次功父文蔚范蜀公作墓碑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爲永昭山陵使使事畢而上不豫矣不敢辭位四載而永厚冉成以元宰復護葬于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陵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祔廟而臣兩爲山陵使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雖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鎭節度使判鄉郡相州元符末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久人情變陶有曾誕敫文者作詞略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山秦會之爲固位之計遁除孟仁仲爲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竟猶入國門會之怒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熙寧初韓魏公力辭機政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已命未辭忽報西邊有警曾宣靖乞召公同議廷中神宗從之公辭云已去相位今帥臣也但當奉行詔書豈敢預聞國論時人以爲得體元豐末呂吉父以前兩地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上親批云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輕躁矯誣深駭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其後吉父貶建州安置東坡先生行制辭云輕躁矯誣德音猶在謂此也

孫叔易近爲先人言大觀中自南京教授差作試官回次朱遷鎭閱邸報吳侔兄弟以左道伏誅坐中監鎭使臣云某少日作吳冲卿丞相直省官親見元豐中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詔郭逵討之神宗問所以平交趾者逵曰兵難預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略師往遂復邕州進次富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眞太子者於是乾德議降而逵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逵坐貶秩侔儲冲卿孫也此蓋天報之云當時詩人陳傳作佐郎將云林中生致左郎將名王頭顱十四五乾德可禽嗟不謀同惡相濟能包羞降書冉冉過甫洲中軍傳呼笑點頭蠻首算成勿藥喜君臣稱觴弭多壘元戎凱旋隔天水夜經桄榔趁決里驅將十萬人性命換得交州數張紙

明清前錄載和買起于王絲後閱范蜀公東齋記事云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

之絕時預給官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和買紬絹蓋始於此然在昔止是一時權宜措置於一歲之間或行於一郡邑而已至熙寧新法乃施之天下示爲準則是時越州會稽縣民繁而食所貸最多舊額不除至今爲害而不能革惟婺州永康縣有一傑黠老農誘帥鄉民不令稱貸且云官中豈可打交道邪衆不敢請獨此一邑遂無是患聞今不然

紹聖初孟后廢處道宮偶遼國遣使來詔命邢和叔館之邢白時宰章子厚曰北使萬一問及瑤華事何以爲詞子厚曰當云罪如詔書已而北人不及之忽問曰南朝近日行遵元祐人何邪邢即以子厚語答之歸奏泰陵大喜以謂善於專對（劉季高云）

五代時有姓呂爲侍郎者三人皆名族俱有後仕本朝爲相呂琦晉天福爲兵部侍郎曾孫文惠端相太宗呂夢奇後唐長興中爲兵部侍郎孫文穆蒙正相太宗曾孫文靖夷簡相仁宗衣冠最盛已具前錄呂咸休周顯德中爲戶部侍郎七世孫正愍大防相哲宗異哉

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于第中邵康節與焉因食羊肉鄭公顧康節云煑羊惟堂中爲勝堯夫所未知也康節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邵公濟云）

治平初詔改諸路馬步軍部署爲總管避厚陵名也考之前史總字皆從手合作揔字非從絲無疑出於一時稽考不審沿襲至今不可更矣

李成季昭玘元祐左史自號樂靜居士五代宰相李濤五世孫濤至本朝以兵部尚書莒國公致仕尚書當時階官也其家自洛徙齊成季猶子漢老邴也中興初位政府一時大詔令多出其手泰少游作李公擇常行狀云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尚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所以今爲南康建昌人世號山房李氏成季與公擇鄉里雖各南北要是本出一族子孫皆昌盛不知後來兩家曾敘昭穆否耳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旣受命顓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皇恐降階祈求武襄慰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聞君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爲鄒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靈芝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其壻許光疑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

唐書特立宗室傳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林甫在姦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

第五卷止敘七人（適之峴勉夷簡程石回）然李鱗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傳何耶

揮麈後錄卷二終

揮麈後錄卷三

宋興已來宰輔封國公者已見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自熙寧以後者今列于後

陳丞相（秀） 王文公（舒荊） 王文恭（鄆岐）
韓獻肅（康） 章子厚（申） 韓文定（儀）
蔡元長（嘉齊魏楚陳魯） 童　貫（涇成益楚徐豫） 何正憲（榮）
鄭文正（崇宿燕） 余源仲（豐衞） 劉文憲（康）
鄧子常（莘） 王　黼（崇慶楚） 蔡　攸（英燕）
白丞相（崇） 呂忠穆（成） 張忠獻（和魏）
秦忠獻（莘慶冀秦魏益） 張循王（清廣益） 韓蘄王（英福潭）
秦　熺（嘉） 陳文恭（信福魯） 湯進之（榮慶岐）
虞忠肅（濟華雍） 史文惠（永衞魯魏） 陳正獻（申福魏）
梁文靖（儀鄭） 趙丞相（沂） 王丞相（信福冀魯）
周丞相（濟益） 留丞相（申） 京丞相（魏）
謝丞相

明清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極其用心甚爲詳績但事有抵牾或出於穿鑿者有所未免（明清）嘗略引舊文以證數項於印本上僉貼呈似遂初尤丈延之深以歎賞其帙尚存尤丈處不復悉紀姑以一條言之熙寧三年許將以磨勘當遷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之進取遂轉太常博士初下筆方成大字堂後官以手約定具陳祖宗舊制當遷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右筆作口字因知前輩堂後官猶能執祖宗之法耳時先公掌外制乃見而知之者（明清）以謂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得而專縱使有之王荊公之文過執拗世所共知當新法之行雖韓富歐范司馬諸公與之爭悉不能回其意豈一堂吏能轉其筆耶元道云先公即延慶王荊公薦李資深時蘇子容李才元宋次道繳其敕官除監察御史之命荊公改授延慶即爲書行延慶字仲遠文忠齊之子也別命書讀始此

方通興化人與蔡元長鄉曲姻婭之舊元長薦之以登要路其于軫宏放有文釆元長復欲用之軫聞之即上書訟元長之過既達乙覽元長取其疏自辯云大觀元年九月十九日勑中書省送到司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劄子奏伏蒙宣示方軫章疏一項論列臣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爲司空效曹操自立爲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爲無物玩陛下不啻若嬰兒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赫天下威震人主禍移生靈風聲氣焰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保寸祿不敢言顛倒紀綱肆意妄作自古爲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爲甚爰自崇寧已來交通閹寺通謁宫禁竊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自執政侍從外至帥臣監司無非京之親戚門人政事上不合於天心下悉結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三衞與三舍祭天地於西郊如此之類非獨無益又且無補其意安在京凡妄作必持說劫持上下曰此先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豐遺意未及施行仰惟神考十九年間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豈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必欲妄施於今日以

罔在天之神靈凡欲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怨而後已是豈宗社之福乎天下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之否則革之惟其當之爲貴何必三代之爲哉李唐三百年間所傳者二十一君所可稱者太宗一人而已當時如房杜王魏智慮才識必不在蔡京之下竊觀正觀間未嘗一言以及三代後世論太宗之治者則曰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欺陛下豈不爲有識者之所笑也元豐三年廢殿前解宇二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車駕親幸命有司立法諸門牆窓壁輒增修改易者徒貳年京惡白虎地不利宰相盡命毀坼收還禁中是欲利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爲四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密諷兗州父老詣闕下請車駕登封意在爲東京留守是欲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羣助不知宗廟社稷何所依倚陛下將措聖躬於何地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臣聞京建議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況數年間行鹽鈔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客旅財物道途行旅謂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浹又報

鹽法變矣鈔爲故紙爲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籲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聞者爲之傷心見者爲之流涕生靈怨歎皆歸咎於陛下然京自謂暴虐無傷奈皇天后土之有靈乎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矣四方之民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耕夫等死之亭長嘯聚亡命於一方天下嚮應不約而從陛下何以枝梧其禍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爲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義士明目張膽思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鉗天下之口欲塞陛下耳目分爲邪等賊虐忠良天下之士皆以忠義爲羞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捄陛下之失乎奈何陛下以京爲忠貫星日以忠臣義士爲謗訕誑誣或流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無慮萬人矣誰肯爲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頑童耳京遣攸日與陛下游從嬉戲必無文武堯舜之道啟沃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車相銜不絕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故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亂也久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爲御史京有反狀陛下何從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壺山人也案讖云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以遶山日者星文請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所以敬陛下聰

明者可謂極也奈何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止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答天戒而已然國賊尚全首領未聞梟首以謝天下百姓此則神民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陛下勿謂雉鳴乎鼎穀生于朝不害高宗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堯湯之聖古人之事出於適然今日之事禍發不測天象人情危慄如是伏惟陛下留神聽覽念藝祖創業之艱思履霜堅冰之戒今日冰已堅矣非獨履霜之漸願陛下早圖之後悔之何及臣批肝爲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天閽區區爲陛下力言者非慕陛下爵祿而言也所可重者祖宗之廟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言之迫切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竄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於重輕陛下上體天戒下顧人言安可愛一國賊而忘廟社生靈之重乎冒瀆天威無任戰慄之至謹備錄如后臣讀之駭汗若無所容臣以愚陋備位宰司不能鎮伏紀綱訖無毫髮報稱徒致姦言干浼聖聽且人臣有將必誅之刑告言不實有反坐之法臣若有是事死不敢辭臣若無是事方軫之言不可不辯伏望聖慈付之有司推究事實不可不問取進止詔軫削籍流嶺外後竟殂于貶所元長猶用其兄會爲待制家間偶存此疏錄以呈太史李公仁甫載之長編當是時也元長領天下事誰敢言者軫獨能奮不顧身無所回避如此使九重信其言逐元長元長悟其說急流勇退則國家無後

來之患元長與軫得禍俱輕三者備矣

宣和元年八月丁丑皇帝詔大晟作景鍾是月二十五日鍾成皇帝以身爲度以度起律以律審聲以聲制鍾以鍾出樂而樂宗焉于以祀天地享鬼神朝萬國罔不用乂在廷之臣再拜稽首上頌明明天子以身爲度有景者鍾衆樂所怙於昭于天乃眷斯顧揚于大庭罔不時序億萬斯年受天之祜此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之文也偶獲斯本謹錄于右

王寀輔道樞密韶之子少豪邁有父風早中甲科善議論工詞翰曾文肅蔡元長薦入館爲郎後以直祕閣知汝州考滿守陝年未三十輕財喜士賓客多歸之坐不覺察盜鑄免官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是時羽流林靈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輔道之客冀其復用乘時所好昌言輔道有術可致天神出靈素上揑不得施蓋其客亦能請紫姑作詩詞而已非林之比輔道固所不解然實不知客有此語也輔道嘗對別客謂靈素太誕妄安得爲上言之其言適與前客語偶合工部尚書劉炳子蒙者輔道母夫人之姪孫也及其弟煥子宣俱長從班歆豔一時時開封尹盛章新用事忌炳兄弟進思有以害其寵未得也初炳視輔道雖中表然炳性謹厚每以輔道擇交不慎疎之會炳姑適王氏於輔道爲嫂一日輔道語其嫂曰某久欲謁子蒙兄弟奉從容然不得其門而入奈何嫂曰俟我至其家可往候之輔道於是如其教候炳於賓舍久之始得

通炳邀迎猶不欲見迫於其姑勉强接之既就坐談論風生亹亹不勌炳大歎服入告其姑曰久不與王叔言其進乃爾自恨不及也因遣持馬人歸止宿其家自是始相親洽殆至興獄未及歲也前客語既達靈素靈素忿怒泣請于上且增加以白之曰臣以羈旅荷陛下寵靈而姦人造言累及君父乞放還山以避之不然願置對與之理上令逮捕輔道與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事下開封使者至輔道自謂無它亦不以介意語家人曰辯數乃置無以爲念也至獄中刻木皆出紙求書且謂輔道曰昔蘇學士坐繫烏臺時衛獄吏實某等之父祖蘇學士既出後每恨不從其乞翰墨也輔道書作歌行以贈之處之甚怡然而盛章以炳之故得以甘心矣因上言詞語有連及炳者乞併治之上曰炳從臣也有罪未宜草草炳既聞上語不疑其他一日上幸寶籙宮駐蹕齋宮從官皆在焉炳越班面奏簾外曰臣猥以無狀待罪邇列適有中傷者非陛下保全已虀粉矣再拜而退炳既謝已舉首始見章在側注目睨視愧駭失措深以爲悔翌日章以急速請對因言寀與炳腹心誹謗事驗明白今對衆越次上以欺罔陛下下以譽惑羣臣禍將有不勝言者幸陛下裁之上始怒是日有旨內侍省不得收接劉炳文字炳猶未知之以謂事平矣故不復關防詐既歸遣開封府司錄孟彥弼攜捕吏賈鎣等數人即訊炳於家炳因服出見分賓主而坐詞氣慷慨無服辭

彥弼既見其不屈欲歸而賈鎣者語彥弼曰尚書几間得寀一紙字足以成案矣遂亂抽架上書適有炳著撰藁草麤之至底見炳和輔道詩尚未成首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掃除荊棘奉高真詩意謂輔道客有嫉惡之意時尚道目上爲高真爾鎣得之以爲奇貨歸以授章章命其子并釋以進云白水謂來年庚子寀舉事之時炳指寀爲高真不知以何人爲荊棘將寘陛下於何地豈非所謂大逆不道乎但以此坐輔道與客皆極刑炳以官高得弗誅削籍竄海外煥責授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凡王劉親屬等第斥謫之并擢爲祕書省正字數日而死出現其父已爲蛇矣華陽張德遠文老子蒙之壻也又并娶德遠之妹目覩其事且當時亦以有連坐送吏部與監當故知之爲詳嘗謂明清曰德遠死無人言之者矣子其因筆無惜識之文老嘗爲四川茶馬東坡先生賦張熙明萬卷堂詩即其父也文老博極羣書尤長史學發言可孚故盡列其語又盖知世所傳輔道遇宿冤之事爲不然云

王景彝故第在京師太子巷初開寶間江南李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留不遣建宅以賜故都人猶以太子目之也從善死後歸王氏宣和初崔貴妃者得幸祐陵未育子有劉康孫者卜祝之流以術蒙恩甚厚爲遙郡觀察使言之於崔之兄曰王氏所居巷名既佳而宅中有福氣宜請於上崔遣人告於妃妃以致懇上上喻京尹王

華令籌圖之華卽呼王氏子弟尊指意王諸子懸駿不知時變遲遲未許崔欲速得之會舍旁有造磬者時都下初行當十錢崔訹人誣告王諸子與鄰人盜鑄華卽爲掩捕鍛鍊顯竄而沒其宅遂以賜崔崔氏既得之上幸其居設酺三日榮冠一時未幾崔命康孫禱於宅中樹下適有爭寵者譖於上及中宮云崔氏姊弟夜祠祭與巫覡祝詛叵測會上嘗夢明節劉妃泣愬以爲人厭勝致死上因以語妃妃抗上語頗不遜上怒付有司捕康孫等窮治康孫款承實嘗以上及崔妃所生年月禱神求嗣且祈固寵呪詛則無之猶坐指斥詔獄康孫於宅前國醫曹孝忠併坐流竄孝忠亦倖進爲康車二子濟渙俱冒館職至是皆斥之孝忠嘗侍明節藥故也仍命懸康孫首于所祝樹上制云貴妃崔氏之柔順進賢之志溺姦淫罔上之私惑于奇邪陰行媚道散貲產以掠衆譽招術者以彰虛聲祝詛同列以及於死生指斥中宮而刑於切害試命術以儌後福挾厭勝以及乘輿可降充庶人移居別院崔兄除名姮姊妹並遠外編管距王氏之籍不及一歲云陳成季迪云時任大理卿親鞫其事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秤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啓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私第翌日入省秤之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猝

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吾欲得一好士人以教諸孫汝爲我訪之耕道云有新進士張觷者其人游太學有聲學問正當有立作可備其選元長領之涓辰延致入館數日之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宅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姦僞以敗天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或可脫死宅何必解耶諸孫泣以愬于元長元長憮然不樂命置酒以謝之且詢以救弊之策觷曰事勢到此無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拾人材改往修來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垂涕所以叙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繇此也耕道名佃君謨之孫觷字柔直南劒人後亦顯名于時（已上二事尤丈延之云）

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爲郎于朝未嘗與人接談虜騎南寇擇西北帥守時相以其謹厚不泄謂沈贄有謀遂除直龍圖知河中府習別時相云某實以訥於言故尋常不敢妄措辭於朝列今一旦付委也如此習之一死固不足惜竊恐朝廷以此擇人廟謨悞矣解竟沒於難世人以饒舌擾禍者多而習迺以箝口喪軀昔所未聞也（外舅云）

辥紹彭既易定武蘭亭石歸于家政和中祐陵取入禁中龕置睿思東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虜所識獨得留焉宗汝霖爲留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于高宗時駐蹕維揚上每寘左右踰月之後虜

騎忽至大駕倉猝渡江竟復失之向叔堅子固爲揚帥高宗嘗密令冥搜之竟不獲（向端叔云）

靖康初童貫既以誤國竄海外已而下詔誅之欽宗喻宰執云貫素姦狡須得熟識其面目者銜命追路卽所在而行刑庶免差誤唐欽叟時爲首相云朝臣中有張澂字達明者與貫往還宜令其往詔除澂監察御史以行澂字達明有一小女十餘歲玉雪可憐素所愛時天寒欲卯飲忽聞有此役駭愕戰掉袖拂湯酒椀沃其女立死達明號慟引道怨欽叟切骨至南雄州而貫就戮明年欽叟免相留京二聖北遷虜人立張邦昌爲主且驅廷臣連銜列狀欽叟僉名畢仰藥而殂建炎中達明爲中司適欽叟家陳乞卹典達明言欽叟不能抗虜之命雖死不足褒贈繇是恩數盡寢至今不能理也（俞彥時云）

馮檝濟川雷觀公達靖康中俱爲學官于京師皆蜀士也而觀以上書得之檝寔先達焉一日檝出策題問諸生經旨觀摘其疵訐之於稠人中曰自王安石曲學邪說之行蔡京挾之以濟其姦遂亂天下今日豈可尚習其餘論耶檝曰子去歲爲學生嘗以書屬我求爲蔡氏館客豈忘之耶前牘尚存請張爲幻乃爾是繇同浴而譏裸裎也二人大忿坐是論列皆紬爲監當（邵公濟云）

賀子忱允中靖康中爲郎或有薦其持節河北者子忱微聞之忽就省戶作中風狀顛仆於地呼之不醒同舍郎急命舁之以歸卽牒開封府乞

致仕得敕買舟南下初無所苦也李邈彥思以武官爲樞密都承旨朝論亦將有所委任亦劾子忱之舉時聶山尹都以謂此風不可長翌日啓上以謂邈詐疾退避後來何以使人詔邈降兩官除河北提點刑獄兼攝眞定府日下出門竟死於難子忱紹興初以李泰發薦落致仕又三十年爲參知政事晚節末路持祿固位而已（向子荆父云）

秦會之嘗對外舅自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虜寨粘罕二太子者謂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儔陳計於二賊乞下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無能逃矣會之在傍曰尚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不少有服屬雖近而情好極疎者有雖號同姓而恩義反不及異姓者多矣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欲與之均以人情揆之恐無此理粘罕者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時之

王劉既誅寵適鄭達夫與蔡元長交惡鄭知蔡之嘗薦二人也忽降旨應劉炳所薦並令吏部具姓名以聞當議降黜宰執既對左丞薛昂進曰劉炳臣嘗薦之矣今炳所薦尚當坐而臣薦炳何以逃罪京即進曰劉炳王寀臣俱嘗薦之今大臣造爲此謀寔欲傾臣臣當時所薦者材也固不係其往今在庭之臣如鄭居中等皆臣所引以至於此今悉叛臣矣臣亦不係其往願陛下深察上笑而止由是不直達夫即再降旨劉炳所薦並不問亦文老云

明清前錄記靖康中贈范文正恐是悞書近日李文授孟傳云當時迺是進擬忠宣欽宗改文正之名付出身仍於其矜其旁批云不欲專與元祐文授云得之於曾文清文清吳元中妻兄宜知其詳

溫益字禹錫徽考以端邸舊僚即位未久擢尹開府欽聖因山曾文肅爲山陵使益爲頓遞使梓宮次板橋以人衆柱折幾陷時外祖空青公侍文肅爲山陵所主管文字偶問左右曰頓遞使何在不虞益之在旁忽應曰益在斯由是怨外祖入骨髓時蔡元長已有中禁之援使運力爲引重至于斥文肅于上前元長大感之遂以爲中書侍郎興大獄欲擠文肅父子於死地賴上保全之得免未幾益卒於位後元長復用其子萬石爲閣學士以報之（曾玉隆云）

東坡先生平生爲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諾可故也其作陳公弼希亮傳叙其剛方明敏之業殆數千言至比之長孺非有以心未易得之然其後無聞心竊疑焉比閱孫叔易外制集載其所行陳簡齋去非爲參知政事封贈三代告詞始知迺公弼之孫取張巨山所作去非墓碑觀之又知爲公弼仲子忱之孫焉簡齋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善惡之報時有後先其可謂無乎

揮麈後錄卷三

揮麈後錄卷四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書侍郎馮熙載爲詩以進安中云上帝通明闕神霄廣愛天九光環日月五色麗雲烟紫袖開三極瓊璈列萬仙希夷塵境斷髣髴玉經傳妙道逢昌運眞王撫朞賢龜圖規大壯龍位正純乾穹昊親無間皇居擬自然剛風同變化祥氣共陶甄曆觀星潢上重闉斗柄邊摩空七雉峻冠嶠六鼇連夢想何嘗到階升信有緣靳朝初放仗密宴忽聞宣清禁寒鳩颯脩廊入並肩獸鋪金半闔鸞障綉徽褰舞帬留庭砌雷文繪桷梃宮簾波錦漾殿榜字金塡花擁巍巍座香浮秩秩筵高呼稱萬億韶奏侍三千華歲推堯曆元璣候舜璿氷霜知臘後梅柳認春前造化應呈巧芳菲已鬬妍樛枝彫檻小多葉露桃鮮錯落飛盃斝鏘洋雜管絃承雲歌歷歷回雪舞翩翩黼幄祥氛合銅壺永漏延鎬京方置醴義取自停鞭乃聖情深渥諸臣意更虔宗藩親簪衛相芾拱闕顛側弁恩光浹中觴詔蹕旋寶薰携滿袖御果得加籩要賞嬉遊盛俄追步武遄騰身複道表送日夾城陬仰揖蒼龍象旁臨艮嶽巔謳歌紛廣陌簫鼓樂豐年赫奕攢輕幰珍奇集市廛博盧多袒跣飲肆競蹁躚蕃衍開朱邸崔嵬照彩椽橋虹淨矗矗江練泮濺濺擊柝周廬晩張燈別院先餘霞搖綺暈列宿含珠躔浩蕩三山島稜層十丈蓮再遊天北極却立榻東偏旣用

家人禮仍占聖製篇兒毓從酩酊蟾魄待嬋娟轉盻瞻親指環觀得縱穿曲屏江浪蹙巨柱赤虬蟠光透垂枝并晶銜帶璧錢蕭臺千級峻重屋八窻全就席花甃匝行樽紫袖揎文輝方爍爍起立復闞闕蓬宇會寧過中宵勝賞專鋪陳尤有韻清雅不相公戶箔明珠串欄缸水碧捲規模商彝鑄款識晉壺鑴秦曲移箏柱唐椎儼犧蟬窄襟珠綴領高朶翠爲鈿喜氣非寒沍輕颸洗靜便層琳藉璣組方鼎炷龍涎瑪瑙供盤大玻璃琢琖圓暖金傾小榼屑玉釀新泉帝子天才異英姿棣蕚聯頻看揮斗盌端是吸鯨川推食俱均逮擁餐及墜捐海螯初破殼江柱乍離淵寧數披綿雀休論縮頸鯿南珍誇飣餖北饌厭烹煎賜橘懷頳卵酡顏酹寶船言歸荷慈惠末節笑拘攣放鑰嚴扃啓龍紗逸足牽氷輪掛銀漢夜色映華鱗人識重熙象功參獨斷權五辰今不忒六氣永無愆天紀承三古時雍變八埏比閭增板籍疆埸罷戈鋋文軌包夷夏紘歌徧幅員恢儒榮藻薦作士極魚鳶慶冑貽謀顯多男景福綿逑衢常穆穆遵路益平平亭障令踰隴耕耘久際燕信通鵬海漲威寬犬戎羶東擬封雲岱西將款潤瀍琳科宣藥笈玉府下雲軒帝籍勤初播宮蠶長自眠蠒絲登六寢稃米秀中田廟鶴垂昭格壇光監吉蠲靈芝滋菌蠡甘醴涌游湲合敎尨風華須經衆疾痊雨隨親禱降河避上流遷軌契皇猷洽披圖福物駢太和輸橐籥妙用絕蹄筌此際君臣悅應先簡

冊編雅稱魚罝章頌述誠咽咽詎比千齡遇猶聞四始箋辭臣起草布陋質愧鴛鷺驟倖陪機政由來出睿慈恩方拜綸綍報未効塵涓密席叨臨勸凡縱窮曲奉雖無三峽水曾步八花甎渝望知難稱才慳合勉旃鈞天思盡賦賡續白雪牋熙載云化工欲放陽春到先敎元冥戢衰草疑水封地萬木偃誰向雪中探天巧璿璣星回斗指寅羣芳未知時巳春人心蕩漾趁佳節燈夕獨冠年華新昇平萬里同文軌井邑相連通西裔蘭賫競此夜烘春和叔回車避羲轡藏巍九禁倚天開溫風更覺先春來試燈不用雨花俗迎陽爲却寒崔嵬宣和初載元夕尾瑞白幾消塵不起穆清光賞屬欽鄰錦綉雲龍須宴喜初聞傳詔開睿謨步障幾里承金鋪調音度曲三千女正似廣樂陳清都過雲妙唱韓娥侶回雪飛花稱獨步千春蟠木放紅英獻壽當筵豈金母上林晩色煙靄輕景龍遊人歡笑聲霞裾月珮擁仙仗翠鳳挾輦趍平成銅華金掌散晶彩翠碧重重簇珠排先從前殿望修廊日出綺霞紅滿海神光通透雲母屏驪龍出舞波濤驚煌煌黼座承天命座下錯落如明星榻前玉賓筵核旅獸炭銀爐夜初披憲天重屋訏雲屯崇道蕭臺疑倚吐前楹火柱回萬牛蘭蝍壁碎色光浮閬闔照耀眼界徹氷壺漾月生珠流點點金錢盡銜璧豹髓騰輝粲銀礫縣篁人籍有機緘緻緯清音傳屋壁須臾隨蹕登會寧如膠鸞鵠遊紫清彩蟾倒影上浮空纖雲不點惟光

明四壁垂簾玉非玉銀缸吐豔相連屬芬楫橫帶碧玻璃一朶翠雲承日轂萬光閃爍爭吐吞燭能銜耀輝四昆又如電母神鞭馳金蛇者璧不可捫揣信奇工通造化豈比胡人能刃假丹青浸數顧虎頭盤礴解衣未容寫此時帝御釣天臺紫垣兩兩明三台尚方飲器萬金寶古玉未足誇雲雷帝傍侍女雲華品玉立仙標及時韻四音促柱泛笙簫應有翔鸞落千仞龍瓶瀉酒如流泉御厨絡繹紛珍鮮槅邊爭欲供天笑快倒頗類虹吸川厭厭夜飲方歡浹玉漏頻催鼓三疊金門初下醉歸時正見水輪上城堞微臣去歲陪清班惡詩誤辱重瞳觀小才易窮冀鼠技再賦愈覺相如慳屐道彥爲二集中今不復印行故錄於此

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爲然童貫初亦不敢領畧惟王黼蔡攸將順贊成之有諜者云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言陳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爲畫學正黼聞之甚喜薦其人于上令銜命以覘之擢水部員外郎假尚書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員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同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嶮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時堯臣方三十三歲還至侍御史會蔡元長復將起預政事黼沐堯臣望風上疏以元長前

日不合人情狀攻之初榜朝堂然上猶眷元長黜堯臣爲萬州監稅而元長竟不告廷堯臣繼寢是行黼敗堯臣亦遭斥建炎中監察御史李采疏其爲黼鷹犬誤國之罪始詔除其職初秦會之主泮高密堯臣以滄州掾曹同爲京東漕同試官因以厚甚會之擅國遂盡復故官雖不敢用招至武林每延致相府款密敘舊堯臣以前所錫萬金築園亭于西湖之上極其雄麗今所謂陳侍御花園是也會之殂湯致遠爲御史欲露臺評而周爲高方崇堯臣之妻兄致遠之腹心力回護之遂免先以壽終李仁父長編載胡交修繳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姦其嗣愬爲高作行狀以蓋前迹爲高後亦悔之會之炎炎時前御史敢於國門外建第以此可見（爲高之子棐云）

靖康之變士大夫紀錄排日編綴者多矣其間益亦有幾事焉近從親舊家得是時進士黃時偁徐揆段光遠三人所上虜酋書云大宋進士黃時偁謹齋沐裁書于大金二帥曰嘗謂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若夫樂軟熟而憎鯁切取諛美而捨忠良雖堯舜無以致治時偁淮右寒生家襲儒業老父每訓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罔可輕言自取戮辱由是鉗口結舌守分固窮未曾敢以片言辯時是非方今國家艱難苟有見聞寧忍甘蹈盲聾之域非不知身爲宋民不當以狂妄之辭干冒元帥聰德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責也直欲內報吾君之德外光二元帥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時偁切

覩我宋自崇寧以來姦臣誤國竊升威柄者有之妨公害民者有之大啓倖門壅遏言路者有之所以元帥因之遂有此舉道君太上皇帝親降詔書反己痛責斷出宸心乃傳大寶今皇帝即位未久適丁國難以孝行夙彰天人咸服今元帥斂城不下益爲此也時偁伏覩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書正爲催督金銀表段有云須索之外必不重取禮數優異保無它虞奈何都民朝夕思念燃頂煉臂延頸跂踵以望御車之塵也元帥豈不念天生萬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乃復須索他物絡繹不絕叅酌以情雖不足以報再生之萬一然方冊所載自古及今未聞有大事既決反緣細故而延萬乘之君者謹以國書似非初意愚切惑之念我國家曩昔傷財害民之事結怨連禍之人尚可目也曰內侍伶倫美女是已曰宮室衣服聲樂是已今軍前一一須索唯復謂此悉皆國害堅欲爲我痛鋤其根株耶亦欲驅挈歸境以爲自奉之樂耶軍機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法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又曰爲彫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者必禁之願元帥詳覽此章熟思正論殺人以梃與刃無以異也儻使宿姦復被新寵是猶禾莠相雜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醫者未悟則將日漸月稽習以成風不害此而害彼何時已矣時偁情不知書愚不練事言切而其意甚忠事雖小而所繫甚大方議修書鋪陳管見未及形言衆乃自禍嗚呼天網

恢恢疎而不漏老蠹巨惡難於逃覆載之中也且如內侍藍訢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俱爲平昔僥濫渠魁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忘我宋日前恩寵之優不思兩國修講和好之始尚循故態妄興間諜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遂煩元帥恠問考諸人用心雖粉骨碎軀難塞滔天之罪請試陳之今焉明降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金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盡取於是有司累行勅諭及指爲禁物稍有隱藏以軍法從事其措置根括非不盡心上至宗廟器皿下至細民首飾盤其所有欲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凡爲臣子固當體國愛君疋兩以上盡合送納藍訢等不務濟朝廷之急報元帥之仁輒抵冒典憲埋窖金銀慳吝庸逆無如此之甚者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畜爲私寶論當時根括指揮已合誅戮切恐逐人昨緣有司根取犒賞亦嘗因禁挾此爲仇意要生事厥罪尤不可赦愚謂正當擾攘之際猶敢懷姦罔上取倖一時異日安居爲國患也必矣亮元帥智周萬物不待斯言察見罪狀文王問太公主聽如何太公荅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聖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帥擴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納訑情以玷大德將藍訢等先賜行遣徇苟京城不惟掃蕩宿孽又可以懲戒後人仍願元帥務全兩國之驩以慰生靈之心請我鑾輿早還禁籞軍前或有所闕朝廷亦

必不違書之靑史傳爲盛事豈不韙歟太學生徐揆等謹獻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太子元帥揆等聞昔春秋魯宣公十一年伐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也今縣陳是貪其富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後之君子莫不多申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且想其風采爲不可及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大肆縱兵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復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廛生靈幾死而幸免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入陳之功未能遠過我宋皇帝以萬乘之尊兩造轅門議賞軍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宿逾邁國中喁喁企望屬車塵者屢矣今生民無主境內騷然忠義之士食不下嚥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足天子未還揆等切惑之蓋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在深山窮谷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賦邦財既盡海內蕭然帑藏爲之一空此元帥之所明知也重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賞之資官吏征求及於編戶都城之內雖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也又自兵興以來邦國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迹而不造境京師豪民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宦王畿仰給於俸祿者飦粥之外儲無長資豈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子爲質猶無益於事也元帥體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塗炭爲念大

兵長驅直抵中原未嘗以屠戮爲事所以愛民者至矣凡元帥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乃以金銀之故質君是猶愛人子弟而辱及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爲也昔楚子圍鄭三日克之鄭公肉袒牽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春秋書之後世以爲美談揆等願元帥推惻隱之心存終始之惠反其君父損其元數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獻則楚子封陳之功不足道也國中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揆等雖卑賤輒敢浼死以紓君父之難唯元帥矜之大宋進士段光遠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大金元帥軍前僕嘗讀春秋左傳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嘗讀禮記聘義有曰輕財重禮則民遜矣讀至於斯未嘗不三復斯言掩卷長嘆切謂非賢聖之人疇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遜受禪奄有神器爲天下君創業垂統重熙累洽垂二百年東漸西被南洽北暢薄海內外悉爲郡縣殊方絕域悉爲鄰國聘問交通絡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恩浹德渥方之他國唯大金皇帝爲然比年以來本朝不幸姦臣用事宦官橈權罔知陳善閉邪而格其非罔知獻可替否而引之當道欺君誤上蠹國害民靡所不至姦臣可罪庶民可弔事一至此則弔民問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也共惟大金元帥舉問罪之師施好生之德念今聖

之有道憫斯民之無辜斂兵不下祟社再安生靈獲全深厚之恵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若天覆而地載兩國永和萬姓悅服夫如是則親仁善鄰曷以加於此哉特枉鑾輿爲民請命重蒙金諾與國通和帝詛髮膚亦所不惜況於金帛豈復有辭宵肝焦勞不遑寢食官戶根括急於星火竭帑藏之所積罄貧下之所有甘心獻納莫或敢違雖曠蕩之恩難以論報而有限之財恐或不敷久留聖駕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禮廢於朝號泣旻天痛君之民滿於道仰望恩慈再垂矜念眞聖駕之早還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則輕財重禮曷以加于此哉伏念光遠草茅寒士沐浴膏澤涵泳聖涯陰受其賜于茲有年才疎命薄報德無階今茲聖駕蒙塵于外僕雖至愚噎嗚泣涕疾首痛心其於庶民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地無不覆載於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輸忠義激切之誠干冒威嚴仰祈垂聽俯賜矜憐無任戰懼皇恐哀懇之至不宣俶擾之際排難解紛伏節死誼有如此者嘉其忠義慨慷歲久慮不復傳所以錄之

張邦昌爲虜人所立反正之功葢出于呂舜徒呂氏自叙甚詳不復重紀啓其端者堂吏張思聰也應天中興思聰已死詔特贈宣教郎思聰字謀道知書能文嘗從先人學今其子孫尚有事刀筆于省中者然亦不振虜人立張僞詔與其謝牘併錄于後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

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方國措于治平粤惟有宋爰乃通隣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斯於萬世永保無窮葢我大造于宋也（指斥不錄）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致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杏睿哲在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予其誰是用遣使諸部宮都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書樞密事韓昉持節備儀以璽綬冊命爾爲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對新疆場仍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汝勿疲于述職聘問歲致汝無緩於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而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愼歟子懋乃德嘉乃丕休日愼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初七日依奉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堪對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於光儀庶少伸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遵從宜具敷誠懇重蒙敦諭仰戴眷存然而掩目未前撫躬無措恐浸成於稽緩實深積于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詣俟取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叙不宣謹白建炎元年詔云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亮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

常格支役宜賜錢數百萬緡循以迫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履黃裀宿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尚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奉議郎試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仍令潭州日給口券常切拘管先是祐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憐之小故出嫁爲都人聶氏婦上卽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以其嘗爲民妻無所稱但以彭婆目之或呼爲聶婆婆其實未有年也恩倖一時舉無與比戚黨夫族頗招權顧金錢士大夫亦有登其門而進者逮二聖北狩彭以無名位獨得留內庭虜人強立邦昌僭位之後雖竊處宸居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服御之屬未始易也寢殿之遂不敢履也一夕偶置酒彭生乘邦昌之醉擁之曰官家事已至此它復何言卽衣之赭色半臂邦昌醉中猶能却彭呼二三宮人力挽而穿之葢之以酒被邦昌入福寧殿使宮人之有色者侍邦昌寢邦昌既醒皇恐而趨就它室急解其衣固已無及矣邦昌卒坐此以死葢詔中及之者也姑叙邦昌初終于秋毫乎彭生者誠可誅矣然當時在庭之臣被二聖寵榮者尚奉賊稱臣賣降恐後彼小人也又何足道哉（彭事陸務觀云盯宋剔作肝）

粘罕相金國取大遼繼擾我朝既歸乃欲伐夏國夏人陰爲之備久矣忽求釁於夏言欲馬萬疋夏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二人御

之紿言于金人曰萬馬雖有然本國乏人牽攏今以五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善騎射者其實欲以竊之也至境未及交馬夏人擧起金國之兵悉殲夏人復持馬歸國粘罕氣沮自此不敢西向發一矢（王陸外祖云）

揮麈後錄卷四

揮麈後錄卷五

諡以節惠孟子謂名之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易三代以來君臣務取美稱遂至失實國朝諸諡宋常山退朝錄備載之止於熙寧三年（明清）謹續之于後然聞見未廣姑存所記憶遺落尚多當嗣益之

后諡

慈聖光獻　宣仁聖烈　昭慈聖獻　昭懷
欽聖獻肅　欽成　欽慈　顯恭
顯肅　顯仁　明節　憲節
憲聖慈烈　成穆　成恭

妃諡

昭靜（沈貴妃）　明達懿文（後追冊爲明達皇后）
明節和文（後追冊爲明節皇后）　靖淑（王賢妃）

太子諡

沖懿（茂）　元懿（敷）　莊文（愭）

諸王諡

端獻（吳王顥）　端懿（益王頵）　沖僖（椻）　悼敏（栻）
沖穆（材）　哀獻（俊）　沖厚（偁）　惠（价）
沖惠（倜）

公主諡

賢惠（蜀國公主王晉卿室）　賢穆（韓嘉彥室）　賢德懿行（王師約室）
賢穆明懿（錢景臻室）　賢惠（張敦禮室）　賢靜（丞志公主）
淑和（端福公主）　沖懿（賢福公主）　悼穆（徽福公主）
順穆（介福公主）

宗室諡

恭懿（世雄）　恭孝（宣王仲湜士鉞克寬）　榮穆（宗暉）

僖簡（宗景）　康孝（仲御）　僖靖（承裕）
僖安（仲汾）　恭僖（宗周）　僖穆（宗瑛）
和恭（承顯）　康僖（克戒）　勤孝（宗惠）
敦和（克和）　僖惠（宗隱宗勉）　修安（克敦）
孝靖（宗綽）　簡獻（仲忽）　安憲（宗愷士）
孝恪（仲芮）　敦恪（仲搽）　良僖（仲嬰世恩叔崎）
孝僖（宗袞仲巽）　僖惠（仲隗）　榮思（宗諤）
孝良（仲皋令邃）　修簡（仲庞）　和僖（仲防）
欽修（仲碩）　榮孝（仲嗟仲華）　孝穆（世㢟）
惠孝（仲俗）　孝修（世奬令穆）　孝恪（世膺全稼）
安恪（仲汜）　孝簡（世輝）　順思（仲價）
孝恪（仲移）　孝恭（世恪世恬）　敦孝（仲越）
孝敦（仲儀）　恭惠（叔兟）　純僖（仲龜）
惠和（校之）　忠孝（世表叔武叔充）　榮惠（世設）
良恪（克章叔琥令灌）　安良（世括）　容孝（叔亞）
惠恭（世采）　榮恪（叔雅叔黙）　恭宣（世鳴）
榮敏（叔縱）　良恭（世亨）　良憲（叔敖）
益（世逢）　孝敏（士會）　恩裕（叔安）
莊靖（叔苗）　莊節（叔韶）　溫獻（令圖）
良裕（士岦）　忠敏（令穰）　孝榮（令鐸）
良懿（令瑞）　安惠（世顯）　安僖（秀王）
溫靖（士俊）　恭靖（士儀不戲士㒩）　襄靖（令應）
文獻（令祉）　忠靖（士珸）　康（宗旦）

宰相諡

宣靖（曾魯公公亮）　忠獻（韓魏王琦）　文忠（富韓公弼張天覺商英）
忠烈（文潞公彥博）　正獻（呂申公公著）　忠肅（劉莘老摯虞彬甫允文）
正愍（呂汲公大防）　忠宣（范堯夫純仁）　忠懷（蔡持正確）

文恭（王禹玉珪）　正憲（吳沖卿充）　莊敏（韓玉汝縝）
文定（韓儀公忠彥）　文安（王荊公安石）　獻肅（陳秀公升之）
文憲（劉德初正夫何清源執中）　文正（司馬溫公鄭達夫居中）　清憲（趙正夫挺之）
文肅（曾曾公布）　忠穆（呂成公頤浩）　文和（李士美邦彥）
忠定（李伯紀綱汪廷俊彥伯）　文恭（陳魯公康伯）　正獻（陳福公俊卿）
文惠（洪景伯适史直翁浩）　文靖（梁叔子克家）　文忠（京丞相鏜）

執政諡

文憲（蘇公易簡）　文定（張太保方平許公將）　文忠（歐陽太師修）
清獻（趙少保抃）　康靖（趙叔平槩）　章簡（元厚蘇黃門轍之絳）
，（張于公蠢）　簡翼（張公璪）　修簡（胡公宗愈）
莊定（王正仲存）　恭敏（蒲傳正宗孟）　定簡（溫虞弼益）
忠定（孫傅）　忠穆（鄧公逵張公慤）　安簡（鄧公亢）
襄敏（王公韶）　康懿（何中正）　康節（張公昪）
忠肅（陳公過庭）　文敏（呂吉父惠卿李漢老邴）　恭愍（聶昌）
恭敏（薛公向）　獻簡（傅公堯俞）　敏肅（蔡公挺）
懿簡（趙天觀瞻）　溫靖（孫公固）　莊敏（章公楶）
文節（林子中希）　文簡（張康國鄧洵武）　文正（蔡元度卞）
忠憲（种公師道）　忠肅（劉立道大中）　忠文（張嵇仲叔夜李彥縡）
文懿（管歸善師仁）　安惠（鄧聖求溫伯）　忠武（韓蘄王世忠）
忠烈（張循王俊）　忠獻（胡成公世將）　敏肅（魏道弼良臣）
武穆（岳公飛）　敏節（王子尚庶）　章簡（張彥程元顥正澥克）
俊　忠敏（沈必克與求）　莊定（劉共父珙）
莊簡（李泰發光）　簡穆（辛起李大傳）　簡惠（周敦義葵）
莊敏（汪明遠澈）　文安（洪景嚴遵）　安簡（王公剛中）
榮敏（謝關之鄖然）　愍節（王正道倫）

文臣諡

文穆（范成大）　忠文（范蜀公鎮宋尹喬年）　文恪（王中丞陶）

章敏（滕元發甫）　懿恪（王宣徽拱辰）　文憲（强翰林淵明洪尚書擬）
文簡（蔡魚程大昌）　宣簡（李浦邦彥父）　忠愍（徐給事禧李侍郎若水）
忠憲（耿傅）　忠毅（向子韶）　忠簡（張克戩趙令衿胡邦衡銓）
（張大猷閣）　忠顯（劉公韐）　文昭（曾翰林肇）
莊節（王復）　恭愍（錢歸善唐重）　定愍（胡唐老）
威愍（鄭驤宗汝霖澤）　剛愍（曾逢原孝序）
文靖（楊侍郎時）　文定（胡待制安國）　忠襄（楊邦乂）
勇節（郭永）　莊敏（藺中謹韓彥直子溫林粟黃中）
忠壯（章且叟誼）　康節（邵先生雍）　節孝（徐仲車積）
忠定（劉元城安世）　文康（葛鑅青勝仲）　忠惠（蔡君謨襄）
文忠（東坡先生）　忠宣（洪光弼皓）　獻簡（陳邦彥良翰）
獻肅（胡周伯沂張大經彥文）　康肅（吳明可芾）
文清（曾吉父幾）　忠肅（陳瑩中瓘傅公晦察）　忠介（王子飛雲）
清敏（豐相之稷）　清孝（葛君書思）　僖敏（張如瑩遷）
賢節（王庠）　忠鄰（志完浩）　忠確（張公克戩）
僖簡（莊公徽）　肅愍（宇文虛中）　節肅（龔彥和夬）
文惠（韓公粹彥）　文僖（姚祐壽祖）　忠敏（任德翁伯雨）
惠懿（楊子寬儉）

武臣諡

忠愍（高永年）　武莊（郝質）　武恪（賈逵）
忠敏（姚麟）　武愍（劉法）　忠節（李彥仙）
忠壯（徐徽言李邀馬彥博）　穆武（高繼勳）　恭勇（楊惟忠）
勤惠（王德恭）　勤毅（宋守約）　康理（楊應詢）
康簡（高敦復）　威肅（劉仲武）　勇節（郭永）
忠勇（蘇緘）　武安（吳玠）　武順（吳璘）
莊愍（种師中）　毅肅（劉公昌祚）　忠介（楊宗閔）
恭毅（楊震）　武恭（楊存中）　剛烈（劉位）

忠（朱沖）　勤威（馮守信）　武僖（劉光世）
武穆（劉錡）　忠烈（趙立）　義節（王忠植）
莊敏（王厚）　毅勇（關師古）　壯愍（曲端）
襄毅（楊政）

外戚諡

恭敏（李端愨王師約）　壯恪（劉永年）　惠節（向傳範）
康懿（向經）　良僖（劉安民）　榮穆（劉從德）
良顯（王憲）　榮縱（向宗回）　榮僖（高公繪）
榮穆（陳守貴）　榮毅（張璹）　榮安（王說）
端節（韓嘉彥）　僖靖（鄭紳）　恭榮（鄭巽之）
恭簡（邢煥）　安毅（郭崇乂）　忠節（高世則）
榮懷（高公玘）　忠定（曹誘）　恭靖（韓同卿）
端靖（郭師禹）

內臣諡

忠靖（劉有方）　忠良（賈詳）　忠簡（劉瑗）
僖儉（張茂則）　忠愍（李舜舉）　僖敏（宋用臣）
忠敏（李憲）　安恪（盧守勤）　忠憲（梁和）
榮恪（郝隨）　恭僖（王中正）　恭敏（裴詵）
恭節（馮世寧）　勤惠（王仲）　榮節（康稹）

大中祥符間章聖祀汾陰至泰山下聚觀者幾數萬人閧擁道路警蹕不能進上以詢左右或云村民所畏者尉曹也俾彈壓之即命亟召之少焉一綠衣少年躍馬疾馳而前奉吼大呼官人來矣奔走辟易而散上笑云我不是官人邪（王嘼李夾云）

樊若水夜釣采石世多知之宋咸笑談錄云李煜有國日樊若木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

李主重佛法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爲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曰小長老眷渥無閒凡國中虛實盡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爲內應其後李主既俘各命以官江後累典名州家于安陸子孫亦無聞鄭毅夫爲江氏書目記載文集中云舊藏江氏書數百卷缺落不甚完予凡三歸安陸大爲搜訪殘秩墜編往往得之閭巷間無遺矣僅獲五百十卷通舊藏凡千一百卷江氏遺書具此矣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太祖時同樊若水獻策取李氏仕至比部郎中嘗爲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正借本謄寫遂并其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遺書兼吳越所得殆數萬卷老爲安陸刺史遂家焉盡輦其書築室貯之正既歿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於民間火燔水溺鼠蠹齧蝕并奴僕盜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有張氏者所購最多其貧乃用以爲爨凡一篋書爲一炊飯江氏書至此窮矣然余家之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田曹始畜之至予三世矣於余則固能保有之於其後則非余所知也然物亦有數或存或亡安知異日終不亡哉故記盛衰之迹俾子孫知其所自則庶乎或有能保之者矣書多用油拳紙方册如笏頭青縹爲標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爲行書筆墨尤勁其末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明清案馬令作南唐書及龍袞作江南野史云北朝聞李後主崇奉釋氏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辯者往化之謂之一佛出世號爲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又說令廣施梵剎營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因議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貴自是襟懷縱恍兵機守禦之謀慌然而弛帑廩漸虛財用且竭又使後主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間聚徒千衆旦暮設齋食無非異方珍饌一日食之不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爲壓之讖及大兵至獲爲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石磯下卓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後主遣使賫供獻以往佯爲不受乃陰作竅穴及累石爲塔闊數圍高迫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赴池州而浮梁遂至繫千塔穴以渡南北不差毫釐師徒合圍召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揖退之於是登城大呼而盲庵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士誦救苦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死者衆後主復使呼之託疾不起及誅皇甫繼勳之後方疑無驗乃鴆而殺之觀宋鄭所記則知李氏國破之際所鴆者非真又以計免而歸本朝遂賽岳牧之任也

三朝史孟昶傳云其在蜀日改元廣政周世宗既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自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禮不答其書真迹今藏樓大防所用錄于左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周皇帝闕下竊念自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于茲二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審遜君歸北中國且空暫興敝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下闕數字）實爲下國之邊陲其後廣主徑自并汾來都汴浚開征車之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人繼統即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傷嘉運之難諧遽歎新權之且隔以至前載忽勞脊德遠舉全師土疆尋隸於大朝將卒亦拘於貴國幸蒙皇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裘偏裨盡補其職員士伍偏加於糧賜則在彼無殊於在此敝都寧比於雄都方懷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望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讓等押領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三人已到當國具審皇帝逈開仁憫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屨給沿程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仍以貢僚之廻還安知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埸則已經革幾代舉干戈則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衷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於行陣曾有拘擒其排陣使胡立已下尋在諸州安排及令軍幕收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衣裝却緣比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鄉國今既先蒙開釋已認沖融歸朝雖愧於後時報德未稽於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給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彥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齠齔即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敘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懽儻蒙惠以嘉音即佇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鑒念不宣明

淸嘗跋其後云歐陽文忠公五代史世家序云蜀險而富故其典章粲然此書文亦奇尤先生所謂豈非出於世修降表李昊斯言信歟頃歲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見是卷也

國朝以來父子兄弟叔姪以名望顯著爲紳閭稱之於一時者如二呂正獻（端）左丞（餘慶）二竇可象（儀）望之（偁）二孫次公（何）鄰幾（僅）二宋元憲（庠）景文（祁）二錢子高（彥遠）子飛（明逸）二蘇才翁（舜元）子美（舜欽）二吳正肅（育）正憲（充）二程明道先生（顥）伊川先生（頤）二章莊敏（楶）申公（惇）二張横渠先生（載）天祺（戩）二邵安簡（亢）不疑（必）二蔡元長（京）元度（卞）二鄭德夫（久中）達夫（居中）二鄧子能（洵仁）子常（洵武）三陳文忠（堯叟）文惠（堯佐）康肅（堯咨）三蘇文安先生（洵）文忠（軾）文定（轍）三沈存中（括）文通（遘）睿達（遼）三王荆公（安石）平父（安國）和父（安禮）三孔經父（文仲）常甫（武仲）毅甫（平仲）三曾南豐先生（鞏）文肅（布）文昭（肇）三韓康肅（絳）持國（維）莊敏（縝）三范蜀公（鎭）子功（百祿）淳夫（祖禹）三劉遺父（敞）贛父（攽）仲馮（奉世）是也

太宗實錄淳化五年五月李順之平帶御器械張舜卿奏事言臣聞順已遁去諸將所獲非也大宗云平賊纔數日汝何從知之徒欲害人功爾上怒叱出將斬之徐曰前代帝王暴怒殺人正爲此輩然其父戍邊以死遂貰之但罷近職舜卿父訓爲定遠軍節度使卒於鎭故上念之明淸後觀沈存中筆談云蜀中劇賊李順陷劒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聞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眞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除閤門祗候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始王小波反於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甯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如此則當平蜀時逃去無可疑矣信知盜亦有道焉然舜卿非太宗之全宥則刑歸於濫矣項見王仁裕洛城漫錄云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于羣僧中而陶穀五代亂紀云巢旣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卽巢也然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歲時邑官遣人祀之至今而太平廣記載則天時宋之問謫官過杭州遇駱賓王于靈隱寺披緇在大衆中與之問詩有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唐夷堅集言南嶽寺僧見姚泓五季泛聞錄云太祖仕周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禪寺抵陳橋推戴韓通聞亂亟走寺中訪尋欲加害焉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大祖德之卽位後極眷寵之年八十餘臨終語其弟子曰吾卽澤州明馬兒也馬兒五代之巨寇也贊寧續傳載云開寶末江州圓通寺旦過寮中有客僧將寂滅袒其背以示其徒有彫青李重進三字云我卽其人脫身煙焰至于今日而近日陸務觀淸尊錄言老內侍見林靈素于蜀道李次仲季自云嘗遇姚平仲于廬山授其人段錦之術未知果否要是桀黠之徒多能逃命於一時皆此類文璉洪進之子也

眞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淸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錄于此司農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觀蔡伯俙奏臣輒陳愚懇仰瀆睿聽退省愆尤甘俟寘殛臣見係知州資任乞管勾宮觀奉敕授前件差遣於舒州居住自熙寧八年八月三日到任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眞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眞宗皇帝御製歌詩卽日蒙恩釋褐授守祕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及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終篇後批閏六月十五日敕賜見刊刻在本家收祕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以臣父龜從進士及第臣幼小難以住京因乞將帶出外又蒙恩賚優渥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皇帝聖念矜怜特依所乞仍有百餘人不得援例自茲累歷

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切念臣幼稚幸會效官從事勉勵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爲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歲甲子庚申節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覬仍廪稍得養單貧祇飭閨門相傳忠孝庶幾補報以盡餘齡候勑旨盜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祿祿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于前時耶御詩明清偶記其全篇七闋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姿初當移步來朝謁方及能言便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看前期後闕朱輿仲績歸田錄云伯佛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于東宮元獻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閾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辭略云蔡伯佛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以上朱錄中語因併載之

張耆既貴顯嘗啓章聖欲私第置酒以邀禁從諸公上許之既晝集盡驩曰更願畢今夕之樂幸毋辭也於是羅幃翠幕稠疊圍繞繼之以燭列屋蛾眉極其殷勤豪侈不可狀每數栢則賓主各少憩如是者凡三數諸公但訝夜漏如是之永暨至徹席出戶詢之則云已再晝夜矣（朱新仲言）

韓忠獻億景祐中參仁宗政事天下稱爲長者四子仲文綜子華絳持國維玉汝縝俱禮部奏名忠憲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爲由臣故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以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以有成又何必貽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上嘉歎而允所請忠憲既薨仲文子華玉汝相繼再中科甲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嘗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遠方耶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公薦持國疏云曾預南宮高薦從不出仕宦其後子文知制誥子華玉汝皆登宰席持國賜出身至門下侍郎爲本朝之甲族云（王雀外祖云韓元吉著桐陰舊話却不及此）

揮麈後錄卷六

韓持國既以忠憲任爲將作監主簿少年清修不復以軒冕爲意將四十矣猶未出仕宋元憲欲薦孔寧極敗偶觀其詩卷適得持國所和篇誦之大喜遂捨寧極而薦持國繇是賜第入館嘉祐中與司馬文正呂正獻王荊公號爲四友元祐初登政府後坐弃地入黨籍謫居均州遇赦復官以朝議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嘗語其甥王仲弓寔曰以昔日受命單恩上課計以歲月寄祿恰及是官復何憾邪元龍元吉即其後也（楊如晦云）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候官人章聖時初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保衡意疑甚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彊了不之聽趣令具獄保衡特益堅老守怒曰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校其輕重孰爲愈邪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微司理嚮幾悞殺平人此與夫錢湊成何異位雖不顯保衡娶曾氏宣靖之妹生三子回字深父冏字子直向字容季俱列兩朝史儒學傳所著書傳于薦紳爲多深父子汶字道原詩文尤奇有集先人作序行於世陰德之報有從來矣

李邯鄲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邯鄲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切子德芻以三德芻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相公之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一時得人之心如此（晁武子云）

溫公在相位韓持國爲門下侍郎二公舊交相厚溫公避父之諱每呼持國爲秉國有武人陳狀省中詞色頗厲持國叱之曰大臣在此不得無禮溫公作皇恐狀曰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詎可以大臣自居邪秉國此言失矣非所望也持國愧歎久之於此亦見公之不自矜也（李粹伯云）

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持幡幢羽葢之屬僧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中含法性外習塵氛到寺未久聞荆公薨（辟人受叔器云其婦翁蔡文饒目覩）

晏元獻父名固在相位有朝士乃固始人往謁元獻問其鄉里朝士曰本貫固縣元獻怒曰豈有人而諱始字乎葢其始欲避之生辭誤以應也前人亦嘗記之又元厚之作參知政事日有下狀陳乞恩例者啓曰爲部中不肯依元降旨揮厚之亦怒曰止爲汝不依元降旨揮耳（韓伯云）

治平中有時君䫈者鄭州人與王才叔廣淵爲中表游學郡庠坐法被罟以善筆札去爲頡邸書史裕陵以其有士風每與之言時王荆公實譽僉然君卿數稱道于上前宸心繇是注意踐祚之後驟加信任然初非荆公結之而才叔是時亦先顯矣君卿後至正任團練使卒于元祐間哲宗實錄有傳存焉其子希孟以經學及第南渡後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爲機幕明受之變樓上乃有從逆之言爲章且叟誼斥退者復辟之初流于嶺外且叟繇此大用

蔡持正之父黃裳任陳州錄事參軍年逾七十陳恭公自元台出爲郡守見其老不任職揮之令去黃裳猶豫間恭公云倘不自列當具奏牘寘斥黃裳即上掛冠之請以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今之通直郎也卜居于陳力教二子持正與碩苦貧困饘粥不繼久之持正登第黃裳臨終戒以必報陳氏其後持正登政路恭公之子世儒以孽婢殺其所生坐獄而世儒知而不發持正請并坐神宗云執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如何持正云五刑之贖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其可赦邪竟寘極典世儒子後以娶宗女補武官或云大將陳思恭即其孫思恭子龜年嘗爲東宮春坊（孫長文云）

熙寧中王和父尹開封忽內降付下文字一紙云武德卒獲之于宮墻上陳首有欲謀亂者姓名凡數十人和父令密究其徒皆無蹤跡獨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庫爲業和父令以禮呼來至廷下問之云汝平日與何人爲寃薛云老矣未嘗妄出門初無仇怨再三詢之云有族妹之子淪落在外旬日前忽來見投貸貲不從怒駡而去初亦無他和父云即此是也令釋薛而追其甥方在瓦市觀傀儡戲才十八九矣捕吏以手從後拽其衣帶回頭失聲曰豈非那事諫脫邪既至不訊而服和父曰小鬼頭沒三思至此何必窮治杖而遣之一府歎伏（劉季高云）

汪輔之宣州人少年有俊聲皇祐中覓舉開封以周以宗強爲賦題場中大得意既出宣言于衆必爲解魁偶與數客飲于都城所謂壽州王氏酒樓閒隣閣有吳音士人亦同場試者誦其所作輔之方取酒失措墜梧即就約共坐詢其姓氏乃云湖州進士沈初也輔之云適聞公程文必奪我首薦然我亦須作第二人後數日榜出果然是汪輔之登第熙寧中爲職方郎中廣南轉運使蔡持正爲御史知雜摭其謝上表有清時有味白首無能以謂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以卒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後數年與東坡之獄葢始於此而持正竟以詩讖死嶺外（韓德全云）

元豐中先祖訪滕章敏公元發於池陽時楊元素過郡二公同年生款留甚懽一日元素忽問公曰令弟貺漢在否先祖坐間甚訝其語伺小間因啓公公曰熙寧初甫與元素俱受主上東知非常並居臺諫偶同上殿陳于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賢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來明日相約再對草疏已畢舍弟申見之夜

馳密以告曾暨至榻前未出奏牘上怒曰豈非欲言某人耶其中事悉先來辯析文字見畱此卿等爲朕耳目之官不愼密乃爾言遂不行吾二人繇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東坡先生作滕公挽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謂受裕陵眷簡最先也又云髙平風烈在威敏典刑存滕蕟范文正之外孫而授兵法于孫元規滕公奮身寒苦兄弟三人揞六異居而有象傲之弟郎申爲侍其愛無所不至公一切置之元祐中公自高陽易鎭維揚道卒喪次國門先祖自陳畱來會哭朝士皆集舟次秦少游時在館中少游辱公之知最早弔畢來見先祖于舟因爲少游言其弟凌纖諸孤狀少游不平策馬而去翌日方欲解維開封府遣人尋滕光祿舟甚急乃御史中丞蘇轍劄子言元發昔事先帝早蒙知遇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旨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已來官司不得申干預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覺察奉聖旨令開封府備坐榜舟次諭之乃少游昨日徑往見子由爲言其事所以然耳昔人篤于風誼乃爾今蘇黃門章疏中備載其劄子先祖從滕章敏莫府踰十年每語先祖曰公不但僕之交遊寔師友焉平日代公表啓世多傳誦今載東坡公文集中者寔先祖之文也章敏死先祖爲作行狀東坡公取以爲銘詩其序中易去舊語裁十數字而已章敏初名甫字元發元祐初以避高曾王諱以字爲名

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歐陽文忠識其碑曰少有大志知名江南爲文忠所稱如此則其人固可想矣旣以豪俠自任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文采可喜氣槩頗相投公厚贐其行會與郡將錢仙芝不叶捃摭公以客所受爲賄公引伏受垢不復自辯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愬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時公子南豐先生子固已名重於世適畱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來逆旅爲辨後事公旣不偶以卒再娶朱夫人年未三十無以自存領諸孤歸里中南豐昆弟六人久益漻落與長弟舉應舉每不利于春官里人有不相悅者爲詩以嘲之曰三年一度舉場開落殺曾家兩秀才有似簷間雙燕子一雙飛去一雙來南豐不以介意力教諸弟不怠嘉祐初與長弟及次弟（牟）文肅公妹壻王補之（無咎）王彥深（幾）一門六人俱列鄉薦旣將入都赴省試子壻拜別朱夫人於堂下夫人歎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無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無有遺者楚俗遇元夕第三夜多以更闌時微行聽人語言以卜一歲之通塞子固兄弟被薦時有鄉士黃其姓者亦預同升黃面有瘢俚人呼爲黃痘子諸曾俱往赴省試朱夫人亦以收燈夕往閭巷聽之聞婦人酬酢造醬法云都得都得黃豆子也得已而提音至果然入兩榜文昭中弟兄弟三人數年之間竝躋華貫曾氏繇此遂興（公永外祖云）

張芸叟治平初以英宗諒闇榜赴春試時馮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爲賦題芸叟誤疊壓明字試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竊自念省場中鹵莽遡爾然未嘗輒以語人也當世後不相聞至元祐中芸叟以祕書監使契丹當世亟守北門經由始修門生之敬置酒甚驩酒半當世謂芸叟曰京塡作知舉時祕監賦中重疊用韻以論策甚佳因自爲改去擢置優等尚記憶否芸叟方飮不覺杯覆懷中於是再三愧謝而去前輩成人之美有如此者然得人材如芸叟者雖重疊用韻亦何愧哉（朱希眞先生云）

曾文肅爲相王（明淸祖）王兵部作郎一日文肅曰主上令薦臺諫當以公應詔先祖辭曰某辱知非常一旦使居言路儻廟堂有所不當言之則有負恩地不言則寔辜任使願受始終之賜幸甚文肅歎息而寢其議故外祖祭先祖文曰昔我先公知公最久引公諫垣公辭不就進退之際益堅素守謂此也

曾文肅元符末以定策功爰立作相壹意信任建言改元建中靖國收召元祐諸賢而用之首逐二蔡而元長先已交結中禁膠固久矣雖云去國而眷東方濃自是屢欲召用而文肅輒尼之一日徽宗忽顧首相韓文定云北方帥藩有闕人處否文定對以大名府未除人少刻批出蔡京除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仍過闕朝見文肅在朝堂一覽愕然忽字呼文定云師朴可謂鬼劈口矣翌日白上以爲不可上乾笑曰朕嘗夢

見蔡京作宰相卿焉能遏邪數日後臺諫王能甫吳材布旹攻文肅上爲罷二人文肅自恃以安然元長來意甚銳如蔡澤之欲代范雎也甫次國門除尚書右丞踰月之後文肅擬陳祐甫守南都元長以爲祐甫文肅婣家許之于上前因遂忿爭次日入都堂方下馬則一項帽之卒喏于庭云錢殿院有狀申啓視之乃殿中侍御史錢遹論文肅章疏副本文肅卽上馬徑出城外觀音院蓋承平時執政丏外待罪之地也是晩鎖院宣翰林學士郭知章草免文肅指制知章啓上未審詞意褒貶如何上云當用美詞以全體貌詰旦告廷以觀文殿學士知潤州尋卽元長爲相時崇寧元年六月也陛辭之際尉藉甚渥云秋晩相見抵潤未久而詔獄興矣臺諫納副本始於此（蘇父易云）

錢穆父與蔡元度俱在禁林二公雅相好元祐末穆父先坐命詞以本官知池州元度送之郊外促膝劇談戀戀不忍捨忽羣吏來謁元度云已降旨內翰除右丞中使將來宜押矣穆父起慶之元度喜甚卒然而應曰卞也何人不謂禮絕之敬生於坐上雖穆父亦爲色動（蔡子因云）

范德孺帥慶州日忽夏人入寇圍城甚急郡人惶駭未知爲計嚮諸將士無有以應敵其鋒者麾下有老指揮使獨來前曰願勒軍令狀保無它范信之已而師果退去德孺大喜厚賜以賞之且詢其逆料之策老卒曰寔無它術吾但大言以安衆耳儻城破各自逃竄何暇更尋一老兵行軍法邪（晁武子云）

趙正夫丞相元祐中與黃太史魯直俱在館閣魯直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正夫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飯行令魯直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正夫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魯直應聲曰來力勑正整叶正夫之音闔坐大笑正夫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直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爾正夫銜之切骨其後排擠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一時戲劇貽禍如此可不戒哉（陸務觀云）

林仲平（槩）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顏早擅克家之業仲平沒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旣長兩兄迺析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旦曰邵曰顏後皆爲聞人丞冠指爲名族（陳齊之云）

范景仁嘗爲司馬文正作墓誌其中有曰在昔熙寧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乃裒頑鞠凶託東坡先生書之公曰二丈之文軾不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受禍耳卒不爲之書東坡可謂先見明矣當時刊之紹聖之間治黨求疵其罪可勝道哉（陸務觀云）

歐陽觀本廬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進士第者六七人觀少有辭學應數舉屢皆黜薦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軍州推官考滿以前官還于泗州當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運輳萃之所因運使至觀傲睨不卽見郡守設食召之不赴因爲所彈奏殆于職務遂移西渠

州追成資而卒于任所觀有目疾不能遠視苟矚讀行句去牘不遠寸其爲人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以庶人常致之于外寒燠之服每苦于卑弊而親信僕隸至死曾不得侍宴語然其骨殖卒賴其子而收葬焉右龍袞字君章所著江南野錄載歐陽觀傳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云太僕府君長子諱觀字仲賓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文行稱於鄉里少孤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憂時尚貧其後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歲時祭祀涕泗嗚咽至老猶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俾勿留餘而居官以廉恕爲本官至泰州軍州判官卒年五十九（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終于官）葬吉水縣沙溪保之瀧岡累贈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貧子幼守節自誓家無紙筆以荻畫地教其子修學書卒年七十二（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于南京留守廨舍）祔葬瀧岡（墓志起居舍人知制誥呂臻撰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篆蓋大理平事陸經書石）有子曰早卒曰修觀文忠所述則觀初無出婦之玷文忠又叙其考妣之賢如此袞螺江人與文忠爲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所望不至云爾信夫毀譽不可深信不獨碧雲騢二書而已不可不爲之辯文忠公親筆今藏其孫伋家明清親見之

元豐中太原府推官郭時亮首教授余行之有文字結連外界神宗語宰相王岐公曰小人妄作固不足慮行之士人爲此恐有謀非便時陸農師爲學官岐公素不相知欲乘此擠之奏曰學

官陸佃與之厚善乞召問之翌日上令以佗事召直講陸佃對事未宣也上徐問曰卿識余行之否佃曰臣與之有故初亦甚厚臣昨歸鄉里越州行之來作山陰尉携其妻而捨其母臣以此少之自是往來甚疎上曰儻如此不足以成事矣然農師由此遂受知神宗不次拔擢乃知窮達有命雖當國者不能巧抑其進焉行之既腰斬時亮改京秩辭不受時人有詩云行之三截斷時亮一生休行之靖之族孫也（陸務觀云）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政事顯名爲中司八座終以老龍帥成都兄弟頡頏于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爲得發遣三昧東坡帥定武辟爲簽判以從朝夕詶唱賓主甚懽建中靖國初爲樞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於祐陵擬賜出身擢右史成命未頒而爲御史錢遹論列報罷去國之後曁泊潁昌值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上讀之悲愴之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祐陵裂去御書世濟忠直之碑及降旨御書院毀碑旨揮更不施行且興獄治遺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會赦復官因卜居當塗奉祠著書不復出仕適郭功父祥正亦寓郡下文人相輕遂成仇敵郡娼楊姝者色藝見稱于黃山谷詩詞中端叔喪偶無嗣老益無憀因遂畜楊于家已而生子遇郊禋受延賞會蔡元長再相功父知元長之惡端叔也乃詠豪民吉生者訟于朝謂冒以其子受廕冒

鞫受誣又坐削籍亦略見徽宗實錄楊姝者亦被決功父作俚語以快之云七十餘歲老朝郎曾向元祐說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後却與楊姝洗杖瘡其不樂可知也初端叔嘗爲郡人羅朝議作墓志首云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濁清者謂羅公也蓋指濁者爲功父功父益以怨深刺骨焉久之其甥林彥振攄執政門人吳可思道用事于時相子訟其冤方獲昭雪盡還其官與子端叔終朝議大夫年八十而卒代忠宣之表今載于此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將垂盡之期仰瀆益高之聽臣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叨宥密之司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更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故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險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逢睿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諧冀神明之見嗇未復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懇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紓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

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覽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仁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遽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歿猶汙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留神逝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太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陰靈不顯于麻制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端叔自號姑溪老農文有集六十卷與先人往還者爲多今尚有其親筆藏于家楊生之子名堯光墜其家風止於遐調家今猶在宛陵姑熟之間村落中明清前年在宜幕亦嘗令訪問則猥猥之甚至有不可言者蓋端叔正始之失使人惋歎

王稱東都事略云端叔姑熟人非也

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妓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

數妓任其所適嘯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寔一時之勝事也（姚令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潁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溼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之集古錄云以上東坡先生所撰潁州昭靈侯廟碑米元章作辯名誌刻于後云豈有人而名路斯者乎蓋蘇翰林憑舊碑公名路當是句斷斯潁上人也唐人文贅多如此米刻略云爾（明清）比任寧國因民訟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張路斯祠堂基者坡碑言侯嘗任宣城令則知名路斯無疑元章辯之誤矣明清向入壽春幕嘗以職事走沿淮有昭靈行祠而六安縣有鄭公山山下有龍穴今涸矣乃與公所戰者鄭祥遠也因併記之

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社道出相臺馮文簡作守相見云本郡有一寄居王大卿名尚恭年高不出仕有鄉曲之譽願一見公露少懇款使其自言相予共飯可乎文肅領之翌日併之同坐飣之甚溫請間云某有一子頗知官學趣向不幸早死啓手足際自云初任荊南掾曹秩滿賃舟泛江而下偶與一娶婦共載因而野合有娠既抵京師分首聞婦人免身得雄後售與曾尚書家作妾今計其子亦十餘歲矣不知果否文肅云某向任三司使日置一獲云本貴種失身自售携一小兒來見俱隨行其以兒子畜之坐上因令呼來大卿公一見抱持大慟云面貌與亡兒無少異者今願以見子文肅云雖如此然事不可料聞公今歲當任子願爲內舉畢薦補牒來當遣人送歸王且悲且喜彼此後皆如文約文肅諸子兄弟名連絲字表德上以公字此子取名約字公詳示不忘曾氏而公詳之異母弟亦連名絢字公敏後易敏功公詳仕至郡守終奉直大夫敏功子炎以公詳蔭入仕嘗爲樞密使娶婦在文肅家生二子至今兩族如一家焉婦亦姓王果名族從弟乃信孺革與其子鼎相繼尹京云（外祖手記）

揮麈後錄卷六

揮麈後錄卷七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不歷次揆而升者鮮文惠呂正惠畢文簡丁晉公王文惠龐莊敏韓獻肅司馬文正呂正愍章申公何清源鄭華原白蒙亨徐擇之沈守約葉子昂獨相而久者章子厚是也故其罷相制云爲之不置次輔所以責其成功後來秦師垣豈止倍其數邪前此如王文公蔡師垣雖信任之篤古今所無見之訓詞然中書右府各皆官備而未始專持柄權蒙月之深如是秦得志之後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循故事件拜之制件食充位而已蓋循舊制二府一員伴拜不可闕也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恩數奏薦俱不放行猶庶官云

御書碑額其始見之宋次道退朝錄御書閣名或傳蔡元度爲請祐陵書以賜王荊公家未詳也次道所紀碑名之後韓忠獻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曾宣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富文忠曰顯忠尚德司馬文正曰清忠粹德趙清獻曰愛直高武烈曰決策定難顯忠基慶高康王曰克勤敏功鍾慶韓獻肅曰忠弼孫溫靖曰純亮范忠宣曰世濟忠直韓文定曰世濟厚德姚兕曰世濟忠武趙隆曰旌忠馮文簡曰吉德王文恭曰元豐治定弼亮功成蔡持正曰元豐受遺定策勲臣折可適曰旌武劉仲偃曰旌忠褒節陳長卿曰褒功顯德秦敏學曰清德啓慶御書閣

名王文公曰文謨丕承蔡元長曰君臣慶會元度曰元儒亨會吳敦老曰勲賢梁才父曰耆英劉德初曰儒賢亨會楊正父曰安民定功□運典德史直翁曰清忠亮直秦會之曰決策和戎精忠全德鄭達夫云勲賢承訓何伯通云嘉會成功蔡攸曰濟美象賢余源仲曰賢弼亮功鄧子常曰世濟忠嘉白蒙亨曰醇儒王黼曰得賢治定蔡持正曰褒忠顯功蔡攸曰緇衣美慶朱勔曰顯忠童貫曰褒功高俅曰風雲慶會秦會之曰一德格天楊正父曰風雲慶會史直翁曰明良亨會其它尚多未能盡紀當俟續考

元豐中先祖同滕章敏王荊公于鍾山臨別贈言云立德廣量行惠非特爲兩公別後之戒安石亦終身所行之者也先祖云以某所見前二語則相公誠允蹈之但末後之言相公在位時行青苗免役之法于天下未審如何公黙然不應

東坡先生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荊公讀之云此韓白優劣論爾元祐中東坡知貢舉以光武何如高帝爲論題張文潛作參詳官以一卷子擕呈東坡云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爲法東坡一覽喜曰誠哉是言擢寘魁等後拆封迺劉燾無言也

東坡先生爲兵部尚書時爲說之言黃州時陳慥相戲曰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知子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强之乃指其

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子手爲予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並墨茶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託之請公書是頌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頹隳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而有請所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贊歸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右晁四丈以道跋東坡書著之于編欲使後人知作文之所因眞迹今藏謝景思家

李撰字子約毗陵人曾文肅在眞定李爲教授家素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浣衣不潔凊各攜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畫衣裝華煥李之子蠢甚然悉皆絃誦如流左右其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雖貧諸郎俱令器它時未易量提刑之子雖楚楚其服但趍走之才耳子約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從二人爲郎彌綸彌大彌性彌遜彌正也宋之子浚止於閤門祗候果如夫人之言（老親云）

陳璩虛中瑩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師川通判郡事師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嘗取虛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長也虛中語師川曰足下塗抹璩之批判雖不足道然公所改抹未當奈何況夫佐官妄改長官已判於法不輕即呼通判廳人吏將坐以罪師川知己之屈也祈原之虛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璩之前判

如故卽便釋吏矣師川於是以粉筆塗去巳之改字以呈虛中虛中遂貰之虛中能以理服師川不復飾非皆可喜也

蔡元度爲樞密與其兄內相搏力祈解政還出于郊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平時門下士悉集焉是時所厚客已有叛元度者元度心不能平飯已與諸君步廊廡觀壁間所畫熾盛光佛降九曜變相方羣神逞威之際而其下趍走有稽首黙敬者元度笑以指示羣公曰此小鬼最叵耐上面勝負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有慚者

元祐初揚康功使高麗別禁從諸公問以所委皆不答獨蔡元度曰高麗磬甚佳歸日煩爲置一口不久康功言還遂以磬及外國奇巧之物遺元度甚豐它人不及也或有問之者康功笑曰當僕之度海也諸公悉以謂沒於巨浸不復以見屬獨元度之心猶冀我之生還吾聊以報其意耳（韓簡伯云）

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垣以限往來久而傾圮民佃以爲浮屋元祐中方達源爲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護其堤岸疏入報可遂免滄溺之患達源名崇桐廬人陳述古壻多與蘇黃游奏疏見其家集中用栽於此臣聞爲治先務在於求民疾苦與之防患去害至於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於溝中昔者子產用車以濟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已溺之心如此故能有仁民之實形於政令而下被上施欣戴無斁今汴堤修築堅全且無車牛滓淖故途

人樂行於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墜者不救頃年竝流築短墻爲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馬驚逸之患每數丈輒開小缺以通舟人維纜之便然後無殞溺之虞比來短墻多隳而依岸民廬皆盖浮棚月侵歲展岸路益狹固已疑防患之具不周矣近軍巡院禁囚有馳馬逼墜河者果於短墻隳圮之處也又聞城內續有殞溺者益由短墻但係河清兵士依例修築而未有著故官司不常舉行欲望降指揮京城㳂汴南北兩岸下至泗州應係人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竝流修墻以防人跌馬驚之患每數丈聽小留缺不得過二尺或有圮壞卽時循補其因裝卸官物權暫折動者候畢卽日完築或有浮棚侵路亦令徹去委都水監及提舉河岸官司常切檢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聖時之仁術也達源生三子元修字時敏元若允迪元渠道縱皆有才名于宣政間允迪嘗爲少蓬世以爲陰德之感時敏之子卽務德也

東坡先生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史君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張唐佐云）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爲敵有當時文士與文肅啓略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

門策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卽吏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輿頌咸歸於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養如此（老親云米元章）

紹興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肅居西府文肅忽苦腹疾子厚來視病坐間文肅忽思膝沙粥時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側咄嗟而辦文肅食之甚美子厚猶未去也詢其速致之術空青云適令於市中貨膝沙餡糝中買來取其糝入粥中故耳子厚賞歎云它日轉運使才也其後空青仕宦果數歷輸輓

石豫者寧陵人外巷而中狡崇寧初以交通開寺姓名遂達于崇恩蘇是至位中司首言鄒志完再竄昭州昭慈復從瑤華降復元祐人立黨籍碑皆其疏也當時士大夫莫不憤其姦兇後五十年其子敦義爲廣東提刑坐贓黥隸柳州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寘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鎭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鵞鵝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卽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邪澤民慚不能舉手（吳傅朋云）

錢昂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嘗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爲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不暇獨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日赴天寧開啓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問之曰

太尉何來慕邪貫曰偶以所乘騾小而難騎動必跳躍適方欲撩較忽盤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昴曰太尉之騾雄也雌邪貫對曰雌者也昴曰既爾雌奈何不若闍之貫雖一時愧怒而莫能報其後貫大用事卒致遷貴（陸務觀云）

崇寧三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攜家南行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鈎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于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為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豈可不過為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蓋為外祖而設

元祐中有鄆槩者東平人法家者流遍歷諸路提點刑獄善於擇壻趙清憲陳無已高昌庸謝良弼名位皆優而謝獨不甚顯其子廼任伯後為參知政事無已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詩是也趙高子孫甥壻皆聲華籍甚數十年間為薦紳之榮糟為良弼顧道之弟也

曾國老（鄙）崇寧中為湖北提舉學事時王慶曾作學事司幹當公事按行諸郡與之偕行次漢陽欲絶江之鄂渚國老約慶曾晨炊相與同渡慶曾辭以茹素自於客館飯畢而後追路國老快快亟登舟慶曾食未竟忽聞國老中流不濟船中無一人免者慶曾後四十年為參知政事國老弟即文清用其卹典補官身貴而後有聞（仲躬云）

錢忱伯誠妻瀛國夫人唐氏正肅公介之孫既歸錢氏隨其姑長公主入謁欽聖向后于禁中時紹聖初也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讀釐為離夫人笑于旁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蓋后亦以自謂也（陸子遹云）

明清於王岐公孫曉浚明處見岐公在翰苑時令門生輩供經史對偶全句十餘冊恨當時不曾傳之也

先祖初任安州應城尉有村民為人所殺往驗其尸而未得賊先祖注觀之次有弓手持蓋于後先祖即令縛之云此人兩日前差出是處面有爪痕而尸手爪有血以是驗之當爾訊治果然

米元章崇寧初為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滑稽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迹元章甚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元章知已也走私僕愬于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所帶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人敕命以來元章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呵殿徑入謁直抵張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即講鈞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證候今日乃使著矣後元章以能書得幸祐陵擢列星曹國朝以任子為南宮舍人者惟龐懋賢元英與元章二人元章晚益豪放不拘繩檢故蔡天啓作其墓誌云君與西蜀劉涇巨濟長安薛紹彭道祖友善三公風神蕭散蓋一流人也又云冠服用唐規制所至人聚觀之視其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知其為米元章也

李良輔者憸人也元符末在永州主岐陽簿有教授李師聃祖道蜀中老儒黃太史魯直之姻家善士也范忠宣遷是郡祖道作詩慶其生初有江邊閒艤濟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浸至郡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軸良輔造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詢所以然良輔猶以為績効歷歷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自言之爾即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上除其名人皆快之（余晉仲云）

鄒志完元符三年自右正言上疏論中宮事除名竄新州鍾正甫將漕廣東次年上元廣帥朱行中約正甫觀燈已就坐矣忽得密旨令往新州制勘公事正甫不待栖行連夜星馳以往抵新興追逮志完赴司理院荷校囚之正甫即院中治事極其暴虐志完甘為机上肉矣詰旦忽令推吏去其杻械請至簾下勞問甚勤云初無其它正言可安心置慮歸休愒處某亦便還司矣志完出正甫果去且遣騎致饋極腆志完惘然不知所以又明日郡中宣徽宗登極赦書蓋正甫先已知矣未幾志完被召遂登禁路紹興二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略云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

策國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恭叔厚之文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恭謝媚家也秦大慽之先是高宗有親批云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怨讟載路丁卯歲啓上詔毁宰執拜罷錄謂載訓詞也至乙亥歲秦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伋景思處作劄子自陳大槩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從伋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姻黨曹泳爲擇酷吏劉景者擢守天台專欲鬻劾景思寓居外邑黃巖山間景視事之次日遣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差人防護甚峻景思自分必死將抵郡城外渡舟中望見景備郊迎之儀一見執禮甚恭至館舍則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景思叵測是晚置酒延佇座間笑語極驩而罷始聞早已得會之訃音矣又踰旬景思拜處牧之命二事絕相類然終不知所與之獄謂何也

先祖早歲登科遊宦四方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藏書逮數萬卷皆手自校讎貯之于鄉里汝陰士大夫多從而借傳元符末坐黨籍謫官湖外乃於安陸卜築爲久居計盡置其半于新居建炎初寇盜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陳規元則帥衆堅守秋毫無犯事聞擢守本郡先祖之遺書留空宅中悉爲元則載之而去後十年元則以閣學士來守順昌亦保城無虞先祖汝陰舊藏書

猶存又爲元則所掩有二處之書悉歸陳氏先人每以太息然無理從而索之先人南渡後所至窮力抄錄亦有書幾萬卷（明清）憂患之初年幼力弱秦伯陽遣浙漕吳彥猷渡江攘取太半丁卯歲秦會之擅國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初未知爲李泰發家設也是時（明清）從舅氏曾宏父守京口老母懼焉凡前人所記本朝典故與夫先人所述史稾雜記之類悉付之回祿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後來（明清）多寓浙西婦家煨燼之餘所存不多諸姪輩不能謹守又爲親戚盜去或它人久假不歸今遺書十不一存每一歸展省舊篋不忍復啓但流涕而已

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隋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靖康俶擾中祕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爲烏有南度以來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霅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貯之極爲華煥丁卯冬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於秦豈厄會自有時邪

徐得之君猷陽翟人韓康公壻也知黃州日東坡先生遷謫于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於黃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又與其弟書云軾始謫黃州舉眼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此意豈可忘哉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

東坡北歸過南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廼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爲蓄婢之戒君猷子端益字輔之娶燕王元儼孫女爲右階僩有文采建炎中富季申登樞府以其故家處以永嘉路分都監時曾覿爲雙穗鹽場官與其子本中厚善曾既用事薦本中于孝宗遂得審侍禁中韓氏子弟亦有攀緣而進者本中娶趙氏從聖野之孫卽嗇老家女也（蘇訓直云）

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犢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新得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久中使遼國遂俱乘犢座繇是爲例（韓勉夫云）

隆興改元歲（明清）在會稽因爲友人言先人初爲曾氏壻嘗於外家手節曾文肅公日錄有庚辰歲在相位日一帙眞迹外家後來失去見於外祖曾空青三朝正論後序矣先人節本偶存焉其中一則記趙諗事諗弟諒於渝州所居柱上題云隆興二年天章閣待制判湖南北等路安撫使再題云隆興三年隨軍機宜李時雍從行諗不軌事發鑿取其柱赴制劾所并具奏其所題之意諒坐此亦死如此則隆興之號豈可犯耶友人云願借一觀遂以假之亟馳元本送似當軸者繼卽開陳遂改乾道之號友人錄此廼晉用然先人手澤不可復取而此書不傳于世矣友人後登從班交往既厚不欲書其姓名初諗以甲科爲太常博士謁告省其父庭臣于蜀道中夢神人授以詩云天錫雄材孰與戡征西

縱罷又征南冕旒端拱披龍衮天子今年二十三錄此有猖狂之志伏誅時適及歲刑部郎中王吉甫獨引律中文以謂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眞實之狀吉甫坐絀詔改渝州爲恭州諗初登第時太常少卿李積中女有國色即以妻之成婚未久而敗或云馮時可者諗遺腹子也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扎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旨時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與晉卿善在殿廬待班解后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篦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賫往值王在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況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上優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脚迹邪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父敦復復爲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坐子姪皆爲郎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爲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胡元功云）

揮麈後錄卷八

黃太史魯直本傳及文集序云太史罷守當塗奉玉隆之祠寓居江夏嘗作荆南承天寺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指採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時崇寧三年正月也明清後閱徽宗詔旨云大觀二年二月壬午淮南轉運副使陳舉奏臣巡按至泗州臨淮縣東門外忽見一小蛇長八寸許在臣船上尋以燭照之已長四尺有餘知是龍神以箱盛金紙迎之遂入箱中并箱複送至廟中知縣黃聳差人報稱所有箱內揭起金紙錢已失小蛇止有開通元寳錢一文小青蟲一箇次日早差人賫送臣船臣切思之神龍之示人以事必以其類以臣承乏漕事實主財賦不示以別物而示以錢者以其如泉之流行於天下而無窮也不示以別錢而示以開通元寳以其有開必有通而無壅也示之以青蟲一者其蟲至微背首皆青腹與足皆金色青東方色也示其有生意金西方物也示其有成意也臣切以謂神龍伏見陛下復修神考漕運與鹽法使內外財賦豐羡流通不滯一方而無有壅塞公私通行靡有窮竭故見斯異臣不隱默謹述事由并開通元寳錢一文及小青蟲一箇盛以塗金銀合子謹專人詣闕進呈奉聖旨陳舉特罰銅二十斤其進開通錢并青蟲見塗金銀合封全並於東水門外投之河中以戒詭誕敬綴于編仰見祐陵聖聰明察姦欺繇是而知所謂陳舉者誠無忌憚之

小人所爲若是不獨宜州之一事也遺臭千載可不戒哉

伯祖彥輔以文學政事揚歷中外甚久元符中爲司農卿哲宗欲擢貳版曹已有定論有賣卜藷者過門呼而問之云何日可以有喜術者云自下當動殊不如意詩數却未艾更五年後作村里從官是時伯祖已爲朝議大夫偶白事相府言忤章子厚遂掛冠去國明年徽廟登極已而遇八寳恩轉中大夫又以其子陞朝遷太中大夫又數年年八十一迺終伯祖名得臣自號鳳臺子有注和杜少陵詩塵史行於世

大觀中有妖人張懷素以左道游公卿家其說以謂金陵有王氣欲謀非常分遣其徒游說士大夫之負名望者有范寥信中成都人蜀公之族孫始名祖石能詩避事出川以從懷素懷素令寥入廣以誅黃太史魯直時魯直在宜州危疑中聞其說亟掩耳而走已而魯直死寥益困遂詣闕陳其事朝廷興大獄坐死者十數人寥以無學術授左藏庫副使賜予甚厚寥又言泗州進士湯東野德廣實贊助其並案而趣其行德廣自布衣授宣義郎司農寺簿賜緋衣寥辯對客言其告變實魯直縱臾之使魯直在奈何（朗氏曾宏父云）

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畿邑之陳留常插花滿頭佯狂縣中自稱戴花和尚言人休咎頗驗舉小從之如市知縣事畢仲游惡其惑衆會至庭下索其度牒江南李氏所給也仲游不問

抹之從杖一百斷治還俗遞逐出境自是長髮從衣冠游號落托野人初以占風水爲生又以淫巧之術走士大夫門因遂猖獗旣敗捕獲于眞州城西儀眞觀室中有美婦人十餘獄中供出蹤跡本末時仲游死已久詔特贈太中大夫官其二孫史册不載畢氏干照存焉

蔡文饒嶷帥維揚郡庠有士子李者不拘細行以豪自任文饒聞其名呼與之言遂延致書室以敎諸子且不責以課程已而文饒易鎭靑社攜與俱行邦人疑之經歲辭歸文饒贈遺甚厚又惠槐簡一云此嶷釋褐所賜足下不晚亦當魁天下官職壽數與嶷悉相埒後皆如其言李卽順之易建炎龍飛第一人也（廉宣仲云）

五代李濤與弟澣俱負才望澣仕晉爲內相耶律德光犯京師虜之以歸仕契丹亦顯有應歷集十卷濤後相漢猶及見本朝有傳載三朝史中濤五世孫卽漢老邴也漢老之弟唐老鄴建炎初守越州隨虜北去亦爲之用事有可笑如此者

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爲獻者譓卽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于廷上表云九天膺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潰膠迹盡露上怒黜譓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

云芹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輿乘而可狀子進之志焉在譓至之孫也（輿乘疑作奥窔）

政和中將作監賈諠明仲奉詔爲童貫治賜第于都城旣落成貫往謝之貫云久勞神觀而悤悤竟未能小款翌早朝退無它幸見過照心而已明仲領其意詰朝旣見賓主不交一談頃之一卒持二物若寶蓋瓔珞狀張於貫及已之上視之皆眞珠也各命二雙鬟捧卓子一隻至所座前又令庖人持銀鍊竈卽廳之側燎火造包子以酒食行凡三每一行易一卓凡果楪酒杯之屬初以銀次金又次以玉其製作奇絕目所未覩三杯卽徹賈亦辭出甃至局中然後歸舍見數人立于門云太傅致意適來大監坐間受用一分器皿及雙鬟悉令持納計其直踰數萬緡賈錄此雄豪至今以富聞湘中諠達之孫也（賈虞仲云）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靑守山陽時方臘據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詆文肅編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旣至外祖極力照顧之適瑩中告病外祖卽令醫者朝夕診視具述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衆下至凶肆之徒悉入狀用印係案條吏以爲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賊方作未審陳瓘之死虛實外祖卽以案牘繳奏以聞人始服先見之明（中父舅云）

劉斯立跂忠肅同老之子克家能文自號學易老人有集行於世政和中以忠肅在黨籍屏居東平杜門却埽息交絕遊人罕識其面有戚里子王宣贊者來爲州鈐轄家饒財多聲妓重義好客廨舍適同里巷聞斯立之賢有願交之意託人寄聲欲致一飯之款斯立從之且幷招斯立所厚善者預席從郡中假倩觴之人極其歡洽有李延年者嘗坐法失官亦居是邦廁厠其間王君距之延年大不平適往京師理雪時王黼爲中司延年與之有舊因往謁之黼問東平近有何事延年卽以王君開燕爲言黼又詢席間有何說延年云廣坐中及宮闈二月九日之事客退黼遣吏以紙授延年令筆其語延年出於不虞宛轉其詞黼見之怒云當先送大理寺延年皇恐迎合以遷就之且引坐客李禔爲證黼卽以上聞詔付廷尉鞫治遣吏捕斯立于鄆方以忠肅諱日飯僧佛寺就齋所禽赴天獄鍛鍊訊掠極其苦楚惟禔抵讕不承方欲移理間斯立之猶子長言聞斯立之困辱年少氣銳遂自陳言從已出獄具長言眞刑竄海島斯立編管壽春府席間主賓旣皆坐罪下至奔走執事倡優侍姬悉皆決杖延年詔復元官此亦一客不得食而然然比之奏邸獄冤則尤爲酷焉禔清臣子斯立王定國壻也（趙子通及忠肅孫謹云）

王倫字正道三槐王氏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顯母晁氏昭德族女家貧無行不能治生爲商賈好椎牛酤酒往來京洛放意自恣浮沉俗間亦以俠自任賙人之急數犯法幸免間士大夫之

賢者傾心事之先人在京師正道間亦然門先人以其倜儻待頗加禮一日從先人乞詩送行云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爲道士宣和末先人去國不復相聞正道少與孫仲益有布衣舊仲益官中都每周旋之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弟正道忽直造拜於堂下士美問其所以自言願隨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于上士美曰方退閑處士非所預也正道自此日掃其門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正道又拜而懇曰此倫效鳴之時也士美不得已因攜之而入倫自陳於殿下曰臣眞宗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而不得進宣和中嘗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眞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圍城既急它無計策臣謹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侍上皇挾諸王奪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劒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倫既拜賜翌日再對自言已得豪俠萬餘悉願效死幸陛下勿疑即行時宰相何文縝已主和議正道怒髮上衝冠文縝斥曰若何人敢至此耶正道曰爾何人乃至此耶又曰萬一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文縝怒以謂狂生言既不用恐爲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正道懼無以自脫時仲益在禁中因求計仲益曰昨日所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腰間取御批以示之仲益曰得此足矣子但立於從班中誰敢呵子豈有無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倫從其言入厠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縝始肯[illegible]送御史府倫已得間出都矣二聖北去高宗即位於宋倫走行在所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自布衣拜五品借侍從以往制詞略云胄出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經年始還不用久之徽宗凶問至起拜龍圖閣學士爲梓宮奉迎使浸登二府凡三四往返竟留虜中倫雖無大過人然大膽敢爲既貴之後凡往日故舊與夫屠販之友悉以自隨而任以官既拘于虜虜人欲用爲留守不從而殺之褒卹甚厚李平仲孫長文互言如此先人爲之作御劒銘今載家集中

靖康中東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澁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三字慚而怨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窘窘搜思甚久院吏倉猝啓曰弟云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

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祕閣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瑪瑙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遞爲一番舶曾訥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得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臥初不知其繇仗劒而出遂至紛敵良即以誼

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撾鼓訟冤初蔡攸竄海外纔遣監察御史陳述明作追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爲廣漕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逆之就坐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敕敕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邀利不法爲人所訟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纔步廊間覩良旅櫬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攢室相並至今猶在貪婪吞噬何異酷吏之索鐵籠耶

趙子通游云

江子我端友知經明道馳譽中外後盡弃舊業鰥居孑然年亦遲莫惟留心內典苦身自約不復有世間之意結廬都城之外惟先人時時過之每春容畢景也乙巳歲春與之俱至相藍訪卜肆子我云吾既無功名之心何所問也先人強之督者布八字畢曰官人來年狀元及第矣子我頤先人云術者之妄有如此者相予一笑而去次年值欽宗登極下詔搜訪遺逸吳元中作上台以子我名聞賜對便殿有言動聽自布衣拜承事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可謂奇中矣子我休復孫也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彥昭幕中有代彥昭春日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間才晴又雨牡丹盡十數種欲拆又芳皆曾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彥昭好令人歌柳三變樂府新聲又嘗作樂語曰正好歡娛歌葉樹數聲啼鳥不妨沉醉拚

晝堂一枕春酲又皆柳詞中語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眞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趙表之云）

蘇叔黨以黨禁屛處穎昌極無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師資焉且致餽餼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爲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請委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虜南寇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即命李賫金帛往訪問行府犒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繇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東風如今去逐它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食飲之類問知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詬駡無所不道州縣吏爲驅逐之稍息元長輿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人呂川

卞老醵錢葬之爲作墓志題曰天寶之末姚宋何罪云（馬子容云）

明清嘗於呂元直丞相家觀高宗御札一幅云朕比觀黃庭堅集見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闕其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左諫議大夫或尚在即以此官召之其後乃知師川避地廣中即落致仕以右奉直大夫試左諫議大夫赴行在所門蔭者以爲榮觀師川既至闕入對甚契上意賜出身入禁林不旋踵遂登政府初師川仕欽宗爲郎二聖北去張邦昌僭位師川獨不拜庭下持其用事之臣大呼號慟卒不自汙挂冠以去故上有立節可嘉之語圍城中嘗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來即呼至前馳使之既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藏一趙元鎮並居中書師川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元鎮論兵視元鎮曰公何足以知此元鎮曰鼎固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邪師川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後終於知信州師川德占禧之子也德占以吉甫薦命官後爲給事中計議邊事永洛之敗死之事具國史東坡先生行甫謫詞有云力引狂生之謀馳致永洛之師是也德占一子裕陵憐之襁褓中補通直郎後來一向以詩酒自娛放浪江南山川間食祠祿者四十年始調通判吉州平生薄務者三數考宣和末方入朝後來登用甚驟焉既沒而眷寵終不少衰其子禹肴出示高宗所賜御書光武紀後復親批云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編之爲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扎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言耳師川沒後十年禹貧不能家上表繳進此書乞任使託明清爲表既千乙覽上爲之愴然面諭執政令即日除禹官云

建炎初高宗駐蹕維揚虜騎忽至六飛即日南渡百僚竄身楊子江津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諤爲將作監逃難至江濟而實不攜一錢彷徨無措忽覩婦人於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者妾亦欲凌江有金釵二隻各直一兩宜濟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遂葉從之且舉二梭以示篙師肯首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沒葉獨得逃生悵然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設位云楊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許彥周云）

李釜字元量淮水人家世業儒其母懷娠誕彌之日晨起庖下釜鳴甚可畏聲絕免身育男其父即名之曰釜既長廼負才名于未第時建中靖國龍飛遂魁天下政和末自省郎出牧眞州向伯恭爲判官忤漕意對移六合尉伯恭但書舊銜時蔡元長之甥陳求道爲通判郡事釜席間戲語云此所謂終不去帝號者也是時語禁正嚴求道告訐于朝典大獄釜坐免官就擢求道守儀眞死則死矣終不去帝號事見晉書載記

小寂王始之語（何仲德云）

揮麈後錄卷八終

揮麈後錄卷九

王廷秀字穎彥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鷹爲臺屬高宗卽位擢登言路著書號閱世錄其中一條載明受之變甚備蓋其所目擊是時宰輔如朱呂二張俱有記錄矜夸復辟之功悉皆不同有如聚訟不若穎彥之明白無偏今錄於左建炎己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勝非爲相罷榮蓼得左丞王淵自平江來上殿對畢除簽書樞密院旣受命之次日有旨只依兩府恩例不預省事四日廷秀入對以初除察官未經上殿故也五日入起居畢復宣麻殿門卽闔外變宮門已閉廷秀與察官林之平同宿留於翰林院前（翰林院以臨安府使院爲之）久之入學士直舍李邴爲內翰從官王綯孫覿都司葉份亦在少次閤宣宰執云苗劉兵殺內侍且欲必得康履曾擇藍珪有一閹走入學士院自剄不死臥前廁聞駕御樓軍士山呼康履走入內中步軍太尉吳湛尋捕得於小亭仰塵上擒以付苗劉卽時斬首摽之宣諭以內侍有過當爲治之二將與轉官并下對我等若欲轉官秖用牽兩疋馬與內官何必來此已而復召侍從百官廷秀從諸公上樓見上座金漆椅子宰執從官并三衙衞士百官皆侍立左右樓下兵幾千數苗劉與數人甲冑居前出不遜語謂上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歸來不知何以處此語乃陳東應天上書中有之故二兇挾以脅制欲上爲內禪之事宰相從百官出門下委曲喻之使退不從左右請言太后出

處分於是上遣人請太后久之太后乘黑竹輿從四老宮監至樓上命儀鸞司設帷幄垂簾設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下諭亦不肯從又肩輿至門下太后在輿中親宣諭且以上仁孝曉夕思念二聖勵兵選將欲復讎雪恥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二兇抗言必欲太后輔太子聽政太后曰以太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强敵在外太子幼小决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委喻久之堅不從太后復上樓上白事於竹輿前言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太后未允又令與百官同議自朱勝非以下皆不敢出言獨有一著緋官員進前曰陛下當從三軍之言衆甚駭之時有杭州通判章誼面折之曰如何從三軍之言其人逡巡無語上亦怪而問其姓名自陳云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上顧翰林學士李邴令草詔邴乞上御札取紙筆就椅子上寫詔以金人强橫當退避（云云）寫畢令持詔下宣示二兇兵退上亦徒步歸內中時已未刻百官方出見道傍臥尸枕籍皆內侍也是日凡宦者非入直在內皆爲其所殺而財物盡劫取明日太后垂簾朱勝非辭疾不出太后使人宣召又命執政親往府中召致之太后復遣老宮監宣喻乃出自是二兇更至朝堂道閤傳呼都統太尉從以强虜兇焰可畏行者闢道避之追脅要索惟意所欲初一劄子凡十事如改元請上徙外宮之類宰執委曲調護其中有甚不可行者八月遂改元明受張浚自平江

遣士人馮轓來議欲以上為元帥領兵移書痛責二兇二兇諷朝廷以尚書召張浚不從又拜韓世忠節度使除張俊秦鳳路總管使領兵歸不從復降麻建節度使知泰州遣人賫麻制授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獄又欲起兩浙新舊弓手之半赴行在廷秀入疏止之時呂頤浩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同議引兵問罪復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劉蒙直閣吳説金部郎中兼提舉市舶小人鼓動乘時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轉運判官沖之子祖禹之孫也嘗陷虜逃歸日與二兇交遊其賓客王世修莊遂王鈞甫馬柔吉皆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至是二兇諷顏岐薦上殿除省郎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姓名行下其意蓋欲言者懼二兇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聖宮以顯忠寺為之也內人六十四人有興過二兇遣人偵伺恐匿內侍故也擒到內官曾擇太后降旨貶嶺外既行一程復追回斬之亦二兇意也又欲以其親兵代禁衛守睿聖宮挾天子幸徽宣幷浙東宰相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以安其反側頤浩等領兵次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聽詔書大意云狄人以睿聖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當降位為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嗣君為皇太姪皇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在庭愕然廷秀與中司欲留班論列以臺諫唯廷秀與鄭瑴二人遂不果就退睿聖宮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罷宰執上殿奏事議論幾數刻傳宣令百官先退仍云已會得復闢上語宰執云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哉次日早鄭瑴入對且言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耶嘗夜歸亦作奏狀令吏寫亭午方畢即進入未後太后宣召同中丞對簾前宰執皆在鄭瑴對乞次召廷秀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文字宰執商量且欲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廷秀對曰臣不知其佗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國未有旬日之間易二君一朝降兩朝位號也太后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往都堂看前後文字便見本末既退即隨兩府至都堂朱勝非顏岐王孝迪路允迪張澂皆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數紙次第以示最上乃持服人奉議郎朱祁書次即張浚奏言睿聖皇帝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下數紙不暇詳觀其間亦有士人上書者意皆略同廷秀語朱相云此事朝廷當有善後計但天子位號欲降於理未安廷秀既當言責不敢嘿嘿章疏言語狂直朱曰公為言官自當言責蓋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復語諸公曰昨日之詔不可布於外必召變而張澂云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張欲行詔出廷秀請少緩明日鄭瑴入章引舜禪禹而親征有苗唐睿宗上畏天戒禪位太子而大事自決用其議遂寢二十五日詔書鄭瑴遂遷西樞以中書舍人張守為中丞頤浩等曾兵尅日將至兇徒氣挫乃使王世修與宰執議天子復正往來數日四月一日辰時降旨召百官睿聖宮起居門外侍班次見宰執遣吏來問戶部尚書孫覿借金帶至立班次忽有戎裝（紫衫帶子也）官員綴從官班問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部侍郎賜袍帶未至先令綴班方悟假帶之繇蓋自渡江後宰執從官並繫犀帶今此異數用安反側世修王能甫之姪前此選人知鄭州榮澤縣虜兵偶不曾到而是邑全李綱特與改官遂為苗傅幕賓午後上出百官起居畢即上馬百官掩班先行迎於內東門外（杭州太守常視事衙大廳之北）至是世修具袍帶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使其避張韓之兵別路而往又頒制賜鐵券帶礪之誓三日聞韓將前軍至臨平為二兇設伏掩殺四日夜二兇拔寨道餘杭門出轉龍山繇富陽而去明日韓將劉兵皆入以張浚簽書樞密頤浩右僕射朱勝非知洪州張澂知江州韓將遣人擒王世修鞫始謀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劉光世處斷晚有文字至臺申差察官就審實朝廷亦恐諸將鍛鍊非實情也是時察官唯陳戩獨員將臺吏并司獄至光世寨取王世修實款其初王世修爭與二兇語閹官恣橫而劉尤嫉之上自揚州奔播過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至杭州日群閹游湖山世修以劄子具陳其事張澂不納世修懷懼而退以其劄子示正彥憤然曰公甚忠義要須與公協力同去此輩俄又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苗劉乃與世修等謀先斬王淵然

後殺內侍議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馬且使人語淵云臨安縣界有强盜欲出擒捕五日早令世修伏兵於城西橋下俟淵過即捽下馬斬之繼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然後領兵伏闕請罪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於市吳湛以輔二兇領中軍寨於宮門前申請除宰執侍從倅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梃誰何至毆擊從人損壞輿輪廷秀兩章引皇城司格令幷律文闌入法理會僅以章行而悍將復匿之而不出廷秀以臺中被受榜於皇城司前軍士方少戢至是湛亦戮焉幷貶王元左言皆殿帥以當日坐視二兇之悖不略誰何故也六日廷秀對疏言錢塘非可居當圖建康爲暫都計上亦知此非處一章言王世修等及康允之劉蒙吳説范仲熊讀至論仲熊事上甚怪之乃曰范仲熊莫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又入文字言希孟上初怒甚便欲梟首宰執言此當自有論列故廷秀章上遂貸希孟死流嶺南而貫誼兩官

穎彥又記高宗六龍幸海事云己酉十一月駕幸會稽覘者報虜人分兵渡江一自採石入建康一自黃州過興國軍度採石者杜充兵要擊於中流小捷奏乞上親征二十五日駕起會稽至錢清聞虜人十九日已度大江二十六日駕自錢清回明州避虜十二月七日至明州侍從百官皆散唯宰執從行留張俊軍于越辛企宗領中軍李質領禁衛護從士卒不滿數千泉福州海船皆至廟堂即爲航海計衛兵不欲行九日遂群譟欲狙擊宰執十一日以張忠正兵索城中捕亂者戮其爲首數人餘分隸五軍以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知明州與張汝舟兩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衙出東渡門登舟十八日御舟泊定海縣二十日參政范宗尹入城探報十六日已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即回從駕張俊以所領軍自越來明知越州李鄴遣兵邀虜於浙江三捷既而衆寡不敵鄴遂遣人賚書投拜虜人按兵入越俊兵在明乘賊先而恣掠鹵時城中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居民皆遭其焚劫或以金帛牛酒犒之幸免與紛爭殺之有城南湯家子先毆其卒走歗衆來捕擊垂死積稻稈蔽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虜體已焦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虜引兵自餘姚道藍溪入黃鄮車廄直抵湖塘分屯於湖中田舍二十八日俊引兵禦之小却於是虜人自城下呼請遣人來寨中議事明日俊遣姓徐人抵虜寨虜酋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後相持不敢動正月二日午間西風虜兵乘之叩西門時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擒斃二酋虜奔北隨田間或墜水勢當追而鏖敗之而俊亟令收兵要之得失略相當僅能却之而已且張皇奏捷而策勳其後肆告文云鄞水勳絕其太半蓋謂是也其夜虜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虜人駐餘姚治攻具請於臨安之

大酋益兵將復來俊托以上旨召扈從八日盡起其衆入台行甚速而李質亦以班直繼行忠正千餘徒屯江東而質忠正洪道猶過從夜飲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衆叩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紿曰予當數尅敵而勝若等事無慮復下令民遷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物儲峙於是舟入城者數千隻洪道擇其大者留使官屬取公使高麗兩庫金銀器皿轆壓之而質於籠興將藏儲糧載之海舶而洪道所將精卒僅千人橫肆乘亂剽掠州人怨之十三夜洪道微服出城既過東岸恐人追襲乃使盡撤浮橋之版居人扶攜沿緪索而渡卒復邀奪其所賷擁排過抑墜水者數千哀號震天地城中唯崇節作院廂軍與無賴惡少僅十人以監甲仗使臣并監酒務李木者將之凡此皆欲僥倖賊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虜果復至營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塡塹十五夜植砲架十餘對西門十六日以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奔東南緪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逃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處皆虜人搜剔叢榛如探巢取卵殺掠不可勝數既而破定海以舟絕洋劫昌國縣復欲攻象山縣至碕頭風雹大作（俗謂轉槍海道最險處也）遂回大率自正月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長請於臨安之大酋（大酋乃四太子）云搜山檢海已畢其明州取指揮報云依楊州例故自二月初遣人四面放火城中惟

東南角數佛寺與解巷居民偶得存者虜人既去城外群小以船盜取公私錢物而村落兇頑殺人攘劫毒甚於虜州縣官逃避未還有蔣安義張雞者受虜人僞命蔣爲安撫張爲通判且授安義以兩浙運司印一紐安義遂領州事繫衘出牓自命其子知鄞縣歛不逞以攘取十二日慈溪縣令林叔豹領鄉兵入城見安義等其印遺虜人十二人在開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誅之十六日通判蔣庚自象山歸郡官稍稍繼至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縣言已受命制置浙東且樁糧料兵遂之越不知傳崧卿前此已收復也洪道留奉化縣比向日誅求益甚而所將精卒梟橫市肆邑人蔣璉兇悍人也前此群聚防守幸虜兵不至自以爲功方肆强梁會洪道卒有毆其黨者一夕嗾引數千人鬨岳林寺欲縱火而殺洪道縣丞白彥臺哀祈泣懇以和解之必使洪道毆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既入城與張思正縱其麾下劚民居窖藏逃遁之家偶脫死餧餓甚矣歸故址取所藏給朝夕則群卒强奪之雖焚餘椽楹藩籬可爲薪者人不得有公遺數百輩持長竿大鉤撈攎河陂池井間謂之闌遺錢物輸公十不一二洪道復苛配强斂并得四萬緡獻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輿自溫航海至明時井邑已焚蕩舟由城外徑之越因言者罷洪道以向子忞知明州穎彥家居四明之海濱宜知其詳

建炎庚戌先人任樞密院編修十月淮南宣撫司奏楚州城陷鎭撫使趙立死之高宗命先人撰其傳以進乙覽嘉歎久之今載于後趙立徐州張益村人政和初隸州之武衞軍中出戍江南值方臘亂從軍往言習知山川人情向背累歷戰功聲名隱然又戍大名府以捕賊功補本軍都虞侯資政殿學士王復守徐州立在帳下是時金賊已盡得河北兵勢彌熾轉戰京東所至官吏望風避去建炎三年三月犯徐州重圍既合復率軍民登城力戰命立專往來守禦外援不至孤城益危立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裹瘡灑血以戰復忠之自持巵酒揮涕以賞立賊帥粘罕在城下憤其難拔大益攻具城破復堅坐廳事不肯逃遁人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賊猶喻復投降復不從罵賊求死由是與盡室百口俱被害立巷戰奪門以出爲賊所得夜殺守者入城潛求復屍撫之慟哭親爲掩藏立知賊兵乘勝貪得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賊歸路盡焚營壘奪舟船金帛數千計擬擊紛散四出軍聲復振盡團鄉民爲兵歃血相誓戮力平賊退者必斬立之叔尿後期而至立謂曰叔以我故亂法何以臨衆從命斬之威震諸軍一鼓破賊遁去追躡殺獲甚多遂推立爲長乘瘡痍之後拊循其民恩意戶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朝廷授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奏爲復置廟城中賜名忠烈每出師與遇歲時必率衆泣禱

曰公爲朝廷守節以死必能陰佑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杜充守建康軍兼淮南京東宣撫使命會兵楚州立提忠義山寨鄉兵數萬人赴是時賊號托落郎君者圍楚益急往來艱梗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賊遇自昕至夕且行且戰出沒賊中凡七破賊無有當其鋒者遂抵城下楚人被圍久聞立來懽迎鼓舞是時立中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鐵箝破齒鑿骨鉗去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色駭皆絶而立顏色屹然不變建康失守就命立權楚州事時四年正月也然賊騎未退益兵不已用鵝車對樓飛砲架數百事攻州南門半月間登城者數十立皆率兵捍戰後分四門出師掩殺賊大敗解圍驅殘兵去渡淮六十里駐孫村浦立又敗之至五月賊號四太子軍者自二浙歸又寨於州之九里涇欲斷楚糧道立又大破之會朝廷分置諸鎭嘉立殊勳超轉徐州觀察使承楚州漣水軍鎭撫使兼知楚州初劉豫竊據鄆州聞立在徐州遣立故人葛進等三人賫書誘令供稅賦立大怒不撤封斬之至是又遣沂州進士劉偲自鄆挾兩驛兵持旗牓誘立降且言金人大兵將臨必屠一城生聚立令拽出就戮偲呼曰我非公故人乎願公聞一言而就死立曰吾知忠義爲國豈恤故人耶速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牓於朝廷於是立忠義之聲傾天下遠邇嚮風下之賊又益以太子兵留天長諸兵皆會孫村浦立念敵以衆抗孤軍非壘

戰不能成功捉師裴之賊大敗奪器甲數千計諸小寨皆潰立私謂僚屬曰今賊自山東濟師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其後將先取京東已陷沒諸郡𥦗賊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且京東諸州本吾民也聞我之來必解甲相迎是時驍城縣水賊張榮者乘亂鴟張立親往擒之併是糧食將經營京東行至寶應縣而承州報賊復聚楊州立遂歸而賊再傳城立慨然曰賊終不捨去惟有竭節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門臨城濠外誓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併族爾家矣於是又大捷生致首領三百人賊以數十艘循潮河觀城立取火箭射船賊趣往救則出兵劫之焚溺死者淨盡無餘擒渤海千戶李藥師等五十人立每劫賊寨必殺俘不貸或命僞於城頭張樂宴飲賊疑立在座立乃縋城潛入賊寨殺戮矣立念賊傾國而至憤激烈致三書於賊酋龍虎大王等曰爾擁金帛萬艘我以楚州全師能各見大陣較勝負亦英雄也賊不答至九月初城守百餘日矣賊併兵刻大寨城下立擁六騎出呼曰我鎮撫也首領虓賊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躍馬回顧左右手奮兩槍賊俱墜地奪雙騎將還假北寨中發五十餘騎追立立怒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列三陣邀賊立以三隊應之賊旁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又中飛矢立奮身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者不知數是月十六日賊大進攻具鵝車洞砲架以千計薄東門又

明日壞濠將進立率進備木寨臥龍穿火濠集月城靡不備忽報賊將分布兵馬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淺深且令此賊疋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忽自外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猶曰我終不能與國滅賊矣令舁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賊不悟言絕而終然人聞其死知城必陷失聲巷哭不可止衆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猶守旬日至二十九日賊聞哭聲知立死百計攻城烈火亘天然抑痛扶傷巷戰雖婦人女子亦挽賊俱溺於水事聞天子震悼御史謂立之功近世一人雖張巡許遠不能過詔輟朝一日特贈奉國爲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賜諡忠烈與十資恩澤俟復楚用監護葬事建立廟宇以旌其忠時駐蹕越州令寺觀作仙佛齋醮爲立及戰沒將士資冥福所以致厚於其終者靡有不及觀立自起小校至爲將帥忠義之氣挺然鐵石其心雖手攬虎兕足蹈河海不少變渝與士卒同甘苦一飯必上下均濟故人固其志以死每捷奏必言賊行滅矣無足憂者願上寬宵旰之念方主上以文武之略啓中興之運擢立於卑晦隱微拔以淮南一道其知之深矣右僕射兼知樞密院范宗尹當軸處中與廊廟大臣皆嘉立忠義每於勸賞應酬於內者惟恐後也而立亦不負君相之知又如此是時王復之子倚爲樞府官屬朝廷命專主楚州奏報聞立被圍又命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大將陳思恭會諸道兵水陸

並進惟責將帥促令渡江以援楚州故賊聞救兵且至乘之益急使立而無死將盡殄群醜少刷人神之憤然觀其所建立足以表耀於世雖未能酬其滅賊之心而氣亦伸矣贊曰身與義不兩立義存而身可亡此古烈丈夫專於報國忠孝之心託以死而無悔也觀立天挺英勇風節凜烈豈彭城從昔名將帥所出其山川氣俗性習所鍾然耶先是詔州縣遇寇至許擁其民退保山谷而立不爲也意其不忍與城俱亡使少假之肯與賊俱存哉所以立死至城破天爲沉陰晝晦而褒贈隱卹照爛竹帛其心明著天與聖主知之矣智力雖躓於一時而名譽懷動萬世也張巡許遠皆出縉紳卿相之族聞見習熟臨難行其所知易矣立起自行伍奮不謀身較其時與勢比巡遠爲尤難也列其終始大節與攻戰百數特詳焉庶幾爲後世忠臣義士之勸

揮麈後錄卷十

吳傳朋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慊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自書易之終不逮卿所書當令仍舊說皇恐稱謝是日降旨令根尋舊牌尚在天竺寺廡堂中即復令張挂取宸奎榜入禁中說所書至今揭於松門仰見聖德謙仁之不伐也（傳朋自云）

靖康末駙馬都尉王師約之子殊爲龍德宮都監祐陵北狩御府器玩服御不能盡從者悉爲其掩有櫑以南度事露下廷尉伏罪高宗欲戮之時叔祖子裳爲棘卿啓于上曰殊誠可殺但倘非其隱匿則諸物悉爲虜得無從復歸天上矣上於是貸而不誅先人嘗得其古玉印數十今假於楊伯虎文昺未歸

建炎己酉高宗駐蹕於建康閤中禽苗傅劉正彥獻俘於朝檻車幾百兩先付之大理獄將盡尸諸市子裳請對以陳云在律俱當誅死然其中婦女有雇買及鹵掠以從者倘殺之未免無辜願賜哀矜上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思慮之所不到即詔除二兇妻子之外餘皆釋放歡呼而出

周望字仲獮蔡州人有口材好談兵嘗爲康邸記室建炎初呂元直從而引用之驟拜二府高宗幸明越命其經畫淮浙付委甚重而昧於戎機駕馭無術遂至紛亂平江一城最爲荼毒責昭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以死紹興己卯其家自理詔復故官澤及其子時凌明甫哲爲右正

言明甫平江人也親見其鄉里被害之酷遂上疏疏其罪命適寢吳越錢穆作收復平江記悉從紀實不能采其文華之要雖有浮冗之詞不欲易之建炎四年庚戌春二月金人首領四太子者自明越還師由臨安府襲秀州二十五日犯平江府午漏未盡四刻兵自盤門入劫踐官府民居府廩積聚虜掠子女金帛乃縱火延燒煙焰見二百里凡五晝夜三月初一日出閶西脫者十之二三遷避不及或殺者十之六七謹按靖康之亂金人再犯闕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北狩今上皇帝即位於睢陽改元建炎是年秋移幸江都三年己酉春金人南牧淮甸二月初三日大駕渡楊子江幸杭州金人叩江而不濟己酉歸國四月大駕西還駐蹕於金陵龍其府號易江寧爲建康議者謂金陵六朝建國襟帶大江兩浙迴合北貫淮汴西引川峽南洞甌潤東壓吳越甄闢荊廣之區四達之國也究其富饒基本王業以經理中原收復京洛實爲勝算開封尹杜充久司留鑰天下屬望至是召赴行在命爲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使俾提重兵保諸路又請隆祐太后領皇太子帥六宮及宗室近屬前往江表百司庶府非與軍興之事者悉從焉上獨與宰相呂頤浩暨三數大臣以次侍從官留金陵治兵詔書有誓堅一死以保群生之語士民讀詔感泣奮厲以爲中興之期可指日而變矣杜公既有成命淹迴未遣人心稍惑

之閏八月一日詔云朕嗣位累年寔奉基緒愛育生靈凡可以和戎息兵者卑辭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猖獗追逐凌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憚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應接我所守者一由荊襄至通泰敵之可來者五六兵家勝負雖可預言所議衆多未易偏廢朕念旬月莫適決擇朕將定居建業不復移蹕與夫右趣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安孰危孰利孰害以至彼我之所長步騎之所宜何嶮可守何地可戰甚地之錢物可運甚郡之粟穀可漕其各悉心致思以告於朕昔漢高帝謀臣良將多矣都雒之計已定及聞婁敬一言而用之之意立決吾士大夫之確論朕豈不能虛懷而樂從哉三省可示行在職事官共條具以聞於是群臣爭進避敵之計拜杜公尚書右僕射留鎮金陵不復北渡矣二十五日大駕迴復南巡九月初四日駐蹕於平江府二十五日詔休兵已乘旬可涓日進發詞臣引孟子巡狩補助爲說始平江人猶幸於駐蹕倚以爲安至是悵遽失望蓋前此駕後諸軍多阻亂不靜人既畏之又慮胡騎乘冬深入於是遠有散之浙東闕部者而近者亦自匿於山巔水涯之際詔以工部侍郎湯東野爲守臣又命同知樞密院周望爲淮浙宣撫使宿兵府城將官陳思恭巨師古張俊曾珏李貴（[illegible]）等悉隸望節制又詔駕後諸軍盡命先啓行獨以禁衛諸班扈蹕九月初四日駕興平江幸無擾其民復稍稍

安集周望遣諸將各部署所隸兵分護境內河內降賊郭仲威領其下萬衆至自通州屯泊于虎丘山將大駕駐會稽十一月有旨金人於和州欲渡采石及自黃州渡兵已至興國軍界取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敵之計吳人復引領望幸未幾建康府報是月十八日礪砂渡將官張超失守賊登岸杜丞相遣都統制官陳淬提領岳飛劉剛等二萬人分陣頭迎戰又命王𤫊全軍一萬三千人相繼往來策應二十日陳淬與賊遇於馬家渡凡十餘合日暮戰酣勝負略相若會王𤫊領西兵畔敵檄鎮江府韓世忠江州劉光世應援皆不赴世忠已望風循海道潛去於是陳淬孤軍力弱不能當賊進逼建康城下守臣陳邦光降之通判楊邦義死爲杜丞相奔儀眞收拾潰亡移保淮甸大駕頓于越州之蕭山縣群臣復勸南避乃幸四明於是平江大震恐周望湯東野集耆艾士夫僧道訪問所以爲計者且曰今戰守皆已無策矣蓋其意在迎降而欲衆發其端士民不答而罷望斂諸將兵歸城中懼其抗賊取怒也已而金人自建康取捷徑劫廣德軍掠湖州南境破屬邑長興武康安吉遂犯臨安府之餘杭縣急趨臨安府守臣康允之去之民自爲守六日而陷渡錢塘江降越州守臣李鄴遂犯四明以窺行在有詔周望湯東野等固守平江等望自謂虜不敢犯境而過始少安遂倚郭仲威爲腹心俾盡護諸將與張俊督珏居城中遣巨師古控扼吳江陳

思恭屯楞伽山李閻羅屯常熟縣思恭兵無紀律村落五十里間皆被其害周望詰責之斬隊將武節郎張振乃戢而郭仲威居城府外爲忠勇之論望委任之不疑士民亦頗望信以爲重晏然按堵如平日而郊居遷避之家往往而復平江城堞完壯而地下聚水四圍渠塹深廣周望又竭取民財錢穀以鉅萬計庫廩充牣兵器犀利沛然有餘力以是人益安之過明年春正月而來傳言者多云賊自越州躡來路返金陵或又謂自臨安府昌化縣道宣歙趨當塗渡江而歸杭無疋馬隻輪矣望等素不嚴斥堠而四境無尉野無烽火但以傳言爲信乃遣張俊陳思恭等統兵規入杭州以邀收復之功俊等行涉旬纔及秀州陳思恭偵知傳言者非實走間道潛軍于湖州烏墩鎮以觀變二月十八日張俊馳報金人犯秀州崇德縣俊統兵迎擊於宣店走之平江之人且喜且懼以俟後捷十九日徵鄉兵發太湖洞庭東西山千艘命舟頭巡檢湯舉總之前赴吳江陣於簡村二十一日金人犯吳江縣巨師古兵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爲向導歸於西山二十二日郭仲威遣千兵拒守於尹山已而退師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出城留少壯者登陴以守是日金人遊騎掠城東郭仲威兵未合而返守臣湯東野出奔周望以郡印付仲威二十四日仲威會諸將飲城上士民老幼數萬叩頭出血請加守禦之備仲威奮髯語衆曰卽發遣騎兵虜行破矣民愼無擾

人猶信之月欲晡金人大集於城下仲威及督珏兵火廣化寺又火豎官李世康宅望仲威等皆宵遁其下自城南輒劫居民北出齊門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爲所害明日金人遂據城諸將奔遁潛伏外邑覘胡人之行也窺以兵還三月初二日張俊至自崑山初三日巨師古至自洞庭李閻羅督珏郭仲威等至自常熟初五日陳思恭至自烏墩各以力勝惟仲威竊據之揭牓于市曰本軍已逐退金人收復府城或聞亦用此奏上周望自遁所良久乃出領兵之吳興十五日始有詔周望等平江失守可發遣諸將兵往常州以北衝襲金人以功贖過云初金人燒劫之餘金帛錢穀尚多仲威卽掠城縱兵掠取晝夜搜抉不已遣民間訪舊居郎就之管責苦楚窮問瘞藏之物民亦冤憤故自金人南渡礪砂破金陵廣德杭秀常潤明越惟平江被害最深蓋以兵多將庸民始倚之而不去旣陷虜計則又再遭官軍之毒是夏疾疫大作米斗錢五百有自賊中逃歸者多困餓僵仆或驟得食而死橫屍枕籍道路涇港爲實哭聲振天地自古喪亂之邦未有如是之酷也稼目覩其事幸以身免因述階亂之由與夫敗亡次敍記之以備後世史官採擇目之曰收復平江府記者本郭仲威揭示之文具爲吳人諱於不復云建炎四年四月二十日記仲威出於寇盜號郭大刀明年除揚眞二州鎭撫使在郡長惡不悛劉平叔光世爲淮浙宣撫置司京口遣其將王德禽

仲威至麾下殺之

紹興戊午秦會之再入相遣王正道爲計議使以修和盟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詮邦衡上書曰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用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且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牢不可拔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監不遠而倫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虜人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之宰輔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毁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見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卹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以陛下爲何如主也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

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不爲慟哭流涕長太息哉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尚未肯臣虜況今國勢既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不侔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欲臣之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故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固不足道也秦檜爲心腹大臣而不爲之計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於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頃者禮部侍郎曾開以古議折之檜乃厲聲責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知而乃建議曰令臺省大臣僉議可否蓋畏天下議己令臺省侍臣共分謗耳有識者皆以謂朝廷無人吁可惜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尚能變左衽之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裳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知可否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

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三不答但云已令臺諫侍臣議之矣嗚呼身爲執政不能參贊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若虜騎長驅近還能折衝禦侮耶竊謂秦檜孫近皆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疏入責爲昭州鹽倉而改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注福州簽判蓋上初無深怒之意也至壬戌歲慈寧歸養秦諷臺臣論其前言弗效詔除名勒停送新州編管張仲宗元幹寓居三山以長短句送其行云夢遶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陌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生易老悲如許更南浦送君去涼生岸柳銷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牀夜語鴈不到書成誰與目斷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唱金縷邦衡在新興嘗賦詞云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使猿驚鶴怨誤薜蘿風月囊錐剛要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郡守張棣繳上之以謂譏訕秦愈怒移送吉陽軍編管棣乃擇使臣之刻核者名游崇管押封小項筒過海邦衡與其骨肉徒步以涉瘴癘路人莫不憐之至雷州太守王彥恭超雖不學而有識適使臣者行囊中有私茶彥恭遣人捕獲送獄奏治別差使臣護送仍

厚饋以濟其渡海之費邦衡賴以少甦彥恭繇此賢士大夫推重之楳許邦衡後即就除湖北提舉常平乘軺一日而殂又數年秦始聞仲宗之詞仲宗掛冠已久以它事追赴大理削籍焉邦衡囚朱崖幾一紀方北歸至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八十餘而終謚忠簡此天力也（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爲删定）

揮麈後錄卷十終

揮麈後錄卷十一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于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啓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即以駢儷之詞報之略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程無遷云）

韓璜叔夏爲司諫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國爲兩浙漕亦以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踐揚之久率多倣忽既詣省候于廳廡以待朝退一綠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明康國初不知爲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雙展兩足於火踏子之上目視雲霄久之始問曰足下前任何處綠衣曰乍脫州縣時方事之殷外方多以獻利害得審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國疑爲此等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際隨材授官乍脫州縣者未易進干要除有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詫于綠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儻非諸公調護亦焉能久安耶語未終丞相下馬遣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迴得旨有所問未及接見吏引綠衣以登回首揖康國而趨康國始知爲諫官驚悵恐怖脚蹙踏子飜空灰火滿地皇灼而退是時有流言劉剛據金陵叛剛知之束身星馳詣闕自明適康國翌日再造有緋袍後生武士復在焉康國反前日之轍先揖而

問之曰適從何來武士曰來自建康康國遽問曰聞劉剛已反公來時如何武士作色曰吾即劉剛吾豈反者想公欲反耳康國又慚而去越數日竟爲叔夏彈其交結堂吏臣所目覩而罷（外舅云）

傅崧卿子駿以都司奉使二浙回行在所時王唐翁張全真爲參政子駿既至堂中諸公問以部使者郡太守治狀子駿曰浙東提點刑獄王詡殊不職次欲啓知明州張汝舟始悟適犯唐公諱矣思所以避之卒然曰明州張守尤無狀頃刻之間二執政姓名俱及之（錢德載云）

范擇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當塗奉雙親之官其父至上饒而殂寓於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徨主僧憐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朝揖絕勝誠爲吉壤擇善從之即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府乃謀歸祔于其祖兆請朝假以往旼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從才從之後擇善以飛語得罪於秦會之未還闕言者希指攻之云同以還葬爲名謁告於外播擾州縣遷謫而死（趙宜明云）

季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之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

建炎末范覺民當軸下討論之制論崇觀以來汎

濫受賞遷擢與夫入仕之人官曹殽亂宜從鐫汰自此僥倖之徒屏迹不敢出紹興辛酉御史通言以謂方事之殷從軍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濫賞者願亟罷此文以安反側詔從之蓋是時秦會之初用事也先是宣和初鄭達夫爲相達夫與會之俱華陽王氏壻會之以其兄楚材梓甥於達夫會傅墨卿使高麗達夫俾楚材以傔從墨卿補下班祗應洎回即以獻頌直赴殿試祐陵實錄亦略載之又王顯道晚以達夫壻冒寵位中大夫祕閣修撰且會之夫人同包也金彥行安節爲諫官嘗陳其事於會之疏中二人擯跡累年至是御史希會之之旨以爲之地繇此二人俱被峻用不及一歲皆登從班

建炎末先人爲樞密院編修官被旨專一纂集祖宗兵制書成進呈高宗皇帝覽之稱善諭宰臣范覺民宗尹云王某所進兵制甚佳朕連夕觀之爲目痛可改官與陞擢差遣賜其書名曰樞庭備檢時秦會之爲參知政事素與先人議論不同雖更秩然自此去國矣王鈇字承可會之舅氏王本觀復之子會之心欲用之薦於上謂有史才名適與先人偏旁相似上忽問云豈非修兵制者乎會之即應之云是也詔再除樞屬徐獻之琛亦王氏甥與會之爲中表而師川之族弟會之知高宗眷念師川不替一日奏事啓上云徐俯身後伶俜可憐有弟琛能承兄之業願陛下錄用之上從其請其後承可獻之皆爲貳卿會之並緣罔上率皆類此

紹興己未周敦義葵爲侍御史梁仲謨汝嘉爲戶部尚書敦義欲論之甫屬藁而泄其事於仲謨時秦會之秉鈞仲謨致懇款於會之會之領略之是夕敦義牒閣門明朝有封事求對翌日會之奏事即擬除敦義爲左史天意未允敦義方侍引會之下殿即喻閣門云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又明日敦義立螭直前懇之高宗喻會之云周葵遽易之何也會之云周葵位長言路碌碌無所建明且進退百官臣之職也儻以臣黜陟不公願先去位上云不須如此是日批出周葵與郡遂出守霅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誤之未幾易守平江會李仲永椿年爲浙漕應辦北使會之喻意仲永使爲之所仲永之回即入奏敦義在郡錫燕虜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講和之初不宜如此敦義落職罷郡謝表云雖宰夫是供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闕是誰之過歟自是投閑十五年

紹興庚申秋虜人敗約復取河南故地秦會之在相位蹤跡頗危時馮濟川檝爲貳卿一日相見告之云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如前此元老大臣皆不足慮獨君卿衰未測淵衷如何公其爲我探之翌日濟川求對啓上云金寇長驅犯淮勢須興師如張某者當且以戎機付之高宗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濟川亟以告秦秦且喜且感濟川云適觀天意檝必被逐願乞瀘川以爲晝錦至晚批出馮檝令與外任遂以檝爲待制帥瀘南在任凡十二年（張文老云）

方公美庭實興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爲廣南提舉以卒公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爲廣東提刑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降旨趣行公美勉強之官謝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遺愛尚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遠讀者哀之已而竟沒於嶺外（蘇少連云）

馬子約純紹興中爲江西漕時梁企道楊祖爲帥每強盜勑下貸命必配潮州喻部吏至郊外即投之江中如此者屢矣子約云使其合死則自正刑典以其罪止於流故赦其生猶或自新旣斷之後即平人爾倘如此與殺無罪之人何以異乎二公由此不咸後以他事交懟於朝俱罷去初熙寧中子約父處厚獸知登州建言乞減放沙門島罪人處厚時未有嗣夢天錫一子當壽八十仕至諫議大夫前人已記之矣子約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壽八十一而終太中蓋官制前諫議大夫也

紹興丁卯歲（明清）從朱三十五丈希眞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令維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讀至此啓云竊有疑焉朱丈云敦儒與先丈皆秦會之所不喜此文傳播達其間驟無此等語至投禍（明清）云歐陽文忠與王深父書云吾徒作事豈爲一時當要之後世爲如何也朱丈歎伏除去之

近有名家子知邵州時辛永宗爲湖南總管駐劄郡下永宗兄弟早侍上有眷秦會之方自虜中

來歸與富季申爭龍指諸辛爲黨會之深嫉之及會之登師垣既竄其兄企宗道宗邵守迎合按永宗冒請全俸合計以贓會之得所申大喜下本郡閱實焉永宗實以掌立軍功許給有御札非僞守先以計取得之以送秦矣秦既當路無從辯白竟準以盗論流端州盡籍其家以責欠選郡僚之苛酷者使錄棐一簪不得與償既及數猶謂所遺官云前赴其家蒱集以某器勸酒令乃不見並歷之邪殘刻有如是者（呂稽中）

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爲樞密使語馬帥解潛曰雖云講和虜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其指爲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不素告我而遽爲是邪韓覺秦詞色稍異倉卒皇恐卽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爲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竟死嶺外（張子韶云）

榮薿顯爲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主帥岳飛父子不軌狀詣茂世陳首茂云我職掌漕計它無所預却之俊遂從總領汪叔詹陳其事汪卽日上聞秦會之得之藉以興羅織之獄殺岳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於茂世有霸府之舊秦屢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從班汪訐岳之後獄方竟而殂豈非命歟（榮次新云）

舅氏曾宏父生長綺紈而風流醞藉聞于薦紳長於歌詩膾炙人口紹興中守黄州有雙鬟小鬟

者頗藉點宏父令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二賦客至代謳人多稱之見於謝景思所敘刊行詞策後歸上饒時鄭顧道居仁晁恭道俱爲寓客日夕往來杯酒流行顧道教其小獲亦爲此技宏父顧鄭笑曰此眞所謂效顰也後來士大夫家與夫尊俎之間悉轉而爲鄭衛之音不獨二賦而已（明清兄弟兒時先妣製道服先人云）須異於俗人者乃佳舊見黄太史魯直所服絶勝時在臨安呼匠者教令染之久之始就名之曰山谷褐數十年來則人人戰之幾遍國中矣

秦會之爲相高宗忽問陳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閑却當與一差遣會之乃繆以元承爲對云今從韓世忠辟爲宣司參議官元承季任適同姓名上笑云非也好士人豈肯從軍耶因此遂召用（仲貝云）

姚宏字令聲越人也父舜明廷暉嘗任戶侍令聲少有才名呂元直爲相薦爲删定官以憂去秦會之當國要求官不報張如瑩滋與令聲爲中表令聲托爲扣之秦云廷暉與某靖康末俱位柏臺上書粘罕乞存趙氏拉其連銜持牘去經夕復見歸竟不僉名此老純直非狡獪者聞皆宏之謀也緣是薄其爲人如瑩以告令聲令聲曰不然先人當日固書名矣今世所傳秦所上書與當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美名用此誰人以僕嘗見之所以見忌已而言達於秦秦大怒思有以害之會令聲更秩調知衢州江山縣適當亢旱有巡檢者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試

之果然而邑民訟其以妖術惑衆追赴大理竟死獄中初令聲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應者能知人休咎語令聲云君不得以令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任監杭州税任三載足迹不敢登吳山將赴江山也自其諸暨所居趨越來訪帥憲旣歸出城數里値大風雨亟偈路旁一小廟中見庭下榴花盛開妍甚可愛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令聲慘然登車未幾遂罹其酷弟寬字令威問學詳博注史記行於世三乘九流無所不通紹興辛巳歲完顔亮舉國寇淮江浙震恐令威云木德所照當必無它故詔書云歲星臨於吳分者是也高宗幸金陵以其言驗令除郎召對奏事之際得疾仆於榻前徐五丈鼓立戲云太史當奏客星犯帝座甚急上念之亟用其弟憲於朝憲無它材能不逮二兄後登政府命也

熊叔雅彥詩伯通之孫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摧郎秦會之秉鈞指爲趙元鎭客擯不用者十年慈寧回鑾會之以功陞維垣叔雅以啓賀之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後王日嚴曮爲少蓬權直禁林會之加恩取其聯入制詞中翌日卽除禮部侍郎甲戌歲策士于庭有引此以對大問者遂魁天下（薛仲藏云）

外舅方務德有聞見手記近事凡六條今悉錄之錢適爲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文肅失眷亟

上彈章既施行然後謁告尋遷中執法吳伯舉天用當制其詞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擊吳罷去鄭亨仲云腐冠犯浦江境上適具衣冠迎拜道左對渠魁痛毀時政以倖苟免寇詞適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首爲訕上之言亟命其徒殺之亨仲居浦江目覩其事汪彥章詔旨中作適傳亦甚詆之

李孝廣崇寧間爲成都漕以點檢邛州士人費乂韋直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龐汝翼課冊係元祐學術譏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孝廣之子倞屬疾於婺州謂有妖孽招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言倞託親舊扣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乂者獨不肯但已且莫知其故尋以告倞倞云若爾某疾不復起矣因自道向來費乂等事寔倞以告其父後乂輩俱客死于路

政和初方允迪將就廷試前期聞御注老子新頒賜宰執欲得之以備對會允迪與薛肇明有連亟從問之乃云無有也一日入薛書室試啓書篋忽見之盡能記憶洎廷試果發問毛達可友詳官力爭謂其間贊聖德處有一二語病必欲置十名之後達可尤力辨既而中夜思之時中人絡繹於諸公間萬一轉而上聞非徒無益乃議寘十二名猶在甲科是時陳彥方以術得幸又令使預占今歲甲科幾人彥云七人而中人輩欲神其說密喻主司僅取此數既而傳呼卿以上舍薛尚友盛并以執政子皆寘甲科卒取十人允迪乃在乙科第四允迪即外舅之仲父也

紹興初經從嚴陵邢鈐轄招飯時老璫趙舜輔在焉坐間邢趙相語云頃記吾曹同在延福宮時事否趙唯唯因叩其事邢云一日從梁師成譚稹坐於延福宮門下二人寔從主管西城所李彥者過門下馬致禮於譚梁甚恭既去譚詬梁早來聞玉音否可畏哉趙問梁何言答云適見李彥於榻前納西城所羨餘三百萬緡上顧彥云李彥李彥莫教做弄一火大賊來斫却你頭後怎奈何不數年彥果以橫斂被誅

孟富文庾爲戶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邊遽少寧廟堂與一二從官共議以謂不若乘時間隙分遣諸將削平諸路盜賊其方張不易擒者莫如閩之范汝爲乃以命韓世忠而世忠在諸將雖號勇銳然病其難制或爲州縣之害當選從官中有風力者一人置宣撫使世忠副之以行而在廷寔難其選衆乃謂孟人物既厖厚且嘗爲韓所薦首遷本部尚書遣之又以爲韓官已高亦非尚書所能令乃欲以爲同簽書上意已定時洪成季擬爲禮部尚書呂丞相以孟除與成季參預之命同進上留擬狀值連數日假告而已甚播初沈必先爲侍御史時嘗擊去成季至是沈召還舊列成季亦復爲宗伯以呂丞相初拜未欲論也至是聞將大用亟奏成季罷去上意以謂二相初拜薦二執政其一已先擊去其一萬一又有議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參知政事蓋適記前日除富文誤當成季所擬官二相亦恐紛紛不復申前說也然亦議定俟閩中使還即罷之而會逢多事在位獨久凡三年然後去國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自虜中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慶曾次翁與后弟韋淵逆于境上時虜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護后行旣次燕山虜人憚於暑行后察其意度有他變稱疾請於虜少須秋涼進發虜許之因稱貸於虜之副使得黃金三百星且約至對境倍息以還后旣得金營辦佛事之餘盡以犒從者悉皆懽然途中無間言由此力也旣將抵境上虜必欲先得所負然後以后歸我后遣人喩指於韋淵淵詞曰朝廷遣大臣在焉可徵索之遂諭於王初王之行也事之纖悉受顧指於秦丞相獨此偶出不料虜人趣金甚急王雖所費甚厚然心懼秦疑其私相結納歸欲擠其位必貽秦怒堅執不肯償相持界上者凡三日九重初不知曲折但與先報后渡淮之日旣愆期張俊爲樞密使請備邊憂慮百出人情洶洶謂虜已背盟中變矣秦適以疾在告朝廷遂爲備邊計中外大恐時王喚以江東轉運副使爲奉迎提舉一行事務從王知事急力爲王言之不從喚乃自衷其隨行所有僅及其數以與之虜人喜后即日南度疑懼釋然而王不預也王歸白秦以謂所以然者以未始稟命故不敢專秦以王爲與己果大

喜巳而后泣訴於上王某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虜生它計於數日間則使我母子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誅之初樓炤仲輝自樞府以母憂去位終制起帥浙東儲之欲命謝於虜廷至是秦爲王營救回護謂宜遣柄臣往謝之於是輟仲輝之行以爲報謝使以避上怒逮歸上怒稍霽然終惡之秦諭使辭位遂以職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於四明秦終憐之餽問不絕秦之擅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過忤其指例以罪行獨王以此情好不替王卒特爲開陳贈卹加厚諸子與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以便其私議者謂秦居政府二十年間終始不貳者獨見王一人而已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父文清以陰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啓賛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間居提筆文場曾寵平津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著題矣後與（明清）詩云吾宗擇壻得義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爲徐敦立寬之笑云此迺用前日之啓爲體修報耳

孫立者壽春人少爲盜敗露竄伏淝河中覺有物隱然抱持而出乃木匣一啓視之銅印一顆云壽州兵馬鈐轄之印印背云太平興國八年鑄後三十年以從軍之勞差充安豐軍鈐轄安豐卽昔日壽州也遂用此（明清）爲判官日親見之

楊原仲愿秦會之腹心爲之鷹犬凡與會之異論者馳除殆盡以此致位二府出守宣城王公明與原仲爲中表原仲爲之經營舉削改官得知蘄水縣往謝原仲款集辦中戲語原仲云昔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與渠書其間頗及秦之短尚記憶否公明初出無心也原仲聞之色如死灰卽索之云偶已焚之原仲自此疑公明慮其以告秦出入起居跬步略不暫捨夜則多以人陰加防守公明妻求歸而不從深以爲苦如此者幾歲原仲移帥建業途中亦如是焉旣抵金陵館于玉麟堂後宇諸司大合樂開燕守卒輩往觀優戲稍怠公明忽覩客船纜于隔岸亟與其親僕挈囊喚而登之遁去會散原仲呼之則已遠矣卽遣人四散往訪之邈不可得原仲憂撓成疾而斃（蘇訓直云）

魏道弼良臣與秦會之有鄉曲共學之舊秦旣得志引登禁路道弼恃其久要一日啓于秦曰某昨夕不寐偶思量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內徙以召和氣秦曰足下今作何官道弼云備員吏部侍郎秦復曰且管了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翌日降旨魏良臣與郡出守池州已而罷去世言秦有度量恐未必然也

建中靖國初陸農師執政時天下奏案率不貸命農師語時相云罪疑惟輕所以讞上一門引領以望其生今一切從死所傷多矣時相然其言自是有末減者乾道初忽降旨揮云法令禁姦理宜畫一比年以來旁緣出入引例爲弊殊失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是時外舅方務德爲刑部侍郎入議云切詳今來旨揮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切恐其間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命官犯罪議親貴之類州郡難以一切定斷今來除並不得將例冊引用外其有載在勑律條令明言合奏裁事件欲乞並依建隆二年二月五日勑文參詳到事理施行得旨從請二者皆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明清）頃焉不自度量嘗以聞見漫緝小帙曰揮麈錄輒以鋟板正疑審是於師友之前久矣竊伏自念平昔以來父祖談訓親交話言中心藏之尚餘不少始者乏思慮筆之簡編傳信之際或招怨尤今復惟之侵尋晚景倘弃而不錄恐一旦溘先朝露則俱愴泯莽誠爲可惜若夫於其中間善有可勸惡有可戒出於無心可也豈在於因噎而廢食朝謁之暇濡毫紀之總一百七十條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稽爲六卷名之曰揮麈後錄尚容思索嗣刻於左紹熙甲寅上元日汝陰王明淸書于武林官舍半山樓

古之史官小事書於簡牘所謂廣記備言者在此東漢以後傳記益衆皆以爲史筆之資然而詮擇不精疑信相半紬書者病之汝陰王仲言家傳史學三世矣族黨交游無非一時名公巨人平日談論皆後學之所未聞者

渡江以來簡冊散亡老成凋落於是有攷焉曩嘗筆其所聞爲揮麈錄既又續之所記益廣其間雅健之文著述之體誠有所自來也儻使逐一家之言當不愧實錄云海陵王禹錫謹書

雪溪公嘗著國朝史述仲言其仲子也其祖授學於歐陽永叔之門仲言又授學於李仁甫之門不惟家傳史學三世其師友淵源蓋有自矣前集中多載國朝巨典盛事茲集十有一卷法戒具見毫端自稱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俾趙姓之竊婦翁張鑑書以爲己有者聞之不慙惶無地耶虞山毛晉識

揮麈後錄卷十一　終

揮麈第三錄總目

卷之一

孝宗登眞如寺鍾樓
高宗東狩四明日錄
劉希范責鄒志全書
婁陟明上高宗書
吳處厚與蔡持正不和
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爲實錄檢討官

卷之二

龍眠三李
宋惠直樂語
九江碑工李仲寧不肯刊黨籍姓名
蘇叔黨善畫窠石
徽宗宣曾空青至行宫
錢遜叔治宿州
張夫人哭魏夫人詩
劉季高謁詹安世
秦會之陳議狀
王幼安草檄
王稟徐徽李邈忠義事迹
呂張以勤王檄諸郡
曾空青跋眞草千字文略
李夫人盡獲羣賊
向伯恭徐端益忠義
趙叔近守秀州

卷之三

劉廷黃大本朱弁行狀

高宗召見張九成
呂元直趙元鎭相排
許志仁善戲謔
靠背交椅自梁仲謨始
曾空青辯謗錄
岳侯與王樞密墓地一同
黃達如監察御史
洪景伯試克敵弓銘
鄭亨仲節制尊嚴
曹庭堅遭遇秦相
建炎荊州遺事
湯致遠帥浙東
陳師禹責降
孟仁仲上表
万俟元忠薦汪明遠
鄭恭老上殿陳劄子
陳忠肅得罪秦師垣
李泰發寓書秦相
汪明遠宣諭荊襄
王權和州與虜接戰
胡昉夸誕
湯進之封慶國公
尤延之博物洽聞

揮麈第三錄總目終

揮麈第三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緝
明　海虞　毛　晉　訂

佛宇掛鍾之閣多虛其中葢欲聲之透徹也孝宗潛躍在幼歲時偶至秀州郡城外眞如寺登鍾樓遊戲而僧徒先以蘧蒢覆空處上悞履其上遂并墜焉旁觀之人失色無措亟往視之乃屹然立于席上略無驚怖之狀此與夫國史所載太祖皇帝少年日入馬俱墮于汴都城樓者若合一契焉（陳揆彥緼云）

明清前年凬底百僚夏日訪尤丈延之語（明清云）中興以來省中文字亦可引證但建炎己酉之冬高宗東狩四明登舶涉險至次年庚戌三月回次越州數月之間翠華駐幸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卽應之曰自昔以來大臣各有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當時呂元直爲左僕射覺民爲叅知政事張全眞爲簽書樞密院皆從上浮于海早晚密衛于舟中者樞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逐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呂范二家皆居台州全眞鄉里常州若行下數家取索日錄參照則瞭然不遺時刻矣延之云甚善便當理會繼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吳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觀其所藏書因得己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詞掖從行航海所紀頗備（明清）所緝後錄取王顏彥錢穆記錄其間於此亦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尤先生不及見之耳其目云中書舍人李正民乘桴記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詔奉隆祐太后六宮外洎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珏同知從衛三省樞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辭於內東門閏八月一日內出御筆以固守建康或左趨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羣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車駕一動卽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乃決吳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爲左僕射杜充爲右僕射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撫使留平建康府沿江諸將並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簽書樞密院周望爲兩浙宣撫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爲江南荊湖宣撫使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某人云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蹕江上親督諸將爲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于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望奏狀錄到杜充書稱騎至和州已召王𤫊移師南渡杜充親督師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遣兵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盬路應胡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從趨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傅崧卿爲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備衢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向興國軍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發往虔州矣二十二日從官又請對應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輕兵三十從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爲援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而令張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意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兵以迎敵之說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府徑路犯杭州界遂倉猝回鑾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從官對于河次寧上議趨四明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爲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叅知政事是日早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使陳國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給衞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于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繼而

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早朝至行宮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頤浩諭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軍盡捕諸班直因之十三日誅其首者十有餘人並降隸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爲御史中丞十四日臺諫請對上諭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杭州劉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赭山詔六曹百司官吏並於明越溫台從便居住於是左右司御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雪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散惟宰執入對旣退車駕遂登舟至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蘇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修贄旣至乃前所遣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日遣權戶部員外郞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虜人已在西興下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嵊縣徑入明州乃議移舟之溫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行在二十六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云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風碇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章安鎭駐舟知台州晁公爲與李承造皆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見在青龍鎭就糧欲俟敵人之歸爲擊計初命世忠駐兵鎭江控扼後聞胡人自釆石濟師上

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以御筆召之上曰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乃來於是遣中使賫詔世忠聞釆石失守已離鎭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優詔答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爲戰守備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焚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繳到杜充書已在眞州與劉位聚兵爲邀擊計徐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光及戶部尚書李梲皆降于虜六日張俊奏云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賫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策應又出手詔趣杜充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爲後圖皆親書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緋抹額賊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糧草收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正奏云張俊出兵擊退虜騎思正與劉洪道李賫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已自台州陸趨行在意恐金人小舸濟師而來力不能拒爾前此屢奏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旣得此奏甚以爲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人以越爲巢穴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虔州前此得信州探報云十

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人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虜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寄旨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云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爲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于江州以爲南昌屏蔽旣至而軍中月費十三萬緡知州事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于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言得東平府故吏卒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雖遽命起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蘄黃間賊寇遣兵迎擊旣知其爲金人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王子獻以下皆走胡騎入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納虜怒其少云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乃知信州陳杌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鄴並無關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放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虜人與之飮燕又命父老脩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至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琶奏有光澤縣弓手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首於是福建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遹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邁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餘姚朝廷欲遣

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直抵錢塘江下燒燬胡人所集舟船衆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反爲胡人所得皆以爲不可十六日雨雷發聲十七日劉洪道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陸並進直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寶已擅趨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今還四明已無及矣又聞南昌胡騎入潭州而洪撫建昌之閭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申先因出城招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承信郎蔡延世凡八易回延世拒而不納十八日移舟離章安鎭始張俊既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領率兵應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謂他時駐蹕之後資以彈壓益行在諸軍此皆精甲全裝稍整齊爾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慮明既失守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曉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一日泊溫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問安隆祐宮自後不復記錄闕行在已駐溫州矣已上李所記云耳明清又聞是歲越州郡守李鄴既以城降通判曾怘罵賊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有宜教郎知餘姚縣李頴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既不知其地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爲之小却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繇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詔特贈怘直祕閣命其弟忞子宗以官頴士遷兩官擢通判州事時又有宋輝者爲大漕治事秀州之華亭縣聞龍驤巳涉巨浸即運米十萬

石以數大舶轉海訪尋六飛所向至章安鎭而與御舟遇百司正闕續食賴此遂濟多事之際若二人輝與頴士者亦可謂奇績而怘之忠節皆恨世人未多知之頴士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爲刑部郎中輝敏求之孫後爲祕閣修撰知臨安府怘南豐先生之孫宗即所逃嬰兒也嘗知南安軍

鄒志全既以元符抗疏徙新州繼又遭溫益鍾正甫之困辱禍患憂艱瀕於死所建中靖國之初召還自流人不及一年遂代言西掖傳弓之後嘿不出一語吳興劉希范時爲太學生以書責之陳義甚高云珏少而學經究觀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私切疑之以爲世之賢者不易得也求之百餘年間所得不過十數人求之億萬人間所得不過一二人苟有未至猶當掩蔽以全其名奈何反責其備哉及長式觀史氏耿覩昔人特立獨行以自著見者甚衆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能終始一德以全公忠之節者幾希稱於當年罕全令名著於史氏鮮有完傳豈特賢者之過哉亦當時君子不能相與輔其不及之罪也然則春秋責備之義是乃垂戒萬世欲全賢者之善此某所以不避僭易輒獻所疑於門下也某自爲兒童即聞閣下之名及有知識又誦閣下場屋之文因以閣下爲當今辭人然未敢直以古人大節望閣下也暨游太學在諸生中往往有言前數年有博士鄒公經甚明文甚高行甚修不能低回當世以直去位方且

歎息願見風采而不可得未幾閣下被遇泰陵進列諫垣極言時政萬里竄謫方是之時某亦東下所過郡縣每見親朋故舊下及田夫里婦必問閣下貌孰似年今幾逢天子之怒誰與解之家累之重誰與恤之莫不咨嗟稱誦或至泣下前此以言得罪者衆矣閣下之名獨隱然特出不知何以致此豈忠信之誠感於人心者深而然耶則天下所以待閣下雅亦不爲不重矣今天子嗣位首加褒擢授以舊職繼拜司諫乃直起居乃典文誥歲未再周職已五易越錄超等罕見其比則天子所以望閣下雅亦不爲不大矣爰自入朝以來天下之士翹首跂踵冀閣下日以忠言摩上不謂若今之爲起居舍人者止司記錄而已也不謂若今之爲中書舍人者止事文筆而已也踰年之間不過言一張賓老之不可罪爾其佗不聞有所發明言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有識之士私切疑之始閣下之爲博士不顧爵位力言經術取士之美拂衣而歸非知有紹聖之報也其爲諫官不避誅責極陳中宮廢立之失遠貶嶺徼非知有今日之報也誠以信其所學行其所志耳然昔以博士而言之今以侍從而不言昔未信於君而言之今信於君而不言此人之所以疑也爲閣下解者曰閣下之不言以職非臺諫也疑者曰唐文宗命魏謩以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故范希文爲祕閣校理則言人主不宜北面爲壽爲東南安撫則言郭后不宜以小過

廢爲天章閣待制則言時政所以得失爲開封尹則言遷進所以公私後世之議希文者必稱其愛君忠國不開罪其侵官也今以職非臺諫而不言是不以希文自處也爲閣下解者又曰閣下之不言以當今無大得失也疑者曰唐太宗嘗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十不止褚遂良謂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橫流則無復事矣當今庶政之行雖曰盡善亦豈無過舉者乎百官之間雖日多才亦豈無姦佞者乎從官相繼而出豈皆以不稱職乎言官相繼而逐豈皆以其罪乎事之若制器雕俎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則閣下不免天下之疑必矣方閣下有正言之命人人相賀其君子曰爲我寄聲正言公栁宜城堅於守政不以久位爲心自謂舌不可禁故能全其名白居易力爭安危不以被斥介意晚益不衰故能全其節公其勿倚勿皷引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其小人曰爲我善覩正言公汲直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爰絲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公其慎言毋去朝廷今閣下未肯力言時事豈亦哀伶小人不忍違其所請乎豈亦有意君子所謂有待而言乎伏願閣下上思聖主進用之意下思君子跂望之心數陳讜言以輔聖政使堯舜成康之治復於一朝閣下之功豈淺淺哉其性介且僻動與世忤又惡奔競之風往來京師幾五歲矣其於公卿權貴雖有父兄之舊未嘗一登其門輒造門下以獻所疑非敢求之也蓋以天子仁聖切於治正古人所謂難得之時毋欲自爲一書以獻又耻與覬覦恩賞者同受疑於世私念當今天子素所深信莫如閣下者公忠直道而行亦莫如閣下者閣下不言誰爲吾君言之故陳所疑以禆萬一狂易之罪誠無所逃然區區之意非獨爲閣下計也爲朝廷計也非獨爲朝廷計爲天下計也未識能賜垂聽否志全錄是復進讜論曾文肅薦之祐陵欲令再位言路不契上指文肅云臣近日屢探賾其議論極通疏兼稍成時名願更優容上云何可得宅如此上又云宰相執政所引人才如浩前年是宣德郎今作兩制已多時朕所欲主張人才又却似難蓋崇恩以宿儲言先入矣未幾文肅罷政志全再竄昭州此文肅手記云爾希范名珏後登第浸登華要建炎初拜同知三省樞密院竟以勁節聞於時爲中興之名臣子唐積孫三傑也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制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力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豈于昵仰違天鑒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黠虜所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尉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此婁陟明上高宗皇帝書也陟明名寅亮永嘉人早負才名游上庠有聲南度後始爲上虞丞大駕蹔駐越上陟明扣閽抗疏以陳是說首發大計之端上讀之大以歎寤富季申時爲樞密從而薦之卽令召對改官除監察御史告詞云汝俊造策名慷慨自任上書論事憂國甚深深有大用之意未幾會秦師垣入相嫉之擿其前任微罪廢弃以終先人與之有太學同舍之舊封事之初實縱吏之手寫副本以見遺云時紹興元年十一月也或云陟明被譴後還鄉值江漲父子沒於巨浸未知果否

蔡持正旣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毅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謁毅夫聞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寖顯於朝矣處厚辭王荆公薦去從滕元發薛師正辟於中山大忤荆公抑不得進元豐初師正薦於王禹王甚衆知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乞憐頗甚賀啓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

尉海內巖石之瞻帝遲俯臨輿情共慶共惟集賢相公道包康濟業茂贊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遇羣邪以持百度始進陪於國論俄列俾於政經論道於黃閣之中致身於青霄之上竊以閩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澤于秦而騁辯汲汲覇圖義輔漢以明經區區暮齒執若遇休明之運當强仕之年尊主庇民已愧槐廷之責代天理物遂躋鼎石之崇處厚早辱埏陶竊深欣躍豨苓馬勃敢希乎良醫之求木屑竹頭願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是時王蔡並相禹玉薦處厚作大理寺丞會尚書左丞王和甫與御史中丞舒亶有隙元豐初改官制天子勵精政事初嚴六察亶彈擊大吏無復畏避最後糺和甫尚書省不用例事以侵和甫和甫復言亶以中丞兼直學士院在官制既行之後祇合一處請給今亶仍舊用學士院廚錢蠟燭爲贓罪亶奏事殿中神宗面喻亶亶力請付有司推治詔送大理寺亶恃主眷盛隆自以無疵欲因推治益明白且上初無怒亶意姑從其請而已處厚在大理適當推治亶擊和甫而和甫與禹玉合謀傾亶亶事得明必移大政亶若罪去則禹玉必引和甫並位將代持正矣處厚覩望佑禹玉鍛鍊傅致固稱亶作自盜贓是時大理正王吉甫等二十餘人咸言亶乃夾誤非贓罪明白禹玉和甫從中助下亶于獄坐除名之罪當處厚執議也持正密遣達意捄亶處厚不從故亶雖得罪而御史張汝賢楊畏

先後論和甫諷有司陷中司等罪出和甫知江寧府致大臣交惡而持正大怒處厚小官規動朝聽離間大臣欲黜之未果會皇嗣婁夭處厚論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事乞訪其墳墓神宗喜禹玉請擢處厚館職持正言反覆小人不可近禹玉每挽之憚持正輒止終神宗之世不用哲宗即位禹玉爲山陵使辟處厚掌牋表禹玉薨持正代爲山陵使首罷處厚山陵畢事處厚言嘗到局乞用衆例遷官不許出知通利軍後以賈種民知漢陽軍種民言母老不習南方水土詔與處厚兩易其任處厚詣政事堂言通利軍人使路已借紫矣改漢陽則奪之一等作郡請仍舊持正笑曰君能作眞知州安用假紫邪處厚積怒而去其後持正罷相守陳又移安州有靜江指揮卒當出戍漢陽持正以無兵留不遣處厚移文督之持正寓書荆南帥唐義問固留之義問令無出戍處厚大怒曰汝昔居廟堂固能害我今取斥同作郡耳尚敢爾邪會漢陽僚吏至安州者持正問處厚近耗吏誦處厚秋興亭近詩云雲共去時天杳杳鴈連來處水茫茫持正笑曰猶亂道如此吏歸以告處厚處厚曰我文章蔡確乃敢譏笑耶未幾安州舉子吳（犯御名）自漢江販米至漢陽而郡遣縣令陳當至漢口和衆吳紬剌謁當規欲見衆且言近離鄉里時蔡丞相作車蓋亭十詩舟中有本續以寫呈既歸舟以詩送之當方盤量不暇讀姑置懷袖處厚晚置酒秋興亭遣介亟召當當自漢口

馳往既解帶處厚問懷中何書當曰適一安州舉人遺蔡丞相近詩也處厚亟請取讀篇篇稱善而已蓋已貯於心矣明日於公宇冬青堂箋注上之後兩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府司戶至侍下處厚迎謂曰我二十年深仇今報之矣柔嘉問知其詳泣曰此非人所爲大人平生學業如此今何爲此將何以立於世柔嘉爲大人子亦無容迹於天地之間矣處厚悔悟遣數健步剩給糧錢追之馳至進邸云邸吏方往閤門投文書適校俄頃時爾先子久居安陸皆親見之又伯父太中公與持正有連聞處厚事之詳世謂處厚首興告訐之風爲搢紳復讎禍首幾數十年因備敘之（先人手記）

秦會之暮年作示孫文云曾南豐辟陳無己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藁無己便棄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徹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臨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爲公櫽括邢疾讀至有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歸閱數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問以上秦語其首略云文之始出秦方氣燄熏天士大夫爭先快覩而傳之今猶有印行者存焉是時明清考國史及前輩所記即嘗與蘇仁仲訓直父子言之矣案曾南豐元豐五年受詔修五朝史爲中丞徐禧所沮寢命繼丁憂而終蓋未嘗濡毫初亦不曾修英宗

實錄也陳無已元祐三年始以東坡先生傅欽之李邦直孫同老薦于朝自布衣起爲徐州教授距南豐之沒後十年始仕亦未始預編摩也邢和叔元豐間雖爲崇文館校書郎不兼史局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荆公時已入翰林請自爲之兼實錄修撰不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於一手東坡先生嘗語劉壯輿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爲國朝諸史之冠不知泰何所據而云義仲道原子也（先人手記）

揮麈第三錄卷一終

揮麈第三錄卷二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薦紳間與蘇黃游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冠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彝之類爲考古圖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毋相忘其後位俱不顯（約宋刻作納）

先大父大觀初從郎曹得守九江自鄉里汝陰之官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爲德化縣主簿迎侍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前席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以其所作來呈不復責以吏事會王彥昭濟之出帥長沙令作樂語以燕犒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爲僉書節度判官且俾預席其藁不存但記憶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潁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逢故人況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先祖讀之大喜以謂句句着題薦之于時相何清源郎除書局已而中詞科自此聲名籍甚惠直字子溫其子廼貺也紹興間鼎貴亦不復相聞今又未知其子孫猶知之否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瑑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

及也饒以酒而從其請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水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它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酬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藏宋刻作黴）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外祖曾空青以江南轉運使來攝府事應辦忽宣至行宮上引至深邃之所問勞勤渥命喬貴妃者出焉上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問曾三此即是也特令汝一識耳葢外祖少年日喜作長短句多流入中禁故爾取七寶杯令喬手擎滿酌并以杯賜之外祖拜貺而出（明清少侍外氏寶杯猶及見之今不知流落何所）

錢遜叔伯言穆父之子臨政有風采知宿州日有虹縣士民陳詞舉留邑宰宰貪酷之聲遜叔先已聞之至是衆趨廷下遜叔令吏卒擧挺擊出

左右言似不須如此遂叔笑云彼中打將來此間打廻去（蘇仁仲云）

曾文肅熙寧初爲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小女甫六七歲甚爲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憐之教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文肅柄事樞時張氏女已入禁中雖無名位以善筆札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夫人以夫貴疏封瀛國稱壽禁庭始相見敘舊自後歲時遺問夫人沒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塵生翰墨閒空傳三壺譽無復內朝班從此絕迹矣後四十年靖康之變張從昭慈聖獻南渡至錢唐朱忠靖筆錄所記昭慈遣其傳導反正之議張夫人者卽其人也年八十餘終（先嫂子云）

劉季高岑未達時詹安世度帥中山以貧甚携王履道書往謁之既至彼館勞甚至酒食遊戲徵逐無虛日而略無一語及他時河北盜賊已充斥留連逾月季高興懷歸之念因謾扣之詹云足下之來何幹度豈不能曉其敢苦相挽留耶少刻便令差將兵二百防護行李以濟大河迴回三日之間餽饟稠疊所得凡萬緡云（姚令則）云

靖康丙午寅戎亂華次歲之春京城不守忘其號辟妄有易置時秦會之爲御史中丞陳議狀云檜切緣自父祖以來七世事宋身爲禁從職當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重擁甲兵臨巳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威制官吏軍民等必欲滅宋易姓檜忘身盡死以辯非理非特忠其主也欲明聖朝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一百七十餘年功德基業比隆漢唐實異兩晉頃緣姦臣叛盟結怨隣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嗣君皇帝致躬出郊坰求和於軍前兩元帥並議已布聞於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鑾輿服御之所用割兩河之地共爲臣子今乃變異前議自敗斯盟致二主銜怨廟社將傾爲臣之義安得忍死而不論哉自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萬里覆載之內疆埸爲大子孫蕃衍充牣四海德澤在外百姓安業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新室篡奪東漢中興於白水東漢絕於曹氏劉備王蜀唐爲朱溫竊取李克用父子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繼志之德澤在人者淺深根基堅固雖陵遲之甚然四海英雄必畏天之威而不敢窺其位古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西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篡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殘戮故劉淵石勒以據中原猶賴王導溫嶠輩輔翼元皇江左之任踰於西京石勒欺天罔上交結外邦以篡其主晉於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少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無德澤下及黎庶特以中國藩籬之地以賂戎人天下共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滅晉也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漢唐實異兩晉切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壹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假滅大宋以報其怨爾曾不知滅大遼者大金大宋共爲之也大宋既滅大金得不防閑其人乎頃者上皇誤聽姦臣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不可勝言繆爲計者必又曰滅宋之國在絕兩河懷舊之恩除隣國復讐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揮而定若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恩亦不能忘果不能滅宋徒使宋人之宗屬賢德之士唱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雖異日撫定之後亦將去大金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方域志異也（一作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爲晉祚報恨然則今日之滅趙氏豈必趙氏然後復讐哉雖中原英雄亦將復報中國之恨矣檜今竭肝膽捐軀命爲元帥言廢立之義以明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不恤羣議深思國計以辨之於朝若或有讒佞之言以矜已功能傷敵國之義適貽患於異日矣又況禍莫大於滅人之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苻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攸貪土地以奉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大遼以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爲貫攸之計宜僞許而從其請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於主而宗廟危今雖焚屍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讐間之論矜一已之功其於國計亦云失矣貫攸之爲可不鑒哉自古兵

之強者固有不足恃劉聰石勒威足以制愍懷而剉於李矩數千之衆苻堅以百萬之師衂於淝水之孤旅是兵強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境征伐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乂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弛練將佐不得其人而然也且英雄世不乏材使士卒異日精練若唐藩鎭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之於中國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佑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時專事燕遊不務規諫附會權倖之臣共爲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讐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以爲大金之屛翰矣大金必欲滅宋而立邦昌者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宋刻作越）之誅戮族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稽考古今深鑒斯言復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實大金萬世之利不勝皐恐懇告之至第二狀云檜已具狀申（宋刻作中）大元帥府外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瀝血上于台聽伏念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而今日存亡繼絕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鎭撫居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民望若不容檜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念

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越檜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況檜等世食君祿方今主辱臣憂之時上爲宗社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賜矜察無任哀懇痛切皇恐隕越之至此書得之于丹陽蘇著廷藻云頃爲秦之孫塤客因傳其本詞意忠厚文亦甚奇使會之誠有此而無紹興再相擅國剛上專殺尚威則謂非賢可乎昔人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

靖康末虜騎渡河直抵京城危蹙之甚欽宗命王幼安襄爲西道總管招集勤王之師以爲捄援幼安辟先人爲幹當公事先人爲草檄文凡四丈（宋刻多一以字）以道讀之激賞不已云此出師表也今錄于後叛服者夷狄之常性勢有汙隆忠義者臣子之大方道無今古矧黃屋有阽危之虞而赤縣無援助之師念聖神施德於九朝方黎庶痛心於四海敢緣尺牘盡露肺肝在昔高帝被圍於平城文皇求盟於渭水將相失色智勇吞聲蓋自竹帛已來有斯妖孽之類致鬼區獸夷之肆暴豈人謀神理之能容蠢彼小羌尤爲遺燼聲教僅通於上國名號不齒於四夷緣威懷之並施乃信義之俱棄聖上天臨萬宇子育羣生胥憂兼夷夏之心夕惕紹祖宗之業宣恩

屈己猶負固以跳梁繼好息民更執迷而猖獗始鴟張於沙漠再豕突於帝畿既邊圉之弛防又廟堂之失策竄竊旁吞於黑水撓搶直拂於紫躔睥睨望萬雉之墉蹂踐連千里之境鯨鯢我郡邑魚鱠我人民氛祲煙塵共起焰天之勢衣冠士庶咸罹塗地之冤赤子何辜蒼天不弔寇擾驅掠不可數知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然而天惟助順神必害盈終無摩壘之兵僅保傅城之衆能捍歲而再至既經時而何施今則脊尾俱搖腹背受敵舊地皆失內潰有強鄰之侵衆心自離外寡無諸國之助咸聞氣奪尚敢尸居匪惟難犯於金湯固已自迷於巢穴鼠無牙而穿屋情狀可知羊羸角以觸藩進退不果尚假息遊魂於城下已叩關請命於軍中而況六師用壯以方張諸將不謀而同會熊羆之旅則帶甲百萬騄驥之足則有騎三千人知逆順而四面聲馳士識恩讐而萬方響動務施遠畧必解長圍速勞貔虎之師盡掃犬羊之衆嘯聚之黨將就戮除醜類之徒尋當殄滅涓時並進旨日克平義動顯幽包胥泣秦庭之血誠開金石齊雲射汾闕之鞭盡思古人謂誓死起救於將顛勿令後日譏擁兵坐視而不赴某恭被府筭外總戎昭籌肇非良敢效流馬之運輪蹄並進盡提水犀之軍戈矛相望於道途舳艫銜尾於淮海已浮楚澤前壓師濱誓資衛社之何盟共濟勤王之盛舉望龍虎之氣行瞻咫尺之天聽烏烏之聲益勞方寸之地同扶王室各奉天威誓

爲脣齒之依期壯輔車之勢共惟其官誠深體國義切愛君忠孝貫於神明威名慴於戎虜決策定難素高平日之謀拯溺救焚豈有淹時之乆雪宗祧之大憤拯黎庶之橫流勢方萬全士在一舉九金鼎就難逃魑魅之形萬里塵清永肅乾坤之照乘彼瓜分之後在我鼓行而清霄涕而言至誠斯盡

竊惟國家道德仁義蓄養天下自一命以上隨其器宇各霑恩澤祖宗以來平時獎待羣臣之恩至厚者蓋慮一旦緩急之間責其盡節死職以忠報朝廷伏見頃者虜兵所加靡然風偃知名之士幾無而僅有於亂離中陰訪得三人焉若不論之朝廷寔慮忠臣義士銜寃負憤無以自明太原總管王稟當虜入作難之時在圍城中奮忠誠義不顧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兩日輒領輕騎出城馬上運大刀徑造虜營中左右轉戰得虜級百十方徐引歸率以爲常宣撫使張孝純視城之危一日會監司食謀欲降虜稟知之率所將刀手五百人謁孝純列刀於前起諭曰汝等欲官否衆曰然稟曰惟朝廷立功則官可得又曰汝等欲賞否衆曰然稟曰惟朝廷禦敵則賞可致且曰汝等既欲官又欲賞宜宣力盡心以忠衞國借如汝等輩流中有言降者當如何衆卒舉刀曰願以此戮之又曰如稟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曰宣撫與衆監司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孝純自後絕口不復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權盡在稟矣又於守

城遏有隄備虜人巧設機械屢出奇計見攻稟候其來必以意麾解之後圍益急民益困倉庫軍儲且盡城中之人互相啖食披甲之士致羸弓弩筋膠塞飢勢力既竭外援不至城既陷父子背負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又有晉寧知軍徐徽言虜騎攻城極力保護綿歷時月娶城之人疲於守禦虜騎既登城軍士散走徽言奮臂疾呼獨用弓矢斧鉞盡殺先登者衆見知軍如此氣乃復振虜亦稍郤後爲監門官宣贊舍人石贇開門縱敵已入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兒女於空室中積薪自焚且仗劍坐廳事前虜人至者皆手刃之須臾積尸多虜衆羣至遂爲所擒酋長賞其英毅深欲活之使降徽言不降使之跪徽言不跪與酒令飲既授酒以杯擲虜面曰我尚飲虜賊酒乎慢罵不已虜怒持刃刺徽言袒裼就刃刃未及死罵聲不絕又有眞定帥臣李邈城破被虜復令作帥邈曰坐邈不才使一城生靈陷於塗炭縱邈無恥復受官爵有何面見朝廷及一城阜老乎卒不肯受尋之燕山虜亦欲保全之而邈意畧不少屈又不肯去頂髮虜人責之邈髡而爲僧謂曰更以二分潤官虜大怒牽赴市令斬將刑神色不變言笑如平時告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以死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民皆爲之流涕此三者蓋人傑也惜不逢時使不得成功於世然當是之時怙亂要生靡所不有而稟輩風節如此質之古人誠未多得應朝廷未能寵之使忠義之

士與庸人共就湮沒實可憫悼伏望矜恤將稟等忠烈寵之爵命葬之袞服建祠以圖其像載事實以刊之碑仍乞訪尋子孫重加旌異且令劄付史官以獎忠孝少厲偷俗之弊右此紙頃歲得之故人榮芑次新几間雖失所著人姓氏嘉其用心忠憤激切故用錄之因而考三人行事稟關封人追封安化郡王錫賚甚腆擢其子爲樞密院屬官曾丞相懷卽其壻也徽言衢州人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程致道爲作誌銘邈臨江軍人名儒中之子曾南豐之甥進士及第累爲監司與蔡元長不叶換右階以青州觀察使死節贈少保諡忠壯有道處士迥之兄也

建炎己酉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之兵以勤王檄至霅川郡守梁端會寓客謀之外祖曾公卷在坐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問數日二兇取兵公請械繫使人毋令還當是時微公幾殆高宗反正中司張全眞守白發其忠詔進職二等赴闕全眞奏議集中載其薦牘亦已刊行故不復錄

外祖跋董令升家所藏眞草書千文畧云崇寧初在零陵見黃九丈魯直云元祐中東坡先生錢四丈穆父飲京師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東坡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眞眞迹爾庭堅心切不平紹聖貶黔中始得藏眞自敘於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囘視前日所作可笑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也

錢義妻德國夫人李氏和文之孫女早歲人物姝麗建炎初侍其姑秦魯大主避虜入淮次眞州而爲巨寇張遇衝劫骨肉散走度大江抵句容境上復爲賊之潰黨十餘人所畧同時被虜儕類六十輩姿色皆勝毆之入村落闃無人迹之境悉置一古廟中每至未曉則羣盜皆出爲鏁甚固至深夜迺歸必携金繒酒肉而來蓋椎埋得之逾旬無計可脫一日午間忽聞廟外有歎咳之音諸婦出牕中窺之一男子坐于石上卽呼來隔扉與之語男子云我荷檐于此所謂貨囊者婦各以實告且祈哀以求生路許以厚圖報謝其人復云此距巡簡司才十餘里吾當亟往告之以營捄若等今夕必濟幸無怖也何用報乎至夜盜歸醉飽而寢忽聞鑼聲甚振迺巡簡者領兵至矣盡獲賊徒無一人脫者詢婦輩各言門閥皆名族貴家於是遣人以禮津送其歸夫人後享富貴者數十年頃歲其子雋道端英奉版輿過天台夫人已老親爲明清言之

向伯恭爲淮南漕張邦昌僭竊于京師遣向之甥劉逵賫僞詔來伯恭不啓封焚之械繫逵于獄遣官奉表勸進高宗于河北其後以此東上之知至位法從掛冠而去寵遇極渥世所共知而胡仁仲宏作其行狀亦嘗及焉時又有徐端益字彥思婺州人也爲宿州虹縣武尉邦昌赦書至邑邑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常儀端益不屈膝而走事定伯恭爲言于朝詔換文資後終于朝請大夫子亦登科彥思博學多聞與先遊從所

厚者也先人嘗以詩著其節諳淳熙戊申冬明清調官于臨安解后其次子于相府方識之以其父前績祈造化于周益公坐客莫有知者於立談間迺指明清爲引證舊聞益公將上得旨令與屬官差遣

趙叔近者宗室子登進士弟有材畧建炎初爲兩浙提刑統兵平錢塘之亂擢直龍圖閣時大駕駐維揚以選掄守秀州治績甚著或有言其貪汙者免所居官拘係于郡遣朱芾代其任芾到官未久頗肆殘酷軍民怨懟有茶酒小卒徐明者帥其衆囚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近知事不可遏登廳呼卒徒安慰而告之曰新守暴虐不卹致汝輩所以爲此我當爲汝等守印請于朝別差慈祥愷悌之人來拊此一方羣卒俯伏不敢猖獗奏牘未及徹聞而朝廷已聞詔遣大軍往討之矣先是王淵在京爲小官時狎露臺娼周者稔甚亂後爲叔近所得携歸家淵每對人切齒是時適淵爲御營司都統制張韓俱爲淵部曲淵命張提師以往張素以父事淵拜辭于廷淵云趙叔近在彼張黙解其指將次秀境叔近乘涼輿以太守之儀郊迎于郡北沈氏園張卽叱令供析方下筆而羣刃悉前斷其右臂叔近號呼曰我宗室也衆云汝旣從逆何云宗室已折首於地秀卒見叔近被殺始忿怒返戈嬰城以距敵縱火毆畧一郡之内喋血荼毒翌日破關誅其首惡雖曰平定然其擾尤甚凱旋行闕第功行賞焉張於亂兵中獲周娼以獻于淵

淵勞之曰處置甚當但此婦人吾豈宜納君當自取之張云父旣不取某焉敢耶時韓在旁淵顧曰汝留之無嫌也韓再拜而受之旣歸韓甚以寵嬖爲韓生子韓旣貴盛周遂享國封之榮朝廷後知叔近之死於不幸詔特贈集英殿修撰制詞云士有以權濟事當時賴之未幾姦人圖之于今公議歸之此朕所深悼者也可無愍典以光泉壤哉爾屬籍之英吏能優裕昨者嘉禾適所歸典旁近部狂寇三發悉賴爾以定一方帖然而適與禍會可謂其不幸矣御史以冤狀聞朕用惻傷追榮論譔式表忠勤尚或有知歆此休命官其二子（鄭浩然云）

揮麈第三錄卷二（終）

揮麈第三錄卷三

劉廷者開封人向氏甥頗知書少年不撿無家可歸從張懷素左道于冀州一日懷素語廷云吾嘗遣范信中往說諸遷客于湖廣間久之不至闕從京口入都矣豈非用心不善乎子其往京師偵探之廷僞裝西上道中小緩而進比次國門則見懷素與其黨數人皆鎖頸纍纍而過防護甚嚴廷皇怖休于旅邸又數日變易名姓買舟南下有二白衣隸輩與之共載既相欵洽忽自云我開封府捉事使臣也君識一劉廷秀才否近以通謀爲逆事露官遣我捕之君其爲我物色焉廷畧不露其蹤跡次臨淮岸分背自此遁迹江淮間建炎初思陵中興應天遂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虜廷召對稱旨自草布投京秩直祕閣借侍從以行將命有旨擢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之嶮岨命分憂於凋郡併進直於清班巳酉歲金寇渡淮誨走奔錢塘時大駕巳幸四明杭守康志允之委城而遁軍民適共推誨領郡適虜騎于郊外誨登錢唐門樓遣人下與計事又唱言誨欲以城獻賊者爲衆所殺時有黃大本者江湖浪人也靖康初蔡絛効丁晉公賂海商遣表之計使大本持書于吳元中云自謂不出蔡氏可乎心應知之蓋謂其父疇昔有保護東宮之功果爲開封府所獲上之元中坐此免相然元長竟得弗誅大本巳酉歲亦以上書補京官假朝奉大夫直祕閣奉使北方既歸爲池州

貴池縣丞坐贓趙元振秉鈞恨其前日與蔡氏爲地使元長得逃於戮遂正刑典又有朱弁字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爲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歸貲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厚卹其家留匈奴凡十九歲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以終旅殯于臨安近朱元晦以其族人爲作行狀而尤先生延之作誌銘遷葬于西湖之上有聘遊集三十卷曲洧紀聞一書事多出於晁氏之言世頗傳之及與洪張爲輶軒唱和集去歲朝廷錄其孫爲文學云

明清頃有沈必先日記言奏事殿中高宗云近有人自東京逃歸聞張九成凡爲劉豫用事可怪必先奏云張九成在其鄉里臨安府鹽官縣寄居去行闕無百里而遠兩日前方有文字來乞將磨勘一官回授父改緋章服幸陛下裁之上云如此則所傳妄矣可笑不若便與一差遣召來蓋子韶廷試策流播僞齊人悉諷誦故傳疑焉翌日降旨除祕書郎

呂元直秉鈞既久又侍上汎海回越益肆其功自任威福趙元鎮爲中司上疏力排之元直榜元鎮爲翰林學士元鎮引司馬溫公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且辭且攻之章至十數上元直竟從策免以優禮而去元鎮徑除簽書樞密院事時建炎四年四月也

許志仁龍舒之秀士能詩善謔早爲李伯紀之門賓伯紀捐館諸子延緇徒爲佛事羣僧請懺悔之詞于許遒取汪彥章昔所行謫詞中數語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滅欺世盜名罪消滅如此者不一諸子憤怒詢其所繇知出于志仁詬責而逐之（李元度云）

紹興初梁仲謨汝嘉尹臨安五鼓往待漏院從官皆在焉有據胡床而假寐者旁觀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頗便於此仲謨請之其說云用木爲荷葉且以一柄插于靠背之後可以仰首而寢仲謨云當試爲諸公製之又明日入朝則凡在坐客各一張易其舊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備焉莫不歎伏而謝之今達官者皆用之蓋始於此

外祖曾空青任知信州日嘗辯宣仁聖烈誣謗以進于高宗皇帝首尾甚詳今備錄之切伏惟念宣仁聖烈皇后遭無根之謗四十餘年陛下踐祚之初首降德音昭示四方明文母保祐之功誅姦臣貪天之惡赫然威斷風動天下薄海內外鼓舞懽呼小臣么微嘗冒萬死於建炎元年八月內備錄先臣遺記扣閽以陳蓋自紹聖以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造爲滔天之謗上及宣仁先臣其方位樞筦論議爲多臣於家庭之間

固已興聞其畧而先臣親書記錄尤爲詳盡其後蔡渭繳文及甫等僞造之書附會廢立之謗當時用事之臣至以謂神考非宜仁所生以實傾搖廢立之迹欲以激怒哲宗賴哲宗皇帝天姿仁孝洞照謬妄而又先臣每事極論痛伐賊謀故於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是時蔡京撰造仁宗欲以庶人之禮改葬章獻意在施之宣仁先臣所陳乃以謂天命何可移易宣仁必無此心乞宣諭三省於詔命之中推明太母德意時哲宗聖諭云宣仁乃婦人之堯舜又蔡京以謂不誅楚邸則天下根本未正先臣所陳乃以謂就令楚邸有謀亦當涵容闊畧豈唯傷先帝篤愛兄弟之恩亦恐形迹宣仁上累聖德時哲宗又有他必不知之語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於珪責詞中猶用先臣之言增四句云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哲宗至再三稱善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踐祚欽聖獻肅垂簾之初先臣又嘗陳三省言元祐廢立之事欽聖云寃他嬢嬢豈有此意又云無此事又云當時不聞誰敢說及此事蓋欽聖受遺神宗同定大策禁中論議無不與聞歎息驚嗟形於聖語誣罔之狀明白可知逮崇寧之後蔡京用事首逐先臣極力傾擠寘之死地一時忠良相繼貶竄方遂其指鹿爲馬之計豈復以投鼠忌器爲嫌顛倒是非甘心快意予與蔡懋等撰造宮禁語言事跡加誣欽聖欺罔上皇以誣蔑衆聽國史所載臣雖不得而見然以紹聖不得

伸之姦謀施於崇寧擅權自肆之後其變亂是非巧肆誣詆亦不待言而後知也然彼不知者公論所在判若黑白於陛下聖德亦已久矣又況二聖玉音如在先臣記錄甚詳乃欲以一二姦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日之敗必至之理也本末事實盡載先臣三朝正論伏望聖慈萬機之暇特賜省覽付之外廷宣之史官播告中外使天下後世曉然皆知哲宗仁孝之德初無疑似欽聖歎息之語深切著明而四十餘年間止緣一二姦臣賊子興訛造訕以報簾幃之怨貪天之力以掩巍巍之功使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大德返遭誣衊今者考正是非誅鉏謗議陰霾蔽蝕之際然後赫然日月之光旁燭四海焜燿萬世與天地合德於無窮也先臣不昧亦鼓舞於九泉之下矣此紹興三年五月也三朝正論士大夫家往往有之

紹興庚申歲（明清侍親居山陰方總角有學者張）堯叟唐老自九江來從先人適聞岳侯父子伏誅堯叟云僕去歲在羌廬正覩岳侯葬母僕衛甚盛觀者塡塞山間如市解后一僧爲僕言岳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既同龍虎無異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子其識之今迺果然未知它日如何耳王樞密迺襄敏本江州人葬其母于鄉里有十子輔道既罹橫逆而有名寀者爲開封幕過橋墮馬死名端者待漏禁門簷瓦冰柱折墜穿頂而沒後數十年輔道之子炎弼彥融以勳德之裔朝廷錄用以官把麾持節升直內閣炎弼二子萬全萬樞今皆正郎而諸位登進士第者接踵岳非葬之後凡三十年滿洗寃誣諸子者孫驟從縲紲進躡清華昔日之言猶在耳也

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南雄太守黃達如者考滿還朝獻言請盡誅前此異議之士庶幾以杜後患秦會之喜之薦爲監察御史方數日廣東部使者韓球按其贓汙鉅萬奏牘既上雖秦亦不能揜僨止罷絀人亦快之

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邏鋪老卒覘于案間以問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世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目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裕陵者也（李平叔云）

鄭亨仲剛中爲川陝宣撫節制諸將極爲尊嚴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堦墀然後升廳就坐忽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乞講鈞敵之禮吏以爲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取吾頭可矣堦墀之儀不可易也璘皇恐聽命人皆服之

政和末秦會之自金陵往參成均行次當塗境上值大雨水衝橋斷不能前進虛中居民開短窻

延一士子教其子弟士子於書室窗中窺見秦徒步執蓋立風雨中淋漓悽然甚憐之呼入令小憩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留而共榻翌日晴霽送之登途秦大以感激秦既自敘其詳復詢士之姓名云曹筠庭堅也秦登第即宦顯絕不相聞久之曹建炎初以太學生隨大駕南幸至維揚免省策名後為台州知錄老不任事太守張偁對移為黃巖主簿無憀之甚時秦專權久矣曹一夕偶省悟其前此一飯之恩因謀諸婦婦吳越錢族晚事曹頗解事謂曰番爾何不漫愬之筠因便介姑作詩以致祈懇末句云浩浩秦淮千萬頃好將餘浪到灘頭其淺陋不工如此秦一覽慨然興念以刪定官召之尋改官入臺遂進南床高宗惡之親批逐出秦猶以為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未幾坤維闕帥即擢次對制閫全蜀到官之後弛廢不治遂致孝忠之變秦竟庇護之奉祠而歸秦沒始奪其職云

方務德帥荊南有寓客張黜者廼魏公之族子出其廼翁所記建炎荊州遺事一編示務德云孔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荊南城是時朝廷方經理北虜未暇討捕羣盜張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之効順朝廷著名青史勿墨丹書為天下笑彥舟感悟與部下謀咸有納款之意張又語之云太尉須立勞効庶為朝廷所信四川宣撫乃我之叔父也目今去朝廷甚遠俟見太尉立功當為引領頭目人入川叅宣撫以求保奏推賞如何彥舟云甚好今有一項虜人往湖南劫掠闖

朝夕取道襄陽以歸北界待與攔截勦殺以圖報國張云此項虜寇人數不多又是歸師在今日無甚利害鼎州一帶有賊徒鍾相衆號四十萬乃國家腹心之疾太尉儻能平此朝廷必喜將士以此取富貴何患不濟諸將皆喜云此亦何難彥舟亦首肯張遂促其出師一戰而勝賊徒犇潰張遂與彥舟具立功人姓名及歸降文字與彥舟心腹數人俱入蜀謁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劇賊劉超者擁數萬衆欲往湖南劫掠張又以說彥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相從我當併往宣撫司言之超亦聽命駐軍于夔州不為鹵掠之計以俟朝命張行未及宣撫司數舍遇族兄自魏公處來問何幹且以兩事告之族兄者從而攫金張答以此行止為朝廷寬顧憂及救數路生靈之命豈有閑錢相助其人不悅徑返往見魏公先言以為張受三賊賂甚厚其謀變詐不可信魏公然之張至宣撫司乞推賞孔彥舟部曲以彥舟為主帥且令屯駐荊南使之彈壓鍾相餘黨招撫襄漢荊湖之人復耕桑之業魏公悉不從姑令彥舟領部曲往黃州屯駐大失望徒黨皆不樂黃州之行以謂宣司不信其誠心遂率衆渡淮降虜紹興初楊么復嘯聚鍾相餘黨二十萬占洞庭湖襄漢湖湘之民蹂踐過半至今州縣荒殘不能復舊劉超者只駐軍夔州後遇劉季高自蜀被召趁朝攜降書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進用繇此而得之以上悉張自敘云爾不欲易之

湯致遠鵬舉守婺州與通判梁仲寬厚善仲寬者越人也晚得一婢甚憐寵之一旦辭去遂為天章寺長老德範者所有納之于方丈梁邑邑以終湯時帥長沙有過客為湯言之且悲且憤識之胸中明年湯易帥浙東入境即天章甫至寺中急呼五百角主僧決而逐出大以快意然德範者與婢一舸東去已逾月被撻之髡入院蓋未久也

陳師禹汝錫處州人也以才猷宜力于中興之初高宗自四明還會稽領帥浙東當搶攘之後安輯經理美効甚著適秦會之自北方還朝素懷睚眦以它罪坐師禹貶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既行一程次楓橋鎮客將朱禮者晨起鼓帥于衆曰責降官在法不當差破送還人一喏而散師禹不免雇賃使令以之貶所時王昭祖揚英為帥屬在旁知狀雖憤怒之而莫能何也後十八年昭祖以吏部郎出為叅謀官朱禮者已為大吏適湯致遠來為帥湯素負嫉惡之名開潘未久昭祖白其事于湯令搜訪其姦贓黥竄象州一郡翕然師禹孫師點也

吳棫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決科之後浮湛州縣晚始得丞太常紹興間尚須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謝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辨數以謂久弃筆研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閑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于才老臺評遂上罷其新任繇是廢斥以終有毛詩叶韻行於世

汪明遠澈任衢州教授以母憂歸從吉後造朝從秦會之仍求舊闕詞甚懇到秦問何苦欲此汪云彼中人情既熟且郡有兩臺可以求知秦愈疑之不與遂以沅州教授處之既不遂意而地偏且遠汪家素貧稱貸赴官極爲不滿到郡見井邑之荒凉游從之寥落尤以鬱陶心竊怨秦而不敢言也適万俟元忠與秦異議自參政安置秭歸後徙沅江汪因謁之投分甚膠日夕往還三載之間益以膠固万俟還朝繼而大拜首加薦引力爲之地入朝七年間遂登政府事不可料有如此者

鄭恭老作肅甲戌歲自知吉州回上殿陳劄子云郡中每歲以黃河竹索錢輸于公上黃河久陷僞境錢歸何所乞行蠲免其他循襲似此等者亦乞盡令除放高宗嘉納且諭秦丞相而稱獎再三焉秦大怒諷部使者誣以爲在任不法與大獄而繩治之逮吏及門而秦殂遂免

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謚忠肅其子應之正同適爲刑部侍郎往謝政府有以大勛爲元樞者忽問云先丈何事得罪蔡師垣邪應之曰先人建中初爲諫官力言二蔡於未用事時其後以此遷謫流落無有寧日其人若醒悟狀曰此所以南度後便爲參政也蓋後誤以爲陳去非然不知初又以爲何人也

李泰發之遷責海外也欲寄書秦丞相以祈內徙而無人可遣門人王彥恭趯罷雷守閑居全州泰發乃作秦書託王爲尋端便王鄰之居有李將領者坐岳侯事編置于郡與閭里通情趣令其子司法者從李將就屋一隸遣往會稽授書于泰發家既至趯秦發子弟不敢以人入都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達于秦忽令問李參政今在何所遠人倉卒遽對云李參政見在全州與王知府鄰居蓋誤以李將爲泰發也且云有王法司與李參政親以書付我令來蓋錯愕之際又稱司法爲法司也秦怒於是送大理寺根勘行下全州體究李尤擅離貶所如何輒敢存留在本州且追王趯并王法司赴獄而全州適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與彥恭舍甚邇俱就逮後體究得泰發初未嘗離昌化但誣彥恭以前任過愆除名勒停編管辰州王法司者憍然不知亦勒認贓罪杖脊當時聞者無不笑而憐之

汪明遠爲荆襄宣諭使逆亮遣劉蕚領兵號二十萬侵犯襄漢間荆鄂諸軍屢捷俘虜人多僉軍語我師云我輩皆被虜中僉來離家日父兄告戒云汝見南朝軍馬切勿向前迎敵但只投降他日定放汝歸父兄再有相見之期儻不從誨戒必遭南軍殺戮有聞此語以告明遠者遂與幕僚謀之建議盡根刷俘虜之人借補以官縱遣北歸歡躍而去乾道改元虜人再來侵犯荆鄂亦出師入北界縱遣之人有來爲鄉道者諸將皆全璧而歸

逆亮簒位之後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闕廷有畏讋者遂有輕我之心卽謀大舉僉刷以北人爲兵欲以百萬南攻止得六十七萬以二十七萬侵淮東敵劉信叔亮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云國家養汝輩許時政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兩軍堅壁不動權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諸軍旗號戒諭諸將云不可妄動且看虜軍有陣脚不固不肅者看吾舉逐軍旗號先舉動虜軍數重之內有紫傘往來傳呼者莫知其意虜軍先來犯陣遇大雨遂退復駐軍于舊寨無一不肅諸將遂詰權云虜軍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權云諸公不可說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于此不可有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軍死此却將甚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遂言當從諸人議往南岸叫船渡軍馬還與國家保江却自往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計算軍馬渡江有殿後者必爲虜騎所追合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爲殿後保全軍馬過江衆服其勇王琪是時爲護聖馬軍統制亦同行云所部軍馬乃主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却他一人一騎遂令護聖馬軍先渡諸軍次第而濟虜騎果下馬來追襲時俊牌手當之幸所失不致如算之數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虜人權爲樞密行府押詣朝廷竄于海外逆亮築臺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至中流爲采石戰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以寸札弩射虜人赴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江

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于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秉鈞知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在江中獲捷者亦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獲賞最輕壹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次年春初明清從外舅起帥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之直書其語不復潤色以文云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命之以官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之頭顱豈不可畏適閩人伯卿阜民在坐末趍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

前錄載湯進之封慶國公也明清嘗陳之章聖之初封湯始疑以爲未然於史館檢閱然後封章其所上劄子廼云自天聖以來未有敢以爲封者然又不知宣和中王黼白蒙亨皆嘗受而失於辭避是不曾詳於稽考也

明清晚識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見傾蓋若平生懽借舉引重恩誼非輕公任文昌一日忽問云天臨殿在於何府邪明清云自昔以來蓋未有之紹聖初米元章爲令畿邑之雍丘遊治下古寺寺僧指方丈云頃章聖幸亳祉千乘萬騎經從嘗憩宿于中元章卽命彩飾建鵰嚴其羽衛自書榜之曰天臨殿時呂升卿爲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以謂下邑不白朝廷擅創殿立名將按治之蔡元長作內相營捄獲免聞有自製殿贊

恨未見之尤郎從袖間出文書廼元章所書贊也云才方得之公可謂博物洽聞矣翌日入省形言稱道于稠人廣衆中焉樓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矩所畫重屏圖祐陵親題白樂天詩于上有衮中央幘而坐者指以相問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頃歲大父牧九江於廬山圓通寺撫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此繪容卽其人文矩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畫一時之景也亟走介往會稽取舊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服無豪髮之少異因爲跋其後樓深以賞激繼而明清丐外得請以詩送行後一篇云遂初陳迹遽淒涼擊節青緗極薦揚談笑於儂情易厚典刑使我意差强重屏唐畫論中主古殿遺文話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問尺書時許到淮鄉

明清前年厠迹暉路假居于臨安之七寶山俯仰顧盻衆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襟懷灑然記憶舊聞纂揮麈後錄既幸成編去歲請外從欲贅丞海角涉筆之暇無所用心省之胸次隨手濡毫又獲數十事不覺盈帙漫名曰揮麈第三錄凡所聞見若來歷尚晦本末未詳姑且闕之以待乞靈于博洽之君子然後敢書斯亦習氣未能掃除猶雞肋之餘味耳慶元初元仲春丁巳明清重書于吳陵官舍佳客亭

茲集凡三卷記宋高宗東狩事甚詳如劉希范責邦昌全書婁陟明上高宗書秦會之諫議狀王幼安草檄曾空青辨謗錄云云俱可

備史官采擇其餘閒情小趣正所謂雞肋之餘味余虞山毛晉識

揮麈錄餘話總目

卷之一

帝王自有眞
王荊公薦常秩
任世初上書乞取燕雲
高宗却獻燒金及藥術
葉夢得奏對聖語
建炎符兆
高宗幸台州祥符寺
趙元鎭責黃彥節
沈之才引經被逐
孝宗儲祥
紹興中選擇宗子
張思廉言事多驗
祐陵與蔡元長賡歌
蔡元長作太清樓特燕記
蔡元長保和殿曲燕記延福宮曲燕記
祐陵召東宮
祖宗兵制名樞廷備檢
王文恭草制辨下多時
近世衣冠之盛
蔡敏肅帥平涼作喜遷鶯詞
東坡入翰林被旨
富文忠上章自劾
司天監元瑛上奏
曾文肅有壽詞
陳禾節義敢言

林子中野史
黃慶基摘東坡語以爲詆誣
士林佳話
畢煥述野人閑話
事有相類而禍福不侔
王文穆爲同年尉
東坡送章守湖州詩
錢穆父行章子厚告詞
周美成再進汴都賦表
詞人蹈襲
沈睿達書帶詞

卷之二

丁晉公端硯
王荊公集句詞
周美成夢中得瑞鷓鴣詞
周美成風流子詞
蔡元度燕曾文肅
耿南仲席上不作詩
張如瑩與聶賁遠王將明同官
徐典樂製轉調二郎神
東坡記發冢小話
艮嶽奇石
朱勔葬父
風和尚知人休咎
蔡攸曲燕禁中
李邈換武
詹堅老與李端初交代

黃謙狡獪
王履道詠梁師成賜第
劉跛子知人禍福
蔡元長令費孝先畫卦影
蔡元長建第錢塘
胡宗哲陳皐水清玉潤
蘇元老謝表
李泰發謝表
潭州天寧寺有平楚樓
韋絢嘉話虛誕
向子固維揚夢果應
康倬詭易姓名
王佾戲向宗厚
宋穀叔醫田登母
王予亨醫吐舌
李氏醫腸癰
王定觀服丹砂
丁廣服丹藥
秦會之還朝入相
印行書籍自毋丘儉始
靖康議狀乃馬伸之文
秦會之詆范覺民
秦會之以秦熺爲乞字
王岐公復官
殺帥蜀之職自王曆始
宗室入蜀自趙德夫始
廉宣仲再居霅川

秦會之擢張師言
向伯恭奏補陳序
王俊首岳侯狀
南部老盜自陳
呂元直除馬子約英州
吳幵莫儔竄逐
國朝六曹尚書寄祿
王兵部跋李伯時古器圖語
劉士祥姦利
張彥實居西掖
王仲言作慈寧殿賦
相蔡元長迺超覽堂字
林開相蔡元度子
九江舟中盜鑄錢
賞心亭長短句
張韓奏凱
秦會之題跋鄭德象
甄倸義買機宜
唐崔相國德政碑
顏魯公墨帖
園石讖語
趙知府跋

揮麈錄餘話總目終

揮麈後錄餘話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虞 毛 晉 訂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巔周覽形勢謂繼恩云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乃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閬謀立太祖之孫惟吉適洩其機呂正惠時爲上宰鎖繼恩而迎眞宗于南衙即帝位繼恩等尋悉誅竄前人已嘗記之熙寧中昌齡之孫逢登進士第以能賦擅名一時吳伯固編三元衡鑑祭九河合爲一者是也逢素聞其家語與方士李士寧醫官劉育熒惑宗室世居共謀不軌旋皆敗死詳見國史靖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竊此說至是適天下大亂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爲盟以倖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佑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濟大河皇懼歸命遣其妻弟陳良翰奉表勸進高宗羅致元帥幕中興後亟欲大用會與大將辛道宗爭功道宗得其文繳進之詔置獄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竄子崧于嶺外此與夏賀良赤精子之言劉歆易名以應符讖何以異哉豈知接千秋之統帝王自有眞邪

熙寧初王荊公力薦常夷父乞以种放之禮召之上云放輩詩酒自娛而已豈有經世之才如常

秩肯來朕當以非常之禮待之故制詞云惝然斯來副朕虛佇蓋宣德音也

靖康初李伯紀薦任申先世初自布衣錫對欽宗忽問云卿在前朝曾上書乞取燕雲世初云誠有之臣是時爲見遼國衰弱謂我若訓練甲兵遲以歲月乘此機會可以盡復燕雲舊地初非欲結小羌擣其巢穴此書尚在可賜睿覽上云曾見之使如卿言燕雲之地何患不得繼以歎息即批出賜進士出身自是進用世初伯雨之子也

高宗應天中興之初大臣有薦瀘州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府得旨令守臣錢蓋等津發至行在所既入朝適以所燒金及藥術爲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仰三省發遣赴元來去處日下施行仍將燒金合用什物於街市拋毀

建炎己酉以葉夢得少緼爲左丞纔十四日而爲言者所攻而罷其自記奏對聖語備列于後一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聖訓問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勑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疋聖訓驚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諸崇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今遲奏乞減一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祖宗時不同却恐減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拋買或致失信欲且與減二萬疋并八千有零數臣

等奏陛下至誠卹民可謂周盡聖訓復云如此好事利益於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筆卽從中出曰訪聞婺州上供羅舊數不過一萬疋崇寧以後積漸增添幾至五倍近歲無本錢皆出科配久爲民病深可矜恤今後可每年與減二萬八千匹并零數者爲永法仍令本州及轉運司每年那融應副本錢足備臣等卽施行車駕初至臨安府霖雨不止一日臣等奏事畢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宮居必隘窄且東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潤非京師比聖訓曰亦不覺窄但卑溼爾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獨求安至今寢處尚在堂外當俟將士官局各得所居遷從之人稍有所歸朕方敢還入寢臣等皆言聖心如此人情孰不感動車駕始至臨安府手詔郞官以上悉皆許薦人材蓋特恩也一日進呈侍從官等奏狀聖訓諭臣等曰今次所薦人材不比已前當須擇其可取者便擢用之乃命並召赴都堂審察翌日復命臣等曰郞官等所薦士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早朝退遍閱諸處章奏未嘗閑今後進膳罷令後殿引見及晚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得款曲臣等奏但恐上勞聖躬若陛下不倦接見疎遠搜訪賢能天下幸甚於是再批旨行下一日初進對聖訓首言陳東歐陽徹可贈一官并與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於倉猝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使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卽

奉詔言甚善聖訓復曰馬伸前此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曰聞伸已死聖訓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爲罪之意乃問伸自何官責臣等皆曰自衛尉少卿聖訓曰可復召爲衛尉少卿臣等奉詔而退東等於是皆贈官及與子或弟恩澤一人并詔所居優卹其家進呈湖州民王永從進錢五十萬緡佐國用臣等言戶部財用稍集亦不至甚闕聖訓曰如此卽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却之或曰已納其伍萬緡矣今却之則前後異同聖訓曰既不闕用可併前已納還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臣等皆言聖慮及此東南之民聞風當益感悅一日聖訓諭臣等言過江器械皆散亾甲所失尤多朕每躬擐甲冑閱武於宮中以勵衛士乃知舊所造甲有未盡善如披膊皆用鐵背肘幾不可引以當胸緩急如何屈伸今皆親自裁定損益與舊不同極便於施行令兩浙路諸州分造甲五十副一以新樣爲之臣等皆言陛下留意武事前所未講盡經聖慮此前史所以稱漢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朝退內出新樣甲一副示臣等舊轉肘鐵葉處皆易以皮屈伸無不利便佗皆類此其後陳東歐陽徹俱贈祕撰各又官其二子仍賜田十頃

高宗建炎二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初度錢塘至蕭山有列拜于道側者揭其前云宗室趙不衰以下起居上大喜顧左右曰符兆如是吾無慮焉詔不衰進秩三等是行雖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大定矣不衰卽善俊之父此與太宗征河東宋捷之祥一也是時遐御舟棹工又有趙立畢勝之讖

建炎庚戌正月三日高宗航海次台州之章安鎭落帆于鎭之祥符寺前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時長老者方陞座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右勿令驚惶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爲六飛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始教以起居之儀（李承造升之云詞宋刻作祠）

紹興中趙元鎭爲左相一日入朝見白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元鎭詢誰主其事曰內侍黃彥節也元鎭卽呼彥節詬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邪命勒軍令狀日下罷役彥節以聞于上翌日元鎭奏事上諭曰前日偶見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數十竿非欲以爲苑囿然卿能防微杜漸如此可謂盡忠爾後儻有似此等事勿憚以警朕之不逮也（彥節自云）

沈之才者以碁得幸思陵爲御前祗應一日禁中與其類對奕上諭曰切須子細之才遽曰念茲在茲上怒云技藝之徒輒敢對朕引經邪命內侍省打竹篦二十逐出（康宣仲云）

秀州外監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爲杉清閘官虞候一日晚出郊過嘉興縣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爲回祿亟入視之云趙縣丞之室適免身得雄是誕育孝宗也浩之子楧今爲監官家于縣

橋之西可貲焉（張浩自云）

紹興壬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畤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焉一肥一癯遒留肥而遣癯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遒令二人叉手並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爾而過何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癯而逐肥者癯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溫州都監（趙子肇彥两云）

辛巳歲顏亮寇淮江浙震動有處州遂昌縣道流張思廉者人稱爲有道之士言事多驗時李正之大正爲邑尉從而問之思廉以片紙書云眷乃在位初得之殊不可曉次年阜陵改名正儲登極（李正之云）

明淸頃於蔡微處得觀祐陵與蔡元長賡歌一軸皆眞迹也今錄於後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齋宮卽事賜太師報本精禋自國南先期淸廟宿齋嚴層霄初（今上御名）同雲靄暖吹俄回海旦邏十萬軍容氷作陣九街鴛瓦玉爲簷肅雍顯相同元老行慶均釐四海霑太師臣京恭和雪晴至日日初南帝舉明禋祀事嚴萬瓦溝中寒色在一輪空外曉光遲雲和龍衮開氷轍風暖鸞旗拂凍簷共喜天心扶聖德珠璣更誤寵恩霑展釆齊明拱面南濃雲深入夜更嚴風和不放瓊英落日暖高隨玉漏遲照地神光臨午陛鳴阜仙杖下重簷五門回仗如天上看擧雞竿雨露霑袞龍朱扆午階南大輦鸞鳴羽衛嚴

玉輅乍回黃道穩金烏初上白雲邁五門曉吹開旗尾萬騎花光入帽簷已見神光昭感格鶴書恩下萬邦霑伏福初回八陛南凝旒袞對百神嚴覲消塵入康衢潤神應光隨北陛遲丹檻雉開中扇影朱繩鶴下五門簷黎生鼓舞明禋畢却憶花飛舞袖霑淸廟齋幄常有詩賜太師已曾和進禋祀禮成以目擊之事依前韻再進今亦用元韻復賜太師非特以此相困益淸時君臣賡載亦一時盛事耳靈鼓黃麾道指南紫壇蒼壁示凝嚴聯翩玉羽層霄下烜赫神光愛景邐爲喜鸞輿回鳳闕故留芝蓋出虬簷禮天要作斯民福解雨今當萬物霑太師以被賜遲字韻詩前後凡三次進和蓋欲示其韻愈嚴而愈工耳復以前韻又賜太師天位迎陽轉斗南千官山立盡恭嚴其欣奠玉煙初達爭奉回鸞日已遲歸問雪中誰詠絮冥搜花底自巡簷禮成卻喜歌盈尺端爲來麰萬寓霑（唐杜甫詩巡簷索共梅花笑蓋雪事也）太師臣京題神霄宮下馬神霄第一回晴空宮殿九秋開月中桂子看時落雲外仙軿特地來參差碧瓦切昭回繡戶雲輸次第開仙伯九霄曾付託得隨眞主下天來神霄玉淸萬壽宮慶成卿以使事奉安聖像聞有二詩書牌俯同其韻復賜太師碧落金風爽氣回聚霄乍喜瑞霞開經營欲致黎元福敢謂詩人詠子來曨曚日馭曉光回金碧相宜玉府開步武煙霞還舊觀百神應喜左元來昨日召卿等自卿私第泛舟經景龍江游擷芳園靈沼聞卿有小詩

令俯同其韻賜太師景龍江靜喜安流玉色開看浴翅鷗已覺西風頗無事何妨總泛濟川舟登山想見留雲際賞日還能傍水涯對此已多重九興先輸黃髮賞黃花錦繡煙霄碧玉山禁紆靜練照晴川留連不惜厭厭去雅興難忘旣醉篇上淸寶籙宮立冬日講經之次有羽鶴數千飛翔空際公卿士庶衆目仰瞻卿時預榮觀作詩紀實來上因俯同其韻賜太師以下上淸講席鬱蕭臺俄有靑田萬侶來蔽翳晴空疑雪舞低佪轉影類雲開鏘鏘淸淚遙相續應瑞疑時尚不回歸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見謫仙才又上巳日賜太師金明春色正芳妍修禊佳辰集衆賢久矣愆陽罹暵旱沛然膏雨潤農田乘時厭挾花盈帽胥樂何辭酒滿船所賴燮調功有自佇期高廩報豐年微元長之孫自云當其父祖宮貴鼎盛時悉貯于隆儒亭會斷此百分之一二焉國禍家艱之後散落人間不知其幾也（御名讀字）

祐陵癸巳歲蔡元長自錢唐趣召再拜詔特錫燕于太淸樓極承平一時之盛元長作記以進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宥過眚愆復官就第命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臣童師敏齎詔召赴闕臣京頓首辭繼被御札手詔責以大義惶怖上道於是飲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祓禊于西池寵大恩隆念無以稱上曰朕致周宣王之詩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其可不如古者詔以是月

八日開後苑太清樓命內客省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帶御器械臣譚稹同知入內內侍省事臣楊戩內客省使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帶御器械臣賈祥引進使晉州管內觀察使勾當內東門司臣梁師成等伍人總領其事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尚藥局典御臣鄧忠仁等一十三人掌典內謁者職有司請辦具上帝弗用前三日幸太清相視其所曰於此設次於此陳器皿於此置尊罍於此膳羞於此樂舞出內府酒尊寶器琉璃馬瑙水精玻瓈翡翠玉曰以此加爵致四方美味螺蛤蝦鱖白南海瓊枝東陵玉蘂與海物惟錯曰以此加籩頒御府寶帶宰相親王以玉執政以通犀餘花犀曰以此實篚敎坊請具樂奏上弗用曰後庭女樂肄自先帝隸業天臣未之享其陳于庭上曰不可以燕樂廢政是日視事垂拱殿退召臣何執中臣蔡京臣鄭紳臣吳居厚臣劉正夫臣侯蒙臣鄧洵仁臣鄭居中臣鄧洵武臣高俅臣童貫崇政殿閱弓馬所子弟武伎引強如格各命以官遂賜坐命宮人擊鞠臣何執中等辭請立侍上曰坐乃坐於是馳馬舉仗翻手覆手丸素如綴又引滿馳射妙絕一時賜賚有差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就次以憩詔臣蔡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昔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逕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挾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罍洗陳几案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飾綠無文采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石爲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有御札靜宇牓梁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方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嶄巖峻立幽花異木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層巒不大高峻俯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牓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奏曰宣和殿閣亭沼縱橫不滿百步而修真觀妙發號施令仁民愛物好古博雅玩芳綴華咸在焉楹無金碧壁無珠璫堦無玉砌而沼池巖谷谿澗原隰太湖之石泗濱之磬澄竹山茶崇蘭香茝葩華而紛郁無犬馬射獵畋遊之奉而有鷗鳧雁鶩鶖鷄鶴龜魚翺翔雀飛而上下無莞絃絲竹魚龍曼衍之戲而有松風竹韻鶴唳鶯啼天地之籟適耳而自鳴其絜齊清虛雅素若此則言者不根蓋不足恤日午謁者引執中以下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肅然無敢謦咳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牀以次立亦無敢離行失次皇子嘉王楷起居升殿側侍進趍莊重儼若成人臣執中等前賀曰皇子侍燕宗社之慶樂作節奏如儀聲和而繹羣臣同樂宜畧去苛禮伏食起坐當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寶器進上量滿酌以賜命皇子宣勸羣臣惶恐飲釂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琖烹新貢太平嘉瑞鬭茶飲之上曰日未晡可命樂殿上笙簧琵琶箜篌方響箏簫登陛合奏宮娥妙舞進御酒上執爵命掌樽者注羣臣酒曰可共飲此杯羣臣俯伏謝上又曰可觀羣臣凭陛以觀又頓首謝又命宮娥撫琴擘阮已而羣臣盡醉臣竊考鹿鳴之什冠於小雅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旣醉太平之時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在昔君臣施報之道在於飲食燕樂之間太清自真祖開寶以迄于今飲食之設僕張之盛樂奏之和前此未有勸侑之恩禮意之厚相與無間之情亦今昔所無實君臣千載之遇而臣德輶智弱曾不足仰報萬分昔仲甫徂齊式遄其歸而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召虎受命錫以圭瓚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然則上之施光下之報宜厚而臣老矣論報無所切不自量慕古人之□謹稽首再拜誦曰皇帝在御政若稽古昔周宣王燕嘉吉甫曰來汝京實始予輔厥初有爲唱予和汝式遄其歸遠于吳楚勞還于庭飲至于露既又享之其開禁禦有來帝車相視其所於此膳羞於此樂舞海物惟錯于以加籩何錫予之實篚及筐簫鼓鏘鏘後庭委女帝曰宣和不遠跬步人昔有言金柱玉戶帝命予攸爾掖爾父乃瞻庭除乃歷殿廡綠飾上棟漆朱下宇粱無該雕檻不采組有石巖巖有泉濟濟體道清心於此燕處彼言厚誣何恤何慮帝執帝爵勸酬交舉毋相其儀毋間笑語有喜惟王飲之

傳飫臣拜稽首千載之遇君施臣報式燕且譽臣拜稽首明命是賦天子萬年受天之祜（賢宋刻作嘏）

蔡元長所述太清樓特燕記旣列於前又得保和殿曲燕延福宮曲燕二記今復裁于左方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詔臣蔡京臣王黼臣越王俁臣燕王似臣嘉王楷臣童貫臣嗣濮王仲忽臣馮熙載臣蔡攸燕保和殿臣蔡儵臣蔡翛臣蔡鞗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酴醾架至太寧閣登層巒林霄褰鳳垂雲亭景物如前林木蔽蔭如勝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無綵繪飾侈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蓊欝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王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皷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祕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識駭見上親指示爲言其槩因指閣內此藏卿表章字札無遺者命開櫃櫃有朱隔隔內貯小匣匣內覆以緖綺得臣所書撰淑妃劉氏制臣進曰札惡文鄙不謂襲藏如此念無以稱報頓首謝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天眞閣凝德殿之東崇石峭壁高百丈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翠翹燕閣諸處賜茶全眞殿上親御擊注湯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爲臣下烹調震悸惶怖豈敢啜頓首拜上曰可少休乃出瑤林殿中使馮皓傳旨留題殿壁諭臣筆墨已具乃題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賜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分賜酒五行再休許至玉眞軒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眞軒內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臣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輝詔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自謂得見妃矣旣而但画像掛西垣臣即以謝奏曰玉眞軒檻暖如春只見丹青未有人月裏常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眞須臾中使召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況姻家自當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叙謝妃荅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奏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坐徹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散古調酬勸交錯上顧羣臣曰桂子三秋七里香七里香桂子名也臣楷項許對曰麥雲九夏兩岐秀臣攸曰雞舌五年千歲棗臣曰菊英九日萬齡黃乃賡載歌曰君臣燕衍昇平際屬句論文樂未央臣奏曰陛下樂與人同不間高卑日且昃久勤聖躬不敢安上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行無算上忽憶紹聖春宴口號二句問曰卿所作否餘句云何臣曰臣所進詩歲久不記上曰是時以疾告假哲宗召至宣和西閣問所告假若對曰臣有負薪之疾不果預需雲之燕哲宗曰蔡承旨有佳句曰紅蠟青煙寒食後翠華黃屋太微間不可不赴上曰臣敢不力疾趨奉是日待漏東華哲宗已遣使詢來否語纔命郝隨持盃以勸凡三酬大醉免謝扶出因沈吟曰記上下句有曰集英班者繼而曰牙牌曉奏集英班日暖雲龍下九關紅蠟青煙寒食後翠華黃屋太微間繼又曰三天樂奏三春曲萬歲聲連萬歲山欲識君臣同樂意天威咫尺不違顏臣頓首謝曰臣操筆注思於今二十年陛下語及方省髣髴然不記一字陛下藩邸已知臣蓋非今日豈勝榮幸再拜謝上輪指曰二十四年矣左右皆大驚非聖人孰與夫此臣又謝曰臣被知藩邸受眷紹聖兩朝遭遇臣駑下衰老無毫髮稱報上曰屢見哲宗道卿但爲章惇輩沮忌不及用朕時年八歲垂髫侍側一日哲宗疑慮默若有所思問曰大臣以謂不當紹述朕深疑之奏曰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疑之有哲宗駭曰是兒有大志如此由是劉摯呂大防相繼斥逐紹述自此始臣奏曰陛下曲燕御酒樂欣交通而追時惟哲宗付託與紹述之始孝友篤於誠心非臣之幸社稷天下之幸因再拜賀觴已下皆再拜上又曰嘗記合食與卿否臣謝曰是時大禮禁嚴厨饔不得入賀食端邸蒙陛下賜之臣被遇自茲終身不敢忘又曰崇政殿試卿在西幕詳定時因入持扇求書得二詩皆

杜甫所作詩曰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臣曰崇寧初蒙宣諭扇猶在上曰今尚在也臣曰自古人臣遭遇或以一能一技見知當時名顯後世臣章句片言二十年前已蒙收錄崇寧以來被遇若此君臣千載豈非一日君之施厚臣之報豐臣無尺寸孤負恩紀但知感涕上曰卿可以安矣臣又奏曰樂奏繽紛酒觴交錯方事燕飲上及繼述下及故老若朋友相與銜盃酒接慇懃之歡道舊論新顧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燕樂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籌衆前奏丐罷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曲宴記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特召學士承旨臣李邦彥學士臣宇文粹中與示異恩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殽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髣髴上遣殿中監蔡行諭旨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如食味果實有餘者自可攜歸酒五行以碧玉醆宣諭（侍宴諸臣云前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憩於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飛陛金碧絢耀疑在雲霄間設衢樽鈞樂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戲繼以歌誦示天下與民同樂之恩侈太平之盛事次詣穆清殿後入崆峒洞天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閤東

西對列曰琴棊書畫茶丹經香臣等熟視之自崆峒入至八閤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熀煌心目俱奪閤前再坐小案玉斝珍異如海陸羞鼎又與睿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殿側縱觀上謂保和殿學士蔡翛曰引二翰苑子細看一一說與諄諭再三次詣成平殿鳳燭龍燈燦然如畫奇偉萬狀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醆面如疎星澹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旣而命坐酒行無算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蹁躚態有餘妍凡目刱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盡是殯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誰修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彥上顧臣邦彥曰好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此卿等榮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舟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釂復顧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仍數被特勸夜分而罷臣仰惟陛下加惠親賢共享太平肆念詞臣許陪鼎席宗工之末周於待遇略去常儀臣邦彥粹中首膺異數親承玉音俾編載榮遇以侈北門之盛蓋陛下崇儒右文表異從禁用示眷矚之意誠千載幸會也竊伏惟念一介微生毋自布衣叨膺識擢凡所蒙被度越倫輩曾微毫忽以助山嶽茲侍燕衎咫尺威顏獨誤睿獎至官而不名豈臣糜捐所能稱塞臣切觀文武之盛始於憂勤而逸樂繼之鹿鳴之燕羣臣嘉賓得盡其心故天保之報永永無極臣雖么陋敢忘歸美之義輒揚盛蹟備載千篇使

覩草之臣知聖主曲宴內務自臣等始謹錄進呈伏取進止

宣和末祐陵欲內禪稱疾作令召東宮先是欽宗在朱邸每不平諸倖臣之恣橫至是內侍數十人擁鄆王楷至殿門時何瓘以殿帥守禁衛仗劒拒之鄆王趍前曰太尉豈不識楷耶瓘指劒以示曰瓘雖識大王但此物不識耳皆皇恐辟易而退始亟趍欽宗入立（李子成可久云）

建炎庚戌先人被旨脩祖宗兵制書成賜名樞廷備檢今藏于右府其詳已見後錄獨有引文存于家集用錄于後臣竊聞祖宗兵制之精者蓋能深鑒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盜起幽陵蕃鎮竊據外抗王命內擅一方其末流至於朱溫以編戶殘寇挾宣武之師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衛神策之兵屠戮俱盡劫遷洛陽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楊行密非不忠義旋以遐方孤鎮同盟欲鉠王室皆悲叱憤懣坐視兇逆終不能出一兵內嚮者昭宗親兵旣盡朱溫羽翼已就行密輩崎嶇於一邦初務養練不能遽成此內外俱輕盜臣得志之患也後唐莊宗萃名將握精兵父子轉戰二十餘年僅能滅梁功成而驕兵制不立弗虞之患一夫夜呼內外瓦解故李嗣源以老將養病私第起提大兵與趙在禮合於甘陵返用莊宗直擣大梁之術徑襲洛陽乘內輕外重之勢數日而濟大事其後甘陵舊卒恃功狂肆邀求無窮至一軍盡誅血膏原野而明宗爲治少定如李從珂晉高祖劉知遠郭威皆

提本鎮之兵直入中原而內外拱手聽命者循用莊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天下亾命寘於帳下立親衛之兵爲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朞年兵威大振敗澤潞取淮南內外兼濟莫之能禦當是時藝祖皇帝歷試諸難親總師旅應天順人曆數有歸則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製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功臣勳爵優視公師至檢校官皆令僕臺憲之長封叙父母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郊祀赦宥先務贍軍衍士金幣緡錢無所愛惜然令以威駕峻其等差爲一階一級之法動如行師俾各伏其長待之盡矣爲出戍法使更出迭入無顧戀家室之意殊方異邦不能萌其非心僅及三年已復更戍爲卒長轉員之例定其功實超轉資級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又其下懷慄每有事新之懼樞府大臣侍便殿專主簿員限三日畢事命出之後一日遷陟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則大指也器甲精堅日課其藝而無怠惰者矣選爲教首嚴其軍號指其服飾而驕銳出矣中都二防製造兵器旬一進視謂之旬課列置武庫故械器精勁盈牣充積前世所無至纖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俯伏駭汗聽命不服更用侍從館殿郎官拾遺補闕代爲守臣銷累朝跋扈偃蹇之患於呼吸俄頃之際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難制之弊使民享安泰於無窮者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剛斷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廣平江南者前後精兵不過三十餘萬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京師天下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京師之內有親衛諸兵而四城之外諸營列峙相望此京師內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營雲屯數十萬之衆其將副視三路者以虞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畿內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兵皆內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孔道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守關南以拒虜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以扞西戎傾心委之讒謗不入來朝必升殿賜坐對御飲食錫賚殊渥事事精豐使邊境無事得以盡力削平東南僭僞諸國者得猛士以守四方而邊境夷狄無內外之患者此也州郡節察防團刺史雖召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曰簽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之名雖曹掾悉曰參軍一州稅賦民財出納之所獨曰軍資庫者蓋稅賦本以贍軍著其實於一州官吏與帑庫者使知一州以兵爲本咸知所先也置轉運使於逐路專一飛輓芻糧餉軍爲職不務科斂不抑兼并富室連我阡陌爲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所以稅賦不增元元無愁歎之聲兵卒安於州郡民庶安於田閭外之租稅足以贍軍內之甲兵足以護民城郭與鄉村相資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錢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令委貳郡者當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而獨預其防微杜漸深矣出銅虎符契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興以革僞冒節度州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在闕則納于有司觀察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晝付錄事掌用至暮歸於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杖之屬則觀察屬官用本使印判狀焉田賦之屬則觀察屬官用本使印簽狀焉刺屬縣則用州印本使判狀焉故命師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軍則專制兵旅言管內則專總察風俗言刺史則治其州軍此祖宗損益唐制軍民之務職守之分俾各歸其實也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諸守臣兼提舉兵甲賊盜公事與一路帥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即除蕩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如尾應首靡不相資也凡統馭施設制度號令人不敢慢者功過必行明於賞罰而已明於賞罰則上下奮勵知所舉動而姦宄不敢少踰繩墨之外事必立就也怒蜀大將之貪暴也曹彬獨無所汙自客省使隨軍都監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以賞之御便殿閱武第其藝能連營俱令轉資至於荆罕儒戰死責部將不効命斬石進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晝掠人於市至斬百輩乃止川班直訴賞則盡戮其將校而廢其班太祖嘗曰撫養士

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然神機所照及物無遺察人之心而人盡死力班太原之師則謂將士曰爾輩皆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原豈忍令害爾輩也或訴郭進修第用甯瓦如諸王制則曰吾於郭進豈減兒女耶祖宗賞罰雖明有誠心以及物故天下用命兵雖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邊警之後兵增至六十萬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萬矣故翰林學士孫洙號善論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離爲六七也別而爲三四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而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者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蓋常率計天下之戶口千有餘萬自皇祐一歲之入一倍二千六百餘萬而耗於兵者常十八而晋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也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十戶而資一廂兵十畝而給一散卒矣其兵職衞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也況積習刓弊又數十年教習不精士氣不振揀兵則點數而已宜借則重疊妄監逃亾已久而衣糧自如疲癃無堪而虛名具數元豐中神宗謂宰臣吳充曰祖宗以來制軍有意凡領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所統諸指揮置都使虞候分領之凡軍中之事止責分領節度之人則軍衆自齊責之既嚴則遇之

亦優故軍校轉員有由行伍不久已轉至團練使者王者之衆不得不然若諸路則軍校不過各領一營耳周室雖盛至康之後寖已衰微本朝太平百餘年由祖宗法度具在豈可輕改也自昔夷狄橫而窺中國者先覘兵之盛衰然則兵備可一日忘哉恭祖宗相承其愛民之實若出一心謂民之作兵者多與兵之仰者衆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張齊賢欲發民兵呂蒙正曰兵非取於民不可而眞宗以深念擾動邊人遂止河東河北既置義勇軍以韓琦忠亮急於備邊猶欲刺陝西民爲義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言其不可熙寧中命天下教保甲盛於元豐本周官寓兵於農之意聯什伍之民族黨相保聚三路言之凡有百萬人天下稱是旋亦廢置蓋兵雖可練而民不可重擾也本朝既以民作軍矣又求之畝畝則州郡內外皆兵前世所未有也此祖宗重以民爲兵也臣謹列自建國已來兵制沿革與夫祖宗禦戎備邊又諸軍興廢所因詳著於篇者凡二百卷又原祖宗聖意之不見於文字者爲之序然竊嘗謂後世誦帝堯之德惟知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至史謂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則堯及物之功與天地等矣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具是四者堯德乃備則固由所見淺深歟共惟祖宗以聖神文武幹運六合鞭笞四夷悉本於兵其精神心術之微蓋不在迹然効神宗重規疊矩之盛在本聖心而其迹顧豈能盡今臣之淺拙雖欲紬繹傳

載所有不能知也

熙寧三年曾宣靖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王文恭爲內相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遙臨践土之邦問館珍臺獨揖浮丘之袂顧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備下多時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屬公丐去即辦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蘇仁仲云）

裕陵懷韓魏公定策之勳崇德報功不次擢其子儀公忠彥登禁路未及柄用而魏公甍甚爲不滿故亟用曾宣靖之子令綽執事樞柄時元豐官制初行肇建東西二府俾迎宣靖入居虞侍之爲搢紳之美談後二十年儀公始相祐陵思陵中興興念故家所以寵鄭公之孫李申直柔儀公之孫似夫肖胄相繼賜第爲右府又三十年令綽之孫欽道懷亦賜出身登宰席皆近世衣冠之盛事若蔡元長之於攸秦會之之於熺蓋恩澤侯不足道也

熙寧中蔡敏肅挺以樞密直學士帥平涼初冬置酒郡齋偶成喜遷鶯一闋霜天清曉望紫塞古壘寒雲衰草汗馬嘶風邊鴻翻月壟上鐵衣寒早劍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難報塞垣樂盡雙鞬錦帶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靜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聖主憂邊威靈遐 驕虜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不惜金尊頻倒詞成閑步後園以示其子膝膝寔之袖中偶遺墜爲廚門老卒得之老卒不識字

持令筆吏辨之適郡之娼魁素與筆吏洽因授之令賜衣襖中使至敏肅開燕娼尊前執板歌此敏肅怒送獄根治倡之儕類祈哀于中使爲援于敏肅敏肅舍之復令謳焉中使得其本以歸達于禁中宮女輩但見太平也三字爭相傳授歌聲遍掖庭遂徹于宸聽詰其從來迺知敏肅所製裕陵即索紙批出云玉關人老朕甚念之樞筦有闕留以待汝以賜敏肅未幾遂拜樞密副使御筆見藏其孫稹家史言獻肅交結內侍進詞柄用又不同也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耒晁陳李六君子于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導引鼓吹詞蓋亦是時作眞迹今藏明清處（二事曾國華云）

富文忠公熙寧二年再相王荊公爲參知政事始用事與文忠不協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繳改亳州今錄於此清時竊祿難逃素食之譏白首佐朝遂起蔽賢之論幸聖明之洞照舉毫髮以無遺顧此薄材尚容具位中謝切念臣業非經遠識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偕羣俊長脫簿書之秩獲事三朝仁宗之顧遇匪輕英廟之丁寧尤甚旋膺大人繼照飛龍在天思肯搆於先基忽遐遺於萬物凋蘋何実雜圭璧以薦羞擠馭已疲復驊騮之共駕殫力雖勞於負檝小心更甚於履冰果不克堪遂貽彈劾如安石者學強辯勝年壯氣豪論議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諳於條黨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得之良心樂人傳之異說蘋蘩者子譊譊其書足以干名足以取貴搢紳朝序者非安石之黨則指爲俗吏圜冠校學者異安石之學則笑爲迂儒嘆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將喪臣切觀安石平居之間則口筆丘旦有爲之際則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於祖宗肆巧譏於中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聖主爲可欺視同僚爲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動心以朝廷安用彼相爲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筆華衮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陛下方當淵默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之尚闕待人臣之有體徒高唇吻莫補聰明且區區晉都尚有相先之下佐況赫赫昭代豈有不和之大臣想念及斯衆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舉之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歸田里如其尚矜微朽處以便藩不唯有遂於物情亦以不妨於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於姦朋去就爲臣物議庶歸於直道其懇懇二表尤爲懇切明清家舊有之今不復存東坡先生公神道碑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者也徐敦立國紀亦載其略至於謂宮闕之臣不可使之專總兵柄人心不服易以敗事從來重貴之徒是矣韙哉先見之明焉（水宋刻作水）

熙寧初司天監亢瑛奏後三十年西南有亂出于同姓是時方議皇族補外官於是詔宗室不得注授川峽差遣至建中靖國初趙諗叛于渝州相距果三十年其言遂驗繼而瑛又言丙午丁未汴都不守乘輿有播遷之厄不可輕改祖宗之法恐致召亂王荊公大怒啓裕陵竄瑛英州（韓知命云）

曾文肅十子最鍾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云江南客家有寧馨兒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良眉籍甚衆多推千里足來自渥洼池莫倚善題鸚鵡賦青山須待健時歸不似傲當時其後外祖果以詞翰名世可謂父子爲知己也

陳禾字秀實四明人政和初爲右正言明目張膽展盡底蘊時稱得人徽宗批出除給事中會宦官童貫黃經臣恃貴幸驕險且與中執法盧航相爲表裏搢紳側目莫敢言者禾曰吾備位臺諫朝廷有至可慮者一遷給舍則非其職此而不言後悔何追未受告命即抗疏上言力陳漢唐之禍不可不戒此隙一開異日有不勝言者惟陛下留意於未然論列既久上以日晚顧飢拂衣而起曰朕飢矣禾褰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衷上爲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它日受危亡之禍孰爲重輕願陛下擇之上衣裾脫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其言激切上爲之變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止之曰留以旌直節翌

日經臣率其黨訴于上前曰國家極治如此安得有此不祥之語繼而盧航上章謂禾一介書生言事狂妄東臺之除既寢復責授信州監酒久之自便丐祠奉親還里先是陳瑩中寓居郡中禾交遊日久又遣其子正彙來從學後瑩中論列蔡元長得罪禾上書力為救解及正彙告發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監獄者知瑩中與禾遊謂言必自禾發移文取證禾答以事誠有之罪不敢逃人謂禾曰豈宜以實對禾曰禍福死生吾自有處豈肯以一死易不義耶儻得分賢者皐固所願也朝廷指以為黨勒停宣和中起守龍舒以卒事見高抑崇閌所述行狀紹熙間史直翁再相上其所著易與春秋傳特官其孫近脩四朝史無人為之立傳此節義遂失傳於後世可勝太息

林子忠有野史一編世多傳之其間議論與平日所為極以背馳殊不可曉豈非知公論不可揜欲益其迹於天下後世耶

東坡先生雖竄斥于紹聖元符然元祐中黃慶基趙君錫賈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訓詞中語以為謗訕後來施行蓋權輿於是史冊可以具考

近人作好事如鄭介夫鄒志完陳瑩中士林每以為佳話然如王和父之救東坡先生江民表之乞不深治蔡邸獄豐相之之於祐陵前辯元祐諸公之無罪方軫之上書力詆蔡元長之失雍孝聞之奉廷對李彪之擬賢良策數二蔡之姦二人者俱罹刑辟之類尚多皆人之所難言惜乎

世人之不盡知也

成都人景煥野人閒話蓋乾德三年所述其間載蜀後主一條今錄于後蜀後主孟氏諱昶字保元尊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承高祖纂業性多明敏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已來尊儒尚學貴農賤商初用趙季良毋昭裔知政事李仁罕趙廷隱等分主兵權李昊徐光溥掌成檄王處回為樞要無何政教壅滯恩澤雜還一旦赫怒誅權臣張業出王處回自命二相（李昊徐光溥）開獻納院創貢舉場不十餘年山西遯隱者俱起肅肅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城內人生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遊浣花香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闐咽貴門公子乘彩舫遊百花潭窮奢極麗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異果名花小類神仙之境兵部王尚書珪題亭子詩其一聯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皆此類也自大軍收復蜀主知運數有歸尋即納款識者聞之嘉歎蜀主能文章好博覽知興亡有詩才嘗為箴誡頒諸字人各令刊刻於坐隅謂之頒令箴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誡體朕深私治平中張文功著蜀檮杌亦書是箴與此一同（且宋刻作但）

章獻明肅初自蜀中泝江而下舟過真州之長蘆有閩僧法燈者築茅庵岸旁燈一見聽其歌聲許以必貴倒囊津置入京纔遂遭際及位長樂燈尚在后捐奩中百萬緡命淮南兩浙江南三路轉運使創建大刹工巧雄麗甲于南北俾燈住持賜予不絕李邯鄲為之碑至今存焉皇祐初名僧谷全號全大道以道行價重禪林住廬山圓通寺忽一男子貨藥入山自云帝子全見其狀貌頗異厚齎其行使往京師自陳鞫治得其妄廼都人冷緒之男青也誅之全坐黥配郴州郡中令荷築城之土經歲嘗盛暑忽弛惰市中作頌云今朝六月六老全受罪足若不登天堂定是入地獄言訖趺坐而化郡人即其地建塔焉事有相類而禍福不侔如此者徐敦立國紀廼云全與青俱棄市誤矣

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唐一老尉蒼顏華髮矣文穆初甚不樂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鼎武子云）

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檢妻之母楊氏年少而寡俞與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產之時楊氏欲不舉楊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貯水緘置其內遣人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門雇乳者謹視之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後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以為譏已由是怨

之其子入政府俞尚無恙嘗犯法以年八十勿論事見神宗實錄紹聖相天下坡渡海蓋修報也所謂燕國夫人墓獨處而無訓者即楊氏也（章芳仲云兒宋刻作而）

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枉規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既出國門蔡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撩撥何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鬼劈口矣元度曰後來代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朱希眞先生云）

周美成邦彥元豐初以太學生進汴都賦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學錄其後流落不偶浮沈州縣三十餘年蔡元長用事美成獻生日詩略云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公禮樂中元長大喜即以祕書少監召又復薦之上殿契合詔再取其本生進表云六月十八日賜對崇政殿問臣爲諸生時所進先帝汴都賦其辭云何臣對曰賦語猥繁歲月持久不能省憶即勅以本來進者雕蟲末技已玷國恩芻狗塵言再干睿覽事超所望憂過於榮切惟漢晉以來才士輩出咸有頌述爲國光華兩京天臨三國鼎峙奇偉之作行於無窮共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卓高古初積害悉平百廢再舉朝廷郊廟罔不崇飾倉廩府庫罔不充仞經術學校罔不興作禮樂制度罔

不聳出攘狄片地罔不流行理財禁非動協成算以至鬼神懷鳥獸若搢紳之所誦習載籍之所編記三五以降莫之與京未聞承學之臣有所歌詠於今無傳視古爲愧臣於斯時自惟徒費學廩無益治世萬分之一不揣所堪裒集盛事鋪陳爲賦冒死進投先帝哀其狂愚賜以首領特從官使以勸四方臣命薄數奇旋遭時變不能俛仰取容自觸罷廢漂零不偶積年于茲臣孤憤莫伸大恩未報每抱舊葉涕泗橫流不圖於今得望天表親奉聖訓命錄舊文退省荒蕪恨其少作憂懼怕惑不知所爲伏惟陛下執道御有本於生知出言成章匪由學習而臣也欲晞雲漢之麗自呈繪畫之工唐突不量誅死何恨陛下德侔覆燾恩浹飛沈致絕異之辭光出久幽之神璽豐年屢應瑞物畢臻方將泥金泰山鳴玉梁父一代方冊可無述焉如使臣殫竭精神馳騁筆墨方於茲賦向有靡者焉其元豐元年七月所進汴都賦并書共二策謹隨表上進以聞表入乙覽稱善除次對內祠其後宣和中李元叔長民獻廣汴都賦上亦甚喜除祕書省正字元叔定之孫也

栁色黃金嫩棃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云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以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矣如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孟蜀王詩東坡先生度以爲詞昔人不以蹈襲爲非南部煙花錄

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唐人方棫詩新唐書藝文志有方棫詩一卷煙花錄一名大業拾遺記文詞極惡可疑而大業幸江都記自有十二卷唐著作郎杜寶所纂明清家有之永平時楊州印本也

沈睿達遼文通之同包長於歌詩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肅學其筆法荆公得其淸勁而文肅傳其眞楷登科後遊京師偶爲人書帬帶詞頗不典流轉鬻于相藍內侍買得之達于九禁近幸嬪御服之遂塵乙覽時裕陵初嗣位勵精求治一見不悅會遣監察御史王子韶察訪兩浙臨遣之際上諭之曰近日士大夫全無顧藉有沈遼者爲倡優書淫冶之辭於帬帶遂達朕聽如此等人豈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適睿達爲吳縣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時荆公當國爲申解之上復伸前說竟不能釋疑遂坐深文削籍爲民其後卜居池陽之齊山有集號雲巢編行於世

揮麈餘話卷一　終

揮麈餘話卷二

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姓者來貳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啟視之但一黑匣貯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竅以一碁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狀丁氏子孫至今寳之又陳公密穎未達時嘗知端州開部內有富民蓄一研奇甚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可畏二鸜鵒眼以爲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沒歸于張仲謀詢政和間遂登金門祐陵置于宣和殿爲書符之用靖康之亂龍德宮服御多爲都監王球藏匿事露下大理思陵欲誅之子裳叔祖爲棘卿爲之營救止從遠竄其後北歸以此研謝子裳至今藏于家二研眞希世之寳也

明清嘗於王堂夫璀處見王荆公手書集句詞（宋劉作詩）一紙云海棠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凉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囀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桮今不知在何所

周美成晚歸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僊一闋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醉眠朱閣驚飈動幕猶殘醉遶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

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趍西湖之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亦爲逃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旁旗亭聞鶯聲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醺困臥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營緝而處繼而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詳今偶失其本姑追記其略而書于編

周美成爲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詞蓋所寓意焉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羨（一作見）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莓墻繡閣鳳帷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轉清商暗想新粧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却與佳音密耗寄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霎時厮見何妨新綠待月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俞義仲云

曾文肅初與蔡元長兄弟皆臨川王氏之親黨及來位勢既隆遂爲仇敵崇寧初文肅爲元長擠其相位文肅以觀文守南徐時元度帥維揚赴鎭過郡元度開燕甚勤自爲口號云並居二府同事三朝悵契闊於當年喜逢迎於斯地又云對掌紫樞參大政同扶赤日上中天謬爲恭敬如是而中實不然已而興獄文肅遂遷衡陽

元祐初滕章敏帥定武時耿晞道南仲爲教授偶

燕集郡僚章敏席間作詩坐客皆和獨晞道辭云某以經義過省不習爲詩章敏之婿何洵直滑稽名世忽云熙寧中裕陵後苑射弓而殿帥林廣云不能上詢其故云臣本出弩手闔坐大笑（黃六丈叔愚云）

李處遵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祕閣知相州外甥張澄如瑩爲宗女夫爲承節郎侍行掌札牘之寄時聶貢遠山爲郡博士王將明甫爲決曹掾如瑩處甥館既與二公往還且周旋甚至悉皆懷感王聶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於樂籍中有所屬意王亦昵之靳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後甫改名黼爲相薦如瑩易文階除樞密院編修已而更秩爲郎聶後以蔡元長稱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權侍從黼大用事貶聶散官安置衡州益銜黼矣靖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黼之誅死聶有力焉而聶亦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害黼初敗如瑩蹤跡頗危賴聶之回互竟無它南渡之後出入中外浸登要途至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拜慶遠軍節目以終四十三年無一日居閑中興以來如瑩一人而已

孫長文云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出知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之詞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謾試着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虬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如今潘鬢怎堪臨鏡重省別時淚滴羅襟猶凝爲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酲

未醒羸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佇立盡日欄干倚遍晝長人靜既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號李閻羅道出郡下幹臣大合樂燕勞之喻羣娼令謳此詞必待其問乃止娼如戒欲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慼頞云某頃有一侍婢色藝冠絕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今之主公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敘多其書中語今焉適有天幸公擁麾于彼不審能爲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次無錫賓贊者請受謁次第李云郡官當至楓橋橋距城十里而遠至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刺字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廼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獄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家震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徐與樂之妾了來理會兵官者解其指卽日承命然後舍之（曾仲恭云）

東坡先生出帥定武黃門以書薦士往謁之東坡一見云某記得一小話子昔有人發冢極費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語盜曰公豈不聞此山號首陽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盜慊然而去又往它山鑊治方半忽見前日裸衣男子從後拊其背曰勿開勿開此乃舍弟墓也（徐敦立云）

政和建艮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千餘丈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啟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祐陵親洒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峰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石卽遂可移省夫之半頃刻至苑中（李平仲云）

潘兌字說之吳門人仕祐陵爲侍從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沖殂勔護喪歸塟鄉閭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廼俯敬于潘杜門弗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脅以熏天之勢潘一切拒之勔歸京師果愬于上降御筆奪之已而又諷御史誣之以罪而褫潘之職雖抑之於一時而吳人至今稱之（曾肯當時云）

祐陵時有僧妙應者江南人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其說初不言五行形神且不在人之求而告之佯狂奔走初無定止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爲風和蔡元長微職居錢塘一日忽直造其堂書詩一絕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搖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張牙劈口喫衆生又書其下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言紹興初猶在廣中蛻寂于柳州明淸投轄錄中亦書其略（蘇訓直云）

蔡攸嘗侍徽宗曲宴禁中上命連沃數巨觥將至頓仆賜之未已攸再拜以懇曰臣鼠量已窮逮將委頓願陛下憐之上笑曰使卿若死又灌殺一司馬光矣始知溫公雖遭貶斥于一時而九重固自敬服如此（秦壽之云）

李彥思逸曾文肅之甥早歲及弟文采爲政稱于一時蔡元長與之連初亦喜之後元長與文肅交惡始惡之政和初自江外作邑歸時元長以師垣秉鈞入謁之後元長語其所厚曰李逸而目如此所欠一點耳彥思聞之皇恐卽上書欲願投筆比再見元長元長曰公乞易武早已降旨換授莊宅使矣逸聞語卽趍廷下效使臣之喏云李逸謝太師更不再升階而出元長笑云李彥思元來了得遮一解卽除知保州見闕（中父易云）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獄累下大理時李傅正端初爲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怒擲便談詬曰子觜尖如此誠姦人也因困辱之已而牓出奏名所犯既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爲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爲代端初因忘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敘脉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頗省其面曰猶不記首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解后朝路中邪風釆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釆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觜不尖否端初愧怍而辭端初有子卽粹伯處全也粹伯乃外祖之遺體不但曾氏之指節可驗而高明豪放酷肖之粹伯亦不自隱藉符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傅正邯鄲公淑孫也

鳳翔府太平觀主道士張景先出入黃安中之門甚久安中坐此彈章中頗及之有閩人黃謙者狡獪人也自買度牒適投景先求爲弟子因得

以讖安中後歸閩遂住武夷山每對客必目安中爲家兄人以其名連易卦頗以爲然安中至里中樊黃謙亦謁之安中以景先之故稍禮之逮安中北還謙宣言送伯氏出關以山轎迹其後所至官吏皆所覩示不疑也安中既多在北方而閩距京師稍遠安中名重一時謙藉其聲勢大爲姦利人不敢何一日安中遣姪歸邵武聞有客道其事者姪大不平云須當痛治之謙伺其來候於道左伏謁禮甚恭方欲詰其事謙曰無庸此言聊假虎威耳舉初甚厚遂爲款留數日不問而去自是衆益信之人之無良有如是者謙後至政和間遂得幸爲道官（黃宋翰云）

王履道初自大名府監倉任滿至京師茫然無所向會梁師成賜第初成極天下之華麗許士庶入觀履道髽兩角以小籃貯筆墨徑入就其新堂大書歌行以美之末云初寮道人擲筆而出主隸輩見其人物偉勝詞翰妙絕衆目眴側時方崇尚道教直以爲神仙降臨不敢呵止亟以報師成師成讀之大喜卽令物色延見索其它文益以擊節薦之于上不數年登禁林入政府基於此也（謝景思云）

劉跛子者洛陽人知人死生禍福歲一至京師前輩雜說中多記之至宣和猶在蔡元長正炎盛聞其入都在大房中下大房者外方居養福田院之類卽令其子絛屏騎從往訪之跛子以手揮之勿令前且取一瓦礫用土書一退字更無它語絛歸以告于元長元長悟其言而不能用遂至于敗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費孝先畫卦影歷歷悉見後來無差豪之失末後畫小池龍躍其中又畫兩日西月一屋有鴟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曉其理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蔡徵云）

蔡元長少年鼎貴建第錢塘極爲雄麗全占山林江湖之絕勝今行在殿前司是也宣和末金寇豕突盡以平日之所積用巨艦泛汴而下置其宅中靖康初下籍沒之詔適毛達可友守杭州達可元長門下士也縱其施行審喻其家藏隱逾半所以蔡氏之後皆不貧又嘗以金銀寶貨四十檐寄其族人家海鹽者已而蔡父子兄弟誅竄不暇往索盡掩爲已有至今海鹽蔡氏富冠浙右（胡乞功云）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秦少游出爲杭州通判坐以脩史誣詆道貶監處州酒稅在任兩浙運使胡宗哲觀望羅織劾其敗壞場務始送郴州編管黃魯直罷守當塗寓居荊南作承天院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迎合中司趙正夫發其中含謗訕遂編管宜州陳舉者乃宗哲之壻可謂冰清玉潤也

蘇在廷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卽卓然東坡許之元符末入太學東坡已度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歷館職郞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爲宫觀而謝表乃云念昔黨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張文老云）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旣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光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大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陸務觀云）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其坐罪始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旣抵貶所寓居于郡中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馬伸賜死讀詔畢張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趣迫登樓張仰首急覩三字長歎就縊（袁秉之元成云）

趙德夫明誠金石錄云唐韋絢著劉公嘉話載武氏諸碑一夕風雨失龜趺之首凡碑上武字皆不存已而武元衡遇害後來考之武字皆完龜首固自若韋絢之妄明矣而益知小說傳記不足信也（明清）後見元和姓纂絢乃執誼之子其虛誕有從來也

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時未經兵燼井邑全盛向子固叔堅來赴調于行在所冠蓋闐委偶解后金壇士子郭珣瑜者因與共處于天寧寺佛殿之供卓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覺而語云有一事甚異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荊榛瓦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輩相迎皆蕭索可憐公衣緋袍于衆客中不可睨也已而虜人南寇六飛度江城之內外悉遭焚毀後二十年叔堅果握帥符郭登第未久爲郡博士迓于郊外始悟前夢相與感歎（向荊父云）

康倬字爲章元祐名將識之子少日不拘細行游京師生計既蕩析遂偶一娼始來即詭其姓名曰李宣德倩意既洽婦人者亦戀戀不忍捨爲章謂曰吾既無室家汝肯從我南下爲偕老之計乎娼大然之槖中所有甚富分其半以遺姥指天誓日不相棄背買舟出都門沿汴行裁數里相與登岸小酌旗亭伺娼之醉爲章解纜亟發娼拗怒戟手於河滸爲章弗顧也娼既爲其所紿倉黃還家後數年爲章再到京師過其門娼母子即呼街卒錄之爲章略無憚色府李孝壽尹開封威令凜然既至府爲章自言平時未嘗至都下無由識此曹恐有貌相肖者願試詢之尹以問娼娼曰宣德郎李某也爲章遽云已郎右班殿直康倬也尹曰誠倬也取文書來爲章探懷中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尹撫案大怒曰信知浩穰之地姦欺之徒何所不有命重杖娼之母子令衆通衢慰勞爲章而遣之李尹自以謂益顯神明之政矣爲章自此折節讀書易文資有名於世後來事浸露李尹聞之嘗以語外祖曰僕爲京兆而康爲章能作此奇事可謂大膽矣與之其子也（宏父易云）

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爲樞密院計議官履方美髯而若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纚足極彎長於鈎■同舍王俯公爲嘗戲語之曰君唐明皇時四人合而爲一何邪何曰願聞之公爲曰君狀類黃幡綽頭巾類葉法善腳類楊貴妃心腸似安祿山席間一笑履方不懂後程致道行其祠部貢外郎告詞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又以戲之（何止叔云）

朱道方毅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攜以就求脉政和初田登守鄆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不過斥責即遣人禽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衆毅叔曰容爲診之既而曰尚可活處以丹劑遂瘉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可不刷前恥乎用太守之車從妓樂酬以千緡俾羣卒負于前增以綵釀舁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其死耳（程可久云）

王況字子亨本士人爲南京宋毅叔壻毅叔既以醫名擅南北況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悽然會鹽法忽變有大賈覩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尫羸日甚國醫不能療其家憂懼牓于市曰有治之者當以千萬爲謝況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既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詰之況謬爲大言荅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針經來況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況曰爾家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活則勿尤我當爲若針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針舌之底抽針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其家大喜謝之如約又爲之延譽自是翕然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況後以醫得幸宣和中爲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外舅云）

楊介吉老者泗州人以醫術聞四方有儒生李氏子棄業願娶其女以授其學執子壻禮甚恭吉老盡以精微告之一日有靈壁縣富家婦有疾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視脉云腸胃間有所苦邪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醫者皆以謂無此證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試爲籌之若姑服我之藥三日當有瘳不然非某所知也下小元子數十粒煎黃耆湯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萬置酒以問之曰始切脉時覺芤脉現於腸部王叔和脉訣云寸芤積血在胷中關內逢芤腸裹癰此癰生腸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爲丸耳切脉至此可以言醫矣李後以醫科及第至博士李植元秀即其從子也（王宗臣云）

王稱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有才學好與元祐故家遊范元實溫潛溪詩眼中亦稱其能詩政和末爲殿中監年二十八矣眷泉甚渥少年貴仕酒色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治經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覺胷間烜爀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之後但聞棺中剝啄之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之間遂成

烈焰室廬盡焚開封府尹亟來救之延燒數百家方止但得枯骨于餘燼中亦可怪也（范子濟）云

丁廣者（明清）里中老儒也與祖父爲輩行嘗任保州教授郡將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恣多姬侍以酒色沈縱會有道人過郡自言數百歲能煉大丹服之可以飽耆欲而康强無疾然後飛升度世守貳館之以先生之禮事之選日劑丹竈依其法煉之四十九日而成神光屬天置酒大合樂相慶然後嘗之廣聞之裁書以誡乞取刀圭以養病身道人者以其骨凡不肯與守貳憐之爲請僅得半粒廣忻然服之不數日郡將通判皆疽發於背道人宵遁守貳相繼告殂廣腰間亦生瘍甚皇恐亟飲地漿解之得愈明年考滿改秩歸里中疾復作又用前法稍痊偶覺熱躁因澡身水入創口中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此者併書之于此以爲世誡云

秦會之初自虜中還朝泛海至楚州楚守楊揆子才疑以爲僞即欲斬之館客管當可者謂揆曰萬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遣赴行在眞假自辨矣揆於是遣人陰加防閑護送至會稽會之既相訪尋當可官其二子揆屏迹天台不敢出者逾二十年會之末年始得劉景以爲台州守欲與恭謝二家併治之而會之死高宗偶記其姓名召用之後爲次對畀典名藩斯亦命也

毋丘儉貧賤時嘗借文選于交游間其人有難色

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于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有鍔書印本五經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明清）第三錄載秦會之靖康末議狀全篇比見表姪常保孫言嘗聞之于游定夫之孫九言云廼馬伸先覺之文也初會之爲御史中丞虜人議立張邦昌以主中國先覺爲監察御史抗言于稠人廣坐中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坐視緘默不吐一詞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荅少焉屬藁遂就呼臺史連名書之會之既爲臺長則當列于首以呈會之會之猶豫先覺帥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肯書名先覺遣人疾馳以達虜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猶云檜等也先覺中興初任殿中侍御史以亮直稱于一時爲汪黃所擠責監濮州酒稅後高宗思之以九列召示以大用而先覺已死會之還自虜中揚言已功盡掠其美名遂取富貴位極人臣勢冠今古先覺子孫漂泊閩中先覺有甥何珫者慷慨自任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云秦會之凶焰方熾其可犯邪紹興乙亥春珫忽夢先覺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珫即持其藁以叫閽會之大怒誣以他罪下珫大理竄嶺外抵流所未幾而會之果殂其家訟冤詔復珫故官後至貟郎先覺忠績遂別白于時

游與馬鄰牆而居得其詳云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虜騎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走撫州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質於賊甚麼話不曾說豈可貸邪蓋詆覺民嘗仕僞楚耳

秦熺本王㬇之孽子㬇妻鄭氏達夫之女㬇孫婦家而早達鄭氏怙勢而妒熺既誕即逐其所生以熺爲會之乞子會之任中司虜拘北去夫婦偕行獨留熺于會之夫人伯父王仲嶷豐父家豐父子時憍而傲每凌侮之其後會之用其親黨遍躋要途獨時每以參議官處之（王浚明云）

王仲嶷字豐父岐公孫子有風采善詞翰四六尤工以名字典郡政和末爲中大夫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貢五十石以獻之才可知矣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職徑登次對前後惟豐父一人初岐公爲首台元豐末命或云岐公有異議紹聖親政追貶萬安軍司戶諸子皆勒停不得入國門奪所賜第以予王荆公家崇寧初以爲臣不忠列黨籍碑至是豐父既有內援而又鄭達夫岐公之壻相與申理遂洗前誣詔盡復岐公爵謚祐陵又題其墓刻云元豐治定弼亮功成之碑御筆云蓋祐中英宗立爲皇子王珪時爲學士預聞大議近因其子仲嶷以其詔藁來上始得究其本末廼知神考擢寘政府厥有攸在協贊事功維持

法度十有六年元豐末上自有子發言自珪遂定大策安宗廟墜碑未立惻然于懷賜額親筆書題此政和七年二月丙子也豐父表謝有金柘賜第玉篆題碑之對建炎初知袁州虜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與馬子約皆寓居永嘉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子約酒酣戲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豐父以啟懇之云猜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氊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會之爲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奏薦時豐父寄祿已爲通議大夫不問職名所以諸孫皆奏京秩年八十餘卒有子槐亦能文

祖宗以來帥蜀悉雜學士以上方爲之李璆西美坐蔡元長黨久擯不用紹興中迺以女適秦會之夫人之弟王㬇因而内相昵結起帥瀘南已而復次對制閫成都自是蜀帥職始殺矣其後曹筠王剛中是也（張文老云）

熙寧三年詔宗室出官從政于外方惟不許入蜀鄭亨仲本秦會之所引自溫州判官不數年登禁近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宣撫川陝亨仲驁馭諸將有理諸將雖外敬而内憚之適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與媒孽言其有跋扈狀秦聞之謀于王顯道曮曮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不棄焉於是創四川總領財賦命德夫至坤維得晁公武子止于冷落中辟爲幹辦公事俾令采訪亨仲陰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究爲總領司幹辦公事越常制也

子止又引亨仲所遣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物色其失上聞遂興大獄寘藉亨仲郎召德夫爲版曹云（張文老云）

廉宣仲布建炎初自其鄉里山陽避寇南來所攜鉅萬至臨安寓居吳山之下舍館甫定而郡兵陳通等亂囊橐悉爲劫掠一簪不遺夫婦徬徨宣仲昔在京師爲學官日與侍晨道士時若愚游至是聞若愚用事賊間姑往訪之一見甚篤綈袍之義且云吾從盜所得寶貨盈屋敗露指日悉錄于官矣縱盡以與君無憾然度必不能保今有兩篋以授子可亟去此庶有生理又令二校防護出關而返宣仲夫婦旣倖脫厄買舟趨霅川來依外祖空青公空青館置于所泊僧舍宣仲張子能壻也外祖戲曰君眞是沒與徐德言矣按堵之後啟篋視之皆黃金也計其所失無毫釐之差宣仲後坐媚黨擯不用藉此得以自存焉（宣仲自云）

靖康初秦會之自御史丐祠歸建康僦舍以居適當炎暑上元宰張師言昌訪之會之語師言此屋粗可居但每爲西日所苦柰何得一涼棚備矣翌日未曉但聞斤斧之聲會之起視之則松棚已就詢之匠者云縣宰中方創一棚昨日聞侍御之言卽輟以成此會之大喜次年會之入爲中司北去又數年還朝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於是就宮簿中減去十歲擢知楚州把麾持節者又踰十年然後掛冠老于霅脘近九十而終師言詩文甚佳多傳於外（李元度

云[illegible]外宋刻作然）

陳彥育庠冊揚士子從後湖蘇養直學詩造其三昧向伯恭爲浙漕訪養直于隱居彥育適在坐一見喜之邀與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愛姬寇氏嫁之攜歸逾年伯恭登從班迺啟于思陵云寇氏乘公之元孫其後獨有此一女乞以一官與其夫陳庠遂詔特補和州文學伯恭爲自製簪冠靴笏令人賫黃牒往併授之并以白金爲饋彥育方教村童于陋巷持書人至彥育疑非其所有至出補牒見其姓名始拜命望闕意表不勝驚喜閭巷爲之改觀其後終于刪定官明清有其詩一秩至今尚存也（向止叔云）

明清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岳侯狀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廝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尚何澤點着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更不與俊相揖便起向燈影黑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前唱喏坐間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翻朝見

我去賠不必來也俊道向日范將軍被罪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是范將軍兼係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心懷忠義到今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人來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張太尉道我遣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似張太尉道這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去襄陽府不動只在那駐劄朝廷知必使岳相公來彈壓撫喻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道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來時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交相公來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我虜劫舟船盡裝載步人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去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我待做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恐軍中不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不伏傅選道我不伏俊道傅統制慷慨之人丈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待有不伏者勦殺俊道這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我假做一件朝廷文字教發我須交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後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必不敢來趕我投他人馬來到這裏時我已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又何懼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來夾攻太尉南面有張相公人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遊奕兵才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支吾不前交番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萬襄陽府糧如何張太尉道這裏糧盡數著船裝載前去郢州也有糧襄陽府也有糧可喫得一年俊道如何這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前那裏些小糧一年已後無糧如何張太尉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一年交番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嵬遊奕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張太尉道姚觀察背嵬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明日來我這裏聚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云你衙裏喫飯說與我這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令自家懣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交我怎生置禦我東則東隨他人我又不是都統制朝廷又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懣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架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叫起姚觀察於教場內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交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道將來諸軍亂俊如何姚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交亂恐壞了這軍人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綏綏地且看國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大尉唱喏張太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覆太尉道恐兵亂後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鈐束得整齊必不到得生事張太尉道既姚觀察賣弄道他人馬整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來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院行府俊去辭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麄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必共這懣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你重念俊元係東平府雄威第八長行日本府閱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俊欲劫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祿本亡不敢負於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來繼而金人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從軍旅於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內中箭射落二齒奉聖旨特換授成忠郎後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來官資俊盡節仰報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統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義俊已於初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實乞依軍法施行乃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所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勑宣劄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千

等補副尉都頭宣繳申外庶曉俊忠義不曾作過不敢負於國家謹具狀披告伏候指揮次歲明清入朝始得詔獄全案觀之岳侯之坐死迺以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爲節度使以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師者凡十三次以爲抗拒詔命初不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又云岳雲與張憲書通謀爲亂所供雖嘗移緘既不曾達繼復焚如亦不知其詞云何且與元首狀了無干涉鍛鍊雖極而不得實情的見誣罔孰所爲據而遽皆處極典覽之拂膺儻非後來詔書湔洗追褒則没地銜寃於無窮所可恨者使當時推鞫酷吏漏綱不正刑典耳王俊者初以小兵徒中反告而轉資駸以裨將而妄訐主師遂饕富貴騶卒鈐奴一時傾嶮不足比數考其終始之間可謂怪矣首狀雖甚爲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

田登知南都一日詞狀忽二人扶一癃老之人至庭下自云平日善爲盜某年日某處火燒若干家即某爲之假此爲姦至於殺人或有獲者皆寃也前後皆百餘所未嘗敗露後來所積既多因而成家遂不復出所扶之人即其孫也今年逾八十自陳於垂死之際欲得後人知之而已登大驚鄂命左右縛之則已殂矣（程可久云）

馬子約純負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敬長之建炎中吕元直作相子約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闕公可往否子約曰領鈞旨待先去爲相公蓋一宅子奉候（朱新仲云）

靖康之末二聖北狩四海震動士大夫捄死不暇往來賊中洋洋自得者吳幵莫儔二人路人所知也事定皆竄逐嶺外秦會之爲小官時幵在禁林嘗封章薦之疏見其文集中稱道再三秦繇此進用後爲相遂放二人逐便幵滁人也內自愧作不敢還里卜居于贛上秦迺以其壻曾端伯慥知虔州

國朝以來六曹尚書寄祿今之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官也雖不登二府亦循途而遷國初如竇儀陶穀邢昺後來楊文莊張忠定晁文元孫宣公馬忠肅余襄公元豐官制後易今名如滕章敏王懿敏王懿恪范蜀公之類祐陵時溫萬石孟昌齡王華父子宋喬年盛章詹度皆爲金紫銀青光祿大夫極多不止此中興後宋貺益謙洪景盧邁俱宣奉大夫上課陳乞悉柅不行

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爲一圖極其精妙旨在上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于後少董死迺歸秦伯陽熺其後流轉于其壻林子長補今爲王順伯厚之所得眞一時之奇物也先人跋語云右古器圖龍眠李伯時所藏因論著自畫以爲圖也今藏于友畢少董家尤先秦古器源流莫先於此軸矣昔孔子刪詩書以堯舜殷周爲終始至於繫辭言三皇之道則罔畧未稱衣裳舟楫所從來者而繼之曰後世聖人者欲知明道立法制器咸本於古也本朝自歐陽子劉遷父始輯三代鼎彝張而明之曰自古聖賢所以不朽者未必有託於物然固有託於

聖賢而取重於人者歐陽子肇此論而龍眠賡續然後渙然大備所謂三代遐矣萬一不存左右採獲幾見全古惟龍眠可以當之也此圖既物之難致者而得之又少董以聞道知經爲朝廷識拔則陳聖人之大法指陳根源貫萬古惟一理其將以春秋侍帝傍矣順伯錄以見予

靖康之亂省部文字散失不存南渡之後有禮部老吏劉士祥者大爲姦利士子之桀黠者相與表裏云某歲曾經省試下合該年免既下部則士祥但云省記到因而僥倖遂獲推恩者不知其數（薛叔器云）

張彥實（諱御）番易人子公參政大父行有東窻集行於世自知廣德軍秩滿造朝除著作郎秦會之嘗軸其兄楚材爲祕書少監約彥實觀梅于西湖楚材有詩彥實次其韻云天上新驂寶轄回看花仍趁雪英開折歸忍負金蕉葉笑插新妝玉鏡臺女媒未須翻角調錦囊先喜助詩材少蓬自是調羹手蓑底應尋好句來時楚材再賡故及玉鏡臺事會之見之大稱賞曰旦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遷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彥實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用吹毛强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爲誚已大怒愬于會之訴言路彈之彥實以本官罷爲官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屏居數年求休致先除次對帥南昌雖生不及

拜命而身後盡得侍從恩數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歸就九重之養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寧殿賦以進云臣聞乾天稱父坤地稱母天地至大必言之以父母者明其尊崇博厚無以加也是以圓首方足皆仰之齋之欲報欲奉無不極盡繇古以來聖人之盛莫過堯舜而孟子以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恭惟皇帝陛下繼大人之照宜日中之豐體堯邁舜憲古明王以治天下發爲號令典誥廟謨宸斷親仁善鄰開物成務者莫不以孝爲首臣聞孔子謂曾參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灾害不生禍亂不作仰惟陛下曩者以皇太后鳧從未還願見之心致軫宵旰四方兆民延頸指日以冀來音久矣斯焉天人交孚鄰邦修睦櫜弓旅矢息師偃革寰宇之間遂臻安堵恭奉騩駕言歸闕庭凡在動植孰不手舞足蹈翼鼓膺奮遹觀古初曠無前此臣伏以老氏三寶以慈爲首乾元之道萬國咸寧洪惟慈寧之殿合爲嘉名超軼前世致安之道繇是以始形勢制作煥乎其有文章儀刑萬邦風化際薄無所不及若堯之光被四表舜之丕冒海隅蒼生者行見于今日甚盛烈也臣生長當世薰陶漸摩德義之久目覩心欣不能自已思欲頌良圖協恭式化成規誠開金石感動遠邇以彰聖治莫大之慶而昭述巨美者有日矣輒因殿之名以推原萬一至於辭意淺陋言語膚率不能扶奇摘異以爲偉不惟不能亦所不敢也臣謹昧死再拜而作賦焉臣恭惟皇帝之嗣位十六載也海宇澄清四方砥平受上天之眷命紹洪基於大明邇安遠至措刑寢兵人熙熙兮春臺物蕩蕩兮由庚六服承德衆心成城所以復炎德之輝而逕周邦之衡先是騩駕從狩鄰國克享天心咸有一德式遄來歸懽動九域乃命羣工擇基之隆儲祥之勝圻建問安之上宮列辟肅然而赴職百執鎗然而效忠爰卽行闕以成厥功於是上高擬天下蟠法地削甘泉之繁縟屏含元之侈麗揆太極之宸模就坤靈之寶勢乃諏龜筮龜筮協從乃稽萬物萬物無異帝曰欽哉乃彰鴻名慈以覆育於天下寧以鎭服於寰瀛蓋將昭徽音於太姒而表思齊於周京者也有嚴有憑或降或昇揆之以日築之登登經始勿亟百堵皆興伎者獻其伎能者精其能否往兮泰來闔決兮垠開倉昊馳耀兮黃祇助培運郢碩之斤斧攻杞梓之良材萬杵散雨兮千鐃轉雷离婁督繩兮而公輸削墨夏育治礫兮孟賁搬茭聲隆隆兮伐喬枚勢轞轞兮谿層崖長林巨植兮千年之産而萬年之材轢如闊直如蓋兮寔魁于時山褭嶽靈川流效祉陸架水浮風屯雲委輻湊鱗集衡行櫛比以萃於殿之址也於是匠氏經營百藝騈并礪焉而礪硎焉而硎高下曲折塗墍丹青此興造之本意而動作之形容也旣而四周凌天而岌業九門參空而伶傳闕百常兮屋千尋皆楗爵兮建瓴儋儋千楹閑閑旅楹岫綺對砌寫霞翼檽形犀洋洋金碧煌煌神鵰展吻而呿呀文犀屭牖而赫張寶排象拱列星間栱椽榆欒棼黼藻鈆黃玫瑰珉瑁翡翠明璫方疏圓井琑連斗杠枅欀上承柱石下宮騰雙猊兮盤礎刻怒猊兮伏相其蟠也頗九淵之虯屈其翥也若千仞之鳳翔或劍文漆於衞社或鳶孤桐於嶧陽烏桂橫截緗蘗交相第栲桐與椅榎積楩柟兮豫章蓋天下之奇幹盡羽桒而國撰夫然未足以比其制未足以形其雄轇輵巃嵸飛雲架空出入兮日月吸呼兮雨風開重軒兮嶭玉鱗萬瓦兮游龍高下髮直左右翼從西八東九金礫珉鎔平寫三山之景坐移羣玉之峰喜洩洩兮樂融融入如遇兮出如逢睒斗杓而嚨矓掜天漢兮春容觀其巨鎭在南長江在東前擁後嶺盤錯窪隆占皇圖之奕奕鬱佳氣之葱葱天海相際造化溟濛雕題貫胷大艑舸緣尋撞戴斗兮航浮索援皆馳驅而致恭承肅愼之楛矢職夷黔之布賓上則天目於滑之山鳳凰南北之巓巉巖巀嶭窮窿回旋狀羣羽之集蘢若萬馬之奔川海門之潮滄溟之淵濛淘奔放勢如朝焉皆足以小崤函而吞涇渭等河雒而隘隴岍夫以此而駐蹕實一制而萬全然而不以爲離宮不以爲別宇而獨以奉長樂之安而爲承顏之所故能遠邁漢唐夸歷三五則雖兼天下之奉極天下之貴亦人所樂而天所與也凡臣所鋪翼而陳之者尚可名言之也非比三吳之盛麗九旒之容衞六宮之深嚴萬物之侈冶不足以隆一人之孝於無窮於是俯而拜仰

而重曰當乎法駕言歸宗祏生輝千丈萬騎如指如麾備一時之盛禮慶萬國之共瞻望閶闔兮瑞霏微刲觚稜兮祥威蕤馭巖巖之玉輦建飉飉之朱旗華蓋儼杠天顒顒非增日星之光明闕老幼之提攜千官之班兮鴛鷺兆民之欣兮嬰慕喜懽動於堪輿澤周流於道路樂極者或至於抃躍感深者爭先於馳騖沈漻晏然兮屏翳收風霹靂不興兮豐隆霽怒雙闕敞兮如升萬室昂兮如訴若乃萬壽誕日之辰一人會朝之際濟濟峨峨羣臣在位皆輔皐而夔邁房杜兮丙魏奉玉卮兮瓊斝展采儀兮文陛皇帝躬蹈事親之美以獨高于萬世進退藴藥抑崇下貴隆帝業兮億載權祝聖人兮千萬歲然後敷玆府化徧于中下尊卑模範兮盈里閭齊澤滲漉兮盛王霸工在衢士在朝而農在野百度脩明萬幾閒暇無有遐遺畦如姻娅四海安若覆盂九有基如太華於是有客相謂曰于闐今日之盛事歟曰然噫爲堯舜神人以和逆紹五帝獄訟謳歌但無爲而已矣於致養以云何豈若我皇躬勤儉之資恢隆平之時約已以奉太母之訓致美以化羣黎之爲端壹心而應感斥衆異之肝雎煥爛方冊照溢書詩哉且客聞歷代之制乎土階之卑不免乎儉固雕椽之飾不免乎驕奢魯夸靈光而但述土木之巧魏稱景福而徒爲制作之華俱游觀之是云奚文辭之足誇又豈若我皇綏定邦家以成孝道允邵襄媧哉且上棟下宇聖人所取也至德要道聖人之孝也作于楚宮能修泮宮諸侯之功也與其論諸侯曷若言聖道與其言雄壯曷若言聖德明明我宋得天下之統蒸哉祖宗膺曆之重殆二百年休聲無壅下之所奉者惟君上之所承者惟親當君享九重之實而親安萬乘之尊蓋匹夫之孝曾閔所難不足以言惟據域中之大饗天下之養然後爲重也已析而合既失而得然後爲喜之至也曠古所無一旦在己漢唐所恨自我而得凡是數者兼而有之不特爲四方之賀又將爲萬世之光寵也今是殿也不奢不陋不高不卑合禮之界與天下齊以見爲固鞏於鼎鼐以是爲實保若山谿雖廣八荒而爲城開濱渤而爲池倚圓天而爲蓋立棟梁於四維亦奚有宜乎於是再拜而歌曰蒼蒼高旻覆下民兮與物爲春澤無垠兮一人孝至通帝意兮金石可開不可移兮上下合契定大議兮法駕六馴言還歸兮勑以慈寧爲殿名兮厥功告成百室盈兮居之克安若石磐兮四方瞻覩化益寬兮天人合應助其讙兮光啟中興祖武寵兮紹復大運法堯舜兮旋澤曲軫翕然順兮孝道克全鑒上天兮壽祿萬年其永延兮聖人孝兮感人深責成賢輔兮雋功克優廣殿軒軒兮巨廈深沈晨昏之養兮萬乘親臨財豐俗阜兮寫于薰琴百姓克愛兮諸侯克欽亘萬國兮得其懽心宮殿之制已陳之矣天子之孝既備述矣四方之心見於斯矣口軟字碎其言卑矣欲昭聖孝永無極矣日月爲字天爲卑矣許凱彥

周敗云王仲信此賦如河決泉湧沛乎莫之能禦也天資辭源之壯蓋未之見昔柳柳州云辨如孟軻淵如莊周壯如李斯明如賈誼哀如屈原專如楊雄柳州論之古人以一字到今不可移易願吾仲信兼用六語而加意於班屈當與古人並驅而爭先矣伯氏天才既高輔以承家之學經術文章超邁今古眞草篆隸沈著痛快天文地理星官曆翁之所歎伏肘後十篋三乘九流無不玄解丹青之妙模寫煙雲落筆人藏以爲寶奏賦之時與范志能成大詔俱赴南宮其後志能登第名位震燿而伯父坎壈以終興言流涕如昔人二老歸西伯賦云一爲尚父一爲餓者雖升沈之不同其趣一也

蔡元長元符末閒居錢塘無憀中春時往霅川游郊外慈感寺寺僧新建一堂頗偉勝元長即拈筆題云超覽堂適有一客在坐自云能相字起賀云以字占之走召人見而臣字旁觀如月四字居中當在初夏已而果然

蔡元度娶荊公之女封福國夫人止一子于因仍是也談天者多言其壽命不永元度夫婦憂之一日盡呼術者之有名如林開之徒集于家相與決其疑云當止三十五歲元度顧其室云吾夫婦老矣可以放心豈復見此逆境邪其後子因至乾道中壽八十而終然其初以恩倖爲微猷閣學士靖康初既蔡氏敗例遭削奪恰年三十五蓋其祿盡之歲繇是而知五行亦不可不信也

大觀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庾樓遠望大江中燈焰明滅坐客以爲漁火家祖曰不然是必爲姦者遣吏往捕之頃刻而至乃舟中盜鑄錢其模如火甲狀每出爐則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宣政中有兩地早從王荆公學以經術自任全乏文采自建業移帥維揚臨發作長短句題于賞心亭云爲愛金陵佳麗適分符來此擁虎忽又向淮東便咫尺人千里画鼓一聲催起邦內人齊晩江山有興我重來斟別酒休辭淚官中以碧紗籠之後有輕薄子過其下刮去有字改作没字我字易作你字往來觀之莫不啟齒

唐牛奇章玄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于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于高郵虜誓于衆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爲怯將欲支鋒之際風雨大作虜衆倅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爲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得巽二滕六力邪聞者爲之閧堂

鄭德象滋晩守京口怠於爲政湯致遠鵬舉爲兩浙漕宣言俟應辦虜使至郡按治之時秦會之當國德象求援于秦蓋宣和初秦赴試南宮鄭爲參詳官其所取也至是湯別秦以行秦云鄭德象久不通問有少書信煩爲提攜達因面授之湯視緘題云稟目申呈判府顯學侍郎先生門下具位秦檜謹封湯得之憮然而改迺奏其治狀遂移帥江東

靖康間戎務方殷有士子賈元孫者多游大將之門談兵騁辯頗揖不暇自稱賈機宜時有甄陶者奔走公卿之前以善幹事士夫多使令之號甄保義空青先生嘗戲以爲對云甄保義非眞保義賈機宜是假機宜翟公巽每誦之于廣坐以爲笑談元孫建炎龍飛爲特奏名第一人

（明清）紹興壬午從外舅帥合肥郡治前有四豐碑屹然有樓基在焉上云唐崔相國德政碑李華文張從申書天寶中所立也詞翰俱妙念欲摹打是時大兵後工匠皆逃避未歸已而（明清）持牧貢造朝私念復來必須償此志繼而外舅易鎭京口後十年（明清）赴壽春幕道出于彼始再往訪之則不復存詢之云前歲武帥郭振者取以砌城矣大以悵然悍卒無知亦何足責付之一歎

（明清）去夏歸松山陰郡齋中見王成之信所刊其寶藏顏魯公墨帖自題其後極爲夸大固已訝其字畫不工及觀其後有云楊徽之蘇易簡張洎錢易同觀于玉堂之署尤爲可疑遂亟取玉堂題名及史冊諸傳考之楊文莊初未嘗入翰苑雖蘇太簡自雍熙六年至淳化五年出入禁林十年而錢希白以天聖四年方掌內制距太簡之在院相去凡闊四十五年希白卒年五十五是時方爲兒童何緣而同造金坡邪今春高郵守張仲思頗寄以其家藏秦少游所臨蘭亭刻置黃堂墨本見遺後少游題云元豐二年八月書時年五十九案少游本傳及誌銘云以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五十三而龍井題名元豐五年三十六則又焉得元豐二年年五十九乎二物皆贋甚明繇是而知凡入石跋識不可不審也

紹興甲子歲衢婺大水今首台余處恭未十歲與里人共處一閣凡數十輩在焉閣被漂幾沈空中有聲云余端禮在內當爲宰相可令愛護之少選一物如黿鼉其長十數丈來負其閣達于平地一閣之人皆得無它又三衢境內地名張步溪中有石里人號曰圓石有讖語云圓石圓出狀元圓石仰出宰相乙丑歲水涸石忽如圓鏡明年劉文孺章魁天下前歲大水石乃側仰而去年余拜相此與閩中沙合南臺蓋相似也（沈信叔說云）

易貴多識前言往行詩貴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至於多聞見則欲守約而守卓寡聞見則曰無約而無卓古人有取乎博洽者於此可見誠以寡陋之爲吾病不淺也范武之問穀梁籍談之忘司典可以鑒矣記禮有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世之旁搜廣採貪多務得者其亦以自反自強者有以加力於其先故其知識聞見之多日以博洽自然人鮮

得而企及雪溪先生秉太史筆諸子仲信仲言史學得之家傳惟父子志趣高遠學問器識率加於人一等故所以自期者夐然與衆不同雖經史子集傳記與夫九流百家道釋之書皆已饜飫方且以爲未足而又求所未聞訪所未見常有歉然不滿之意兹泰華所以不得不高滇渤所以不得不深也歟不講自幼服膺雪溪先生之名恨不得摳衣趨隅在弟子列所幸得從仲信仲言游仲信寓越之蕭寺不薾以敝廬密邇時一相過未嘗不劇談終日有補於茅塞爲多仲言後居甥館于嘉禾每與契闊之歎仲信著京都歲時記廣古今同姓名錄留心內典作補定木瘞章句洞曉天文作新乾曜眞形圖此皆平昔幸得以窺一斑者不寧惟是其發爲稗官小說尤不孫孫仲言著投轄錄清林詩話玉照新志揮麈錄昆季之所作類皆出人意表且學士大夫之所欲知者益信夫父子之博洽雖名卿鉅公無不欽服敬慕蓋有自來遂初尤丈一時之鴻儒也淹貫古今罕見其比一日詢仲言以天臨殿與南唐中主畫像仲言詳陳本末無一不符遂初驚愕歎仰以爲世不多得至形諸公送行泰倅詩擬欲告于上收寘史館不果仲言又嘗剴切上封事不講因不自揆以拙句殿諸公後有云信史牒青箱封章室皂囊者以此揮麈所錄尤仲言平日之用功深者三復以觀非志不分力不衰加

之歎然不滿者朝夕于懷未易得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前錄先已刊行後錄餘話不講滿數昭武日仲言移書見委顧淺見寡聞亦欲以其素所未知者期天下之共知是以喜而承命因浼龍山張君得以繼之若夫博洽如仲言父子者則勿以見請可也慶元庚申秋七月既望昭武假守浚儀趙不講師厚父

兹集僅二卷凡百則末附浚儀趙師厚跋雖載朝野事跡亦及詩文碑銘之類先輩所謂塵譚之緒餘也余讀第三錄中如湯進之封慶國公及王賴彥錢穆記錄云〻俱補前後錄所未備傾仰前賢著述其詳慎如此今讀其餘話所載李元叔上廣汴賦未列其文代為補之云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奠都于大梁于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大學生周邦彥嘗草汴都賦奏御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則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于兹矣耳目所聞見亦粗得梗槩輒鼓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illegible]與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異倫一覽之末為賦曰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遇大梁公子于路相與問答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

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總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賁飾恢宏之美槩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倫裁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敢高譚羲皇遠舉夏商試即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交注褒斜隴首之做屆函谷二肴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啟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瀍澗之澤控以成皋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畢昴之次河冀之津風俗漸乎寰夏疆域連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衝嶽鎮野龍川帝垌列戈船于三江儲戎車于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邛莋通商滇僰地蕃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儷美而爭雄旁睨而論雖辯若炙輠總日而莫能窮公子闡之始若駭眙已而咍曰先生於古誠博矣殆若我目覩汴都之偉觀乎顧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乎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豈必宅乎河雒其奧壇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塵墟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句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刑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含地負深厚莫測進魚龍之盛多遺騶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雜霸雖仍乎周家之舊墟三國之

鼎峙雖睎乎一方之都會舉而論之於今日正猶拳石涓水欲與五岳四瀆之比擬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日而處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驟來神州恍然自失目雖駭乎闕庭樓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子年在英妙博聞彊記幸為我索言之公子曰僕寔不敏切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紐弛陵夷五季紛綸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眷求一人作之君師肆我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衆大之居寔古大梁之域在漢則郡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頴考其地望雖卑犖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時乎有待世孰能測洎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啟之匪天私于有梁實兆宋基觀夫分野之次舍則房心騰其輝寶沉寄其曜仰星躔之有指直皇居而久照察夫工脈之豐衍則高者磊砢下者墳壚廓陂陀之塏澤極灌溉之膏腴語地形之高兮則自泗而西涉用上遊睢陽遂東至于通津涸卑隱轔烟雲飛屯其上鬱律勢與天連語汴渠之陜兮則自鞏而東達時門抵宣澤障洪河之濁流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城偃若雲霓泝湍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倪語雉堞之固則偉拔金鏞繚以湯池仰窰太微之象屹臨赤縣之畿語郛闉之壯則寮

拱中宸高映四野揭華牓以干霄譙巖更而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於梁建藝祖而始興至高宗而浸昌列聖相承洎于今日當國家之閑暇肆乘時而增葺遂跨三都越兩京擬二周而抗衡敷其南則神霄之府上膺南極偉殊祥之創見恍微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闡真機用端命于玉帝而彰信于群黎爰設定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纘乾元之用九參八寶而並範乃嚴像設祗奉茲宮儼一殿以居上總諸天而位中靈地上嬪列于西仙伯天輔列于東譯〻群御戚冠景從徃〻名在丹臺而身為世輔像圓孔肖後先攸序闕金堂啟玉室駭寶輪之飛動森寫伏之紛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寔總位于衆福本始載叶藏禮惟穆璧華封請祝之誠斂天保無疆之卜若其陽德之建威秩火神於非熒惑厥位惟尊次曰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閼伯以序而陳原夫帝業之創自於宋地蓋乘是德而王天下飾之靈鈺赤文婀娜舉以示衆遂定區夏豈必赤伏合信於鄗南之亭豈必神母告符於豐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嚴審辰出戍入之度有視聽禮明之占遂維五帝之象夏體重離而面南諧祉聲于樂府驗朱草于靈篇火得其性景貺昭然瞻彼煌〻位在南端應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載還相我昌運於千萬年出南薰望泰壇隱若天高渾若天圜欽崇于茲僉曰韙焉先是有司循國舊

貫明宮齋廬悉取繒縵後洎紹聖端誠攸建精意孔昭禮文彌繁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長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禮矣申敕春官益嚴祀事於是規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元圭天通是循百官顯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皇衢載遵巳而日景晏溫天真降臨衣冠幢節之輝映彩仗輦輅之參差豈徒若見於消陽而接拜於交門仰重瞳之四矚俾群目而動心乃闢琳館揭號迎真用伸昭報以福斯民度王律抵天田王者之藉厥訓惟千上春展事務崇吉蠲于時農祥晨正東作是先載寘耜于王輅啟雲幄于紺壇葱愷劇服于廣阼之側青旗晻靄於黃麾之間帝御思文飭躬禱專屍帝尊以秉耒動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種以成高廩之豐年然後獲之秠〻瑞禾是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粢盛以攸告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蓋時勸天下之養而致孝岩嵬路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於焉具設上下互映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曜斯列鬱雲上承金虬四匝璿璣玉衡之制兼馮相保章之法陋靈臺銅渾之規斥周髀宣夜之說于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于正于以觀雲則分至啟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景則長短之度稱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効叢祥並膺至若秘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崑之王

府華東壁之靈光几微言大義之淵源秘籙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綈錯屏軸牙籤輝耀有爍金匱石室載嚴扃鑰或資討論則分隸于三館或備奏御則會粹于秘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龜文鳥蹟之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真偽既辨衆美斯備圖畫所載則三祖餘範七聖妙跡則名馬於曹韓覽古松於韋畢緊絕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璉豐敞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欲艷不啻登瀛洲而隱藏室名卿鉅公由此塗出若夫龍津所在大闢賢關作庇寒士今踰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構以閣載籍之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聖之祀象肖尼山制侔闕里其配享也惟顏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多鄒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肅衣裳而有偉至於庠序學校之教也首善于京自熙豐始乃詳備講說謹課誦規繩以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與頓革聲律之枝爾乃采芑新田青莪中沚人材於此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西則由建原廟近倣元豐倂國程度固或不同來覺相望而特起縹緲對峙而比崇界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雄祥烟瑞靄煥爛叢籠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祀彌篤兄弟之義彌隆届四孟之改律感節物於春冬儲衣冠之出游軫霙塘於帝衷既進祠於北宮之

七殿御潔誠以致恭想晬容之如在備享獻而肅雍參以時王之禮肆浸盛乎威容飭茲惟謹稽首拜顯乎盤或薦玉饌惟充有飶其香齋誠默通顧靈心之饗答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臺所寄衆務泉藪象應乎文昌運侔乎北斗四方利害於是乎上達二省政令於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伉爽之所度宏基而易舊太社為之彌西植直其後形勝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今是為六部自吏洎刑位于左自戶洎刑位于右公庭肅若百吏輻輳於是糾以虞舜默陟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黜胥不能措其姦慢吏不能逃其責秩秩乎天地四時之職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則用能敍辭指之相應綜紀綱而並飭至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壥聚邑列布于千里之畛風俗樞機教化原本當府庭之既徙肇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勵名實斯允爰擇撥煩之才俾長治于尓寮南司之俗坐華衛訟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囂楚之喧嚻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萬物覆露弱茲輦轂之下日薰陶而饜飫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於梏拲日撫滯訟歲無留獄貫索之象既虛圜扉之草斯鞠巍　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爾乃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睎巢苑囿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

之司扉開條風之妍暖命嗇夫而啟禁籞都人而遊覽吾皇踐阼之五載六飛始御於苑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暮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呈陳蘭橈飛動綵仗繽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賓津零湛露於九重均禊飲于群臣先朝之遺故事張大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於乎世勵武志而彌勤其北則營壇再成貴為方丘峙柔祗之歆饗故神輿之是侔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尤敦胖比至饋典聿修帝躬臨乎澤中即陰位而類求配以烈祖之尊備以岳瀆之儀乃奠黃琮震于神休乃奏函中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叶氣以橫流顧瞻空際容逐靈斿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歆者有喙若鳥者地之百靈秘怪咸帝德而來游景光為之燭耀祥雲為之飛浮侍衛駭愕莫測其由裒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歆乎物發異州至其隸尊之庭建置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基蓋陸則友之義兢兢業業欲皆追述之志永紹裕陵丕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匹休於棠棣爵以真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兩鎮之節厚以三錢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建初歲之入豐也每歲時之衎樂儼雁齒而寮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陛笑言之適無間勸侑之勤有縉飲酒之飫既翕既醉何愧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寵翔故府春令來集

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胥應感昆蟲之是類洒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内齊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懸之應夢禎慶源而緜梓藹螽斯蟄蟄之衆假樂皇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俾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嗣千春宮申眷後王而加惠冠禮荐行三加攸次詔以成人之道戴隆出閣之制卜吉壤以圖居惟宮隅之是迷標蕃衍之美名彰我家之盛事頓起雲之獲寧信皇慈之曲被於此賓師友簡僚吏習禮節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孳孳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義倫至若宗正著錄枝派寔繁上及曾高下及曾玄分宅廣睦恩義而敦篤族屬之疎戚班秩祿以惟均遠則寀宗藝祖之胄近則加厚濮邸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悉治歌湛露詠行葦戒杕杜鄙葛藟考親親於伐木繼振振於麟趾於恭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歲月薰陶朝夕漸染需需賓興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清靜如辟疆忠精如更生文若東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實飛聲於是參親疎而兩用異羽儀于王國遂壯周家之藩屏固漢宗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雄觀下天漢而比望千門萬戶併將有伉言觀其陽則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刱其始也罨孅背華大壯揆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靡煩於藝鼓壤材山積則又疑於神覡其上則藻

色靡乎方并雲氣華乎修楣躍水波乎桷棟列繡文于蘭楯罔不隨色象類因木生姿窮奇極妙豈人能為若有鬼神與物陰來相之其旁則撐牙高張欄楯周布往往雕鸞刻鳳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搽若怒或奮翼東廂或團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內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為極披路三條則控柢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崇罨儼以並飾善頌落成上下用懌言觀其陰則嵬嵬壯闕時謂景龍於焉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闢夫闠闠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賈朝盈夕充乃有犀象珠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帶衣履之巧魚鹽果蓏之豐懋遷化居射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晝遠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壯辰之蕃衛太平既久民俗熙熙徒觀夫仙倡效伎振童逞林戎尋橦走索戲豹舞羆則觀者為之目眩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為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黃醅蒲萄氾觴竹葉傾罍羌既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於我哉瞻彼良維峯崇琳閘始真天祥昕分虛列妙道由是聿興至教於是旁達辛卯之夢既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王罰考名之法博施於民俾絕天閼神符一出群邪四讐疵毒治病功深效捷內則艮岳屹以神秀介亭聳以巍嶪天人交際之夕請

供於此像設儼而王蚤自傾實劍如掣駭雷霆之轟轟靈圍下考雜遝逮夫應鍾紀律里社闕祥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誠即茲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于時演大梵希夷之旨諷太玄空洞之經遂須秘籙八百聯名猗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輿上譬化清有崗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薦祥繄我聖明惟崇飾之彌嚴正土木之夸矜蓋示不忘其所自為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既瓚瓚焉唐之興慶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湛翠水淵渟栽方壺起蓬瀛大君戾止廣嚴歡騰九奏備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躡神山而遊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于黃秘之廷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為掩茂適契于元命之晶詔鳩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妥靈十神載別五福來寧至於端闈之內大慶耽耽路寢斯在有大符貺於此乎躬受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赩動彩左城右平相與映帶睨靈光僣培塿睎景福之業蔚春王三月攢端匪懈庭燎有光禁嬬斯艾供張既盛法物咸華乃建招搖歛以環合蒲牢發乎輕蓋正宁當陽天極是配九賓星拱乘紳委佩樂奏乾安閒以鉿鞻上公薦壽捧觴跪拜天子萬世兆民永賴其左則合宮之制高出百王上圓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四序之和於四阿達八風之氣於八窓淵衷

默定聖畫允蔵重屋告成光我家邦于以饗帝而饗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雝樂調闓鍾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于神考用嚴配于上蒼于以視朔而布政則春朝青陽秋覲總章冬遇乎朔夏宗明堂玉册以極其變內經以考其常欽授于人遂正天綱其右則徽調之閣凝嚴審靜神鼎內藏天所保定倬郟鄏之永固芙甘泉之匪稱其始構也窮制作之妙於繫表禪隱逸之士於卓節一鑄而就允應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旻不敎龍變光潤氣明烟銷惟鼎彝之重作鎮神皋斂極九變象該六爻屹然中峙增崇廟朝曰蒼曰彤以莫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莫秦趙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東北有位西北者分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世卜年過於周歷永保茲器與天無極至其內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頤問親臣侍列禁衛彌慶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萬機與焉聽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爰即文德播告惟宜燕樂群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蒐事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洎徽猷五閣渠渠奉祖宗之彝訓示子孫之楷模言追盤誥道契圖書緊秘藏之靡忘仰聖孝之如初次則東西分臺政事所會始擬而議則可否有蓍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納樞喉舌之寄于以斡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

籌帷幄之中折衝樽俎之間爰載五兵坐鎮百蠻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導爾乃畢思潤色追風俾顯遂總東里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宜和秘殿聲飛跋翼寔眷思之始謀因紹聖之故跡凝芳瓊蘭重熙環碧輪焉奐焉光動兩閣聽政之暇來遊來息搜古制於鼎彝繼多能於翰墨致一凝神優入聖域爰命近臣於焉寓直稽歐氏之丹誠庶密效乎裨益申紹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符元鼎神爵五鳳之號詎能專美於史冊至如后妃親蠶之所也延福邃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宮而與俱懿筐既飾柔桑既數徹衣束繭三操躊躇風戾川浴地溫氣舒然後龍精報眠瑞璽紛如五色之絲允侔乎東海八蠶之綿倍富於吳都爰獻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天下則無斁之化斯並美於關雎以至掖門曲榭之輿周廬徼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延珍臺閑館之重複偉然在列旋題輝映雖使廣延墨客衆集畫史曷足以紀茲區宇之盛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修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財受天眷命為天下君其所以圖回寀制獨運嘽僎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為子陳之若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燕趙汝穎之奇句吳于越之秀兩蜀文雅三

青瑣庠以至開東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冑咸會風雲雜然入轂蝌蘇神聖之郁是為英俊之躔元精於此回復間氣於此蜿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世族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章出雕渙之間帝賚嶽降運符半千商弼周翰凌武差肩隨七相五公之級冕邁杜陵韋曲之衣冠譽猶倜儻權奇素多於輿野瑰瑋結綠自富於荊山上乃以道觀能兼收並取明示在公濟濟列布同寅協恭相與修輔故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聲教布濩東漸鴨綠南泊銅柱深極沙漠遠踰羌虜陸讋水懷奔走來慕雕題交趾左衽辮髮之俗願襲於華風金華玉璞犀林象齒之貢願獻于御府于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採周官之儀物稽曲臺之典故考吉禮嘉禮之義正昏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冠服制職在太常各有攸叙功成而六樂舉焉則詔后夔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始五運之先諧中正五均之度笙鏞鞉磬琴瑟柷敔職在大晟各有攸部衆樹倫群音叶天地應神人悅修貢效珍應圖合牒上則膏露降德星明祥風至甘雨零下則嘉禾興朱草生醴泉流濁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為時而出殊本連理之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龜來游於沼芝田千歲之鶴下集于庭期應名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躡梁甫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功

皇天登三咸五上猶謙抑而未俞也於是親事法宫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𢾾憲躬執適樞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寧人之指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纘其在官也絕僥倖之路汰冗濫之貟奉詔者戒於倚法治民者戒於為新其在士也納讜言於群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流寓者擴進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蠲不急之務農人服田以劝力穡之勤叟耆扶杖以聽詔書之布將使四海之内反朴還淳背偽弃末皥皥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聞之歎美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固惟疎遠之賤名不通於朝籍雖欲抽思騁辭作為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君門九重難以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異哉因擊節而歌曰巍哉神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曠然一變還淳風令草不用囹圄空千齡了運今康逢下七制畢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自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衣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以𦆶一賦之義為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奠都大梁作民極兮一祖六宗世增飾兮光光神廟觀萬國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粤自叢霄御帝位兮體道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亶有成兮金鼎奠邦神姦讋兮玉鎮定命垂奕葉兮天地並應符瑞著兮應圖合牒千百祺兮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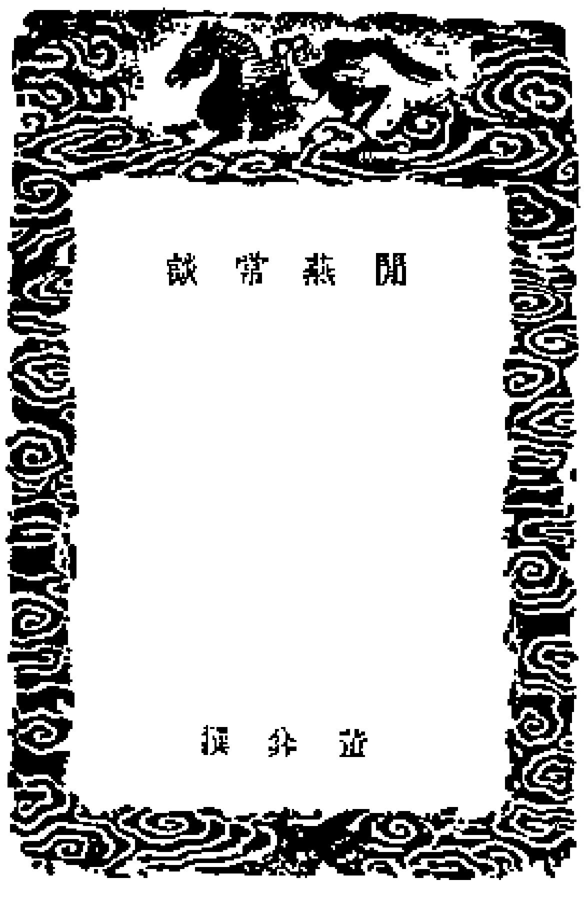
受之開明堂兮三靈悅豫頌聲興兮元臣碩輔侍帝旁兮相與弼亮守太平兮逮丁壬辰化道行兮己酉復元寶曆昌兮天子萬年躬在宥兮斯民永賴躋仁壽兮李元升名長民

雲山毛晉識

揮麈餘話卷二　終

四庫全書提要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宋王明清撰明清字仲言汝陰人慶元中寓居嘉與會[illegible]其官自朝[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泰州倅宋[illegible]之文[illegible]乾道丙戌[illegible]所紀多國史中未見事自[illegible]以補前[illegible]之遺[illegible]九[illegible]二[illegible]一[illegible]慶元二年[illegible]揮麈[illegible]文二[illegible]林[illegible]中所紀有[illegible]第三錄[illegible]慶元初[illegible]外時所紀於高宗[illegible]文[illegible]三錄所[illegible]二十三卷今止二十卷文獻通考云前錄三卷今四卷[illegible]六卷今[illegible]五卷[illegible]人分[illegible]如此[illegible]王銍之子[illegible]之外[illegible]其紀王安石[illegible]於宋[illegible]王士禎[illegible]所載[illegible]



閒燕常談

董弅撰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三

閒燕常談

宋董弅撰

張昌言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者在塋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諸詁遵父命不承田遂荒蕪者三十年元豐中鄭人告官發文二家皆弗取郡守劉斐言諸朝願以田給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世有爭鄰畔頃步之田至相紛競甚者兄弟宗族鬭訟諍不肯已遂爲世讐者亦聞种張之事乎

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稽邸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意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爲俳戲捐謂曰宗蕭我之脈何所爲曰不敢然樂府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衆乃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曰此邸貨數鬻聖意匪獨倖同輩市之士所神延樹仰見睨睨國治不安持守之槩蒼天下宰甚又問宰相此朝久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哀蓋俚語以貲凝爲不易也

紹興乙卯夏大旱車駕在臨安府詔禁屠宰以祈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曰自來斷屠止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中書舍人胡寅曰一疏無二百言而用字以十數況諫議乃及此乎聞虜中統兵者號龍虎大王庶或入寇宜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爲名對

歸田錄載梅聖俞受敕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應聲對曰君於仕宦可謂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善對

大觀中薛肇明知上喜御製詩有曰權聲似鳳來對語言氣如雞去樹率鋒子蒼載爲更之曰猶如老鼠入牛角難得鮎魚上竹竿時謂的對尤勝於前

李端行字聖達毗陵人崇寧間太學屢中魁選聲名籍甚大觀丁亥歲與諸路貢士辟雍試李士英作魁聖達第二意不平之嘗曰天下清氣無南北之異但吳中清氣十分鍾於人河朔清氣爲鵞梨占了八分以士英河內人故也士英銜之其後士英拜相聖達方爲太傅坐小累罷坎壞失志而死

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尊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婢以述先在薛大尉家每見與賓客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罵大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

王將明作賀復燕雲表以此夷雖其喙矣對燕民悅則取之斷定夫特爲頓樞密院事亦用上句而以周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和公屬對甚的因衆己對曰此是當家者

王荆公在蔣山一日有傳東坡所作表忠觀碑至介甫反覆讀數過以示坐客且云古有此體否葉致遠曰古無之要是奇作蔡元度曰直是錄奏狀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諸公未之知爾此司馬遷三五世家體

章聖朝馮守信爲步軍指揮使遇郊禮其弟欲以己子冒爲守信子以助西蕃守信不可曰吾自行伍蒙上拔擢至此愧無以報稱何欺君邪歲竟其子不蔭以明於弟無所愛乎近見士大夫仕至通顯以兄弟之子冒己子而受蔭於君者多矣悄不爲非人亦不以爲怪訝也甚者以他人而爲己子有服親以冒異姓恩澤者聞守信之風盍知愧乎

杜祁公爲守兗州石守道卒於郡惡之者謂介偽死而北走析以詔發其棺公會僚屬語之衆不敢當時推瑜之爲掌書記抗言曰介平生直諒有共耻獨以闔族保其必死祁公悚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今世居下位而能執義抗言如瑜之者固難其人而爲郡守獎人之言以成就其美名如祁公者未之見也

張乖崖公常言見事有三難能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前輩於事精思如此是所以大過人也又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若凡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乎每佩服斯言

歐陽文忠公謂謝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可以屬思耳

因話錄載韓僕射皋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

近歲許沖元將知西京有一府曹掌云其請錢若干已有指揮許請來春充預買錢沖元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刱故得預買錢其人始悟蓋諱將蓋謝過而退又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依元降指揮厚之徐拱手緩聲曰元降何指揮吏惶恐厚之爾誤也不之罪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敘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問似乎門下有舊錢曰舊識其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迹一坐皆笑

太宗朝王濟主漳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鵝翎爲箭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濟以便宜諭郡民用鵞翎代之因附驛以聞詔可其請施及旁郡民咸德之

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州縣百姓競殺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賂上下胥吏乞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懽叫感歎者

裴諝爲史思明所得僞授御史中丞時思明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十百人此事見資暇錄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所有籍可據以取則無遺矣虜酋立命取籍蒼黃間玉牒所有吏已持至南薰門亭子矣會虜使以事暫還此吏惟監交物官數人在焉戶部邵澤民溥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三二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爐中歎曰力不能遍存之得損名枝養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掣取而焚者亡慮十二三俄頃虜使至吏舉籍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

也而人多不知予因閔裴蘅事故志之

京城旣陷虜遣使辦祭兢至軍器庫點閱兵仗時甚壽明以內相爲館伴因白自今兩國和好當戢干戈櫜弓矢虜使攘臂曰我曹卿輩後不請云左屬櫜鞬右執鞭弭與君周旋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伯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廳下降堦趨參以二婢挾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辭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累不顧學問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何㮚當京城已陷虜人入搜括藏金帛時有胡思者爲司農卿其諸會來索數白梟旣後梟送至驗事傍緣爲言曰大卿切勿令亂臣思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蓋添有胡思亂量也時謂　宰相如此何以服百僚

清波雜志

附別志

周煇撰

煇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著述。長夏無所用心。賢於博奕云。余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爲清波雜志。紹熙壬子六月。淮海周煇識。

四庫全書提要

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

宋周煇撰。煇字昭禮。邦彥之子。（彥字疑衍文。周邦見宋高紀事）厲鶚宋詩紀事。附載馬曰琯之言曰。傳本清波雜志有張貴謨序。書中煇俱作輝。然從之。案是編爲影宋精本。書中俱作煇。張貴謨序亦存。恐曰琯所見者。或轉是訛本。煇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錄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煇實自浙遷淮也。是書之末。有張斯中、（疑本作才未知孰是）張訢、陳晦、楊寅、張巖、龔頤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似道稱煇爲處士。然煇曾試宏詞。奏名見之書中。或當時未就官邪。別志又自稱嘗至金國。益不可解。或隨出使者行也。清波爲杭州城門之名。紹興中煇寓其地。因以名書。所記皆宋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袒王安石之非。致書中稱煇之曾祖碰與安石爲中表。蓋親串之間。不無迴護。猶之王明清揮麈諸錄曲爲曾布解耳。知其私意所在。則可。以此盡廢其書。則又門戶之見矣。是書原本十二卷。商維濬稗海作三卷。蓋明人刊本多好合併刪削。不足爲異。諸跋並稱二志。惟龔頤正跋作三志。致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分爲五集。則別志之前。似乎尚有後志。然別志中但稱前志。不及後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亦但稱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則自明以來惟此兩集。或龔頤正跋三字誤與。

余故人周昭禮嗜學。攻於文、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余與昭禮定交。今不翅二十年矣。每一別再見。喜其論議益該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壯。一日。示余以所撰清波雜志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細事。多有益風教及可補野史所闕遺者。蓋昭禮家藏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其學問源委。蓋不同如此。今寓中都清波門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紹熙癸丑春。古括張貴謨序。

讀書貴有用。昭禮於書無不讀。而其用不見於世。胸中萬卷。浩乎沛然者。其實爲無用之具邪。清波雜志之作。隨事紀載。證據今古。亦殫洽矣。間出己意折衷之。議論所到。有前輩不能言。開卷一覽。聞所未聞。使人起敬愛心。聲聞播流。當同此書爲不朽。則知讀書之用。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雖然。抑末耳。昭禮倦游。又從諸公貴人交。耳目感觸。形之詠謌酬唱。蓋無日不有。至於應川等文。每出一斑。已足膾炙人口。若遂裒而集之。長編鉅軸。與雜志並傳。不獨京師紙價爲之貴。將見萬丈之光。騰薄於牛斗間者。皆是物也夫。紹熙癸丑夏四月。栝蒼章斯才書。

松牕先生有雜志二十卷。藏於家。今昭禮兄所爲。實追蹤於前作。涉歷久而見聞該。閱習工而語意贍。然則是書以晚年出也何宜。紹熙癸丑九日。毗陵張嵲。所惡乎雜家者。爲其害道也。若周君此書。雖出於平居暇日隨筆紀錄之作。而感時懷舊。旌善黜惡。斷斷然有補風教。則奚惡於雜哉。周君名族之胄。忠信篤實。悃愊無華。多識故老。聞見殫洽。言有從來。咸可依據。是書也。其垂世傳後何疑。君之居於清波門也。晦之弟晐。實同里巷。因得觀其書。乃識其歲月而歸之。蓋紹熙癸丑十有一月九日也。吳興陳晦謹書。

予老無他嗜、猶喜讀書。幸經史百氏。生平略游心。獨苦耳聞近事殊歟。比得清波二志。釋滯增益良多。嗟以昭禮記憶如許。乃竟成羇士。抑傅長虞所謂此所非復文辭可了者。言之令人重悒邑。慶元二年六月晦。山陰楊寅少雲跋。

周君、余淮鄉博洽之士。清波集乃其暇日所志也。昔稗官者流。街談巷議。猶得采綴。與九家並傳。此志有關於風教者甚多。集可不傳遠乎。雖然。周君胸中蘊蓄萃羅。豈可窺測。此志特其筆端游戲語耳。慶元丁巳季冬旣望。邢城張巖書。

吳陵周氏。世擅彫龍。衣冠煒燁。昭禮尤篤學。號能迎將承應者。客游都城。今其老矣。抱道不試。而能安於閒放。不關人事。居清波門日。往來湖山間。把酒賦詩。悠然自得其樂。或謂可追和靖之風流。比有傳其所著清波三志。讀之起敬。不但如前所云。前輩日已遠。有聞餘論。據卷三復。昭禮詩社方拊。班管紬繹。登載朝野之蹟。蓋雁書不一書。又奚得三志而已。予少昭禮者殆將見之。慶元戊午上巳。楚蘄顧正題。

余來中都。聞有所謂周處士昭禮清波志。急祈借傳錄。洪适處最多。大抵紀載事實之詩。各隨所見。收拾者不厭其博也。他日討論一事。適然鍼芥相投。事轍相合。方知此書之效。慶元戊午立秋前一日。天台徐似道淵子書。

予幼業舉子。卽有志古學。見同儕所讀者。皆坊肆糟粕之文。心竊鄙之。旣長棄去。悟然從事六籍。故聞風而售者日至。有一人稱姑胥袁飛卿家奴。肩一篋。手一編。迺清波別志也。其人視爲奇貨。索價太高。因持去。三十年來。求之弗得。今始得之貞山陸給事家。藏前有雜志十二卷。後別志三卷。比袁所售者爲全書。予喜而執筆。日鈔五葉。積七十日訖事。追惟袁陸皆與余善也。袁以規利。陸以結義。賢否之分如此。宜其顯晦霄天。亦殊途云。嘉靖戊申春三月望。茶夢散人姚咨識于皇山學士之西館。

清波雜志卷第一

高宗繇康邸使金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一時霸府攀附。自汪潛相伯彥而次。建炎初。詔省紀事跡。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間所紀符瑞。如冰泮復凝。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申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拆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時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其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於應王廟。中貴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皆參謀議於幕府。

神宗初出閤。封潁川郡王。旣卽位。陞潁川爲節鎮。久之。覺其非。遂以許州爲潁昌府。人比之坊州生杜若。吏部侍郎張舜民嘗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軍節度使。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封潁王。三年立爲皇太子。初不曾封潁川郡王。政和間工部侍郎劉嗣明奏。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軍節度使踐大位。其忠武軍止緣遙領節制。已陞爲潁昌府。其潁川係受封興王之地。伏望崇建府號。遂以潁川爲潁川府。依舊順昌軍額。悉符前說。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

丞。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苣食之。僧覩其狀貌凜然。遂揖友延之。饋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嚮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聖皇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磁府進言。大王治兵討賊。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捷之詩爲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泉上有設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闕隸姓名也。侍衞者偶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或云。亦皆達於聖聽。頃得此說於惠山主僧法暐。皆安等名雖不同。其爲佳讖則一也。

高宗踐祚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麪飯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桌。置筆硯。並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塡椅桌等物。謂螺塡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破甆盂。溫湯瀹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紹興間。復紓奎畫以記損齋。損之又損。終始如一。宜乎去華崇實。返淳返朴。開中興而濟斯民也。

紹興二年。修建康府行宮。以圖進呈。被旨可只如州治。修蓋一殿之費。雖未爲過。而廊廡亦當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簡儉。不彫不斵。得夏禹卑宮室之意。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金被留。館於雲中。紹興壬子歲。王先得還。至紹興癸亥。約和已定。朱方南歸。嘗著曲洧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賚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史家亦不復載。爲可惜耳。紹興間得婁寅亮奏劄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險。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於昵。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敵人所以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寅初不知其出處。近聞乃溫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鄉邦大浸。父子皆沒於水。或云論事之禍。不止於此。

高宗即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德音而罪己。退辭履位之尊。乾龍以健長而繼天。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忍輕加於一矢。生靈受賜。夷夏聞風。要質賢王。既驅車而北渡。迺結異域。復擁衆以南侵。慨谿壑之無厭。昧蜂蠆之有毒。廷臣乏策。都使議和。教縱虎以

退歸。致金湯之失險。肆命狼子。狎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本異。蓋時有忌諱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後簽書樞密院。南京人。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侍讀官講禮記。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廟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啓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

元祐大婚。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箇新婦。尚點幾箇樂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宰執理會。但自安排著。遂令教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乘翟車。甫入兩部闕門。衆樂具舉。久之。伶官輩出賞物語人曰。不可似得這箇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嘗錄其昔納后典禮。但言婚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王彥霖繫年錄載六禮特詳。亦不及此。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內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啓夏。渭涘興周。于胥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講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尚虛中壼之尊。伊欲迓於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祊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旁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彝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繇命使而乎上禮。車服有等。幣皆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亟頒明詔。預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酌文於通禮。制爲成式。付在有司。袞冕穀圭。益重謹始之義。金根鑾馬。悉全象物之宜。是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聖。譜承盛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舉同大慶。太皇亦降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故事。討論特爲詳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慈之賢。其後撥亂返正。翊戴中興之主。功參十亂。茲識其著焉。

國朝配享功臣於太廟橫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祖室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眞宗室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韓忠彥。

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親扎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中興將相勳勞之盛.不得而遺也.

天聖初元.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令於監宮分於在京宮觀寺院及外州名山聖跡之處.牌長三尺許.厚寸餘.文十二.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五.曰永鎮福地.數.其周郭隱起蛟龍花葩之狀.精彩煥爛.封以絳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藥金所製.凡不經兵革州郡.皆寶藏之.煇嘗見於上饒天慶觀.盜留龍虎山.

煇見唐人官誥印文.細如絲髮.本朝印文麤厚.殊渺邈遠.雖係官府事之繁簡.猶傳唯三司.開封爲省府.事最繁劇.所用印歲一易.今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舊制.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煇見耆舊云.承平時.州縣多闕官.得替還鄉.未及息肩.已聞擬入京.授見次.即趨赴上.一季半年.已爲遠闕.到國門即入朝集院.支俸差劄日.破官曆.事事安便.與今異矣.

政宣間.掌朝廷書詔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長而成篇.靖康垂簾.告天下手書出太常少卿汪藻筆.紹興間.婉容劉氏進位貴妃.亦特命監察御史王綸草制.或云.時宰與王同里.欲其沾賜金.故臨期特俾權內制.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三人皆歎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爲然.煇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時.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又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鄭元璹詣頡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仲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意也.後東坡載其說於鄭公神道碑之首.（張文定公當仁廟時.有人臣勸用兵亦有事成身收其利不成則跡不任其患之語）

選人改秩.今當員多闕少時.須次動六七年.成云考無玷闕.方幸寸進.冥冥乎難哉.近制.改京官歲有定額.且減薦數.有選格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艱得職司.若止許用職司一員.庶俾孤寒均得應格.昔有胡宗愈者.該磨勘.引見日.仁宗嫌其年少.舉官踰三倍.閱其家狀.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畯安得不沈滯.遂降旨止與循資.熙寧間.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三紙.引見日.神宗云.有舉狀一十三紙者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於是權勢赧然.幕職州縣官以薦改京官者.其數如格.則移刑寺.閱舉者無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見.至引見.又移問如初.有罪故而不足於數者.輒能去考功郎趙屼請勿再移問.從之.仁人之言也.屼乃淸獻公之子.

國家慶壽典禮.于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如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僞冒濫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作溫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衆擧者進而謂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巵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擧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爲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紈霧縠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爲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鮑屨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蕘歌牧嘯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歲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實趨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煇既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興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得以爲榮.

清波雜志卷第二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赦書.應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王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敘.二日.降手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衊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摭實刊修.播告天下.其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議者謂中興新政.孰先於此.抑推原禍亂之自云.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導.并張靑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洎竄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封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丘輔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過盜聞.議者惜不與貫等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翛亦賜死.翛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爲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爾.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譴.當亦不赦也.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者稱樞密太尉.蓋備制文臣爲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東坡賀文潞公正位兵府書.亦有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槩論.元豐前樞密院奏廕子弟皆補班行.

京城士庶舊通用靑涼繖。大中祥符五年，唯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近時從官建議士庶用皁繖者，不聞施行。政和間，亦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兜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轎，亦紹聖之制。

蒲宗孟左丞因奏書請官屬賞。神宗曰：所修書謬無實。宗孟又引例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恐不類。上爲之笑，賜帛乃得請。率然一言而當於理。

諸疑獄當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當奏輒奏者勿坐。此法既行，全活多矣。元豐詔大理寺鞫獄事，多上所付。大理卿韓晉卿獨持平數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冤。神宗知其材，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爲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讞不至矣。或者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可疑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於獄，多於伏辜者。朝廷皆從之。韓、密州安丘人。（然天下疑以如其本末奏取敕裁此設行凡有疑未當不免元豐八年詔自今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正與前敕相反）

舊制，沙門島黥卒溢額，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貸之意。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本州。神宗深然之，著爲定制，乃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默子約之父知登州乞以流海島罪囚之率移本州軍號以廣好生之德從之後出步而告之者衆本無子且屢疏上命以附貸罪人賜一子丑[illegible][illegible]云）

舊立扁牓，必系以亭臺齋閣之名，今或略去。嘗見黃岡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齋。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

自昔人士皆著帽，後取便於戎服。紹興丙子，魏敏肅道弼貳大政，一日造朝，預備衫帽，朝退服以入堂，蓋已得請矣。一時驟更衣制，力或未辦，乃權宜以涼衫爲禮，習以爲常。乾道初，王日嚴內相申請，謂環一堂而聞坐，色皆淺紫，極可憎。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士大夫於馬上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籠餅蒸餅之廚，食必去皮，皆爲北地風埃設。舊見說汴都細車，前列數人持水罐子，旋灑路過車，以免埃𡏖蓬勃。江南塔衢皆甃以磚，與北方不侔。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通朝士書如罪出疑去，甚至以中謝爲稱謝。初以爲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哲宗嘗書鄭谷守詩於扇，亂飄僧舍茶煙溼，改亂飄爲輕飄。

昜次律爲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本朝陳文忠南嶽，歐陽公神淸洞，韓魏公紫府眞人，富韓公崑崙眞人，蘇東坡戒和尚，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所傳尤衆，第欲印證今古名賢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殆得於夢寐渺茫中，恐止可爲鋪什妝點之助。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

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萬舉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蹟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煇在建康，於老尼處得東坡元祐間綾帕子，上所書薄命佳人詩，末兩句全用草聖，筆勢尤超逸。尼時年八十餘矣。又於呂公緯甫少卿家見所書傷春詞，與都文甫少卿父也。二墨蹟擬經兵火而尚存，誠宜珍祕。呂乃申公之後。（也）

紹興辛酉，煇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候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榮閣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蘇內翰留題。登揭觀之，即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詩已漫漶，尚可讀。僧云：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留至今。然律詩而用兩韻，即於能詩者曰：詩格不一，如李誠之送唐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也。而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退之有雜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

煇平生四汎大江，備嘗艱險，具栽生死係於浮沉之間。每過龍祠，薦盛醮觴唯謹。無屋宇，但植一竿，亦致其禱於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帷腳及花瓶中小青蛇盤結，擧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歆享甚然。歸舟夜夢，入廟血食，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浩若川流、儼不羈於負腹、赫然廟貌、猶可驚於豚蹏一聯耳。

男子施敬於婦女，男一拜，婦答兩拜，名曰俠拜，古禮也。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曰：長跪問故夫。或問婦跪如何。嘗聞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拜尚不以爲異，則跪宜有之。

向在建康，於婦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破儂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眞武像。世言武襄乃眞武神也。及出使相判陳州告身，皆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綠錦褾，發軸，紫絲網，皆備。後於友人歐陽倫處得其遠祖文忠公自初進擢至贈謚綸誥，一無遺者，可謂故物。不愧鄭公之笏，兩家其能終保存耶。（也）

武襄赴陳州，不懌。語所親曰：靑此行必死。問其然，曰：陳州出一棗子，號靑沙爛。今去本州，靑必爛死。一時雖笑之，未幾果卒。初實戲談，適會其死耳。或云：初無此說，好事者爲之。或云：當時狄爲都人指目，故爲是無稽之言以爲笑端。判陳州，竟因疑似黜。事改元，靑子諮入對，上問靑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仁舖戰陣二圖。上乃自爲文，遣使即其家祭之，其文具載實錄。

僧安孟王仁仲酷嗜法書名畫，且能別眞贋。師道廣曰：知先人素從後湖蘇養直徵君游，託移書求仇池故硯。蘇答云：抄掠之餘，所存百帙，九駁耳。平生長物，豈復一毫。況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於昔之隱几者也。孟見之笑曰：只是不肯見畀爾。後數年，黃山谷甥洪仲本託先人以一推致於孟，乃枯搨上一龐實山房李公擇尚書故物，補破處，龍眠筆題作鍾隱。米元章畫史云：李後主號鍾山隱居，疑後主筆也。而名紙鍛自有鍾隱。南唐人未知孰是。或謂古畫必有對，後聞併歸於孟氏。鍾隱天台人，隱於鍾山，遂爲姓名。李方叔爲趙德麟品德隅齋畫，備書其藝之妙。

韓魏公帥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攜匕首至臥內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帶來納、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爲得體、卒受其帶、則墮姦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豐間、亦有守邊者、一夕失城門鑰、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繼有得元鑰來歸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關鍵、踐跌不相入、較以納、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延安劍客乃張元所遣元本華陰[illegible]以詩干韓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適王師失律於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廨舍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illegible]不遜如此能子復著九錫亦曉於廟定元[illegible]士[illegible]逃入元昊界詔賜其家錢米曰夏國之御用以[illegible]字）

嘉祐中、修睦親宅神御殿、歐陽文忠公言、祖宗廟貌、非人臣私家所宜有、罷之。宣和間、朱勔在蘇州、即私室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熙寧間、宗室燕王等亦建神御於本宮。議臣謂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有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宜一切廢罷。從之。近嵗王宮尚有存焉、小臣私室、豈應得爲。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幾、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比之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非當軸時、建居養、安濟、漏澤、貧有養、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其然乎。當是時、有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被器用、專雇乳母及女使之類、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擾行戶。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遂廢。

京之卒、適潭守乃其仇、數日不得殮、隨行使臣輩藁葬於漏澤園、人謂得其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

宣和間、京師染色有名太師青者、迨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布條裹屍、瘞其讖也。

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兩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從、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從、事至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又一歲、戶部欠郊賚若干、長貳堂白京、唯唯、期逼、申言之、答以徐之、旋聞下文思院鑄錢樣、亦叵測。時富商大賈在京識事者、慮將變鹽法之害、亟以所蓄算請鈔旁、不數日府庫沛然。

徽宗嘗出玉琖玉巵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恐人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盞、皆石晉時物、指以示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理無嫌。徽宗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事者甚衆、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備人言復興。京曰、事苟當於理、人言不足卹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納忠、大率如此。

京儀巖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欲去宰輔、取資自京始）書致晁錯更漢令、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爲公、史筆書之、亦

以表其失宜。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有少保節度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於後。次日、攸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識者知爲不祥。既行、徽宗語其父京曰、攸辭日奏功成後要圖睨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乃上寵嬪、念四者、閻婕妤也。

京得東坡表忠觀碑、讀至天目之山、苕水出焉、謂坐客曰、是甚言語、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酈元水經格也。王荊公得表忠觀碑、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漢興諸侯王年表也。鄧溥公濟云、遷死亡於景帝武帝二紀、禮樂等書、三王世家、乃元成間褚先生補作、非遷之詞也。

王荊公日錄八十卷、陸陵張氏有全帙、頃曾借觀。凡舊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詆毀、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耀後世者、悉己有之。遂出其婿蔡卞誣罔其辭、具載陳了翁四明尊堯集、陳亦自謂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更在後之君子辨辯而已。故神宗實錄後亦多采日錄中語增修。章子厚爲息女擇配、久而未諧、蔡因曰、相公擇婿如此其艱、豈不男女失時乎。子厚曰、待尋一箇似蔡郎者。蔡甚慙。王蔡譸張誣罔、雖隱千百年、衆論籍籍如新、翻同時之人、宜乎論之不恕。孰謂蓋棺事始定耶。嘗觀煇得於叔祖元仲。（[illegible]）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爲期集費。進士諸科舊用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於人、動於存費、至是始賜之、後以爲例。

清波雜志卷第三

煇居建康。春時僧一二輩曲至內後苑隱寶臺之下。一尼菴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閣盆盎。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墾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中。雖瓦礫微物。亦有時而顯晦。又至白下門外濟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錠。上刻永定公主爲誌公和尙淨髮之資。一樣十錠。行人闕宮殿。耕者得珠璣。誠不吾欺。

張文潛雜書有云。余自金陵月堂（諸本[illegible]）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墳水。或絕或流。多鳧鵠白鷺。遶迴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屏障中。嘗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與東坡跋秦太虛夜航西湖。至普明院。舍舟從參寥。竝湖而行。出諧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始至壽聖院謁辨才。一段奇事。其趣略相似。皆可以識也。恐識不就耳。煇雖未嘗夜游南北山。如金陵郊墅。（諸本[illegible]）（俱仲）野春游良不疎。想像文潛所歷。如在目前。是不至者二十餘年。特未知今復何似。（[illegible]）

煇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育序游鍾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菴之壁。蹇驢瘦馬度山腰。日滿詩溪第一橋。遍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十年塵土暗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止記其二。陳句容人。素於先人厚善。先人嘗次其韻。雄壓吳頭控楚腰。千峯環拱冶城橋。

黃旗紫蓋旋歸漢。古刹淒涼尙號蕭。北嶺經行唯鹿巾。相陪來現隱淪身。春栽秋桂遊吾寢。白浪紅塵付若人。皆書于壁。二十年後再過之。皆不存矣。鄰后化蝶之地。鹿院苑土人名爲齊帝寺。寺之殿宇。猶是梁時建立者。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有橘林戚若子遜主上元簿。考故詳。多以王荆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煇先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爲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寧尉林偕謁于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卽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元避欽宗名作具今改正）溫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僚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託其點抹。其見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閩封人。紹興戊午魁時奏名。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倅閭。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倅貳職官。遇六飛臨幸。以設廳爲三省。次廳爲樞密院。六位爲六部。次及有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彼民至今能道之。石林爲從祖姑之夫。煇幼及識其風度。偉人也。

石林爲蔡京客。故避暑錄所書政宣間事。稱京曰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何也。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婿。一時之弊耶。

絕江渡淮。過河越白溝。風聲氣俗頓異。寒暄亦不齊。煇淳熙丙申從使節出疆。回程當三月中下旬。一路紅塵漲天。熱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氣候。往返經從汴都。廢瞻宗廟宮室。不恬朝陽殿。遂作單于宮。不獨興嘆于往古。以中原復中原。規恢洪業。信自有時。恨煇老矣。其及見諸侯東都之會耶。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慧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舊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爲貴。酬價增數倍。壙壟之物。反爲生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諭。

四十年前。朝士遭謫。徑放謝辭。倉皇出闕。親厚者亦不敢相聞。迨更化之後。稍革此風。猶未敢舒坤。權蘇三院御史。試在官未幾。罷斥。時王公元樞德言任小司空。趨局卽請早出假。同列卽之。呂言答曰。紹今日欲爲周爲高。爲高叔孫子也。從列尾而至者一二耳。近時去國者。冠蓋祖餞。從容理裝。風俗歸厚。於治世。豈小補哉。揭榜管鋒平仲暨秦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銀一笏以助其歸。恃此方敢留一二日。蓋秦早授館于其家。故特致此禮。

政宣間。除授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詣於通衢下馬。從儈卜。因是此輩益得以恣俠。今談天者既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說。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後。反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晁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

何必道許末然哉。

宣和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焰赫然。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廷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後陞擢至大中大夫。沖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雨。雨皆濁流。俄頃卽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于溫州。未死間。先自籍平日賜賚物皆之郡帑。且爲治命。殮以窄身之棺。棺中止貯所賜萬歲藤拄杖。封瘞甚固。建炎初。雕下溫州。籍其貲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嬌裝丈夫。負襆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卽先生何爲至此。靈素曰。吾亡命耳。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餘失所在。靈素狡猾。幸緩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譎詐遁去。異哉。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

嘗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聞道於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臨蒞。靈素既陞座。首召太學博士王俊乂。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爲師友。豈有摳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巡而退。王、海陵人。歷寮掾分符而終。近萬元亨典鄉郡。雖載姓名于圖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

時又有王仔昔者。初館于蔡京第。屬大旱。徽宗焦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爲禱雨也。一日。中使輒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湯沃而洗之。中使大懼。不肯受。曰。上禱雨。今得此。大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駭異。蓋上默禱爲寵嬪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賜封通妙先生。後以語言不遜殺之。

紹興丁巳歲。車駕巡幸建康。回蹕時。先人主舟從籍。排辦新豐鎭頓物皆備。御舟過。止宣索生菜兩籃。非所辦者。官吏倉卒供進。幸免闕事。前頓傳報。生菜遂爲珍品。物有時而貴。世事奚不然。

巽齋字長吉。臨川人。後徙建康。早從王荆公學。讀熙豐閒舊事。娓娓不倦。與秦丞相有硯席舊。旣共道居留日。俾鄉人舉其孝廉。孝者。當兵火擾攘之際。供母養無缺。廉者。雖在窮約。人或賙之。有所不受。雖曰鄉論素與。亦未免有所迎合。繼以禮律敦趣行在所。館于太學。未幾託疾告歸。初無恩數。爾後入行孝廉之舉寂無聞焉。

瓊花海內無二本。唐人謂玉蘂花。乃比其色。許愼說文。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煇家海陵。海陵昔隸維揚。亦視爲鄉里。自幼游戲無雙亭。未見甚奇異處。不識者或認爲聚八仙。特以名品素高爾。后土祠廟後地土窄隘。尤宜芍藥。歲新日茂。及春開。敷腴盛大。纖麗奇豔。遂與洛陽牡丹競擅角勝。孔毅父作譜三十有三種。續之者幾十餘種。夫豈能備。固宜有所增益。錢思公尹洛。一日。春客旅見於雙桂樓下。見小屏細書九十餘種。皆牡丹名也。洛花久淪敵境。揚州在今日尤當貴重。

紅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槃以貫之。時王岐公爲倅。王荆公爲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召之。乃

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爲首相。後山陳師道云。煇嘗詢于揚之故老。皆云初不識所謂金帶圍者。豈花與人物亦相爲榮悴乎、

煇祖居錢唐後洋街。第宅燬於陳通之亂。今韓蘄王府。其地也。嘗見故老言昔歲風物。與今不同。四隅皆空迴。人跡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涌金門。望九里松。極目更無障礙。自六飛駐蹕。日益繁盛。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近人詩也。或云爲此詩者黃姓。失其名。亦嘗作万俟丞相挽詩。有地下若逢秦相國、也應不說到沅湘之句。

天下名山福地。煇因行役窮日力。且爲姑俟、回程來觀之語所誤。遂失一往。始終身之恨者多矣。煇頃隨侍。自番陽順流東歸。至南康風。留一日。乘興游廬山。飯于歸宗。旋至萬杉。杉陰夾道蔽日。抵羅漢。觀大瀑。未至棲賢數里。先聞三峽瀉灘激射之聲。駭心駭目。凡山南佳處。領略粗遍。爾後一再經從。皆不暇訪陳跡。至今清夢猶在巖壑間。嘗有一編紀游。今亡。

昭慈聖獻上賓。廷臣進挽歌辭。莫不紀垂簾事。一詩云。飲馬臨強敵。飛龍紀建炎。艱危三改歲。倉卒兩垂簾云云。乃中書舍人林遹詞也。一時傳誦。挽詩自古皆五言。至嘉祐末。方有爲七言者。

乾道末。晁強伯子健至毘陵。祠蘇東坡於學宮。其叔少尹子止爲之記。其間言坡之葬也。少公銘其墓。皆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讒可赦。而謂公進用由其還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晉林希之誣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子止所書如此。少公之誌。誌文在。可考也。其然不其然乎。祠宇成。中寘坡塑像。又徧求從壯至老及自海外歸儀形繪于兩廡。晁文元後子健爲景迂生以道之嫡孫。祠堂碑後爲人磨去。（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坐客曰。莫殺我否。則未知微民愛其[illegible]赤脊此地尚不忘端伯尸而祝之之意由此。）

東坡初入荆谿。有樂死之語。蓋喜其風土也。繼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問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疑。非命也耶。然死生亦細故耳。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語畢而終。歸老素志。竟墮渺茫。一丘一壑。天實嗇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罷相回江右。小泊荆谿。因董氏出楚頌帖。乃考坡自元豐七年以後經從此地月日本末。爲詳刻石。具在楚頌。乃坡欲種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洞水。體白如乳。遇到方見。然不常有也。通泰鹽地麋食芡。生茸入藥。故人極力捕獵。以爲善價。士大夫求悉嗜慾。有養巨鹿。日刺其血。和酒以飲。其殘物命如此。皆關宣和閒。艮嶽發麋數百千頭。其大如驢。敵圍城中。盡殺以啗衛士。茸角皆棄之。

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日。秦丞相俾代作進茶鹽法表。繼聞秦自有所改定。追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後自同知樞密院貶祕書少監分司居筠州。踰年放還。宗族勞其歸。因言蘇黃門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云不獨爾。所寓之屋亦黃門舊宅。既葬二十八年。內翰洪

公貴盛方志。其蕊當在樞府日。洪爲樞府官。

族叔在翰苑。一日。召至中書。受旨作建立皇子詔曰。朕荷天右序。承列聖之丕業。思所以垂裕于後。夙夜不敢康寧。永惟本支之重。端在于室。親親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諱皇御名）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于宮闈。嶷然不群。聰哲端重。閨義有立。亢于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聲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亶愛之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也。稽考前志。非朕敢私。上覽之稱善。又令製字以賜。未幾遂柄用。洪具著此文于志中。仍省載當時使事。且云。效坡公所作富碑之體。

族叔初試宏博。以所業投湯岐公。時季元衡（南壽）待制亦投文字。湯客師之。初許其作魁。一日。謂季曰。近有一周某至。先生當處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

蔡卞之妻七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於牀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爲笑。煇在金陵。見老先生言。荆公嘗謂元度爲千載人物。卓有宰輔之器。不因某歸以女遂寵而然。其後蔡唯知報婦翁之知。不知掩婦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後世。其於報也何有。

七夫人者。一日於石樓見一僧頂笠行樓下過。問左右笠甚重。內有何物。告以行脚僧生生之具皆在焉。因嘆曰。都是北珠金翠。能有多少。亟使人追之。意欲厚施。其僧不顧而去。與夫巡門持鉢者。（案七夫人商本北作王夫人。）

合堂同席以饋客。客非其人。則四座歛不洽而飲易醉。返以應接爲苦。選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或欲易從軍爲飲酒。飲酒欲慵。無由自醉。得勸則沈湎。勸尤在乎勸侑辭遜之間。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勸。今則巡杯止三。勸則無算。顛仆者相屬。不但沈湎而已。亦見風俗隨時奢儉之不侔。然一席歡洽。全在致勸辭受之際。若杯行到手不留殘。氣同象矣。於曾述先志。似欠從容。是皆少年態度。老去夫何能爲。

清波雜志卷第四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後訛爲嗤。殊失忠厚氣象。書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祕之。自示不廣。人亦豈肯以未見者相假。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竊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然煇手鈔書。前後遺失亦多。未免往來于懷。因讀唐子西（庚）失茶具說。釋然不復芥蒂。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非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惟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惟其泄而祕之。惟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求哉。婦曰。嘻。是烏得不貧。煇亦云。

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書。惟恐子弟不讀。讀無所成。猶勝腐爛篋笥。旋致鬻書之變。陳亞少卿藏書千卷。名畫一千餘軸。晚年復得華亭雙鶴及怪石異花。作詩戒其後曰。滿室圖書雜（商本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悉歸他人。

造請不避寒暑。誠可譏誚。若下位事上官。朝造夕謁。其可不循等威之分。若初非掾屬。但恃雅素。趨起日進。擯洩剌。俛首奬知客蓋。固多不自愛重者。寧使逐其不來。莫使厭其不去。是爲名言。

放臣逐客。一旦棄置遠外。其憂悲憔悴之歎。發爲詩什。特爲酸楚。極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賀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欄大慟數場。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亦豈至是哉。張芸叟元

舜民從高遵裕辟。環慶出師失律。且爲轉運使李察訐其詩語。謫監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詞題嶽陽樓。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醉袖撫危欄。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樓上久踟躕。地遠身孤。擬將憔悴弔三閭。自是長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爛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滿平蕪。試問寒沙新到雁。應有來書。亦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悽婉而不傷也。

芸叟遷流遠謫。歷時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留連。南京孫莘老、揚州孔周翰、潤州蔣穎叔、江寧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過留。說詩攬勝。無復行役之勞。未離江寧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數輩飲餞遊清涼寺。抵暮回。過營妓數人同舟。邀轉趣賞心亭。未至。聞亭上有伎樂聲。遣而詢之。乃府公訝妓籍稀索。俾中剔集之。既見其載野服披猖。但一笑而止。今日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勝槩。宜入畫圖。府公陳和叔也。

碧雲騢者廄馬也。莊憲太后臨朝。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梅聖俞不得志於諸公間。乃借此名著書一卷。詆譏鉅公。後葉石林於避暑錄皆辨。乃襄陽魏泰所著。嫁之聖俞。其略謂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蓋亦未免於疑。邵公濟、康節孫也。亦引聖俞謝范文正公詩云。一出婁東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皆廿分。崇高皆不（姚本）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殊。謂爲郡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說。豈所以論文正者。以是又疑眞出于聖俞也。煇嘗得騢錄（姚本作碧騢錄）一編。亦著碧雲騢事。暴人之短。爲人借去不歸。

王荊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荊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其有所出。或自爲之言。後識者謂荊公平日所短。正在於此。何元獻遂知其然耶。

先人性坦夷。遇事即發。無一毫顧避。親戚有初除從官來見。首詢薦何人自代。答以張安國。先人曰。不易薦收寒素。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何待薦也。退而先人復言。且如擇壻。但取寒士。度其後必貴。方名爲知人。若祖高登殿下擢狀元。何難之有。

四六應用所貴剪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確。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權字。辭免奏劄。篇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閣省遺目於冀除。一札之書。花磚復遵於故步。王改作散句。四省邇接於英遊。花磚不失於故步。翦裁故善。然花磚宜貼故步上句。或謂似稍偏枯。

頃年番江初刊成唐子西集時。寓公曲肱傅叔雅來見先人。偶案閒頂此書。顧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復官表首云。始以爲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是可法也。退而先人誨煇曰。前輩觀書不苟簡。類如此。雖一覽亦記篇目。後生豈可不勉。

先人嘗從張晉彥（姚本）逵覓茶。張答以二小詩。內家新賜密雲龍。只到調元六七公。賴有家山供小草。猶堪

詩老薦春風。仇池詩裏識焦坑。風味官焙可抗衡。鑽餘權倖亦及我。十輩遣前公試烹。時趣舞（姚本）得偶病。此詩俾其子代書。後誤刊在于湖集中。焦坑產庾嶺下。味苦硬。久方回甘。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新試雨前茶。坡南還回至章貢顯聖寺詩也。後屢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爲重。包裹鑽權倖。亦豈能望建谿之勝。

煇出疆時。見三節人或攜建茶。沿途備用。而彼中非絕品不齒。蓋榷場客販至多。且能品第精粗。中下者彼既不售。乃盡以歸。邊方尚爾。矧中國士大夫好事。宜乎珍尚鑒別。每相矜詡。惟恐後泉不活。微乳不多。啜嘗而乏詩情也。

自熙寧後始貴密雲龍。每歲頭綱修貢。奉宗廟及供玉食外。賚及臣下無幾。戚里貴近丐賜尤繁。宣仁一日慨歎曰。令建州今後不得造密雲龍。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來道我要密雲龍。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意智。此語既傳播於縉紳間。由是密雲龍之名益著。淳熙間。親黨許仲啓官麻沙。得北苑修貢錄。序以刊行。其間載歲貢十有二綱。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綱曰龍焙貢新。止五十餘夸。貴重如此。獨遺所謂密雲龍。豈以貢新易其名。或別爲一種。又居密雲龍之上耶。葉石林云。熙寧中。賈青爲福建轉運使。取小團之精者爲密雲龍。以二十餅爲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大小團袋皆緋。通以爲賜。密雲龍獨用黃云。

煇家惠山泉石皆爲几案物。親舊東來。數聞松竹平安信。且時致陸子泉。茗盌殊不落莫。然頃歲亦可致於汴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天台竹瀝水。斷竹稍屈而取之盈甕。若雜以他水。則亟敗。蘇才翁與蔡君謨鬬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蘇少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此說見江鄰幾所著嘉祐雜志。果爾。今喜擊拂者。曾無一語及之。何也。雙井因山谷而重。蘇魏公嘗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孟安序朝奉人（分宜）。歲以雙井一斤爲餉。蓋公不納苞苴。顧獨受此。其亦珍之耶。

待之以禮。答之以簡。與賓客言。或詐是爲得體。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使頗桀黠。語屢及朝廷政事。公諭契丹。臣密詢之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獨悟賦。賦無出處。何也。使人愕然語塞。尊對之次。雖曰合懽成好。唯恐失其歡心。若彼稍乖恭順。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於交鄰遇客。初無忤也。

祖母太夫人、蔡樂之後。暇日與子孫譚京都舊事。政宣間。以戚里數值冀鹽子。入內稱賀。盛飾峯立於露臺。人各許攜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上撒包子。及戚里金錢金□。俾衆婢爭奪。或共得據端。卻裂爲二。備拾次多遺釵耳之屬。殿上觀之爲笑樂。有趫捷者盡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時飲以錢金錢於御廊得水一杯。其賜賚殊不多。破費隨盡。因歎南渡後不復見此盛事。曾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爲武惠燕王五世孫。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喩人。熙寧中上殿奏對。神廟問今臣僚中孰賢。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韓琦。又問王安石如何。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一說裕陵問文彥博富弼韓琦何爲皆貴。注曰。若不識風與斬聲。陛下不得而臣。又問朕如何。注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臣無得而言。又問卿如何。注曰。陛下以爲

貴則貴矣。以爲題則賤矣。往累任邊要。以知人自許。上曰。聞卿有袁許之學。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往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行之秀。遠之若可愛。近之若廉隅。見本傳。

近時州郡皆修圖志。志之詳略。係夫編纂者用力之精粗。揚州爲淮南一都會。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觀通叟考古驗今。摭事千餘條。效昔都以爲賦。今館中及揚州有本。煇每謂建康六朝故都。又爲代邸興王之地。亦應掄揚。以强雅頌。頃聞江寧尉崔德符有此作。而文不記其事。（姚本元闕文不是起其事）後未有繼之者。煇嘗言於故人王錫老。深以爲然。且有此意。未幾。錫老爲潤州之土。

世謂雁爲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雁剛乎陽。燕剛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嘗言雁序雁行。蓋亦有時而不孤。燕雖有于飛之語。古今賦詠。何嘗必及於雙。曰孤曰雙。豈止以奇耦言之耶。

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爲國之華。雖居燕處。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間。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月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爲財匱當有飢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佚遊遂而不返之病。

紹興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紹興間。秦伯陽魁多士。汪彥章啓賀其父。以南宮進士。對東閣郎君。尙疑爲譏己。其敢顯斥如前之詩乎。韓持國維。寶元間偕兄弟應進士舉。預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謗家四子連名之嘲。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時殿試尙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後遂不復試。而兄弟皆再登第。故潞公跋公。謂南省皆預高選。歷內外制。知貢舉。至登門下省。不更賜出身。初亦召試玉堂不就。公之五世孫元吉尙書特書此於桐陰舊話甚詳。貴游子弟嘗致其素業。不應例待以膏粱。唐李德裕初不繇科甲顯。

元豐間。駕往國子監。出起居。有旨人賜酒二升。諸齋往往盛以瓮之。曰。奉聖旨得飲。遂自肆。致有乘醉登樓擊鼓者。因是遇賜酒。即拘賣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國學有酒禁也。

煇頃在泰州。偶倭國有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洗淋。面四方呼其神請禱。即愈。婦女悉被髮。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云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發至明州。趁便風以歸。

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緻。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數。士夫家多有之。寘几案間。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司馬溫公偕范蜀公遊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蜀公聞其言。遂留合與寺僧。凡茶宜錫。竊意若以錫爲合。適用而不侈。貼以紙。則茶味易損。豈亦出新以消風散。意欲矯時弊耶。邵氏聞見錄云。溫公與范景仁共登嵩頂。由轘轅道至龍門。涉

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攜茶遊山。當是此時。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銀飾。一金飾。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挨排於屏間以候之。申公溫公同時人。而待客茶飲之器。顧飾以金銀分等差。益知溫公儉德世無其比。

史傳褒貶。成是敗非。其來有素。人之行孰先於孝悌。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發分羹之言。其於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舉兵。推刃同氣。其於悌也何有。脫使項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惡。史冊何以書之。特高祖、太宗功勝於德耳。

建紹兵興日。帥臣許辟官屬。既求爲知己。其於婉畫裨助惟多。今惟四川制帥如故事。他皆命於朝。賓主邈不通情。殆與郡縣官等。間咨兵謀。無從咨訪。川泳雲飛。豈復有相得之樂。緩急利害。既不相及。相忘於江湖宜也。太原名小朝廷。蓋以得客之多。范文正公亦有言。幕府辟客。須可爲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庶於我有益耳。龐莊敏守鄆守并。皆辟司馬溫公爲通判。雖致大賢。飲助一時皆然。

韓魏公門人有擁闌夜出者。閽吏不得略詰。且以鎖損訴於公。公曰。鎖不堪用。付市買修來。滕達道爲范文正公客。公鎮南陽。每宴客。達道必出追妓。文正雖不樂。終不禁也。時謂非二公之賢。豈容不拘小廉曲謹之士。前輩寬厚類如此。是亦報杜書記平安之義。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宮人斜見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四時遣使祭之。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令狐楚詩也。荒涼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皆葬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間柏下多石人。秋卑埋骨不作冢。背石浮居當丘壟。家家墳上作草亭。朱門相向無人行。樹頭土梟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寒食車來做主。唐后園陵官道側。家破無人掃陵坡。官家歲給半千錢。街頭買餅作寒食。此元豐中張文潛留題奉先寺詩。煇季女葬臨安北山僧舍。四五年來。每値春時往視。寺之兩廡。皆內人殯宮。徘徊次未嘗不長嘆此詩也。煇復得歷陽所刊唐張文昌樂府北邙山篇云。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人間柱下石。隴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鳥鳶作窠巢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古今名勝賦詠孰工。覽者當自得之。

王右軍帖云。獨活無風則搖。有風不動。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溼。出水則溼可見。入水則乾何自知之。近年夷堅戊志序。其略云。葉晦叔聞於劉季高。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未能死。遇其開口吸水時。適木工在。乃取斧斫魚。魚覺痛。躍身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或戲難之曰。一舟皆死。何人談此事於世乎。頗類前說。

清波雜志卷第五

陳東字少陽。太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寄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變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拔變家。頃年許右丞翰爲作哀辭。其著本末。少陽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廟。同時上書被行遣者歐陽徹。撫州人。高宗臨朝。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各賜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詔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卹之典至矣。少陽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徹字德明。靖康初。敵犯闕。請鬻二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二。（張本十三。）又有進士徐師乞借官入金奉親王歸。詔假師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蘭亭序。絲竹管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眞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南豐曾子固亦以爲疑。

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爲多。以多爲少。唯唐陸宣公得遷文體。蘇子容魏公云。爲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

中山府有夕陽樓。煇出疆日騎馬自樓下過。在城之隅。規制甚小。然鄭州亦有夕陽樓。臨安、潁州、漢州、皆有西湖。建康有賞心亭。揚州亦有賞心亭。名雖同而顯晦異。嘗記小詞。夕陽樓下望長安。凭欄干。或改

爲凭欄干望長安。謂中山夕陽樓也。沈存中云。京畿臺乾踏亦有數處。

淮西憲臣霍漢英奏。欲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並一例除毀。詔從之。時崇寧三年也。明年。臣僚論列。司農卿王詔元祐中知滁州。諂事姦臣蘇軾。求軾書歐陽脩所撰醉翁亭記。重刻於石。仍多取墨本。爲之餽遺。費用公使錢。詔坐罪。漢英遺臭萬世。臣僚亦應同科。政和間。漳州倅畢漸亦請將元祐中諸路所刊碑。從之。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餘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斤。

蔡京庫中。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黃雀鮓自地積至棟者滿三楹。他物稱是。童貫既敗。籍沒家貲。得劑成理中圓幾千斤。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紀一律。

東湖徐師川俯。紹興初。繇諫垣遷翰苑。贊幾命。乾道丁亥在上饒從公季子珪游。因即家集。云詩已板行。他無存者。久而得奏疏於殘編斷簡中。猶幷錯亂不可讀。乃爲整綴成十卷。附以雜文一卷。寫以歸之。公視山谷爲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贄見。甚稱淵源所自。公殺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及觀序析水集造車合轍之語。則知持此論舊矣。

東坡南遷。度嶺。次於林麓間。遇二道人。見坡即深入不出。坡謂押送使臣。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既入見茅屋數間。二道人在焉。意象甚瀟灑。顧使臣。此何人。對以蘇學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坡曰。何處山林間無一道之士乎。

頃得詩話一編。目曰漢臯。王季羔端（張本有新字）嘗借去。觀爲是正。亦言不知何人作。前此漢臯所容也。一小說云。漢臯張姓。不得其名。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妓侑觴。羣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坡五栽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琦。後句未續。移時乃以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足之。獎飾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使金者冬月耳白即凍墮。急以衣袖摩之令熱。以手摩即觸破。爛出膿時。以二月旦過淮。雖綿裘之屬。俱從不用。亦嘗用紗爲眼衣障塵。反致閉悶。亦除去。然馬上望太行山。猶有積雪。同途官屬有至黃龍者云。燕山以北苦寒。耳凍宜然。凡凍欲死者。未可即與熱物。待其少定。漸漸蘇醒。蓋恐冷熱相激。

晉州朱魯公丞相著秀水閒居錄。一編之內。於南渡諸公行事。貶駁殆無全人。其公論耶。私意耶。必有能辨之者。

自昔名賢。嚴於輩行。尤篤通家之好。子弟見父執。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禮。呼以排行。或稱小字。詩間以從表兄叔自處。嘗記黎楚材內翰守宣城。一族叔見於公廳。稠人中敘至親。乃舉小字以審之。令則升禮施於顯官。則有佞貴之嫌。爲父執者。亦恐涉矯而爲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一日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莫爲相。爲相則譽

留損矣.白稱爲劣丈夫.未之前聞.

典家塾（劉館興家）雖其人.嚴則利於子弟而不能久.狎則利於己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爲子.積日業不進.踧踖欲退.鉅公發之.從酒汎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揩.其逆遂安.張無垢子韶云.某見人家子弟惇謹及俊敏者.愛之不啻如常人之愛寶.唯恐其埋沒及傷損之.必欲使之在聲價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點欺（尚有宜）心.其師下刻薄.亦爲勸戒.太息而誠誘之.此平生所樂爲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爲隆殺.亦可笑矣.渾然忠厚之氣.可敬而仰之.或謂童稚發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爲之主.亦豈宜幽暗.世故謂初學記爲終身記.蓋亦此意.

韓蘄王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借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已訝.疑爲鬼物.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黿鼉窟穴.曰.官旣不死.他日必貴.後果建節.

蘄王每與官軍飲.用巨觥無算.不設果肴.王權一日竊懷一蘿蔔.蘄王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饞.俾齒前.以手按其額.痛不可忍.隨成瘢胝.既乃復與之飲.二說得於權之子處智.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嘗有少事煩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何中言之.張辭以居閒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薦者.秦曰.教郡王薦翰林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張逼不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嘗隸韓王軍.紹興偶幸循王第.過午尚從容.循王再三趣巨璫輩乞早早歸內.（一本云乞早早歸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萬歲款留私第爲榮.但宰秦太師府時.未斷卽奔走.聞者畏服.誠爲高遠.二說得於循王之姪子安.

子弟隨侍父兄蹤官.不患人非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仕.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璧後皆相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訶.進退失措者.莫不竊笑.雖聞於外.及今趨赴客次.庭揖而陞.回視照壁後竊覷者.卽前日之我也.

李才元大臨.元祐間知汝州.時長州官井砂.近集縣.道其二鼓.乃化爲二雉.鬬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械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異矣.夫識其異.其誰嗣之.

假病原非病.求閒方得閒.殘僧六七輩.敗屋兩三間.野外無供給.城中斷往還.同行木上座.相與住茶山.乃曾吉甫侍郎詩.茶山.上饒名刹也.煇在上饒三四年.日從寓士遊.徧歷溪山奇勝.座間吟徐師川、呂居仁、鄭顧道、曾宏甫、諸公風流未遠.邦人猶能道之.煇嘗欲裒集賦詠爲一編.目爲玉溪唱酬.以侈一時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白屋同慈.已失鳳鳴之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絢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舉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嬖寵.復無自以致其上僭.肯辭朝命乎.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間章子厚作相.宗室宗垓

諸再娶.乃以嬖妾出之於外.而託言仕族女.事聞.竟罷之.得不有愧於鄭光乎.

煇出疆時.見燕中所用定器.色瑩淨可愛.近年所用.乃宿泗近處所出.非眞也.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間.窯變色.紅如朱砂.謂熒惑纏度臨照而然.物反常爲妖.窯戶亟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檝.年八十餘.居於饒.得數種.出以相視.云比之定州紅瓷器.色尤鮮明.越上祕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祕色.又嘗見北客言.耀州黃浦鎮燒瓷.名耀器.白者爲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窯一有破碎.卽棄於河.一夕化爲泥.又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爲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艱得.

紹興辛巳冬.敵馬飲淮.煇在建康城中.南北既交兵.捷音日馳.後生輩喜躍.獨老成人有憂色.言頃歲投懷三鎮失守.何嘗不日報捷於外路.一月.傳金曾有來日早炊玉峯堂之語.聞者震駭.且日見修獲係路.氣象不佳.未晡.坊巷皆執兵仗.如是者一月.未幾.遂有鳴鏑之變.將敵入淮.天意也.孔常甫武仲云.石氏時.胡王死.其母因後又助北漢.拒周.諸部力諫.而遼主強之.燕王述軋因衆心弒其主而自立.于紀安.勛其報如此.與完顏亮之事同.

李寶海道與金人戰.見其舟皆以紬絹爲帆.舒張如錦繡.未須臾.噴詩怒浪.捲聚一隅.此以火箭竄射之.箭之所及.煙焰隨發.旣敗走.捷以聞.遣使錫賚甚渥.賞功建節.御書忠勇李寶四字於金鞭旂上以寵之.

方務德侍郎受知於張全眞參政.後每經毘陵.必至報恩院張之祠堂.祭奠.修門生之敬.祝文具在.洪慶善嘗入梁企道閫學幕府.後守播陽.企道夫人尚在.歲時亦以大狀稱門生.以展謝.士大夫併爲美談.張文節知白在桑梓幕下.桑識其必貴.祥符中.文節爲京西漕.桑已死.弗濟州.寒食至桑墓拜掃.詔可之.狄武襄青受范忠獻之知.每至范氏.必拜於家廟.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事其子弟.狄乃武將.能知義.不忘恩.可尚也.先人云.前輩聞知己訃音.必設位以哭.東坡詩.白酒眞到齊.紅裙已放鄭.謂有香泉一壺.爲樂全先生服.不作樂（[illegible]）.孔常父（[illegible]）

洪君守番江（[illegible]）先人爲郡幕.時嗣君與鄉里洪侍値正至.必以詩送詩酒.外題狀上太夫人.凡候廚有親者皆然.先人旣以詩謝.翌日再展狀謝.此等禮數.度前輩常行之.特今爲創見.

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佛羅漢十有六人圖.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日聞山谷先生在中.與徽猷謁之.求題尊者名號.時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十六僧來（[illegible]）挂搭.命議掃新浴室陳設.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瑙盂.用以日供一尊者.一失其僚.太夫人夜必夢求茶.其靈異如此.皆興友生葛慶長力贊其藏去以俟識者.後聞歸京尹趙酒師矣.聞趙復有所獻.慶長恐此畫不再見也.乃約韓譜作羅漢畫記.煇在上饒.玉山見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世傳有三本.獨此爲眞.煇不識畫.未敢爲然.貫休初畫古羅漢止十五尊.或以爲問.乃以己貌足（[illegible]）取之.

米元暉善畫，能以古爲今，蓋妙於渲染鍾法。先人在丹徒，米嘗以自畫寒林見予，爲好事者袖去。先人復得元暉少年所作楚山清曉圖，嘗上於御府，今猶可想像，爲之悵惘未暇也。（案元暉南刻誤作元章。）

元章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暉借留數日，以摹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眞本，元暉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江南徐諤得畫牛，晝齧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牧童影豈亦類此而秘其說。

老米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搨，搨竟，併與眞贋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爲多。東坡二王帖跋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眞疑聖智。因借以譏之。蓋傳老米在眞州，嘗於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求以他畫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據舷欲赴水，其人大驚，兩畀之。好奇尚異，雖性命有所不計，人皆傳以爲笑。

曾祖嚴撰與元章交契無間，凡有書畫，隨其好即與之。一日，元章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居半，特善誇耳，得見乎？元章起取於笥，曾祖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元章喜，硯出，曾祖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點磨硯。元章變色而言曰：公何先恭而後倨？硯汙矣，不可用。爲公贈。初但以其好潔，欲資戲笑，繼歸之，竟不納。陳通亂後，借古大悲畫琴，莫知所在。米老嘗有題跋云：侍講仁熟攜顧陸眞蹟保大琴會於米老庵，即此畫并女孝經是也。曾祖字仁熟，時守京口，唾硯事與虎臣畫錄誤書爲東坡。

曾祖親王荆公爲中表，既予撰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書之。凡書三本，擇一以入石，號周氏世德碑，寘於杭州西湖上，文并書名二絶。紹興初，某人尹京，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祖元仲與之素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祖曰：脫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毀乎？尹謝焉。不然，殆不免金石之厄。今在南山滿覺院，客打碑而貲者無虛日。

清波雜志卷第六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郡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復詔以書，辭不奉詔，曰：此待詔職也。蔡京政和間以師臣之重，撰明節皇后墓銘并記，書與題蓋皆出於己，而不知辭。近方見其墨迹於士友處，云得於鬻書者。時歷七八十年，尚存，許久無採取者，豈惜人惜及儲胥耶。

榷酤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羣飲者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爲民之蠹，大戾於古。今祭祀宴饗餽遺，非酒不行，田畝種秫，三之一供醸財，麴蘖猶不充用。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爲害教。龜山楊中立雖有是說，徒與歎焉，曾無策以革其弊。

舊比較酒務及收頭子牙契等錢，號經制錢，以助軍費，宣和末，陳亨伯宣起請也。後至紹興五年，倣此亦收總制錢。初，陳經制兩浙江東，爲杭州陳通亂後，州縣一切調度悉資移用，乃增添糟酒及牙契等錢，充經制移用（南本此）。錢至今行之。陳後知中山府，死於兵。陳亨伯傳書收總制錢自翁彥國始，熊子復所著通略辨其誤。

元祐諸公皆有日記，凡榻前奏對語，及朝廷政事，所歷官簿，一時人材賢否，書之惟詳。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虬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雖私家交際及嬰孩疾病治療醫藥纖悉毋遺。時居淮上，用兵擾攘，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

紹聖北郊齋宮告成。上日乘輿出觀。宰執奏臣等願預一觀。翌日。從駕幸北郊。儀衞兵仗如金剛。凌晨微風霽。即開宴。進食。召兩府親王入受福殿。旣升殿。上由東朶殿步過東西廡。行自西朶殿還御座。宰臣以下從行。降殿召賜茶。又賜香藥小團茶。衞士以下皆賜花。晚召宰執從官。賜茶於明禋殿。退。升輦還內。北郊齋宮即行宮圍築之。殿門與殿皆曰明禋。明禋之後。乃受福殿。受福殿凡九間。東西兩朶殿各三間。又兩夾屋三間。旁各有兩闕。東曰司衣、曰司飾。西曰司寢、曰司仗。後有坤珍殿。坤珍後又有水殿池沼園圃。皆臣僚所不到也。其西又有觀穀殿。曰登成。後又有更衣殿。有便門通齋宮後。一日。宰執奏事。因言北郊特恩宣召。獲與榮觀。上笑曰。殿宇亦別無華飾。上又云。外議謂使了多少金箔也。故事。郊宮無屋。旋施帳幕。風雨不除。上命繕營。章享以爲齋宮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上曰。三歲一郊。次舍費縑帛三十餘萬。又倍之。易以屋宇。所省多矣。且齋明以事天地。而爲奢侈。朕豈不知之。宮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嘗有此。於是臨幸。引享偏視。上曰。有金碧之飾乎。享甑謝。

徽宗在潛邸。密使人持誕生年月。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問誰使若來。再三詰之。乃告以實。彥曰。貴大王。彥即今閉鋪。六十日內。與當貴。後以隨龍官至節鉞。其驗如此。都人目曰賣卦卜（闕刻）陳。時又見郭天信者。亦以術顯。靖康之禍。其有以炎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時識者皆知必致中華擾亂。不謂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一說。端邸聞相國寺陳彥明數學。識祿命如神。令人持生年密問之。彥乃屏人告以大貴之兆。且云。事應

在兩月後。至期果驗。初欲官以京秩。繼乃補西班。積官至節鉞。政和全盛時。或云彥嘗以運數中微密告於上。徽宗爲作石記。埋宣和殿下。又云。彥亦有兄爲肆廛士。前後二說不同。乃併書之。

東坡上元詩。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挂罘罳。珠星照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策桄榔林。林疎月鬅鬙。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一舉輒數升。浩歎出門去。我亦歸瞢騰。王初寮履道象州上元詩。三年白玉堂。揮翰供帖子。風生起草臺。墨點澄心紙。三年文昌省。拜賜近尺咫。紅蕤勝御盤。金幡裊宮蘂。晚爲日南客。環堵隱烏几。朔來聞鼕鼓。土牛出城市。幽懷不自開。欲逐春事起。安得五畝園。種蔬引江水。二篇之詩。先後而作。何語意切類如此。頃作番江。於初寮孫稷處。得公自監大名倉。洎被謫寧兩地建節帥燕道文朱板橋行者。（姚本云未板行者）如睿謨殿山宴及賞橘律詩各首尾。鋪張太平盛事。皆在焉。亦嘗見立春詩樂語於洪成季尙書家。

初寮進山宴詩序云。臣比蒙聖恩。召赴禁殿山宴。其日。垂拱奏事退。俟於睿謨外次。花巾絲履。進自東序。促武再拜。陞即坐席。女樂數千。陳於殿廷兩端。袍帶鮮潔。行綴嚴整。酒行歌起。音韻清亮。樂作舞入。聯度則美。俱出於禁坊法部之右。當時臘雪新霽。風日妍暖。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寶檻。植千葉桃花。陛下指示群臣曰。杪冬降雪。花已盛開。於是皆頓首曰。陛下神聖。能回造化。草木實被生成之賜。乃先時呈瑞。以慰聖情。日旣中仄。宴畢初筵。有旨許登玲瓏樓。由稽清廡外閣道以升。東望艮嶽。松竹蒼然。南

視琳宮。聳翔絢爛。其北則清江長橋。宛若物外。都人百萬。遨樂樓下。歡聲四起。尤足以見太平豐盛之象。群臣頌歎久之。旣夕。復詔觀燈於秘清。遂侍宴於平成。萬炬層出。彌望不極。如星挂空。而光彩動搖於海嶠濤波之上。戶牖屏柱。茶牀燎爐。皆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照耀璀璨。縱觀環遶。則又複合宮廟。疊崇樓傑閣。森羅布濩。群臣心目疑駭。莫有能測其機械制作之妙。已而陪從天步。至會寧殿。瑣鋪珠箔。合沓炳煥。其所陳則虞[illegible]夏鼎商盤。紀匜龍文。夔首蟠雷科斗。眞若遠古三代之物。陛下旣御黼坐。親取寶器。酌酒賜群臣。命宮嬪（闕刻）奏細樂於前。玉食嘉果。南珍海錯。手自分賜。霽色歡笑。雍容無間。群臣飲德。莫不沾醉。夜分乃散。歸路觀者如堵。他日稱謝。陛下申諭一二輔臣。俾作詩以紀。而臣安中預焉。臣猥以凡材。蒙陛下親擢。備位政府。曾未閱月。有此非常之遇。形容頌述。雖無詔旨。猶當自效。惟是鈞天帝所。昔人夢寐。或有形開而悟。想象莫及。而臣今者身躡蓬瀛。目擊奇勝。顧皆以文字謬被聖獎。且面命之。其榮至矣。後尙有二十餘字。常詞也。皆之以見國家閒暇。湛露惠慈之盛。賞橘之序。亦若是焉。曾端伯得於李漢老之子。曲宴詩乃其父所作。劉季高云乃王履道也。曾亦疑焉。以此序考之。何疑之有。

隆興改元夏。符離之役。王師入城。點府庫。有金一千二百兩。銀二萬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二萬五千貫。米豆共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見符離記。

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有司點視。方許進御。寶元間。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唃廝囉。番中不諱。

稱朝廷但曰趙家天子。及東宮君（姚本）趙家阿舅。蓋吐蕃與唐通婚。故稱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間。從于闐求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爲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難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語言。悉蕃服自有格式。

政和三四年間。所出瑪瑙。尙方因多作寶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爲石。成白骨色。悉爲棄物。民間有得之者。莫測所以。特紀異聞。

紹興間。張扶少持繇右正言除太常卿。翌日。宰執奏。太常卿班高。故事不除。改國子祭酒。時祭酒虛位亦久。前騶接呼赴監供職。學前居民擁欄曰。官來補我酒。傳以爲笑。元豐改官制。諫議大夫換太中大夫。前呵曰。大中來。都人駭避曰。大蟲來。則知前已有此說。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皐云。是爲養身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爲修身之要。皆可銘於座右。

煇嘗居毗陵。屋後臨河。地無尺許。俾僕治籬。方埋柱去浮土。見成貫小錢。至錄四鍰於外。僕動手之。俄得十三。餘隨縮入地。僕復運鋤。了無一物。信知无妄之財。不容輒取。十三錢寘於佛私（闕刻）室。尋失所在。昔

洛中節宅未售。許直外復索掘屋錢。蓋其下多有宿藏。張文孝右丞買宅。既償其值。復隨所索與之。迨入宅。攜地得一石匣。刻鏤甚工巧。中有黃金數百兩。正酬售屋之直。

曾祖侍紹聖經筵。宅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時歸明人觀察使黃璘措置廣西邊事。招徠大理國進奉。朝廷疑之。下本路帥臣究實。曾祖抗章言僞冒。忤蔡京意。乃落職宮祠。宣和改元。事白。黃璘得罪。御筆。周（本旁立里）言其僞。責命改正。與理元降月日。紹興三年。宰執進呈廣西賞論明堂。奏大理國進奉及賣馬事。高宗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於賈販。進奉可勿許。令賣馬可也。宰臣奏。與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爲參。當日言者深指其妄。黃璘以是獲罪。蓋謂是也。當亦載於國史。

右正言鄒公浩以言事貶譴。蔡卞奏乞治浩親舊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置獄。諫議龔公夬云。周某與方天若私論鄒浩事。某以爲難。天若非之。遂以語蔡京。京遽以聞。由是某等得罪。自補附會之人肆爲攻訐。立起奸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蓋某與始京善而終隙。故京私欲報之。驗之諫疏。大略如此。以是知曾祖忤京。大理事特其一耳。故當京卞用事日。一斥不復。而終外補云。

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造御爐炭。胡桃紋鵓鴿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溫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宣和間。宗室圍爐。亦索炭。既至。訶斥左右云。炭色紅。今黑。非是。蓋嘗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爲之。水至即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嘗擇江兵五指揮。專採石增修。衆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有功於民則祀之。吳兒烝嘗其有替乎。

又一說。以竹籠石。丁晉公主之。易以薪土。陳文惠公之議。丁黜其說。徙公他官。而籠石爲隄。歲功不成。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立。文惠在滑州。亦嘗築長隄以禦決河。人德之。號陳公隄。

輝嘗過庭。聞祖父奉直得於陸農卿左丞。歐陽文忠公有一記事册子。親題丙午年不入蜀則入吳。後見洪成季文惠公之孫。言文惠嘗問邵澤民康節知數。公所聞如何。曰。無他語。臨終但云丁未歲子孫可入蜀。然建炎初吳地亦不免被兵。獨西蜀全盛。迄今爲東南屏蔽。益信斯言。康節先天之數。世可希萬一邪。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親之如母。非母。姑也。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尊章、猶言舅姑也。見前漢書。

郎潛出張平子思玄賦。尉龐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紹興間。某自郎遷卿。久次。以啓投秦丞相。有郎久潛於省闥。卿尙少於朝班之句。秦雖極稱賞。竟不克入從。

貧人富人竝爲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貧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之。貧人無以復也。以此論之。自昔交際之禮。亦貴夫往返。見王充論衡。

林文節子中以啓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邈晁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後草坡謫惠州告詞云。敕具位軾。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閣刻澤）倖恩。市井不爲。搢紳共恥。尙屬寬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某指斥宗廟。罪大調經。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閣刻一）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懟。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極於醜詆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謂林同在館。年且長。除不當先。林乃繼除記注。又爲杭州交承。有三帖論開湖。賑荒、浙東倉司。石刻在焉。

宣仁上仙。遣使告哀北境。并致遺留禮物。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銀絲合十面。各貯以玻瓈玉器香藥。靑紅撚金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觱篥二管。玉簫一攢。象牙拍板一串。象牙笙一攢。縷金琵琶一副。縷金龜筒嵇琴一副。象牙二十株。時宗楊持節以往。次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餉金瀾酒二瓶。銀魚牛魚各一盤。貯盤皆金瑤器。併令留之。伴使致詞辣殺。館人以手加額上。謂前此未有。爲特禮也。

宣和五年。既從（閣刻命）金人乞盟之請。明年。遣祕書省校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金酋生辰。竣事而旋。當館外。別附使介各一玉錢。金主即宴坐起離席躬奉之。左右傳觀。皆駭愕太息。錢之製如今之大者。其文皆番書。不可識。不知爲何寶重如此。時金已萌寒盟開兵端。豈以我或覘其國。故外示厚禮。俾匣謝獻。錢今藏衛氏。

臨司郡守歲薦所部吏。關陞磨勘。朝廷視爲常式。第付銓曹施行。初不加省。閒有特薦者。未即召對。及有陞擢。則降審察之命。所謂審察者。審其人才。察其行能。施於其職可也。若山林隱逸之士。當路以名聞。其實皆昧而來。待人進退乎。紹興三年。徐東湖以遺逸薦。蘇後湖詔俾赴中書審察。蘇力辭乃得請。蘇既辭審察之命。乃降以禮。道赴行在。引見上殿。指揮卒辭之。

後湖公隱居求志。高蹈一世。紹興初。屢徵不起。僕嘗見使者督至。竊相語曰。官中須要秀才正身出頭。

強淵明帥長安。來辭蔡京。京曰。公至彼且喫冷茶。蓋謂長安籍妓步武小。行遲。所度茶必冷也。初不曉所以。後叩習彼風物者方知之。又文勛除（閩）建漕。陛對。登升。上問輔臣。記得有勛。蓋記其工篆學也。章申國對云。會舞旋。上遽云。如此豈可使一路。遂罷。冷茶舞旋。皆非國論所宜及。頃得一小說。皆王黼奉敕撰明節和文貴妃墓志云。妃齒瑩潔如水晶。緣嘗餌絳丹而然。又云。六宮稱之曰韻。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爲韻。輝嘗以此說叩於宣和故老。答曰。雖當時語言。文字閒或失持擇。恐不應直致是褻瀆。然韻字蓋亦有說。宣和間。衣著曰韻纈。果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爲鄆邸倡爲此讖。時趙野作帖子亦有複道密通蕃衍宅。諸王雖似鄆王賢。亦迎合之意也。

正至交假。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謬者。出覘之。僕云。適已脫籠矣。呂滎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於作僞。且疏拙擴見（閣刻此）爲可笑。司馬溫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也。脫籠亦爲京都虛詐閃賺之語。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途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鋸澆焦燒四時之戲.掘以鋸.水以澆.既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嶽.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讖也.

蔡京罷政.賜鄰地以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焦德曰.西園與東園景致如何.德曰.太師公相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也.語聞抵罪.或云.一伶人何敢面誚公相之非.特同讒以飛語嫁其禍云.

正郎初遇郊.止得廕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黃自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大夫當郊.該廕補而奏其子者有之.

清波雜志卷第七

王荊公當國.值生日.差其子雱押送禮物.雱舊例其當送物閤門.繳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乃許收下.勝子謝恩.緣父子同列.理無餽道.取旨謝恩.一皆作僞.竊恐君臣父子之際.爲禮不宜如此.乞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至當之論.後皆遵行.頃見老先生言.此出荊公意.奏檢亦公筆.特假雱名爾.雱字元澤.大觀元年.詔賜使相以上生日器幣.故事.止差親戚.殊失寵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元澤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蓋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肇於熙寧開邊.書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慨哉.

蜀先主傳載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之語.裴松之注.按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後呼丈人爲外舅.其本此乎.然漢匈奴傳且鞮單于云.漢天子我丈人行.若曰此語止爲尊老言.非專指妻之父.則可.若謂古無丈人之名.後學竊有疑焉.（泰山亦有丈人峯.或由於婦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爲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艇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寶.有獲金燎鑪者.以尚方物.人間不敢留.復歸官府.揚州倉卒南渡.揚子江中

遺棄物尤多.後鎮江漁戶於西津沙際有得一簍北珠者.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嶽廟.穿土得一玉杵臼以獻.亦五代亂離時之物.金玉沒於地中.蓋亦有時而復出.

樸樕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韓以一絕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樕、單父人.嘗官於政宣間.或云.陳君向也.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爲汝子孫.故其後繁盛.今雖淪微.猶屢出兩府.曹沐.叔游皆諧此.兩府其自期邪.輝家遠祖國初知江州.屬曹翰屠城之初.遺骸徧野.乃對廬山作萬人冢.仍自爲記.德既及於枯骨.或謂後嗣當有陰報.有相先塋者.言亦當出神仙.高叔祖諱格.字執禮.第四十五.治易甚精.早魁鄉薦.一旦舍去.傳道於徐神翁.自稱赤城先生.靈異不可具述.鄉人敬之.但曰周先生.家繪其像.神翁皆贊云.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可取.宣和詔不起.錫守靜處士之號.羣從記其事跡甚詳.茲不具載.寇犯淮甸.亦知守靜名.不犯其室.建炎末.尸解去.其隸仲大亦得道.有一皮囊.無底.取錢常不竭.後隨先生羽化.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爲名.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見三輔黃圖.范雎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見戰國策.邯鄲.磁州.邯山名.鄲.盡也.言邯山至此而盡.以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鄲.見叢字記.金城郡.一曰築城得金.一曰取其堅固.一曰以郡在京之西.金、西方之行.望都、謂登堯山見都.酒泉、謂泉如酒.並見地理志.此數條皆因人有問檢示之.非特出也.

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爲藩鎮開府者.勞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此三月.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日爲齋素月耶.不經之甚.御筆除授.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曰.擇日上所謂黃道.假也.君命到門.即黃道也.

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郡特以借兌.先人任信幕.後守不償前欠.一旦漏底.官吏並送鄭州勘鞫.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措置.科公罪笞.不理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改秩爲錄曹.留難（閣刻禁）紫案.輝至朝廷時.宗袞益國公參大政.從容見語.近見先丈常平伏辨.既不肯僉書.何亦被擒.頃因青州都刑獄冤濫.有司以被朝命.雖知不肯著字.蓋亦行三問.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而思之.先丈（閣刻倘）無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矣.自昔初除執政.例薦所知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得政.首以先人名聞.乃自臨安院轄除江東漕司.幹官見次一任.屢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選調.

輝嘗以鄭陽叔翁家.得荊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爲五路墨寶.鄭既錄碑之全文.刻訓者缺焉.且附己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間有辨正.類爲數巨帙.考證良備.遂上秘府.其副因借留數月.歸之.第錄其目并其說.前後亦得其遺刻十數種.旋爲親舊沈廣卿取去.鄭乃同州死事驤之子.紹興間.嘗縣四川

監司。其子忱德云。在蜀日。李公仁甫久相從。於墨寶訂正有助焉。且出數小紙細書。皆李訂正之語。前（陳本無前字。）漢碑固多。晉碑亦絕少。蓋晉制三品方許立碑。

曾大父嘗言。古刻承平時蓋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秘惜。兵火後。散失一無遺者。劉季高侍郎嘗語先人。頃年嘗嘉其好古。饋貽甚多。皆秦漢間物。在今日爲難得。語次亦嘗詢其名件。歲久復忘之。

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其遊。（句有誤。）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殆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唐裴行儉破外國。得瑪瑙盤。廣三尺。出以示諸將士。軍吏捧盤升階。跌而碎之。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罪。國朝韓魏公得二玉杯玉盞。觴客次籍以錦。寘於案。爲執事者觸案碎於地。非但一時略不變色。覺無追惜之意。與夫呂文靖俾小姬擎寶器入書室。故戒及門者足跲而仆。試諸子度量。古今之事若合符節。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多實字少。皆批諭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欲致而爲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爲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爲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爲主。今觀坡集。誠然。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蓄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

從叔其又守吉陽。到官嘗報。此行再涉鯨波。去死一間。抵郡止茅茨散處數十家。墟內止三百八戶。（陳本三百戶。）無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區。黎洞貿易。頃刻即散。僚屬一二。皆土著攝官。不可與語。左右使令。莫非貸命驅卒。治稍嚴。則爲變不測。地炎熱。上元已衣紗。果實多不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異花。此外色色無之。東坡嘗以昌化不類人境。以吉陽視之。猶爲內郡。不但飲食不具。藥石無有也。又書云。一日出郊。見橫巨木於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從者。不肯言。再三詰之。方言前歲某歿於此。無周身之具。用此殮殯。或叩有巨木何無板。答以素無匠。後知因此感動。得疾丐歸。行數驛。遂竟死。三女繼亡。諸喪皆寄湖廣。不得歸。備書之。爲行險遠宦者之戒。南海錄言。南人送死者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大木若小舟以爲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殮於舂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嘗不得六尺之棺。以殮手足形骸。誠重不幸也。

唐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母楊氏。巢剌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鄭公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爲累。遂從諫而止。詎可掩乎。不能正之於始。其後高宗之於武后。明皇之於楊妃。類傳家法。不以爲惡。若魏鄭公之敢諫。孰能繼之。

舅氏張必用家藏唐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筆。巾裹紅袍。年祀悠遠而色不渝。獨明皇像別爲一幀。幅巾跨馬。左右侍衞單寡。有崎嶇逆路之狀。題云幸蜀圖。然僖宗亦嘗幸蜀。未知孰是。（畫繼載圖山記。書徽宗書以小李將軍畫明皇幸蜀圖一幀。幀賜閣下。區下觀者福謝。岸作兆。世所傳。只摹本耳。）

天聖七年。詔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牀榻。至宣和間。蔡卞家婢臥榻亦用滴粉銷金爲飾。趙忠簡公親見之。其奢儉不同如此。

先人任江東漕屬。與葛公邲間爲代。文康公孫也。粹然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深。顧悅。後倅毘陵。謁邲以通家子弟。一日見語。人生臘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著力處。始謂如平時舉葛藤。別數年。公守臨川。一日忽微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付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遒勁。其家版行。超脫如此。東坡云。陶淵明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煇於葛亦云。葛名邲。

丙午己亥壬戌乙巳。煇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致退老窮薄。退神用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福。禍不成禍。所得者海數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吏僞傳親知言至門。出見疑非。忽言奉聖旨追對公事。時以永嘉林氏爭分、方興制獄。初不持引文。（文一作引。）乃隨以往。中無所懾。神色泰然如常。至府治門外。坐於一室。（後知爲制院。）已見燈。二吏（後知爲府吏。）詢叩年甲鄉貫來歷。往返者六五。乃云不敢久留。再三推謝。送出門。蓋悟其非也。一時叵測。既歸。訴於府尹趙子和。尹云。制院誤。所謂總轄使臣者。亦宛轉致懇。謂已科決元所遣之吏。蓋本逮永嘉周和卿。錯認顏標作魯公也。親舊見煇。既京尹護失。孰信其枉。後兩日。制獄事亦已。復自念與傳記所書入冥誤追放還境界無異。特幽明殊途耳。平生橫逆莫此爲甚。當是時。廟堂舊從有知已聞之。第駭愕而已。己酉終歲災厄。無所不有。特未瑩然。又留殘喘至今。事定。御有風聲鶴唳之警。雖云氣數皆使然。豈信老僧禍不成禍之說。且爲官府追逮不審之戒。

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一作用）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州縣司刑法者。若人人以范公存心。尚何酷吏冤獄之爲慮。

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乃紹興二十七年禮部見注籍之數。時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餘年。其復有所損益歟。紹興間。兩浙大刹有申所剩。謂稍下度僧錢若干。乞備申舉以獻助。乞且給度牒三兩道以資試也。時議者謂宜依所請。第令具戒臘最深者三五輩以聞。並與師號。以伐其謀。淳熙間。執政進呈江州從駐泊軍。因依趙雄奏。昨已准宣命。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間未有江州軍耶。雄奏。今契勘江州軍自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爲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者買。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於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戶口不耗。仍不爲民之蠹。雖曰得策。終以瀆爵以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

燁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乃紹興間李孝美所著，蓋唐人顧烜、張台，先有錢說，孝美重修也。周秦後錢之品樣，具著於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觀嵩洪子予收古錢幣數十百種，自虞夏以降，一無遺者。每出示坐客，道所以然，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郭皆重厚，叩之有聲。雖王莽小錢，名從六分，重一銖，然亦不致輕薄。豈上古鼓鑄，但求精緻，初不計銅費耶。洪死，皆叩其子，云悉舉入棺矣。或言其家嘗為勢力者攘取，故為之辭。

元豐間，龍學賈元某為主客郎，嘗著文昌雜錄，內一條以不知得一順天錢鑄於何代為言。書成後，又言近得於朝士王伋家，有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初以得一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燁於洪氏見二錢，文皆隸，徑寸四分，以一當通元開寶（當作開元通寶）之百，而李譜復云，思明銷洛佛銅所鑄，賊平無所用，復以鑄佛。今所餘伊洛間甚多，視錢之譜為詳，以是知誠有益於未聞。好事者儻考諸家所譜，更致近世圜法沿革，萃為一帙，板行於世，不亦善乎。

嘗得一誥詞，云：朕恭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倚態橫生，芳性和適，侔將無卿之貴，終隆綺秀之家。爰錫命書，應拘常典，用肇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間，權外戚某人行如夫人及倚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國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踰其後者。范丞相乙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處其先者。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荊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

東坡訃至京師，黃定及李豸皆有薦文。門人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己俸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雖名寘譴，聲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指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匱子自此卻屬老夫矣。豈名素相軋而然，或傳之過。

宣和奉使高麗，路允迪傳墨卿為使介，其屬徐兢，仿元豐中王雲所撰雞林志，為高麗圖經，考稽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老人在歷陽，雖得見其圖，但能鈔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間，刊於江陰郡齋者，即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雞林志四十卷，併載國信所行道路（闕字），案牘頗備。充長時劉逵、吳拭並命而往，是行蓋傳諭高麗國王，願云女真人尋常入貢本朝，路由高麗。如他日彼來修貢，可與同來。顧云：明年本國入貢時，彼國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結約，茲為禍胎。

劉莘老丞相工詩，送安厚卿二人使高麗云：杳杳三韓國，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暴橫，天子有威靈。時以為絕唱，後四句不傳。

燁家中侍禁孫勉監湖州堤，見一黿自橫河順流而下，射殺之。繼而某卒，而入冥，為黿訴嘗償命。殿上主

者乃韓魏公。勉嘗放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檢房簿。既至陰府，如所教，以尚有壽十五年，遂放還。韓魏公別錄所載，其略如此。魏公家傳則云：有侍禁孫勉，監元城埽，埽多摧陷，費工料，勉劾知有員罪，穴其下，仍伺出射殺之。數日，勉方遊以為吏追去，有黿訴當往證之。既至一宮闕，守衛甚嚴，吏云：紫府真人宮也。勉仰視真人，乃韓魏公也。勉俯伏訴，公微勞之曰：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遽殺黿非，公取黃牒示之，謂曰：黿不與人同，彼害汝埽，殺之汝職也。道之使去，出門遂寤。事既播揚，神宗謂輔臣曰：聞此韓琦為真人，是否。皆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說不同，當以家傳為正。又一說，政和間，方士王志老語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彥曰：紫府真人乃陰官之貴，未為天仙。又云：公亦嘗為十華真人下侍者。粹彥曰然。

清波雜志卷第八

浯溪中興頌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刊行，止會粹已入石者，曾未暇廣搜而博訪也。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嘗和張文潛長篇二，以婦人而厠衆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鬭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為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真陋哉，迺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為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君不見驚人廢興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虢秦韓國皆天才。花（闕字）桑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峯，峯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反，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乃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薺長安作斤賣。頗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也。燁嘗欲裒今昔名人所賦磨崖、高明妃曲、中興頌，用精紙為軸，包工字畫者，隨意各書一篇。後誌姓名歲月，常常披展，為醒心明目之玩。竟未克成。是極易辦，人必樂從，特坐因循耳。易安父文叔，元祐館職。

印板文字。訛舛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輝考此詩乃東坡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終篇皆爲子由設。當是誤書子瞻爲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題小詩於治所壁間。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驚迴夢裏閒。說與旁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時王荆公任本路憲。按行見之。大加稱賞。遂檄攝本州教授。後葉石林特著於詩話中。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後池陽刻本乃改芝山爲前山。一字不審。乃失全篇之意。擬見自昔石刻。亦可承師儒之乏。

皇祐初。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過七寸。廣毋得逾一尺。梳毋得踰尺。以角爲之。先是宮中尙白角冠。人爭效之。號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登車擔皆側首而入。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爲服妖。乃禁止之。輝自孩提見婦女裝束。數歲卽一變。況乎數十百年前樣製。自應不同。如高冠長梳。猶及見之。當時名大梳裹。非盛禮不用。若施於今日。未必不誇爲新奇。但非時所尙而不售。大抵前輩治器物。蓋屋宇。皆務高大。後漸從狹小。首飾亦然。

成都富春坊。羣倡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絕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工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乃伊洛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詞一編。皆豔語。輝嘗得其一啓。乃代其弟上周彥約侍郎。其略云。惟曾祖受三天子聘賢之禮。數在先朝。爲九老人授道之師。承繼巢由之高蹤。辭夔龍之盛舉。惟君子之澤未斬。而聖人之道必傳。文采典重如此。豈可以一時譏謔之迹而加貲議。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爲序。而其父執（剛剌客。）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訓迪後進。摯摯如此。爲後進者得不服膺而書紳。賀方回、柳耆卿、爲文甚多。皆不傳於世。獨以樂章膾炙人口。大抵作文豈可不謹。

陶尙書穀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議論閒殆應接不暇。有善謀者。選籍中豔麗。詐爲驛卒孀女。布裙荊釵。日擁篲於庭。穀一見喜之。久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主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詞。穀大慚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爲之動。遍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於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僞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二事切相類。一說王宮花一名楊臺柳。詩首句云。蜀國佳人號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

大觀二年。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元正坐化。並無衣鉢。闕葬送之用。賜絹三百匹。錢三百貫。賜寂照之塔。仍剃度一僧。浮屠示寂。寸絲不掛。亦安用爾許縑帛。時方崇道教。詔道流敍位在僧之上。元正何

人而膺此優典。

頃歲兒女合卺之夕。婿登高座。賦詩催妝爲常禮。後皆略去。京師貴游納婿。如設次迎衞。先觀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卻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迫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卻扇捲簾明點燭。待教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哄堂。蓋婿亦不凡也。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輝居建康。春晚過張德共。會於西園。呼數歌爲侑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安國開府方兩日。其人臨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以實告。況社中二客不至。必留館齋。翌日詢之。如所料。初歌者既去。坐客嫣適正卽席賦詩云。花隨春盡覺無痕。尙綺餘歡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黃昏。輝嘗屬和。不記也。迨今一世。西園賓主無一在者。獨輝蒼顏華髮。羈寓西湖上。追非無人可共論。爲之一歎。

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臥巨石上。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貴人鼎養豐厚。冥冥中自有定數。貧儒豈可不安甕齏之分。

王荆公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託荆公選其佳者。荆公乃簽出俾吏鈔錄。吏每遇長篇字多。倦於筆力。隨手削去。荆公醇德。不疑其欺也。今世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者。歐陽公歸田錄未出。而序先傳。神宗宣取。公時致仕居潁。以其閒記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又患其文太少。則雜以嬉笑不急之事。元本未嘗出。廬陵集所載上下兩卷。乃進本也。

近時曾公端伯亦編皇宋百家詩選。去取任一己之見。雖非措紳選詞。其閒或未厭衆論。且於歐公、荆公、東坡詩皆不載。雖曰用唐詩選韓、杜、李不與編故事。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銓擇耶。呂居仁圖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議者謂陳無己爲詩高古。使其不死。未甘爲宗派。若徐師川則固不平列在行閒。韓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夏均父亦恥居下列。一時品第。尙爾紛紛。矧隨好惡筆削篇章。示己鑒裁之明。豈免議論。（曾師江陵日叔遊容官祝見五欲詩遺處仙得數篇即依小序以用行藤惜嶽略試刪去而不及吳浪江淮錄寄居仁作圖時均父被已六年恥在下列舜弟韓亦見前數云東萊自言紙余次後人客則有所高下且悔少年蹤取業者副此說以爲時時非本詞也。）

京畿轉運司奏收到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邕州等處產金寶。其收到金二千四十六兩。數內採到生大黃金不經烹煉者。汝州產碼碯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斤五兩。並齎付史館。時政和四年也。又澧州益陽縣遊荷塘掘得金四塊。總計一千七百八兩。方崇飾祥瑞之際。地不愛寶。闡珍以表極治。其盛如此。

鄭穆字閎中。閩士所尊四先生。鄭其一也。元祐初。爲國子祭酒。久而請老。太學諸生數千人狀詣祠業。又詣丞相府請留。不報。以待制奉祠。將行。公卿大夫多以詩贈之。三學之士皆爲詩。且出祖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室下。辭訣而去。觀者歎息。輝幼從合肥王公勛學。王與鄭中表親有一編曰歸榮。乃送行詩也。後未見此本。

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久則黯。若有垢然。髮黃而膚爲垢。故曰黃耇。見王

光論銜而今削略將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爲蕃.

崇寧三年.御幸金明池.乘烏馬之內道路安平.賜名龍驤將軍.艮嶽一石高四十尺.名神運招功.宣和五年.朱勔自平江府造巨艦載太湖大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勔被賞建節.石封盤固（曉作固）侯.

方務德侍郎帥紹興赴任.士人姚某以書投謁.其略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與立.未能成家.重以塌尾蹉跌.遂失身於伶館.歲月滋久.根深蒂結.生育男女.於義有不可負者.煢煢孑然一身.無所依倚.處性不能自立.苟一有叛此盟.終身厭棄.存亡或未可保.不於侍郎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良.他日必困此門戶中.不惟無以釋兒女之恨.而某亦從此銷縮.區區欲望矜憐.使魚鳥之爾川泳雲飛.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書其後云.姚某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冊杯酒流連.遂致於忘反.聽由衷之懇.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昱.既徇所求.奇章之留牧之.更宜自愛.能從其請.可見寬厚之德.且引事切當.韓滉鎮潤州.戎昱典尉部.眄一妓.或言於韓.韓取戎不敢留.臨別作小詞曰.好在春風湖上亭.柳絲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三兩聲.韓聞即歸之.蓋用此事.

從叔知和爲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後以書請教.答云.廬阜只尺.顧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意而成其德.方圖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道者.大者雖近遊夏可也.又爲作求諸己齋詩.見集中.知和嘗尉吳江.作垂虹詩.（本有誤字）嘗語煇.未有序.煇言.若以所得東萊帖冠於首.何用他求.從之.復著垂虹賦.爲人稱賞.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廢而卒.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出宮人列於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翦柳枝.射繡毬.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見從游宣和殿記.

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嘗臨蒞.繪像以彰遺愛.數十百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真.但具衣冠.題爵位姓名耳.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詩落句云.爲君掃棠陰.畫像或相紀.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頃王穎道守吳門日.孫仲益居毘陵.以嘗牧是邦.遣騎求其傳神.併復齋雲樓.爲文稱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爲逆豎.不書.時有蘇齊斥其妄.如觀無狀.公乃肯收之之語.此紹興間事也.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公嘗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撥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

年生.意長日月短.盬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璧.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寫大塊.死者誰不歎.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汾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此詩東坡爲李遠仲作.遠仲之子爲.坡得梁吉老十縑百絲.舉以賻之.度是時出資多有助之者.又作章默時.意益深.辭益哀.今之人親喪未舉.豈免求貸於時.若假是名.因以爲利.或廣求以侈其非.恐失賻之本意也.

歐陽文忠公父鄭公任綿州推官日生文忠.後有謝由者.居是官.於治所之左葺一堂.號六一.唐子西賦長篇有卽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之句.或云.司馬溫公父侍御公守浮光日.生溫公.故名.取雄耀之義.自昔功施於民則祀之.矧鉅公盛德.功在社稷.百世宗仰者乎.或云.郡舊有香火之奉.今守土者得不修大祠宇.以永其傳.若第以名勢所臨.在仕者獻諛取媚.如紹興間黃州爲時相建瑞應堂是也.謝固一爲鎮望.子西自有兩說.

先人三弟.季字德紹.與煇同庚同月.煇先十三日.自幼從竹林遊.德性敏而靜.中年後文筆加進.嘗題玉川碾茶圖絕句云.獨抱遺經舌本乾.笑呼赤腳碾龍團.但知兩腋清風起.未識捧甌春筍寒.頗有唐人風致.死已十年.遺藁失於收拾.但宗族間傳得一二.

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親舊一一上心.蓋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是雖戲語.嘗親見之.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議與之齊者.偶一鄉人來訪.私詢得其人矣.彼契闊.接殷勤甚歡.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章疏上.乃同前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國門.鄉俚諺.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清波雜志卷第九

天下名山洞府。河陽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illegible]）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灊山司眞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眞洞。建州武夷山昇眞洞。衡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湘潭。初。朝廷以每歲投龍簡。而洞府多在僻遠處。其所送祭醮之具。類以爲擾。天聖閒。下道錄院。定歲投龍簡凡二十處。餘皆能之。煇四十年前於馬當龍祠廊廡下見一碑刻投龍處所。視此數頗有增省。碑（丁本有陰字。）載祭享牲牢香幣樂節爲詳。乃元豐閒江州建立者。再過之則亡。

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未嘗出門戶。其一話一言。舉足爲法。發悟後學宏矣。其甥于恕。裒集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閒論語絕句。識者疑焉。蓋公自有語解。亦何假此發明奧義。得卽公門人郎曄。曄云。此非公之文也。語錄亦有附會者。

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制誥日。劉從廣妻遂國夫人、王宗正女也。既奪封。能朝謁。久之。復其遂國封。公乃繳還詞頭。其命遂寢。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illegible]本傳不載止見於[illegible]龍川別志。）

事有疑於理。亦恐所傳或致訛舛。富鄭公薨。司馬溫公。范忠宣、來弔哭。公之子紹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既曰遺表。自有常式。恐難以允。封押進御。封可也。押可乎。東坡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諫草朝天去。歐陽公固嘗議之。

蔽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若守此戒。則不辱不殆。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頃見洪慶善書此語於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嫁女須勝吾家者。娶婦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胡翼之云。（煇見[illegible]安定[illegible]此說必有[illegible]其男女婚嫁[illegible]皆得所歸[illegible]然歟。）

石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交游間皆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illegible]）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當。歸之。貧樂簞瓢。賢矣哉。皆聞富鄭公辭疾歸第。以俸劵還府。府受之。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無是議。還者亦未爲得。留之無請可也。或曰。饑食、羹藿也。受而不食可也。御之近名也。

歐陽公爲西京留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率遊嵩山。取穎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爲代。一日。訝幕客多（[illegible]）游。責曰。若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尙坐奢縱取禍。衆不敢對。歐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爲之動。

故歐公六十五卽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爲戒。且踐昔時之言也。或云。歐公遊穎陽。見山中石壁上丹書神淸洞。卽此時也。（時尙書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illegible]河南府[illegible]希深與歐陽修公[illegible]以王事從嵩山之遊[illegible]官之暇[illegible]明道元年九月也。）

一小說名馭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遊嵩山。師魯曰。遊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遊山。諸公咸謂遊山貴眞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煇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述記者。亦不當書此。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者復益所未備。雖曰搜之不精。采摭未盡。亦足爲資談諧謔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樂。酯侍巾櫛者得之惟艱。或得一焉。不問色藝如何。雖賢至凡下。必極美稱。名浮於實。類有可笑者。豈故矜衒。特慣乎日妄想。不足則寄。或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總宜之名爲佳。特恐無敢承當者。（[illegible]）

趙忠節公秉政日。使臣閻永堅亦西人。趙承云久乃留宣撫上。貧不辦行。欲貸息女。公憐之。爲給所須。永堅乞納女。公卻之。力請不已。姑留之。後永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之。爾女無恙。永堅謂宿逋未償。公笑不答。且助資送。俾求良配。遂歸盩厔江梅里鎭宗室汝嘉。女言雖累年日侍丞相巾櫛。及嫁。尙處子也。

汝霖與知泗州王伯路厚爲其詳。王云。前輩於此等處爲之。特今之人爲難能。司馬溫公、什伯公、各有似此一事傳於世。文多不載。

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風信。梅花風最先。楝花風居後。煇少小時嘗從同舍金華潘元質和人春詞。有捲簾試約東君。問花信風來第幾番之句。潘曰。寒詞體也。旣太寬則流入輕浮。又嘗和人蠟梅詞。有生怕凍損蜂房。膽瓶湯浸。且與溫存著。規警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墓木拱矣。

山谷云。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爲正。今所謂航船者。俗名輕舸。如航湖航海。亦爲常談。（汲冢書七命衣文選有汎三翼汎中征之句。所謂三翼皆巨艦也。非輕舟也。）

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曰。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闌干淚縱也。見[illegible]侯宋[illegible]引[illegible]。聚乃張泌思越人詞黛眉愁聚。[illegible]）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毛澤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受知東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游也。乾道間。貝氏張仁仲宰武康。煇往見。留三日。徧覽東堂之勝。蓋澤民嘗宰是邑。於彼老士人家見別語墨迹。

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月勝日負。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仁。敗則傷儉之語。

了齋陳瑩中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尊王荊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敞高閣。不復敢議毀矣。毀通鑑非細事也。諸公未有紀之者。止著於了齋遺事中。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自爲博士。闖於朝徹去。

嘗有蘇伯昌。初筮長安獄掾。令買魚飼貓。乃供豬襯腸。詰之。云。此間例以此爲貓食。乃一笑。留以充庖。同寮從而遂日買豬食。蓋北（姚本四字）品味止以羊爲貴。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米三十石。積從胡瑗學。一見異待之。嘗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將退。積問曰。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答之。瑗曰。莫安排。積聞此言。省悟所學頓進。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聞。亦載在哲宗實錄。乃元豐八年事也。豈曾後學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從而書焉。徐字仲車。

仲車雜著數十條。臨川山陽板行。其一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近世拜官。徒爲飾詞。已足恥矣。而朝廷又爲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爲僞也。其兩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蓋賢者以禮進。以義退。旣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素。豈易頓革。柄臣爲國具瞻。旣膺大任。不應儼然即當其任。故三辭再辭。次及從官臺諫。一辭而已。此豈由衷。特拘以法。其不應辭者。豈官微任輕。進

不係時之重而然歟。兩府初除。雖已受命。特未受告耳。凡降旨日下供職者。皆未受告也。

食無精糲。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煇家與宗室通婚姻。常赴其招。家家預留意庖饌。非特調羹應律令。且三字爛熱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饜而飫後品。煇頃出疆。自過淮。見市肆所售羊。遍皆大小者。亦度重五六十斤。蓋河北羊之胡頭。有及百斤者。歸斷早晚供羊。若膻。便苦生硬。且難以煮炙。眞不可近。若用前二說製以餉客。豈不快屠門之嚼哉。王荊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而東坡亦有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之句。山谷倘何斯舉借其待客。亦謂爛則宜老人。豐潔則稱佳客。今日議食起懽興之歎。說食經而偶及此。

煇自四十以後。凡有行役。雖數日程。道路倥傯之際。亦有日記。以先人晚苦重聽。如聾益衰。旅泊淹速。親舊安否。書之特詳。用代紬繹之間。記向年貸田句金不遂。取塗三茅。得新刊山圖而歸。沾濡良久。殊失倚門之望。因思昔淵才久出。其家日望其歸。歸止攜一布囊。人謂其間必珍貨也。後數日會親戚。啓囊乃歐陽公新修五代史稾數帙、李廷珪墨一笏而已。煇用此書於日記後。先人爲之一笑。自隆興癸未至紹熙辛亥。恰一世。伏書泫然。

王立之詩話。昔張宗古自堂後官守登州。所寄發處一判官以詩爲贄。宗古曰。玩我。欲鐫進。爲人勸止。先人任饒幕。與邵武黃堅叟爲代。一日郡宴。鄱江樓賞作木蘭花詞。上則乘有盤郡風流推洽之語。亦貽忿綴。申郡牒問風流推洽實跡。黃歷致古今風流推洽出處。辨答甚苦。嘗取東案以觀。而得其詳。要知投獻本求人知。又當視其人如何。庶不反致按劍。特未知宗古所謂玩我何說。其亦錦衾爛兮之類乎。

張無盡嘗作一表云。猶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所載當有所據。

詞頭代王言。賞功罰罪。若出風鼓舞天下。要當采公論載於訓詞。以昭示懲勸。某除某官。若其人非素所與者。必微寓詆誚於一二字中。術其人不應此除。曷不徇繳還之制。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其可乎。

晁無咎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闋木蘭花云。娉娉嫋嫋。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云。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爲梅花賦。清便艷發。殆不類其爲人。履常清通。雖鐵心石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便艷發。過於梅花賦矣。

元豐已未。明略、無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姝麗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鏡理髮。且盼且語。草草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上客驪駒至。鸞鏡曉。銀屏睡起。困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愔愔密意。空作江邊解佩。頃在上饒得此詞於晁族。無咎

跋云。大觀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無咎、集國東之逆旅。話此四事。季良云。可書也。伯比、季良、當是叢從。風流繾綣。寓諸樂府。雖曰纖麗。不妨游戲於杯酒間。餘一說。乃陳瑩爲錢塘妓周子、文作四詩詞。洪芻相已載在夷堅庚志。語皆合。一餘未詳。（姚本云詳者合鈔一未詳）

軍帥丁艱。詔起復。迨服闋。猶以起復二字入銜。或曉之。答曰。自揣了娘。子御加得此官。二年未曾遷轉。又一襟銜內必帶宣差二字。有俾除去。乃云。元被受差劄上帶下來。怎敢擅除。一漕差酒官不營務。堅要供職。人亦語之。在法只合開坐請料錢。或人言。朝廷令某不離務。趁辦課利。豈敢開坐請他料錢。三者可補笑林之遺。

舊制。御廚折飡（姚本）錢凡十一等。第一等爲折八十餘千。紹興初減半。餘遞減有差。至第十一等。猶折三十千。亦損其半。然何宮內人赴景靈宮酌獻。御保臨安府拔格撰造食味。每分白肉、胡餅、湯肉、粉雜餡餡（姚本無下餡字）飲作炒肉、炙粢、粢飯、軟肉。所破料止羊肉十三兩、麵五兩、荳豆粉二兩、米五合。薪炭之屬準此。其儉如此。或乃云。承平舊制。雖御廚末等折食。則例亦不致是之窘也。

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爲避忌。政和間主字乃主簿主者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說。又言姬者飢也。亦用度不足之讖。乃詔改正。及政和二年。蔡京三入相。時建請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議者謂周姬、納齊姜宋子也。是時閭女改從周姓。故靖康初悉罷之。（姚本第九卷止於此）

中表張元友謂趙誠年賫於浙東帥司。吏以賂不滿。欲賫封案狀。外封貼黃。以謂爲消。亟往易之。度其中必不誤書。特以此一字見邀。昔州郡按酒官醞造。違律不任沽賣。吏受賄。於任字上加一點。遂免責罰。豈刻木盡心傳此術。以資弊倖。唐史亦載有書清爲消者。以是知添改偏旁。有自來矣。（姚本此條在第十卷之首鮑本無）

清波雜志卷第十

王晉公祐。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令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嘗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異志。乃植三槐於第中便座。謂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較以田宅所得。孰爲少多。（旦文正之賢其能成乃父之志）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閣六篇。其一曰。藹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琢巧。正如春已布深仁。皇后閣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詠景物爲觀美。歐陽文忠公寓規諷其間。蘇東坡亦然。司馬溫公自著日錄。特書此四詩。蓋爲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篇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夸者。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頃得玉堂集。分爲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康定二年。劉渙奉使入西羌。招納喃斯囉族部。審法。（姚本部）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資給飲食。渙乃落髮僧衣以行。李復圭云爾。頃得劉氏西行錄。乃渙所紀。往返繫日以書甚悉。且多篇咏。雖所至必與番僧接。且賴其鄉導。既仗使節。肆官尉計事。宜結恩信。稱詔錫賚茶綵。悉用漢官威儀。范蜀公東齋記王堅涂

漕水蕃議、皆及發出使事。俱不肯就。髮換字仲章。保塞人。天聖中。以奉禮郎上書論徽廉政。後爲右正言。又隨孔道輔論廢后事。以工部尚書致仕。元豐元年卒。

沈隱侯曰。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奧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向傳長文筆錄。復得一編。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辯碑刻及字音三四條。皆互出前所論文。見於摘粹。爲文奧澀。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可妄議。

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國子長貳稟白三經義已鏤板頒行。王荆公字說亦合頒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熬波之利。特盛於淮東。海陵復居其最。紹興間。歲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於以佐國用。其利博矣。自增置泰州一倉。遂稍損價數。捍海堰、創自李唐。國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壘石外固。厥後頹缺不常。隨即補治。淳熙改元。復圮於潮汐。時侍御張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工費。唯取堅實。官貸不足。陰以私帑益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粹伯處全記其成。煇是年適在鄉里。乃得其實。（鹽處錢鑄之數見與致志）

東坡云。昔僦宅於眉。一日二婢鬬。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後坡居於岐。欲發地求藏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唐李景遜爲浙西觀察使。母鄭早寡。家貧子幼。居東都。因古牆壞。得錢盈船。鄭乃炷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者。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二事實相似。非智識賢明。豈能及此。然鄭愛幼子景莊。每被黜於場屋。母輒撻景遜。景遜終以

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肯私囑主司。以是論之。鄭母似有損於賢明。

無錫鄉士張公尚字思齊。三舍時爲名進士。歷登至紹興戊辰。始預特奏召試。待廷對。聞夢人語之。官人往和州請衣。既覺。頗測有解之。和州請衣。必是食祿之地。張自念脫或僥倖。亦未應衣賜。及唱名。在末等。補和州助教。始悟衣者。醫也。爲助教。或人勸納敕爲後圖。張曰。神告之矣。乃拜命。因賦四十字以自況。老未脫場屋。投才無寸長。九重雖射策。一命不爲郎。尚喜衫仍綠。遲憐牒是黃。活人何不可。政自有良方。竟不霑祿而卒。平日詩文。皆膾炙人口。求諸鄉人而未獲。先人所著松檐志亦載此事。首句云。不信儒冠誤。蹉跎鬢已蒼。若夫夢兆。則煇近方得之。故今重出。不特補志之遺。抑亦正詩之誤。

吳長文不喜釋氏。父卒。不召僧營佛果。閭巷常與父往還者。各賻二縑。韓魏公謂事親之際爲尤難。建安劉同知居留建康。疾於官。遺戒不事梵唄。其家恪遵治命。興化陳丞相當屬纊之際。亦以手筆示其子。謂追修無益於逝者。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必可升濟。初不假齋助冥福。抑矯世俗崇信浮屠氏之說歟。長文名奎。嘗參機政於熙寧。

古治百里之邑。令掛其俗。尉督其姦。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唐之名臣。繇尉超遷驟至公卿者。不可以數

計。雖陸贄、牛僧孺、裴度、顏真卿、李絳、皆此途出。今銓法以處武吏者。腰弓撚箭。從事鞍馬。巡警阡陌。雖迎貴宦。斂板街於路左。類以粗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說。未免兼楚塵埃間。不特興歎於昌黎公。

醞法官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勁。復繫人之嗜好。泰州雪醅著名。惟宿蓋用州治客次井蠏黃水。蠏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者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蠏黃水重。西湖水輕。皆較以權衡得之。煇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醅。亦未見超勝。豈秫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廚者。皆有此弊。不但泰之雪醅也。

韓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泛及弭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虺蛇。天乃屏置於山林深僻之地者。蓋恐爲人之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選掄。置在要路。其爲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蛇虺乎。公默然。凡今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察公孺之論。而益精其選。

唐路巖爲相。密奏應臣下有非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實。至是賜巖死。乃自罹其酷。行刑之處。乃楊收死所。蓋收爲巖所陷者。本朝盧公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府。言於趙韓王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貶者多生全。春州在內地而近。至者必斃。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寬待。乃斃於必死之地。趙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宜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趙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而卒。天道好還。其速如是。史傳所載。似此不一。姑舉二者以爲世戒。（案原本遺上錄一條）

郵亭客舍。當午炊暮宿。弛擔小留。次觀壁間題字。或得親舊姓字。寫塗路艱辛之狀。篇什有可采者。其筆蹟柔弱。語言哀怨。皆好事者戲爲婦人女子之作。頃於常山道上得一詩。迢遞投前店。颼颼守破窗。一燈明復暗。顧影不成雙。後書女郎張惠卿。迨回程。和已滿壁。衢信間驛名彡溪。謂其水作三道來。作彡字形。鮑娘有詩云。溪驛舊名彡。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穎叔和之云。盡日行荒徑。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穎叔豈固欲和婦人女子之詩。特北歸讀此句。有當於心。戲次

其韻以志喜耳。煇頃隨侍赴官上饒。舟行至釣臺。敬謁祠下。詩版留題。莫知其數。劉武僖自柯山赴召。亦記歲月於仰高亭上。末云。侍兒意真代書。後有人題云。一入侯門海樣深。謾留名字惱行人。夜來勞騎高唐夢。猶恐行雲意未真。

近年上官遇僚屬。日益倨傲。縱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名歸之。頃黃徽猷崇書爲浙江東管。對客言。公庭上論職事。或未免厲辭色。若杯酒間。豈可無和氣以相接。晚會徽組有應循郡者。豈有逐夕和陪笑語從容。皆夜使其僚執侍者僕僕疾趨者乎。當悉俾就席次登車。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後得一小說。韓黃門持國典藩。館客早食則湛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黃所云前輩故事。其謂是耶。

唐中和四年。時溥獻黃巢及家人首。幷姬妾。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俱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

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劉更生傳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傳亦然。而獨遺此。若非司馬溫公特書於通鑑中。則視死如歸。應對不屈之節。卒泯泯而不傳。惜不得其姓氏。

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舍之。亦以其辭正也。或免或不免。係於一時。未幾緒爲潮所擒。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閥閱）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儉。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孰踰於此。蓋有鏤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曷有一二願省者。聽之藐藐。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

人凶非宅凶。古有是語。然空閉之處。久無人跡。亦有可疑者。頃僦數椽寄舍於無錫。其屋雖多變怪。初不以爲異。一夕。忽火發於庭屋。煙焰而僕不起。亟升以撲滅於茅茨下。得尺許通紅炭。翌旦再視其處。了無燒痕。蓋此舊爲神祠。初不知也。遂遷他所。後其屋卒歸煨燼。僦居去留。固輕若創建第宅。趣於落成。歲月方階。或犯所禁。且不忖分量。唯務壯麗。禍不旋踵。自速其覆者多矣。爲宰相府頗陸。爲宰禮太祝之居。則有餘。先哲所見。乃如此。

紹興初。先人爲丹徒簿。曾魯公丞相時簿領金壇。爲僚。遊好甚篤。後曾持浙西帥幹闕。權嘉禾新塍稅。復相邂逅。一日。語先人。連夕夢有俾更名。云名更方貴。曾元名偶有所避。改後名。蓋三十年前已形於夢兆矣。自此參大政。再登宰席。一時寮舊無在者。深有推輓意。而先人故倦遊。但欲廟令以俟老。平生往返書尺束如牛腰。散失殆盡。獨餘許祠祿一帖。曾素善飲。每醉則命徹俎拭案。語客曰。請卓子喫一服感應元。復各舉一大白。方散。煇幼即接侍。風味高勝。皆宋閒人也。

至和三年。劉原父敞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勞其行役。劉云跋涉不辭。但山路迂曲。自過長興却西北行。六程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聞有直路。自松亭關往中京纔十餘程。自柳河纔二百餘里。翰笑曰。誠如所示。乃初踏逐修館舍已定。至今迂曲。後范中濟子奇出使。虜道使者由迂路以示廣遠。范詰之曰。抵曩中有直道。何日可至。何乃出此耶。虜情得默然。繇二公素精地里學。故毋得而欺。煇出疆過白溝。日行六七十里。若百餘里。窮日力方到。或問今日之程何遠。答曰。此中宿食頓。地里遠近初不定。蓋亦取夫館舍之便。

嘉祐敕。救服綠。從事十餘年（舊本云至十年。姚本作五年。）改緋。光祿卿王端建議。公卿子弟。蔭補得官。未嘗從事。而錫命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以從事日爲始。遂著爲令。時以爲當。推此類而言。亦有合舉行者。

廣南黎洞非親喪亦頂白巾。婦人以白布巾纏頭。家有祀事。即以青葉標門。禁往來。人皆文身。男女同浴。

故曰。冒白鄉風。從標青旆酒。酣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近有族人自海外歸。詢之曰。然。

紹興庚辰。在江東得蜀人黃大輿梅苑四百餘闋。煇續有（姚本以）百餘闋。復謂昔人譜竹及牡丹芍藥之屬。皆有成詠。何獨於梅闕之。乃采摭晉宋暨國朝騷人才士凡爲梅賦者。第而錄之。成三十卷。謀於東州王錫老。詢以苑名焉。詩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時安定王德麟詩云。自古無人作花史。官梅須向紀中書。蓋已命之矣。煇復致少陵詩史。專賦梅纔二篇。因他況及者固多。取專賦。略況及。則所得甚鮮。若併取之。又有疑焉。叩於汝陰李退年。李曰。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於一字。則少陵一聯一篇及梅。正春秋法也。如邀簷索笑、滿枝斷腸、健步移遠梅之句。至今宗之。以爲故事。其可遐遺。非少陵則取專賦可也。後在上饒。梅苑爲湯平甫借去。湯時以寓客假居王幽道侍郎宅。不戒於火。廈屋百間。一夕煨燼。尙何有於梅苑哉。梅史隨亦散佚。雖嘗補亡。而非元本。歲當花開時。未嘗不吸其詩、歎其曲。神交揚州法曹、西湖處士。恢舊編而訴遺恨焉。

秦赴都宴。甲年少。剪於見色。甫就席。乙以服辭。乃命徹樂。勸酬交。甲尤乙曰。敗一席之歡。謝也。眞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也。賓主爲之哄堂。五十年前服親喪終制。不觴客。人亦不敢招讌（姚本作致）。親舊欲相款。必就寺觀具素饌。仍不召酒。時謂當然。不以爲異。

沿江烽火臺。每日平安。即於發更時舉火一把。每夜平安。即於次日平明舉煙一把。緩急盜賊。不拘時候。日則舉煙。夜則舉火。各三把。紹興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所請。煇生長江南。足不涉極邊。初未識所謂烽火者。但讀陸務觀放翁記游梁觀塞上傳烽詩。月黑望愈明。雨急滅復見。初疑鷩鏵星。又似山際電。亦可想像得髣髴云。

360

清波雜志卷第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詳定九域圖志、編類御筆、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臣伏奉聖恩。差冬祀大禮陛輅執綏。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伏蒙宣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複。是何處。臣奏以城外無樓殿。恐是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尙遠。可回顧。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即知非齋宮。俄頃陛下又詔臣曰。見人物否。臣即見有道流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人漸衆。約千餘人。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靑色。御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輦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閒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靑紫黃綠紅。或淡黃杏黃淺碧翠之衣。上或有絡纈。或乘簡。或持羽扇。前後儀衛甚衆。約數千許人。迴旋於東方。稍南。人物異常。旌旗飛颺飄轉。所持幢節。高數丈。非人世所覩。移刻或見或隱。又頃乃隱不見。此蓋陛下恪祗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禮器。上體天道。秉執元圭。齋服發飭。儼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現如此。伏望宣付史館。播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稱慶。明廷奉御筆依奏。繼降詔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祗若。惟道是遵。惟上帝是承。涓選休辰。恭修祀事。備物盡志。咸秩無文。荷帝博臨。如在其上。旌旗輦輅。冠服儀仗。見於雲際。萬衆咸睹。惟天人之感通。有形聲之相接。益承對越。敢不祗欽。可以其日爲天應節。用端命於上帝。以昭答於神休。

咨爾萬邦。其體至意。時政和三年也。煇自省事。即見丈人行談此事頗略。茲得其詳。因書以示欲知者。先人云。所書亦有潤色。在當時已多有議之者。豈亦出神道設教乎。

煇嘗見父友許志康言論太素脈。謂可卜人之休咎。因及治平中京師僧智緣爲王荊公診脈。言當有子登科中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雱果登第。緣自矜醫驗。荊公乞文以爲寵。公爲書曰。妙應太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尙於晉侯脈息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所書大略如此。許云。此非荊公之文。特其徒假公重名矜衒。以售其術耳。（智緣[illegible][illegible]王閣[illegible]理[illegible]河邊事亦從[illegible]對論[illegible][illegible]命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屛。實猶乃抑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繩。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又一日。米回入對。親程有密於窗隙窺其寫至帶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爲學三多。士皆知其說。孫公莘老嘗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

鄭顧道侍郎居上饒。享高壽。煇不及識也。嘗見其除夕小詩親筆。可是今年老也無。兒孫次第飲屠蘇。一門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遠閱蘇醉少於飽飲止飽日年益酒之齡既若今春次之新往往取其少長均平之歲）

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歷數紙。蓋坡爲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於歷。當晚勾消。唯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乃秦少章所投坡詩。蓋狀其實。

煇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俯育。粗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煇得此說三十年。竟無尺寸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甚淺薄。不亦宜乎。

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幷以其壻王溈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幷溈之所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舒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熙寧爲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荊公私書。嚮号成俗。亦何足多怪。

元祐間。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李文純知開封府。屛宇遺火。降左中散大夫。近歲臨安府治偶失所戒。守臣自劾貶秩。免所居官。其亦用此故事耶。

政和二年。待制李譓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爲玩物耳。譓從臣。何敢附會如此。命以盆水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譓以罔上。安置焉。又己亥冬。祀南郊方登壇。樂作。使人推數小車。載火出於遠林。左右爭獻言爲異。指點閧然。大司樂田爲押登壇。歌。壇上大呼曰。田爲先見。而上亦不責也。時所謂祥瑞。亦有類此者。而蔡絛尙有山芝瑪瑙水晶地布醴泉芝

草。令大其父相業，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書。

蔡忠懷持正初任邠州理掾，屬韓康公宣撫陝西，異其所撰樂語全用韓氏事。曁之康公弟持國尹開封，辟主左廂公事。後尹劉公庠責蔡庭參，蔡曰：此禮起於藩鎮辟除掾屬，蓋殺之下，比肩事主，雖有故事，亦不可用。劉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劉乃補外。忠懷爲小官，所守如此。今州縣吏見長官，典謁以例告，遂背禮制者多矣。（一說神宗嘉之不屈，但日強官，聞執政奏除官。上曰：只用不屑增華見開封府尹者，遂除監察御史。）

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勸獎。從之。高宗曰：天族之貴，溺於燕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敦睦之恩，從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唯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獎，以風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室取應賜出身自此始。善能居無錫惠山，與烟居爲鄰，其後三四任州縣，以選調終。

蘇丞相子容因蘇評去位時，左司諫虞策言：蘇頌能相，臣備言職，朝廷進退宰相，宜有論列，而臣竊自念頌於元豐年曾爲舉臣，在臣之心，誠恐近薄，有犯風誼，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職，無所逃誅云云。議者謂奏疏自列，略無隱情，當是時風俗忠厚蓋如此。夷堅虞志嘗謝誠甫且信任，南渡日，論趙忠簡公不遺餘力，而謝爲趙之上客，豈逃於言責，不暇顧私恩，所見與虞異矣。

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當門狀紙爲策，猶見元祐間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祗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本有脫字）。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襯，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疎。司馬溫公嘗言與貴官書簡，有累紙數過三書不謹，又云居處隨用所出紙札，未嘗他求，所書止一二幅，世多石本可見也。（歐陽公與人書簡多曾親書，亦有用夕紉知非皆書閭門刻，未曾親筆觀之語。）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忘其名。煇昔傳九僧詩：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如崇到長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以是疑爲節本。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荊公詩云爾。

數十年前，僚屬有能文者，監司郡守委作牋記，遇有所賦，必親作牋致印，教官被公牒撰應用文字，亦親署名封遞。近時此禮俱廢，但皆司作承受傳導公牒，則若常程行移，至有牒請照會、不講有違之語。上官微說益崇，學士大夫沒失自重，此其一也。紹興間，先人官鎭江時，錄參王敏功告殂，帥守李茂嘉實文率僚屬往其廨哭之，近年豈復有此氣象。

舍弟昭遠，淳熙壬寅丞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鈷刀剮其肉，最爲殘酷。小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秖直一二錢，惻然而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籠，度去漁舟差遠，以數枚實於版，舟行，旋取旋放，蓋恐僕隸輩用力抛擲，或墮沮洳中，反傷其生，半日方竟事。到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活，各辭謝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告以放，相與歎息，自爾凡遇鱗介鮮活者，常取以齎僧，俾相忘於江湖，迄今毋怠。

無錫鄉僧道昌，蚤歲周遊諸方，在廬山蟄居，因與人鬭毆，損左目。值同袍授以相術，久乃得出藍之學，旋至都下，出入貴人之門，語多奇中。族叔樞密方官正字，昌一日詣之，且夕當擢法從。時當國者深忌先傳除目，力止之，且云勿爲我累。又書越下館職無攝禁近之理。昌執徒堅，且刻只在今日，方付一笑閒。叢擢中書舍人命下。叔祖侍郎婺倅（本無淵字）秩滿造朝，未暇干堂，且歸嘉禾，忽得省命匡潮，入國門。昌曰：通判必任言責。亦殊延其妄，次日入對，方知爲副端。湯致遠處對坐，還寓舍，昌先在焉，押簡語曰：倘或不然，則相者不可用也。語未既，報除察官。先人能饒藉，有以數局進者，議已定，拘親嫌，故乞江東幹官。往叩昌，昌曰：必無成。後三四年方得之。劄子上，而所主執政報罷，後三年乃得江東漕幹。有孫巡者，赴部乞廳勘，已放散矣。昌曰：以目下氣色觀之，非但改官參差，且恐折本。孫大怒，欲治之。伺引見，則部吏有所邀，不從，乃擿其過房後歸宗，在法合追所授恩澤，有爲道地者，與補初等官。撫從孫道夫少從之辟，竟失志而卒。前三說皆親見之。孫又先人交承也。昌後莫知所往。

櫻桃抄乳酪，正雨膩肥梅，風吹殘，咸贈格天閣，見十眉環侍，爭鳴絃索，茶厥試瀹，更良夜沈沈細酌。閒生此日，爲誰曾向玉皇案前持鶴，從他祇壽，未比當年陰功堪託，天應不錯，教公議細評泊。自和戎以來，謀國多少，遺曾衛鑑，秦胡兒自若，唯守紹興舊約。閩士朱耆壽字國賓，爲秦伯和侍郎壽。朱久游上庠，博洽能文，一時諸公皆知之，以累舉得官，監臨安赤山酒，年八十餘而終。

監安上門光州司理參軍鄭俠上疏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十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塗，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夷狄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有司掊斂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以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君臣際會，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民庶如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事，無不毅然主張行之，陛下之心，亦願人人壽富，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饕，剝削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臺諫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於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事，凡百執事，又皆貪猥近利，使懷道抱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識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臣又見南征西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質妻鬻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頓於藍縷，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繪爲一圖，百不一及，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謹隨狀呈奏，如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檄至，不敢遏。秉燭啓封，見圖，旋識民衆囂然，莫測徹知爲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指凡人論天下

科害。所貴御悟主意能行之。若語言太訐。使人主有不能堪。而自取譴斥。亦何補於事。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先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以是知諫有取於風也。俠字介夫。福州人。嘗既上成謂中有主之者。故興詔獄。俠乃徙英州。辭連馮京、王克臣、丁諷等。亦及資王安國除毀。放歸田里。皆由呂惠卿與安國兄有隙。故入其罪。然俠事十年手詔。英州編管人鄭俠元犯無上不道。情至悖逆。貸與之生。已爲大恩。可永不量移。時以有司用赦應量移鄂州故也。於是刑房官吏皆被責罰。

又一說。上覽俠書。遂詔學士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永、體量免行錢。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而青苗免役亦權罷催。凡一十八事。繼下詔曰。朕於致治。政失厥中。自冬迄春。旱暵爲沴。四海之內。被災者廣。意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訟獄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中外臣僚。直言闕政。詔文維所草也。初司馬光自判西京留臺以歸。絕口不論時事。至是讀詔泣下。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云。

清波雜志卷第十二

先人罷信幕。嘗寓法曹廨房。寢閤忽地陷尺許。微露棺和。亟遷避他宇。叩於州之耆舊。皆言下乃古冢。素多影響。向有法曹黃姓者。具牲酒自占數語祭之。方圖擇高爽地以改卜。是夕夢一偉丈夫來致謝。且云。陵谷變遷何常。業久處此。幸相安存。煇因思自謝靈運祭冥漠君之後。多做其體。曾文昭子開亦有瘞瓦棺文。上饒寓公尹少稷諫議常稱高妙。可配東坡徐州祭枯骨之作。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浚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餘。闊不踰尺。厚不及寸。瓦有從文。初若縈緻。觀之皆墳。留守曾肇既往視之。命遷瘞於湖之東南若千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商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商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棺其葬殤者歟。乃弔之曰。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壽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於何鄉。幾晦朔。瘞於此地。幾春秋耶。壽夭歸於共盡。老耼、彭祖與子其均耶。瓦爲藏而水爲宅。豈不復子之真耶。故卜高原。既深且固。於子爲戚。抑爲欣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倘有知也。其肯舍故而從新耶。亦載在曲阜集。

淳化五年。翰林學士張洎獻重修太祖紀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事。即以朱別之。神宗正史。類因舊經而非實錄。厥後删改。亦有朱墨本傳於世。其用淳化故事歟。

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今人爲之。得不貽寄戶免

科調之譏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

貼職初止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祕閣三等耳。政和間。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趨功趨事者衆。官職寡少。不足褒延多士。乃增設集英右文祕閣修撰三等。龍圖至祕閣凡六等。仍入雜壓。舊直祕閣例通稱龍圖。蓋直閣之名。僭稱有二。集英即集賢也。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趙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

頃年朝廷遣使投龍於茅山燕洞。石門自開。廣二尺餘。得古銅鐘百餘。及金銀環各一。按茅山記。梁普通中。晉陵女子錢妙眞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言。積四十年。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煇姨則嘗作性。棄從事郎爲黃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真見素。時山中有高道劉養素。喜其朴茂。嘗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嘗導煇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諳素不倫謝之。仍說近入至處。見仙人對弈。以新醞相招。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宮相尋。不覺身從後戶出。知宮、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即其師號戲易曰尋魂見鬼。親舊傳以爲笑。是乃五十年前事。一時人凋零殆盡。獨煇知之。併識於此。

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冶是賴。雖乾溢係夫旱澇。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古傳一人至水濱。遺匙鑰。翌旦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斷續。浸銅頗費日力。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浸銅。工省利多。膽土煎銅。工費利薄。水有盡。土無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其亦衆收其利。

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索引士類。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皐相持。彼嘗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間人也。自古方士怪誕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篤。惑之深耶。後又有婦人虞。號仙姑。年八十餘。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詔虞詣蔡京。京飯之。虞見一大貓。拊其背謂京曰。識此否。乃章惇也。京即訴其怪而無理。翌日京對上曰。已見虞姑耶。貓兒事極可駭。熙寧實錄亦載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明覺大師。惠普有妖術。朝士多問以禍福。富鄭公亦惑其說。（案元本惇作孚）

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蕞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池。積涔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淆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畚貯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逆節序。仍裹飯設奠於池邊。實爲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燼（燼本）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做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間。臣僚亦嘗建議。檄寄僧寺。歲久無主者。官爲掩瘞。行之不力。今概寄僧寺者因自若也。

至道元年。西南牂牁諸蠻貢方物。牂牁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貢。至是始通。上問其使龍光進地里風俗。譯代對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人多食秔稻。持木弩於林木間射麞鹿。每三二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死。以其家財爲贖。王居有城郭。官府無壁壘。止短垣而已。因道令作本國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以足頓地爲節。上笑。令罷。牂牁使十數輩。從者百餘人。皆蓬髮。藍面。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加於首爲上飾。他悉類此。煇頃從使節出塞。抵燕。與渤海使先後入見。當少頃於次際。見其遐荒服飾詭異。殆不可名狀。皆忍笑不禁。雖北人在旁。亦失聲而笑。是誠可笑也。

元豐六年冬祀。中書舍人朱服導駕。既進輦。忘設屏攝。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攝至。乃登輦。以故官吏無被罪者。又一日。羣臣方奏事垂拱殿。見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巾。上偃拂之（風本拂作拭之）至地。視之乃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上顧曰。此飛蟲也。置諸治。及執侍者。聖德寬大如此。

江上取魚用攔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茲謂神奇化臭腐。又見故老言。承平時。淮甸蝦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又淡久似香。以虎子盛一夕。芬馥仍佳。茲謂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答曰。藥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荊公墓在建康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貴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孫曾上荊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荊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致奠者。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亦有上荊公墓詩。見曲阜集。

金改晉趙州爲沃州。蓋取以水沃火之義。識者謂沃字從天水。則晉國姓中興之讖。益章云。建炎初。從臣連南夫奏劄言。女真號國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見火即銷。終不能爲國家患。（向者貫河猾決讖蓋作真都入歓擁）（北人作讖語云天水歸作後見太平於此益可見遺民思故之心）

政和三年。溫陵呂榮義著南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書皆太學辟雍事也。內一條。侯彭老、長沙人。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貫。繳小詞別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遍東西府。時人莫訝出都忙。有家歸我歸鄉去。三詔出山。一百俸主。古人料得皆虛語。太平朝野總多歡。江湖幸有寬閒處。雖曰小挫。而志氣安閒如此。煇頃得於故老。此詞既傳。各齋俱厭其行。亦傳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厥間獲譴者不一。乃格後蘇鄉貢登甲科。紹興十三年。再興太學。榮義尚在。累舉得光州助教。乃據舊記。益未備。爲八十一條。更名上庠錄投進。而唱和詩彭妻椅妾。蓋以彭爲妻。故以椅爲妾。四篇疑後來附入者。上庠錄嘗奏御。迴不聽讀。迨今五十餘年。庠均之士。未聞是編。紀事實以廣見聞嘉話者。似爲闕典。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年。潯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之內

相五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染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牋奏。成汭鎮荊南。辟爲推官。汭嘗殺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貴。令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略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睢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出。尤爲切當云。

毘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缺。旁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環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頃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隨大小皆立嘉名。如泛星槎、凌風舸、雪蓬、煙艇。扁額不一。夷猶閒曠。可想一時風致。今貴游家有湖船。不患製名不佳新奇。然紅塵膠擾。一歲間能得幾回領略煙波。但閒泊浦嶼。實長年三老閑齋戶以適興耳。園亭亦然。

鄰郡歲時以酒相餽問。有所不免。孫公之翰典州日。獨命別儲以備官用。一不歸於己。紹興間。周彥約侍郎爲江東漕。諸司所餉不欲卻。乃留公庫。追移官。悉分遺官屬。仍以緡錢買書。以惠學者。（有孫公之錢朝廷即立法近制亦遽申餽禁以五違者私於已不能革也）

李公受虛已爲天聖從官。嘗爲詩。與同年曾致堯倡酬。曾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嘶。李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煇在建康識北客杜師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韻。其貴人數目中八字最纖。覓句下字。嘗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於陳云。

神宗朝創置賣藥所。初止一所。崇寧二年。增爲五局。又增和劑二局。第以都城東西南北壁賣藥所爲名。議者謂失元創藥局惠民之意。歲得息錢四十萬。以助戶部經費。今行在所置局。歲課雖視昔有損。意豈在夫歲贏。其於拯民瘼、施實惠。亦云博矣。

紹興四年。復置茶馬司。買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帶馬。每一千匹與轉一官。仍有主管茶馬司提舉茶馬都大提舉茶馬三等。今併廢。止留其一。高宗留意馬政。因韓世忠獻一駿馬。詔朕無用此。卿可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上曰。不然。金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少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和議豈足深恃乎。後又詔吳璘軍以川陝茶博馬。價珠及紅髮之類。艱難之際。戰馬爲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紅髮毛段之物。悉猶朕心。議者謂一西馬至江浙。數千里遠。在途除倒斃外。及至飼養調習久之。可充披帶用者能有幾。不知費縣官幾許財用。若夫官吏論賞增秩。抑末耳。

煇頃於祖禓一士大夫處見紙上橫卷山陰圖。乃葉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許。已再三臨寫。神韻尚爾不凡。況龍眠真筆耶。前有序贊各八句。詞翰皆出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見其全。此贊尚簡散逸。刻畫妙之雅玩乎。當時皆錄其文。恐好奇之士雖不見畫而欲想像高勝。今乃著於是。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擬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麻膚秀澤。著屐返首。與道林語。道林頹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閒。筆墨

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樊隆。少規模伯時。爲余臨寫。眞僞殆不辨。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兩伯時也。此序也。贊曰。揚眉軒然。意馳萬里。亦將退往。而竟斯止。日逝遊者。以是爲遊。疾走息陰。彼將安休。其二。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借一姥。笑戴山扇。袖手縱觀。我行故遲。豈以憔悴。樂此遠邇。其三。韞玉於山。燒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卑顯何爲。東山之眇。如何灌溉。乃折此屐。其四。一世所瞻。顛倒衣裳。是身何依。獨委文郎。從容三人。亦臨其後。人所無旨。聊一舉手。後又見一本。摹益失眞。節爲四贊。而亡其序。

右清波雜志十二卷。得於東海徐氏。以校稗海三卷本。相去蓋霄壤矣。惜鈔傳不廣。徒使稗本相沿。漸失其眞。爲可歎息耳。

康熙丙申臘月廿日。曹炎識。

右本出吳江曹彬侯。予借鈔於嚴州太守萊陽趙公（起杲）。未幾再得明姚舜咨寫本。讎比一過。更就姚本補錄別志三卷。張貴謨序一篇。益稱完善。開窗展卷。心目朗然。蓋無以喩其樂也。

乾隆甲申八月十七日。歙人鮑廷博識。

乾隆乙巳六月廿三日。商氏稗海本校一過。其閒亦有是正處。不敢沒其善也。知不足齋書。

煇昔作清波志十有二卷。復省記平昔見聞。尙多遺佚。雞肋棄之似可惜。乃眞爲別志三卷。若夫蒐斂之寬。則有前序在。紹熙甲寅九日。淮海周煇。

清波別志卷上

炎正中興七十年。繇紹興至紹熙四紀間。內禪者三。皆出於勤勤。授受雍容。有光付託。中閒奉冊寶。加上
尊號。及慶七十八十五屆稱慈極東朝壽。恩覃宇內。不一而足。五冊后。再建儲。儀物炳煥。高視前古。自
宣仁以祖后保佑神孫。功參十亂。踰一百有八年。慈福復以曾祖后成禹傳於子之志。立四世孫。聖明
纂緒。宗社又安。怡愉重闈。共享天下養。且千萬祀。浚厚福於黎元。減簡策之未聞。爲國家之大慶。盛哉
皇哉。皇哉。唐哉。前後典禮之盛。輝在都下。皆親見之。若夫歌頌推獎。道配雅頌。當屬老於文學者。獨是
涵濡德澤。廁五朝之華民。蹈詠和平。際千載之嘉會。每竊自慶焉。

壽皇一日言苑中臺殿。皆太上時爲之。未嘗有所增益。常用竹篷以護風雨。唯太上到宮即撤之。太上俳
佪周覽。每興依然之歎。顧謂其不雅飾。又指殿東橋曰。去此橋數步。亦愉過去。遇花開。閒或飲酒。令人
折數枝來看耳。又云。近日無事時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顏悅好。朕退輒喜不自勝。是皆率執因
奏事暇。親聆聖語如是。夫誠孝盡事親之道。非儉崇保邦之德。皆見於躬行。始終如一。歷古帝王。皆莫
能及。

淳熙崇禮總章。前期霖雨浹旬。泊齋宿太室。殊未有晴意。乃詔翌旦止用逍遙車入內。儀仗排立如故。宰
臣密令少留。黃昏後。俄重陰席卷。中夜行禮。月色如晝。復詔入內仍乘玉輅。迄成禮事。天地清霽。都人

歎呼。禮成。在庭臣例進詩賀。是時爲詠類用敬天事。蓋著上心敬畏天意嚮答之實。抑因前此上詔無
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取尙書中所載天事。編爲兩圖。仍疏經傳講於其下。朝夕觀覽以自儆。
故茲羣臣引用於慶成詩。尤爲切當云。

神宗與韓維論治道。維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頃兵部侍郎黃鈞論知人
善任使。當察其才而取之。量才而用之。壽皇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不私。大
哉王言。蓋正素定。於取人用才之道。無餘蘊矣。故當從臣獻替之次。玉音復舉似焉。要知天下皆當處
以無心。豈專爲功名設。

徽宗嘗對輔臣。語及元祐紹聖事。皆欲以大公至正之道。扶偏救弊。至於兩黨之人。但當區別邪正。勿以
彼時此時爲間。乃改元曰建中靖國。未幾改崇寧。時事復變。淳熙間。壽皇論古之朋黨曰。朕思之。朋黨
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唯理之所在而已。是爲至當不易之論。向來宰執去國。凡所引用人
才。悉隨罷免。令用舍進退一本之是非之公。詒謀垂裕。聖模宏遠。朋邪雖未盡去。亦焉能害我治哉。

建隆肇造。區夏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使諸道
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輕重之患。所以能削平僭僞。馴至丕平。後世養兵日多。所費
日廣。邦儲民力。欲不困得乎。不但戰勝功伐。皆莫望於前烈也。

舊無內臣爲承受。慶曆五年。詔以入內供奉官康德用爲河東經略司走馬承受公事。從判并州夏竦請
也。熙寧間。詔鑄諸路走馬承受朱記給之。拘收元給奉使印。故事。走馬承受齎銜曰某路都總管司走
馬承受。後任是職者。慮有所隸。陰於銜內除去都總管司字。崇寧初。亦詔諸路走馬承受。止令奏報公

事。不得侵預邊事軍政。以違制論。迨至政宣間。一時權倖。皆自此進。氣焰赫然。都總管反趨承之不暇。
蓋實爲承受。至當三路兵鈐庭參之禮。

政和三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言。本宮每遇正月初四日。爲創業之日。修齋設醮。乞從節名。詔以開
基爲名。前此亦詔藝祖膺運創業。應天順人。肇祚之初。實曰陳橋。其地今爲傳舍。非所以稱揚祖烈
之意。宜即其地建道觀。賜名顯烈。從京畿運判管鑑之請。仍詔李邴撰記。時大觀元年也。非納粗識
者。情若蒙不知。援此以爲言。

黎州、漢沈黎郡也。三面被邊。去大渡河三百里。河之外邛部川蠻。青羌部落。皆唐八詔族帳。涉水不用舟
楫。止束葦以濟。雙髻。冬夏披氈以蔽體。既通中國。互市犛獲。良貲繁庶。河下流依接雅州。透嘉陵江
石佛下後天產山險橫截。遂不通漢境。西南偏海錄藏藝祖既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嶲。上命取
地圖視之。親以玉斧畫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河濱舊有劃玉亭。今猶存。紹熙
辛亥。毗陵張嗣守郡。謝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劃之方。即金城可恃之險。謂此也。

八詔者。舊時永昌姚州閒有蒙舍詔、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施浪詔、邆賧詔。又有傍奚、川羅識二族。通號
八詔。其後二族爲閣羅鳳所滅。獨有六詔。南方之夷。惟南詔最大。夷語謂王爲詔。或曰。當六詔皆在。議

有事天子各賜一詔。故曰八詔。

東南士大夫尙川墨。蒲大韶、恭州樂溫人。墖文子安、梁杲、渠州人。皆世業此。梁膠法精而價高。蒲墨而損梁直太半。出蜀者利其廉。攜以來者皆蒲墨也。雖均名川墨。而工製異。此外有蒲璗。又居蒲下。其家無人。煇惡札。初無所擇。或得數片。但知光而黑爲貴。莫辨精麤。隨爲人取去。乏則復取於人。非所恤。墨磨人。何用儲蓄之多。士有此癖者。愛護甚至。梅霖月至垂於脘下。行步若環佩聲。雖曰貴陳。久寘不用。終爲棄物。今日試梁墨。因書所聞。

巴蜀風物之盛。或者言過其實。東南士大夫自彼歸。皆有士賤人稀之語。頃有叩蜀事於張子公文定公者。亦以此答。然海棠富豔。江浙則無之。成都燕王宮碧雞坊尤名奇特。客云。碧雞王氏亭館。先中植一株。繼益於四隅。歲久繁盛。袤延至三兩間屋。下瞰觀者錦繡。爲一城春遊之冠。石湖范致能詞。碧雞坊裏花如屋。只爲海棠也合來西蜀。謂是也。煇早有劍南之興。迨今遲暮。豈容遐征。第誦諸公詩。恍若神遊浣花。不知身猶遠於萬里也。

天聖元年。虞部員外郎。祕閣校理韓義落職。爲同封員外郎。同判興州。以賦山水石詩獨譏故也。蓋先詔中書第其優劣。乃出之。當國家太平全盛際。留意篇章。唐亦尙騷雅。知春城飛花、寒日得衣等句。悉被褒賞。語不工者。但有惡詩何用進之譴。未聞顯寘黜典如斯。爾後學士大夫類以詩鳴。格律日益新奇。遂收激勵之效。乾道間。工部侍郎胡銓言。隆興之初。仰承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上曰。可具姓名來。後竟未知所具姓名爲誰。壽皇聖帝蓋亦知詩人之於雅頌。薦郊廟歌勸業。有補治世風化。故詔從臣羅致。欲收其效焉。

景祐間。貶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知饒州。敕榜朝堂。繼貶館閣校勘尹洙爲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先是洙上言朝堂敕榜內有范仲淹自結朋黨。妄有薦引。臣嘗以其人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當從坐。雖然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靦顏面。況余靖自來與范仲淹義分絕疎。猶以朋黨坐臣不可以苟免。乞降黜以明典憲。故有是命。後又貶歐陽修爲峽州夷陵縣令。今搢紳因處士誕辰。即嘵辯數。詡己之進。出於親擢。凡可以驕縱者。無所不用其至。誰肯自列如尹之言乎。仁皇一朝人才之盛。如文正公、文忠公、師魯、皆第一流人。名書國史。炳若日星。初不假於辭費。

元符初。後苑修造所言。內中殿宇修造。用金箔一十六萬餘片。祐陵曰。用金箔以飾。土木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其諭支金箔內臣。令內侍省按治。又一日。與輔臣言及放生。云天地大德曰生。捨蒐故事有釣魚荷苞者。比令罷之。且云。平生未嘗蛤蟻之屬。且因書印板放生文。近士大夫漸知以殺生爲戒。當嗣服之初。崇儉好生。見於日用者如此。嗣後有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意。及命巨璫五輩。分地展治宮禁。土木華侈。擬我金寶。何可數計。其暴殄天物。亦豈蛤蟻之比。祐陵天縱游藝。素精測驗。嘗言乙巳占在側。日占天象以自儆戒。晚年謂近習曰。我運行極不佳。且覩時事之變。竟不克自反。蓋佞臣蔽蒙之

罪。可勝誅哉。

待制敷文閣陳公公輔。國佐。靖康、建炎、兩爲諫官。嘗記高捄之言曰。捄嘗事蔡京。靖康間。副浙東總管。一日來謁。言貫事甚詳。初。童貫欲謀取燕山。度大臣無可議。唯蔡京於朝廷事不問可否。毅然敢爲。是時京方閒居錢唐。上皇怒貫未有所處。令鄭久中使大遼。貫副之。因奏金人知臣出入禁闥。親近天子。必求珍異物。上皇於宮中親擇數件與之。貫以獻金主。果大喜。因置酒密室。獨召貫與二夫人同席會飲。貫因記當時語言。撰密室錄歸奏。其間具載金主盛道蔡京德望。謂南朝不用京。不能致太平。上皇見之默然。明日。久中對。問曰。卿知密室錄否。久中奏臣不曾與宴。實不知。上皇曰。金主稱蔡京不容口。久中惟唯而已。不數日。詔京復相。既視事。貫以所謀白京。京見天下已安。邊境無備。不敢許。先是。貫在北境。約趙良嗣歸國。以副使印給焉。令邊臣不得阻障。良嗣既至。貫引居清職。聽其謀畫。一面遣使約大金。洎金人使來。詔貫延使者及良嗣會京私第。盡卻左右人從。惟令捄守門。捄但遙聞金國使者嘗杖鼓須是兩頭打。既而使者去。京猶豫未決。貫恨京。毀於上前。上皇恐。遣捄往見曰。太師與相公相知至深。近聞奇窒上前不相主張。凡事若有未副意。但請見諭。不必致疑。貫起立謂捄曰。適貫小內臣蒙太史提挈。今官職至此。豈敢相忘。煩復知太師。不可信人言語。遂成嫌隙也。捄退。貫復呼之曰。更煩覆聞太師。在杭州靜坐。今日至此。誰之力。貫所以報太師亦盡矣。捄歸覆。貫怒。京雖知貫已發怒。然此事實未敢從。但憂懼而已。一日。兩府俱朝。京不入。上皇忽曰。有一事欲相商。北方果知何。鄭久中對以時未可爲。又顧余深。深對。臣與蔡京所見一同。亦曾奏知。恐此事不可輕動。遂側白時中。時中逡巡未

對。而王黼輒先奏曰。中國故地。久陷戎羌。今日天相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時。恐有後悔。因竣奏數十言。歷歷可聽。上皇笑曰。衆人皆謂不可。卿獨可之。難以施行。結後他日。然意已屬黼矣。更數日。禁中曲宴宰執。酒酣。有旨令泛舟。上皇遽以片紙遣貫諭京等議此事。若可。即書名。京等皆錯愕。令貫其奏容子細面陳。雖使書名。王安中曰。某生長北方。聞燕人思歸之情切矣。今若舉事。指揮可定。某亦願書名。其餘皆默然。黼弁相。仍賜玉帶。於是蔡京獨與貫、黼、安中等議。決意行之。且當日之事。貫實造謀。非黼與安中。亦無緣使爲。蓋貫倡之。黼成之。安中贊助之。所以致中國之禍也。天報甚明。故貫、黼首伏誅戮。然安中尙全腰領。議者惜焉。余觀安忠居燕山餘二年。父事郭藥師。脫身得歸。備知反狀已形。曾無一語。猶推獎藥師功勞。燕民安靖。欺誑上皇。希求再用。罪惡之大。無與爲比。其所以未誅。蓋亦有待焉耳。嗚呼。京與久中等六七大臣。皆深知不可。苟能併力死爭。事猶可救。區區固惜榮寵。坐視成敗。豈不負國家哉。以上皆陳諫。煇家所得靖康建炎紀事之書差多。獨未得此說。一時傳聞。未免延信。皆黼。鄭久中、出使。私室特體。久中不預。燕昵之際。貫得肆以我機事告之。雖貫素蓄異志而無忌憚。豈有細然歸奏。朝廷不以爲疑。且行其言者乎。陳書於末云。捄之言自謂不妄。予考其始終大槩。似或可信云。捄爲是說。意似右京。然政和間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良嗣乃上北夷錄、平燕書。誰主之。黼晚乃推行京意。則誤國如此。時有諺語。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可見人心也。

煇頃從友人葛慶長於都城，過賽史葉德明，葉求葛詩，葛因言東坡嘗贈傳神妙善大師詩，先言平生慣寫龍鳳質，次有邇來傳寫亦到我之句，林子中見之，謂失臣體，或曰，使李定、舒亶輩知之，得毋又生一重公案，而子中章責坡詞，訴之不遺餘力，顧獨略此，何邪。

燕山之役方興，湖南提舉常平柴欽言，燕山故地，得之甚易，守之甚難，臣欲以偏將守吾故疆，深溝高壘，示之威信，以輕兵屯新邊，則金人不敢窺伺，今將金穀悉歛金空城中，萬一禍起不虞，陷於危地，北顧之憂，可勝道哉，上嘉其說，詔除司封員外郎，同時有趙隆者，秦州人，屢立邊功，特召赴闕，入對，上慰勞曰，鐵山之戰，卿力也，貫且臨以燕雲事，隆力誡不可，貫曰，公領此，當有異拜，答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和好，異時釁生，雖萬死安足以謝天下，貫知不可強，乃已，未幾其言俱驗，孰謂將帥覬貪功冒官爵、不計安危、恃武威而起邊釁之禍乎，隆官終步軍總管，既死，上命近臣製神道碑，御書額曰旌忠，以柴趙二人所陳觀之，知當時文武初不乏才，雖各獎其忠，而置其言於不用，亦奚以益哉。

初，天下職田，無月日之限，止官多以先後爲爭，水田限四月三十日，陸田以三月十日，因著爲令，從翰林學士權開封府胥偃之請也，後更以月計，圭田，養廉也，凡在職皆當以廉責之，然有以養無以養，所至有無厚薄之不同，不若通一路一州，官以均給，蓋嘗有譏建議者，攢著眉頭憂水旱，一心只在職田中，豈亦以不均，故形諸詠以寓譏誚乎。

世說州郡交符，燕集次伶官呈口號，有炎星去後福星來之句，新政密問何人作，答曰，乃本州自來體例。士大夫致仕之初，通親舊書有積弊後良農料理之語，亦爲定本。

致仕起復，免追所得恩典，乃韓公粹彥侍郎建議，（忠獻次子，儀公弟也。）然李唐致仕官朝朔望，立本班上，亦以重高蹈也，選人致仕，請授通直郎，使榮其親，元符間，待制寶文閣翁執中建明，翁字亦聖，嵩鄞人。

皇祐間，詔學士院自今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丹，初契丹賀乾元節書至，乃去其國號，止稱南朝北朝，下兩制臺諫議，以謂自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輕許之，其後書至，乃稱契丹如故，韓公綜爲館伴契丹使，北人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韓詰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其議遂寢，韓字師文，忠獻公之子，嘗知制誥云。

唐戶部有關符，開元四年，敕諸郡取緊厚紙，背皆書某州某年及紙次第，長官管幹同署印記，故送朝集使上戶部，本部官掌納，依次第用之，其貴重如此，一云，在唐凡造此紙，戶與免本身力役，故以爲名，今出於永嘉，士大夫喜其有發越翰墨之功，爭捐善價取之，一幅紙能爲古今好尚，殆與江南澄心堂紙等。

蘇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兩助官緡，於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後兩浙漕臣申請，乞自今管幹病坊僧，三年滿所醫之數，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從之，仍改爲安濟坊，煇四十年前見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師實隸安濟坊，坊元在衆安橋，遷於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無提督，縱多生全，亦無以激勸，財賦之地，理宜優異，若舉行舊制，推廣仁政，以幸疾苦之民，州縣長

吏其毋忽。

奏邸祠神之獄，世但知蘇子美爲杜祁公婿，欲併以傾之，時同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亦遭除勒，朝士自翰林學士王洙以降，連坐逐去者凡十人，衆皆惜之，然其間有服慘未除，而與此妓樂會者，亦豈俱出於文致耶。

言事者舊有三殺之語，街裏喝殺，朝裏嚇殺，家裏餓殺，餓殺、謂俸薄也，近又添二殺，論事不報悶殺，臨了沒結殺。

給事中寇瑊，臨汝人，仕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得封邑回授，朝廷得回封祖母，自瑊始。又若令、不封贈父母，不許先封妻室，立法防閑至矣盡矣。

愛人愛及屋上烏，惜人惜及儲胥，揚雄長楊賦注，木雍槍纍，以爲儲胥，又曰，木雍柵其外，又以竹爲外儲也，又曰，儲、峙也，胥、須也，又曰，儲胥，藩落之類也。

病必問藥，藥豈皆病，煇苦下血十五年，蓋因思慮損心，飲酒過量，百藥俱嘗，或暫止復作，或屢投不驗，近有俾服平胃散，云得於紹興國醫王繼先，主厚朴，厚腸也，以十五年之病，欲愈於此淺近之劑，固可笑，然日進一盃，固無反誤，雖未保斷除根本，似有近效，廣求博訪，徒費前勞，道在邇而求諸遠，其斯之謂乎。

舊制，臣下職事小遺闕，止從罰金，雖大臣亦不免，習熟聞見，皆不以爲恥，然大臣不可罰，罰則不可留，章惇坐不進呈蔡確母明氏狀放罪，惇無一言，即日門謝，中外笑之，蓋自來宰相未嘗放罪，崇寧初，黃履爲中丞，奏疏云，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羣臣且然，況大臣乎，故罪在可惡，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以罰金而示辱哉，時爲至論，近世若經彈劾，具案上刑寺約法，隨輕重罰金，特爲小臣常典設，熙寧初，知諫院孫覺因言事貶秩，堅乞外補，且有去歲有罰金御史，今有貶秩諫官之語，蓋諫倘備，斟其政之臣，豈可循常典而黜罷。

許仲啓既爲序別志，且云，有所聞二事，宜附志中，酈道元水經注，錢唐湖本名神聖湖，自炎祚中興，高宗駐蹕於此，及紀殿號，遂帶此二字，又紹興府攢宮之旁，有上皇山，初，宣和內禪，稱太上皇，後竟弓劍於其所，數十年間，連三世勸勤，傳歸於子，其皆先兆耶，又言瘞鶴銘謂上皇山樵者，豈此稽山抑名偶同而非耶，煇亦竊聞建炎巡幸至東南，御詩有登望稽山、懷哉夏禹勤之句，賜守臣康允之，追淳熙右丞相周必大作思陵挽詩曰，向來懷夏禹，今祔越山青。

五代劉岳書儀，以不宜不備分輕重，今之尺牘尤謹於此，文選楊修答臨淄王書，末云，反答造次，不能宜備，乃併言之，蓋著裁劄，不克周悉，宜二字其果有輕重耶，三四十年前占辭修敬，以頓首再拜爲重，今非止敘，則有倨慢之嫌，要知拜重於敘，又門狀曰，謹祗候，謹即祗也，是皆時所尚，不容理曉。

東坡守杭，所屬管中漏稅，乃遠方舉士，以裹欖貨封揭，僞作某上杭州知府蘇內翰，士辭窮吐實，且曰，今負天下重名，孰謂先生，沿途既賴以免，自此入京，盡通行無礙，不虞敗獲也，坡乃呼筆吏，俾易揭

而用已銜。至京師竹竿巷蘇學士。且醫之。乃舍弟子由也。此真無疑矣。仍犒其行。士喜過望。倘遇俗吏苛刻。必斷治。僞冒。沒入其物。還有此氣象乎。

紹興末。某以前二府帥於越。寓客甲以左奉議郎幹官秩滿。須新任之次。聞賦哀扇工歌曰。某州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官困追捕。史君歸府未決句。欲戴綸巾揮白羽。新樣巧製旋翦裁。百中無一中程度。犀革鐵柄出幽魚。瞬煤黨紙生煙霧。戴山老姥羞輸墨。漢宮佳人掩執柔。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擊不知數。供輸不辦笙篋頻。一朝赴水將誰訴。史苦崇重了不斷。嗚呼何以慰黎庶。聞道國家賞柔翁。又說江頭打魚戶。號令函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遽。歸來痛哭辭妻兒。甯肯投繯挂枯樹。一變婉婉良家子。吏兵奪取名爲顧。弟兄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與其輕。死者已矣可柰何。冤魂成羣想號呼。殺人縱欲勢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邦人蓄憤不敢言。君其拊馬章臺路。詩旣出。時方更化。深懲告訏之弊。且甲素被某知遇。一旦有隙。輿訟致是。某固未有以發也。厥有新甲。前任貪墨事。乃貲獄。獄具。坐法除籍。一斥不復。而卒論者謂此歌詩實用白氏秦中吟之譏。工則工矣。恃才自貽廢放。於保身何取焉。

煇北征。回程於蘄域道間。忽傳前車少駐。乃羣入道旁茇舍。各噉豌豆大麥粥一盂。方過午。行役疲乏。食之美踰大烹。（往返止此一次還圃下車也）馮異以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爲漢世祖弗忘在莒之戒。以是知河朔素有此味。以餉客。紹聖初。蘇文忠公自定武赴嶺表。過渦陰市。亦得豌豆大麥粥。有逆旅咍壽粥、行庖得時珍、青班累七筯、肥聳傳牙齦、玉食謝故吏、風餐便逐臣之句。某亦適解一時飢渴。故特詩於賦詠。青班肥聳。實錄也。

米元章風度飄逸。自處晉宋人物。然所爲不羈。得顛之名。嘗以書歷訴於廟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猷。黼黻王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以是二帖。余考其人。斯之名不虛得也。

清波別志卷中

政和間。議者謂朝廷頒爲服章。所以異高卑。別上下。則服之與章。其制相須。今監司守倅。並許借服而不許佩魚。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自今借服臣僚。並隨服色佩魚。仍許入銜。議者乃工部尚書王韶也。今借服者悉許佩魚。但以借紫借緋入銜。當是銜要示許佩魚之製。煇頃在番江。因得架閣庫故紙。見有以借緋魚袋入銜者。乃政和間案沓也。

西漢地理志。謂古瓜州地生美瓜。即春秋左氏傳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其地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首尾不見。數年前煇族人自海外歸。言吉陽亦產甘瓜。如斗瓶大。十月方熟。北客終以非時物。不敢嘗。廣南有七十二子。皆果實也。蜜漬致遠。人多不識嘗。有類爲七十二子者行於世。然其間有蘊蛇虺毒。不可食。得之豈可不審。

熙寧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某、王某、許某。今之所謂詞臣也。然某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某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某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嗚鳴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雖贊其前說。詞臣代王言。體要爲先。庶播告天下。爲國光華。若措辭荒拙。但當以不稱上旨罪之。不可明著荒拙之語。況外制試而後用。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若始掄不精。則絲綸之出。亦毋怪乎爲時之詆訶也。

洪忠宣光弼北歸。殁於中途。輿櫬度嶺至南安。張子韶無垢往致奠。時尙未聞秦丞相死。祭文第云。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格固新奇。情亦傷悼。或謂無垢亦習古辭。凡賓易數四。終以精切。亦恐反爲洪氏累。而不敢出顯類。爲遂密耳。若前知秦死。其發雄言力詆乎。李觀夢荷、袁州人。與兄覲、早皆受知於山谷先生。嘗宰清江。時歐陽文忠公遞其喪歸。太守請作祭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尙饗。守以簡率爲誚。觀曰。毋深誚。既而文忠聚飾稱之。乃極力延譽。無語之文。其此體非耶。

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之。名暖屋。乃古考室之義。或謂暖屋爲俗語。嘗觀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則知暖房之語亦有自來。

元微之有古行宮一絕句。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洪景盧謂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煇幼年亦得一詩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死。樵夫時倒一株松。乃張籥所作也。思致不減前作。

司馬和中池。仁廟朝待制天章閣。知杭州。爲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捃摭。降知虢州。會吏有盜官銀器。獄具。爲鈞輩私厨出。所費過半。又越倅某截私物犯稅。實從革之姻。各遣人請曰。幸憐救之。人謂司馬獨能忍耶。而卒不較。宜乎有子之爲溫公也。

煇在上饒。於鄉士余公予座上。因論詩。余云。近有強彥文。格律甚高。得唐人風致。乃舉其金陵道中空有青山自龍虎。可能荒塚更衣冠。及遠山初見疑無路。曲徑徐行漸有村。船中燈火十年話。枕上江湖萬里心。客舍三杯酒。漁舟半夜燈等句。復舉數聯。今不悉記。強嘗丞溧陽。名與鄉曲俱失之。

仁廟朝河陽縣民張旨一百五歲。定州新樂縣民楊則一百三歲。棣州商河縣民蔣宜一百二歲。石州平夷縣民高榮一百三歲。密州諸城縣民巨氏一百五歲。登州黃縣民姜文貴一百一歲。潤州金壇縣民杖皓一百二歲。台州黃巖縣民葉成一百三歲。洪州南昌縣民裴翼（一作文）一百歲。宜州寧國縣民洪嵩二百一歲。撫州臨川縣民何晟一百七歲。台州日照縣民李知全一百二歲。守臣各以名聞。詔敕以爲本州助教。當是時必無增年詭籍僥冒寵榮者。比歲覃慶典。恩加海內。尤爲意於高年。□風俗之粹美。固多耆艾。不減慶曆全盛日。然年踰百者亦罕聞。豈深山窮谷之叟。伏老晦跡。不能自列。且恐官府文移審覈。反致騷動。不若安靜爲可樂。若夫束帛之賜。不知用幾倍束帛方得之。損實我取虛名。亦非人情。背爲。壞上澤而不宜。州縣長吏當任是責。

大相國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間。簷廡相接。各具庖爨。每虞火災。乃分東西。各爲兩禪兩律。自入金源。未知今存幾院。煇出疆日。往返經寺門。遙望淨居峻峙。有指示曰。此舊慧林院也。匆匆擬憐經過。所可見者。棟宇宏麗耳。固不暇指顧問處所。紹興初。故老閒坐。必談京師風物。且喜歌曹元寵甚時得歸京裏去。一小闋。聽之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後。更無人說著。蓋耆舊日就淪謝。言之可勝於悒。

呂榮陽公原明嘗著歲時雜記。汴都自正旦至除夜。節序市肆所貨之物。人家所尙之事。登載無遺。後又

得後儀。孟元老夢華錄。其敘郊祀朝會上元教池爲詳。可互稽考未備。但夢華語固曉俗。無文采。不能起其事。觀二書可想承平風俗之繁富。煇幼小時見人說京師人家日供常膳。未識下筯食味。非取於市不屬饜。自過江來。或有思京饌者。命倣傚製造。終不如意。今臨安所貨節物。皆用東都遺風。名色自若。而日趨苟簡。因易售故也。

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製也。館餅蒸餅之屬。食必去皮。皆爲北地風埃設。凡貴遊出。令一二十人持鍍金水罐子前導。旋灑路過。都人名曰水路。江南街衢皆砌以磚。初無塵勃。非北地比。

上池初曰教池。以泰陵服藥久未康復。俗謂罷痾。乃改焉。歲自元宵後。都人即辦上池。邀遊之盛。唯恐負於春色。當二月末。宜秋門下揭黃膀云。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遊行。御史臺不得彈奏。迨南渡。故老客臨安。汎西湖。悵然。都作詩云。曾見宣秋並路門。大書黃膀許遊行。漢家宜大風流在。老去西湖樂太平。煇向見人每舉此詩。因志於此。以補夢華之遺。

韓信既定趙。高祖自成皐渡河。晨自稱漢使。直入信壁。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起。乃大驚。蓋大將軍轅門宜多兵衛。豈容使命直入至臥內。左右前後無一卒誰何者。亦不豈虞匕首竊發。患生於所忽耶。周亞夫軍細柳。文帝欲勞軍。吏士被甲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上至。又不得入。乃曰。此眞將軍。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信、亞夫皆漢名將也。亞夫中堅整暇。常自備禦嚴肅。踰天子至亦執軍禮見。視信爲不侔矣。

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章聖藩邸。累備宿衛。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亦鬱鬱而終。一子不肖。遂墜家聲。生兒安用多也。

寇、丁立朝本末。世有一定之論。初丁逐寇。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迨丁投荒。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意丁復還。御史中丞陳瑛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姦。殺而無赦。故周庭負扆。難私管蔡之弟兄。漢犯不綱。遂投羿丕之竄竊。安危之際。其可忽諸。雷州司戶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繼升科第。因緣險佞。擅竊公台。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出謫。行彼公朝。先帝上仙。首將順命。堅行稱緒。盜竊公忠。乃陰資於姦謀。將玩竊於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蠱魅於宮闈。易神凝之龍閣。冀消除於王氣。賴祖宗垂祐。社稷降靈。遞纘露於凶邪。已中明於典法。譴臣獲罪。合行瀦水之誅。君集就戮。豈顧淩煙之像。國家終恢全度。特屈深仁。止行奪爵之文。才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覬覦益彰。中外於茲。漸懷猶豫。今屬禋柴之禮。特推渙汗之恩。凡爲得罪之人。悉有滌瑕之望。必慮丁謂潛輸瓌貨。私結要權。伺假息於遐荒。冀苟延於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更無牽復。伏請更不原赦。上從之。陳自臺察除中司。一時抨彈甚衆。本傳獨全載此一章。歷數其罪。略不容貸。甚疑自飾。無異唐王義方擊李義府之疏。丁後再貶朱崖。濱海猶有相公亭。

亭因得名。船舶每泊其下。從叔其又守郡日。卽廢址一新之。遂復舊觀。且爲番商游集之地云。

元豐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大小詳要。（詳一作大小要）莫不有敍。分職率屬。而萬事條理。監於二代。爲備且隆。道於末流。道與時降。因革雜駁。無取法焉。維是宇文造周。旁資碩輔。準古創制。義爲可觀。國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豈稱官政。尙愧前聞。今將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萬事。其使卿大夫莅官居職。知所責任。而不失觀祿之實。豈不善歟。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以聞。時三年八月也。前亦有晉國家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爲三。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降敕許赴院供職。方稱諫官。他悉類是。於是遂改官制。

熙寧間。廣西經略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貢銀香獅子一。馬七。印以西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明天國主爲文。敕書答之。賜賚外。并以南丹州刺史印賜之。仍詔毀其舊印。

厥初生民。自天有道。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學。乃新斯宮。瞻彼德容。孰云不宗。宣和御製文宣贊也。暨因宰臣王黼奏請而從之。紹興辛學亦製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其後又親製七十二子贊。崇儒右文。神藻高妙。遠前烈而示欽崇之旨云。

崇寧間。委成都諸何常造戲龍羅二千匹。繡旗五百面。常上疏曰。旗者將軍之飾。敢不承詔。戲龍羅惟人主得服。非可錫賚羣臣。使聖躬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六十。今乃造三千。恐費工巧。有旨減四之三。降詔獎諭。由是爲上所知。常京兆人。字子彝。官至顯謨閣待制。

降太康縣駐泊巡檢右侍禁張宇（一作字）。爲雅州盧山縣都監。坐用劄子奏事也。故事。在外惟兩府。在京兩大省方許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狀。一巡檢使臣。敢以劄子直達御前。固已可駭。在當時通進司亦何敢傳奏。今昔法制寬嚴不同如是。乃寶元慶曆間事。

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性和易。喜賓客。導引服餌。旣老顏如丹。晚卽城北治園廬。自號武陵居士。資政殿學士孫公沔爲守日。榜其所居坊曰德壽。因以名其所居之橋。今俗呼侍郎橋者是也。郞友人郞曄晦之。亦杭人。或謂杭無他郞。當與侍郞同譜系。晦之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識者許之。晦之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未報。其用心亦勤矣。以製舉得官。不若一日祿而卒可哀也已。晦之早從張子韶無垢學。已書在第九卷。

右（一作左）諫議大夫安惇上諸司敕式。神宗諭惇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設於此而使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爲令。治其已然之爲敕。修書者知此。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今之格式令敕。卽典刑也。若其書全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

國家上世陵寢皆在保州保塞縣東三十里。有天子巷。御莊亦號柳林莊。尙有宗室在焉。

熙寧間。洛州平恩縣指使王奎。乞解官持父喪。許之。仍詔兵部。自今有請如奎者。宜卽聽許。蓋深嘉之也。今小使臣固有許持服之文。然類貪祿不去。若謂食貧出不得已。然大使臣豈俱富厚者。雖平日談仁義。誦禮法。高自標置。以儒者自處。亦不能稍異流俗。或謂除見隸軍籍當企革從事。餘盡更制。俾從風化之厚。其可乎。

古唯六璽。至唐始名曰寶。增數至八。國朝所用。一曰鎭國神寶。二曰受命之寶。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信寶。五曰天子行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皇帝信寶。八曰皇帝行寶。政和七年。增定命寶。以九寶爲稱。叶乾元用九之義。仍以定命寶爲首。定命寶惟用於封禪。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天子之寶答外夷書。天子行寶用於封册。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其載國史受定命寶詔曰。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福唐。紹聖得神寶。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周圍四寸。上蟠螭龍。李斯蟲魚篆也。在廷臣各印賜一本。僕在上饒。嘗於鄭顧道侍郎家見之。曾祖侍講時亦有賜。兵火後不存。

歸州西門獨江屹灘。俗號人鮓甕。大石四五。橫截江道。夏秋舟行。多罹其害。若候水落。開鑿灘石。庶少避覆溺。拆船灣詩家嘗以爲對。

崇寧間。戶部尙書虞策言。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相當。又以祖宗時考之。皇祐中。總三千九百萬。而費三之一。治平中。四千四百餘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中。五千六十餘萬。而費盡之。今諸路一月所紙。皆汲汲旋營。願省節浮費。以寬用度云云。淳熙間。亦有言戶部經常支用。一歲所入。僅足相當。無復有餘。一値水旱及起解稽違。不過借兩庫錢以應急耳。其說甚備。崇寧之數。比得於實錄。淳熙之數。有戶部郞官楊潁當日劄子在。自崇寧至紹興至今日。司計者當亦能計會盈虛。而未見也。

慶曆中。有諫議大夫魚周詢知安陸日。閽夫見大蛇垂欄楯。卽觀之。乃周詢假寐也。同時博州軍人趙宗者。夜寐嘗有龍出入口鼻中。本路帥臣恐其惑衆。請度爲僧。令居京師。毋得出入。從之。

米元章嘗謂史載唐人帖用硬黃紙。且引韓退之用生紙錄文爲不敬。生紙當是草土所用。如米所言。乃有喪服者所用毛頭紙。旣涉不祥。其可寫錄文書。又恐別有意義。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爲期集費。進士諸科俗以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於人。過爲浮費。至是始賜之。遂以爲例。今復不足用。以造小錄爲名。各有率焉。（案此條已見雜志第二卷末此出多一句）

注輦、（三佛耳）南海勞國也。國城距海二千里。海道須便風百六十許日晝夜行。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國主名蛇美羅亞曷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春冬多聚貴人以好越布纏頭。服土產花綿白疊布。不服錦羅。利自出入乘象馬。官有月俸。其法輕罪杖。重者死。有稻、麥、粟、胡羊、山羊、沙牛、水牛、駝、馬、魚、犀、象、熊、陸、沈水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蘇合香、眞珠、玻璃、蔔萄、千年棗、蜜沙華三酒。交易用官鑄錢。三分其一銅相半而加銀一分。禁私鑄。人之語音如大食國云。國朝承平日。外國朝貢。間數年必有之。史策但書某國貢方物而已。如封域風俗。皆略焉。獨於注輦所書如此。

元豐間，高麗國王以書抵親王二府，留士物介受而不答，止以書謝，仍命著作佐郎林希具草進呈，送郎書院，以精紙寫付使人回。以其好文識禮義，故朝廷賜予恩遇，逖在諸國之右。林代答諸書，體式輕重，皆未之見，故家當有得之者，向見洪焱祖嘗並用率執通親王書啓之式。

漢志七略，凡爲書三萬三千九十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國朝慶曆間命儒臣集四庫爲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何後於總目外，日益蒐補校正，皆爲善本，厥後求書之詔屢下，天下家藏亦能悉上冊府。唐杜寶當貞觀間撰大業雜記，備著隋室凡上一帙，必加貲帛，祕書省增置百二十員，善書者凡二千人，致所得文籍，視歷代爲盛，然在當時已多散逸，況又閱數百載之後耶。

政和四年，詔增道階，自六字先生至鑒義（曾本），凡二十六等，崇奉道教，其權與於此歟。

容齋隨筆記風俗偷薄，士大夫之僞浮者，於尺牘間益出新奇，及云昔官青甫秘監與人書，不作劄子，且以字呼。一時館職欲從簡便，以變流俗，遂落落難合，雖記用劄子不呼字，嬌僞成風，方得五十年，若官稱偕曰稱謂應官，知州曰判府，知縣曰判縣，判府何爲極品典藩設，判縣何說焉，倘以判爲正，則知樞密院與同知樞密院改爲判院同判可乎。俗說有以簡劄疾云，不知台額上尊稱子稍減尊稱否，較今諂佞不誠之語，亦何以異。

三館可稱學士，崇寧以前州縣官無稱學士者，渡江後，苟有一官，皆可稱也。近世京朝官曰太中，選人曰中大，凡可獻媚取寵，雖至極品，亦不以爲過，反以學士爲輕而置之，下至縣尉曰仙尉，蓋用梅福尉南昌故事，福棄官去九江，傳以爲仙，夫豈仕宦美事，今之人顧以此分品秩崇卑，一或稱縣尉，則慨然爲侮我，是皆習俗使然。

裕陵稽古制作，詔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遺一來上，以法乎古之隨，成一代之典，乃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盤匜爵豆之類，凡五百餘器，載之於圖，古器多出於墟墓之間，無慮千數百年，其間亦有所受，後世豈能辨爲宣政間搜訪甚至，中更靖康亂離，散亡殆盡，淪落人間者，能有幾，雖向於毘陵霍忠彥家見一鼎，主人指示此商周物，考以宣和博古記，制度不差，坐有客云，若果爲三代鹵匜彝鼎，誠宜寶祕，如其禮制物，在今日亦不易得，又有僞名禮制物，街瑩好奇之士，十常七八，蓋不以其鼎爲然，因以謾云。

安化郡王仲爰嘗畜一古銅盂，或問之，王曰，淡盂也，或曰，盂出近世，古未嘗有，王曰，淳于髡得一豚蹄酒一盂，列禦寇書有日初出也如盤盂，淡田蚡學盤盂諸書，東方朔射覆置守宮盂下，君豈未思耶。一坐欵服，承平時公族讀書，多以賢稱，且好古博雅有如此者。

趙州瓜甚，自昔著名，瓜以小爲貴，味甘且脆，謨使至，用定盆貯於各位門，任取以食，嫜北征，亦得品嘗，仍攜數枚歸，家僕李太者，夙俾治圃，因得瓜法，北客賞其逼真，既老辭去，使以自給，紹興辛巳，[illegible]辛江上，經從無錫，小黃門入市，偶售以奉玉食，後屢宣索，亦嘗呼喚至北內御廚，主者道鄉邦里，初謂爲河北人，既知非河北人，乃以勞遣回，不爾其留隸役歟。

紹興間，江東闕漕屬，並除二員判官，官皆同。一有出身，俱未上，是司所文移，先繫銜長，有出身人被詰問，官吏皇恐，既照令甲，旋行改正，初不知文武官非相統攝，而官同者，其序位以職，職同以服色，服色同以資序，資序同以改官，改官同以出身。

蔡京擅國位，既與王黼終因，上亦稍厭之，黼百計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破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illegible]）肯致晁錯，更漢令，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爲公，史筆書之意，亦表其失言。（案事已見雜志二卷，此再重出。）

神宗以忠武軍節度使潁王嗣位，詔陞忠武軍爲潁昌府，時監許田鎮稅吳處厚獻頌，以紀其事，神宗褒嘉，即命擢用。首台王禹玉謂當入館，次相蔡持正沮止之，又吳素與蔡游，後從（曾本無從字。）禹玉薦爲神宗山陵司屬官，得知通利軍，通利以北使經從，例假紫章服，已而改漢陽，從蔡求仍假紫，蔡面譏曰，君若能作頌，刺史安用假爲。蔡二事，吳深銜之。逮車蓋詩之禍，當是時，諸公巫卿與夫營救之章交上，其載元祐實錄，蔡於五詩中辨白，引證鍾山公事尤苦，卒不能免，議者謂若吳果用前二事報復私隙，則得罪天下後世（一本無世字。）豈不可逃也。（二事頗先人敍，附於向公薌林。）紹聖追貶吳處厚，制曰，敕朝請郎吳處厚，向以不逞之心，懷苟得之計，指陷勞舊，貶死遐陬，把族誅僇，因厲甚大，身遂顯擢，殺有餘辜，宜削官資，易以散秩，以明告訐之戒，以示刑法之平，可追貶歙州別駕。

王荊公誌錢公輔母夫人墓，錢乞改定，公答書謂，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廨，有池臺竹林之勝，何足爲太夫人榮，是固然矣。至云，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期公之文，信自有意義，後學焉能窺測。然公所撰墓誌，猶舉其一，於虞部郎中贈衛尉少卿李公濟銘曰，孫昔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是豈皆築文有可道者，蓋公立言好己勝，或爲人所勸，則執之愈堅，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此語不獨爲新法設也。（臨川[illegible]公以公[illegible]夫人宋[illegible]諸七皆[illegible]其所謂或[illegible]入鄉[illegible]頃於故家得[illegible]部所[illegible]公集無[illegible]四字，且以宗室墓誌別爲一卷，今臨川本無之。）

王荊公退居鍾山，切切以呂吉甫爲恨，呂除母喪時，公弟和甫執政，呂意切懼之，乃過金陵，以啓與公和，其嘗曰，合乃相從，豈有殊於天因，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揆命，則曰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鄉者，明識一時之從，繆遂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巇，彎弓之泣非疏，憾是之辭亦已，而溢言皆遂，邪氣敢生，既莫知其所終，前不疑於有敵，而鬥鷇諠譁，雖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纏苦塊之憂，遂稽華顛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已隨教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疏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

儀示於至鉉。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故事。鞠躬以俟。惟命之從。公巽言謝之。其書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照其如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安石蔵衛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路。則相煦以溼。不如相忘之爲愈也。趙存在朝夕。唯良食爲時自愛。煇五十年前在建康。見荊公門人吳長言云。公得此啓。再三披閱。讀至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顧客曰。彼不著詔旨。亦何自復相聞。不爾。此亦不必遣答。又云。終是會做文字。蓋不以所甚惡而掩其所長。荊公醇德如此。

清波別志卷下

裕陵一日顧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至。言黃河水極清澈。不與中國比。前書所謂黃河之水淺可涉。蓋不誣也。然河之本源。未見出處。禹貢但言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不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出積石者。特其下流耳。王安石等曰。案西域傳。河有兩源。合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爲中國河。陛下所考禹貢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國家河防。無一歲不決溢。上軫宵旰之慮。殫邦財。竭人力。隨潰修塞。僅逾一日之安。元豐間。議者欲復禹之故道。裕陵曰。陵谷變更。雖神禹復出。亦不可拘以故道。蓋水之就下者性也。今止以州縣爲礙。變遏水勢。致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也。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爲患也。而州縣爲水之害。大哉言乎。亦非臣下所及。

班史多用古字。以西漢去古未遠也。東漢書則皆不用。顏師古注班史。遇古字則注云。某讀曰某。某古某字。蓋亦恐學者之未詳。今士人有作一二十字簡帖。必旋檢本。模倣筆畫。從俗就簡。轉易偏旁者十居七八。既非素習。何苦求強。有勸人著深衣者。答曰。某今時人。只合著今時衣服。是爲至論。

煇幼見故老言。京師街衢闊闢。東西人家有至老不相往來者。迨煇出蜀。目睹爲信。且言每値駕出。甲馬擁塞馳道。都人僅能於御蓋下望一點赭袍。在紹興間。約攔尤更嚴肅。幾不容士庶觀瞻。第歲春上

祖親御校場。則禁衛稍寬焉。不若今日近臣法駕不遠於咫尺也。前此宋莒公庠嘗啓請云。當日車駕行幸。惟前有駕頭。後有輜繖扇。其侍從及百司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撾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皆垂簾外蔽。士民皆登高下瞰。而邏司街使皆不呵止。威令弛廢。習以爲常。且黃帝以神功威德。猶假師兵爲營衛。蓋所以防微禦變也。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代荒殘之弊。事從簡略。每鳴鑾游豫。僅同藩鎮。而盡去戈戟旌旗之制。非所謂旄頭清道後行之謹也。望專委博學之士。檢尋前代儀注及鹵簿令。於三駕諸仗內。參定今來乘輿出入名件。而嚴設儀衛之禁。下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而約以小駕之制。增清道馬軍旗旄等物。別爲常行禁衛云云。時雖不果行。蓋謹著焉。以見太平全盛日。乘輿行幸儀物之盛。

承平時。歲運江淮米輸京師。才三百五十萬斛。至發運使李溥乃增至六百萬斛。遂立爲額。李實才吏。然兩以墨敗。官豈但用其才。不復責備於廉隅耶。

臨安小民數十百成羣。近因往江口接江魚。潮退。見一異物立於波中。褐色。有毛。有牙。有脚。有身。有耳。背献。似不任鞭持。約重三四十斤。各以所持挺擊之。卽死。或名爲海狗。舁入城。徧走諸處。一貴人聞之。詢其形狀。言此腽肭臍也。由道之。閩浙月不可留。羅之矣。繼驗本草圖經。形與海狗殊不類。海爲天地間第一物。其中詭怪。何所不有。但名異殿可也。煇向於鄱陽湖得一魚。亦甚大。似鱷而非鱷。鱗色亦異。當鯽鄧烹食之。肉韌而腥。中有人髮。食之者皆病數日。豈不知爲何物

宣和末。太常博士李子奇奏。國家自藝祖受命造邦。迄一區宇。定都於汴。神宗稽古有作。煥然一新。陛下紹述。有美備具。京邑之盛。莫如今日。固宜書之簡冊。如所謂長安志者。纂爲一書。號汴都志。以乘燕暇

世。其大概如是。遂詔輔臣鄭居中提領。修纂李子奇及祕書丞李鐸爲編修官。煇家有宋次道長安志。後得東京記。亦宋所著。紀事止嘉祐二年。當時不應未見此書。豈以其疎略欲增修之。先人任淮東帥幕。與鄭之姪道卿爲僚。暇日因及汴都志。道卿云。先叔堯。改命收斂時。邊報日至。未幾禍亂。亡不竟成書。

政和末。有知婺州黃持獻言。六經之治。貴未亂。兵家之勝。貴未戰。國家城壁軍旅器械守禦。獨注意於西北。而略於東南。臣以謂東南有備。則西北乃可全勝。大觀初。嘗詔東南久安。兵寡勢弱。人輕易搖。申誡守禦有司。奉行失序。旋創廢罷。且東南民物繁富。城壁可守十無二三。不務營繕而急於漕輓。軍額不足。不急於招補而急於更戍。臣謂宜乘時舒裕。講求利害。先後之序。其切中時病如此。朝廷但令監司守臣講究而已。閱不二歲。遂有方臘之變。州縣不能制。乃命童貫譚稹盡將陝西部落勁兵進討。閱歲方克。是時民安治平。不識干戈。所至守備缺然。不但東南而已。有奏南人輕佻。皆用短兵。王師當以長兵取勝。徽廟問何謂長兵短兵。對曰。兵家以刀楯爲短兵。弓矢爲長兵。以此觀之。益信時以兵革爲諱。賊雖伏誅。而四方大盜日熾。卒致禍亂云。

徽廟實錄，許鄧文簡洵武在密院，屬蔡京謀取燕雲，洵武難之，乃以曉童貫。洵武因對，遂言雍熙中嘗有此舉，是時曹彬出河北，潘美出河東，趙普在河陽，聞之上疏切諫。彬、美卒無功，因出普疏與彬、美傳進說曰：陛下常觀今日謀議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練，孰如國初。以太宗之神武，趙普之謀略，彬、美之爲將，百戰百勝，征伐四克，而獨於燕雲乃爾。況在今日，何可輕議。且百年盟誓，一朝棄之，誠恐兵革一動，中國昆蟲草木皆不得休息矣。上大悟。翌日，詔京曰：北事且已，祖宗盟誓，違之不祥。京色大變，議遂寢。後王黼又爲童貫攻昧之言，以動上心，洵武從容爲上言不可，因勸上保境息民，謹備自治，無啓邊釁。黼言當兼弱攻昧，臣獨謂不若推亡固存也，且與強女直爲鄰，孰若與弱契丹乎。議復中止。洵武既歿，黼始遂前議云。洵武嘗知樞密院，字子常，綰之子。

政和八年（案政和七年丁酉，明年戊戌改元重和，是元年政和八年實在戊）十一月，詔：比緣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寘之典刑。議加懋賞，僉論未允，朕獨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付許用安惇追表恩澤奏補，因惇責降，遂寢不行。今惇雖未盡復元官，可特與見（皆本無見字）追復正奉大夫，追表恩澤，令吏部先次補堯臣。初，堯臣上書論宦寺專命，姦結權臣，兆倡北伐之議，以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王綱不振。昔秦始皇之築長城，漢武帝之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之薄伐玁狁，漢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皆本爭）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哉。蓋以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而已。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來寇，不得

已而與之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逡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今者中外之人，或謂童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欲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皆本釁）狼子野心，窺親伺隙，以逞其所大欲。此臣之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也。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按德，佞好無使，強隣乘閒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繼生靈。上嘉之，故有是詔。

唐正元閒，太常寺言：宗子名銜，皆云皇某親，此非避嫌自卑之道。按儀禮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尊者。請以祖稱本封爲王、公王孫，則親疏有倫，名體歸正。國朝宗室必冠以皇字，有云皇伯祖者。太宗丞趙彥若亦嘗建議，頗同唐，親於皇字下加從字，再從三從親又加再三字，三從之外，加以其祖先所封郡國爲旁分，而系其世次，不書皇字，則親疏有別，尊卑不踰。自元豐迄元祐，皆欲釐正，竟不果行。趙之說先載在元豐實錄，後史臣以其言無取，且謂出前史官私意，刪去。

宗室內外舊不著姓，趙子櫟任宗正少卿日建明，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去國姓，恐非所宜。且與異姓共事，須著姓以別之，乃詔依熙寧法並著姓。

稼軒樂府，辛幼安酒邊遊戲之作也。詞與音叶，好事者爭傳之。在上饒，屬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爲謝。不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盆盤盛得。下官歌舞轉悽惶，賸得幾枝笛。觀著這般火色，告媽媽將息。一時戲謔，風調不群。稼軒所編遺此。

禮部尚書韓忠彥、御史中丞黃履、禮部侍郎李常、給事中陸佃、蔡卞、中書舍人錢勰、范百祿、禮部郎中林希、殿中侍御史黃降、禮部員外郎何洵直，元豐乙丑八月十一日議事於禮部，同觀。後又書公弼留此相示。適諸公來集，元度爲書同觀歲月。常題。初，符離史君張公弼圖池陽清溪秋景，攜入京師，蘇文忠公首爲賦詞，又屬秦少游書職位姓名，并詞於圖後。一時名士皆有跋語，觀前諸公所書職位姓名，字畫端楷，信非牟爾游戲者。今日輕儇後生，乘酒縱筆，題識書畫卷軸，有不著姓名，止題道號者，得不有愧於前輩乎。

章郇公知陝府，有詩云：雖擁千兵心不樂，却嫌官重少朋儕。官重則崇貴，孫居趨承，咨答遣請，謂少朋儕心不樂者，豈以等威有閒，無通心曲者乎。若不以名位自驕，則人皆朋儕矣。早知貴賤人皆樂，能使羣郎歸也疏。賤則其寡朋儕矣。若夫崇篤久要，不隨勢利爲厚薄，不敢望於今之君子也。

輝三十年前觀錢塘潮，坐有川士楊資言：錢唐明湖，人多不曉其理，皆謂之故老而得其說。蓋衆流自嚴衢而下，其勢峻急，錢唐潮東過入秋江，三水相激，所以束起潮頭，實若京口則長江散漫，而勢可容緩，所以不然。隨即前輩爲跋，集亦不能言。

宣和內侍黃經臣言：徽宗御几（皆作几幄）上有一軟玉牌子，可以隨意曲直，甚秘惜之。倉卒南幸時，宣取以隨行，扈從夜取不至，後竟莫知所在。

王黼居相位，富金谷時，又寵幸一時，故驕極富貴，於寢室置一榻，用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後事變，行至輔固村，於道旁民少憩，食餅炙，有一舊親近使臣自京城來參，因說時事，語未竟，開封府吏遽至，出御筆，即戮之。身首異處。人生富貴，可保終身享用乎。蔡京賜第在都城之東，周圍數十里，籍沒後，賜种師中，未及遷入，一夕煨燼蕩盡。時有上官悟作城東甲第曲，備書盛衰之變，士皆傳誦，其末四句云：皇天去人不盈尺，怙勢驕矜神所厄，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人道溫公宅。上官，邵武人。

正議大夫致仕張公問，字昌言，襄陽人。素與种世衡厚善，張持父喪，种遺汝州良田十頃，辭之。使者在塗，而种卒，乃還其子古。古用父命不受，[illegible]者二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命歸种氏，見元祐實錄張問傳。一時風俗淳厚，辭遜之美，人兩賢之。

裒類父祖著述，版行於世，惟後嗣是賴。若父祖捐館，且子孫幼弱，及一旦編纂，豈免小有疏略，當隨拾遺佚而爲別集可也。族叔同知海陵集已有版本，然於內制不載批答，又小官貲刑告詞，語雖簡而切當功罪，最爲用功處。紹興復職，除南京留守，孟庾西京，路允迪南京，旋坐失守，皆貶責，後追復官職，適當

輯翁孟曰。處關中之事。仍有望於商公。襄河上之師。尙何尤於萬危。路曰。惟睢水之道。忠始爲有愧。比李陵之失節。終則爲多。倒出士皆傳誦。今俱不收於集中。

奧虎臣、介撫之崇仁人。紹興間。以著述被遇補官。主奉常禮。檢討玉牒。所纂漫錄。凡二千條。其一云。康定中。王渙爲荆王元儼翊善。王用度無節。渙以書諫。方國家有邊患。宜助節用。王判其後曰。恁殺你。恁殺你。他日申言之。又判曰。仰翊善依翊善。虎臣書之。蓋示貴驕未率師教。劇戲批判。資時人一笑爾。其二云。某王幼子。年三十餘。不知人。初除官。受俸三千緡。後增俸。只認此數爲已有。每食必設數少許於食中。好畜狗。又爲小樓閣。有獻二物者。必厚酬之。死之日。二物滿屋。二事皆語得於劉貢父及貢父亦嘗有所授。畜狗小樓閣。宗室好尙之僻。容有之。第宮中所置。非病風喪心。豈有此理。縱原父承誤以書。豈不能稍婉其辭。虎臣復從而實之漫錄。甫鋟木。亦以有不應言者。旋被旨毀板。士大夫多先得墨本。原父所志。則未得其詳。（案此條疑有脫誤不可曉）

元祐七年。樞密院言。遼使邪律迪病且殆。自通好後。未有故事。今用章穎、王咸宜、奉使卒於契丹。北人津送體例。比類頒立畫一。送館伴所密察之。如迪死。即施行。迪竟死於滑州。賻贈外。加賜黃金百兩。就差知通利軍守臣假中大夫充監護使。遣內侍馳驛治喪事。初。太常寺言。典故無例。樞朝詔用節度使喪格樞一日。爾後雖有增損。大抵不踰此制。即頃出疆。使介病皆委頓。扶持而歸。中節王貢乘遽病卒於涿州。旣回至真定。亦病數日。危乎殆哉。思之令猶寒心。建炎兵興。從使絕域者。歸與罷。亦補官。諸附。

歸爲官人。病爲死人。留爲番人。

天聖間。御史蔣堂言。五嶺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洪鄴三任。皆願官廣南。若非貪黷。何以致此。乃詔官廣南不得過兩任。在天聖承平日。員少闕多。銓部猶出見次。士大夫樂從遠宦。猶有說以責之。嘗令日三四人守一官。資應入遠。只得爲川廣計。亦有秩滿落南不得歸者。若槩目以貪黷。拘以法制。似非人情。然今分符持節得替。亦復理待就移。有踰十數年不肯出川廣者。俸稍豐厚。富擬貲累。較之州縣小吏。銖寸祿而艱寸進。宜加閔焉。

銓曹吏匿闕。與選人爲市。判吏部趙及奏闕至即榜之。吏部榜闕自及始。然專則也。今銓曹榜闕固仍舊制。然吏習巧生。岐轍。有非榜闕所能防閑者。豈非弊終不可革耶。

前志第十二卷。謂承平時。淮甸蝦米入京。洗以小便。則紅潤如新。或疑焉。爆後觀瑣碎錄。內一條京師東華門何吳二家。造魚鮓十數樹。作一把。號把鮓。著聞天下。文士有爲賦詩。詫爲珍味。其魚初自汴河上所造。以荊籠貯入京師。道中爲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溷小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緊而味回。旗出編曰。虹縣及汴京頓宿。供把鮓甚美。一路俱無之。豈皆出於此耶。瑣碎凡四百餘條。悉論物理。乃宜欲貴人所鑒也。

唐封公主。有以國名。鄭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太平、安樂、長寧、壽昌、永穆、常芬、唐昌之類是也。明皇二十八女。悉以美名名之。國朝嘉祐中。封長女曰福康。次女曰崇慶。初

下崇文院考典故。欲官以唐制來上。福康、崇慶。並用美名故事。

宮禁之制。豈容不嚴。宮人亦豈可見廷臣。而唐人閒闕乃有昭容位。或者疑之。天祐二年。收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已來。稍失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以此考之。入閣圖有昭容位。信而不誣矣。天祐、昭宗季年。

故事。翰林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其敏。鄭溫伯爲內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耶。

鄭當世文肅公獬登第。張侍中者。倚外戚欲娶以女。使吏卒擁至其家。頃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鄭固辭曰。老母已許王氏矣。得過外兄朱適。詢其婢。乃同年進士妻。而顧寓於朱。爲嫁之。其所存如此。早年薄游里巷。夜爲街卒所繫。鄧守王君貺釋之。後鎮延關中。王方帥渭。資薦甚懷。貽以詩。有吞炭雜宗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前輩氣血方剛。不拘小節。蓋或有之。迨夫貴顯。自當人言之。昔過舉或不樂聞。婿乃因道術形於篇什。初不以爲諱。可謂賢已。

兩都多發唐王公家墓。歷代寶物。每自此出。觀紫丁石鎭頭鬚花髓攢鴨。一日。數胡兒用綿囊一物至。王注椀也。非但裝裹瑩潔無纖瑕。製琢亦甚精。胡兒云。此未足爲珍。試注以酒。傾刻即溫。已而果然。椀底刻安吳二字。詰之。云得於長安古塚中。索銀百笏。酬十之二。不售。時貽舉少遊聞之。欲取以獻。價久之竟不復得。

世號人德美。多用蓍龜。默其義。見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唐顯慶五年。有抱旭人擊鼓至朝堂訴事。乃詔東都置登聞鼓。西京亦然。後置登聞鼓院本此。今行在所有院而無鼓。豈以鼓在汴京。茲不復置歟。

秦會之忠獻公。自著文字。惟務簡古。自云效王荆公體。謝車駕幸第家人並各拜恩數表。首云。往日帝車方望雲而盤辟。移居仙境。容扶擁以飛升。中謝後云。婦子孫息。同荷優恩。官弁服章。躐登常級。末云。臣敢不治外自內。訓子及孫。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國家之福。紹陵復土。被命撰哀册文。首云。十年生別。萬里我歸。語簡而意深。類此。

元符因日蝕下詔求言。時應詔上封事者。不知其幾。布衣凡八百餘人。人人議朝政闕失。皆期朝奏暮召。逮付看詳。其間多指摘。非所宜言。亦謂不過報聞而已。繼乃隨輕重而定罪。時有無名子作小闋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來胡道。人人投獻治安書。比洛陽年少。自訟鑄官差揩崩卻。一齊塌了。誤人多是誤人多。是誤人多少。末兩句乃京師新翻詞曲。

政和間。和詵接伴遼使至邢臺。使柴誼指呼左右合獵。問詵曰。南朝有樂事乎。詵曰。南朝所樂。獵德耳。使爲之慚懼。與賓客言。所貴得體而毋忤。如獵德之對。亦未爲傷和氣。在今日亦恐相挑。爲國生事。頃次對張叔夜出使。病臥車中。彼副介於燕城道上獵一生虎。令數從舁至車前相示。意示威猛。此但遣人謝之。

王韶嘗進唐諸王道。虞世南書狄仁傑告。顏眞卿告顏元甫贈陵郡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徽宗曰。朕欲教君書法。告命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君學已能。特命書藝所。生徒以五百人爲額。唐告令士大夫家猶有與藏者。雖吏卒所札。亦皆有法。況虞顏名書乎。唐太宗亦嘗謂輔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宜乎臣下體上訓飭。皆留意於翰墨。

觀察使留後。或者謂乃五代藩鎭官。以親信留充後務之稱。不可循用。可冠以軍名。乃改爲承宣使。

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乃罷。呂后從東廂側耳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霍光謀廢昌邑。使大司農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云。會延年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此國大事。不疾應。先事誅矣。敞乃與夫人及延年參語許諾。夫廢立大議。顧使婦人與聞。以母后之尊。致謝臣下。宰相妻室。亦得接見九卿。何上自宮禁。下暨相庭。內外混雜。略不以爲嫌。漢其有太古之風焉。

翰林學士承旨曾布言。比奉詔旨。重行修定神宗皇帝實錄。臣竊觀實錄所載事跡。於去取之際。誠有所偏。如時政記。皆時執政所共編修。往往不以爲信。至司馬光記事及雜錄。多得於賓客或道路傳聞。悉以爲實。鮮不收載。聞王安石秉政日。凡所奏對論議。日有記錄。皆安石手自書寫。一時君臣答訓反復之語。尙降旨下本家取索投進。付本院參合照對編修。庶一代信史。不失事實。從之。此疏既上。實錄趣成。而議論隨起。皆私史。壓宗廟。不但一二力辯誣謗。致一代信史。竄易數四。猶不失事實之語。其然乎。（此兩行內四本脫文）

陝西兵興時。經略司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李參程權盬州鈎考。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令廢其庫。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官錢。至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後。軍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李、鄆州須城人。神廟朝官尙書右丞。

薦舉之法日弊。座主願不識門生面。第徇權貴所欲予者。舉詞類以才識敏贍、吏事疏通、書判精贍。史魏公分教永嘉日。張無垢爲守。一日。語教授史曰。某未嘗輕薦士。今以薦公可乎。詞曰。識超幾先。德傳謂外。且云。杼思三月。方得此八語。士夫聞之。皆曰。若此方可名知己。史初尉餘姚。嘗卻帥曹泳之薦。當其怙勢。誰敢爲此舉。宜其無垢以國士待之。

至和嘉祐間。嬪御久不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聖人出口爲敕。批出誰敢違。上笑曰。汝不信。試爲汝降旨。政府果執奏無法命遂寢。後又有降御筆進官者。上於是取彩牋。戲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衆喜謝而退。至於給俸日。各出御筆乞增。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諸嬪群訴。且對上毁所得御筆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當太平全盛時。雖內寵進遷。未嘗略私以恩愛惜名器如此。外廷臣敢萌僥倖意。隆興初。內東門司申內人紅霞帔韓七娘。得旨轉郡夫人。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戶部供。除紅霞帔逐月有請受外。外命婦卻無論令。宰臣魏杞等奏。豈有加封而反無請俸。上曰。論令

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特禁中自理會。蓋是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政無小大。悉循法令。不輕改易。以此一事觀之。他可槩見。其亦得於祖宗家法歟。

裕陵嘗言。太宗朝一老宮人尙在。爲朕言祖宗用度甚約。皆有侍御（一作御侍）乞月俸。命給十年。輒若海。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此數。尙足贍家。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死。蓋裕陵因與宰臣文彥博論用用而偶及此。且云。漢文身衣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爲爲之耳。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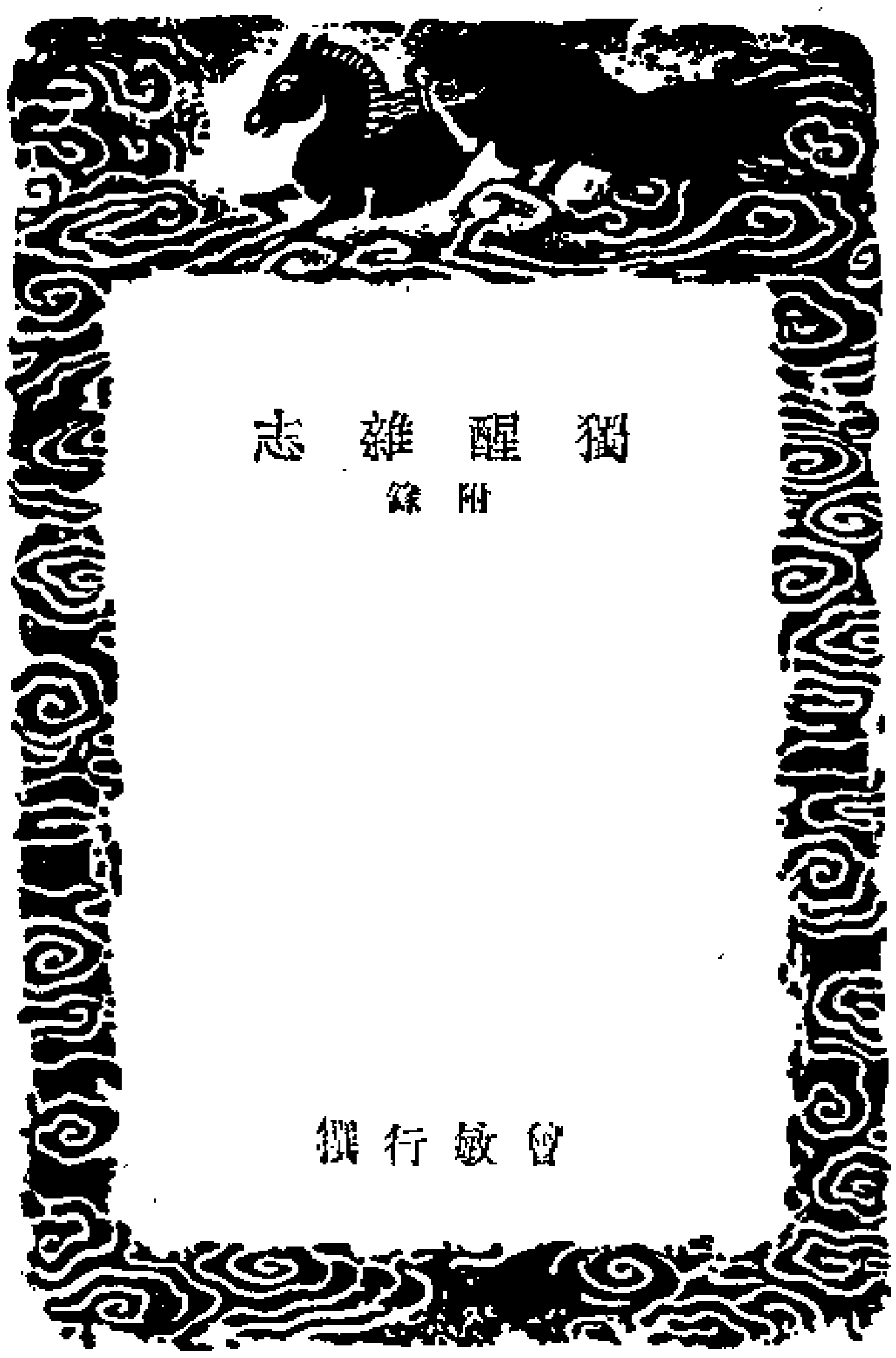
劉蒙賢良書干司馬溫公。乞以嚮下一婢之貲五十萬以濟其貧。又責公不效韓退之所爲。蓋已欲爲劉叉之攫金也。公復書其略曰。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又曰。退之文爲天下貴。故當時王公碑碣。莫不請焉。受其厚謝。臨散之親舊以行義。某豈敢望退之哉。一書千餘言。遜謝甚善。訖無一語詆其妄。或傳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乘間俾盛飾入書室。既一顧而公略不顧。妾思所以答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對曰。此是尙書。妾乃逡巡而退。公嘗答孫察爲其伯之翰求銘志書。歷敍多年不爲人作碑志。所辭拒者數十家。後復辭劉原父乘絕之託。於十國紀年序載之甚詳。以是知貸婢之貲。撰碑之謝。公豈有之哉。使登公門。公之介特廉潔。豈不素知。顧乃驟發而舉二事。非公家度。孰能非意理遣一笑容之乎。

汪彥章龍德殿一朝事實。云政和三年。大相國寺資聖院僧宗寂奏伏覩中天閣內端門曰宣德。與京官名相犯。欲望選美名而更之。奉聖旨可改爲宣教郎。當是時方崇道教而抑釋氏。吏易官稱。豈容浮屠氏輒干大議而前從其請。雖曰不以人廢言。度必有爲其道地者。後聞主之者梁師成也。

右清波別志三卷。爲商氏稗海所未刊。世尤罕覯。丁君舜齋以茶夢散人寫本見借。神補前志之闕。欣然錄之。忘其字畫之拙劣也。卷後題跋正跋云。清波三志。假別志之後。尙有一志矣。抑三字係傳寫之誤邪。俟更訪之藏書家。乾隆甲申重九。知不足齋識。

乙酉六月。將有吳門之游。既束裝矣。書客沈丹崖以吳江沈果堂先生彤手校別志來售。買庋架上。匆匆解維。歸而忘之。越八年壬辰四月二十九日。偶檢他書得之。亟取讐勘。據以是正者凡數十字。沈本次第與此不同。並缺十有九事。無查斯才、張新、陳晦三跋。益知茶夢傳本爲可貴矣。緒溪寓廬記。

乾隆乙未十月十七日。借曹倦圃藏本於紬谷主人覆勘一過。與果堂本無少異。知沈本實出於曹。故校稱曹本。從其朔也。廷博志。



獨醒雜志

附錄

曾敏行撰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歸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簡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存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皆又可廢乎．書存則人歸．人歸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索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議．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城．以紙甲為本於兵器．識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何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賢者豈

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卷一

宋　廬陵曾敏行達臣撰

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遇一嫗．觀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便調公．亟走聲喏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畏服．

向文簡公．為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撫士人彭仲元．能以星曆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調．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閱數年卽大拜．仲元之術不吝於告人．吉凶壽夭不差毫髮．時人卽之者如市．後官於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

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歲應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後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留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宮人有以裙帶來乞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嘗以梨一顆分二人．分食之．君卿逡巡不應．上怪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奇以為皆能知其大義．翌日御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洲上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輔．吉水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

劉丞相名敦宏．南唐時爲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脅敦宏以從．敦宏度勢不敵．乃佯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旣敗．敦宏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嘗謂人曰．我僞從彭玕之叛．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興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敦宏旣沒．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孫皆榮顯．至今世祿不絕．

楊文公大年．美髭髯．一日早朝．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髭拂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幞沒天．晉公知其譏己．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爲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哉樂友龍曰、訛．上不論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爲訛．友龍、謂大哉樂主和爾．上頷之．友龍乃得美除．

劉丞相沆沖之守陳州時．嘗夢登譙樓．抱鼓而寢．旣覺．家人告曰．夜漏不聞四鼓．何也．明日丞相問故．更吏對曰．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旋辟鼓上．惴恐莫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陽公聞楡莢香而悟身爲鵰鶚者何異．

劉偉明弇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遊一禪刹．時東坡謫嶺南、道廬陵、亦來遊．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弇．蓋偉明初不知其爲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郿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喜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蜜爲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爲之流涕．予里中有僧寺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稅帖．今尙無恙．予觀行密時所徵產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楊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嗣行密爲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寬厚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爲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譏己．遂許至中奉大夫、宣和間、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有詔汰之．而不能復舊．至今遂爲定制．

王冀公新喻人．微時往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爲誰．曰、我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即取炭畫猪皮上曰．龍帶晚烟歸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陽．後之人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靑靑草．聖錫應對曰．龍爪拏開淡淡雲．客大驚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述經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故鎭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佺．與其母卒於寶州．洵、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恤之．即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佺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佺字子眞．能寶州

同．尙歷虔劉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殞庭闈．悲摧羣從．洵與兄漸．奉喪歸葬於雞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之儀．與疾歸家．數日而卒．鄉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顯之．則子眞非卒於寶州．意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

天聖八年．應書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則失其姓名．問題十通．一問戊不學孫吳．丁詰之．曰顧方略如何．爾二問．丙爲令長．無治聲．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小大爲異哉．三問．私有甲弩．乃首云止拊一張．重輕不同．若爲科處．四問．丁出見癸縲繫於路．解左驂贖之．歸不謝而入．癸請絕．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逮其未半濟而擊之．甲曰不可．及陣．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罪．七問．乙用牛釁鐘．牽過堂下．甲見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謂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官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而主典擅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淸．十問．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勅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時襄公、除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師魯、武勝軍掌書記．知河陽縣．子仁、鎭東軍推官．知宜城縣．惇裕、大理寺丞．知華亭縣．皆以民事試之也．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胥安道、李獻臣、王鼎之、十二人．各爲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衆賢．其推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爲撫州司法．以親養在遠．乞罷．後知宜城縣．丁父憂．哀毀成疾．前死之夕．夢一綠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疾甚．自謂必不能起．援筆爲贊曰．生爲幻人．死爲天眞．改幻從眞．無根無塵．書畢而逝．

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還著作郎．次遷右正言．熙寧中、許沖元、將以磨勘當遷．王荊公、爲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擬令轉太常博士．太常博士與右正言同爲一等．然祖宗分別流品．以太常博士爲有出身人遷轉．非以待第一人也．荊公方下筆作太字．時堂吏以手約筆．具陳祖宗之制．荊公乃改太字右筆作口字．沖元遂遷右正言．

李氏建國、國中無馬．歲與剳領市易太祖．既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賜馬百餘匹耳．朝廷未悉其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戰．騎兵才三百．至瓜州．盡爲曹彬之裨將所獲．驗其馬尙有印文．然後知其爲朝廷所賜也．

王荊公．詩經義成書、神宗令以進呈．因其序篇末舉．謂荊公曰、卿謂朕比德文王、朕不敢當也．公曰、陛下進德不倦．從諫弗咈．於文王何愧．上曰、詩稱陟降庭止之類．豈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陛下何自謙如此．上搖首曰．不若改之．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衆．養之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

相率爲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衆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馬正惠公嘗珍其所藏戴嵩鬬牛圖。暇日展曝於廳前。有輸租氓見而竊笑。公疑之。問其故。對曰。農非知畫。乃識真牛。方其鬬時。夾尾於髀間。雖壯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圖皆舉其尾。似不類矣。公爲之歎服。

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皆數百人。民師於其家置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倦。日辦時果兩盤。講罷。諸生啜茶食果而退。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著述極多。今其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皆有鋟本。數册在其壻陳良器處。予少從良器學。嘗獲觀焉。

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解顏。知河南日。梅聖俞時爲縣主簿。一日袖所爲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聖俞矣。

元祐初、后山在京師。聞徐仲車之孝行。遂致書以通殷勤。託其門人江季共端禮持以往。季共見仲車書曰。友人陳師道。好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聞先生之風。因願納交於下執。有書託端禮以致于左右。公欣然發緘讀已。謂季共曰。陳君真賢者。某雖未之見。子謂不羣於流俗。今讀其書辭。敢以爲信。然某年來未嘗以詩文入京。故不能爲謝。子其爲我謝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車之介。當於古人中求。他日掃門。未晚也。聞者兩賢之。

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爲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爲兒戲。使木罌渡軍。沙囊壅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作箏。蓋以竹簧弦其上。風吹之。鳴如箏也。）原註。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即令發至闕下。既召見。質野齷齪。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崇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爲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噀水於盤間。成雲迹山水。守亦信之。且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噀水成迹者。因醉後嘔吐成灑耳。至今人傳以爲笑。

徽宗初建寶籙宮設醮。車駕嘗臨幸。蒞事之夕。道士以章疏俯伏奏之。逾時不起。其徒與旁觀者皆怪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問其故。對曰。臣章疏未上時。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對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從臣蘇軾爲之。上默然。

獨醒雜志卷二

紹興甲戌。省試別院。以中和節爲詩題。舉人上請。主司答云。元宵已過。寒食未來。蓋謂此二月節也。然按後漢周舉傳。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在其七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輒皆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間或寒死。故因謂寒食爲禁煙節。舉既爲刺史。作弔書以解民之惑。則所謂寒食者。果何與於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不知又何據也。

劉丞相沆爲士人時。嘗一僕赴禮部。夜臥忽驚起哭。丞相怪問。僕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詰之。曰夢主君爲人斫去頭。丞相曰。此乃吉證。斫去頭。留得項。我當爲第二人。果於王拱辰牓第二人賜第。

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坡公蓋取此也。

漢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郎。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此制最合人情。予嘗欲仿倣漢制。以處今之特奏名進士。蓋特奏第五等人。皆以爲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猶或至于納勑不願受者。辭其名而冀其祿也。夫市井巫醫祝卜技藝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於科目。而與之無別。宜其不樂聞也。予謂不若因補爲本貫州縣學職。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歲而易。新故相代。蓋以州縣學職寓之。則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祿。則其禮優。況今居是職者。往往

多後生新進．躐取而强處之人．多不服．倘舉以授舊人．亦得尚齒之義．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諸孫尚幼．一日戲狎．言語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罵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誦言過之語頗侵公．公不之顧．家人聞之．或以告．公亦不應．翌日僧悔悟大慚．遂詣公致謝．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嘗聞也．

宣和中．太白見甚高．尚書劉公才邵．時在中祕．見而歎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鞏形顏色．未幾．敵犯鞏甸．後周邕秀實．來倅盧陵．贈詩云．劉郎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昭灼．心知漢祀也中天．夜半時星落落．尚書字美中．

王荊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過午．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彘臠數四．頃卽供飯．傍寘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過如此．

兩府例得墳院．歐陽公旣參大政．以素惡釋氏．久而不請．韓公爲言之．乃請瀧岡之道觀．又以崇公之諱．因奏改爲西陽宮．今隸吉之永豐．後公罷政．出守靑社．自爲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沈．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以歸．立于其宮．紹興乙卯宮焚．不餘一瓦．碑亭獨無恙．信有神物護持云．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與之爲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羈．冀公素薦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縣．冀公時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略許之．眞宗召至闕下．親御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對極詳明．上大喜．除祕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對方謀．茲爵碩材．可宜旌勸．

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民．醫請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民死於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爲巫者杖之．其著聞者黥隸他州．一歲部內共治一千九百餘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范忠宣公謫永州．年七十餘矣．每朔望日必陳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賜器皿於堂上．率其子孫羅拜其下．拜畢緘藏如初．然後長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北歸未嘗或輟．先君官零陵時．與公之去相距才二十餘年．士人多有識公者．具言如此．

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玉笥山玉梁觀所藏經卷尾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新淦縣揭名鄉胡某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玉梁觀後改爲承天宮．

徽宗嘗內宴．顧問梁師成曰．先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今西北旣賓服．天下幸無事．朕因得游宴耳．師成對曰．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上問蔡京曰．師成之言如何．京曰．樂不可極爾．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萊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諳風土．欲得樓居以御嵐瘴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語郡人．於是爭爲出力．營建不日落成．及公去．道之人繪公像祠於樓上．至今奉事唯謹．

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潁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踰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踰三人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頗焦勞．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上亦寢薄京之所爲．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何昌言奏責大臣被降黃．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字俱合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又錄黃各一道．並無事因．乞依自來體例．備令來行遣過門下省．作定本關報．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給事．字忠儒．

國朝自章聖始命致仕者給半俸．然非得旨者不與．遵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勳不給俸．今致仕者例給其半．與舊制異矣．

仁宗皇帝嘗閒步禁中．聞廡外有諍者．稍逼聽之．乃二衞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謫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違其期．偶與甲遇．命代攜以先．門司啓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白．已得旨從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門司覆奏．帝命與持至者．甲遂補官．

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而遽沒．旱甚而雨．人皆以爲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傅說．以爲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詩具言之．其詩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旋聞昨夜光照廡．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鄰家兩公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錢．

張楚、僭僞、遣快行緝事往廬州．省視其家．耗由淮．南向公子諲伯恭．時爲發運使．因拘囚之．驗其文券．見南京副總管．皆資給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可汙張巡、許遠之地、毋辭．後達上聽．深嘉伯恭之慷慨忠節也．

蔡絛約之．好學知趨向．爲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淸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未幾．臣寮論列．以爲絛所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職勒停．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遷轉凡數等．自將作監主簿至祕書監．其遷秩各視其品．（將作主簿今承務郎．祕書監今中大夫．）若卿列館職則爲一等．出身人則爲一等．蔭補人則爲一等．雜流則爲一等．所以甄別流品爲至嚴密也．自諫議大夫至吏部尚書．其遷除則爲一等．（諫議大夫今大中大夫．吏部尚書今金紫光祿大夫．）蓋兩制兩省官皆極天下之選．論思獻納．號爲侍從．故不復分等級．然其超等而遷．則惟宰相執政而已．（宰相超三官．執政超兩官．）

湖湘官道．窮日之力僅能盡兩驛．父老相傳以爲寇萊公爲丁晉所擠．謫爲道州司馬．欲以憂困殺之．

陰令於衡湘間．十里則去一堠以爲五里．故道里之長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帳中人傳勑來．且有持劍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爲動．中人既至．公詰曰．願先見勑．中人出勑示．乃貶雷州司戶．因就郡僚假綠綬拜命．終宴而罷．

江西自國初以來．士人未有以狀元及第者．紹聖四年何忠孺昌言始以對策居第一．里人傳以爲盛事．故謝民師有詩寄忠孺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蓋記時人之語也．

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爲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云．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迴．

徐公師川嘗言東坡長短句有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白樂天詩云．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淨潤兩字當有能辨之者．

劉公仲偃．自河東河北宣撫使召歸．除京城四壁守禦使．與時相議不合．備官祭職奉祠．京城既失守．敵欲得公用事者．詒公以割地遣諭敵營．敵得公喜甚．即館於僧寺．遣人爲言國相知公名．將欲大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國相蓋謂粘罕．公守眞定時．敵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眞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車駕既北狩．敵復遣人謂公曰．請以家屬北去．取富貴無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陳灌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寧死耳．即手書片紙付灌持歸報其子．以衣條自縊死．粘罕聞而歎曰．是忠臣也．令葬之．公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斂．顏色如生．人以爲忠節之氣所致云．朝廷褒其死節．贈忠顯．又賜碑額爲旌忠褒節之碑．公名韐．建安人．

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錢穆父同遊京師寶梵寺．飯罷．山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之．穆父從旁觀曰．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未見懷素眞蹟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肯爲人作草書．紹聖中謫居涪陵．始見懷素自敍於石揚休家．因借之以歸．摹臨累日．幾廢寢食．自此頓悟草法．下筆飛動．與元祐已前所書大異．始信穆父之言爲不誣．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嘗自謂得草法於涪陵．恨穆父不及見也．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臨寫逼眞．嘗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字．元章即捲軸入懷．起欲赴水．攸驚問何爲．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豫章晷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學．宣和初登進士第．授南昌縣尉．時龍圖孫公爲帥．深加愛重．南仲因請更定晷漏．帥大喜．命南仲召匠製之．遂範金爲壺．刻木爲箭．壺後設四盆一斛．盆之水資於盆．盆之水資於斛．其注水則爲銅蚪張口而吐之．箭之旁爲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爲二木圖．其一用木爲之．以測日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器甚精．爲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仲夜觀乾象．每預言其遷移變次．嘗言有某星某夜當過某分．時窮冬坐案仰臥牀上．徹其屋瓦以觀之．偶緣

著霜下．遂爲寒氣所侵而死．其學惜無傳焉．獨晷漏之制．其子嘗聞其大概．今江鄉諸縣亦有令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廬陵陸陂人也．

南仲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之經傳雜說者不一．然止皆較景之短長．實與刻漏未嘗相應也．其在豫章爲晷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鍼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已後視北極之表．秋分已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自負此圖以爲得古人所未至．予嘗以其制爲之．其最異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已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已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其制作窮賾如此．

獨醒雜志卷三

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折杠．求竹於龍光寺．僧惠兩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令往南華招請未至．公遂留詩以寄之．詩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西十八灘．謂贛石也．東坡至贛留數日．將發舟．一夕江水大漲．贛石無一見．越日而至廬陵．舟中見謝民師．因謂曰．舟行江漲．遂不知有贛石．此吾龍光詩讖也．民師問其故．東坡因舉以詩之本末．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人皆以爲詞讖云．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壻范溫候於零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溫、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沒．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爲賻．湛曰、公方爲遠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意．非以賄也．湛不敢辭．既別．以詩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達．又曰、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鼐．逝者不可尋．猶喜二子在．又曰、往時高交友．宰木已拱．今我二三子．事業在燈窗．今集中載晚泊長沙．走筆寄秦處度、范元實五詩是

也。前輩於死生交友之義如此。

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閱云。鶴鳴却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删定官充對讀。即啓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本正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者驗。上令取觀之。果如其言。稱歎德遠之精審者久之。

客舍中有題詩一聯云。水向石邊流處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或云唐人詩。亦妙句也。

杜少陵卒於荊楚。歸葬於陝。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衡之耒陽有少陵墓。史氏因以爲聶令具牛酒迎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聶令因爲之藁葬。微之之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元和中改葬於鞏。請誌其墓。當以是爲正。史氏未詳本末也。陶母不知終於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闤闠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傳乘醉捉月溺死於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東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陽少陵墓。殆此類耳。

梅聖俞送歐陽闢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鳳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至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二公大笑。以爲深中其病。

玉笥臨御廟。乃西嶽之別祠。初爲雲際廟。許覺之書三大字。後改賜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傳聞其像皆唐所塑。帝像不冕而冠。蓋章聖東封後始册帝號。士人屢欲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遠近數百里舉子當秋賦。亦皆往謁。始因劉公美中嘗致禱。神降之夢。有詩云。來年三月春盛時。驟驅羅步金街西。劉公自是舉進士中詞科。出入中外。終於兵部尚書顯謨閣學士。故皆以爲夢之符如是。外舅謝公世林。方舍法盛時。再貢不第。其居距祠下不數里。歲時奉祠惟謹。一日以科目禱焉。夢中亦得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乃樂天詩也。外舅自是不復南宮大廷之試。尋以疾終。

玉笥山清眞宮。乃太秀法樂洞天。兩山回合。澗水橫陳。門外三峯如削玉。古木蒼藤。幽森清峭。環此山十里無居人。道書謂九天司命眞君在焉。輒以血食入宮中。夜必有光怪。或自外葷之而來宿者。夜亦驚魘不能寐。凡病於宮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氣厭厭不絕。必舁出十里外乃絕。相傳云山中不容有死氣。此最異也。

范信中名寥。爲士人時慷慨好俠。故山谷詩寄校理范寥有黃犬蒼鷹伐狐兔之句。舒州張懷素以幻術遊公卿間。號落魄野人。與鄉士吳安詩子姪吳侔、吳儲等結連。信中以其謀爲不靖也。欲入京告變。而無其資。湯東野實資送之。朝廷遂捕懷素等窮竟其事。大觀元年獄成。坐累者餘百數。而侔儲十數人。

皆處極刑。雖其父母亦皆竄貶。信中獲賞甚厚。乃推以與東野。故東野由監簿積累至從官。寥亦以供備庫副使累遷諸路戎鈐。晚年終於閩中。

丁晉公家。嘗塡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金陵。陛辭之日。章聖以八幅袁安臥雪圖賜之。旁題云。臣黃居寀定到神品。蓋不知爲誰筆也。其所畫林石廬舍之所。人物苦寒之態。無不逼眞。修上之賜。於金陵城西北隅建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驚異。乃知公之嗜畫。上且時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從官典藩。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速溺而時適當二職耳。未及對。郭叔雅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安撫尙書。聞者以爲善對。而被謔者不堪。

祖宗時知開封府。多以翰林學士爲之。若除知制誥給事待制卿列。則爲權發遣。然須用天下之望。且有政術者。姜公遵。韓之美樂子。薛公奎。蘇之薛出油。皆以爲政清嚴公正。使人愛而畏之。若包孝肅之政。至今人以爲稱說。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爲執政也。

崇寧錢文。徽宗嘗令蔡京書之。筆畫從省。崇字中以一筆上下相貫。寧字中不從心。當時識者謂京有意破宗。無心寧國。後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熙寧元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

用。蓋變初元之致。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寧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實識之。一日問客曰。某人何故未歸。對曰將試教官。公不悅曰。初登第當勤吏事。若爲教官。是自惰也。歎惜久之。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齋。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論治水見稱。後治郡。率能興水利。彝守章貢。州城東西瀕江。每春夏水漲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水退則啓。啓閉以時。水患遂息。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藁。人未知之。一日忽聞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邏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銜文一卷。自門竇而入。鎬寤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寘之牀前而去。取其書而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異其事。遂取讀數過。既入試。問題正出疏中。鎬遂中選。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嘗欲以郊恩奏補。辭不願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論薦。召試玉堂。亦以疾辭。時有詔太學篆石經。廷臣復薦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闕下。篆畢。除將作監簿。伯益固辭。朝廷知其不願仕。亦不之強。伯益書畫今皆名世。惟篆章不多見耳。

歐陽公之父崇公．與母韓國太夫人．皆葬於沙溪瀧岡．胥楊兩夫人之喪．亦歸祔葬．公辭政日．屢乞豫章欲歸省墳墓．竟不得請．里中父老至今相傳云公葬太夫人時．嘗指其山之中．曰此處他日當葬老夫．後葬於新鄭．非公意也．

新琴貴孫枝．或謂自本而岐者爲子幹．自子幹而岐者爲孫枝．凡桐過伐去隨其萌蘖．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幹岐生者雖大不能拱把．唐人有百衲琴．雖未詳其取材．然以百衲之意推之．似謂衆材皆小．綴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幹而岐生者爲孫枝也．孫枝既難得．縱有非久藏未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間得其材．嘗試於水中．沒入數尺．徐觀其浮．取其陽者用之．此亦古人遺意．若僧寺木魚．歲年雖久．而扣擊之餘．聲散質傷．不足用也．

世寶雷琴．鄉人董時亮蓄一琴．以爲雷氏舊物．予嘗見之．顧莫能辨也．紹興中．偶一部使者聞之．因願得以供上方．時亮未許．則借觀而留之．以白金五百兩爲謝．即日以獻內府．辨之．曰．琴古且異．以爲雷琴則欺矣．卻不納．獻者念費之博．還琴而索鏹．更詰時亮．曰．倘以爲無慮辱．則請留百金．時亮聞之喜曰．以琴歸我．正所欲也．鏹何用爲．盡擊而復之．封識尚存．聞者莫不歎服．時亮名正工．官至朝議大夫．而家無生理．後其子仕嶺表死．不知琴今歸誰氏．

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覡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始見也．景德中．邵曄出爲西帥．嘗領漕事．始請於朝．頒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眞宗皆從其請．歲給錢五百緡．今每歲夏至前．漕臣製藥以賜一路之官吏．蓋自曄始．

岐山西北十餘里．有周公祠．祠後山下泉湧出．甘冽特異於他所．士人謂之潤德泉．相傳云有大變則涸而不流．崇寧中泉脈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終不能復舊也．

興國富池廟祀神．乃三國吳將甘寧也．紹興初．巨寇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諸郡．來禱於廟．以決所向．持環珓擲之．幾及地．忽躍起高丈餘．墮神所坐之後．賊驚曰．神不我與矣．遂轉戰而之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賜也．後郡守以聞於朝．加封王爵．撤大祠宇．鑄鐵環珓而表之曰靈珓．

東坡水龍吟笛詞．高雋翔云．後之箋釋者．獨謂楚山修竹如雲．是蘄州出笛竹．至異材秀出千林表之語．不知是東坡敍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後長者必過前竹．其不能過者多死．一林內特一竹可材．遠而望之．或伐取數十百竿．錯亂終不可識．蓋邕仰視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後無至鑒．獨有此法可求耳．雋翔嘗赴禮部．與仲兄及諸鄉人飲於酒肆．有數老樂工相近．縱論音律．雋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輩大晟府舊人．適有所議．而諸學士發笑．必某輩不協理也．雋翔時已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諸工駭聽失色．設拜而去．次日詣雋翔之館．求教．雋翔辭之．雋翔洞曉音律．能移宮轉羽．子弟朋友間無能授其法．再舉不第而死．雋翔名騤．吉水人．

劉執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醫

作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爲業．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倣執中此舉．亦救術之一端也．

孔毅甫爲舉子時．嘗夢有以五色絲繫角黍來餽者．毅甫食之既．其年試於南宮．遂中選．

大觀中．士人李彪久留大學．慷慨好直言．覩時政之弊．欲上書論其事．蔡氏之黨知之．乃密以告元長．元長怒．付獄推治．且語開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餘責．人懼莫敢救者．會張天覺代相．彪得從末減．後元長復位．欲竟其事．遂流彪於海外．

獨醒雜志卷四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笥山．結廬數椽於山之三會峯上．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菴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菴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啓其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其一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徽廟見而喜之．召對擢用．蓋因詩畫人遂爲此畫．紹興初．花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補之所作．後益超出．格韻尤高．然觴次醉餘．雖嫗僮豎肯爲之．他有求者往往作難．逢原每不樂．補之所爲．而墨花實不逮．唯長於平遠．遇志同氣合者始爲作之．若以進藝請．則牢辭固拒．如不聞聞．故其畫亦不多見．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時變新火．今人苟簡．家所用火．不知何從來．亦不計其歲年也．兒時在湖湘．見一僧舍有長明燈．衆云燈有神異．其燄不熱．試以指炙之．信然．後加考究．凡道宮佛屋神祠中多畫此燈．有數百年者．餘燄而昔往往皆不甚熱．蓋久則力盡爾．今人但知擇水．初亦非深知水味．偶以清渾甘寒有易辨者．如

火齊烹飪．無餘著人．與水功用一等．苟不必變古人何苦多事．

汪彥章、爲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卽此席間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翦財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妄實之想也．彥章頷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彥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豐中丞相之名稷．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簣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陳不少恕．初不以簣夫子固之故而爲之掩覆也．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入相矣．時大柄多歸北司．京求爲固寵祿保富貴之計．於是內興大役．外招強敵．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婦之號．欲絕天下之議．已盡假御筆以行之．

孔經甫文仲爲台州司戶日．范蜀公、舉應制科．經甫對策極言苛免役之害．語大忤．直宋次道．爲初考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韓持國、詳定從初考．王荊公見而惡之．密啓於上．以御批黜之．遂下詔發還本任．孫給事固封還制書．極言其不可．經甫將歸．往見蜀公．公歎息其不遇．經甫曰．苟不負科目．及公知人之鑒足矣．不敢以窮達爲念也．公甚壯之．謂曰．君氣節如此．無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則某之所願也．經甫元祐中爲諫議大夫．果以抗直爲時所推重云．

孔經甫年六七歲能作詩．其父司封君．嘗對客召經甫侍立．客命經甫爲蓮實詩．經甫立成．記其一聯云．一盞青竹初出水．數節黃蜂占作窠．時雖未工．而比類親切．客大奇之．經甫自此知名．

毛公弼、守潤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資糞粲一盞．命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問食幾何．才進兩盂．安常曰．某責此藥升合銖兩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責強令進之．已乃洞泄爛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病．又乍去丹毒．腳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啖牛膝酒兩餅．飲盡．遂強如初．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作．不可爲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柳耆卿、風流俊邁．聞于一時．既死．葬于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肴．飲于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

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郡刺史．卽其地立陶淵明祠．洪駒父、爲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陀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士人遇重九日．卽攜酒擷菊．酹奠祠下．歲以爲常．

里中有峻嶺．號曰王嶺．相傳彭玕反于吉州．僭號稱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數敗．遂退保於此．以死守．余嘗登嶺上．可寘數萬人．倉廩府庫．皆有遺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見玕之僭也．旁有山．視王嶺爲卑

小．曰彭欽寨．以爲南唐遣欽來討之．駐兵其上．玕有謀士曰劉守眞．挾邪術．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不利．距嶺三十里有山曰變火峽．玕之先壠在焉．後守眞死．欽復遣人發其先壠．棺上有小赤蛇．蛇兩旁有蟻．運土爲弓劍形．已而玕敗．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嶺．其旁有劉仙師壇．皆劉之遺跡．土人遇旱禱于壇下．間亦雨應．

湖湘巖竇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狀如海物中瓦壠．每天雨則迸出墮地．采以入藥．以左右顧分雌雄．性大熱．時有廣都惑者．先君同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煅之以火．透紅則出而漬酒中．候冷復煅．既煅復漬．如是者無算度．乾碾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錢匕擦齒上．漱嚥以酒．歲時年五十．服此藥二年．肩髮皆澤．體如三十許人．自謂服藥之功．一日忽覺熱氣貫兩目．睛突出．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藥．鮮有不爲其所害者．

零陵淡山有石巖．中空可容千人．東南有石竅．眺望甚遠．相傳以爲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舊有淡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時有隱者曰周貞實．嘗隱于巖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實．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貞實不起．遂化爲石．巖去州二十餘里．旁有寺觀．往來者無虛日．士人謂巖之幽勝．當與浯溪朝陽等．元次山居是邦而獨無品題．甚可怪也．山谷謫宜州時．嘗至巖下．今其詩之卒章曰．惜哉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鐫翠琰．蓋紀永人之辭．

神宗嘗對執政言呂晦墓誌．是司馬光撰．劉航墓．航亦無所顧忌耶．韓絳子華、不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許光爲書石．後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懼也．上曰．苟恐懼則不爲書矣．子華不能對．

王荊公退居金陵．一日與門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問顧周種曰．司馬十二君子人也．種默不對．公復前行書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時豈深悔爲惠卿輩所誤耶．

東坡自惠遷儋耳子由自雷遷海康．二公相遇于藤．因同行將至雷之境．郡守張逢．以書通殷勤．逢至郡廷入館舍．禮遇有加．東坡將渡海．逢出送於郊．復宜出餞．館居以館子由．帥臣段諷聞之大怒．劾逢館留黨人蘇軾．及爲蘇轍賃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東坡知貢舉時．得章貫孫鑑之文於刪籍中．見而異之．擢寘第五．榜帖既傳．誹議藉藉．以鑑嘗遊公之門也．會廷試．鑑復中第五．輿論始服文章之定價．鑑卽拔公所贈蘭說孫介夫之子也．

政和間．寘大晟樂府．建立長屋時．晁沖之叔用作梅詞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元長覽之．卽除大晟丞．詞中云．無情燕子．怕春寒．常失佳期．惟有南來塞雁．年年長占開時．以爲燕雁與梅不相關．而挽入．故見筆力．

趙諗、元祐九年擢進士第二名．時第一名畢漸．當時榜帖．偶然脫去漸字旁點水．天下遂傳名云畢斬趙諗．諗後謀不軌伏誅．果符其讖．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啗以棗．因遂絕粒．而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來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儂、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公必不見賊．賊敗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歸

仁鋪．先鋒與賊戰．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有證類如此．淵中有遺像．皆往觀之．

西融守、陸濟子構、遺黃鋼劍．且云惟融人能作之．蓋子構未詳黃鋼之說矣．予居湘時．見術人歲來謁象廟．各佩一刀．乃所謂黃鋼者．惟諸蠻能作之．其俗舉子．姻族來勞視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迨子長授室．大具牛酒．會其所嘗往來者出鐵百鍊．盡其鐵以取精鋼．具一刀不使有銖兩之羨．故其初偶得鐵多者刀成．鋩利絕世．一揮能斷牛腰．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終身寶佩之．漢人願得者非殺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僞者．予嘗訪之老冶．謂之到鋼．言精鍊之所到也．今人纔以生熟二鐵雜和爲鋼．何鍊之有．融劍殆是耶．

東坡坐詔獄．御史上其寄黃門之詩．神宗見之．即薄其罪．謫居黃州．鄭介夫、既下吏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還詩文．悉以奏聞．上見晏叔原所贈絕句．亦從而釋之．神宗愛惜人才．不忍終棄如此．晏詩有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

曾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注云、今之肚塞也．右樂府名都篇．亦有寒鱉炙熊蹯之句．因知今人食品有所謂寒汗假鱉者．夫豈承其舛而訛其語耶．

琵琶詞、檢頭鴨云．路漫漫漢妃出塞．夜悄悄商婦移船．徐師川云．非是．當云路漫漫漢妃馬上．夜悄悄商婦江邊．出塞愁思．移船感慨．適當時語．

王荊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升也．公以爲然．

天聖中、毛應佺、守寶州．朝廷賜慮囚敕書云．敕毛應佺．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俯恤刑章．深切丁寧．斯爲至矣．方郡守長．如能刻意遵奉．與我共此．何患不臻于措息而治平哉．今歲燠戒時．動植咸茂．而圜扉幽圄．猶有纍紲．愀然以思．當食興歎．汝宜體是憂惻．加于撫術．無使狴犴之間．重有淪胥之困．躬親省察．稱朕意焉．敕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泥飾獄屋．掃灑獄房．皆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洗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剋．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飯．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仍散下管內．汝宜嘗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即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又賜衣敕書云．敕毛應佺．汝外分憂寄．普布化條．奉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襴衫一領．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敕書亦且循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時廢也．

獨醒雜志卷五

劉丞相、在位時．族人偶有逋負官租數十萬．丞相不知也．前後官吏畏風不敢問．程公珦．爲廬陵縣尉．主賦事．追逮囚繫．責令盡償而後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賦入不時．吾家之罪．縣官安可屈法也．乃致書謝之．後珦罷官至京師．丞相延見．禮貌有加．珦出謂人曰．劉公偉量非他人能及．眞宰相也．

江之神今封安濟順澤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爲神見．王荊公嘗泛江歸金陵．或見於舟．狀稍異．舟人請公致禮．公從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無拜侯之禮．俄頃不見．蓋其時未封王爵也．

南昌潘興嗣延之．號清逸居士．五歲受官．既長不仕進．趙清獻．唐質肅．薦之于朝．除校書郎．固辭不就．紹興中．趙丞相元鎮．帥豫章．奏言興嗣廉退自守．足以風化．有位．元符中．嘗官其孫淳．蔡京當國．乃追奪其官．今興嗣孫濤尙在．乞賜推恩．以旌善人．濤遂補初品官．

客有謂東坡曰．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工摹臨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高耳．予嘗見子厚在三司北軒所寫蘭亭兩本．誠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未嘗以爲己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賜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卽延見。謁客入。靈素問曰。見我何為。客曰。有小術。頗試之。卽撚土炷鐺中。且求杯水噀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噀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撚土為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溫州而死。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為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于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遽驚曰。少游盛年。何為言語悲愴如此。遂賡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毅甫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未幾果卒。

秦少游所賦浯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曾鐫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整潔。遂直造焉。詢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可以紙筆借我。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臨牖而有一木机。瑩然。少游卽筆書于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宣和間其木机尚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

歐陽公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葬事徵期。日夕憂懼。里之父甲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于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禱

于神曰。惟神扶護母喪歸葬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卽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公後在政府。一夕忽夢如坐官府。門外列旗幟甚衆。詢其名號。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聞於朝。沙山今在祀典。

道鄉鄒公志完論立劉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后劉氏亦未嘗有子。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今若賢妃德冠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后。則何不於孟氏廢斥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甚。內批貶志完新州。疏留中不降出。時人亦不知有何說也。元符末。崇寧春方盛時。相欲媒孽志完以固位。乃偽為志完之疏。傳之中外。其間有云。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廢孟后而立劉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劉氏何德哉。因指摘此語。謂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之由。復申元藁不存。諸人遂誣志完以為實有此說。詔令應天尹孫鼛以檻車往新州收赴京師。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寢。崇寧初。將再貶志完。乃先下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為不根。為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沾名之賊臣。重害友恭

之大義。誣謗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竄責。以戒為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有更胥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建炎二年。廬陵城頹圮。太守楊淵興役修治之。掘土數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鏡。役工方聚觀。或以告淵。淵令取鏡洗而觀之。其背有文曰。唐興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于廬陵。殞于西壘之垠。未卜窆于他所。就瘞于西壘之巔。吾卜斯土。後當火德九五之間。世衰道敗。喪亂之時。浙梁相繼。掌貢邦邑之日。吾子亦復出于是邦。東平鳩工。決使吾季愛子歸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記。淵惻而異之。急遣問石函所在。則役夫以為不祥。棄之於江矣。

宣和六年。山後將入版圖。大農告乏。蔡攸諸人遂建免夫錢之議。江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而漕運之費不預焉。令下之日。州縣莫知所措。乃令稅一千者輸一萬。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賦斂遽起。民間騷然。守令有觀望風旨者。肆皁隸以令日稍愆期。卽以乏軍興論。人益惶懼。小民往往去而為盜。後夫錢之綱將至淮甸。而敵騎已及郊畿。皆為船人所私矣。

太祖時。或詣司天官苗光裔問卜。光裔布算成卦。謂曰。當遷徙。其人問不損人否。光裔曰。無害。既去又一人至。其占如前。又頃之。又一人來占。亦同。仍有前問。光裔疑之。熟視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間。光裔起執其裾詰曰。爾為誰。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乃父祖。朝廷今欲廣池。且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釋之。卽以奏聞。已而鑿池。果得龜十數萬。下令不得傷一龜。盡放還水中。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隨往。倫至金。留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遣歸者。倫名引年出鉤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會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倫死于金。朝廷諱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遊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目闕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卽日發哀云。

秦丞相當參政同執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見。參政戒其夫人無妄對。惟丞相夫人是從。退歸。丞相果問參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無所言。丞相喜。於是待參政益親。

洪忠宣公皓紹興初以禮部尚書使金。留之十五年。既歸。母太碩人董氏年八十餘矣。請補外以便養。秦丞相檜素不樂公。乃以徽猷閣學士出守鄱郡。明年大水。時內侍白鍔從慈寧太后北歸。負恃舊恩。宣言燮理乖繆。洪尚書名聞遠近。顧乃不以為相。辭聞。秦相大怒。付鍔于理。諫官承風旨。遂謂公與鍔為刎頸交。更相稱譽。由是罷郡。鍔遂竄流嶺表。言者復謂公睥睨鈞衡。謀為不靖。遂貶英州。居九年。不及內徙而薨。公饒州人。字光弼。

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國寺貨雜物處。凡物稍異者。皆以番名之。有兩刀相並而穿曰番刀。有

笛皆轉常聲．長大曰番笛．及市井間多以絹畫番國士馬以博塞．先君以爲不至京師才三四年．而氣習一旦頓覺改變．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初與女眞使命往來所致耳．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于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敗于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涂盍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淸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詩稍傳入禁中．徽宗命京以進呈．上閱畢曰．三伏征涂．不若改作六月王師．時復以遐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illegible]厄史．作者．慎人間不驗．置自[illegible]若爲義．作異．京之害．直毋其實．）

余鄉民有燒畬於山岡．每晨往．必見人憩於陰樹之石．望之髣髴如釋教所謂觀音像者．稍逼近．則不見矣．一日再往所見如前．即石求之．瑩然如玉．其中隱隱有觀音像．類今之繪者．民以石歸龕而祠之．自是生理日饒．家用大昌．民既死．其二子析居．兄請盡以家貲與弟．而唯求其石．弟亦願得石．而盡畀家貲以遜．其兄爭之不已．訴于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財．由是爭息．郡經兵火．帑藏皆毀．石失所在．老吏執畢其時者嘗見之．爲言如是．

有方外士爲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爲孽．太守捕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鎖孽龍于離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籍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豬．不設他物．蓋有自也．

予藏韋伯益草蟲九便面．筆勢飛動．幾奪造化．後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諸公題識．客有謂伯益以篆名世．何爲善畫復如此．而不多見也．予觀修水集．有題伯益飛蛾圖．亦嘉其游藝之精．則伯益之墨戲．當亦有藏之者矣．

東坡多雅謔．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爲．沖元曰．綏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尚記憶耶．子敦肥碩．嘗袒裼據案而寐．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之九子母丈人．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沖元云．芾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爲長沙掾．盡焚毀已前所作平生不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其高自譽道如此．至許韋伯益書．乃云．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繼其後者誰欽．襄陽米芾．則元章于字畫間乃有所推重．世謂元章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于韋也．

蕭公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爲侍御史．彈擊不避貴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爲白鬚御史．元符[illegible]獄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鞫問．中書不預知也．公入獄引問．見宮官奴婢十數人．肢體皆毀折．至有

無眼耳鼻者．氣息僅屬．言語亦不可曉．問之只點頭．不復能對．公大驚．閣筆不敢下．內侍郝隨傳旨促之．且以言語脅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亦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誠恐得罪于天下後世．上大怒．將議貶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出于近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始解．未幾竟出之．

獨醒雜志卷六

胡邦衡．春秋之學受教于蕭子荊．子荊名楚．廬陵人．紹聖間．貢于鄉不第．因留太學．時方尚詞賦．子荊獨崇經術．尤深於春秋．從其學者嘗百餘人．會蔡京當國．黜春秋之學．子荊慨然引還．移書謝澥解曰．蔡氏廢麟經．忘尊王之義矣．是將爲宋王莽．吾不願仕．澥得書不敢答．澥亦嘗受春秋大義．邦衡擢進士甲科而歸．子荊尚無恙．謂邦衡曰．學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子荊建炎四年卒．以未嘗娶．故無子．門人私謚曰淸節先生．有春秋經辨．行于廬陵．

曾外祖嚴府君頴．舉進士．皇祐方平治時．四爲縣宰．所居稱職．廉介自持．不求聞達．祖母爲余言．府君爲惠州河源令三年．餘祿不足以養．而絲毫無擾于吏民．罷歸．人惜其去．爭餞以海錯．舟行十里．餘家人發笥．得黃金以告．府君亟命捲笥召餽者還之．其淸謹視古廉吏．惜名不聞于太史氏云．

米元章以書名．而詞章亦豪放不羣．東坡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徽宗朝以廷臣論薦．除太常博士．時內史吳拭行詞．多所褒獎．元章喜．作詩以謝之．其末章有云．中間有一薦開伯．舉道登仙初寵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應怪鬚眉白．蓋自謂也．未入謝．言者謂其傾邪險怪．詭詐不近人情．人謂之顛．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訴其事．以爲在官十五任．薦者四五十人．此豈顛者之所能．竟不報．後四年始得召．復歸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寬袖博帶．人多

怪之．又有潔疾．器用不肯令人執持．嘗衣冠出謁．帽簷高不可以乘肩輿．乃徹其蓋．見者莫不驚笑．所爲類多如此．

東坡謫嶺南．元符末．始北還．舟次新淦．時人方礱石爲橋．聞東坡之至．父老兒童二三千人．聚立舟側．請名其橋．東坡將登舟．謁縣宰．衆人環擁不容出．遂就舟中書惠政橋字與之．邑人始退．然字畫差褊小．不似晚年所書．蓋當時倉卒迫促而然爾．

范忠宣公居于永．太守觀望時政．與公相忘．歲時亦不加禮．建中靖國初．朝廷將起公．遣中使宣賜茶藥．問勞甚至．宣吏遂生新敬．及公將行．皆出送于四五十里外．公辭之不可．乃一一延見．慰藉有加．或進謂公曰．時事一變．朝廷將復用公矣．公謝曰．某罪大責薄．聖恩內徙．若得正邱首．幸矣．他非所願也．言者慚謝而退．

永豐董儀仁德元．少年魁鄉舉．士林中亦知名．後累試禮部不第．流落困躓．晚就特奏名．補文學．初任道州事．遠簿尙待次．其生徒富家劉氏子．邀與俱試漕司．復預薦．試禮部．合格廷對．遂爲天下第一．遣書報其家．人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初老榜官．廬陵之俗．謂特奏名爲老榜．初儀仁既預漕舉．謁一達官于東上之費．達官語坐客有老榜之誚．儀仁頗不能平．故其詩及之．時紹興戊辰．儀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當國．雅器重之．拔引登朝．不十年參知政事．秦相死．儀仁以言者罷歸於廬陵．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歲．更事四朝．涉歷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府．南以太師致仕．爲本朝名臣福祿之冠．

李布夢辭嘗成都合江園．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故事臘月賞燕．其中管界巡檢營其側．花時日以報府．至開及五分．府坐領監司來燕．遊人亦競集．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余嘗聞山陰有古梅．極低矮．一枝纔三四花．枝幹皆苔蘚．每一窠至都下．皆家爭取之．又以小爲貴者．梅花見重於世．蓋多寡大小皆有風韻耳．

江叅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叅明擕筆硯坐牀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嘗記其晚春詩云．鬬草事空猶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詞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俞師郝．與叅明相友善．俱有詩聲．酬倡甚多．師郝有詩云．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尤爲叅明所稱賞．叅明名肆．崇觀間吉守嘗以八行薦于朝．不報．自號鍊陽居士．師郝名處俊．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祿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詩今多傳于江西．

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殘蟬斷螢．政西風．蕭索夕陽流水．落木無邊幽恨．感雲擁登山屐齒．歲月如馳．古今同夢．惟有悲歡異．綠鬢空對．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當年．五雲行殿．咫尺天顏．喜清曉．賦傳仙仗．裹衣染玉龍香細．今日天涯．黃花好亂．滿眼重陽淚．艱難多病．口髮無奈秋思．詞既出．邑人爭歌之．或曰．詞固佳．然其間太酸辛．何故．師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時在維揚．以重九日唱名．故詞中及之．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從弟吏部叔豹爲守．政事有體．識度甚高．遇僚屬嚴重．先君從之踰年．一日袖出爲章．其辭云．檢身清慎．事職公勤．時一同僚．追于代瑞．望公合尖而公不與．先君願推以授之．公曰．君之舉削．可推以及人．而吾之舉辭．不可妄以許人．其相知如此．

魚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沖賦所謂嘉魚出于丙穴．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賦注云．丙地名．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嘗以三八日取之．酈善長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丈．嘗有嘉魚．或以爲魚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戊方則所謂燕避戊己．鵲避太歲．是也．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紹興間爲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託于貴要．其肯應公家之潰者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爲貴家之舟者勿役．第貴家應有不時之用．當謹伺之．輒以他遁則有罪．召其一舟之肯應公家者．假以貲費．俾多造舟．令于衆曰．商賈往來惟許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爭願應役．自是貴要權舟之擾自戢．其爲政多此類．時春禽然都下酒家至爲之辭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縣接上饒．召見與郡．未幾而卒．嘗記南史顧憲之爲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飲酒醇旨．輒號顧建康．與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傳聞強記．與先君同仕湖中．以鄉里故相友善．靖康之難．商老以江華令．同郡民兵勤王至潭．值湖提舉曾吉甫．吉甫因出示闕報．先君欲假以付吏錄錄．商老耳聞曰．吾已識之．不用錄也．迨至館舍．筆爲書數百言不遺一字．其登科時年甚少．復中法科．繼聞以法科進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劄．嘗率一二壯縣．皆有能稱．在新喻時．每治事．聽吏民坐兩廡．縱觀．遇疑獄訟．剖析如流．廡下之人擁掌稱贊．然性狷介．寡與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於倅．商老名弼．永新人．

番陽董氏．藏懷素草書千文一卷．義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適從駕在維揚．適敵人至．適囊橐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弁尤極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畢．上顧語曰．聞懷素千文眞蹟在董弁處．卿可令進來．丞相諭旨．弁遂以進．

趙君貺爲吉水宰．清儉好古．有古循吏風．百姓呼爲趙佛子．方饋卒之擾．王師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億不周．而卒將聞其爲人無所需求而去．其母卒于官．貧無以殮．囊中之絹不能具一衣．郡守遺金十兩以爲歸費．君貺謀之婦．婦曰．君所受金才十兩．他日郡帑之籍數事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卻不受．後得俸僅百餘千．乃歸．道茶陵．爲盜所邀．君貺曰．我無他物．僅有銀數兩以獻．幸容我護喪歸葬．盜熟視之．驚曰．乃趙軍使耶．羅拜謝罪．且曰．我輩知軍使名．前有他盜．恐終不免．送之出其境．君貺往嘗宰茶陵．其所至能感人如此．君貺名鍇．

吉水有南華院者．在山谷之窮絕處．山行可十里．院傍石溪．多夏瀑漲．溪中皆巨石．方流圜折．宛然曲水流觴之勝．石上有㴶嶺．士人呼爲仙人跡．院有白雲堂．在最高處．劉偉明未達時．館于山南之富家．亦

嘗寓書劍於此堂。有二詩曰。紫翠浮浮新曉香。生涯谷汲與松漿。客塵一點自應少。終日到門惟白雲。又云。野興由來慣杖藜。層巒影裏見飛盧。堂一炷起凝碧。化作九天雲染衣。老僧云元題字壁間。幼嘗見之。兵火之後始失去矣。今寺僧於堂之坎建閣。榜曰浮翠。閣之下爲堂。曰雲到。蓋摘其詩語也。

玉笥山舊多隱君子。皆梁宋以來避亂者也。最著者孔邱明、杜曇永、蕭子雲。皆當時猿從其居。今悉爲宮觀。山谷詩曰。郁木坑頭春鳥呼。雲迷帝子在時居。風流掃地無人問。惟有寒藤學草書。即題蕭子雲宅也。予嘗書草書其題郁木洞詩云。伐我萬古石。紀我千載名。欲知古人處。白雲中相尋。又詩云。千載雲霞一徑通。嬰纓迴日鎖溶溶。鳥啼春晝桃花拆。獨步溪頭採碧茸。山谷之詩本此。此山幽深盤曲。延袤百餘里。泉石水竹之勝。概固無恙。道宮雖環據。而其流反役於衣食。不能標白之。多爲蓬蒿瓦礫之場。亦可惜也。

王儀升名晉。新淦人。困躓場屋。遂入玉笥山依道士潘與齡。獨居白雲齋十餘年。予聞其名久矣。因與諸子入山訪之。儀升來相訪。時年六十餘。論詩談理。亹亹不倦。予問居山久何所述。答以止作絕句紀玉笥之勝。因得其一編。其碧山道中詩曰。攧石韻寒泉。依稀寄語處。回顧覺無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詩曰。山樵竹裏居。時約樵堪渡。落日渡平疇。牛羊點寒莫。語意蕭散。皆此類。非塵外聲利者不能也。

康伯可子之題慈力寺松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予嘗以語王儀升。儀升曰。造語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見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豈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詩無可議者。

紹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水調歌頭云。平生太湖上。來往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邱壑漫蹉跎。膾新鱸。斟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長。不謂今日識兵戈。欲瀉三江雪浪。淨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不題姓氏。後其詞傳入禁中。上命詢訪其人甚力。秦丞相乃請降黃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隱者也。自謂銀艾非吾事。可見其泥塗軒冕之意。秦丞相請招以黃榜。非求之。乃拒之也。

張子韶廷對時。欲寫至豎刁開於齊而齊亂。伊戾開於宋而宋危等語。諸璫在殿下者。來竊窺之。子韶捲卷正色謂曰。方欲言諸君。幸勿觀也。皆慚恚而退。

子韶又論劉豫事云。彼劉豫者何爲者耶。素無勳德殊之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君親。委身夷狄耳。黠虜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聞虜得之。傳以示豫。豫大不平。會其左右出其文。令榜於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嘗爲之動。其事達上聽。他日子韶陛對。上語之曰。劉豫榜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乎。褒嘉久之。

羅飲若、李東尹、與胡邦衡同在學舍。甚相得。他日同赴試。飲若見邦衡試卷。問曰。此欲何爲。邦衡曰。覓官也。飲若因據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諱字。謂曰。與汝一官。邦衡改之。是歲遂中選。故邦衡有啓謝飲若。具述與一官之語。胡公既爲侍從。東尹亦仕至中大夫。飲若止正郎。嘗謂余曰。頃在學舍。儕輩之儀俟應同

舍。不免自執烹飪。邦衡能操刀。東尹能和麵。某無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職小大已定於此。飲若名棐甚。東尹名孝悲。

世傳燒煉點化之術。有乾汞死朱。砂雌雄黃。硫黃之法。因鹽爲金銀。誑誘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謂無此術。余族祖少嘗好之。挾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傳。費用以此而匱。而好之未厭也。一日遣一僕入城市水銀。道遇一客。亦舊嘗至其家者。呼僕來前。問其主翁之無恙。且問所攜何物。對曰。市水銀歸也。客聞壺。燃少土投之。笑遣僕曰。爲我謝主翁。水銀若容易乾。得無處著錢矣。僕歸以告。族祖惘然觀壺中水銀。則皆凝而爲銀矣。自是始悟。不復留意、

獨醒雜志卷七

南豐之曾。曰鞏。曰牟。曰宰。曰布。曰肇。章貢之曾。曰弼。曰懋。曰誕。曰開。曰幾。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顯。南豐之最著者子固、子開、而子宣遂登相位。章貢之最著者叔夏、天啟。若吉甫。雖晚遇。亦終夾對。此二族蓋甲於江西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魯公一傳而有樞密孝寬。再傳而爲[illegible]。三傳而爲今丞相懷。又曾氏之最著者也。按千姓篇。曾氏望出盧陵。自孔門點、參、元、西之後。至漢纔有尚書郎偉一人耳。而江西之曾居盧陵。尤多散在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睦陂、派別枝分。不可盡紀。予家在吉。吉水自爲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獨相傳以爲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龍君章野史列傳。曾氏有諱崇範者盧陵人。獻書李唐。遂家金陵。李氏歸朝。而其子乃以實歸。則知曾氏自金陵歸盧陵。初非自金陵徙盧陵也。予家有墳墓在鄰之華都。疑與章貢之族通。而自南豐來嘗者以爲吉、贛、撫三郡本江西之一族。亦未見譜牒。其可推尋。然盧陵之族諱乾度者。在本朝首舉進士。終于鄉黨。其諸族相繼登科無慮數十人。觀章貢南豐終無顯者。睦陂之族。如晦運幹。諱查明。登宣和甲辰乙科。與諸父相弟兄。嘗言尚書之後。歷及唐五六百年。曾氏無聞人。而本朝居相位。登禁從者如是。蓋本朝以火德興。曾氏以火晉合。晉雖附會。未爲無驗也。

涪陵譙定字天授。幼學佛氏。伊川之貶涪也。始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教以中庸諸書。多有頗悟。後伊川

得歸。天授逕至洛中而返。靖炎間。兵戈擾攘。天授尚無恙。一日忽棄家隱于青城山。莫知所終。方士為余言今或有見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幾何矣。伊川嘗訓道家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審如是。則天授誠不死矣。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懼乎。知可曰我懼有三。父母之死皆為醫者所誤。今不及致敬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于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既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眞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輿置于家。親為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欲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略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謂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陞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眞州人。有普濟本事方。今行于世。

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燒金之術。因會緒以見劉承珪。承珪薦之王冀公。遂得召見。時人謂之王燒金。捷能使人隨所思想一一有見。人故惑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罌中。埋之野外。狐見而欲食。喙不得入。饞涎流墮罌內。漬入肉中。乃取其肉曝為脯末。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水頮面。即照見頭目變為異形。今江鄉喫菜事魔者多有此術。嘗有一人往從之。以水令頮面。其人但頮其半。頮處變為異。未頮處乃如初。因知水中有異也。

紹興九年。金人歸河南之地。欲講和罷兵。朝廷許之。明年春。藍公佐使金回。和議頗變。朝廷遂命騎帥劉錡信叔。為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至順昌。方與郡守陳規相見。忽報金師入塞。已抵泰和縣。警書遝至。錡會諸將議曰。吾軍方自遠來。會未蘇息。而敵人壓境。策將安出。諸將或欲迎戰。或欲固守。或欲順流而下。錡伏兵於城下以待。有餘騎渡潁河而來。伏兵起擊之。無一還者。翌日敵將韓常兩將軍兵至。去城三十餘里而砦。錡夜遣人襲擊。明旦復與戰敗之。殺傷千餘人。敵復增兵來援。直逼城下。錡於城上以破敵弓射中敵將。敵稍退。乃以步兵邀擊。復大敗之。敵歸砦固守。錡復出精騎五百。夜劫敵砦。乘勝直至中軍。殺其酋長。死者不可勝數。敵自此一夕營四五徙。時方六月盛暑。皆被甲不敢下馬。得間諜。謂求援於兀朮甚急。或勸錡曰。今已屢勝。不如全師而歸。錡不聽。兀朮果自將兵至。遣數騎直來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餉日頭。戰既合。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策應。錡出軍五千。接戰自西而南。轉戰四門。往來馳逐。自辰至戌。金師大敗。退走歸砦。不出。聲言漬礟架橋。必欲破城。越三日。兀朮乃引軍北歸。後降人言。其軍中自謂南侵十五年。未嘗少衂。惟和尚原以失地利敗于吳玠。今又敗于此。他朝莫是外國借得兵來。自後遂決意求和矣。

岳公飛之破固石洞也。賊砦據山之巔。縣崖百仞。登者躋攀而上。不勝其勞。官軍每登山。賊輒憑高據險。投刃轉石。士卒皆重傷而卻。公既至。直入洞中。與賊砦相對。而營賊畏公威名。堅守不復下山。公一日

令曰。來日當破賊。軍中不知所謂。明日遲晨。令諸軍陣于山下。與賊砦相距甚近。既成列。公臨後從高以望之。賊在上。見官軍逼近。亦竊嗤以待戰。其酋長乃一女子。號廖小姑。持刃叫呼曰。今日官軍要破我砦。除是飛來。公聞其言。顧左右曰。飛即我也。麾鼓進師。鼓聲方合。有卒先登。公望其旗曰。此前軍第三隊也。當作奇功。諸軍競進。遂破賊砦。生擒其酋以歸。

紹興六帥皆果毅忠勇。視古名將。岳公飛獨後出。而一時名聲幾冠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萬九百人。嘗一可以當百。余嘗訪其士卒以為勤惰必分。功過有別。故能得人心。異時嘗見其提兵征精之固石洞。軍行之地。秋毫無擾。至今父老語其名。輒感泣焉。蓋其每駐軍。必自從十數騎周遊巡歷。惟恐有一不如紀律者。時裨將楊貴。部一卒擅離隊伍。遂斬而尸之。卒尚未死。飛見之問其故。以為不應死。願左右求其生。不可則絕之。而解衣以驗焉。召貴詰曰。擅離隊伍。罪未至是。汝當以死償之。貴皇懼不敢對。諸將羅拜。祈免乃已。然以隸軍籍上有逋逃者。責使招降焉。不然復其罪。貴後能致其人者始獲免。

方臘之變。經制使陳公亨伯。館先君於幕府。時洪尚書光弼。以南京國子博士被檄主饋事。因與定交。先君與尚書同年同月生。故極友善。寇平論功。先君補初官。尚書遷京秩。後更兵戈。音問遂疎。先君既勤王而歸。即捲軌朝市。尚書亦以使事見執於絕域者累年而後歸。卒莫能申敍。先君每切恨歎。

方臘家有漆林之饒。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漆千萬斤。官吏科率無藝。臘又為里胥。縣令不許其貿募。臘數被困辱。因不勝其憤。聚衆作亂。先誘殺縣令。兵吏無與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悉奉從之。衆至數十萬。是時天下晏安久。州縣士卒皆不習于兵。望風奔潰。賊聲勢益張。復陷婺歙等州。乃入錢唐。觀燈飲讌連日。因遣人發掘蔡氏父祖墳墓。露其骸骨。加以暴罵。王師既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鋒。後臘以食少人衆。勢稍窘促。遂擁從千餘人入劍溪洞。死拒不出。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偽為朝廷招降者。誘之以官。既出則縶之。父子皆械送京師。戮死于市。餘黨遂平。初臘之入杭也。有太學生呂將者。為之畫策。以為不如直據金陵。因傳檄盡下東南郡縣。收其稅賦。先立根本。徐議攻取之計。可以為百世之業。若止於擄掠城邑。是乃盜賊。臘不以為然。曰吾家本中產無他意。第州縣徵斂無度。故起兵願得賊臣而甘心耳。先君嘗謂天下無叛民。其或至于此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童貫之討方臘也。盡檄東南諸路兵凡數十萬。貫獨總之。既累月無功。朝廷頗加督責。貫懼無以為計。乃出令與賊戰。而不能生獲者。許斬首以獻。亦議推賞。輒欺者抵罪。諸軍自後每出戰。或夜劫賊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殺之。以其首來。貫即授賞。不問其是賊與否也。軍士因大為欺罔。偶出遇往來人。亦皆殺之。因告其主將曰。道逢賊衆。因與鬬敵。遂斬其首。主將縱知其非。亦不敢言。陳公亨伯嘗見貫謂曰。聞諸軍每戰。多殺平民。要須禁止。且治盜與治夷狄不同。彼夷狄獸貌與中國大異。故可以級論功。今平民與盜初無別。軍士利于得賞。何憚而不殺平民乎。貫不聽。既而臘招降餘黨。潰散軍士。追奔或入民居。全家殺之。以其首獻。貫欲張大其功。亦不問也。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詔。廳天下方鎮郡縣。各率師募衆。勤王扞邊。湖南帥郭公三登。獨起民兵。命縣宰各統所部。情勢甚厚。時先君爲永州東安簿。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武以先君易之。俾有是舉。守以屬先君。或勸曰。邑固有令。君獨何爲。先君揮之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時。即日治兵以行。部舁轎爲。一路莫能及。既至淮甸。聞京城失守。羣毫有叛卒。肆剽于道路。兵至是多引歸。先君獨與二三公。勸兵趨南京。時光堯未即尊位。留守乃朱丞相勝非。其時官吏多逃散。朝班無幾。兆衆勸進。乃築壇于州治儀門外東南隅上。登壇受寶。北向痛哭。班立者無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師能歸。官吏各推賞有差。先君謂是行也。勤勞有之。功效則無。豈忍受賞。既以兵歸零陵。尙餘犒賞鏹千兩。悉上送官。自舉兵至訖事。文移數篋。崎嶇兵火。毀失殆盡。僅存印歷至勤王事。止見之差出條耳。

衣冠南渡。劉發運、事止來自冀州治所。舟行至新淦。適遇金騎。一時行舟皆爲所焚。發運僅以身脫。顧無所歸。聞之鄉之長者。得外大父劉公儀仲。徒步歸之。外大父因授館。且爲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裳三四。吏卒十數。舟卅艘餘其底。尙得錢數百千。時方復擾。避山谷間一日亦四五驚。卒有長吁于外者。劉聞之諮曰。天步方艱。吾身不敢自愛。爾曹乃嗟怨耶。立命斬之。先君時留外氏。因與遊處。先君少爲治亂之學。嘗欲觀闕。以策干當路。輒不受。遂游浙江。盡作諸公方略顯書。由是勉出爲世用。而志已衰遲矣。劉一見。先君以爲偉人。既及零陵勤王始末。歎曰。世不無義士。顧勇于義如君者。人所未知耳。邀與俱歸事實。隆祐在所。先君辭以久出遠歸。不忍復去親旁。願分贈先君曰。觀君不樂仕進。殆將隱矣。後會無期。因以詭裝贐別而去。先君既不復出。而劉後爲吏部侍郎。不久亦罷。卒不復相聞。

張孝純守太原。敵人攻城甚力。孝純遣蠟丸求救者凡十有八。朝廷初遣种師中往援。師中兵敗于榆次。復欲命李公伯紀爲宣撫。帥師救之。伯紀辭以不知兵。朝廷不許。御史陳過庭。率其屬陳公輔等言曰。李綱儒者。不習軍旅。若師出再衂。則太原失守。適要近甸。禍實不測。非計之善也。疏亦不報。既而解潛等果失利。孝純以糧盡城陷。敵人長驅而來。無復後顧矣。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指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爲第三人。爲荆南教官。與楊龜山中立交承。遂相與講學。及爲提學官。與謝上蔡顯道從游。亦厚。崇觀間。嘗爲太學官。嫌當時執習元祐學術。而公獨留意正叔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絕。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爲得其傳。而公嘗自言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公名安國。字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于世。

劉尙書美中兄弟終鮮。父大中極憐之。大觀初。貢于鄉。將赴南宮試。大中令一老僕從行。至中塗。尙書一夕忽暴病而死。僕驚哀甚至。趨半日求醫。逆旅主人皆勸之具棺斂。僕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盡。今惟此爾。若又死。則是無天地也。且我何面歸見主翁。於是以席藉地。寘尙書於上。坐於其旁曰。若是三日而不活。則眞死矣。越再夕。尙書手足復動。再救數日。疾平。遂入京師。次年中進士第。

獨醒雜志卷八

歐陽在政府日。臺官以閨門曖昧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詔賜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又詔曰。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出。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宜起視事如初。毋恤前言。又後去塞字。改作釋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侍郎敦逸。仕于朝。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訓其諸子。暇日課其習業不加進。侍郎責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學。甘齏鹽者凡幾載。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鄉人曰。公嘗過矣。侍郎乃歎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其好學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建炎三年。僞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獨通判廬陵楊公邦義。毅然不屈。先自書其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僕曰。吾即死矣。敵居數日。其酋帥有張太師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紙書死活二字。使示公曰。無多言。欲不降。書死字下。若歸于我。書活字下。公觀吏有傍簪筆者。即奪筆書死字下。敵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數日。因公以見四太子。公大罵不絕口。敵怒甚。殺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敵去。州白其事于朝。褒錄死節。初贈直祕閣。繼又贈次對。謚忠襄。賜官田。官其諸子。令立廟于金陵。賜

告云。儒夫每生。名不稱于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于泰山。汝稟性剛方。値時艱危。介胄之士望風而遁弃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獨汝能明事君之義。抗死節之忠。誓不屈于番酋。寧自甘于血刃。口不絕罵。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肆頒恩典。庸慰忠魂。粲然閒直之華。昭哉廟食之遺。併推寵秩。以及遺孤。并止往居之榮。實是臣工之勸。尙祈不昧。知享此哉。

歐陽全美名珣。廬陵人。登崇寧進士第。靖康初全美調官京師。時金人欲求三鎭。全美行次關山。以樂府寄其內曰。雁字成行。角聲悲送無端。又作長安夢。青衫小帽。這回來。安仁兩鬢秋霜重。孤館燈殘。小樓鐘動。馬蹄踏破前村凍。平生牽繫爲浮名。名垂萬古知何用。全美至京。有詔許上封事論禦戎之策。全美應詔陳利害。時有九人同召對。全美奏曰。割地敵亦來。不割亦來。特遲速有間。今日之策。惟有戰耳。時宰執有主棄地之議者不悅。卽除將作監丞。使金竟不復還。朝廷錄其節而官其壻。乃從兄叔謙也。

叔謙爲余言。紹興十一年夏。客臨安。一日有客垢衣破冠。若遠至者。來同邸。卽一室閉之。遂詣尙書省。自言明日召見。已而命之官。後詢其人。姓李名微。邵武人。是時尙書洪公留絕域。得皇太后書。遣微以蠟丸致之上。得書大喜。謂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問且十五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尙書公以使命見執於金。其間遭罹危辱者屢矣。而能仗漢節。誓死不變。間關萬里。道致皇太后書。以寬天子孝思。可不爲忠乎。

李忠愍公若水。爲大名府元城縣尉。日有村民持書一封。公得書讀竟。卽火之。詰其人何所從來。對曰。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往縣西。逢著鐵冠道士。索取與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旣而如夢中所見。故不敢隱。公以其事涉詭怪。遂縱其人弗治。因作絕句記之曰。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空虛。公初以書付火之時。其妻子弟驚訝。求觀弗獲。獨見其末曰。靖康禍有端。公卒踐之之語。其後二聖北狩。公抗節金營。將死而口不絕罵。則知天生忠義。爲神物者已預知其先矣。

國家初與金人結好。遣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歸。朝廷復遣其子擴爲使。宣和末。金人敗盟。舉兵入寇。擴尙以使事留金。後得脫歸。未至太原而敵騎已長驅南下矣。擴乃舍使事。說童貫。願招集忠勇以遏賊鋒。貫許之。擴過眞定時。劉公韐爲帥。公以擴嘗使于金。知金之情僞。心頗疑之。遂留不遣。一日擴潛遁一卒之保州。爲邏者所獲。劉公益疑而未有所處也。公之子子羽謂公曰。馬擴首尾計議邊事。不以虛實告朝廷。遂使戎馬深入。震驚京師。且復潛遣兵士爲保心腹。不若聲其罪而誅之。庶絕後患。公以爲然。遂召擴立於庭下。責其誤國。令拽出斬之。擴叫呼不服。乃以付獄推治。未幾。劉公召還。金人陷眞定。擴得免死。

契丹爲金人攻擊。窘蹙無計。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童貫。蔡攸于軍中。願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眞本遼小部落。貪婪無厭。蠶食鄰類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爲南朝憂。脣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言于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于朝。遂既亡。金人果背約。

靖康初。召种師道赴京師。才入國門。卽日引見上殿。淵聖起迎之曰。朕久望卿來。何其遲也。途中跋涉不易。師道謝畢。上賜坐問曰。國步多艱。敵人深入。卿何以禦之。師道曰。兵事難預料。容臣登城觀敵勢。如何。卻得奏聞。但敵若在三十里外頓砦則難退。如逼近則易耳。明日敵移軍三十里外。師道因得於城上修飭備禦之具。敵屢進攻皆卻。遂結盟解圍而去。師道其初所言。蓋知有間諜。乃欲親之爾。敵人果中其計。但禁庭密議。不知何從知也。

朝廷之召种師道也。使者促之。項背相望。師道老矣。或勸之弗行。師道謂其子曰。朝廷近來議論不一。吾縱有謀畫。未必得用。然世受國恩。今而辭難。天地且不容我矣。遂隨詔使日夜疾馳。至闕下。畫策以退敵。人賴少安。金兵北還。師道請邀擊之。李邦彥等不許。師道謂何㮚曰。敵深入吾地。止邀金帛而還。彼非惟懼乘深死傷士馬。蓋慮三鎭之議其後也。吾觀敵衆未已。今旣不用吾計。吾不復言。然切料敵必再來。要當先爲之備也。朝廷不聽。其冬金人果再犯京師。

京師戒嚴。金人攻城甚力。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圍城中具見張孝純王稟等。設此而敵無所施。朝廷反以爲狂。不肯試一爲之。蓋不知吳越將孫琰守蘇州城。嘗用此拒敵而淮南不能攻。時號爲孫百計也。

崇寧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其或阻格。則以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奏畫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或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繳之。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尙書方得奉行。猶恐未愜輿議。則又許侍從論思。臺諫奏劾。自御筆旣行。三省臺諫官無所舉職。但摘紙尾書姓名而已。大觀中。吳執中子權爲御史。上言乞遵祖宗成憲。不許直降臺官及論輕賜予以蠹邦用。指爵祿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給事昌言封駁麻制。乞以罪狀宣布四方。時人以爲盛事。

何忠孺昌言。新淦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一。徽宗朝累遷爲給事中。張商英罷。蔡京復用。遂以散官出居閒十有餘年。物論歸之。淵聖卽位。復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事。未幾金人再犯京師。二聖北狩。太子諸王宰執侍從皆從。而昌言逃匿太子宮禁中。偶得不行。張邦昌僭號。因更其名。及隆祐垂簾。始欲復出。而人言已不可掩。恚憤成疾而死。

李仲諒大有。新喩人。靖康初爲贛守。京城戒嚴。卽調贛卒勤王。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皆不知兵。及當調發。閒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觀者莫不竊笑。惟贛卒獨勇銳。器械亦精明。仲諒號令整肅。師行秋毫無犯。人謂仲諒旣知兵。而贛卒亦閑習紀律。度必可用。及至京師。亦無及矣。仲諒紹興初嘗立朝。卽上書言兵事。以爲用兵當有機有權。明於此而後可以決勝。光堯皇帝覽之大喜。卽降付中書。時趙元鎭丞相當國。一日奏事畢。上諭丞相曰。李大有書涉兵機。故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取河東之策。太祖

發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既退.乃取其奏歸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當用齊賢策.太宗後平河東.用齊賢爲相.二祖沈幾先物.朕當以爲法.觀聖語如此.則將大用之矣.未幾而歿.終於檢正.

紹興戊午冬.奉使王倫與金使來和.欲天子拜僞詔.國論未定.朝士無敢言者.胡邦衡銓時爲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請羈留金使.斬主議者之首.以謝天下.辭大憤直.上怒其訐.將褫官竄昭州.時御史中丞爲鄉附.中諫議大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向子諲.禮部侍郎曾開、張九成.入對.俱坐引救甚力.時丞相秦檜參政孫近亦迫于公論.請從寬謫.侍從議.謫廣州監鹽倉.御史再以爲言.乃以爲福州簽判云.

胡邦衡、自福唐貶新州.王民瞻以詩送之.有曰.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嘗爲茶陵縣丞.累年不調.居鄉里.以詩名家.二詩既傳或以爲訕.由是亦坐謫辰州.邦衡在新州.偶有萬古嗟無盡、千生笑有窮之句.新守亦訐其詩云.無盡、指宰相.蓋張天覺自號無盡居士.有窮、則古所謂有窮后羿也.於是再遷儋耳.其後邦衡還朝.嘗以詩人薦民瞻.凡再召見.初除國子監簿.後除直敷文閣.終于家.

禪家合衆而不譁.無怒而有制.執事者不辭其勞.居安者不愧其逸.入其門.升其堂.齊齊截截.動有條理.明道先生嘗見其會食.因歎以爲得三代之禮樂.吾人族姻並居同室.未必如其衆多.而不能若是之齊肅者.往往女子實釁實始之.此禪家所以至於屏妻絕子也.

盧文紀、與崔協不平.協子舉進士.文紀爲知貢舉.王延曰.吾嘗晝子于朝.今子應士當求實效.無取虛名.昔趙人善泅.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之.對曰.其父善泅.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謂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選協子寘甲科.人以爲公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天下者.其父祖蓋自謂善泅者也.使延爲主司.吾知其與選寘者反矣.

予嘗傳登瀛圖本.規模布置.氣象曠雅.每思繪始者必非俗筆.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乃欽廟在東宮得閻立本此畫.親爲題識以賜詹事李詩.二本絕不同.皆見鄭尚明所賦長句云.閻公十八學士圖.當時妙筆分錙銖.惜哉名姓不題別.但可以意推形模.十二匹馬一匹騧.五士無馬應直廬.五騎施鞍乃韓從.長孫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挽弧.一人觀鵝憑欄立.一人運筆無乃虞.樹下樂工鳴瑟竽.八士環列按四隅.笑談散漫若飲徹.盤盂杯勺一物無.坐中題筆濟而癯.似褚連更開論書其中.一著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樹各相語.一人繫帶行徐徐.後有一人踞而酌.獨吟芭蕉立.脚侍二.時登瀛客若是.在觀治教異不謹.書林我曾昔與諧.三局腕脫幾百當.雖文大筆亦何有.髮但日屢公廚.邦家治亂一無補.正論出口遭非辜.時危王石一焚摧.賢悲恩古爲嗟吁.考其所序列意.斷必爲非本賦之.然長孫王魏元不在其中.不知鄭詩何爲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記.開元中張燕公等十八人爲集賢學士於東都.命象寺圖寫其貌.意二本必居其一.而後人皆以爲正觀學士耳.

今人製陶硯.惟武昌萬道人所製.以爲極精.余初未信也.盧陵有劉生者.自言傳萬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輒敗.至有三五年遂剝裂不可用者.余頃因歉歲.有野人持一風字樣求售.易以斗米.滌濯視之.亦陶硯也.其底有萬字篆文.蓋其爲萬所製.用之今餘三十年.受墨如初.雖高要歙溪之佳石.不是過也.聞武昌今尚有製者.乃萬之後.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棋.挾此藝者日至.其母夜臥.忽驚起.問其故.云夢呑一枯棊也.初意日所嘗見.是以形於夢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歲.厥祖與客對弈而敗.卓明忽從旁指曰.公公誤此一著耳.其祖敗而不平.怒謂曰.小子何知.推局付之.卓明布數著.果勝.厥祖大驚.因與對枰.其布置初若無法度.既合.則皆是.數日間.遂能與厥祖爲敵.迨十餘歲.遂以棋名.四方之挾藝者稍爭先耳.往歲有客以棋求見.朋友因共招卓明與較之.卓明連勝.客曰.胡秀才野戰自得.而某以教習.不離規模.是以不勝.

凡學書.當先學偏旁.上下左右.與其近似者.皆不相遠.熟一偏旁.則數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調筆.使毫墨相受.燥濕適宜.厚墨則靡鋒.紙平身正.腕定指固.則結字有準矣.

盧山王元甫有詩名.隱居山中.不與士大夫相接.東坡自嶺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見之.元甫辭曰.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復從賓贊.幸爲我謝之.東坡歎賞而退.

劉尚書美中嘗夜夢與一方士談禪.往復辨論宗乘中事甚詳.美中因問之曰.仙家亦談佛耶.方士曰.仙佛焉二理.豈有二哉.美中既寤.頗異其事.遂紀之以詩云.北風吹雪暗天宇.蕭颼寒生月當戶.頹然就枕睡思濃.夢魂悠悠遠塵所.仙君勝士青見瞳.促席從容款陪語.自言本事濟靈君.學佛求仙兩無阻.雲耕白日降丹空.天衣飄飄輕舉.方蹤宮深雲海闕.金碧畫房隔煙雨.與君相有香火緣.聊復東來相勞苦.方遊崑闕遲無期.君住世間須壽爲.塵勞足厭何足厭.等是實相夫何疑.前身似是塵外人.端爲世緣廢此身.重聞妙語發深省.若更離塵佛亦塵.方平羽節何時來.道宮佛殿隨塵埃.未須苦說揚塵事.東海波聲或似雷.美中以爲詩中皆紀其問答之辭.故盡錄之.

蕭體仁之祖名展.生前嘗自卜地.以爲壽藏.既死而其子易之.將葬.扶護適過其地.柩忽重不可舉.子始驚異.因欲就葬.掘地丈餘.忽遇大石.其上有展字.乃其名也.人益信其不偶.

獨醒雜志卷九

建炎末。呂丞相頤浩以勤王復辟之功。進登相位。嘗在中書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幘。吏對祖宗以來。宰相無去堂吏巾幘法。公曰。去堂吏巾幘當自我始。吏不能對。

苗劉之變。張魏公自平江興兵討賊。二人懼甚。朱丞相勝非因說之曰。兵至。則不必戰。戰而不勝則汝危矣。不若先次復辟以贖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復辟。初魏公之起兵也。先遣士人馮轓入奏。因以好詞諭二人欲款其謀。轓與二人之幕客馬柔吉相善。因令宿于柔吉之所。以覘軍情。轓至而事略定。勝非因奏補轓京官除郎中。其後乃謂人曰。轓蜀人。總遠道之來。不過欲成就之耳。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紹興講解既成。上自執政大臣。下至臺諫侍從。以爲非是者稍稍引去。於是登顯位。據要途者皆阿附時宰以爲悅。外之監司郡守。或傾陷正人以希進。流人逐客之嶺南者。其迹益危。潮守則勸奏趙丞相。湖南帥則陰中張魏公。儋耳則睥睨李大參。春陵則輕治王樞密。其他紛紛不可勝數。

蔡元長爲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異。費用不貲。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飲。命作蟹黃饅頭。飲罷。吏略計其費。饅頭一味爲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家。酒酣。京顧庫吏曰。取江西官員所送鹹豉來。吏以十瓶進。客分食之。乃黃雀肫也。元長問尚有幾何。吏對以猶餘八十有奇。

龍德宮出幸。童貫自太原遁歸。時廷議欲請淵聖親征。命貫留守。貫聞之心不自安。乃將勝捷軍三千餘

人。迫從龍衛之劄。雖面朝廷論貫不告而遁。及首禍罪惡。請誅之。而貫在外領兵以扈從爲名。恐復生事。遂詔聶山爲江淮發運使。密圖其事。山既陛辭將出國門。左丞李綱言於上曰。貫之罪惡已著明。然今在上自左右投鼠不可不忌器。若欲誅斥則出一詔書足矣。何用詭祕如此。上深然之。遂貶貫池陽。雖有嶺南之命。

范公宗尹。廷對訐直。人所難言。紹興以來。鄙夫賤隸。猶能誦之。淵聖在東宮時。知其名。及即位。遂以兵部侍郎召。宗尹既立朝。首論崇寧以來上下欺罔。復論蔡京童貫朱勔等罪惡。物望太錚。及金人犯闕。耿南仲主和議。宗尹力附其說。時廷臣有進言金不可和者。宗尹在殿上厲聲叱曰。朝廷大論已定。小臣不敢有異論。議者始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執政。裂江北之地。或五七郡。或三四郡。使數大將鎮撫之。又於沿江易置帥漕。創立安撫大使。但約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何。雖池州僻陋小郡。亦置江東大帥。其後李成以蘄黃舒光四州叛。乃鎮撫之人也。

余居之西。背驛道有地曰金牛驛。蓋古之郵亭也。驛旁有長沙王墓。遠望如邱阜。故老相傳曰。此漢長沙王墓也。長沙王在漢固多。特未知其爲誰。余遊贛。聞有金精山者。始因吳芮將兵征南越尉陀。開此山有美玉。鑿石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吳芮嘗至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恐芮軍所營附。建炎叛卒嘗發之。斷地尋丈。見石槨皆錮以鐵。卒不能啓。其下有飲酒湖。地甚以深。可坐百人。俗傳爲眞爵。咸池者非軍旅中恐不能如是也。

北苑產茶有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分內外園。江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晉公行漕事。始製龍鳳團以進。然歲不過四十餅。慶曆中。蔡端明爲漕。復有增益。元豐中。神宗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高于小龍團。今歲貢三等十有二綱四萬九千餘銙。

饒之譽都尉廨後舊有灌嬰廟。臨其池上。廟毀。往往頹墜池中。歲年不可計矣。因刀鑷工。取半瓦爲礪石。人見而異之。遂求其瓦爲硯。於是有灌瓦之名。求者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銅雀瓦不復有。亦寶蓄之。

南粵俗尙蠱毒詛咒。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往有客遊南中。暑行叢林下。見一街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即逝去。客旋覺體中不佳。夜宿于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謂報冤蛇。人有觸之。不遠百里躡跡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當至。客懼求救。主人許諾。即出龕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寘枕旁。通夕張燈假寐以俟。聞聲即啓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間。俄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窸窣響應。擧之乃蜈蚣。長尺許。盤躃而出。噬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筒中。客即覺體力醒然。遽且視之。則前所見蛇斃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妄。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與其子睥睨客所攜。客疑之。乃物色翁所爲。竊見其父子出獼猴。繪像。禱之甚虔。乃戒僕終夕不寐。仗劍以伺。已乃有推戶而入者。即一獼猴人身而長。揮劍逐之。遽逸失去。有頃聞哭聲。則舍翁之子死矣。

陳忠肅公居南康日。一夕忽夢中得六言絕句云。靜坐一川煙雨。未辨雷音起處。夜深風作輕寒。清曉月明歸去。既覺。語其子弟且令記之。次年徙居山陽。見歷日於壁間。忽點頭曰。此其時矣。以筆點清明日曰。是日佳也。人莫知何謂。乃以其年清明日卒。

劉寬夫倜。丞相沆之孫也。崇觀中爲次對。靖炎間廢罷。嘗得旨敍復祕閣修撰。臣僚論列。以爲其所歷差遣。則爲大晟府按協聲律。及提舉道錄院管幹文字、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錄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其所賜帶。則因撰辭應記。其所被譴。則以臣僚論其交結附會寬夫。由是終身不復職名。

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爲問。周表卿執羔素通此學。對策極該博。自謂當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從貂璫假籌布算而後答問。表卿驚曰。果爾。吾當少遜之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臚唱。元用居第一。表卿次之。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爲德士。僧皆頂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至。冠裂爲兩。飛墜于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爲。守遽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強。遂止。

徽宗時邊事大興。程鄰於西廣置隆兌二州。又置大觀州。湖北又置靖州。建官分職。與內地等。費不可勝計。靖州初無賦入。歲於湖廣撥錢七八萬以養官兵。有損無益。紹興中朱子發內翰嘗奏欲廢爲一縣。以擬過徽上。願許之。且曰。前朝開拓土疆。似此等處。尤爲無益。昔議之臣深爲可罪。既而事亦寢而不行。鄉人李秀實嘗守是郡。爲余言州雖無益于朝廷。然屯駐重兵。非假之事權。則不足以鎮撫僚併鄰辰沅一州而置軍使。則亦足矣。

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至御苑。踰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是殆風氣土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東安一士人善畫。作鼠一軸。獻之邑令。令初不知愛。漫懸於壁。旦而過之。軸必墜地。屢懸屢墜。令怪之。黎明物色。軸在地而貓蹲其旁。遽舉軸則亟躍逐之。以試羣貓。莫不然者。於是始知其畫爲逼真。其作八景圖亦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則不見月。江天暮雪則不見雪。第狀其清朗苦寒之態耳。若瀟湘夜雨。尤難形容。常畫者至作行人張蓋以別之。渠但作漁舟吹火於津渡。以火明劈驟有見。則危亭在岸。迷檣在步耳。瀟湘猶有故人。辱往來艤舟其下。故藉此以見也。米元章謂八景圖爲宋迪得意之筆。意其如此。

吉水元濟觀。臨大江上。江中有旋渦。相傳云有舟沒於此。久而不見蹤跡。乃出於豫章與城山下。以爲江有別道。由旋渦而入。昔時有蛟爲害。嘗出沒渦中。許旌陽捕逐至其處。旁有巨石裂而爲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陽試劍石。且云。旌陽鑄鐵作蓋覆渦上。今水泛時其渦乃見。

大觀四年。張天覺爲相。蔡元長致仕時。忽有僞詔傳布天下。其間謂元長公行狡詐。行跡詭譎。復云今後州縣有蔡京蹤跡。並皆削除。有蔡京朋黨。悉皆貶削。陳州守臣以聞。朝廷詔諸路以五百千爲賞。捕獲遣者。其歸不以赦原。竟不能獲。

張懷素、與儲、與倖、等謀反事覺。中外搢紳多與交結。而蔡元度與儲倖之父安詩。爲僚壻。故元長父子與懷素書問往來尤密。懼其根株牽連。罪且相及。遂諷中丞余深。知開封府林攄曰。若能使不見累。他日當有以報。深等會其意。翌日索中外所與懷素儲倖往來書札。詣案上。問獄吏曰。此何文也。對曰。與懷素等交通之書也。深、攄曰。懷素等罪狀明白。人與往來書問。不過通寒暄耳。豈識從之反耶。存之徒增案牘。令悉焚之。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甚衆。未幾。擢遷中書侍郎、深左丞。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曰。殺了穜蒿割了菜。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三人。及執中也。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爲賈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賈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之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躄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一躄・拳登切・足行也・）

童貫竄嶺南。言者謂貫姦凶不宜置之遠地。且其覬圖之罪。當正典刑。淵聖以爲然。乃命監察御史張澂。乘驛斬之。既出國門。復得御札三字。速疾全卻。晝夜兼行。追至南安驛舍。斬之。函首京師。梟于東市。

邵武人黃南強字應南。與先君俱調官都下。傾蓋定交。時仲兄侍側。應南與先君齊年。一日謂先君曰。初童二君爲兄弟。不敢以爲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娶。不已晚乎。先君後數年棄諸孤。又十餘年而應南來守廬陵。求訪先君。則宰木已拱矣。應南晚得子而康強壽考。及見其成人。因知人患無壽。不患無子也。應南嘗官持廉。所至見稱云。

車戰之法。既不盡傳於後世。兵車之制。亦不復見於南方。在春秋時。申公巫臣奔吳。教之乘車。教之射御。則江之南亦可用矣。江鄉有一等車。雙輪兩臂。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運。則以竹爲籃載兩旁。束之以繩。幾能勝三人之力。登高度險。亦覺穩捷。羊腸之路可行。余謂兵家可倣其制而造之。行以運糧。止以衛陣。戰以拒馬。若鑿池築城。非倉卒可辦。得此車周遭連比。則人馬皆不能越。或進或退。惟我所用。欲名之曰活城。

柳公度云。不以氣海熟生物。暖冷物。時號善養生者。余與時數蹈之末。知儕也。年踰五十。老形具見。因誦少陵詩云。衰年關膈冷。味暖併無憂。特書坐間以自警。

三孔之先本田家。翁嘗步行入巖谷間。少憩。覺和氣煥然。心甚愛之。已而忘歸。迨暮家人尋至其地。問故。翁曰。我覺此山中氣暖與他處異。若我死。當葬于此。踰年而歿。其家從其言。後遂生司封君。再世而生經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縣之西岡。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爲通塞。新喻李仲謙爲舉子時。是夕行于溪上。見漁者炬火捕魚。其一連呼曰。襄大有。襄大有。仲謙[illegible]之。其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

劉殿院次莊。長沙人。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屋牆壁窗戶。遍寫殆遍。臨江郡庠有法帖十卷。刻以小楷。他法帖之所無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其中先達。兩家碑誌。多其所書者。

獨醒雜志卷十

近年大魁多齊年。木待問、趙汝愚皆生於庚申。鄭僑、黃定皆生於癸丑。王佐、蕭國梁皆生於丙午。沈晦、李易皆生於甲子。推而上之。呂蒙正、馮京皆生於甲寅。蔡齊、何昌言皆生於丁未。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嚞皆生於庚午。所傳其生庚者如此。意其他尙有之。

汪聖錫、本名洋。集英臚唱賜第。御筆更名應辰。或謂取王拱辰十八歲作大魁之義。

贛之龍南、安遠。嵐瘴甚於嶺外。龍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寧頭。言自縣而北。逮此地。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

歐公記至喜亭。以爲道峽江之險者至亭下而後喜。嘗謂入其地者垂於死亡。出境乃免也。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略招討使、种公師道。爲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稟、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使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皆簞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藉公威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軍中。以誓衆。將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旣不敢與之交兵。惟斂陣避之而已。楊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

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遂背誓出師何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陳乞事答之。衆譁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箭發如雨。師道于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爲。乃令移兵暫回。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蹂踐。兵甲塡滿山谷。知眞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于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師道上表稱謝云。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讀皐夔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塗。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爲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而得侯。屬與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策。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于衰殘之後。聰明耗于昏瞀之餘。頓成不武之貲。乃有罔功之實。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旣遂之刑。俾上節旄。而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許免寘投。獲安閒散。臣敢不捫赤心而自誓。撮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旣已乖于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于餘生。

岳公飛、微時。嘗于長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飛時貧甚。翁熟視之曰。子異日當貴顯。總重兵。然死非其命。飛曰何謂也。翁曰。第識之。子豬精也。豬頗大而必受害。子貴顯則睥睨者衆矣。飛竟以閫帥起偏裨爲大將。位至三孤。竟爲讒邪所害。

建炎初。里中有狂者。自稱爲毛道人。往來諸大姓家。人不以爲甚異。一日。江漲。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疑其溺。旣濟。衣裾皆不濕。人始異之。嘗館于馬田胡氏。夜半忽舉火焚其門。主人驚救。毛升屋大笑。衆怒以戈逐之。不見所在。有頃。乃聞其聲在米斛中。欲啓鑰毆之。翁救獲免。明旦。遂顧之他。于其門上書字曰。胡某九十。其人未幾而卒。毛莫知所終。玉笥實錄。以爲隱于山中云。

路眞官、爲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來。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尙爲兒童。累時營求。然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廢廟閣。屋中有油與蜜數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死。乃到符印及授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病。取詰責。對曰。非病也。不知又何從來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所爲。路、能作太陽丹。搓蒸餅麪粟粒于掌。向太陽噓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觀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詰曰。不肯帶得廟王家藥料來耳。蓋京師廟王家賣臙脂也。路曰。適被召。迫促而來。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豐澈再造。有旨賜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嚥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爲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闕道）之。（疑。屬闕）

里中有富家翁。喜啖鼈。其家廝役爭求供之。一日有莊僕餽巨鼈。翁喜。亟付之庖。庖人解其甲。則見肉理盤旋。與常鼈殊不類。亟以告翁。呼餽者詰之。對曰。前三日過溪上。見一蛇于草間吐吞涎沫。蟠縮不動。

後再過之。不復見蛇。而鱉殆蛇之變尚新。甲雖鱉而身尚蛇也。翁自是不復食鱉。又進士傅得一。嘗見漁捕魚溪中。嘗獲一鰕而尾有二足。細視之則老蟇也。由是知老蟇亦能變而爲魚。今思老蟇與鰕魚之形亦相肖。世常言蛇化爲龍。不知亦有化鱉者。經云雀化爲蛤。而不知蟇或變爲魚也。

禪僧問話。踣幾于俳。嘗記一禪寺每主僧開堂。輒爲一倅官所窘。後遇易僧。必先致賂。乃始委折爲服。蓋旁觀者以其人之應酬卜主僧之能否也。他日又易僧。左右復以爲請。僧曰。是何能爲。至則語我。明日果來。僧望見之遽曰。衣冠濟濟。儀貌鏘鏘。彼何人斯。其人已恥爲僧發其故智。乃袖出一白石問曰。請獻樂石。僧應曰。吾年老矣。齒牙動搖。不能進是。頗買細抹將來。觀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本屠家子。旣爲僧。頗以禪學自負。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問曰。買肉牀頭也有禪。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來。問者初未授教下句。倉猝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喫耶。聞者絕倒。

舍法之後。諸州解額多未復其舊。廬陵解六十八名。至紹興癸酉。其數亦未足。時鄭少卿作州爲守。旣將號唱榜舉。謂諸考官曰。解額未盡復。諸公尚有試卷可取者否。曰。有。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數。諸試官因將所留卷擇之。遂取一名。乃劉廷雋。廷雋遂擢第。

維揚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龍德幸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歎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旁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衆傳然。龍德聞之遂罷幸。

朱勔本一豆商。與其父殺人抵罪。以賄得免死。因遂踏入京師。交結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顯。欲假事歸以報復舊怨。先搜奇石異卉以獻。探知上意。因說曰。東南富有此物。可訪求。受旨而出。卽以御前供奉爲名。多破官舟。強占民船。往來商販于淮浙間。凡官吏居民。嘗有睚眦之怨者。無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數石。勔求之不得。卽遣兵卒徹其屋廬而取之。蕙山有柏數株在人家墳墓畔。勔令掘之。欲盡其根。逮及棺槨。若是之類。不可勝數。故陳朝老以爲東南之人欲食其肉。

蔡京諸孫、生長富貴。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曾日喫飯。試爲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人遽對曰。從臼子裏出。京大笑。其一從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陳忠肅公在宣政間。嘗大書杜少陵哀江頭一詩。人莫有知其意者。蓋公明于數學。逆知國家靖康之變。而不欲言之耳。

王履道安中初學東坡書。後仕于崇觀、宣政間。頗更少習。南渡以來。復還其舊。嘗見其晚年所書。具得東坡筆法者。

東湖先生嘗會棋于湖山堂。食罷偃息。倏起疾言曰。予作詩數十年矣。適于牀頭得少陵集。試閱之。忽有所見。元來詩當如此作。遂有不知何處雨、已覺此間涼、之句。自是落筆皆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學。

少陵古詩。有歌行吟歎之異名。每與能詩者求其別。訖未嘗犁然當于心也。嘗觀宋書樂志。以爲詩之流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豈無能別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政和間。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母子必大窮困。無以自活。然無輕鬻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於門。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濟。其人旣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貨其居者屢矣。念其父死時之言。遷延及期。亦旣雨作。母子候門。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請。徐詰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謂曰。汝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廊下。俾劚地求之。得銀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與翟參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于都堂議事不合。秦據案叱翟曰狂生。翟亦應聲厲曰濁氣。二公大不相能。翟怒一堂吏。面奏乞究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遂前奏曰。翟某欲以私意治吏。非傷國體。不可施行。翟因力陳其故。且乞罷政。退復上疏。以爲秦檜私植黨與。讒害善良。臣若不早乞回避。必爲睚眦中傷。疏猶留中。而臺章遽言翟與宰相不協。因防秋託事求去。汝文遂罷政。依舊致仕。

里諺有張果老撈鐵船之語。以爲難遇。不復可見也。鄉人楊元鼎爲舉子時。嘗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除是撈著張果老撈鐵船。元鼎心甚疑之。紹興初以鄉舉就吉州類試。一禪刹爲試院。元鼎試畢。忽回顧壁間有畫一老人撈船。旁題云。此是張果老撈鐵船處。元鼎喜以爲符夢中之言。榜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人。元鼎預其一。元鼎名邁。

董體仁、參政、少時鄉舉對策。其篇首曰。聖人序卦。噬嗑之後繼之以賁。習坎之後繼之以離。噬嗑者有物爲間之象也。習坎者乘時履險之象也。爲我之間者不可以不去。旣已去矣。用文之時也。故賁之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爲我之險者不可以不除。旣已除矣。用明之時也。故離之象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說云云。後遂爲舉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試。復用其說。策入四等。補文學出官。繼擢漕舉。復試禮部合格。廷試仍以此說爲對。時聖策以漢光武爲問。體仁申其說曰。光武取舊新室。則去間除險之時也。又恢一代之規模。則觀文重明之時也。遂爲天下第一。後數年登朝籍。兼崇政殿說書。講易卦偶至噬嗑。體仁仍用去間觀文之說。甚稱上意。秦丞相又器重之。自御史一再遷。遂參知政事。

廬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閱不能歸。偶知舊以船舶浮海。邀彭與俱。彭適有數千錢。謾以市石蜜。發舟。彌日小憩島嶼。舟人冒驟登。多酌水以飲。彭特登岸。出蜜遍授飲水者。忽有蠻丁十數。躍出海波間。引手若有求。彭撒以蜜授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懷出珠貝爲答。彭因出蜜縱啗。輩蠻屬聚。報謝不一。得珠貝若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隨船舶至番部。偶攜陶器犬彘提孩之屬。皆小兒戲具者。登市。羣兒爭買。一兒出珠相與貿易。色徑與常珠不類。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船旣歸。忽然風霧晝晦。雷霆轟吼。波濤洶湧。覆溺之變。在頃刻。主船者曰。吾老于遵海。未嘗遇此變。是必同舟有異物。宜速棄以厭之。相與詰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異。其或是也。急啓篋視之。光彩眩目。投之于波間。隱隱見虬龍攫拏以去。須臾變息。暨船至止。主者論其衆曰。某氏若秘所藏。吾曹皆葬魚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將各稱所攜以謝之。于是船之凡貨皆獲焉。

附錄

浮雲居士曾公行狀

居士姓曾氏。諱敏行。字達臣。其先自金陵遷袁之宜春。又自宜春遷吉之吉水。由是世爲吉水人。曾祖孝先。字純臣。祖君蓋。字仲求。皆博學通經。爲鄉里儒先。方熙寧之學盛行。父子獨守古義。不爲變。故試藝輒不偶。父光庭。字南卿。仕爲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居士。零陵之季子也。自幼志氣不羣。父命以事。一意奉承。牢不可奪。靖康之難。零陵率民兵勤王。時天下久無事。創見金革。人情危懼。送車及郊者。或泣數行下。居士才九歲。初若懵憫。已乃勸行曰。願自力、毋憂家。零陵慨然撫之曰。惜汝尚幼。加以數年。當與俱矣。既長。日嗜經史。善持論。與諸兄馳騁上下。嘗以爲賈誼。非有愛君之心。故痛其實遂。至捐生以泄憤。鄧禹銳進而退速。故乘勝獨克。而不免損威于梅邑。光武用人。曾不能容一眚。有愧于秦穆公之于孟明。其言皆反覆激切。有補于世。年二十。遇疾。棄舉子業。歎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東坡此詩。似爲余發也。于是博觀羣書。上自朝廷典章。下至稗官雜家。里談巷議。無不記覽。訪收法書名畫。多所訂正。字畫祖米元章。人謂得其筆法。又倣章伯益飛跋墨戲。亦曲盡其妙。頗喜陰陽五行推測吉凶之說。如郭景純、李常容所論著。研深尤精。假日縱談。逆定時人窮通得喪。皆如其言。零陵殁。居喪過毁。邱壠百役。以身任之。極其勞悴。妣劉氏太孺人。年踰九十。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不輒去左右。居鄉里。尚義好賢。揚善而嫉惡。趨人之急甚己之私。飢者菽粟。寒者絺纊。客無以家者爲之室廬。死而不收者櫬焉歸之。其齊家接物。大要本之以恪勤。而行之以公恕。凡所經理。數數有法。性不能飲酒。然客至必命觴。笑語移日不倦。尤善料事情。有請問質疑者。必爲處其成敗可否。人皆信服。不事造請。播軌城市者十有餘年。仲子爲韓晉孫。他日樂峽山章水之勝。扁舟遊焉。東平梁公宏夫以使事弭節是邦。聞居士之風。將求見之。即日引去。竟莫識其面。嘗經行江湖間。崇峩甲觀。土木之巧。隨所觀覽。規模山折。皆會于心。每欲非營緒。以寫胸中之成規。顧未得其地。晚乃卜築於龍溪之上。面山爲閣。因坡爲囿。物色位置。氣象清曠。期月而成。其襟抱灑落。長于計畫。即小可以觀大類如此。訓諸子甚嚴。擇師授經。館于別墅。不以家事嬰其心。日加課飭。故其間業益事。雖少者亦雅推嚮于成就。鄉人翕傚焉。前言往行。多所記錄。有獨醒雜志十卷。又嘗患世之醫。皆高自許可。好奇以艷人。因取古法。斟酌已嘗試之者。述應驗方三卷。居士氣質剛方。識趣超邁。紹興己卯。夢遊郡邑新淦之玉笥山。寤而言曰。是山多幽致。晉梁諸君子隱焉。吾生不得從之遊。死其葬于此。庶乎公叔文子之瑕丘也。淳熙二年歲乙未十月二十九日。與族姻燕飲。歡如平時。迨暮夜。召諸子曰。余知命久矣。修短亦命也。今且死。屏醫卻藥。呼紙筆書二十餘言。囑諸子以力學。他無及焉。投筆即凝。翛然而逝。享年五十有八。聞居士之死者。賢否咨歎惜其不永也。娶劉氏。婉淑專靜。內治有相。子男七人。三畏、鄉貢進士。三聘、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授。三觀、三變、三接、三異、三英。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將仕郎劉龜智。孫男三人宏基、宏濟、宏隆。女五人。諸孤卜以明年十二月壬申朔。葬居士于玉笥山之陰。南坑之原。如其素志。初居士自號曰浮雲。年既四十。闢所居廳事之北隅爲獨醒齋。又號曰獨醒道人。既而築堂于故園之東。名曰歸愚。又號曰歸愚老人。凡三易其號。所見益高。觀其談笑死生之際。眞有過人者矣。乾道龍飛。仁遠以武學官侍殿廬。觀策進士。三聘以是歲擢第。知居士之有子。後四年。同僚于贛。獲拜居士于堂上。辱從容焉。今聞宿夢。哀莫能弔。乃述其行事。俾乞銘于大手筆。以著不朽。謹狀。

淳熙三年十月　　日奉議郎權發遣滁州軍州主管學事樊仁遠謹狀

浮雲居士曾逵臣哀詞并引

端明殿學士廬陵郡侯胡銓撰兼隸

予聞龍溪浮雲居士曾逵臣義方之訓舊矣。恨不識面。淳熙戊戌。其子新西外敎宗院、宗學教授、三聘。以滁守樊侯仁誠狀乞相挽之詞。扶服拜且泣甚哀。予然後知君之有子。且信義方之訓爲不誣也。余爲國子祭酒時。朔望必詣武學閱諸生。蓋樊侯時爲武學諭。其言不苟。紀君行實于鄉評有考焉。是宜詩以哭之。君諱敏行。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光庭之季子也。其詞曰。

螺川之南。青原之山。疊嶂摩空。章貢之水繚其下。其北玉笥插天。淸江奔流。高深相形渺瀰。以故螺川之秀。民多嗜學。而逸民抗志有過人者。遂遯府君。深德潛闡。而舉世知者蓋寡。自幼不羣。幹父之蠱。守不假。靖康之變。零陵糾民兵勤王。從行者或悲咤。君纔九齡。慨然氣前鳴。既長喜持論。與諸兄馳騁相上下。嘗以長沙宜臣心非愛君徒傷已見。遂至拊生以泄憤。有如洛陽之賈。又謂鄧禹鈞進乘勝獨克。而不免挫威于栒邑。非督軍之報。暇至云漢光不能容一介。視秦穆之于孟明爲有愧也。其言反覆深切。殊有激于世之痞瘉。弱冠得疾。乘興屢剛。然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坡老此言真得我心之寫。居零陵之喪。一溢過毀。登特奏第不納。徒爲苟且。母夫人年踰九十。雞鳴問寢。無食息親闈之捨。初自號浮雲居士。蓋慕昔人瀞浮而崇雅。又易其號曰獨醒。將友靈均于沅湘之野。晚復號曰歸愚。蹈移山之士。前凡三易其稱。所見益達。卒不享壽康之嘏。臨風拊歔。不可致詰于造化之冶。

獨醒雜志跋

姓字曾。曾氏望廬陵。本朝大江以南。清源南豐兩族。皆出宰執侍從。嘗通譜系。其後續之曾都。則叔夏尙書。天啟吉甫侍郎兄弟繼爲禁路之英。惟廬陵一族。文獻相承。登科無慮數十人。而未及三郡之顯。今浮雲居士逵臣。有博古通今之學。俱遺于科舉。有知幾應變之才。不自于功名。精餘著書。追跡前覽。向使盡發胸中之所蘊。其成就宜何如哉。是生諸子。才學俱茂。或仕于小官。或貫名天府。而仲氏無逸。策第太常。典中祕書。爲尙書郎。華從孜孜爲義方。競爽迭興而未艾。視前三家。何患不及。特時有先後爾。況諸子繼踵。嘗以奉使朔方。假大兩制。歸而勸講從法。備膺寵章。是固爲之兆矣。姑少俟之。慶元丁巳冬至日。周必大子充書。

蔣頊寓曾氏槐堂者七年。積臣、時已出仕。正臣、亦欲用世。唯逵臣、自少遇疾。盡捐世事。心閒意適。多所見聞。前言往行。記錄甚備。文章智簡。平日不苟以示人。間或與之議論。則上下古今。其有本末。謂每思其言。一一不可忘。淳熙己亥秋。過其諸子龍城新居。三聘、訓謂欲編集以傳時已有次第。今獨醒雜志是也。比者三提擕本相訪者幾三。聘又封以爲寄。覽之慨然。追念疇昔所載玉笥山。則其家可望而見。嶧御在玉笥之旁。王嶽爲彭玕舊寨。謂皆嘗同遊焉。黃鋼劍者。融守陸子楫亦嘗以一見遺。不知黃鋼之名爲何。因逵臣之言乃得之。至如欲倣古車戰之法爲活城。設綱可以禦敵。以漢三科爲特恩之類。又皆有用之學。

可以推行于世。獨恨遂臣嘗談宣和靖康事尤詳。皆親得于故老。而志或不載。豈有所避而未傳乎。所稱民師乃諤之高祖也。毛應佺幷其子洵　予君卿。蓋里之先達。劉中叟、劉偉明兩公。江湖名儒也。中叟之清古。偉明之奇節。自見一世豪。而人乃罕知。惟志中見之。謂亦因此編尋兩公事迹。欲稍遂臣之意。庶使不泯。三聘以書來。請題其後。因思從遊四十年前。回首如夢。念往興懷。悲不能已。姑略述書所附于遂臣者。授其諸子以見交友之義云。紹興六年五月朔。太平興國散吏謝諤書。

余先肯成均。曾無逸爲齋。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者。樊少從博士。爲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帖。得艮齋誠齋諸公爲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于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鄉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歟。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際。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白墨戲數幅。初未嘗摹放。落筆輒過之。一日于敗紙寫二點。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併手澤藏焉。余曰。誰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遺者多矣。可勝歎哉。特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爲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娓娓能言。則又過之矣。紹興三年中元日樓鑰。

右獨醒雜志十卷。廬陵曾君所作也。紹熙壬子歲秋。君之子三聘出以示余。喜而讀之。得所未見。竊惟古之君子所貴乎多識前言往行者。非夸其文。耀其富。蓋將以畜德也。然則曾君之所以遺其子與無逸之所以幸教余者。可不敬勉之哉。開封趙汝愚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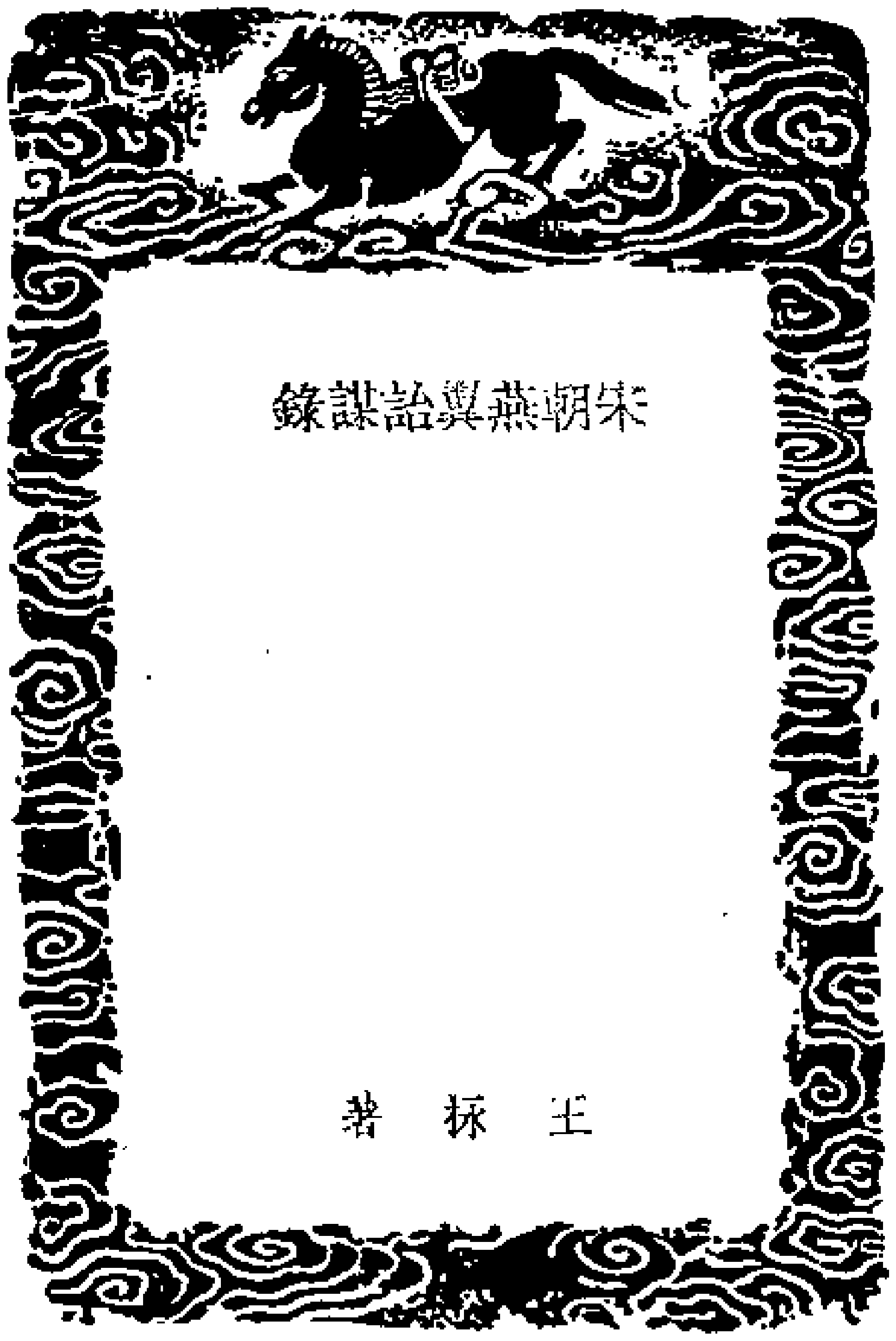
余嘗攷本朝學問。多出江西。至歐公遂以議論文章師表天下。曾王又相次第起。最後魯直且以詩擅一代。盛矣。余生晚。蓋皆識曾　鯉求甫。得其書一編。今又得曾無逸所藏其先君子獨醒雜志一編。則亦三不逢者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信然矣。逢不逢何足道。顧其書可傳不耳。方三經義行時。學者非王氏不學。由今觀之。視獨醒志果何如。永嘉陳傅良書

浮雲居士曾公以文學行義。有聲江西。予恨不識其人。而獲從其子監簿遊。文獻彬彬。所謂能世其家者。一日見公所著獨醒雜志十卷。前言往行。登載不遺。有補于世。語簡事核。非其他稗官小說之比。讀其書想其人。如親見其抵掌談論。益知監簿家學淵源所從來遠矣。嗚呼。士君子抱負所有。不見于用。必託于言。若公者高見遠識。尙友前聖。雖陸沈于下。而遺書滿家。足以垂世傳後。其視富貴無聞者。孰得孰失。況又有子方駸駸斯榮。足以爲不亡矣。因書其後。紹熙壬子孟秋望日錫山尤袤題

右獨醒雜志。先君記事之書也。先君隱居不仕。凡所見聞。皆筆於册。既沒世。諸孤不肖。懼弗克紹。因併追記平日燕談。編次爲十卷。誠齋先生見之。辱賜之序。仍刻版于家塾。淳熙丙午正月望。三聘謹書。

浮雲居士蘊用世之才。行獨醒之志。著書自樂。以全其天。可謂賢已。所著雜志十卷。詞簡而事該。識高而論卓。同時諸賢品題備矣。予按行狀。公母夫人年逾九十。公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未嘗去左右。今是書首述蔡端明母鄒百單八歲。載筆之下有餘慕焉。尤有以徵其孝思也。惜自淳熙丙午家塾版行而後。迄今六百餘年。別無雕本。予感誠齋序中有亡書無亡言之論。亟爲開而行之。若夫楮墨易渝。棗梨速朽。百年以往。再永其傳。則又後世君子之責也。

乾隆乙未重午日歙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宋朝燕翼詒謀錄

王栐　著

宋朝燕翼詒謀錄序

仰惟藝祖皇帝．肇造區夏．宏規遠略．傳之萬世．太宗皇帝．眞宗皇帝．仁宗皇帝．嗣守丕基．善繼善述．凡所更張設施．無非忠厚．故深仁厚澤．固結人心．牢不可解．雖中更新法．多所更易．其後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而民以身徇國．有死無貳．至有城破、比肩携手就戮．無一降者．其培植涵養．深根固蒂．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昔漢祖入關之初．約法三章．唐宗甫得天下．定租庸調．而漢四百年．唐三百年基業．實本于此．然漢祖歿而呂氏用事．唐宗亡而武氏革命．孝文繼立．能紹先志．景帝刻薄．則又反是．玄宗討亂．復以啓亂．其眡皇朝列聖相繼．卒代而廣譽者．萬萬不侔矣．人皆知罪熙豐以來用事之臣．而不原祖宗立國之本旨．苟非規摹宏遠．德澤深厚．則其效驗．尙不能如漢唐之季．世．何以再肇中興之基．奠致建隆迄于嘉祐．良法美意．燦然具陳．治平以後．此意泯矣．今備述如後．與識者商榷之．以稽世變云．寶慶丁亥孟冬旣望．求志老叟晉陽王栐叔永書于山陰寓居求志堂中．

稗官小說所載國朝典故．多相矛盾．故李公伯和嘗以國史爲典故辨疑一書．凡諸家所載．無一非妄．疑於可以盡廢．今余所述．無非考之國史、實錄、寶訓、聖政等書．凡稗官小說．悉棄不取．蓋以前人爲戒也．凡我同志．識其妄論則可．以爲繆誤則不可矣．苟有以督教之．則又幸也．中澣日再書．

宋朝燕翼詒謀錄目錄

卷一

進士特奏　御試不稱門生
吏銓試書判　復從縣尉
選人服緋紫　借緋紫佩魚
蔭資不改官　置司理參軍
因闕官增進士額　進士解褐衣綠
堂吏用士人　進士試禮部給公券
假遞卒代巡夫　陞節度使班
賜常參官時服　知州借緋紫
定試銜官爲七選　置參知政事
一品稱中書班　選人給印紙
罷鎮屬州直隸京師　革帶之制
臣庶許服紫袍　僚屬拜長官

進士免解
遭官丁憂不解官
附司不得貲錄
吏銓主簿用選人

卷二

定難秩之制
請開禁懷挾
舉人命題
進士第一人給金吾翰引
納粟補官
贖官不得爲舉
增百官俸
貢士得贖罪
復置封駁司
攝太祝不許同正員
伎術官不得擬常參官
三班任廣南免短使
金銀價錢
沿江榷貨務
審刑院更名
置登聞檢鼓院
併審刑院于禁中
復百官次對
淳化貢舉人數
嚴禁蒱博
許封本生父母
爲出母服
與嗣實後
禁修寺
陞應天府爲南京
殺欺罔僧
禁民庶宮觀齋禱
國忌行香
揚州彰武殿
翻亭大章寺
東京相國寺
尼不得於僧寺受戒
萬壽觀金銀像
册寶法物用塗金

卷三

無爲軍奏異瑞
鳳凰麒麟見瑞
設法買酒
歲限度僧數
州長吏親決徒罪
喪葬不得用僧道
鐵錢權銅錢
鎖廳不合格
罷張燈
七夕改用七日
二月獻羔開冰
朝辭宣旨戒飭
外官給告辭謝
州縣官秩滿試法
大觀八寶
仁宗誕日賜包子
鑄納綿出銅
有蔭人不得爲吏

關陞資序
審親差知州軍
奏薦以服屬
進奉人等第推恩
資善堂
主家不得隸奴僕
公使庫不得私用
皇子不得爲師傅
京朝官須入知縣
加贈顯則姑舅

卷四

改江南官服色
報母讎免死
報叔父母恩封贈
驛馬不得升行
禁越訴
卑幼非喪免妨試
創大宗正司
州縣立義倉
增設監諫
聖宗配天
掌吏不得爲知州
衍聖公襲封
婦人冠梳
駙馬都尉遷官
置西京國子監
褒封先賢
皮場廟
宮觀儀老
創檢正檢詳
樞密使遷不草制
淮南轉運使
改假板官
增置貼職
改判院官名
改集賢修撰爲右文
改宣德郎爲宣教
端明述古殿學士
武臣改階官
權侍郎遷除
殿試更革
功臣立載道家廟
禁臣僚陳乞科名
勸耕樓
四夷進貢
進奏吏補官
种放別墅
禁士大夫避諱
新水旱立限日
嚴奏辟之令
乘驛給銀牌

卷五

禁服黑紫
初立別頭試
武舉更革
吏部闕榜
定官員額
中外官二年爲任

廷試不許上請
優恤士大夫
禁民官鬻商稅
詞賦依平側用韻
禁以財遺朝貴
汴水路發運使
東南駐劄十三將
放官司房錢
諸路帥臣
選人改官
舉縣令
入選發審
致仕推恩
臣僚賜謚
宗室廩給
越州裘氏義門旌表
司天監轉官
改伴飯指揮使名
進士期集所
出賣僧道度牒
太學辟廱
殿試士人不黜落
進納人改官
特恩轉官不隔磨勘
經義詞賦兩科
置朝集院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一

宋 王 栐著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自絕意於功名之塗．無復顧藉．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宄．開寶二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舉殿試．諸科五舉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況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汨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蘇子云．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藝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唐所可仰望哉．

自唐以來．進士皆爲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開寶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擊登聞鼓．言久困場屋．乃詔入策進士終場經學並試殿庭．三月庚午．御講武殿覆試新進士宋準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歲禮部所放進士十一人而已．五經止二十二人．藝祖皇帝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恩．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大哉宏模．可謂知所先務矣．

國初承五季之亂．吏銓暫判拔萃科久廢．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遺高錫上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科．先是諸道州府參選者．每年多集於吏銓．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詔選人四時參選．待之者甚厚．責之者甚至．眞得馭臣之柄矣．後因銓部姑應故事．不分臧否．雖文理紕繆、皆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眞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銓司引對．覆所試書判．以備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諸路闕官．凡守選者並與放選．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廢書判．爲銓試．議者以爲奏補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書判猶如今之麗引．雖有假手．不可代書．若銓試之弊．則又甚矣．雖他人代書可也．省試猶可．況銓試乎．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爲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亦由朝廷施刑寬故也．

五代時．尉職以軍校爲之．大爲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詔諸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始令初賜第人爲之．從趙普之請也．

國初選人有服緋紫．或加階至大夫．故人以爲榮．雖老於選調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書詳定陶穀等議．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事判官、（今從事郎）三考加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留守兩府節度推官、（今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今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留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今承直郎）一考加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依前監察御史．又轉而爲諸府少尹、中奏加檢校官．或加憲銜．觀察判官以上服緋．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魚．謂之階緋、階紫．非有勞績而歷任無過失者．並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優．

舊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王韶爲刑部侍郎．上奏云．與胥吏無別．非所以示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從之．然既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銜爲借紫金魚袋．借緋魚袋．今尙仍舊銜．此有司失於申明也．韶化基之孫．舉元之子．終工部尚書．享年七十九．

舊制．縣尉捕盜．無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詔．尉逐賊被傷全火．賜緋．三分之二者．減三選．加三階．五分之二者．減二選．加二階．三分之一者．減一選．加一階．縣令獲全火．陞朝人．改服色．餘如尉賞．身死者錄用的親子弟．又詔捕寇立定日限．已過限外之賞．而終能獲賊者．與除其罰．不得甚爲勞績．賞罰非不重也．若遂令改官親民．則過矣．

今之司理參軍．五代之馬步軍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爲之．州鎭專殺．而司獄事者輕視人命．太祖皇帝開寶六年七月壬子．詔州府並置司寇參軍．以新及第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充．其後改爲司理參軍．

國初進士尙仍唐舊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興國二年。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五百人。比舊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進士呂蒙正等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醵錢於曲江爲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爲供帳。歲以爲常。先是進士登選。方解褐衣綠。是歲錫宴後五日癸酉。詔賜新進士并諸科人綠袍靴笏。自後以唱第日賜之。惟賜袍笏。不復賜靴。

世傳堂吏舊用士人。呂夷簡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爲奸贓。開寶六年四月癸巳。詔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選諳練公事。一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令銓除陞朝官。餘上縣五月庚辰。以姜宣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照爲之。此太祖開基立國之宏規也。不特此爾。寇準爲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舊例以令史遷補。準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詔銓司選流內官一任三考無過闕者。引對試斷案。授之。蓋仰體太祖謹重堂後官之意而推廣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掃而清之。新舊雜用士大夫恥與爲伍。又三年爲任。人無固志。舊吏長子孫。爲世業。一齊不勝衆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數傳之後。寖然無聞。是可恨也。

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良爲可念。謹按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荊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如是而挾商旅、干關節。繩之以法。彼亦何辭。今不復聞舉此法矣。

前代鄉里。胥役民爲之。自兵農既分。軍制大異於古。而鄉亭役兵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爲遞夫。其後特置遞卒。優其廩給。遂爲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軍功躋秩爲節度使者。不可勝計。而班在卿監之下。太祖皇帝以節度使受禪。遂重其選。陞其班於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詔旨也。故恩數同執政官。而除拜鎖院宣麻尤異焉。非宗室近屬外戚國壻年勞久次。不得爲此官。此外則殿帥而已。前宰執亦時有除拜者。崇寧以來。始有濫恩。其後宦者皆得爲之。殊失太祖故制之本旨矣。

前代賜時服。惟將相翰林學士至諸軍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時服不賜百官。甚無謂也。宜並賜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賜文武常參官時服。自後遂爲定制。

唐制爲刺史者並借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戊戌。詔常參官知節鎭並借紫。防禦團練刺史州借緋。候回日依舊服色。其服緋人任諸州亦借紫。惟軍監則否。國初假試官乃以恩澤補授。不理選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爲貢。悉以試七選吏部南曹赴調引對。始授以官。自後假試方得齒仕版矣。太祖皇帝以趙普專權。欲置副貳以防察之。問陶穀以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對。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制宰相名色最多者僕射。若內史。若納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爲相則均也。而爲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資淺者爲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穀以簡牘見重於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偏。其後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令班爲一。其

後爲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漸輕。不得有所可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執官自爲一班。獨出百官之上。雖前宰相以宮師致仕者。皆不得與宰執官齒。乾德元年。太祖因朝會。見太子師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閏十二月丙子降詔。凡一品致仕曾帶平章事者。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自後禮絕百僚矣。

先是選人不給印紙。遇任滿。給公憑到選。以攷功過。往往於已給之後。時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壬申。詔曰。今後州府錄曹縣令簿尉吏部南曹並給印紙曆子。外給公憑者罷之。自此弊絕巧求者不得以公憑營私。更易改給矣。

唐末藩鎭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雖或因朝命除授。而事無巨細。皆取決于帥。與朝廷幾於相忘。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右拾遺李翰極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詔藩鎭諸州直隸京師。長吏自得奏事。而後天下大權盡歸人主。潛消藩鎭跋扈之心。令長吏初除。替滿奏事自此始也。

舊制品官服緋紫。皆以品格。故選人久次多服緋紫。京朝遷轉之速者。反多服綠。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參官衣緋綠二十年。於吏部投狀。具履歷以聞。始以實歷。後以應格者少。改用在事日爲始。遂爲定制。

舊制中書舍人、諫議大夫、權侍郎。並服黑帶。佩金魚。霍端友爲中書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顧其帶問云。何以無別於庶官。端友奏非金玉無用紅鞓者。乃詔四品從官改服紅鞓黑犀帶。佩金魚。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紅鞓不知何所從始也。國初士庶所服革帶未有定制。大抵貴者以金。賤者以銀。富者僭侈。貧者尙儉。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壬寅。詔三品以上銙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銀銙金塗。七品以上幷未常參官幷內職武官以銀。上所特賜。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銀。今世所謂藥點烏銀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鐵角二色。其金荔枝銙非三品以上不許服。太宗特新此銙。其品式無傳焉。其後從文笏頭御仙。又出於太宗特製。以別貴賤。而荔枝反爲御仙之次。雖非從官。特賜皆許服。初品京官特賜紫者。即服紫矣。較之則亦始於太宗時。太平興國七年正月。詔常參官銀裝鞍絲條。六品以下不得施裝。仍不得用刺繡金皮飾韉。未仕者烏漆素鞍。則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銀裝鞍也。近歲惟郡太守猶存銀裝絲條之制。此外無敢用者。若烏漆則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無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鮮矣。

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皁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於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謂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爲妖。其禁尤嚴。故太平興國七年詔曰。中外官并貢舉人或於緋綠白袍者。私自以紫於衣服者。禁之。止許白袍或皁袍。至端拱二年。忽詔士庶皆許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則申嚴於仁宗之時。今虜中之服。乃是國初申嚴之制。此理所不可曉也。

太祖皇帝收藩鎭之權。雖大藩府不敢臣屬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爲小官者亦漸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開封府寇準極陳其不可。乃詔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錄諸曹參軍知幾縣見知府。並廷參拜。自後諸州選人並拜于庭。故老泉上書亦嘗言之。不知此禮廢于何時。

進士舊無免解之條。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詔貢舉應三舉人並免取解。若三舉進中。則是九年三舉不逮

中。則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爲均平也。若因舉選中。則亦罕有不爲濫矣。

國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登遷。小官到罷。多芒屩策杖以行。婦女乘驢。已爲過矣。不幸丁憂所費。多流落不能歸。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雖主端居九重。而思慮至此。則從宦遠方者不至於畏憚而不敢任。祖宗仁厚之澤。大抵如此。其後以川峽距京師不甚遠。至景德二年三月。復詔川峽官丁憂。惟長吏奏裁。

尉職警盜。村鄉爭鬭。憚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詔申警。悉毀撤之。鬭訟悉歸之縣。蓋後生初任。未歷民事。輕於用刑。縣令權輕。不能鬥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無敢犯者。

銓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銓者雖聰明過人。皆不能出。眞宗朝有以爲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詔選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內銓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選。其祿特流外者。皆罷不伸矣。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二

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濫秩。眞宗即位。孫何力陳其濫。乞罷濫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例爾難。

國初進士科場尚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禮部貢院言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廚蠟燭等入。除官給外。不得懷挾書策。犯者扶出。殿一舉。其申嚴誠是也。而元豐貢院之火。死者甚衆。則是法不行也。又試場所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如呂申公試卷、問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答曰。對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人也義。謹對。試卷不謄錄。而考官批于升行之上。能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十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誤記者。亦只書曰不。而全不能記。答曰。對未審。謹對。雖已封彌。而衆采羣望。猶在觀其字畫。可以占其爲人。而士之應舉者知勉於小學。亦所以誘人爲善也。自謄錄之法行。而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亦不敢妄意於科舉。使古道尚存。則如章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

舊制。進士曾遇閣唱名人皆自備錢爲鞍馬費。而京師遊手之民。亦自以鞍馬候於禁門外。雖號廷魁。與衆無以異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詔進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導從。兩節前引。始與同列特異矣。

進士考試差官屬之轉運使。惟許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詔本路闕人。即報鄰路差。

納粟補官。國初無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巽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飢。乞補弟巽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豊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今承信郎）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熙寧元年八月。詔給將作監主簿齋郎助教牒。募民實粟于邊。此古人募民實粟塞下遺意也。因紀淳熙間、詔以旱故募出粟振民。二千石補初品官、而龍舒一郡應格者數人。郡以姓名來上。孝宗皇帝疑而不與。仲文軒山先生力諫。以爲失信於人。恐自後歉歲無應募者。孝宗亟從之。已而應募者衆。

舊制、朝臣監司因事論官。多爲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舉官。言者以爲無以示貶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監當不得舉官充知縣。朝臣不得舉本州縣職官。前朝貶謫雖寘。敍用亦驟。未聞非黜免而置之閑地也。王安石一時私意。貽害無窮。罪不勝誅。國猶爲其所誤。而況士大夫乎。

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而三之二又復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所幸物價甚廉。粗給妻孥。未至凍餒。然艱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辰。詔赤畿知縣。已令擇人。俸給宜優。自今兩赤縣月支見錢二十五千。米麥共七斛。畿縣七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戶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麥四斛。三千戶以下。京官錢十二千。米麥三斛。是時已爲特異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詔曰。並赴臨官以責廉務。宜少豐於請給。以各勵於廉隅。自今文武官月請折支並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

舊制士人與編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貢舉人曾預省試。公罪聽收贖。而所贖止於公罪。徒其後私罪杖亦許贖論。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不舉。給事中掌封駁。不可一日無。皇朝淳化四年。太宗皇帝推考廢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未幾。隸銀臺通進司爲封駁司。眞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駁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爲門下封駁司。

國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陳乞補太祝者。雖班初品選人下。然不一二年。經營巧求。即同正員。是與侍從奏補無以異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惡其弊。乃詔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學究出身。不許攝太祝。自後京選判然。巧求者無所容其奸。

應伎術官不得與士大夫齒。賤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嚴其禁。雖見任京朝。遇慶澤只加勳階。不得擬常參官。此與醫學、畫學、算學、律學並列於文武兩學者異矣。

王師初下廣南。北人畏瘴癘。無敢往者。雖武臣亦憚之。後有武臣自廣南替回。陳乞免短使者。銓部以聞。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詔三班使臣任廣南差遣替回。並免短使。遂以爲制。

祖宗立國之初。崇尚儉素。金銀爲服用者鮮。士大夫罕以侈靡相勝。故公卿以清節爲高。而金銀之價甚賤。至東封西祀。天書降天神現。而侈費寖廣。公卿士大夫是則是傚。而金銀之價亦從而增。故大中祥符

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覽三司奏支銀支用．問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時其價若干也．蓋上以爲直．則下競趨之．求之者多．則價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數年間．世變已如此．況承平日久．侈安益甚．沿襲至于宣政之間乎．是宜價日增而未已也．

國初沿江置務收茶．名曰榷貨務、給賣客旅．如納貨然．人不以爲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詔廢沿江八處．應茶商並許於出茶處市之．未幾．有司恐課額有虧．復請于上．六月戊戌．詔復舊制．六飛南渡後．官不能運、茶貨．而榷貨務只賣茶引矣．

皇朝吏銓．不曰尚書吏部．而曰考課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以別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詔改考課京朝官院爲審官院．考課幕職州縣官院爲考課院．而總領之流內銓云．

唐有理匭使．五代以來無聞．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詔置理檢司．以錢若水領之．其後改曰登聞院．又置鼓于禁門外．以達下情．名曰鼓司．

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詔改鼓司爲登聞鼓院．登聞院爲檢院．應上書人並詣鼓院．如本院不行．則詣檢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太宗皇帝慮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爲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決．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詔行之．蓋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不復有中覆矣．

唐百官入閤．有待制次對官．德宗興元中．日令常參官三兩人奏事．後唐天成中．廢待制次對官．五日一次內殿百官轉對．長興二年．停．晉天福七年．復．漢乾祐二年．陶穀奏罷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太宗皇帝再復舊制．詔百官次對．每日兩次．

諸州貢士．國初未有限制．來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諸道貢舉人悉入對崇政殿．凡萬七千三百人．時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後極盛之時．其數又幾倍也．

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以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爲劫盜．縱火行奸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相聚蒲博．開櫃坊．屠牛馬驢狗以食．私銷銅錢爲器用．並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寖輕．而法不足以懲奸．犯之者衆．嘗怪近世士大夫在官．視此三者爲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嘗七八．因訴到官．有不爲受理者．是啟盜賊之門也．毋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敍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惠．雖於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爲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恝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爲穎所出．永德知鄧州．於州廨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母妻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爲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祐三年九月．集賢校理郭稹乞爲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前代名賢之後．累聖褒表．最顯著者四人．一曰狄梁公仁傑．二曰張曲江公九齡．三曰段太尉秀實．四曰郭汾陽王子儀．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并張公寫真告身．詔以爲韶州文學．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孫堯爲三班借職．

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張公九世孫錫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答來獻．補試國子四門助教．慶曆三年三月壬辰．詔以狄公孫華州明法狄國賓爲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孫元亨爲永興軍助教．元豐五年四月．復以段公八世孫文西爲隴州助教．復其家．國家非靳一命於先賢也．謹惜名器．雖賢者猶備．況襲用之乎．

咸平景德以後．粉飾太平．服用寖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議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之物．並行禁斷．非命婦不得以金爲首飾．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塑像者．齎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六月．又詔宮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綵．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絹．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纈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詔自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應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不可得而絕也．仁宗繼統．以儉樸躬行．於慶曆二年五月戊辰．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議者猶有疑．以爲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泯矣．

真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詔陞應天府爲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爲名．以聖祖殿爲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開高宗皇帝中興之祥．始非偶然者．

僧徒奸狡．疑人主之前．敢爲欺罔．江東有僧詣闕乞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從之、命中使衛紹欽督役．戒之曰．了事了來．紹欽即與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闕下面謝皇帝而後自焚．紹欽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轉悲號而絕．歸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頷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戮之於市矣．

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不率其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褐．皆游惰無所業者．亦有凶歲無所給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親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開寶五年閏二月戊午．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爲寄褐．雜居宮觀者．一切禁斷．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

覬。遊者捕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著婦女。亦無寄金者矣。而黃冠之兄弟父子孫姪。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名曰親屬。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犯者嚴懲之。自後始與僧同其禁約矣。

國忌行香。本非舊制。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詔曰。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群臣進名奉慰。寺觀行香。禁屠廢務。著于令。自後太祖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進名奉慰久已不存。亦不禁屠。雙忌則休務。單忌亦不廢務矣。

太祖征李重進。還。以御營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後僧徒共建一殿。中嚴崇奉。名彰武殿。民請降御容。使民瞻仰。真宗皇帝命翰林畫工圖寫。殿衛而往。仍賜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望。州郡率官僚朝謁。六飛南渡。遂爲煨燼。後雖建殿。不復奏請御容。姑存遺跡而已。

太宗皇帝命內侍裴愈。與山陰縣令李易直。訪王羲之蘭亭舊跡。其流杯修禊處在越州。僧子謙因請建寺於舊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於。詔從子謙之請。賜寺名天章。仍以御書賜之。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爲樓其上。甚雄。宸翰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

僧寺戒壇。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爲奸。太祖皇帝尤惡之。開寶五年二月丁丑。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應尼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則是尼受戒。不須入戒壇。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僧以爲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爲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聖祖真宗各用金五千兩餘。昊天玉皇上帝用銀五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殿爲萬壽觀。蓋明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示不復修營也。

真宗皇帝朝。醮禮儀衛。輿輦費金最多。金價因此頓長。人以爲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寶用金。餘皆金塗也。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三

太宗皇帝以海內混一。四方無虞。乃於江南置太平軍。江北置無爲軍。取太平無爲之義。太平後改爲州。無爲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軍方十有六年。災異忽發。八月中有青蛇長數丈出郡治。十六日風雨。林木城門營壘盡壞。壓死千餘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真宗皇帝亟命中使張景宗馳驛恤視民壞屋者。無出來年夏租。壓死者家賜米一斛。無主及貧乏者官收瘞之。令長吏就宮觀精度設醮。爲民祈福。是時方尚祥瑞。宰相甚怒。加譴郡守。真宗不從。其後守臣微艾於五年五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樹。七年七月庚寅。奏聖祖殿蓋竹內變毛龜二。以爲聖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氣覆巢湖。并圖來上。皆奉承上意也。洎至皇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守臣茹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進。改名其山曰紫芝山。蓋偶一培塿。不應一時所產若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茹孝標與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進諛者矣。

虞書載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三代以後無傳焉。惟漢宣帝時嘗見。史不載其形狀如何。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三。自南入城。衆禽周遶。至萬歲寺前樓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盞。至申時飛向北去。遂不復見。州畫圖來上。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可謂治世。宜其覽德輝而下

也。若麟。惟先聖識之。漢武獲一角獸。當時以爲麟。太史公不以爲然也。太平興國九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馴善。詔羣臣參驗。徐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賀。

官榷酒酤。其來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詔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覆視。宜募民掌之。減常課之十二。使其易辦。吏勿復預。蓋民自鬻則取利輕。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則有爲生之樂。官無譏察警捕之勞。而課額一定。無敢違欠。公私兩便。然所入無幾。餘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歸于公。上散靑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鬭毆。官不能禁。則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愛民。寧損上以益下。新法惟剝下奉上。而且誘民爲惡。陷民於罪。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今官賣酒用妓樂如故。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改。州縣間無一肯釐正之者何耶。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爲僧。不可數計。太祖既下江南。首行沙汰。其數尙多。太宗乃爲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擧。然雖奸猾多竄身其中。而濫數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僥倖下流皆得爲之。不勝其濫矣。

州長吏不親監決。中唐以來爲然。遇引斷皆牙校監決於門外。太宗恤刑。慮有冤濫。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詔諸州長吏凡決徒罪。並須親臨。因太常博士王杕有請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職幕官。而徒罪必自監決。帥府則以徒罪委通判。亦聖朝謹嚴於用刑。蓋以人命爲重也。

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鐃鈸。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魌頭。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縣間不能擧行之也。

江南李唐舊用鐵錢。蓋因韓熙載建議。以鐵錢六權銅錢四。然銅錢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南末年。鐵錢十僅直銅錢一。江南平。民間不肯行用。轉運使樊若水請廢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官收民間鐵錢。鑄爲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然川蜀陝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鐵錢一貫。重二十五斤。銅錢一當十三。小民鎔爲器用。賣錢二千。於是官錢皆爲小民盜銷。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請改鑄。每貫重十二斤。銅錢一當十。民間無鎔銷之利。不復爲矣。慶曆初。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紅崖虢州靑水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大錢一可當小錢三。以之當十。民間趨利。盜鑄不已。至八年。張方平朱寀議以爲當更。乃詔改銅錢當十。先是慶曆元年十一月。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一百萬貫。助陝西經費。所積尤多。錢重民苦之。至是併罷鑄鐵錢。其患方息。

舊制。命官鎖廳應擧。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禮部。程文紕繆。勒停。不合格者贖銅。永不得應擧。中格廷對。唱第日仍降甲。著期待任子者甚厚。非比寒士也。雖欲假手。其可得乎。故當時由此塗出

者。皆爲文人。仁宗欲開誘進之路。天聖四年六月辛未。詔免擧所業。下第人免責罰。仍許再應擧。皇祐元年。復詔鎖廳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試者尙少。而申明之也。然自是任子心無所憚。雖實無才能者。亦求試矣。

國朝故事。三元張燈。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曰。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後遂爲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官雖廢之。而私家猶有私自張燈者。余嘗仕山陽。中元下元。酒務張燈賣酒。豈北方遺俗猶有存者耶。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乙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爲七夕。頒行天下。蓋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姑於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

月令開冰獻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亂訛舛。率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詔改正之。

祖宗留意民事。丁寧戒飭。雖州縣小官未嘗少忽。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丁未。詔應京朝官受任於外。幷州縣幕職官朝辭。幷於閤門宣旨戒勵。以其詞著之坐右。不知此制廢於何時。今州縣小官亦叨蒙恩寵榮。決知自重。思所以稱塞。不敢自暴自棄矣。惜無能擧行之者也。

承平時闕多員少。士大夫注擬。必求須次者以自便。蓋王事鞅掌。久勞于外。乍還鄉里。展省墳墓。聚會親族。料理生產作業。勢使之然。甚而違年。竊以三尺不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詔京朝官釐務于外者。受詔後給假一月辦裝。所在州府以趣上日聞。違者有罪。其後進士既多。任子亦衆。故東坡進策。有一官三人共之之說。以爲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蒞官之日少。閑居之日長。而士大夫至於冒法。況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詔知州通判幕職州縣官秩滿至京師。於法寺內試問。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罰。所以關防檢察。罷老昏繆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闕。必須奏事。通判而下不復擧行。殊失祖宗誥飭州縣勤恤民瘼之意。豈非不才者多惡其害已而不欲擧行之乎。

漢天子印符曰璽。後世因其名不改。國初御前之印。皆詔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並改爲寶。別鑄用之。皇祐五年。仁宗以奉宸庫有美玉。廣尺。厚半之。命製爲鎭國神寶。宰臣龐籍篆文。劉沆書牌。哲宗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獻玉璽。云紹聖三年河南鄉修造家舍掘得之。色綠如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紐五盤。詔蔡京等議之。咸以爲眞秦璽也。詔仍舊爲傳國璽。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爲六璽。十一月壬戌。詔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制。而尙循秦璽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實無前比。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是舉恩數特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製定命寶。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爲文。廣九寸。號九寶。二聖北狩。寶淪異域。高宗皇帝復製八寶。猶大觀舊規也。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値仁宗皇帝誕生之日。眞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

其中皆金珠也。是年仁宗方就學。天生聖人。得於夢兆。方五歲。聰覺已異常人。故均賜臣下者特異。眞宗時開封府治京畿縣。受納綿多取出剩。乾事悉搯其餘。均賜官吏。而官吏無厭。益更多取。歲增不已。景德三年六月壬辰。詔悉蠲之。官吏所賜。以官錢給其直。

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恥爲之。犯罪許用蔭贖。吏有所恃。敢於爲奸。天聖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觀令孫蔭。詔特決之。仍詔今後吏人犯罪。並不用蔭。又詔吏人投募。責狀在身無蔭贖。方聽入役。苟吏可用蔭。則是仕官不如爲吏也。誘不肖子弟爲惡。莫此爲甚。革之誠急務。不可緩也。

舊制。京朝官資歷知縣三任。入同判。同判資歷三任。入知州。天聖六年七月己亥。詔自今任內有五人同罪。奏舉減一任。同判後改爲通判。至今因之。各以兩任四考關陞。

審官院定差知州軍。並以資歷。不容超越。資歷當得。不容不與。天聖七年九月辛巳。詔審官院定差。並申中書。引上審視。若儒庸老疾不任事者。罷之。令都堂審察其實意也。

國初奏薦之制甚寬。不拘服屬遠近。天聖四年。始詔臣僚奏薦子弟。須言服紀。不許奏無服之親。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後又以服屬之親疎。爲奏官之高下。可謂良法。乾興元年。仁宗皇帝登寶位。八月。令學士院試諸州進奉賀登位人。曾舉進士。試大理評事。曾舉諸科。試秘書省正字。餘試校書郎。不赴試人。太廟齋郎。凡四等。試大理評事。元豐爲假承事郎。今爲通仕郎。出官從事郎。試秘書省正字。元豐爲假承奉郎。今爲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廟齋郎。元豐未改。今爲將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後例補將仕郎。惟宰執得登仕郎。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壽春郡王。以張士遜。崔遵度爲友。講學之所爲資善堂。此資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後元良就學。所皆曰資善。

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主家得自殺其奴僕。太祖建國。首禁臣下不得專殺。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詔郡國。斷大辟錄案。朱書格律斷詞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聞。取旨行之。自後生殺之權。出於上矣。然主家猶擅黥奴僕之面。以快其忿毒。眞宗咸平六年五月。復詔士庶之家。奴僕有犯。不得黥面。蓋重於戕人肌膚也。祖宗謹重用刑。苟可以施恩貸者。無所不用其至。如詔太歲三元聖節不決死罪。則淳化二年三月也。令衆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則天聖四年四月辛未詔也。列聖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歟。

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餉士大夫入京往來。與之官罷任旅發。所餉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損有餘補不足。周急不繼富之意也。其講睦鄰之好。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苟私用之。則有刑矣。治平元年。知鳳翔府陳希亮自首曾以鄰州公使酒私用。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嚴其禁。公使酒相遺。不得私用。並入公帑。其後祖無擇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遺親故。自直學士謫授散官安置。況他物乎。故先世所歷州郡。得鄰郡酒。皆歸之公帑。換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飲也。

師傅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師。導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如周、召、畢公之於成王。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辱莫甚焉。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爲階官而序進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師傅保之稱。此何義也。子雖賢而可爲父之師傅保乎。況有年方孩幼。即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傅保加之宦寺。其悖理尤甚矣。

選人改京朝官。例於作縣。多歷閱後。比折知縣資序。熙寧十年二月戊子。詔選人歷勘改京朝官。須入知縣。雖不拘常制。不得保辟。近世此弊浸弛。凡改官人有出身任教授。無出身任簽判。二考滿則赴都注破格通判矣。孝宗皇帝申嚴舊制。仍以三年爲任。考第未足。或有過犯。不得注通判。至今遵行之。

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析而爲二。則舅父母皆爲期喪。太祖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几筵尚存。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於義爲稱。十二月丁酉朔。詔從之。遂爲定制。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四

江南初下。李後主朝京師。其羣臣隨才任使。公卿將相多爲小官。惟任州縣官者仍舊。至於服色。例令服綠。不問官品高下。以示別於中國也。

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應諸路僞授官先賜緋人止令服綠。今並許仍舊。其先衣紫人任常參官。亦許仍舊。遂得與王朝官齒矣。

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瑝、琇爲父復仇。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蓋九齡君子。喜人爲善。林甫小人。嫉人爲善。好惡不同故也。苟其父罪當死。子不當報讎。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爲人所擠陷以死。可不報乎。審素之讎。所當報也。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縣民甄婆兒報母讎殺人。詔決杖遣之。惜乎瑝、琇之不遇此時明主也。

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教之舉。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爲美談。不知又有先於脩者。王曾爲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眞宗朝尚長公主。御筆增爲遵勗。升爲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爲例。貲亂人倫。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詔。述英宗治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蓋英宗久欲

蓋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遺命行。可謂善述人之事矣。

士大夫治小民之獄者。縱小民妄訴。雖虛妄灼然。亦不反坐。甚而聽其蔓越。幾於撓權生事矣。曾不思善良之民畏官府如虎狼。甘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恐脅把持爲生。與吏輩竄。覘官府如私家。肆行不忌。士大夫墮其計中。爲其所困。殊不自覺。良可嘆也。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乙巳。詔應論訴人不得蔓延陳狀。違者科罪。開基創業之初。首念及此。誠爲善良害也。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詔所訴虛妄。好持人短長爲鄉里害者。再犯徙。三犯杖訖。械送軍頭引見司。苟能舉而行之。庶幾妄訴者息矣。

舊制非喪百日內妨試。尊卑長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冒哀就同文試。道中遇被人論訴。不免坐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學士承旨晁迥上言。諸州士人以非期妨試。奔湊京轂。請自今卑幼非服。不妨取解。詔從之。自後冒哀求試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長非喪。多年高者。卑幼非喪。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則妨試亦鮮。

國初宗室尚少。隸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衆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寧江軍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仍詔自今於祖宗後各擇一人爲之。尚賢而不以齒。糾正違失。凡宗室奏陳。先委詳酌而後聞。不得專達。其後又以宗室出居外州。於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矣。

今州縣義倉米。始於仁宗時。始集賢校理王琪嘗於景祐中陳請乞每正稅二斗別輸一升。領於轉運使。遇水旱振給。有司會議。不同而止。慶曆元年九月。琪申前議。上特詔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一升。然水旱振給。所賴爲多。行之日久。官吏視爲公家之物。遇振給。恡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清要而膺繁劇。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諫官無治所。乃以門下省充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蓋朝廷皆有入局之所。獨諫院無之故也。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於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奉太宗並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真宗。則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楊畋力議。乃定以太宗配。今南郊又以祖宗並配矣。

祖宗重堂後官。更用士人。其敍遷至員外郎者與外任。其後多不願出。惟求子孫恩澤。遂以爲例。仁宗嘉祐八年。中書奏今後願留人雖許供職。其諸房提點。並須擇才。候職事修舉方補。如不職。與堂除知州。蓋猶以士流之故優之也。新法既行。增置宰屬。而士流不復爲堂後官。因是朘削。復制堂後官外任。止於通判。不得爲知州。先是皇祐三年四月。詔堂後官無得佩魚。若士人選用而至提點五房。方許佩魚。以示別也。今雖非士人選用。皆佩之矣。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謚號非子孫所可襲。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爲衍聖公。蓋取襲封之義。

舊制。婦人冠以漆紗爲之。而加以飾金銀珠翠。采色裝花。初無定制。仁宗時。宮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長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議者以爲妖。仁宗亦惡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詔禁中外不得以角爲冠梳。冠廣不得過一尺。長不得過四寸。梳長不得過四寸。終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後侈靡之風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魚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國朝武臣正任十年一遷官。熙寧八年。特詔駙馬都尉七年一遷官。仍著于令。非獨示優。亦所以杜其非理干請也。元豐六年二月癸未。詔吏部七年磨勘。更不取旨。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詔以河南府學爲西京國子監。置分司官。其後南京、北京皆援爲之。崇寧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司業一員。其職京具體而微矣。

皇朝追襃先賢。皆有所因。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詔封扁鵲爲神應侯。以上疾愈。醫者許希有請也。徽宗崇寧元年二月。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崇先聖之嗣也。六月。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重節義之風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禦寇沖虛觀妙真君。莊周微妙元通真君。尚虛無之教也。然仁宗因醫者之請。姑勉從之。伯魚、子思之封。以配享從例封也。伯夷、叔齊遜千乘之國。豈求身後虛名。莊、列物外人。何羨真君之號。不必封可也。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爲武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爲靈貺侯。今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貢院爲鄰。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王安石創宮觀。以處新法之異議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其後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宮觀。其初出令也。則曰優老。元豐元年二月辛亥。詔年六十者聽注差宮觀。以三十月爲任。無得過兩任。其後不拘此令矣。

元豐初。詔檢正官、檢詳官各以四員爲額。亦同都事、錄事、承旨、分房掌管其品秩。尚卑。政和更制。品秩甚高。各置一員。通掌諸房。權任甚重。而所以擬用者不同。或出於人主親擢。則宰執反憚之。所請不敢不從。出於宰臣進擬。則人主反疑之。因是品位不進。近世自宰屬擢尉官爲旋竊。人不以爲榮。其人主親擢。則又有號出旋竊之號。願侍以自矜矣。

樞密使拜罷。與宰臣恩數等。皇祐五年。高若訥爲樞密使罷政。仁宗惡其奸邪。特命舍人草詞罷。以示貶黜。其後皆以前宰臣爲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雖若訥故事也。

淮南轉運使舊有二員。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詔徙一員於廬州。南渡以後。廢江淮發運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真州。治廬州者移治舒州。其後又自舒州移治無爲軍矣。

太廟齋郎後改爲假將仕郎。政和六年十一月。詔假版官行於衰亂之世。不可循用。改假承事郎爲通仕郎。假承奉承務郎爲登仕郎。改舊通仕郎爲從政郎。舊登仕郎爲修職郎。假將仕郎去假字。見任合改人并帶假人。但改正稱呼。更不給告勅。

舊貼職止於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詔天下人才富盛。趨事赴功者衆。不

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閣、直顯謨閣、直寶文閣、直天章閣、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興以後、又增敷文、煥章、華文、寶謨、寶章五等矣。等級既多、遷轉亦易、非舊比也。

今判部、判寺、判監、判院之稱、乃官制未改以前實稱、今加於實稱之上、可謂重疊。昔有判刑部、判禮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戶、吏二部無之、蓋以流內銓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無謂也。其他寺監亦然、至於登聞檢鼓院、進奏院、復稱判。政和五年、言者謂官制之改、稱判者悉除去、惟太宗正司以官尊者稱判、其次爲知、若六院不可復言判也。遂詔悉改爲監。

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爲集賢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復無此名、祕書省殿以右文殿爲名、可改爲右文殿修撰。

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詔宣德郎與宣德門名相犯、可改爲宣教郎、見任人不別給告、但改稱呼。

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改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學士、恩數品秩並依舊。中興以後、端明復舊、而述古與樞密直皆廢矣。

大夫之稱亞於卿、而郎官上應列宿、文臣以爲階官宜也。況其來自古、初非創意立名。故神宗正官名、遵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職事、舊稱爲寄祿官。若武臣橫行正副使之稱、與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職借職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稱、此豈被堅執銳、馳騁弓馬者之所宜稱乎。橫行以十二階易十二階、猶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階、並以八階易之、無乃輕褻名器之甚乎。昔之超轉、猶作九資、

則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轉。不過四資、是減四十五年爲十六年矣。祖宗多爲武臣等級、責其邊功、非有奇功殊勳、無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員郎、各止於三轉、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轉、聖君宏模、一旦壞於建議之臣、使良法美意、掃地無遺、最甚者稱謂不顧義理所在。若文武官名一依元豐之制、則人無得而議矣。

紹聖二年三月、監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祖宗用人之制、修立權侍郎遷進法。詔三省議之。章惇因奏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帶修撰除者、滿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國子祭酒太常少卿祕書少監直龍圖閣除者、滿二年取旨、除正與外任、除待制、即才能爲衆所推、績効顯著、朝廷特拔擢者、不拘此令。詔從之。且天子侍從之臣、非有才能績効、而冒居之乎。信如其言、殆如銓部注擬常調計資歷歲月者之爲也。是時纔出此令、卒莫能行。章惇之意、蓋欲假此令以拒異己之人。而不次超越者、則曰人主特拔擢也、豈不殆哉。

慶曆二年、富弼乞罷殿試、止令擬禮部奏名、次第唱名。蓋以廷試惟用詩賦、士子多僥倖故也。王堯臣、梁適皆狀元及第、以爲譏己、正月辛巳、方從弼之請。癸未、遂從堯臣、適之請、復舊制。

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給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賜門以列戟者、想是時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舉、無能舉舊事以

言者、若家廟則終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復頒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從宋庠之請也。然一時議者欲令立廟之子孫襲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國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僅一二世。或又疑襲封公爵、惟三恪先聖之後有之、此制一行、數世之後必多、又子孫或初命卑官、不應襲公侯之爵、議終不決、竟尼不行。是不詳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國朝自真宗時法令寬厚、臣僚或以恩澤及所轉官爲子孫乞賜科名、則召試而授之。或乞親屬陞陟并超遷差遣、自小官即爲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陳乞敍復、大抵皆公卿大臣牽於人情而不可拒者。積日累月、不可數計。慶曆四年正月丙戌、詔並禁止、不得陳乞。

令縣邑門樓、皆曰勅書樓。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詔曰、比降制勅、決遣頗多、或有沿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州府監縣應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咸著于籍、受代批書印紙曆子。違者論罪。則是勅書樓州縣皆有之也。今州郡不聞有勅書樓矣。

唐有王會圖、皇朝亦有四夷述職圖。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館張復上言、乞纂朝貢諸國衣冠、畫其形狀、錄其風俗、以備史官廣記。從之。是時外夷來朝者、惟有高麗、西夏、注輦、占城、三佛齊、蒙國、達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

國初進奏官循五季舊例、假官至御史大夫、諸國既平、天下一統、諸州各置進奏官、專遞京師、多至百數。混於卑雜、不復齒於衣冠之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詔諸州進奏官十年以上補三班奉職、每遇郊祀、錄補五人、迄今爲例。

種放有別墅在終南山、聚徒講學、性嗜酒、種秫自釀、林泉之景、頗爲幽勝。真宗聞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賜圖以進、六月己未、召輔臣觀于龍圖閣、再三褒獎。放父翊嘗爲吏部令史、出官爲長安簿、放幼好學、長以古道自任、奉母隱居於終南山之豹林谷、自稱退士、作退士說數千字、又號雲溪醉叟、太宗朝屢召不起、張齊賢薦其節行可厲風俗、真宗復遣中使召之、起爲左司諫、諫議大夫、給事中、力請還山、從祀東封、拜工部侍郎、終身不娶、既卒、朝廷錄其姪世雍爲同學究出身。

唐人重於避諱、國初此風尚在、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部曲避監臨家諱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新授官職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許準勅上言、餘不在改請之限。然法令明載、官稱犯高曾祖父諱冒居者有罪、則是與此詔相反也。豈非此詔既行之後、人無廉恥、習以成風、故又從而禁之耶。

民間訴水旱舊無限制、或秋而訴夏旱、或冬而訴秋旱、往往於收割之後、欺罔官吏、無從覈實、拒之則不可、聽之則難信。故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詔荊湖江淮二浙四川嶺南管內州縣訴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爲限、自此遂爲定制。

國初州郡官屬、皆長吏自行奏辟、姓名未聞於朝、已先莅職。洎至命下、則已莅月日皆爲考任。大抵皆其宗族親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詔曰、諸處奏薦、多是親黨、既傷公道、徒啓倖門。今後如有員闕處

當以狀聞。自後奏辟。不敢私於親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擿之。稍知所畏忌矣。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五代[illegible]擬。但樞密院給牒。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僞作牒。乘驛謀反。尋捕伏誅。六月戊午。詔復舊制。應乘驛者。並給銀牌。中興以後。此制不復講矣。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五

仁宗時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山礬葉燒灰染紫以爲黝。獻之宮掖。諸王無不愛之。乃用爲朝袍。乍見者皆駭觀。士大夫雖慕之。不敢爲也。而婦女有以爲衫褸者。言者論之。以爲奇衺之服。寖不可長。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詔嚴爲之禁。犯者罪之。中興以後。駐蹕南方。貴賤皆衣黝紫。反以赤紫爲御愛紫。亦無敢以爲衫袍者。獨婦人以爲衫褸爾。（黝紫始末已見前卷。）

眞宗時試進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爲巡鋪官。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眞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移試別頭。別試所自此始。且以御史爲巡鋪。決無容私矣。易以宦官。不知始於何年也。

唐設武舉以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爲將。此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邊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祐元年邊事寢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復置。迄于今不廢。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載矣。仲父軒山公知貢舉。武舉林巖叫天麟等來拜謝。仲父問之曰。朝廷設此科以擇將帥。而公等不從軍何也。皆以不堪笞箠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舊制。申飭三衙沿江軍帥。待以士禮。至淳熙十四年。始施行。進士皆願從軍。至紹熙庚戌。仲父以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唱進士第。復奏光宗皇帝。命武舉進士從軍。不許軍帥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罰俸。此令一出。皆願從軍。而軍中無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員之

額。以至江上諸軍每舉以二十四員爲額。七年爲任。第一名同正將。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以下。同準備將。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後軍帥亦仰承朝廷優卹之意。待遇之禮。與統領官等。或令其黨同統領職事。過出戰多令守寨。必自願親行陣者始聽之。蓋軍中自統制以下。多是將校。或以準備將而權統制者。每於文移公牘書銜榜子。削其本職。爲竊權職爲正。過東班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駕士大夫。一聞鉦鼓之聲。則惴惴戰栗。士大夫信其僞術。不復與較。故以守闕進勇副尉爲統制者。往往而是。若於武舉中選願親行陣者。使久於其任而序進之。必能趨事赴功矣。

部吏賣闕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趙及判流內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即時榜出。以防賣闕。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闕。匿而不告。令州郡寄居有丁憂事故。數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數年。而部中不肯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爲小官時。皆嘗由之。亦不暇問。太宗皇帝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也。豈不信哉。

國初官者不過數十人。眞宗時漸衆。蓋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數歲小兒。積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閏七月戊辰。言者以爲久弊當革。乃詔自供奉官至行門。以百八十員爲額。過闕額方許奏補。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黃門。以百人爲額。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職守。推務奔競。乞申嚴戒勵。慶曆八年五月丁卯。詔中外官滿二年。方許差替。其三年三十月爲任者仍舊。此誠良法也。中興以來。職事官銷計資考。故有須次一兩政者。至於三丞以上至於郎官卿監。有三四年不遷者。故人無苟且之心。近年滿年不遷。則爲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懼求去。是不諳祖宗典故爾。

舊制。御試詩賦論。士人未免上請於殿陛之下。出題官臨軒答之。往復紛紜。殊失肅嚴之體。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詔進士題具書史所出。御藥院印給士人。不許上請。自後進士各伏其位。不敢復至殿庭。

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天聖五年。詔臣僚薨卒當賜諡。而本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連狀封贈。此推恩泉壤。澤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詔流內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權路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風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臣僚之官。能任所過山險去處。差軍士防送。無過遐邇人之半。此閔其道路羈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施恩於臣下者如此。可謂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眞宗詔命官淵謫嶺南亡歿者。並許歸葬。官給緡錢。如親屬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蓋其人雖犯罪。而其死則可閔。威以懲其罪。恩以恤其死。施於死者猶爾。況生者乎。施於有罪者猶爾。況無罪者乎。仁宗可謂能弘家法矣。

宗室年五歲。則官爲廩給。此祖宗舊法也。皇祐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三歲廩給。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爲給食。今又復以五歲爲限矣。

西京學校舊爲河南府學。景祐元年。詔改爲西京國子監。以爲優賢之所。

商稅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縣令亦鄙賤之。曾不思客旅往來。鄉民入市。動遭

鹽澤又復營私．掩爲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眞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詔商稅三萬貫以上．選親民官監臨．通判添支．所以重譏征之寄．近時理親民資序爲監當者．未之聞也．往往以爲淹己．不肯爲就矣．然朝廷以場務之寄．責之長貳縣令．知監當之難於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天下州縣課利場務十分虧五釐以下．州通縣令罰俸一月．一分以下兩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陞陟差遣．賞罰不及於監當．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距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也．余嘗至其村．故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決．則坐於廳事．有竹箄亦世相授．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族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爲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況貴賤殊塗．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爲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爲大族．勝於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

國初進士詞賦押韻．不拘平仄次序．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用四平四仄．詞賦自此整齊．讀之鏗鏘可聽矣．司天監官自挈壺正轉保章正靈臺郎丞至多官正．僅五遷．舊制五年一轉．或謂較之武臣洎醫官則太優．欲增其年數．慶曆五年六月乙卯．詔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遷．官雖循轉甚遲．然比承信郎轉至武翼郎猶爲優矣．

承平時．溫州、鼎州、廣州皆貢柑子．尚方多不過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苞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爲人害．天聖六年四月庚戌．詔三州不得以貢餘爲名．餉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饋餉、賄賂不復有之矣．

五季用兵．干戈未戢．其於軍卒．尤先激勵．凡軍頭非有戰功．皆領伴飯指揮使．皇朝一統．邊境無虞．伴飯者衆．乃詔以處有罪者．凡爲此職．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詔改軍頭伴飯指揮使爲散指揮使．然自此人不復以爲恥．而激勵之權微矣．

皇朝初下江南．貴木路陸路發運二使．通江南之粟．以贍京師．其後以陸路不便．悉從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詔合水路陸路發運爲一路．以王繼昇掌之．董儼爲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

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錢．刊小錄．導謝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無幾．或貧而名次高．至於假貸．熙寧六年三月庚申．詔賜進士及第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爲期集費．一時故態．以公帑率次第焉．熙寧九年三月戊寅．緣亨甫事罷期集．錢止四錢．遣小錄及第五百千．諸科二百千．而燕集之費復率錢爲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詔復增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爲期集費．相仍至今．定爲千七百緡．而局中凡所率錢．皆以小錄爲名．而同年得與燕集者無幾．又爲職事者日明飲食．所得小錄題名紙札裝潢皆精緻．不費一金．其不與職事者出錢．而所得絕不佳．不沾盃勺．無乃太不均乎．

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練諸軍爲十三將．蓋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重

戍既久．與州郡之兵無別．故分隸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潭衡廣州隸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今靜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廩給特厚．與禁旅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駐劄名之．其廩給與將兵不同．況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爲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爲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七月．始出賣於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爲百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謂其濫．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諸路民間聞之．一時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餘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並增價直．別給公據以俟書填．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踰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稍更兵火．廢格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爲五百千．又增爲七百千．然朝廷謹重愛惜．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又著爲停榻之令．許客人增百千與賑．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矣．

至和元年二月乙亥．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擇的公私房錢．與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許蠲放．仍每歲不得過三次．是時天下承平百餘年矣．仁宗皇帝猶軫恤細民．而念慮及於細微．眞聖主也．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爲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畢仲衍、蔡京、范鏜、張璪詳定．於太學凡八十齋．三十人爲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蔡京擬立辟廱．外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于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于辟廱．太學自試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廱．以崇獨教治兩學．辟廱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爲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干譙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廱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兩浙納土之後．諸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惟河北、河東、陝西．以捍禦西北二虜．帥臣之權特重．其他諸路．責任監司按察而已．嘉祐四年五月丁巳．始詔揚、廬、江寧、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兵馬鈐轄．各置禁軍駐泊三指揮．越福二指揮．以虎翼爲額．每指揮四百人．各路兵馬都監二員．越福一員．其後二廣經略．京東西路安撫．江東西路安撫．皆因事令守臣兼領．而加以鈐轄之名．以至兩浙四川皆以鈐轄．兵興之後．又改鈐轄爲總管．而四川至今仍舊名．開端於嘉祐之時．而定制於中興之後．然帥臣大抵權輕．當緩急之時．罕能成功．承平無事．惟專教閱而已．矧自勤王諸將分爲駐劄．州郡之兵．闕不復補．名存實亡．然人存政舉．猶擇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幾緩急有所恃也．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

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通判舉人改官與太守同。自提舉常平使者列于監司。諸路頓增員數。熙寧元年十二月。始詔通判不得舉人改京官。元豐初。詔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歲以百四十人為額。至元祐元年四月。罷諸路提舉常平。再命通判歲終舉改官一人。或縣令一人間舉。十二月。以改官員多。吏部侍郎孫覺請歲以百八為額。從之。紹聖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有三百餘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逐員放散。數亦不增。至紹熙初。號為頓增。亦僅三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舉官五員。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勢使然也。

納粟補官。始以拯饑。後以募民實粟于邊。自王安石開邊。國用不足。而致粟于邊頗艱。應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詔進納人許其改官。歷四任十考。增舉主二員。職司二。常員五。自此人樂於應募。此法雖明。未聞有改秩者。或謂中興以後。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舊制。監司太守舉京官有定數。縣令初不限員數。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點刑獄張易舉十六人縣令。乃詔河北陝西漕舉十二員。憲六員。河東京東淮南漕十員。憲五員。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北廣東西益利梓路漕憲各四員。夔路漕四員。憲二員。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六員。開封府諸州軍各一員。然立法之初。舉縣令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二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贓私罪。陞職。再任知縣。再任滿引對。改京官。則是受舉之後。歷知縣兩任六考改官。此天聖七年閏二月甲辰詔書也。至熙寧四年。詔再任知縣縣令人須有安撫轉運提刑知州通判奏舉五員。方許再任。內有職司二人者亦聽。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間。又以州縣併官員復併舉員。中興以來。一循前例。然亦時有增損。舊制特遷官者。其理磨勘並自受告日為始。故有垂當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廢。熙寧六年八月丙申。詔文武臣僚特遷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實惠。至今仍之。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蓋臣子遠宦。孰無墳墓宗族親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頒。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入遞者。循舊制也。

國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劉摯之言也。

國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後世已死僞為之也。真宗時。主客郎中謝泌請。致仕官如清名為衆所推。粗有勞効。方可聽其納祿。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詔年七十退者許致仕。如因疾或歷任有贓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詔乞致仕者。審官院具歷任有無贓犯檢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聖四年。始詔郎中以上致仕。與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為秘書省校書郎。三丞以上為太廟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聽官嫡孫若弟姪一人降一等。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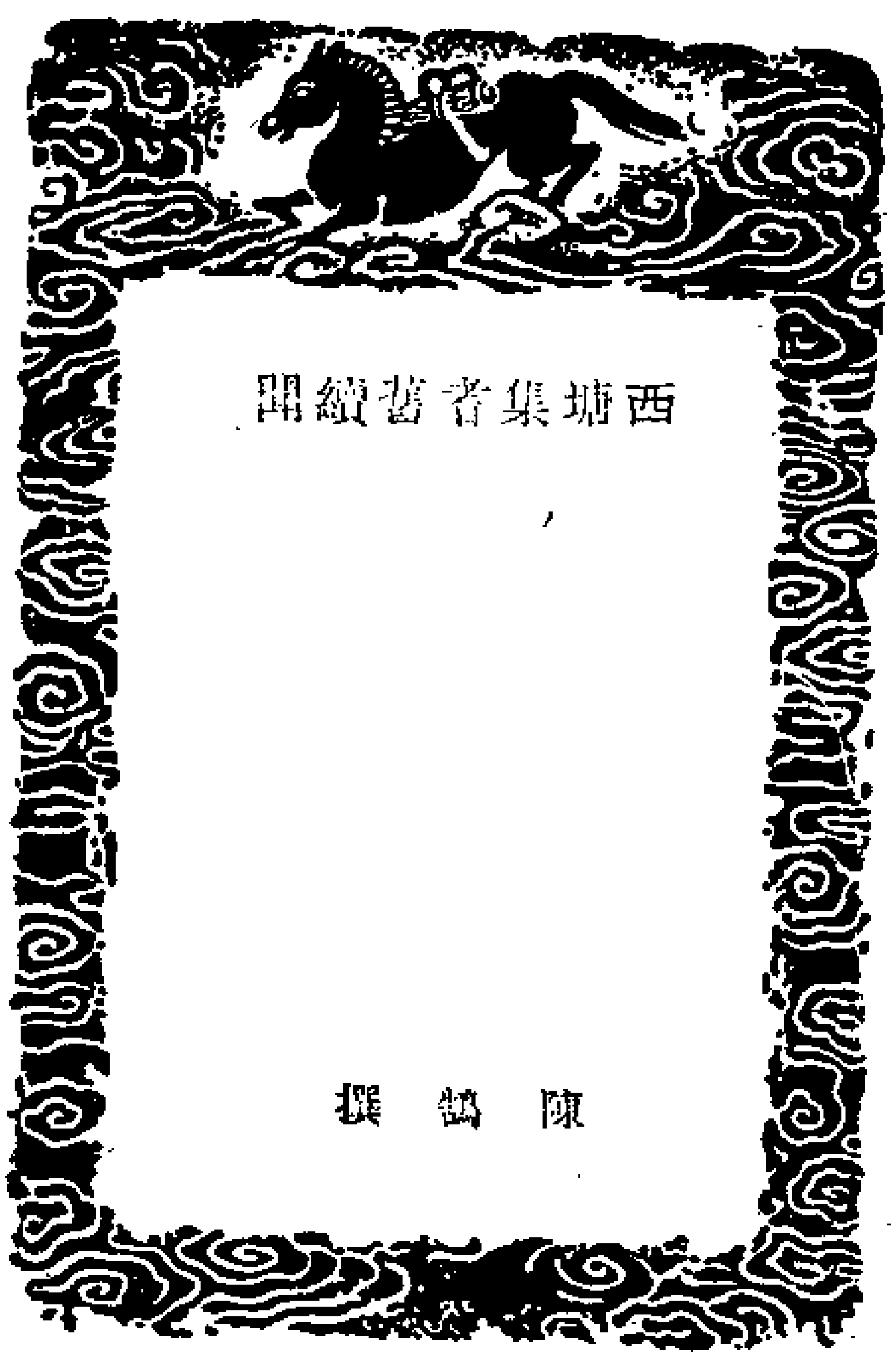
此者。皆以利誘之也。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陳致仕。依舊勅與一子官。如分司給全俸。違者御史臺糾察。特令致仕。更不與子官及全俸。詔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詔文武官年老無子孫。奏期親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課遷官。有功於國。有惠於民。勿拘。嘉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詔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孫。凡此者。皆以法繩之也。熙寧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呂誨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優與改官致仕。詔從之。此以賞勸之也。况法初行。須受命之後陳乞恩澤。病者尚不許。豈容已死僞為。其後又限以受命後身故者方許陳乞恩澤。後又但以陳乞後身故者放行。而詐僞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書丁艱月日。或與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嘗詰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員外致仕恩澤。政和二年。張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聽陳補。從之。詳考前後。詔令發端於真宗之朝。而詳密於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嚴。責之甚備。然上勞蠱翻丁事至於六七而不已。亦可見風俗之日趨於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鮮矣。

真宗以朝官注擬于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門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也。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于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值。惟可至府堂省都銓審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徵悉備。方敢報閤門。放見蓋閤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府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視味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葺。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國初擬用人才。不問資序。有初補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途之艱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視。又且未歷民事。不諳民間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蘇易簡上言。初任京官。未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從之。然惟施之常調。留者人主特除。則又不在此例。呂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員外郎即知廬州。正如易簡所論。不以改制而止也。

四庫全書提要

燕翼詒謀錄五卷王栐撰。栐字叔永。自署稱晉陽人。寓居山陰。號求志老叟。其名氏不概見於他書。今考書中有紀紹熙庚戌仲父軒山公、以知樞密院兼參知事一條。庚戌爲紹熙元年。核之宋史。是年正月甲午、王藺知樞密院。是栐當爲藺之猶子。藺宋史無傳。據徐自明宰輔編年錄。載藺無爲軍人。是書第三卷中所述無爲軍建置特詳。可以爲證。其稱晉陽者。蓋舉祖貫而言。書中又有余猶仕山陽語。知其嘗宦淮北。而所居何職。則已不可考矣。其書大旨以宋至南渡以後。典章放失。祖宗之良法美政俱廢格不行。而變爲一切苟且之治。故采成憲之可爲世守者。上起建隆。下迄嘉祐。凡一百六十二條。并詳及其興革得失之由。以著爲鑒戒。蓋亦魚藻之義。自序謂悉考之國史實錄寶訓聖政等書。凡稗官小說悉棄不取。今觀其臚陳故實。如綜聯絪貫。本末粲然。誠雜史中之最有典據者也。（據學津討原本補）



西塘集耆舊續聞

陳鵠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耆舊續聞十卷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鵠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鵠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鵠西塘耆舊續聞。或題鵠撰者近之歟。鵠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知辰州。與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捃拾頗多。間或於條下夾注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閒如政和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問手帖。而雜記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爲鵠之外弟。又稱朱昱爲侍制公。陸軫爲太傅公。沿用其家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頗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渡以後諸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苕溪漁隱叢話。譏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据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奎墓志之誤。亦頗有考據。雖叢談瑣語。間傷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一

南陽　陳鵠　錄正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有誦公之詩云。官閑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爲深得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爲知己。自此時獲登門。偶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鈔漢書。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邪。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歎良久。曰。先生眞謫仙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尙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邪。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叔[illegible]云。）

中書侍制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荊公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乃謝朓爲吏部尙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若韓文公迨（一作迄）今。何止二百年邪。前輩名公詩話。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爲信。而荊公之詩爲誤。不知荊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

韓退之吏部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荆公亦有強辯處。嘗有詩云。黃昏風雨瞑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耶。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語。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陰陽之精蕊。動以香淨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非飄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上枯。雖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動輒引經爲證。故新法之行。亦取合於周官之書。其大概類此爾。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璧青錢。欲買應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不值。於几案間見此詞。驚歎（一作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得。朱（一作）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憮然省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間。何用作此等語邪。然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真所作。非也。正如蘇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趁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稾本於公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於扇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游戲嘲謔。必極其精妙。嘗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卻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臥羲皇。又與秦師垣啓云。雞鳴函谷。孟嘗繇是以出關。雁落上林。屬國已聞於歸漢。晉秦嘗留金庭。未幾縱還。既而金人復悔。遣騎追之。已無及矣。公之用事親切、多類此。遂得擢用。

呂伯恭先生、嘗言往日見蘇仁仲提舉坐語移時。因論及詩。蘇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南遷。便道過新仲。適值清明。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顏魯公帖及謝安事。語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欲效此體。用意不到。比作陸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雨那知更不來。蓋用杜子美詩句。但願殘年飽喫飯。但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亦不覺用事也。恐可庶幾焉。乃知待制公之詩。在當時已爲前輩所推重如此。（[illegible]直云○案[illegible]直名[illegible]陵。渭南集有墓誌。）

有聞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串。元城曰。子但熟味及字與亡字。自然意貫。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底事。而史且載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意。至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亡矣夫。蓋歎此句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示訓也。故先生嘗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前輩恐俱後生穿鑿之論。故不敢著論。若或爲之倡。後生競生新意。以相諍佝。六經無

全書矣。其害多於無人論說之時。此前輩所以謹重結舌之不言可也。此正有得於聖人闕文之意。又聞讀之。四皓揭子嬰嘗稱其美行。子嬰於高帝世爲近。必其事之不可誣者。司馬溫公作通鑑。削而去之。以爲高祖不廢太子者。但以大臣皆不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豈山林四叟片言能操其事哉。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廢太子。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留侯豈爲是哉。此特辨士欲誇大其事。故云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殆有深意。老先生作通鑑。欲示後世勸戒之意。正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夫子既告之以繪事後素。又發起予之嘆。至於刪詩。則削而去之。今碩人詩之二章。無素以爲絢兮一句。蓋禮與生俱生。不可後也。子夏疑之曰。禮後乎。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若此之類。又不可以槪論。（[illegible]）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從諸舅遊。見元城先生。談論則多及論語。其言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眞實處便是眞知。纔以不知爲知。必是欺僞底人。如此則所喪者多矣。故老先生常守一箇誠字。又嘗誠自不妄語中入。蓋爲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如此。則大有礙理者。豈可禁之使勿知。殊非人皆可以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之意。蓋當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之義。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可傳授。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陸太傅軫、會稽人。神采秀異。好爲方外游。七歲猶不能語。一日、乳媼攜往（一作[illegible]）後圃。俄而吟詩曰。昔時家住海三山。日月宮中獨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在人間。後仕至兵部郎官。力請老歸稽山。宋元憲公、杜祁公、一時名勝。皆有送行詩。篇中多及神仙之事。蓋公之雅志也。公晚年專意爐鼎丹藥。成偶一日、妻夫人因事怒。擊碎其丹化爲雙鶴飛去。嘗觀諸孫中指農師之弟倚承宰公曰。此兒有仙風道骨。

承宰公倚。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爲餘杭尉。治檄出邑、道逢一皓髮翁。遂下拜之。翁趨避。公隨其所之。翁知其勢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爲異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學者何術邪。吾道有黃白之術。嘗承傳曰。不願。又欲授以黃帝房中秘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者何。曰、所願延年登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之以秘訣。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即棄官。還歸其家。築草堂三間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濯其冠帨。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跬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令灑掃。具朝衣香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闕。公謝恩拜命。復入草堂。其後將終。語其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爲念矣。坐而逝。先一夕。天慶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乃河伯水官。交代者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舁斂輕如紙。則公爲水仙矣。

太傅公嘗守會稽。上元夕放燈特盛。士女駢闐。有一士人從貴官幕外過。見其女樂甚都。注目久之。觀者

狎至。獨擧其幕。僚官者執其士以聞於府。公呼而責之曰、爲士不克自檢何邪。對曰。觀者皆然。豈自脫去。獨某居後。所以被辱。公觀其應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斑竹簾詩。當釋子罪。蓋用斑竹簾爲幕也。士子索筆。落紙立就。其詩曰。春風慽慽動簾帷。繡戶朱門鎮日垂。爲愛好花成片段。故教直節有參差。又曰、昔年珠淚滴成斑。今日侯門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機。公覽詩、大奇之。延爲上客。（子逸云）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二

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對客、（一作寄至）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纚纚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緜。吹緜時杜鵑。公賞誦久之。是後、從遊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後攧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眞蹟。晁氏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又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蘂一枝開。冰簟堆雲髻。金罇灩玉醅。綠陰靑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也。

余謂後輩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三山老人語錄云。從來九日用落帽事。東坡獨云。破帽多情卻戀頭。尤爲奇特。不知東坡用杜子美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近日陳子高作謁金門云。春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屏山六扇。乃花間集和凝詞。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屏山六扇。趙德莊詞云。波底夕陽紅濕。紅濕二字。以爲新奇。不知蓋用李後主細雨濕流光。與花間集一簾疎雨濕春愁之濕。辛幼安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人皆以爲佳。不

知趙德莊鵲橋仙詞云。春愁元是逐春來。卻不肯隨春歸去。蓋德莊又本李漢老楊花詞。驀地便和春帶將歸去。大抵後之作者。往往難追前人。蓋唐詞多聯句。後人好爲謔語。唐人詞多令曲。後人增爲大拍。又況屋下架屋。陳腐冗長。所以全篇難得好語也。公之詞、傳於曲藉者。獨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之句。有和李漢老叫雲吹斷橫玉。詞語高妙。惜其不傳於世。其詞云。黃橙紫蟹映金壺。瀲灩新醅浮綠。共賞西樓今夜月。極目雲無一粟。揮麈高談。欄倚長嘯。下視鱗鱗屋。渺然何處。瑞龍聲噴斷竹。何況露白風淸。銀河澂漢。髣髴如縣瀑。此境古今如有價。豈惜明珠千斛。灝氣侵襟。冷風入袖。只欲騎鴻鵠。廣寒宮殿。看人顏似冰玉。觀公之詞。可以知其風流醞藉矣。

魯直跋東坡道人黃州所作卜算子詞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此眞知東坡者也。蓋揀盡寒枝不肯棲。取興鳥擇木之意。所以謂之高妙。而苕溪漁隱叢話。乃云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閒。此亦語病。當爲東坡稱屈可也。又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蓋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廚及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此乃夏初。詞正用此事。而叢話乃云。鶯引新雛過。而以櫻筍爲非。豈知古詞首句多是屬對。而櫻筍事尤切時耶。

趙右史家。有顧禧景蕃補注東坡長短句眞蹟云。按唐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錄云。康崑崙嘗見一女郞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輥雷聲。而傳者、亦以輥雷爲證。考之傳記無有。又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算子斷句

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又南歌（一作鄉）子云。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十三閒樓。在錢塘西湖北山。此詞在錢塘作。舊注云。汴京舊有十三樓。非也。

韓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渾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淸。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千（一作十）里下山空月明。復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有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迺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晁氏。爲不妄也。本事詞、載榴花事極鄙俚。誠爲妄誕。

徐師川云。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靑子落紅鹽。蓋北人相傳。以爲橄欖樹高難取。南人用鹽擦。則其子自落。今南人取橄欖。雖不然、然猶有此語也。東坡遂用其事。正如南海子魚。出於莆田通應王祠前者。味最勝。詩人遂云。通印子魚猶帶骨。又云、子魚俎上通三印。蓋亦傳者之訛也。世只疑紅鹽二字。以爲別有故事。不知此卽本草論鹽有數種。北海靑。南海赤。橄欖生於南海。故用紅鹽也。又太平廣記云。交河之閒。平磧中掘數尺。有末鹽紅、紫色鮮味甘。本朝建炎閒。亦有貢紅鹽者。紅鹽字雅。宜用之。

呂紫微居仁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得（一作）此理。

韓退之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工夫自見。

韓退之答李翊書。老蘇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更考古人用意下句處。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徧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

學者當以質直爲本。孔子曰。質直而好義。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放勳曰。匡之直之。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楞嚴經亦言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是菩薩淨土。但學（一作）觀古人爲學。只是一箇直字。學者不可忽也。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爲主。此數書既深曉。然後專治一經。以爲一生受用。（說受用已不是。只要成就自己之性而已）

大凡爲學。須以見實爲主。孟子言友一鄉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謂賢者。必須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是也。既能見實、須篤實。若但見而不能篤。則與戰者之無異。今人於有爭者則能屈。而於賢者則不能尊。是未之熟思。韓退之作師說。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爲榮。今人以爲恥。於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威儀辭令。最是古人所謹。春秋時人以此定吉凶興衰。曾子臨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養成處。

作文不可強爲。要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問該博中來也。

後生爲學。必須嚴定立（一作）課程。必須數年勞苦。雖道途疾病。亦不可少渝也。若是未能深曉。且須廣以文字淹漬。久久之間。自然成熟。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爲法。

老杜歌行。并長韻律詩。切宜留意。

老蘇作文。眞所謂意盡而言止也。學者亦當細觀。

外弟趙承國。至誠樂善。同輩殆未見其比。蓋其性質甚良。不可以他人語也。若少加雕琢。少下勤苦。便當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遇於楚州寶應。求余論爲學之道甚勤。因擧予之聞於先生長者本末告之。隨其所聞。信筆便書。不復銓次。當更求先之考人印證也。（案等人處古人之譏）古人年長而爲學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時司馬子立。年踰二十。不甚知書。人多以爲懦弱。後更激勵苦學。不舍晝夜。從伊川張思叔諸人。講求大義。數年之間。洛中人士。翕然稱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此學之不可以已也。承國既以余言爲然。便當有力行之實。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此眞要務也。

東萊此帖。今藏承國之家。承國乃侍講滎陽公之外孫也。

慈聖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日又爲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即有黃州之貶。故蘇有聞太皇太后服藥赦詩。（一本云。故蘇有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詩。）及挽詞甚哀。

王嵎、升之。少從東坡學。甚見敏。東坡既除西掖。乃以古楓簡附紙曰。此翁曾擧制策入三等。曾召對睿事。不合而逐。會對御史詔獄。曾不試除三字。毋輕呈翁。

宣和間。宣華葆眞宮。（王甫曾宮事）燒燈。都下癸卯上元。簡職約集而蔡老攜家以來。珠翠幽溢。傾城縱行。獵名士幾遭排斥。已而步過池北。游人縱觀。時少蓬韓駒子蒼賦小詩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峰嶸。謾言水北無人到。亦有蛾眉勸酒行。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湖中。羣臣賡和。皆莫能及。獨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趙鼎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學於陳無己。有句法。（一本此附在第三卷之首）

陳無己、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薦無己往見。投贄甚富。子固無一語。無己甚慚。訴於莘老。（下書獻文）子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亳。無己走泗州。間攜文謁之。甚懽、曰。讀史記有味乎。故無己於文以子固爲師。元祐初。東坡率莘老李公擇薦之。得徐州教授。徙潁州。東坡出守。無己但呼二丈。而謂子固南豐先生也。過六一堂詩略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泣寒蛩。蓋不以東坡比歐陽公也。至論詩。即以魯直爲師。謂豫章先生。無己晚得正字。貧且病。魯直荊州南十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無己殊不樂。以閉門覓句爲歎。又與死者相對爲惡。未幾、果卒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三

陳恭公執中當國時。曾魯公由修起居注除待制羣牧使。恭公弟婦王貲公孫女。曾出也。歲旦拜恭公。恭公迎謂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曾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與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爽考也。女子之警敏有如此者。

晁無咎閒居濟州金鄉。葺東皋歸去來園。樓觀堂亭。位置極蕭灑。盡用陶語名目（一無目字）之。自畫爲大圖。書記其上。書尤妙。始無咎請開封解。蔡儋州以魁送。又葉夢得舅也。故比諸人獨獲安便。書以長短句曰摸魚兒者。寄蔡。蔡賞歎。每自歌。其樂從之。道語余。夢無咎監泗（一作酒）州稅。何詳也。已而吏部調知達州。張無盡改泗州言者論。能令赴通州。無咎不樂。纜舟收稅亭下。以疾不起。（一本有而無咎三字）果有數乎。

晁詠之之道。美叔子。奇士也。宏詞第一人。負其才。可凌厲要途。以元符封事廢。有詩曰。元年四月朔。日食國有赦。又有已失青雲宗老去之語。後爲西京饒庫。蔡元度留守。稍禮之。以係籍不能薦。忽謂晁曰。如子之才。何必上書。之道因措。徐曰。只是沒處頓文章。蔡亦大笑。之道年四十餘。終朝請郎。（一有而已二字）

許尚書光凝君謀（一作謨下同）。論本朝內制。惟王岐公華陽集最爲得體。蓋禹玉仕早達。所與唱和。無四品以下官同朝名臣。非歐陽公與王荆公銘其葬者。往往出禹玉手。高二王狀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貴氣槃然。君謨、岐公壻也。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爲魯直類詩文。爲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爲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老杜編年爲法。前後參錯。殊牴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叙。又絕少舛謬。極可賞也。廬陵守陳誠盧中刊歐陽公居士集。亦無倫次。蓋不知編摩之體耳。

祖宗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保武威軍節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靖康初、白丞相謫外。特進大觀文。時李河內公士美嘗圖考故事。除判壽春府。建炎四年。呂相及劉少傅光世皆以使相分鎮江浙。呂知池州。劉知鎮江府。又失之也。呂以使相兼平章事。不加食邑食實封。亦非故事。

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適李氏者。從其夫任晉寧軍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詩。李婦自作黃魯直小楷題其上二絕云。蓼淡蘆欹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卻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誰畫小瀟湘。雁落秋風蓼半黃。雲淡雨疎孤嶼遠。會令清夢繞寒塘。

林文節子中帥并門。席間與幕府唱和。有徐姓帥屬。忘其名。內子能詩。林公每出首唱、徐密寫寄歸。未方撤席。內子詩已來。必可觀也。一日、幕府有醉起舞者。時和林公蔡字。其詩曰。幕中舞客呈鴝鵒。帳下牙兵困蒺藜。又從一屬官徑（一作往）。除監司。林公押徐字。徐婦和曰。華袞自宜迎舊物。緇衣先見冠同僚。監司故相家也。林公甚賞之。

程文簡公就試。夢觀青從天乘綵車下降。驚覺。乃類旌屏車轄事。果試德車結旌賦。平生五更頭觀晉書讀數百篇。晚年亦不廢。（一本云其後老年不廢）

蔡絛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及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李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後歸陳魏公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壻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眞亡國之聲也。

嘉祐治平間。韓氏、呂氏、人家盛矣。議者謂魏公將老。武輔非韓即呂。故王介甫結韓持國。又因持國以結子華。持國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經術。可大用。神宗初政。即以學士召。又與子華同入。爰立。遂用晦叔爲中丞。已而不合。雖子華極力彌縫。亦不樂。而持國晦叔。幾若世讎。然介甫微時。與曾子固甚懽。仕又薦於歐陽公。既貴。而子固不屈。故外補近二十年。元豐末。方召用。又每於上前。力詆子固。與蘇子瞻日錄可考也。

介甫既（一作時）歸鍾山。有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常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此

蓋平生之志、非特斥輕𦆅也。（[illegible]伯山云）

書評、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書效其體、蓋米法敧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儓者耶。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朝韡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韡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眞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須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求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不爲絕賞、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鵠、與草木俱腐者、（案此條未完、一本連下爲一條、似誤）

徽廟尤喜書、立學養士、惟得杜應稽（一作杜應禧）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精（一作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碌是）皆碌碌、可歎其弊（一作獘）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祕府、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職、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眞贋、紙書縑素、備成卷帙、皆皁鸞鵲、水錦褾褫、白玉珊瑚爲軸、祕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亦皆宸翰也、舍此褾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祕、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眞蹟、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褾軸字法、亦顯然可驗。（高宗御書題書跋）

仁廟將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宮、有晉陽之號、若明皇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爲美名、乃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蓋用明皇故事也。

國朝命妃、未嘗行冊禮、然故事須候旨、方以誥授之、凡降誥、皆自學士院待詔書詞、送都堂列三省銜、官誥院用印、然後進入、慶曆間、加封張貴妃、時宋翰林當制宣麻畢、宋止就寫告直取官誥院印用之、遽封以進、妃寵方盛、欲行冊命之禮、怒擲地不肯受、宋祁落職、知許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冊禮、宋氏子弟云、元豐末、東坡赴闕、道出南都、見張文定公方平、因談及內庭文字、張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記一首是張貴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諸子不肯出、蓋東坡滑稽、萬一摘數語作譚薦天下、傳爲口實矣、張貴妃制、今見本集。

宋子京、素有士望、而才高爲衆所媢、從不至兩地、初在翰苑時、兄莒公執政、一日對昭陵、天顏不懌、久乃曰、豈有爲人兄而不能諫其弟乎、莒公知譖者、因奏云、臣弟兄才薄非據、官榮過分、方俟乞外、昭陵曰、甚好、將取文字來、對畢、同時上章告退、已而莒公守維揚、子京守壽春、凡大臣出守、朝辭例有頒賜、子京告下、遂入朝辭榜子、宰相呂許公於漏舍呼閤門詢之曰、宋學士甚日朝辭、閤門云、已得班、許公於是愕然曰、敏哉、蓋欲故謝辭、裁其頒賜也、子京辭退、到都堂、敘述兄弟久叨至此、今茲外補揚壽、相去不遠、盡出陶鑄之恩、許公曰、更三年後相見、此聞宋氏子弟云。

宋子京知定州日、作十首聽說中山好、其一云、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新將相、刻石好文章、有譖於韓魏公者、魏公於是亦不喜之。

歐陽文忠撰薛參政墓誌云、明道二年、章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則是太后不以袞冕謁廟、而宋景文公奏議乃云、太后晚節恪於還政、非及永固厭內闥之觀、閒樂外朝之熙照、執鎮圭、乘大輅、垂十二旒之冕、被十二章之袞、率百官陳萬騎、瞻薦帝壇、屢見祖宗、古今未聞、典禮不載、此亦一眚之咎、所共知也、蓋是時有旨、差赴編修明道參謁宗廟記所檢討、故宋公奏牘如此、然則墓誌又不足據、此非正與東坡記歐陽公作范文正神道碑相類、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本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責之於文忠、文忠曰、文正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余謂文忠於志不苟作、況一時耳目所聞、二事豈皆誤耶、蓋所以書於墓誌者、不欲開後世弱人主、强母后之漸、而公文必傳於不朽、其爲戒深矣。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四

閬州有三雅池。溫蒼記聞云。古有修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二篆。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或謂劉表二子好酒。嘗製三爵。大曰伯雅。受一斛。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之言古人量幹大。升合小。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廣韻𥁞字注云。酒器。𥁞雅同音。則𥁞字蓋借用三雅。乃酒盃也。無可疑者。

過付大中書室。因論法帖載孫權遣方士取鯔魚作膾。人皆不解。鯔魚作囟詩。靖康元年。余以事至合流鎮。見人家壁間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經。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輜字偏旁作鬭。乃悟鯔爲鯔也。然則考古者不可不博也。（溫氏雜錄）

天聖元年八月。敕自今兩省諫舍、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坐。餘悉禁止。仍絕採捕。此乃狨座之始也。

故刑部胡尚書言云。祖宗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慶殿廊納涼。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詩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

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到。例賜百朵、并南庫法（一有酒字）酒。此二者、麟臺故事不載。因并誌之。

曾元忠誠識云。先朝郎官兼修日曆者。銜上但稱兼著作、無郎字。

慶曆二年。西方用兵。張安道奏議、乞併樞密院歸中書。因除昭文相呂申公兼判樞密院。除集賢相章郇公兼樞密使。而加晏元獻同平章事。依舊樞密使。時宋元憲知制誥。王荊公爲僉判。代作賀啓三首。內昭文一首宋公別撰。並扶殘獨。前輩於禮儀語言間。謹重如此。宋氏集尚存。頃獲觀之。乃具錄揚州公啓云。恭審肅被綸綍。參司樞要。伏惟從欲稱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特。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於四海。二柄萃於一門。簡在休辰。職參奎翰。恭以昭文相公。風華博照。天資雄成。挾旦誦之謨。讀魏公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書規振俗。遠蹟三代之隆。嗟彼光焰。猝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舁茲圣責。欽若壯猷。興議所同。嚴瞻惟允。昔傾邇函谷。戮沛邑之宗臣。威被何奴。實漢家之良相。宜今具美。與古象徵。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伏藩城而待罪。隱若自安。佔宿邸之移文。寔然滋喜。攸歸之素。有過常夷。宋公自作啓云。右某啓。近得本州進奏院狀報。伏承誕膺明制。兼管洪樞。伏惟慶繼恭以昭文僕射相公。業纂將明。地兼鈞直。綱緯三事。敷燮九功。稽驗假以無言。涉大猷於同體。屢遷休冊。專邇碩績。列讓彌高。畢矚登治。鼎鼐攻亭之務。戴緊廟略之勤。唯是本兵。別歸謀輔。綸纂一。名分或殊。梁杏相府之尊。并兼機庭之重。特顯夏詞。參告治朝。創宥密之判規。覆裁成之政本。協修一德。允賴於揚臣。外禦四夷。更光於漢業。安危所注。左右咸宜。觀元憲之言。前國朝來有判樞密之院者以上之注意尤重。故云創宥密之判規。覆裁成之政本也。

四聲分韻。始於沈約。至唐以來。乃以聲律取士。則今之律賦是也。凡表啓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此格者。紹聖新進。載李秀才賀滕學士一啓。全用側聲結句。其辭云。伏審榮承紫詔。進聯閩臺。某竊謂有業起於微。後且實者器業本不在於文。而圖之鈞軸。實藉此而進用。恭以某官軍志雅遠。持論忠實。借經卷曰海曉今幸以材而拾擢。必將副之。必知所謂豪俊髦揚庭遷佇見風節。聲聞天下。某成樂獎圖。繫心京轂。伏冀上爲宗社精治興衰。

梅聖俞嘗云。古人造語。有純用平聲句。天然渾成者。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有純用側聲作詩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內翰洪公帥會稽日。余嘗乘閒問曰。禹穴有二處。其一在禹廟告成觀。穴上有窆石是也。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曰陽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石罅丈餘。中裂爲一罅。闊不盈尺。相傳指此爲禹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雖其事不經。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此。張晏注漢書云。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又不經之尤者。要之子長謂上會稽探禹穴。言極其高深也。探者、取極深之義。今陽明穴中投物於中。不知其底止。當以此爲禹穴可也。非謂禹葬之地。又問若耶溪去鏡湖二十餘里。乃一小澗水。溪旁人烟稀疏。餘但有數門寺猶存耳。唐人詩中多言若耶溪畔採蓮女、何也。公曰。所謂採蓮女者。亦指西子而言也。時之盛衰不同。唐之初年。必是勝地。何以知之。今去耶溪三里許。地頗平曠。世傳以爲萬世嗣宅之舊址。杜子美詩云。若耶溪、

雲門寺、齊嶽布鎭從此始。則爲唐之勝地（一作境）可知矣。予因言史記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出遊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所謂狹中者。卽今富陽縣。絕江而東。取紫[illegible]宮路是也。江流至此極狹。去步纔一二百步。水波委蛇。始皇正從此渡。取暨陽界至會稽山。今暨陽縣外。有始皇祠宇。乃經從之處。徐廣注史記、直指以爲在餘杭。不知餘杭、非江流之所經也。公深以爲然。

鄭獬、字天休。知開封府。府吏馮元者。姦巧通結權貴。號爲立地京兆尹。獬窮其罪。流於海島。後移守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辰。植勁柏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歎者數四。代范仲淹爲西路招討。鎭府於涇州。元昊擁衆臨鼎山。欲勒兵巡邊。趨達花堡。時天寒風勁。置酒高會。旗幟絳野。鐃鼓聒天。虜衆十萬不敢動。元昊曰。已遣使稱臣。何爲復用此公鎭諸將。觀此。則守帥謝表。亦可以見其志節也。范文正公守饒州謝表云。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終始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王元之守滁日。謝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荷君恩。歐陽公取其語。發爲歌詠云。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亦見身在外服、不忘其君之義也。自祖宗以來。凡外郡謝表。未有不報行者。慶元初、權姦用事。輪對官希旨。乞勿報行。遂以爲例矣。

許下士大夫云。韋子厚當軸。嘗屬士人。常對衆云。今時士人。如人家婢子。纔出外求食。箇箇要作行首。張天覺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箇角妓否。韋笑、久之遂遷職。子厚之孫韋大方云。不然、天覺好詼諧。先祖丞相曰。豈有款從作是佛路好鍵天覺廬聲云某權某職且二年。切告相公。提下權字。丞相笑、未幾、乃落權字。

子厚爲商州推官。時子瞻爲鳳翔幕僉。因差試官開院。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馬同往觀之。去虎數十步外。馬驚不敢前。子瞻云。馬猶如此。著甚來由。乃轉去。子厚獨策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旣近。取銅沙鑼於石上。攂響。虎卽驚竄。歸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異時姦計。已見於此矣。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五

古人作文。多爲伐山語。蓋取諸書句要入之文字中。貴其簡嚴。杜子美詩云。配極元都閟。取是謂配天之極也。又嘗見宋宣獻青詞。用淵宗二字。取淵兮似萬物之宗也。此類甚多。而配極淵宗二語特妙。（[illegible]氏[illegible]）

又云。作詩用經語。尤難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經語。而用之不覺其弱。此可爲省題詩法。至落句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其語又妙。余謂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有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旣盟之後。來往莫相猜。亦爲新奇。

又云。詩有律。子美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余少學詩。鄉先生云。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半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此細律也。唐之詩人及本朝名公。未有不用此。洪龜父詩云。琅玕嚴佛屋。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璫鳴佛屋。亦謂於律不合也。余謂陸務觀嘗學詩於曾文清公。有贈趙教授詩云。憶昔茶山聽說詩。親從夜半得元機。律令合時方貼妥。工夫深處卻平夷。每愁老死無人付。不謂窮荒有此奇。世間有根知多少。未得從君鬭老師。亦以合律爲工。窮荒有此奇。見東坡帖窮荒有此奇觀。用字皆有來處。

前輩曰。爲文敍事。要在切當。不必引證以求奇也。唐李石、鎭荊南日。崔鉉爲從事。未幾、入爲司勳員外郎。歷翰林學士。不二歲、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石尙在鎭。其賀崔相狀曰。賓筵初啓。佇陪樽俎之歡。將幕

未移。已在陶鑄之下。蓋節度巡官李紗詞也。其後崔鉉自右僕射鎮淮海。楊收以前太常博士。從鉉爲支使。未幾、入爲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滿翰林學士。甫二歲、拜兵部侍郎平章事。亦未移鎮。其賀楊相狀曰。前時里巷。初迎遊騎之威。今日藩垣。已仰問牛（一作爲）之化。蓋崔鉉之詞也。

四六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啓云。史鉛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史語。如自己出。特爲穩健。張安道爲曹佾節度使副制云。世載其德。有狐趙之舊勳。文定厥祥。實姜任之高姓。王荊公知制誥。見其稾。深加歎賞。此亦全語最親切者也。

東坡自海外歸。謝表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蓋亦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覺也。

什元豐爲南宮舍人時。相令撰秋宴樂語。因問坐客曰。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對甚語。久之、坐客云。昔無全句可偶。當劈破用。曾於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而成萬寶。坐客稱善。既而文成。頌聖德一聯云。惟天爲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之升。皜皜乎不可尚已。坐客皆擊節賞之。

東坡謫黃岡。元豐末、移汝州團練副使。制詞云。蘇某謫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坡甚歎服。蓋王子發詞也。元祐初、坡入掖垣。與子發同僚。和子發詩云。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蓋爲此也。

唐制、給事中亦行詞。高宗改給事中曰東臺舍人是也。德宗時、給事中袁高宿直。當撰盧（一作杞）新州爲饒州刺史詞。高執以詣宰相。宰相不從。乃命舍人撰之。

靖康初、陳瑩中贈大諫詞云。設觸何爲。坐致淮南之慘。觀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蓋譚勉翁詞也。其後勉翁贈官。任塞章爲之詞云。雖頤濟倖痊。終逃天寶之難。而與勝已死。不見南陽之興。識者美之。吳丞相元中爲燕山父老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繫父老關梅之力。徽廟極稱賞之。又宣和末、爲徽廟罪己詔云。重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讀者感之。又謝右揆表云。上聖中興。方擁風雲之會。下臣孤進。忽叨夢卜之求。又云、從唐堯於汾水之陽。驗莫驚於恩遇。贊黃帝於涿鹿之野。俱未暢於聲威。詞人多美之。元中居儀眞時。復職舉祠。謝表云。流年往矣。漸知蘧瑗之非。此道茫然。未顯漆雕之仕。人皆傳誦。王達可自翰苑出知鎮江。吳元中與之詩云。醉中鄰筆金鑾殿。睡起鳴笳鐵甕城。可謂壯語。

東坡十歲時。侍老蘇側。誦歐公謝對衣金帶馬表。因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笑曰。此子他日當自用。至元祐中、再召入院。爲承旨謝表。乃登以兩句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黼敗。復除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云。寓照壁閒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也。而離楓下聞鐘。非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禹錫自武林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臥龍。武林樵客

區仙縱。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蓋用此也。和勝、婺之浦江人也。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相訪悔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後蔡薿榜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illegible]）

溫叔皮雜誌云。舍人行詞。或有未當。則執政請以稾擬改定。楊文公有重名於世。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點竄。楊甚不平。因以稾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故。曰。是他別人腳跡。當時傳以爲嗤笑。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必相謔云。又遭鞋底。

楊文公常草答契丹書。有鄰壤交歡之語。進草既入。真廟自注其側云。鼠壤、糞壤。文公遽改爲鄰境。蓋當時以故制爲常。又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復遷封西平王。時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草詔。制皆不稱旨。惟宋湜續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詞曰。先帝早深西顧。欲賜眞封。屬軒鼎之俄遷。遂濱壇之未遂。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覽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日。參大政。

仁宗朝。晏元獻撰章懿李皇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係章懿。然仁宗以母儀事明肅太后。膺先帝擁幼之託。雖爲直致。才者雖愛其善比。獨仁廟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當更別改。晏曰。已焚稾於神寢。上終不悅。遽升祔二后。敕文孫抃丞旨當筆。直敍曰。章懿太后丕擁慶衍。實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邈。嗟夫、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遂參大政。

景祐初、張唐卿殿賜特恩出身。章服等語。詞略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塵鄉版之書。不預賢能之選。勵務激昂以自勵。止期諸首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貽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巖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林。鶚薦屢先於鄉版。縱晚成於遠到。摶風勉屈於卑飛。上顏悅。

慶曆七年春旱。楊察隱甫草詔。既進。上以罪己之詞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己謝愆。歸誠上叩。冀高穹之降監。閔下民之無辜。與其降戾於人。不若移及於朕躬。自今避殿減膳。中外實言封事。（金坡遺事）

自蘇子美監（一有[illegible]事）奏邸。舊例、鬻故官紙以賽神。因而宴客。時館閣諸名公畢集。獨李定不預。遂捃摭其事。言於中丞王拱辰。御史劉元瑜迎合時宰之意。興奏邸之獄。一時英俊。（一作儁）斥逐殆盡。有一網打盡之語。故梅聖俞有詩云。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指李定也。自此禁苑闕人。上謂少年輕薄。不足爲館閣置。時宰探上意。乃引彭乘備數。乘蜀人。少時嘗欲贄所業於張忠定公。因門僧文鑒求見。僧先以所贄示公。公覽之殆徧。都擲於地。乘大慚而退。其經可知矣。及在翰林。有邊帥乞朝覲。上許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詔云。當俟蕭辰之候。爰肆旌旆之行。田況知成都。兩蜀荒歉。飢民流離。況卽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云。才度嚴嚴之險。便興惻惻之情。人傳以爲笑。後觀趙子崧中外舊事云。嘉祐丁酉。李駙馬都尉和文之子少師端愿作來燕堂。會翰林趙叔平、槩。歐陽永叔、脩。王禹玉、珪。侍讀王原

叔、洙、舍人韓子華、絳。永叔命令、原叔題跋。聯句刻之石。可以想見一時人物之盛。蓋仁宗末年。文富二公爲相。引用得人如此。

淳熙間。周益公子充。久在禁苑。及除右揆。李巘、子山。當制詞。中有三毋之戒。公力辭不拜。命蔣益宣諭令改之。然制麻已廷告。既而復改。人頗異之。不知祖宗朝改制。率以爲常。但改之於未宣之前爾。又有中書舍人權直崔敦詩。時謝后自貴妃册后。內廷文字頗多。崔非所長。苦思遂成疾。疾臨卒、有子尚幼。手書一紙。戒其子無學屬文。悉取其所爲稾焚之。王右司公袞吉老。嘗語余云。余後觀本朝名臣傳。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其子文學。參罷范宗翰學士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瑤琰。器璠璵。韓氏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綸。非蔭而得。由學而然。二事絕相類。今人教子。惟恐不能文。二公乃以屬文爲戒。與竇禹鈞靡希夢之訓子異矣。此可以鑄金披道非。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六

本朝名公四六。多稱王元之、楊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獻、夏文莊、二宋、王岐公、王荊公、元厚之、王履道、元之出補外。賀同時在翰林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鵷鷺之遊。六學士中。猶有漁樵之歎。又滁州謝表云。諸驛置。若無公事。一家骨肉。全賴君恩。文公以母病不謁告兄弟。徑歸許下。責授秘書監。分司西京。謝表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言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相射。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姓。謝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文莊父宦河北。契丹犯界。歿於王事。後丁母憂。起復。辭使契丹。辭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荊公尤工於四六。並見本集。呂吉甫監杭州酒務。時元厚之自侍從出守。每過之。必論文至通夕。他日、吉甫見荊公。問錢塘往來之衝。有佳士子乎。吉甫曰。才士極難得。如元某好留翰林學士。公曰。有甚製作。吉甫乃於書（一作畫）壺中出其一編。曾元所爲文也。荊公熟味甚喜。已而元爲詞臣。多士猶未深知之。及荊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惟鑿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於是衆皆歎服。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縣簿。吉甫一見奇之。未知其有文也。會罷河渠提舉。道代爲賀表云。方叔壯猷。願自勝於老矣。皋陶屏教。尚希贊於庶哉。蓋能發其微也。

南渡內外制。多出汪內翰彥章之手。膾炙人口。同時有孫仲益、韓子蒼、程致道、張嵲、朱新仲、徐師川、劉無言。後有三洪兄弟。至辛巳歲。容齋草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戰。是時歲星在楚。赦書曰。爲劉氏左袒。詎聞思漢之忠。傒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王綯復官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衞侯醇蘸。初豈有於他腸。顏子庶幾。尚何疑於貳過。賜王綯爲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詔曰。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稱惡。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飄投於形迹之地。代嘉王謝及第表。觿鞅天潢之浪。爲選帝苑之春。昔憑假寵於分茅。今喜成名於拾芥。知徽州鄉郡謝封新安郡侯表。久客還家。方慙前飛之錦。遠藩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殊辯以得封胡（一作羯）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桑乃過之。賀收復杭州表。河有防而蟻爲之決。稼太盛則蟲生其間。雖茲啁噍之徒。蓋以承平之久（一作敉）。敢搖蜂蠆之毒。旋弄萑蒲之兵。折箠一笞。投戈四潰。旗戎所向。舉江山歸指顧之中。鎭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靖康末代羣臣勸進表。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仲程嬰存趙之忠。幸率士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輸以事周。又表。蕩襄城之駕。而早戒脩塗。除高邑之壇。而亟臨大寶。方圖後效。如成王小毖之詩。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橫之兆。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詔。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

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爲一時之冠。辭免直學士院狀云。顧仙籞之提攜。自存大手。翊明庭之儀鳳。方集奇才。謝內相表。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褐衣褐見。莫陳漢戍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伏。除大觀文判潭州。以言者奪職。繼鎭後復職。仍判潭州。到任謝表云。聞昔之銷印。重進白麻之公言。故今者剖符。肅示清夷之本。寔踏鄭扉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眞。又謝復職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人皆傳誦。

鄭元樞惠叔。知建寧日。因前所薦舒光改秩。後光以贓敗。公坐降兩秩。謝表云。觀所以觀所由。不加詳審。聽其言信其行。甘蹈欺誣。追茲累年。果爾連坐。亦并有辭於予何誅。又云。敢不謂緇衣好賢之心。益推穀下士之禮。期不墜於家世。庶少酬於國恩。蓋用鄭家事尤爲親切。

呂洞賓先生多遊人間。丁晉公通判饒州日。洞賓往見之。語公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富貴皆如之。公咸平初、與楊文公言其事。今已執政。張洎家居。忽外有一醫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洎倒屣迎見之。洞賓自言呂渭之後。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載。索筆八分書七言四韻。留與洎。頗言將佐鼎席之意。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讖也。滕宗諒守巴陵。回道士上謁。滕口占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迴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去。呂有詩在人間極多。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又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煑山川。並見楊公談苑。又寶操年年到鼎州。無端知府問謎由氣

居北斗魁星下．劍挂偏窗月角頭．東坡詩話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士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自稱回道人．出門至石橋上．先度橋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呂洞賓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此東坡倅錢塘之日．今在石村沈家畫壁．猶存所畫之像．蘇甚變殺其體．惟面貌獨出、余往來沓嘗屢見之．其他如磨鏡鐵．歸畫鶴．殷僧供於長沙．謝姓名於谷客．其異跡固多有之．惟渡江以來．近在辛卯歲．嘗游毗陵．繫青結巾．黃道服．皁絲草履．手持棕笠．自題曰．知命先生．自呼於市．荊門守胡公儔聞其聲頗異．延之問命．先生曰．公有壽．且得見矣．不在淸明前五日．即在淸明後七日．至期、忽得報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七日後又得報云．見政有召命．胡始知其爲異人．乃悟知命字皆從口．必是呂洞賓無疑．深恨不款延之．日夜追想其狀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可得．及至荊門半載．忽一日．公廳書客有急足．聲喏云．某知州府有書信．今且往某州下書．回途卻請回書．客退開書涵．寒暄外無他語．有一軸．借開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畫像．與在毗陵日所見衣巾狀貌無少異．公歎慕．胡後守滁州．爲刻石以誌其事．余乙亥歲．爲滁教．距辛卯歲五十餘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嘗不遊人間．但世人少有仙風道骨．遇之者鮮矣．

蕭山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嘗作雪詩云．七星仗劍攪天池．倒捲銀河落地機．戰退玉龍三百萬．斷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其詩怪譎多類此．韓魏公在鄜延日．元以策干公不用．後流落西夏．教元昊爲邊患．及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獻詩云．踏破賀蘭石．掃空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遂表薦官之．又嘗題詩於關中驛舍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東坡見而誌之．後聞乃嗣宗詩．又有詩云．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飽晝眠．皆豪傑也．

施逵、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閒、早擢上第．爲潁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汝爲爲寇據建城．執逵而脅之．令書旗幟．逵陷賊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城破．乃捕逵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隸湖外．離家之日．度此去必無生還．乃囑其妻令改適．其妻悲泣．罄奩具所有．以給行囊．及出獄．賂防送卒．使緩其行．買一騎自隨．所至宿舍．縱其逗程．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飲．中夜醉臥．手刃二卒及婢．乃變衣易姓名．竄於淮甸．[illegible]後．朝廷圖影重賞捕之甚急．逵乃爲僧．行入邊界山寺中．主僧見其執役惟謹．亦異顧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眾．使出．獨留逵在．呼而問曰．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實告我．卻爲汝尋一生路脫去．不然．不獨汝身被獄．亦累及山門．逵力諱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是庸人．愛汝故爾．逵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其疑己．稍曰．我即坐此．汝自往吾臥內．取一箱袱來．預作一書．并白金數兩．取出贈之．云．可速入彼界．尋某寺僧某投之．逵拜謝而去．遂至某寺．歲餘．主寺見其能書翰．甚喜之．遂於暇日．買北庭舉業習之．易名宜生．舉進士．廷試、天子曰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錫武功．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仕於金國．後爲中書舍人．入翰苑．紹興庚辰．逆亮謀犯淮．先遣逵爲賀正使．覘[illegible]．朝廷以尚書張燾爲館伴使．每以首丘桑梓之語動之．逵氣自若．臨岐回顧曰．北風甚勁．張因奏早爲備．逵少時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遙．歸來投宿舊沙溪．一天風雨龍移穴．半夜林梢鳥擇棲．[illegible]無人求好語．種瓜何地不成畦．男兒未老中原在．寄與鷗雛莫浪啼．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臥此中．漢業已無一抔土．釣臺今是幾秋風．同學劉郎已覓旗．未應換與此羊裘．子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至黃州弔東坡詩．文星落處天應泣．此老已知吾道窮．事業謾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至一寺中．爲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落雁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蘆伐盡洲渚闊．欲下未下風悠揚．影落寒潭三兩行．天涯是處有菰米．如何偏愛來瀟湘．此時已有異志．又感寓詩云．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園閒日自暉暉．江南地暖先花發．塞北天寒遲雁歸．夢裏江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無愁只有雙蝴蝶．解趁殘紅作陣飛．又感錢王戰臺詩．屏幃樓闕捧昭回．元是錢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興廢去．水聲長逐古今來．年光似月生還沒．世事如花落又開．多少英雄無處問．夕陽行客自徘徊．此詩是出塞作．又題將臺詩．梅花摘索未全開．老倦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鴻時送客愁來．此詩奉使本朝時作．又題[illegible]云．君子雖窮道不窮．人生自古有飄蓬．文章筆下千堆錦．志氣胸中萬丈虹．大抵蛟龍須是海．算來鸞鳳莫非桐．山東宰相山西將．共把前功論後功．逵嘗卜葬地．卜者曰．若近葬．三紀後可出侍從．子孫綿遠．近前一紀年窮困．後方顯達．但不歸家鄉．逵曰．子孫富貴．何預於我邪．即從前葬．韓蘄王之孫枕杌（一作）嘗語余云．後見趙左史再可云．靖康之難．有族人陷於北境．葉倅者．遣事人．仕於南京．亦爲金國逵爲其子葉寨執役．娶趙氏．後和好既成．金還河南地．於是陷金者、皆得歸江南．逵今爲雜買場監官．亦能言宜生之事．逵嗣墳今在邵武建寧縣施村．士人猶能言其事．蓋尚存．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七

犨音是處不同。惟京師天朝得其正。陸德明作釋音體切。亦多浙音。司馬溫公論九族之名。與旂相近。綴奚何以分別。小雅庭燎詩。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虢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耳。關中人音清濁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則爲萋音。又以中爲蒸。蟲爲塵。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語轉。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言音是者多。閩人以高爲歌。荆楚人以南爲難。荆爲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眞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閩人。遂中選。（古今詩話）

荆南進士爲雲詩。始用先字。後云十二峯巒旋旋添。以添爲天也。向敏中鎭長安。士人不敢賣蒸餠。之（[illegible]）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得縉雲令林敬夫所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乃元豐二年（一作三年）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二女。慧性過人。聞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疾而逝。殯於邑之仙巖寺三峯閣。李公滿罷。因舁以歸。宣和庚子。盜起嚴之青溪。所過焚燬無遺。惟三峯閣獨存。主僧以爲廨舍。每見女子鬅鬆綽約。綵衣翩躚。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僧遂移於寺之將堂故址。別創廨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傳慶、長輿與弟傳、及內姪曾顧偕來館曾於廳治之東。未幾。曾神氣恍惚。若有所遇。一夕、更散。庭空月明。曾與女羅籩豆。獻酬懽洽。嚴更者潛聞告於傳。傳懼。力扣曾。曾不可隱。具言有女子每夕扣扉而至。與語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

李長卿女。秀華其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異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即到。則瞬息間耳。若齊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縉雲。特偶寓爾。知子緣居。故來相從。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中聞笑語聲。王云、汝非英華耶。揖而問焉。與曾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諱。去來不時。窗壁題染。在在可錄。王壺室見之。不以爲怪。有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訣道。英華情不忍捨。泣於寶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靜舍日。子嘗求我辟穀方。豈靳而不與者。但子宿緣旣淺。塵業未償。非仙擧之資。他時嘗有兵難。妾豈能終爲子保。敬授靈香一餅。有急難爇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亦無如之何也。曾公勇爲鄕方之行。不宜稽遲。遽下。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軍行無宿火。卒正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遇懷二絕云。三月園林旣日長。落花無語怨春忙。柳線不解相思恨。也逐遊蜂過短牆。園林繁藹日暉暉。白蝶黃蜂自在飛。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一云落花片片點春衣）又云。臨溪淸風搖竹去。僅時小雨過山來。又綠髮照波秧正碧。黃雲臥隴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寒凉悲怨之詞。皆驩騰愉快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若曾生之遇尤異。余友人曾亨仲少隨兄陳夢良任岳之嘉魚尉。秩滿、移寓於岳府君祠下。館曾於東廡。一夕聞窗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割謾瞋訴。惟有淸風明月知。次夜復吟。曾大驚。覘之。彷彿有女子過廡下。但見寶髻斜鬟。若慵妝之態。是夕、忽入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强詰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又問其年若干。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慵妝。云對妝增鏡。又問若我一似吟詩云。若能愛翹詩。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疑是寓居女盈惠。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偕往。乃引至一大府。有宮娥百輩候迎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禮畢。宴月臺。羅列殽饌。酒果甚設。綢繆狹洽。（一作款洽）臺旁有碑。記其歲月云。無爲子撰。曾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卽妾也。酒罷已五鼓。曾歸。果枝讀。時晝。其子蹇至。取其果與之。無異人間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婿。須求才學兒。期君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間善惡籍。各有傳言。嘗竊觀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遇羹年即貴。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恍惚。其家疑爲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實告。郡有孔法師符法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具牒。令執城隍司捉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簷外異。歘而過。有數卒押其女隨後。女擧手指曾。數其負約。望且。孔呪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爲讀試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軸。其家視以爲常。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苦留不住。先勸必有異。前途宜自謹。曾至貴池鎭。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至中都、復下卅盤。始驗其言。後累擧遇羹年。皆不驗。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薦。年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爲之害。曾果死於兵難。曾雖晚蹬不第。年逾八袠。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曾於羅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鄭鑑自明之內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夫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某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溫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渥消。余謁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州。有解太素脈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疾也。士子媿然曰。當得何病。曰。有羸疽病。士留五日。求為處一方。脈者竟不能為之。乃指京師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脈於醫。醫問君所嗜何物。荅曰。物物皆喫。醫曰。喫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食畢。恣啖之。一兩旬。復謁醫。醫問喫多少梨。荅云。二百許。醫曰。可喜。今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既而三四日間。徧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州。見向診脈者。問君得官。又安樂。醫以何藥療君病。荅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脈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間無人。乃詰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羸疽之氣。變作徧身瘡爾。士子及太素脈者。忘其姓名。唯記京師醫者。是大馬劉家。

張文定公年十六發解。入京。從汴岸日者問休咎。日者曰。子來、正及時。吾嗜酒。然術甚高。每醉則不能推測。今日偶不飲。當為盡言。良久曰。書之勿忘。子更十年。當以三人及第。又二年。當為狀元。文定大駭曰。三人及第。豈再魁乎。拂衣而去。是歲下第。後十年。始以茂才異等除校書郎。知崑山縣。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舉賢良方正。除將作監丞。通判睦州。狀元恩例也。文定公孫埍曾親云。（上闕）

鄭燕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遊上庠。登舍選。職事專。每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為省底官。官罷。貧不事生產。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榜卦肆。一卦萬錢。公如其數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師相類。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試令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卽醉旗亭痛飲。決不與此曹。公云。吾為償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者默然良久。云怪咤。遲五行又與孟太尉相類。公頗不樂而去。蓋公少年馳聲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發喜。試以鄭驗其術。何從解貴。然心懷覬覦。又語鄭曰。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推算。日者不納。論以覆看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蔡太師同官。後看者。卻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日者曰。若見雪紛紛下時。卻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道我貴。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恐無此理。鄭徐答曰。我亦有少貲緣。但不欲言。公力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ム女甫七歲。無人鞠養。將與中貴為養女。聞嘗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寵遇。恐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沾沾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時。汝當貴。鄭曰。今得一杯煖寒足矣。豈及此。公因留外館。流連彌日。忽有快行歷至學。尋問頗急。學職輩不知公寓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踏未定。復至。喜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徧問莫有知其家者。聞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行甚吾每瞷之。更覓兩日。為辦些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奩具甚厚。有銀盂在側。持以予之。曰。聊為酒資。可以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過望。悉以其語達押班。甚德之。及鄭入見。具言居貧。每藉公賙卹。誼過手足。鄭自此有房第。廩供日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徽廟登極。慈德太后以押班賜上。封賢妃。未幾。為貴妃。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政和元年冊后。以紳為樂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眞定教官。紹聖初。為太學博士。上卽

位。遷大宗正丞。紫事閒。自禮部郎召試中書舍人。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與之同相。日者之言異哉。葛文安公與公之孫為僚。婿嘗語余云

文安公又言。某自上元丞滿。能除浙東機幕。待次。有相士趙襲衣者。謂某曰。公面有疑色。主服。然使得見任。不待終更。召為學官。歷清要。不出國門。至宰相。月餘。果喪偶。又數月。報代者卒。故到官逾年。劉侍郎孝唯。楊前特薦。除太學博士。及為給舍時。趙來見。其令吾兩府。雖先入相。時趙權為樞密。相士所言皆不驗。豈其術偶中。亦有時而差耶。余後讀范蜀公蒙求云。張鄧公嘗謂范公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張齊賢、王隨。復往卜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聲。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其後四人皆如其言。鄧公欲為之作傳。因循未能。時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余又忘之。

紹興初。日者韓操、曹谷。皆奇術也。湯丞相進之。史丞相二公微時。嘗往扣之。一日、調官中都。復同往。卓偶怪屋。無延坐處。其家給云出去。韓瞽者聞其聲而訝之。厲呼曰。二相公來。豈可不留坐。後皆如其言。又劉樞密珙父子、呂檢詳仲發同訪之。時二公已京秩為幹官。韓云。二命皆改秩。又指劉後當至樞使。呂為寺監。後劉果為樞密。但非使爾。呂為檢詳。直顯謨閣。終朝議大夫。亦卿監資序。又余同里前輩、林僉判元鼎。省試已迫期。病甚。肩輿往扣之。韓云。今年當第。臨試前一日。自愈。是歲果第。余幼年猶及見之。與余曾及曹谷。與韓齊名。晚年術多差。曹、丹陽人。有士人初冀問省試得失。曹不許。云須至免舉年方登第。果下省。至免舉。復扣之。曹又不許。士子曰。公向年許我免舉登第。何相反耶。曹曰。若果是曹谷相許、但以往日之言為據。是時命運通利。所言無不中。今時運不如昔。故亦有時而差爾。後果第、然則日者之術驗否。亦係時運。不專在術耶。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八

王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於錢希白易。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強謁門下。屬聲語閽人。術者隔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實公單微遠人。神貌瘦瘠。貴於聲。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惶然側目歸視。既退。術者稽顙興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康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併記。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眞拜。

馬尙書亮使淮南時。呂許公爲布衣。侍其父佐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馬公知江寧時。陳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眞宰相。令其諸子出拜。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預陶鑄之末。曾致堯諫議一日在李侍郎虛己坐上。見晏元獻公。公、李之壻也。時方奉禮郎。曾熟視之曰。他日甚貴。但老夫不及見子爲相也。

黃朝英云。風鑒一事。乃昔人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說。用以賈鬻取資者。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賢臧否。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若（一作者）

是屢見偃蹇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麒（音倚）麟袍。灑擺胡（音鶻）鷹衫。欄干三百六十（音諶）橋。晏殊嘗譏之曰。詩人乘俊語。當如此用字。故晏公與鄭俠詩云。春風不是長來客。主張（去聲）繁華能幾時。然杜詩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書音漂鷂。而杜作平聲之類。李嘉祐詩云。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又張祜詩。洛水暮天橫蒼莽。邙山落日躋崔嵬。東坡詩。巉巉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亦作仄聲。魯直亦多如此用字。

沈存中筆談云。治平初（一作中）。杭州南新縣（今新城）民家析株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眞卿。有筆力。其木斷。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壞。上下兩畫并一腳。皆傍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是時正中原全盛之時。安知有駐蹕臨安之事。此正符中興渡江之兆。偏方之地謂之大國。而天字不破。乃中興再纂綿鴻圖之讖也。莫非前定。存中但記其字體之異。豈知有後日之事邪。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豈非厥靈（一作運）將及。而符讖先著邪。又劉貢父詩話云。太祖欲改元。須古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爲對。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有宮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閱其鏡。奩背有乾德四年。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宰相不能對。陶穀竇儀奏對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太祖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然二公又不知輔公祏已有此號矣。

嘉祐七年。貝州卒王則叛。參政文彥博請行。仁宗忻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爾擒賊必矣。逾月以擒報聞。詔拜平章事。改貝爲恩。此與眞宗幸澶淵。既（一作暨）尉宋搏迎駕上書。以爲必破虜。其先兆相類。

鳳皇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湖水源下激。不能至。鳳皇巢其上。彼人呼爲鳳凰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或取其觜。爲之鳳皇杯。古書鳳凰生於丹穴。卽南方也。蓋此禽獨出於塵寰之外。能遠矰弋。其智能遠害。遷時而出也。本朝常集。清遠令備樹。

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爲上。自景祐已後。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鑄上。東坡與陳季常帖云。雙井前所選。乃家園第一。如所論（一作[illegible]）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擬國。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見[illegible]支鋪華燁。卽歎息以爲燕趙之絕色。及其遊界南北。眞見妖麗之姝。遂復尋常閨壺時所見長爪者。初至縣巷者乎。今雙井數兩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谷品題之後。雙井之名益著。東坡嘗欲臣雙井。其可得哉。

東坡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東坡之說如此。不知今吳門、毘陵、京口煎點茶

用鹽。其來已久。卻不曾有用薑者。風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蔡君謨謂公曰。今茶絕品者甚白。翠綠乃下者爾。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君謨之說固然。然今自頭綱貢茶之外。次綱者、味亦不甚良。不若正焙茶之真者已帶微綠爲佳。近日士夫多重安國茶。以此遺朝貴。而夸茶不爲重矣。唐李泌茶詩。旋沫翻成碧玉池。亦以碧色爲貴。今諸郡產茶去處。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概論。

前輩謂伊川嘗見秦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豈可以此瀆上帝。又見晏叔原詞。夢魂慣得無拘檢（一作束）。又踏楊花過謝橋。乃曰。此鬼語也。蓋少游乃本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過於媟瀆。少游竟死於貶所。叔原壽亦不永。雖曰有數。亦口舌輕浮之過。

管寧泛海遇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其過在此。今人有愧於冥冥之中者。其過何止科頭晏起而已哉。東坡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晁氏客語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與蘇子由云。但置一卷歷子。日有所爲書之相類。

後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其時進士贄見前輩。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歌篇古調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兩卷號曰雙行。謂之多矣。故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爲貴哉。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乃云。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見知。何暇別卷哉。余謂國初尚有唐人之風。趙叔膺、（一作昧鷹案叔膺名賴詩名雨錫舞）清獻之祖也。初舉進士。主司先題其警句於貢院壁上。遂擢第。有詩集數十篇。閑雅清淡。不作晚唐體。自成一家。清獻帥成都日。宋祁公鎮益都。爲序其詩。（案叔膺獨聯集近有參參版本行世予從宋本錄陳集資轉佚詩其背南錄於此無定蒙館中作云益月攀閣外攝山嶼色中寒嶼執閉附霧客夜閣鳩府使江晚寒云奐頂撲天背廝悲蠹鳥生廟餘蕪島峽花山寺艾雌聲其冷漏定霜樓閨冥云江城遠鼓鼻病春近風思同故國遣知此歸心但聞鶴秋喉舟狛湖月益霧寄及潮濤山纜書秋移對斯嗥初滿陽立孤鳥偶匯隔婦心蒙暴判人會蕭寨蕭蕭一蕭崗沙[illegible]）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九

夏文莊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年少。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咏。願丐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欣然援筆曰。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歎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雜記所載。又東軒筆錄與此少異。云公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閱人多矣。觀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前。公乘興題曰。鑾內袞衣明黼黻。殿中旗旆繞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詩用字之工。所謂宦者以吳綾手巾求詩。想必有此。至今殿試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詩。但句語少有工者。詩亦不足重矣。

眞宗朝。一時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沈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關啓鑰趨朝後。侍史焚香起草初。又寶扇階黃相。彩筆代雙言。又和人見賀。分班聯入瀛紫閣。直閣旁聯猶鳳池。彩筆開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又太□西入鳳池邊。□關凌霄爲起煙。彩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內直詩。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階葉影詩。屋瓦生烟宮漏永。時聞幽鳥自呼名。李昉燕會詩。衣蓋御香拖瑞錦。筆宣塵霧潤春衣。賈黃中、青綸輝映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錢若水、日上花梢簾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楊徽之、詞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煥然有貴氣。

王元之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後知制誥作時相出知黃州蘇易簡牓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棄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牓下諸生餞於郊奏可之禹偁作詩謝曰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循時好惡不敢私近獨竇元賓執手泣於閤門公後以詩謝之曰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權德輿不由科第知貢舉三年門下諸公雖爲公相以元之之才不得知貢舉抑命也夫

前輩論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以手摸之相傳以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畫之妙當以神會不可以形器求也此固善於評畫者然余觀近代酷收古帖者無如米元章識畫者無如唐彥猷元章廣收六朝筆帖可謂精於書矣然亦多贋本東坡跋米所收書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鉤輒折趾蓋譏之也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留數日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爾因以譏之唐彥猷博學好古忽一客攜黃筌梨花臥鵲於花中斂羽合目其鵲逼真彥猷畜書畫最多取蜀之趙昌唐之崔森數名畫較之俱不及題曰錦江釣叟絲絹色晦淡蹤類唐（一作古）嫌其弟彥範揭圖角絹視之大笑曰黃筌唐末人此乃本朝私買絹印後人矯爲之遂還其人以此觀之眞贋豈易辨邪世之溺於書畫者雖不失爲雅好然亦一弊爾歐陽公有牡丹圖一貓臥其下人皆莫知一日有客見之曰此必午時牡丹也貓眼至午精細而長至晚則大而圓此亦善於鑒畫者

歐陽公石月屏序云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中有樹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因鐫圖以遺予因令善畫工模寫以爲圖并書以遺蘇子美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子美聖俞皆有詩余嘗於宗岸陳文惠資孫忠懿家出示余此屏自書文忠公所藏之本其月樹枝葉與公之序無少異但其圖與石屏微不類爾豈公所謂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爲乎忠懿且求余跋語余謂歐公方誇此石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篋聖俞則曰曾無纖毫光未若燈照席徒爲頑璞一片圓溫潤又不如圭璧何貶此石之甚邪雖然此屏不幸而遇聖俞亦幸而有聖俞則此屏可以長實而不爲好事者奪豈願復有歐陽公者出而見之乎

容齋先生語余云唐金城馮贄編雲仙散錄不著出處皆爲僞撰初無此事予偶得此本退而讀之有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殊不知若耶在會稽雲門寺前特一溜水耳何得言湧邪以此知其僞明矣觀其自敘之文乃是近代人文格亦非唐人之文也世有僞作東坡注杜詩內有遭田父泥飲篇欲起時被肘云孔文舉就里人飲夜深而歸家人責其遲曰欲命駕數被肘工部造詩要妙實中無國子監書者不可讀其書此大疎脫處不知國子監能有幾書邪何嘗有此書邪余嘗舉頭湧若耶溪與實中無國子監書可謂的對後以語容齋遂共發一笑

僞注贈王中允維末句云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舊注屬卿著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舊義自明白僞注乃云張晙欲娶妾其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之晙慚而止此婦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頭吟爲文君事有何干涉往往轉引史傳所有之事及東坡已載於雜錄者飾僞亂眞其言又皆鄙緩近日有刊東萊家塾詩武庫如引僞注苦吟詩瘦翠屏晚對眼前無俗物短髮不勝簪日月不相饒獨立萬端憂等事僞作東坡注不知此何傳記邪世俗淺識輩又引其注爲故事用豈不誤後學哉所謂詩武庫者又僞指爲東萊之書也余後觀周少隱竹溪錄云東坡黃豬肉詩有火候足之句乃引雲仙錄火候足之語以爲證然此亦常語何必用事乃知少隱亦誤以此書爲眞後來引用者亦不足怪

梅詞漢宮春人皆以爲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叔用贈王逐客之作王甫（一作仲甫）爲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應制賦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眞箇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裀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翌日宣仁太后聞之語宰相曰豈有館閣儒臣應製作狎詞耶既而彈章罷然館中同僚相約餞飲及期無一至者獨叔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詞贈別云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期正謂此爾又云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指翰苑之玉堂苕溪叢話卻引唐人詩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謂人間之玉堂蓋未知此作也又傷心故人去後零落清詩今之歌者類云冷落不知用杜子美酬高適詩自從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零字與冷字同音人但見泠字去一點爲冷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父字明之自號爲逐客有冠柳集行於世[illegible]

余嘗見本事曲魚遊春水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詞以爲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綠楊輕拂黃金縷蓋用唐人詩楊柳黃金縷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處乃改作黃金蕊或黃金穗又如周美成西河詞賞心東畔淮水今作傷心如此之類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多宴後庭酒酣遣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云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沈鉤◎簾捲未央樓◎夜深河漢截天流◎宮殿鎖清秋◎瑤階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上大悅

熙寧中高麗遣使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鈔錄以賜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搨（一作拓）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帝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不云其工蛺蝶也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唐賢詩句遂知名於當世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技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各有幸不幸也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爲詩所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稱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鮆魚繁豉添蓴菜紫魏泰嘗於聖俞處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詩人好惡去取不

可強同也。

元獻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瀼西春水縠紋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發（一作育）之生。公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宋景文筆記）

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十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一作腴）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擬其效淵明曰。夕會田家甕。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之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後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清深紆餘。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沈存中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遇豁宿曆。名下書腸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余為太學諸生。請假出宿。前廊置一簿。書云感風。則害肚曆可對感風簿。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題詞。云。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

莫。筆勢飄逸。書於沈氏園。辛未三月題。（案齊東野語詞紹興乙亥歲）放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名某。（案齊東野語云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封酒果饌。通殷勤。公感其情。為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闋。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為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間。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來護之。今不復有矣。公官南昌日代還。有留別詞云。雨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真箇是行。遠山已是無心畫。小樓空。斜掩繡屏。你嚎早收心呵。趁劉郎雙鬢未星。又閒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興。攜妓訪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閒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閒。眠風引飛花落釣船。二詞並不載於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為近屬士家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客。陸子逸嘗預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絕。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為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之。逮今為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其弟。

秦塤以狀元及第。李文肅公邴賀秦相。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皆兒。敢忽鄉鄰之俊。秦甚喜。浮溪賀啓。三年而奉賢策。留府宮建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雖迫於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而紬此啓知行見魯公之拜後。或以為譏剌。用是得罪。文肅賀除太師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以為譏己。答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加害也。

徐淵子賀謝相深甫二子登科啓云。三槐正位。人瞻袞繡之榮。雙桂聯芳。天發階庭之秀。出則嘗展獻於虎拜稽手之辭。入則聞義方於鯉趨過庭之時。滄海珠胎。皆為朝采。藍田玉種。積有夜光。又云。雖宦爵乃公家之自有。而世科豈人力之能為。謝以為譏己。亦不樂之。

本朝狀元多同歲。但數同術者無從驗之耳。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佐、王整、皆生於庚午。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案[illegible]作六年）六月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斜。庶可以免矣。侍郎章公曰。錢雖少年榮達。晚節潛匿。王雖早歲寄蹇。晚節遲擢。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不起。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伍。王卒於逸樂。盧卒於殿帥。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有過於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青箱雜記）

劉貢父王介（一有甫字一作介甫）同為考試官。因爭介以疑語侵攽。攽不與較。遂皆贖金。中丞呂公著道不樂。攽以為職罪太輕。遂奪主判。攽謝表曰。簧鼓射市。請命雖逃。瓦在葡枝。心不袪。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然左傳蹊人之田而奪之牛。本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來。意云在矢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奪之已甚。方得句。貢父工於四六者。豈不知。蓋出於

一時之情氣。不暇精思爾。熙寧初、張扶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詩賀王介甫。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韓退之鬬雞聯句。感恩隗始。若無據。豈嘗對功字。觀此、則二公之文章。優劣可知矣。

唐、劉鄴特賜進士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科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謝啓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點。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正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魯直書王元之竹樓記後。或傳云。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謂出此言。未失荆公評文章。常先體製。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而劣醉翁記。是荆實無疑也。（案以上全是黃書後語。自某謂下爲一則。且各本俱分爲二條。仍之。）

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余謂文忠公此記之作。語意新奇。一時膾炙人口。莫不傳誦。蓋用杜牧阿房賦體。游戲於文者也。但以記其名醉翁耳。富文忠公嘗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遷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又云。意古直出茫昧始。氣豪一吐閶闔風。蓋謂公寓意於此。故以爲出茫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豈不知記體耶。觀二公之論。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必非荆公之言也。

劉昌言太宗時爲起居郎。善捭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密院。一旦、上眷忽解。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蓋是君臣遭替有限。亦是捭闔之術窮矣。

王嗣宗、太祖時以魁甲登第。多歷外郡。晚方入朝。眞宗時爲副樞。以老辭位。眞宗遣止之。嗣宗曰。臣力不任矣。但慎天顯過闕二十年。

蔡忠懷公持正。爲某州司理日。韓康公宣撫陝右河東。道出其境。太守具宴。委蔡撰樂語。口號一聯云。文價早歸唐吏部。將壇今拜漢淮陰。康公極喜。請相見。觀其人物高爽。議論不凡。謂幕將曰。蔡司理、非池中物。因相與厚之。改秩已而薦與弟持國。時、持國知開封府。初置八廂。乃辟爲都廂。暇日相見。頗加禮接。後已舉爲府曹。持國既入翰苑。劉査庠（一作）尹京。趨上幕府堵拜。持正獨否。劉大怒奏聞。得旨取勘。持正不容。乞移棘寺。乃供狀云。京朝官著令無堵拜。蓋太宗眞宗爲牧時請此禮。今輦轂之下。比府事主。雖敬非不可用。而開封府尚仍舊例。未嘗大理卿求對。特袖所供呈奏。裕陵喜曰。蔡確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可除館職。到館。復進百官圖。議者云。此生看看待作宰相。久之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貶。程頤有

憂色。蓋憂其已甚也。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爲徹膳避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百官入賀。蔡持正爲樞副。獻詩。前四句曰。昨日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敍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食。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右西塘集耆舊續聞。署曰南陽陳鵠錄正。鵠、宋南渡後人。其行事無可考。見曰錄正。其字耶。抑就正之義耶。曰續聞。似前有一書矣。曰西塘集。殆其別集之一耶。抑西塘爲所居。而是書輯錄於其地耶。攷第七卷云。余淳熙甲辰識曾於臨安郡庠。第六卷云。余乙亥歲爲擬教。以其時考之。則寧宗嘉定八年也。是鵠、爲孝廟時人。而仕於寧宗朝。其蹤跡略可彷彿。然書中採錄諸家論說。例注所引書於下。傳鈔輾轉。多所脫漏。則此二條爲鵠自述。爲錄他人之文。蓋不可識別矣。予家所藏凡兩本。又借歸安丁小山杰。吳郡吳枚菴翌鳳。兩家鈔本。參互讎比。稍稍可讀。刊梓以貽讀書家。日方爲不虛費矣。乾隆癸丑十月朔日。歙鮑廷博識於檇李寓舍。

癸辛雜識

周密撰

提要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爲名與所作齊東野語大致相近然野語兼考證舊文此則辨訂者無多亦皆非要義野語多記朝廷大政此則瑣事雜言居十之九體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說家從其類也明商濬稗海所刻以齊東野語之半誤作前集以別集誤作後集而後集續集則全闕又併其自

序佚之後烏程閔元衢於金閶小肆中購得鈔本毛晉爲刻入津逮祕書始還其原帙書中楊凝式僧淨端一條與野語重出蓋刪除未盡彌陀入冥劉朔齋再娶二條並附註衢案云云蓋閔氏所加海鰌兆火一條附註不題名字核其語意殆亦閔語也書中所記頗猥雜如姨夫眼眶諸條皆不足以登記載而遺文佚事可資考據者實多究在輟耕錄之上所記羅椅盡敬菴韓秋巖諸人於宋末道學之弊言之最悉其引沈仲固語一條周平原語一條尤言言炯戒有關於世道人心正未可以小說忽之矣都穆南濠詩話曰吳興唐廣嘗手錄癸辛雜識見其中載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不平是夜夢方來曰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謗我至此幸爲我暴之云云夫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使密果誣衊方回不應有元一代無一人爲回訟冤至明而其鬼忽靈者其說荒唐殆不足辨且密爲忠臣回實叛賊即使兩人面質人終信密不信回也況恍惚夢語乎

癸辛雜識序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絕倒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臥病荒閒來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懲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紿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歎曰是非真誕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

不私者幾人而舛偶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予奪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癸辛叁余所居里云弁陽老人周密書於道還齋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胎息　陳聖觀夢
改春州爲縣　吳興園圃
假山　艮岳
砲禍　牛女
曹壽　呼名怖鬼
閩鄞二廟　健啖
科舉論　薦楊誠齋
王小官人　化蝶
玉環　鈔書蘊書
乘槎　遊月宮
鄭仙姑　寡欲
芍藥　三建湯
楊妓式倩淨端　迎曆
白帽　送刺
筒纂　人妖
四韓　韓彥古
松五粒　唐重浮屠
奬　乞食歌姬院
袁彥純客詩　長沙茶具
眞西山入朝詩　趙子固梅譜
筆墨　辨章
來牟　父客
誤著祭服　向胡命子名
賈母飾終　孝宗行三年喪
施行韓震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終

癸辛雜識前集

宋　弁陽　周密　輯

胎息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漠莽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緩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盖因看孫眞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復尋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臥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眞人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瓶觜上氣自由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遲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臥而爲之仍須眞以鴻毛粘著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氣氤氳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呼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意則勒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脈流通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予悟此元意甚以爲奇

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略具於左

每日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坐（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兩拇指掐第三指手大或以四指都握拇指兩手拄腰腹間可也）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靜慮掃除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勻細微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工夫）即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先求五臟圖或煙蘿子之類常掛於壁上使日常熟識六臟六腑之形狀也）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丹田在臍下三寸是）待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不得令耳聞聲）候出息勻調即以舌攪唇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此即真氣也）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此涌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長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腳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脈候之五至爲一息某近來漸閉得漸久每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爲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道家胎息之法以元牝爲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爲息也佛藏中有安盤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備息以調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者喘也雖無聲亦不結滯而猶粗悍不細者氣也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志於定則又數以心攝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調和一定而不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火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臥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陳聖觀夢

咸淳甲戌秋余爲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予爲言嘗報日忌余以鄉曲通家故因間扣之聖觀慼然引入小室曰時事將不可爲矣某春首嘗夢至一大宮殿若常日朝參處殿上皆垂簾寂無人聲既而稍近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或龍或虎之類陳不詳言）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寤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喪此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竊其夢事不足信然是歲之冬果有遜渡之事（遜渡即宋之北狩也）

改春州爲縣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崖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吳興園圃

吳興山水清遠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俊秀安禧王府第在焉尤爲盛觀城中二溪水橫貫此天下之所無故好事者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鉏堂雜志常紀當時園圃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所見者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撫城之內外常所經游者列於後亦可想像華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果樹甚多林檎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謂之蓬萊池南豎太湖三大石各高數丈秀潤奇峭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縋城而出載以連舫涉溪絕江致之越第凡損數夫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臥泥沙中邁王子才好奇請買於官募工移植其質不貲未幾有指爲盜賣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舁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背水極有野意後又名之曰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林園

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有地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遊於此城之外別業可二頃桑林果樹甚盛濠濮橫截車馬至者數返復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於民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牟存齋

牟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牟存齋園中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茶蘼）

雙杏亭桴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隱

趙府北園　舊爲安僖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東蒲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閱東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城城上一眺盡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　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溪蓋萬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爲一後有假山及砌臺春時縱郡人遊樂郡守每歲勸農還必於此艤舟宴焉

蓮花莊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百頃亦城中之所無昔爲莫氏產今爲趙氏

趙氏菊坡園　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爲趙氏蓮莊分其半爲之前面大溪爲修堤畫橋蓉柳夾岸數百株照影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島植菊至百種爲菊坡中甫二卿自命也相望一水則其宅在焉舊爲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人稱曰八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內前臨苕水築山鑿池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國器劉行簡曾天隱諸名士皆有詩臨苕有茅亭或稱爲丁家茅庵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即其處爲園池蓋四至傍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相連處勢寬閒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之

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霅因創此爲游翔之地中有杰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間規模雖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苕霅二水之所匯苕清霅濁水行其間略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折亂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秫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大池靜深可愛

俞氏園　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爲之俞氏自退翁四世皆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見後（已上皆城中園）

趙氏瑤阜　蘭坡都承旨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後有石洞嘗萃其家法書刊石爲瑤阜帖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爲葬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爲有力者撤去

趙氏綉谷園　舊爲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

曰霅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趙氏小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爲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蟠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測昔有蟒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創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湖諸山

畢氏園　畢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溪其南則郎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別墅在峴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爲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農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爲平原疊從後歸余家名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峰各高數十尺當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置於此

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卞山之陽萬石環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及浮樂菴愛日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

巖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鄰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涵故公復以玉涵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産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霅最古今皆沒於蔓草影響不復存矣

黃龍洞　與卞山佑聖宮相鄰一穴幽深真蛟蜒之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應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名山之一也

玲瓏山　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屏及靈隱薌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有張謙中篆書於石上有石梁闊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傍有唐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鋒長鎩出萬峯靈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無巉峻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　去玲瓏山近三里許近歲沈氏抉剔爲之大率此山十餘里中間皆奇石也今亦皆蕪沒於空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趙忠惠

錢氏園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巖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　文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　在河口孟無菴第二子既爲趙忠惠壻居雪遂創別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假山

前世壘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岳始興大役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或亦朱勔之遺風盖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卞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爲奇絕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餖飣而犀株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峯之間縈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葉奇草薜荔女蘿菟絲花紅葉碧潭旁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爲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艮岳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近聞於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虺盧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砲禍

趙南仲丞相溧陽私第常作圈豢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焙藥火作衆砲倐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爲駭異至元庚辰歲維揚砲庫之變爲尤酷盖初焉製造皆南人囊橐爲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硫之際光焰倐起既而延燎火槍奮起迅如驚蛇方玩以爲笑未幾延入砲房諸砲併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爲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爲遠至百里外屋瓦皆震號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爲砲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居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牛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荊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然以星歷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析最爲精當盖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鵲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者綵霞絢粲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觀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蕈毒

菌蕈類皆幽隱蒸濕之氣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志所載僧坊大蕈及金谿田僕食蕈一家嘔血隕命六人郛孝幸以痛飲而免盖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甚大而可愛獻之楊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復賜靈隱邇貽蕈之僧有餘羹一犬過而嗅之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併書爲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汚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菴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泉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

從儀少愚少鋒等稱是歲其罔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鄰人聞其家撞突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嘔血殞越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餘杯羹以俟其子適出未還幸免於毒嗚呼殆哉

呼名怖鬼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荊沔之間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卽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秋來卽止檀道濟姓名大振魏甚憚之國以禳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帖床壁無不立愈

闖郭二廟

嘉熙庚子歲先子爲閩漕幹官時方公大琮爲計使特如禮敬一臺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太尉祠頗爲鄉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保奏丏封額時方久旱先子遂書牒云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日內爲霖當與保奏方公笑謂吏鬼曰汝可以遲幹所擬白之於神吏敬錄其牒往祠所焚之次日大雨連雨晝夜境內沾足遂從其請竟獲封侯而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揭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敝甚遂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旣而得泉皆汙濁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吏鬼穎夏者白曰土神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旣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之先人覆答

云神若能令二井清冷則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汲之清冷佳泉也於是併爲葺其祠焉此二事余所目擊

健啖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釂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南服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燕觴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云君能尚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進數行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腹腹間轟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其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腸鳴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賓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科舉論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皆省數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略謂近世取士專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能爲之又何足分輕重

乎夫科場之獘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眞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賞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獘也夫用之獘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至於懷姦私壞綱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眞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爲難今則不然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陛對旣無過人之善祖無凡猥之咨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啓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羲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干先王之誅況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勸賞立乎前嚴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立勉乎此更勤夙夜以底精益不休哉初宣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趣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爲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爲過或以爲是以爲過者史浩也以爲是者閻蒼舒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閻蒼舒趨事赴功之人也故贊朕以爲是劉子宣進言亦云場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焉

薦楊誠齋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萬里

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留錄黃欲繳却當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云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既辱寵喻不敢復繳却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頁留幸公哀我得併別作商量之說免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既而又使子爲卿子產惡之至懇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臣聞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爲其挺特之操可與有爲賢於柔儒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具臣爲益非淺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爲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嘗登冊府士類咸以爲當今甫踰年遽爾丐外朝廷以職名漕節處之不爲不優然而公論以爲如萬里者不宜遽使去國錄黃之下臣始欲繳論爲又念朝廷此命本是優賢雖已書行而於臣愚見猶欲陛下收命留之蓋萬里再入修門未爲甚久儻朝廷以貪賢爲意喻之小留萬里感荷君恩豈能復以私計爲辭云云蓋二公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其當時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敘其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黎留孔戣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爲確論亦可槩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篤也

王小官人

蹇康譽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群盜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裘甚華背負小笈扣湯所居湯適詣謁何則自通爲都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聚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關湯與問答湯疑有他姦擇其徒黠者偕往俾偵何之自離城闉遇肆輒飲已而大吐殆不能步同行者左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耳凡七十里抵巢縣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啜啜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留扣肩行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遣臥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褰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答之客笑曰得非疑某爲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証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願效區區湯唯唯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有大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搆捕嚴甚少塞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眞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湯酌其醉中語意誕不復詰方邀同還拱家護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化蝶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於江氏傍竟日乃去及聞計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蝴蝶飛山川阻深網羅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賓所以至府宇廳廡無下足處官府吊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踰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窗戶間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眞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玉環

楊太眞小字玉環故今古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覷阿環荆公詩云瑤池淼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鸞弄眞鞭則是以西王母爲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使女與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耳

谻書齋書

嚴州跨蕭李先生老儒也嘗書書名之曰谻書褒行成跋云方言曰谻倦也丁度謂字或作谻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谻釋云倦谻疲憊也蓋集其倦游不肯時用也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谻字與劇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當從劇音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谻集韻作胡官反複說亭名在上谷縣黃官切說文解字谻其虐切相竊谻也二字若不類俗書足以相亂姚從山谷之谷彌丸之丸則欽宗兼名二十六號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谻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徐鍇皆從谷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丮居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丮執埶等丸從丮之几皆從丮俗書與丸几無別相如上林賦曰徼谻受詘曰窮極倦谻俱音劇倦積疲而說文谻字徐鍇通釋亦引上林

賦微瓠受屈而以力相躋殄微瓠而受屈也瓠渴極切瓠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即瓠字踦蟜之書不應取踦瓠之意義正用方言上林賦惓瓠之意耳區區雖若辯晢詳考及此因併及之又余檀自著書以擬太元潛虛命名蘊者以八起數蘊字之義亦未易曉攻媿宮爲攻云說文解字二字部亟鍍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气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蘊蔦蘊往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蓄極檀蕪以此字備三才故用之亦務奇故又加廾弟未知蘊字止用集韻爲據惟復別見他書復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讀乃正余與二公名書之偶然前輩考訂之精故併書之以俟問奇字者

乘槎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爲張騫雖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女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指爲張騫也及梁宗懍作荊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懍何所據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貫月槎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槎矣

游月宮

明皇游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璚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爲葉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爲游廣陵非潞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鄭仙姑

瑞州高安縣蓬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封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女出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義立爲宰頗疑其有他因閱故牘嗇遂寢肯廉其事蓋新建縣有闞氏者屋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儈詢即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寡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賢拳拳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懼乎劉元城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乘崖至撫劍自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幄中者蓋其初未始不出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欲之難遣也如此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嚙雪啖氊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然不免與胡婦生子於窮海之上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兇悖小人知體敝於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閤放妓盡天下事勇決爲之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間有一二執巾櫛供紉浣者或歸咎於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雖然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之非其視秀惠溫柔不啻伐命之斧鴆毒之杯一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徹晚年清淨之福閉閤焚香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然則疾疢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芍藥

韓昌黎詩兩廂鋪氍毹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鷃香稻鮮魚以爲芍藥服虔文穎文假等解芍藥或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註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

然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酌略廣韻中亦有二音

三建湯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比見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風虛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此說亦似有理後閱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寺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異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迎曙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游後苑乘小輦向東欲登城堞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時回輦至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雜說載哲宗朝嘗創一堂退釋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晁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僭爲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爲未安復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己上數說未知孰是

白帽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常著阜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䍦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帢白帢之類通爲慶弔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氎巾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有縞固不待言苧葛辟布屬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帝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蓋有以縞紵爲緦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送刺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簽名於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爲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己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併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爲笑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恐吳効之爲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榮陽呂公亦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作僞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由來久矣

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簡槧

簡槧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荊公其後盛行淳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闊尺餘者簡版幾廢自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先呈副封以越簿紙書用簡版繳達合則緘還否則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易之以應課習以爲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仲因對首言之有云橐會稽之竹墊括蒼之簡正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爲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十餘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還以泯其迹然既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遣或別以他槧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皆用蠲紙自理宗朝亦用黃封簡版或以象牙爲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謂之御槧蓋亦古所無也

八妖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權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汙筆墨不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叉半擇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傳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劇妒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

而性尤姪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歷通政經云男女二體主國婬亂而二十八宿眞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四韓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

手亦異矣

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盈溢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破碎珠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韓請謁嘗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拳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强留至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府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略觀不可得仁甫聞其

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即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媿不平而亦幸家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寵玩世狡獪每若此（今之宮吏亦有過此者）

松五粒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點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鬣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鬣也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

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尤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葖

今成都麪店中呼蘆菔爲葖子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按爾雅曰葖蘆菔也郭璞以萉爲菔俗呼雹葖先北反或作菊釋曰紫花菘也一名葖蓋其性能消食解麪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和年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蔔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其能消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麪驚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蔔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葉蓋睨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麥毒按醫經蘆菔治麪毒即以藥并蘿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麪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

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弦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饍後人因畫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彥純客詩

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既以才幹自結上知遂躋文昌所有府寮寔乎柄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殭刑鼎豈堪金鉉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呂伯棠刑鼎指薛益以金科賜第仙翁指高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閣惡之旋即斥去

長沙茶具

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纓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

渭日嘗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上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爲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温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此當驚倒矣

真西山入朝詩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傒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數月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爲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麪市井小兒囂然誦之士有投公書云先生紹道統輔翼聖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愚民無知乃欲以瑣瑣俗吏之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名者必負天下之責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趙子固梅譜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頗能盡其源委云逃禪祖花光得其趣度之清癯閒菴紹述疎得其蕭散之布置回觀玉面而鼠鬚已見工夫較精緻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鄙若爾所傳正統諒未絕拾此的傳皆僞耳僧定花工枝則粗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却有鄭夫人能守師繩不輕然可憐隔名不識面云有江西畢公濟季衡龕醜惡掛祖與到雪蓬遙遙爲泉所恨二王無臣法

少東鄰促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端蕤止七蕊則三點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疊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蘂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說偈言吾亦贅華家屏障得君書更以吾詩跋其底○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微焦筆分三踢攢成瓣珠暈一圓工點椒緣綴蜂鬚凝笑靨稍摧鼠尾施長梢盡吹心側風初急萌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黃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闇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皪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頃覺坐來春盎盎因思行遶雨蕭蕭從頭總是湯楊法拚下工夫豈一朝

筆墨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似學柳不成學歐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操舟而惡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字方寸千言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漢世郡國貢兔惟趙爲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其揹毫筆委曲死轉不叛散嘗潰落沾污墨須多膠紺黝者如此遂豫余日手調適而歡娛正可小展試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章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是古今能事耳

辨章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來牟

今人呼小麥麪爲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牟爲大麥來爲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牟也牟大也牟一作麰周之所受瑞麥來牟卽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温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麵則温麪則熱麩則冷

父客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問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誤書祭服

余爲國局書祠牘充奉禮郎兼大祝同行事官有老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背閒一時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爲監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太學博士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側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官可與閑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飛遂擢序云

向胡命子名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嘗訪名於客長曰湛次曰汙曰乞（古水字也）父不以爲疑也他日有遽呼其名曰湛

汗水方悟為戲已又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言襄盡悉從亡其後悼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黃者為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為語病也賈役為京倉宕則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贓敗

賈母飾終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賈似道母秦齊兩國賢壽夫人胡氏薨特輟視朝五日賜水銀龍腦各五百兩聲鍾五百杵特贈秦齊國賢壽休淑莊穆夫人擇日

車駕幸臨奠差內侍鄧惟善主管救葬特賜謚柔正遂特起復仍舊職任仰執政侍從詣府勸勉就圖葬於湖山且令帥漕州司相視展拓集芳園仁壽寺基營建治葬於內藏庫支賜賻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戶部特賜賻贈銀絹二千疋兩皇太后殿又支賜賻銀絹四千疋兩又令帥漕兩司應辦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請給人從又賜功德寺額為賢壽慈處以雍熙寺改賜永免科役似道皆辭之執政侍從兩省臺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詔賈似道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似道八疏控辭皆不允又令兩司建造賜第於城中初擇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於入覲遂令趲前於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於出殯日特依一品例給鹵簿鼓吹仍差都司劉黻李珏極應發致祭併趣赴闕於出殯日特輟視朝一日又差樞密章鑑察官陳過前往勉諭同朝合郊又命浙漕及紹興府守臣辦集船隻祇備師相同朝又命有司照禮例候師相同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將紹興府公使庫逕行撥賜又命內臣梁大原賜銀合香藥又令兩司踏逐建造賜第凡九處楊府清暑對李府家廟夏

府中酒庫十官宅大王宮舊秀王府舊景獻帝府御府營又命福王諭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過江還湖曲私第至六月盡百日之制復以疾作給朝參等假十日展轉遷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違和求草澤數死非初九日宣遺詔十一月除王鑰左丞相章鑑右丞相太史選用來年正月二十三日起攢二月初三日發引三月十三日掩攢至十二月十四日北軍透渡遂改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攢二十八日發引總護使改差章右相除制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依舊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賈相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汩汩殆無虛日如此三閱月內外不安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遂渡自此喪亂相尋無復可為矣悲哉

孝宗行三年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時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為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獨斷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嘗書其事甚略今據當時始末於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

孝宗諭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妨聽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縗絰鳴咽流涕奏及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謂王太后之喪）必大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聖孝過哀猶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懼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

恩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商量既而必大又奏禮官言苴麻三年恐難行於外庭今祥禫在邇乞付外施行樞密施師點奏曰百日之制其實不可行正碍正月人使朝見上云朕自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卻漢文短喪之失而匪晉群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抹千餘載之弊會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論喪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讀甚久極合上意知閤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讀如初久之嶷又云備從奏事上目之令勿卻已而甚

久嶷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適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閒廢今不枉矣於是上意益堅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不太細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光堯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群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矣至卒哭祭遂祔太廟內批朕昨降指揮欲縗絰三年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之經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從行三年之服焉

施行韓震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賈平章似道督府出師時平章愛將已有叛去者夏貴之氣大餒臨行與殿帥韓震京尹曾淵子約曰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即邀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庶異時可以入關以圖興復且留其二子於震家使倉卒可以隨駕時省史翁應龍實知其謀至二月二十日督府潰師於魯港翁應龍得罪下獄翁謂曾尹曰平章出師時分付安撫道甚麼

求如今日不罪應龍何也於是劉子語塞而震亦不自安會似道以蠟書至韓趣爲遷避其間有云但得趙家一點血即有興復之望震得之即具申狀親攜蠟書白堂白臺陳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宮中爲之震動府都民咸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搖目之爲賊宜中本爲似道所引至是與稱修官潘希聖謀一反其政事以罾守爲說震不察其意乃堅持遷避之策三月朔日宜中召震會議於第五府先已差天府增級顧信等數人以擬之及震至門閽即以鐵撾擊其首韓曰相公不當如此陳答曰此奉聖旨韓猶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壓而斃之遂自後門舁出揭其首於朝天門省史劉庭韶即以黃榜自臚極中黏出張掛懸諭一行將士謂韓止誅其首惡命彭之才統其軍馬其隨行親兵賜銀二萬兩十八官會三十萬貫各補兩官殿步馬司制領將官等并諸軍官兵共特賜十八官會一百萬貫兵各補兩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倪普及曾淵子在焉淵子間嘗預遷避之謀聞變面無人色繼而得免而出自慶再生行至通衢復有呼召倉忙而入自分必死口噤幾不能言既至乃處分他事耳劉應韶以衙倅賞顧信補承信郎顧而潘希聖入察行且登用未幾疽發於足日見韓在左右不數日而殂身後以從官賞之濟字夔叔永嘉人及北軍既入宜中乃挾二王航海而去然則賈韓之謀是非果何如耶後之秉筆削者當有以任其責乎

癸辛雜識跋

勝國則弁陽先生其先本齊人隨曾大父中丞公寓湖遂爲湖人先生才旣高而不甚顯用發憤著書世所膾炙癸辛雜識齊東野語是也野語刻於正德間雜識罕列棗梨而前集外俱屬野語余向應試留都道經金閶從小肆購抄本始全大抵宋南渡後事居多而我湖文獻亦藉以有徵每念與其私諸己孰若公諸世適琴川丁君毛君手書相許喜而緘致因語之曰不佞嘗閱眉公札伯六硯齋筆記知先生又有志雅堂雜抄浩然齋視聽抄意抄可觀使得一梓傳布詎非藝林快事昔魏常求書遇新見則勤訪求或質買則期必得以門下犀精斯道竊有望焉適若鵲華齊魯之山松雪以先生本齊人故畫鵲華秋色卷贈之先生之稱四水潛夫則以我湖有霅溪合四水爲一也郎仁寶易四爲泗謂出山東泗縣謬矣至於癸辛街在杭先生自湖寓之因以名書而實非杭人也否則何以復稱弁陽老人也客讀之笑曰子亦欲借之爲鄉里光耳而要非虛語也子晉當有以成予志矣昔歲在元黓敦牂且月閔元衢識

唐宋末諸家小說多稱某年某甲五柳先生但書甲子之意以自寓其悲憤云別有假紀年而寔紀也者如許用晦丁卯集周草窗癸辛雜識之類是也余向購得是書可與芥隱筆記蒲綽輟耕錄並傳苦坊本舛謬甚閔康侯校正本見示亟梓以公同好載吳興園圃不媿洛陽名園記讀至趙子固梅譜二詩因取余家所藏子固四香畫卷展覽一過舉筆寫生在阿堵間所謂畫中有詩也花光逃禪二老不得專美矣跋尾有仇遠詩云孩兒英英

妙寫眞一花一葉一精神餘香會入廬山夢道似如行湘水春小白凝珠還勝雪輕黃承襪不生塵老僧懶作浮華想空谷猶疑見佩人錢良右詩云名卉交加迥絕塵芳香秀色映清眞歲華相對空山晚不羨長安桃李春合弁陽老人見之當亦採入集中矣虞山毛晉識

癸辛雜識前集終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

理宗初潛　魏子之謗
徽宗梓宮　成均舊規
光齋　諸齋祠先輩
學規　太學文變
兩學暇日　學舍宴集
三學之橫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
祠神　簿錄權臣

韓平原之敗　馬相去國
荔枝梅花賦　金龜稱瑞
許占寺院　顏馬腎
短小精悍　綱目用武后年號
游閩古泉　種竹法
律文去避來　歷壁中佛象
先君出宰　向氏書畫
誤書廟諱　修史法
遁類　十二分野
吹霎　故都殿事
馬裕齋尹京　賈廖刊書
賈廖碑帖　齊王致嗣
十三故事　舞譜
知州借紫　記方通律
大父廉檢　斷橋
饋送壽物　桐蕈鰒魚
縱囚　趙孟桂
紫紗公服　葦者

祕固　稚流自居
張氏至孝　五行間色
杓字義　迷枷
正閏　荀奉倩陸象山
大行　龍有三名
押字不書名　蕞蘺
五月五日生　度宗祔廟無室
徐留登第　私取林竹溪
吳益登對　朱王二字相同
方珠　張約齋備者
禁男娼　趙春谷斬蛇
三山留歲暴蛇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終

癸辛雜識後集

理宗初潛

穆陵之誕聖前一夕全夫人欲歸東浦母家榮文恭王時侍太閣縣尉逢僕平某者即平愼使之父也肅畢神散與之同往府天尚未曉啓門則見甲士盈門意謂憲單丞驚入報尉曰單行自廳由上抵何緣至此遂出視之了無所覩方纔小舟欲登忽有大黑蛇有兩小角屈船舷而臥觸之側疑其有異遂不復往未幾誕男即理宗也小字烏孫以蛇異也其初被選也史衛王嘗國

先命趙宗丞希言與權之併選宗室子與號十歲已下者各與課算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與芮與與休與藏與夢）時侍郎王宗與權著五星指理宗福王（理宗福王）二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莒福王改訓與芮蓋取二國以爲名也始下大宗正司盡召十人時入和尚師爲領宗司皆伺于王府土地祠久之皆餓遂就市肆呼麪方及門而粹覆地棄方餐甚交責之獨穆陵凝然略不變色反以言慰藉之史相聞其事遂大異之既而私引入書院中試令爲字即大書朕聞上古衛王慄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已定云

魏子之謗

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理宗）（第六福王第八）庚午歲得男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興之甥館實慈憲全夫人之愛甥也慈憲毎於禁中言其可喜且爲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異姓入宮門必縣牌於腰乃可惟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入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其故遂倡爲魏太子之說既而外廷傳聞浸廣

於是王伯大與穀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穉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幽孫後溺死於榮邸瑤圃池中親洪則自地以繼幽孫之後焉當與穀夫爲相日穆陵將建儲與不然之欲别立汗邸承宣專任方甫以通殷勤與以罪去國紹陵既爲皇子嘗遣人候於汗邸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爲謝堂捕之遂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穆陵云

徽宗梓宮

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遣祈請使欲歸梓宮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别宮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者幾人賫於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遣人楊煒貽書執政李光以眞僞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乞奏命大臣取神櫬之下者斵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袞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斂遂從之近者楊髡盜諸陵於二陵梓宮內略無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鐙檠一事耳當時已逆料其眞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悲哉

成均舊規

成均舊規從來不復可見矣謾言所知者數則於此亦可想見當時學校文物之盛庶異日復古或有取焉大學私試以孟仲季分爲三場或司成無暇則併在歲畢有公試則無私試試爲監中司成命題就差學官充考校封彌之職不復經由朝廷至第三日即揭曉每十人取一孤經則二三人亦取二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謂之放等魁當三分第二名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率從第二三取起魁二分第二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一分三釐餘並一分太學公試遇省試年則在省試後二月下旬凡引試二日（經試一日論策一日）非省試年分則隨銓試後引試係朝廷差官士子則襴幞入試大約七人取一第一等缺第二等約二十人取一餘約七人取一第四第五並一分公試魁縱不該升補他日登第亦是部注教官若三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次年公試中第二等謂之入等升又謂之正升或外舍成校人前一年已中第三等本年再中第三等謂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定入前一年中第四等本年中第三等謂之進等升若先在三兩今在四謂之退舍不能成事此外又有追補法前一年或不成校本年總中公試第二等名爲入等却用本年私試二場並得如中魁亦當一場謂之追升可以陳乞追升內舍或止中兩場則無用又前一年外校入分以止或優本年公試不同得失得之升榜若下就試者非內舍校定以升補僦內舍校定者一年止有兩試一試中則又試兩試若一年兩試俱失謂之折脚不復試第三試以三試不中則當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於內有求升上舍而過省者或有事故者許二十一人之後分數少者假資次求爲校如正升內外舍人亦用狀射其人已成事缺新升內舍一年無兩升縱當年上舍試入優等理爲內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內舍一年無三色試已試公試者不許赴私試已試私試者不許赴公試七舍試每三人取一人優等十人（賦三書二餘經各一）通榜魁十分亞魁各九分餘七名並八分平六分內舍未有校定本年中舍平等者理爲內校升補上舍有三等內舍平校試舍試平等或內舍優校不中上舍試或有季無校定試入上舍試優等亦與附榜升補下等上舍謂之赤脚升其升補名字依上舍試榜資次蓋舍試歷公試內舍新升及無平等人雖中舍試只作內校分數然舍試一中優等八分半等六分五名以前又有加分盡可避優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舍試入兩中舍試平等已上謂之俱平或一優一否皆爲下等上舍謂如內舍平校人試入上舍優等當舉免省到殿元有求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謂之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謂如內舍優校人又中上舍試優等以優中優皆是釋褐不拘名數先賜進士出身謂之上等上舍法注教官給有此附黃甲第三人恩例壯推官自方熙寧始當年間有內舍優校（內優三人當年貢入分已上者可可成舍試次年自分已上者不成）偶舍試當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爲限等四名縱補十分亦不理若以優中優則謂之兩優狀元共試兩年一次率在季秋聖旨差官命題彝之題重於省試優校赴舍試如不中守三年後徑到殿中平即免省到平校人赴舍試中優即赴殿自甲子年後上舍人多陳乞解褐出身不到殿應當舉免解次舉免省赴殿謂之待年若本自免解謂之兩免相充此學法也或本未免解當年實常免謂之請免相衝兼相衝免省赴殿國子生寄理法國子生補入者升補內舍謂之寄理內舍升補上舍謂之寄理上舍未許行正食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等下等上舍合後到殿者未許到殿直待元牒主補外方理爲正行食及許到殿以此牒官有請一月或半月暇者蓋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或特旨徑行解褐釋褐恩數成而優者謂之狀元擇日於崇化堂唱

鼓集衆諸生兩廊序坐學者穿褁立堂上狀元亦襴幞立同舍班俟揖揖訖詣堂下香案前面東南望闕謝恩跪受勑黃再拜次入幕換公裳其所換下之衣盡爲齋僕持去以利市再至爲階上面西北再拜謝恩畢與學官同舍講拜者再次詣忠文廟次詣直舍通門狀謝學官亦止稱其齋學生再拜遂歸本齋圍拜次詣諸齋謝亦稱同舍生不書齋名禮畢到堂上換衫帽與學官相見交賀監中備酒七杯次本齋三杯訖歸安府差到客將備轎馬從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狀元局凡學夫齋僕以次平日趨走之人皆以大小黃旗多至數百面呵喝狀元與唱名一同遂擇日謁先聖其局錢酒支用並天府應辦次日謝宰執臺諫然後部中送敕初任文林郎條例推官視殿試第三人恩例謝宰相用啟事見主司有拜禮太學解試與舍試無相干太學十人取三人若參未滿年七人取一人係不滿年太學生升補一請求免已經特恩正免又一請者亦免會於方州請舉不改名者謂之帶胎入學與將於學中請者亦免在學三十年公私試曾一中者永免在學曾一請復二十日永免太學解試都魁雖不升舍將來在第亦許升甲部注教官

光齋

太學先達歸齋各有光齋之禮各刻于齋扁之上宰執則送真金碗一隻狀元則送鍍金魁星杯柈一副帥漕新除各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尊

諸齋祠先賢

太學諸齋各祠本齋之有德行者存心齋果行齋並祠東齋肇豐循理齋祠慈湖楊簡果行齋祠梅溪王十朋

菊坡崔與之

學規

學規五等輕者關暇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判也重則前廊關暇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或其人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必須委曲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方許放還本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齋則比之黥罪自宿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焉又重則夏楚屏斥則比之死罪凡行罰之際學官穿褁序立堂上鳴鼓九通二十齋長諭並襴幞各

隨東西廊序立再拜謝恩罪人亦謝恩用一新參集正宣讀彈文一集正權司罰以黑竹篦量決數下大門甲頭以手對衆將有罪者就下堂毁裂襴衫押去自此不與士齒矣

太學文變

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謂之乾淳體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以釣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謙思熊端諸人倡爲變體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虞等語以至于亡可謂文妖矣（凡則有尙裝）

兩學暇日

太學上巳暇一日武學則三日清明太學三日武學乃一日外不可曉

學舍燕集

學舍燕集必點妓乃是名齋集正自出帖子用齋印明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祗直本齋燕集專有一等野貓兒十數等十餘人專充告報欺騙錢物以爲貢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與齋生一人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此事不知起於何時極於無義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三學之橫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閽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卹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

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實自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群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餽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遺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徵蔫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豢大全之無能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爲爲平日之賊決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衛亦有過人者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

似道誤國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數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廢也外戚諸謝惟堂最深嶮其才最頡頏難制似道乃與之日親押而使之不疑未幾不動聲色悉皆換班堂雖知墮其術中然亦未如之何矣北司之最無狀者董宋臣李忠輔前是當國者雖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禍似道談笑之頃出之于外餘黨懾伏惴惴無敢為矣學舍在當時最為橫議而喋其厚餌方且謳盛德贊元功之不暇前廡一得罪則顯決不少貸莫敢非之雖郎帝父也略不敢以邪封墨敕以丐恩澤內庭無用事之人外閫無怙勢之將官中府中俱為一體凡此數事世以為極難而似道乃優為之謂之無才可乎其所短者專功而怙勢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學旌別高科之名而專用一等委靡迂緩不才之徒高者談理學卑者矜時文略不知兵財政刑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憒以致靡爛漸盡而不可救藥此皆不學而任術獨運而諱言之罪也嗚呼古人以集衆思廣忠益為相業其為世之名言也歟

祠神

太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蓼花三果蓋取早離了之讖遇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東坡和靖為落酥林故也可發一笑

簿錄權臣

前後權臣之敗官籍其家每指有違禁之物為叛逆之罪若韓侂胄家有翠毛裀褥虎皮及有織龍男女之衣及有寄花龍圖之類是也近世籍賈似道至以藉御書龍圖錦褾之類為違法此則大不然蓋大臣之家平日必與禁苑遍在在有賜與帝后之衣謂之御退衣服皆織楚龍鳳他如御書必藉以龍錦又何足為異余妻舍有兩朝賜物甚多亦皆龍鳳之物至於御退羅帕四角皆有金龍小印凡數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諸閤分通相饋無足怪者今若一切指此為違法恐不足以當其罪適足以起識者之笑耳大臣誤國其罪莫大以此為罪死餒游魂不得而逃若借此以重其罪則恐九原有知反得以有辭耳若侂胄敗捕其黨於大理獄獄吏加以不道欲以違法諸物文致之大理卿奚遜明其不然曰侂胄首兵帶自有定罪若欲誣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府堂無以奪其議

韓平原之敗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熱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鈞以片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關閤門免朝韓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取瑞香香羅衣一襲衣之登車前往旋即殿司軍已圍截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樂部伶官皆閉置於內饑餓三日始放去時趙元父祖母戴國夫人徐氏與其母安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事其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為小包包為價若干時先妣母護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繫桂也方恚恨以為無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大北珠二十粒蓋諸婢一時藏匿為逃去之計適倉惶遺之云耳

馬相去國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殆矣以君甚病危不可即逆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問日必出問之特公偃仰小榻素無姬妾止一村僕負藥其傍嘗嘆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宮之試止草履襆被而已一日道間餒甚就村居買螺螄羹泡蒲葉中命飯食之遂得此疾既無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頃愈是歲竊省魁後為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果飲亦三兩服即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今疾復作而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日異無以報國為不滿耳因泣下數行然賈師憲終疑其託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之其實見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乃真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且特賜東園祕器以為沿途緩急之備公即日興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吳堅為相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隨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奉璽狩北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薨此非天相吉德曲為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陽遺老傳及門人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茲不贅云

荔枝梅花賦

唐舒元輿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為人乎斯人信丈夫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哉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

爲人也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邪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僞者也

金龜稱瑞

眞宗東封回至兗州回鑾驛賈慶脩謁賜輔臣親王百官宴於延壽寺有金龜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莢丁謂以獻上命中使齎示羣臣余爲兒童時侍老大夫爲建寧漕廨官廨後多草莽其間多有此物有甲能飛其色如金絕類小龜小兒多取以爲戲初非難得之物也鶴相善佞而欺君乃還指以爲祥瑞載之史冊眞可發後世一笑也

許占寺院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衆高宗愍之昉有西

北士夫許占寺宇之命今時趙忠簡居越之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清居越之禹跡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達甚多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後遷天聖寺焉

鬚屬腎

醫家之論人鬚眉髮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氣如火氣故上生鬚屬腎氣如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屬腎也此沈存中所記如此余老來每拔鬚則鬚或劫脫每疑爲腎氣衰之使然今益知此說爲信

短小精悍

短小精悍之稱凡數人如史記之郭解前漢之嚴延年唐之李紳是也

綱目用武后年號

余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脩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紀之蓋黜之也晦翁病其紊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纂述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

游閩古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隱游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嶄絕互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聞匠者取以爲環玦之類中有石洞香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即所謂閩古泉也洞傍有開

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聞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爲火所燬佛及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一大石墮下傍一石承之如僵仆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矣深谷爲陵非寓言也其餘磴道石池亭館遺跡歷歷皆在雜草木殘毀殆盡而巖石秀潤可愛大江横陳於前時正見湖上如疋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及執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噩者以足懲不果往且聞近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之以論好事之尋游者

種竹法

昔聞九曲寺明闍黎者言種竹法云每歲當於笋後竹已成竿後卽移先一歲者爲最佳蓋當年八月便可行鞭來年便可抽笋縱有夏日不過早晩以水澆之無不活者若至立秋後移雖無日曬之患但當行鞭之際或在行鞭之後則可僅活直至來秋方可行鞭後年春方始抽笋比之初夏所移正爭一年氣候此說極爲有理

律文去避來

律云去避來之文最爲難曉太宗嘗問孔恭承曰令文宗貴賤長輕重各有相避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在恭承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回避耳上不然曰借使去來相避此義止是憧憧於道衢之大路人鬧如交蟻焉能一一相避但恐律者別有他意耳余嘗扣之棣寺老吏云所謂去避來者蓋避自我後來者以其人自後奔走而來此必有急事故耳故當避之也此語亦甚有理

廖瑩中仰藥

賈師憲遷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悉已散去獨廖玉瑩中館于賈府之別業仍朝夕從不捨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而泣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以進自於笈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既而藥力不應而業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金杯進酒仍於笈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異急前救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

落數片於衣袂間姊於是垂泣相持廖語之曰汝勿用哭我我從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豈能復自若今得善死矣吾平生無負於主天地亦能鑑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槩言未既九竅流血而斃

先君出宰

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幾値慈明太后上仙應辦梓宮百色之冗先子優爲之略無科擾民稱之爲鬧佛子撙節浮費百廢俱舉修建縣學一新釋奠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定釋奠儀重建台江驛驛後爲大閣扁曰清新萬象闢縣圃鑿池建堂適有雙蓮之瑞因名之曰合香取古詩風合兩花香之句壬辰歲余實生於縣齋其時李文清方閑居於邑中其家強斡數十把握縣道難從之請蓋無虛月先人惟理自循不能一一盡奉其命也以此積怨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蘂園爲文清所盻每欲與之脫籍而未能一日酒邊曰此妓某未登第時已見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係籍已久也先子因顧蔡曰汝入籍幾何時今幾歲矣蔡不悟直述所以攻之則李公登科之歲此妓方生十年耳李不覺而慚亦以爲先子有意於相窘其實出於無心也於是銜之及入臺先子已滿去乃首章見劾焉

向氏書畫

吳興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物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尙者絕少而向氏力事有餘故尤物多歸之其一名士彪者所畜石刻數千種後多歸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騃而誕其母積鏹數百萬他物稱是母死專資飲博之費名畫千種各有籍記所收源流甚詳長城人劉瘤字囦道多能而狡獪初游吳毅夫兄弟間後遂登賈師憲之門闖其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過望大設席以宴之所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書畫則出畫目二大籍示之劉喜甚已假之歸盡錄其副言之賈公賈大喜因遺劉誘以利祿遂按目索駿凡百餘品皆六朝神品遂酬以異姓將仕郎一澤公明親載之以爲謝焉後爲嘉興推官以贓敗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子遺矣然余至其家係閣五間悉貯書畫奇玩雕鏤濟錦綺亦目所未覩未論書畫也佳研凡數百隻古玉印每紐必綴小事件數枚凡貯十大合有雪白靈璧石高數尺臥沙水道悉具而聲尤清越希世之寶也其他異物不能盡數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亦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爲賊所劫其棺上爲一榻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甚多時董正翁指爲公田分得其蘭亭一卷眞定武刻也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煥爛透出紙外與尋常本絕異正翁極珍之然尸氣所侵其臭殆不可近雖用沈腦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敎之以檀香能去尸氣遂作檀香函貯之然付之庸工裝潢竟爲截頁所剜金通六字云

誤書廟諱

胡石壁頴爲憲日嘗出巡部遇一尉格目忘書名胡大怒遂批銀牌云縣尉不究心職事至於格目亦忘署名可見無狀追問尉亦猾者也遂作一狀錄憲狀判於前而空署字以黃覆之及就逮投狀胡見益怒云汝尙敢偷我如此遂索元批銀牌觀之則有署字蓋一時盛怒中所書忘其廟諱也於是徑不敢問而遣之

脩史法

余嘗聞李巽巖獻可云昔李仁甫爲長編作木廚十枚每廚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其可爲法也

過癩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即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皆知其說則多方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稿供串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爲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奸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墮耳塌鼻斷手足而殂癩即大風疾也

十二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疏誕中間僅以星紀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後夾漈鄭漁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華夏爲南贍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吹霎

吹霎二字每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感冷意問之則蓺云出漢書然莫可攷也雜閱方書於香葯散證治云吹霎傷風頭痛發熱此必有所據也

故都戲事

余垂髫時隨先君子故都嘗見戲事數端有可書者

後則不復有之姑書於此以資談柄云星水嬉者以髹漆大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爲節凡鰌鱔鰍魚皆以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舞罷即沉別復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獸可以教習可謂異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視媒設大輪盤徑四五尺畫器物花鳥人物凡千餘事必預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運輪如飛俾客隨意施箭與預定無少差或以數箭俾其身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鬚柳眼魚鱗燕翅之類雖極纖眇無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見能傳其技者又太廟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異蛇必使捕之至於赤手拾取如鰍鱔然或爲毒蝮所嚙一指腫脹如椽旋於笈中取少藥糝之即化黃水流出平復如初然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匿不可尋則以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至此爲尤異其家所畜異蛇凡數十種鄉皆毛身白質赤章或連錢或紺碧或四足或兩首或角如稱衡而首大數倍謂之飯揪頭云此種最毒其一最大者如股檑長數尺呼之爲蛇王各隨小大以筠籃貯之日喚以兩努呼之使之旋轉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頗贍無他生產凡所資命惟視吾蛇尚存耳亦可彷彿豢龍之技矣又嘗侍先子觀潮有道人負一簏自檐啟而視之皆枯蟹也多至百餘種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龜如蝗如蛸或赤或黑或紺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茜錦其一上有金銀絲皆平日目所未覩信海涵萬類無所不有昔聞有好事者居海瀕爲蟹圖未知視此爲何如也杜門追想往事戲書

馬裕齋尹京

馬裕齋光祖之再京尹也風采岳振威望凜然大書一牓揭之客次大意謂僚屬自當以職業見知並從公舉若挾貴挾勢及無益僭語以屬者不許收受違者則先斷客將於是客之至者掌客必各點檢衫袖惟恐犯令得罪余時爲帥幕一日以公事至見有薛監酒方叔在焉薛雖進納出入福邸貴家甚稔余因扣其何爲薛笑而不見答覘稍間則有物焉余指壁間文曰柰何犯初條乎薛笑曰非惟犯初條將併犯所戒矣既而逆客條屬白事畢薛出袖中函書馬公覽之不語既而又出羈卷傳觀皆悚懼而與客面無人色謂受杖必矣及退乃寂然無所聞又旬日余復以事至則薛又在焉余因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錄矣余袖中乃謝啟也扣其所主則南陽貴人也以是知人不可無勢以馬公嚴辨壁立亦不能不爲流俗所移況他人哉

賈廖刊書

賈師憲常擬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詩中事耳中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之會者如曾慥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抄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援引多奇書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雖誇而文可采江子遠李雅父諸公皆有跋文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萆抄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爲籤然或者惜其删落諸經注爲可惜耳反不若韓柳文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二經注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賈廖碑帖

賈師憲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禊帖命婺州王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搨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金帛稱是又縮爲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板蘭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然皆不逮此也於是其客廖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濟王致禍

濟王夫人吳氏恭聖太后之姪孫也性極妬忌王有寵姬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楊后凡言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精雙蓮花一枝命王親爲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王與吳復有小競王乘怒誤碎其花及吳再入禁中遂譖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會于仁郎祈衛素屏書聞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說則曰花兒王（王嬖之女號花兒王）與史丞相通同爲奸待異日當寘之上二州也既而語達王與史謀謀之楊后遂成廢立之禍焉蓋當時盛傳花兒王者穢亂宮闈市井俚歌所唱花兒王者蓋指此也

十三故事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書賀先君其間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摶扶搖更期遠到蓋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爲知舉取范質亦以第十三處之揚屋間謂之傳衣鉢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以此聞之最爲切當蓋張時先輩筆也時

乃張武子貢臣之子昔爲張功父之客云

舞譜

予嘗得故都德壽宮舞譜二大帙其中皆新製曲多妃嬪諸閤分所進者所謂譜者其間有所謂

左右垂手 雙拂 抱肘 合蟬 小轉 虛影

橫影 稱裏

大小轉攛 盤轉 叉腰 捧心 叉手 打場

搭手 鼓兒

打鴛鴦場 分頸 回頭 海眼 收尾 豁頭

舒手 布過

鮑老掇 對窠 方勝 齊收 舞頭 舞尾

呈手 關賣

掉袖兒 拂 躚 綽 覷 擷

躚 嫂

五花兒 踢 搕 刺 攧 緊

擸 捽

鳳翅兒 靠 挨 拽 捺 閃

纏 提

龜背兒 踏 儹 木 摺 促

當 前

勤步蹄 擺 磨 摔 拋 奔

擡 攏

是亦前所未聞者亦可想見承平和樂之盛也

知州借紫

故事知州軍皆例借紫緋魚袋先子爲衢倅時外舅楊彥瞻知郡既而除工部郎官交郡事甫畢則自便門至倅廳相謝則已衣緋矣余時在侍旁不曉所謂先子語之曰蓋知州則許借紫今既滿任交事法當仍還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憲亦許借紫若聖節隨班上壽則仍元服也獨帥漕居輦下者則雖聖節朝謁亦許服所借耳若元爲知州軍而既除本路監司者仍舊帶借或除別路則不可就矣然亦莫曉立法之意也

記方通律

石林避暑錄載蔡州道士楊大均善琵琶能默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名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其此有何義理而可記乎大均曰苟通其義其文理有甚於章句

偶儷一見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門翁妙於琴律時有畫角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寫譜參訂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余嘗扣之云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暗通默記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歎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間義理之妙又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其說亦與前合蓋天下之事雖承蜩履豨之微亦各有道也

大廉儉

大父少傅素廉儉儒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既又稅寓天聖佛剎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毛髮至官府時楊伯子長孺守湖嘗投謁造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下車徑問曰此豈侍郎後門乎爲之歎歎而去時寓公皆得自釀以供賓祭大父雖食醋亦取之官庫一日吳客持鹽虀味頗異常時因扣從來蓋先姑婆乳母所爲斗許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令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私家豈可有耶其自慎若此待子弟僕甚嚴雖甚暑未始去背子鞋襪

斷橋

完顏亮窺江之時步帥李捧建議欲斷吳江長橋以扼奔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爲無益奏止之既而又有建策於常熟福山一帶多鑿坑穽以陷虜馬者德祐之際朝臣亦建議斷橋於吳江者又斷北關之板橋者嗚呼疾已入於膏肓且投虛革之劑亦秖取識者之笑耳尚忍言哉

饋送壽物

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爲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外人之窺伺肯張皇以眩衆目哉嘗聞有閫帥饋師憲三十皮籠扃鎖極嚴謀留寄他家其承受人不過齎書函及魚鑰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又記吳曦出蜀入朝多買珍異孔雀四華亭鶴數十金魚及比目魚等又作眞金臺盞遺陳自強者在今觀之皆不足道豈當時人有廉儉之風視此已爲異事不若今人視以爲常耶抑秀巖蜀産耳目之隘故耶

桐蕈鰒魚

天台所出桐蕈味極珍然致遠必漬之以麻油色味未

免頓減諸謝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舁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甚鮮美非油漬者可比賈師憲當柄日尤喜苕溪之鰏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千頭復作機使灌輸不停魚遊泳撥刺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絕焉余嘗於張耨深座間有以活鰒魚爲獻其美蓋百倍於槁乾者蓋口腹之嗜無不極其至人乳蒸豚牛心作炙古今皆然也

縱囚

梁席闡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因期而還南史何允在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趙孟桂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權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云

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側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遐方心存宗國且孝摯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曷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議和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賚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書川盡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趙忠惠與篋之妹今爲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紫紗公服

近見近者章服有花紗綾羅或素紗者或者譏笑之余嘗見演繁露載樂圃白行簡服緋詩云綵動緋袍爲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雁銜瑞紗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紬花又嘗閱證誤云今宗室外戚之新貴者或賜花羅公服宣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以異也

譯者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寄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猺謂之蒲义（去聲）皆譯之名也

祕匿

精力精神精氣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祥精妙皆以精爲主衛生者當謹之若海夔河狂驩弗返其溺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秘密乃固注曰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陽氣不妄泄耳此語余聞之謝奕脩待制云此先公審菴平日之所受持也

審菴名采伯亦謝后之諸父也天台人

雜流自居

劉克莊云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頓不能粗者何歟是殆以雜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晉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張氏至孝

寶慶丙戌莆陽境內小民張氏至孝家貧養母嘗有所適歸而母亡哀追慕不已既祥而不除衰之終其身太守楊叔防聞而哀之賜以錢酒且書其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爲學只此便是爲學

五行間色

五行所主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黃然間色亦相克成木克土則青黃合爲綠金克木則青白合爲碧火克金則赤白合爲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爲紫土克水則黃黑合爲騮

杓字義

杓音進凡織前綜以杓梳系使不亂也出埤倉見集韻近世張定叟所云則杓字一點三音標的若非此杓字也

連架

今農家打稻之連架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西載銍北載拂注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連枷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鐵連枷鐵簡藏祕府狄武襄以鐵連枷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棓亦作桲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此棓杖之棓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以鐵爲之短兵之利便也

正閏

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溫公作通鑑則朱晦菴作綱目以糾之張敬夫亦著經世紀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其後廬陵蕭常著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又爲吳魏載記近世如鄭雄飛亦著爲續後漢書不過踵常之故步最後翁再又作蜀漢書此又不過拾蕭鄭蓋之竹馬耳蓋欲沽特見之名而自附於朱張也余嘗聞徐誼子宜之言云立言之人與作史記之體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故聖人以秦誓次於帝王之後亦世衰雖殺雖聖人不能強黜之漢儒雖以秦爲閏位亦何嘗以漢繼周耶若如諸公之說則李昪自稱爲吳王恪之後亦可以續唐矣余嘗見陳過聖觀之說甚當今備錄於此云綱目序例有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自注其下云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註或同綱目主意於朱子曰主在正統又曰只是天下爲

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夫正閏之說其來久矣甲可乙否迄無定論蓋其論無論正統之有無雖分裂之不一或興創而未成必擇其間彊大者一國當之其餘不得與焉此其論所以不定也自綱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統所在有絕有續皆因其所建之眞僞所有之偏全對酌焉以爲之予奪此昔人所未及今歷致之自周之亡秦與列國分註而爲首此正統之一絕也始襄王五十二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遂得正統此正統之一續也二世已亡義帝雖爲衆所推不得正統特先諸國而已此正統之再絕也義帝亡而西楚爲首至漢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統此正統之再續也王莽始建國之年盡有漢天下矣雖無他國亦從分註此正統之三絕也更始之主雖漢子孫而爲諸將所立猶不得紹統光武即位乃得正統此正統之三續也漢獻帝之廢昭烈承之雖在一隅正統賴以不絕後主亡而魏與分註此正統之四絕也晉武平吳亦得正統此正統之四續也愍帝亡而元帝中興雖在江南而正統未絕安帝爲桓元所篡未幾返正以至恭帝禪宋而與魏分註此正統之五絕也自是厯齊梁陳魏齊周南北分註比之隋文平陳而後得正統此正統之五續也隋恭帝侑廢而越王侗與唐高祖分註此正統之六絕也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統此正統之六續也昭宣帝爲朱全忠所篡而晉與淮南以其用唐年號特先梁而分註此正統之七絕也自是厯後唐晉漢周皆不得正統可謂當矣然正統之兼備自三代以後五季以前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漢高以興隋亡而唐高以王正統之歸吾無間然他如秦以無君無親嗜殺人隋以外戚有反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者得其次如晉武帝篡祖父不義之業卒以平吳一統而與秦隋俱得正統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其後未必有統以正之所從而統從之可也有統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統之所成而正從之可乎以秦晉及隋棄之羿莽特其成敗有不同耳顧以其終於僞定而以正歸之殆於不可故嘗爲之說曰有正者不必有統非漢唐不與焉有統者不必有正雖秦隋可證數夫有正者不責其統以正之不可廢也有統者終與之正是不特統與正等爲重於正矣無統而存其正統猶以正而存也無正而與之統正無乃以統而泯乎若曰紀事之法姑以是提其要耳正與不正萬世自有公論則昔人正閏之論猶不能一而以是斷漢魏之眞僞吾恐猶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則正者爲正不正者爲僞以統言之則正固正也統亦正也今而曰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却使不得正統如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道如秦晉與隋者其必以正統歸之矣非周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蓋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竊鉤者也秦晉及隋竊國者也彼惛惛不知有如曹丕憑藉世惡幸及其身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論在也今以朱子正統之法而使秦晉及隋乃倖得之使其尚存其以計得者將不以曹丕自設詭幸己之不與同傳其以力得者將又不曰湯武之事吾知乎是後世無復有公論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統之幸得而遂畀以正則自今以往氣數運會之參差凡天下之暴者巧者僥倖者皆可以竊取而安受之而梟獍蛇豕豺狼且將接跡於後世爲人類者亦皆俛首稽首厥角以爲事之理之當然而人道或幾乎滅矣天地將何賴以爲天地乎竊謂三代而下獨漢唐本朝可當正統秦晉與隋有統無正者當分註蕭詧臧玉居然自明漢魏之際亦有不待辨者矣

奉倩聚山

奉倩以六籍爲聖人糠粃據子貢言性與天道也此與象山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子曰賢信得及否數語相似元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大行

大行乃不返之辭見昌邑王傳韋註平聲理宗之喪謝州教官劉燈蒲祝依文選註作去聲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此雖諡法而實不然也前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號官也韋昭云大行不返之辭崩未有諡故稱大行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諡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又見安帝紀註

龍有三名

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爲蒼龍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爲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傳又淮南子青龍爲天之貴神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鐘虡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是則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兼得而通若張純傳所謂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按是歲太歲而言歟（右見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所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爲大歲今世皆以太歲爲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若張純傳語則畢指太歲其誤甚矣又蒼龍甲寅在東宮此以歲在

寅德與甲相値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志作中詰云癸德在中宮按杜欽云戊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爲戊妃也此與稗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錄載隋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而史所未見按此即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也抱朴子有諸星太陰將軍之稱碑明其說

押字不書名

余近見先朝太祖太宗時朝廷進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書名初疑爲檢底而末乃有御書批跡不能辯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祕省狀押字而不書名者或者以爲相輕致賦范石湖聞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朵雲是也豈惟是前輩簡帖亦止是前面書名其後押字雖刺字亦是前是姓其起居其後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餘年事爾

蕞蕝

蕞蕝二字上音祖外反小貌下音租稅反束茅表位出國語叔孫通傳綿蕞野外註立竹及茅索營習禮儀其中師古曰蕞與蕝同音子說反然十七薛韻內只有此說蕞字乃在十四泰音最本待問輪對誤書蕞爾之國作撮音詳是蕞爲聲同合作在括反讀爲是撮毛見韻十七薛出蕝蕞二字於十三祭內亦有一字內蕝字下註子芮反束茅表位正叔孫通綿蕝之蕝春秋傳云置茅蕝也蕞字下註史記禮書作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如淳曰翦綿索爲習肄處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又於十四泰亦出二字皆有祖外反別出一蕞字祖外反小貌

也則二音皆可通用無疑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槩論也姑舉數事于此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舉母私舉之文長以實告之嬰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後封孟嘗君俗以五月爲惡月故忌（見史記傳）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相齊此兒必興吾家以鎮惡名之南史王鳳亦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此子長及戶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舉之（西京雜記）胡廣以五月五日生本姓黃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養則忘恩而無所歸托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世說）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太史令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及長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秦川令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爲天寧節近世省吏翁應龍亦以五月五日生後受極刑屈原則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其時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續齊諧記）孝女曹娥其父以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泝濤迎神溺死娥年十四乃號泣十七日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東漢列女傳）

度宗祔廟無室

太廟自宣僖翼順四祖爲祧別於太廟西上爲祧殿以奉之與大廟諸室並同列而各門以隔之自太祖以下至理宗爲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東已無所容乃外闢東廡以處之亦不祥矣

徐留登第

留忠齋夢炎徐斯霖在衢校與受知於俞教任禮俞善濮斗南命以二人爲之徐留南宮亦中選故同詣濮又同寓都而徐日涵于酒無所聞知時秘陵書肆又克觀二語以錫丞相史嵩之謝表及記皆濮所爲留懶知之不以語徐遂以自擬對策遂冠多士云

私取林竹溪

林竹溪希逸字肅翁又號庸齋福清人乙未吳榜由上庠登第凡三試皆第四是歲真西山知舉莆田王邁實之亦預考校西山欲出堯仁如天賦立說堯爲五帝之盛仁爲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題爲極大實之云題目自好但矮些箇西山默然林居與王鄰一領素相厚善首試前林衣夥衣邀王車當邪題意王告以必用聖人以天下爲一家要以西銘主意自第一韻以後皆與議定有韻用三極一家次韻云大聖人之立極合天下爲一家四韻堯宅禹宮大鋪敘西銘至是西山局於無題可擬乃謂實之曰用偏無題奈何王以生下試西山再四邪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題進并題韻之意大略西山喜飭至引試日題將揭曉稱列於香案方對越聞王微睨云某賦舉所知稗其窮之是林鄉人休彬之元質亦在試中上請以兄音評答亦授以意亦前選云

吳益登對

吳益爲院轄官日因輪對上殿理宗忽問曰白鹿之功何如淮泚奏曰不同又問所以不同奏曰淮泚之功成

於己濟上首肯之賈師憲以此喜之

朱王二事相同

朱元晦平生議論前無古人獨廟議以僖祖東向及社倉祖述青苗二事與王介甫正同殊不可曉廟議見中興或問及宋祁祖宗配侑議（文鑑卷百五）元晦以東向之說出於韓退之禘祫議殊非公論而史繩祖駁鄭元以二祧爲文武之謬其語甚切當併攷之

方珠

撫州人褚生以右科官與賈巨川涉有舊初爲揚州一令有妻又贅於一宗姓之家既而挾其資以逃因遺其劉質叔復官既得建州簽從二百熏事宋珠有舶商得方珠褚知之因婚約命籍而取之經司風聞複遺虞侯已過淮半年後至者擒之遂欲航而殂方珠者竟莫知所在（且珠者貪賈貴色賈大如珠不圖更無色何足貴）

張約齋傭者

張約齋甫初建園宅傭工甚衆內有一人貌雖癯而神采不凡者張頗異之因訊其所以則云本衆人以事至京嘗滯無以歸且無以得食故不免爲此張問其果欲

歸否答曰雖欲歸奈無路途之費張曰然則所用幾何遂如數與之且去不復可知其如何也未幾張以罷謫象州牢落殊甚一日忽有來訪者審則其人也於是爲張營居止且貸以資使爲生計張遂賴以濟後張殁於家其人周其喪事畢亦莫知所在

禁男娼

書傳所載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醜至漢則有籍孺閎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爲媚史臣賛之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聞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爲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甚於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以其言之醜故耶

趙春谷斬蛇

趙盟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興建佑聖觀斂民財甚夥未幾暴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斂民之前祠如故特

太守不復往趙孟奎春谷如至以典祀來往致敬已而得堂帖從前守陳蒙所申命加毀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黃冠遇大蛇於道謂神所憑率民以禱曰果神也盍詣郡遂以蛇至倅廳以白郡趙曰此妖也以黃冠爲惑衆械繫於獄籠取蛇貯以大缶加封閉焉三日猶成黃冠坐編置而斃蛇於市人咸壯之

三山諸歲架送

三山舊例諸試每場兩日帥於譙樓揖士蓋貢院在樓之內也樓頭贊引士子同應聲如奔雷者無慮數萬雜以市人群不逞旗號紛然掄架占處弃哭可（此下有闕文）

余閱陸王諸家小名錄數其書闕不具如蒸集烏孫闕孫之類一一積補可以傚黃彦遠家子弟矣宋末文體之變三學之積敝此老痛言之真堪警俗但恨男娼過痛積衰之語亦並存耳其游閱古泉一段不遷陸放翁閱古泉記放翁獨見譏于世惜哉

虞山毛晉識

癸辛雜識後集終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上

羅椅　大打圍　水竹居
宋彥舉鍼法　華夷圖石　綃雲葉醫
洪藥　插花種菊　大野豬
天花異　西域玉山　靈壽杖
改安吉州　二王入閩大略　海船頭髮
海神擊日　戊子地震　江西術者奇驗
京口天裂　李辟降僊　海井
狗異鼻冷　鑿井法　重客

日彩如狐　葉李遺蹤　地運說
蜀人不浴　梅無仰開花　栅沙武口
李仲賓談鬼　大興獄鬼　梨酒
四明冠壽寺火　合樂諧和
盜馬踏發　于闐玉佛　狗站
姨夫眼眶　偏僻無子　琴應弦
治物各有法　金鳳染甲　杭城食米
閩變六士　范元章夢　福王婚啓
雷雪　醫術　湖翻
回回沙磧　短蓬　于山逢吉
蠻材堂　船吼　古獄碧燈
成都惡事　馮嬌搏虎義　鹽薔花
文山像贊　王茂林立子　回回送終
接待寺　天雨塵土　種葡萄法
插瑞香法　楊髡發陵　西征異聞
嘲留忠齋　鑽陽　純色骰盤
公主添房　聖門本草　海蝤兆火
壬辰星隕　葉李紀夢詩　海蚓

北方大車　全氏擊鬼　押不盧
種茯苓　葉李姓名二上
訟學業觜社　相馬法　碑蓋
駝峰　解厄咒　霍山斛羔
黃蘆城幹（種葡萄上臘宋江三十六贊一條）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上終

癸辛雜識續集上

弁陽周密輯

羅椅

羅椅字子遠號澗谷廬陵産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致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衮客子袖文過之句知其爲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借徑勇爵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尊饒雙峰爲師時因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之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

性理之學竟爲饒氏高弟其實欲盜附驥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薦登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情心薄之時在江陵値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日遂青鞋破褥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術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敎子賓主極相得未幾師憲移維揚月山仍參閫幕一日語間云兒輩近得一師善敎導乃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念也師憲先廉知爲子遠紿月山云好秀才能敎子弟極難得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憲爲之絕倒月山茫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輩執事高明乃爲所欺耶月山甚慚子遠知蹤跡已露遂告別而去旣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換文林爲江陵敎又改潭敎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亹亹可聽諸生乃無語及辛顓之信豐登嚴爲提轄榷貨務賈師憲旣知其平生素詭詐不然之久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於入臨於是臺評論罷而去饒雙峰者番陽人自號爲黃勉齋門人於嘯庵爲嫡孫行同時又有新淦董敬庵韓秋巖皆爲雙峰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

丞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既掃地董蘋再及門則子適不復納之矣董尊亦行怪者俱不要雙峰死二君匍匐往哭稿素背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辭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爲守津吏報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即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聘董爲臨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館郡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董敬菴淦之浮薄者耶人呼爲董苟菴號自謂爲魏公之裔僻居郡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友云先忠獻王勳德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書請買不必對老夫說功名說學問以此往往爲後生輩所譏云

大打圍

北客云北方大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凡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里矣既合則漸束而小之圍中之獸皆悲鳴相弔獲獸凡數十萬虎狼熊羆麋鹿野馬豪豬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兔耳獵將竟則開一

門廣半里許俾餘獸得以逸去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又曰未獵之前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開放生之門如隊長復帽則其兩復合衆始獵耳此亦湯王祝網之意也

水竹居

薛野鶴曰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此說甚奇

宋彥舉鍼法

鄧子昂云北方有宋彥舉者鍼法通神又能運氣謂初用鍼即時覺熱自此流入經絡須刻至患處用補瀉之法治之則病愈而氣血流行矣

劉漢卿郎中患牙槽風久之頷穿膿血淋漓醫皆不効在維揚有邱經歷益都人妙鍼法與鍼委中及女膝穴是夕膿血即止旬日後頷骨蛻去別生新者其後張師道亦患此證亦用此法鍼之而愈殊不可曉也邱嘗治消渴者遂以酒醉作湯飲之而愈皆出於意料之外

委中穴在腿腳中女膝穴在足後跟俗言丈毋腹痛灸女婿腳後跟乃舛而至此亦女膝是也然灸經無此穴

又云女須穴

華夷圖石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今聞移置汴京文廟中作拜石（伯幾目覩者云）

糯雲葉醫

括之糯雲有葉醫扶衛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勢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奇疾而死或以殺二百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遭天之罪不可赦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戒相傚且有重賞也既覺惴惴然遂往廟中拈香前謝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辭以疾不往次日果有召旨疾愈以物酬謝乃羅酒殺如夢中之數收功莪謝而趙則殂矣（舉雅許云）

洪渠

高疎寮守括日有猾妓洪渠者慧黠過人一日歌真珠

簾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若病酒而困懶者座客稱賞之適有客云刑自用鄭法高因厭其云吾亦愛其渠遂與脫籍而去以此得嘖言者

插花種菊

春花已半開者用刀翦下即插之蘿蔔上卻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灌異時花過則根已生矣既不傷生意又可得種亦奇法（北草庭云）梅雨中旋摘菊叢嫩枝插地下作一處以蘆蓆作一棚高只四五寸覆之遇雨則除去以受露無不活者且叢矮作花可觀上盆尤佳

大野豬

北方野豬大者數百斤最獷悍難獵每以身揩松樹取脂自潤然後臥沙中傅沙於膏久之其膚革堅厚如重甲名帶甲野豬雖勁弩不能入也其牙尤堅利如戟馬至則以牙梢之馬足立傷雖虎豹所不及也又云獵犬之良者最畏狐蓋狐善以穢氣熏犬目即昏故獵者凡見狐必放犬蓋恐爲所損也（胡德甫）

天花異

戊子五月初二日以來日光中有若榆絮又如雪片者

飛舞亂下人皆閧傳以爲天花迨至初四日大雷雨飛雹大者如當三錢始知連日所謂天花者即雪也及飛下則以爲雹耳蓋小片半空已化於烈日中大者乃乘風而墜耳繼聞沈氏失冰一窖次日王子才自越來則知越中端午日大雹西廊門水亦失其半按寧宗嘉定甲戌九月初日食之既日傍有星見及有飛片如雪母之狀自天飄下今之天花殊類此也

西域玉山

劉漢卿嘗隨官軍至小回回國去燕數萬里每雨過山

泥滓盡數百里間皆玉山相照映碧瓣子皆高數尺豈所謂瑯玕者耶

靈壽杖

又云靈壽杖出西域自黃河隨流而出不知爲何木其輕如竹而性極堅韌又有梢柳色如紅玉亦可爲杖能辟雷每雷作時杖頭皆有火光焱不可嚮又有大桃核如升可以破而爲碗皆自黃河流下不知何國物也

改安吉州

或言湖州以潘丙之事改名安吉州乃寓潘丙二字史相之姦猾也

二王入閩大略

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陳丞相宜中與張世傑皆先一日遁往永嘉次日蘇劉義張亮節張全挾二王及楊俞二妃行自溫湄渡江劉而楊駙馬亦追及之至婺駙馬先遲二王遂入括既而陳丞相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於福州治立益王（即吉王方八歲）改元景炎立之日衆方立班忽有聲若兵馬至者衆驚甚久乃止益王舉下一日費沙是歲大軍至遂入廣州至香山縣海中大戰而勝奪船數十艘繼而北軍再至遂致敗績益王墮水死陳宜中自此逃去竟莫知所之繼又至雷州駐碙州（碙州屬雷州界）立廣王（後封衛王）俞妃所生貌類理宗即位之日有黑龍見而足一足改元祥興至己卯歲二月北軍大至戰于崖山初以乏糧遣心腹賫銀上岸糴米至是衆船出海口迎戰而所遣者未還張世傑云若棄之而去後來何以用人遂決計不動遂決戰自晨至午南北皆倦欲罷乎日潮信凡兩時即退適此日潮終夕不退北軍遂欲小退而潮勢不可遂死戰南軍大潰王及樞密

使陸秀夫（字君實）楊亮節皆溺海而死焉時二月六日也此役也皆謂蘇劉義實著忠勞云（萇大成云）

海船頭髮

澉浦楊師亮航海至大洋忽天氣陡黑一青面鬼躍入舟中繼有一美婦人至顧左右取頭髮舟人皆辭以無婦人顧鬼自取之即於船板下取一籠啓之皆頭髮也婦人捧數束而去

海神擎日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往援李璮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

戊子地震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月二十四日丙子夜正中地大震始如暴風飄海潮之聲自西南來雞犬皆鳴窻戶磔磔有聲繼而屋瓦皆揣揣若撼其余初聞是聲大驚以爲大寇至懼甚噤不敢出息繼而覺床榻撼如乘舟迎海潮始悟爲地震也遠近皆喧呼或以爲火凡兩茶頃甫定次日親朋皆相勞問互言所聞至十一月初九日庚辰辰時又震余向於庚子歲侍先子留富沙會經此變乃晡時杭震則在二鼓後此理不可曉

江西術者奇驗

咸淳甲戌之春余爲豐儲倉久以病痁不出忽聞賈師憲丁母憂而出凡朝紳以至吏局皆往唁奠送之江干同官曾邦陽來問疾因及此事云師憲旦夕必再來余曰此公請歸之章凡十餘今適有此必不復來矣曾曰江西一術者其言極神前日來嘗扣之云此人不出今歲必再來尚可洗日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不以爲然至秋度宗升遐繼而有潰師亡國之禍果如其言惜當時不曾扣問術者姓名也

天裂

咸淳癸酉十月李祥甫庭芝自江陵被召至京口一日午後忽見天裂見其中軍馬旗幟甚衆始紅旗繼而皆黑旗凡一茶頃　乃合見者甚衆（趙德潤）

李醉降仙

應山在淮閫日呂少保薦一術士能降仙豪於飲號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禱祈合人自書一紙實卷之以香一片令自祈禱且自緘封書押并金紙一百焚於香爐中然後索酒痛飲多至四五斗乃濃墨大書或草或篆卦影或賦詞詩之類多至數十紙皆粲然可讀其答所問往往多驗一日應山密書以扣襄樊之事醉後大書十字云山下有朋來土鼠辭天道每字徑尺餘至甲戌歲度宗升遐解者謂度宗庚子生納音屬土所謂土鼠者耶（德潤）

海井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驚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點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即取錢付駔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狗畏鼻冷

狗最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翦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警吠

鑿井法

北方鑿井動輒十餘丈深尚未及泉爲之者至難或泉不佳則費已重矣後見一術者云凡鑿井必用數大盆貯水置數處俟夜氣明朗於盆內觀所照星光何處最大而明則地中必有甘泉也試之屢驗（伯機）

重窖

自兵火以來人家凡有窖藏多爲奴僕及盜賊軍兵所發無一得免者獨聞一貴璫家獨有窖藏之妙法須穿土及其下置多物訖然後掩其土石石土又覆以土復以中物藏之如此三四層始加甃砌異日或被人發掘止及上層見物即止却不知其下復有物也多者儘藏於下此說甚奇

日形如瓠

莊元貞聞之本心翁謂曾見錢浩隆可云戊子十月內早出郭日初出略無精光其形如瓠既而變方乃就圓

殊不可曉也

葉李遺黙

葉亦愚上書後朝廷捕之甚急遂竄之霍山張王廟是夕夢一白衣婦人指庭下一雞爲蛇所齧牢不可解其後有然而王之驗二物巳酉合也

地連震

紹定戊子八月初三日二鼓雷雨之際自東北來地遂震四鼓再震九月十三日夜又震謝密菴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者五今連及三震焉其後嘉熙庚子地震庚子歲十月地震十一月又震却一甲子矣

蜀人不浴

蜀人未嘗浴雖盛暑不過以布拭之耳諺曰蜀人生時一浴死時一浴

梅無仰開花

杜南谷云梅花却無仰開者蓋亦自能巧避風雪耳驗之信然

攔沙武口

北軍未渡之時守把統制官王順欲攔沙武口及沌口

以此二處江水極深難於用工遂用搜括敵舟百餘隻載沙石沉之繼以石築土囊壓下就用猫竿打爲樁攔不兩日即辦蓋長江之險此二處最爲要害故也夏貴乃以爲不然遣人盡去樁欄欲縱北船入口然後與戰順極以爲憂請拔搭船三百隻左右前後皆置樟先樟以迎之俟彼船出口子即以鐵猫兒骨定復圍樟拽其船以歸蓋口子既小自不容並進不過盡入吾彀中乃已夏老復忌其功不以爲然及北船盡出之後散漫太江之中守兵僅能與未去口子者相拒而餘舟皆已飛渡許廣矣

李仲賓談鬼

李仲賓衎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頹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荒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畏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錯愕問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蹲踞相向李復以

拳仆之處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倡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兀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勢不容避忽記屢聞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借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啓其石下乃眢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瘞他所後亦無他

大興獄鬼

仲賓又云向在燕爲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爲大興獄聞有物怪往往能殺人時年少氣壯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僕自隨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獨據炕甜寢至夜半忽房門軋然有聲而開驚覺則腐間憒悶若壓氣不能醒極力微開目見一人黑色乘微月窣窣有聲而前既進復退於是恐甚極力瞪目起坐則房門未嘗啓也頃之其人復來思有以禦之適無他物僅有皮靴一隻於其前俟其稍近以靴擲之劃然有聲如雉鳴用手

料拉窓眼而去至曉視之其手拉處每窗眼皆圓竅數十破處皆如一紙雖破而不脫竟不知爲何怪也

梨酒

仲賓又云向其家有梨園其樹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車忽一歲盛生觸處皆然數倍常年以此不可售甚至用以飼猪其賤可知有所謂山梨者味極佳意頗惜之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中忽聞酒氣熏人疑守舍者釀熟因索之則無有也因啓觀所藏梨則化而爲

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真佳醞也飲之輒醉回回國葡萄酒止用葡萄釀之初不雜以他物始知梨可釀前所未聞也

四明延壽寺火

四明延壽寺在城大刹也三十年前僧亘月溪者爲知客一夕夢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年後當使死碌化爲黃金適符吉夢至明年己丑正月初四日乃四明尊者忌辰作會次日裁覺民家火作延燎寺中一椽不留其驗乃如此先是一月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夢其祖宗云火災當起於汝家吾力告免於神今已得一同姓名者代矣及火作乃起於戴氏鬻人汪信之家與信道僅有一字之異所毀幾萬家凡壬午年火所不及者皆不得免其新舊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此尤可怪云

合樂諸和

舊聞梨園藝樂工云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謂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睹以改爲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然或用工字然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諸和或有一時數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

盜馬踏淺

甲戌透渡之事其先乃因淮閫遣無鼻孔同同酒渡江北盜馬或多至二三百匹其後遂爲所獲遂扣其渡江踏淺之處乃自陽羅堡而來於是大江可涉地北虜知之遂由其處而渡焉

于闐玉佛

伯顏丞相嘗至于闐國於其國中鑿井得白玉佛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胳己卽貢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濶五尺長一十七步（卽長入尺寸也）玉以重不可致

狗站

伯機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乃五國城也）其地極寒海水皆氷自八月卽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飛其狗悉請人性至站亦被狗分例稍不如儀必至噬死其人

姨夫眼眶

扇（音望）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爲白衣男子所擄來則痛飲然後共寢扇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牀下既而果來擁婦劇飲大醉方欲就寢扇掩其不備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踊捷如飛因逆刃搶殺之墮地化爲霜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徑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若尺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眶蓋北人以甯男子共狎一妓則呼爲姨夫故以爲戲云（伯機）

偏僻無子

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術非惟致疾然不能有子蓋交感之道必精與氣接然後可以生育而偏僻之術必加禁精之法氣不能過是以不能有子也愛身者當慎之

琴應絃

琴間指以一與四二與五六四與七爲應今凡動第一絃則第四絃自然而動試以羽毛輕纖之物果然此氣之自然相感動之妙（紫貫翁）

治物各有法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窯燒之永不復脫凡玉工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則見水不去墨跡相思子磨汁𢇁之（自茇亦可）則見火不脫凡事皆有法

金鳳染甲

鳳仙花紅者用葉擣碎入明礬少許在內先洗淨指甲然後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纏定過夜初染色淡連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滌不去可經旬直至退甲方漸去之或云此亦守宮之法非也（今老婦七八旬者亦染甲）今回回婦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猫狗爲戲

杭城食米

余向在京幕聞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

開慶六士

陳宜中曾唯黃鏞劉黻陳宗林則祖皆以甲辰歲史嵩之起復上書倡爲期之論一時朝紳如盧越徐霖元杰趙無塵皆和之時人號爲六君子既而旋還廢相好名牢籠宜中爲掄魁餘悉擢巍科二三數年間皆致通顯然其人平日踐履殊有可議者然同聲合黨孰敢攖其鋒郭方泉爾在臺日嘗疏黃鏞之罪因論虛名之弊時宜中在政府欲在從班旋起攻之閒爲之出臺及鏞知廬陵文宋瑞起義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既而北兵大入則如黃如曾數公皆相繼賁降或言其前日所爲皆僞也於是有爲之語云開慶六君子至元三搭頭宋之云亡皆此輩有以致之其禍不止於典午之清

說也

范元章夢

范元章向在觀明已館中嘗赴省試夢至大宮殿手執文書歷階而上自顧其身則挂綠衣既而有衣皂衫者亦欲進焉左右所卻以爲無綠衣而不可進范遂脫所衣綠袍與之其袍內乃著粉青戰袍旁有勸之者答云無笑此乃銀青袍也及寤雖喜衣綠之吉又有脫袍之疑既而中第附魏氏館館之者乃蜀人稅其也亦舉亦第於是脫袍之徵已驗獨不曉銀青之說然自喜以爲此必與時所至之官也臨安鹽倉批滿則謝堂實尹京其銜乃銀青光祿大夫時事已異僅止於此是以知人生皆有分定不容少有僥倖也

福王婚啓

福王之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書一聯云依光薊北荷安公位之尊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亦有味也時福王爲平原郡公

雷雪

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是年二月三日春分余送女子嫁吳氏至博陸早雪作至未時雷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而雷不止天地爲之眩黑余生平所未見爲驚懼者終日客去記得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變未及考也

醫術

吾鄉醫者嚴良臣良材兄弟二人皆上願明最是暗記諸藥方不差分毫爲難能也永嘉衛者陳獨步瞽而善記每有客自外來聞其聲即知其爲何人也誦言一別今幾何歲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時者乎略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瞽而善記胸中所儲無慮數萬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張五星亦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款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姬妾并玉器云

湖翻

庚寅五月連雨四十日浙西之田盡沒無遺農家謂尤甚於丁亥歲雖景定辛酉亦所不及也幸而不沒者則大風駕湖水而來田廬頃刻而盡村落名之曰湖翻農人皆相與結隊往淮南趁食於太湖買舟百十餘所載數千人同往甫至湖心大風驟至悉就溺死又有千餘人渡揚子江濟者同日亦沉于江淨慈靈隱皆停堂客僧數百皆渡江還浙東內四僧偶別門徒至中途忘攜雨具還取之至江干則渡舟解維矣方悵然自失舟至中流亦爲風浪所覆四僧幸而得免豈非所謂劫數者耶

回回沙磧

回回國所經道中有沙磧數千里不生草木亦無水泉塵沙眯目凡一月方能過此每以鹽和麵作大臠置橐駝口中仍繫其口勿令噬嗑使鹽麵之氣沾濡庶不致餓死人則以麵作餅各貯水一榼於腰間（或牛羊渾脫皮盛水置車中）每日略食餌餅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則飲馬溺或壓馬糞汁而飲之其國人亦以爲如登天之難今回回皆以中原爲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復回首故國也

短蓬

楊大芳嘗爲明州高亭鹽場場在海中或天時晴霽時見如匹練橫天其色淡白則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蓬亦蜃氣之類也

于山隆吉

梁棟字隆吉鎮江人登第嘗授對與莫子山甚稔一日偶有客訪子山留飲作柴元魚爲餞偶不及棟棟憾之遂告子山嘗作詩有譏訕語官捕子山入獄久之始得脫而歸未幾病死余嘗挽之云奏爲獄成盃酒裏烏臺禍起一詩間紀其實也後十年棟之弟投崇山許宗師爲黃冠許待之厚既而棟又欲挈妻孥而來許不從棟遂大罵之許不能堪遂告其嘗作詩云浮雲暗不見青天指以爲誹於是捕至建康獄未幾病死此恢恢之明報也

蹇材望

蹇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并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瘞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爲埋瘞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只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謂之溺死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之

船吼

甲戌歲趙中榮邸兩舫舟忽有聲如牛吼移時方止俗謂之船吼不祥之徵也未幾有透渡之禍庚寅歲十一月朔西興渡以舟子不謹驟趁渡人上沙太早既而潮至趨岸不及溺死者近百人時王篠竹孫小憩同問渡

目覩其事以鈔一錢命舟僅救三人孫遂以事白省燕歸兩監渡官各一百七下稍人則處典刑以謝溺者既而渡口之舟復大吼豈溺者有知而然邪

古獄塔燈

武林右司理院昔爲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風雨陰晦之夕或現一燈於上則府主必移易獄有故甲戌歲范元章攝右獄日親見之此燈亘多至六燈爾爾相並於塔之半其色淡紅而微青凡數見之

成都惡事

姚明已之姬有六直閣者云少年在成都時方承平繁盛與京師同一日入酒肆中坐覺桌下有所遺物如鑰匙之狀極其光瑩似各不等凡數十枚莫曉其爲何物姑收貯之佩袋中因遊狹斜至深夜方歸忽有三四少年揖於道旁爲禮甚恭然皆平生素昧者力邀於酒肆中堅辭不可酒再行乃出向所得如鑰之物見還云某輩不知先生在此輒犯不韙茲謹納還然所願受教於明師顧聞其言略不知所謂亦不知此爲何物亦莫知緣何爲其所取辯以偶爾得之初不知爲何用而衆猶不信久而乃散及扣熟者則知此物探囊胠篋之具此數輩適得之於姬疑其爲高手盜也欲師之耳姬懼買禍亟毀棄之久而不敢出市云（范元章）

馮婦搏虎義

孟子馮婦搏虎一章有以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爲斷句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與前段相對亦自有義

鹽養花

凡折花枝搥碎柄用鹽築令實柄下滿足插花瓶中不用水浸自能開花作葉不可曉也

文山像贊

有傳鄧光薦贊文山像云目煌煌兮疏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而璧完血化碧而心丹嗚呼誰謂斯人不在世間（祝聲存）

王茂林立子

王克謙號茂林無子後知永嘉命立修竹爲子時已二十乃茂戌生本姓林氏正合茂林二字非偶然也

回回送終

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祭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主之凡賃地有常價所用磚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以鈔市之直方殂之際眷屬皆剺面捽披其髮毀其衣襟躄踊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燒攤果於道貧者無之既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者然後脫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群回誦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鄰里與貧丐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於穴以屍面朝西云（辛卯春於聚景目擊其事）

接待寺

杭之北關接待寺額乃吳傅朋書敕賜妙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後展而大之殊乏書體其右廡有古觀音殿亦傅朋書極佳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也其一壁作水波有洶湧勢若颩陵太平寺之類外有紹興石碑立於側其文乃銛朴翁撰姜堯章書伽藍神左相公不知何代人寺乃淳熙間瑜彌陀開山常施水飯僧於此有大石井尚存其深六丈泉極清冽晉有塔幢在法堂之左題云齋三百萬僧瑜彌陀之塔云

天雨塵土

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黃霧四塞天雨塵土人鼻皆辛酸凡案瓦幾間如篩灰相去丈餘不可相視日輪如未磨鏡黯黯無光采凡兩日夜是夜二鼓望仙橋東牛羊司前居民馮家失火其勢可畏凡數路分火沿燒至初七日勢益盛而塵霧愈甚昏黯慘淡雖火光烟氣皆無所覩直至午刻方息南至太廟墻北至太平坊南街東至新門西至舊祕書省前東南至小堰門吳家府西南至宗正司吳山上袁廟皮場星宿閣伍相公廟東北至通和坊西北至舊十三灣開元宮門樓所燒踰萬家至今恰一甲子矣客云漢成帝建始元年後周宣帝陳後主中皆有黃霧之變未及考也

宋江三十六贊

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并序曰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畧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眞有聞於時者於是即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在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

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託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爲盜賊之聖以其守壹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

呼保義宋江
　不假稱王　而呼保義　豈若狂卓　專犯忌諱

智多星吳學究
　古人用智　義國安民　惜哉所予　酒色麤人

玉麒麟盧俊義
　白玉麒麟　見之可愛　風塵大行　皮毛終壞

大刀關勝
　大刀關勝　豈雲長孫　雲長義勇　汝其後昆

活閻羅阮小七
　地下閻羅　追魂攝魄　今其活矣　名喝太伯

尺八腿劉唐
　將軍下短　貴稱侯王　汝豈非夫　腿尺八長

沒羽箭張清
　箭以羽行　破敵無頗　七札難穿　如遊斜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　豈知汝名　大行春色　有一丈青

病尉遲孫立
　尉遲壯士　以病自名　端能去病　國功可成

浪裏白跳張順
　雪浪如山　汝能白跳　願隨忠魂　來駕怒潮

船火兒張橫
　大行好漢　三十有六　無此火兒　其數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　短命何益　曷不監之　清　　食

花和尚魯智深
　有飛飛兒　出家尤好　與爾同袍　佛也被惱

行者武松
　汝優婆塞　五戒在身　酒色財氣　更要殺人

鐵鞭呼延綽

　尉遲彥章　去來一身　長鞭鐵鑄　汝豈其人

混江龍李俊
　乖龍混江　射之即濟　武皇雄爭　自惜神臂

九文龍史進
　龍數肖九　汝有九文　盍從東皇　駕五色雲

小李廣花榮
　中心慕漢　奪馬而歸　汝能慕廣　何憂數奇

霹靂火秦明
　霹靂有火　摧山破嶽　天心無妄　汝孽自作

黑旋風李逵
　風有大小　不辨雌雄　山谷之中　遇斷亦凶

小旋風柴進
　風有大小　黑惡則懼　一噫之微　香滿太虛

插翅虎雷橫
　飛而食肉　有此雄奇　生入玉關　豈傷令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　故神無方　汝行何之　敢離太行

急先鋒索超
　行軍出師　其鋒必先　汝勿鋭進　天兵在前

立地太歲阮小五
　東家之西　即西家東　汝雖特立　何有吾宮

青面獸楊志
　聖人治世　四靈在郊　汝獸何名　走頫勞勞

賽關索楊雄
　關索之雄　超之亦賢　能持義勇　自命何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將軍　鴻門直撞　斗酒肉肩　其言甚壯

兩頭蛇解珍
　左噬右螫　其毒可畏　逢陰德人　杖之亦斃

美髯公朱仝
　長髯郁然　美哉丰姿　恐使尺宅　而見赤眉

沒遮攔穆橫
　出沒大行　茫無畔岸　雖沒遮攔　難離火伴

拚命三郎石秀
　石秀拚命　志在金寶　大似河魨　腹果一飽

雙尾蝎解寶
　醫師用蝎　其備貴全　反其常性　雷公汝嫌

鐵天王晁蓋
　毗沙天人　證紫金鬃　頑鐵鑄汝　亦出洪爐

金鎗班徐寧
　金不可辱　亦忌在鐵　盍鑄長殳　羽林是衛

撲天鵰李應
　鷙禽雄長　惟鵰最狡　毋撲天飛　封狐在草

此皆羣盜之靡耳聖與既各爲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俠而進姦雄不免異世之譏然其

首著旃廣於列傳且爲項籍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自能辨之云華不注山人戲書

種葡萄法

有傳種葡萄法於正月末取葡萄嫩枝長四五尺者捲爲小圈令緊先治地土鬆而沃之以肥種之止留二節在外異時春氣發動衆萌競吐而土中之節不能條達則盡萃華於出土之二節不二年成大棚其實大如棗而且多液此亦奇法也

插瑞香法

凡插之者帶花則難易活而落花葉生復死但於芒種日折其枝枝下破開用大麥一粒置於其中并用亂髮纏之插於土中但勿令見日日加以水澆灌之無不活矣試之果驗

楊髠發陵

楊髠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

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西征異聞

陳剛中云成吉思皇帝當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能人言忽云此非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恐耶律楚材（楚字晉卿遼人博物無所不知潛張華郭璞輩）隨進云此名角猯（音端）能日馳萬里靈異如神鬼不可犯也帝爲之回馭又云有大鳥其一羽足以蔽千人蓋鵬類也又云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近此天之所限華夷也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夕有巨獸浮木至其骨長數十里橫於兩涘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竅可容並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國其國謀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令潤懼其枯朽折則無復可通故耳

嘲留忠齋

趙子昂入覲之初上命作詩嘲留忠齋云狀元曾受宋朝恩目擊權姦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好將忠孝報皇元留以此銜之終身云

鎖陽

韃靼野地有野馬與蛟龍合所遺精於地遇春時則勃然如筍出地中大者如猫兒頭筍上豐下儉其形不異亦有鱗甲筋脈其名曰鎖陽即所謂肉蓯蓉之類也或謂韃靼婦人之淫者亦從而好合之其物得陰氣則怒而長土人收之以薄刀去皮毛洗滌令淨日乾之爲藥其力百倍於肉蓯蓉其價亦百倍於常品也五峰云亦嘗得其少許

純色骰錢

聞理宗朝春時內苑效市井關撲之戲皆小璫互爲之至御前則於第二三撲內供純鏝骰錢以供一笑

公主添房

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閣及朝貴各獻添房之物如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方山天驥爲平江發運使獨獻羅鈿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錦袱百條共貯以芝楮百萬理宗爲之大喜後知出於承受姚其者遂賜金帶一條承受者即姚靜齋之父也

聖門本草

陳參政揆家集名亦受家傳內有怔忡集乃爲舉子時程文又以聖門十哲七十子各有爲本草無乃不可乎陳即行之之祖也

海鰍兆火

壬午歲忽有海鰍長十餘丈閣於江浙潮沙之上惡少年皆以梯升其背臠割而食之未幾大火人以爲此鰍之示妖其說無根辛卯歲十二月二十二三間又有海鰍復大於前者死於浙江亭之沙土於是鬨傳將有火災然越二日於二十四日之夜火作於天井巷回回大師家行省開元宮盡在煨燼中凡毀數千家然則俚傳有時可信也（此失考耳此即出於五行志中云海魚臨市必主火災行省即宋祕書省有書并板甚多故時人云昔之木天今之火地也）

壬辰星隕

壬辰二月朔甲子更初有大星如五斗米栲栳大徐徐自東而西紅光照地有聲殷殷若雷越日乃知墜于宗陽宮火光滿室副宮陳悅道所目擊又聞是晚亦墜於陽墳之昇元觀村中皆見火光後亦無他

葉李紀夢詩

葉亦愚右丞辛卯八月初四日夜忽夢一老人曰汝前爲文昌相坐漏泄天機謫能悔過當復職引之至通明大明二殿俾爲主殿之職於是賦詩四章以謝及覺僅記其一云通明殿逼紫微垣一朶紅雲擁至尊下土小臣勤稽首願將惠澤溥元元於是作詩以記其事云宋時奇士石曼卿帝命作主芙蓉城我才比石萬無一半世虛負狂直名年來似有養心疾爲共引縣辜者生天涯未加公論謗日夕惟待鼎鑊烹何哉異夢出非想忽遇仙老談宿情謂予夙是文昌相漏泄輕與遭譴抨帝令蘭臺鮑髮愆且使兩足躡蹻行追思善步不可得祗昇妙術詎敢輕當時廷議秖如此汝倘當復權相迎稽首老仙謝慈愍臣罪當死天子明久之寂滅一大乘門椿待盡無他慾老仙笑許汝可致引領直上朝玉京通明大明二宫殿林木蓊萃均瑤瓊芙蓉瀰漫貌欲似帝皇錫以主殿名賦詩奏謝九拜起玉音嘉獎傍觀榮疑人說夢聊一快我獨知命不少歡只恐才非曼卿敵相見慚汗應如傾從今閉目需帝召玉樓續記時當成兒孫自有兒孫福與儂報國須勤耕明年壬辰二月初

六卒

海蛆

李聲伯云嘗從老張萬戶入海自張家浜至鹽城凡十八沙凡海舟閣淺沙勢須出米令輕如更不可動則便縛排求活否則舟敗不及事矣桅檣之木曰鐵稜或用烏婪木出欽州凡一合直銀五百兩其緻密大者重數百斤皆行舟遇風下釘而風怒甚鐵猫四爪皆折舟亦隨敗極可畏也凡海舟必別用大木板護其外不爾則船身必爲海蛆所蝕凡亞閩則白茭州三神山再入大洋七日轉沙門島可至直沽去燕止百八十里耳

北方大車

北方大車可載四五千斤用牛騾十數駕之管車者僅一主一僕叱咤之聲牛騾聽命惟謹凡車必帶數鐸鐸聲聞數里之外其地乃荒涼空野故耳蓋防其來車相遇則預先爲避不然恐有突衝之虞耳終夜勞苦殊不類人雪霜泥濘尤艱苦異常或泥滑陷溺或有折軸必須修整乃可行濡滯有旬日然其人皆無賴之徒好訟狎娼同處於車箱之下藉地而寢其不足恤如此

全氏孿鬼

壬辰四月二十日全霖嗣子用之妻史氏（史盛之女）誕子先出雙足足類雞鵝乳醫知其異推上之須臾別下雙足繼而腸亦併下乃孿子也皆男子而頂相抵髮相結其貌如獰鬼遂扼殺之母亦隨殂

押不蘆

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産一物極毒全類人形若人參之狀其酋名之曰押不蘆生土中深數丈人或誤觸之著其毒氣必死取之法先於四旁開大坎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皮條之系則繫于犬之足既而用杖擊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氣隨斃然後就埋土坎中經歲然後取出曝乾別用他藥制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則以少藥投之即活蓋古華佗能刳腸滌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藥也今聞御藥院中亦儲之白廷玉聞之盧松厓或云今之貪官污吏贓過盈溢被人所訟則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

種茯苓

道士鄔如山云茯苓生於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乃擇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繫於其中而緊束之使脂液滲入於內然後擇地之沃者坎而瘞之三年乃取則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盜種密誌之而去數年後乃取焉種者多越人云

葉李姓名二士

葉亦愚名李先爲葉山所攻役焉李性學所潛遂以此飲恨而死蓋二人正寓其姓名云

訟學業觜社

江西人好訟是以有簪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譁訐之語蓋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此亦可怪又聞括之松陽有所謂業觜社者亦專以辨捷給利口爲能如昔日張槐應亦社中之翹翹者焉（陳石澗李聲伯云）

相馬法

馬之壯者眼光照人見全身中年者照人見半身老者照人僅見面耳此韓鞭相馬之法（張受益）

碑蓋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間用鐵局局之後人立碑於墓道其上篆額止謂之額後訛爲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爲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駝峰

駝峰之雋列於八珍然駝之壯者兩峰堅聳其味甘脆如熊白蠣房而尤勝若疲之老者兩峰偏墜其味淡韌如嚼敗絮然所求者皆老而不任負重者而壯有力者

未始以爲僞也（子昂）

解厄呪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雖卿以言事忤權臣得罪遠流西北方名哈剌和林去燕京八千里周卿不免日夕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一夕夢有僧問之曰汝嘗誦高王觀世音經否曰然僧於是口授一呪與之此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神呪也持誦一萬二千遍可以免難夢中熟誦及覺卽書之紙自是持誦不輟無何得還燕京而權臣怨猶未已復繫刑部獄周在獄持誦益勤未幾遣使雲南以自願至彼合薔僧加瓦入遍閱大藏經得梵本呪比夢中惟欠三字未幾權臣誅遂除刑部郎中遷其妻子財物人以爲誦呪之力云呪曰

咎任他（任音只他音者）唵咗囉哦㗭（咗哦音他）咗囉哦㗭

咗呵哦㗭　囉咗哦㗭　囉咗哦㗭娑呵

霍山顯靈

杭之霍山張眞君祠宇雄壯香火極盛自兵火後漸致頹圮此役甚大人無復問之者辛卯朱宣慰運米入京自登萊抛大洋三神山料料以往忽大風怒作急下釘鐵貓折其三四柁幹鐵稜亂颭有聲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主者露香望空而拜乞命忽於黑雲中震霆有聲出大黃旗上書霍山二字於是舟人亟拜許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貺須臾風帆貼然遂獲安濟是冬入杭遂捐鈔千錠崇建鼎新云

黃蘆城幹

長城之旁居人以積雨後或有得堅木於城土中識者謂名黃蘆木乃當時用以爲城幹用者性極堅勁不畏水甚耐久至今一二千年猶有如鐵大者以之爲

幹最佳蓋築城無以爲幹不可所謂不謹而寘焉者又何邪（受益）

癸辛雜識續集上終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下

徐霖子詞　龍負舟　白玉蟹篤
白玉出香獅　趙太卓三輔黃圖
水落石出筆格　吳妓徐蘭
水蛆飛蠅　虹見井中　道學
秦九韶　吳生坐亡　銀瓶懷子鐵
上庠齋碑　入燕士人　賈閣沈官人
愛水　避諱去姓　賈獅子
倭人居處　馬趙致怨　南丹婚嫁
相鬻草　石洞雷火　按摩女子
老張防禦沈垚　蔡陳市舶
鐵蛆　捕狸法　蘭亭兩王侯
洪起畏守京口　張世傑忠死
許夫人　孕婦雙胎　居節避諱
回人送殯　趙孟僕臺評　金鈎相士
十干紀節　文山書爲北人所重
甲午節氣　丙辰節氣　香爐峰桐扣山
失諱碎帑　吳氏烏卵　舊港風潮
慈恩生吉光　德祐二子名　紹陵初葬
寧宗不豫　猾吏徐信　征日本
束手無措　蜘蛛珠　佛塵家貲
聖鐵　華岳周房基　釘官石
張氏銀窖　猪病　張松
桃符發光　龍蚌　透光鏡
菖蒲子　死馬殺人　瓜生銅器
黑漆船　周鳴陀入寶　馬相漂棺
伯宜被盗　李性學　夏駕山

癸辛雜識續集　卷下

碣字無對　觀堂二石　董儀父論易
棺蓋懸鏡　北地賞柳　光祿寺御膳
姦僧僞夢　沈香聖像　西湖好處
石庭苔梅　陳誘講油　襄鄂百詠
打聚　家之巽三賢詩
四聖水燈　大辟登科　黃王不拜
押韻語錄　演福新碑　害行古禮
龍畏神火　不娶父妨子　多景紅羅纏頭
韓平原姓王　烏銀江鯇　金紫銀青
烏賊得名　天雨米豆　朱宣慰詩
杏仁有毒　寧宗效徽宗　茯苓蒼松
虎引彪渡水　撩紙　冬至前造酒
壬日扞稻　白蠅

癸辛雜識續集下

徐淵子詞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筆端輕俊人品秀爽初官爲戶曹其長方以道學自高每以輕脫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長丁母憂去官淵子賦一翦梅云

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却言淵子太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能亨吳音也）

龍負舟

壬辰水禍已作往往龍物示現多至十餘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數僕駕舟往田所點視靡岸至漾中（凡水瀦之處俗曰漾）忽舟若湊淺不能進極力撑挽略不爲動意必爲礁石所碍及令僕下水負乃知舟正閣龍脊上而驚亦正劇龍鱗間驚竄無策遂捨舟急令僕善水者負之登岸急遂歸再片時龍躍而起凡其處田疇數百畝皆爲巨浸其人歸舍皆臥病一人死焉

白玉笙簫

理宗朝張循王府有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潔奇寶也內府所無即時有旨補官未幾韓蘄王府有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紙管其聲清越真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軍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

白玉出香獅

龜溪李大卿之子娶韓平原君之女奩具中有白玉出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真奇寶也後聞歸之福邸云

畫本草三輔黃圖

先子向寓杭收拾奇書太廟前尹氏書肆中有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每一宮殿繪畫成圖極精妙可愛酬價不登竟爲衢人柴望秋堂者得之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不知歸之何人此皆書中之奇品也

水落石出筆格

米氏硯山後歸宣和御府今聞說流落台州戴氏家不可見之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璧石小峯長僅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臥沙水道裾摺胡桃文皆具於山峯之頂有白石正圓瑩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於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雕琢之迹真奇物也

吳妓徐蘭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鎭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緻新衣一襲奉之至于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綵段百匹饋之凡留連半年糜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音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賢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娟錢塘之蘇翠京口邢瓊香越之楊花纓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其所汚屢見之於白簡云

冰蛆飛駝

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郭祐之云冰蛆今杭州路達魯花赤紫遼木嘗爲使臣至其處親見之又賓尚書書館於雲南亦有毛骨翻得數條來亦嘗見之其大如指）又有飛駱駝又有馬高一丈餘人皆行於馬腹下往來無礙

虹見井中

丁未歲先君爲柯山倅廳後屏星堂前有井夏月雨後虹見於井中五色俱備如一匹綵輕明絢爛經一時乃消後亦無他

道學

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余時年甚少聞其說如此頗有嘻其甚矣之歎其後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憒憒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

望之知爲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爲過甚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之哉

秦九韶

秦九韶字道古秦鳳間人年十八在鄉里爲義兵首豪宕不羈嘗隨其父守郡父方宴客忽有彈丸出父後衆賓駭愕莫知其由頃加物色乃九韶與一妓狎時亦抵筵此彈之所以來也既出東南多交豪富性極機巧星象音律算術以至營造等事無不精究遊嘗從李梅亭學駢儷詩詞遊戲毬馬弓劍莫不能知性喜奢好大嗜進謀身或以歷學薦於朝得對有奏稾及所述數學大略與吳履齋交尤稔吳有地在湖州西門外地名曾上正當苕水所經入城面勢浩蕩乃以術攫取之遂建堂其上極其宏敞堂中一間橫亘七丈求海槎之奇材爲前楣位置皆自出心匠凡屋脊兩翬搏風皆以塼爲之

堂成七間後爲列屋以處秀姬管絃製樂度曲皆極精妙用度無算將持鉢於諸大閫會其所養兄之子與其所生親子妾通事泄即幽其妾絕其飲食而死又使一隸偕此子以行授以毒藥及一劍曰導之無人之境先使仰藥不可則令自裁又不可則擠之於水中其隸僞許而送之所生兄之寓鄂渚者歸告事畢已而寖聞其實隸懼而逃秦并購之於是盡其所蓄自行且求其子及隸將甘心焉語人曰我且賣十萬錢如揭權秋壑所以處我既至適蠲蚕毒洪恕齋勳爲憲起而賀曰比傳令嗣不得其死今君茍求之是傳者妄也可不賀乎秦不爲口久之賈爲宛轉得瓊州行未至恕齋者之不如期取奴卒戮之至郡數月罷歸所攜甚富己未渡秦喜色洋洋然既未有省者則又曰生語皆爲人攫了也時吳履齋在鄞亟往投之吳時將入相使之先行曰當思所處秦復追隨之吳旋得謫賈當國徐擯秦事賈之梅州在梅治政不輟竟殂於梅其始請梅權家之日大堂前大榻中斬人謂不祥秦亡役其義子復歸吳其弟共處焉余嘗聞楊守齋云往守霅川日秦方居家暑夕

與其姬好合於月下適有僕汲水庭下意謂其窺己也翌日遂加以盜名解之郡中且自至白郡欲黥之楊公頗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從杖罪斷遣秦大不平然匿怨相交如故楊知其怨己每聞其亡而往弔焉直至替滿而往別之遂延入曲室堅欲苛留楊力辭之遂薦湯一盃皆如墨色楊恐甚不飲而歸蓋秦向在廣中多蓄毒藥如所不喜者必遭其毒手其殘可知也（陳聖觀云）

吳生坐亡

故都向有吳生者專以偏僻之術爲業江湖推爲巨擘居朝天門開大茶肆無賴少年競登其門其後賈師憲在揚州補以勇爵遂有制屬之稱兵火後忽謝絕妻子薙髮爲僧居吳門東靈寺衆寮素與遊者邀之飲酒食肉皆不拒也嘗於寺廊僦小房爲出入憩息之地一日忽置酒治具盡招平日狎遊諸友大會歡笑竟日酒將闌據坐胡牀命筆作偈跏趺端坐衆皆大笑而呼之則果逝矣豈所謂顛覺者耶

銀瓶娘子廟

太學忠文廟相傳爲岳武穆王并祠所謂銀瓶娘子者

其繇文與天竺一同　如門裏心所卦私試得之必中甚私試榜卦於中門內試也　如飛鴻落羽毛解試得之者必中以鴻中鵠則羽毛落

上庠齋牌

上庠齋牌亦有關係當宜中爲成均時立三槐市於學前市字似弔字即時學生三人皆不得其死存心齋立斗魁牌當時十三人過省無而徐黼死以斗字止爲十二也篤信齋立德聚牌時本齋一十四人赴省試僅二人蓋德字雖有十四字而聚字乃取二人之讖也

入燕士人

丙子歲春三學歸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與路學教授　太學生一十四人　文學二人　武學二人

趙希棣（衢州嚴教）　林立義（福州秀教）

趙孟鏐（福州處教）　徐武子（溫州溫教）

潘夢桂（明州明教）　黃元輝（福州福教）

吳時森（上虞慶教）　陳實之（福州泉教）

趙又貢（福州處教）　沈唐光（漳州漳教）

許又延（許州□建寧教）　林桂發（杭州衢教）

張觀光（婺州婺教）　黃子歆（杭州□宣教改南劍教）

金　炎（杭州□松江教）　虞廷桂（長興湖教）

陳自立（福州□福清教）　高　選（福州杭教）

賣闕沈官人

昔有賣闕沈官人者本吳興之族專以賣闕爲生循百餘指或遇到部干堂之人欲得便家見闕者或指定何路或干辟闕辦部胥寧闕簿者亦不過按圖索驥將方員多闕少動是三五或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門外

之盤當調彼必先與諸儈説遂物爲質或立文約然後言其處爲見闕某處缺而政難在官界數豪緣上政某人已於何時事故有見親弟若親故見在某處某邸可問而知或某人見行還理月日補填歲月不俟終更已嘗於考功或他所屬投放文書見是吏人某承行可問而知或某人闕近於此月某日已行了委否詳探親戚鄉人可證者乃各相引指蹤跡訪問其的然後能射闕闕已則以所許酬之天下諸州縣大小員闕無一不在其目中如指諸掌亦各有小秩然時時揭帖實爲負

闕之指南雖有貴不得也他人欲効之皆不能逮蓋人之心計各有所長如此

愛水

楞嚴經云因諸愛染發起妄恩情積不能休生愛水是故衆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婬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又曰婬習交接發於相磨

避諱去姓

葉亦愚之爲右丞相也李衎泉班通書題銜云門生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班蓋徑去自己之姓以避其名其苟賤不足道如此衎泉在前朝爲省元爲從官爲翰府參謀所守如此宋安得不亡

賣獅子

近有賣獅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宮中以爲不類所畫者疑非眞其人貢之使遂牽至虎牢之側虎見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以此知爲眞獅子焉唐閻立本畫文殊所騎者及世俗所裝戲者爲何物豈所貢者乃獅子之常而佛所騎

者爲獅子之異品邪又云師子極多力十餘人挽之始能動（伯機坐中聞杜郎中云）

倭人居處

倭人所居悉以其國所產新羅松爲之即今之羅木也色白而香仰塵地板皆是也復塗以香入其室則芬馥異常倭婦人體絕臭乃以香膏之每聚浴於水下體無所避止以草繫其勢以爲禮晉船至四明與娼婦合凡終夕始能竟事至其暢悅則大呼如獼猴或噬其器則以木梃抑其壓乃止然下體雖暑月亦罩數重其衣大袖而短不用帶食則共置一器環坐同食以竹作折折取之鞋則無跟如羅漢所著者或用木或以細蒲爲之所衣皆布有極細者得中國綾絹則珍之其地乃絕無香尤以爲貴其聚扇用倭紙爲之以雕木爲骨作金銀花草爲飾或作不肖之畫於其上

馬趙致怨

馬華父光祖知高沙日戍軍叛華父撫諭不從遂蒙身後圃亂荷中獲免其家人散走藏匿華父之妻則匿於都吏之家遂爲所污趙信國自維揚提兵至郡討叛令

王克仁入城撫諭遂誅首謀者百餘人趙以[illegible]吏者罪以麻裹之以油用大竿舉於通衢而燔之[illegible]竹標以趙爲彰其家醜遂構大怨其後華父開江閫遂辟王容之子某爲京水令俾與趙通將甘心焉趙公知之遂首以外艱去一制事之且爲宛轉料理改秩馬知其故遂劾去之其後建清溪諸賢祠凡仕於江淮者皆在祀列獨信國之父忠肅公方不得預焉

南丹婚嫁

周子功云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於每歲七月聚於

州主之廳鋪大毯於地女衣青花大袖用青綃蓋頭手執小青蓋男子椎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餘而左右隊長各以男女一人推仆於毯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謂之聽氣合者即爲正偶或不合則別擇一人配之蓋必如是而後成婚否則論以姦罪也

相憐草

又云彼之山中產相憐草媚藥也或有所屬意以草少許擲之草心著其身不脫彼必將從而不捨當得試驗驗後爲徐有功取去

石洞雷火

費察院伯恭云重慶受圍之際城外一山極峻絕有洞洞口僅容一人而其間可受數百人於是衆競趨之復以土石窒其穴時方初夏一日忽大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飛走不定其間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當震死者遂取諸人之巾以竹各懸之洞外忽視雷神於內取一巾而去衆遂擁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即有神物挾之而去至百餘步外仆於田中其人如癡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復往洞中問之但見山崩壞洞中之人皆被壓死無一人得免獨者惟此失巾人獲存耳

按摩女子

馬八二國進貢二人皆女子黑如崑崙其陰中如火或有元氣不足者與之一接則有大益於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勞藥餌或有心腹之疾則以藥少許塗兩掌心則昏如醉凡一晝夜始醒皆異聞也或謂此數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死

老張防禦沈莊

杭醫老張防禦向爲謝太后殿醫自革命後猶出入楊

駙馬家言語好異人目爲張風子然其人尚義介特不御流俗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閣奉理宗及太后神御位牌奉之惟謹以終其身焉可謂不忘本者矣楊府九位有掠屋錢人沈莊者居長生老人橋每至楊和王忌辰必設位書恩主楊和王供事惟謹人問其故則云某家在世皆衣食其家今其位雖廢替然不敢忘此亦小人知義者今世號爲士大夫者隨時上下自以爲巧而得計視此真可愧矣

蔡陳市舶

永嘉有蔡起莘嘗爲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嘗令本處部集舟楫以爲防招之用其處有蔡會二者頗黠健蔡遂以爲部轄既而本州點撥所部船有違闕即欲置張於極刑蔡力爲祈藕事從減明年張宣使部舟欲入廣又以張不能應辦欲從軍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廣以贖罪未幾崖山之敗張盡有舟中所遺而歸覲驟至貴顯蔡既歸溫遂遭北軍所擄家遂破焉因挈家欲入杭謁親故道由張家浜偶憶張會二部轄者居此今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處止有張相公耳

因同酒家往謁之張見蔡即下拜稱爲恩府延之入中堂命兒女妻妾羅拜白曰我非此官人無今日矣遂爲造宅置田造酒營運遂成富人張郎今宣慰也名道同時繼蔡爲市舶者姓陳名璧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蓮徒也因事至官陳遂從折方手足褻之於沙岸從醫治復全華世役隸張萬下爲頭目因部擘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風不行遂泊舟山下因取薪水登岸望數里外有聚屋扣之土人則云前上海陳市舶家也方生意疑爲向所見殺者即攜酒往訪之陳出迎已忘其爲人扣所從來方以阻風告陳遂留酒酒半酬方笑曰市舶還記某否某即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陳方愕然遜謝三鼓後方哨百人秉炬挾刃而來陳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爲報恩一爲復怨皆得之於天

鐵蛆

鮮于伯機云向聞其乃翁云北方有古寺寺中有大鐵鍋可作數百人食一夕忽有聲如牛吼曉而視之已破矣於鐵竅中有蟲色皆紅凡數百枚亦有蠕動者鐵中生蟲亦前所未聞也

捕狸法

捕狸之法必用烟熏其穴卻於別處闕穴張置捕如拾芥然狸性至靈每於穴中先寸作臺以處且可避烟夏月則於臺下避暑可謂巧矣而捕者又必窮其臺之所之而後止可謂不仁也

蘭亭兩王俁

山陰之亭其扁乃靖康中冀山王俁書壬辰歲全楚鄉捨天章寺旁庵田三十畝爲蘭亭書院其扁乃廉訪分司王俁書之二百年間同姓同名可謂異矣

洪起畏守京口

洪起畏知京口日乃北軍入境之初嘗大書揭榜四境曰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北騎若來有死不走其後果郡以降或爲人改其末句云不降則走（衢山書云）

張世傑忠死

張世傑之戰海上也嘗與祥興之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爲則老臣必死於戰有沉香一株重千餘兩是時當焚此香乃驗或香烟及御舟可即遣援兵或不然宜速爲之所無墮其計中也及崖山之敗張儼然立船首焚香

拜天曰臣死罪無以報國不能砌迎輔主惟天鑒之尚有將佐三十餘人亦立其後如此者凡一晝夜從者亦皆立不少動既而北軍擁至舊師亦皆以小舟逃去風起浪湧舟遂沉溺者甚衆其部曲有張霸都統者遂收其遺骸焚舟回至永嘉海洋中與之招魂作佛事時周文英者一舟正泊對港遙見旗船遣人覘之則知爲將軍也遂艤舟往見之甚懽因謂張曰二王既死吾將無主若放浪海中與盜賊何異意欲與之投拜也張素知其人中險設詞應之次日張欲置酒招周將乘間圖之適有人往報於周周亟殺一馬拂旴亟遣以半體送之曰昨見相公回馬適蹶足今已烹之敢屈相公一飯張不虞其機已露乃曰今日本欲相招乃爲君所先當即往就邀以歸也至則周殺張於坐中因撫其部曲張軍頭目競獻子女玉帛周盡却之令各自收拾同往廣中梁相公處投拜止留張世傑所愛二內人皆絕色也二人嘗持家事盡知世傑所有資玩及供軍金帛數既約日進發則凡張軍諸舟各差守把不許一人登岸凡數十船金寶悉捲而有之既約日進復以世傑帥印使

以爲根脚授廣州宣慰使及其還汀南也異時陳二王宮膳貴璫幕士競往投之附其舟以歸周皆爲料理舟檝及舟發至海中乃盡殺之掩有數家之財爲時毛文豹爲士人處梁相公之館備知其事故告贅焉

許夫人

周文英之父名彥榮守節死於昆陵昔在閩廣時有許夫人者聚兵立山寨甚盛周每至其寨往來許悅之因嫁焉遂闢諸山寨最後至一寨遇伏箭俯水坎周躍馬過之許馬弱墮坎遂爲所烹周遂據其所有云（李葉伯云）

孕婦雙胎

安吉縣村落間有孕婦日饁其夫於田間每取道自叢祠之側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爲業日見其往因扣之情寖洽一日婦過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餛飩可來共食婦人就之同入廟中一僻靜處笑曰汝腹甚大必雙生子也婦曰汝何從知之曰可伸舌出看可驗男女婦即吐舌爲其人以物鉤之遂不可作聲遂剖其腹果有孿子因分其屍烹以祀神且以孿子炙作腊焉鳴黃頭穀之神至晚婦家尋覓不見偶有村翁云其每日與卜

者有往來之跡疑其爲姦遂入廟捕之悉得其屍并獲其人解之縣中蓋左道者以雙子胎爲靈丹乃所不及也（壬辰之冬）

屠節避諱

省吏屠節嘗出知道州太守省劄其本房書吏以避賈相之名遂書作某人知春陵州事賈見之大怒批出云二名不偏諱歸文不諱皆見於禮經今屠節乃敢擅改州名可見大無忌憚使不覺察豈不相陷決欲黜之後以諸省吏羅拜懇告遂從編置節存博之□也

閩人送炭

牟獻之巘存齋之子舊爲浙東憲嘗有誚人送炭一聯云翻手可覆手曲身成直身

趙孟議臺評

趙孟議因誘買王壽妾楚□□遂爲會調子所論一聯云喬妾之歸承嗣恐著主衣周頭之事□□殆非人類

金鉤相士

文時學晉爲祕書郎日有金鉤相士詣省會日擠於鬆吏輩入省中遍閱諸館職繼而扣之云左偏坐二人一

月皆嘗補外（番斯世隊）王木生一少年最不佳官雖極尊然當受極刑扣其何以知之云頂有拳髮此受刑之相也凡人若具此相無得免者蓋文宋瑞時爲正字居末坐也未幾番王果出而宋瑞之事乃驗於兩紀之後可謂神矣又嘗見宋瑞自云平生凡十餘次夢巾見稱懷滿前後無數此何祥也然則異時之事豈偶然哉（本心翁癸巳六月）

月

十干紀節

或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巳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嶠上巳詞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証也

文山書爲北人所重

平江趙昇卿之姪總管號中山者云近有親朋過河間府因憩道傍燒餅主人延入其家內有小低閣壁帖四詩乃文宋瑞筆也漫云此字寫得也好以兩貫鈔換兩幅與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傳家寶也雖一錠鈔一幅亦不可博咱們祖上亦是宋氏流落在此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箇官人豈可輕易把與人邪文丞相前

年過此與我寫的眞是寶物也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謂公論在野人也（癸巳九月）

至元甲午節氣之巧三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壬子立春　二月初二日癸未驚蟄

三月初三日癸丑清明　四月初四日甲申立夏

五月初五日甲寅芒種　六月初六日乙酉小暑

七月初七日乙卯立秋　八月初八日乙酉白露

九月初九日丙辰寒露（係亥正初刻至初八日至有四刻日之遲）

十月初十日丙戌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

嘗考百年以來理宗寶祐四年丙辰

正月一日立春　二月二日驚蟄

三月三日清明　四月四日立夏

五月五日芒種　六月六日小暑

七月七日立秋　八月八日白露

九月九日寒露　十月十日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餘未見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香爐峯桐扣山

越上有香爐峯唐德宗時有告於朝者言此山有天子氣於是遣使鑿其山理宗高祖周元壽王向祇投於河南死焉其子楚王遂挾父母遺骨以歸越葬於香爐峯下於是前說驗焉又杭之仁和縣有桐扣山宣和中蔡京嘗葬其父於此乎及京敗或謂此爲駱駝飲海勢遂行下本路遣匠者鑿破之有金雞自石中飛出竟渡浙江其地至今有斷鑿之徑知地理者謂猶出帶血天子而後福王實生其地（桐扣山云）

失諱碎帶

丙寅冬嗣榮王拜福王之命貢御醫將上命部押儀物過越及至邸第則遺忘誥命及新鑄之印人皆以爲不祥賈師憲以庚申自江上凱旋歸朝遂拜少師賜玉帶及入朝之日馬蹶而墜碎其帶焉人人皆知爲不祥

吳氏鳥卵

吳子明居杭之橫塘晚年閑步水濱忽見泥中一物蠕動疑爲蛇類細視之乃一鳥卵大可如拳心異之遂取歸寘之聖堂淨水盂中旋即張大忽發大聲穿屋而出

或以爲龍卵云然吳竟以此驚悸成疾而殂

魯港風禍

或謂賈平章魯港之師嘗與北軍議定歲幣講解約於來日各退師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風大作北軍之退西者旗幟皆東指南軍都督孫虎臣意以爲北軍順風進師遂倉忙告急於賈賈以爲北軍失信而相紿遂鳴鑼退師及知其誤則軍潰已不可止矣是南軍既退之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蓋以此也嗚呼天乎

慈憲生吉兆

慈憲全夫人之生也其父全翁大節忽門外有大蛇蟠繞一大樹問翔而視之則其蛇有兩小角方以爲異將入呼兒姪輩逐之則報以得女而蛇不復見矣福王妻榮慈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雨有龍入其室而夫人生焉

德祐二子名

福王長子小字祐孫（庚子生即不育）次日黃氏所生小字德郎紹陵也蓋取董立人二字後乃應德祐之讖異哉

紹陵初誕

紹陵之在孕也以其母賤遂服墜胎之藥既而生子手足皆軟弱至七歲始能言黃氏德清人乃李夫人從嫁名定喜後封隆國育聖夫人

寧宗不慧

或謂寧宗不慧而訥於言每北使入見或陰以宦者代答

衛吏徐信

衛之常山有道院三月三日上真誕辰道侶雲集吏縣徐信主此會有一道人幽得如意癸三寄留徐家約以四月八日合會復至乃取且贈以詩云一方眼目其推尊禍福無門知有門夜半或傳人一語明朝推背哭皇恩徐大刻之石及期道人不至未幾鶯峒作變護其畀於徐夜半省劄下竟伏極刑（時大臣以爲讖辨宰親言之）

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大軍征日本船軍已至竹島與其太宰府甚邇方欲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風暴作諸船皆擊撞而碎四千餘舟所存二百而已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凡棄糧五十萬石衣甲器械稱是是夕之風木大數圍者皆拔或中折蓋天意也（李順父爲令史目擊而言）

束手無措

束元嘉知婺發（泰州）萊甫甚厲有大書于衙門曰束手無措

蜘蛛珠

蒙古歹之在福建省時有村落小民家一婦人以績麻爲業每夜漚麻於大水盆中忽一日視之盆中水涸矣視之初無滲漏凡數夕皆然怪其異至夜伺之夜過半果有一物來徑入盆中飲水其身通明如月光照滿室婦細視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如五斗栲栳其婦遂急以大雞籠罩之剖其腹內得一珠如彈丸大照明一室是夕地分軍士皆見其家有火光燭天疑爲有火翌日遂往抑其婦人以爲無有事人之燕者以言誘之終不能隱遂出示之其卒脅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千戶知其事復殺卒以取之轉轉數手亦殺數人最後歸之蒙古遂以所得福王玉枕併進之遂得江浙省平章囘內府一珠向以數千錠得之於海賈方之此珠不及其半蓋絕代之寶也

佛蓮家貲

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之壻也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癸巳歲殂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貲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省中有榜許人告首隱寄債負等

聖鐵

有所謂聖鐵者凡人佩之刀兵皆不能入嘗以羊試之良驗又謂此鐵佩之刀兵所至則鐵隨應之終不可入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破肉入之身中或遇刀兵則此鐵隨以應之更不可入未知孰是闊裹暇子有之

華岳阿房基

王國用僉省云五岳惟華岳極峻直上四十五里遇無路處皆挽鐵絙以上有西岳廟在山頂望黃河一衣帶水耳所謂龍湫者僅方丈龍在則水深黑龍不在則清見底山有郭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歲矣曾事陳希夷又常隨呂公遊於世又云阿房宮基址尚存前殿從廣各數里可容萬人其大可知

釘官石

又云釘官石在長安城中色青黑其堅如鐵凡新進士求仕者以大釘釘之如釘徑入則逕得其官否則鉏鋙不能入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釘皆滿

張氏銀害

府主奉位酒庫屋其左則蒙古平章之居一日蒙古展地丈餘主奉者不獲已與之彼方發舊垣再築於其得烏銀數十大笏皆掩有之蓋張氏之宿藏也

豬禍

至元癸巳十二月內村落間忽譌傳官司不許養豬於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價極廉不知何祈也

張松

世俗命強記者曰張松按蜀紀劉璋紀注楊脩以所撰兵書示張松飲宴間一看便暗誦之即此也

桃符獲罪

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永嘉人甲午歲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為人告之官遂罷去

龍蚌

老學菴筆記言壽春縣瀨上有一蚌其中有龍蟠之迹

以為絕異余嘗於楊氏勤有堂見其亦類此疑即壽春之物既而睦邸有六家有客人持一蚌殼求售其中儼然一蛇身鱗鱗若貫珠乃知天壤之間每有奇事

透光鏡

透光鏡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輩傳記僅有沈存中筆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鮮于伯機一枚後見霍清夫家二枚最後見胡存齋者尤奇凡對日影之背上之花盡在影中纖悉畢具可謂神矣麻知幾嘗賦此詩得名余嘗以他鏡視之亦有見半身者或不分明難得全體見者太平廣記第二百三十卷內載有侯生授王度神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入影內纖悉無失然則古亦罕見也

菖蒲子

菖蒲花候結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飲同子硏碎漬在大石上則自然生苗極細可愛然止是虎鬚耳昌化有此苗（章叢山云）

死馬殺人

凡騾馬之自斃者食之皆能殺人不特生丁瘡而已豈

特食之凡剝驢馬亦不可近其氣熏人亦能致病不可不謹也今所賣鹿脯多用死馬肉為之不可不知

瓜哇銅器

徐子方嘗得瓜哇國一銅器類箕徑約四寸從約三寸其中有梁如斗梁上坐國主國后二像一人侍側極其醜惡如優人之類其側有兩人首殊不知為何所用也

黑漆船

趙梅石孟議性侈靡而深嶮其家有沈香連三暖閣窗戶皆鏤花其下替板亦鏤花者下用抽替打篆香於內香霧芬郁終日不絕前後皆施錦簾他物稱之後閣歸之福邸云後為都大坑冶又造黑漆大坐船船中艙板皆用香楠鏤花其下焚沉腦如前閣子之製呂師夔覘見之遂執孟議為黑漆船後餓死於燕京云（存齋）

周彌陀入冥

湖州賣羅坊有周彌陀者其人手中有彌陀印故得名為人善良且孝忽以病殂以心腹未寒未敢殮越二日復甦曰此番得生皆賴尚書之力因言至一官府因徒甚眾仰觀據案者即陳本齋尚書也（存字體仁）

見謂曰汝吾賓戶也何緣至此檢大簿曰此人極孝且所追同姓名可令發回歟然而甦好事者雖能言未之信也未幾廉訪分司薛帖木兒自嘉興至霅因押左右曰前宋有馬裕齋陳本齋否眾曰然因言在嘉興時一書吏暴死一夕方甦因言入冥有二冥官以傳參惡謀而逼同吏詣之曰此善惡判官也惡判官乃馬裕齋善判官乃陳本齋耳乃與周彌陀之事正相合亦可怪也（裕齋名光祖）

馬相罷相

饒州樂平縣中有某人者元執役於馬相府後以病死

人實見中坐者乃馬相公也具人身首叩頭以求救旣而以恨是放還方出馬即呼語之曰汝同人間可與吾兒言我屋已漏損一角宜亟修之可講兒子讀書將來有用處覺遂往馬府告之然所居之鋪初無損漏之事也明年山中發洪水馬相之墓適當其衝遂爲大水漂其棺隨流而去莫知所之至四十里之外爲枯槎攔定適漁子見之訝其棺華大疑非常人者即舉渡船中殺之以歸旣而馬府物色得之給賞取回改葬焉此事除無逸在婺源爲山長時見張伯大家言之甚詳伯大

丞相之妹婿也

伯宣被盜

劉伯宣爲宣慰司同知去官日泊北關外俞樞密家之別室一夕爲偷兒盜去銀匙筯兩副及毛衫布衲青其三件大日幾無可著之衣其家即欲經官捕盜而伯宣不許因自於門首語其隣曰此輩但知爲盜而不知吾乃窮官人也所有之物不過如此萬一見獲遂壞此生銀匙筯入其手亦不願得但衣服頗覺相妨仍見還可也李相聽此意人皆笑其迂越再宿忽得一簏於屋後空地視之毛衫布衣皆在焉劉公一言信及穿窬非一日之積也（白廷玉云）

李性學

李性學之爲吾教也有詩云天下今無讀書者世間惟有作詩人其後得罪於巨室故遭完顏御史之怒杖幾及身僩子靜援之而免於是怒之者有牆壁之丈醜詆有云挂臘鼠於書齋之內謂群蠅營營飛赴於錦被之間有如龜縮哭帶糠粃米粥蝦無嚼淡菜嚼猶兒尚賢玩於房中乳了任珠懸於衣上又云膨病知心脉之已

死自縊有頸痕之尚存先是性學嘗以儷語數范葯莊之惡有云面帶墨香口尚乳臭等語此其報也

夏駕山

吾鄉妙喜寺之杼山謂夏后杼嘗巡歷於此故名其西曰夏駕山又有所謂夏王村者皆是也今乃訛夏王爲下黃夏駕爲下衣且名其上曰上衣以成僞焉

渴字無對

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飢之對飽寒之對暖悲之對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對之此雖戲言亦似有理又云向見羅先生言關雎后妃之德註家皆指后爲太姒非也蓋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爲后乃自秦始耳

觀堂二石

徐子方云向到故內觀堂有黑漆厨內龕二石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起石上刻金書南極星群其陰有

北斗七星亦隱起而色白刻曰北斗降瑞及再至杭則觀堂已化爲佛寺此石莫知所在矣

董儀父論易

董儀父遇嘗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王輔嗣去三而存一於道闕焉晦菴知其爲非所以本義啟蒙各以卜筮言之然雖知其爲卜筮之道而不知其所以爲卜筮之道不過復以理言之則亦何異乎輔嗣哉

棺蓋懸鏡

今世有大殮而用鏡懸之棺蓋以照尸者往往謂取光明破暗之義按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然則其來尚矣

北地賞柳

燕趙朔云韃靼地面極寒並無花木草長不過尺至四月方青至八月爲雪虐矣僅有一處開混堂得四時陽氣和暖能種柳一株土人以爲異卉春時競至觀之

光祿寺御醞

達卿嘗爲光祿寺令史掌醞事云秫米之麴皆以溫石爲大瓮（溫石即紫石）甑以白檀香若甕盎之類皆銀爲之極其侈靡前代之所無也車駕每親幸焉所掌必以大頭目外廷丞不足道也

姦僧僞夢

安吉縣朱實夫馬相碧梧之壻也有違生者因朱而登馬相之門近復無聊遂依白雲宗賓僧錄者無以媚之乃創爲一說云嘗聞碧梧與之言云向在相位日紫度宗宣諭云朕嘗夢一聖僧來謁從朕借大內之地爲卓錫之所朕嘗許之是何祥也馬雖知爲不祥而不敢對

今白雲寺所造殿若寺即昔之寢殿也則知事皆前定於是其徒遂以此說載之於寺碑以神其事嗚呼使當時果有此夢方賈平章當國安得獨語馬公使馬公果聞此語安得不使子婿親友知之且獨語門吏耶可見小人之無忌憚如此余恐後人不知而輕信故不得不爲之辯（金一之蕭壁云）

沉香聖像

杭西湖延祥觀四聖小像并從人共二十身皆蠟沉香凡數百兩即韋太后北巡狩歸日所雕皆飾之以大珠及楊髡掘觀爲寺盡取之爲笠珠及香餅可數也（杜秋泉云）

西湖好處

江西有窶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齋攜之而來一日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

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似著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屋宇充滿此天生地設好處也此語雖龐俗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勢爲可喜也

石庭苔梅

宜興縣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餘里皆古梅苔蘚蒼翠宛如虬龍皆數百年物也有小梅僅半尺許叢生苔間然著花極晚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亦猶人之氣血衰旺老少之異也此說前所未聞梅間有小溪流水橫貫交午橋下多小石圓淨可愛時有產花鳥及人物者近世以來則有騎而笠者蓋天地之氣亦隨時而賦形尤可異也

陳諤揭油

陳諤字古直號壑水嘗爲越學正滿替往受之康司取解由歸途偶憩山家有長髯野叟方揭桕子作油見客至遂少輟相問勞曰君亦儒者邪持盃茶飲之遂問今將何往陳對以學正滿替欲倒解由別生他缺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揭桕油遂操杵臼不復再交一談陳異而詢於隣人云此傳秀才隱者也惡君言進取事故耳陳心甚愧之因賦詩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逼古人風老來一出爲身計不滿先生一笑中

襄鄂百詠

又云向在鄂渚正値已未透渡之變至辛酉四十一月二十一日解圍嘗作鄂渚百詠以記一時之事多歸功於賈老中間有一首云久戍胡兒已念家將軍何不奏胡笳今朝忽報嚴圍解白雪紛紛亦散花賈見散花之語大怒捕陳甚急陳窘甚求救於趙晦巖晦巖爲解釋乃免

打聚

闤闠瓦市專有不逞之徒以掀打衣食戶爲事縱告官治之其禍益甚互奴輩苦之切視其所溺何妓於是口金以償其直然後許以嫁之月俾少俟課錢足日娶去然所逋故爾悠悠使延引歲月而不肯予陰墮其計中反爲外護雖欲少是故智不可得矣其名曰打聚

家之巽三賢詩

家志行嘗和三賢堂詩云孤峰落魄一詩人白傳何曾敢直臣被似眉山敢同傳並祠浙水恐誣神人非倫擬終非偶論貴平和不貴新爭似獨尊元祐學高堂正坊更乘舳又誰稱三老作三山（方回嘗以香山眉山孤山爲三山也）夫子聖居季孟間駱廢侍人多殘色髮頭處士若爲攀辭章小找應閒事飾義千年真大閑何似眉山專一整九京貴聖囊歎飯籮然志行尊拔翁是也貶二賢無乃過乎何不反觀自己爲德政碑以蝸楊晃受俏賂以作寺記囊方之詞可笑由徑之歎不悟奈何

四聖水燈

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金一之所居在積慶山巔每夕觀之無少差凡看二十餘年矣

大辟登科

南康劉以仁嘗手殺其叔里族買靜不經有司後竟登寶祐癸丑第及官長沙令江古心嘗云榜名考校中諸行百戶何所不有雖盜賊大辟亦可登科改秩云

黃王不辨

浙之東言語黃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樂郎近屬也所居嘗獨燬於火於是鄉人呼爲王火燒同府有黃璣者亦越人嘗爲評事忽遭臺評云其積惡以遣天譴至於獨焚其家鄉人有黃火燒之號蓋誤以王爲黃耳鄉報既行而評事之隣有李應畿者爲維揚幕一見大驚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歸制使李應山憐之饋以官楮二萬及歸則家無恙乃知爲誤耳蓋黃無辜而受王之禍而李無望而得二萬之獲殊可笑

押韻語錄

劉後村嘗爲吳恕齋作文集序云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

資福新碑

家之巽志行爲資福寺作觀音殿碑所得幾何乃大恩賈相以示爲孫不知其寺常住膳僧田一萬三千畝乃賈相所捨也其碑具銜云前朝奉大夫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殊不知此二兼職非卿監不可也識者欲慰批究莊俗眼以爲榮耳碑成打造難送當路其後官司打勘沒官田土則賈相所捨寺中

爲三千畝正在數中省官呼釋究問之云賈似道既捨許多田與寺中不知寺中呼之爲何稱曰大檀越也曰寺中亦感激他否曰大衆仰食於此田安得不感激曰既是如此何乃刻碑毀罵邪究無以應之以此知公論在人心無間於南北也

宮行古禮

吳中一宮家子粗識字而娭然其性僻專喜行古禮聞大堂以祀夫子凡朔望二丁必大集里中士人以行禮其俎豆衣冠之具及祭饌牲酒莫不精緻每一行禮必

有重費不靳也然其人初無識解不過所存如此亦可笑也

龍異神火

乙未歲五月宜興近湖之地忽有二龍交鬬俱墜於湖其長無際頃刻大風驟水高丈餘而至即有火塊大如十間屋者十餘自天而墜二龍隨即而升蓋天恐其爲禍龍神火逐之使少緩須臾則百里之內皆爲巨壑矣余向者舟經德清之桃園其稻田皆焦黑凡數十畝蓋艤舟而問其里人云昨午有大龍自天而墜下隨即爲地火所燒而飛去蓋龍之所畏者火耳

不葬父妨子

或謂停父母之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每每或縮小近見魏達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異也（姚子敬云）

多景紅羅纏頭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爲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酌酣于湖賦詞命妓合唱甚懽遂以紅羅百匹犒之

韓平原姓王

王宣子嘗爲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出之女儈之家韓平原之父同鄉與之同朝無子聞王氏有孕婢在外遂明告而納之未幾得男即平原也

烏銀江珧

承平時貴家以烏銀爲江珧殼外具細紋而色似真珧每宴集則以此貯珧柱以供客可謂富貴之極也（胡存齋云）

金紫銀青

廣西諸洞產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麥片則名麩皮金金色深紫比之等常金色復加二等此金之絕品也銀之品有紋如羅甲者有松紋者有中縷而郭高者皆爲精銀其絕品則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爲絕品也（景數堂云）

烏賊得名

世謂烏賊爲烏鰂何爲獨得賊名蓋其腹中之墨可寫僞契券宛然如新過半年則淡然如無字故狡者專以此爲騙詐之謀故諡曰賊云

天雨米豆

至元丙申三月十八日永嘉天雨黑米粒小而炊飯可食（陳本齋云）泉州雨紅豆亦可爲飯其色如丹砂前未見也（徐容齋云）乙未歲江西歉甚時天亦雨米貧者得濟富家所雨則雪也此又異甚（胡存齋云）

朱宣慰詩

日觀僧子溫善作墨蒲萄時書詩文句於上或有可喜者皆在朱宣慰家作畫竟遂寫一詩在上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老欣然曰

朱清果是賣鹽柴出身和尚說得我著遂償鹽資五錠酬之

杏仁有毒

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須煮令極熟中心無白爲度方可食用生則能殺人凡煮杏仁汁若飲犬貓立死

章宗效徽宗

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書劄悉效宣和字畫尤爲逼真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爲盛

茯苓盡松

凡所砍大松根下枯而紅潤者其下必有茯苓蓋得茯苓所養故耳人能服餌豈無奇功

虎引彪渡水

諺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獷惡能食虎子也余聞獵人云凡虎將三子渡水慮先往則子爲彪所食則必先負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次至則復挈彪以還還則又挈一子往彼最後始挈彪以去蓋極意關防惟恐食其子故也

擣紙

凡擣紙必用黃蜀葵梗葉新擣方可以擣無則占粘不可以揭如無黃葵則用楊桃藤槿葉野蒲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

冬至前造酒

凡造酒冬至前最佳勝於臘中蓋氣未動故也今造醬麥者亦必於冬至前則可以久留矣此說極有理（李靜仙云）

壬日扦種

芒種後壬日入梅壬日所種花草雖至難活者亦皆活甲日亦可

白蠟

江浙之地舊無白蠟十餘年間有道人自淮間帶白蠟蟲子來求售狀如小芡實價以升計其法以盆桎樹（桎字未詳）樹葉類茱萸葉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樹每以芒種前以黃草布作小囊貯蟲子十餘枚遍挂之樹間至五月則每一子中出蟲數百細若蟣蝨遺白糞於枝梗間此即白蠟則不復見矣至八月中始剝而取之用沸湯煎之即成蠟矣（其狀如蕈黃蠟同）又遺子於樹枝間初甚

細至來春則漸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間細葉冬青樹亦可用其利甚博與育蠶之利相上下白蠟之價比黃蠟常高數倍也

斯集二卷凡二百條與後集一卷凡七十餘條皆稗海所未刻者字句之間雖多本夲杌阢之嫌向守東坡妄改古人文字之戒故闕疑耳其辨論后妃焉婦確然可據以翼經傳如吳兢徐鉉採附虎邱志貞娘墓之後亦足資少年塲劇等也虞山毛晉識

癸辛雜識續集下終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上

汴梁雜事　蟛蜞侵稻
包宏齋桃符　南風損藕
燈檠去蟲　魚苗
同里虎　陶裴雙縊
因庸堂　德壽買市
天狗墜　丁酉異星
彗見改元　和劑藥局
爲天民賞雪　彭晉叟

唐堯封　林喬
李夢庚　陳曦如尊者
史浩傳贊　唐震貢宸
男不授女狀　沈次卿
陳預知　牧羊子
何生五行　戴生星術
括蒼勘墓　陰陽忌業
聚指葬　郭昌
王壺伏法　埋藏會
東遷道人　扇門受祭
陳公振立子　襲津石難
營邑大事　陳仲酒錦喉
范呂不合　施武子被劾
二蠹清貧　鄭宰小鬼
鶴浸紫　陳宜中父
劉朔齋再娶　朔齋小姬
戚均洛堂　潛說友
王積翁　王厚齋形拘

安劉　俞浙
黃國　方回
衡岳借兵　北客詩
須溪月詩　菊子
回回無閏月　亂叢一字
兩王醫師　髯閣
胡服闕色　天市垣
石行　世修降表
社公珠　賈知章倚史勢
尼站　升退玉圭
椒蘭殷赤草　燕用
蔦　大儒詩筆
蒙古江西政　火蝸
倪氏害黨　燕子城銅印
祖傑　楊髡發陵
二僧入冥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上終

癸辛雜識別集上

宋　弁陽　周密　輯

汴梁雜事

羅壽可丙申再游汴梁書所見梗槩汴學曰文學武廟即昔時太學武學舊址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蓮池尚有璧水遺意太學與首善閣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勑書先聖之右爲孟左爲顏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名臣所爲贊獨先聖太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古碑數種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真進士題名其字類漢篆而不可識司天臺太歲殿徽宗草書九曜之殿舊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潤權而晉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爲人所指指痕甚深樓閣最高而見存者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宮閣即舊日上清儲祥宮移至岧嶤半空登雲樓俗呼爲八大王樓又稱譚（一作譚）樓蓋初爲燕王元儼所居後爲巨璫譚稹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製作高雅閣熙春閣朝元宮有十餘座徽宗每賞熙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繞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也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下有青石礎二刻畫龍鳳團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溫俶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霧環繞內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醮時微扇立於中林靈素王文則居兩傍也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神宗又展拓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有太祖講武池周美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吹臺徽宗龍德宮舊基尚在開封府衙後有蠟梅一株以爲奇遂創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後故寒稍殺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南門外有五岳觀太乙宮岳帝殿極雄壯華麗宮趾跨小樓殿極天下之巧俗呼爲騣障閣汴有大殿九間（一作閣）者五相國太乙景德五岳蓋雕像極華侈塑像皆大金時所作窮妙徽宗定鼎碑瘦金書舊皇城內民家因築墻掘地取土忽見碑石穹甚其上雙龍龜趺昂首甚精工即瘦金碑也四方聞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專其利蔡京題額政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嘗遷亦只在土中或水中耳如資聖閣登雲樓觀歷歲久今其地低陷甚多曾記佛書言山河大地凡爲城邑宮闕樓觀塔廟亦是衆業深重所致光教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爲上方寺琉璃塔十三層鐵普賢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皆是漆胎莊嚴金碧彩極精好普賢洞記石碑甚雅金皇統四年四月一日奉議大夫行臺吏部郎中飛騎尉施宜生撰并書所謂方人者也後爲金相字步墀東坡寺入門先經藏殿殿極工巧四隅不動其中運轉經卷無倫次皆唐人書也極精妙大廟街近城有古觀音寺北齊施主姓名碑佛殿閣寶皇后命孫德元畫西方淨土極奇古精妙僅存半壁僧崇化大師爲之潤菩亦有法相國寺佛殿後璧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翁草書竹邇石色皆如元玉資相寺俗呼爲大佛寺有五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奚水石龍鐫刻甚精皆故宮物也

蟛蜞餛飩

軒渠錄載有人以糟蟹餽子同薦酒者或笑曰則是家中沒物事然此二味作一處怎生喫衆以爲笑近傳翁浦富家楊氏嘗宴客作蟛蜞餛飩真可作對也

包宏齋桃符

包宏齋恢致仕後歸作圃於南城還題桃符云日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年八十七薨

南風損藕

近聞亭皐壽戶云每歲夏月南風少則好藕蓋荷葉遇雨所著處皆成黑點藏荷葉則須密室見風則蛙損不堪用矣

燈檠去蟲

桃樹生小蟲滿枝黑如蟻俗名竻蟲雖用桐油灑之亦不盡去其法乃用多年竹燈檠掛壁間者掛之樹間則紛紛然墜下此物理有不可曉者載理禹付之老圃云

魚苗

江州等處水濱產魚苗地主至於夏皆取之出售以此爲利販子轄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爲之內糊以漆紙貯魚種於中細若針芒戢戢莫知其數著水不多但陸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換數度則有小籃制度如前加其上以盛養魚之具又有口圓底尖如罩籬之狀覆之以布納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碗又擇其稍大而黑鱗者則去之不去則傷其衆故去之終日奔馳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

同舟以一人時加動搖蓋水不定則魚洋洋然無異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亦可謂勤矣王家用大布兜於廣水中以竹掛其四角布之四邊出水面尺餘盡縱苗魚於布兜中其魚苗時見風波微動則爲陣順水旋轉而游戲焉養之一月半月不覺漸大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糠飼之後並不育子

同里虎

近歲平江虎邱有虎十餘據之同里葉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專爲食息之地凡人獸之骨交藉於地蛇骨亦有之間虎之飢則兼果實皆啖不特獸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飽則展轉於中傍居之人熟覘之凡食男子必自執起婦人必自乳起獨不食婦人之陰或有遇之者當作執與之敵而旋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

陶裴雙縊

丙申歲九月九日紀家橋河北茶肆陶氏女與裴叔誼第六子合著衣裳投雙縲於梁間且先設二神位乃題自己及此婦姓名炷香然燭酒果羹飯儼然未及寸前

遲矣嘗記淳熙間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溺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正其事也至載之周平園日記何前後盛衰之事皆生於陶氏門中邪近至元二十七年大水湖州府儀鳳橋下有新生死小兒棄於水中者兩手四臂四足而相向抱持腹臍相連一男一女丐者取以示人而乞錢疑皆此輩所幻也怪哉

因庸堂

謝府有因庸堂穆陵御書二字蓋出崧高之詩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云謝乃周之南國也此詩美宣王能

建國褒賞申伯於此取義固佳然於兩句中各取一字亦太穿鑿矣

德壽買市

隆興間德壽宮與六宮並於中瓦相對令修內司染坊設著位觀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燈買市簾前堆垛見錢數萬貫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貫者犒之二貫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如李婆婆魚羹南瓦張家圓子之類

天狗墜

丙申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是夜三鼓有大聲如發大砲震動可畏雞犬皆鳴次日金一山自山中來云山中之聲光可畏野雉皆鳴或云天狗墜故也

丁酉異星

丁酉正月初二日乙丑夜二鼓天井巷張家金銀鋪遺漏是夕天中有如雲氣赤色其大如箕而微長或謂其大星余目昏視之不見疑此雲氣爲火氣所爍而然凝然不動殊爲可異不知何物也

彗星改元

是歲二月忽有傳夜後西北角有星光芒成尾者余不之信數夕起觀皆無所見一夕於西邊見大星光芒正在胃昴間然考之則太白耳猶疑小人妄傳繼而有自吳來者云船中見之甚的頗景定彗星而尾短僅數尺耳余終未之信也及三月十七日詔書到杭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變天象儆予始信前者爲信然也

和劑藥局

和劑惠民藥局當時製藥有官監造有官監門又有官藥藥成分之內外凡七十局出售則又各有監官皆以

選人經任者爲之謂之京局官皆爲異時朝士之儲委局之太府寺其藥價比之時直損三之一每歲糜戶部緡錢數十萬朝廷舉以備之祖宗初制可謂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爲諸吏藥生盜竊至以樟腦易片腦台附易川附囊橐爲姦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劑成則又皆爲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謂惠民者元未嘗分毫及民也獨暑藥臘藥分賜大臣及邊帥者雖隸御藥其實劑局爲之稍精緻若至寶丹紫雪膏之類固非人間所可辦也若夫和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經幾名醫之手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精矣然其間差訛者亦自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其間藥味寒熱訛雜殊不可曉嘗見一名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門中山芋丸當時不知緣何誤寫在此方之後因循不曾改正余因其說而考之信然凡此之類必多有之信乎讀註本草非細故也

葛天民賞雪

葛天民字無懷後爲僧名義銛字樸翁其後返初服居西湖上一時所交皆勝士有二侍姬一日如夢一日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皁衣者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太尉也招之至總宜園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覺腹餒甚亦不設杯酒直至晚一揖而散天民大恚步歸以爲無故爲閹人所辱至家則見健卒羅列儀僮數十紅布囊亦數十凡楮幣薪米酒殽甚至香茶適用之物無所不具蓋此璫故令先怒而後喜戲之耳

彭晉叟

彭晉臾福州候官人亦有學文亦奇雋裘京庠每試多居首選胡穎爲浙西憲政尙猛厲物情不安彭因倣作臺章以刺之有尼僧爲之表裏使以漿示之目得之臺中行且止矣胡懼就致禱約以獲免當以數萬爲謝已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古心書歷述所聞以謝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政放堂試賦題出王言如綸彭爲首冠破云王妙心樞言關化機於未布以先謹如有繹之至微揭肆之際彭已寘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黥隸貴州久之宛轉自如得至都江適當詔歲入貢闢爲編欄退都吏一子於場中日授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之未有以報乃爲之謀曰經幹潘公提舉鄉人也盍往謁之彭以呈面爲難又命之作劄晉當爲通潘見其劄歎獎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革面無素爲之重歎曰吾當思一策以處既數日乃曰得其說矣使具戎服介之謁帥府時姚橘洲希得領桂管因從容爲地且介修一便箋爲賀彭退思數日未能措詞乃往見潘求教潘爲之思有頃欣謝曰吾已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爲吾蓋嗟借荊州之階以軍禮見使帥威之且爲點定約日遣之以前橘洲庭見之彭趨進八拜如儀乃以賀上橘洲覩之喜甚詳詢始末留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類之以觀其能否未幾書成橘洲益喜使諸子師之資身之計漸裕旋得勇爵納妾有家繼得兩子橘洲入爲文昌兼夕拜使與俱行撮髮之章多出其手復出入無間輒登市樓恣肆無忌爲人指目聞於當路於是遂治塡配押回元隸所橘洲亦以此去國彭後與黎峒通爲具舟楫遊室以行莫知所之

唐堯封

唐仲友之父侍御堯封孝廟時以禮部侍郎大司成除侍御有直聲嘗論錢尙書禮左遷小龍場及去國同朝送之錢學爲空孝宗知之嘆曰遂爲唐氏百年口實初入言路錢迎問第一人答以方恩之歸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正爲公來也

林喬

林喬泉州人頗有記問初游京庠淳祐丙午宗學時芹齋與太學綠身齋爭妓魏華喬挾府學諸僕爲助遂成大鬨押往信州聽讀因與時貴游從賡唱放浪狎邪題詩於茶肆云斗州無頓閒身處時向梅花走一遭士論薄之旋登徐元杰之門後元杰死徐徑取李鶴峯皆以應用之往來旣而元杰家爲伐柯一村妾家爲接脚婿其幼子寓城中有地占爲菜圃與趙溫州崇櫰鄰守省有月績其門如市數年得自便賓祐癸丑貢福州待補作申如名納卷趨出言行樞機動天地遂中魁選欲參學爲人所攻而止久之上書特補保義郎領錢糧萬往謀北事時景定初也罷又赴有官省試得薦登第臨被論駁罷營復得官戎議之類遷寓信州朱浚爲守不往見且語試之示惡据撤其罪押回本貫與蕭船交借地作屋王茂悅爲船使蕭入官人者爲船事發林受其白金入百錠許爲言之旣而王罷去蕭併攻之且奪其所借地乃往從元杰之子直諒以情滙和具吏屋且任和羅旣而直諒得齋帥林臨以行後以詞訴爲徐帥擢齋明叔所治押往五年擢鋒軍寨拘鎖而殂時咸淳末年也或言後改名爲天同字景鄭云

李夢庚

李夢庚者襄陽人善文不偶歸而治生其子能文而不肖數盜用父財父欲殺之宗黨勸止使其子拜且謝或告以父已質劍子甚恐拜方起而劍欲及亟走避閉門劍入門者幾寸其子後魁浙漕爲襄帥以書抵浙漕說友曰今歲浙魁乃夢庚之子也其論尾之語曾見之否其語曰豈有棄聲而不用其子者哉聞者莫不大噱云

陳僑如尊者

王耀軒梢舉到省道經建陽謁夢巷竹扇夢至王者居有五百人列坐而虛其四耀軒未至有呼者日官人位在此王旣坐舉首見席端乃一僧王頁氣怒甚左右曰此陳僑如尊者遂寤及廷唱大魁乃吳潛也

史浩傳贊

兀朮石嶠修四朝國史（高孝光寧）其贊史浩略云其在太子家號爲智囊又其當國多引天下知名之士朱熹其首也然其意以爲知名之士皆天所與蔽而不揚則是違天而不問其道之行與否也因此忤穆陵意得謗去國蓋專爲宸魏公地耳後改俾別爲贊云獨用兵一事與時賢異豈非欲先報本而後機會歟

唐震黃震

唐震黃震撫州信州俱是二千之石皆爲九百之頭唐嘗爲禍州倅以本廳廉貴取辦於吏欲覓州郡具巾省部罷本職守倅皆謂言曹嚴置當出朝廷不從之且爲於寘名量撥爲助遂止唐後知饒州北兵之來官軍與群盜交亂唐以北兵輒出禦之遂死於難黃後特使節幸存於鄞云

男不授女狀

林埔之共甫初兼越之民曹嘗直議舍同幕東叅呂廷

年後伸在焉有婦人來投縣吏無在者林欲前受之吕自後止之曰男女授受不親林塽然而止每稱以誨子孫云

沈次卿

沈次卿者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節齋之門趙尹京使提督十三酒庫課以增羨而人不怨咨常言比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勸其法使拍戶於本府入錢給由諸諸庫打酒仍使自擇所向遇比較則举諸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駸最之尤者加之賞罰誠今不煩激厲自倍蓰不易之良法也

陳預知

陳預知者有術廉叔方作邑時扣以事陳合於心無事時入靜坐半一二日先見問節齋如其說而後召之陳使隨意寫詩文一兩句而緘之然後疏已所推爲驗節齋所書陽春布德澤以王庚日請陳爲對陳出視之不差因語節齋曰君官職皆已前定但遇事只可做五分節齋每用其說以自警也

牧羊子

撫州卜者牧羊子識趣文雅於未遇時及仕再筮皆不許其得祿果連丁艱既而曰今可仕矣且不在外遂由掌故以致兩地又嘗語醫者李屋父曰君當飯於省中鄉人傳以爲笑後文莊貴嘗招之於縣留與其飯於省閣間舉舊語一笑

何生五行

平陽縣八丈村有何生者雖爲傭而能談五行當詔歲改封城中有士人以女命來扣云有孕方可免災問弄璋弄瓦邪答云也弄璋也弄瓦不知爲何等語而去

後果舉生二子一男一女也

戴生星術

番禺戴生以術游臨安時陳聖觀爲常博戴許以必爲言路未幾安遷所主宇鄭應先語及戴術云渠謂常博必當言路且與吾鄉家郭閶爲代只候其他徐師見既而張志立自小坡出爲右史守永嘉而陳文龍冠衆論浙西憲洪畏去職時秦長檢伯大求去甚力郭與陳堅即皆序升代之爲小坡而聖觀與徐卿孫並命爲察官代郭云

括蒼趙墓

趙節齋之父國公祖墓在括蒼青田乃趙本一鄉人所定約三年復來已而見者皆言其中有水當議改厝啟之未畢而前人至見之曰水自有之無害也既啓穴水綵色以盞勺飲極甘捷之數四一金魚躍出擊殺之又捷之有二魚復擊其尾縱之曰當出三天子今只作一半遂復掩之後乃生景獻太子

陰陽忌樂

王伐云陰陽家無避忌樂二字而已宗惟樂其純陽純陰忌惟忌其生旺庫墓此水法也謂如子午向午水甲水皆可向即純陽艮震山庚辛水流即純陰

懸棺葬

孔虞得云朱晦庵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墜可謂好奇

郭鬮

郭閶號方泉廣州人少詞頗場屋其父與廖瑩中之父有交好兩家之子同筆研得第後試邑平江事呂文德歡以事件之而亦以受知特代授以書與其子師夔師夔時在從班孟命之薦於時相也郭遂里二年漫以書達之師夔旋外補繼而如京于堂間廖在館閣之使人道意郭不爲汲汲而廖挽之不置未幾除省門充辛未省闈考官旋入言路廖有所屬往往不能曲意徇之遂不樂之又虛名實用一疏爲陳宜中劉黻所不平達於賈相大責分解夙有上氣之疾嘔血而死

王翥伏法

王翥縣丞福州長溪人嘉定初宦遊京湖時方經虜患殺人至多積骸如山數層之下復加捜索擊以鐵椎乃去有未絕者夜見炳燭呵殿而來以爲虜也懼甚屏息寂之旋聞按籍呼名死者輒起應之應已復仆次至其人亦起應之則又聞有言云此人未當此死乃舉籍唱曰二十年後當於辰州伏法既得免投僧舍爲行者適郡倅君山家坤翁來游寺中喜其淳厚而文曰肯從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愛之家有女適史權齋李溫之子使從之以往武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隨王猛憶前事具白辭行史曰吾爲郡守豈不能庇汝乃勉從之至郡踰年史幼女戲後圃爲蛇繞王因擊蛇併女斃焉史怒竟致之法距前神言恰二十年

埋藏會

桐州桐山新安雲處皆有埋藏會或以爲異廉權守處德不以爲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翌日發視無有焉或以見異恐未必然余按周禮以貍沉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然則尚矣

東遷道人

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東遷有道人結茅岸傍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鑄觀音銅像積久乃成相好端嚴

晨夕奉事聞師至歎曰一死無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免盍汝前生曾殺人今來者正宿寃也明日有三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請死無所逃也至期所見無異其人詫曰人皆逃匿獨爾敢耳執之至蓍衆其擲花具以夢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能爲性命計其人感悟遂釋之且有所贈曰吾與汝解冤結竟以獲免

屠門受祭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門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爲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衣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爲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陳公振立子

止安陳公振字震亨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昌世者爲人端愨俱加敬愛因延之家塾常從容與言命繼之事且氏之訪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爲對則曰得知子者乃徙昌世皇恐不敢當又久之問如初昌世謝夫敢輕有所避乃曰如此則無出於子矣昌世固辭不敢強之再三乃勉承命後因語及妻嘗夢謁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顧視則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其蔭入仕嘗倅三衢攝郡於公帑纖毫無所取穆陵聞之擢爲郎淳祐間也

梅津食籬

尹梅津煥無子與蛉羅石二姓名一悲人爲之語曰梅津一生辛勤只辦得食籬一擔

鬱邑大壽

明堂所用鬱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吏云實未嘗用用之大壽能殺人蓋文具久矣

陳仲潛健啖

永嘉平陽陳仲潛健啖過人仕至邑宰偶臨安會北使至亦健啖求爲敵者使與館伴陳聞而自衒因薦充選食已復索乃各以半豚進使者辭不能客陳獨大嚼由是得湘陰廣衛便還不爲生計每饌必肉數斤未幾所畜一空其妻告以飢愁中吐出一蟲如小龜金色遂殂

范呂不合

范文正始與呂文靖不合而去文靖晚以西事復召用之文正遺呂書以郭李爲喻共濟國事觀古廉藺寇賈眞無愧矣而忠宣乃謂無之呂太史所輯文鑑特載此書而文正集中無之蓋忠宣所刪也父子之間可謂兩盡近世倪祖常刻齊齋集內有昆命元龜說專爲史彌遠而以集遺宅之此猶出於不審也陳石齋力修與虞叔方爭軍賞於都堂省拂袖徑出以此去國終焉而其子阜謨乃以行實爲之飾書叙此一節指爲中風且有以微罪行之語阜讀以呈其從兄應辰應桃之子也以爲不然飾書恐其不用也徑取而刻之以出此豈待不審而已哉蓋鮮惡敵忍不在後嗣然自當觀其事之輕重理之是非不可一槩論也

施武子被劾

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紹興張榜乾道間爲左司諫宿晚爲淮東倉官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邀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稚字漢孺（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板以賜其歸因據此事坐以臟私其女適章農卿冝朋云

二章清貧

章文莊參政與其兄宗卿遡世家五馬而清貧自若少依鄉校沈丞相該之家學相連章日過其門沈氏少年與客坐於廳事時方嚴冬二章衣不掩脛沈哂之曰此人會著及時衣客微之曰二章才學鄉曲所推不可忽也章亦微聞之既而兄弟聯登第駸駸通顯沈氏之屋適有出售者宗卿首買之以居焉宗卿滑稽善謔與同舍衆話某棟謂之曰鳥覆翼之翼之宗卿字也竟若不聞他語自若良久忽語衆曰須臾衆人會話正治饑間惡臭罔知所自時舍弟達之亦在焉久乃覺其自達之也退而謂之曰吾弟吾弟衆皆在此詎語吾弟郄在此放屁衆爲一笑

鄭宰小鬼

何小山既貴里居有鄭宰初上來見一觀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謝之後以佃家來訴鄭寃之擾有狀至邑宰判云作高田壟多著水鴨踏苗頭自理會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鬼

劉漫塘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以微疾不樂出或言其面黥點不欲應詔起者再力辭以免嘗大書其印歷以示終身不起云怪矣面容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疏而用則病不甚初服輒啓榮望豈特二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喪故俛以自勉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穢之厚飯蔬食何用八珍之飾隱几覺來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

之飲或和漁父欸乃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優游歲月逍遙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非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從子致富亟去毋亂吾樂遇籃輿而來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有要於路者藉得錢送酒家固不若高臥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又嘗發明靖節意云士大夫既作縣棄官而歸卒自託於陶元亮其說以不見督郵爲高以解印綬不顧五斗米爲廉愚以爲此士大夫有血氣者之常元亮非爲血氣所使者其胸中必有見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爲論道體其說蓋本於元亮元亮謂賓彼不舍安此自富惜其寄情於酒而爲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惟其用功深見道明知世道之難而時事蓋不可爲故欲翻然而歸其發於督郵之來特不欲爲役去云耳世莫以爲誠然眞癡人之前難說夢也

陳宜中父

陳宜中之先爲吏每以利物爲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

缶中一歲爲一事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嘗負官錢在圖局其孫往貸於葛宣義葛居外沙資果鉅夜宿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夙興未頮徑至街從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顧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以實對又問所需幾何曰百千如數付之陳既出語葛謝葛曰汝有以此子見與否陳曰幾賤下吏勢分遼絕非所敢聞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許之既而陳遊上庠上書攻丁大全南遷數年賈相牢籠量之倫題陳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設水

修飾新室以往爲長女就守爲戶富是夕竟夜至遂席其所夫夫女亦就寢以往至是新婿乃以幼女歸之陳幸以女昌出守七閩遷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忽識一梓櫃其家物審是某也因詰陳陳乃召吏扣所從來云海盜所遺也蓋發兵圍其寨盡俘諸校鞫於理悉得其情正嚮寇也事已彫合以次伏誅無漏網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猶隱不言其姑爲言委曲執手相哭乃盡其二難焉

劉朔齋再娶

龔鶴山之女初嫁安子文家既寡議再適人鄰人以其兼二氏之撰爭欲得之而卒歸於朔齋以故不得者嫉之朔齋以是多嘖言嘅喪偶於建寧王茂悅擣自臺歸嘗繼而朔齋亦以戶語歸王幹之近郡既而皆有伉儷之憾語相泣也王告別歸舟得疾竟至不起王劉所愛也劉歸吳中未幾亦逝二人皆蜀之雋人議者無不惜之時戊辰己巳之間也（齊按朔齋名震孫）

朔齋小姬

嘉熙丁酉朔齋守湖趙母壺爲鼎倅既得湖守爲朔齋交代劉頗不樂令劉得吏督之辟是時其父端友適自蜀來正所由也不容不就劉欲卜居於湖嶽郡教場地爲基乃别相地以遷之得廣化寺後空地復得宅於蘇不復求斯場廢蔡達夫節守劉日劉安定書院用其地爲之云朔齋在吳日有小妓善舞撲蝴蝶者朔齋喜而納之矣鄭鬪父霖來守蘇蓋舊妓也因燕集扣其人知在劉處亟命捷之隸輩承風徑入堂奥竟取以去劉大不能堪未幾竟死劉復取之以歸時淳祐己酉也（齊按母壺名 希墾宋宗室）

成均浴堂

賈似道之爲相也學舍職悉幟不知之留宜中長成均也直舍浴堂久圮遂一新之或書其壁云碌碌盆盎中忽見古罍洗留未之見也一日見賈詩次忽云碌碌盆盎中罍洗不知所答深用自疑久之入浴堂見之乃悟云

潛說友

潛說友稱雲人甲辰得第咸淳庚午尹京凡四年後用諫捕賈公私赫事去岳之同傳者吳元貢踰年起家守吳閫北師至計無所出適時宰欲以金銀往犒城軍會舒已下不得進寄吳門郡庫潛因移爲犒花用猜衣同往北師既退自以全城爲功未幾朝廷知其事遂罷去文天祥實代之後從二王入閩二王入廣留守閩中更反覆隨之向背未乃復爲北守所共事王積翁因衆單攴來不得王以言激之日酒意也遂罹剖腹之禍王復作文以祭之潛與趙裕菴同邑初甚相好後遂不相能潛既南向裕菴之子變與其子交惡至聚衆角鬪變以女妻陵都因拉裕菴入閩以其當帥後也遂至三衢

兩雞鬭後得兩劉同知云

王積翁

王積翁留補參政伯大之姪也嘗宰富陽有聲後覲北留建甚久遂自請宣諭日本遂命爲奉使以兵送之至溫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船王盡拘用之使行又於途中雜之有韓浄王照與之寺於般山（部侍鄰山）以好語宣職誘之且付以空頭敕旨文帖且作大茶飯享之任亦領略亦作酒以報衆使啟範仔察兵盡裝之靡有孑遺王寘宦於柁樓下任此之曰李從何在猶作笑曰在此出則

叩頭乞命任顧其從覆而擒之於水席卷所有寶物貨財而去取所乘舟斷其首尾使若倭舟然後有水手四人逃回永嘉北朝爲之立廟賜謚焉

王厚齋形判

王厚齋應麟爲右史兩制時劉黻在言路嘗論之云識局於形忠奪於勢惟務諛說以躐爵位遂使文體日就委靡偏陛華要津津立坳矣命下之日啣郁人識吾皇而用人如鑑衡故爲而常一通嬉嬪御之人云云

安劉

安劉字景周一字子陽四明人嘉熙丁亥太學解試魁戊戌周榜初任柳州教授及瓜僱行使人以身代往既而其人卒於官郡以實言久之乃往歸投員於維揚爲作委曲使言者拈出而加以譏罰於是死灰復然自是淺加朝武出守拓者未得入能丞祗省得宜春以出旋又劾去未幾郡亦不守矣安素與同郡孫願實孫無恙時嘗視其族子中以不合違之命更一子婿出于乃復謀歸安忠之未有以絕其家其人仕至信州李曾農寺有通存四千緡正在秋贓安以爲奇貨竊承吏使迫之自投於井而死時弁漈爲卿張汝諸爲丞以此並免未幾弁張皆死

俞浙

俞浙字季淵上虞縣人舊多游郭學以長上自居與同舍不相能至或毆擊爲衆所攻誓於禮殿而去使弟鄰救職員多故舊遇之如東壓衆怒而鬨碎其座俞遂棄官去素出王丞相爚之門王爲禱府相治其爲首者太常丞爲之代久之不敢上俞改吉教乃得往俞善治財數吏爲所迫死後入爲言官所疏多至數十人不久去

幽常爲章全部端子館客

黄岡

黄華父其先建寧人父居吳興早游京學本習詞賦兼春秋宋時事所抄邸狀甚整其造請不避寒暑以故多聞收畢往事歷歷如指諸掌於時日無所差悞甲辰攻史嵩之以預扣閽與時宰謝方叔許從既以掃與登庚戌第旋得京教繼入史館爲校勘遷太博中遭貴言指其他無所長但能多收朝報耳晚得南康未上而勘召主宗正名籍造朝未及闕而臺評及之數月分疏華父熟於典故又好談命知人甲子或於廣座與正班次往往呼吏從已所見引卻趣列一日遇六院序學官之上責吏使正之然後止爲六院者蹋踏而退以故多不樂者

方回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人也其父南遊死於廣中回庶孽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魏明己週爲守愛而異遇之怨與倡家有訟遂俱至於庭魏見之甚駭而方力求自直魏爲主張而敬則衰矣後以別頭登第爲池陽提領茶鹽所幹官居與大家並其家貴富婦主人回以博進其家且道其長呂師夔亦往焉旋以言去喜作詩以放肆爲高有云菊花與我作生日螃蟹與吾入醉鄉又與伯機爲壽云諸公未許予爲政萬事無如解絕倫糟薑三盞酒柏燭一甌茶又自壽詩云把酒從來不可期書降（離騷協降字作洪）今日少人知有輕薄子聯之云但看緯德安民榜郎是虛翁德政碑又竹杖云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人留其

虛谷專以騙脅爲事鄉曲無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齒嗟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樓而不敢歸老而益貪淫凡遇妓則跳之略無羞恥之心有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方酷愛之而二婢實不樂也既而方携金陵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恣開壯侯之門勝雪者竟爲豪客挾去方歸惆悵而已遂作一詩云點點鶯鶯鬪採菜竟一宵飛去爲誰歡早知狠慝心腸別肯作佳人面目看忍著衣裳妾舊主便塗脂粉事新官丈夫能舉登科甲可得妖嬈辭不寒一牝貌嫌將兩雄趁新背舊片時中陡忘前主能爲鍼作事他人更不忠玉碗空亡無易馬繹桃猶在未曾風何須苦問沙吒利白是紅顏薄老翁自刻之梓揭之通衢無不笑者既而復得一小婢曰半細尚意奉之每出至親友間必以荷葉包飲食肴核於袖中歸而遺之一日過客於途正揖間荷包墜地視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方略不爲恥每夕與小婢好合不避左右一夕痛合床脚搖撼行聲達於隔落壁土遂隣居有北客病臥壁下遂爲土所壓次日訴於官方爲追逮到官朋友間遂爲勸和始免未幾此婢竊求歸母家李拳不忍捨以善價取之以歸時年登古希之歲適季秋之與之同庚其子成丈與乃翁爲慶且徵友朋之詩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貧休比范丹（方客有句云今生窮似范丹）於是方大怒曩年而毀已遂擬六臣之語以此比今上爲朱溫必欲告官殺之諸友皆爲謝過不從仇遂求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訪之徐扣曰聞仇仁近得罪於虛谷何耶方曰此子無禮遂比今上爲朱溫館當告官殺之侯曰仇亦止言六臣未嘗云比上於朱溫也今比上爲朱溫者

執事也告之官則執事反得大罪矣方色變候遂窘其詩之元本手稿之乃已先是周爲庭官時嘗賦梅花百詠以諛賈相遂得朝除及賈之貶方時爲安吉倅恐禍及己遂反鋒上十可斬之疏以掩其跡時賈已死矣識者薄其爲人有士人嘗和其韻有云百詩已被梅花笑十斬空餘諫草存所謂十可斬者蓋指賈之倖詐貪淫禍驕吝專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嚴州未幾北軍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及北軍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爲必踐初言死矣偏尋訪之不獲乃迎降於三十里外韃帽氈裘騎馬而還有自得之色郡人無不唾之遂得總管之命盡括富室金銀數十萬兩皆入私囊有老吏見其無恥不才極惡之及宋祀復見其跪迎於北妓之前口稱小人食猴妓殘孟餘炙遂疏爲方回十一可斬之說極可笑大略云在嚴日虐斂投拜之銀數十萬兩專資無藝之用及其後則竊於人各有定價市井小人求詩序者酬以五錢必欲得幾入懷然後漫爲數語市井之人見其語草草不樂遂以序還索錢幾至揮拳此貪也寓杭之三橋旅舍與婢宣淫撼落壁土爲鄰

人訟於官淫也一人譽之則自視天下爲無人大言無當以前輩自居驕也一人毀之則呼號憤怒略無涵養褊也在嚴日事皆獨斷以招賂不謀之同寅專也有鄉人以死亡告急者數日略不之顧吝也凡與人言率多妄誕詐也間有乞骸似著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來則外爲迎拒之說而遽出投拜是徼倖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職今乃動輒非罵以亡宋稱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年已七旬不歸田野乃棄其妻子留連杭邸買少艾之妾歌酒自娛至於拜張朱二宣慰以求保解日出市中買果殺以悅其婢每見猥妓必跪以進諂略不知人間羞恥事此非老謬者乎使似道有知將大笑於地下矣其說甚詳始書大略如此

衡嶽借兵

衡嶽廟之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最靈驗朝廷每有軍旅之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用盤上食開北門然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堯也嘗爲湘南運判死於官丁卯戊辰之間南北之兵未釋朝廷降旨以借陰兵神許啓門三寸臬使遂全門大啓

之兵出既多叢以捷告而廟旁數里民居皆罹風災屋屋近千家最後有聲若雷霆者民喜曰神歸矣果遂帖息後使拔行民有累者乃厚給之

北客詩

北客有詠前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又詠汴京青城云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大金之亡亦擧其諸王於青城而殺之（白敏甫）

須溪月詩

劉會孟嘗作月詩六言云寬窄舜桂一瓢如今是第幾輪赤壁黃樓都在古今多少愁人爲人所訐幾殆

菊子

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候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下至明年收燈後以肥膏地至二月即以枯花撒之蓋花中自有細子候其茁至社日乃一一分種

回回無閏月

回回俗每歲無閏月亦無大小盡相承以每月歲首數三百六十日則爲一年乙酉歲以正月十二日爲歲首

大慶賀（可與此說非也回回之歷歲月但以見新月爲一月之首每歲則以把齋滿日爲慶賀謂之闊齋節如把正月則一並三年皆把正月次年則退把十二月又二年周而復始凡三十六年則一周也皆遞退凡把齋月但見新月則把起次月見新月則開齋此非用古之曆乃夷俗也何足尚哉）

亂𢿢二字

治亂之亂當作亂（從𤔔從乙）郎段切治也治之也煩𢿢之𢿢當作𢿢（從𤔔從攴）音同前煩也並見說文乙部攴部

兩王醫師

王醫師有二王繼先高廟朝國醫後以德壽宮進藥罔效安置福州王涇亦繼先同時相先後應奉後以德壽疾進涼藥大漸杖脊黥海上後得歸所謂御彤王承宣者是也

屏閹

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爲屏閹以其多屏而善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目存中爲屏閹謂形則屏其所爲則閹也

胡服間色

紫褐黑綠諸品間色本皆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支鶴夫人行狀）

天市垣

伯機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處之比此說甚新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石行

德祐國將亡之際福王府假山石一峰高二丈忽行出廳事而仆其所乘大舟若牛鳴者三（全子用）

世修降表

李世修蜀人饒堂葉仲之子爲江陰僉判北軍之來因

舒使兩得知軍事後乃自作辭表以辭於世俗稱表之
當乎

杜公珠

近時杜公多為同四所買或言其腦中有珠遇二十以後則在脊必墜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矣此妄傳也縱有之同名焉敢殺人而取珠乎

賀知章倚史勢

近者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獻楊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托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為道觀今欲乞復元寺施行楊見遂從其請真可發笑也

尼站

臨平明因寺尼大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升遐玉圭

國朝典故凡人主升遐玉帶則取之霍山玉圭則取之文宣王向後復送還之不知起於何時

椒蘭殿赤草

洛陽椒蘭殿故基之前傳是宋溫弑昭宗處尋其間生草皆赤色謂其冤血所染而然也

燕用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窗戶刻鏤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即先兆也

驩

尚書寶圖因或問云鯀有汨陳五行之罪共工觸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驩兜以何罪而同罰或解曰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然則驩兜有所薦非才之罪故與之同罰耳師道云葉亦恩常用不知出何書

大仙筆詩

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舉箕者自為之因命題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覓出山中骨欲仙何人拔穎鑷尖圓柚夫堪笑堆成冢豪客曾同搦似椽寫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翦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縱使人為其速亦不可及也（辛卯春）

蒙古江西賦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學則命士人坐講而立聽又出鈔帛酒米命士人群賦劉會孟命題出局南賦韻脚云吉化之自北而南也聞都賦不圖為集至於斯也蒙之死會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來何暮公逝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

火蝎

北方燕薊有所謂火蝎者比之常蝎極小其毒甚酷常有客人數輩夏月小憩磐石忽覺臂間奇痛徹心不可

忍遂急起察之則石面光瑩初無他物僅行數步則遍身腫痛而殂其同行異之意石之下必有異遂起視之見一蝎極小而色黑一人以竹杖擊之竹皆爆裂而執竹之手亦腫潰不旋踵而死近得杜與人持咒驗此害稍息

倪氏窖藏

倪文節為吾鄉一代名流常與秀邸為鄰頗有侵越地界之爭嘗為之語云任壕好不如丘隴好貼地好不如心地好蓋有為而發也或議其有窖藏之術然余未敢以為信既而子孫有分析者萬不平之訟願為前人之辱余始疑而終未敢以為信也後納一辨乃自其孫所來備言其事云一日驟雨堂屋舍漏水塞不通遂呼圬者整之得大甓於舊溜中搬下視之皆黃白也或者於牆壁間凡數處以此興訟數年不已盡為剗木輩所有正不教子孫之貧也悲夫

燕子城銅印

伯機云長安中有耕者得銅器於古墓中形如臥繭口與足出繭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勻細若石光潤如玉呼

為繭瓶大者容數斗小者僅容數合簪花最貴或云三代秦以前物若漢物則荷簡不足觀也又保定府之西有易州即郭藥師起兵處在易水北州東南有故城土人號曰燕子城有人耕於城中得小銅印數十枚一好事者購得趙雲之印一鈕不盈寸篆十字極精好伯機得一印於焦達卿處古文二字莫有識者其最可珍者或一鑑土凡得數枚莫如其所以然也

祖傑

溫州樂清縣僧祖傑自號斗崖楊髡之黨也無義之財極豐遂結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為退居號春雨菴華麗之甚有富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為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為僧於雁蕩本州總管者與之至密托其訪尋美人傑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畜之未幾有孕衆口藉藉遂令如思之長子在家者娶之為妻然亦時往尋盟俞生者不堪鄰人嘲誚遂挈其妻往玉環（地名）以避之傑聞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墳木以尋釁俞訟於官反受杖遂訴之廉司傑又遣人以弓刀寘其家而首其藏軍器俞又受杖遂訴之行省傑復行

鄉押下本縣遂得甘心焉復受杖意將往北求直僕知之遂捍僕數十擒其一家以來二子爲僧者亦不免用刑裁之僻處盡溺之至剝婦人之孕以觀男女於是其家無遺焉屬蕩主首真藏叟者不平越境擒二僧殺之遂發其事於官州縣皆受其賂莫敢誰何有印僧錄者素與僕有隙詳知其事遂挺身出告官司則以不干已却之既而遺印鈔二十錠令寢其事而印遂以賂首於是官始疑焉忽平江錄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據俞如思一家七人經本司陳告事官司益疑以爲其人未嘗死矣然平江與永嘉無相干而錄事司無牒他州之理益疑之及楚人會問於平江則元無此屬此僕所爲欲雅而彰耳姑蘇文趣檢司追捕一行人趣檢乃色目人也夜覈數十人皆帶血訴泣及曉而移文已至爲之悚然即欲出門而僕之黨已至把盞而賂之甫開檢而覩忽有聲如裂帛某檢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無一人鄰里恐累而皆逃去獨有一犬在焉嵩卒擬烹之而犬無驚懼之狀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噑吠不止屋山有草數束試探之則二子在焉皆惡黨也擒捕不待捶楚皆一招

即伏辜始設科招僕凡兩月餘始到官悍然不伏供對蓋其中有僧普通及陳福番者未出官皆已賚重貨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獄凡數月印僧日夕號訴不已方自郡申聚上州獄是日解囚上州之際陳福番出視於是成擒問之即承及引出對則尙悍拒及呼陳詰之僕面色如土噤曰此事我已供了奈何推托於是始伏自書供招極其詳悉若有附而書者其事雖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賂者尙玩視不忍行旁觀不平惟恐其漏網也乃撰爲戲文以廣其事後衆言難掩遂斃之於獄越五日而赦至（夏若水爲路官其弟若木備言其事）

楊髠發陵

乙酉楊髠發陵之事起于天長寺僧福聞號西山者成於剡僧演福寺允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聞欲媚楊髠遂獻其寺繼又發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遂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遂傳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出給文書（詳見前集）將帶河西僧及凶黨沈照磨之徒部領人夫發掘時有宋陵使中官羅銑者猶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

執爲澤率凶徒痛箠脅之以刃令人擁而逐之銑力敵不能猶拒地大哭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刧取寶玉極多獨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啓棺之初有白氣竟天蓋寶氣也（帝王之陵乃天人也豈無神靈守之）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則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視之乃金絲所成也或謂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巨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銑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鄉里皆爲之感泣是夕聞四山皆有哭聲凡旬日不絕至十一月復發掘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高宗之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骸止有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爲澤所得）孝宗陵亦蛻化無餘止有頂骨小片內有玉瓶爐一副及古銅鬲一隻（亦爲澤取）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併骨而蛻化者蓋天人也若光寧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惜未知其名當與唐張承業同傳否（後之作宋史者當覽此以入忠臣之傳）

金錢以萬計爲尸氣所蝕如銅鐵以故諸凶棄而不取往往爲村民所得間有得猫睛金剛石異寶者獨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爲帝后之遺物庋置聖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漸豐其後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遂送之龍洞中聞此翁今爲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時允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死天長聞僧者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髠之勢豪奪鄉人之產後爲鄉夫二十餘輩俱俟道間屠而臠之當時刑法不明以罪不加衆而決之各受杖而已

二僧入冥

乙未歲余避暑省墓杼山間賀積僧云去歲菁山皆明寺僧茂都事者病傷寒死二日復甦言初至大官府冠裳數人擁坐大殿有一僧立廡下竊窺之則徑山高雲峰也欲扣其所以搖手云我爲人所累至此忽押至一僧則其徒也作具鐵床熾火炙之叫號穢臭不可聞主者呼雲峰問其事如何答曰彼受此痛若某有罪必看

矣主者曰當是時是誰押字則無以對繼又押至一僧骨肉皆焚落則資福寺主守觀泉先也方欲問之忽有黃巾武士直趨殿上問某事何爲久不行遣（或云問景僧煤事）上者皆悚然而起立命吏索案案卷盈庭黜檢名字一吏執旁書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於後甫畢此紙即化爲火飛去即有大青石櫃四十二具陳於庭下各標姓名於上頃刻追至二僧乃靈隱簡悅二都事即就押之櫃而又有一人自外迎廡而入各懸姓名見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擁出至門一跌而寤然其所見四十二

人是時皆無恙至次年死者凡十數人固已異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澤號雲夢者以雙足壅指潰爛病亟日夕號呼瞑目輒有所覩其親族兄長在左右視其疾一日忽令其兄設四十九解禮懺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謝過發露亦一事泣謂其兄曰適至陰司見平日作過諸僧皆在各帶青石大枷獨有二枷尚空已各書名於上矣其一則下天竺瑞都事也其時瑞故無恙扣其一枷爲何人則潸然墮淚曰吾恐不可免也是夕澤殂越一日瑞都事亦殂其冥中所見大率與甲午歲茂僧

入冥所覩皆脗合蓋可謂怪天理果報之事未有昭昭如此事者故書之以警世云

癸辛雜識別集上終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下

天籟　陳紹大改名
銀花　褚承亮不就試
鳳凰見　武城隍
鵝上火葉　旱魃
貫虵參　泰山如坐
平分四府　必世後仁
畫扇不入內　權知舉
一颩　咸陽六國

卯酉克損目　守口如瓶
德壽賞月　汴京宮殿
宦者聚藥　空旅實效
周真論張說　假尸還魂
兩世王　聚油
狗蚤頌　物外平章
德祐表詔　景炎詔
雞冠血　葉州圖館
亭名　史嵩之始末
嵩之起復　徐霖
史宅之　鄭清之
衛王惜名器　賈寺
余晦　余玠
王惟忠　李伯玉
僞號　馬光祖
胥吏議義理　沈夏
史嵩之致仕　度宗誕育
鈿屏十事　襄陽始末

樓遠房　置士籍
宋二十一帝　宋十五朝御押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下終

癸辛雜識別集下

天籟

風之吹竅　不同天籟也禽鳥鳴嘶亦天地自然之聲作樂者皆於此取則焉所謂聽風聽水作霓裳近之矣以韶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以我自然之聲感彼自然之應所謂同聲相應者也

陳紹大改名

陳紹天台之仙居人初名紹宋淳祐丙申嘗魁漕闈後游上庠欲改名或有言增損偏旁可也昔先輩本名兵

已乃去其下二筆遂易今名登第及問其語所本則不能知所謂異聞也

銀花

高疎寮一代名人或有議其家庭有未能盡善者其父嘗作蘭亭傳義敘疎寮俊易爲蘭亭攷且輒改翁之文陳直齋嘗指其過焉近得炳如親書與其妾銀花一紙爲之駭然漫書於此云慶元庚申正月余尚在翰苑初五日得成何氏女爲奉侍湯藥又善小唱嘌唱凡唱得壹百餘曲又善雙韻彈得五六十套以初九日來余家時元宵將近點燈會客又連日大雪余因記劉夢得詩銀花垂院榜翠羽撼條鈴王禹玉和賈直孺內翰詩銀花無奈冷瑤草又遲芳蘇味道元宵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群仙錄姚君上昇之日天雨銀花繽紛滿地宋之問雪中應制詩瓊章定少千人和銀樹先舒六出花遂名之曰銀花余喪偶二十七年兒女自幼至長大悉疎遠他照管不到更不再娶亦不蓄妾婢至此始有銀花至今只有一人耳余既老不喜聲色家務盡付之子身旁一文不蓄雖三五文亦就宅庫支全不飲酒精

客致饋之類一切不管銀花專心供應湯藥收拾緘護檢視早晚點心二膳亦多自烹飪妙於調膳縫補紉洗烘焙替換衣服時其寒煖之節夜亦如之余衰老多小小疾嗽或不得睡即徑起在地扇風爐熱湯瓶煎點湯藥以進亦頗識字助余看書檢閱能對書料時余六十七歲矣同往新安供事二年登越亭覽溪山日日陪侍余甚適也既同歸越入新宅大家親族以元宵壽予七十時銀花年限已滿其母在前告某云我且一意奉侍內翰亦不願加身錢舊約逐月與米一斛亦不願時時來請余甚嘉其廉謹且方壯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日夕擔負大公徒此世間最難事其寂靜之美雖士大夫家買女有所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你服事我又三年矣備極勤勞我以面前洗漱等錢約百索兩欲悉與你對以不願得也時其母來余遂約以每年與錢百千以代加年之直亦不肯逐年請也積至今年凡六百千余身旁無分文用取於宅庫常有推托牽掣不應余求自丙寅年欲免令菴莊歸租數六百石是歲積兩年租米未糶見管五六十石庵僧楚賢執法云知府與

恭人商量欲以此數發錢添置解庫一所繼而知府來面說且要數千錢作庫本若要錢用但來支用不知要錢幾何余云用得千緡答云無不可者而宅庫常言缺支用拒而不從又二年遂令莊中糶穀五百石得官會一千八十貫除還八年逐年身錢之外餘二百八十貫還房臥錢係知府曾存有批子支三百千係丙寅春所許令填上項錢余謂服事七十七歲老人凡十一年余亦忝從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計盡是筆耕有之知府未曾置及此也況十一年間看承謹細不曾有病伏枕

姑以千緡爲奩具之資亦未爲過但即未辦候日後糶支給銀花素有盼盼燕子樓之志而勢亦不容留余勉其親亦遲遲至今今因其歸先書此爲照銀花自到宅即不曾與宅庫有分文交涉及妾有支用遇寒暑本房買些衣著及染物余判單子付宅庫正行支破銀花即無分毫干預他日或有忌嫉之輩輒妄有興詞仰即此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鑒其事情察余衷素且憫余切切於垂盡之時豈得已哉嘉定庚午八月丙辰押逆議郎樂天亦有不能忘情之句愛之難割也如此浮圖三

宿桑下者有以夫余年及嫡如之歲至中散花之人空也幸無此項罣礙耳

趙承亮不就試

金人天會中皇子郎君破眞定撫境內進士立試場稽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國寺對策大抵以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詣主文劉侍中云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言耶即拂而出劉爲變色後數日復召茂先問顧附榜乎茂先堅不從是時所攻者七十二人遂自號七十二賢叟元許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遂與石碣碰首而死餘無顯者茂先後年七十餘蓋爲元眞先生劉侍中名宵產遼咸雍中狀元怨宋人渝上之盟故發此問北人元遺山續夷堅志所載其好惡之公如此叛臣賊子亦可知所懼矣

鳳凰見

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凰見鳳從東南來衆鳥翔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底村村民懼爲官司所擾謀逐去之翌午

數十頭擧枱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驚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擧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金色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飛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壘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蓋旁禽鳥糞雨積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塞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擧折得其半以火煆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蝶散飛而去

武城蝗

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來蔽映天日有催租者行田而仆其子尋訪但見蝗衆如堆阜撥視之見其父臥地上爲蝗所埋鬚髮皆被嚙盡衣服碎爲篩網一時頃方甦晉天福中蝗食豬平原一小兒爲蝗所食既盡惟餘空皮裹骨耳

綿上火禁

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雞羽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燃木炭取不烟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於羊馬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賈莊數少年以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月風雹大作有如東箱楊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又云火禁中華冷食致病者

旱魃

金貞祐初洛陽大旱登封西吉成村有旱魃爲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即魃也少年輩入香凭高望之果見火光入農家以大棓擊之火餘散亂有聲如鞭古人謂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未聞有聲也

買地券

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爲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已上六事並見續夷堅志）

泰山如坐

泰山如坐嵩山如臥華山如立（趙龜正云）

平分四時

周歲十二月平分四時余欲以二三月爲春四五六七月爲夏以八九月爲秋十十一十二并來年正月爲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退秋涼九月與八月同冬寒正月與十二月同故也此說但據寒溫而言非謂氣候也亦自有理余則欲以二三四月爲春五六七月爲夏八九十月爲秋十一十二來年正月爲冬如此始得寒溫之正耳

必世後仁

子曰必世而後仁蓋言天下大亂人失其性凶惡不可告詔三十年後此輩老死殆盡後生可教而漸成美俗也（已上北人楊宏道事言補）

畫扇不入內

客語云紫紗彩畫扇（畫花竹者不禁）不得入內今年宰相皆是紫羅彩扇不許攜扇以入客次自有畫扇特不許攜出耳

權知舉

祖宗朝知貢舉者禮部長貳乃云知舉餘官雖在禮部貳之上皆稱權知舉蓋知舉乃禮部職也今不復然

一廐

廄中謂一聚馬爲廐或三百疋五百疋

咸陽六岡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九岡上而作太清宮於九五岡上百官府皆在九四岡上

卯酉克損目

凡人損目者命多是卯酉克蓋卯酉者日月之門戶所爲光明也卯爲子所刑擊酉乃自刑必有此疾

守口如瓶

富鄭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懺大卷不知本出何經

德壽賞月

德壽宮有橋乃中秋賞月之所橋用吳璘所進階石甃之瑩徹如玉以金釘鉸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几御榻至於瓶爐酒器皆用水精爲之水南岸皆宮女童奏清樂水北岸皆教坊樂工吹笛者至二百人（康伯可云）

汴京宮殿

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相類石皆狀空石座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仙衣壯士扶輪一聲水碎歷則仙樂競奏雲霄間石竅間靄靄烟起如霧大門省玉虛館階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皆金鑑炫耀奪目每上元上必先於此館三官殿燒香禁中錦莊前有射𨱔太祖

始受禪卽暫坐於此有茅茨不剪之風房中一夕失火盡焚惟綿莊如故又殿前有輦林初受禪時用茅爲火把棄擲成林後大內焚蕩雖燒盡復然茂云

宦者服藥

凡宦官初閹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時全不用始生日時故常擇吉良日時乃腐

空談實效

周平原云學問須觀其效如祖宗時尚詩賦後來以不如經義然熙豐以來用經義取士何如祖宗時得人又如元符後尚伊川之學輕鄙王氏然元符以後何如熙豐今劉子澄輩至云韓魏公歐陽公及其祖元公之屬皆不過伊川使見之學問功業當不止此不知諸公乃就實行中做也又言聖如孔子必以言與行相配言之故雖孔門高弟尚有聽言觀行之說今諸公却言自有眞知具此知者所行自然無失恐無此理今之學者但是議論中理會太深切不加意於實行只如人學安定先生有何害稍若學伊川胸子才仲彌性之徒豈不誤事張南軒亦爲人誤耳

周莫論張說

周必大子充莫濟子齊坐繳張說樞密之命皆投附張說乃露章薦之兩人皆得郡國周得建寧莫得溫莫意欲往周遷延不進胸子才行書言激賞生患故東漢有士大夫之禍蓋必以溫爲是建爲非汪聖錫報云東漢之患生於激西漢之患生於養方今患在養不患在激也（已上董客語不知何人作也）

假尸還魂

建康有陳道人常與仵作行人往來飲酒甚狎仵作問道人將何爲因曰吾欲得一十七八健壯男子尸一夕忽有劉太尉輩死小童作㐫致之道人作湯浴其尸加自己之衣巾作趺坐於一榻上道人亦結趺其前至明道人尸化而童尸生矣又金大定中宛平縣張孝善男名合得病死復活云是良鄉王建男喜兒蓋是假尸還魂者部擬付王建爲子世宗曰若然則吾恐姦詐小人競生詐僞有亂人倫旣身是合得止合付合得家（前一段王山有云後一段世宗實錄云）

兩世王

有兩世王者眞定人前身爲屯李人方八九歲時一媼至門呼爲己婦媼六十餘矣怪怒問兒言我不識汝我李八也斥呼媼小名無差同至所居指磨盤下得銀釧與之至十四五後始不復記前事其人常在燕京又眞定有匙王曾病入冥有逮者呼之曰王陵匙曰非也逮曰汝前生實王陵也匙不省遂以器盛王璣之令省前身匙被械方省曰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因閉其中身與城等王謂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俾還坑趙卒事匙曰吾初建言分趙屯耳坑出公意起無言以頭觸城哭曰此意又須千萬年匙乃甦言其事

象油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吏欲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狗蚤頌

侯峰和尚狗蚤頌云捉不著時尋不見十二時中遶身轉若還捉得這衆生除是不拄一條線亦有旨意

物外平章

或作散經名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堆黃土皐夔稷高伊周一人一個髑髏大抵四五千年著甚來由發顛假使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過喫得升半米日夜官宦女子守定終久斷送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只是這般模樣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鬼隨姓名標在青史却干俺甚事世事總無緊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語亦可發一笑也

德祐表詔

德祐之亡也奉表等文皆無肯任其責者蜀人劉裒然毅然自詭遂以爲儲會所檢察除太常丞翰林權宜使之秉筆焉其表云正月日宋國主臣謹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皇帝陛下臣昨嘗專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馳詣闕庭敬伸卑悃伏計已徹聖聰臣眇然幼沖遭家多難權臣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阽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避以求苟全實以百萬生靈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鎭寶臣不敢愛謹奉太皇命戒飭自貶損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二廣兩淮四川見存州郡謹悉奉上於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明垂慈念祖母太皇耄及臥病數載臣煢煢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三百餘載宗社遽至墜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貢拜皇帝陛下再生之賜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臣無任懇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旣而丞相吳堅奏云北朝丞相說兩浙福建四川二廣湖南北兩淮見在州軍今已歸附合行下各郡等處取收附狀庶免大軍前去荼毒生靈取聖旨批答云藝祖創業高宗中興亦艱難矣今權臣誤國至

於此極銜恐言之識以小事大勢亦宜然朝廷所以歸附為宗社計為百萬生靈計所有州郡宜各體此取依准狀及須知銜申仍令學士院降詔書敕某處守臣等朕自基丕緒遭時多艱權臣似道誤國背盟至勤大元興師問罪已入京城有詔許存留宗社不害生靈詔奉太皇命戒舉國內屬今報本已拔其餘州郡縱欲拒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其即歸附庶生靈免罹荼毒宗社不至泯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時丙子二月也夏然既隨入北死於燕京雖此行省奉表稱賀求能為表文者有士人陸威中亦閩人欣然承命其中一聯云禹貢之別九州冀為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自負得意時行省在晝寢書省威中候報於省前茶肆中假寐衆閧旣呼之則死已可畏哉

炅炎詔

炅炎末造狼狽海上國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誥亦或有可觀者有云雖烏譟之跡不無交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常及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豈今年不戰來年不征不知為何人筆也

雞冠血

北里志張住住與龐佛奴有私乃兇雄雞冠取丹物託鄙媼以聘陳小鳳然則今世罔巷有為偽者其來久矣

薌州圖館

薌州湖邊之宅有世綵堂在勤堂懽齋習說齋光霽觀相莊花香竹色紅紫庄芳菲遐心太平愛君子門桃存題云喜有寬閑為小隱粗將止足報明時畫將雲影天光裡便作柳邊花下看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二小亭）

亭名

年存齋桂亭曰天香第一趙春谷梅亭曰東風第一賈秋壑梅亭曰第一春

史嵩之始末

淳祐初年喬行簡拜平章李宗勉為左相史嵩之督視荊襄就拜右揆既而二公皆去位嵩之獨運化權癸卯長至雷三學生上書攻之明年徐霖伏闕上書疏其罪是歲仲冬嵩之父彌中卒于家不即奔喪公論沸騰未幾御筆嵩之復起右丞相於是三學士復上書將作監徐

元杰少監史季溫右史韓祥皆有疏言其不可於是范鍾拜左杜範拜右盡逐嵩之之黨金淵濮斗南劉晉之鄭起潛等當時又為詩誚之者曰嵩之乃父病將殂多少撿人書獻諫元晉甘心持溺器（鄭）良臣無恥爲風遣施起潛秉燭封行李（鄭）一薦隨司出帝都（陳）大下好人皆史黨不知趙鼎有誰扶嵩之之從弟宅之衛王之長子也與之素不咸遂入劄聲其惡且云先臣彌遠晚年有愛妾顧氏為嵩之強取以去乞令慶元府押顧氏還本宅以禮遣嫁仍乞置嵩之於晉朱挺之典及丙午冬終喪御筆史嵩之候服闋日除職與宮觀於是臺臣章攻李昂英及學校皆有書疏交攻之御筆始有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許令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人當草制繳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既非贓名又非階位不知合於何官職下許令休致議者乃以克莊欲陰為嵩之之地章李二臺臣因再攻嵩之併克莊劾去之克莊自辨云臘月廿二日夜丞相傳旨草制次日具稿又次日被論竟莫知為何罪也罷制中有云默闇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

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諸霜露既濡懷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則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然竟別命詞焉未幾章琰李昂英與在外丞遊趙汝騰首上封事學校又上書乞留二臣並不報且內批云如學校紛紛不已元降免解旨揮更不施行於是京庠再上書（云）（云）大博李伯玉亦上疏力爭李韶亦言上意終不回於是陳韡與篪皆不能自安屢丐祠李韶作批答云朕臨御以來未嘗罪一言者今為卿去二臺諫以留卿前未有是也人言紛紛非出朕意於是詔亦奉祠而去明年三月忽有京學賓賢齋朱振者獨上一書以薦嵩之於是臺臣周坦葉大有陳求魯陳垓備論其無忌憚而罪之

嵩之起復

嵩之之起復也匠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為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為口鼻拆裂血流而腹膨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乞朝廷主盟與之伸冤侍御鄭采李參陳共為一疏少司成陳振孫祭

酒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廚子對獄令纂采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徐霖上書力詆衆不能明此獄之寃不報竟去衆奏疏乞留霖亦不報先是侍御史劉漢弼盡擠嵩之之黨至此亦以暴疾亡或者亦謂嵩之有力然皆無實跡也朝廷遂各賜田五頃楮幣五千貫以旌其直黃濤之試館職也對策歷數史嵩之之惡至是除宗正少卿於對疏乃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證非中毒也於是僉議攻之而元杰之子直諒投匭扣閽力辨此說濤遂被劾云

徐霖

徐霖字景説號徑畈三衢人為南省第一人首伏闕訴史嵩之不報嵩之謂人曰朝廷大比所費不知其幾合天下士僅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為世道歎於是盧名植增木幾有徐元杰之獄上書攻鄭寀不明此兇徑去國寀上疏留之於是傳旨俾宰執留之又令左司尹煥面留又令姚希得傳旨勉諭毅然不從而去往往沽激太過人亦薄之其居衢也於所居晝諸葛武侯像終日與之對坐論天下事諸賢畏其吻競致金帛皆受之其凾字有云丞惠兼金東帛足見尊賢崇道之意趙汝騰時為從官上疏力薦至比之為范文正公屢有召命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則翻然而來舉止頗怪妄自尊大凡士子之來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發一語瞑目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黠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躍然而起亦起從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袒服破綻見其二子霖竟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從重撻隨行一重聽吏或以果餌與之霖適見併聽吏解天府謂某吏壞其太極都城無不傳以為笑甚至乘醉而入經筵自稱為宗師及兼宰士則妄有更改未幾輪對竟論乞劾罷臺諫於是御筆有云徐霖以庶官而論臺諫京尹要厥必行事關紀綱前所未有非以去余晦為是今乃疏蔡杭為奸言及朝士親填姓名懐情不一首鼠兩端可與在外差遣尚遅回不去趙汝騰往覲趣其出關蓋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其狂至目汝騰為太宗師巳為小宗師遞相設引霖既去汝騰亦不自安遂自補外未幾察官蕭泰來數其十二狂不可治郡於是聲名掃地矣

史宅之

史宅之字子仁號雲麓彌遠之子也穆陵念其擁立之功思以政地處之然思不立奇功無以壓人望會殿步司獄蓋蕩以為可以闢為良田裨國餉時宅之為都司遂創括田之議一應天下沙田圍田圩沒官田等併行撥隸本所名田事所仍辟官分往江浙諸郡打量劉棐時淳祐丁未鄭清之當國時也遂以宅之為提領官右司趙與儔為參詳官計院汪之埜為檢閲趙與訔謝鉽子並爲主管文字諸郡又各差朝士分任其事怨嗟滿道死於非命者甚衆分司安吉州推轄毛遇順毅然不就分司嘉禾奏院王晞剡刻太過刑罰慘酷詞訴紛然隨即遁去行之期年有擾無補朝廷亦知其不可行乃以趙與㦤為浙西憲司嘉禾提領江浙田事陳綺為淮西餉置司會稽提領江淮田事宅之遂除副樞於是劉垣趙汝騰黃自然皆力陳其不可皆以罪去役一年宅之終於位趙與㦤死於嘉禾王晞盛如杞次第皆殂其後應於官田並併歸安邊所令都司提領焉

鄭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為穆陵之舊學端平初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況所汲引如周坦陳垓蔡榮輩皆小人黃自然嘗入疏論之既而豐儲會門趙崇灡上書歷陳其昏繆貪汙之過亦解綬而去未幾察官潘凱遂劾之吳燧亦劾其黨朝廷遂奪二察言職夕堂董槐亦入疏求去蓋潘吳二人皆董所薦也潘疏有云為天壤竭新衷豐本百萬而得還天燎遂中省辨白清之欲差官覈實程元鳳以為不可以外官鈐制臺諫其議遂寢時牟子才家居亦疏攻鄭而留二察不報辛亥冬祈雪得雷電大作而清之竟於位恩數極厚明年傳端林彬之拔太原公受賄賂竊取相權凡所以誤故相者皆太原之罪乞罷其閣職勒守故相之墓上從之初清之之重來也有作詩譏之云一鉤未曾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為安晚晚節胡為不自安及其薨也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謔為司馬昇晉夷甫為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可惜角巾歸去遲

衛王惜名器

史衛王扶擁立之功專持國柄然愛惜名器不妄與人亦其所長嗣秀王師彌既爲嗣王遂賜玉帶其弟師貢亦已建節開府矣亦覬望橫玉圍腰之寵屢有營求皆不許其後媢寵於史視孝之姬必欲得之史知其意命取所有玉帶於內擇其最佳者與之姬喜亟報之殊不知非出君賜又無閤門許令服繫關子安可自擁服繫其吝惜名器皆此類亦可尚也

閻寺

淳祐庚戌之春剏新寺於西湖之積慶山改九里松舊路輪奐極其靡麗至壬子之夏始畢工穆陵宸翰賜名顯慈集慶教寺命講師思誠為開山教主既而給賜貴妃閻氏為功德院且賜山園田畝為數頗多建造之初內司分遣吏卒市木於郡縣旁緣為奸望青採斫鞭笞追逮雞犬爲之不寧雖勳臣舊輔之塋皆不得而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材臥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廈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加隆雖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於法堂鼓上有大字一聯云

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閭妃兩片皮於是行下天府緝捕歲餘終不得其人

余晦

余晦字養明四明人小有才趙與懃之罷京尹晦實繼之此壬子四月也後一月上庠士人與市人有競以不能奉學舍之意既而齋生有斃於齋中者遂命鞫轄齋人齋看驗遂肆諸生之怒時祭酒蔡杭入奏三學挖堂伏闕上書直攻晦爲僕及晦轎出將白堂則諸生擱截於路欲行打辱於是晦即絕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罷職而杭亦除宗少而去京庠復上書留蔡而大博黃邦彥武博戴昺齋復劾晦而留杭皆不報未幾晦知鄂州杭以宗卿召或有詩嘲蔡云九曲灣頭是釣灘先生何事放漁竿長江流水滔滔去落日西風陣陣寒好把丹心裨聖主休將素節換高官想其獻納論思際應說今來蜀道難後杭徑除僉樞或有譏之云不因同舍之挽堂

安得先生之過府

余玠

淳祐辛丑余玠蔡夫卒於渝州權司程遷辰不能任其事朝廷加意擇帥久之乃以余晦除司農少卿爲四川宣諭使七月入蜀八月除權刑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又兼四川總領十二月方入夔峽癸卯明年正月始開藩於重慶既而又兼夔路轉運屯田然晦才望既薄局面又生蜀士軍民皆不安之未幾紫金城激叛若行臨南丞忠以怪慶降王惟忠失閬州甘閬以丙州叛敗政日甚未幾廣兵又入議者紛然宗正簿趙崇璠首上封事言之副端吳燧蜀人趙至皆有疏六月御筆李曾伯以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召四

程遷辰既而余晦召赴行在蒲澤之除軍器監暫充四川制置權司護印黃應鳳太常丞成都運判叶勛權司俟蒲澤之自大獲山回日仍舊公議以爲不可使荊湖渝制西蜀於是胡大昌牟子才潘凱鄭發程元鳳各有論列參政董槐則請行以任蜀事蔡杭亦請以沿邊任使人雖壯其志而哂其無能爲也三學各有伏闕書攻丞相謝方叔未幾李曾伯除四川宣撫使兼荊湖制置大使進司夔路又賜曾伯同進士出身牟子才吳燧胡大昌陳大方丁大全皆有疏疏王惟忠罪狀乞正典刑而廟堂亦欲以此掩誤用余晦之失遂攝惟忠赴大理獄伏劉東市併籍余玠家資三千萬以犒師拾其子如孫之罪皆陳大方輩作成之也八月除蒲澤之四川制置副使兼宣撫判官以呂文德權知江陵總統邊事於是蜀事略定矣

王惟忠

王惟忠四明人其爲閫帥也與余晦爲同里薄其爲人每見之言語間晦深銜之及敗積棗城而遁晦遂甘心爲既申乞鞫譯又令其黨陳大方丁大全力攻之必欲實之死地廟堂亦欲掩誤用帥之羞遂與大獄日輸臺官入寺鞫之評事鄭嶠理丞曾堅則欲引赦貸命旋削劾去甲寅十月二十五日本寺出犯由榜云勘到王惟忠預冒補官任知閬州判西安撫府日喪師庇叛遣接遷綫等罪准省劄奉聖旨王惟忠處斬仍傳檄西蜀或者以其罪不至死冤之後二年陳大方白晝有覩恐甚遂設醮以謝過青詞有云閫帥暴尸於都市幽魂銜冤於其塗益職柏臺蓋出同寮之議並居梓里初無纖隙之嫌未幾亦卒繼即余晦患瘰癧挽項直首而死可畏

哉

李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乙未殿試第三人議論端慤出處不苟當史嵩之柄國時爲太學博士上疏援章李二臺官以此大得聲譽未幾爲陳劾去壬子以小著召兼右司以薦蔡杭附謝丞相傷殘善類罷擢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張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按臺臣之條歷數蔡杭之過封章以劾之穆陵大怒乃降御筆云國家置御史所以糾正官邪置宰屬所以俾贊機務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宰掾不過一大有司耳未聞以庶寮而劾糾御史者近有以都司而按大有（言徐霖也）今伯玉以都司而按參來陰懷朋比之私蔑視紀綱之地是所以輕臺諫乃所以輕朝廷也今伯玉且復援張商英事以文其過且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過英異當可翁甫以博士而按劉之傑以其職事之關繫也若都司可以按臺諫則臺諫反將聽命於都司矣朝綱不幾紊亂乎李伯玉可降兩官放罷既而臺臣程元鳳劉元龍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玉倡劾御史以快己私揹改奏章以文己過肆爲欺

誕侵紊紀綱既得罪於祖宗已難逃於典罰云云明年蕭泰來除左史牟子才亦作右史潘凱除都丞董有疏論免以爲恥與曾伍泰來遂除蕭與郡郎孫夢觀又繳新命察官丁大全則奏罷其祠祿而同按伯玉不皆冀之書除官錄黃其後牟子才撰詞命云國家設御史以糾官邪非使之爲營私謀利計也蕭泰來非居臺劾之任而騁貪背義醜正黨邪靡所不至爾以都曹能白其姦雖有體統關係之法然英詞勁氣靡撓救正略不少挫此可以觀汝之所存矣姑屈兩階以振臺綱而汝之

心則朕所望也尚少安之以俟敘復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對直指趙汝騰爲君子之宗蕭泰來爲小人之宗諸公多爲之言敘復者入月伯玉與宮觀又明年敘復元官景定間除禮部尚書侍讀入政地矣甫入修門一疾而卒伯玉初號長齋又號剩峰

僞號

淳祐甲寅五月禁中獲僞號人乃是玉津園火工包四勘供係賃到有請人潘賓教號繼於潘賓家搜出敕入宮門假印板一面遂正典刑其子潘三亦杖死凡點汰

者四十八人於是盡易執號內宮門號八角樣禁衛號銀錠樣殿門號四如意樣每歲一易各立樣式承襲爲例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號裕齋吏事強敏風力甚著前後麾節皆有可觀乙卯尹京內引一劄云自後宜諭旨擢客臣彙奏戚里請托客臣繳進下車之後披剔奸蠹風采一新時號名尹未幾有倉部郎中師應極之子夜飲於市碎其酒家器詰朝尹車過門泣訴其事光祖閱實所直追逮一行作鬧僕從仍牒問師倉郎蓋光祖時領版曹以倉部爲所屬故牒問殊不思京師無牒問朝士之理師乃府相之私人乃執耤持牒之卒恣肆凌辱又率諸曹郎官白堂乞正體統朝廷遂劄漕司追由被打酒家反加繫配應極之子帖然無它於是光祖威風頓挫百事退縮初頗帥尹京之時遇三學應有訟牒必申國子監候報方與施行學舍已不能堪及光祖尹京又創爲一議應學舍詞訟須先經本監用印保明方許經有司學舍尤怒之作爲小詩曰幾年貪帥毒輦京虎觀國家

三學生休道新除京尹好敢將書錦符司成未幾祭官朱應元劾李昂英太學作書譏之有云何不移其劾昂英者劾光祖等語光祖愈不安既而辟客參議薛垣以疑跡施祕罷於是光祖力丐外任出守留都焉尹京號爲難治者蓋以廣大之區奸宄百獘上則有應奉之勞次則有貴戚干政能司撓權之患此其所以難也余則曰不然自淳熙以來尹京幾人其得罪而去者未始不由學校可指而數也然則學校之橫又有出於數者之外矣

胥吏譏義理

嘉定間宇文紹節爲樞密樓鑰爲參政宇文臥病王醫師逕投藥而斃史直翁帥幸幾往祭之命南宮舍人李師曾爲文末句曰云誰遍覈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日新寫至於此執白衛王曰既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浸尊兵威已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寄白衛王曰國勢浸尊之語恐貽笑於夷狄不當系以爲弱也衛王是其說遂追寄

於當筆者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勵蓋胥吏亦有識義理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容齋隨筆所載一事亦然

沈夏

沈夏德清人壽皇朝爲版曹貳卿一日登對上問版曹財用幾何合催者幾何所用幾何虧若幾何夏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謂宰臣曰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除僉書樞密院事

史嵩之致仕

丙申之春制華史嵩之退安晚節已踰十年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仍晝與宰執恩數令學士院降詔仍免宣鎖越二日奏事右相董槐公云四川屢捷頗爲可喜僉樞蔡杭臨奏云大奸復出深爲可慮又云近降嵩之旨揮外間謂宰臣欲爲汲引以報私恩上曰此乃還其致仕恩數耳參政程元鳳奏云臣曩在經筵亦嘗親聞聖訓及此聖意雖堅天下未必盡知兼致仕二字豈能繫縛之使不出越一日

臺諫上疏辨明蔡樞之奏欲乞於嵩之致仕旨揮之下明示以不復疇任之意庶可白於殿釋群疑所有上項制可未敢施行御批史嵩之復職不過酬以宰臣謝事之恩數耳且其一閑十三年中外未嘗任使何緣今日用之仍令致仕旨揮甚明正示天下以決不復用之意而子之職名則休致之典備矣豈有他哉斷自朕衷非由啟擬卿其安之林存嘗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加於耄志忠愛不忘呼獻嘗毋有於遐心公論復以爲未然太學生上書攻董相及鄧泳李仲熊併攻林存董相再奏謂嵩之予致仕恩數臣見凡前執政之罷斥者皆有之不復執奏今則皆歸罪於用事之人伏望姑寢前命御筆云史嵩之復職非由卿請惟朕知之學舍有言但慮其復出耳豈校其職名哉其人決不再用其職亦不可奪所請既不悖理其安之正言邵澤劾姚希得又於希得董試之時捕其館人以驗察決其人乃已無之人故也未幾內批史玠翔理卿董與合入倅官差遣既而嵩之又陳請任相位日連書賞時留夢炎爲國史復申省以其遜求辭修撰之職將來列銜某決不敢

預僉乞罷免職事苟之蹤迹始終不靜眞是可厭而朝廷用事豈學校一一能把持乎

度宗誕育

景定三年壬戌度宗在東宮閏九月二十九日亥時降生皇孫賜名焯封崇國公（一作封崇國 或賓國公）是年十一月薨度宗登極追封廣王謚冲善景定五年甲子度宗在東宮七月初三日未時皇太子妃全氏降生皇孫以彗星出現避殿免賀度宗即位改稱皇子賜名釪　咸淳四年戊辰閏正月初六日午時淑妃楊氏降生皇子辛未賜名顯甲戌七月進封吉王　是歲十月一日顯安郡修容夫人俞氏誕生皇子五年十二月賜名惡封益國公六年六月十二日薨追封謚冲定　咸淳五年己巳六月初十日淑妃楊氏再誕生皇子二十三日薨賜名鍠封岐王謚冲靖咸淳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全后誕生皇子癸酉十一月賜名㬎封嘉國公甲戌七月度宗遺詔即帝位　咸淳壬申正月十二日脩容俞氏誕生皇子甲戌七月進封信王凡七子

鈿屏十事

王應孚茂悅號會溪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爲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盛事十項各係之以贊以獻之賈大喜每燕客必設于堂焉行將有要除而茂悅殂矣

度宗即位　南郊慶成　鄂渚守城
月峽斷橋　鹿磯奏捷　草坪決戰
安南獻象　建康嘉禾　川獻嘉禾
淮擒李花
已上十事制作極精

襄陽始末

襄陽遣端平甲午叛軍之禍悉燬於火直至淳祐辛亥李曾伯爲江陵制帥始行修復時賈似道鬧兩淮制閫心忌其功嘗密奏於朝謂孤壘綿遠無關屏障至開慶透渡之際穆陵猶憶此語欲棄襄陽而保郢而似道乃謂在今則不可棄矣先是蜀將劉整號飛騎勇虔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呂文德爲策應大使武臣俞興爲蜀帥朱禩孫爲蜀帥既第其功則以整爲第一整恃才桀傲而閫者不喜之乃降爲下等定功賞不平遂詣閫禩孫

其故朱云自所目擊豈敢高下其手但抑之制帥易崇本司元申一覩則可知矣整如其說始知爲制策二司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語俞興聞之以制劄呼之稟議將欲殺之整知不可免叛謀遂決遂領麾下親兵數千人投北獻策謂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遂爲鄉導併力築堡斷江爲必取之計此咸淳丙寅丁卯歲也俞興父子實稔之罪其後遂俱遭貶謫先是興既死丙辰歲俞大忠爲荊湖轉運領舟師援蜀陷殺名將楊政因爭財又殺馬忠遂遣妻呼趙制官假爲令自劾大忠乃捐金賄得勒臣監營內批遂作勘會面奉玉音俞大忠利其財而陷楊政於死且盡掩其功欺罔朝廷罪不容誅然遂楊政而褒提者俞與也姑以其父之功特從末減將白沙冒賞官資並與追奪外特免自劾於是劉整聞之尤怨且薄朝廷之受賂爲襄陽自丁卯受圍生兵日增闗隘日蹙守臣呂文煥雖能堅守而外無援兵又爲樊白河虎頭二城復爲鬼門關以鎖出入自是聲音耗亦不可通矣朝廷雖屢督制府出師救援而不克進往往失利不一既

而呂文德病篤中外爲之憂懼既而果死上遣喪賜謚武忠遂命其子師夔起復爲湖廣總領知鄂州賈平章似道入奏云臣近得師夔書報其父文德病革不可爲臣嘗見其奏以爲設如所言臣當奉命馳驅以爲捍禦之會非可以經制宜在廟堂自爲陛下畫言而臣之志固已快於此矣昨文德病至日爲憂皇爲失乞着綸又再申前請以爲急其所忌豈非獲是以爲去本朝計而陛下決不聽許臣退夕展轉念無以易此儻非臣等勇於一行決不能寬顧且荊襄釋難士不解甲者再歲以文德聲望智略尚出淺薄僅能自保今一失之矣所統將領諸名將殆難齊勢不相下倉卒旗幟復無其人兵權不可一日無所歸遂務不可一毫有所誤雖目前督令夏貴管護然其使人商度遣討寢食不安終不若疾趨其所處分諸事則慮權以應不至差池是則臣報陛下之職分也臣非不知襄在兵間備嘗險阻困弊感疾祇緣謝事草堪自取顛覆誠以難平者事所宥者國皆不知其他臣亦豈不知本朝故事無以平章而遽濟者然唐裴度以平章出使山東例有足援用拜疏以請恭聽

玢命御筆云朕以京非云云師相豈可一日而離去朝廷雖陛步之近不可捨去精勿重陳似道再奏云云進夕展轉不寐頁以難置一往復率半月餘曾不若身處其處模應於速之爲善再命今之荊湖莫急於襄中流襄吾西權陳是乘隕星之變弄小故未可死諸葛走生仲達況今士不解甲與之尺寸力爭關新歲財路歷三載事有適値必生戎心拒容以羸爆小小交兵視之甚固命專昔分閫荊湖先帝然欲寵臣以柩云命臣復襄臣同奏不敢輕易後權臣爲閫者徒恭將相書其後襄

之美名萃江岳之重屯以實之江面畢竟幸成己未之勳先帝每記臣言必欲棄襄以全郢臣則以爲不可非故自相矛盾蓋襄既復則城池米粟甲兵委難以資虜臣在軍極力留易兵以守襄襄幸以全今又十一年矣以臣文德選擇備竭志慮委悉以至於死今圖難皆有所付而臣與受其責若使臣制於此殆有出於意料之外其可以非己所以自解無情讒論必指臣爲準矢之的矣云云又御筆極力勉留再上章欲權罷職遂視以三月爲期上復不允此後襄圍小小捷奏於是此舉遂

暇明年元日以兩淮制帥李庭芝爲荊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兼知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八千餘人往荊襄應援一戰而敗文虎僅以身免至明年蜀江泛溢漂溺堡壘至五六月間圍稍解制府乘此機以布帛鹽錢米之類遣兵防護而入夏貴亦遣兵護運粟米數千石呼延德亦運柴薪布帛以往未幾夏軍大敗喪舟數百危急如初御筆遂督荊湖制閫移屯舊郢州范文虎以下重兵皆屯新郢治上均州河口扼其要津當時從官中有言於朝謂昔神堯以一旅之師取河北今朝廷竭天下財力以援一州而不能於是賈相大怒至咸淳八年壬申春警報尤急似道復有視師之請蓋李庭芝之避事慫慂而范文虎以殿巖自居頗有不受節制之意故臺臣雖有章言之宜示二人然無益也壬申歲又檄沿江制閫孫虎臣及湖副帥高世傑之師順流而下夾攻適值江水暴漲乘勢衝突堡寨及萬人敵打透鹿門運船運入衣襖布帛米鹽糧草進發生兵遂自樊城徑取安陽河轉均州江面遲郢上七月據荊閫中大略云襄樊受圍路絕五載水陸路梗援兵莫通漢

於去冬調知均州劉懋等打造戰艦開探賊兵措置戰守又調總管張順路鈐張貴提兵前往均州地名中水路創立硬寨建造糧船自中水路至襄城止一百二十餘里節節皆是堡圍軍船屯泊將士從龍虎口硬打下去本司重立賞格張順候立功日特授轉右武大夫環衞官正任御前都統制仍銀五百兩男會一萬貫犒賞十疋張貴以下次第立賞又準平章鈞諭除制司賞格外更與不次陞擢及移文范殿使添調間探司部官劉盛聚等於四月二十日到均州鄧寨添造船隻大使司委知郢范天順等與二張部官同進六月十三日據襄貴等申昨於五月二十二日探得漢水已生次日將船隻拖拽到團山下稍泊二十四日以大使司賞格撫諭將士一應船隻並拖拽至高頭港口聚范殿帥劉路鈐等般運衣襖等物結成方陣至一更三點張貴等舉火爲號出江極力摩戰與賊舟手刃相接至磨洪灘已上賊船布滿江內張貴又以紅燈爲號擁萬頭目混戰與賊亂殺火砲藥箭射死北兵及墜水者不計其數二十五日天明已抵襄陽船隻等物至府軍民踴躍皆謂賊

圍數年未嘗有許多軍需物件進入至此本是萬全舉當夜四更以來南風大作吹奔北岸於內總管張順所帶火砲並已發盡人馬力竭身中三鎗六箭就陣殺於王事張貴等既送軍需等物畢次日開閘欲打出與夏帥使兵船相應緣江水陡落又安撫呂察使留貴等人船在城添加戰守外以路梗遂至七月方據申到九月以來漢水漸涸北兵得計不可前矣又孫高兵船但守光分范殿帥之軍又與制府不協莫能併力坐視而已朝廷乃先罷殿帥總統之權復但大劾范文虎罷

難十一月荊閫李庭芝奏襄圍不解客主易位重營積壁錯布如林遂山障江包絡無罅曠歲持久臣實有畏且謂昔之浙貴今之襄樊皆古今非常之變天每以非常之人擬之豈臣區區庸夫所克勝任云云師臣徇國一念上通於天其飄飄欲以身殉之者亦察愚臣之不可專仗也若稽南渡之初時則以張浚趙鼎自行都建督府盡護諸將運掉之勢一時之勢合師臣大勳茂德咸賓華夷少趨常度恭用舊弼以精使指一新觀聽云云御筆令侍從兩省集議然卒無定論賈平章回奏曰若

辯此事非臣捐軀勇往終未能遂然縱使臣行亦徒時矣恐無益于襄陽之存亡尚可使江南無虞而不至內地之震驚也庭芝欲臣建督於荊之謀要不過姑爲是說督既建矣設有警動臣欲安坐於此得乎臣今爲是行也隣諸閫皆受節度云云若推至來年春夏之交則調一大將統三萬兵船直擣穎亳又調一大將統二萬兵直擣山東則襄圍之賊皆河南北山東之人必將自顧其父母妻子相率離叛如是則襄圍不解臣未之信倘陛下不容臣跬步離左右縱有奇謀祕計一無所施且當以揮相爲念云云然亦卒不行也癸酉正月蜀閫捷報以昝萬壽收復成都罷又收復眉州二月以朱禩孫爲四川制置安撫大使兩淮制司又奏浮光之捷忽禩孫申言賊有直擣內地之議禩孫竟之謂非築京城數日平章疏奏力請行邊乃云所聞日異且言始得朱重內勢不可又啟呂文煥二月三日蠟書謂樊之力已不可支再於襄城臨江一面植木柵立硬寨誓以死守但六年被圍一旦前功盡廢實有難言者浮光屢星寨爲家某去冬逆懸與六安叛將（恐是焦）與一意窺江乞檢照

累年所奏容臣一出臨邊即賜處分御筆又令集議然皆悠悠之談御筆終於不從行邊之請詞氣恩禮頻援邊淮就令相視平江城壁差官修浚三月賈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遞日書乃知襄帥呂文煥爲虜誘脅竟以城降臣一聞最乾顛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措乃至此極容臣自効以報國恩御筆則決於不許旋降御筆批別置機速房亦建督於京之意繼而學校紛紛上書皆瀾翻不急之語甚而謂咸陽之憾未息而山東盜起六士之禍未出而海賈遂渡可謂劫持之甚獨郭昌子一書頗有可采所言江漢道里亦頗詳盡且畫六策以獻一曰分遊擊以屯南岸二曰重歸峽以扼要衝三曰備昌漢以固上流四曰調精兵以護漢江五曰備下流以絕窺伺六曰飭隘口以備要害又有十六策以爲守備之要其末併及濟師之事平章召見抑其類未補之以官且令入機速房以備諮訪繼而宰執奏事上前平章復陳行邊之請上曰斷是不可上又曰諸生之書只得留中如下詔求言亦有未可賈奏云端平荊襄之失繼以諸郡是時皆不曾降詔惟開慶有之今幸未至此更容臣討論以聞上曰且須以靜不須得行四月內批李庭芝召赴行在汪立信判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印應雷兩淮制置使知揚州李應春知岳州錢真孫知江州翟貴知鄂州江陵都統程文亮副之趙孟知鄂州陳起知浮光既而黃萬石召赴行在趙溍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趙孟奎淮東總領孟之縉知太平州趙召葉夢鼎赴闕荊湖制司申武功大夫帶右領衛將軍范天順乃同張順張貴運送軍需衣襖等物前進襄陽留守在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時在所守地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賊死時也做大宋忠義鬼於二月二十七日執地分屋內自縊身死右武大夫湖北總管司馬執制朱富亦保護遣前往襄城戰禦轉調沿樊城任責東北最緊地分今年正月十一日賊攻樊城朱富拒敵死戰至二更以身中鎗刃不能支持爲賊所得義不受辱就戰樓內觸柱數四不死遂投身赴火而殁欲乞睿斷奉聖旨范天順特贈靜江軍承宣使特與三承信郎支銀五百兩十八界會二萬貫白田三百畝庚申范文虎差知安慶府阮思聰知池州李應雷知鄂州以爲防江計祭官陳文龍上疏云云且曰夫當人言洶洶所幸衆言紛紛古今所恃以立國於天地間者獨有此一脈言脈猶恬國家其有寧乎欲行求言旨整飭化既而免言職未幾又有上書乞師相歸邊者御批並不能從云

機速房

咸淳癸酉三月御筆以師相固請行邊不已罷環遷建事督例別置機速房凡急切邊事先行後奏賞罰支用亦如之其常程則併院行移兼建督子京之名而有其實矣不可內重其勢外襲其權庶不失爲攬留也師相其勿辭更遂毅然祗承條具以聞辟屬官二員右司許自檢詳家鉉翁制領十員使臣九十員於封樁庫作料科撥散賞第一料金五百兩銀一萬兩關子五萬貫十八界會二十萬行遣提點文字沈因張夢龍徐夏驟沈大發書寫文字王景陽張國珍張汝楫吳桂芳監印陳柯汪雲壽大潤又添給諸路戍兵生券三分之一增招軍等下軍裝錢置樞密院都副統制一員補歸明人官資凡有上書獻書關涉邊事者並送本房而側如有可行者並與施行忽有蜀人楊安宇者獻策奇議右司許自抑之不相投合許自乃操蜀音穢語以爲高欲乞朝廷賁差許自前往邊鄙操穢語以罵賊退師云云於是遂屑安宇行遣而機速房之望顧輕矣且許自乃一不通世務之閒士僅能作詩文之外他無所能而乃令當此選用之者固謬而自亦可謂不揣矣一籌不畫坐致危亡非不幸也

蜀士籍

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建議以爲科場之弊極矣欲自後舉始行下諸路運司府州縣先置士籍編排保伍取各家戶貫三代年甲娶某氏兄弟男孫若干之數其有習舉業者開各書姓名所習賦經子孫若干所書年甲如十五以上實能舉業者自五家至二十五家而百家百家而里正許其自召其鄉之貢士結罪保明批書畢歷然後登士籍一樣四本縣州漕部各解其一仍從縣給印歷俾各人親書家狀於歷首以爲字跡之驗不許臨期喚代改易或有冒名子弟合赴省試諸色漕試者各令齎歷先赴縣乞驗書去各處狀試每遇唱名後覆行編排保伍取會如有詐冒可應舉者類攝前式保明付籍或有事故照制者並書申關批鑿或毀抹如虛增人名妄稱舉子其犯人與里正保伍並照貢舉條例施行大意如此御筆從行徧牒諸路昭揭通衢眞寒心畫春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欺新民輕從緣寒暑荊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爲相食業者深爲此憂並當今亟出陳大諫飭倚留侯迂調寡識天下士如何可籍數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貢仍宜舊真舜秀才做盡休吾元老

廣四門貫路一柱中流又有詩云劉整驚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廟堂束手渾無計只把科場惱秀才察院陳文龍上疏頗有　抑之意遂以理少出臺自是士之有籍嚴行天下或稍有瑕疵皆不敢有功名之望士論紛紛直至賈老潰師之後臺中首劾置士籍之陳伯大變七司法之游汝行公田之劉良貴沮寬恩之董楧稱翁應龍爲劊齋先生爲萬弄申寫之朱浚欲變類田法之洪起畏焉

宋二十一帝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諡三祖及東都九朝南渡後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德祐）并昺炎爲眞也

宋十五朝御押

太祖卧　太祖（元押）差　太宗㝊　太宗（元押）石　眞宗〇
仁宗白　英宗匝　神宗〇　哲宗帝　徽宗冃
欽宗匹　高宗氐　孝宗庥　光宗〇　寧宗户
理宗巨　度宗〇

癸辛雜識别集下終

余與康侯周先生相去二百餘里時刺往來稽古析疑如促膝几席間向謂古人之外無一旁證余正訝爲笑稗海諸書甚多贋鼎即眞者十逸其五每思拈出有關風雅者逐一釐正流播爲古人吐氣何康老先獲我心也如裨海津逮東野語及癸辛雜識辨之甚確余更核之前集遂去弁陽老人自序别集并後集俱未列目兹集卷首載汴梁雜事下卷又載汴京宮殿可補周美成李元叔二賦之闕楊光發陵史嵩之始末詳于正史菊花有子一條惜范史劉三公薊譜未及補虞山毛晉識

癸辛雜識别集跋

四庫提要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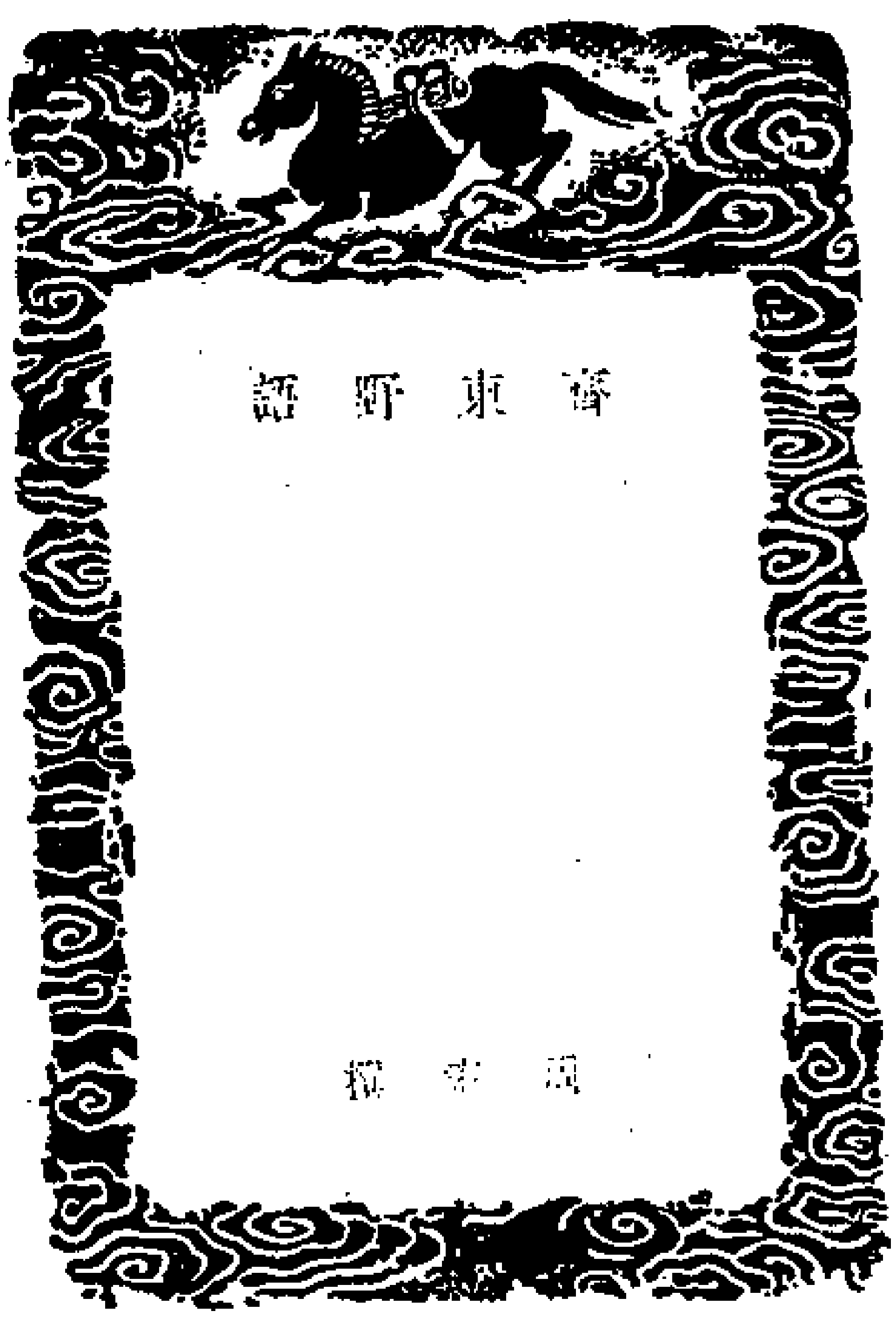
胡玉縉撰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别集二卷

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爲名後烏程閔元衢於金閶小肆中購得鈔本毛晉爲刻入津逮祕書始還其原帙

丁氏藏書志志雅堂雜鈔下引余集跋云弁陽翁齊南人吳興其寄莊爲其外王父故占籍吳興又與楊和王有連故又爲杭人所居癸辛街即楊氏賜第也又癸辛雜識下云癸辛街者宋楊和王之府因瞻向得名也

錢大昕養新錄云毛氏汲古閣本最爲完善而魯魚亥豕之譌難以枚舉其最可笑者别集上卷兀兀石鏑條即明刻史其實史浩嗚呼云云兀兀石頻四字乃兀朮石鏑之譌兀頻理宗朝史官朮石蓋其號别集敍蔡杭事此西山之孫九峯之子宋史本紀叙仙並作蔡抗予曾見石刻題名乃是杭字稱謂留誤宋史亦未可據（[illegible]）



四庫全書提要

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密本濟南人。其曾祖扈從南渡。因家吳興之弁山。自號弁陽老人。然其志終不忘中原。故戴表元序述其父之言。謂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而密亦自署歷山。書中又自署華不注山人。此書以齊東野語名。本其父志也。中頗考正古義。皆精典核。而所記南宋舊事為多。如張浚三戰本末。紹熙內禪。誅韓本末。端平入洛。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本末。朱漢章本末。鄧友龍開邊。安丙矯詔。淳紹歲幣。岳飛逸事。巴陵本末。曲壯閔本末。詩道否泰。景定公田。景定彗星。朱唐交奏。趙葵辭相。二張援襄。嘉定寶璽。慶元開禧六士。張仲孚反間諸條。皆足以補史傳之闕。自序稱其父嘗出其曾祖及祖手澤數十大帙。又出其外祖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世俗之言殊。傳訛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牟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議論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刪也云云。今觀所記張浚趙汝愚胡寅唐仲友諸事。與講學者之論頗殊。其父所言。殆指此數事歟。明正德十年。耒陽胡文璧重刻此書。其序稱或譏符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唐陳之顛。生母之服。則歸咎致堂有嫌隙。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殊失著書之旨。文璧不從。可謂能除門戶之見者。明商維濬嘗刻入稗海。刪去此書之半。而與癸辛雜識混合為一。殊為乖謬。後毛晉得舊本重刻。其書乃完。故今所著錄。一以毛本為據云。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讓。非實也。蓋昔學廢兵起。而天下讀者坐聚於齊。臨淄稷下之徒。車甘鴨。袂發摩。學者翕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為齊學也。然而儒非之。今之所傳齊東之云者。非之之辭也。故莊周目齊諧為滑稽。漢高責齊虜以口舌。知斯而已矣。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鄭子也。其訂與周書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涉獵章甚贍。縟乎其欲似吳公子札也。他所稱舉。勇闘曲體。如登泰山之巔而記封邱（稗海本作丘）之壇。過矍相之圃而數射夫之序。凡若是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云哉。故曰周子之辭謙讓。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為齊。非也。然客謂我非齊。亦非也。我家中丞公實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為家。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子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賦敷六言。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朝。熟聞之舊章宮府之故事。汎濫淹洽。盡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為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其言以附於（一本少於字）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至元辛卯孟春剡源戴表元序。

齊東野語自序

余世爲齊人．居歴山下．或居華不注之陽．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皇帝特知．遍歴三院．徊翔中司．樞轄之間．大父從屬車．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紀．可信不誣．我先君博極羣書．習聞臺閣舊事．每對客語．音吐洪暢．纚纚不得休．坐人傾聳敬嘆．知爲故家文獻也．余齠侍膝下．竊剽緒餘．已有敍次竊．賢疑某事與世俗之言殊．某事與國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某事與若祖所記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傳譌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之．又曰．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論議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删也．小子識之．冶遭多故．遺編鉅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憶．爲大懼．閒居追念．得一二於十百．懼復墜逸．爲先人羞．乃參之史傳諸書．博以近聞脞說．務求（一本無求字）事之實．不計言之野也．異時展余卷者．噫曰野哉言乎．子眞齊人也．余對曰．客知言哉．余故齊．欲不齊不可．雖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無所言也．無所不言．爲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書．歴山周密公謹父書．

齊東野語卷一

宋　齊人周　密公謹撰

孝宗聖政

阜陵天縱睿聖．英武果斷．古今之所鮮儷．聖政彰彰者．備載金匱玉牒之書．嘗得以竊窺之矣．其或一時史臣有所避忌．采訪遺落．失於紀載者不一而足．茲以先世見聞．及當時諸公之所記錄數事．識于此．庶乎英睿之形容．備良史之采錄云．帝嘗禁諸司官非時會合．以其族黨不往職業故也．李安國爲郎官．一日有膚術士至部中．同省因會集言命．翼日御批問故．同省窘甚．咸欲飾辭自解．安國獨曰．以實告．其過小．爲欺．其罪大．因援醫者市飲故事引咎以聞．同省從之．既而事寢不行．越三日．李遂除吏部侍郎．○李處全嘗論匠監韓玉．玉乃廟堂客也．凡三疏．而玉亦以處全請託私書爲言．上既直遂寢論．且以呉器．遂令玉補外．既而與祠．而玉留北關作書投匭．辨匠擁職權謂己．檢院不敢納．遂潛入關伏闕投之．上就書批云韓玉曾任卿監．理當靖共．乃敢伏闕妄有陳訴．鼓惑衆聽．漸不可長．可送潭州居住．○女眞使烏林答天錫到闕．要上降榻問金主（一本無主字）起居．贍軍酒官丁逢上書乞斬之．卽日引對．遂擢倫南侍御李處全及故諫議大夫單時貪污事．卽與改命入官．陞擢差遣．　舊法．未經任人．不許宰差．時相擬示私恩．則取部闕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進呈．降旨云．宰執當守法度．以正百官．豈克家遂廢．

堯過目數最多。候服因日落職。仲懷可降觀文殿學士。○丁裴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藝學之故。力附曾覿。其後魏王出（一本無作字）判明州。尤昵近之。既而入奏。與之求貼職。上批答云。朕於吾子無所愛。第爵祿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幾。臺臣論罷之。○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闢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非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庚子九月。上宣諭宰執云。已有（一本無作字）指揮閤門。今今後常朝。宰臣免宣名。他朝會則否。且云。朕記得老蘇議論。贊儀之臣。呼名如胥吏。非禮貌之意也。○上一日與宰執言伯圭不甚教子。各使之治生。何以爲清白之傳。且其下尚有三弟。若皆作郡。則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可也。趙洛相贊曰。凡好事古所難者。盡出陛下之意。臣等略無萬一可以補助。後秀邸諸子弟悉歸班焉。○辛丑六月。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聚諠蘊諫宅陳詞。莫誅捉其勢。以好語諭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詬罵無禮。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激使然也。鄭遂徙家避之。次日入奏。待罪乞去。上已密知其故。遂批出鄭丙無罪可待。令臨安府將爲首作鬧人重作行遣。既而宣子頗伺護之。上怒云。縱使鄭丙容私。自當壓之朝廷。安可無禮如此。若不得爲首人。王佐亦當坐罪。且令宰執宣諭宣子。越一日奏勘到作鬧士人府學生丁如植爲首。其次許斗樞。羅寅。御批並編管鄰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斷。○昔秋舉。上問執政。醴酒於天地宗廟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耳。上曰。晉漢詩云。靈神不乘。既愛斯牲。則是合用牲矣。可更與禮官等考訂之。○淳熙九年。明堂大禮。以曾覿爲鹵簿使。李彥穎頓遞使。習儀之際。曾以李爲參預。世頓遞之居前。李以玉使有序。毅然不敢當者久之。在列悉以顧忌皆不敢有所決擇。太常寺禮直官某人者忽進曰。參政宰執也。觀瞻所繫。閤府之選。良是。遂揖李以前。時曾方有偃蹇。翌日入劄其事。上默然久之。曰。朕幾誤矣。即日批出。李彥穎改充鹵簿使。伯圭充頓遞使。禮直官某人特轉一官。其改過不吝蓋如此云。○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從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致酒餚爲汝助。說拜謝退。而約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慢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壺。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讙默。聞之憮然而罷。其用人也又如此。○上聖孝出於天性。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食進素饌。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密令苑中以雞汁等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美。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即欲見之施行。皇太后聞之。而過宮力解之。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晉紀瞻舉秀才。陸機策之曰。陰陽不偏。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

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諸儒講論。班固纂爲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溫水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鄧處。皆表表在人耳目。坡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郁攸火山烈。觱沸湯泉注。安能長魚鱉。僅可燖狐兔。朱氏陶庵詩云。誰然丹黃焰。爨此玉池水。蓋謂爲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又抱朴子曰。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邱（按作丘下遠本）之寒焰。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邱寒焰。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

段干木

唐書宗室世系表敘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魏封於段。爲干木大夫。按史記。聃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於段干。審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朋。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爲姓。故木與朋。綸與崇。越人皆其名。而子與生則男子之通稱耳。風俗通姓氏註以爲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蓋戰國時自有段規。疑段與段干自別。若如唐史之說。則段干木姓李名宗。爲魏將有功。封於段干。若如史遷高誘之說。則段干木之賢。魏侯所以師而敬之者。恐別一人耳。姑存其說。以俟博識者訂之。

表答用先世語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全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荊公書之碑銘之篆蓋。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遵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蜜章密章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翁行簡贈祖母制。亦云欲報從飴之德。可稱制蜜之章。蜜字皆從虫。相傳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爲之。蜜即蠟。所以謂之蜜章。然劉禹錫爲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後夜。李商隱神道碑云。煥煌密章。肅肅祕寶。王洪述神道碑云。寂代洗之。密章下賁。宋祁孫奭謚議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第。璽書密章。密字乃從山。莫知其義爲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別有所出也。

三蘇不取孔明

老泉權書強弱篇云。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所憂在項籍。而先取九江。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取籍。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弱最小最先取。楚最強

最後取。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又論曰。古之取天下者。當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東坡論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勝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乃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長驅東嚮。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穎濱論曰。劉備棄荊州而入蜀。則非其地。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紛之衝。則非其將。不忍忿忿之氣以攻人。則是其器不足尙也。其說蓋用陳壽所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之語耳。雖然。孔明豈可少哉。

詩用史論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其意蓋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於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然胡明仲論留侯。則云晉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評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審乎子房矣。此論全用荊公詩。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此則史論用詩也。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尙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橫邊聽哭聲。而東坡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饋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縊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其意亦出此。周必大詩云。卒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詩詠（按津逮本作泠）水。冷却秦鍋百沸湯。亦用黃公度讀高祖論曰。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事無所懼。彝爲之牛急泅泥。飲以清冷之水。事無所藉。項籍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蘇紹箕詩云。瞻號長秋花凝寂。蓬名思子草茫茫。尙無人世閑關藥。枉起蓬萊作帝鄉。亦出於林少穎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於京師。由是巫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邑二公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使敗亡之禍。橫及骨肉。可笑也。饒舜還詩云。項羽天資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羽云。羽之殺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嘗獻咳之邪。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此類甚多。不暇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

漢租最輕

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獨以爲漢租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侈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賈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歷至季世。此意未嘗泯。因有災傷。更趣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賦。翟方進以是受責。宜之以災傷免租。（始元二年。本始三年。[illegible]）初郡無稅。（[illegible]）行軍勞苦者給復。（[illegible]）被湖國池假貸民者勿租賦。（[illegible]）又要於卽位免。鮮瑞免。行幸免。（[illegible]）民貲不滿三萬免。（平帝元始二年）而逋租之貸。又時貸其。何與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國所以獨久者。蓋有以也。

眞西山

眞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爲腐耳。童子村朴不曉。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鄉人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眞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劉里學備舉子業。未幾登第。初任爲延平郡掾。時倪文節喜獎借後進。且知其才。意欲以詞科衣鉢傳之。每假以秘淑之文。每一二日即歸若乎求熟者。文節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學。然賢者亦何所見。遽不觀耶。西山悚然對曰。先生奉將使學。何敢自棄。其書皆已熟讀。特不敢久留耳。文節驚。扣一二。皆能成誦。文節始大驚喜。於是與之延譽於朝。而繼中詞科。遂爲世儒宗焉。

書史載箕子比干不同

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注。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雖但云太師少師。而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與孔注同。三皆以太師少師爲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彊。讀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殊與孔注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梓人論材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爲短．斲大爲小．略無顧惜之意．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條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兩傍但可以手摸不可得見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勅內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即此勅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斲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元豐中．趙伯山爲將作監．太后出金帛建上清儲祥宮．內侍陳衍主其役．欲將作監模枋截充殿梁．伯山執不與．且援引建隆詔旨．惟大慶文德殿換梁方許用．乃已．邵氏聞見錄乃以爲晉邸內臣奏請．且文其辭云．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乎．失其實矣．

林復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事問材具．嘗有過人者．特險陂忍酷．略不容物．紹熙中．爲臨安推官．有告監文思院常良孫贓濫事．朝廷下之臨安獄．久不得其情．上意謂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復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乾就煅煉成罪．常（按津逮本作當）流潯外．因寓客船以往．中途遇盜．無以饜其求．盜取常手足釘著兩船舷．船開．分其屍爲二．其林竟以勞改官．不數年．爲郎出知惠州．時常有姻家當得郡．憤其冤．欲報之．遂力請惠．其後林弗知也．既知惠．適有訴林在郡日以杖殺人．具有其實．御史徐安國亦按其家．有僭擬等物．於是有旨令大理丞陳橫追逮．隨所至奪獄鞫問．及至潮陽．遇諸道間．搜其行李．得朱椅黃帷等物．蓋林好祠禱所用者．乃就鞫於僧寺中．林知必不免．顧一見家人訣別．既入室．亟探囊中藥投酒中飲之．有頃．流血滿地．家人號泣．從者入觀．則仰臥死矣．因具以覆命．然其所服．乃草烏末及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即亡命入廣．其家以衣衾棺歸葬．始就逮時．僮僕鳥散．行橐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爲收斂歸之．了無所失．其家與之書問相聞者數年．至嘉定末始絕．竟佚其罰云．此陳造周士所記．得之括蒼吳觀其甚詳．夷堅志亦爲所罔．以爲其死．殊可笑也．

汪端明

汪聖錫應辰端明．本玉山縣弓手子．喻樗子材爲尉．嘗授諸子學．有兵在側．言某兒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呼觀之．狀貌偉然．不類常兒．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應聲曰．龍爪拏開白白雲．喻大驚曰．他日必爲偉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子．俾從張橫浦游學．舉進士年十八．魁天下．天資強敏．記問絕人．其帥福州．吏聞其名．欲嘗之．始謁廟．有蠟抱牒立道左．命取觀之．累千百言．皆枝贅不根．即好諭曰．尊不可行也．嗚呼．曰乞詳狀．公笑曰．爾謂吾不詳耶．駐車還其牒．牒之不遺一字．吏民以爲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爲天官兼學士．將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夕伺間．一日內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語．方命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廛．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闌輒扁德壽宮字．下至委巷廁溷皆然．汪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謂陛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薄於事親．而使之規規然營間架之利．爲聖孝之累不小．上顧德壽諱．汪言頗過激．[illegible]之變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頷之不復賜坐．自是眷顧頓衰．會德壽宮市易鷹鶻．詔求之不獲．

他日上詣宮．言其故．太上曰．比已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上還．即詔應辰與郡．蓋近習擿上怒．因事中傷之．（一作）君臣之際難哉．

張定叟失出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語．監者不虞也．夕宿郵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以諉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按津逮本作尚）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某人．殺之者亦甲也．張駭異．使備其說．曰．甲已殺某人．既逸出．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逕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鞫而責賕．故冤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放翁鍾情前室

陸務觀初娶唐氏．閎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爲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齊東野語卷二

張魏公三戰本末略

富平之戰

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川陜宣撫處置使。許便宜黜陟。初上問大計。浚請身任陝事。置司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從以張浚（按當作俊）劉光世以相首尾。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軍從之。浚以御營司提舉事務曲端屢挫敵（按津逮本作虜）。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抵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四年春。金帥（按津逮本作虜）婁室破陝州。李彥仙死之。既而與其副撒離喝及黑峰等寇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寇（按津逮本作虜下同）引衆來犯。又爲端所敗。既而寇勢復振。獻策者多以擊之爲便。浚於是欲謀大舉。召端問之。端曰。平原易野。賊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以大舉。復謀之吳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後可以徐圖。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浚以端沮大議。意已不平。而王庶與端有龍坊之憾。因譖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遞之秦州獄。其部將張中孚李彥琪並諸州羈管。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爲命。及爲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

西事記云。張浚之至陝西。易置諸路帥臣。擾動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

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資。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奪其兵爵之。西人爲之失望。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兀朮。關陝自京西起馳至陝右。與婁室等會。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萬。馬七萬。會戰於耀州。以熙河經略劉錫爲都統制。與涇原經略劉錡。秦鳳經略孫渥。環慶經略趙哲。各帥所部兵以從。吳玠郭浩梅言虜鋒方銳。且當各（按津逮本作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軍行至富平縣。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也。將戰。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敵（按津逮本作虜下同）。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擁兵驟至。直擊環慶軍。趙哲離所部未至。哲軍遂搖。遍而諸軍悉從之。大潰。陝西爲之大震。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河池縣。又退保興州。遂歸罪趙哲。斬之。責劉錫合州安置。陝西兵皆散歸本路。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關師古收涇原餘兵。保岷州。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未幾。大散關復不守。浚時止有親兵千餘人。又退保閬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劉子羽以爲不可。遂檄吳玠郭浩據和尚原。而敵復至。於是下令徙治潼川。（一本州字）軍士皆憤。取其榜毀之。乃止。

西事記云。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銳於進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練軍事。欲亟決勝負於一舉。以至於敗。遂走興元。又走閬中。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亦皆爲潰兵所破矣。

既而張中孚李彥琪趙彬相繼降敵。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圍慶州。於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復譖端不已。時西人多上書爲端訟冤者。浚益忌其得衆心。乃殺之於秦州獄。時人冀不冤之。軍情於是益沮矣。紹興元年。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朝野無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還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撫。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小人。而無辜殺曲端趙哲。以至殺秘閣以崇儲。上方以鑄印。及既敗之後。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

秀水閒居錄云。魏公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右。竭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餘。與敵角。一戰盡覆。用其腹劉子羽謀。歸罪其將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中。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湖湘。俾居福州而已。

其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命吳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師古戰敗降賊。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淮西之變

紹興七年三月。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罷爲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羣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爲王夜叉。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爭毀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聽。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

不相下。一旦使擬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尙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事。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尤瓊之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餘服。而浚竟行之。瓊輩懼。不敢嘗。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撾用軍禮謁拜。瓊登而書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驍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相與連銜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事已甚。今獨有終任德。誠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浚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隸之宗元。趨朝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耳。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朱照竊語於瓊。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呂方坐廳事。聞有大衆。如[illegible]。自教門斫牌而至。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呂拍案歎曰。瞻涓死此樹下。即時亂作。遂執呂祉。及殺中軍統制張景、鈐轄喬仲福、劉永衡、權知廬州趙康直。釋知廬州趙不羣。以其所部七萬人悉叛歸劉豫。至淮岸。遂殺祉及康直。釋不羣使還。浚乃亟遣張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浚遂上章引咎。臺臣交章論列。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之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酈瓊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尙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時司諫王縉則以罪在劉光世。參政張守期爲力求未減。都官郎官趙令裕（一本衿字）則乞留浚。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能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遂詔落職。既而御批張浚散官安置嶺表。趙鼎力救解之。改秘書少監。分司西京。且爲出言官於外。

　退朝錄曰。紹興二十年。浚復上疏論邊事。高宗謂秦丞相云。張浚用兵不獨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爲生事。於是復有永州之命。

　揮麈錄云。淮西軍叛後。趙鼎啓上曰。如張浚者。當再以戎機付之。庶收後效。高宗正色曰。朕寧至覆國。不用此人矣。遂終高宗朝不復再用。

符離之師

孝宗隆興元年正月。以張浚爲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五月。兼都督荊襄。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王大寶、胡銓、王十朋、汪應辰、陳良翰等。皆魏公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警動兩淮荊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虞。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貲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準遣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

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辭難不圖。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韓元吉以長書投浚言和戰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於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耗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大將之權謀智略。既不外見。有前敗於尉橋矣。有近衄於順昌矣。況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江淮固在。其謹守之。故願朝廷以和爲疑之之策。以守爲自強之計。以戰爲後日之圖。自亮賊之斃。彼嘗先遣使於我矣。又一再遣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間待之。蓋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國反欲用兵者云云。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嘗以爲上策。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蹀血朔（本作虜廷）庭。以雪大恥。恭想陛下寢膳不忘。然邇安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說。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復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之地。今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練卒士。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辟國復讐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計也。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爲給度牒五百道。且以一年樁積錢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況海泗唐鄧等郡雖嘗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荊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

之曰。平日頗執權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浩尋知之。謂壽皇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耳。已而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遞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陛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視師。顯忠復靈璧縣。敗蕭琦。宏淵至虹縣。金拒之。會顯忠亦至。遂復虹縣。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並降。二將遂乘勝進。克宿州。捷奏。顯忠遷開府儀同三司。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遷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招討副使。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時符離府軍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絹鞋勒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餘糧盡。由是軍情憤懣。人無鬭志。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號無體統矣。孝宗聞之。手書與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以壁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未達閒。忽報金人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大軍且至。遇夜。軍馬未整。中軍統制周宏先率軍逃歸。繼逃者。宏淵之子世雄。統制左士淵。二將皆不能制。於是顯忠宏淵大軍并丁夫等十三萬衆。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士卒皆奮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飢困而死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浚時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傳言金且至。遂渡淮入泗州。已而復退維揚。窘懼無策。遂解所佩魚假譯差太平州通判張蘊古爲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爲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於是下詔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殽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膺而雪會稽之恥。嘗懷句踐之圖。張浚降特進。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官屬各奪二官。邵宏淵降五官。又責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李顯忠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責潭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兼軍諸將遞降貶竄有差。既而從宣撫司便宜行事。未幾復以浚都督江淮軍馬。既而又復入爲右僕射。仍都督。二年三月。復詔浚淮上視師。浚復議大舉。上不從。四月。召浚還。罷江淮都督府。浚亦罷相。及和議將成。浚堅持以爲不可。湯思退乃白上以張蘊古求和事。由是浚議寢罷。既而金紇石烈志寧遺書議和。有云。乃者出師。窺近。襲我靈璧虹縣。以十餘萬衆。取二小邑。主將氣盈。率衆直抵符離。帥府以應兵進討。憑仗天威。以全制勝。所殺過當。餘衆潰去。計其得喪。孰少孰多。若以符離之役。尚爲兵少

致敗。則請空國之衆。以迎我師（云云）。是歲八月。浚薨。

趙鼎傳云。鼎再相已踰月。或以未有施設爲言。鼎謂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張德遠非不欲有所爲。其效可見。亦足以戒矣。時議回臨安。鼎奏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地。此論不足恤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魏公用事。盡付以恢復之任。公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魏公素輕銳。是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籥、馮方爲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詳審故耳。周益公時爲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輕舉。後魏公知之。極憾益公。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反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新實錄時政記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使魏公不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竊上聞議云。近世修史。本之實錄時政記等。參之諸家傳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各有私好惡。因飾虛僞。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又可盡信乎。與其取誌狀之虛言。反不若取野史傳記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書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富平[illegible]。乃是附會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遺懷書疑酈瓊之語。亦是潘遊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朱公紀事中言。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爲心學哉。其說當遂近易見。乃略不審其是非。登之信史。傳之千萬世。可乎

齊東野語卷三

紹熙內禪

紹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圜丘。先是貴妃黃氏有寵。慈孝（按津逮本作宣）李后妒之。至是上宿齋宮、乘間殺之、以暴卒聞。上不勝駭憤。及行禮。値大風雨。黃壇燈燭盡滅。不成禮而罷。上以爲獲罪於天。且懼壽皇譴怒。震懼不寧。遂得心疾。歸臥青城殿。壽皇知其事。輕輿徑至幄殿。欲慰勉之。値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既寤。小黃門奏知壽皇在此。上矍然驚起。下榻叩頭請罪。壽皇再三開諭。終不懌。自是壽怒不常。不復視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九月重陽節。以疾不過宮。宰執侍從兩省百僚及諸生。皆有疏乞過宮。甲申。上將朝重華。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衛皆失色。時陳傅良爲中書舍人。遂躡上引裾。請毋再入。隨上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於殿下。李后遣人問曰。此是何禮。傅良對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隨之。后益怒。遂傳旨已降過宮指揮。更不施行。於是百僚士庶紛紛之議鋒起矣。十月。會慶節。工部尙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乞會慶聖節。先期諭旨勿先過宮。壽皇御筆。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所有卿等奏劄。已令進御前矣。庚申。詔過宮。又不果出。至戊寅。上始朝重華。都人皆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論奏特立。待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方召還。五年正月、壽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問安嘗藥。臣僚勸

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以離間兩宮。請黜逐。及壽皇疾甚。留正請上侍疾。挽裾隨至福寧殿。泣而出。既而宰執以所請不從。乞出。光宗傳旨令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閤韓侂胄奏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宰執各還第。（國史[illegible]令宰執值入奏[illegible]）復請過宮。許之。至期過午。有旨放仗。當是時。諸公引裾慟哭。朝士日相聚於道宮佛寺集議。百司皂隸造謗。謠傳學舍草茅爭相伏闕。劉過改之一輩。至有生靈塗炭。社稷邱（按津逮本作丘）墟之語。且有詩云。從教血染長安市。一枕清風臥釣磯。搢紳紛紛。無所不至。大抵當時執政。無承平舊公豐度。不能以上疾狀昭示天下。鎭靜浮囂。而搢紳學士率多賢儁釣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負謗。日甚一日。至六月九日。戊戌。壽皇崩於重華殿。本宮提舉關禮馳詣宰執第。告上大漸。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參政陳騤、同知余端禮。力請過宮。俟至晚。又不果出。先是。孝宗未服藥。黃裳等皆請過宮。以熒惑光宗云。壽皇已服藥矣。俟請陛下升輦。已而無他。至是亦以爲妄。不復信。十三日。壽皇大殮。宰執不至。無與成服。人情益懼。留正等遂奏請憲聖代行祭奠之禮。以安人心。往反數四。始得太皇聖旨。皇帝以疾。聽就內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宰相百官就重華宮成服。正等遂迺行之。然中外人情洶洶。以禍在旦夕。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遁去者數人。如李祥等搬家歸鄉者甚衆。侍從至欲相率出城。於是留正等遂發請建儲之議。乞立太子。以重國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甚好。次日宰執擬立太子指揮進入。御筆批依。付學士院降詔。是晚又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以爲初止請立太子。今乃有退閑之語。何邪。會次日朝臨。仆於殿庭。傷足。正疑爲不祥。先是。正嘗從蜀中軌革者問命。有兄伏事之象。及此。問所知曰。上卯生。我申生。害懼兔矣。遂力請罷免。出城俟命。工部尚書趙彥逾時爲山陵按行使。辭汝愚於江。因謂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豈容坐視。當思救之之策可也。汝愚默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時持刀去朝天門叫號自刎殺耳。彥逾曰。與其如此死。不

若如是死。且云聞上有御筆八字。果否。汝愚曰。留丞相丁寧莫說。今事急矣。與卿言亦不妨。彥逾曰。既有此御筆。何以不便立嘉王。汝愚驚曰。向嘗有立儲之請。尙恐上怒。此事誰敢攬（按津逮本作擔）當。且看慈福壽成兩宮之意如何。彥逾曰。留丞相以足疾求去。天付此一段事業與知院。豈可持疑。禍在近。便可舉行。汝愚曰。此是大事。必未易倉卒。亦須擇一好日。彥逾取官曆檢視。適是日甲子。吉。彥逾曰。帝王即位。卽是好日。況官曆又吉。何疑焉。事不容緩。宜而行之。亦順事也。因與殿帥郭杲同議。汝愚遂遣范仲壬及府僚仁論意。杲皆不答。汝愚大恐。彥逾曰。某嘗有德於杲。遂亟告之曰。近日外議洶洶。（一作洶洶）太尉知否。杲曰。然則奈何。彥逾遂以內禪事語之。曰。某與趙樞密只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猶未語。彥逾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今某當誠以告。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而起曰。敢不效命。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遂報汝愚。議遂定。乃謀可白事於慈福宮者。始擬吳琚。琚素畏怯也。琚辭。成云已白憲聖不許。繼用吳環。環亦辭。於是令徐誼薦。適因閤門蔡必勝諭意於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亦諾。憲聖女弟之子。其妻又憲聖女姪。最爲親近。侂胄慨然曰。某世受國恩。託在肺腑。願得效力。於是往見慈福宮提舉張宗尹曰。事勢如此。我輩死無日矣。宗尹曰。今當如何。遂告以內禪事。且云須得太皇主張方可。宗

尹從司爲奏知.次日未報.侂胄懼.遂親往慈福宮.適値憲聖感風不出.侂胄徬徨.立殿廡.乘重華宮提舉關禮適至.適問之.侂胄不敢言.因指天爲誓.侂胄遂具述其事.禮曰.即當奏知.少俟可也.禮入見垂涕.憲聖問曰.汝有何苦.曰.小臣無事.天下可憂耳.憲聖愕然不言.禮曰.聖人讀萬卷書.曾見有如此時節.可保無虞否.憲聖曰.此豈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賴二三執政.旦夕亦且去矣.中外將誰賴乎.言與淚俱.憲聖愀然曰.事將奈何.禮曰.今宰執令韓侂胄在外.欲奏內禪事.望聖人三思.早定大計.憲聖不語久之.曰.我前日略曾見吳琚說來.若事順.須是做.教她且許來早於梓宮前垂簾.引執政面對.禮遂傳旨侂胄.侂胄乃復命於汝愚.始往報陳騤、余端禮及郭杲.并步帥閻仲.關禮使其姻黨閤門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先是.嘉王數日謁告.執政諭宮僚彭龜年等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禪祭.羣臣入.王亦入.執政率百僚詣大行前.奏請太皇垂簾.有旨令韓侂胄同執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詣簾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臣等累入劄.乞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繼又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取太皇太后旨處分.憲聖曰.皇帝既有御筆.相公自當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須降一指揮方可.憲聖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擬指揮以進.曰.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訖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張.憲聖首肯.遂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壽康宮.以任其責.遂召王至簾前面付之.汝愚即几筵殿前宣布聖旨及詔書訖.關禮張宗尹扶掖太子入簾.太皇面諭再三.太子固辭曰.恐負不孝之罪.俯伏號泣.太皇命侂胄入簾.授以黃袍.令扶嗣君往即皇帝位.關禮張宗尹扶掖嗣君至素幄.傳太皇聖旨.令汝愚等勸請.汝愚等奏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尚得爲孝乎.衆扶上披黃袍.上猶卻立.衆扶上就座.汝愚等率百官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傳宣殿帥郭杲.閤門韓侂胄一班.起居內侍扶導.上詣太皇簾前行謝禮.次詣梓宮前行禪祭禮畢.御史臺閤門集百官排衙立班.起居.翌日.侂胄侍上.詣光宗問起居.光宗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瞪眡曰.吾兒邪.先是.汝愚諭殿帥郭杲以五百卒至祥曦殿門.祈請御寶.杲入索於職掌內侍羊驥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璽入其手.或以它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璫取璽從間道詣憲聖以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憲聖方自內付璽與之.（四朝聞見錄云.寧宗即日就光宗寢殿.方於臥內取璽與之.據御璽實寶.安得即位後方取.寶璽玉各有職掌.安得置之臥內.恐非是實.）先是.襄陽歸正人陳應祥等嘯（一作誘）聚亡命.謀以七月望日爲壽皇發喪爲亂.前一夕登極赦至.其徒告之而敗.汝愚遂奏乞召還留正.以輔初政.而御史張叔椿則劾以棄國之罪.遂遷叔椿爲吏部侍郎.正乃復入拜左相.汝愚爲右相.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辭不拜.乃以特進爲樞密使.及孝宗將攢.汝愚建議欲卜山陵.與正異議.遂出正判建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是.汝愚許侂胄以事成日授節鉞.彥逾執政.既而推定策恩.汝愚乃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僅除郭杲節度使.彥逾爲端明殿學士.出爲四川制置.知成都府.侂胄遷觀察使.樞密都承旨.（元係防禦使知閤門事.萬是僅遷一等.）於是二人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過蹙成耳.今既自據相位.以專其功.乃置我輩度外邪.於是始有逐汝愚之謀矣.汝愚覺之.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長沙召入爲待制.侍經筵.及收召李祥、楊簡、呂祖儉等.遂擧諸君子以自壯.然宮中及一時之議.皆歸功於侂胄.自是出入宮掖.居中用事.且嗾伶人劉木爲熹等像.峩冠大袖.講說性理.爲戲於禁中.熹與龜年等屢白汝愚曰.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賞酬其勞.處以大藩.出之於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汝愚不納.曰.彼嘗自言不愛官職.何慮之有.既而熹進對.面陳侂胄之姦.繼而正言黃度欲論之.而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又因進講極論之.聲色頗厲.上怒.遂批出除熹宮觀.汝愚請見.乃以內批袖還上.繼面求去.皆不許.於是彭龜年奏陛下逐朱熹太暴.且言侂胄竊弄威權.爲中外所附.必貽大患.寧宗欲兩罷之.汝愚欲兩留之.既而龜年與郡.侂胄勢由是益張.會彥逾帥蜀.陛辭日.盡疏當時道學諸賢姓名.指爲汝愚之黨.而寧宗亦疑之矣.知閤劉弼謂侂胄曰.趙丞相欲專此大功.日引虛名之士以植黨.君豈但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禍.侂胄恐甚.會汝愚欲除劉光祖爲侍御史.侂胄知其欲擊己.而上方令近臣舉御史.於是以御筆除大理簿劉德秀爲御史.楊大法爲殿院.又罷吳獵.以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韓黨矣.先是.汝愚嘗云.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昇天.又沈有開嘗在汝愚坐曰.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三軍士庶已推戴相公矣.又徐誼語人曰.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蓋指魏王之子徐國公柄也.樓鑰行辭免批荅.有親爲伯父.固非同姓之卿之語.大（按津逮本作太）學生上書乞留汝愚爲伯父周成子晉郎君不令.因讒謂寧宗非光宗子.其說非一端.於是右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聖體不康之時.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黨.以定策自居.專功自恣等事.遂罷汝愚相位.出知福州.既而臺臣合奏.罷郡與祠.於是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府丞呂祖儉等有疏.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共一書.訴汝愚有大功.不當去位.皆被黜謫.未幾.何澹、胡紘疏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且言與徐誼謀.造謗欲衛送太上過越.爲紹熙皇帝等事.遂責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敖陶孫題詩於闕門.有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之句.其後葉翥、汪義端交論僞學.而劉三傑以僞黨爲逆黨.凡得罪者五十九人.省部籍記姓名.降詔禁僞學.而臺省吏蔡璉告汝愚定策時異謀.賓客所言凡七十紙.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獄.賴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既而侂胄遷太傅.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專政.遂開兵端.身死國危.在侂胄固不足責.而當時諸君子馭之.亦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誅韓本末

嘉泰元年五月.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彥博故事.以侂胄爲平章軍國重事.侂胄恐.乞致仕.免允中官.二年十二月.拜侂胄爲太師.立貴妃楊氏爲皇后.初恭淑后既崩.椒房虛位.楊貴妃、曹美人皆有寵.侂胄以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竟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太學生王夢龍爲后兄次山客.監雜賣場.趙汝諮與夢龍爲外兄弟.知其事.於是以侂胄之謀告次山.次山以白后.后由是怨之.始有謀侂胄之意矣.三年.金國盜起洊饑.慮我乘隙用兵.於是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榷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而侂胄久用事.亦欲立奇功以固位.會鄧友龍等廉得北方事以告.而蘇師旦等又從而慫臾之.開禧元年四

月以李義爲鎮江都統皇甫斌爲江陵都統兼知襄陽金人以侵掠增戍盟見責遂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計七月侂胄爲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蘇師旦爲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師旦本平江書佐侂胄頃爲鈐轄日嘗以爲筆吏後依韓門會上登極寘名藩邸用隨龍恩得官驟至貴顯八月以殿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二年以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撫使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副使鄧友龍爲兩淮宣撫使十二月金人（按津逮本作虜）使趙之傑完顏良弼來賀正旦倨慢無禮於是以北伐告於宗廟下詔出師已而陳孝慶復泗州又復虹縣許進復新息縣孫成復褒信縣田琳復壽春府未幾王大節攻蔡州不克軍潰皇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軍亂於城固縣郭倬李汝翼攻宿州敗績執統制田俊邁以往李爽攻壽州敗於是誅諸將敗事者更易諸閫以邱（按津逮本作丘下同）崈爲兩淮宣撫使分諸將三衙江上之兵合十六萬餘人分守江淮要害既而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之地於金人遂封爲蜀王至此侂胄始覺爲師旦等所誤遂竄師旦除名送韶州安置仍籍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爲犒軍費斬郭倬於鎮江罷程松四川宣撫使九月金人陷和尚原十月渡淮圍楚州十一月以殿帥郭杲駐眞州以援兩淮邱崈以簽書開督府既而圍襄陽犯廬和眞西和州德安府陷隨濠信陽安豐軍大散關郭倪棄揚州走三年正月邱崈罷以樞密張巖督視二月金人始退師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安丙及李好義楊巨源等討吳曦斬之四川平以楊巨源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嗣之既而次第復階鳳西和州大散關四月遣蕭山縣丞方信孺奉使通謝命國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八月信孺回自北言金人欲割兩淮增歲幣犒軍金帛索回陷沒及歸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侂胄再三問之乃曰欲太師首級侂胄大怒坐信孺以私覿物擅作大臣饋遺金（按津逮本作虜）人降三官臨江軍居住乃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謀復起與遣監登聞鼓院王柟出使焉於是楊次山與皇后謀俾王子榮王曮入奏言侂胄再啓兵端謀危社稷上不答皇后從旁力請再三欲從罷黜上亦不答后懼事泄於是令次山於朝行中擇能任事者時史彌遠爲禮部侍郎資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錢參政象祖嘗以諫用兵貶信州乃先以召之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鎡皆預其謀議既定始以告參政李璧前一日彌遠夜易服持文書往來二參第時外間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發赤徐答曰恐無此事而王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鎡鎡曰勢必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眞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鎡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誰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喏於道旁者問爲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於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曰有旨吾何爲不知必僞也語未竟夏挺鄭發王斌等以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撾殺之是夕彌遠稱有密旨錢參政欲奏審史不許曰事留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徨立俟門首至晚猶寂然至欲易

衣逃去而李執政方在騶舍以俟既而夏震前驅至傳呼太師來錢李二公疑事泄皆戰栗無人色俄而寂不聞聲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事矣錢參政乃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太師及丞相皆罷陳曰何罪錢不答於是揖二公遂登車去是夕使侂胄不出則事必泄矣二參繼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竄殛侂胄聞上愕然不信及臺諫交章論列三日後猶未悟其死蓋此夕之謀悉出於中宮及次山等宮省事秘不能詳也遂下詔暴侂胄首開兵端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張氏王氏聞變竊取寶貨碎之其後二人皆坐徙斷夏震爲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斬蘇師旦於韶州程松賓州陳自強雷州郭倪郭僎皆除名安置並籍其家李璧張嵓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奪倫魁恩以首論用兵故也乃拜錢象祖爲右相衛涇雷孝友並參政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楊次山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遂以竄殛事牒報對境三省以告自遣退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首於兩淮以謝天下上不許時王柟以出使在金人（按津逮本作虜）帳一日金人呼柟問韓太師何如人柟因盛稱其忠賢威略乃（按津逮本作虜）徐以邊報示之曰如汝之言而朝何故誅之柟窘懼不能對於是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皆不敢與較一切許之以爲脫身計及歸乃以金人欲求侂胄函首爲辭而議時復有梟首之請於是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是諸公聞已有此議上重於施行至是林樞密大中權吏部倪思皆以爲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辱國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謂在朝有憂其忌欲爲之地者是朝堂集議之時獨章文莊良能於衆中以事關國體抗言力爭所謂欲爲之地者指章也（[illegible]）（[illegible]）於是遣臨安府副將尹明斷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且以告論諸路宣撫制置以函首事遂命許奕爲通謝使王柟賚函首以往且增歲幣之數當時識者殊不爲然且當是時金國（按津逮本作虜）實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吳乞買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城守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出師其弱可知矣儻能稍自堅忍不患不和且歲幣可以殺可以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趨其所欲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奸耳而函首以遺之則是彼（按津逮本作虜）之臣隸也何國之爲惜哉且柟侂胄所遣今欲議和當別遣使亦不當復遣柟也王有題詩於侍從宅曰平生只說樓攻媿此媿終身不可攻又時曰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胡未必然又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柟道莫遣當年寇準知亦可見一時公論也明年閤門舍人周登出使過趙州觀所謂石橋者已具述其事紀功勒銘大書深刻於橋柱矣金主嘗令引南使觀忠繆侯墓且釋云忠於爲國繆於爲身泗之乃韓也和議既成乃詔復秦檜官爵以其首主和故耳余按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忠簡抗疏請斬秦檜以謝天下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柟復出使遂函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而戰者亦不免於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余嘗以意推之蓋高宗間關兵間察知東南地勢財力與一時人物未可與爭中原意欲休養生息而後爲萬全之舉在德壽日壽皇嘗陳恢復之計光堯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後却議之蓋可見也秦檜揣知上意厭兵力主和議一時功名之士皆歸罪以爲主和之失及

孝宗銳意恢復。張魏公主戰。與時功名之士靡然從之。獨史文惠以爲不然。其後符離潰師。雖府庫殫竭。士卒物故。而壽皇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侂冑習聞其說。且値金人（按津逮本作虜）寖微。於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時移事久。人情習故。一旦騷動。怨讟並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任情妄動。自取誅僇。宜也。身隕之後。衆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若雜記所載趙師𢍰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撻武學生之憤。至如許及之屈膝。費士寅狗竇。亦皆不得志抱私讎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疎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擇是否而盡取之。何哉。當業竊聞。大父爲棘卿。外大父爲兵侍直禁林。皆得之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錄可信。用直書之。以告後之秉史筆者。

齊東野語卷四

避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今漫集數條於此。以備考覽。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諱政。乃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作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漢高祖諱邦。故史以邦爲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莊助爲嚴助。卞莊爲卞嚴。殤帝諱隆。以隆慮爲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曜。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但言師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白絹。隋文帝父諱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治侍郎不置侍（按津逮本作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書御史代之。中庶爲次庶。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郎爲旅賁郎將。中書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爲江都。唐世祖諱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景子之類是也。唐祖諱虎。

凡書虎皆改爲猛獸。或爲武。如武賁武林之類。李延壽作南北史。易石虎爲石季龍。韓擒虎爲韓擒。高祖諱淵。以趙文淵爲文深。凡淵字盡改爲泉。劉淵爲元海。戴淵爲戴若思。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熟人治人生人富人之類。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亦懷避當時諱也。陸贄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脩從罔拂。韓元策聞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睿宗諱旦。張仁亶改仁愿。元（按津逮本作玄）宗諱隆基。太一君基臣基並改爲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龕爲崇龕。隆山郡爲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薛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爲薯及山藥。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改爲睦州。韋純改名貫之。之純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純改名質（按津逮本作贄）。柳淳改名灌。崔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行簡。程純改名宏（按津逮本作弘）。謝純敏改名約。穆宗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敬宗諱宏。徐宏敏改名有功。（○按津逮本有功下有宋綬會要作宋諱十字）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瀚。武宗諱炎。實炎改名嵩。宣宗諱忱。韋諶改名損。程諶改名仁恪。梁太祖父名誠。遂改城曰牆。晉高祖諱敬瑭。析敬字爲文氏苟氏。至漢乃復舊。至本朝避翼祖諱。復析爲文爲苟。本朝高宗諱構。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鉤光祖是也。加絲字。絢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爲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龍者。如淵是也。勾龍去上一字者。大淵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諱也。○與太子諱和。以和興爲嘉興。唐高宗太子宏（按津逮本作弘下同）爲武后所酖。追尊爲孝敬帝。廟曰義宗。宏文館改爲昭文。宏農縣爲恆農。韋宏機但爲韋機。李含光本姓宏。易爲李。曲阿宏氏易爲洪。祖査宏達以大雅字行。晉以愍懷封廣陵王世子。愍以廣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賢諱。改集賢爲集文館之類。皆避太子之諱也。○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稱野雞夜雊。武后諱曌（[illegible]）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爲重潤。劉思照爲劉思昭。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此避后諱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章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

字行。劉程之避王居家（按津逮本作家）諱。以憲祖字行。[illegible]改名預。本朝章獻太后父諱通。改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州爲崇州。通判爲[illegible]。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至明道間。遂復舊。此則避后家諱也。○錢王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州人呼蜜爲蜂糖。趙避石勒諱。以蘿勒爲蘭香。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爲武明王。武成縣爲武義縣。羊祜爲荊州。州人呼戶曹爲辭曹之類。皆避國主諸侯諱也。○詩書則不諱。若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然厲矣。周禮有昌本之菹。詩有駿奔之[illegible]。大誥寧王。蓋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illegible]王諱[illegible]。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是也。○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雝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臨文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宋仲幾。漢紀元封詔書有將毋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奧萬邦作孚。章式詩曰。[illegible]邦。皆不避高祖諱。○（按津逮本作白）魏太祖名操。而陳思王有[illegible]（按津逮本作白）之句。曹志植之子。[illegible]云幹植不渝。

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威．蓋斥孫權之名．南史有寒逕五虎及虎視之語．則虎字亦不盡避．錢文湖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梁張行叢云文學治行衆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諱．又袁州上表曰．顯榮頻煩．琛悲顯曰．期陝班序．柳文樂曲曰．義和顯耀乘淸芬．皆不盡避中宗之諱．韓賀即位表曰．以和萬民．亦不諱民字．如此類甚多．胡翼之侍講延英曰．講乾卦元亨利貞．上爲動色．徐曰．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侍告曰．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初月．餅之蒸者爲炊．天下以爲非．嫌名舊名諸勿諱．○邦國有不諱者．厲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於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傅．漢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嫌名則有避有不避者．韓退之辯諱．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訓布爲布皓．胃腸爲胃脩．漢武名徹．不聞諱車轍之轍．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若晉康帝名岳．鄧岳改名爲嶽．此則不諱（按津逮本作諱）嫌名也．○二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時．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諱○避諱而易字者．按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云云．蓋當時避諱改爲某字之者變也．如卦變爻曰之也．本朝眞宗諱恒．音胡登切．若闕其下畫．則爲恒．又犯徽宗嫌諱．後遂併恒字不用．而易爲常．正用前例也．○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言長悉曰脩．王羲之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王舒除會稽內史．以祖諱會．以會稽爲鄶稽．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中趙談爲趙同．子張孟談爲孟同．范曄（按津逮本作曄．下同）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爲郭太．李翱祖父名楚今．故爲文皆以今爲茲．杜甫父名閑．故杜詩無閑字．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敍．或改作引．曾魯公父名會．故避之者以勤會爲勤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諱也．○史記李斯傳言宦者韓談．則談字不能盡避．漢書爰盎傳有上盎莊之文．鄭當時傳有鄭莊千里不齎糧之類．此不能盡避也．○范曄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不許．唐賓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音同字別．乃就職．韋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司議郎．柳公綽遷吏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父名少康．爲太子少傅．呂渭劾之．本朝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富鄭公父名言．而不辭右正言．韓縝絳續家諱保樞．皆爲樞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至若後唐郭崇韜父名宏（按津逮本作弘．下同）以宏文館爲崇文館．建隆間慕容彥釗與吳廷祚皆拜使相．而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此則朝廷爲臣下避家諱也．○元稹以陽城驛與楊（按當作陽）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賢驛．且作詩以記之．白樂天和之云．荆人愛羊祜．戶曹改爲辭．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是也．鄭誠過鄖州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欲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避之地故也．虞蕃爲刺史日．更爲任公寺任公村．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至有君臣同名者．厲王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衛侯諱惡．其臣有石惡．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宏皆名裕之．劉裕仁張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元（按津逮本元作玄．下劉子元但元同）宗名隆基．劉子元名知幾．○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周康王名釗．生子瑕．是爲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後廢帝亦名昱．魏獻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相近而字猶異也．若周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申．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尤爲可罪也．○若桓元呼父溫曰淸．此不足責．若韓愈不避仲卿．又何耶．○朱溫之父名誠．以其類成字．司天監上言請改戊巳之戊爲武字．此全無義理．如揚都士人名審．沈氏與審名而不姓．皆執之者過耳．■（按津逮本■作丁）又（按津逮本作人）如梁謝舉聞家諱必哭．近世如趙南仲亦然．此亦不失爲孝．若唐裴德融父諱皋．高鍇爲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鍇曰．伊父諱皋．而某下就試．與及第．因一生罪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一人參右丞盧簡求辭．先屈前一人．使騎使宜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遽而去．李賀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赴進士舉．柳又甚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夢家諱．蠲從故也．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爲工部尚書．郎中于鄴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而死．楊行密父名愍．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爲太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卿．至有興唐寺鐘題誌云金紫光祿大卿御史大及銀靑光祿大卿直去夫字．尤爲可怪．國朝劉溫叟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岳．徐積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過橋則令人負之而過．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　至如唐憲宗時．武昱有詩名．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之．令其改姓．昱辭焉．五代有石昂者．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家諱石．遂更其姓曰右．昂趨於庭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乃怒．昂即解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奸犯上者．即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即休．語罷．長揖而退．徐雖怒．然無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保其姓名．若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爲畿左畿右之類．蔡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聞京閩音稱京爲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興間安惇爲從官．章惇爲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謗其爲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爲万．既而又爲邱（按津逮本作丘）山甫．端明尉邱名岳．於是復改名爲巨山．遂指以爲過焉．嗟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蓋者迷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方巨山爭體統

賈師憲淳祐己酉歲爲湖廣總領（按津逮本作領）時．方岳巨山知南康軍．一日．總所綱運經從星江．押綱軍卒騎悍驛騷．市民橫遭其禍者甚衆．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數輩斷治之．賈公聞之．移文詰問．且追本軍都吏．

巨山於是就斜官（按津逮本作公）牒云。總領雖大。湖廣之脊。南康雖微。江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客。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附隸。此等臣屬也。於都吏何與焉。牒報。賈公得牒。不勝其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俾補易鄂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以送之曰。秋壑秋蟲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曝日

衰安臥負暄。命兒搔背。曰甚快人意。趙勝負暄風檐。候樵牧之歸。故杜詩云。負暄候樵牧。又云負暄近牆壁。又西閣曝日云。凜冽倦元（按津逮本作玄）冬。負暄嗜飛閣。又云毛髮且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欻有託。欹傾烦注眼。容易收病腳。樂天負日詩云。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此皆深知負暄之味者也。冬日可愛。真若可持獻者。晁端仁腎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周邦彥嘗有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行行正須此。戀戀忽已無。余嘗於南榮作小閣。名之曰獻日軒。幕以白油絹。通明虛白。盎然終日。四體融暢。不止須臾而已。適有客戲余曰。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相與一笑。後見何斯舉黃綿襖子歌序曰。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舍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乃知古已有此語。然王立之亦嘗名日窗為大暖軒。謝無逸為賦詩曰。小人挑生事。三冬臥無幬。忽寒束筋骸。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熙。稍稍血氣暢。薰然四體知（一作和）。恍若醉春釀。此法秘勿傳。不易車百輛。君胡得此法。開軒亦東向。蘇公名大蒙。意豈在萬丈。但觀名軒心。人人如挾纊。陶隱居詩異錄載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鑪臘炭。映檐白醉。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陳進道為賦詩。攻媿次之云。處世難獨醒。時作映檐醉。年少足裘馬。安知老夫味。天械與日帷。且復供酒事。寵辱三適。得此更惣飢。向來六逍遙。特書見清異。君家老希夷。相求識同氣。出身歲直身。朝裘假失記。醉中知其天。不飲乃同意。背生暫奇暖（一作溫）。難語紈綺腋。（洪駒父亦有大暖軒詩）

經驗方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症。至有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惴惴。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釅醋調灌。歸途恃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病脛。忽垂泣歸告曰。老妻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藥笈有少許。即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即瘥。其後凡治數人。莫不立驗。然膽礬難有（按津逮本作求）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以備用也。○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以淨水一器。塵羃其上。投膽粟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盦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或淚癢則加生薑粉些少。時以銀箸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奏效。○辛酉夏。余足瘍發於外臁。初甚微。其後浸淫涉秋徂冬。不良於行。凡敷糝膏潤之劑。嘗試略遍。殆撥雜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怪其蹣跚。舉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

日已此疾。法當先以淡鹽水灌瘡口。洎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乾摻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術亦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丸。其後莫子山傳治痢能膽（按津逮本作杜膽）丸。亦止是一味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用事切當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為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為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為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曆長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己（按津逮本作乙）亥四月。皇子告廟祝文。學士李劉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甾擾。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楊府水渠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製甚廣。自居其中。旁列諸子四舍。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為之。退即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繚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即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金（按津逮本作韃）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況此役已成。惟寬容之。言者遂止。既而復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識者謂龜失其首。疑為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燎。潭潭數百楹。不數刻而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潘庭堅王實之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閩漕幕時。方巖山大琮為閫。臞軒王邁實之與方公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巖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與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興方酣適。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攜之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為之愕然。巖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為奇事。實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為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權柄。理宗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即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遂被歸鄉里。自稱勅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瓊崖。同時富沙人紫巖潘牥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錫。後以紹歲乞靈南臺賽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為牥。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為福建帥司機

宜文字曰。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爲仙。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屏亭梅花下。衣皆（按津逮本不以字）白。既而盡去寬衣。巾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淋漓大書一詩於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亭。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酒豪甚。竟脫巾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濯纓之章。衆因謬爲讚歎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禪氣略不懾。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即（按津逮本作則）臥病而死。既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視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根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夫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矣。

齊東野語卷五

四皓名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嘗辨之。王元之在滁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顯如綺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黃公爲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商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南史阮孝緒辭梁武之召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微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蓋各以首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爲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當時所鐫。必無謬誤。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蓋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首一字。向謂明白讀作綺里季夏。亦不可知。周幾曰。追綺季之迹。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謂之四皓。姓譜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是則爲夏黃公益可信矣。按風俗通紀。楚鬻熊之後爲園。鄭穆公之子園。其後爲姓。至秦博士逃難。乃改爲園。陳留風俗記乃園稱所撰。蓋園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嘗居園中。故謂之園公。陳留志稱園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園典。魏有園文生。皆其後也。古字祿與甪字通用。故樂書作祿。鄭康成於禮記甪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甪。所李濟皆辨之矣。然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庚。以居園中。故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

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此又何邪。又與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甪里村甪頭樂。即先生逃秦聘之地。韓詩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錢氏註角觸協音也。淳化中有偓佺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甪。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偓佺曰。臣聞刀下用乃權音。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然甪里作角里亦非也。後漢有甪善叔。乃讀作覺音。何邪。

作文自出機杼難

曾子固熙寧間守濟州。作北渚亭。蓋取杜陵宴歷下亭詩東藩駐皂蓋。北渚陵清河之句。至元祐間。晁無咎補之繼來爲守。則亭已頹毀久矣。補之因重作亭。且爲之記。記成。疑其步驟開闔類子固擬峴臺記。於是易而爲賦。且自序云。或請爲記。答曰賦可也。蓋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晉齊攻戰三周華不注之事。雖極雄贍。而或者乃謂與坡翁赤壁所賦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補之豈蹈襲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機杼者極難。而古賦爲尤難。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韓昌黎亦以爲然也。

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開荊湖閫。遂與孟珙合韃兵夾攻蔡城。獲亡金完顏守緒殘骸以歸。乃作露布以誇耀一時。且繪八陵圖以獻朝廷。遂議遣使脩奉八陵。時鄭忠定丞相當國。於是有乘時撫定中原之意。會趙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數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說。謂非扼險無以爲國。於是守河據關之議起矣。乃命武仲開閫於光黃之間。以張聲勢。而子才合淮西之兵萬餘人赴汴。六月十二日離合肥。十八日濟壽州。二十一日抵蒙城縣。縣有二城相連。背渦爲固。城中空無所有。僅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蝱蠅撲面。杳無人蹤。二十二日至城父縣。縣中有未燒者十餘家。官舍兩三處。城池頗高深。舊號小東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總領七人出降。城雖土築。尚堅。單州出戍軍六百餘人在內。皆出降。市井殘毀。有賣餅者云。戍兵輩橫。亳人怨之。前日降韃。今日降宋。皆此軍也。遂以爲導。過魏真縣城邑縣太康縣。皆殘毀無居人。七月二日抵東京二十里紮寨。猶有居人遺跡及桑棗園。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至是乃殺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見兵六七百人。荊棘遺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故宮及相國寺佛閣不動而已。黃河南舊有寸金堤。近爲北兵所決。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頸處。行役良苦。前無敵兵。所以能盡進至此。子才遂駐汴。以俟糧夫之集。而潁川路鈐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師下鄭州。二十日。趙文仲以淮東之師五萬由泗宿至汴。與子才之軍會焉。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趣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仲文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提新招義士三千。樊辛提武安軍四千。李先提雄關軍二千。文仲亦以胡顯提雄關軍四千。共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義以廬州強勇等軍一萬五千人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則諭之以陸續起發。於是敏子傾軍以二十一日啓行。且令諸軍以五日糧爲七日食。蓋懼餉饋或稽故也。至中牟縣。遂遣其客戴應

龍同許趙糧。凡與諸將議遣勇士諭洛。獨胡顯議為不合。敏子因命顯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陰。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潛赴洛陽。至夜。踰城大譟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之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誘我矣。遲晚。始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採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是晚。有潰軍失道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為北兵大陣衝散。今北軍已據北牢矣。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山椒有立黃紅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卒無備。遂致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飢甚。遂殺馬而食。敏子與諸將議進止。久之無他策。勢須回師。遂遣步軍兩項往劫東西寨。自提大軍濟洛水而陣。北軍衝突堅勿動。初二日黎明。北軍以團牌擁進接戰。我軍分而為三。併殺四百餘人。奪團牌三百餘。至午不解。而軍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議突圍而東。會范用吉下歸順人楚琳者。獻策曰。若投東則正值北軍大隊。無噍類矣。若轉南登封山。由均許走蔡息。則或可脫虎口耳。事勢既急。遂從之。北軍既知我遁。縱兵尾擊。死傷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傷右胯。幾殆。所乘馬死焉。徒步間行。道收潰散得三百餘人。結陣而南。經生界團結砦柵。轉鬬而前。凡食桑葉者兩日。食梨棗者七日。乃抵浮光。樊顯張迪死焉。敏子前所遣答歘應龍。自汴趍糧赴洛。至半道。逢楊義軍潰卒。知洛東喪衄之耗。遂馳還汴白南仲子才二公相謂曰。事勢如此。我輩自往可也。帥參劉子澄則以為無益。抵暮。下令促裝。翌日昧爽趍發。衆皆以為援洛。而前旌已出東門。始知為班師焉。是役也。乘亡金喪亂之餘。中原俶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舊京。氣勢翕合。未為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亡。此殆天意。後世以成敗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論也。此事得之當時隨軍幕府日紀。頗為詳確。近乎忠信皆編三京本末與此互有同異焉。

端平襄州本末

趙忠肅公方開閫荊襄日久。軍民知其威聲。端平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為荊湖制置大使。鎮襄陽。蓋欲其紹世勳作藩屏也。至郡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備。一切廢弛。且諸將不能協濟。反自相忌嫉。而一時幕府亦袖手坐觀成敗而已。乙未五月。唐州守楊侁叛。因舊本州統制軍馬郭勝有異志。蓋楊郭有隙非一日矣。楊之來。郭已疑之。及楊受牒歸。趙乃以檄召郭勝。於是郭之反謀始決。六月二日。趙下令以襄陽簿廳置勘院。將以勘郭勝也。先是。趙幕客蔣應符往司唐州。遂泄其謀於郭。初六日。乘楊侁朝拜天慶節。遂閉城率衆射死侁於涼轎中。凡回易錢之在州者十（按津逮本作千）餘萬。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義軍大軍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殺。卽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反報至襄陽。時制閫諸客方命妓宴趙楷於城西櫂溪。趙忽急召兩制機議事。時趙括夫。瑞州人。以制幹權帥。孫以襄倅權。始知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初九日。先錄行。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捕賊軍馬。攝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者。皆以西師之敗鐫責。趙欲於此立功以為復官之地。七月二日。北軍至唐州敵林。全劉聞之遁去。先又鬬德安守

王旻策援。亦不至。反俱以叛聞。金王至襄。凡犒飲半月而回。既而探報益急。遂已半渡黃河。而王旻歸德安。以黃州克敵軍叛（[illegible]）之軍。德安境遣人招納四千八百餘人。意欲沮拒淮西制帥楊恢。趙欣然從之。九月十日。開王旻帶所納叛軍來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末如之何。趙忽令諸門不許出一人一騎。而所管錄捕司皆行人孫山等。寨探擾是為非。於是襄人愈側足矣。廿三日。棗陽告急。趙復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軍首領侮謾至襄陽江北。對岸不戰而敗。遣李師古持書與趙。趙不答。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關。卽追逐斬守關趙寧以徇。十九日。北騎至襄陽城下。約六七千人。下寨於樅溪山。二十日。戰於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廿一日。北軍始退。十二月。北軍自峽州回。戰於江北。樊城。我師少勝。則以大捷聞。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民居竹木無孑遺。至是物價踊貴。諸將口欲亡何。用散樂段得仙者佐歡。繞城躍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旻帶克敵軍往均州光化軍巡邏逗遛不進。僅至小樊。乃以收復兩郡捷聞。是日。朝廷遣鎮江都統李虎號無敵軍。借光州都統王福所部軍至襄策應。而克敵軍不能自安矣。趙遂急遣王旻避之。出城迓虎。虎傳朝廷宣諭之命。趙鄉泣謝恩。乃對虎慷慨其鬬十餘大舵以歸。無敵軍卽宣言欲剿除克敵。云不因你瞞番人在此。如何我瞞四千里路來。十四日。王旻回。趙令戍郢州。旻特平日燃狎。不從。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犒諸制領。於是克敵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恐矣。有以其言密告趙內機宜者（趙壻）。之宴遂中止。二十日。止宴。李虎、王旻、王顧、楊茂先、李伯淵、黃國（按津逮本作光）弼夏全於府大醉稱歡。達旦而罷。廿一日。克敵軍往南門燒紙。蓋合謀也。夜三（按津逮本作二）鼓。縱火於市東竹竿巷口。及於諸處縱火發號。搶入制府轅門。為門內軍射殺二人。復至東市劫掠。擐甲露刃。不許救撲。至廿三日。火方熄。趙帥於南門城上呼王旻詰問。李虎適在旁。云好斬。言未脫口。而旻首已斷。身皆分裂矣。趙遂下令凡背心有紅月號者皆斬。克敵軍號也。於是刀刃亂下。死者多無辜。然叛軍未盡剿也。未時。火復自南門起。凡官民之居。一爇而空。潛使李伯度教官羅叔度兩家避難東城上。亦為叛軍焚殺。廿三日。遣李伯淵往江北剿殺叛軍。未回。克敵軍遂殺其家。因乘亂劫掠居民尤酷。趙帥於是先焚其父威惠廟。遂同李虎黃國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潛出西門。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覺。遂皆狼狽奔逃而出矣。是日。江北忠（按津逮本作中）衛軍亦反。趙至荊州。復遣都統江海戍荊門。有軍校獲制司印來獻。趙補以統領之職。是時叛亂相仍。趙乃嚴刑以安反側。於教場後掘地方三丈。深二丈。以石作窖。為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杻械。懸梯而下。以犖淮都帥主之。大抵襄州之禍。萌於趙武仲之來。成於王旻招納克敵軍。激於李虎無敵軍之至。自岳武穆收復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減昔日。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先是。郡廳相對有雅歌樓。雄麗特甚。一日趙方坐衙。忽視樓中妓女人物雜遝宴飲。趙怒以為僚屬潛宴。略不避忌。亟遣人視之。則樓門扃鐍甚嚴。凝塵滿室。識者已疑其不祥。韋叔恭時為倅。一夕坐中堂閱案牘。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後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亂作。益知禍患有定數。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韋叔恭得之目擊云。

趙氏靈璧石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姓趙氏。入洛之師。實爲統軍。嘗過嵩嶽縣。道旁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峭峻秀潤。南仲立馬旁睨。撫玩久之。後數年。家居。偶有以片石爲獻者。南仲因詫諸客以昔年行轍所見者。邦永時適在旁。聞語即退。廢食頃。數百兵舁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爲神。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舁歸而未敢獻。適聞所言。始敢以進。南仲爲之一笑。

南園香山

事有一時傳訛而人競信之者。閫古之敗。衆惡皆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乘時以醜名惡聲以誣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大吠村莊等事是也。姑以四朝聞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帥獻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園凌風閣下。今慶樂園即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尚巍然立於閣前。乃枯枿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可盡信也如此。余嘗戲賦絕句云。舊事凄涼尚可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沈。

李泌錢若水事（按津逮本有相字）類

李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中夜潛往謁之。懶殘命坐。撥火中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鄴侯家傳及甘澤謠）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者也。（邵氏聞見錄）又若水謁華山陳摶。曰。目如點漆。黑白分明。當作神仙。有紫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富貴。急流中勇退人也。（湘山野錄）又若水謁陳希夷。曰。子神清氣一。可致神仙。遂招白閣道者決之。乃以爲不然。（畫墁錄）又法雲佛國禪師惟白。傳康節易學甚精熟。未嘗語人。元符辛巳。鄭達夫以大宗丞召。佛國即招達夫飲。併約妙應大師伯華同席。顧妙應曰。如何。妙應曰。決作決作。佛國乃語達夫曰。君異日必爲相。直待蔡元長張天覺顛沛之後。即爰立矣。已而果然。（壁堂遺事）已上數說者同而微異。豈即一事訛而爲數說乎。大抵近世雜說。率多勦入。不可盡信。故余表而出之。

用事偶同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涪翁爲劉壯輿作是是堂詩云。問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子由彈呂惠卿章云。尺蠖。遠命也。推其仁。則可以託國。贅子。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弒君。山谷題半山老人詩云。毀璧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其意蓋指惠卿也。二公豈相蹈襲者邪。其用事遣語。若出一轍。而不以爲嫌也。然韓非子所載放麑。乃是西巴。恐一時偶誤耳。

方翥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雖端傲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既中第。

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偶及試闈異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昏扶掖而出。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日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眞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輒怪主司適存。及元祐中使金（按津逮本作遼）過北門。馮爲留守使。（按津逮本作給）修門生敬。酒適酣。因言昔忝知舉。秘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姑爲改之。擢寘高第。顧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杯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略同。

喬文惠晚歲

喬文惠行簡。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袠矣。時貴以富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喪。況味尤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國有家。聊爲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袠。艱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

趙伯美

趙嘉嶷。字伯美。素號忠直。然性頗猜忌褊躁。故所至與物多忤。淳祐庚戌。旴江峒寇猖獗。以府丞與蒙明發知建昌軍。至則撫勞勸除。漸致安靖。朝廷獎勞之。未幾。以病丐祠。有旨轉一官。別與差遣。時伯美在後省。遂繳駁轉官之命。既而再乞祠。遂主玉局。而伯美復繳其祠。且謂前奏稽遲。是必賄蒙使其兄司農丞革。幹局行賕。遇繳駁筆之所致。以區區支壘。瑣瑣下流。輒敢倚閑氣以遣局於輦下。植死黨而分附於國中。乞收回玉局之命。併從尚書省劄下。吳革實戒勵狀。仰今後不得懷姦事上。苟欲欺君。如或不悛。重寘典憲。省劄既下。吳農丞辨析狀云。革弟蒙分符罔功。以病丐祠。增秩改廳。既被繳駁。聖恩寬大。遂畀祠廩。或予或奪。惟上所命。且革濫綴班行。治事有公宇。退食有公廨。何謂詣局。何謂行賕。況弟蒙始於辭祠。終於得祠。初非干進。何事營求。蓋弟蒙之取怒嘉嶷者。祇緣丁未歲同官京推。以女求壻。屢請不諧。遂成嫌隙。求旴江僚屬之薦舉則有書。求旴江公庫之文籍則有目。厚貌深情。機穽莫測。況於革尤爲無辜。且所謂責勵狀者。乃州縣警吏民之文。抑惟國家待士以禮。三百年間。未聞有此典故。革粗識事體。安敢辨白。但乞將革罷斥。遠迹避怨。實拜公朝之賜。有旨吳革知南安軍。而伯美復上章辨體。且於繳蘇榮藏內謂

榮與革結爲死黨。滋長其惡。議欲與之報復。二年。伯美爲湖南憲。木漾叔清知衡陽。行移之間。微有牴牾。伯美遂上章劾叔清。報可稍稽。復疑爲叔清鄉相謝潰山方叔所匿。遂再疏按之。且言沈匿之弊。謝相大不能堪。遂於榻前奏陳。將承受蘇鐘斷遣。仍作勘會云。據湖南提刑趙嘉嶷按奏木漾。久而未下。謂是相府過奏。乃令臨安府追上承受及通奏進銀臺司等人根究。俱稱即不曾有奏投進。所有木漾。既是外臺已按。雖是未見按章。先合施行。奉旨木漾與祠。初無奏牘。慨經大臣以沈匿之事。力肆攻詆。然以在外小臣。乃敢妝擬罔君上。誣謗宰臣。且不顧廉恥。行賕賂吏。尚氣節者。得如是乎。國朝典故。凌蔑宰相。雖在不赦。朕不欲已甚。姑鐫一秩。罷任。以爲囂虛詐僞。虧國體。壞綱紀者之戒。明年。謝罷相。董槐繼之。嘉嶷爲大蓬。供職後。復有申省狀云。重念嘉嶷重遭遷謫[illegible]

於威勢。不容分疏。但經奏傳播萬里。而元來拔發之事。未能暴白天下。承受蘇鐵久已叛去。忽得其狀。其遠前相之子使其僕任康祖誘臨打回元奏因依。乃是非未發以前。亦謙自知在郡帖害有罪。懼爲民訴。先已囑告謝修。修遂令任康祖誘臨蘇鐵。謂有嘉慶章奏。須先紬某相府。先奏實被謝修分付以水淵打回。第二奏既到。謝修自知敗露。却將蘇鐵送獄。妄令供析。欲乞敷奏施行。俾元來屈抑。稍得暴白於四方。得旨與改正。理還月日。是歲冬。察官朱世元勤伯奏。向者持節湖南。不理民訟。惟理贓錢。不問虛實之有無。但責郡吏之代納。兇復民訟。交通關節。爲郡將所持。遂生怨隙。遂用此罷去。

二蘇議禮

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分合一議。自昔諸儒之論。不知其幾。今姑摭二蘇之議置之。東坡則據周頌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以爲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穎濱乃據周禮爲說。謂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其後朝廷竟從坡說。合祭以至於今焉。

齊東野語卷六

紹興御府書畫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明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睿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爲可恨耳。其裝褫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成式。余偶得其書。稍加考正。具列於後。嘉與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按津逮本作人）物之盛焉。

出等真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並係御題僉、各書妙字）

用克絲作樓臺錦褾　青綠簟文錦裏

大姚牙緊鸞白綾引首　高麗紙贉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軸（或碾花）

檀香木桿　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真跡（內上中等並降付米友仁跋）

用紅霞雲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白玉軸（上等用瑇瑁餘用平等）　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真跡（並石刻晉古名帖）

用紫鸞鵲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綠紙贉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贉紙縫。用御府圖書印。

引首上下縫。用紹興印。

鉤摹六朝真跡（並係米友仁跋）

用青樓臺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白玉軸

御府臨書六朝羲獻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內長篇不用邊道者。古厚紙不揭不背。）

用氈（按津逮本作氊）粉錦　納錦

柿紅龜背錦

紫百花龍錦　皂鸞綾褾等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內趙世元鉤摹者。亦用納錦褾。

綠紙贉　瑪瑙軸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令依真本紙色及印記對樣裝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真跡

用皂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夾背綠紙贉

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鵲錦褾　紫駝尼裏

撥光紙贉　次等簪頂玉軸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或有題跋。於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後用紹興印。並降付米友

仁親審定題於贉卷後。

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真跡
用皂鸞綾褾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贉　象牙軸
用睿思東閣印。內府圖記。

米芾書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贉
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跋定。令曹蓋明同共編類等第。每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冊子

趙世元鈞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褾　瑪瑙軸
或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內府書記印。後用紹興印。仍將原本折下題跋揀用。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褾　青綠簟（據津逮本作樓簟）文錦裏
次等用碧鸞綾褾
白大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出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綾上下褾　碧鸞綾引首
碧鸞綾託襯（金軸）　檀香軸桿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烏相名畫圖）
用曲水紫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
或瑪瑙軸（內下等非膺本用烏犀鮮色軸）　蠲紙贉

唐五代畫朝帶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褫軸頭。旋取旨。

蘇軾文與可雜畫（跋明默遺）
用皂大花綾褾　碧花綾裏
黃白綾雙引首　烏犀或瑪瑙軸

米芾雜畫橫軸
用皂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白玉軸
或瑪瑙軸

僧梵隆雜畫橫軸（隆子榮承受）
樗蒲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瑪瑙軸
諸畫並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後用紹興印。

諸畫裝褫尺寸定式
大軸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經帶四分

上褾除打擫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褾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褾除打擫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褾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須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
引首闊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應搨畫面僉並用眞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旨．

應六朝隋唐出等法書名畫．并御臨名帖．本朝名臣帖．並御書面僉．

內中下品並降付書房．令裝褫書．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複帕象牙牌子．

應搜訪到書法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定驗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曹勛、宋貺、張儉、龍大淵、鄭藻、平協、黃冕、魏茂實、任源等覆定．驗訖裝褫．

應搜訪到名畫．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字文號．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分手裝背．

應搜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背者．令書房依元樣對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古依元本染古槌破用印裝造．睦（按津逮本空一格卽睦字）劉娘子位並馬興祖謄畫．

應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並行拆下不用．別令曹勛等定驗．別行譔名作畫目．進呈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定武（按津逮本無定武二字）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闌道高七寸五分

每行闊六分共四十三行

眞草千文闌道高七寸二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闊八分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闌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闊六分共九行

枯木賦闌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闊九分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一如摹本矣．

應古畫裝褫．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穠豔．亦不許裁剪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背．

應搜訪到法書多係書闌道絹襯背．唐名士多於闌道前後題跋．令莊宗古裁去上下闌道．揀高格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揀用依紹興格式裝褫．

內府裝褫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　褙界　裝背　染古

梵文　定驗　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瑰致．六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卽今背匠也．本朝秘府謂之裝界．卽此事蓋古今所尙云．

解頤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蓋言其善於講誦．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云兜不上下頦．卽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頤解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致脫頤．信非戲語也．

山陵使故事

韓魏公爲永昭山陵使．事畢而英宗不豫．不敢還．至四載．以永厚陵成．復護葬於洛陽．因上疏云．自唐至於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訖．合行求去．遂以司徒兩鎭節鉞判相州．元符間．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有作詞戲之云．草草山陵職事．脈脈憔悴相惜．蓋謂故事當然也．淳熙間．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爲首相．殊以爲疑．尤延之時爲禮官．於是授之以說云．今此乃攢宮耳．不當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說曰．祖宗全盛時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權卜會稽．止當差總護使耳．且歲旱民力何以堪之．於是止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充橋道頓遞使．殊不知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無解能之嫌．亦一時不深攷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爲己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爲名儒．及貴顯．不復爲本生母持服．爲右正言章夏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敵（按津逮本作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爲而作．非徒區區解論也．及論漢宣帝立皇考廟曰．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亡．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稱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非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降所當降．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哀帝議立定陶王後曰．故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當是時而責爲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云云．其論皆出帝追封敬儒爲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厚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爲此論者．皆是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彌彰．前輩蓋嘗評之．故今悉著始末於此．固非敢輕議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後．敬儒封王．紛紛爲是無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爲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立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大哉王言．後世安得而擬議之哉．

詩用事

慶先生.吳之老儒也.擧.弁.皆其子姪行.記問該洽.九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肄業.爲時鄉師.然垂老迹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中牟（名愊號彥渾）.客吳.能詩.善絕句.慶極稱之.以爲不可及.一日過諸猷.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商略平生到杜鵑.慶老至.離膝拜之.曰.子眞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被商周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以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爲博贍.誤矣.

王魁傳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勦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荊公時爲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爲詳定官.舊制.御試擧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發初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爲定.時荊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首.楊樂道以爲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封彌.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荊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晝覩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舊怨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截.長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闈.傳聞可駭.廼自汶挈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悒悒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方開慰.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云.寒窗一夜肆.紛紛來朔風.之子動歸興.輕帆飄如蓬.問子何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教化宮.行將攜老母.寓居擧其中（云云）.予旣去.後醫以爲有疾.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鞠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爲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道一道士與弟覬民自舒州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斷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奏符.傳道其小語云.五十年打殺謝與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幾二十七歲.五十年前.豈前生邪.康侯旣死.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師詩.登科爲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餘歲.三兄弟隨侍.與予同在鄆學.子儀爲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待蘇州崑山闕.來居汶.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汶.事子儀補濰州稅.康侯兄弟自濰來貫鄆陵戶.康侯登科爲第一.省試魁.父監崑山事自渾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冰玉.不知猥褻俚人語.不幸爲匪人所誣.東猥又不爲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興元年九月.舊河舟中記.

向氏粥田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梅賢淑.初事趙汝勵.繼事向子豐.居於霅.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妻得男.楊氏使歸之.以爲己出.且誣報王.王喜甚.卽諭誥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泥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於湖爲本鎮.子豐因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皆廚饌.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開官吏郊迎.深怒勞勸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逮今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祥瑞

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然夷考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雀（按津逮本作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白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所在.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璧山.有二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大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如政（按津逮本作致）宣隆盛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蘄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汝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綱進.卽進職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凡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觔（按津逮本作斤）.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曾不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殄瘁.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嗟乎.先儒之論曰.未有蒙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世有喜言符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悟矣.

杭學游士聚散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士.淳祐辛亥.鄭丞相淸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叩閽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醵誣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寖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鬨.肆罵.時趙京尹與秦教官觀俸.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榜學.俾游士限日出境（按津逮本作界）.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喪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祖宗之立法.庠校以儲材.非惟衒譽昔以貽譏人.羞亦殊寵鄒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允廣前猷.炳炳奎章.薰爲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激教育之如天.愧補報之無地.粗思勸學.何嘗閑講.豈書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

始陰誑其三緘、鈐鑰打於一綱、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順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倂見幾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速禍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可必但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擡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悵（按津逮本作懷）君、稜存知必毀、蛩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北黨分、歸歟雖幸矣、愧未效朱雲、又古詩云、上書如啜嵐全茶、直論國體事無諱、依然茅葺縱橫斜、鈍山老柏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麻、食肉者口徒呻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攜吁嗟、識者將謂秦得邪、淳祐寢不知瑞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喉鳴鷙鴉、失脚奇禍遭羅罝、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揶揄、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閫、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然不然之、至開慶己未、與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炣以參樞輪筆、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舊矣、

齊東野語卷七

鴟夷子見黜

吳江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文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邱（按津逮本作丘）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鳥喙、累大夫種以伏誅、目己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蹤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邊勝境之土、豈應著不共戴天之讎云云、鴟夷之見黜於吳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鴟夷子皮之決、賀季眞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於是益無愧哉、夫貴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眞阿時所好、貴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眞齒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說來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君臣之際乎、司馬

公脩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愍其事、故書之以爲異世之戒云、

王敦之詐

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陽公主、如廁、見漆箱內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食、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倫廁、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廁、敦獨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一王敦耳、何前愚而後倨邪、乾棗澡豆、亦何至誤食而不悟、至季倫之廁、則倨傲狠愎之狀、殆不可得而掩矣、則知敦前此之誤、直詐耳、王荊公誤食魚餌、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大慝、吾於敦重有感焉、

贈雲貢雲

陶通明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自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掇開籠、收於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籠放之、遂作攓雲篇云、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偪仄人肘胯、搏取貯筒中、提攜反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然則雲眞可以持贈矣、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可以持贈、又可以貢矣、併資一笑、

出師旗折

賈師憲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禡祭於北關外、而大帥之旗、適爲風所折、識者駭之、而一時游幕之賓、反傅會爲吉讖、爽致往昔若春秋時晉侯楚人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晉安帝元興二年、桓元（按津逮本作玄）簒位於姑孰、百僚陪列、儀衞整肅、而龍旗竿折、成都王頴以陸機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即帝位、祀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爲荊州刺史、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魏禪、李怡（按津逮本作李昭）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哥舒翰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柱、旍竿折、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宣和間、童貫出師、而牙旗竿折、時蔡攸爲之副、自建少保節度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於後、貫爲執旗卒登屋而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帥旗亦爲風所折、無非亡身敗軍之徵也、按與人水鏡經云、凡出軍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蠶牙卹旗也、又玉曆通政經云、軍行、牙竿旗幹折者、師不可出、出必敗績、蓋旗者、一軍之號令也、安有旗折而爲吉祥者乎、獨有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旛沈於水、衆咸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於通化門、是日牙竿折、時以曜父翰昔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謂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朱氏陰德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驕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追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輩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按津逮本有今字）旣無所償．逼之何益．吾（按津逮本無吾字）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賚之（按津逮本有給字）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中．命（按津逮本命作余中）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括人書者．服子巖．即著齊洲可陵者．遂爲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畢將軍馬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人（按津逮本作虜）認其旗幟．即避之．屢遷至鎭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衞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旣死．其家以鐵組羈之圉中．適遇嶽祠（按津逮本作司）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組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者．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君疇

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能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曰溫陵洪公天錫君疇一人而已．方寶祐間．宦寺肆橫．簸弄天綱．外閫朝紳．多出門下．廟堂不敢言．臺諫長其惡．或餌其利．或畏其威．一時聲燄．眞足動搖山嶽．回天而蝕日也．乙卯元正．以公爲御史．公來自孤遠．時莫知爲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爲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固已聳動觀聽矣．次月．歷封言古今爲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讜按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招召倡優入褻淸禁．（先是正月內呼妓數輩入內賦唱）擅攬權柄．大開賄賂．不斥宋臣．必爲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狠愎之性．甚於淩物．搏擊之狀．旁若無人．不曰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豁除椒塗介芳．天下備嫌．不去一堂．必爲宮閫之累．崇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皋流毒．舢玷抨彈．褫衣錦威．行掊金術．今又移其剝越者剝鄂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倚憑邸第耳．不去文翁．必爲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爲陛下累宮閫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黜罷．臣雖九隕不悔．疏上兩日不報．君疇徑出江干待罪．於是中書牟子才存叟．右史李昴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陳乞祠．除職予郡．宋臣自乞解罷．令首尾了日解職．文翁則與州郡差遣．仍命臺臣與僚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大雨雹土．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又案少司農余作賓．戚畹謝奕懋．至五月．復疏都知盧允升．門局董宋臣及內司諸吏怙勢作威．奪民田．伐墓木等事．蓋言不諱．直搗其姦．疏留中不下．止令尚書省契勘內司爭田伐木等事．及罷內司諸吏職事而已．公論爲之抑鬱．大宗丞趙崇嶓上時相謝方叔董槐書略云．竊惟今日閹寺驕

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不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過之理矣．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謝君得書．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國矣．太學生沈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君疇．且曰．天錫左遷．豈非罪其不當言宦官之過耶．李衞朱應元之分察．豈非論其不復言宦寺之意耶．王埜程元鳳同日超遷．胡大昌丁大全之並遷臺長．豈非賞其不敢言宦官之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默．憤天錫之譊譊．左遷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旣而三學亦皆有書．常丞趙崇潔敏可書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強奴悍僕．作姦犯罪．爲人子者．泣涕而告其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僕．今臺臣爭之不勝．則諸閹所畏者．惟獻左史李俊明再有封事．乞北司洋洋得志．蔑視南衙．將至於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暫兼夕郎．遂繳吳燧儀曹之除．謂近者天錫疏留中．燧謂天錫曰．今日之事．留則俱留．去則俱去．旣聞有疏．遂變前言曰．吾不挈家．不喪女．不懼禍．則可俱去．今當奈何．負天錫所以負陛下也．謝集賢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塵相位．一命已上．皆出親擢．賦性僻介．素不與內侍往還．雖千文字．悉由通進司投進．自知潔其身而袖手旁觀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趨之．比者．天錫又論二璫．非聞聖訓以爲爭田伐木皆王禧侍事．臣費盡心力．上則忠告陛下．益伸威分．下則

彌縫舉體．安位人言．不謂下石之人．撰造言語．鼓弄宦寺．曰天錫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許其爲除朝士而嗾之也．旣謂臣以教天錫攻內侍之事．又謂臣以啓陛下遷天錫之說．必欲醜詆臣於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歸老山林．正其時矣．從此爲宰相者．必將共宦寺結爲一片．天下皆在籠絡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席之拜．使臣亟釋重負．退延殘生．實出保全之賜．御筆批之曰．但安素志．爲是深辨．越數日．除天錫太常少卿．而君疇已在汝上矣．朱應元旣爲御史．月課．乃首劾李俊明．公論大不平．同舍生作書貽之．略曰．溫陵洪公出臺．以執事繼之者．正謂其平時負骯髒之譽．法筵之初．疏某不延頸以望．乃及文溪之去．嫣時煥之貪節．豈以其近書二璫頗忤上意．而時煥與洪有瓜葛．亦二璫所惡者耶．信然．則執事之志荒矣．二璫之橫．三尺童子恨不嚙之．洪公因衆怨．出死力以決之．貂璫逐臺諫．豈人主之本心哉．執事昧於所擇．不知所得幾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時方逢辰君錫在館閣．亦上廟堂書．勸以去就力爭．而謝相不能用公論．旣不能勝二閹．乃實嘗於上．謂內司爭田伐木詞訟．皆臺吏受賄以強察官之判．所以上聞聖聽．況臺吏之家．貲稱富者．使籍錄其家．僅可上裨國計．於是竟降宣諭．指揮令諫官丁大全追上御史臺點檢楊昇．金永．陳楊．叔茂．際發臨安府根勘．籍沒家財．各行黥配．以快其憤焉．初意欲令臺省供以污君疇顏上．察其姦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遂除副端．未幾．謝相罷．而二閹猶未大快其意．復厚賂太學率履齋上舍生林自養．裁書投匭．以攻謝相爲名．力詆君疇云．竊見洪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爲觸邪豸．爲指佞草．專以能攻上身爲急務．以剪除上左右以立名．以奉承風旨爲大耐官職．棘卿左遷．所以正擠財嗣讞之罪．內侍縱曰有過．使其得賢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錫之去．乃酬方叔之羽翼．

豈怨其壻除二廣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劾內侍之過也.吳燧以改除致繳.則曰此天錫之薦主也.李昂英以月評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也.甚而臺省之胥擿發姦貪以孤典憲.亦曰爲內侍泄冤也.含怨之相.誤國殄民.逐之已晚.亦曰爲內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向者李昂英面前奏劄.嘗謂天錫爲方叔私人矣.今攻內侍.實出方叔指嗾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亟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盡誠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學舍鳴鼓攻之.且上書以帝自養之罪.復申前議.備申公堂.乞行重罰.遂從第一等規屏斥.盡除學籍.毀抹綾紙.備榜監學.陸論而朝旨亦有聽諸指揮.雖紛紛若此.曾不傷二瓙之毫毛.至庚申歲吳丞相柄國.始以外祠斥焉.景定辛酉.起君疇爲廣東計使.甲子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即位.首除爲侍御史兼侍讀.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陳公田關會之弊.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公力辭.除升職名出帥閩.聞鶚公在閩.日嘗書格符云.平生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蓋其剛勁之氣.未嘗一日少沮也.

謝惠國坐亡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從容午橋泉石凡一紀餘.咸淳戊辰.朝會慶壽.爲子姪親友所誤.率先帝宸翰爲巨帙曰寶奎錄.侑以自製丹砂金器古琴之類.以進當國者.以爲有覬覦.遂嗾言官.後省交攻之.削其封爵.奪其恩數.且劾其姪常簿章培.江州倅李鈺.客匠蒲呂圻.至欲竄之遠外.禍且不測.閫呂武忠文德平時事公謹.嘗往來.必稱恩府.而自稱爲門下使臣.至是一力回護.幸而免焉.壬申正月.公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歎曰.鶴既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敘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能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差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盡復元官恩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之所無也.

洪端明入冥

洪燾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山.素有元章愛石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搜抉之役.會族叔璞假吞雷鋤斧.將爲築室用.駱輒拏其事.擇刓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己.率其子德其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派其事.璞素豪猾.挾一邑知長.邑令毛衍黎安人.惡其所爲.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於獄.洪公亦以曾任譎停.俾追逮良窘.時王實齋遂守吳.契家也.亟往求援.王爲宛轉.趙憲崇揮故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關而死.璞止從夏楚.僅編管贖鍰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走廁.忽睹駱老在廁云.近山雨後出數石.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纔跬步間.覺此身已在檜樾間.稍至一土神廟.俄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登行.其去甚疾.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駱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駱曰.勿恐.略至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梁可度.則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趨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睹其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畏.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復

有一河.皆濁特甚.俯見道俗沿沒其間.至此方悟爲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人居.道側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峨.四垂簾幕.庭下列肆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扃鐍.隱隱見荷校笞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肆.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傍哨哨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微隨其聲誦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視.而殿上簾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西向.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懼甚.不覺身已立庭下.殺答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如何詭辭.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置叔於辟.一也.駱無子.妻皆老.無以資使.璞資之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盼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肆爲何物.異聲答云.此關邊奮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鞭馬皮而來.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枷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爲僧者曰煜（按稗海本[illegible]）闍黎亦在焉.方疑之.煜忽呼曰.三十哥（[illegible]）安得在此.爲所驅卒叱.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復完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重.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爲先.殺絕次之.戒殺又次之.又問何罪最重.曰.開邊好殺.罪重莫赦.次之（[illegible]）.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illegible]）復扣平生食祿.遂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己姓名下其字如蠅.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娶室女某人.某日爲某事降歸開條.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實某亦人間人.任知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稍前至大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亦大.綠衣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側.特以心微暖.口尚動.未就斂耳.後一歲.璞亦入冥.發身鹽鐵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詰責曰.汝爲僧.乃專以殺生爲事.何耶.昭曰.殺生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饌耳.亟追黃四.無異辭.乃訊足（按稗海本作訖）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傳呼都天判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泣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行昭以營橋立積木上.跌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死.璞亦未幾死.後洪公於庚申歲首以疾謝兩浙漕召.信向所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士.晚雖齟齬.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子侍旁親聞伯魯尚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逢使起岩又（按稗海本作文）立.復詢顛末書之.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竊.則積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類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擒之.大聲中展轉號吼.歷終不可起.徧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

刺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鐫．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王宣子討賊

王佐宣子帥長沙日．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尉湛．謫居在焉．宣子乃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晴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五（按津逮本無五字）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觀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捕功聞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兜鍪出．宣子得之．疑爲諷己．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嘗用此語送蘇尙書知定州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兜鍪．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時．嘗有書與執政云．佐本書生．驟宦處自有本末．未嘗得罪於淸議．今乃與董諸士大夫所不可爲之地．而與數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觀佐爲何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

齊東野語卷八

張魏公二事

高宗駐蹕金陵．張魏公爲守．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云．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楊不得已斬之．又嘗諸學士子有投牒者．閱之則爭博進也．即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羅春伯政事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故（按津逮本作蹊蹺）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汙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婢通．既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逐令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既欠主人之錢．又且汙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已明．合從姦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庸峭

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蘇子容丞相奉使契丹．道北京時．文潞公爲留守．燕款從容．因扣逋峭之義．蘇公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爲謝云．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則謂之庸峭．集韻曰．庸

庶．屋不平也．庸奔模反．庶同都反．今造屈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峭云．二字與前義亦近．似今京師指人之有風指者．亦謂之波峭．雖轉庸爲波．豈亦此義耶．

許公言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沖．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鐵．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竅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沖別．挽留不可．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窘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沖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人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跕於危．僅行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艱嗣．年八十七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士子訴試

王希（按津逮本作龍）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爲二試卷．異其名．皆中選．黜者不服．譁然訴之．王呼其首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則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曾中選否．曰．正爲累試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輩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尙敢訴耶．叱而出之．

趙德莊薦後進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

朱墨史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迹．而使新錄獨傳．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潘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爲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許．攜以渡江．遂傳於世．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顯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號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遍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徐滇玉

永嘉徐瑄．字滇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

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融州。融興家人言。夢眞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融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所融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韓僖奇卜

紹興末有韓僖者。賣卜於臨安之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談（按津逮本作詵）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遂者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何所至。沈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祿。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善（按津逮本下養字）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爲尙書。適逢遇皆卿監郎。曾仲躬名逮。吉父文淸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呂太史隆興癸未試隆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爲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術之神驗如此。

以賦罷相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則大學第六齋云。雨暘固自於天。感召豈無所主。儲發調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歛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閔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宏（按津逮本作弘）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小兒瘡痘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資暘曰。或多以酒麴等物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陳斛南劍翁云。痘瘡切不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爲穩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證。則不得不資於藥。癸酉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黶色黑。唇口氷冷。危證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經一士門。士怪其儀倉皇。因爲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爲稱發少許。俾服之。移時卽紅潤如常。後求其方。甚秘惜之。及代歸。方以見貽。其法用狗蠅七枚（狗身上能飛者）。擂細。和醅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易得。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痘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辨人。極可慮。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令燥。又天花粉（卽瓜蔞根）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米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錫亦用此取效。眞奇劑也。

蜀西士上牢詩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淸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閫。（按津逮本作西）赴鎭之日。朝紳祖酒以餞。適有畫綠竿使者。蜀西士賦詩云。又被羅襦登上牢。選揩雖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季曰翃。字景虞。翊之子櫄。櫄。翃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尙也。

吳季謙改秩

吳季謙愈。初爲鄂州邑尉。嘗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倅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脅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才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圓合盛此兒。藉以文褓。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舟。挾其家至某寺設供。至一僧房庋閣。黑合在焉。妻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於此。扶攜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我聞之有司。密捕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冤亦釋矣。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用是改秩。

作邑啓事

龔聖任言林億甫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媲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齋不茹葷必變食

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鄭元（按津逮本作玄）註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也。錯曰。通謂芸薹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元（按津逮本作玄）裳。冕而乘輅者。志不在於食葷。註云。葷。葱韭之屬。論語齋必變食。周禮膳夫王齋三舉。鄭註云。齋必變食也。疏曰。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illegible]）牢。胡明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必變服。必變食。爲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皆不飲酒不茹葷也。晦庵釋齋必變食亦取莊子。而黃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齋有酒。非也。然禮中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邪。

二李省詩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爲常。李壁季章。墜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省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躡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緊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淸白獸樽。侯卽於己卷改用之。既而皆

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子晁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悵然不知所以。他日或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協。

宗子請給

王介甫爲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詣馬前。公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荊公行一切不恤之政。獨於此事未爲不然。熙寧詔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東坡亦以爲然曰。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其後無戚疏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使與閭巷通。生子則認爲己子。而利其請給。此自古所無之弊例也。

鄭安晚前識

鄭丞相淸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意甚不愜。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迫暮。思索良艱。泛檢韻中有賴字可用。遂用爲末句云。他年榮潤澤。方玉帶圍賴。歸爲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猶未能得着。乃思鞶繫玉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讖。以此知世之所謂富貴。皆非偶然也。

趙僉判花字樣

趙時杖爲平江僉幕。其剏名不雅。凡書判決杖。吏環皆用紙貼之。此亦可笑。其押字作一大口字。而中其下一畫。陳子爽世作守。初到。見之。書其側云。僉判押字大空空。請改之。庶幾務實。仍請別押一樣來。閱者無不大笑。正可與李晉仁睹樣爲對也。

一府三守

放翁筆記言。慶曆初。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范雍並爲知軍。一府三守。不知職守如何分。既非長貳。文移書牒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不載。莫可考也。然諫官御史不以爲非。三公亦不辭。豈在當時亦便於事耶。今按竦先以都部署兼經略招討使判永興軍。既而執中爲同都部署經略使知軍。而詔竦判如故。未幾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蓋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幾又以范雍知軍。竦執中既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故。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騎往來。想不勝其擾。自昔未嘗有也。然則史未嘗不載。而於事安得爲便乎。

六么羽調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羽調綠腰。白樂天詩集自註云。卽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呂調。又不與羽調相協。不知是唐遺聲否。按今六么中呂調亦有之。非特高平仙呂也。唐禮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呂、高平、仙呂在七羽之數。蓋中呂夾鍾羽也。高平林鍾羽也。仙呂夷則羽也。安得謂之不與羽調相協。蓋未之致爾。

香炬錦茵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

遂。吏使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罨。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旣成。恐不嘉。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登聞鼓

筆談言。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稱本京鹵簿。因淸泰間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人傳以爲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正與此相類。皆可資捧腹也。

義絶合離

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婦不孝。官爲逮問。則婦之翁爲人毆死。楊亦預焉。坐獄未竟而値覃霈。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有司以大辟旣已該宥。不復問其餘。小民無知。亦安之不以爲怪也。其後父又訟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瑤以爲雖有讎隙。旣仍爲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合離。皆許還合。而獨於義絶不許者。蓋謂此類。況兩下相殺。又義絶之尤大者乎。初間楊罪旣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旣失之矣。若楊婦盡禮於舅姑。則爲反親事讎。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律爲婚旣不成婚。卽有相犯。並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時皆服其得法之意焉。按筆談所載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卽爲義絶。況身謀殺。不應復坐。此與前事正相類。凡泥法而不明於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宴。命子復講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詢司謁者曰。誰爲之。答曰。新任某州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別後子復一向宦游湘川。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滿。造朝謁光範。季海時爲元樞。詢子復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復以兩編獻。一日後殿奏事畢。上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爾。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進來。季海退以所獻繳入。翼日。上謂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嘗觀之。可喜。蓋欲處之三館。乘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轄。徐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間。則人無間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他日趙丞相進擬。上曰。朕自有人。趙問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嘗見其文字。又問陛下何從得其文字。此必有近習爲道地者。上曰。不然。季海雖知由己所薦。以上旣不言。亦不敢泄。而趙終疑之。未幾召試。故時學士院發策。畢先示大略。試者得爲之備。趙乃以諭周子充云。此非佳士也。克屢詣請求問目。子充不答。及對

貧。殊路窮。六以爲恨。故在玉堂。每當子充制詔。輒稱疾辭。後竟出知台州。

鄭時中得官

鄭時中字復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紳間。好大言。嘗語同舍曰。前舉潘齊。乃備著曾谷先許。今復來矣。有好事聞之。曰。此必谷又許之。乃與偕走其肆。則鄭實未嘗先往。曾沈吟久之。頗自搖首。推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許此命來春必高選。今所見乃不然。雖然。來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舉。却不必問。鄭乃曰。吾家無延賞。來年不郊。非科舉何由得官。谷曰。某見得如此耳。既而程泰之大昌與鄭同齋。程第而鄭不利。時余松茂老爲秦會之客。第三人及第。秦與牒代。余因薦鄭。秦亦悅其辯。設禮有加。鄭無以頌之。嘗聞其季父行可名仲熊者。嘗在太學。目擊靖康金人欲立張邦昌。秦爲中司。特議立趙氏。金酋召赴軍前。秦遂遣妻王氏南歸。已登舟。王聞變。亟步以往。秦時猶未入北軍。因同入肆買蠹紙。人已盈坐。主人攜一卓濟上使坐。王髮懼不能舉筯。秦彙齒之。略無懼色。已乃同至軍前被執。鄭因於坐間舉此事。謂親得之行可。秦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無知者。聞其言。大喜。時行可猶仕州縣。即召用之。二年同爲執政。是歲復乎亦得官。其神驗如此。

詩詞祖述

陸與聞。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

嘲覓舉

直齋陳先生云。向爲紹興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問其京削欠幾何。答云。欠一二紙。數月。聞有舉之者。會間賀其成事。則又曰。尚欠一二紙。又越月。復聞有舉者。扣之。則所答如前。余頗怪之。他日與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見臨安丐者之乞房錢乎。暮夜號呼於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幾文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臥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與大笑而罷。

齊東野語卷九

形影身心詩

靖節作形影相贈神釋之詩。謂貴賤賢愚。莫不營營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釋其惑。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養而欲飲。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神乃釋之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此神自謂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將非趣齡具。所以辨飲之累。又曰。立善常所欣。誰當與汝譽。所以解名之役。然亦惟在趣齡與無譽而已。設使爲善見知。飲酒得壽。則亦將從之耶。於是又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事勿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釋氏所謂斷常見者也。坡翁從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疑傷生。疑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白樂天因之作心問身詩云。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身答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心復答身曰。因我疏慵休罷早。遣君安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閒奈我何。此則以心爲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從而賦六言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然二公之說雖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論。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

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天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遂歷陳彭祖之壽。顏淵之天。仲尼之困。殷紂之君。季札無爵於君。田恒專有齊國。夷齊之餓。季氏之富。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天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君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此蓋言壽天窮達貴賤富貧。雖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直付之自然耳。此則淵明神釋所謂大鈞無私力之論也。其後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影答形詩云。君如烟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此則又墮虛無之論矣。

父執之禮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王丹召爲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友。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然則答拜乃疏之耳。至國朝東都時。此禮猶在。韓魏公留鑰北京日。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與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揭言曰。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此事或傳李稷爲許將。熙寧初呂晦叔子謁歐陽公於潁上。送當拜與否。既見叙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既出。深嘆前輩不可及。崇寧間陸佃農師在政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嵩起。於農師爲父執。一日來訪。延之堂奧。具冠裳拜之。既而岑作手簡來謝云。前日登門展慶。蒙公敦篤事契。俾納貴禮。於公有撝謙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過。然大將軍有揖客。古人以爲美談。今文昌綱轄有受拜客。寧不美於前人乎。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循納拜者。既受之。則報席毀其家。遍拜其父祖。乃始就坐。蓋當時風俗尚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以爲異也。自南渡以後。則世道日薄矣。然余幼時猶見親舊通家初見日。必先拜其家影堂。然後請謁。此禮今亦不復見也。

李全

李全。濰州人。第三。以販牛馬來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張介。引至漣水。時金國多盜。道梗難行。財本浸耗。遂投充漣水尉司弓卒。因結[illegible]不逞爲義兄弟。任俠狂暴。剽掠民財。黨與日盛。莫敢誰何。號爲李三統轄。後復遁濰。業屠。嘗就河淀驅牛馬。於游土中戰得鐵鎗桿。長七八尺。於是就上打成鎗頭。重可四十五斤。日習擊刺。技日以精。爲衆推服。因呼爲李鐵鎗。遂挾其徒橫行濰青間。出沒抄掠。濰青界內有楊家堡。居民皆楊氏。以穿甲製鞾爲業。堡主曰楊安兒。有力強勇。一堡所服。亦嘗爲盜於山東。聚衆至數萬。有妹曰小姐姐。（一云眞女。又曰姑姑）年可二十。膂力過人。能馬上運雙刀。所向披靡。全軍所過。諸堡皆具牛酒以迎。獨楊堡不以爲意。全知其事。故攻劫之。安兒亦出民兵對壘。謂全曰。你是好漢。可與我妹挑打一番。若贏時。我妹與你爲妻。全遂與鬪戰。終日無勝負。全忿且慚。適其處有叢篁。全令二壯士執鉤刀夜伏篁中。翌日再戰。全佯北。楊逐之。伏者出。以刀鉤止大呼。全回馬挾之以去。安兒乃領衆備牛酒。迎歸成姻。遂還青州。自是名聞南北。時金人方困於韃。張介又從而招之。投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間。金人愈窮蹙。全因南附。乃與石珪沈鐸輩結黨以來。知楚州應之純遂納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爲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葬於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爲韃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張林出降。遂併獻濟莒滄濱濰密等凡二府九州四十縣。降頭目千人。戰馬千五百匹。中勇軍十五萬人。附於朝。遂以全爲左武衛大將軍。廣州觀察使。京東忠義軍都統制。馬步軍副總管。特賜銀絹錢等。先是。賈涉知盱眙縣。以事忤淮漕方信孺。劾之。未報。涉廉知信孺陰遣梁昭祖航海致饋以結李全。遂遣人捕得之。齎申於朝。方由是罷。涉召入爲大理司直。未幾。知楚州。時忠義軍頭目李先擧勇有膽氣。且併領石珪沈鐸之軍。李全深忌之。至是極力擠先。涉遂以李先反側聞於朝。於是召先赴密院審察。甫至都門。殿帥馮樹宴之三茅觀。後小寨命勇士朴殺之。於是全益無忌憚矣。先既誅。漣水人情不安。頭目裴淵等遂請石珪爲帥於盱眙。制司大恐。遂令李全率萬人以往。全憚珪。不敢動。制司無策。遂分其軍爲五。乃呼裴淵赴山陽厚犒賞。以專撫析珪。令密圖之。以功贖罪。會珪兵至漣水。珪亦自疑。遂殺淵以歸韃。先是。權臂青胡榘嘗書全狼子野心。不可倚仗。及全擁提於曹家莊擒金人僞駙馬。乃作樂歌以誚之云。春殘天氣何佳哉。鞭審夜自燕來。將軍生擒僞駙馬。獻（按稗海本作韓遵）兵十萬冰山擁。何物輕輕拔胡鬚。萬里烟塵暗邊徼。邊臣玩寇不却擒。三月淮壖殷際血。塞道山東兵。李將軍有擒忠精。鐵鎗匹馬首破陣。喑嗚叱咤風雲生。擒殺擧妖天與力。廟謨成擒不容逸。失駙走。遣膺賞錢。稽顙驟三百匹。防開館使催賜金。背家莊時救胡林。遊魂欲反定關。龐將軍豈知關塞深。君不見往日斬王遵元龍。國命孤危道不得。夫人明日拜函封。乞渾將軍縱狂逸。豈知李侯心膽雄。擒縛劉子機。須臾金牛走敵。猛將有將州。骸僅生無。宗社威靈人制勝。賞錢買全勿輕進。會須入汴縛鄧（按稗海本作韓遵）王。翁鼓歸來取金印。既而涉以病歸。遂以鄭損繼之。損與涉素不相成。幕中諸客擬損嫉怒。乃嗾李全申請乞差眞德秀陳韡兼丙知楚州。於是朝廷遂改損爲四川制置。乃以知閤門事許國用徐本中例換授朝議大夫。再轉爲太府少卿。知楚州。國自是傲然。懼情輕已。開閫之初。命管軍已下皆執朝參之禮。時全已爲保寧軍節度使。前體皆與抗禮。至是幕府來非苟夢玉等慫慂。遂調停約全拜於庭下。國答拜於堂上。議已定。及庭參。國乃儼然坐而受之。全大憤懟。竟還青州。至冬。國大閱淮軍。馬全妻李姑姑者。欲下教場觀軍。實求釁耳。幕府復調停力止。及淮西軍回。人僅得交子五貫。乃盡以弓刀售之李軍。而淮西軍亦怨矣。未幾。全將劉慶福自青來。謀以丁祭之夕作亂。以謀泄而止。既而制府出榜以高顯爲詞。捐犒北軍。慶福亦大會一榜揭於其右。詞殊不遜。次日。慶福開宴於萬柳亭。請幕客及青州倅姚翀在焉。酒行方酣。忽報全至海州。促慶福北還。時國方納謁北軍。徑自南門入衙赴制府。強弱軍方解甲。留見北軍。皆棄去。遂排大門而入。帳前親兵欲禦之。國乃大呼曰。此輩不過欲多得錢絹耳。方行喝散

聞北軍大喊登城，張旗幟，火已四起，飛矢如雨，陽嶺中一僧，徑趨避於楚臺，北軍劫掠府庫，焚燒府舍，圃在楚臺久之，使令姚翀求和，翀遂縋城而出，以直繫書，青州姚通判以長竿揭之，馬前往見李姑姑，李遜辭不能統轄諸軍，以致生變，姚遂請收軍，李云：「只請制置到此商量，便可定也。」姚亟回報，則圃已遁矣。次日北軍得圃於三茅道堂，以小竹輿舁至李軍，圃不能發一語，復送還楚臺，以兵環守，圃遂死，文武官遇害者凡數十人，未幾，全乃入弔，行慰奠禮，且上章自劾，朝廷不敢問也。遂進全爲少保，而以大理卿徐晞稷知楚州。軍變之先一日，荀夢玉已知其謀，亟告於圃，圃不以爲然，至是，全得其告變之書，欲殺之，而夢玉已歸淮，乃命數十騎邀於路而殺之。制府捐三千緡捕賊，而全亦捐五千緡，無獄大率如此。希稷至楚，一意逢迎，全益以驕。既而還青州，或傳爲金人所擒，或以爲已死，劉琸乘時自防，以驅除餘黨，及丞相入其言，遂召希稷，而以琸爲代。琸即以盱眙軍馬自隨，中途所乘馬無故而踣，琸怒，遂斬二謀卒，官人疑其非吉徵也。琸初至軍，聲頗振，不數日措置乖方，南北軍已相疑，適忠義軍總管夏全自盱眙領五千人來，先是全欲殺夏琸，爲解免之，至是，琸留以自衛，且賞其軍以制全。然夏軍素驕，時作過劫掠居民，琸乃捕爲首數人斬之，猶未戢，乃創忠義都統權司，張忠政權副都統，忠政辭不就，楊姑姑知之，遂呼忠政謀所以拒制司之策。忠政曰：「朝廷無負北軍，夫人若欲忠政反，惟有死耳。」遂歸家，令妻子自經，火焚告勅寶貨於庭，然後自詣制司，閉閣逐戒，嚴命夏全封閉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且出榜令北軍限三日出城，是日諸營擾移，自東北門出，夏軍坐門首，搜檢凡金銀婦女多據取之，餘皆疑懼不敢出，制司又從而驅逐

之，有黑旗一對，僅百人，乃北軍之精銳者，堅不肯出，潛易衣裝，與夏軍混雜，南軍欲注矢揮刃，則呼曰：「我夏太尉軍也。」南軍遂不疑之。至晡，大西門上火忽起，至夜，遂四面縱火，殺害軍民，琸遽命守子城，護府庫。凡兩日夜，軍皆無火飯，飢困不復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軍，李姑姑遂與夏劇飲酒酣，泣曰：「少保今不知存亡，妾願以身事太尉，府庫人馬皆太尉物也，本一家人，何爲自相戕若？今日勦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貴乎？」夏全惑其說，乃陰與李軍合，反戈以攻南軍。琸屢遣人招夏議事，竟不至，乃以十萬貫犒軍求和。夏全乃令開一路，以馬軍二百衛送琸出大西門，是夜南奔至寶應，已四鼓矣。從行官屬惟佘元嘏、沙官子，餘悉死焉。夏軍回至淮陰，乃爲時青令閉夾擊，盡得所擄財物七巨艘，既至盱眙，范成、張惠閉門拒之，且就軍中殺其母妻。於是夏全乃輕身北歸，劉琸遂移司於揚之堡寨，朝廷遂改楚爲淮安州，命將作少監姚翀知州事，時李全猶未還，王義深因安用爲權司，劉慶福與張甫謀就楚之淮河縛大浮橋，成告李姑姑，以二人欲以州獻金人，姑姑即遣人請姚翀議事，翀不獲已而往，則大纛已設四果卓，除二客則慶福及甫也。慶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問則箇。」謂李福也。時福臥於密室，凡迂曲數四，乃至。慶福至榻前云：「哥哥沒甚事？」福云：「煩惱得恁地。」劉故問，福有劍出，稍心動，亟出，福急揮劍中其腦，既而甫至，於外呼云：「總管沒甚事否？」福躍身門左，俟其入，即揮劍，又仆之。福遂攜二首以出，乃大張樂劇飲，姚遂揭榜以劉、張欲謀作逆，密奉朝旨，已行誅戮。乃聞於朝，李福增秩，姑姑賜金，進封楚國夫人。未幾，福復以預借糧勞求覓，遂召北軍入城，官民死者甚衆，姚翀賴國安用匿之而免。於是朝廷諸帥各主勦除分屯之

說，久之不決，既而盱眙守彭忳乃遣張惠、范成入淮安說國安令殺李福及李姑姑。未幾，李福就戮，而姑姑則易服往海州矣。其後分屯之說已定，而江閫所遣趙瀟夫勸殺之兵適至，北軍怒爲張、范所賣，欲殺之。二人遂遁去，國安用追至盱眙，彭忳妄之，方大合樂，忽報軍變，姚知張、范已獻盱眙於北矣，彭忳遂爲所擒。既而李全至楚，揭榜自稱山東淮南行省，於是盡據淮安、海州、漣水等處。先是，全遣張國明入朝，宣讒毀書至朝廷，未有以處之，會時青亦遣人至，國明遂遣人報全，全遂殺青。國明極言李全無他意，朝廷遂遣趙拱奉兩鎮節鉞印綬以往，而江閫乃遣申生綺全帳下，謀殺之，事覺，全囚申生，以其事上於朝，蓋全時已有叛志矣。會趙城降遇謀於東海，殺奪全青州運糧之船，全由是益怒，遂興問罪之師，首攻海陵，守臣宋濟迎降，遂進圍揚州，朝廷始降詔削奪全官爵，住給錢糧，命諸路兵誅討，然戰多不利，內外爲之震動。是時全合諸項軍馬，併驅鄉民二十餘萬，一夕築長圍數十里，圍合揚之三城，爲必取之計。會元夕欲示閑暇，於城中張燈大宴，全亦張燈於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馬步極力薄城，趙范命其弟葵領兵出城迎戰，至三鼓，勝負未決，葵先命李虎、丁勝同持兵塞其甕門，至是，全欲遁而門已塞，進退失據，且戰且退，遂陷於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於沮洳亂屍中得一紅袍而無一手指者，乃全也。（先是全[illegible]）時紹定四年正月後三日也。北軍悉遁，制府露布聞於朝，遂乘勝復泰之鹽城，後三月，淮南諸州北軍皆芟滅而去矣。其繼於淮者乃徐希稷之子，實涉[illegible]以希稷向與之忠，遂命與之，後更名璇云。（[illegible]）

王公袞復讎

王宣子尚書母葬山陰獅子塢，爲盜所發，時宣子爲吏部員外郎，其弟公袞待次烏江尉，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嵇泗德者所爲，遂聞於官，具服其罪，止從徒斷，黥隸他州。公袞不勝悲憤，時納拘留鈐轄司，公袞遂詐守卒飲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斷賊首，朝復從之自歸有司。宣子亟以狀白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舍議，時楊椿元老爲給事，張孝祥安國爲舍人，書議狀曰：「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聖人爲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爲爾誅之，當刑也，吾爲爾刑之，以爾之讎麗吾之法，於是凡爲人子而讎於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袞之母既葬而暴

其骨，是僇尸也。父母之讎孰大於是，佐、公袞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也，以爲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袞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陽陽出入閭巷，與齊民齒，（本作等）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春秋之義，復讎，公袞起儒生，詭而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袞，得不死適耳，且此賊掘冢至十數，嘗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爲惡必侈於前，公袞之殺之也，豈特直王氏之冤而已哉。椿等謂公袞復讎之義可嘉，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

弟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詔給舍議。是其後公袞於乾道間爲敕令所删定官。一日登對。孝宗顧問左右曰。是非手斬發冢盜者乎。意頗喜之。未幾除左司。公袞爲人癯甚。王龜齡嘗贈詩。有云貌若尫羸中甚武者。蓋紀實也。

富春子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譬上。聞譙樓鼓角聲。遽曰。且夕且有變。而士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且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爲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爲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爲貢。爲閽者遏留。賀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啓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錢二十萬耳。剝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徙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王宣子失告命

輦轂之下。政先彈壓。然一智不足以勝衆姦。王佐宣子雖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極高。孝皇深喜之。尹臨安日。禁戢羣盜。出嚴。都城肅然。既而以治辦受賞增秩。告命甫下。置臥內。且起。忽失之。宣子知爲所侮。略不見之辭色。他日奏事畢。從容以白上。曰。鼠輩惡臣。窮其姦。故爲是以沮臣爾。上曰。何以處之。對曰。臣若張皇物色。正墮其計中。惟有置之不問。異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今未敢請也。上稱善。

配鹽幽菽

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忙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蘘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豆豉。史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史記貨殖傳有蘗麴鹽豉千荅。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蓋秦漢以來始有之。

疽陰陽證

族伯臨川推官。平生以體孱氣弱。多服烏附丹砂。晚年疽發背。其大如扇。醫者悉歸罪於丹石之毒。凡菉粉羊血解毒之品。莫不遍試。殊不少損。或以後市街老祝醫爲薦者。祝本瘍醫。然指下極精。診脈已。即云。非敢求異於諸公。然此乃極陰證。在我法中正當多服伏火硃砂及三建湯。否則非吾所知也。諸子皆有難色。然其勢已殆。姑俾試一二小料。而祝復俾作大劑。頓服三日後。始用膏藥敷貼。而丹砂烏附略不輟口。餘半月而瘡遂平。凡服三建湯二百五十服。此亦可謂奇工矣。洪景盧所載時康祖病心痔。用聖惠方治腰痛鹿茸附子藥服之而差。又福州郭醫用附子療痔疾。皆此類也。蓋癰疽皆有陰陽證。要當一決於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於脈。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

陳周士

禍福報應之說。多傅會傳訛。未可盡信。今有鄉曲目擊曉然一事。著之於此。以爲世戒。陳周士造。沂齋侍郎振孫之長子。登第爲嘉禾倅攝郡。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取檄代庖於此。乃趙與篆僚謁之隸。是日適以小舟載客游避。初不知郡將之在樓也。周士適面見。周急艤棹趨避。周士令詢之。知爲周也。怒形於色。曰。某不才。望輕。遂爲一卒相侮如此。乃窮詰其數事。作書遂之於趙。偏言贓濫過惡。時趙守兵即日追逮決脊。編置仍押至嘉禾示衆。時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暴之烈日中。淋血臭腐。數日而死。臨危默曰。陳通判屈打殺我。當訴之陰府矣。時寶祐丙辰季夏也。是歲十二月。周士疽發背而死。可畏哉。

秀王嗣襲

秀安僖王。孝皇本生父也。用漢安懿王故事。以子孫嗣襲。安僖薨。子伯圭嗣。是爲崇王。謚憲靖。長孫曰師夔。早卒。師揆嗣。是爲澄王。師垂師禹皆先卒。師禹嗣。是爲和王。師皐又卒。師嵓寶慶元年自知慶元府入嗣。未朝謝而薨。是爲永王。師彌以寶慶三年嗣。至寶祐六年薨。凡三十一年而後薨。是爲潤王。次師貢先薨。曾孫希宇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孫與澤以浙西倉歸班襲嗣。至咸淳七年薨。是爲臨海郡王。其次與晉先卒。是歲冬。與擇以知全州換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間以傍宗入繼者。蓋十居五六焉。

齊東野語卷十

古今左右之辨

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問孰爲是。因致其說於此。與有識者訂之。檀弓鄭氏註云。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河上公註。左。生位也。右。陰道也。禮正義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按津逮本作胛）士虞禮凶事載左胖。吉祭載右胖。從地道尊右。凶事載左胖。取其反吉也。老子又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註。卑而居陽。以其不專殺。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與世傑演番刊稧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喪之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註謂車上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云。軍將尊尚左。按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車同言也。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註。自非元帥。御者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按古人主當阼以右爲尊。而遜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爲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左爲尊也。如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尚右。故後世之厥以右爲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荼。右鬱壘。故張平子賦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載大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則以右爲助之重且大者。漢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爲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重者。必重右而輕左。（皆漢制尚右見漢書史）

史記多誤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漢書贊即史記大宛傳贊）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附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辭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宏（按津逮本作弘下同）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竄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繆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敘孟。其次序顛錯。謂之舛誤。可乎。

文意相類

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哭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殷。雨驟忽止。闃然泯滅。歐公尋繹之。遂以此語作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興天際。歘然車蓋。凝矚未瞬。彌漫霄霧。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溜繩四墜。日中見沬。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張文潛雨望賦云。亂風驚雲奔。驟萬里一蔽。率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飆既定。衆容已復。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旌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皆與此一機括也。

楊太后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真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緡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甚得光堯之歡。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上入浴。竊以僧伽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奬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既貴。恥其家微。陰有所遣。而絕不與通。密遣內璫求同宗。遂得右庠生會稽楊次山以爲姪。既而宣召入見。次山言與后俱凡指他事爲驗。或謂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歸姓楊氏。爲次山。隨即補官。循至節鉞郡王云。（吳雲壑事與此略相類）

脫靴返棹二圖贊

牟存叟端明守當塗日。郡圃有脫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爲圖。又以山谷崇寧初守當塗方九

日而罷。蓋坐嘗作荊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執政趙挺之風旨。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除名謫宜州。遂作返棹一圖以爲對。各系以贊。未幾流傳中都。時相丁大全內侍董宋臣聞而惡之。遂指摘其在郡日饋遺過客錢酒等物。並指爲贓。下所屬郡置獄甚嚴。自此朝紳結舌。馴致開慶之禍。遂二贊削藁久矣。余偶得之。脫靴云。錦袍兮烏帽。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睥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執鞭使之。朝辭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倖歟。藐攜阿章。澄瀾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疎直。惟公之高躅兮。猶神龍之不可以羈縶。翔寫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脫屐兮神閒。區寄兮風雅。唾視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爲使之六年貶道而九日結執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粗釋寺記。捃摭實錄。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嘆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猶鸞鵠之不可以俯啄。翔吾道於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予嘗謂山谷初以書局獲譴。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數。然清名照映於二百年間。士之生世。亦何懼而不爲君子哉。

輕容方空

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今之方目紗也。又後漢章帝紀。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註。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可成此紗也。劉公詩云。輕衫細末着方空者是也。二紗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范公石湖

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櫟堂。他亭宇尤多。一時名人勝士。篇章賦詠。莫不極鋪張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過吳。范公招飲園中。夜分題名壁間云。吳臺越壘。距門纔十里。而陵谷沉於荒煙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閟絕境。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耶。爲[illegible]而前後所題甚[illegible]。

多蚊

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羣聚噆嚙。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曰。湖州多蚊蚋。豹腳尤甚。且見之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鷹。又云。風定軒窗飛豹腳。蓋湖之豹腳蚊著名久矣。嘗傳秀王入侍壽皇。聖語云。聞湖州多蚊。果否。後侍宴。因以小金盒貯豹腳者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亦且塵乙覽矣。蓋蚊乃水蟲所化。澤國故應爾。聞京師獨馬行街無蚊蚋。人以爲井市燈火繁盛故也。吳興獨江子匯無蚊。故傳

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故饑信乎望蚊詩云安得神仙術試爲施康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匯然余有小樓在臨安軍將橋面臨官河污穢特甚自累祖秋每夕露眠寂無一蚊過此僅數百步則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曉者渡淮蚊蚋尤盛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談圃云泰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烟薫之方少退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嘬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卽其地也聞大河以北河水一解如蚊如蠅若信安滄景之間夏月牛馬皆塗之以泥否則必爲所斃按爾雅翼蟁母一名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每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夜則鳴吐蚊於叢葦間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鳥類青鷁而觜大常於池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鳥又謂之鷏然以其羽爲扇却可辟蚊嶺南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其說亦然淮南子曰水蠆爲蟌孑孓爲蟁兔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今孑孓汚水中無足蟲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沈久則蛻而爲蚊蓋水蟲之所變明矣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爲指掌所捫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號爲豹脚又其字或從昬志其時也又爲閩以蟲之在門中也說文曰秦謂之蜹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羞也蓋白鳥謂螢以蚊爲糧云然則育蚊者非一端固不可專歸罪於水也因來歎說戲爲吾鄉解嘲（孑俱舒反。孓劇二反。）

兪侍郎執法

吾鄉前輩兪且軒侍郎嘗墨戲竹石蓋效洸射澤而自成一家遂令爲人寶重然久知其能書而不知其爲人因嘗其概於此侍郎名澂字子清用伯祖關擧侯（字上音）恩入仕中刑法科短小精悍清謹飭約貌易無畦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爲福建檢法陳應滋爲帥三山治盜過嚴一日驟斬十囚欲投諸海澂白其長曰朝廷有憲部而郡國無憲臺可乎力爭之因命閱實遂爲區別獄者臘者各若干陳始悟而從其其有守悉從之且薦以京削爲刑部郎日有鄉豪某以俠稱爲時所畏殺人除罪其奴獄上殿之請自稱豪因得其直光宗壯之卽日除大理少卿然竟爲豪構去又常德有舟梢程亮殺巡檢朱正國一家十二口累歲始獲乃在肇赦前吏受其賂欲出之澂奏援太祖朝戮范義超故事以爲殺人於異代旣更開國大霈猶所不赦況亮乎於是遂正典刑他可紀者尙多後權刑部侍郎以侍制致仕家居十年乃終年七十八且軒其自號也兪氏自退翁起家未七十而納祿者至澂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園池琴書歌舞之樂鄉曲榮之後余得竹石二紙於故家甚如黍米木石亦奇潤自成一家上題印曰居易戲作蓋闢擧侯所爲也因知子清戲墨有所來此亦人所未知者因併表而出之

尹惟曉詞

梅津尹渙惟曉未第時嘗薄遊苕溪籍中適有所盼後十年自吳來霅艤舟碧瀾問訊舊遊則久爲一宗子所據已育子而猶挂名籍中於是假之郡將久而始來顏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對若不勝情梅津爲賦唐多令云蘋末轉清商溪聲供夕涼緩傳杯催喚紅妝慢綰烏雲新浴罷拂地水沈香歌短舊情長重來驚

鬢霜悵綠陰靑子成雙說著前歡佯不采颺蓮子打鴛鴦數百載而下眞可與杜牧之尋芳較晚之爲偶也

都廁

劉安別傳云安旣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應斥八公爲安謝過乃赦之謫守都廁三年半山詩云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雞犬得長生然則都廁者得非今世俗所謂都坑乎然則字亦有數義說文云廁淸也圊也莊子庚桑楚篇適其偃注云偃屛廁也屛廁則以偃溲旣夕禮甸人築坅坎隸人涅廁塞廁萬石君傳建爲郎中每五日歸謁親切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澣洒孟康註曰廁行淸牏行中受糞函也他如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心動執豫讓高祖如廁心動見柏人金日磾如廁心動擒莽何羅范雎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賈姬如廁逢彘陶侃如廁見朱衣劉寔王敦並誤入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和季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廁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之類甚多皆爲溷廁之廁無疑而張晏傳大將軍靑侍中上踞廁見之晉灼則謂牀邊爲廁張敞傳奉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註曰廁側臨水韋昭則曰高岸狹水爲廁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註亦曰岸之邊側也因併攷著於此云

敬輿莊唐書

王元敬大卿綠強記自遂不輕許可嘗註唐書自以爲人莫能及括蒼老士某者深於史學亦嘗增註唐書因借以求正焉王讀至趙成兄害之事註焉云趙成蓋君也嘗以弑害豈特謂殺此書殊未然遂歸還之某士者大不平徐起答之曰殺兄之字蓋本孟子象曰以殺舜爲事今卿殺兄之字出於何書王倉卒無以爲對是知文字未可以輕嘗議也

黃子由夫人

黃子由尙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尙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𢍰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爲之作記誤書鳥獸魚鼈咸若商王以興紙已鐫石分墨朝行胡夫人一覽卽知其誤會炳如以疾謝賓客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舉舍張蓋毆人等事斷其僕諸士旣聞其事遂作小詞嘲之作爲夏王道不是商王蓋鳥獸魚鼈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死其婢竊物以逃惟得之送臨安府從善衙之遂釋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奕者鄭日新通（鄭亦畫人也）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鞫之未幾子由以帷薄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用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蒼亦死其婢錢氏悍甚獨任一僕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而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係官竟斃於獄且復焚之未幾僕家學其冤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謫錢氏於庭經警且被係質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掩也如此

拼淚灑

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吳郡王冷泉畫贊

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德壽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鞵筇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爲邏者聞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壘石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亦可謂戚畹之至榮矣。畫今藏其曾孫潛家。余嘗見之。

絹紙

坡翁嘗醉中爲阿嬌賦停齋。明日觀之。紙乃絹也。遂自題於後云。古者本用絹素。近世失之云。蓋古人多以絹爲紙。烏絲欄乃織成爲卷而書之。所謂匹紙者。亦以匹爲紙也。按蔡倫傳云。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乃用木膚麻皮等。附修文殿御覽載晉人擬帖數有白絹草書白絹行書白縑絹楷書之目。又魏太和間博士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辨紙字云。今世其字從巾。蓋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疊。即名幡紙。故字從糸。此形聲也。蔡倫以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而糸巾則殊也。盧仝茶歌有白絹斜封三道印之句。豈以絹書之耶。

陵重游命

吳興人陵重元鼎。少領鄉薦不第。晚就兩廡。更數試復不入等。章文莊兄弟皆與之同舍。嘉定戊辰。文莊兄弟在朝。誕入京將更試。請曰。二兄何以授我。乃相與作儷對數十付。已而文莊入爲考官。得誕卷甚落。所批稍高。編排當在上二等。已而曰。名器不可以故人私之。但使脫助教足矣。於是稍移向下。既而算計四等合放若干。而誕之名適在末等之首。竟垂翅而歸。一文學之微。造物亦靳之耶。

椰酒菊酒

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椰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九日菊酒。以淵明採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雜記所載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時。併採莖葉雜糯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

混成集

混成集。修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眞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又言無太最最知音。極喜歌。木笪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笪遂補教坊都管。職值衙事。因賞之。以避好事者。蓋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

明眞王眞人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媼也。居常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村落。殊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憩。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風不可療者。還可禳解否。媼曰。此特細事。命市眞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且爲持呪。俾之沐髮。蓋是時恭聖楊后方妹韓。心有所疑。而髮薦不解。意有物出示（按出示二字疑當爲[illegible]字之誤）以此偏求療治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眞。俾主之。累封眞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詩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勳。於是以黃絹方丈。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後住太乙東宮。

牙

詩曰。王之爪牙。故軍將皆建旗於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訛轉爲衙。衙瑣論云。突厥與李靖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牙飾之。所以自表識也。太守出有門旗。其遺法也。後人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爲廨舍。兒子爲衙內。唐韻註。衙府也。亦訛。武德元年宇文化及下牙。方敢啓狀。釋文。牙旗名也。軍中所建。高保勗病。召衙內指揮使繼勳。衙內蓋官稱耳。唐謂前殿爲正衙。豈亦以衙使建旗而名耶。

字舞

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

齊東野語卷十一

黃德潤先見

黃洽德潤。半阜陂為臺諫。執政未嘗有大建明。或譏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內禪。一日朝退。留二府賜坐。從容論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為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語。自今不復得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語。欲復見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以大資政知潭州。後壽皇在重華宮。每撫几嘆曰。悔不用黃洽之言。或至涕下。

譜牒難考

歐公著族譜。號為精密。其言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琮以下譜亡。自琮八世生萬。為安福令。公為安福九世孫。以是考之。詢在唐初。至黃巢時幾三百年。僅傳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纔百四十五年。乃為十六世。恐無是理。後世譜牒散亡。其難考如此。歐陽氏無他族。其源流甚明。尚爾。矧他姓邪。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吳人。（國史作杭州人）初名裸。登政和第。徽宗改賜今名。靖康初以太學正兼明堂司令。與路允迪

宋彥通奉使金國。割三鎮太原。尊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之。因於界中。淵聖北遷。茂實冠裳迎謁。拜伏號泣。請侍舊主俱行。不從。且誘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者。蓋將大用。遂留之雁門。先是。自分必死。遂囑友人董詵。以奉使黃旛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敘云。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所當從其主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旛裹其屍。及以所篆九字刊之石。埋之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蓋昔年病中嘗夢遊清涼境界。覺而病愈。恐亦前緣。今預作哀辭。幾於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若蘇屬國牧羊海上。而五言之作。始敢援此例云。詩曰。齟齬老書生。緣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倚復盟好。仗節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漫漫。儉猴巢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窮家。坐閱四序遷。同來悉已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詎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嘆安得歡。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巢不汗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盡風奔。王蠋獨守節。齊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老為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投江海。近或死朝昏。斂我不須衣。裹屍以黃旛。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刊。我室年尚少。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泊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飢寒。歲時一醉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異鄉寄沉冤。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後竟以憂憤成疾。殂北人哀其忠。為之起墓雁門山。歲時致祭焉。所記張浮休之弟確。嘗為烏延帥幕。獨不廷謁。貴實及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皆可以補史闕。後董銑自拔歸南。上所為詩。贈直龍圖閣。國史雖有本傳甚略。且無其詩并敘。與此亦少異。余訪之北方紀錄。得其實焉。

何宏中

何宏中字廷遠。先世居雁門。父子寄守武州宣寧尉。致王事。宏中宣和元年武舉。廷對第二名。與滑州韋城尉。汴京被圍。獨韋城不下。後為河東河北兩路統制。接應副使武漢英守銀冶路。立山寨七十四所。漢英戰死。宏中堅守。以糧盡被擒。金人憐其忠。授之以官。廷遠投牒於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死力。若輩乃欲以此嚇我邪。因西京獄。久之。免為黃冠。自號通理先生。起紫微殿。遷徽宗東華君御容以奉之。所著有成真通理二集。正隆四年病歿。臨終有詩云。馬革盛屍每恨遲。西山餓死亦何辭。姓名不到中興歷。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國史乃失其傳焉。

姚孝錫

姚孝錫字仲純。豐縣人。登宣和六年第。調代州兵曹。金人寇雁門。州將恇怯議降。孝錫竟投牀大鼾。不與其議。既得脫去。遂往五臺藉移疾不仕。因家焉。時年三十九。治生積粟至數萬石。遇饑歲。盡出以賑貧乏。鄉人德之。所居正據五臺之勝。亭榭數十座。花竹百畝。中歲盡以家事付諸子。日與賓朋放浪山水詩酒間。自號醉軒。至八十三乃終。有集號雞肋。有題滕茂實祠云。本期蘇鄭共揚鑣。不意芝蘭失後凋。遺老猶今猶涕淚。後生無復識風標。丙既屬虜羈前塞。水津機爭日葬橋。追想平生英偉魄。凌雲一笑豈能招。七言如飾物。後先南北異。人情冷煖古今同。久客交情諳冷煖。衰年病骨驗陰晴。元（按津逮本作玄）髮事年當抱

病。子山終日苦思歸。深林有獸烏先啼。幽圃無人泉自流。食貨豈復甘藜莧。客病空懷裴楚音。五言如岸張魚吹沫。山空石轉雷。谷處生地穎。境寂散天香。皆佳句也。

蜀娼詞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之遺風也。放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呪你。或謗翁嘗挾蜀尼以歸、即此也。又傳一蜀妓述送行詞云。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

榿木

杜詩乞榿木詩無音。或謂作豈。而韻書亦無此字。集中又有榿林礙日吟風葉。鄭氏註曰。五米反。若然。當作獸字。余嘗見陳體仁煒明云。見蘭叟讀若欹韻。頗以爲疑。後見劍南詩有著書增木品。覓句見榿栽。又荆公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榿。小園封植佇華滋。登僧款昔爲然。榿櫳獨有之。不才木也。或謂即榿云。

辯章

毛詩采菽平平左右。毛氏傳曰。平平。辯治也。正義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讀詩記引荀子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云平平左右。今考書傳不見辯章。史記作便章。徐廣云下云便程。則訓平爲便也。闕按尚書並作平字。索隱云。古文尚書作平字。此文蓋讀平爲蒲庚切。平旣訓辯。遂爲辯章。蓋兩生本亦同。讀以伏生書爲今文。安國書爲古文。堯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辯章者。今文也。特未知詩疏所援書傳爲誰作耳。昌黎袁氏先廟碑亦云贊辯章。

曹詠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詠勒停。安置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時已不能言。惟中出一劄。乞以熺代輔政。上覩之無語。旣出。呼幹辦府間何人爲此。則答以曹詠。遂有是命。詠初寘名冗中。並緣功賞。列得班行。嘗監黃崗酒稅。秩滿到部。注某闕。鈔上省。檜押勑。覩見詠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擬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舖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詠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公忘之邪。詠曰。昏忘實不省於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詠。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詠秀才絹二疋。蓋微時案遊富人家。得錢五千。求益不可。詠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旣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顯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詠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真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隙。台州之獄。詠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詠實預其密謀。熺本檜妻黨王氏子。蓋駿。嘗燕飲。有優者進妓。熺於座中大笑絕倒。檜殊不懌。檜素畏內。妻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鶚。皆位朝列。詠嘗勸檜遷一飛。以補熺處。未果而檜死云。

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朱漢章本末

紹興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內禪。前一日。宰相朱倬罷。倬字漢章。三山人。登宣和第。或謂其陵州裴氏之弃也。其實因劉貴妃以進。妃北人。流寓閩中。有殊色。中貴人黨神御者。圖上其貌。久之不省。始歸西外之宗家。乞日。上見悅之。命召入。遂有寵。其父悊。後至節度使。倬居鄉里識之。密緣結交。後爲學官。請外得舒州。將陛辭。聞知上燕閣所觀史傳。於奏疏中道之。大稱旨。留爲郎。不數年爲中司。遂至宰相。及懸王十朔。其在臺嘗風陳丞相康伯去之。陳以告汪聖錫。汪曰。彼爲中司。胡不自擊之。陳曰。提公議也。汪曰。彼且長公議。相公偏不畏公議乎。既而十朔不自安。請外。將予郡。倬又曰。婦人如何作郡。乃得外大宗丞。公論大喧。然上眷殊厚。辛巳親師回至平江。洪遵、時爲守。時倬與康伯並相。遵以求入爲請。倬唯唯。康伯曰。進退近臣。當由上意。非某所敢知也。及將內禪。康伯奏書翰苑編員洪邁在近。欲召之。倬恐其非出己。即曰。不可。其弟適。新爲右史。今復召邁。此蘇軾與轍所以變亂元祐也。上不召邁。副端張震奏父爲同列言。上方行堯舜之事。此人豈可輔初政。不去之。必爲天下患。遂力攻之。上初不聽。時競傳羣臣在學生員皆免解。倬子婦厚嘗肄業。旣蔭補矣。亦欲並緣在學人例冒名其間。冀父爲得其事。疏中言之。上始怒。遂縱相。兼君適當制。有云。爲名子邦家之甚。曾未聞於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於時休。時冀父疏不付出。內外莫知其所坐。聲倬亦自疑懼。惴惴累年。狂公帥閩。至郡。方欲謁之。一夕暴卒。國史本傳乃謂高宗有內禪意。倬首贊之。及孝宗即位。諫臣以爲首。以壅儲本。或以爲脈藥而死。皆不然也。

陸務觀得罪

陸務觀以史師垣薦賜第。孝宗一日內宴。史與曾覿皆預焉。酒酣。一內人以帕子從覿乞詞。時德壽宮有內人與掌巢子者交涉。方付有司治之。覿因辭不敢。曰獨不聞德壽宮有公事乎。遂已。它日史偶爲務觀道之。務觀以告張燾子宮。張時在政府。翼日。奏陛下新嗣服。豈宜與臣下燕狎如此。上愧。問曰。卿得之誰。曰。臣得之陸游。游得之史浩。上由是惡游。未幾去國。

蘇師旦麻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方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祓與之昵。欣然順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稱對所爲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論譁然。而擬祓左司諫。諸生爲之語曰。爲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於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擬於諫官。既而倖詐。蘇得罪。祓遂遠貶。

雷變免相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相葉顒魏杞皆策免。先是。會慶節。金國使在庭時受誓減突。議者欲權免上壽。就館錫宴。廟堂姑息。不能主其議。宴集英如常。天變旣偶然歟。洪邁當制。有曰理

第八十四冊

33A

陰陽而遂爲物所嘆。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蓋有所風也。

高宗立儲

孝宗與恩平郡王璩同養於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猶未堅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普安府教授。即爲王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按津逮本有十人二字）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按津逮本無此六字）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慈孝李后

慈孝李皇后。安陽人。父道本戍方諸將。故粗悍也。后天資悍妒。既正椒房。稍自恣。始成肅謝后事高宗及憲聖甚謹。至后頗倨慢。或乘肩輿直至內殿。成肅以爲言。后恚曰。我是官家結髮夫妻。蓋謂成肅自嬪御册立也。語聞。成肅及壽皇皆大怒。有意廢之。史太師已老。嘗詔入見北宮。密與謀。浩以爲不可。遂已。宮省事祕。莫得詳也。其後益無忌憚。貴妃黃氏有寵。后妒。每欲殺之。紹熙二年。光宗初郊。宿青城齋宮。后乘便遂寘之死地。或以聞。上駭且忿怒。於是遂得心疾。及上不豫。兩宮有間。言天下寒心。皆歸過於后。后以慶元庚申上仙。權殯赤山。市舉。嘗毁山崩。亟復修治之。

道學

伊洛之學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遡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於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諸公而始無餘蘊。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於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蓋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於是更目之爲僞學。臣僚之薦舉。選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於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釁。而向之得罪於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嘆也已。

鄧友龍開邊

鄧友龍。長沙人。嘗從張南軒遊。自詭道學。既登朝。時論方攻僞學。因諱而晦其事。時外祖章文莊公爲學官。嘗以祀事同齋宿。談謔之際。友龍不能堪。以語及之云云。章戲之曰。若然。則又是道學矣。友龍面發赤。大銜之。未幾入臺。章公由學士院補外。公本謝丞相客也。會友龍爲右史。而宇文紹節自右史代

之。於是召文莊爲宗政少卿。友龍不能平。以嗾紹節。紹節甫供職。未及受告。首論其事。語侵謝。蓋亦以見厭於韓矣。章命既寢。謝遂去國。而友龍亦出爲淮西漕。日夕謀復入。時金人方困於北兵。且其國歲荐飢。於是沿邊不逞之徒。號爲跳河子者。時時剽竊邊事。狀陳說利害。友龍得之以爲奇貨。於是獻之於韓。韓用事久。思釣奇立功以自蓋。得之大喜。附而和者雖不一。其端實友龍發之也。孔子所以投鄙夫患得患失者。有以夫。

文莊論安丙矯詔

安丙之誅吳曦也。矯詔自稱宣撫副使。遂徑入衙上奏。時章文莊直學士院。因謂矯制假命。一時權宜濟事可也。事定奏功。便當退用初銜。而遽稱所假。是豈復有朝廷乎。今爲朝廷計。宜先赦其矯詔之罪。然後賞其斬曦之功。則恩威並用。折衝萬里之外矣。而時相方自以爲功。謂此詔非矯。實朝廷密旨。且詔御樓受俘。於是議不果上。已而受俘之議雖格。而竟以所矯官職授之。其後丙亦自悔。否則又一曦也。

王沈趨張說

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景文沈瀛子壽。始俱在學校有聲。既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衆皆韙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譏鄙之。久皆不安而去。

協韻牽強

詩辭固多協韻。晦庵用吳才老補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隨聲取協。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約以來。方有四聲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牽強也。離騷一經。惟多艱多替之句最爲不協。孫莘老蘇子容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晦庵以艱音巾。替音天。雖用才老之說。然恐無此理。以余觀之。若移長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生民之多艱下。則涕與替正協。不勞牽強也。

沈君與

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即東老之子也。家饒於財。少游京師。入上庠。好狎游。時蔡奴聲價甲於都下。沈欲訪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議價。再三不售。撒其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第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蔡於簾中窺見。令取視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來。一日攜上樊樓。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沈遍語在坐。皆令極量盡歡。至夜。盡爲還所直而去。於是豪侈之聲滿三輔。既而擢第。買國子監書以歸。時賈收耘老隱居苕城南橫塘上。沈嘗以詩遺之。蟹曰。黃秔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跪蹣跚鉗齒白。圓臍吸膩斗脾紅。鑿須團老香研柚。溪糯磨丁細擘蔥。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待之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羈。因和韻詆之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蝤蛑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膺腴紫。鼎鑊終烹爪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鐵。劈嘶潤女手如蔥。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怒曰。吾聞賈多與郡將往還。預政。甚人知長。曾爲人所惡。吾以長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復用韻報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

圖雖寇却勝尖樵.水寒且弄錢鉛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煩海洞.醜成何處苛園慝.好收心歸游蛇穴.毋使雷搜族類窮.賈晚娶眞氏.人謂賈秀才娶眞縣君.以爲笑.沈所指蠏蟻爲此.賈尋悔之.而戲語已傳播矣.

吳儔

吳儔.字公度.吳興人.試補太學爲第一.崇寧五年.擧禮部七千之士而魁之.其名聲風采.人莫不求識面.而願交還經學妙語言.爲時聞人.其父伯陽.侍步若遊奕使者立東階.問秀才在否.曰不在.逸去.出門見旗膀容物彌望不絕.曰秀才歸.但道天赦付來.已而捷音至.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間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初自删定勅令所出爲寧海推官.時蔡京罷相.居城中.意其生詳從容.委質爲川土物無虛月.偶意不平.念吾以文學起身.而不以儒者見遇.報以質直.京覺之而怒.宣和二年.召爲九城圖志所編修官.時京以太師魯公賜第京師.朝朔望.一日.上問京卿舊居杭.識推官吳儔乎.今以大臣薦欲除官.對曰.識之.其人傲狠無上.上驚曰.何以知之.曰.吾（按當作其）知陛下御諱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圍之.蓋言儔字也.上默然不懌.未幾.言者承風旨論罷.自是不復出.及京敗.知鼎州孫覿言巴人有草祭之謠.上其事.言者論其創倉爲宅.折倉字爲人君二字.謂京有不臣之心.雖若附會.然亦平日好以字書中傷善類之報也.

御宴煙火

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聖太后.既而燒煙火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母爲之驚惶.拂衣徑起.意頗疑怒.爲之罷宴.穆陵恐甚.不自安.遂將排辦巨璫陳詢盡監繫俟命.黎明.穆陵至陳朝謝罪.且言內臣排辦不謹.取自行遣.恭聖笑曰.終不成他特地來驚我.想是誤耳.可以赦卹.於是子母如初焉.

朱芮殺龍

吳興鄭南朱教授（失其名）嘗江行.舟人忽報小龍見.請禮之.朱出視之.小蛇也.以箸夾入沸湯中.蛇躍出.自投於江.却行波面.盼朱再四乃沒.有頃.片雲霹靂.煙霧蔽舟.既而舟上一蟹如錢.朱已斃於舟中矣.又王村芮祭酒燁（按津逮本作燁）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識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芮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殿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卽舉笏擊之.應手碎.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爲名臣.其幸不幸也如此.

齊東野語卷十二

姜堯章自敘（單丙文附）

番易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爲之因擬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岩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其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

之悵然。終日獨步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時黃白石題跋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燿於無窮也。此意甚厚。又稱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鐘鼎。真可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丙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於攷訂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交。自號定齋居士。與堯章投分最稔。亦韻士也。堯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澤數篇。倘思所以廣其傳焉。

白石禊帖偏旁考

堯章致古極精。有禊帖評十卷行於世。審訂深妙。人服其精。又嘗於故家見其所書禊帖偏旁考。亦奇。因錄於此。與好古者共之。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橫。　是字下疋。（[illegible]）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反卷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撩。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戈邊亦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禊序不入選帖

逸少禊序。高妙千古。而不入選。或謂絲竹管絃。天朗氣清。有以累之。不知絲竹管絃。不特見前漢張禹傳。而東都賦亦有絲竹管絃。燁煜抗五聲之語。然此二字相承用之久矣。張衡賦仲春之月。時和氣清。又晉褚爽禊賦亦曰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於通川。風搖林而自清。氣扶岸而自鮮。況清明爲三月節氣。朗即明。又何嫌乎。若以筆墨之妙言之。固當居諸帖之首。乃不得列官法帖中。又何哉。豈以其喪喪得名。自應別出。不可與諸任曲耶。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耳。識者試評之。

淳紹歲幣

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絹十二萬疋。疋重十兩。浙絹八萬疋。疋重九兩。）樞密院差使臣四員管押銀綱。戶部差使臣十二員管押絹綱。同左帑庫子秤子。於先一年臘月下旬。至盱眙軍歲幣庫下卸。續差將官一員。部押軍兵三百人防護過淮。交割官正使例差淮南漕屬。副使本軍倅或鄰州倅。例用歲前三日。先賫銀百鋌。絹五百匹過淮呈樣。金人交幣正使。例是南京漕屬。副使、諸州同知。於所賫銀絹內揀白絹六疋、銀六鋌。三分之。令走馬使人以一分往燕京。一分往汴京漕司呈樣。一分留泗州歲幣庫。以備參照。例用開歲三日。長交過不過兩月結局。初交絹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無法。又胥吏需索作難之故。數月後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其四五。（自初交至結局。通支金人交幣官吏糜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金三十五兩、木綿三十六疋。白布六十二疋。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銀六百二十兩。本色酒二

千六百瓶。茶果雜物等錢在外。俱係淮東漕司出備。）又貼耗銀二千四百餘兩。每歲例增添銀二百餘兩。並淮東漕司營辦。凡吾正副使并官吏飯食。並淮東漕司應辦。下至安泊棚屋廚廁等。皆自盱眙運竹木往彼蓋造。彼皆不與焉。盱眙日差倚郭知縣部夫過淮搬運銀絹。兼應辦事務。其揀退者。過夜復搬運過淮。歸盱眙庫交收。其勞人往復如此。且我官吏至淮北岸約三百餘步。始至交幣所。皆徒步而往。雨淖則攝衣躡屐。蹣跚而行。艱苦不可具道也。淳熙十三年。淮南漕司幹官權安節爲歲幣使。其金人正使一毫不取。揀退銀絹甚多。逼令擔歸。安節固拒。金人至遣甲兵逼逐。安節不勝其憤。曰。寧死於此。不得交。幣不回。遂對宿不火食。亦無害。難色俱厲。彼度不能奪。竟如數收受。給公文而歸。壽皇知之。喜曰。安節在彼界能如此。甚可重。若非過舉。何自知之。遂除監六部門。時通判揚州汪大定。亦同此役。頗著勞績。亦蒙獎拔焉。若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段一千匹。（錦茸背[illegible]金[illegible]背[illegible]子羅。）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覿香茶藥物果子幣帛雜物等。復不與焉。若外道泛使。則其禮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發副使土物之費。（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兩疋。副使四百貫。銀絹各一百兩疋。又有公使香藥等錢。上節銀各五十兩。絹十疋。中節銀絹各十兩疋。下節各五兩疋。）又有朝辭回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金二十五兩。并[illegible]馬。回程茶藥各二兩銀合。及泛賜等物在外。）若盱眙等軍。在路四處燕辦。南北賀正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賜御筵。每處費錢一萬八千五百餘貫。而沿途應辦復不預。若北使之來。賜予尤不貲焉。（宣和甲辰歲以絹二十萬兩三十萬疋綿帛二千兩例五[illegible]士）至兀朮病篤之際。告戒其四行府帥云。江南累歲供歲幣。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非理擾亂。人心離怨。叛亡必矣。在彼者尚知有此。爲我者當何如哉。時聘使往來。旁午於道。凡過盱眙。例遊第一山。酌玻瓈泉。題詩石壁。以紀歲月。遂成故事。鐫刻題名幾滿。紹興癸丑。國信使鄭汝諧一詩云。忍恥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無人勒。却向都梁記姓名。可謂知言矣。嗟。開邊之用固無窮。而和戎之費亦不易。余因詳書之。

書籍之厄

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撫其概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數。南渡以來。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聚書萬卷。鄴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競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室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易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然其後靡不厄於兵火者。至若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多。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遺。

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至如秀嵒東窗鳳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號為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亦已無餘矣。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庋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讎。居然籯金之富。余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書。一旦掃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為之流涕。因書以識吾過。以示子孫云。

雷書

神而不可名。變化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霆。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故先儒為之說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或問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或問人有不善。為雷震死者何也。曰。人作惡。有惡氣。霹靂乃天地之怒氣。是怒氣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或問雷之破山壞屋。折樹殺畜。何也。曰。此氣鬱而怒。方爾猛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康節嘗問伊川曰。子以為雷起於何處。伊川曰。起於起處。然則先儒之所言者。非不精詳。而余猶謂有不可曉者焉。大中祥符間。宿州玉真觀為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廡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云謝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於世間。後有於道藏經中得謝仙事。驗以為神。又吳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嘗因雷震有天壽觀後火三字。餘若符篆不可曉。及近歲德清縣新市鎮覺海寺佛殿柱。亦為雷震。有字徑五寸餘。若滴縣者云收利火謝均思通。又云酉異李均火。此乃得之目擊者。又宜興善權廣教寺柱亦有雷書[illegible][illegible]火及謝均火者。華亭縣天王寺亦有雷書高洞揭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皆倒書。內令章二字特奇勁。類唐人書法。然則雷之神。其有謝姓者邪。近丁亥六月五日。雷震衆安橋南酒肆。卓間有雷書逍遙永三字。此類甚多。殊不可測。此所以神而不可知者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語也。蓋有未易語者耳。

賈相壽詞

賈師憲當國日。臥治湖山。作堂曰半閒。又治圃曰養樂。然名為就養。其實怙權固位。欲罷不能也。每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為之紙貴。然皆諂詞囈語也。偶得首選者數闋。戲書於此。陳惟善合寶鼎詞云。神鼇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枰棋如許。爭一着吾其衽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處邪風變難。江如鏡。楚氛餘幾。猛擊非梟雄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黻。宮漏永。千門角鑰。截斷紅塵飛不到。街九軌。看千騶避路。庭除玉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赤舄幾竅。消得這班斕衣好。龐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平頭纔一過。未數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池。龍尾放班回早。圖壁中畢玉木闢花似云。請諸君着眼。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鯢鐵當。艦艤迷檣。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衍瑞氣。又扶紅日中天。因憶下走來幾難。磨盾夜無眠。知寬閒宇宙。括人萬萬。合為千千。堯鑿太平世也。要東還越上。是何年。消得詩時鐵鼓不妨

平地神仙。陸景思甘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奚淢偉然齊天樂云。金飈吹淨人間暑。連朝弄涼新雨。萬寶功成。無人解得。秋入天機深處。閒中自數。幾心酌乾坤。手斟嵩露。護了山河。共看元影在銀兔。而今神仙正好。向青空覓箇沖澹襟宇。帝念蒼生。如何便肯。從我乘風歸去。夷遊洞府。把月杼實機。教他兒女。水遞由明。此情天付與。從靈殿舊柳云。指庭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洒涼徹彈無底。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作。閒情半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觀。琪花路。相接西池壽母。年年弦月時序。荷衣剪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瑤巵緩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應酉居安聲聲慢云。捉香迎晝。甘雨灑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那和天語。不遺人知。一片閒心鶴外。被乾坤係定。虹玉腰圍。圓圓窗邊。西風萬顆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箇綵衣。且作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貴拜。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日。所謂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救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名也。賈大喜。自仁和宰除官告院。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太俳。安得有着綵衣周公乎。

事變莫測

余家濟南歷城。曾大父少師遭靖康狄難。一家十六人皆奔竄四出。大父獨逃空谷。晝伏宵行。一日遇追騎在後。自度不可脫。遂急竄古祠。亟伏佑聖坐下。傍無蔽障。亦不過待盡而已。須臾北軍大索。雖窖井林莽棟梁間。極其[illegible]搜。而一坐之下。初不知有人焉。及抵杭。則一家不期而集。不失一人。豈非神所佑乎。迹今吾家世事佑聖甚虔。凡聖降日。齋戒必謹。蓋以答神庥。貽子孫。非世俗祈福田利益比也。

笏異

汪伯彥初拜相於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他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有南渡之變。金淵叔義預日一日奏事下殿。與臺臣劉應弼邂逅。忽所持笏鏗然有聲。視之有紋如線。上下如一。若墜於地者。殊不可測。而次朝則劉彈章已出。蓋辭陛相遇之際。正白簡初上之時也。可謂異矣。時淳祐甲辰歲也。

三教圖贊

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捕猿戒

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歎息。投弩水中。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先君向守鄞江。

鳳邑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亦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噫．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子在官日．每嚴捕弋之禁云．

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其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爲布．或垢．浣以火燒之則淨．十洲記云．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織爲火浣布．有垢．燒卽除．其說不一．魏文帝嘗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眞有．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於是遂刊此論．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爲必無也．昔溫陵有海商漏舶．搜其橐中得火鼠布一疋．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許歸以爲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許．余嘗親見之．色微黃白．頗類木綿．絲縷蒙茸．若蝶紛蜂黃然．每浣．以油膩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雪．了無所損．後爲人強取以去．（或云．石岩有絨可織爲布．亦不畏火．未知果否．）

曆差失閏

咸淳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既已頒曆．而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臧元震以書白堂．且作章歲積日圖．力言置閏之誤．其說謂曆法以章法爲重．章歲爲重．蓋曆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而十九年爲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此其綱領也．前漢律曆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此章法之不可廢也．如此．今頒降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爲冬至．又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殊所未曉．竊謂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若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矣．且歸常一章．共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止有一日來去．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合是冬至．方管六千九（按津逮本作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只（按津逮本作止）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外．實積止有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於此．況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京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箇時辰．且未有正日．安得便有餘分．且未有餘分．安得便有閏月．則是後一章發頭處便算不行．其繆可知也．今欲改正庚午曆．却有一說簡而易行．蓋曆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

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此古人常行之法．今若能行定朔之說而改正之．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爲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爲十一月大．則丙寅日冬至卽可爲十一月初一．却以閏十一月初一之丁卯爲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遡趲下一日．直至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却爲大盡．如此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則昔人所謂晦節無定．由時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正此謂也．蓋自古之曆．行之既久．未有不差．既差未有不改者．漢曆五變而大初曆最密．元和曆最差．唐曆九變而大衍曆最密．觀象曆最繆．本朝開基以後．曆凡九改．而莫不善於紀元曆．中興以後．曆凡七改．而莫善於統元曆．且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雖曆已頒．亦改正之．今何惜於改正哉．於是朝廷下之有司．差官偕元震至蓬省．與太史局官辨正．而太史之辭窮．朝廷從其說而改正之．因更會天曆爲承天曆．元震轉一官．判太史局鄧宗文譚玉等已下各降官有差焉．余雖不善章蔀元紀之術．然以杜征南長曆以致春秋之月日．雖甚精密．而其置閏之法．則異乎此．竊有疑焉．謂如隱公二年閏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閏十二月．然猶是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如莊公二十年置閏．其後則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歲一閏．無乃失之疏乎．僖公十二年閏．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閏．至三十年方閏．率以五歲一閏．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閏．其後則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歲一閏．無乃失之數乎．閔之二年辛酉既閏矣．僖之元年壬戌又閏．僖之七年八年．襄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連歲置閏．何其愈數乎．至於襄之二十七年．一歲之間頓置兩閏．蓋曰十一月辰在申．司曆過也．於是既覺其繆．故前閏建酉．後閏建戌．以應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閏．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閏．曆年凡六．置閏者三．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兩閏乎．近則十餘月．遠或二十餘年．其疏數殆不可曉．豈別有異術乎．抑不明置閏之法以致此乎．併著於此．以扣識者．

齊東野語卷十三

漢改秦曆始置閏

余嘗攷春秋置閏之異於前矣。後閱程氏考古編。謂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月爲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曆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余因其說深疑之。精思其故。（按津逮本作失）頗得其說焉。蓋閏月之不書者。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耳。正如春秋經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無可紀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可紀之事也。得史紀事之法。大率如此。其於閏月亦然。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春秋書閏方見於此。復以杜預長曆致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此方書。豈曰前乎此者。皆史失書。抑豈曰自此始有閏邪。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於秋。太始元年則止於夏。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然則閏月不書亦若是乎。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古曆法也。若謂自此始置閏。則合自此後三歲五歲累累書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後元元年。當置閏而不書。自後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後書。其後當閏歲又皆不書。是知不書者。偶無事耳。然則非史失書。亦非自此置閏也。雖然。此非余臆說也。復附以史記曆書。自太初更曆以至征和也。如太初二年。天漢元年

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閏。則知余言似可信云。

綱目誤書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蓋講學之難。自昔而然。今漫摭數事。與同志評之。非敢指摘前輩以爲能也。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餘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挺與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其實則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倘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贇書弒。尹又爲之說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也。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附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書下云。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耳。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邸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爲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何得免亡。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書世充拒諫。易其語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書。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后。册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

秦檜之收諸將兵柄

秦檜之既主和。慮諸將不從命。於是詔三大將入覲。一日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駐蹕猶將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張韓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舉裁無不盡得。而退軍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或申請輙不報。常若不能專力云云。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讓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頷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觀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若闕。精職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瀰其家室。岳帥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鞭撻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可自結知（按津逮本作和）人人便覺喜（按津逮本作書）共命駁（按津逮本作敵）應已略定。三

人擾擾。未暇問也。稍從容。見檜。始以微銜諷挂兵權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官耳。諸公今爲樞廷官。顧不役屬耶。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張才彥

歷陽張邵才彥。乃總得居士祁晉彥之兄也。建炎三年。自承務郎上書賜對。假大宗伯奉使撻覽軍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議成。紹興十三年。始與洪皓朱弁俱還。後爲敷文閣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陽。卒。初總得爲小官時。嘗爲常子正同胡明仲寅論薦。其後子正死。明仲斥久矣。紹興二十四年。總得之子安國由鄉薦試。得對集英。考官擬第七。秦塤爲冠。塤試浙漕南宮皆第一。先牘傳一夕。進御安國卷。紙既厚。筆墨復精妙。上覽之喜甚。擢爲首選。實以抑秦。秦不能堪。唶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邪。已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謝。秦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誰詩。對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占卻。先是太母歸自北方。將發。得與天族別。淵聖偃臥車前。泣曰。幸語丞相歸我。處我一郡足矣。才彥時亦聞之。痛憤。至是服中遺相書。謂彼雖欲留淵聖。以堅和好。然所貪者金帛。實不難於還。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爲好詞上疏頌其媾。兼乞立趙氏。冀贖失書之罪。上方褒秦和戎之功。才彥遂自祕譔躐進敷文待制。秦愈疑之。才彥居四明。杜門絕交不出。僵湎酒爲佯狂。初出使未還。妻李卒於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非命。且指總得爲辭。蓋是時實由已病。實或出於狂易。抑知安國得罪。冀以自免。辭轉上聞。於是逮總得赴大理獄。鞫殺婢事。囚繫甚苦。其年十月。秦死。獄黨。安國叫閽。中批命刑部與審。韓仲通特入棘寺。始得釋去。方被逮時。道無錫。夢大士告以無恐。蓋預知秦亡。然因是總得亦病狂惑。安國更八郡。有遺愛。以當暑發虞雍公飲蕪湖舟中。中暑卒。年纔三十餘。士論惜之。

韓通立傳

舊傳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稿。劉問爲韓瞠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皥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倣裴松之三國志注。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皥乃王沂公曾之弟。後以元昊反。乞以字爲名。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爲首。蓋祖子融之意也。

老蘇族譜記

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霅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概見也。正輔上世爲縣錄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殺人者。而繫者遂得放釋。他日秩滿家居。夢神告

之曰。汝有活冤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宦相繼。爲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發大。如夢言。然多行不義。懷彝弗聞。有名序者。宣政間附王黼。致貴顯。又有名敦厚字子山者。亦知名。邵康節之孫溥公濟守眉日。子山與之不咸。廉得其罪狀。用疋絹大書牘之。遣介持抵成都帥府治之前逆旅舍。委之而去。逆旅人得之。以告帥蕭振。振得之以爲奇貨。逮公濟赴成都獄。鞫之。獄吏知其冤。遂教公濟一切承之。不然。死無以自明。公濟悟。如其教。不復辯。獄上。朝論以爲匿名書法不當受。而制司非得旨不應擅逮守臣。遂皆罷之。公濟雖得勿問。而憤憤不能堪。訴之於天。許黃籙十壇。至其子始償如數。子山之居極壯麗。一夕大火。不遺寸椽。子山本附秦檜。至右史。後作宰。歸安遺縣令以死焉。

中謝中賀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略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辭。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負罪積釁。違尚書牋表十有四年（云云）懷印曳紱。有社有人。羅寵未覺也。其下即云。臣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遂用短句言愆懼之意。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荊公。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爲相。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寄物齊能。從天而下。庶祜之勸。未恨執珪之寵。錫加。臣誠惶誠恐以爲疑。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

復覆伏三字音義

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按津逮本有皆字）是也。易註云還。語註云覆。與詩[illegible]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者（按津逮本[illegible]）又之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會諸侯。語（按津逮本有復字）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覆之覆也。易乾象。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反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覆同義。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三音。房六切者。伏藏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漢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岳武穆逸事

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於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糧糗。以爲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命。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哀吁。實謂此非某所自爲。蓋夫人亦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又紹興和議初成。金人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㒟銜命道荆襄詣洛。祗謁寢園。道過南郢。岳飛止之曰。金人（按津逮本作虜）無信。君宜

少壯．士儒以上命有務．辭去．不數命．煙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轍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黃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臣．吾當以自己兵衞送君行數里．兩將捷報至．蓋儼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儼極辯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儼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爲飛黨．遂罷宗司．奉祠云．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臣嘗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按津逮本有帥守本兩面實錄）飛聞之．曰．相公得非醯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

若干如干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前漢食貨志顏注云．設數之言也．干．如箇．謂當如箇數也．亦曰如干．文選任彥升竟陵王狀．食邑如干戶．注云．如干戶卽若干戶也．然又爲複姓．後周有若干鳳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釋文云以國爲姓．然則若干又國名也．

祠山應語

余世祀祠山張王．勤恪必禱．應如響鑑．姑志奇驗數事於此．以彰神休．先子需澄江次．爲有力者擯去．再以毘陵等三縣干祀塊（按津逮本作覓）踰月不報．先妣時留臂．禱於南關之祠．有水澆消息的非違之語．及牧杭信．則開舊山府新．亦得此籤．越日臨汀之命下矣．戊辰年．錢子甫五歲．病骨蒸．勢殆甚．凡藥皆弗效．禱籤得蠱之上九云．蠱有三頭．紛紛擾擾．如蟲在皿．執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蟲之劑．凡去蛔二．其色如丹．卽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炷香．得籤云．不堪疾病及東牀（云云）．是歲外舅捐館．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橋馮氏火作．次日勢益張．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時楊大芳滯步得皆同居．相慰勢曰．巫言神語．皆吉．毋庸輕動．余不能決．因卜去就於神．得五十六云．遺人彈劾失宜資．火欲相焚盡歛竄．於是挈家湖渚．是夕四鼓．遂成焦土．

傳奇以啓擬用

傳伯壽爲浙西憲．韓侂冑用事．伯壽首以啓贄之曰．澄清方効於范滂．跋扈遽逢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歟．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鈞陶．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

林外

林外．字豈塵．泉南人．詞翰瀟爽．詼譎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氅．飄飄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卽畝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凍容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竦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嘗爲垂虹亭詞．所謂飛梁遏水者．倒題橋下．人亦傳爲呂翁作．惟高廟

識之．曰．是必閩人也．不然．何得以鎖字協埽字韻．已而知其果外也．此詞已有紀載．茲不復書．南劍黯淡灘．湍險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嘗戲題灘傍驛壁曰．千古傳名黯淡灘．十船過此九船翻．縱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我．雖一時戲語．頗亦有味．

甄雲卿

永嘉甄雲卿．字龍友．少有俊聲．詞華奇麗．而資性浮躁．於鄉人無不狎侮．木待問蘊之爲尤甚．木生朝．爲詞賀之．末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蕊讖云．海壇沙漲．溫州出相．明年者．俗言且待也．又嘗損益前人酒令曰．金銀銅鐵鉛錫．絲綿紬絹綢．鬼魅魍魎魑魅．蓋木以癸未魁天下也．甄辯給雄一時．譏笑皆有餘味．一日登對．上戲問云．卿安得與龍爲友．甄倉忙占奏．殊不能作．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云夔舜在上．臣安得不與夔龍爲友．聞者惜之．競渡日．着綠衣．立龍首．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然於性理解悟．凡禪衲機鋒．皆莫能答．將亡之日．命其子燭湯．且召蘊之．將屬以後事．甄居城外．昏暮門閉．不得入．其子白之．甄曰．然則勿燭．以待旦．既旦．木聞之亟來．甄喜曰．吾將行．得君主吾喪．則濟矣．木許諾．乃入浴更衣．與木訣．坐而逝．既復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臥乃絕．

西林道人

端平間．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薄遊湖山．梅飲西林橋酒壚．皆大醉熟睡．忽有鑿髻道人過而睨之．哂曰．詩仙醉邪．顧酒家善看客．我當代償酒錢．索水小盂．以瓢中藥少投之．入口略漱．噀之地上．則皆精銀也．時遊人方盛．皆環觀駭歎．忽失道人所在．薄暮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慨然自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止（按津逮本作正）可酬所直．了無贏餘．明日喧傳都下．酒家圖其事於壁．自以爲過仙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爲湖山旗亭之甲．而諸公亦若有悟云．

崔福

崔福．故羣盜也．嘗爲官軍所捕．會夜大霧．方與嬰兒同榻．兒寒夜啼．不得睡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兒得衣．身煖啼止．遂得逸去．因隸籍軍伍．累從陳子華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陳往江西．留南昌．既而子華易閫金陵．兼節制淮西．而崔仍留洪．時倅攝郡．一日倅與郡僚宴滕王閣．崔怒其不見招．械之．適至府治前．民有立牌訴冤者．崔乃擒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碎其飲器．官吏皆奔逸竄去．莫敢嬰其鋒．子華知之．遂檄還建康．會淮西有警．命王鑑出師．鑑請福爲援．福不樂爲鑑用．詭以非女擅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且必正其慢令之罪．會子華亦厭忌之．於是遂從軍法．然後聲其罪於朝．福勇悍善戰．有聲．其死也．軍中惜之．然其跋扈之跡．已不可掩．殺身之禍．實有以自取之也．

張又林叔弓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既又爲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爲．勵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眼內空虛．乏劉又一點之明．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

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關門賦云．想帝女下嫁．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難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焉窺其面．縱使蚩尤入見．偏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爲也．

優伶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己亥歲．史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觱栗．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觱栗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觱栗也．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誚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尙之樂．而餘者互譏誚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誚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譏不肖子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爲貼書．勉其子登第則可免．子方浪遊都城．窘無資用．卽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試．則宜多給其費．否則至場中定藏行也．奕者以不露機爲藏行云．又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千．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爲身計．正爲門戶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孺人．遠乎遠哉．聞者絕倒．

齊東野語卷十四

館閣觀畫

乙亥歲．秋．秘書監丞黃恮汝濟以蓬省旬點邀余偕行．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扁．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書．曰蓬巒．曰羣玉堂．堂壁有坡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南安守某人乃取之長樂僧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獻曾海野．其殂後．復獻韓相平原．韓誅．籍錄從官．左爲汗青軒．軒後多古桂．兩旁瑣石柱二．小亭曰蓬萊．曰瀛嶼．曰方壺．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繹志．曰采良門．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渾儀臺．觀銅渾儀．紹興間內侍邵諤所爲．精緻特甚．色澤如銀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臺．一留此．以備測驗．最後步石渠．登秘閣．兩旁皆列龕藏先朝會要及御書．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收冬藏四匣．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尙書省印．防閑雖甚嚴．而往往以僞易眞．殊不可曉．其佳者有董源畫孔子哭魚邱（按津逮本作丘）子圖．唐摹顧愷之洗經圖．此二幅絕高古．李成寒林．孫大（按津逮本作太）古誥公．展子虔作伏生．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貴紙背山水小卷極精．士雷小景．符道隱山水．關仝山水．胡瓌馬．陳晦柏．文與可古木．便面亦奇．餘悉常品．亦有甚謬者．通閱一百六十餘卷．絕品不滿十焉．暇日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

鍼砭

古者鍼砭之妙。眞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長孫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詔醫博士李洞元（按津逮本作玄下同）候脈。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曰。當何如。洞元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業永昌。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誕。後至天陰。手中有瘢。龐安常視孕婦難產者。亦曰。兒雖已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即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而生。及觀兒虎口。果有鍼痕。近世屠光遠亦以此法治番易酒官之妻。三人如出一律。其妙如此。蓋醫者意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睦親宅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曾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爲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曾笑曰。適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比聞趙信公在維揚制閫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其徒某得其粗焉。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旁郡。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僅有一穴或可療。於是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爲血氣所吸留。竟不可出。某倉惶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星馬宵征。凡一晝夜而老張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即日疾愈。亦可謂奇矣。然古者鍼以石爲之。若金元起欲註素問。訪王孺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愼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鍼代之耳。又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汞。俾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汞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因併附見於此。

巴陵本末

穆陵既正九五之位。皇兄濟王竑出封宛陵。辭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逼近之嫌。遂徙寓於霅城之西。寶慶元年乙酉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與弟壬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嶽行祠。取龍椅置設。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脅之以兵。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出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於州門。聲言史丞相私意援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時皆聳動。以爲山東救兵。比曉。則執兵者大半皆太湖漁人。巡檢司鹽卒。雜多識之。始疑其僞。王乃與郡將謀。帥州兵剿之。其數元不滿百也。潘壬竟逃去。（後捕斃寘之楚州河岸）寓公王元春遂以輕舟告變於朝。急調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賊已就誅矣。主兵官將統領者。欲入城。意在乘時劫掠。舟抵南關張王祠下。忽若有方巾著白袍人擠之入水。於是南關之側。朝廷（按津逮本有亦字）以罪卒俾班師焉。使非有此。一城必大擾矣。越一日。史相遣其客余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旨。時王本無疾。實使之自爲之計。遂縊於州治之便室。昇歸故第治喪。（本州有者徐眺循云。嘗往視疾。至則已死矣。見其已用錦被冒於地。口鼻皆流血。沾溢衣裳[illegible]則非縊死矣）始欲治葬於西山寺。其後遂藁葬西溪焉。初朝廷得報。謂出山東謀。史益懼甚。既而事敗。李全亦自通於朝。以爲初不與聞。疑慮始釋。遂下詔貶王爲巴陵縣公。夫人吳氏賜度牒爲女冠。移居紹興。改湖州爲安吉州。王元春以告變功。遂知鄉郡。時秀王第十三子師彌逃難。奔山園廟。亦獎其能守園陵。擢爲升嗣爵。甚者以潘閬官從秦王爲配。寔有同謀之嫌。亦黜其先賢之祀焉。先是。天台宋濟仲梓爲守日。更立諸坊扁其左。逾日守臣宋濟立未幾。變作。或以爲先讖云。其後魏了翁華父。眞德秀希元。洪咨夔舜俞。潘枋庭堅。皆相繼疏其冤。大理評事胡夢昱季晦應詔上書。引晉申生爲厲。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萬餘言。訐直無忌。遂竄象州。翁定。杜丰。胡炎皆有詩送之。翁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說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合淸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杜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藁。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胡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吹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煙誰使徑旁通。朝中觀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國家意何窮。竟歿於貶所。端平更化。詔許歸葬。官其一子。洪舜俞當制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言。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峻潔。志概激壯。擬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途嶺口。訪事蓋頭。竹無幾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起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於投荒之後。撫今懷遠。魂不可招。淚爲潸然。追悔何及。仍官厥子。以旌折檻之直。且贖投杼之過。俾雖死不朽矣。以周成子與謀輸之棘寺。不服。大理卿徐瑄力辨其非。皆坐貶死。臺諫李知孝。莫澤奉承風旨。凡平日睚眦之怨。悉指以從僞。彈劾無虛日。朝野爲之側足。越再歲。忽頒寬恩。或謂史投背有所覩而然。辛卯變故之變。太室省部悉爲煨燼。下詔求言。蔡田令徐（按津逮本作淸）叟應詔疏略云。人倫睦則天道順。一或悖其常。則天應之以禍也。巴陵有過。罔克繼紹。大臣協定大計。擇神器歸之陛下。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道。衣服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猶非。而在我者不可不厚。葬僭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罪甚焉。況幾因巴陵非毀。名在丹靑者。比以霈賚。生者猶復。死者歸葬。然恩及疏遠。而親者反薄。臣恐寧宗在天之靈。或謂不然也。蓋陛下之與巴陵。俱寧宗皇帝之子。陛下富貴如此。而巴陵僇辱如彼。詎合人父均愛其子之意。近者京城之火。上延太室。往往緣此。蓋以陛下一念之閒。忍如同氣。累歲積年。猶未消釋。有以傷和而召異也。云云。癸巳六月。御筆令有司改葬。追復王爵。所有命繼之事。則事關家國。非朕敢私。丙申歲。正言方大琮奏疏亦云。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陛下隱之於心。其有不安者乎。臣在田野閒。側聞寧宗皇帝嘉定

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郎.故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彼故王潛守藩服.變出倉卒.霅川之舉.深可痛矣.臣嘗記眞德秀之疏曰.前有避匿之迹.後有討捕之謀.又記洪咨夔之疏曰.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淸叟火災之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爲惻怛.貫穿百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使人流涕.當是時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魄.猶有以亮陛下之不得已.今將十載.天斃老妖.端平改紀.威福自出.此非昭冤雪枉之時乎.臣恭覩六年六月御筆有曰.脅狂陷逆.又曰.復俾瘞墳而立後.一事則以事繫家國.難以輕議.又恭覩二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全其家.又曰.割付宅之兄弟.自今臣僚.無復攄摭.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讎.何其薄於纖同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撫愛子.何其厚於保姦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以爲何如哉.故王之迹.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繁盛.今也西溪荒阡.麥飯無主.羇魂孤寄.抑鬱綿流（云云）.臣竊聞故王嘗從陛下會朝侍班.同攜共食.情愛備至.使無彌遠先入之言.寧不悔念疇昔之故.若故王者.生蒙友愛之義.死乃不蒙繼絶之恩乎.臣聞眞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爲大恨.又見洪咨夔轉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易回.今二臣亡矣.獨夢昱所謂冤不散則禍不消.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其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夢昱之論亦未明也.羣臣泛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爲深諱.陛下翕然開悟.特下明詔.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改葬高燥.亟謀紹承.幸伉儷之猶存.庶精爽之有託.若敖之鬼不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心之厭亂有日.特在

陛下一念間耳.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二王之冢.正徐傅之戮.而況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云云）.丙申明禋.大雷電雨雹.詔求直言.架閣韓祥疏曰.四海之人.（按津逮本作大）雖無兄弟.皆爲元首.寧忍忘情宿草荒阡彼獨何辜.二三臣子勸陛下紹巴陵之後.則弗顧.請陛下行徐傅之誅.則弗忍.焉知新城冤魄.不日夜憫憐.訴命上帝乎.司農丞鄭逢辰封章略曰.妖由人興.變不虛發.推原其故.陛下擬大怨者.其失有四.一曰天倫未篤.二曰朝綱未振.三曰近習之勢浸張.四曰後宮之寵浸盛.何謂天倫未篤.兄弟人之大倫也.巴陵之死.幽魂纍纍.敗冢荒邱.天陰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見者隕涕.太子申生之死.猶能請命於帝.巴陵亦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也.霅川之變.竄身水竇.樵擇潘諸.兒徒迫脅.情實可憐.今乃蒸嘗之祀.嫠婦無歸.豈不撥天怒邪（云云）.丁酉火災.三學生員上書.謂火起新房廊.乃故王府邸之所.火至儀林寺而止.乃故王舊宅之林.皆指爲伯有爲厲之驗.太常丞趙琳疏亦以春秋鄭伯有良霄爲厲之驗.一時朝紳.韋布咸謂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氣.獨府學生李道子立異一書.援唐立武后事.謂此陛下家事.勿恤人言.又有廣南額外攝官串鄰害一書.尤爲可駭.大略謂濟邸不能一死.受程罪陳登之徒班廷拜舞於倉猝之際.天日開明.將身無地.夫復何言.今天下之士.反起興憐.陛下又從而加恩之.復其爵位.給其帑廩.可謂曲盡其恩.今天下之士.不知大義所在.復以立嗣爲言.贊鼓天下之聽.且濟邸雖未得罪於天下.而實得罪於春秋.濟王不道.法所當除.陛下尙矜在原.猶存爵位.借使勉從羣議.俾延於世.不可也.矧當世情多風之時.人心趨亂者衆.萬一貪夫不靖之徒.有以立楚懷王孫而激亂者.當是之時.置國家於何

地.其亦不思之甚矣.以眞德秀之賢.猶且咻此.況他人乎.二人並特旨補將仕郎.權夕郎.丁伯桂駁之.乃止.殿院蔣峴伯見謂火災止是失備.更無餘說.且云濟邸之於陛下.本非同氣之親.非兄弟而強爲兄弟.又云.中庸達道.始於君臣.而次於父子.大易二篇.基於父子.而成於君臣.而況下於父子者乎.以此見君臣之道.獨立於天地之間.又云.君臣既定.父子不必言.兄弟不當問.又云.天不能命.神不能語.巫而謀焉.於是太武學生劉實甫等二百餘人.相率上書力攻之.峴遂罷言職.至景定甲子歲.度宗踐祚之初.監察御史常懋長孺奏巴陵之事.豈其本心.眞宗能還秦邸之後.以成太宗之心.陛下豈不能爲故王續一綫之脈哉.旣而御筆云.濟王生前之官.先帝已與追復.尙有未復所贈官.皆曰留以遺後人.卽仁皇踐祚贈秦王太師尙書令之典也.所宜繼志.以慰泉壤.可追復太師保靜鎭潼軍節度使.仍令所司討論墳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揮.又至德祐乙亥.邊事倥傯.羣臣以此爲請.而常長孺入爲文昌.一再奏陳.以爲此亦挽回天意之機.且霅川之事.非其本心.從之死地過矣.不爲立後.又過矣.匹夫匹婦之冤.猶能召飛霜枯草之災.況嘗備儲闈之選乎.且理宗以來.疆土日蹙.災變日至.此乃巴陵得請於帝乎.若子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欲乞英斷.爲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爲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請未已也.遂有旨太師保靜鎭潼軍節度使濟王.特封鎭王.賜謚昭肅.所有墳塋.令臨安府兩浙漕司相視.更加修繕.仍令封樁安邊所撥田一萬畝給賜.仍差王應麟前往致祭.蓋應麟亦嘗有請也.又批令於兩班中擇昭穆相當二三歲以下者.指定一員.以奉其祀.嗚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數奇

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註云.奇.不偶也.言廣命隻不偶也.數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爲江南本讀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其字之誤耳.然或以爲疑.余因考藝文類聚與敬通集.皆數奇命薄.唐文粹徐敬業時.數奇良可歎.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杜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羅隱詩.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披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偶對.則數爲命數.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諫筍諫果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籜籠稱冤莫采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絶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殊不知翁嘗自敍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堪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屛之.未始爲客一設.及來黔.黔人冬摘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僰道人食苦筍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以此觀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貪乎苦也.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疏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爲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徇名忘味.甘心茹苦者.果何謂哉.又記涪翁在戎

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宣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爲諫果也。

姚乾（按津逮本作幹）父雜文

姚鎔。字乾（按津逮本作幹）父。號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嘗師之。記誦甚精。著述不苟。潦倒餘六旬。僅以晚科主天台黃巖學。非年而殂。余嘗得其雜著數篇。議論皆有思致。今散亡之餘。僅存一二。懼復失墜。因錄之。以著余拳拳之懷。喩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皆含佛性。皆具天機。有舌能語。白鷺能棊。伯牙絃清而魚聽。海翁機露而鷗疑。害稼之螟知卓茂。害人之鱷識昌黎。若此之類。言可喩。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況夫蟻雖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槐以來。則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通。非邑與人同。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市聲訌訌。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聲之中。一種俱白。號曰地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爲室。有若至剛。嚙木爲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複道簷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前。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嘒爾之巧則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擴椽穴柱。不盡噬而不已。遂使修廊爲之空洞。廣廈爲之頽圮。夫人嘗創亦云難矣。（按津逮本作且）上棟下宇。欲維安止。爾迺旭居之而不恤。竊食之而無恥。天下其寧有是理。余備歷險阻。拙畢生涯。造物者計尺寸而與之地。較錙銖而賦之財。苟作數椽。不擇美材。既杉櫪之無有。惟梓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逐羶香而俱來。苟能飽爾之口腹。豈不岌岌乎殆哉。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間門同氣之關。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誓言之可施。余之歸。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爾畫地爲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蓰。請遷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苟謂靜而莫聽。是對馬牛而誦經。其去書蠹也幾希。以酒酹地。爾其知之。又效柳河東三戒作三說。其一曰。福之馬嘉魚云。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晬兒。漁用火爍之。可致遠。常潛游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爲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觸。觸而求進。愈觸愈束。愈（按津逮本愈作益）怒則頰張鬛舒。鉤著其目（按津逮本此五字作鉤若讀者）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却。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罹棄醢之酷。悲夫。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蠆。尾能殺人。江南蟹雄。螯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斗。（按津逮本作斛）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窠於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羣赴焰。殲殪然後連房刳取。蟹處蘆葦間。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惟知趨炎而不安其所。其阨也固宜。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罽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爲餌已。逐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攜儔嘯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徑醉。相羣笑。取屐加足。伏發。往往顚連頓仆。掩羣無遺。

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甚矣。

繼母服

何自然。本何偕微顯之子。其母姚氏死。偕出繼何修德揚。後偕再娶周氏。及自然爲中司日。周氏死。自然以不逮事母（按津逮本作中）請合解官申心喪。下禮官議。以爲母無親繼之別。朝廷不以爲然。復下給舍臺諫議。太學生朱九成等各上書。諫官論其當去。集議既上。雖以爲禮有可疑。義當從厚。合聽解官。然竟以爲律不載。無所折衷。自然去後數月。時東宮方庭堅於隋書劉子翊傳永寧令李公孝因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母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時爲侍御史。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非。按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又曰。親繼既等。心喪不殊。又曰。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則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又曰。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汙於風俗。事奏。竟從子翊之議。禮官具白於廟堂。議乃定。乃知讀書不多。不足以斷疑事也。

食牛報

曾鳳。朝陽廛城人。余嘗與之同寮。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爲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墮牛腹中。於是瞿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不食太牢。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疾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飲鄉人家。具牛炙甚美。朋輩交勉之。忍饞不禁。爲之破戒。歸即得疾。時昔之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戲之。且嘗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極衆。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禀賦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證。非惟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朝陽之說爲不誣。因併書之以爲世戒。

齊東野語卷十五

曲壯閔本末

曲端．字平甫．鎮戎軍人．知書善屬文．作字奇偉．長於兵略．屢戰有聲．知延安府．時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及寇犯陝西．庶召端．則以未受命辭．敵知端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檄端爲援．端以爲救鄜延．不如全陝西．乃遣吳玠攻華州．既而延安陷．庶無所歸．遂以百騎馳至端軍．端以戎服見．問庶延安失守狀．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司印．既而以擒史斌功．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端不欲往．朝廷疑有叛意．遂以御營提舉召．端疑不行．會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司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是時端與吳玠皆有重名．陝西人爲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婁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泣．彼中（按津逮本彼中作虜人）目之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未測其意．先使張彬往覘之．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宣撫司兵已合．財已足．婁室以孤軍深入．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今敵可勝．止婁室孤軍．然將士輕銳．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兼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

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於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悔方大．彬以其言復命．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卻．乃劾玠違節制．其秋．兀朮窺江淮．浚議出師．會諸將議所從．端力以爲不然．須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趣．時王庶爲宣撫司參謀．與端有宿怨．因譖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積前疑．復用庶言．大怒．竟以彭原事罷其兵柄．與祠．再謫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是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爲命．及爲庶譖．無辜而罷．軍情大不悅．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將戰．仍僞立南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既卻退之後．先自聚集．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敍復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初．又敍榮州刺史．與祠．徙閬州．浚亦自興州移司閬州．復用端．玠既懼之．且懼端復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譖之．以端嘗作詩云．不向關中圖事業．卻來江上泛扁舟．舉此以爲指斥．浚入其說．且以張中孚李彥琪趙彬降敵（按津逮本作虜）．疑端知其謀．於是徙端恭州置獄．命武臣康隨爲夔路提刑鞫治．康隨者．先知懷德軍．嘗用庫金．爲端所劾．時武臣提刑廢已久．浚特以命隨．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官不知何人．日坐賺撫之．知事上官之意．端甚訝之．一日．其人忽謂云．將軍功臣．朝廷所知．決無他慮．若欲早出．第手書一狀．獄司即以申主．便可激發出矣．端欣然引筆書之．甫畢．獄官遂捲懷而去．是晚即進檻．坐之鐵籠．熾火逼之．疾極惟呼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時紹興（按津逮本作紹興）四年八月三日丁卯中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

獄而隨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日．又詔諡端壯閔．制曰．顧委任之非人．致有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統制日．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尙享．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撾以軍禮見．旁（按津逮本作側）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魏公雖獎．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人歸未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西北故老尙能言其冤．而四朝國史端本傳之論．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爲冤．然觀其狠愎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屢違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爲魏公地．然失其實矣．信如所書．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爲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也．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渾天儀地動儀

舊京渾天儀凡四座．每座約用銅二萬斤．至道儀在測驗渾儀所．皇祐儀在翰林天文局．熙寧儀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儀在合臺．南渡後．工部員外郎袁正功嘗獻木樣．詔工部折半製造．計用銅八千四百餘斤．後不克成．至紹興七年．嘗自製小樣．十四年．令內侍邵諤領其事．其一留太史局司天臺．其一留祕書

省測驗所，皆精銅爲之，工緻特甚，然比之舊京者，不能及其半也。按渾天儀始於洛下閎，或以爲璿璣玉衡之遺法，非也。其後賈逵、張衡、解閎、李淳風、梁令瓚，僧一行以下，皆能之，獨有候風地動之器曰地動儀者，無傳焉。按漢張衡傳，此儀以精銅爲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製，皆在樽中。龍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某龍銜之丸即墮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司候者占之，則知某地分震動矣。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撰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按津逮本作鳥）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附臨孝恭著地動儀（按津逮本作逵）經一卷，今無（按津逮本作皆）傳焉。然以理揆之，天文有常度可尋，時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渾天測之可也。若地震則出於不測，蓋陰陽相薄使然，亦猶人之一身血氣，或有順逆，因而肉瞤目動耳。氣之所至則動，氣所不至則不動，而此儀設之京都，與地震之所了不相關，氣數何由相應，能使銅龍驤首吐丸也。細尋其理，了不可得，更當訪之識者可也。

腹笥

崑山白蓮花寺，乃陸舜望捨宅之所，後有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盛氏子醉遊寺中，因仆其像於水，則滿腹皆舜望平生詩文親藁也。寺僧訟於郡，時太守倪普亦怒之，遂從徒坐而更塑其像，雖可少雪天隨之辱，然無復當時之腹藁矣。霅川南景德寺，爲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攡木爲之，經數百年略不欹傾，俗傳以爲神匠所爲。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經數百卷，多五代及國初時手寫，皆硾碧紙金銀書，間有舍利珠玉金銀錢之類，多爲宗子所得，嘗見一僕得金銀書心經一叢，凡十卷，長僅二寸，卷首各繪佛像，亦頗極精妙，後經笥一旦遂空，亦竟莫知火起之由，豈釋氏所謂劫火者乎。

龜溪二女貴

陸閌貴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瞻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感極誹抑，雖驟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嘗以妳子自稱，人亦以此名之。或者有魏妳子之謗，其實不然也。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涉濟川以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爲民妻，似道少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嘗款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秘器及冰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疋，命中使護葬，帥漕供費，凡兩輟朝，賜謚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極矣。故一邑產二女貴人，前此所未有也。

算歷約法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余嘗聞司太史局鄧宗文云，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從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

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是，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分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按津逮本子作中）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正。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按津逮本作書）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歷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

玉照堂梅品

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治，爰輟地十畝，移植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江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亞太保周益公秉鈞，予嘗造東閣，坐定者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人境可見矣。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歆豔，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値春凝寒，反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豔並秀，非天時淸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大夫，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頫首屛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污褻附近，略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空洞，幾爲花呼叫稱冤，不特三歎屢歎，不一歎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爲獎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世（按津逮本作示）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敬也，使予（按津逮本作與予）之言傳聞流誦，亦將有愧色云。

紹興甲寅人日約齋居士書

花宜稱凡二十六條

澹陰　曉日　薄寒　細雨
輕煙　佳月　夕陽　微雪
晚霞　珍禽　孤鶴　淸溪
小橋　竹邊　松下　明窗
疏籬　蒼厓　綠苔　銅瓶
紙帳　林間吹笛　膝上橫琴　石枰下棋
掃雪煎茶　美人淡妝簪戴

花憎嫉凡十四條

狂風　連雨　烈日　苦寒
醜婦　俗子　老鴉　惡詩

談時事　論差除　花徑喝道　對花張緋幕
賞花動鼓板　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凡六條）
主人好事　賓客能詩　列燭夜賞　名筆傳神
尊作亭館　花邊歌佳詞
花屈辱（凡十二條）
俗徒攀折（按津逮本作主人不好事）　主人慳鄙　種富家園內
與麤婢命名　蟠結作屏　賞花命猥妓　庸僧窗下種
酒食店內插瓶　樹下有狗屎　枝下晒衣裳　青紙屏粉畫
生猥巷穢溝邊

昔（按津逮本有予字）義山雜纂（按津逮本有內字）有殺風景等語。今梅品實權輿於此。約齋名鎡。字功父。循王諸孫。有吏才。能詩。一時所交皆名輩。予嘗得其園中亭榭名及一歲遊適之目。名賞心樂事者。已載之武林舊事矣。今止書其賞牡丹及此二則云。

律歷

沈存中云。近世精於曆者。莫若衞朴。曆一行亦不及之。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朴能不用推算古今日月食。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古曆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旁通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檢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其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曆矣。至姚廣孫乃出新意。用藝祖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己卯。號紀元曆。於是立朔既差。定朔亦舛。日食亦皆不驗。未幾遂更焉。宣和間妄人方士魏漢津唱爲黃帝夏禹以聲爲律。身爲度之說。不以黍累而用帝指。凡中指之中寸三。次指之中寸三。小指之中寸三。合而爲九。爲黃鍾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則度量權衡。皆自此出焉。或難之曰。上春秋富。手指後或不同。奈何。復爲之說曰。請指之歲。上適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數。是爲太簇人統。過是則寸有餘。不可用矣。其敢爲欺誕也如此。然終於不可用而止。此事前所未有。於理亦不可經。小人欺罔取寵。而世主大臣。方甘心受侮而不悟。可發識者一笑也。

張氏十咏圖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咏圖一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有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太卿會六老於南園云。賢侯美化行南國。華髮欣欣奉宴娛。政績已聞同水薤。恩輝遂喜及桑榆。休官身外榮名好。但恐人間此會無。他日定知傳好事。丹青寧羨洛中圖。其二。庭鶴云。戢翼盤桓傍小庭。不無清夜夢煙汀。靜翹月色一團素。閑啄苔錢數點青。終日稻粱聊自足。滿前鷄鶩漫相形。已隨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栖上畫屏。其

三。玉蝴蝶花云。寄朵中間蓓蕾齊。驟開尤覺繡工遲。品高多說瓊花似。曲妙誰將玉笛吹。散舞不休零晚樹。鬭飛無定撥風枝。漆園如有須爲夢。若在藍田種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雲破處。遙見去帆孤。浪闊疑升漢。風高若泛湖。依微過遠嶼。髣髴落荒蕪。莫問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損僅存一句云。蔬菜青青綠苔并。其六。歸燕云。社燕秋歸何處鄉。畫雖許老稻許黃。猶能時暫棲庭樹。漸覺稀疎度夙霜。已任風庭下簾幕。卻隨煙艇過瀟湘。前春認得安巢所。應免差池拂杏梁。其七。聞砧云。遙對空林砧杵聲。淺沙棲鳥自相驚。西風送響暝色靜。久客感秋愁思生。何處征人移塞帳。即時新月落江城。不知今夜擣衣曲。欲寫秋閨多少情。其八。宿後陳莊云。臘凍初開碧水清。煙村遠郭暫吟行。灘頭斜日鳧驚隊。枕上西風鼓角聲。一棹寒燈隨夜釣。滿犁青雨趁春耕。雖言五福仍須富。九十年餘樂太平。其九。送丁逵秀才赴舉云。鵬去天池鳳翼隨。風雲高處約先飛。青袍賜宴出關近。帶取瓊林春色歸。其十。貧女云。荊（按津逮本作簪）釵掠鬢布裁衣。水鑑娥明亦嫺窺。數畝秋禾滿家食。一機官帛幾梭絲。物爲貴實天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少年來深族女。纔教時樣畫蛾眉。孫覺莘老序之云。富貴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寧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寶而病。盡顯榮而夭短也。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年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爲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詠自娛。浮游閭里。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彫琢之巧。采繪之華。而雅意自得。徜徉閑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爲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曾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遠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詠。則其自得而無媿歉之辭。蕭然而有沉濬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書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縑素。號十咏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既愛侍郎之辭。都官之孝。爲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有二云。此事不詳於郡志。而張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者。會直齋陳振孫武卿方修吳興志。討摭舊事。見之大喜。遂傳其圖。且詳考顛末爲之跋云。慶曆六年。吳興郡守宴六老於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學。爲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琰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侍於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圖中。圖廢石亦不存。其事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中。余嘗致之。郎簡。杭人也。或寄寓於湖。范說治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蹟可見。獨張維無所攷。近周明叔史君得古畫三幅。號十咏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即南園宴集所賦。孫覺莘老序之。其略云云。於是始知維爲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爲守會六老之年。實慶曆丙戌。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於熙寧元豐。再更甲子矣。子野於其間擢儒科。登膴仕。爲時聞人。贈其父官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風雅韻。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可謂

吾鄉衣冠之盛。尚矣。世固知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曆丙戌後十八年。子野爲十詠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華老爲太守。爲之作序。當熙寧壬子。又後一百七十七年。當淳祐己酉。其圖爲好古博雅君子所得。會余方紬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珙璧。因細考而詳錄之。庶幾不朽於世。其詩亦淸麗閑雅。如雞頭斜日兔鷖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又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寶寺。今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哉。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爲作墓志。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吾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且賦詩云。平生閑說張三影。十詠誰知有乃翁。逢世升平百年久。與齡耆艾一家同。名賢叙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遐想盛時生恨晚。恍如身在畫圖中。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內。卑存叟端平所居是也。其地尙爲張氏物。先君爲經營得之。存叟大耆。亦嘗賦五絕句。其一云。買家喜傍水晶宮。正是南園故址中。我欲築亭名六老。追還盛歷太平風。蓋紀實也。余家又偶藏子野詩一帙。名安六集。蓋京本也。鄉守楊嗣翁見之。因取刻之郡齋。適二事皆出余家。似與子野父子有緣下。

耿聽聲

耿聽聲者。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薨。此其故物也。後居候潮門內。夏震微時嘗爲殿岩貰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棣爲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爲三衙。扣爲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爲將官。獨震方爲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爲三人結爲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當由此而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爲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建節。他亦爲帥。皆立節度使班。悉如耿之言。

周陵小詞

周平園嘗出使過池陽。太守趙富文彥博招飲。籍中有昔盼（按津逮本作肸）者。潔白純靜。或病其訥而不韻。（按津逮本作顧）公爲賦梅以見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軟酥凝。雨肥霜遲。疑駐閒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倦懨。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觴。公又賦一闋云。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孫。清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難憑擬年一遇。莫訝周郎顧。范石湖嘗云。朝士中妓體有三傑。謂韓无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瓊也。其中亦聞之。是時有以此事中傷公者。阜陵亦爲一笑。陸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顦顇蓬窗底。飛上青天妬落花。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賦咏。有云。金鞭珠彈憶春遊。萬里橋東罨畫樓。夢倩曉風吹不斷。當時春恨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否。尊前有吳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淸狂錦水濱。最（按津逮本作處）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消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飛作舞時茵。悠然

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重輕。又以此時驛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弄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牋說與。這回真箇閑人。前輩風流雅韻。猶可想見也。

齊東野語卷十六

三高亭記改本

三高亭。天下絕景也。石湖老仙一記。亦天下奇筆也。余嘗見當時手藁。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錦。借前輩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因錄書於此。與同志評之。記云。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者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得歸。嶄然厲儀。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臆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濟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祭嘗。以夸於四方。若曰吾東家邱（按津逮本邱作丘不當從）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於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舜灘之左。其鄰右笠澤。幾得勝絕。乃築堂於其上。告遂於像而冀焉。又屬郡人石湖范成大爲之辭。（[illegible]）唯。（[illegible]）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illegible]）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思過半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illegible]）宴安流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某何足以識之。然（[illegible]）屈平既（[illegible]）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illegible]）疑若幽隱處林藪。不死而仙。況知三君蟬蛻淵潛。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檻而望。水光浮空。與日下上。風颿煙艇。飄忽晦明。意必

往來其間。某何足以見之。故效（[illegible]）小山事（[illegible]）作歌三章以招其遂。從而歌曰。若有人兮扁舟泛（[illegible]）亂五湖兮遨遊。衆芳媚兮萬邱。獨君兮不可留。挾風積兮波浪白。（[illegible]）蕩搖空明兮南北一色。（[illegible]）銳萬里兮蕩空碧兮鞭魚龍。列星刻刻兮一下。其孤蓬渺顧悵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illegible]）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艤。棹仙之人兮蕩無涯。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與波鱗鱗兮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樂莫樂兮（[illegible]）吾之土。膾縷鱸兮雪飛。登斑尊兮毫之。水仙濱吟兮肯命君可望兮不可追。（[illegible]）之頹俄狀兮揮碧寥。娛宴息兮江之皋。裳蕭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一人兮北江之湄。被雪而歸兮頹燒雨。綠蓑兮步棘。歲嬿晚兮何以粮君食。值五鼎兮腥腐羶三（石）泉兮終古。（[illegible]）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洳兮生蒲荷。湖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鄰曲。山川良是兮邱墟多稼。（[illegible]）九畹兮今其刈。聊淹容兮茲里。不見初艸。何以知後作之工。觀前輩著述而深其用意改定。思過半矣。攷槐有續三高祠記詩曰。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之後無此作。具區笠澤空寥寥。幾從垂虹攜雙蝶。寓目滄波獨悵恨。誰邊不倒三峽流。欲邀招之恐長往。前身陶朱今蓋狐。襟袍蕭落呑江湖。瑰詞三章妙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歸時深生氣。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獨釣鱸鱸魚。茶竈筆牀歸甫里。先生固是邱壑人。只今方追功與名。謝公捲舜恐未免。便覺林藪生風塵。他年事業滿鼎彝。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理煙蓑。時薦公芳。爲袁郵郎也。

昆命元龜辨證本末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帝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册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聞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以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其爲王言。所有制詞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蓋制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易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愚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寔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首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載審求方。遂戒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

曰。燕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揲龜而見祥。端扆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推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載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朕選輔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致也。今愚乃以董賢冊文允執其中爲比。以聖上同之議（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據明白。無罪可特。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此事葉靖逸雖載之聞見錄。略甚。今因詳書本末云。

詩道否泰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爲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縝後。遂易爲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焉。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爲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爲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子宅之婿趙汝楳頗喜談詩。引致黃簡、黃中、吳仲孚諸人。洎趙崇龢進明堂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賈島佛

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酸鹹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是江湖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立言。正不必求合於一時。後世有揚子雲。將自知之。

菊花新曲破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爲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爲恨。既而稱疾告歸（按津逮本有、字）宦者陳源以厚禮聘歸。蓄於西湖之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不稱旨。提舉官關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事非菊部頭不可。上遂令宣喚。於是再入掖庭。陳遂感恨成疾。有

某士者頗知其事，演而爲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作也。陳每聞歌，輒淚下不勝情。未幾物故，園後歸重華宮，改名小隱園。孝宗朝撥賜張貴妃爲永寧崇福寺云。

潘陳同母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見羅春伯聞見錄。

省狀元同郡

掄魁省元同郡，自昔以爲盛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湯璹，狀元王容，皆長沙人。紹熙癸丑，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皆婺州人。紹熙庚戌，省元饒易直，狀元余復，皆三山人。寶慶丙戌，省元趙時覩，狀元王會龍，皆天台人。紹定己丑（按津逮本作酉）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羨，以爲希闊之事。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既以爲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爲至榮，二公不欲其成，各以書爲謝，且辭焉。蓬齋答之略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及第奉常而歸，族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耕陌如堵觀。既而閉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讎者亦蒲匐羞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鐍遜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尊（按津逮本作穹），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衆抃者有之，庇姦匿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志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剴切，而弗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之言爲然則已，若以爲然，則是扁之揭，可以無愧矣。前之不賀者，必將先衆人而賀矣。今冠南宮者，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二公得書爲之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成者此書有以啓發之乎。

金剛鑽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鐫鏤之具，必用所謂金剛鑽者。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如石。相傳產西域諸國，或謂出回紇國，往往得之河北沙磧間，鷙鳥糞中，然莫知爲何物也。蓋天下至堅者，莫如玉，古者惟錕鋙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用乃與錕鋙均，其堅可知矣。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傅奕方臥病，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擊之。果

應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未罕知者矣。

多藏之戒

王黼盛時，廡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黃既敗，籍其家，得剩成理中丸幾千斤。傳紀載之，以爲賤柄。近者，官籍賈似道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吏以爲不可久留，難載毀，因遂棄湖中，軍卒或乘時竊出，則他物稱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偶翠鞋一屋，不足多也。

理度諡號

理宗未祔，議諡，制堂或擬曰景、曰淳、曰成、曰文（按津逮本作允），最後曰禮。議既定矣，或謂與亡金僞諡同，且古有婦人號禮宗者，遂易之（按津逮本易之作議）曰理，蓋以聖性崇尚理學，而天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而不知理字析文，取義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謂諧讖於天矣。度宗初議諡，或擬純字，則謂有屯之象，或擬實字，則宗實乃英宗舊名，或擬正字，則有一止之嫌，後遂定爲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周漢國長公主在先朝已諡端孝，今與廟號上下字暗合，豈偶然哉。理宗生母全夫人諡慈憲，殊不知僞齊劉豫母亦諡慈憲，當時何故不及此，何耶？

謝太后

壽和謝太后方選進時，史衛王夜夢陶魯王深甫衣金紫求見，致謝再三，以孫女爲託。及明，則謝后至。是歲天台郡元夕，有鵲巢燈山間，衆頗驚異，識者以爲鵲巢乃后妃之祥，是歲謝果正中宮之位。咸淳間，福邸涼堂初成，有鵲巢於前簷，賓客交賀，至有形之歌詩者，殊不知野鳥入室，不祥莫甚，安得與前事爲比云。

北令邦

澠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貍，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攜至京，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貴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甜甚，見日爲陽光所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饒行三匹裂，密賜十毗貍。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味若豚而脆。契丹以爲珍膳，數說皆微有異同，要之即此一物，亦竹鼬貍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降仙

降仙之事，人多疑爲持箕者狡獪，以愚弄觀，或宿構詩文，託爲仙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諸門喜爲此，（按津逮本有戲字）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粗可讀，至於書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夕，舅甥諸姬戲以紈扇求詩，遂各題小詞於上，仍寫姬之名於內，行草相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寓邸有請紫姑者，命賦爲題，詩云：寒巖聳壓松枝折，斑斑（按津逮本作斑斑）剝蝕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

尾裂。玉湖仙子多青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對不動巖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脊眉鑠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攢雨更番雲。或以功名爲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間日。北麗南樓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箕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滿水潺潺。分明一夜文簫夢。只有青鸞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善此。時先君嘗游湘次。因至外舅觀子弟捧箕。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樓上春光好。五馬行春人未老。鬱孤臺上墨未乾。手捧詔書入黃道。先子爲一笑。然莫知爲何等語也。未幾易守臨汀。首拔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青銅買一斗者。與前語適符。然鬱孤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適詔歲舉士。從之稽疑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煞。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乩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侄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如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吟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渡蓬彩鳳。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又聞李和父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猩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驛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惶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眞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爲之慘然。

文莊公滑稽

外大父文莊章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汛埽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僻。無遠志。一日。大書案屏云。陳蕃不事一室。而欲埽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爲矣。識者知其不凡。後入太學。爲集正。嘗費滿搞饌罩於蟾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鵝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飣飣大盤中。衆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豬胞。以白實之。再蒸而成。嘗迎駕於鶴橋。戲以四句爲隱語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衆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鶴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居兩制。登政地。有鄰林集百卷。閑作小詞。極有思致。先妣能口誦數闋。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闌紅芍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沉吟。身閑無箇事。且登臨。舊遊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今家集已不復存。而外家淵謝殆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凱風寒泉之思云。

腹腴

余讀杜詩偏勸腹腴愧少年。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黃詩亦云。故園漁友膾腹腴。又云。飛雪堆盤膾腹腴。按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註云。腴。腹下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

啗所貴。引以雜鹵膾亦腹腴。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腹下肥白曰腴。

睡

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睡。不過韜舉世以（按津逮本作此）爲息魂離神不動耳。道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說。晦庵偶未之記耳。

性所不喜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太（按津逮本作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無見。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過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賞識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眞名言也。

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黃帝鍼經曰。有其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有其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何邪。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搋（按津逮本作搋）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妬。謂見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按津逮本作搋）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按津逮本作拏）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奄人。鄭氏注云。奄眞氣藏者。今謂之宦人。是皆眞氣不足之所致耳。

馬塍藝花

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眞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熏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揠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余向留東西馬塍甚久。親聞老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性耳。封植矯揉。非時敷榮。人方詫賞之不暇。噫。是豈草木之性哉。

齊東野語卷十七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師子者。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卽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而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奇對

對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輩所載已多。今擇所未書而可喜者數聯於此。爲多聞之一助。羲經六子。艮巽坎兌離震。周禮一書。天地春秋冬夏。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 善待問者如撞鐘。小鳴小、大鳴大。措天下者猶置器、安則安、危則危。 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傳。卦爻、繫辭、彖象。大易一經。 五刑之屬三千、大過小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 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誰譽誰毀。待以國士、報以國士、爲己爲人。 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 婢以賤嗤、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勝、謂其不足於耳歟。 司馬相如、藺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魏無忌、能無忌乎。 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九州旣別、冀兗青徐揚荊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 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風、晨風、凱風、終風

貝種。 孟軻好學。師孔子之孫子思。文居興仁。由太王以至王季。 張良借箸前籌。但不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爲女。果能冒冒頓之圍。 下七十二之齊城、潰三寸舌。退一百萬之秦寇、用八千兵。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顏氏其庶幾乎。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孔子集大成也。 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輪金剛（鎮江寺名）。中和和豐豐樂橋、饌約假現（鎮江酒樓）。 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宮妃宦寺官人、腰間各別。 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胸藥止渴、梅丞文武之才。舉爲貢眼、聊盡悲歡之態。 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東西。試場三試試三場、經賦論策。 朝登箕子之裔、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 龍飛策士、狀元龍、省元龍。（[illegible]）虎榜得人、殿帥虎、步帥虎。（時范文虎爲殿帥孫虎臣爲步帥）

笙炭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入（按津逮本無入字）吳郡王家。又（按津逮本有後字）入平原郡王家。皆識兩家侈盛之事。歷歷可聽。其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爲飾。故得名。專爲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按津逮本作綿）熏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熏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靘以綠蠟。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靘字韻書千定切。音請。註。靘青黑色也。蓋取黑者必以銅青故耳。

徐謂禮相術

徐謂禮嘗涉獵袁李之書。自詡閱人貴賤多奇中。與賈師憲丞相爲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按津逮本有因字）扣徐云。兒子旣宿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憂而託其言。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故求進。久之不遂。賈母爲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其身。蓋深銜前言也。然師憲日常騎馬出遊湖山。小酌[illegible]濃樹下。忽有布裘道者睥睨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旣而醉博平康。至於破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咸淳三事

咸淳癸酉夏。邊遽日聞。旣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動。荊閫李庭芝辭。又乞賈平章用張魏公趙忠簡故事。建閫于京。賈則請親行邊。疏凡屢上。朝紳學士上書者無虛日。或欲留行。或贊開府。其後遂建機速房。專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衆思。於是言事獻策者。紛紛然溢露。布衣楊安宇者。狂生也。自謂知兵。獻首於朝。遂以機速房屬官。詳都司許自書擬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宇不勝其憤。遂上書。詆自書短扎。謂其操縱皆緩歲。一時傳以爲笑。會率口有米局之變。京尹吳益因處失當。於是左史李珏自經筵直前論之。吳遂斥出。時好事者爲之語曰。左史直前論大尹。草茅上疏詆都司。時方韶說賈公欲優專

舍以邀擊．乃以校尉告身錢帛啗偉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闕入爲京尹．發卅賞格．雖末級猶獲數百千．於是率四方之士試者紛然．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邊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鞞鼓鼙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運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饒孟鍥策題

癸酉歲嚴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饒孟鍥爲考官．饒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杯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昏瞶．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鬨．徑排試官房舍．承遣籤笄．至有負笈而逃者．饒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繼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饒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斟倖．用第二道爲第一道．饒後爲計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景定行公田

景定二年壬寅．賈師憲丞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漕．尹天府．吳勢卿帥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俟有端緒．則諸路做行之．於是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合奏．請限田之法．自昔有之．買官戶逾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爲無窮之利．御筆批依．而買田之事起矣．時勢卿已死．良貴獨任提領之職．以太府丞陳訔爲檢（按津逮本作閱）閱官以副之．且乞內批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然上意終出勉強．內批云．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則上意蓋可見矣．賈相憤然．以去就爭之．於是再降聖旨云．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爲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就此施行．既而賈相內引入對．力言其便．御筆遂依轉劄．侍從臺諫給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謹．賈相遂先以自己浙西田萬畝爲官田表倡．嗣榮王繼之．浙西帥機趙孟奎亦申省自陳投買．自是朝野靡然．莫敢發一語．獨讀書夕郎徐經孫一疏．力陳買田之害．言多剴切．竟不付外．遂丐休致而歸．無和之者．先是議以官品逾限田外回買立說．此猶有抑強嫉富之意．既而轉爲派買之說．除二百畝已下免行派買外．餘悉各買三分之一．及其後也．雖百畝之家亦不免．買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價隨以減．買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以登仕將仕校尉承信承節安人孺人告身．準直以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承節二萬．則理爲進納．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則幾於白沒矣．遂檄府丞陳訔往湖秀．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督催之職．六郡則又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奕、寓公趙與訔、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擢、運屬（按津逮本作幹）劉子耕．鎮江則知郡朱塤．漕司準遣鄭夢熊．江陰則知軍楊班．準遣謝司戶黃伸．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前（按津逮本作闕）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既而提領劉佐司勤能．嘉興宰段按、宜興宰葉茂佐（按津逮本作左）以

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告身．永不敍錄．以不合出給官由令田主包納．失田業相繼之初意．至五月．乃令江陰平江隸浙西漕司．安吉嘉興隸兩浙漕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收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壽楮安吉．黃巖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爲之．任滿理爲須入．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歷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斛面約束雖嚴詳．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硗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害尤慘．時中書劉震孫與京尹魏克愚湖游倡和闕治偶犯時忌．則隨命劾去之．甲子秋．彗見．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嘆不平於上．然至此業已成矣．賈相遂力辨人言．丐辭相位．御筆答云．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幣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畀之意．自此公論頓沮．而劉良貴以人胥爲薪蒸．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罷莊官．改爲召佃．或一二千．或數百畝．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止令分司任責拘催．凡承佃之家．復以二分優之．且以既罷莊官．則分司恐難任責．平江增撥催督官三員．安吉嘉興各一員．常州三員．鎮江江陰共一員．從各分司奏辟．時提領官稱修黃夢炎也．既而常調分司劉子淵力陳毗陵向來多買逋欠之弊．遂下提領所．徑將常州公租撥隸淮東總領所催納．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總所又可催乎．當是時．人不敢言而敢怒．獨衢康江天錫以入奏．而體實崇教授謝枋得以發策而遭貶斥．大社令杜淵．太常博士陸達．國子簿謝章皆於輪對及之．或逐去．或補外．至乙亥春．賈既去國．北軍已抵界．臺諫院奏乞罷公田之籍．以收衆心．謂此事皆擾民．皆破家蕩產．怨入骨髓．若盡還原主．免索原錢．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絕公田之苦．然而僅放欠租．承遞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創．非理宗之本意．殆厲（按津逮本作暴）召怨．最爲民害．截日住罷．其田盡給付原佃主．仰率租戶義兵．會合防拓．其後勸會耕招兵非便．且其田當還業主．於租戶初無相干．秋成在邇．餉軍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還田指揮．候秋成後集議施行．有旨將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錮放．却從朝廷照得催米數回糴．其錢一半給佃主．一半給種戶．以濟實惠．然則業主竟無與矣．只業主佃主之分．當時用事者亦不能脫．況大於此者．然邊遽日急．是時仍收公租還田之事．竟不及行．嗚呼悲哉．昔附盜祚巢．以召民怨．乃爲宋漕運之利．今宋奪民田以失人心．乃爲大元餉軍之利．古今害民興利之事．於此亦可鑒矣．於戲悲哉．

景定彗星

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筆作初三日乙亥．彗見東方柳宿．光芒亘赫．詔示天變．太史占云．彗出柳度．爲兵．爲旱．爲亂．爲夷狄．爲大臣貶．乾象占云．彗妖星也．所出形狀各異．其殃一也．彗木類除舊

布新之象。主兵疫之災。一曰埽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兵起大水。除舊布新。按彗本無光。借日爲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皆隨日光芒所及爲災。丁丑。避殿減膳。下詔責己求直言。大赦天下。御史朱貔孫、正言、朱應元。察官程元岳、饒應龍合奏章。乞消弭挽回。皆常談也。己卯。賈丞相似道、楊參政棟、葉同知夢鼎、姚僉書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孜心。惟切危懼。宰臣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於茲。庶有闕失。今謫見於天。皆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講求闕失。上回天意。庚辰。賈右相第一疏。乞罷免。以塞災咎。五疏皆不允。班行應詔言事者。祕書郎文及甫首言公田之事。云君德極珪璋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於公田。東南民力竭矣。公田創行。將以足軍儲。救楮弊。蠲和糴也。奉行太過。限田之名。一變而爲併戶。又變而爲換田。耕夫失業以流離。田主無辜而拘繫。此彗妖之所以示變也。大府丞楊巽。殿講趙拭。吏部侍郎留夢炎、禮部侍郎直院馬廷鸞。皆應詔上封事。給事禮書牟子才疏援引漢唐以至本朝彗變災異。極其精贍。起居郎太子侍讀李伯玉則援三說云。咸平彗出營北。呂端有兵謀不精之書。今日當嚴邊備。熙寧中彗出東井。富弼、張方平皆言新法不便。今日當先罷浙西換田局。崇寧彗出西方。則詔除黨籍。且復左降人官。今開慶謀國之人。罪惡滔天。有一時風聞勒遷者。則乞斟酌寬貸施行。以昭聖主寬仁之量。又云。今言路既開。中外大小之臣。必將罄臆畢陳。惟陛下明聖。大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爲罪。天下幸甚。浙漕主管文字呂撫有上化地書。歷覽高斯得奉祠於書。有應詔疏。大概以爲非朝廷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勒遷放無虛月。忠厚之澤幾盡矣。士大夫以仕進爲業。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動觸新制。公田肆擾。陛下知其非計。有待秋成舉行之旨。而督促者悍然不顧也。市舶盡利而蕃夷怨。鹽權太密而商旅怨。羣臣附下罔上。擯逐賢人。恐天怒不至於彗星不止也。凡災異策免三公。視爲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一日黜二相。今彗見之與雷發相去何翅十百千萬哉。王端明鑰奉祠里居。亦有疏言戚畹嬖倖逼居樞輔。指應奉之名。肆誅剝之虐。臺諫不敢誰何。羣臣不敢論列。民不勝苦。起而弄兵。三衢之寇是也。公田之行。本欲免和糴。和糴數少而人已相安。公田數多（津逮本作少）而人爲創見。千弊萬害。田里騷然。天雖載殖。一則曰業已成。一則曰當任怨。且求言之詔甫頒。而拒言之令已出。皇天監臨可畏哉。自是三學、京庠投匭上書者日至。太學生吳綺許求之等書有云。雷霆天怒也。蹙蹙而旋收。日蝕天怒也。俄晦而旋明。霾風飄雨。天怒也。而不能以移日。今彗之示變已踰旬浹月。陛下恐懼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猶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誤陛下者未有所畏（津逮本作懼）也。且併及市舶公田之害云。又有陳夢斗、陳紹中等書。沈翼孫、范鑰、李梅等書。宗庠則有胡標與周必諭等書。立禮齋生謝禹則獨爲一書。大抵皆及公田市權等事。又有武學生杜士賢等書。闢都司之職。操縱斷之權。以專使之遺。奪番商之利。百姓皆與蹙額。廟堂歡頌。太平人不可欺。天可欺乎。今之乘鈞軸者。前日之功固偉矣。今日之過未盡掩。闕外之事固優矣。闕內之責未盡塞。以戎廝待庶民。不可也。以軍政律士類。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經國。不可也。盍亦退自省悟。以回天變乎。又京庠唐棣、楊坦等一書。謂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舉意紛更。殊駭觀

聽。七司條例。悉從更變。世胄延賞。巧摘瑕疵。新若揚縱。香椒積賦。與商賈爭微利。強買民田。貽禍浙右。自今天下無稔歲。浙路無富家矣。夾袋不收拾人才。而通儲賤妓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陶冶。而務行非僻之方術。縱不肖之騃弟。以朔月而醉風月於花衢。寵博奕之舊徒。以秋壑而解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閭巷之蕭條。醉醲飽鮮。遑恤物價之騰踊。劉良貴賤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巨姦宄也。乃優縱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雖乘國鈞者執其咎。方且抗章誣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顧之說。以力解亂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干天怒。彗星埽之未已（津逮本作數）。天火又從而災之。其尚可揚揚入政事堂耶。一時諸書。獨此與京庠唐規者言之太訐。於是左司劉良貴申省力辨公田任事之謗。且乞數奏令公卿士庶條具救楮免糴罷公田之策。且作勸會免公田逃亡米三萬餘石。賈相遂入奏云。近者應詔所言。公論交責。若劉盧辭報私讎等語。是非自不可掩。獨類部法買公田同然一辭以爲犯大不韙。詳敍顛末以附。欲留聖慈於臣所類部法則下之吏部長貳。詳加參定。或有出己意。刪舊典之實則申明而刪除之。於臣所買公田則乞下之公卿大夫更行博議。必得足軍餉免和糴住造楮之策。則采錄而施行之。臣當委心以聽。奉身以退。徐聽議資以戒爲臣之擇於國者。遂有旨宣諭檢院官是變求言。賜典故。概及中外大小臣僚見之留書可致。近來諸舉士人不體朝規。以前廊爲首。乃有懷私意動搖大臣者。不知祖宗三百年間。曾有士人上書而去宰相者乎。今後切宜詳審。然後投進檢院求（津逮本作未）濟偏坐。宜諭指揮申國子監司成吳堅、翁合委官丞徐宗斗會學前廊轉諭諸生。而前廊回申以爲上書以前廊爲首。此出於丙辰方大猷之私意。以爲鉗制之法。非盛時所宜用也。紛紛之議。直至八月之末。彗光稍殺。應詔者方稍止。丁未。宰執拜表非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三表而後從。九月。以京學士人唐棣、葉李、呂宙之、姚必得、陳子美、饒熔、趙從龍、胡友開等不合謗訕生事。送臨安府追捕勘證。斷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結舌焉。孟冬朝饗如常時。十月乙丑。忽聞聖躬不豫。降詔求醫。丁卯。遺詔升遐。而金穀關子之令。乘時頒行。換易十七界楮券物價自此騰涌。民生自此憔悴矣。彗變首尾凡四月。妖禍之應。如響斯答。孰謂天道高遠乎。

瓊花

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而有香。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載還祠中。敷榮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園丁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家塘瓊花園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間所有者。特當時接本髣髴似之耳。

嚼蝨

余負日茅檐。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媼捫身得蝨。則致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攷之於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蝨者莫不劘之齒牙。爲害身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

謝。則野老嘲謔。亦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姓名相戲

前輩有以姓名爲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攽嘗戲王覿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近楊平舟棟以樞掾出守莆陽。劉克莊潛夫弟希仁。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嘲軒邁戲之云。大編修。小編修。同赴編修之會。後村云。欲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願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嘗嘲後村云。十兒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二甚二十年前何其過。二十年後何其不過。此褻謔也。

朱唐交奏本末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遊台。嘗狎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擿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婺之諸呂云。

齊東野語卷十八

晝寢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枕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滎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余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荊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鄉。夏侯湛謂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然侯白隋人。辯滑稽。嘗著啟顏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筆解。亦云晝寢當作畫寢。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矣。

宜興梅塚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

猶步花影，忽見紅裝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隔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醋歌唱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卒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夭，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檈（按津逮本作扃）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眞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既而氣息惙然，疾憊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命遂屬疾而殂，亦云異哉，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尸，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近鑑所載，亦用發呂后陵，汙辱其尸，有數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莫子及泛海

吳興莫汲子及，始受世澤爲銓試魁，既而解試省試廷對皆居前列，一時名聲籍甚，後爲學官，以語言獲罪，南遷石龍，地並海，子及素負邁往之氣，暇日具大舟，招一時賓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將至北洋海之尤大處也，舟人畏不敢進，子及大怒，脅之以劍，不得已從之，及至其處，四顧無際，須臾風起浪涌，舟掀簸如桔槔，見三魚皆長十餘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鮎狀，其二狀類尤異，衆皆戰慄不能出語，子及命大白連酌，賦詩數絕，略無懼意，興盡乃返，其一絕云，一瞬點破碧落界，八面風濤虛無天，柂樓長嘯海波闊，今夕何夕吾其仙。

薰風聯句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爲有美而無箴，故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漢唐二祖少恩

漢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大敗，勢甚急，擠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收載，行，高祖怒，欲殺（按津逮本作斬）嬰者十餘，借使高祖一時事急，不能存二子而棄之，他人能爲收載，豈不幸甚，方當德之，何至怒而欲斬之乎，唐高祖起兵汾晉時，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附歸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而智雲以幼不能逃，爲吏所誅，亦豈不能少緩須臾，以須其至而後起兵哉，二祖皆創業之君，而於父子之際其薄若此，豈圖大事者，不暇顧其家乎，彼唐祖者，直隨世民之計，猶可恕也，若漢祖則杯羹之事，尙忍施之乃翁，何有於兒女哉。

史記無燕昭築臺事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按津逮本作詑）燕臺，然史記止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

白屢借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掃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將進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揚揚鎮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臺之名，始見於此，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耆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云云，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如此也。

孟子三宿出晝

高郵有老儒賈荃知（按津逮本作莉）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註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然予觀說苑，則以爲蓋邑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王驩（公孫丑下），而陳仲子兄食采於蓋，其入萬鍾（滕文公下），則齊亦自有蓋邑，又與晝邑不同矣，通鑑書音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恐不音獲，何耶。

方大猷獻

錫駙馬賜第湧湖，巨璫董宋臣領營建之事，遂拓四旁民居以廣之，其間最逼近者，莫如太學生方大猷之居，璫意其必難諧未易與語，一日具禮物往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今日內轄相訪，得非以小屋近貴邸，欲得之否，璫愕不復對，方徐曰，內轄意謂某太學生必將梗化，所以先蒙見及，某便當首獻作倡，就案即書契與之，璫得契，喜報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上毛詩下東坡全句）。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徑而梯焉。

長生酒

穆陵晚年苦足疾，一日經筵宣諭賈師憲曰，聞卿有長生酒甚奇，朕可飲否，賈退，遂修製具方拜進，亦不過用川烏牛膝蒼朮之屬耳，內侍李忠輔適在旁奏曰，藥性涼燥未可知，容臣先嘗，然後取旨進御，嫉之者轉聞於賈，賈深銜之，而未有以發也，先是，北關劉都倉家富無嗣，嘗立二子，劉先死，長者欲逐其後立子，於是託其所親楊鎮（按津逮本作鎮）所吏劉炳百萬緡介謝堂節使轉求聖旨下天府逐之，至是已涉數歲，賈始知之，時戊辰初年也，遂勒其出子以爲李忠輔僞作聖旨瞞之於官，陸遽不及，謝而訴祉於行，於是以實訴之於賈，賈矣曰節度無辭，則日則忠輔勾追毀證議之命下，以實非其罪也，蓋師憲借此以報其嘗論之忿耳。

鬪蟋蟀之禍

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紀載雜書極多.而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燼紀聞.其說謂出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爲出帝所殺.逃入契丹.洎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爲契丹諸司.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凡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攷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非託子虛以欺世哉.其妄可見矣.南燼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州.（按津逮本無此四字）又遷西江州.又遷五國城.去燕凡三千八百餘里.去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戰敗之所.後又遷西均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當時他書攷之.其地里遠近.皆大繆不經.其妄亦可知.且謂此書乃阿計替手錄.所申金國之文.後得之金國貴人者.又云.阿計替本河北棣州民.陷金.（按津逮本作虜）自東都失守.金人俾使之隨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國城.故首尾備知其詳.及攷其所載.則無非二帝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計替何從知之.且金人（按津逮本作虜）之情多疑.所至必易主者守之.亦安肯使南人終始追隨乎.且阿計替於二帝.初無一日之恩.何苦毅然履險阻犯嫌疑.極力保護.而不舍去.且二帝方在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賦詩爲樂.阿計替又何暇筆之書乎.此其繆妄.固不待攷而後見也.意者.爲此書之人.必宣政間不得志小人.造爲凌辱猥嫚之事.而甘心焉.此禽獸之所不忍爲.尚忍言之哉.余懼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末.（按津逮本作本）而輕信其言.故書以袪後世之惑云.

近世名醫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爲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爲病脈.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爲然者也.或謂其別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宮教時赴長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勞（按津逮本作藉）之.因求察脈.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脈證頗異.所謂脈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轅.尚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宮教康強無疾.疑其爲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即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韓平原知閤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脈.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閤回軺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惟其妄誕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言.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遣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殂.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矣哉.

前輩知人

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曾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許以元宰之貴.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袁李之術.特眼力高.閱人多.故爾.史傳所載.以爲名談.近世如史忠獻彌遠.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

加嚴.猶子嵩之之子申初官襄陽戶曹.方需次.適鄉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追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達.遂夤緣轉閽.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襄陽闕.以何錯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陳韡帥京西[illegible]）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榻也.其後倚然.又薦葵南仲通判廬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千壺爲合入關.候呼召於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盒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爇之.次至趙.即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燄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按津逮本作飲）發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劄知滁州.填見闕命之任.而借公平生功業實肇於此焉.又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峽陵教官.首詣謁參.鄭素羸瘠.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鄭辭避不自安.旁觀推之.即日免衙參.等禮以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贄銘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子.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illegible]耳.公笑曰.非爾所知.縱寒[illegible]不失爲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illegible]曰.汝讀書可[illegible].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其仲范曰.汝須開闊.終無結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扈再興之子不協.泣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趙勝必死於扈再興之手.告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濟（上饒人.名奎字）偶在旁.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扈再興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

趙信國辭相

淳祐甲辰.杜清獻範既薨.游清獻似拜右揆.趙葵南仲樞使.陳韡子華參政.皆一時宿望.明年四月.游相以大觀文奉內祠侍讀.既而趙公出督江淮荊襄湖北軍馬.陳公以知院帥長沙.遂再相鄭忠定清之.王伯大.吳潛並爲僉樞.乙巳.趙公兼江東帥.知建康留鑰.趙希塗（按津逮本作[illegible]）以禮書督府參贊.兼江淮淮帥.邱山甫岳仍兼參謀.趙公尋御筆云.趙葵兼資文武.協輔國家.俾使洪樞.視師戒道.權不可不專.事貴合時宜.一應軍行調度.並聽便宜施行.所有恩數儀率.依公威名夙著.邊陲晏然.中間屢乞結局.不允.明年.遣隨軍轉運舒滂民淮入白廟堂.許令歸入覲.公力辭召命.且云.更當支吾一冬.來春解嚴.容歸田里.朝廷許之.明年.北軍大入.因復留行府.措置戰守.會中書陸德輿載之時對疏.以爲去歲泗州大捷.彼方喪膽落魄.今春淮水漲溢.欲來不可.涉冬而春.邊鎮事體.近者頗甚.遂張大其說.或云到儀真之境者.止五六十騎耳.趙公聞之.大不能堪.封章屢上.力辨此誣.且云.今年北軍之入.係四大頭項.一曰察罕.（河西人）二曰大納.三曰黑（按津逮本作[illegible]）點.四曰別出古.（韃人）號四萬.實三萬餘.馬人各三匹.約九萬匹.惜德有勞聖慮.而後其奏.一則曰寬聖慮.二則曰寬聖慮.臣何嘗有一語張大.今觀陸德輿奏疏.實駭所聞.伏乞委德輿親至維揚.審是實.臣當躬率騎士.疾趨入城.覈其真妄.於是朝廷以載之之言爲過.遂爲調停.擢其奏爲工部尚書.徐清叟進故事.亦論其辭隱之禍.趙公愈不自安.是歲閏二月.鄭忠定拜太師.趙公拜右相.所有督府.日下結局.從差右司陳夢斗齎赴都堂治事.而陳辭以此叙

璐之駿不行．遂改差御藥謝昌祖往焉．夕郎趙以夫復有不肯書黃之意．事雖不行．而公之歸興不可遏矣．壓勝免旃．且引其父忠肅遺言不許入相之說以告．且云寧得罪以過嶺．雖遠謫以入朝．御筆不允．降實趨行．時陸載之方居翰苑．以嫌不草詔．遂改命盧壯父武子為之．時趙公各通從官書．謂元科降循內尙餘新楮四百餘萬緡糾度牒．並不支動．且言決不可來之意．當時從官作宰相書．例有先生之稱．至是皆去之．獨趙汝騰茂實尙書答書云．大丞相高風立懦．力疏辭榮．昔司馬公固遜樞府．近崔淸獻苦却宰席．書之史册．並公而三．甚欲□作而其微意亦可見也．公歸計既決．遂申朝廷．於三月二十四日散遣將士．取道歸伏田里．所有新除恩命．決不敢祗受．既而與告復召．然公終不來矣．至明年三月．御筆趙葵懇辭相位．終始弗渝．使命趣召．亦既屢矣．奏陳確論．殆逾一期．眷倚雖切．不能強其從也．姑畀內祠．以便咨訪．可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後以疾丐外祠甚力．遂以特進判長沙．凡五辭．得請奉祠．徑歸溧陽里第焉．蓋一時搢紳．方以理（按津逮本作文）學科名相高．其視軍旅金穀等為俗吏麤官．公能知幾勇退．不激不汙．可謂審保功名者矣．

琴繁聲為鄭衛

往時余客紫霞翁之門．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詣．自製曲數百解．皆平淡淸越．灝然太古之遺音也．復攷正古曲百餘．而異時官譜諸曲多黜削無餘．曰．此皆繁聲．所謂鄭衛之音也．余不善此．頗疑其言為太過．後讀東漢書宋宏（按津逮本作弘下同）薦桓譚．光武令鼓琴．愛其繁聲．宏曰．薦譚者．望能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是蓋以繁聲為鄭聲矣．又唐國史補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則新繁皆非古也．始知紫霞翁之說為信然．翁往矣．向思著唐衣坐紫霞樓．調手製閒素琴．第（一作新）製瓊林玉樹二曲．供客以玻瓈瓶插（按津逮本作插）花．飲客以玉缸春酒．（翁家釀名）笑語達夕不休．殆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

章氏玉杯

嘉泰間．文莊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為司諫．指公為謝深甫子肅丞相之黨．出知溫陵．旣而公入為言官．遍歷三院．為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入覲．除端明學士．徑躋宥府．而挺臣懷前日之疑．次且不敢拜．文莊諭其意．乃抗疏言公論出一時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趣紹節就職．未幾．公亦登政地．相得甚驩．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肪．（按津逮本作虹）眞于闐產也．坐客皆歎賞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異哉．先肅愍公處中使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瑩潔無纖瑕．或以為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近似之．於是坐客咸願快視．趣使取之．旣至．則玉色製作無毫髮異．眞合璧也．蓋元為一物．中分為二耳．衆客讙詫．以為于卿之合．不足多也．公因舉杯以附挺臣．而挺臣復欲以盤奉公．相與遜讓者久之不決．時李璧季章在坐．起曰．以盤足杯者．於事為順．僉皆不得辭也．公遂謝而藏之．以他物為報．余嘗侍二親．常於元舅趙氏膝下聞此事．惜不一見之．其後聞為有力者負之而去．莫知所終．

二張援襄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旣築鹿門之堡．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門關於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皆束手視為棄物．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堅忍．然所乏者鹽薪布帛為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蠟書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荊郢進援．旣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鈎致欲為焚爨用．遂為所獲．於是郢之道復絕矣．旣而荊閫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貴軍中號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為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按津逮本有名字）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是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為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屯兵雖衆．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絕援．聞救至．人踴躍氣百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為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然自此圍益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樁．雖魚鰕不得度矣．外勢旣蹙．貴乃募壯士善泅者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樁若欄．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旣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斷絙破圍前進．衆皆辟易．旣度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

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為無底船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鈎林灘．將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紜．貴軍皆喜躍．舉流星火以示之．軍船見人．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軍也．蓋夏軍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三十里矣．北軍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至是旣不為備．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支．遂為生得．至死不屈．此是歲十一月十七日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舁尸至襄．以示援絕．且諭之降．呂帥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為立雙廟．尸而祝之．以比巡遠．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天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襄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地分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觸戰樓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此事親得之襄州順化老卒．參之衆說．雖有微異．而大意則同．不敢以文害辭．沒其實．因直書之．以備異時之傳忠義者云．

齊東野語卷十九

嘉定寶璽

賈涉爲淮東制閫日，嘗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久之，珙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座，并元符三年寶樣一册，及鎮江府諸軍副都統翟朝宗所獻寶檢一座，並繳進于朝。詔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受寶典禮，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歲十一月，詔曰：乃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效順，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暨厥圖冊，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云云）。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遂命奉安玉寶于天章閣，具（按津逮本作且）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應監司帥守並許上表進貢稱賀，推恩文武官各進一秩，大犒諸軍，三學士人並推恩有差。其命禮官具集受寶本末，藏之祕閣。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樞、鄭耘等數十人作爲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肩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蓋當國者方粉飾太平，故一時恩賞實爲冒濫。有士子作書貽萬司成云：竊惟國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中興以來，冠帶衆集，英俊日盛，可以培植國家無疆之基。自開禧之初，迄更化之後，天下公論不歸于上之人，多歸于兩學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謁之過，涉于國家盛衰之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己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萬里，或聞兩學總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師告其徒，必得其說，互相敲點，謂不負所學，豈不取重于當世哉。邇來寶璽上進，皇上以先皇舊物，聖子神孫，膺此天命之寶，慰答在天之靈，不得不侈烈祖之珍符，爲今日之榮觀也。草茅之士，與起于山林寂寞之濱，形容于篇章賦頌之末，其誠（按津逮本作成）可念。若兩學之士，業進素定，固嘗自信其所學，自勉其所守，安于義命可也。紛紛而來，不恤道路風霜之慘，嗚咽相告，啾唧相呼，傴僂恩賞之蕃庶，冀望非常之僥與，甚至千數百人，贅贅屬聚，枕藉齋舍，廉恥俱喪，了無靦顏，咸挺身獻頌，或走謁朝貴，小小利害，其趨若市，公論將何以賴，天下將何以望哉。傳之三輔，豈不貽笑于識字之程大昌乎；傳之遠方，豈不貽笑于任子之胡尚書兄弟乎；傳之邊隘，豈不貽笑于異類之趙珙乎；傳之地下，豈不貽笑于舊尹之趙尚書乎。三十年忠讜之論，一日掃地；三十年流傳之業，一焚可盡矣。假使聖朝頒賚之恩，一視天下之士，通行免舉，猶有可說。苟惟兩學之士獨霑免舉之澤，則非特柄國者欲鉗天下公論之口，而三學之士適自鉗其口耳，豈不惜哉。恭惟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師表，願以公論所在，鄉之以安義命而知進退，勉之以勵名節而黜浮競，爵祿天下之公器也，豈頑鈍亡恥者可擅（按津逮本作擅）也。傳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器識卑下，則它日立朝，必無可觀者矣。捨其所貴，狥其所輕，癈其所長，嗚其所知，三尺之童亦羞爲之。昔陳東以直言而死，今李誠（按津逮本作成）之以守城（按津逮本作誠）而死，二公皆學校之士也，足以爲萬世之名節。以今日一免解之輕，遽失吾萬世公論之重，必無有如陳之直、李之忠節者矣，元氣能有幾邪。願大司成攬而壽之。既而宗室繼以推賞太輕，丐揭榜朝天門云：寶璽國之重器也，與寶繫同姓，國之至親也，休戚先（按津逮本作生）焉。靖康之際，國步多難，我祖我父一心王室，不死于兵，則死于敵（按津逮本作虜下同），不死于敵，則死于盜賊。若子若孫，呼天號地，此恨雖磨猶存。喘息于東南，期雪我祖我父萬古之痛而後已。仰惟今日故疆復矣，寶璽歸矣，此正醮謝弔魂慰生勞死之秋，其爲踊躍，爲當三百。覃恩汪濊，周遍寰宇，監司郡守舉奏推恩，文武兩學通籍免解（按津逮本作舉），侍從選人特與趲放，不惟文武百僚轉官而來，餘任子亦與轉官，不惟特科無及者出官，而三十年特科五等人亦出官，加恩異姓。恭遇覃霈，卽彼驗此，凡同姓一請者便可援以補官，再請者亦可援以廷對。今赦恩頒布，宗子已請者各免本等解一次，國學者補下州文學，五舉者補迪功郎。由是而觀，不惟親疏無別，而異姓反優于同姓，天子之子孫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孫。痛念昔者是璽之亡，宗室與之俱亡，而異姓自若也；今日是璽之得，推恩異姓，種種優渥，而同姓則反靳其恩。憂則與之同憂，喜則不與之同喜，人情豈如是乎。況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優，今日恩霈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國家有一毫恩及同姓者，日以朘削，王家枝葉，斲伐弗郎，是皆權要之親戚耳。投鼠忌器，何忍于斯。興言及此，涕淚交零，識者爲歎，莫不感動。中興以來，推恩同姓，止有一舉兩舉之分，初無四舉五舉之別；止有將仕免省之異，初無文學迪功之名。累朝是守，按爲典章，經今百年，未敢（按津逮本作皆）輒變。今來五舉與迪功郎，四舉與文學，其視免省何啻倍蓰，而省試僅以六十五名爲額，來歲以免解到省者，其數甚多，是雖嘗免舉，實殿舉也，殆與其他免解受實惠者萬萬不侔。我輩嘗念祖父淪亡之痛，協心戮力，仰扣廟堂，願念同姓舉行舊典，勿以事已定而沮其志，勿以天潢

言而泯其說。使我輩得以慰祖父九地之靈。而子孫得蒙國家無窮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時不轉官賞者。朝中士惟陳貴誼陳宓。在學不願推恩者。茅彙征一人而已。按恭膺天命之寶。眞宗初卽位所製。其後每朝效之。易世則藏之。靖康之變。金人取玉寶十有四以去。此寶居其二焉。其一則哲宗元符三年所製。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製也。及金人內亂南遷。寶玉多爲蒙古所取。當時識者謂此物不宜鋪張。是以秦政鄭昭先有可弔不可賀之論。時學士院權直盧祖皋草詔。乃徑用元符故事。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進寶至三年崩。識者疑之。今以嘉定十五年受寶至十七年閏八月而寧宗崩。事有適相符者。故併紀于此云。

鬼車鳥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頭。爲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爲災咎。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覩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日。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貴主嘗得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踞主第搗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畏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爲不祥也。此余親聞之副騎云。

蘭亭詩

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郗曇王豐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爲愈耳。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眞率。是日適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於杯酒間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不平日靜退之故邪。

著書之難

著書之難。尙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繆等書。以雌黃前輩。該贍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無議其後者。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贍。虎子似孫繼古。時年尙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繼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雖溫公著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年內日食。皆誤書於秋夏之交。其至重複書楊彪賜几之事於一年之間。至朱文公修綱目。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之誤尤甚。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劉羲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謬一書以示

坡公。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荊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先後耳。揮麈錄云。蜀人吳縝初登第。請於文忠。願預官屬。公不許。因作糾誤。豈別一書邪。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鵾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會兄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按津逮本作湘）湘者。至半塗。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死。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授受生徒自給。永守林岊亦同里。頗善遇之。（按津逮本遇之作邑人）居無何。有邕州永平（按津逮本作年）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爲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婿。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家以爲事不可料。不與之通。竟以識久難以訪問。遂解去。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賈氏前兆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迎。揖旁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夢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遠竄南荒。賦紹興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圭。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爲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置酒招二人。具言前夢。且祈哀憐。沈云。向在維揚日。襄郢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値其既臥。因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肉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貶逐之事。雖若有招。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夢大不祥。纔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遲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迫促之。纔離城五里許。小泊木綿庵。竟以疾殂。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僉樞存孺父爲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窮不可得。因指其木曰。收取收取。待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恨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物以斂。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事親聞之沈士圭云。

明堂不乘輅

度宗咸淳壬子歲。有事於明堂。先一夕。上宿太廟。至曉將登輅。雨忽驟至。大禮使賈似道欲少俟。而攝行宮使帶御器械胡顯祖請用開禧之例。卻輅乘輦。上性躁急。遂從之。閤民吏皆披竟引攝禮部侍郎陳伯大張志立奏中嚴外辦。請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逍遙輦入和寧門。似道以爲旣令百官常服從駕。而上乃盛服。不可。謂顯祖泥路水深。決難乘輅。旣而雨霽。則上已乘輦而歸矣。旣肆赦。似道卽上疏出關再疏

嘗嘉定四三日．肯甫亦復登輅．用嘉定例．尚放淳熙用閉蹕之例．則是韓侂胄之所爲．深恐萬世之下．以臣與侂胄等．於是必欲求去．而伯大志立亦待罪．賜祖甚從追削．送饒州居住．丗拔羅斷．其子大中爲閣職．亦降黜江陰．顯祖本太常寺禮直官．以女爲美人．故驟遷至此云．宋幾有旨．美人胡氏追毀內命婦告．送妙淨寺削髮爲尼．然賤貧忌器．或以爲過．似道凡七疏辭位．覺出居湖曲賜第．用呂公著宿行簡典故焉．按淳熙乙亥．明堂致齋太廟．而大雨終日．夜有旨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子．詔文德殿致齋．應儀仗排立．並放免．從駕官常服以從．大禮使趙雄密令勿放散．上聞之．曰．若不霽．何施面目．雄詣人曰．不過罪雅出北關耳．黃昏後雨止．中夜內侍思恭傳旨御史臺閤門太常寺．仍舊乘輅．應有合行排辦事件．疾速施行．十五日拂明．雨止．乘輅而歸．蓋自有典故．請切如此．而顯祖不知出此．乃妄啓閉蹕．韓侂胄當國時故事．故時相怒之尤甚也．

賈氏園池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回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眇逶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爲未也．則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邃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堂榭有名者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巖、（奇石）倚繡、（雜花）挹露、（海棠）玉蕊、（瓊花）清勝．（假山）已上集芳舊物．高宗御扁．西湖一曲．奇勳．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按津逮本作審）堂．度宗御書．初陽精舍、熙然臺、砌臺．山之椒曰無邊風月、見天地心．水之濱曰琳琅步、歸舟、早船．通名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居第之左焉．廟有記．一時名士擬作者數十．獨取平舟楊公棟者刊之石．又以爲未足．則於第之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漾（按津逮本作寶）閣、春雨觀、養樂堂、嘉生堂、千頭木奴、生意滿．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其旁則廖羣玉之香月鄰在焉．又於西陵之外．樹竹千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塢、（按津逮本作墅）剡（按津逮本作舟）船亭．側通聯之水竹院落．焉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遺策矣．其後志之郡乘．從而爲之辭曰．園（按津逮本作圃）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蜉蝣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者．噫．使園圃常興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當時爲此語者．亦安知俯仰之間．遂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中（按官作平）原極盛之時．當時勉之以抑（按津逮本作仰）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詩弔之者甚衆．與人謁金一詩．頗爲人所稱云．檻板歌殘陌上花．過牆荊棘刺檐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敗屋春歸無主燕．廢池雨產在官蛙．木綿庵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絕云．瑤房錦榭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隔窗風雨剝苔紅．

子固類元章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之廣陳．修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

名蹟．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山水爲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爲不歉（按津逮本作慊）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爲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輦下．會菖蒲節．余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眞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眞謫仙人．異時蕭千巖之姪．滚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禊敍．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霅之卞（按津逮本作弁）山．風作舟覆．幸値支港．行李衣衾皆渰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尚．出於天性如此．後終於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其帖後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求好事博雅如子固者．豈可得哉．

陳用賓夢放翁詩

陳觀國．字用賓．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夢訪余於杭．壁間有古畫數幅．巖壑聳峭．竹樹茂密．瀑飛絕巘．匯爲大池．池中菡萏方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飛鶴翔舞煙雲空濛中．旁題有字數行．體雜章草．其詞曰．水[illegible]兮激激．聳谷兮巖巖．千松拱綠．萬荷湊紅．爰宅茲巖．以逸放翁．屹萬仞與世隔．峻一極而天通．予乃控野鶴．追其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氣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旁一人指云．此放翁詩也．用賓驚寤．亟書以見寄．詩語清古．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漢以前驚蟄爲正月節

余嘗讀班史．曆至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而有疑焉．蓋周建子爲歲首．則三月爲寅．今之正月也．雖今曆法亦有因徙閏而驚蟄在寅之時．然多在既望之後．不應在月初而言二日庚申也．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衞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漢以前皆以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中．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中也．至後漢．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爲序．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日雨水．於夏爲正月．周爲三月．於雨水註云．今日驚蟄．夏爲二月．周爲四月．蓋可見矣．史記曆書亦爲孟春冰泮啓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註以爲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初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至於今．由是觀之．自三代以至漢初．皆以驚蟄爲正月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亦與今不同．並見前志．

后夫人進御

梁國子博士崔靈恩撰三禮義宗．其說博覈．其中有后夫人進御之說甚詳．謾摭於此．以助多聞云．凡夫人進御之義．從后而下．十五日徧．其法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也．然亦不必以月生日爲始．但法象其義所知．其如此者．凡婦人陰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

晦者陰滅。望者卦明。故人君尤愼之。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氣。故不從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其九嬪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九人爲一夕。夫人三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爲十五夕。明十五日則后御。十六日則后復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漸就於微也。諸侯之御。則五日一徧。亦從下始。漸至於盛。亦放月之義。其御則從姪娣而迭爲之御。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凡四夕。夫人專一夕。爲五夕。故五日而徧。至六日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妻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凡九嬪已下。女御已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矣。卿大夫士妻妾進御之法。亦如此也。

有喪不舉茶託

凡居喪者。舉茶不用託。雖曰俗禮。然莫曉其義。或謂昔人託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據。宋景文雜記云。夏侍中薨於京師。子安期他日至館中。同舍偶見舉茶託如平日。衆頗訝之。又平園思陵記載阜陵居高宗喪。宜坐賜茶亦不用託。始知此事流傳已久矣。

淸涼居士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淸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淸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閑。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能（汲津逮本作未曾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齊東野語卷二十

岳武穆御軍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汛埽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其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于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莫氏別室子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嫗妬。且以年邁。恥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時歲給錢米綃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爲業。子稍長。齡鬻于市。且十餘歲。莫翁告殂。里巷羣不逞遂指爲奇貨。悉造婢家嗾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爲。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曾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卽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取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雖勿應。我輩當伺汝于屬左某家。卽當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旣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媼嫗。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鬻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汝兄若嫂。

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汝當受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撫喪。安得去。卽命撤湯。盡去故衣。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囑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舉小方槃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略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郡遣莫媪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尉彖（按津逮本尉彖作劉琛）歎服曰。其子可謂有高識矣。於是並以罪小兵獄。杖脊編管焉。（靜力丁切。[illegible]擊也。）

耆英諸會

前輩耆年碩德。閒居里社。（按津逮本作會）游（按津逮本作遊）從詩酒之樂。風流雅韻。一時歆豔。後世想慕。繪而爲圖傳之。好事蓋不可一二數也。今姑摭（按津逮本作掇）其表表者于此。致景行仰止之意云。唐香山九老。則集于洛陽。樂天序之。胡杲、（懷州司馬。年八十九。）吉旼、（按津逮本作文）衞尉卿致仕。八十六。（按津逮本作八））劉眞、（磁州刺史。八十二。（按津逮本作七））鄭據、（龍武長史。八十四。（按津逮本作五））盧愼、（侍御史內供奉。八十二。（按津逮本作三））張渾、（永州刺史。八十七。）白居易、（刑部尚書致仕。七十四。）所謂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又續會者二人。李元爽、（洛中遺老。一百（按津逮本一百作九）三十六歲。）僧如滿、（九十五。）歲。又云。狄兼謨、（祕書監。）盧貞（按津逮本作眞）（河南尹。）二人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宋至道九老。則集于京師。張好問、（太子中允。八十五。）李運、（太常少卿。八十。）宋琪、（舊相。七十九。）武允（按津逮本作永）成、（靈州留後副使。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八。）魏丕、（鄆州刺史。七十六。）楊徽之、（諫議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一（按津逮本作七））李昉、（故相。七十。）然此集竟不成。至和五老。則杜衍、（丞相祁國公。八十。）王渙、（禮部侍郎。九十。）畢世長、（司農卿。九十四。）朱貫、（兵部郎中。八十八。）馮平、（駕部郎中。八十八。）時錢明逸留鑰睢陽。爲之圖象而序之。元豐洛陽耆英會。凡十有二人。富弼、（丞相韓國公。七十九。（按津逮本作五））文彥博、（太師潞國公。七十七。）席汝言、（司封郎中。七十七。）王尚恭、（朝議大夫。七十六。）趙丙、（太常少卿。七十五。）劉几、（秘書監。七十五。）馮行己、（衞州防禦使。七十五。）楚建中、（[illegible]七十三。（按津逮本作三））王謹言（[illegible]七十二。（按津逮本作三））王拱辰、（檢校太尉判大名府。[illegible]寓名會中。七十一。）張問、（大中大夫。龍圖直閣。七十。）司馬光、（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六十四。）用唐狄兼謨故事。請溫公序之。圖形妙覺僧舍。其後又改爲眞率會云。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曆六年集于南園。郎簡、（工部侍郎。七十七。）范說、（司封員外。六十六。）張維、（衞尉寺丞。九十七。都官張先之父。）劉餘慶、（殿中丞。九十二。遂仲之父。）周守中、（大理寺丞。九十。晰之父。）吳琰、（大理寺丞。七十二。知[illegible]之父。）時太守馬尋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學。爲之序焉。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盧革、（大中大夫。八十二。）黃挺、（奉議郎。八十二。）程師孟、（正議大夫。集賢修撰。七十七。）鄭平方、（朝散大夫。七十二。）閭邱孝終、（朝議大夫。七十三。）章岵、（蘇州太守。七十三。）徐九思、（朝請大夫。七十三。）徐師閔、（朝議大夫。七十三。）發大年、（承議郎。七十一。）張詵、（龍圖直學。七十。）米芾元章爲之序焉。

紇石烈子仁詞

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紇石烈子仁傾兵擾梁。大書一詞於滁之倅廳壁間。詞名上平南。卽上西平之調云。蠆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子仁蓋女眞之能文者。故敢肆言無忌如此。

讀書樂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

一時戲語。然浩翁所謀南窗讀書吾伊聲。蓋善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爲無助焉。

劉長卿詞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宛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閒居。劉日陪午橋之游。舉之亦甚至。嘗攜具開宴。自撰樂語一聯云。入則孔明。出則元亮。副平生自許之心。兄爲東坡。弟爲欒城。無晚歲相逢之恨。毅夫大爲擊節。劉後以召還。吳餞之郊外。劉賦摸魚兒一詞爲別。末云。怕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毅夫爲之揮淚。繼遣一价追和此詞。併以小匳侑之。逕數十里外。啓之。精金百星也。前輩憐才賞音如此。近世所無。

慶元開元六士

慶元閒。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麟、楊宏中。以上書屛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元閒。丁大全用事。以法繩多士。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興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譴。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譽。悉上舍官。并擢高第。時議或有異論。既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唯遭黜。三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藩入從。咸淳癸酉。聞聲伯自海閫召爲從官翰苑。與權自閩帥擢秋官。居鎭臨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部。是歲六月。正言郭閶劾器之云。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實緣偶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僞學。畏軍不敢閩武。[illegible]爲郡。猶復[illegible]節。惟[illegible]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徒竊虛名。倘公議有及於斯。雖頃刻難安於位。比觀陳垓造膝之拜彈。斥去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蹤。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爲言。已形辭色。蓋亦謂丞論思之數。將使自知進退之義。欲乞特畀閑廳。以稱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攸聞。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職者亦再。云。臺官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illegible]觸諱者。諸之辭。安能逆料。惟茲吉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如此。今指其所部之政。謂之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自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槩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要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而陳疏至四五。且引書臨之嫌。御批云。卿以不必疑之言。而申必欲去之請。如國體何。前詔歸虛名實德。各有所指。蓋盡之矣。書續引嫌。勿書可也。何以去爲。於是侍御陳堅節夫、臺官陳過聖觀共爲一疏。乞申論（按津逮本作諭）三臣。各安職守。而黃戶書萬石、陳兵書存、常戶侍楙、曹禮侍孝慶、倪刑侍普、高工侍斯得、李右史珏、文左史復之。共乞一疏。諷停之。久而方定。知大體者。殊不然之。事久論定。虛名實德。於人亦可驗見矣。

文臣帶左右

紹興以來。文散階皆帶左右字。以別有無出身。惟曾犯贓者則去之。劉岑季高得罪秦氏。坐贓廢。後復官。去其左字。季高嘗銜不以爲憾也。孫覿仲益亦以贓罪去左字。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朝奉

郞乃始署衙.淳熙中因趙善俊奏.又例去之.異與有王孝嚴行先.居城西.俗稱爲王團練宅.蓋將種也.以鷄冠登壬辰科.沾沾自喜.以帶左字爲榮.時施士衡得求因忤魏道弼.坐贓失官.素負氣.殊以不帶左字爲恥.而有詔盡去之.鄕人嘲之曰.快殺施得求愁殺王行先.

馬梁家姬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資客.有姬美艶能歌.時出侑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日馬生殂.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嘗酒觴客.陳無損亦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卽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哄笑.而主人憮然不樂.無幾.姬亦死.蓋人尤無損之譃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山獺治箭毒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獺者.不知出於何時.謂以少許磨酒飮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或得殺死者功力劣.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術之士.售僞以爲世人者.類以鼠璞猴胎爲之.雖殺死者亦未之見也.周子功嘗使大理.經南丹州.卽此物所產之地.其土人號之曰插翹.極爲貴重.一枚値黃金數兩.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時.猺女數千.歌嘯山谷.以尋藥挑菜爲事.獺性淫.或聞婦人氣.必躍升其身.刺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土人驗之之法.每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卽趯然而動.蓋爲陰氣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僞也.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云.槪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居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

四（初四十三二十二日）	九（初九日十八日）	二（初二十一二十日）
三（初三十二二十一日）	五（初五十四二十三日）	七（初七日十六日）
八（初八日十七日）	一（初一初十十九日）	六（初六日十五日）

張功甫豪侈

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淸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眞有挾飛仙遡紫淸之意.王簡卿侍郞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旣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

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數百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

功甫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台妓嚴蘂

天台營妓嚴蘂.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在（按津逮本作指）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蘂爲濫.繫獄月餘.蘂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耶.蘂答云.身爲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眞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旣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蘂略不構思.卽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閒字義

閒隙之閒.讀若艱.謂有容可入也.閒隔之閒.讀若諫.謂入其閒而隔之也.閒暇之閒.讀若閑.謂其閒有容暇也.閒有防義.故借作閑.非正字也.季布傳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謂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隙也.劉賈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顏註.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漢書無音）史記.閒作去聲.張良傳嘗閒從容步遊圯上.（漢書無音）索隱.閒閑字也.陳平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音義.閒.紀（按津逮本作紀）閒反.

舟人稱謂有據

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帆曰欶.以牽船之索曰彈（平聲）子.稱使風之帆爲去聲.意謂吳儂耳.及觀唐樂府.有詩云.蒲帆猶未織.爭得一欶成.而鐵會呼捉船索爲百丈.趙氏註云.百丈者.牽船篾.內地謂之笪（音彈）.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而韻書去聲內亦有扶帆切者.是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據.陸放翁入蜀.聞舟人祠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攤錢之語.亦此類也.

張仲孚

完顏亮敗盟寇蜀.主將合喜孛堇.張仲孚副之.先是吳氏守蜀時.專用神臂弓保險.孛堇曰.昔我軍皆滿北人.故短於弩射.今軍士多河南北人.何不習闘以分南人之長.遂擇五千人晝夜習之.一日設射於石

岩下.張宴以第其中否.岩皆如粉飛墜.酒酣.聞仲孚曰.果何如.仲孚實奏相陰遣.雖吳氏兄弟.亦不知其謀.每欲勸其族.故金人信之不疑.仲孚欲散其謀.於是繆謂孛堇曰.用中國人集長兵.固善策.廣一旦反噬.則恐無以制之耳.且我每僉中原兵.常制以女眞.正慮此也.孛堇韙其說.蓋恐乃漸散之.自後和好旣成.蜀備久弛.有以吳璘無備告.堇請勁騎數千先事長驅而入者.仲孚爲蜀危之.又謂孛堇曰.自四太子時.猶不得蜀.設不如意.出危道也.堇又爲之止.其後璘下秦州.取鉛勝.所至降附.其力爲多.時王瞻叔駐綿州.總餉事.王剛中爲制帥.治成都.瞻叔請遣重臣鎭蜀.時虞雍公方奏采石功.遂以兵符閫寄帥.虞知仲孚不忠本朝.欲顯招之.乃以王爵告命使持與之.仲孚乃徑自亳所歸於虞.旣而雍公捨險出兵平地.一戰而敗.喪將校七十二人.凡吳璘所下州郡.不能撫有.及致金人責免敵釁.故所在皆叛.而仲孚□爲嘗策.亦不見用.中原之民以爲襲己.大怒.因不復信之.以至於敗云.

隱語

古之所謂廋詞.卽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釋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說所載.間有可喜.今擇其佳者著數篇於此.以資酒邊雅談云.　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　木砧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　日謎云.畫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謎.　染物曬頭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縛（按津逮本作纏）縛見性自分明.　持華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推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　字點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不見在村裏.市頭不見在市頭.　印章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妝.常在風前月下.　金剛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矣.　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元（按津逮本作玄下同）之又元.又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拄杖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焉用彼.　木屐云.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　蹴踘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墨斗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　打稍鞠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火莊背云.大底不肯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大底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底.　元宵燈毬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　日曆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　手指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　水中石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爲小兒顖門.　手巾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　接果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死.拋却親生男.却愛過房子.　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統）君實新來轉一官.（司馬遷）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石）　潞公身上不曾寒.（溫彥博）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靶）八千兵散楚歌聲.（無弦）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箭）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然此近俗矣.若今書會所謂謎者.尤無謂也.

趙涯

理宗初郊.行事之次.適大雷電以風.黃壇燈燭皆滅無餘.百執事頗沛離次.已而風雨少止.惟子階一陪祠官.雖朝衣被雨淋漓.而儼然不動.理宗甚異之.亟遣近侍問姓名.則趙涯也.時爲京局官.未幾除監察御史.

書種文種

裴度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特易文種爲書種耳.賴象善嘗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蓋兼取二公之說云.

溫公重望

坡公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京師之貪汙不才者.人皆指笑之曰.你好箇司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嘗遣人入遼偵事.回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物朴之.云.汝司馬端明邪.是雖夷狄亦知之.豈止兒童走卒哉.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爲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箇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箇司馬丞相.是知公論在人心.有不容泯者如此.

陳孝女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勇爵.浸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家粗給.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爲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攜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齋供.日攜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衆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旁.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當丁丑仲春.女子忽請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煙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埽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旣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酒飲旁舍.女悲泣不已.久之.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而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泪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躄踊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鄰斂而祔於母塚之旁云.嗚呼.古有曹饒二娥.焜燿史册.著爲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塚泣死.視前無愧矣.因詳著以俟傳忠孝者.

齊東野語後序（據津逮秘書本補）

是非出乎一時之見。是非定於千載之下。紀事之難。尚矣。宋周公謹齊東野語一編。多載南渡以後時事。據其耳目聞見與實錄互有同異。予得而細閱之。中間可書可傳。可慨可悲處殊甚。即欲壽梓。與遠識者評之。客有見而言曰。是編文辭辨博甚審。顧所書符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文。若唐陳之讒。生母之服。則降竄致堂有譏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詳去取事何如。予爲之憮然。夫一時之見未定。固也。千載之下。猶有所顧忌而弗之求。是非於何而始定哉。譬猶頑髓。歸以瘞死。城與議者。略不爲堯舜諱。假令今作周孔傳。則於命管蔡詐魯昭諱黨惡剷除不錄矣。自非聖人。誰能無過。昔人不以一眚掩大德。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觀過知仁是已。嘗怪實錄一朝臣相與傳。多就其家取行狀牌銘贈記贊述相加粉飾。即爲直筆。夫即文字之褒揚。儘士夫之稱述。則其人品制行。皆古聖之所不能爲者而獨爲之。而聖賢光明俊偉事業。彌不見於後世。豈非紀事之不足徵哉。客不能難。爰命工刊成。掇其語厠之末簡。

正德十年孟夏月吉旦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鳳陽府知府耒陽胡文璧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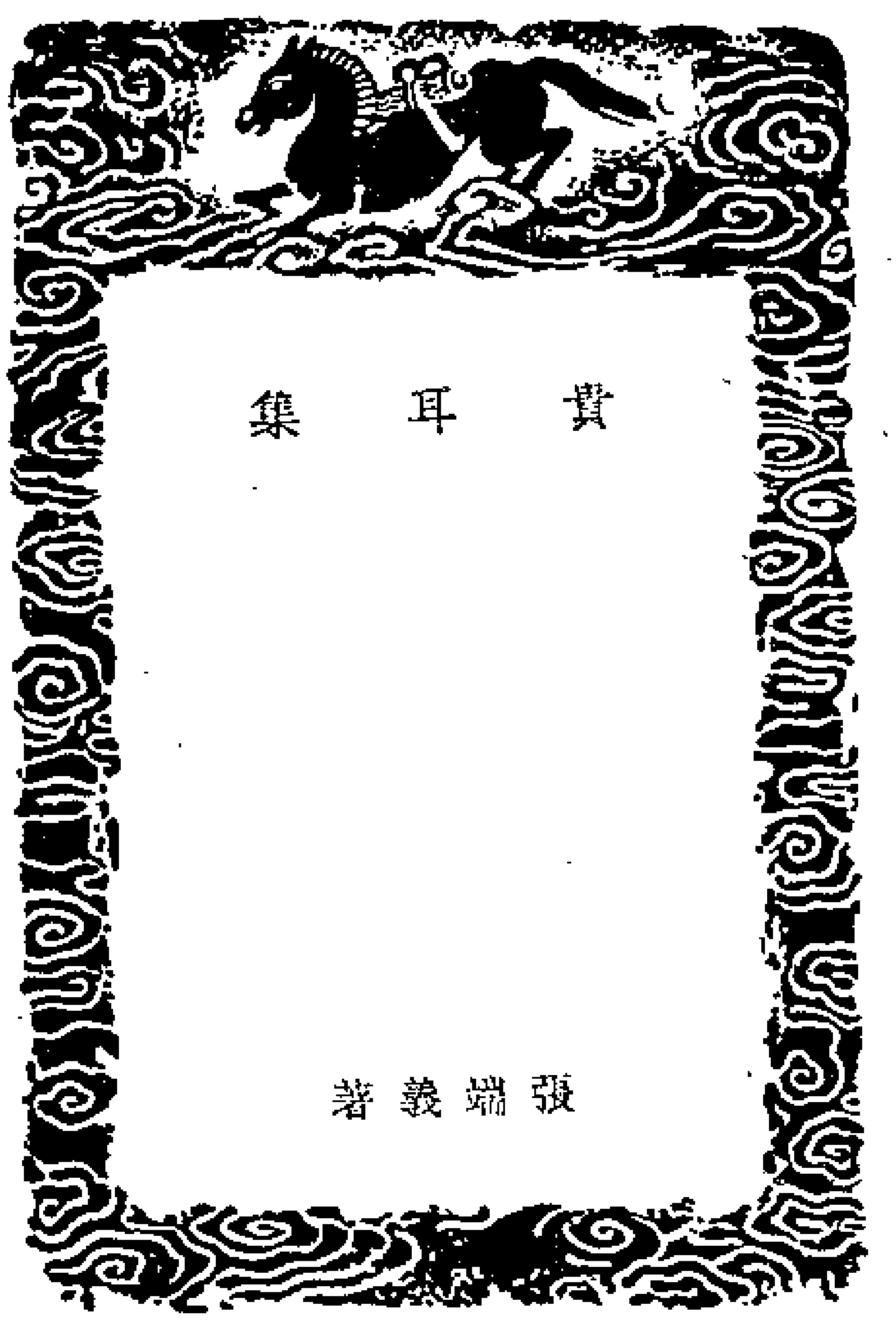
齊東野語後序（據津逮秘書本補）

士君子之述作。不關於世教。無益也。杲嘗觀宋周公謹齊東野語所錄。首之以淳熙之政。見阜陵足以有爲。而忠臣孝子之心。庶幾其白也。次歷富平雍西符離諸篇。則當時事勢誠有可爲流涕長太息者矣。大抵宋季士大夫議論多而成效少。小有得失。彼此相軋若聚訟然。是知國勢之不競。不當專責之秦史賈韓輩也。故是書正以補史傳之缺。不溢美。不隱惡。國家之盛衰。人才之進退。斯文之興喪。議論之是非。種種可辨。闡幽微於既往。示懲勸於將來。其有裨於世教也。豈小小哉。嗚呼。公謹之用心可知矣。下至詞章技藝之關靡不具載。皆若俞緩藥籠中物。無一不切中膏肓。殆非皮膚孟浪語也。顧傳寫既久。魚魯滋多。我郡伯石亭胡公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命杲姑鋟諸梓。將與有志於世教者共訂焉。嗚呼。我公之用心又可知矣。僭述諸後以志歲月。

正德乙亥歲孟夏之吉。直隸鳳陽府臨淮縣知縣臨安盛杲書。

公謹因曾大父扈蹕南渡。僑居癸辛里。遂作癸辛雜識。其先居齊之華不注山。因其大人云。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又作齊東埜語。大概皆據其內外兩大父私記有裨文獻者損益。梨梓積二十卷。其自序云。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刪。三世載之矣。向見坊本混二書爲一。十失其半。余故各各全梓以質賞鑒家。刻其是非。庶幾公謹一段反本樂俗之懷。犂然于弁陽歷山兩地云。槩

用毛晉識（津逮祕書）：



四庫全書提要

貴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宋張端義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韶州安置。此書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餘。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爲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爲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揚雄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即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聖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即侯也。非獸也。案桯史載金海陵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鷄爲稽山子。以驢爲廬山公。與趙毛勝作水族加恩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詼諧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太中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

貴耳集卷上

宋　鄭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　晉訂

余從江湖遊接諸老緒餘半生鑽研僅得短長錄一帙秀巖李心傳先生見之刪日余有朝野雜錄至戊己吳借此以助參訂之闕余端平上書得罪落南無一書相隨思得此錄增補近事附書索諸婦報云子錄非資治通鑑奚益于遷臣遷客火之久矣余悒快彌日歎曰婦人女子但知求全于區夫斯文奚啓焉大抵人生天地間惟閒中日月最難得使余塊然一物與世相忘硯筆硯簡編爲土苴固亦可樂幸而精力氣血未衰豈忍自棄于筆硯簡編之舊對越天地報答日月捨是而何爲耶因追憶舊錄記一事必一書積至百則名之貴耳錄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慨前錄之已灰喜新集之脫稿得歸在千里外雖閒有此錄東坡之怒不及矣錄尾述其大略竊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

十二月大雪日東里張端義序

恩慶偶持一扇過謝御筆書林摘花上一聯稿令曾覿進詩云玉筆神遊事已空尚餘奎藻寫春風年年花發無窮意盡在蒼梧落照中思陵感動出涕桯史所載與異之非也

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臣問其由何對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故欲蚤避之不知分者耳以此得請上姑遂其請在朝者皆以詩祖之何歸遂築堂扁曰見一堂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

基壁一日見神考不悅謝其所以神考答曰廷臣

有詩訕謗攻者欲誅行慈聖曰吳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州之謫在臺獄有二詩別子由詩奏神考慈聖亦覽之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獄中聞湖杭民作解厄道場累月故有此語

徽考寶籙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達上問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嫉能之臣讒言不入雖遭流之言出于憸佞然不爲無補也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有新秋雨霽詩云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嘗憂勤規恢須廣大曾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之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沛然若膏雨之潤芽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本中命其校訂曾覿因謂徐云上春賦本中在外言甘爲潤色壽皇覺不悅本中自知閤撰集英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與故撰文附驥平國試兩科出壽皇春賦頌試者皆不知之此無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有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要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因進圓覺經二句使虛空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經本四

字一句以三句合而爲二句孝宗大喜有奎翰入石

漢初黜申韓崇黃老蓋公有曰治道貴清靜仲舒三策本于黃老不失爲儒者稱至五七百年東晉清談之士酷嗜莊老以嘯達超詣爲第一等人物

德壽中興之後壽皇嗣服之時莊老二書未嘗不在几格間或得一二編黃老之講說以兵愛民不事紛華深得簡淡之道外庭儒者多以此箴規惟呂東萊言之甚切皆獻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異端之學殊不知聖心自與此理洞明雖曰異端自有理到處尊釋之意不得不嚴

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珍圭問之何義講官答曰人臣卒給之珍圭欲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愛名不朽何用骨爲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壽皇與士大夫未嘗說到這裏

韋太后自北歸有四聖一圖奉之甚嚴宮中官裴去爲建四聖觀秦相偶見之問所以然退以堂帖呼裴去爲窘甚泣告太后慈寧因朝退語及建四聖觀本末秦相奏云先朝故以崇建宮觀致有靖康之變內庭有所營造豈容不令外臣知之中貴自專非宗社之福卿日罷役改爲郡亭驛後三年思陵諭秦相以孤山爲四聖觀殿宇至今簡陋

德壽在南內壽皇孝親之心極盡其意德壽好游樂壽皇一日醉中許進二十萬緡久而不進德壽問吳后北內曾許進二十萬緡何不進來吳后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壽不知是戲是真未敢遂進德壽云要錢用耳吳后代進二十萬緡壽皇感吳后之意調護父子之歡倍四十萬緡以

獻本朝女后之賢皆類此也

什撤在版曹故創中造會子始得三百萬孝廟在宮中積三百萬見錢準備換會三五年浙中果增造六百萬爲和糴用後印造不止六百萬萬矣辛未以二易一當時議者必曰貽害于後今以五易一倍于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後出又將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雖以虛言勝愚民之術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强出新奇欲行稱提之法愈稱提則愈折閱矣有一小喻予嘗如衆士將一褐行質于本家無錢可贖欲往其家講說語孟欲將所質見還天下必無此理今之稱提空談何異講語孟而取質也

秦會之當國偶虔州賊發秦相得報夜呼堂吏行判數日以賊聞一日德壽問虔州有賊何不奏聞秦云小寇不敢上勞聖聽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普安說秦既退呼堂吏云普安一宮給使鋪俸不許取撥來遂關兩月壽皇聖度高遠亦不以此爲意讓若疏秦檜專之罪德壽建思堂落成壽皇同宴問德壽何以曰思堂德壽答曰思秦會也由是秦氏之謗少息

壽皇忽問王丞相淮及執政近日曾得李彥穎信否臣等方得李彥穎書與新造蓬萊春酒甚佳各賦送三十樽壽皇曰此間思堂春不好宰執卻不敢覺嘉定以來有秦玉之賣闕此可愧矣

壽皇議遣湯鵬舉使虜沈虜事機在同列間發一語揣異言曰官家好駁此語遂達于上大怒責四從官樂黃沈曾兼不曾有此語對云臣有此語即日謫筠州湯侍御史使虜壽皇專差中貴昫貽等人使回程先取國書壽皇得之啓匣元封不開國書復回湯以奪對失職得

謫湯以先言有驗得歸

石湖范至能成大以中書舍人爲祈請使至虜庭頓立節萬王庭靜有言曰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有德者得之但使宋帝修德而已不要天下之不歸壽皇所以聖德日新基于此也

壽皇欲除知閤張說簽書樞密院在朝諸公力爭獨石湖不答或者皆疑之忽一日壽皇語及張說石湖奏云知閤如州郡典客不應使與客儐與知閤通判同列何以令衆庶見壽皇感悟遂寢此除易曰納約自牖此之謂也

周益公以內相將過府壽皇問欲除卿西府但文字之職無人可代有文士可薦二人來益公以崔敦禮崔敦詩應上問曾見他文字否公云二人皆有所業內說獻甚好可進來是年適郊祀公即日進入壽皇後與公言雖之文不甚溫潤崔之文頗得體但自進司州而官除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權直自崔始

孝宗萬機餘暇留神棊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因郊祀乞奏補恩祈甚至聖諭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又之云卿與他省官員有相識否趙云葛中書臣之恩家試與他說看趙往見葛具陳上言葛曰個是我家裏人非不要相周全有礙祖宗格法技術官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趙供奉間從容奏曰向蒙聖旨今臣去見葛中書具說聖旨不從壽皇曰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引他趙之請乃止壽皇聖明非特處君子有道雖處小人亦有道也

葉丞相顒與林安宅故有隙皆有簡牘來丞相之子用林簡粘于壁林後謁丞相見之不樂而去林後除察院首章論丞相由是去國疏上事以風聞彼時若臣得以自通葉抗章自辨壽皇付棘

寺窮究林之所言乃是蔡衡老相之事林以誣罔得譴蔡再相

孝皇同恩平在潛邸高廟乃書蘭亭序二篇賜二王依此樣各進五百本孝皇書七百本上之恩平卒無所進高廟勘二王宮女各十人普安問禮之甚何如史浩云當以庶母之禮待之高廟問二王待遇之狀言普安加禮恩平無不狎之者大計由此而決

殿司軍籍闕招三千人諸軍掠人于市行都騷然有軍人秦忠楊忠擅入新珍家毀擊器具送棘寺上欲以軍人秦忠楊忠與百姓陸慶童皆從軍法浩曰況百姓自有常法豈可一旦律之軍法孝皇大怒浩奏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等死國可乎上變色震怒曰如此則以朕比秦二世也上拂袖徑降旨殿院施行浩以自念備位宰相言不見納使民無罪以死法即奏嗣相不及數月而去

莫濟宰錢塘有一老兵醉入縣咆哮無禮不問其從來杖而去之即德壽宮幕士也大璫奏知高廟大怒宣諭孝宗莫濟即日罷一年後偶常州闕守宰執奏欲得有風力之人可以整頓凋弊孝宗云朕有一人向曾打德壽宮幕士者莫濟也即知常州莫纔作邑及年而得郡孝宗不次用人如此

宮壼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彖睽車志始出洪景盧夷堅志繼之岳已有此集三卷其姓祭名也宣和間有奉使高麗者其國異書甚富自先秦以後晉唐所無之書皆有之不知幾千家幾千集蓋不經兵火今中秘所藏未必如此旁搜而博蓄也

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

百餘冊裝潢以進方鎬陳殿陛聞有小黃門忽問左司其文字許多張南軒序之曰教官宋治國平天下小黃門答云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東萊修文鑑成獨進一本于上前當制皆未得見惟大璫甘昺有之公論頗不與得旨除直祕閣為中書陳騤所繳載于陳之行狀

哲廟紹聖四年進入寶改元符元年至三年壽陵上仙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寧祖鼎在玉堂草詔用元符典故太學前廊宗龍征與進言詔不當用元符擲盧始覽奏不顧推寶改崇慶元年至三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耶待如此

許即拜妃大璫王俞來宣押憲聖之姪孫女獨尊長節度使吳鑄不悅同姪孫女辭家廟鑄乞與大璫言乞先拜中殿臣家自有禮數可以主張門戶甚大第先歸不薦此女只有辭殿大璫云只是官家中殿要恁節使如何有此說鑄云惟父母不曉事非鑄本心他日必為憲聖累莫道鑄不曾說後有黃冠之命鑄亦可謂賢矣

宣和間有招衣文語忠詔云朕篤奉先烈恭云陛下德邁九皇制皇子文有克長克君此對嗣明撰也寧宗朝單云京師二吏一輪林孔目官不曾進克長克君之文一太常書吏劉珏奏用祭服克畢諮吏云在禮祭服弊則焚之雖國家陵追不當以常時論然容恐乘禮佞朝廷除則兮之賢于昔秘而先獻也

泰陵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孟昶机中所戒孟王和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刪亦可稱從臣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趙庚申史忠獻甲申生趙壬申鄭左相丙申生魏甲申四申相乘何古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之乙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遠闕後連論四十年間有四申三丑之驗（連論後作遠論）

嵩山祖宗陵寢所自靖康之後所存特昌陵而已紹興間榷場通貨特陵寢中寶器來思陵嘗冊之為之出涕所以孝宗日夜不遑欲恢復故七志在此也端平初金虜失國譏言許本朝遣使朝陵使未至陵三京之師一出興虜大怒盡將陵廟焚為煙矣七廟何其不幸耶

自古以來地勢自北而南江流自西而東金七都汴梁近清洲之野竹成叢棘土疾天地之中氣三十年來地氣不乘兵革日尋民無生意窮白骨未嘗經殘破蕃兵戊戌犍虜四至如入無人之境成都一夕焚盡死者何止百萬人至今不容經理雖賊往來未已地之氣今為不毛江之源今為污濁不幸江左當地勢之南江流之東建瓴之勢為北虜所得之

南唐樊若水曾買小舟以絲量江面闊狹之數獻于太祖後曹王正用此策下江南國史載之甚詳不意百有四十年後高廟中興駐蹕臨安自淮以北非吾土地昔時以汴京為萬世不拔之業誰知建炎至今寓安江沱為一夷狄備用若水之試如之何

本朝故事宗室不領兵蓋因真皇澶淵之幸高皇靖康之變以皇子除兵馬大元帥定塞東中興之業嘉定間趙善湘開金陵制府誅李全殲者

有宗室不領兵之說趙有行宮之謗嘗記帥達夙為滄州軍帥有一士挾南班書見之書史云祖宗典故管軍不受宗室書恐遂制近來兵籍皆受宗室薦舉矣

自渡江以前無今之籌只是秦馬所以有簪帽籠塵之服士皆服彩帽京彩為蠻紫彩戎服也思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輿因循至此故制盡泯今臺諫出臺親事官用京彩暑展猶尚存舊制他無復見之

紹興乾道間都下安敢張蓋雖曾為朝士或外任監司州郡入京未嘗有蓋只是持涼傘日闕禧間始創出是蓋程覃尹京出賣龍虎蓋之禁有趨士異蓋遍府門遂為所治後學中有詩云冠蓋相望自古傳以育易邑已多年中原數頂黃羅傘何不多多出賣錢時山東盜賊紛起故有此詩也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以侍子除者三人王蔡初蔡之孫韓元吉桐韓之孫劉孝韙岳為之自嘉泰嘉定以來百官見宰相襴靴不納所捧至端平衡袖書啟亦然求舉者納脚色求與者納與劄而已文人才士無有自見磯碎無聞者雖進士二十年間詞科又罷兩制皆不是當行京鏜云庚寅是也不過人主上臣下一時耳初無王言訓諭之體如拜平章二相三制豈不有愧于東坡如改元與兵罪已諸詔豈不有愧于陸贄因誼陸故為南海奉王小國耳自有陶穀徐鉉錢王尚有羅隱不為堂堂中國不能得一士如小國之陶徐兩浙之羅隱者良可歎也

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周濂溪以舅官出仕兩改名先名宗實因英廟舊名改雅名惇頤又以光宗御名改二程父為荆駕南軒魏公之長子文公朱郎中之子東萊朱弁之姪東萊呂舍人

之孫致堂胡文定公之子惟楊張樂山士子也張魏公開建崇幕府有一術者來謁取辟客命推算術者云皆非貴人公不樂曰要作國家大事幕下如何無三五人宰執侍從此亦習將不如福將也魏公之客虞雍公之客王謙仲范宗尹之客賀宗禮皆宰執也嗣稱興再遇帥揚起身行伍顯爲名將亦非偶然麾下有二十餘人都統制殿帥四人則知魏公推命之不誣也

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討借此險狡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焉僥倖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僞黨深思由來皆非國家福

沿邊有州縣城池處揚楚天長六合東淮之捍蔽和巢縣西淮之捍襄陽江陵德安荊鄂之捍蔽定始議諸州縣築城東淮則通泰高郵盱眙盤城興化西淮則蘄黃舒滁無爲安豐定遠固始鍾離京襄則襄陽隨復荊門漢陽光化城池日就兵力日分淮江之後高宗孝宗非不神武聖慮非不宏遠獨注意揚楚廬和襄陽城壁而已不欲修沿邊諸城慮敵人萬一得之恐爲寇基彼若堅守此必難攻如盱眙一失無計可取後說以貨而歸之初未嘗以兵而復也不幸楚州毀于許國劉倬蘄黃毀于大何師襄陽失于趙范叔念襄楚二城廢縣之用金累與城齊矣此三朝宿神之地一旦棄毀誠爲國家惜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八音雜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矣天寶後曲遍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讖深可畏哉

張子韶曰一吁一俞治亂所關放齊舉丹朱曰吁驩兜舉共工亦曰吁使堯俞之則小人得志師錫虞舜堯曰俞僉舉伯禹舜曰俞使帝吁之則君子之道消矣可吁則吁故天下莫不畏可俞則俞故天下莫不服

獨樂園司馬公居洛時建東坡詩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有園丁呂直性愚而鯁公以直名之夏月遊人入園微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後幾日自建一井亭公問之直以十千爲對復曰端明要作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可以爲渡江以來相府厮役者之勸

毛詩野人取小大雅隸之言寓于人情道理處誠使人一唱三歎如山有樞三章誦之者可以爲戒言衣裳車馬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鐘鼓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言酒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愉保猶可說至于入室則鄙吝之言極矣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猶小兒致語云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元祐初司馬公薨東坡欲主喪遂爲伊川所先東坡不滿意伊川以古禮斂用錦囊囊其尸東坡見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當寫作信物一角送上閻羅大王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

東坡會葬有舜廷李方叔作致語云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蜀有彭老山東坡生則童東坡死復青

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家有柳文數冊盡日玩誦一日過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圖東坡自

贊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

東坡因訪呂微仲偶在書室坐久因見盆中養一龜有六目微仲出與東坡言偶去寢久坐東坡云盆中之龜作得一口號奉白莫要鬧莫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卻比他人睡三覺呂大笑

宣和元夜上幸端門近臣皆進詩有問王岐公用甚故事答以鳳輦鼇山問者不解而去終不知鳳輦鼇山故相韓耳岐公進詩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聞者歎服作詩要融化豈可執而不通

紫巖張公謫居永州二水愛國耿耿一日慨然作先憂亭枕銘要之銘曰存身于昔昔而天下之理固已昭昭斯爲萬福之寶子特與之渦瀚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息不特獨不扶將焉用彼

种放見陳摶南曰念胡子有仙風道骨奈何尚關一塵一塵消五百年也他日必白衣作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于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物必敗之放晚節果如摶南所言

南宮舍人果是不好作的官職每歲賀壽表尤難下筆曾有一聯云普天成有率土莫非此何等語也

周益公與韓无咎同賦詞科試交趾國進象表有備法駕之前隊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隊字作輦字途中大科隊字不切輦字衆上有用又贍拜舞周章出本草註

綦內相崇禮在太學前廊暮夜有鵲枸杞楓如犬大作賀表學官令前廊撰述皆不下筆綦欣然當之其用一句靈楓夜吠衆學皆服用東坡詩云靈尨晝夜吠又出白樂天枸杞詩因此被擢玉堂

余外祖王楠于丈上壽于韓除右相啓曰早登黃閣獨見名公之少年今得右揆何異左轄之盛但皆用杜詩語應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爲其文被韓賞識之爲舉

李大興爲廣西憲庚申年謝曆日表云載天與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逢戊子是吾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蒙召入舍人院

楊冠卿館于九江戎司趙溫叔罷相帥荊南道由九江守帥合爲楊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暫看荊楊之東歸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溫叔拜三掃道蜀中教官作上巳日致語云三月三日多長安之麗人一詠一觴修山陰之禊事要作駢儷須如此用事

喬平章爲左相時已年八十餘因揭府門曰七十者許乞致仕爲一輕薄子書一詩于右曰左相門前有揭榜小官焉敢不遵依若言七十當致仕八十公公也合歸因是卷榜而入

鄭衞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衞音何也衞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朱希真南渡以詞得名月詞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賦梅詞如不食煙火人語横枝銷瘦一如無但空裏疏花數點語意奇絕詞集曰太平樵唱

趙介菴名彥端字德莊宗室之秀能作文賦西湖謁金門波底夕陽紅濕阜陵問誰詞答云彥端所作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喜甚有介菴集三卷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金石錄亦筆削其間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于染柳

笛輕吹梅韵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于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且秋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淸淸淒淒慘慘戚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後疊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中有此文筆殆閒氣也有易安文集

劉季孫左班殿直監饒州酒荊公爲江東憲過鄱至饒因按酒務屏間一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郡生持狀乞差官攝學事荊公判監酒殿直一郡皆驚劉名遂著

趙嗣良蜀人也以能文爲務陵登遇會兼史局如通鑑長編宣和元年十二月推修四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賀嗣良以參詳轉秩後竄回北上京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此殿曰五鑾乃保微之故巢也

北人張侍御有侍兒意狀可憐乃宣和殿小宮嬪也又翰林吳激賦小詞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鬟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在天涯

衞元卿洋州人曾領薦不得志遊山谷間作謁金門詞曰花過雨又是一番紅素燕子歸來愁不語故巢無覓處誰在玉樓歌舞誰在玉關辛苦若使胡塵吹得去東風侯萬戶

北狀元汪世顯者鳳翔帥聞達人統兵入蜀綿州道中題詩云擁騎南來春正濃馬蹄輕拂杏花

紅綠林嚴過千山月細柳橫拖一巷風玉勒有時閒馭馬錦韉無力挂弨弓六軍休動三衙鼓夢在池塘春思中

唐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客遠在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長不能寐起坐悽惻而聞雨聲其爲一詩穠抱以海喻愁非過語也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淵明詩絶句之祖一句一絶也作詩有句法意連句圓有云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一句一接未嘗間斷作詩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

作文之法先觀時節大看人品又當玩味其立意如退之作柳子厚墓銘自士窮而見節義三四十言皆自道胸中事如東坡韓文公廟碑有云匹夫爲百世師一言爲天下法此豈非東坡之自課乎或者謂退之不當作符讀書城南與原道出二手

嵩山極峻法堂壁上有一詩曰一間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紅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字畫老蒼旁有四字勿毀此詩此司馬公書在閒大隸書且光顯來且公見嵐麓正叔也壁門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皆公入分書

陸放翁茶山上足自劍南稾後有萬餘首詩在京樓有詩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橋南書院云春來催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誦書婦秋云玉階蟋蟀吟深夜金井梧桐辭故枝檃括道藏語也蕭千巖亦師茶山有樵夫詩云一擔乾柴古渡頭盤纏一日頗優游歸來涮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謀乃寓苟且一時之意

周希稷名承勳周益公甚前席之有端午一詩殊有諷刺謹案解崇吐千斛丹惡文輝走百蠻盞使盡蛇歸翁龍又變爲丈作人形（蓋二句）安得綵絲十萬丈東南西北繫颼零（此出千斛出太玄經）

趙昌父名蕃號章泉鄭州管轄人與益公同里也益公嘗輔所仕但一酒官耳五十年不調居信上一時名勝納交戶外之屨常滿放翁皆有詩壽九十餘公朝尊老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石屏詩云君爲山中人世事安得闖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

王蘆溪廷珪作詩送胡忠簡謫新州秦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拜都虎豹兩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特他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初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秦檜讀曾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問于中國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孝陵初政召對特改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堅不留乞祠而去告老于家壽九十有三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荊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嘗爲潭牧與帥啓云扶淚過故人之墓攜裝契之賢非倚杖看觀醮之峰喜山色之如舊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韻度淸雅嘗觀詩云俸餘宜辦買山錢卻買端州一硯磚依舊數渠輩使出買山之事定何年遊廬山得蟹詩曰不到廬山辜負目不食螃蟹辜負腹亦知二者古難并到得九江吾事足廬山偃蹇坐吾前螃蟹郭索來酒邊持螯把酒與山對世無此樂三百年時人愛畫陶靖節菊邊東籬手親折何如更畫

我持螯共對廬山作三絶羈子爲小蓬萊閣畫就坐以小舟載萬顆數金翛然而去道園學宦若神仙然

秋塘陳彬甫善有吳蓬夜話三卷淳熙間丁稾士嘗書賈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啓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眞學士摘中朝公輔之班送趙漕節過考亭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

蒲江盧申之祖皋號字翁登作小詞纖雅曰蒲江集曾爲玉堂有感詩兩山風雨故留寒九陌香泥苦未乾踢到海棠春霧嬋娟頭畔得數枝看有舟中詠的詩山川似有昔懷老天地何言春事深松江別詩明月垂虹幾度秋短篷長是繫人愁非煙霧雨分携地更上松江百尺樓余領先生詞妙之旨

趙天樂紫水心四靈之友也名師秀字紫芝作曉唐詩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白石巖云起來閑把青衣袖裏將闌干一片雲又云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碁子落燈花稜居云竹從壞砌觀中出山在鄰家樹上看呈二友云貪看竹篁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一片葉初落數聲詩已清無移居云地偏傳聞新事少路遙牽車故人多

盧陵劉過字改之有詞云行遍淮南無酒賣老天猶困英雄南樓詞蘆葉滿汀洲寒沙淺帶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上周制詩云太平宰相不收拾老死山林無奈何送王簡卿詩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又云事

可語人酬對易面無慚色去留輕世事看來杜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有劉仙倫亦以詩名淳熙間有廬陵二劉

翁卷字靈舒四靈也有乾對詩梅花分地落井氣隔簾生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遊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兄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

壁齋周晉仙文璞曾品余曰荃翁集只有五字絕佳細雨濕流光景意俱微妙題鍾山云往在秦淮間六朝江樓殿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幾歲苔黃上柳條長起云閉門不與俗人交玄晏春秋日日抄滿眼偶然隨鶴出野風吹折白櫻桃有灑口二郎歎處敢聯筆行塗鴉塔歌不減賀白余有挽晉仙詩載江湖集中

樂朴翁秦望山人葛詩詩會工倦令人倦夜加賜市曰萬天民榮堂蘇規自號佛下即事云壁萬趨詩脂池因洗硯渾閑知真富貴醉到古乾坤清明訪白石云花香隨燈柳樺聲老懷那復似舊甜畫船已載先生去葬子無人自入簾絕句云夜雨漲波高一尺失御橋衣平正石明朝水幕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江頭送客云大江中夜滿蘆月半空鳴後有羽軒李洞高著爲絕句盧蒲江甚愛之有云春鴻自是無書數又被東風摑鏑箭老子與不淺也（二十四畫金谷集千三百里賜帆樓人間無此春風景象人間無此卷荃翁絕唱微敢定之）

山中趙仲白庚夫有歲除即事曰纖纖遊夜靜今朝杵臼煩買花嘗雜女送來蘭貨鄰宮海檐名在年華與新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稱得詩云轉疏籬外有黑燕墨中廢賦文清會公集云新如月出初三夜洪比湯賦第一泉寄僧云詩句日從窗眼寫墨光夜入枕頭收又從方詩

境晚亦落魄終于右選有子駿試前四名登第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也

高九萬越人號菊磵好作唐詩有牽船圖草時來上玉階香泥微污合歡鞋全家羸得無人賞袱舊春愁自滿憔孤山云策仗騎驢行步遲孤山何似灞橋時近來行輩無和靖見說梅花不要詩錢下酒市多祭二郎祠山神有詩云蕭鼓喧天闐酒行二郎賽罷兵王恩民可憐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同劉晉仙壁有云更有詩人窮似我夜深來共紙衾眠

張韓伯名弋又名奕有秋雌草廣然而長面無熊趙色口中亦作北歸齊秋塘詩五湖風雪分爾去千里淮山信腳行涉世異成妄男子談詩長憶老先生塘邊瓜荀頻棚淮郭外田疇租可耕其得後節吟白髮浪得詩句入都城許定夫作于壁下欲命[illegible]官不受周宗室有張韓伯欲爲

羽士趙崇之作處之詩後死于建業定夫葬諸山下題曰大宋詩人處之墓

謝耕道天台人自號曰謝一犂有犂春圖詩全喜于納交著清稿三十年聞天下詩人未有不至其室詩軸不知幾牛腰巾高二尺餘方口大面行于市數不曰謝一犂因是名滿京洛壁間有詩中有一聯云路深吞馬骨樓小押花多事繼母極孝母九十七人戴其處與初封人祭之

戴石屏式之名復古黃巖人有石屏詩集淮村兵後云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曉鴉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秋懷云詩缺天下事愁到酒尊前春云花帶花雨歇蠶立柳風微城西云詩骨梅花瘦歸心江水流春日云客愁芳店雨詩思柳橋春九日云黃花一杯酒白髮幾重陽

蕭元吉名訥之儀矩峻潔嶄然玉樹之清寒素貧

典衣買書讀儒性理之學論諸尊宿語錄先後大序數百首瀟灑可聽有同庵文集二十卷盧蒲江采草軟之作喜雨詩云木耕陳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余男子也元吉姑子也余不以兄事之事之以師禮手抄詩一卷見投自跋云李長吉有表弟得長吉詩草皆投之溷中爲長吉恃才傲物故辱之意余以長吉待元吉也忍四十年之貧饑醉而死余哭之獨哀不忍師道之已矣乎嗟未有沈瞿字元吉同領于蘇秀二州皆爲慈湖先生上弟

張端義字正夫荃翁自號也鄭州人居姑蘇大史雲莊公登辛未趙榜先君採薦爲淮南漕光宗即位初年應詔上書下後省看詳顯榮緣點劉左史光宗極稱賞之將上朝時宰所沮于少醇讀書韓奉于霅男子弓馬當拜平齋項先生于荊南如慈湖說齋觀山梅坡習菴皆從之遊愛作詩賦小詞盧蒲江取碧雲千里暮紅葉十分秋之句周晉仙取燕春紅照吟之句孟藏春取蜨詩不因花退盡必是春殘將之句凡海內名勝東吳必訪樂園之張壽挽詩曰江湖且過詩酒叢林應端平更化詔上第一書二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雷應詔上第三書得旨補州安置以蟻蛾之微攖斧鉞之威人皆危之當國者云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宗制幸寬哉死考之典故安置待宰執侍從居住待庶官謫讀待士子自効待軍將小臣用大臣之法謫矣或者以安置爲竄謫之極典又非也余三十年前賦秋江圖一絕云浪靜風平月正中自搖柔櫓駕孤篷若無三萬六千頃把甚江湖著此翁今白髮種種償符此詩語吾志畢矣余生于淳熙之己亥今于淳祐之辛丑年六十有三有上皇帝三書詩五百首詞二百首雜著三百篇曰

荃翁集

貴耳集卷上（終）

貴耳集卷中

宋　鄞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　晉訂

貴耳二集續成余謫八年孤自卑立懼恐與草木俱腐者書垂世又犯大不韙志非抑鬱而怨于書也又非臧否而褒于書也又非譎怪而誕于書也隨所聞而筆焉微有以寓感慨之意而渡江以來隆紹間士大夫猶語元祐宣政舊事淳熙間士大夫猶語炎隆舊事慶元去淳熙未遠士大夫知前事者漸少嘉定以後視宣政間事十不知九矣况今端淳乎使貴耳集不付于雲之覆醬瓿幸也淳祐四年十一月八日

東里張端義書

紹興三十二年壽皇登極諸路帥臣監司郡守進貲總數爲金約百五十兩爲銀約一十九萬一千七百六十三兩有奇爲緡約三萬四十五百疋爲馬約五十匹此許及之謙叢內載

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稱壽擬考在御晉闕人使往來知有此注意甚羡之自恥中國反無此器遂遣人于闐國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一玉人爲中節往遼視其小大短長如其制度而琢之因聖節北使在庭得見此注目覩之久歸虜首問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國亦有此注女眞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闕亦索此注與遼注爲對今又不知歸達人否高宗南渡有將水晶注碗在榷場交易高宗得之泣下云此哲廟度寢中物也

太后諡聖字者垂簾典故用四字諡慈聖光獻曹后宣仁聖烈高后欽聖獻肅向后昭慈聖獻孟后憲聖慈烈吳后恭聖仁烈楊后章獻明肅劉后保佑仁宗十二年之政諸賢在朝天下泰和

諡不及聖字或者議有玉泉長老之讖起于側微更于深知典故者訂之章獻媚疾語于仁宗曰願與祖宗同日爲忌三月二十九日上仙乃太宗大忌後仁宗亦同前爲宿婦後爲母于此亦國朝之異事

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中貴取進忽賀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屈萬乘親臨移時不決知閤王抃忽撒起國書云駕興虜使失儀而孝廟喜王抃之機捷孝廟聖語云在朝無一人乞斬北使者昆陵丁逢以選人上書乞斬北使不執臣禮以存中國之體孝廟大喜即改京秩

京師大相國寺有術士蜀人一命必得千隔夕稱金翼朝議命顯肅后父鄭紳貴無籍有姪居中在太學爲前廊姪約叔同往議命叔笑曰何不留錢沽酒市肉耶强之乃往知其所約術士先說紳命只云異姓眞王再云居中命又云亦是異姓眞王因前命而踐紳以后父特官巢封王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戚生封王爵者自紳始

壽皇在御秀邸凡有差除未嘗直降指揮于差劄內必首稱面奉德壽皇帝聖旨除某人至今秀邸差劄可考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偶趙忠定特出此典故隨筆御劄云不受相麻而除樞密使三洪家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曉也

本朝年號或者皆曰有讖諱于其間太平有一人六十卒字太宗五十九而止仁宗劉后垂政天聖曰二聖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一筆下寧字去心當時有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靖康曰十二月立康王嘉泰曰士大夫皆小人有力者喜

宣仁太后勸神廟不可輕用兵嘗以兩國生靈爲言縱使戰捷獻俘不過主上坐正殿受賀而已生靈肝腦塗地萬萬矣此與女主堯舜神廟自此兵議少息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眞宗即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徽諸國史所得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神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楊億與不然其事眞宗久無嗣用方士拜章至所有赤脚大仙降之又王帝云當遣幾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穿鞋惟坐殿方尚鞋襪下殿即去之（裹髻曾實對天人惠）

徽宗即江南李王神宗幸秘書省閱江南李王圖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繼時徽宗生所以文彩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眞用江南李王見藝祖時典故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夜來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塘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

宮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猫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曰猫來諸閣分皆扃戶徽廟亦避之甚至宣元金坐積時或往諸嬪妃榻中擁以手撫之亦溫綾被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或宮妃夢中有與朱溫同寢者即此猫也或者云朱溫之厲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孝廟將授受于光廟擇正月使人擬闕選日講行大典孝廟與周益公云二月一日日蝕避正殿未滿旬日有此典故恐非新君所宜朕自當之俟日蝕後別擇日外廷俱不知之太子春坊姜特立來謁益公云宮中已知人使擬闕廷便講授受之典寂然不聞益公正色答云朝廷大事

外庭豈可預聞恐非春坊所當言自此得言先入益公相光廟不數月而免今平園有光廟御書政府勅之甚詳

孝廟欲除張說簽書樞密事在廷諸儒力爭孝廟一日甚怒與周益公言朕將用花臂膀者爲樞密使益公答云臣敢爲天下倡秘書省正字沈遼當輪對一奏劄薦張說反不得首郎自免歸益公後至宰輔沈正字止如此識見淺深亦是以卜前程遠近

壽皇一日過南內有唐突人通州高楊在望仙橋裏山呼壽皇止輦問理會何事奏云訴分即時降旨送棘寺壽皇取案看自閱內有一臺官繳書郎將國門吳邑令趙善宣卻金不受特轉一官訟無半月而決壽皇斷獄如此聖明

蕭鷓巴恭奉孝廟華藝每晝晴陰晦必久不離青孝廟亦以北人不欲處三衙怨鷓巴辭中語使孝廟云官家會亂說許臣除節帥數次久不降旨孝廟怒送福州居住居數月德壽怨語孝廟云蕭鷓巴如何不見孝廟奉前說奏知德壽云北人性直官家不當欺之喚取歸來德壽賜錢五千緡仰節帥津遣赴闕仍舊建節及德壽發引日鷓巴號哭于路欲絕北人歸順本朝真終始而不變者也

秦檜一日奉高廟天顏不悅奏云何事上勞聖慮答云都罷臣鼎四五百萬支撒臣當爲陛下任此事忽一日秦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盞將著日宣賜秦約張韓二將來議事自朝至午未闕未得歸入但見中使宣賜御酒來心愈惑且驚移時秦與張韓進盞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奉卮戰慄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纔云主上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以奉都犒軍後撥賜張韓推事令秦知高廟

得旨止假五百萬緡（其書是秦會之）

孝宗末年宰相奏試館職呈詩云可求二人遠方人試吳儆字德夫潭州人項安世字平甫荆南人後德夫爲四川宣諭使曦變亂後安丙新有復蜀之功聲勢赫赫德平府經財重義遜節鎮日安致佩玉帶一條直數千緡與幕屬宴有一客云安相公玉帶可得觀否德夫發匣而示之客撫之良久德夫取酒來舉帶爲客壽安聞之始服其量德夫歸自蜀至歸峽間泊舟呼其主將者可與隨行信匣數來近得四千枚乃與諸客言某入蜀之初諸處致饋本不欲受恐以某絕物受之未嘗啓封行歸田里何以見親舊四方書來或從婚葬見告某未有以應之今得錢矣呼書吏來寫撿帖某人幾緡幾匣但不必問其物亦略采耳第遣夫至首問其兄出蜀何以伏臘計偽夫舉以權量與之德夫一世偉人凡所舉動必異乎人如此

劉岑字季高官至侍郎高宗府召從臣未達時貧甚用選官圖爲下飯飢時以水沃飯一擲舉一匙鄰此苦讀嘗云不曾爲小人事下恭時未能不爲小人也能知人緩急在朝凡受人所託事了無責但與來介云傳語官人說事巳了不及作書若得書則事未了諸朋友多以不得書爲喜帥維揚日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爲請季高慨然興念扣之買山幾何葬費幾何緡費不須問其子歷歷具陳此某之責吾友且留相伴密使一親信人齎數百緡往其家買山辦其終事兩月親信人回始與其說喪巳舉矣子無處方遣其歸季高與人說親子之氣太直得錢必不從親爲重此一事不了終爲吾輩累不若留此而舉其事先友之志酬矣呼季高真急義人也今之觀坐主之子孫邊若路人況同官之

子乎

荆公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生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怨改壞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惝然言也老僧云付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生秦王後身也

武后亦女中之秦政也有二數事不可泯沒遺一十八字埊爲地𢘑爲臣曌爲照圀爲國鄉爲仲云皆有所避案文集中埊字出戰國策孔子廟堂記歐陽詢書有大周頌價十倍于無窮釋氏華嚴經序天冊金輪皇帝御製即武后也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會之呼一鎸工攜錢以五千當二錢鑄之論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用了鎸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此宰輔天下之小術也

建炎之初虜勢未　講和之使來必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相恬不爲意壹遣省部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得位此非臣子之禮秦相持之甚當是日朝見殿庭之內皆以紫幕　綳滿北人無辭而退

濟翁有萬首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乞　選十五人以王庭珪爲首廝翁亦以能詩薦此　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太學有讖占云無火災不出宰相開禧　陳自强相端平鄭清之拜相丙申火焚太學惟是門數占不驗矣又有讖占云此非宴游之地乃是多文之所學中燕未嘗來巢較獨多他處

中庸大學二書朱文公或問解說學士　書生以爲理學之祖或者云出于漢儒之言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與易之繫辭云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句　法何異子

略關孫一章恐非子思之言如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仲尼曰子思孫也豈有孫可稱乃祖之名之字乎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致知格物治國平天下倒大功用後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文漢儒之言雜入也

大靈豆華山陳摶有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力如故顏色若嬰見世罕得服之者

華山陳真人而隱于睡小則亘月大則幾年方一覺遇明羽士冠朝一車處士得睡之大者退全神觀唯睡而已小童劉垂範往冠其徒以睡告劉坐於外聞鼻鼾之聲雄美可聽曰冤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混沌曲譜記如何劉以濃墨塗滿紙題曰混沌譜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摶詩云世人大底重官榮見我西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生

种放往見陳希夷希夷曰君當富貴名聞天下又

希夷嘗爲卜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云地固佳而稍後世當由名將其姪世衡果爲名將

陝兒云陳摶字圖南唐綠郡人不第隱武當山辟穀氣後居華山雲臺觀閉門高臥經月方起太宗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

邵氏聞見錄摶長興中進士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驢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塗聞藝祖登極大笑曰天下定矣遂入華山居焉

錢若水謁陳摶求相約曰過半月來至期陳邀入山齋山中一老僧擁衲附火錢揖之僧開目而巳默坐久之陳問僧曰如何僧搖頭曰無此等骨陳語若水曰吾見子神觀清粹謂可學神仙余見之未精不敢奉許決之老僧渠云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亦急流勇退僧即麻衣道者

眞宗怒問陳摶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漢紙錢使不得已先知紙錢之讖

太宗諭陳摶往見諸王至壽王邸卽回云壽王門下皆將相張耆夏守贇楊崇勳皆登樞府

左傳云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莒師于紛泉公羊曰于濆泉直泉也晉道當爲善稻吳狄謂之伊緩賁泉夷狄謂之失台

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析公之爲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彭城之役楚遇于靡角楚師宵潰楚失東夷雍子之爲也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通吳叛楚至今爲患子蠶之爲也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鄢陵之役楚師大敗楚失諸侯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註曰言楚亡臣多在晉

表著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定十五年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晉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是宮也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唐開元龍池聖德頌石自鳴春秋傳怨讟動于民有非言之物而言廣明元年華嶽廟玄宗御製碑隱然有聲聞數里劉曜時石言于陜永嘉五年石言于平陽懷帝蒙塵建興五年愍帝蒙塵石言于平陽宣和間艮嶽成朱勔進太湖石有大者數千人舁不動徽考云此石必要官爵遂封爲大將軍賜金帶横于石上石始肯動何異石言也

雨雹罪藏氷歸咎此申豐答季武子之問

叔向曰有讒鼎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服虔曰疾讒之鼎明堂位曰崇鼎一云讒者地名鑄于甘讒之地

吳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註云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宋公殺世子痤傳惠牆伊戾告太子將爲亂與楚客盟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日中不來吾知死矣按僖公五年晉獻殺世子申生一百九年殺世子二晉宋之君皆聞奏用趙高殺扶蘇漢信江充戾園亦纔漢安帝信江充廢順帝憲宗以武后殺三世子明皇聽李林甫殺太子瑛文宗信劉楚材太子永暴薨昭六年宋寺人柳惡華合比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納亡人華臣盟于北郭公初信吳而殺世子後信柳而逐大臣宋之寺人能用牲爲盟書以誣人爲可畏也

傳曰背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註云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

經云[illegible]宋華合比出奔衛按秦任趙高殺世子扶蘇誅大臣蒙恬李斯輩秦亡漢元帝任恭顯殺蕭望之漢亡安帝任江京樊豐廢順帝桓帝任單超徐璜等殺李膺杜喬梁冀宦官致黨錮之禍靈帝以張讓爲父趙忠爲母任侯覽王甫曹節殺竇武太后誅李膺陳蕃黄巾大起至小黄門蹇碩作元帥袁紹乘中外之情盡誅閹人漢亦亡矣宋魏以降不可具書唐明皇任高力士雖將相亦厚結之肅代以後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吐突承璀竇文場王守澄陳洪志仇士良用今夜劉季述之輩毒亂宗社擢髮不足以穢其罪績字必有來處

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明夷日也日之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而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註云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黄昏爲隷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日之數十自甲至癸日中盛明故以當王

晉夢黄能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黄能入于羽淵註作熊賈逵曰熊獸也說文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曰能汲冢瑣語云平公夢見赤熊（國語曰夢黄熊）

鄭裨竈曰妃以五成註云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畏水故爲之妃火心星也水得妃而興陳則楚衰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五及鶉火火盛水衰

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介者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郈氏云介甲也爲雞著甲莊子云紀渻子爲王養雞乃十日復望之似木雞唐明皇好鬬雞賈昌者或弄木雞帝生酉歲鬬者兵象

周索戎索法也書序云九丘八索卽此索也定四年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弓也）

朱梅翁王伯照琴說琴大絃散聲中黄鐘二太蔟三仲呂四林鐘五南呂六黄鐘七太蔟清若按中徽其所中之律爲如此則是專以黄鐘爲宮不復可遺想矣今世所傳琴曲五調余嘗以音律考之皆仲呂一均也宮調乃仲呂餘調倣此夫仲呂四月之律萬物長養之時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此之謂乎後人增爲七絃乃加其清聲此段說仲呂一均又與前說不同均字鄭漁仲書畧註云作韻也

司馬公語元城曰因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公平日之姦至此盡矣臨死作遺令今者世之遺囑也操之遺令諄諄數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獨諱代之事此子孫自爲吾未嘗欺爲之實以天下遺子孫自卑漢臣之名姦雄雖死亦有術也操夜卧圓枕噉野葛尺許飲酖酒至一盞恐人報己揚此聲以誑人遺令又揚此聲以誑後世

高祖戚姬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嫡立少張子房得畫計厚禮迎四皓怪問何爲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曰今聞太子恭敬愛士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指示戚姬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良之爲太子也深唐太宗建成元吉有隙以秦府多驍將密以金銀器結尉遲敬德智畧之士可憚者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已而秦王竟以兵殺建成元吉太宗同高祖取天下風骨氣識豈建成元吉所可當錯將勇武皆彝爲用使讀太子有尉遲敬德事未可知唐太宗有四皓建成元吉必不死矣

唐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皆用隋之舊臣杜如晦房玄齡隋羽騎校尉儲秘書于志寧蘇世長王世充右僕射薛收隋侍郎道衡之子褚亮陳後主召爲薛舉黄門侍郎姚思廉陳吏部察之子仕隋爲史官陸德明陳大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孔穎達隋大業明經高第授博士李元道未詳李守素隋末依王世充虞世南陳滅入隋大業中秘書郎蔡允恭顏相時無傳許敬宗正觀中除著作郎後在僞臣傳薛元敬隋部侍郎之子蓋文達時與孔穎達專門受業蘇勗無傳此唐皆用隋舊人置之文學是以尊崇之使之究其用之勿疑也本朝太宗取諸國有名之士入弘文館修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徐鉉兩

殺之華足亦祖庙之道意

盜亦有道黃巢後爲緇徒曾住大剎禪道爲叢林推重臨入寂時指脚之下有黃巢二字俊智尚雖甚州濵師逃往外與方臘舊名朕此童貫改曰臘後亦不知所終就擒者非臘也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十韻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蘧篨三娘唱阿鵲鹽曲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府時鹽楊鞘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也

鄭漁仲通志總序不取班固作西漢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于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其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

郭尚賢能書落魄自騰霄財致事書云服餌引導之餘有二事乃養生之大要梳頭浴脚是也尚賢曰梳頭浴脚長生事臨睡之時小太平

章子厚元和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

馬子方作守令華下責文山作啓與廟堂不入意自改云方四十九之年買臣自知其將貴當乙巳之歲淵明巳賦其歸來固不敢自比于古人欲以此祈哀于夫子責大賦

建陽王真獻詩于世宗述翻九品有養性論其畧曰性既感慾體從變遷渾淳作媚花之藝于紅莧爲蔽塵之還丹吳鹽治鐘乘醉去府斯可獻

矣

遯道者明水開山第一代遇慈入定片時便知未來已往有一士人志誠懇請問自己功名遯答云待老僧及第時公也及第其人以爲戲巳大不樂而去後二十年唱第殿廷斯集所拜黃甲推最少者拜年高者問者適當年高遂衆推一少年者即遯道者名李彌遜狀貌與前身無異其人大驚急往西江明水問遯道巳遷化年月即彌遜所生之年月二十七年中書舍人二十八歲見圓悟云遯師兒錯了也公不覺潸然淚下二十八歲便致其事年六十餘坐脫而逝珏琪指禄也

皎如師歸一村僧住長蘆疏云這般梵剎須非些少叢林箇樣村僧豈是尋常種草要得門當戶對還他景勝人奇一公長老生鐵面皮漫天鼻須盡大地但成院于永稱全提將河沙御作袖僧不消一喝且看大光菩薩面叢御朶模尊者宋來掉沒底船拏起蘆花千尺浪全提末後句祝延玉葉萬年人

丹經亦道家流始于離修養起于離坎離中虛☲坎中滿☵二陽中有一陰坎水也二陰中有一陽離火也離火中有水坎水中有火鄭漁仲亦云離中有真水坎中有真火水火二性相濟爲用運于一身亦然心爲離腎爲坎心火下水濟腎腎水上火濟心此母子胎養法丹訣以辰砂煅出水銀砂爲離水銀即真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爲坎靈砂即真火要知內外交養法不出此坎離成都道人親說此妙術

謝道人嘉州洪雅人嘗獻君帝詩埽此圖清淨愈埽愈不淨欲要埽教淨放下苕帚柄在彭州葛仙治洞中坐多有蛇纏身三五日不去移上深山中打坐忽一日以青襦寄觀主我去矣數日

不知何往倚大石而逝觀主塑之是日有一老持謝道人簡來取青襦老云偶相遇在閬州始知其尸解矣

楊青不知何許人自云從軍遇異人火陽南華山中以辦葬爲業飢食寢處其間又嘗虎狼蛇虺出沒之地雖三更亦歸風雨不渝

月湖何文昌與爲廣寧枝文惠州因遊羅浮至大石樓遇青野人一見便言微得尚書年九十翰出一柑分食之月湖由是清健無疾後果如其言或云青野人有云髮長三丈餘止一節披一髮于月湖問其孫未嘗有之

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楊雄太玄經以中孚爲首卦即漢之易邵堯夫云凡一代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庚是也

堯舜授受相傳至禹傳之子袁樞云堯舜處天下也深大禹慮後世也遠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捨此別無他語禹之傳則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商書則曰垂裕後昆俾輯于爾後嗣啓迪後人周書則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啓佑我後人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文王孫子有商孫子呼堯舜之世未嘗有一語及子孫則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三代之後子孫之念重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周之平王東遷子孫賢不肖可知矣自秦漢以下哀殤幼冲悲夫

文選昭明太子之所作昭明在梁時亦鬱鬱不樂移此志于文選考之集中諸公負一世名者皆不得其善終班固張華郭璞機雲嵇康潘岳謝靈運鮑照其詩感憤之言近似鬼語屈原離

騷有山鬼篇良可哀也

戎州有蔡次律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小軒極瀟外種餘甘子因名味諫軒後王子平送橄欖于山谷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

錢自漢以五銖行王莽罷小大錢改作貨載之建布貨泉乃今民且猶行大錢後魏鑄太和五銖梁有東錢西錢長錢周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又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唐鑄乾封泉貨寶錢一當十女真鑄太和錢一當十端平鑄錢一當五肇下罷監鑄不及千緡賈用朝廷萬緡不一月罷大錢皆非治世所當鑄大觀太和可以鑒也

岳與秦爲世讐每得秦氏一物必曰賊秦最有大利害處總領百官渡江以後秦會之收諸將兵柄時所建岳肅之一爲此官八年有以此告則曰君命也則曰昔文及甫爲公之子曾除長平使者力辭不受先臣所畢不當有此官子受之是背父命終不肯拜岳失于不辭也爾天衆戴建皇子因激秦之怒蕭劉之變尚新領兵來有此議自蹈危機岳引司馬公作運使日乞仁廟建立皇太子事擬非其倫司馬公儒者岳勇將道不同矣

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古俠士志題崆峒詩曰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又云踏碎賀蘭石埽清西海塵鸚鵡詩云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入別人家張吳徑之西夏范文正公追之不及獨表姚入幕府朝廷困西兵十餘年皆二人之力姚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後六十年有施宜生改名方　人也入大金曾爲奉使來朝逆亮欲南牧登北高峯

驟一語云北風甚緊大年逆亮來開禧有柳虛心過北境問其在南作何官荅云發兩解博不得一官北云留今要作何官曰要做翰林學士北卻授此官凡嫚書之來皆其筆也

王景文質與國人在上庠公私試必魁一日試文帝道德爲麗論終日閣筆欲納卷出方擬議間忽有人曰天下之至美吾心之至樂景文得之一筆而就果爲魁首其豪放不可及有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蒼溟豪傑將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　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還有膽奸漢總無賢趙扶開國王徐寶靖康此時無一盞淚滴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畚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玉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氣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曾人張魏公幕不宇壽業（何處難忘酒四篇）

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自何遜之後用梅花不知幾人矣林和靖八首梅詩惟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可謂絕唱有作聽角詞五更角裏梅花調吹落梢頭那箇花又有云小窗細嚼梅花蕊吐出新詩字字香杜小山云窗前一樣尋常月纔有梅花便不同綠窗昨夜東風少鬭邊梅梢第一枝半夜梅花入夢香玉人和月嗅梅花紙帳梅花醉夢間夜寒無可伴移火近梅花欄帳後庭風味別自歸明月種梅花

鷺鷥一名春鋤爾雅註行如舂鋤山谷亦有詩偶羅陶一聯曲盡寫物之妙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以屬玉爲鷺鷥非也

張冠之名甫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湖

交游豪放飄蕩不受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其之張冠之也壽荊南詩餘生自判一處舟未審尋詩財寄愁梅欲孤零猶離幕柳纔條約已風流斷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衍仲宣樓

雉山周宗聖師成嘗之長與人少年秀麗讀書善記誦論古今落落可聽有詩高遠愛作選格有梅詩曰禾來芳梅枝瑣碎白雲委在山千花怨出山百鳥啼振持思所寄轉趾迷所思清披太始風爽應太虛月一日拂人衣三歲香不歇仕不得志晚年若有所遇如游仙散聖之徒

徐肇祀其先人曰嘗夜半可祭蓋侯鬼渡河之後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所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之後作祭儀十卷云或祭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候之幾少差云公與博學多聞援證有據必不妄發惟洪文敏不然其說但載牛女渡河之說用少陵詩或者又曰鬼渡蕭關則祭二者當與知禮者質之

詩序曰國風雅頌分爲四詩以元城公言之四詩自是四家齊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本之韓嬰毛詩本之毛氏漢四家詩各有短長如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兩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今未見申轅嬰詩久矣韓詩有四十一卷慶曆中將作簿李用章序之毛詩在四詩中之一詩也

黃州黃陂縣有李藏者聚一軍朝廷養之既久初無他心因趙文仲與楊伯洪交承之鬩相失密與王旻謀說尚全作亂初意不過擾擄之下自安耳黃陂北軍初未嘗有叛志生計甚豐重難土王旻無以復命一夕呼千人直投德安王旻閉門納之又出數千人與千都統戰李虎自淮東

來文仲出五十里迓之獨與李虎並轡而行謀滅王旻之曰虎至即調王旻往均州去未數日王旻復回王旻寨楊壺爲虎軍所占王旻軍衝此投投虎旻二軍互爭千市文仲彈壓不定呼王旻來議事李虎就馬上殺之南北兩軍巷戰縱火文仲見事勢急棄城背遁李消全家死見任官死者數人城中之火逾旬不滅嗚呼憸相嫉之心貽天之禍借兵權而修私怨朝廷何負耶

楊伯洪知黃州忽一日早飯覺有薄荷氣食之後疑素養白雞黑犬就其內飼之雞與犬俱斃有孫來前以匙數粒食之晚亦斃楊始驚急服解毒藥嘔血數升逆將庖者鞫之乃云童德興授其藥庖則荊湖制司人復改爲假局童諭之藥不驗當以薄荷可發朝廷知之差中使齎金器宜賜兼樞問伯洪引庖者對中使自白本末中使亦懼復奏童德興赴召庖事覺先飲藥而卒

禮云私諱不出門二名不偏諱廟文不諱韓文公辯諱一論其說詳盡近年以來士大夫之避諱自避于家則可臨官因致人罪則未可趙清[illegible]之父名不陋使客吏望一漏處呼而問之荅曰今次修了不漏遂黠客吏趙文仲在楚趙倡家初至問其何來荅云因求一梳飯方到此趙怒及其已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陳立道知寧國府有新司法饒州人初參問其何往荅云在安仁縣寓居徑入大慟于家廟爲吏輒稱先世之名爲司法考呈失措即尋皆而去楊燁之父名王休同郡有老儒王休合改選郡吏不敢呈擬數年不調後鄭昭文當國始得改秩王立之父名當凡仕宦處必有一客吏先言相見時切莫道及棠宇丁寧再三可怪習尚如此但未能各家自刊禮部韻書耳

嘗讀與曾傳有販繒屠狗之徒能取公相之位深切喜之寧考在位三十年主上在御二十年通十八舉取士九千人今爲朝廷任事者皆無科目人李使王楠免銓使薛及大法過府許國白身人趙拱澄觀之徒趙范趙葵並不曾銓試全子才白身人王夫寧彭大雅余玠皆發解賈涉曾式中何元壽李曾伯皆任子下有姓名官職不稱者不載

建業關圍丁權製曰寧父種枇杷曰爐兒新羅使者多攜松子路公卿家問其名有玉角子龍牙子

試最盛無如燕趙軍騎擲刹道路俱齎彼人云未至舌交先以鼻嗅

閩士赴科吳人赴調各以鄉產自誇閩曰荔支吳曰楊梅有題壁曰閩鄉玉女含冰雪吳郡星郎駕火雲

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名西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耿南仲作廣東憲過梅嶺宿次水驛讀書聽蛙鳴厭之使虞侯傳語其聲愈鬧用紙作釘緘其口蛙覆死不受虞兵傳語蛙仰死即是虞兵不曾傳語明日親之皆仰死至今沙水無蛙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濟州一土神並無土偶像但有一木主長五尺餘半在地書云唐御史李伯行殿上庚艮羅列無一敢擅取者立見報應考之唐書無傳

李珏閩人隨兄尉永新邑妓劉與趾貌不妍受納士女李以兄任滿欲歸適有江西漕試復留俟試了而別劉有稱業淚李修讀其上及試劉津其行李挽至劉借物捉之費李復來治省課易

數月如京，行囊色色取辦簞瓢束帛以壯其行祝李早擢第富貴無相忘肯挂時鴇鴇之鄰里媪笑劉之愚李不來矣李還家一年無信鄰里非笑者又復揶揄之忽一日李書至劉雖知李有來音猶未知李之可踐盟否李首謂令乞劉去髻令欣然予之夙有約事主母當恭孝撫兒女如已子執釜鬵以奉朝夕使彼此可安可久李許其約歸近李舍先書問信主母進退唯命主母知其來越二十里外迓之一見如姻婭然李今其處任此韶教曾茂實言之

廬陵王排岸之女孫眉目秀麗能琴棊弄翰墨失身富家常鬱鬱不樂慕名勝而縈焉鄰有朱淵未第其室寢廢家事不治經營一妾頗難其人鄰媪云王排岸女孫歸久試與官人謀之朱笑曰恐無此理行成以八百券爲質一至其家內外之事若素定七月十一二日夜夢人一宮有二黃袍中坐二姬左右云汝去久何未來耶見殿下有判官抱一簿爲端平幾年吉州解試榜王欲看判官云汝手觸未可看行三四里過小池塘碧色堆水濯手二小金龍繞指不下始得見簿前三名某人某人第三朱某且云過省及第二姬堅欲留黃袍云更展三年一姬捧玻璃碗酒一勺覈二枚一姬就首上取金鳳釵插其首黃袍以一詩絳囊盛之胸間窘也五鼓歷歷與朱言之相對驚異朱云試已同往仰山桂香纔至廟與夢中所見更無少異玻璃碗見在後殿二姬如生但一姬首無金鳳釵視者云七月十二三間失去還舍越一夕揭曉朱某第三名次年過省登第後三年王一疾而卒正符黃袍所展之數其弟夢王來云今爲仰山第三姬也朱爲南雄法曹自作一傳以紀其本末

貴耳集卷中　終

貴耳集卷下

宋　鄭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　晉訂

傳曰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則寡尤夫尤者言之所由出也聞不厭多疑則有闕言之謹餘尤則寡矣余貴耳三集成乃補拾前二集之遺可以絕筆矣未能守聖門寡尤之訓祖可備稗官虞初之求必不忘其事之陋也紹興間秦檜與會之失歡諸子多拚前朝所聞猶未成編或者以作私史告秘成書禍則知文字之害人也如此始信言之爲言尤之階也余每得江湖朋舊書云貎以多言得放逐不宜有此集可謂不善處患難者余答書云儀舌尚在焉可忘言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東里張端義淳祐

丙午閏四月四日書

宣和七年南郊畢恭謝上清儲祥宮聞金人已破燕山車駕亟還禁中夜二鼓中人張蓮持宸翰一紙宣示惟者黃中李既入對上獨坐一橫榻兩宮娥擎褊上曰邊警如此盡是蔡攸醫下不令朕知煩卿先草一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邀進二草皆不稱上意再三宣諭只要感動人心不須歸過宰輔只說朕不是第三章稍愜上意提筆改寫成即時降出上曰卿未可去適來李邦彥等皆論張失背且去外面商量此詔是朕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卿說朕欲遣王黼蔡攸等分守大河盡籍內臣貴戚倖佞家財抵備犒軍朕傳位與皇太子（淵某名）朕務畢長安保扞關中爲根本卿可就此爲朕處置明日便要都了只是未有人做宰相是夜二府皆至翼蕃門矣罪已詔下忽吳敏拜少宰李綱拜尚書左丞淵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筆皆不行內禪之前

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擋道不是只傳位一事望要做他功勞淵聖嗣位臺諫交章請誅京攸雖楊中立不免宜言蔡攸無罪之語但見論者紛然以誅王黼爲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諜者持一黃巾皂來御書云趙岐註孟子付賀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即瑤華太后趙即康王高宗由是中興載泣血鑄

眞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即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

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趙丞相龍元樞周大參李一燕密訪政事畢方御座見御案上有一黃綾冊上忽篇與二相不敢近看獨周大參昇開一看不覺吐舌復掩冊如初移時上來遮問卿等不曾看此冊否皆以不敢對來日周大參入堂首與二相言此冊即是前宰執所進臺諫姓名見今宰執所進擬者皆在焉孝皇聖斷不可測度前相既去後相即拜御除前相進擬臺諫後相雖有進擬慮其立黨不除恐臺諫承後相風旨以攻前相所以存進退大臣之體今則不然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黨進況自嘉定則封之靡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日奉詔露天然辭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個好人來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紹興淳熙文人才士彬彬在朝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壽皇過南內德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云臺臣論知閤鄭藻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他娶嫂壽皇奏云正說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者面壽皇問執柯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而退臺臣即時去國

德壽丁亥降聖過丙午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楊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鄉人倚此欲除誠齋一侍從爲潤飾冊文壽皇披閱至再即宣諭益公楊之文太聱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恩所以處誠齋爲讀冊官壽皇云楊江西人聲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冊壽皇遣內奏冊寶儀節及行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裏如何不去壽皇奏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某殿冊內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楊即日除江東漕誠齋由是深憾益公

孝宗朝宰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閑未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宿撰曾覿龍大淵本名舜孝宗爲開二字淵輪徐本中王抃趙弗劉弼中官則有甘昺張去非弟去爲外戚則有張說吳琚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則有王喜林國手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

張栻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臣本寒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宅虛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集成一帙刊在榷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于時（李抄本作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牀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去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李抄本作呂）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侍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裹上襆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諸優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王尚之爲郎日輪對一劄乞減宮嬪之冗壽皇問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備員內府丞見每月宮中請給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大喜即日除浙漕卻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帥蜀必要臣遣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爲重事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就司諫王貫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時余往見之扣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亂令某整齊之余進曰今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于蜀耶菊坡唯唯而已近歲李能有辭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兩見之俱無菊坡再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舞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舉手便可觀南人袖內外俱寬大舉手便不可看北人覩此爲大禮數德壽孝宗在御時閤門多取北人充贊喝蛙華如鐘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自嘉定以來多是明台溫越人在閤門其聲皆鮑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欲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送黥面配廣南數年得歸余見時曾見之今之士大夫甚至聞訃仕宦自若衰絰有不肯著者食稻衣錦汝安則爲之聖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謂天子用兵遼實兄弟國苟存之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乃虎狼不可交也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爲之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玉巵爲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坼初經雨雕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羞謝了羣芳洗煙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妝楊柳啼鴉晝永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艷粉濃香慈寧玉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

壽皇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皇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皇大喜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聖環取兩宮北遷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曰尚御裹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聖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向胡林因入對論奏甚久上稍倦再三中書舍人潘良貴撲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甚迫胡林不合以無益之言久勤聖聽公退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或者謂揚前因奏疏研書讀有此言五峰行狀大畧相似所奏不同耳

方臘作亂朝廷捕之獻言者曰急請于朝以劉公安世守南都抵公罷與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此胡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載之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孝皇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扣之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空與宣得而安耶大王指日納土矣宣和年中女眞攻契丹契丹果滅隨即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籬也今又以滅女眞藉兵擴行襄蜀此又自撤藩籬矣奇行萬爲淮西清便民五事首說此一項是亦祖江南之沈倫也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曰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次問第二秀才仙鄉何處曰潭州人又問第三秀才仙鄉何處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某鄉出人參次問潭州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某鄉出甘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湖州出黃糵最是黃糵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持褲一腰只有一隻褲口買者得之問如何著賣者云兩腳併做一褲口買者云褲卻併了只恐行不得壽皇即寢此議

世之巧宦者皆關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秦定關士大夫有一般論於從政云將仕皆得改官獨顏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改顏子鑽之彌堅如何改官

天寶間楊貴妃寵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有楊安史之謠時與事與姓偶同耳

平江道士袁宗善曾遇異人得驗狀法適除三聚賜過真先生壽皇一日使中貴持白紙三幅默禱在內令道真書來中貴先排定資次第一紙書不可行第二紙書無分第三紙書真真二字壽皇書皇隔數月皆驗不可行要蒲獲殺北報不從無分爲小劉貴子要冊后半年而殂真真二字適受禪光宗後來光宗有心疾壽皇宣道真私禱二真字道真奏云臣書先定二真合成一字即慎字壽皇大喜前定皆驗賜賚甚厚此袁道真親與先君言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僧樓之壁曰朝看貝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閑好謝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郎二傑也因此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囷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糧此僧即用所收之飯復用水淘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飢嗚呼暴殄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厭溝渠汙穢中棄散五穀及其饑餓之時非特糗糧之乏一家皆餓食而死可以爲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荊公黜詞賦尊經術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孫莘老輩皆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論業不同矣唐子西云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可

蜀士莉其姓者知其女貴能生子作宰相携入京師垂一朝士生宰相者即與之遇道間見韓光祿國韓拜于馬首云三年在京師閱人多矣光祿必生宰相子敢以女爲獻後果生魏公今韓氏家廟有祠夫人即斯人女也

錢參政良臣之裔弟章其姓者自南康守回忽進擬浙東倉壽皇忽云新攻妻黨便得好官參政李彥穎奏云章守南康有聲請臺列薦以此除濬歸作郡者尊某見乞祠壽皇云且與祠章由是而不復起矣

謝文昌源明館伴北使時寧廟初即位定冊時諸臣頗有議論北使忽問謝云伊尹放太甲于桐此何義指光宗屬疾而言謝答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避一篡字朝論甚偉

李季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愛用佛書中語李答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云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開禧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幣使和議未成欲遣輔漢卿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遂薦王柟廟稱代爲行人王往返至四再有一件使虜元者問韓侂胄是甚麼人答云魏公之孫吳太后之姊壻有操佈之類又問云官職如何信任他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使就館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罪惡已暴死王爲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失兩國之體則知專對之爲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不幸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公激之使然紹熙五年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內禪外朝與中禁勢相隔絕趙忠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宮閤羅同任往來之旨寧廟即位諸公便擯侂胄一日之勞嗾臺諫給舍攻其專輒之罪此時侂胄本不知弄權怙勢爲何等事道學諸公反激之如此爲之弄權如此爲之怙勢及至太阿倒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丁遂資善一疏起于張鎡與衛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者也和議成奉使許奕吳衡副之虜索首謀函首至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虜云既是講和必無相出體數國信不必處函首緣茲虜界虜中褒韓文章言韓侂胄忠于其國繆于其身封爲忠繆侯將函首葬于魏公韓某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開督府在建康備坐北劄徧劄諸州監司先父適漕淮東親得此劄幸一見之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試添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殿無黜落之士

植宜生以賀正使來韓子師館伴因講日射三十六熊獻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八百萬騎射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大抵南北二使皆不深害討射所獲熊即假也非獸也

乖崖張公帥蜀時請于朝創用楮幣約以百界當見錢老儒輩言切此是世數所關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蜀閫建議慮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謂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于是爲可信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皆寓于襄陽府九華寺有一人題詩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鶺鴒信斷雲千里烏鵲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少游郴陽詞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知何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詩話謂斜陽暮語近重疊或改簾櫳暮既是孤館閉春寒安得見所謂簾櫳二說皆非嘗見少游真本乃斜陽樹後避廟諱故改定耳山谷詞杯行到手莫留殘不到月斜人散詩話謂或作莫留連意思殊短又嘗見山谷真蹟乃是更留殘詞意便有餘味也

龜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有人朝服入其卧內因問爲誰答曰陳了翁覺而龜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龜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章子厚在政府有俾賊邦曲之號一日邦直又從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剛截來著看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誰踰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王嘉叟爲王龜齡書祠堂詩嘗將孤論偶相同料始知心每憶公欲見安車疏季遠疑石室祀文翁百年公議分明在一飯斜華究竟空白髮舊交衰甚矣尚能留面對高風自註云始予與龜齡別嘗語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今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再三擊節後一見必誦此言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說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窗學弄涼州初試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史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字爲

天寵欣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于河南劉几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于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乃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惇頤惇頤傳二程濂溪得道于與僧壽涯辨者亦未然其事以興端疑之

漢人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貴

韓愈皇甫湜一世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見題即掩卷而問曰且道拍板喚作甚牛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之因此名動京師

黃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客星歷紫宮而劉聰死彗星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他而季龍頻年閉關余甲子年侍親出蜀在荆南沙市中未閒見一星自東南飛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滅一皇子丙寅冬吳曦叛丁亥年余爲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吞噬者鄂淮總帥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聞之前有此否鄂云漢獻帝時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傳舉兵陟季姑反戈一鹹興損偉以身免難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間近午日色晝晦昏惡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色及見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如此日不審彰至酉方動是年有穆春武舉之變余嘗在方冊間或書此怪異終未便信豈期身自見之

東海中有山曰度朔上有大桃盤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壘主治害鬼世人刊此桃梗正歲以置門戶此出戰國策桃梗註

粉白黛黑戰國策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墨黑註云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漢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又楚辭大招曰粉白黛黑施芳澤只惟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乃云粉白黛綠真被吞王定國詩粉白黛綠者繫君火宅中孤徑射于之流顯以道眼看破方變黑爲綠字

丘宗卿帥蜀陛辭奏壽皇與家兵太尊他日必有可慮此時吳挺爲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二庚牌臣緩急可用爲無何挺殂宗卿急發庚牌檄張詔文單除興州都統西兵姓移于他姓自開禧間吳曦再領興州兵北伐之事興曦果以叛闕人服宗卿之專見宗卿與京仲遠爲代京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庶芬之變仲遠寬厚嘗其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仲遠舟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相宗卿家食十年能知吳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作相何明于彼不明于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閫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

黃巢五歲侍翁父爲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爲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巢之父怪欲擊巢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之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賊鬼之意已見嬰孩之時加以數年豈不爲神器之大盜耶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筆最鋭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鋭者夭乎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于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此唐子西硯銘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王萬年荊鄂統因貽書峨嵋山拘牛和尚不答書但與來人說傳語太尉早歸人至闕和尚有書無書堅不肯說萬年云我已知了留宣總久而方云和尚請太尉早歸三日後豈減削即逃入問拘牛云王太尉是第六洞萬年鬼王所以姓王名萬年

均州武當山真武上昇之地其靈應如響均州未變之前雖至瑤降筆曰北方黑煞來吾當避之繼而真武在大松頂現身三日民皆見之次年有范用吉之變犯武當宮殿皆爲一空有一百單五歲道人皆殺之則知神示人有去意矣

浮光未破之前開城濠得一鐵坐佛高三丈城東元有鐵佛寺其僧請歸本寺百餘軍舁之不動軍帥禱之許以草刹小寺安奉只用三五十輩小兒舁之即行後差老至鐵佛寺凡有病告者飲佛水即安端平四年韃圍城炮聲震天鐵佛爲之搖撼後韃攻定城韃人以炮坐毀鐵佛于其下光州遂失左傳云國將興聽于人國將亡聽于神即此意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有鳥部獸部以雉爲稱山子以驢爲盧公者吳越毛聚謂水族加暴薄以海龍爲君各有稱令組歐陽之遺意也

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陽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知治民而栗邑令尹賞久用事宜即奏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纏蟻穴知雨鳥鵲知風燕避戊己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葵知衛日菊知陰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爲朝廷福與西山真一世盛名豈西山真欲盛名于天下天下自聞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癸小減省試主文爲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饑夫都下諺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真直院及至喚得來攪做一鑊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淺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市井呼盧盧四也博徒索采曰四紅赤緋皆一般色也俗說唐明皇與貴妃賭采若成盧即賜緋之義楚辭招魂成梟而牟牟即盧也又曰蘇杜子美詩追牀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註謂劉穆之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呼盧一擲百萬共來大事何謂無成又詩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唐李翱撰五木經元革註云

雄爲二聚爲六處爲四

錢穆父尹開封有唐主告有道人獨賃一房每日以新錢三千置之座側沽酒市肉送客而返乃携炭一小筐入房中人謂小定則撿爐鑄錢未半夜三千成矣不敢不告穆父遣人邏之道人迎揖曰大尹來要貧道否至庭下穆父詰之曰爾必有術何敢于輦轂下爲之道人曰貧道鑄者泥錢不曾用銅似不礙法令但得半乾半濕泥一塊以兩錢脫就便可成穆父命取泥試之逡巡成泥錢一千以索貫之呈穆父大怒擲于案旁激而有聲迸散在地道人忽不見取其錢重穿之每錢背有二口字知其洞賓也今以鐵化銅爲錢亦近于用泥矣

淳熙間省元徐嗣因功名之念太重遂得心恙之疾數試用巷子寫一枝竹題曰當竹一竿送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子

子亦蔭官亦絕

廉大光以母葬碑銘皆數千言屬吳傳朋書之大光立于碑側不數字必諧傳朋戲謔終日不能兼備傳朋病之至夜分潛起秉燭而書大光聞之起立以文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贈六千緡而羽毫武曰傳朋之貪死矣未幾而大光死傳朋嘆曰吾之貪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冀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用鑰有古鎖重緘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拆毀勅書有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吳江長橋災于庚戌之虜騎興四年新橋復成縣令錢同者餘新之始未嘗委一吏未嘗科一夫但命十僧分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蔡與工

亦俾諸僧分諭上戶往往出貨爲助嘉泰王明者朱勔之黨乃被遇數千緡遵承百紙儲同自晉之同笑曰此道豈可晉也徐命閣坐取火盡焚其券同以甚疑因擾民而罷此閣廢之

曾友聞鳳州人爲天水軍教授有學識時當可遇天水巨室辛卯冬闖韃寇深入天水倅棄城不守時當可籍家丁推友聞爲主守城李說齋作帥知其事實爲旗贈之曰狀元及第三年有教授提兵四海無後戰死于大安軍麾有聞此丙申年也

李昴英字俊明廣人也主上諒陰榜第三名及第初任臨汀推官陳孝嚴激軍變蓋出宋貴據定之曾治鳳帥嚴激曾忠之變提刑擁陷城借用經略司印撫諭李絕城入賊說以禍福五羊城郭得全賊之擊慶就擒朝廷錄功名之首除宗王府教授亦因前臣之請李力辭不供職但云

素無學問雖以務氣習士論薄之

陳習菴名塤者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禪師乾上寫一偈末後二句云循佛菩提身着力只今生箇大男兒此十月二十日書至十二月三十日習菴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狀習菴無疑有則去之凡有除目即先書見在院前身即一尊宿也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之來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蘇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守帥興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歎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詼諧進其間以言語盡規導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入主溺于宴安擁蕩爲君之道絕矣及五代李亞子亞于歐陽公作伶人傳首爲極興諸箭前驅篤素從鼓舞教父子以組函梁君臣首入于太廟遂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壯哉晚年燕于伶籍其禍匪景進敬新磨仰涯終至亡國死無以葬以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迷耶嘗讀敬新磨唐書有一事可取李王召一名將欲誅之前酒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內有毒堅不肯飲奉杯前曰臣當先奉爲王壽君臣爭不決有一伶人自殿下奔上殿曰此酒臣先飲奪將手中杯一舉而盡再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解君臣之疑雖曰小人以一死存國體可謂知幾之士矣

齊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孔方兄之謂也古語云少則鄰氣則婪多則累又曰非收長物金三品密有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閑看六十年又曰饒君且恁埋藏卻難有人曾作主來楨而使散君子學之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偉語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廟一在鄰庠銅身在大鑒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劉王像當鑄時不使其容毅匠始成毅見具在

達官有蠱毒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人未死身先壞但知古人之死數雖盡而所養固在至于百年之藏尚有容貌如生者今人貪利謀則損其心肩嗜欲則喪其本數未盡而軀已腐矣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者一官妓放寨然放之

而押往謝辭教授是欲使之救援延入刺謁爲別誠齋見娟其額一點似飛蠶真把筆細書三年兩鬢千絲百髮今日天涯　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客牀寢着遠忘得除非是夢不類梨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是丈士即舉放遣之

史記何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要義曰胥中大帶黃金飾紕徐廣曰犀毗引紕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即帶鉤也師比即犀毗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疑斛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日食五升者乎

古人有言登公卿之門而不見公卿面目一辱也對公卿面目而莫測公卿之心二辱也識公卿之心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飢寒死不受一辱

韶州岑水場以滷水浸鐵之處會百萬斤鐵浸爐二十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鉛錫或供銀或供錢歲計四五萬緡饒監所鑄歲止十五萬二廣未嘗見一新錢所在州縣村落未嘗一日無銅錢殊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之爲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廣只使見錢不知會子未知可行否乎

淳熙間有二婦人能繼李易安之後清菴鮑氏秀齋方氏方即秀吾之女余皆能文筆端極有可觀清菴即鮑守之妻秀齋即陳日華之室秀齋能識人有兩館客一陳魁之丞相一陳東南內相

乾道間有一膝陳郎單氏而生尚書聶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朝廷劃延壽皇云二子無爭欵爲葬之表冠塚至今爲

美談

呂嬰即呂正己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蘇養直家孫女曰蘇璞其最穀不可當三五十年朝報奏瓊琅口誦不脫一字舊京幾有二清一呂搢一呂正已搢家請姬甚盛必約正已避宵飲呂婁一日大怒踰牆相詈搢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清郎日罷今止除一清自此始呂婁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袁彥純尹京專　留意酒政煮酒賣盡取常州宜興縣酒衢州龍游縣酒在都下賣御前雜劇三箇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爭座位常守讓京尹曰豈宜在我二州之下衢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問云如何有此說衢守云他是我兩州拍戶寧廟亦大笑

韶州南華寺有六祖大鑒禪師眞身遺蹟有達磨衣鉢在焉所謂袈裟尚有旁縫而鉢猶存有一繡偈劉公主所繡今寺有補鉢莊即公主捨也有虎夜必來守衣鉢如則天所賜皆不存獨有柳子厚文亦非舊本更有黃葉齋借文自稱李士大將軍唐之丁酉年後彭帥爲經畧適有曾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題東坡叙偈亦文二碑俱不存矣

東坡父子有曰會大會大事早下山去託此爲談謔之助世人相傳笑話余因錄一二事以資好事者一笑有知州未滿交代遽至在任者不肯去赴任者不得入欲赴者怒遂起民兵劫寨兵外縣弓手攻城在任者見事勢參差擁軍守城監司得知狀聞朝廷曰攻城者以違年不赴守城者以擅離任所聞者莫不大笑

富家大室多是爲富不仁爲人撰一說以譏之有

拜郊喬成醻鄉裝官家叢出迎神呼入千人爲綢甲軍皆用金銀二紙爲之幽溟儀衛俱全又裝一人儼然赭袍坐于輦上後州郡因祈祠取社首數十人因死之此等異怪事所以迎神社火有繇故有意也

古來作者欲纂輯所編將或紀一時見聞于詩文外别成書名曰說郛好事者爭欲十種合刻之非不璀粲奪目而世遠傳寫安免舛訛之患也此本之貴于精而全也宋季張荃翁著貴耳集分上中下而各有序祕笈所纂僅下集耳傳鈔如漏圖遺稿而箋之經籍志仲極生前購抄本既全且精余讀其首序歎曰世有上不見蘇于君下不見信于妻子能卓然自立不爲暴遷忽排所據者幾人彼荃翁之品于是乎不可及矣而其立言自足垂世余尤喜貴

一李錄舍每自詩說我世間飲食品饌水陸畢陳飽飫厭餘盡宴恩得天上美饌畢供七箸可以延年益壽衣者告之須是齋戒設醮拜章精禱方可感格上天必得賜汝美饌如此禱告數年忽一夕正啓醮間有二天神自虛空而下來一大合呼愚民天帝賜汝食拜而受之愚民得此合再三焚香感戴揭合取食但見兩枚火燒而已愚民懊恨許多時禱告都得兩箇火燒此世所有之物天神叱曰愚民不曉事汝輩常但喫人火燒今次喫天火燒也

史同叔爲相日府中開宴用雜劇人作一士人念詩曰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自後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雜劇

廣州有二事可怪曰赤顛木客人所貿販必以此木造之經久不折不化市舶等木爲番船必

取經年不臭不壞他水不數日必敗物理不可曉如此貪泉雖有吳隱之詩及有二碑或曰在石門今則不知其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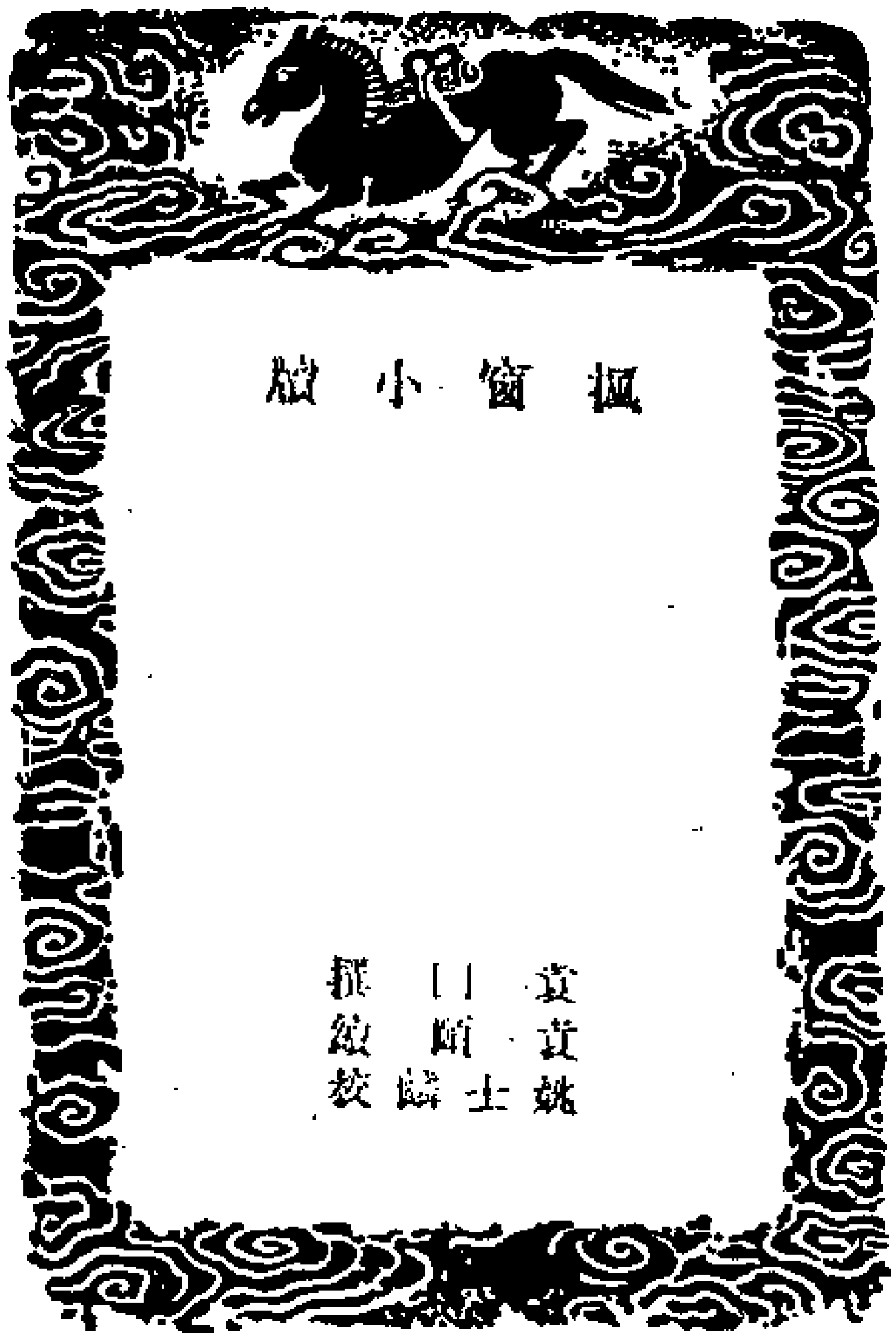
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來只有栲栳樣宰執侍從皆用之因秦師垣在國忌所偃仰片時墜巾京尹吳淵奉承時相出意撰製荷葉托首四十柄載赴國忌所遣匠者頃刻添上凡宰執侍從皆有之遂號太師樣今諸郡守倅必坐銀校椅此藩鎮所用之物今改爲太師樣非古制也

徐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詩云兩條脛脡馬蹄不前一部髭鬚乾然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鍵之錚髾鬚前好似漢高之祖營帝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屨上殿王德就請此士人得以作郎先

徐干有一富人作社夫迎五聖廟三次往行在看

張詰人之箴定如優孟滑稽同官之好于事舟官家好歎之態不減唯而（也才虛　也虛仁）宗爾見當（淸曾同）而晚年若遇之事遼寧東林也且皆關切我朝也獨抗志載莫淳宰仁和兩治出入獄書官之侍勢者而兩降官仍在任不數月輙守于江鼎乃以爲英濟而遊之典籍會制昇爲所歉止一人官殿嚮一年又昇爲諸荃翁以宋人記宋事爲無誤但疑監筆錄與淳津同邑同時而其志吳興叙澤經官之所削溫明泉也敘淳別曰今爲郎也有饒鹹決耳籍聰慶中丞曹語余曰古人悉無所衰見而著書使不傳何敏于著書乘意書據而不使之得求量典爱今而後宜以鄉之藏書而不一錯者爲誠因借余架錄漫志以往生前簡子晉業喜好古從余孟刷墨校之播此志也夫

崇禎壬午閏月開元衡識



楓窗小牘

袁褧撰
袁頤敘
姚士粦校

楓窗小牘敘

楓窗小牘。不著撰人姓名。特檢所載先三老一段。與隸釋袁良碑對質。因知其人袁姓。而牘中東坡手書所云袁方者。即其大父贄香公也。但文忠集目。祇云與人而已。至稱其父。每曰家大夫。不知何官。曾爲艮嶽華綠萼蓋作碣。定亦叅近班列。又云曾王大母得封縣君。從祖嘗倅鄭。子曰博士。國亦是汴中衣冠舊族。惟此叢者無宦而留意當世者。其所記載。有大關係。如趙普讒棄及玉牒宗室同姓事。則是上梁忘其創業。下自信其背盟。知靖康之禍。萬劫之斬。所從來矣。惟名園記問書歸洛月餘便卒。洛去汴四百五十里。醲京乘鳳吹簫太遊。又如張李跡祝志消論家人一卦。嵐之翰不斷復若水。皆足補宋史之闕。其他雜碎。多杭汴見聞耳。庚戌春。嘗以質之金壇王損仲太史。云此中多史外別聞。而于惠生王伯穀各稱其雋爲文佳。余獨賞燕丹一敘。最爲雄爽簡妙。頃見吳伯霖。言家亦藏有此本。爲脩賞款實。舘云東坡題相國寺詩。必繫外時書題壁間。後來解破耳。不然。即慧帶德制提給不能至此。併識以吝博雅。海鹽姚士粦叔祥敘。

陳眉公訂正楓窗小牘卷之上

宋　百歲老人袁　褧撰　男博士袁　頤續　海鹽姚士粦校

余追隨渡江。僑寓臨安山中。父書手定。都爲乃有。舊日對窗西乃相省念。舊聞得數十事。錄之以備遺忘。時晚秋嵐翠。濤有丹葉。飄颺來射几案。倚筆成帙。呼洒落之。名曰楓窗小牘。

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爲宋受禪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擲一寶。其龍形腹上而尾少左向宋。其文即宋字也。真主受命。豈偶然哉。藝祖即以此犀爲帶。每郊廟則繫之。

予僑家後園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戚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鑿此井。濟育扶蘇。有岑有偉。實此舊英。時有長虹。上貫井耳。是惟王氣宅相先徵。後來傳歸宋。其終於保。祐宗脩淨。配德東歸。臣羅隱讚頌。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爲大內都點檢。汴民謠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爲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偁也。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最爲巧捷。起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余大王父贄香公嘗入文明殿、詣宮中見之。

國初杭、粵、蜀、漢未入版圖。籍戶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三。至開寶末。增至二百五十萬八千六十五戶。太宗拓定閩浙。戶籍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後遞增。至徽廟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之多。但

可謂盛矣。及乘輿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虜庭。今上生民。亦至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視宣和已前。僅減七百萬耳。倘令此虜。假氣游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輯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擷。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于宋拾遺乎。詎有率更言無稽者。中採無疑也。于是此錄遂得見收。

楊儀作二京賦既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答之曰。賞惜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校若爾耶。

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靖康離合後周宣政爲宇文亡日同。

太常脊律官田琮家庭中嘗有光怪。掘地得古鐸三枚。一黃鍾。一中呂。一土死無聲。又一玉管。校長于古玉管。蓋汲晉間物也。其年遂遭變。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醮謝。道流誦章旨。趙雖貴之。從枕躍起。索錐自書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謀。計協臣民。子實難逃乎天道。乃憑幽祟。遐此強陽。獻臣氣血之衰。肆彼鬼魂之厲。倘合帝心。誅既不辭。曾蒸帝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焚之。火正熾。亟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于時。竟不起。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塡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古人稱士、農、工、商爲四民。今有六民。眞宗初即位。王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

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嘗以被酒失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此亦里巷公論也。

汴京閨閣妝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鬢方額。政、宣之際。又尚急把垂肩。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巧額。鬢撐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靴弓履。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今聞虜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邢昺以九經及第。欽爲儒者。乃傾意欽若。納身垢汙。爲士流所薄。嘗奉敕撰爾雅疏義。其后太學生鄭嵒嘗語人。不分老子與韓非同傳。郭注邢疏。無論周公不享其意。即先人得無稱冤地下。且郭注逆敦。邢附欽若。爾雅近正。今則近邪。盛舉九經乞辭此疏。時邢自稱子才之裔。太學中語曰。叔純有孫。子才無後。

宣和中有反語云。寇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順其美。包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祥符中天書既降。復有道士趙德衡。來上寶大洞人皇經。稍記其首篇云。爾時玉清虛皇上帝。在玉清

景靈之宮。忽從自明殿內傳下玉書。備述嘆苑三十三天。一時共樓北闕。是諸天衆。達陽宮中。碧霄瓊臺。天路皆滿。諸天既集。而觀虛皇于寶陛之下。劍珮瓏瓏。交映左右。虛皇曰。嗟爾諸天。聽予渙號。人有天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清皇。地得寧皇。惟此林林。兼攝太甍。下方大亂。予閔是病。爰有宏義。遺在睿鑒。下撫方州。二亥後先。命虛天門。八方歸王。天下太平。今茲編皇。實惟巡神。令游于春。東封泰山。西封汾天。咸鎮幽㒅。鬼方血醜云云。其旨誕妄不經。皆若此類。朝廷雖知其妄。亦賜金帛。設朝受之。供奉大內。

呂夷簡有總髮交王至清。以賦試不第。隱遯山中。後以子衍轄。薄遊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會仁宗詔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清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入證語。乃今天子第有取于咸知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于尼父一言也。僕今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受。能從人主所愛。寵有勸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于衆人之外也。此一體也。先爲相業。晴後爲相位。實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大怒。併其子逐焉。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昧絕處。如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因忍大奸亦有天理不泯處。如蔡京之不盡殺鄂國子孫是也。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汁。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糟柿。人每赧面而去。比汴京失守。粘沒喝勾括金銀。駒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腦酌幸辦中。不見此時情狀。怳爲綱紀自利。媿于搜索。坐貶沙門。亦大冤也。

余少長大梁。竊癡于保抱之手。即淮潤之間。近在襟帶。未嘗眼見身到。比一旦崩亂。將母則棄妻孥。妻則挪女屈身狐鑊之底。乘風渡淮。濁浪掀空。幾葬于寶應魚腹。魂魄喪褫。相顧失色。及至江上。于時海淵上逆。狂游東竄。滲迷極窮。雖屣借貸。舟納與僧尼雜販共載。一船母妻悲號。至不欲渡。願投江流。舟發未幾。檣爲風折。半欹浪中。滿船狂叫。人心先糜。幸呼它舟。鄉纜得抵潤州。此蓋生平未遭之危。合門未遣之苦也。後嘗問人曰。江必從此渡乎。必當更有狹處。其人亦不知答。既而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荊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于是始知前問之失也。留洋之譏。豈盡也哉。

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以司徒致仕。夏竦召至國門而罷。以賈昌朝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改資政殿學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諫官。一時朝野愜欣。至酌酒相慶。太學博士石介因作慶曆聖德頌。其詞太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蹈禍。太后一寤。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傷心目者。如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又曰。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時韓魏公與范文正公適自陝來朝。歧之密聞。有合于闕者。手錄此頌。進于二公。且口道頰非爲諸君子歎。二公去園。范拊股謂韓

曰．爲此怪鬼輩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孫復聞之．亦曰．石守道禍始于此矣．

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及余鄧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目．魚鱉屏斷．鮮適莫搆．惟野蔬苦蕒．紅米作炊．炊汁許許．代脂供飲．不謂地上天宮．有此受享也．

國朝婦人封．自執政以上．封夫人．尙書以上．封淑人．侍郞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郞以上．封安人．通直郞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國郡之異．而貳臣一準文階．其後三公大將．封帝王爵者．妻亦受封．特視正妻減附耳．若郡縣君．則先曾王大母．亦封縣君．正和二年．詔除之．

本朝以童子舉．如國初賈黃中．擧自五代不論．若太宗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擧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間．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秘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祥符間．又得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召對．令從秘閣讀書．時年十二．蔡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爲秘書正字．神宗朝．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賜錢五萬．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出身．紹興七年．賜處州童子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間．呂嗣興．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歲通九經．以不喜丁晉公．擯不以聞．竟不得與諸君子同擢．治朝也．

壽山艮嶽．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改壽山艮嶽．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家大夫嘗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娣女．琱璧成車．載旗作旟．龍馭鳳丘．鳥發玄圃．笑月光斂．羞色阻荊．霞添雲擁．烟生．九霄歎春．六宮遜處．乃構椒房．用當金宇．碌碌宜增．瑟瑟爲戶．碧落深沉．背嶷墻墻．小臣獻頌．庶叶萬舞．書館、八仙館、紫石岩、棲眞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雁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西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圜山三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亙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於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祠．爲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西則是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名艮嶽．嶽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因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拏天半分．連卷虹兩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構．暨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于半分兩負．而一時更是高廟御名．要皆天定也．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峰曰慶雲萬態奇峰．又作絳霄樓．直山北．勢極高峻．盡出塵表．盡工藝之巧．其後華陽興築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于斯．珍禽異獸．無不畢集．命市人薛翁．飼擾馴狎．翁至迎立輦扇間．名萬歲山珍禽．命局曰來儀．所及金芝產于艮嶽萬壽峰．只改名壽嶽．

先三老碑．在扶溝石牛廟．後徙墓下．碑橫裂爲二．上復破缺如圭．然尙可讀．少嘗從祖父謁碑拜讀．至析賦公先勇．食邑道鄉六百戶畢．考之東漢先人列傳．了不可得．後從駕南渡．得歐陽公集古錄．第跋序世次．及缺文而已．最後得趙明誠金石錄．始知公先勇．爲公孫勇．又不知出自何書．今耄矣．目不能觀書．徒悒悒此事未了．忽從宇文學博處．得鄱陽洪景伯碑跋．方知此事在范書田廣明傳．傳云．故城父令公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爲侯．小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爲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于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邑遺鄉六百戶．不覺快躍而起．遂冠墮地．老髮灑灑．弗暇手握也．家世讀書．碑碣皆在．至一千年．不知碑石上事．媿已媿已．

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概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金刑．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竟如讖入金也．

丁謂傾進以媚萊公．竟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尙禨祥．每晨占鵲噪．夜看燈蕊．雖出門歸邸．亦必擇時．入暮．用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窶不振．計且必死凍餒．謀于一術筭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當大濟耳．幸無忘我．遂拜而謁之．老儒遂改于爲丁．易名宜祿．使投身于謂．謂大喜．收之門下．皆怪問之．謂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萊果入相．此人遂以濫冠紀綱．華大僚節使．無弗倚納關說．不踰年而宜祿家十萬矣．老儒亦以引見．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傳不解所謂．頃偶讀沈約宋書曰．寧和者頭．呼爲宜祿．且復姓丁．意慍所念．莫爲晉公賦．不讀書也．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璽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紘．乾元用九．增寶曆于萬年．八紘用九．可謂切事．徽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

司馬溫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書此以置座右．蓋自矯其生平所遭耳．與趙鼎公惜不早見及此．遂陷秦氏陷禍．悲哉．

杭州江隄。係自梁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伯。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潮水衝激。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射之。潮水爲避。壁西陵。遂以竹籠石。植大木圍之。率數歲輒復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漕臣陳堯佐。議累木爲岸。實薪土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積石以捍潮波。從之。其役踰年。隄不成。卒用薪土。天聖四年二月辛酉。侍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斗門。慶曆六年。漕臣杜杞。築錢塘隄。起官浦至沙陘。以捍風濤。浙江石塘。類于錢氏。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爲轉運使。設捍江兵。採石修塘。人爲立祠。紹興二十年。修石隄。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林大鼐言。潮爲吳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潮與洲鬥。怒號激烈。千霆萬鼓。民以不寧。宜顯置一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帥臣沈度修石隄成。增石塘九十四丈。

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

汴京故宮。蹤蠻蔽日。常在夢寐。稍能記憶。條載于此。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周圍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北一門。曰拱宸。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一門。曰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祐。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西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有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有延慶、安福、觀文、清景、慶壽、玉京等殿。壽寧堂、延春閣、福寧殿。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眞。其東翼君殿。積慶崇徽建成興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羣玉、蕊珠二殿。有寶文閣。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暉門。後苑東門曰寧陽。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宜聖、化成、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華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柔儀殿。崇徽殿北有欽明殿。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內有太清、玉清、沖和、集福、會祥五殿。建流盃殿于後苑。又有慈德殿、觀稼殿、延曦閣、邇英殿、隆儒閣、慈壽殿、崇壽宮、保慈宮、玉華殿、基春殿、睿思殿、承極殿、崇慶、隆祐二宮。睿成宮、宣和殿、凝瑞宮、顯謨閣、玉虛殿、玉華閣、觀駕宮、燕寧殿、延福宮。政和三年。春作新宮。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曰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其東閣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閣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會寧之北。疊石爲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巋。曰層巘。凝和之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澗。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杏岡。覆茅爲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爲位二。閣曰宴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三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亭。

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奇。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疏泉爲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茅亭、鶴莊、鹿砦、孔翠、諸禽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景龍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此特大概耳。其雄勝不能盡也。

余汴城故居。近陳州門內蔡河東畔。居後有圃。蔭林深竹。映帶城隅。中有來鶴亭。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逐驅弭不去。蘇子瞻有詩云。鴻漸偏宜丹鳳南。冠箕披月羽毿毿。酒酣亭上來翔舞。有客新名喚作耽。每誦此詩。未嘗不淚滿情移也。

子瞻又有與王大父手帖一紙云。累日欲上謁。覺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威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藥也。但威靈仙難得眞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鴝鵒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眞。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效。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酌飲牛膝酒或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效。若常服此。即郁歲收槐皂莢之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茶飲。此効屢曾目驗。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來書已作。稍暇當見試白。彥方足下。王大父有末疾。故以此方見示。此紙常存篋中。渡江已來。與妻孥共寶者。

徽廟嘗乘驄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平日所愛小人。其馬至御前。轉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如調時。圉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宜供奉。況使小馬白身邪。勅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

荊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荊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家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書至約。其體至備。而爲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于後世諸史。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特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偉特瓌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第其中反覆照應處。多累句重疊。爲可惜耳。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繚繞向東南陳州門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

從東水門入京城，繞州橋，御路水西門出，曰五丈河，來自濟、鄆，自新曹門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築隄從汴河上用木槽架過，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牆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先是詔析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賜名天源河。然舟至卽啓槽，頻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坊引洛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而槽廢。

吳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流星墜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

羅昭諫投身武肅，特加殊遇，復命飭書肆之曰：仲宣遠託，劉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以劉爲斐，避武肅嫌名也。

余邸寓于錢氏之舊鄰，蒼山碧樹，想見衣錦風煙。因念余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太學左方禮賢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若猶在，于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猶賴兩朝供奉餘。太祖太宗朝所賜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犀玉帶四十二條，錦綺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然忠懿入貢，如赭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鼇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綾七十九萬七十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十萬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千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及歸國之初，舉朝文武閹寺皆有饋遺，蓋有國已來所積一空矣。

陳眉公訂正楓窗小牘卷之下

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卽烹煮盤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爊物、石逢巴子南食之類，皆聲稱于時。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每過湖上，時進肆慰談，亦它鄉寒故也。悲夫。

比部郎洪洙以王欽若賄賈任儋，及僻累謫儋州，竟死海外。忽有相識過洪大庾嶺，倘儀衛赫然，若有官者，相識問是，敍還與執手慶慰。洙曰：我往捕王欽若耳。言訖不見，其人愕然。已而欽若病甚，口呼洪卿寬我，我以千金與卿。然惡業已數，百兩不歸，償卿九百也。觀此則二百五十金之說，猶當時鞫者誣爲欽若納貨也。然漢冤極矣。

名畫李成，以山水供奉錢斗，然以子姓饒貨，爲宮市珠玉大商，不易爲人落筆，惟性嗜香藥名酒，人亦不知。獨相國寺東宋藥家最與相善，每往辭必累日，不特楮素揮灑，盈滿箱篋，卽舖門兩壁亦爲淋漓潑染。識者謂壁畫最入神妙，惜在白堊上耳。

思陵神輿就道，祭陳設彩極工巧，百官奠哭，紙錢差小，官家不喜，諫官以爲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恐非聖主所宜以奉賓天也。今上擲于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

如汝能日不用一錢否乎。

岳少保既死獄。籍其家。僅金玉犀帶數條。及鎖鎧兜鍪南蠻銅弩鑌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餘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籍數千卷而已。視同時諸將。如某某輩。莫不寶玩滿堂。腴田園佔畿輔。享樂壽考。兒孫滿。禍福頓懸。不意如此。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

本朝厤凡十變。在建隆則曰應天。在太平興國。則曰乾元。在咸平則曰儀天。在天聖曰崇天。在治平曰明天。在熙寧曰奉天。在元祐曰觀天。在崇寧曰占天。未幾又改曰紀元。在紹興曰統元。

眞宗時。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詔。約唐時令。爲國朝時令。以備宣讀。最後昌朝又參以蔡邕、高誘、李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爲集。時剏安靖撰時鏡。所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孫昌撰備用時令。見賈昌朝所奏時令。見夫紹興中。雖訪得之。非復舊本。乃以景祐厤書者。日月之合。疏列分度。併取一二名數注字音于下。以備閱時之宜焉。

余少從家大夫觀金明池水戰。見船舫迴旋。戈甲照耀。爲之目動心駭。比見錢塘水軍。戈船飛虎。迎弄江濤。出沒聚散。倏忽如神。令人汗下。以爲金明池事。政如兒戲耳。至如韓蘄王困虜王天蕩。飛輪八楫。踏車攢同江面者。更不知何如也。

熙寧元年十月。詔頒河北諸軍教閱法。凡弓分三等。九斗爲第一。八斗爲第二。七斗爲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爲第一。二石四斗爲第二。二石一斗爲第三。

余始寓京邸。于紹興二年五月大火。僅挈母妻出避湖上。此時被燬者。一萬三千餘家。及家山中。六年十二月。京師復火。更一萬餘家。人皆以爲中興之始。改元建炎致此。然周顯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作。延于內城。忠懿王避居都城驛。詰旦見焚燬國倉。王泣禱而滅。計一萬九千餘家。但臨安撲救。視汴都爲疎。東京每坊三百步有軍巡鋪。又于高處有望火樓。上有人探望。下屯軍百人。及水桶、灑帚、鉤鋸、斧杈、梯索之類。每遇生發。撲救須臾便滅。

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爲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斃死。高宗親爲文祭之。云金鈕絳霞。何宜朱紫。乘軒駿敏。鵜羅闘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隨佩則附。曰忠自矢。迴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烏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舞尾。借號有烏來制無嫌。漸胄爲儀。所仍肆紀。尚饗。宸翰灑灑。一時大手。當爲閣筆。

眞宗皇帝祀汾而還。親過伊闕。親洒宸翰。爲銘勒石。文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設險阻于地理。資守距于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闕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椿擧而揚芬。怪石飛泉。奔流而激響。寶堵千尺。蒼崖萬尋。秘等覺之眞身。刻大雄之尊像。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荐兩圭。

祀汾陰而斯畢。爰旋六轡。臨雄宅而觀土風。旣周覽于名區。乃刊文于貞門。銘曰。高闕巍峩。靈山崔邃。乃國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靈蕤萃止。螺嶝偏靡。層巒高峙。奠玉河流。回輿山趾。鳴蹕再臨。貞珉斯紀。

國朝開獻書之路。祥符中獻書者。十九人賜出身。得書萬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書。二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余從祖姑婿陳從易。得與太清樓校勘。天聖三年六月。陳以十代興亡論。妄加塗竄。同官皆降一職。

崇寧二年五月。秘閣書寫成二千八十二部。未寫者一千二百十三部。及闕卷二百八十九。立程限繕錄。

政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書郎孫覿奏。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請撰次增入總目。合爲一卷。詔覿等撰次。名曰秘書總目。及汴京不守。悉爲金虜輦去。而渡江。詔搜江、浙、閩、粵遺籍。四庫至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舊目。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又思陵以萬機之暇。御書六經論語。史記列傳。刊石立於太學。典籍之盛。無愧先朝。第奇秘闕遺。較前少損。所增多近代編述耳。

余向從汴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逆。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蕩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永粵于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于金湯之固。政有經矣。遂與王室。續冠侯藩。落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鐘銘刊五嶽之姿。實張勒巍然之山。未足網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實券中使則爲楚鐘也。

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眞稿舊存余家。其中改寘數處。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能庇一躬。曰生能瘖啞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束草附土之形。有司曰幾暴後暗嗚叱咤四字。無庸曰使風馳電擊。遂此嗚呼。凡定二十三字。書亦遒勁。時余家從祖倅鄭。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與蘇公手書並存惜哉。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宰執等臣上表云。臣等書傳之大者。必盡萬物之報。以稱其誠。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事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姒之德。仰稽太宗。前考興宮。宜昭揭于鴻名。以答揚于洪澤。臣中貫稱以來。輒宣遙遠。存長樂之鴻名。中興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書以體王居于宸極俾實執于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振萬世尊崇之事。茲猗令典。允屬盛時。伏惟皇帝遵

孝通于神明。要道形于德教。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抑畏小心。躬履帝王萬世之行。人無能而稱載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厚武之祥。丕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于母儀。成路寢之威。示日嚴于子道。臣等率籲衆志。懇歎一詞。爰稽合于前章。極崇施于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册以增華。鑾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壽。珮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示垂裕于無疆。益儲休於有奕。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尚羈虜庭。讀此真堪爲高廟泣下也。

雞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則兒童唱賣。以供祖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遙念墳壠。涕淚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時花濺淚。非虛語也。

頃從臨安得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册文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維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飭自朕心。叶于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千戶錢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豈夫纘社稷之勳。顯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舊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冀世之賚。錫冕輅車。更重策勳之禮。斯爲異數。尤屬真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璞。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册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宜服膺業。朕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兩紙。比從藏書家借對。缺紙皆然。卽館閣訂本亦復爾爾。不知當時校勘受賞纔緝者。得無愧乎。後從相國寺資聖門買得抄本。兩紙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架篋似爲生氣。及離亂南來。缺本且不可得矣。

東坡歐公集序云。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劉附司馬溫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臻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爲忠[illegible]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隨足。兩公之文。真不愧蘇劉序者也。

國朝自建隆至靖康。自建炎至乾道。大赦凡一百二十有三。恩洽率土。可謂至矣。嘗讀神宗卽位大赦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于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起訟獄。苟有詿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義。使吾號令不信于天下。其自今內外言事按察官。毋得

依前舉劾。且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知諫院司馬光上言。切惟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僚。糾擿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帝命光送詔于中書。

周顯德中許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爲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短分寸設柱。用七聲爲均。樂乃和。至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匣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爲之贊。其詞曰。有周有臣。嗣古成器。紘寫珮聲。柱分律位。俾授攸司。隱傳來世。上聖稽古。規庭昭祀。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鈎新芒。河龍獻勢。樂府增榮。乾靡俯賁。用協咸韶。永和天地。

元祐六年七月朔。皇帝既視文德朝。翰林學士拜疏於庭曰。陛下卽位。旌有德。褒有道。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藝文之士。欲以率教天下。甚盛夫。太學者。教化之原也。且先皇帝初斥三學。命增弟子至三千員。惟聖上幸照臨其宮。上以問丞相。丞相曰。學士議是。今歲服豐海內誠無事。而陛下聰明仁孝。好學出天性。不因是以風動四方。則事尚何可爲者。況祖宗之舊章皆在可考。請下有司討論以聞。制曰。可以議十月庚午。駕自景靈宮移仗謁孔子祠。入門降輦。步趨小次。由東階以升。奠爵再拜。禮官告禮成。然後退幸太學。御博士齋升堂。坐諸生兩廡下。乃命國子祭酒講書之無逸終篇。因而幸武成王廟而還。左丞相實從。於是率諸公賦詩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屬和。十二月。詩至太學。祭酒司業令其徒屬以牒之曰。此太平希闊盛事也。太學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傳之天下。爲稱。且屬格非序其本末。格非竊惟成周之隆。其人君起居動作之美。載于詩騷于樂者。多出于左右輔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慮。至設官而傳道之。不爲區區也。今丞相諸公賦詩與雅頌之作無異。祭酒欲傳之天下。與道王之德意無異。宜刻石不疑。元祐七年正月丁酉謹序。此李公格非筆也。諸公詩皆七言。以韋庠行王堂爲韻。賦詩諸公爲呂公大防、蘇公頌、韓公忠彥、蘇公轍、馮公京、王公巖叟、范公百祿、梁公燾、劉公奉世、顧公臨、李公之純、孫公升、馬公默、范公純禮、王公欽臣、孔公武仲、陳公軒、吳公安持、豐公稷、趙公挺之、李公師德、李公階、王公韶、許公彥、孫公覺、蔡公肇、周公知默、傅公楫、宋公彬、周宋公商、吳公師仁、張公教議、劉公符、陳公辯通、鄧公忠臣、李公格非。凡三十六人。

東坡謂食河豚值得一死。余過平江。姻家張諫院言。南來無他快事。祇學得手煮河豚耳。須臾烹煮。對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見顧。俱起延款。爲貓翻盆。犬復佐食。頃之貓犬皆死。幸矣哉。奪兩人于貓犬之口也。乃汴中食店以假河豚餉人。以今念之。亦是半死。

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載于此。曰。無棄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證恩怨。以名教衡書氣。便可扶持燕丹子。此荊軻事也。有燕丹而於有荊軻也。秦滅太[illegible]

燕怨太激。威怨相乳。所爲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爲荆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學亦不須斷。第不忍付之胥燭。而錄之以副子家卷軸。惜無作者姓名耳。

靖康巳亂。汴中家戶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盔。而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子是虜字。金飾更是金虜在門也。不三數年。而家戶被虜。王公被其酷尤甚。

政和四年。汝蔡有司上言。廸山巖石。往往採鑿多變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以供御用。時遣中使出採。粗者以供屏隔髹嵌。而晶瑩成形。巧絕天工者。蓋充諸內府矣。然此亦靖康預徵也。山者。以譬國家磐石之安。變爲瑪瑙者。馬爲南方火宿。國家以火德應之。瑙者惱也。變磐石之安爲火德憂惱也。

宣和三年二月。新鄭門官夫濬溝。從勔產朱婪墓外溝底。得一銅器如甕。兩旁有環。腹上有線。其色翡翠。間之以綠。其文曰。綏和元年。供工昌爲湯官造三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銷重六斤耳。漢權雖減。不宜如許。權知開封府王革上之內府。

花石綱百卉臻集。廣中美人蕉。大都不能過淮。所惟鄭皇后宅中。鮮茂倍常。盆盎溢坐。不獨過冬。更能作花。此亦后隨北狩。美人憔悴之應也。

先正有洛陽名園記。汴中園囿。亦以名勝當時。聊記於此。州南則玉津園。西去一丈佛園子。王太尉園。景初園。陳州門外園館最多。著稱者。奉靈園。靈嬉園。州東宋門外。麥家園。虹橋王家園。州北李駙馬園。西鄭門外下松園。王太宰園。蔡太師園。西水門外養種園。州西北有庶人園。城內有芳林園。同樂園。馬季良園。

其它不以名著。約百十不能悉記也。

王荆公字說序云。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爲也。其言甚佳。奈字說多出私智何耳。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棬柳爲圈。以相連鎖。百張百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名之。亦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若今禁中大婚百子帳。則以錦繡織成百小兒嬉戲狀。非若程說矣。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安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法之設。蓋厚于人倫。孝慈所生。實由乎天性。姻乃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雍熙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鬭。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爲其父母所訟。府上其獄。當抵死。宰相以爲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赦之。九重之上。乃能究極民情如此。

臨安有鸚鵡。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強闔棘。余不知其所自來。後得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攻常州。執其闔棘使趙仁澤以歸。見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強闔棘。宥之足以勸忠也。

遂以鄰附倒戈。歸於唐。故至今以爲美談。

皇朝玉牒。防于至道。所載自太祖太宗秦王以下。子孫凡六百六人。公主附之。書以銷金花白羅紙。黃金軸。銷金紅羅標帶。複以塗飾金匣。紅綿裹金鎖鑰。宗室始本支。次女氏。次始生。次宗婦。次宗女。次宮院。次官爵。次壽考。次賜賚。然秦王以下。太祖本支。第云同姓。惟太宗已來。稱宗室云。

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月食于夜。而草澤言食在晝。驗視如草澤言。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爲午正。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食三分。詔著作張嗣古監視渾儀秘丞朱欽則等覆驗。卒如大猷所言。史官乃抵罪。蓋自渡江後。曆差多矣。

范文正之同貫而失權于韓魏公。程伊川之端正而見詆于蘇子瞻。丁謂之小人而始薦于王元之。蔡京之姦邪。而見取于司馬溫公。李丞相之拮据于建炎。而有不展之嘆。韓蘄王之威宣于金虜。而有畏儒之譏。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訪經西域。興國五年。北天竺僧天息災與施護。各持梵筴來獻。及中天竺僧法天。有意翻譯。乃詔內侍鄭守鈞于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其東序爲潤文堂。西序爲正義堂。七年六月院成。召息災等三人入院。以所齎梵本各譯一經。命光祿卿湯悅。兵部郎中張洎潤色。法進等筆受綴文。慧達等證義。七月十二日。息災等各上新譯經二卷。詔鏤版入藏。自是取禁中梵筴藏錄未載者譯之。每歲誕節。五月一日。即獻新經。八年。改譯經院爲傳法院。又置印經

院。十月甲申。出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天禧五年十一月丁丑。以宰臣丁謂、王欽若爲譯經使。四年十二月丙子。夏竦上譯經音義七十卷。景祐二年九月。法護、惟淨以華梵對參爲天竺字源七卷。

册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撰自李維等六人。而寘定于楊億。其書止採六經、諸史、國語、國策、管、晏、孟、荀、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藝文類聚、初學等書。即如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擯不採。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晉宋書有索虜島夷之號。欲改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又如杜預以長曆推甲子多誤者。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詔。凡悖逆之事。不足爲訓者。删去之。復親覽摘其舛誤。多出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開卷皆常目所見。無罕覯異聞。不爲藝家所重。

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于外戚趙氏。洎長。因冒姓趙。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鄉有郭榮者。世爲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囚。必親沐之。盛月尤數。每誡其徒曰。人之麗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恤。則罪者何所赴愬耶。飲食湯劑必具。必加精潔。常爲其徒誨之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習法律。每有罪囚就戮。則爲之齋素禮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欲私釋也。取具去。乃祝之曰。若無辜我。願以具賭若也。坐罪後遇囚得報。必自免。其囚獄有疵禍者。盡以至誤于責。條令奏實以喻之也。不敢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焉。後慶年八十有二。無病而卒。其

子亨.宜三班借職.亨六子.洪.左藏庫副使.鍔、鐔、鐸.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銳並鄉薦開封.陰德有後乃如此.

轉運使盧之翰.爲李繼隆譯奏轉運乏糧.太宗怒.召中使.取之翰等三人首.時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犯顏力諍.之翰等得免.雖爲行軍副使.後之翰于都堂見錢.長揖不謝.呂丞相在坐.謂盧曰.君言樞相更生耶.盧大言曰.錢公此舉.使明主不拒諫.大臣敢直言.律法無枉濫.所當謝者在彼不在翰也.呂爲憮然.

太玄、極爲本朝儒傳詆議.然司馬溫公法之以著潛虛.邵康節傍闡揚雄太玄.不獨知曆法.且知曆理.

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權.去游于韓公之門.未幾.韓富不協.遷怒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于仇.或謂仇須面謝.仇曰.刺骨之恨.豈覿面可消.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短正人于君子之前.能不入于妒婦之儔乎.富公聞之.于是釋然.所謂難以情求.可以理諭也.第不弔韓公.至貽富公身後名累.

余嘗見太子玉册.用瑊玉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塡金.貫以金絲.藉以錦褥.盛以漆匣.裝以金華.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簡七十五枚.

黃氏日抄古今紀要逸編

黃震撰

序

南宋黃文潔先生。所傳古今紀要。自三皇迄宋。上下數千餘年。文約而義備。其閒天運否泰。人事得失。生民治亂。隆祚興廢之數。概可覩矣。迺撰次止及神宗。而徽、欽以後皆闕焉。豈所稱定、哀之閒微其詞耶。攷先生當度宗朝。以史館檢閱入對。目擊國家禍亂之兆。危在旦夕。而痛哭直陳。不避謫黜。蓋居其官則盡其職。道固如此。則徽、欽以後之無傳。自不同定、哀之例。其爲簡帙之散亡無疑也。吾友同亮。篤志好學。積有歲年。博通經史子集諸書。靡不究極。凡遇奇字疑義。必手自搜討註釋而後已。嘗得古人斷簡殘編。亦必珍而藏之。以備訂補。因出其先太僕公所抄理、度兩朝紀要。得之榮陽鄭氏者。授之梓人。而是編之散者以收。斷者以續。俾學者習其書而信其傳。抑可謂文潔之功臣矣。順哲宗以後。理、度以前。尚有徽、欽、高、孝、光、寧。未備。同亮心用爲怵。凡物必聚于所好。以同亮之篤志好學如是。吾知是編之散亡者。必將盡出。以續成東發之完書。而大慰同亮之積願。如豐城之劍。終必復合。余雖老而秉燭。且樂從同亮之後。爲之鼓舞而稱快焉矣。年家眷同學弟左臣黃頓首拜譔。

序

宋黃東發古今紀要第二十卷。明四明陳雙五太僕得之其鄉鄭千之所輯四明文獻。太僕子同亮。謀鋟板以廣其傳。此卷自前代葉文莊、邵宏齋。皆云未見。蓋逸編也。歷四百餘年。而後出人間。學者寶之。如天球琬琰。吁其難也。在昔先民之著述備矣。陵谷變遷。淪爲煨燼。而此獨從荒林破塚。蛛絲煤尾朋。拂拭出之。蓋所紀國運汙隆。人材臧否。抉發幽潛。破除回遹。可以興起百世。烱戒千秋。精神所注。不容遏抑。然非世之鴻生魁士。以網羅放失爲己任。安見其故漫漶磨滅也。使當日早有篤學好古如三君子者。到此書不待久而後出。然正惟其收之放失之餘也。故愈可矜貴。若徽、欽、高、孝、光、寧、六朝。授之以理。必不中闕。今尚未爲全書。然越數百年而有三君子矣。安知自此數百年中。不又有篤學好古如三君子者。舉其廢墜也耶。故錄其已得者。附諸黃氏日抄。而缺者。姑以俟諸異日。丁丑十月。客延平。發與同亮先生友。先生出此卷見示。因略敍簡端如右。東吳同學弟趙俞。書於毀江櫂。

黃氏日抄古今紀要逸編

宋　慈溪黃　震東發撰

本朝

理宗　初卽位。仍委彌遠。淵默十年無爲。彌遠殁。端平元年甲午。始親政。相鄭淸之。收召一時知名士。布之朝。號稱更化。然斥彌遠黨人雖盡。淸之開邊誤國。中外反益大耗。明年遂並相喬行簡。替又相崔與之。不至。又明年。因宗祀大雷雹。上乃罷淸之。獨相行簡。行簡得政。分邊防委李鳴復。分財用委余天錫。人猶惡焉。嘉熙三年。行簡請老。優以平章重事。而相李宗勉。宗勉淸儉有時名。中外方賀得人。未幾不幸以疾薨。越明年。歲在庚子。召都督史嵩之入相。嵩之尙權術。用濮斗南。劉晉之。而尤忌杜範之賢。淳祐四年甲辰。丁父憂。貪急遷移。朝專決之家。而留范鍾爲相。密賂以謀起復。徐元杰在經筵。首沮其議。上察注意杜範。俾比之司馬公。至是乃親擢範爲相。傾心委任之。時範已病。亦力疾思報。條革時弊。善類相慶。都人讙呼載道。天下方欣欣望太平。會範疾甚。爲相纔八十日薨。游似以謹愿繼之爲相。首置國用房。擬檢計財用出入。不果成。督相趙葵。不拜。但聽而淸之再相。自丁未迄辛亥。五年間。閹宦董宋臣之事。以黷貨壟探所親。又不止國事矣。至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相繼爲相。皆無能救其弊。方方叔子弟招權。誤用余晦帥蜀。殺王惟忠無罪。公論尤少之。潛雖素有才望。不喜任術。上不喜。獨惜惟槐淸勁有守。元鳳有度量。而太樸茂。引丁大全同列。爲大全孫侮而奪之位。斥辱士大夫。聚

羣小。措敘苛急如沸。又得狂。衣冠畢斷。皆懼。遇事率諂諛。天下目爲丁風。卒致己未秋。金兵偸渡。幾危社稷。以貶死。吳潛再相。金已渡江。上與共艱難拯危。而所用無一善類。事定。賈似道由督視入相。怨潛嘗欲置諸危地。潛亦以貶死。然天下冤之。似道旣殺潛。威福森嚴。自是專國柄。歷三朝。稱元老。自昇平章。而輸宰相爲之掌印。聚流俗工爲四六者。日夜歌功頌德。比之周公。以至亡身危國而不知。則又理宗後事矣。

○賈似道　始生之日。饋唐宰郭廬酉。以嗣賀之。序爵云。樓極于天。麟爵厥月。綠衣廊廟。昔無一品之會。參裴續山林。今有半閑之姬。且盡賈有所生母。朝命封兩國。賜號壽賢。而築新亭于葛嶺私第。扁曰半閑。故也。其詩聯云。日長門鎖。坐對南北峰之高。時游廟堂。盡付東西廳之刪。賈甚稱賞。遂除官告院。旣而詩客曰。此詞佳妥。特有著綠衣周公平。識者謂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謂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是豈較一品者。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志半閑者哉。東西廳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峰殆俗語耳。世一時偶阿其所好耶。詞云。擁書遣萬甘。灑遍宵新來喜。記覺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是。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天和天爵。不違人知。一片閒心鶴外。被乾坤繫定。虹玉腰閒。開閣舞遙。西風萬顆吹齊。鶴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個綠衣。○三月三臺頌庚申歲華坪之擁歸。亦乃舫齋名也。

理宗龍準龍顏。性天明達。表章正學。排闢異端。肆筆成章。嘗謂至理。三代以後帝王精學者。皆所不知。杜範淸苦忠愛。一念致寄焉。上所傾信。亦近代君、臣遇合之所未有。而天不慭遺。寂無他倚。以致國家卒權憸人之禍。尙忍言之。忍不言之。其致變之略有三。宰相也。臺諫也。邊閫也。宰相職在進賢退不肖以佐天子。而宰相非人。至以公朝之官爵爲私門之商貨。使傭價而得。布列中外者。皆奔兢取貨之小人。致變一也。臺諫職在爲天子耳目。以彈劾宰相之非才。而臺諫非人。至以公朝之執法爲私門之吠犬。使天子不得有爲。而一惟宰相之私。致變二也。邊閫職在與天子分閫而治。死守封疆。以長保塞上之安。而邊閫非人。至以三軍死生。國家安危所寄之地。爲承受中朝權貴。饜副人情。私鬻之奴僕。使邊防蕩然。敵至如入無人之境。致變三也。三者致變。而狄之變始烈。國家仁厚。社稷靈長。已三與狄爲鄰。契丹先嘗寇我。先滅。女眞繼嘗寇我。又滅。迨今韃靼始毒我尤甚。初韃靼與女眞同種。世隸屬之後。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眞。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尙能火食者。曰熟韃靼。其遠于漢。惟事射獵以爲食。逐水草以爲居。視草靑爲一歲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而今盛者曰黑韃靼。黑白初皆事女眞。黑韃靼至忒沒眞。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眞東北。金亮時與韃靼並爲邊患。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韃靼于是始大。而忒沒眞。爲韃靼始興之主。嘉定五年十一月。忒沒眞留大舍撒易。圍女眞于燕京。而身督三道兵。分取河東、河北、山東、三路。九十餘郡。數千里生靈。爲其殺戮殆盡。惟有大名、眞定、靑、鄆、邳、海、順、通州。堅守未破、六年二月。金兵四至燕京。乏糧餓死。亦十三四。女眞事之以少女乞和。韃靼退百十餘里。至居庸關。凡所掠三路少

莊男女數十萬盡殺之而去。是年五月。女眞避之。假息我舊京開封。七年七月。夏人遣使求我夾攻。蜀帥董居誼不之報。十月。女眞來督歲幣。十一月。遣苗子述與和。侍郎新編以下。與太學諸生。皆爭稱不可。眞德秀言。勢可以報。而反助之。皆不聽。八年。韃靼再南下。破燕京。破濟南。山東羣盜爲亂。女眞地勢益蹙。始謀窺我江淮。十年四月。寇京西。十二月。寇四川。十一年。李全據因亂。以山東歸我。十三年。夏人再謀夾攻。皆敗。自是無歲不入寇。西陷鳳州。及興元。中陷蘄、黃。東亦圍及滁、濠。李全時亦反噬。辛卯歲春。韃李其自斃。鄭損是歲方且棄蜀三關。國勢日益岌岌。柄國者惟務掩覆支持。外恃鎭靜。韃靼迫遷女眞至蔡州。遣使邀我夾攻。會舊相薨。新相鄭淸之銳意乘機。遣邊帥孟珙共滅之。韃靼歸我。俘獲。使爲太廟。以雪前恥。夫以我之積弱如此。韃靼之方强如彼。我因人之力如此。韃靼稱功于我如彼。使歸與交。猶慮後艱。淸之反背約。乘虛欲襲取其無人之地。以誇恢復。遂至趙范、趙葵、全子才、三帥凡三十萬。盡殲江南百餘年兵糧積聚。鬱散之北盡空。京、襄、四川。沿邊百郡盡失。此于致變之餘。又致寇一也。時元主兀窟解即試殺其弟斡嘆之子代立。韃靼于是再傳矣。去之三十五年。丁大全以狂怪當國。取貨袁玠。使守九江。玠取貨百姓。以償帥債。漁舟不勝其毒。一旦導北舟南來。致寇二也。時元主蒙哥又兀窟解弟鹿歸之子。韃靼于是三傳矣。初元舟之偸渡也。賈似道正董師江上。事急。嘗約元和。已而會曹世雄斷彼浮橋。蒙哥敗于合州。憤死軍中。寇鄂諸忽必烈急歸謀立。解圍去。似道因詭有再造之大功。掩匿約和之事。不復言。元遣使郝經來求如約。似道幽之眞州十四年。不報。元遂得歸曲于我。致寇三也。時元主忽必烈者。兀窟解之弟。闊出之子。于蒙哥爲從兄。始敗女眞。立年號。建官稱。韃靼于是四傳矣。致變三。致寇三。而又値韃靼之方强如此。國欲安得乎。理宗在位四十一年。嘗得皇子早薨。育潛邸母弟之子爲子。是爲度宗。

丞相

杜範　台州黃巖人。端平更化。初入朝首言。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方有淺不如舊之疑。其弊皆原于私之一字。而今吾君吾相。皆未免于私。上除公監察御史。劾江州守臣何炳。丞相私親也。疏留不行。公言一守臣之未黜。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廢陛下之旨不行。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淸之大怒。奏公粉飾搆陷。公言丞相之與臺諫。宜有尊卑。事關一體。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奬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未聞有諱言而含怒。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之。文彥博位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于夷簡、彥博。未能萬一。乃服牘讎讟。欲與臺諫爭勝負。因率合臺論其事。併論制閫詐謀罔上。淸之忿恚之。奪公言職。除太常寺少卿。公五乞歸。上皆不許。復除公殿中侍御史。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淸之挑權强敵。幾危宗社。及論其子弟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蜀帥趙彥吶喪師害國。貪饕。樞密院李鳴復交財莊奸。事未行。合臺與太學生交攻之。鳴復猶僥倖不肯去。公謂閉門使于班行手扞之。始出。公亦坐是再奪言職。除起居郎。公扁舟徑歸。尋差知寧國府。救荒。嘉熙四年。趣入朝。復言端平更化。相位非人。無能改于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汙穢。殆又甚焉。併陳當時宰執。與凡內

而百執事。外而邊帥守臣。偸惰苟安。徇私忘公之弊。忠憤感發。聞者歎慷。自是遇事。無不極言。洊藉二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先是當國者專權。同列但押敕尾。公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時相中嫉之。陽外示詭容。內甚忌之。劉漢弼入臺。劾右正言葉賁。賁亦繼劾漢弼。俱罷。獨賁猶關職。公言賁先被劾。已爲罪人。尙處臺諫之權。以爲報復之地。其罪尤重。而反寵之。遂復嵩之曰。濮斗南、劉晉之。小人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復置要地耶。嵩之滋不悅。械除晉之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公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公羞同列而自去。公即日竟出關。上遣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公會太學諸生伏闕留公。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嵩之乃急遣其客劉機密約晉之。擠併論公與鳴復。公始得遂其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拜公右丞相。中外驩呼相慶。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公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肅行百官常出于中書。二曰肅宮闈。謂宮府當同出于一體。三曰擇人材。謂當隨才授任。久于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官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五曰節財用。謂近自上始。而考封樁國用之出入。求驗筦楮幣之更變。且乞早定太子。凡內降盡封還。堂闕盡撥還吏部。上求治益急。命宰執各條政事。公條上十二事。皆當世要務。孟珙久擁兵上流。人疑其難制。公戒以同心徇國。毋以術相籠。珙感謝。願效死不辭。元兵大入五河。絕中流。奪舊檣。且以重兵繳合肥。冀必取壽春。公命維揚、鄂、諸、東西策應。元卒敗去。計功行賞。無不由當。軍士悅服。公孜孜謀國。雖疾疾不廢機務。爲相僅八十日。薨。年六十四。上震悼。輟朝。賜諡淸獻。公有奇資。以聖賢格言爲實踐。躬行。有田僅二頃。平生不增尺寸。寓廬僅庇風雨。自公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上亦嘗以司馬公目之。其後淸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節。賁育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爲休戚。得政未及盤旋。施設遽背。識與不識。皆相弔失聲。輀車所過。巷祭巷哭。其迹往往類司馬公。時司馬公承新法虐民之弊。可決裂變之。一旦公乘權臣壅壞風俗之弊。非一旦可變。此其效爲不同。然司馬公受知宣仁。公受知理皇。皆所謂千載一時。乃皆天奪之速。志士仁人。所爲掩卷於邑而不能已已者也。前乎公爲相者。李宗勉以淸儉名。後乎公爲相者。游似、董槐、程元鳳。皆世稱善類。其可相而竟不肯相者。是曰崔與之。

崔與之　廣州人。事寧朝。辟荆廣西。除害等寒不勝紀。遂帥淮東。首急邊防。浚濠廣十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瀦水爲限。期月河約。因濠陽山林。創五寨。結忠義。分繼揚兵。同習騎射。又欲募民爲萬弩社。時相不果行。李全來歸。公謂必有後憂。劉琸濟以密劄。取泗州大敗。致寇而欲和議。公謂不可行。時相皆不果從。以召還。會蜀亂。復帥成都。尋令鎭西蜀。先是州帥以不協敗。公至。勵以大義。將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安丙納韃、夏。合從之請。會攻秦、鞏。韃、夏與約不至。而我師敗。公至。諭以通使。當專介持書。不可輕兵從入。而韃、夏始不敢私有請。先是邊民歸附者。疑不敢納。公至。鐵板邊關。關論招納。金自是上下相疑。以至于亡。他如增馬價而馬政始舉。飭關隘而邊防始密。初至。即發數備諭萬。後至千餘萬。蜀知名士。無不薦。潰帥趙彥呐時最有名。公獨察其必誤事。屬時相勿用之。後

97A

彥吶竟亡蜀.終公在蜀.金不敢犯.後公以疾告歸.朝廷以鄭損代公.金諜知之.卽大入.公再爲一臨邊.金退.乃遷除禮部尚書.不拜.便道徑歸廣州.

理宗卽位.除帥長沙.辭.帥江南.辭.除吏部尚書.至親洒宸翰以趣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予祠亦辭.廣州軍亂.就除廣州.旣拜命.盜亦平.卽解印辭.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終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其家居祠廬.月財錢受數十千.自嘗領鄉郡.絕不復受.凡俸餘.皆以均親黨.致仕之歲.十月一日薨.遺戒不得作佛事.得壽八十有二.公之不作相.天下至今高之.公豈以不作相爲高者哉.天下安危.繫于邊蜀.或乃視爲貨賂交私之地.公帥淮帥蜀.皆獨盡心焉.而不得行.天下事已可知矣.及金滅.韃興.正國家當發危之日.反挑強敵.以開爭端.天下事又可知矣.尙何相爲.故傑然之材.惻然之心.超然之見.近世惟公一人而已.公豈得已而辭者哉.然則天下素所望其爲相者.眞德秀言論丰采.文行聲猷.獨重嘉定、寶紹間.僉謂用則卽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趣召至朝.正當時道升降安危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淸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淸之開邊地.建議御闕.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殿前諸軍.貰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闕延及州郡兵皆閧.自是軍政不復立.公知貢舉畢.復喧閧出院.除政府.未及拜.以疾終.又有將欲相之.而不及相者.袁甫端直廉靖.啟沃多裨政.立朝所値時相.皆鄉人.前後無一語阿私.于史彌遠則言其老當還政.于鄭淸之則言其崖危害民.于史嵩之則言其不可爲相.又嘗因邊遽條上十事.皆切時務.聞李宗勉薦爲相.上方欲相之.會以病終.

唐璘 威武古田人.擢監察御史.首疏言丞相鄭淸之.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納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盡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自註邪謀之說.論之難人.而世罕知其事.皆見蔣峴.尙書家子弟言.理宗丙申四月作瘧.飲砒霜水過多.致疾甚.汪之道有異謀.欲奉上爲太上皇.賈似道聞之.密告其姊貴妃.轉聞.上先事而逐之.或誅之.凡其黨.盡爲蔣峴以他事黜之.之道出入淸之相府最密.併疑及淸之.是年秋.宗祀雷變.并逐之.淸之未必知其謀.璘之論及此.亦風聞也.之道推議居婺州.終其身.上寬厚.亦終不加誅.○又彈鄭淸之妄庸誤國.縱其子世昌.移易公家五十萬緡.受殿帥王鑑十萬緡.彈鄭性之鄙而多私.黨庇姦庸.彈李鳴復.諸鄭損得戴.迎合鄭淸之.得擢臺端.交結史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彈鳴復.不行去國.璘遂七疏乞出而去.

王萬 婺州實婺人.除監察御史.會史嵩之自江右督師入相.萬直論其不可.不聽.出萬爲大理少卿.萬卽日具舟徑歸常熟縣寓舍.五得除.皆力辭.卒致其事.嵩之敗.上思其言.手詔褒之.賜田五百畝.錢五千緡.贍其家.

洪咨夔 臨安於潛人.除監察御史.擊逐史彌遠黨居多.會同臺王定.誣正人.劉[illegible]夔攻定.遂與定俱出臺.先是崔丞相帥淮帥蜀.皆辟與偕行.禮爲上賓.理宗立.入朝.言濟王之死.非陛下之心.當國者恚之.輪對又言.李全必有後患.蕩戡能.端平入見.會蔡州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爲盛事.以薦太廟.咨夔奏.寒灰而認殘骸.雖其無所用.其明.況與強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幽可移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嘉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慘端門受降之崇寧乎.咨夔在嘉定、寶、紹、不合.在端平又不合.業行旣高.又文足以達.故一日入臺.丰采震天下.時蔣重珍、王遂、郭磊卿.皆入臺有直聲.劉漢弼再入臺.攻史嵩之.直聲尤著.旣沒.上賜賻其家.加于王萬.且謚之曰忠.表其閭爲忠諫坊.凡皆臺諫之賢.臺諫國之紀綱.理宗能一一崇獎之.四十年之治.多繫其力.故敬歛其人如此.然臺諫爲天子斥逐權奸.使不得害于而國.倚專任臺諫之力也.臺諫爲權臣用.空其善類.使天子孤立而國以危.亦專任臺諫之弊也.臺與諫爲虛位.君子居之國之福.小人居之國之禍.小人十常八九.君子十無一二.二者之分.在爲天子用.及爲權臣用耳.故天子以親擢臺諫爲賢.宰相以不私薦臺諫爲賢.臺諫以不阿私宰相爲賢.臺諫官本九品借衫.一經親擢.卽權重宰相.國家立法.意果何在.柰何不問其人之賢否.而一切任之乎.不辨其言之是非.而一切從之乎.理宗于臺諫之非其人者.夜半片紙.時加斥逐.故終理宗世.國家無已甚之禍.其人不足以汙簡册.故不錄.在法臺諫不報謁士大夫.而近或遍驗邊閫監司郡守.皆使由獄私舉.以濁亂天下.在法臺諫避嫌鄉郡.而近或勸其鄉之郡縣長吏.使子弟僮僕.皆得橫行州縣.在法臺諫搏擊權奸.不毛舉細故.而近或聽游士要路之言.取縣令摭職.抑豪強正稅籍者.舉爲罷之.名曰月課.使人才摧折.根本大壞.窮民反代豪強納官.至于重輸白納.而無所訴.凡此三者.雖皆臺諫末流之弊.有能申明著之令甲.亦非小補云.

度宗 立十年.恭儉小心.委政宿輔賈似道.値年穀屢登.四方無虞.似道益以驕肆.違遠君父.養傲湖山.自號半閑老人.而遙制朝廷之命.不知皆天所以益其疾.咸淳十年甲戌七月.上崩.是年十二月.元兵北渡.國事遂至于不忍言.似道亦竄謫死矣.初似道恃其姊貴妃勢.游狎博戲.爲市井無賴.理宗知之不用.史巖之薦擬金部.以剗刷稱職.得爲京湖總領.京湖財賦淵藪.似道復倚勢.重催一二十年.已掇無納虛名之賦.至斬吉州都吏.又逼主管官死之.諸道官吏以性命故.破產倍償.賦益川湧山積.用以買譽游士.其有宰相度量.得帥兩淮.又得帥京湖.又得以宰執恩數.盡護諸道兵.己未秋.元兵初偷渡鄂渚.似道時以怯懼.置司漢陽.力求及治邊上下.理宗皇帝.每罪責之.賴印應飛守鄂渚.上則王堅守合州.下則史巖之守江州.前則向士璧守潭州.兵勢聯絡.咸權不至旁出.又賴曾世雄斷浮橋于涪州.使彼兵中斷.而元主蒙哥.爲王堅所挫辱.憤死.故我鄂州之圍.忽必烈者.蒙哥從兄也.聞之急歸.謀立.亦解圍去.方賈似道事急之際.嘗約議和.已而往來鄂州.與共守戰.嘗獲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議不言.而自詭再造之功.又得奏凱歸朝.正席廟堂.爲右丞相.爲平章重事.自此不復言兵.雖日聚險佞.歌頌太平.以實其欺.元遣使督和議.則幽之不報.將士定功江上者.陳乞功賞.則抑之不行.諸帥如曾世雄斷橋功第一.則忌其功.貶竄殺之.印應飛、向士璧.則竄以城守公費.皆殺之.史巖之諸舅也.

廢績之。王堅雖賞功召還。賞亦置之閑地。惟有呂文德爲之腹心。與之表裏相私。一切恣其橫。似道奮歷州賦官。中外孔眼洞知。纖悉富郡使資粱戶之。而取其賂。制司使淳護代之。而課其贓。淮東總司。利入甲諸路。使制司錄之。不從本司一宜。而盡能其利以入己。惟呂文德代爲京湖制總。備知其欺蔽首尾。故又一切恣其貪。文德起士寒。趙葵姑撫之爲將。似道始結之爲大將。沿邊數千里。皆歸其控制。所在將佐列戍。皆俾其親戚私人。累其官至保傅。換授北子師夔至法從。貴亦至矣。京湖兵在岳鄂王時。額三十萬。史嵩之初爲帥時。尚二十五萬。似道自爲帥時。尚二十萬。李芝庭自淮東爲帥時。尚十七萬。至文德。減至七萬。而掩取六十四州。發三十萬兵之賦入爲己有。又用私人藏埧者名總領。歲科降朝廷金帛錢楮三十萬。瓜分爲已私。以至寶貨充棟宇。產遍江淮。富亦極矣。擅分而言。何嘗大過。然文德愚鄙小民。不識字。每作斷。好無禮士大夫。似道既入相。文德自京湖口授人寫飄語罵似道。不敢怒。甚至初爲郡。不肯祠祭先聖。罵其不會教我識字。客將陳故典力請再三。而後從。性尤忌切而貪寶。初諸將既畫川文德私人。獨曾世雄、劉整才高不肯屈。劉整與曾世雄同斷橋功。成文德深忌之。似道奪其功以歸文德。貶世雄。移整瀘州。又使整之仇俞興帥蜀。整叛賊之將及也。大遣賂賈文德生朝。乘其閒。兩叛歸。爲元任貴圖江南。似道又棄建議。襄不必守。己未之警。有爲白劉謀棄襄者。上封以示似道。似道奏乘此棄之無傷。方似道至京湖。首取善守襄者高達。對其幕後。劉整因昭文德以玉帶給于我境白河關権場。築土牆以護商貨。且擇玉帶尤美者。繫使者腰以歸之。文德受其帶。又兼取使者帶。使盤得一夜築鹿門城。截我襄城于其城築之北。大發兵圍襄。似道除遣愛將范文虎。救襄。文虎尤愚鄙不才。買歌童舞女。縱歌于郢上。六年而不進。襄破散兵長驅。凡前將士之求賞不獲者。皆解體。時文德已死。文虎呂塒也。與師夔。盡帥沿邊將帥。凡呂之親戚私人。自大將夏貴、陳奕而下。皆降。似道復出視師。見其然。不敢發一矢而遁。國事遂有不忍言者矣。方無事時。嘗相葉夢鼎、江萬里、馬廷鸞。似道皆不與之權。權歸省吏翁應龍。除王爚知樞密院。將相之。爚不屑。微服泛海逃。夢鼎諸人亦恥之。稍久。輒力引去。至無官爲相。有陳合者。檢陳故事。淳熙間。相位嘗虛兩年有七月。似道大喜。相位遂久虛。而合以得峻擢。似道晚年。事皆仰成翁應龍。似道所欲。遂有臺諫不敢任責者。亦翁應龍爲疏藁。以付合臺。似道敗。應龍伏誅。凡倚似道取貨程樂者。皆誅之。

按東發黃公著續通鑑。其中興大要本李公心傳繫年錄。與朝野雜記、理、度兩朝。則公在史館。多得于見聞者。文約事詳。亦可謂良史矣。夫理宗以支庶入繼大統。四十餘年。君子小人更進迭用。治亂消長。固可爲當時之一慨矣。至于度宗十年之政。一則賈氏。二則賈氏。在朝之臣。無有以國事爲言者。襄陽被圍久。弗克救。北兵駸駸。近在江左。帝也迄罔聞知。賈使宮車晏駕少忍須臾。其不牽羊肉袒。爲燕雲之俘囚耶。何至于孤兒寡婦而始罹其禍哉。公之作此書。至賈氏既敗而終。其旨深思遠。可謂至矣。故其論宰相臺諫遺闕之弊入。所以致強敵之怨讎者。尤拳拳焉。夫公在咸淳輸論之際。其所見所聞知此。今之士大夫。處于垂亡之朝者。其所見所聞。當有甚焉。然夫社稷之亡。山河之異。

未及百年。殆無有今昔之異者。遺民之痛。其不至于慟哭而流涕者乎。昔孔子作春秋。昭、定、哀之間。多特筆。公于理、度兩朝。其致意于世道之終也深矣。斯其善學春秋者哉。固取而著之于此。以爲亡國之鑒。而其他有不能盡錄也。歲在庚戌三月十四日。榮陽生鄭眞識。

刻古今紀要逸編跋

東發先生黃氏日抄。合經史子集。凡九十七卷。自宋以來。通行天下矣。其古今紀要。起自三皇。至宋神宗止。卷凡十九。葉文莊云。古今紀要十九卷。當與曾先之史略竝傳。是文莊之所見者。亦止神宗也。及見祁宏齋宏簡錄序。則云黃震之斷寧、理二朝紀。多散佚不傳。文獻無徵。後之作者。有其志而不逮。悲夫悲夫。又知日抄之紀要。不止于神宗。宏齋亦付之無可如何矣。先大夫留心史志。蒐購遺書。鈔得鄭子之所輯四明文獻。內有東發兩朝紀要。余閱見狂喜。天下固有湮沒數百年。而一旦復出者乎。非有鄭榮陽之稽古采蒐。先大夫之好學廣搜。則此卷亦終于銷滅矣。獨是神宗以後。尚有徽、欽、高、孝、光、寧、六朝。不知榮陽何以弗錄。豈東發所紀。原闕是六朝乎。抑紀之而散佚。即榮陽亦未得見乎。是未可知也。顧即此卷而讀。信其目多足補宋史之闕文。真赤水之遺珠也。安可使其已獲而再墜乎。此後學之責也。因付梓人。公諸海宇。甬東後學陳自舜同亮甫謹識。

道山清話

撰人未詳

道山清話

李常爲言官，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且言安石進非善勝，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爲詭計，思以口舌以文厥過，以公論同乎流俗，以憂國爲震驚朕師，以百姓愁歎爲出自兼并之言，以鄉士僉議爲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據，傳會其說，且言理財用而不由仁與義，不上匱則下窮矣。臣自知朝夕竄斥，不復開緘閉之口，吐將腐之舌，爲陛下反覆道之。凡數千言。上覽之，驚歎再三，撫案曰：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從前無臣僚說得如此分明，待便爲施行。明日安石登對，神宗正色視安石，昨覽李常奏，豈不誤他百姓。安石垂頭低手，作怠慢之狀，笑而不對。神宗愈怒，遂再問之。安石略陳數語，人不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連點頭曰：極是極是。常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後對人言，不知安石有甚狐媚厭偶之術。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唯埋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摒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者流。故修養之人多叩齒不闕，以是爲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非禮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當時改太一基爲基，至今因之不改，何也。予嘗兩入文字不報。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於所居壁間，予因問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史

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爲名，圖之信然。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媟瀆，得其中者鮮矣。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甎甓。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罷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黜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石，蠶尾金鉤摧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況復斷裁代甎甓，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泥吁可惜。

斯舉，黃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頎，字頎之，後名頡之。黃庭堅魯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或犯公家諱字爾。（遵自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帥陝西，擢樞密副使。）

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子瞻嘗言，韓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要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開門納中使。

王陶爲中丞，劾韓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負芒刺之語。參政吳奎言：不押班蓋已久來相承，豈成廢禮，非始於二人。陶以業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用背負芒刺跋扈之語。且言陶天資險薄，市井小人，巧詐翻覆，情態萬狀。邵安簡亢反攻奎，言陰陽不利，咎由執政。奎乃言由陶所致，所言顛錯，奎遂罷。

魏公一日至儀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焉。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見尚書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言奸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神宗乃遣一二內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止。予謂縱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於上前。劉貢父嘗對人言：內官如聽得，只道是尋常文談。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他人緩急怎生倚仗。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柏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誤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韓持國爲人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玉汝、子華譏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也。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

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內侍諭皇后貴妃。使閉閣勿出。后聽命不出。貴妃乃徑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獨梁相適厲聲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釁隙。梁莊肅曰。此易屈爾。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今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故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傷官吏者。至自爇其所居。能免者紛然。時邵安簡爲提點府界縣鎭公事。廉得其事。適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勿坐。自是絕無遺火者。遂著爲令。

仁宗時。王文正公爲諫官。因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三百貫。令即今便般出內東門。文正謂不須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見渠泣不忍去。則朕決不能去之。既而上即閱說漢唐間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恩意乘喜見于色。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蓋臣論列尙美人。上曰。隨即斥去矣。豈容其尙在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盛矣哉。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沖長嘯激淸風。志若無東吳也。

予一日在陝府官次年見一官員與人語話。因及守將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將奮髯抵掌厲聲之狀。次又作孔目官鼻擺鞠躬請罪。至於舉傳呼杖直之聲。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帶在衆中坐。忽叱曰。是何輕薄舉止。一坐驚笑。後問知是蘇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講筵言及前代宮室多尙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亦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止欲涉歷黃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尙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只消盡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呂相公甚次第好。

微仲爲人。剛而有守。正而不他。輔相泰陵八年。朝野安靜。宣仁聖烈上仙。因爲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觀文知潁昌。時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以李之純爲中司。來之邵、楊畏、虞策爲諫官。范祖禹、俞執中、呂希純、吳安詩。或主誥命。或主封駁。皆附會風旨。以濟其欲。時監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張商英連上疏交攻之。微仲遂落職。猶知隨州。秩等攻之不已。至循州安置。未踰嶺而卒。人頗冤之。

程伊川嘗言醫家有四體不仁之說。其言最近理。下得仁字極好。

館中一日會茶。有一新進曰。退之詩太孟浪。時貢父偶在座。厲聲問曰。風約一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閒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塗。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常秩之學。尤長於春秋。或問秩孫復之學何如。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有誅。大不近人情矣。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論其不可。恐官司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實之言既不降出。憤憊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錢兒磬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時。韓子華爲中丞。劾奏宰臣富弼。人言張茂先爲先帝子。而弼引爲管軍。鄭公丙罷。子華亦待罪。仍牒閤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參。今中書密同議。以爲管軍人無開言。肆欲以危言中傷大臣。罪既無根。徒搖衆聽。緣釋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官。於是子華削職知蔡州。子方亦請外知荊南。敕過門下。何郯知封駁事。封還子方乃留。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刃。尙或可拒。以詛則其可免乎。竟殺之。

張堯佐以退戚之故。復除宣徽使。唐質肅時爲御史裏行。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求自貶不報。於

是勤宰相并言事官。皆附會緘默。乃又援致舊臣。帝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子方猶立殿上。梁莊肅爲樞副曰。宰相豈御史薦耶。叱使下殿。殿上莫不驚愕相視。於是貶春州別駕。又改英州。宰相諫官。明日亦皆罷逐。

眞宗不豫。荆王因問疾。留宿禁中。宰執亦以漸顧內宿。時御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服藥。爾豈敢近木匣子高聲。以手中熟水潑之。從吉者自言與李文定是族人。仁宗既即位。從吉使其徒。乘間言於上曰。頃時先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執恐有異謀。因八大王取金盂熟水。李迪以藥箸攪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藥。即時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見盂中熱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渲筆在熟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纔到禁中。便要出去。却是孃孃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即去。直是無此事。必是李從吉硬使爾來說。上即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余少時嘗與文潛在館中。因看摘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度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偶觀子姪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做可及第。自此當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秦觀南遷。行次郴道。遇雨。有老僕滕貴者。久在少游家。隨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蹣跚策杖而至。視少游歎曰。學士學士。他們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們。波波地打閑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不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一笑也。

子瞻愛杜牧之華淸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因其人於獄。具奏于朝。上覽其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即令釋之。後其兵輒死。上頗疑焉。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也。又從而禁繫。安得不死。又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輒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

元符三年。立賢妃劉氏爲后。鄒至完上疏言不當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言曰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僚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効。難以責人。先帝在位。勵以二帝三王爲法。今陛下爲五伯之所不爲者。哲宗覽至此。震怒。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除名勒停新州羈管。

當時人見至完之貶大駭。而未見其疏。遂有士人僞爲之者。不樂至完者錄其僞本以進。有商王受紂之語。言至完外以此本播示於人以邀名。其實非也。上愈怒。故行遣至完者所往來之人甚衆。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白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飧。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紆愛之。每對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嘗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也。嘗阻雨衡山尉廳。偶然無事。信筆戲書爾。寥以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有是理。便如此點鐵。

人問鄒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胸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此亦未爲害。但疑心既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椅欄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實親見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嘗作亥卯未脾臄。又作未酉亥脾臄。寥皆得享之。

王沂公每見子姪語話舉人鄉音。及教人舉止。必痛抑之。且曰。不成登對後亦如此。

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即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問。亦不病酒。亦無倦色。

老蘇初出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略。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著物。見客處有數胡床。每暑月蒸濕時。其餘客所坐者。背所著處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公所著衣服。每易以瀚濯。並無垢膩。擬鞾雖敝。亦皆潔白。子弟嘗窺中。皆坐草鞾墩子。或杌子。初無有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飾邊幅。其衣巾常粲粲然。公未嘗以目視之。每遇筵會。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待其飲盡而後已。惟勸至此幕客。一舉而退。然此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潔其服而進。予每舉此以戒吾家子姪。

王荆公謝公墩詩云。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奧。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蔌。貢父云。不成語。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著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之。

一日有客問公。何爲不重黃庭堅。公曰。魯直一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聞庭堅學佛有得

吾公曰道箇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舉得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晏文獻公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先字子野能爲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爲之詞其後王夫人寖不容公卽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爲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名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爲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游豫奢侈非特不爲亦不暇爲也蓋北有狂虜西有黠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嘗一日不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比之漢唐最爲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爲外備則可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聯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園人能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石曼卿一日在李駙馬家見楊大年寫絕句詩一首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後書義山二字曼卿笑云莫是沒這般文章遂去義山字書其牓曰牧之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此詩佳甚但頗費解說

熙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徒憚跖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逃禍以偸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獻可之論可謂至矣

周穜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誤觸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剃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幞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推行遣又言一日輔臣奏前論事甚久上忽顧一小黃門附耳與語小黃門者既去頃之復來亦附耳而奏上忽艴然而興俄聞御屏後小儒嘏之聲突作須臾卽止上復出一黃門抱上御椅子再端拱而坐直待奏事畢乃退太皇亦顧上笑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鄉人也以詩爲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頸聯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爲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遂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烘然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其譏己也頗不樂

熙寧中有蔣華山陳瓘者博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鄉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對便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議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戰乃趦趄鼻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臨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束帛令還山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寖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尚見其他小說往往互見今皆爲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則知國初時有張佖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佖在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佖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佖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菲薄而彼

更以爲美矣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時直入其家佖方對客飯於是卽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羹仍皆麤疊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家佖三子登之、皇之、查之皆嘗爲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唐子方爲人剛直既參大政與介甫議事每不協嘗與介甫議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免死爭於裕陵之前介甫強辨上主其議子方不勝憤懣對上詆斥介甫曰安石行乖學僻其實不曉事今與之造化之柄其誤天下蒼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遺直職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病革車駕幸其第以臨問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壞却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及焉又幸其第見其貌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爲國砥柱八字印以御寶下有昭陵御押字予嘗親揖見焉其家傳有云子方一日見介甫歸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爲官止是作業吏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將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倡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祐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既而有僧問話云太皇今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人莫不稱歎於戲太皇之盛德眞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眾之無所見。去寺遠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嘗聞祖父言。每歲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東嶽祠下。謂之朝拜。嘉祐八年。祖父適以是日至祠下。言其日風寒已如深冬時。至明日。地皆結冰。寒甚。幾欲裂面墮指。人皆閉戶。道無行迹。日欲入。忽聞傳呼之聲。自南而北。儀衛雄甚。近道人家。有自戶牖潛窺者。見馬高數尺。甲士皆不類常人。繖扇車乘。皆如今乘輿行幸。望廟門而入。廟之重門皆洞開。異香載路。有丈夫絳袍幞頭。坐黃屋之下。亦微聞警蹕之聲。亦有言去朝真君回來。又有云真君已歸。皆相顧合掌。中夜方不聞人語。又明日。天氣復溫。皆揮扇而行。後數日。方聞昭陵其日升遐。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閱。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今上初登極。羣臣班列在庭。忽一朝士大叫數聲。仆地不知人。扶未出殿門。氣已絕。

予頃時於陳蔡間。舍於道旅。因步行田間。有村學究教授二三小兒。閑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為兩段。其一塗汙已不可識。問其何所自得。曰。吾家敗籠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夾中取二三十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牋所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嘗為大官。吾父罷官歸。死于此。吾時年幼。養於近村學究家。今從而李姓。然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窗用了。會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塗。不及再往。至今為恨也。

先公嘗言。頃見李公擇云。曾於高郵道上。時正午暑。見臨清流有竹籬茆屋。望之極雅潔。前有脩竹長松。二道士臨流奕棋於松陰間。其一疎髯秀目。其一美少年。肌體如玉。見公擇來。皆欣然。然與之語。則凡俗鄙俚。入其茅屋下。往往堆積叢結缾缶之類。觀其疑處穢汙。如傭肆然。忽問予能飲否。予曰。粗能之。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既而酒如米泔。且將臭敗。於樹間摘小毛桃子數枚置案上。予疑其仙也。乃危坐斂衽。滿引不敢辭。其盛酒物。乃一大盆。飲於破陶器中。徐顧予僕曰。此人亦得。乃與之酒一陶器。二道士先醉。長嘯而入。予益疑焉。既別。散步里許。詢道旁人家。曰。二人者。里胥之子也。在城中出家。今其父死。歸謀還俗而分其家財耳。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邇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恆產。讀為常。上微笑曰。又卻避此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諱經。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為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舊例。講讀官坐而講讀。別置書案於御案上。仁宗忽一日講讀。官已班立。俟上出。久之。忽有內侍官自御屏後出。大聲曰。有聖旨。今後講讀官起立御案前講讀。自是遂為定制。至神宗朝。王安石為侍讀。以言道之所存。請復賜坐。有旨下禮官議。韓維以謂當賜坐。劉攽以謂不可。紛爭不已。議於上前。維曰。今有時禁中宣長老說法。猶陞高踞坐。吾儕講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曰。彼髡徒何知。自是朝廷不約束耳。維讀聖人書。乃亦欲如彼髡無君臣上下乎。安石非為道。為己重耳。於是安石之請不行。至元祐初。程頤復請坐講。太皇曰。皇帝幼沖。豈可先教改前人制度。有旨令不得行。

今皇帝即位之明年。范純仁卒。其遺表有曰。伏願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正邪之歸。搜抉幽隱以盡才人。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毋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敍。尚使存沒猶玷瑕疵。又復不解羈縶之嚴。幾空幫獄之積。有墟不守。得地雖耕。凡此數端。願留聖慮。此李之儀端叔之文也。上令大書此表。留禁中。京惇由是再貶常州司戶。端叔後坐黨籍。終身廢棄。

黃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為承天寺藏記。

張舜民郴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嘗白骨似山沙似雪之詩。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登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因。哲宗至於失聲而哭。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開五丈河。數處決潰湧起。亦有聲如潮水高丈餘。數日而止。

富丞相一日於墳寺齋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彥國壞了幾箇。才度得一箇。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語。往往獎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數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為當。

趙悅道罷政閑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卻與閑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皇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為通。士人謂閽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尋常來相見者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士人者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為笑。

元祐五年。先公為契丹賀正使。虜主問范純仁今在朝否。先公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又問何故出外。先公云。純仁病足。不能拜。暫令補外養病爾。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先公云。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補。乃咨嗟曰。朝廷想見闕人。先公曰。見不住召用舊人。先是虜主聞先公言。純仁以足疾外補。乃回顧近立之人微笑。先公既北歸。不敢以是載於語錄。皆因便殿奏陳。上微語曰。因通書說與純仁著。未幾。先公捐舍。八年。純仁再入相。上首以此告之。且曰。曾令李某通書說。純仁曰。不曾得書。

頃時都下有一賣槳老翁。自言少時嘗爲尚書省中門子。門旁有土地廟。相傳爲大將軍廟。靈驗如響。廟有斷碑。題額篆漢大將軍王公之碑。龕在壁間。堂後官香燭牲酒無虛日。亦嘗及問者。每有一除拜。必先示朕兆。一夜。聞羣鬼聚語。或哭或笑。或曰。他遜既當除。只得此來。怎奈何朝廷去取。一曰。社稷如此。又待如何。其一曰。改東作西。幾時定疊。至曉方不聞聲。不數日。果有拜相者。

元祐五年。文太師自平章軍國重事。致政而去。初潞公再入。劉摯於簾前言王同老所入劄子。皆文彥博教之。乞行下史官改正。宣仁曰。此大不然也。吾於此事熟知之矣。仁宗時。乞立英宗爲嗣者。文太師也。後策立英宗者。韓相公也。功不相掩。不須改史。宣仁既退。歎曰。劉左丞辜是好人。何故如此。摯既相。故潞公力求退。簾既入。御批紙背有云。昔聲不遐。倘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時陪親祀之勞。勿以進退之殊云云。後學士院入此五句。下添而廢謀猷之告。潞公年九十二。至紹聖五年卒。公逮事四朝。七換節鉞。爲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知永興大名秦州者再。兩以太師致仕。五判河南。出將入相者五十餘年。可謂功德兼美。既而黨論興。無所不有矣。

華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華老作家廟記自辯。劉器之爲其集之序。

建中靖國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誦法華經。晝夜不停聲。雖大雨雪亦然。行步極緩。問之不應。招之不來。有人隨其後。行亦無止宿處。每誦數十句。即長歎一聲曰。怎奈何。無人知者。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見。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公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或問范堯仁何以不信佛。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嘗問溫公。外議說陳升之如何。溫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如何。溫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拗強似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溫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箇陝西人。一箇福建子。怎生廝合得著。

趙先生。蔡州人。後往來無定。蘇子由諸公極愛重之。嘗言人將發。不惟門戶有旺相。視僕吏輩亦可知。洛中士大夫家僕吏。往往皆官樣。吾嘗觀主人將興。其僕吏輩必氣宇軒昂。仍忠勤不爲過。主人將替。僕吏輩縱不偷饞。便一身疵病。周世宗與本朝藝祖方潛龍時。識者識其門下人。皆是節度使。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寶驗長老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趺坐。命長老合眼正念。入觀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者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悸之狀。人問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橋側銀鋪李員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死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京師慈雲寺有發玉講師者。有道行。每爲人誦梵網經。及講說因緣。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與趙先生同在王聖美家。其僧方講說。趙謂僧曰。立爾後者何人。僧回顧。愕然者久之。自是僧頗更修謹。除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聞命即往。一錢亦不受。

熙寧壬子九月。華山阜頭崩。聲震數十里。西嶽祠門戶皆震動。鐘鼓成聲。陷千餘家。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百八十尺。

今宣德門即正陽門。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今得七十年。民間但呼正陽門也。

明肅既上賓。時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軍國大事內中商量。閤門促百官班賀皇后。時蔡齊爲中丞。厲聲叱曰。誰命汝來。不得追班。閤門吏皇懼而退。既而執政入奏。今皇帝二十四歲。何必更煩太后垂簾。豈有女后相繼之理。議未定。御史龐籍奏言。適已將垂簾儀焚了矣。敢有異議。請取旨斬于庭。左右震慄。后自屏後曰。此間無固必。於是刪去遺誥中內中與皇太后商量一節。當時倉卒中。蓋自蔡齊先發之。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諢。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程頤一日在講筵曰。聞有旨召江西僧元某。不知何爲。泰陵曰。聞其有禪學。故召來。欲一見之。頤曰。臣所講者。君臣父子仁義道德性命之說。盡在此矣。不省陛下以何爲禪也。上不語。頤又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元某之名。如何得達。上復不語。既罷講。頤即移書兩省諫拔。謂豈可坐視而不救。不惟負兩宮之委任。抑且負先帝之厚恩。於是頤稱病在假。太皇夜遣使至頤家。密傳旨云。皇帝既服不是。說書且看先朝面。明日早參。既朝參。又明日當講。既講畢欲退。一中官附耳密奏數語。上曰。風露早寒。可共飲蘇合酒一杯。酒未至。上曰。前日召江西僧。何益於治道。已令更不施行。頤曰。人主好佛。未有不爲國家之害。陛下知之。社稷幸甚。越數日。又因講次。頤復奏陳曰。梁武帝英偉之姿。化家爲國。史稱其生知淳孝。篤學勤政。誠有之。終其身無他過。止緣好佛一事。家破國亡。身自餓死。子孫皆爲侯景殺戮俱盡。可不深戒。上曰。前日江西召禪僧。已曾說與卿。更不施行。頤曰。願陛下取梁武帝紀一看。不然。臣嘗撫其要而上之。上曰。想是如此。卿必不妄言。

近侍一從官。其父本胥也。歷典大藩府。其治刻木猶極嚴。少有過舉即譴配。親舊有勉之者。則曰。吾豈不知。但吾爲民父母之官。豈可見病民者坐視而不治也。其爲郡。所至有聲。其父年九十二方卒。官封至宣奉大夫。

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之句。膾炙人口。又有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風弄鞦韆影之詞。人目爲張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親妹也。祖遜因是而貴。太宗朝爲樞密副使。子野生貴家。刻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爲鹿邑縣以死。歐陽永叔雅敬重之。嘗言與其同飲酒酣、衆客或歌或呼起舞。子野獨退然其間。不勝聲氣。當時皆稱爲長者。今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公爲其墓銘。

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庭堅一日過范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讙呼。只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神宗一日在講筵。旣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數日前因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往見曾子固家有五代政要一百卷。令人家難得之。頗恨無筆力傳寫。嘗愛世宗自改賜江南書。有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語意雄偉。眞得帝王大體。蓋是圖王欲創霸業。求援師也。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也。旣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庶舉闔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錢穆父嘗言。頃在館中。有同僚曹姓者。本醫家子。夤緣入館閣。不識字。且多犯人。錢一日因誦子瞻詩。曹嘆然曰。每見諸公喜此人。不知何謂。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詩。皆疊用韻。全不成語言。錢恐人作僞。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少陵八仙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喫棒。一日。諸公過其家。觀其所藏書畫。其家多貨。雖眞贋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寫法華經。褚河南寫閑居賦蘭亭。云其父得於天上。蓋竊貨之物也。諸公愛玩。不能去手。又有閻立本粉畫羅漢橫軸。上各有贊。字並皆眞楷可喜。乃唐時帝王御製。不知何帝所作。皆有小長印御製之寶。兩頭皆尖。如橄欖核狀。外標首題云。應眞橫軸。曹謂坐客何故爲應眞。或對曰。眞卽羅漢也。曹曰。好好地閣甚謎。遂命易去。自題云。十八大阿羅漢。或言應眞橫軸四字。亦是名人書。

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曾八百見其父。因謂之曰。上界有眞人當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貧。臨淄公旣顯。其季弟潁。自幼亦如臨淄公警悟。章聖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潁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其家人驚遽呼不應。乃破壁而入。則已蛻去。案上有紙大

書小詩二首。一云。兒也錯到底。猶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却早歸來。一云。江外三十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歲也。章聖御篆神仙晏潁四字。賜其家。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返。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疑。丈人尙自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旣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秦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時。營妓皆在後圃賞酒。相與至筵前聲喏。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作皇懼之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艣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旣而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輒簉賓筵。詆釋氏爲妖胡。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每會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

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云白墮旣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厮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去失酒器之類。旣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坐皆絕倒。

劉貢父平生不會饒人。長短人有不韙。必當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服之。

黃魯直嘗云。高祖紀恐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切。孟堅不必解說。彼言奴來切者。三足鼈也。徐浩詩法。士乏瓌能。却在來字韻押。乃是僧似鱉爾。

予嘗見蘇子瞻一帖云。歲行盡。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青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一日。對貢父舉此。貢父云。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黃育、字和叔。魯直叔父也。爲童兒時。其伯氏長善。將諸兒出行。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日在雨落。翁婆相撲。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也。時年七歲矣。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爲不出庫。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閴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瓶。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窗紙云。賴非甚遠我非陶。何事窗間酒一瓢。僧對避人聊自醉。臥看風

竹影道藏。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留字黏於狀前。訴于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某人鞫之。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即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張子顏少卿。晚年嘗目前見白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時泰陵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脈。聖體極康寧。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顏一日從壽卿求脈。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授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嘗盡。却以示報。既數日。覗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爲肺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當愈也。子顏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脈如何。壽卿曰。再得春氣。脈當絕。雖司命無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泰陵晏駕。壽卿後入華山。年已八十餘矣。

哲陵上仙之日。金陵城外有人聞數千百人吹簫聲。自空中過。久之方寂然。

崇寧改元之明年。蔡丞相既還左揆。首令議天下州縣皆建佛刹。以崇寧爲額。時石豫爲中丞。其門人陳確。賢士也。夜過豫。間豫曰。中丞豈可坐視。豫曰。少待數日。看行與不行。未幾。豫招確謂之曰。前夕之言。今早已納劄子矣。上甚喜。乃是乞昭州郡仍置崇寧觀。

崇寧三年四月。大內火。宰輔請以司馬光等三百九人姓名。大書刻石於文德殿門。謂之元祐黨人。凡元符三年應詔直言人爲邪等。附黨籍於刑部。云以禳火災。其年罷科舉。頒三舍法於天下。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翔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四年正月。元度引兄嫌。以資政知河南府。發軍塞道。凡三日始見。絕賓客。然後得行。禁中給賜之人。絡繹於路。觀者榮之。

明年。彗星見。其長亘天。禁中牕戶洞明。與其他處不同。連夜詔毀文德殿門石籍。宮門方開。有旨取刑部籍入。或云亦焚之。

後跋語

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噫老矣。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暐書。

四庫全書提要

道山清話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說郛摘其數條刻之。題曰宋王暐。案書末有暐跋語云。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秘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鈔藏示子孫。後題建炎四年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暐書。則撰此書者乃暐之祖。非暐也。周煇清波雜志稱成都富春坊火詩。乃洛中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亦不言其姓氏。書中紀元祐五年其父爲賀遼國正旦使。論范純仁、呂公著事。歸奏哲宗。哲宗命寄書純仁。後純仁再相。哲宗問曾見李某書否。則撰此書者李姓。非王姓也。然考李燾通鑑長編。是年八月庚戌。命吏部郎中蘇注、戶部郎中劉昱爲正旦使。供備庫使郭宗顏、西京左藏庫副使畢可濟副之。後郭宗顏病。改遣西頭供奉官閣門陸孝立。無李姓者在其閒。而所稱去年范純仁出守潁昌。呂公著卒於位事。考二人本傳。實均在元祐四年。則五年字又不誤。不審其何故也。或蘇字劉字傳寫誤爲李歟。所記終於崇寧五年。則成書當在徽宗時。書中頗詆王安石之姦。於伊川程子及劉摯亦不甚滿。惟記蘇黃晁張交際議論特詳。其爲蜀黨中人。固灼然可見矣。其書皆記當代雜事。王士禎居易錄嘗譏其誤以兩張先爲一。今考歐陽脩集張子野墓誌銘。蘇軾集張子野詩集跋及定風波引。士禎之說信然。又所記陳彭年對眞宗墨智墨允出春秋少陽事。稱上令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云云。其說頗誣。案春秋

少陽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彭年安得見之。宋秘閣又何自有之。今考皇侃論語疏、陸德明經典釋文、邢昺論語疏。皆引春秋少陽此條。其時尚未有邢疏。彭年所舉。非陸氏書則皇氏書耳。是則傳聞者失實。此書因而誤載也。

萬柳溪邊舊話

尤玘撰

萬柳溪邊舊話

宋　知非子尤　玘君玉撰

門人張雨書諱

始遷祖贈待制公（諱叔保）自晉江避難入吳。往來吳中諸郡。未有定處。皆同王樞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壯繆侯祠中。以卜居求夢。夜夢侯手賜錫器。器中書一歲字。覺以告康靖。康靖曰。器者皿也。皿上著一歲字。錫者、常之西南有錫山。神明賜公錫器。意者俾公居無錫。而子孫盛乎。始祖遂領神意。定居錫之許舍山中。（文獻案毘陵志許舍在無錫縣西南六十里開化鄉二十七都）命子孫世世奉壯繆侯香火。

待制公徒手入吳。以正直名世。搢紳多厚遇之。性拔穎。善書。尤長方丈扁額字。間以繪畫自娛。求者必厚價。然後落筆。故晚年頗饒於財。園亭池館。為一時絕勝。

許舍山中祖基。乃買江氏敝居而新之者也。東偏構廳三間。壯偉高敞。手蒔梅四十二樹環遶之。待制公善書。書環玉堂三字於梁間。後文獻公（諱輝〇文藻案通志無輝名毘陵志有之）於紹聖元年畢漸榜登第。四十二歲而入玉堂。四十二樹之兆也。（事詳居墓志中文獻公生宋神宗熙寧七年八月朔日）

待制公嘗游福勝禪寺。少飲即醉。午睡一竹榻。既覺。有長眉老僧坐其傍。告公曰。吾居鳳凰山。禪定百年。傳先師相氣之法。見先生左鼻氣如松。右鼻氣如蟹。此身後清貴。永永留名。子孫貴盛。罕有其比。但不及親見之耳。相與結納而別。後果如老僧之言。今公不遷之祠扁曰松堂。蓋自定也。

許舍山多許氏。（文藻案毘陵志云許舍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蓋華嶺精為深谷梁荷待制墓許顯模德之施侍郎洞尤紹鄉墓卜居焉〇又案前云許舍在縣西南六十里此云山在西南二十五里。殆山近而鄉遠也。卜居不始於衰志特舉其最著耳。）有修吾先生精於禮樂。文獻公師事之。先生即選為長婿。愛同諸子。公後與修吾長子少卿公德之同年舉進士。又與德之相繼拜司封郎中。人以為奇。

許舍山深多虎。童男女晝亦不敢出戶。待制公憂之。乃命蒼頭拾楝子數十斛。預作大繩。以楝子置繩股中。埋於山之四圍。不四五年。楝樹長大如城。闔山中人號為楝城。相與出貲造四門於四方。曉開夜閉。虎遂不敢逾城而入。山中人德公。世世尸祝之焉。

關侯祠凡三易。後定築於背楓巖下。祠後潭水清澈可愛。另立一方亭對潭。扁曰雲開亭。題兩邊柱曰。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皆待制公手筆。待制公奉關侯不異祖先。朔望必拜。餘日隔三五日必來灑掃庭。拂培灌竹木。故竹木比他山鮮更森蔚可愛。春秋多游人。亦有遊關侯香者。待制公晚年畏寒。恒於出戶。已經一月不入祠。一日微霽中肩輿而來。以塵拂侯像之塵。侯兩頰若有汗者。待制公以為灑掃之役。誤以水及像。乃手拭之。既乾。稍久復有。心甚疑之。不覺淚下。遂歸便臥疾。一月而終。正除夜也。（上事闕諱數之更詳）

待制公生二子。皆洪夫人出也。長有綿公（諱大成）年二十四而娶范貞節。踰二年而舉子陽秋公。（諱中）范貞節年十九而有綿公歿。貞節水漿不入口。哭泣二日。懷陽秋公付少姑徐氏曰。姑無子。以我子為子可也。徐將聞故。貞節持夫故佩劍自刎死。有司如例給粟。養陽秋公而表其墓。（少姑諱卹公養）

有綿公母弟無己公。（諱大年）生有俠氣。鄰右許氏婦與人私。同謀殺夫。里宰白其事。有司不明。置里宰罪。公捐數十金為贖之。一夕。瞯知許婦與私夫同處於樓。公素有勇力。乃持刀躍入樓。破其戶。斬二人以出。出而遇一僧持燈夜歸者。雅識公。公懼。變服逃於蕩東西偉里。子文獻公借蘇州籍薦名猶潛。不敢復歸里中。明年州薦。始登進士。

陽秋公與從弟文獻公同年月生。公長十日耳。以母范貞節死於劍。戒家人不得殺牲。人殺者亦不食。人稱為清素道人。終其身不忍服紵縞等衣。從弟官日尊。待推恩蔭以公名進。公不應。布素食淡自如。年三十而生子。贈少師公。（諱時亨）遂與鄒夫人別居。公一生未嘗近二婦也。鄒夫人年百有四歲而卒。

贈少師公、字逢盛、號雲耕。奉父母有曾參之譽。承祖父高貲。喜任達。傾財結客。多與賢豪貴人游。里有蕭氏者。先世貲富冠一郡。放利行勢。則有之。未嘗為盜也。富為衆怨。一邑之人共指湖中為盜。一家六十餘人。考掠成獄。待死。時文獻公官尊矣。知其冤而不與白。公乃傾家產為稱白之。遂以勞瘁卒。年四十有五。室耿夫人。一慟亦卒。公與耿夫人同年同月生。只不同日耳。而卒則無不同。人咸異之。

文獻公二姊。皆適葛氏兄弟也。二子各生四男。皆有文章盛名。江左稱葛氏八龍。勝仲、次仲同登何昌言榜進士。後文獻公一科耳。師仲、正仲、楙之亦一時衣冠之盛。而其後舉者亦十餘人。咸得外家之教。

文獻公年二十一歲。登哲宗紹聖元年進士。以薦試學官高等。除教授。凡三轉至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遷司封郎。進太常少卿。兼論德。兼除國子祭酒。中書舍人。給事中。久之拜兵部尚書。尋知樞密院事。除

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加少保。致仕。年八十五。薨。贈少師。謚文獻。

文獻公有鈔寫義子平眞。自孩時卽新染。便利可喜。侍公頤指嘗意。公甚愛之。眞年十九。公出貲取沙頭王氏女爲妻。明年八月十五子時。王氏產一女。從左脅下出。擧家往視之。無不驚愕。其脅開縫。三月餘始沒。尚有丹線一大條。久之可驗。所產女名曰佛奴。慧悟異常。面貌端麗。方五歲。擧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八月十五子時。其母丹線忽開。女便躍入母腹。卽痛死。公命以僧家法焚之。築一小塔於赤石嶺。非焉乎。眞日夜思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文獻公末年。雖遷居東帶河上。世祠猶在許舍山。一日守第人聞祠堂中哭聲甚高。明日開戶視之。神主前大銅鐘裂爲八塊。人以爲不祥。至八月廿八日。文獻公無疾而薨。

工部侍郎九龍公（諱書）。字少蒙。文獻公長子。生而右手六指。四歲時尚未能言。秋日從母張太夫人往東門迴溪莊。遇老僧。忽前抱公曰。六指禪師。其生於此乎。又落富貴劫矣。公曰。別來安否。相對而泣。自此能言。其敏慧非人所能及。公爲姑蘇王寺丞壻。多游胥臺虎丘之間。二十八以蘇籍登第。甫書懸車。徙於鵝湖西偏里。更號西偏居士。再修覺林寺。時時謝事而游處焉。一日在寺。忽見老僧復來。而公卒於寺左先祠中。

工侍公、紹興二年第二名進士。（文獻集、是年張九成榜第一。志有書名。屬閩志無之。）有文名。嘗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檢討官。擢博士。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由禮部郎中爲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權工部侍郎。以疾致仕。

工侍公致仕後。徙居鵝湖。旣創大第。復築名園。以其餘力。故造覺林寺。寺傍創文獻公祠堂五楹。自爲之記。鑿石樹祠中。記曰。覺林在吾西偏。吾家爲檀越者百年。大觀初。先文獻公致政歸。寺適傾圮。廓而新之。予時爲童子。嘗從先公游寺中。寺中僧翼坐先公。銜杯賦詩。留連忘返者恆數日。比余旣冠。假寺以讀。僧之坐我酒我者。視昔逾密。予若將終身樂焉。後釋褐宦行。在所時偷舊暇。過西湖之上。流憇諸剎。恍然覺林舊境也。然心之閔。沈萬萬矣。已念吾大人投紱而歸。歸未數年而先公棄世。旣葬。僧淵來謁。請以其旁院五楹。奉先公香火。卽先公嘗坐而飲者。余感其意。復出金置田三頃畀之。俾爲離燭費。時時展拜先像。願與僧觴詠。翩翩然少年佳思。一旦復也。愼先公坐臨其上。不能觴詠如舊日耳。淵語淵曰。吾再世有德於寺。僧爾寺僧亦奉我先公香火如孫子。此誠左右手不可背也。願鐫石壁間。示我後人。無替先公之志。俾寺之或毀而不能新也。僧或散之四方而不能使復也。爾寺僧亦廢祠事。世相守無相忘。嗟乎。一切有爲。感如夢幻。夢而覺焉。安知覺林之爲色邪空邪。余之貪癡。乃諄諄於世守。淵嘗戒我曰。樹遇何久不起矣。然余以先公之故。不能忘情也。聊爲之銘。銘曰。茫茫苦海。有此覺林。釋我吏事。來聽梵音。不同者道。有契者心。心之感矣。言念昔今。在昔先公。策杖茲尋。今也何之。肖像余臨。華燈明滅。禪寂浮沈。庭賓啼鳥。簾迓遙岑。旣瞻旣拜。亦詠亦斟。爾獻我酢。滌此塵襟。笑回遠社。知結不禁。願肯永（本一作）世。請議彌深。我銘未俊（之疑亦疑）。式也如金。

國子公（諱時）。資稟神異。一目十行。嘗擧博學宏詞。除國子監主簿。不赴。志樂幽寂。多從高僧道士游。嘗得王八百餅中儲丹。如璧如月。蠶食之。徧游名山。更名道元。號浩光道人。厭數年不返。人以爲死矣。至乾道中。年已百餘歲。乃一旦還家。童顏黑髮。無異少年。子孫皆亡。獨兩曾孫在。侍奉又二十年。無疾化去。化五日。聞棺中呼人名。速開之。惟有一履一玉冠耳。公乃工侍公從弟也。（邑志有傳。）

閩僧普明。嘗爲人相葬地。文簡公（諱袤）父雲耕翁卒。普明徧相吳塘山之陽而葬之。文簡公廬於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日。月夜見萬燈繞湖。叱聲震地。文簡公懼。與二三僮僕棲隱舊松之下。空中聞曰。此地發福三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分發去。又聞空中高聲應曰。尤時享累世積德。袤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此紹興十四年秋事也。文簡公服闋。卽登上第。厥孫皆尚書。至不肖玘。凡六世而金紫未絕也。（邑志傳。）

文簡公生姿稟絕人。五歲能爲詩句。文獻公曰。此天上麒麟。吾不如也。十歲親授以經術。借施堝以神童薦於有司。年十五以詞賦爲諸士冠。毗陵自置郡以來。未有擧進士第一人者。文簡公二十二歲名冠南宮。廷擬狀元。因不呈卷秦檜。易以王佐。時文獻公尚在。（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illegible]名袤大郎小字季常年二十二月十四日生外氏蔣永感下第四[illegible]曾祖大成故不仕祖申故不仕父時亨故不仕本貫常州無錫縣開化鄉白石里父爲戶。）

文簡公與朱文公同榜。俱有文名。召除將作監簿。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孰可爲秘書丞者。共以文簡名對。而授之。張先生栻曰。尤君眞秘書也。及張說入西府。公率三館上書。詆說補外。守台州。聲名同甯守趙汝愚上。得其善政。又得其東湖四詩。嘉之。遂除淮東提擧。

太上崩。文簡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率顏師魯奏。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繼。父爲宗。失昭穆之序。在天之靈。不安。議遂屈。卒如公議。

孝宗嘗與文簡公論人才曰。如卿之才識。近世罕有。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何也。擢直學士院。公屢陳謝不許。內翰制郞。海內士服其博雅。

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卽江南已有十八人。郡邑後進。無不游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寶、盧館、李祥、酒眞、蔣簡公辭、蔣狀元文忠公重珍（[illegible]）、丁寶黃常任。皆公陶鑄而成者也。

韓侂冑以應辭實直轉橫行。文簡公奏侂冑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又欲超授四階。是朝廷官爵專徇侂冑。非廟謨之具也。詔遂不行。

上以疾不省事。皇文簡公上封事千首。詔卽日過重華宮。都下懽呼。

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一百七十二人。文簡公奏其濫。乞大裁節。上嘉納。汰其半。擢公禮部尚書兼侍讀。陳源姜特立召用。人情駭駭。公上封事極言二人之惡。不聽。時公年七十。遂引年歸。又八年。薨。（[illegible]）

也。

文簡公始任揚州泰興令。改江陰學官。召爲將作監簿。大宗正丞。進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出知台州府。除淮東提舉。改江東。召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台州府。（文獻案史作隆興府此誤）召爲敷文閣。改江東提刑。召爲吏部郎官。太子侍讀。（文獻案史作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進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中書舍人。與祠。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爲煥章閣待制。除給事中。兼侍讀。權禮部尚書。（文獻案據史除給事中兼侍讀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以奉政大夫致仕。贈太師。金紫光祿大夫。

文簡公致政歸。不居許舍山。專居東帶河大第。數步即出西關。渡梁溪。（文獻案毗陵志云梁溪在無錫縣西門外數十步源出惠山北流三十里輿地記云古溪極隘梁大同中重濬故名）因造園梁溪之上。後有高岡眺望。沿溪左種梅。右種海棠。各數百樹。公有瑞鷓鴣詞二首。一詠落梅。一詠海棠。落梅詞云。梁溪西畔小橋東。落葉紛紛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裏。一年春事角聲中。歌殘玉樹人何在。舞破香山曲未終。却憶孤山醉歸路。馬蹄香雪襯東風。（廷博案詞垂律醉葉溪作薛溪薛葉作薛月）海棠詞云。兩行芳蘂傍溪陰。一笑嫣然抵萬金。火齊照林光灼灼。彤霞射水影沈沈。曉妝無力臙脂重。春醉方酣酒暈深。定自格高難著句。不應工部總無心。（文簡公有詩文集五十卷〇文獻案史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文獻通考云梁溪集五十卷）

臨海公（諱[illegible]）工侍公子也。娶久不育。一日游飲鶴湖中。狂風驟發。睹一失風覆舟。心甚憐惜。懸重賞。命漁人往拯之。乃常熟州倅汪受任滿。攜家入京者。貲囊皆失。幸一家十一口俱獲生全。受甚德公。出其長女以獻。時女年二十有二矣。亦有姿色。公厚賞其行囊而傾之。又二年而生正平公（諱[illegible]）汪倅女所產也。

正平公好潔。雖畜妻妾而不喜近。一日間數盥洗手面。不茹葷。不飲酒。稍聞婦女髮油氣。嘔吐不已。或云終身未嘗行人道。好焚異香。日狎一馴鹿。所至隨之。寢室中潔不容一塵。公必來自仙位中者乎。享年八十八。卒無子女。以太常博士公（諱[illegible]）次子寺丞公（諱[illegible]）爲嗣。即玘之高祖也。

兵部侍郎五湖公（諱[illegible]）初生時。全體開百花鳥雀。十歲時隱隱尚存。齊極懸偽於顱。以父蔭入仕。仕二十年至兵部侍郎。享高年令終。

兵侍公性愛蟹。秋風蟹肥。日把酒持螯。與客笑傲。山陰術士袁大韜者。其術動帝皇。孝宗時時召前席。賜賚不可勝計。大韜挾人主之寵。往來三公九卿間。而與兵侍公最昵。一日訪公里第。值公在華藏寺。遂操扁舟搖湖而來。公方與客飲蟹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蟹。其內有二大幾一觔。非復平日所見。公甚喜。捐錢數百文賞之。而大韜適至。喜而劇飲。大韜曰。某近遇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韜默坐屈指數十遍。算之面漸赤。大叫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衆皆大笑。大韜復默算者久之。謂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公亦大笑。未幾。客有朱明卿與弟逢卿者借去。酒方數行。催庖人治蟹甚急。忽逢卿奔來曰。吾兄催蟹啓釜觀之。睹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衆共奔視。明卿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韜手取諸蟹。傾於湖濱。偶還

一二落足於岸左。一犬食之立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湖中漁舟百十。皆仰尤氏爲衣食者。乃召進蟹人問之。曰得於湖岸大垂楊下。公命僕夫持鍤掘之。得赤首巨蛇數十。蟹之大者以久漬毒氣也。兵侍公甚憐明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賜大韜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蟹。

兵侍公夫人性嚴卞。常苦目疾。時發時止。發則往往不食。海內有名眼藥俱用過不能愈。莊定公夫人甚孝其姑。姑亦大愛之。夏日姑目疾大發。最劇。幾欲自投池水中。莊定公夫人慟哭籲天。刺臂血調藥以進。姑目即愈。歷數十年至大故。未嘗復發。（事詳夫人墓碑）

自文獻公首出登第。工侍公繼之。文簡、博士、迪功、莊定。科名接武。莊定公嘗築園臨安之西湖。花木不繁而蕭灑。宋度宗游湖上。幸其堂。御筆題楹間曰。五世三登宰輔。奕朝累奉絲綸。蓋實錄也。朝紳榮之。

許舍山中井水多鹹。苦人飲澗水。夏日常患腹疾。兵侍公夫人。曾夢神人與一鐵柱。恍惚如金色。泉水湧出柱下。寤到數尺因此驚覺。以告兵侍公。久之歸事還家。轉輿中見山間一柱。宛如夢中所睹。聞女使不見也。命僕夫以松樁識之。歸告兵侍公。召匠鑿之。不十尺而泉水湧出。甘淡不異二泉。鄉人作池溝分注數十井。不竭矣。丞相名之曰二二泉。而爲之銘。銘曰。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出隨踵。精誠所格。鬼神有靈。廉豈以地靈。而誠不勝。山深井少。飲澗瘠孕。夢神授符。濟之泉。金色清冽。淵泉可爽。分注百井。汲飲有漣。匪世行德。神明曷授。譯訃萬家。家福造厚。泉名二二。我世茲美。勒此銘詞。子孫毋斁。

博士公（諱[illegible]）字與平。文簡公次子。淳熙二年進士。（文獻案毗陵志登詹騤榜進士）累官建康府推官。擢左朝奉郎。太常博士。因性閒雅。不樂仕宦。占仕籍十餘年。半在告。未壯懸車。多方外之游。毋兄兵侍公稱富貴聲色之樂。公不一與。日自樂室於萬竹中。晏坐焚香。泊如也。未耆而歿。人共惜之。所撰有綠雲寮詩草。人比之韋蘇州。子二。長秘閣公（諱[illegible]）。次衛尉寺丞（諱[illegible]）。

迪功公（諱[illegible]）字與茂。苦志力學。寧宗慶元五年。年三十九矣。始登進士高第。（文獻案毗陵志登曾從龍榜進士）擢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父知寶慶府。致仕在家。時年七十。獨公一子。遂乞歸養。承懽竭力。事寶慶公者十五年。親終服除。公亦老矣。不復仕宦。兄弟中獨公最貧。徒富圖書古玩。亦享高壽。

莊定公（諱[illegible]）年十九登寧宗嘉定元年鄭自誠榜進士。（文獻案毗陵志由迪功郎登進士）文簡公登紹興戊辰科。嘉定元年。亦戊辰科也。初授山陽法曹。郎令山陽。倅海陵。參東淮制幕。入爲軍器監簿。遷太府丞。檢討。（文獻案毗陵志作檢閱）編修。權司農少卿。總餉淮西。除理卿。出爲福建帥。改沿江制副。召爲秘書監。繼大父爲侍講。兼直院。出知太平州。州亦大父舊治也。召進侍讀。修史。（一作召修史進侍讀）權工部尚書。繼大父爲禮部尚書。丁父兵侍公憂。服除。召拜內翰。端明殿大學士。提舉祕書省。提綱史事。封毘陵郡侯。□十年致仕。時年六十有一。優游於家者二十四年而後終。（文獻案毗陵志公卒年八十三今依此是八十四矣）公少遽老□久歷於世。其事行甚多。門八道採花縣甫業發成。公教育之恩。尤端明日歷十一卷。其文渾。其事奇。雕板至今盛行於天下。故不復贅。

文簡莊定二公繼文獻公任三事，繼入參，厚晉江宗人，歲歲來覲，皆厚資以遣之，莊定公晚年捐積俸，買田十二頃於晉江，以贍族之貧者。（事詳晉江人張明誌書日記亦載圖經）

刺史公（諱樅）號卓齋，學最早，十歲通五經，十五已閱萬卷矣，善為古文，累舉不第，至度宗景定三年，始登方山京榜進士，令山陽，不樂吏事，告歸，薦補州教授，召為祕書正字，不能佞權要，出為廣德刺史，致仕家貧，享大耄清福，二子兼照，皆仕不顯，而博學有名，當是時，江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筆，至今名碑布滿諸處，本邑中更多，刺史公年少於莊定而叔行也。

祕閣公（諱燧）弱冠時讀書於九龍山第五曲，愛其中喬松數十株，即其中結精舍，舍後築小閣，山林清景咸備，一日松下忽涌大水，橫流數日不止，公下視之，有一眼，即命山人穿之，深五尺而水泱泱，清澈，設以煮茗，與二泉無異也，遂以石甃之，自號松泉生，公後致仕家居，亦常居此精舍，松益老，泉益清，公甚樂之。（事詳錢顥梅松泉精舍記）公既老，有口疾，亦發疾精舍中，一日設泉，忽臭味達於戶內，公甚駭，及夕而泉竭，不半年公亡矣。

朝廷每大慶，必推恩於大臣，文獻文簡祖孫，各經推恩數次，往往力辭，然中亦有不能辭者，文獻公以上四代，莊定公以下五代，無一人不沐朝澤列冠裳。

寺丞公（諱概）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微，生世祿家，而好藝文，既長，益習經術，其業遂為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第，及門受經諸生，歲以百數，公選其最貧者給食，次貧者給薪，士心益向，公既嗣為正平公子，更宗英，年四十，始以大父蔭出仕，仕至衛尉寺丞，即拂衣歸，教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紹定癸巳也，生子將作公（諱焴），字公垂，資稟最高，少與父門下諸名生切磋，十年讀書萬卷，性喜為詩，有復初齋詩藁十二卷行世，以伯父莊定公蔭，授太常寺大祝，擢將作監主簿，以時忤權者去官，生子一，即玘之大父也，以玘推恩，追封中憲大夫，同簽樞密院事，中憲公（諱志），字尚之，配郡君司馬氏，生九子，不育者七，獨先君亞中公（諱奕）與叔氏穎父（諱秀）存，先君以玘推恩，累進亞中大夫，食太常禮儀院事，配先母魏郡夫人司馬氏，生玘，穎父公生從兄良器，仕為提刑點檢，子即天澤也，天澤與君，（文藻案君字不知何指疑傳寫君字上或脫先字諸本並同仍之俟考）同撰尤譜。

終慕公（諱山），字元鎮，度宗景定中，有名太學，宋護厚祿，默有志操，晚年堅方朔之節，有勸之仕者，輒以醇酒辭之，私謂家人曰，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願肥遯終身耳，公與予仕隱雖異跡，公眞淳厚君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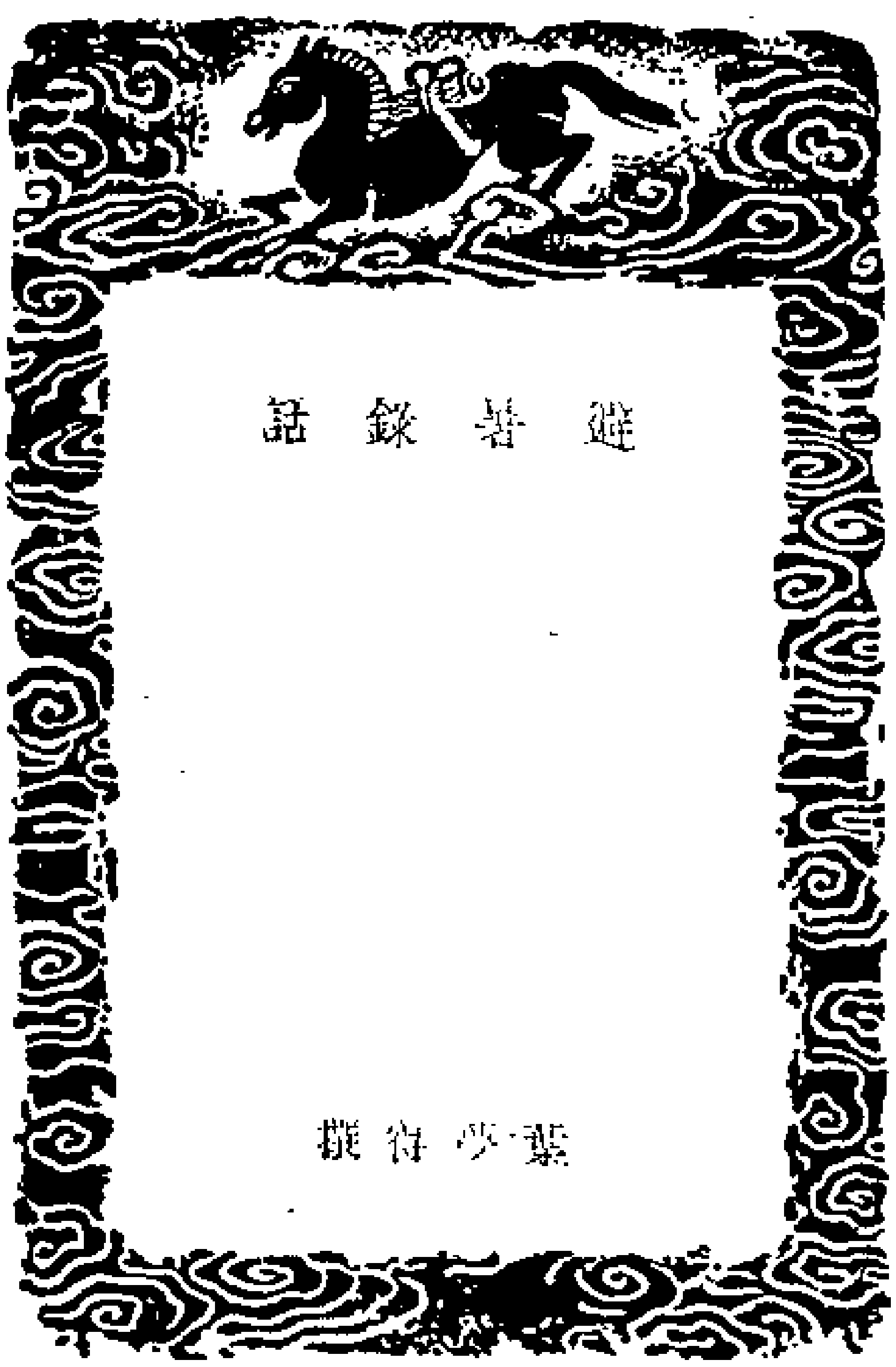
先曾祖大司徒守元公（諱玘），致仕，遐架數十木屋於萬柳溪上，日聚親族，談先世事，著溪邊舊話三卷，不肖（寔）少侍父味菜翁（諱敬）（居）翁時逮其話，洪武二十九年丙子科，（寔）幸登鄉書第四名，伯兄務樸公（諱文詔）徵孝廉，具牢醴，率（寔）祭告司徒公墓，大會族人於雙林寺祠屋中，求所謂舊話，已殘斷舉闕，不可讀者過半，命門人許鑑就燈下鈔其完者以歸，恨全帙之不得，又數年，（寔）佐南昌攝郡篆，捐俸刊木，傳之子孫，曾孫男（寔）拜跋。

君子之澤五世，先文獻公甫三世，而文簡公光大之，元孫莊定公繼其位，源益深，流益遠，文簡公傳我大司徒公中起，名位轟富貴一世，皆著舊話三卷，曾從祖南昌公刻之、踰百年而板朽，從子都給事中魯重梓家塾，予（男瑛）帥廣又刻之憲臺，一歲二板俱行，傳之可久矣。（文藻案尤瑛嘉靖甲辰科秦鳴雷榜進士）

嘉靖壬子，大司徒公七世孫禮部員外郎（晉）識，時年七十有四。

萬柳溪邊舊話，宋尤司徒玘所著，完書三卷，其後殘缺，遂併省不分，明洪武中，曾孫寔板行之，嘉靖中，八世孫魯重刻於家塾，瑛帥粵中又刻之憲臺，凡三刻矣，嘉靖去今二百二十餘年，而刊本無存，藏書家大率傳鈔流布，卷中注語，當是初刻時所增，其訛謬之處，想皆仍刻本所誤，無從得善本校正矣，吾友鮑子以文出舊本勘定，予取靜寄東軒所藏互校，兩本誤處多同，知其傳寫源出一本也，復據成化中孫偉德增修毘陵志，改正數處，孫志本之明初謝應芳，謝志本之宋咸淳中史能之，凡例稱修志時，惟咸淳洪武兩本可致，則其所采宋事，大都史本之舊可據也，獨所謂萬柳溪者，偏致不知其處，以意會之，當即梁溪，尤氏自晉江遷許舍，代有顯人，而名位最著者，莫如文簡，故凡國史圖經，載之獨詳，然宋史稱光宗屬疾，闕事多舛，文簡積憂成疾，諸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有遺奏，有遺書別啟府，而下文又有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之語，史文錯雜，謬誤顯然，不觀此書，安知公係引年歸後八年而卒耶，公所著詩文五十卷，史傳作遂初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今世散佚不傳，無所致正，即博士公之綠蘿菴詩草，趙逵甫之尤端明日歷，將作公之復初齋詩藁，非惟不見其書，且不知其名，好古之士，能無缺然，至若環玉之堂，棣樹之誠，關壯繆顯汗之奇，福勝寺雙松之夢，洪夫人之貞，有終公之俠，佛奴之生，銅鎚之裂，六指之異，道元之仙，文簡廬墓之辯，正平好潔之癖，兵侍公之體，剌花鳥袁大韜之異術，占蟹奇聞，軼事皆足補史志之缺漏，則此書之傳，益見聞匯淺矣，司徒事蹟不詳，觀其末條述終慕公語，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知司徒生宋末造，眼見滄桑，其作此書，題曰舊話，亦此志也，卷中凡改正及互異處，並詳注於下，所采諸書遺文，足資是書考證者，附之，采輯未備，猶有憾云。

乾隆甲午四月浴佛日，武林東青居士朱文藻書。



避暑錄話

葉夢得撰

避暑錄話卷上

宋 葉夢得少蘊 著

杜子美飮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譖.求爲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戚故人歡飮.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蔕之意.則子美詩所謂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飮者耳.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爲得計.而終不免于死.不能遂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爲焦遂.其可得乎.今峴山有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皆爲聯句.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疑爲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衙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許昌偶得其集云.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佳田里.終使謝歸耕.裴公之言猶及此.豈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之游.豈易得哉.

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詩辭皆整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覽之每可喜也.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飮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于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湩醴.不減玉友.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卽相與飮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況有此釀.忽看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于此乎.鄒湛有言.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飮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爲好事借以爲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麯糵.何可以他物爲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楂橙等爲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況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

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見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于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吾獨與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痹乃起.兩巖相去無三百步.閱數月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荊公之睡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非余顓惰者所及乎.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

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近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遷徙。百計求避。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並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痹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欹側。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即復跏趺如故。室中不設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肩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即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直衣而不扇。亦豈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況如若人者乎。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歷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納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為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紀。倏踰二紀。治亂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嘆。丁未年。忽在岐山。涿郡子犇記。又將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獲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犇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犇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為荊州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為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潁昌。思卜築于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枕煙磯羃翠亭等。渺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為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蠻鷄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為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為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為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為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甚以為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為有味也。

近世學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廢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人能治其心。常于未發之前。不為其發之所亂。則不流于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通此說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亦自可以養生盡年。素問以喜怒悲憂恐配肝心脾肺腎。而更言其所傷。每使節其過而養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與形固優為之。特論養生者分于五臟。而吾儒一于心。五臟非心孰為之制。是亦一道也。往歲有方士劉淳玨。年百歲餘。乃以給使事夏英公。余嘗見其為蔡魯公言懲忿窒慾為損之義。甚有理。蓋深于素問者。嘉祐末。有驛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蔣將自言授法于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公尤厚禮之。為文簡診脈。預告其死期于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而見素問。每撫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

傷者不可復也。孔子曰。仁者壽。此固盡性之言。何疑于醫乎。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為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為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寖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于言以為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為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為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為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于二氏蓋未嘗有別。晚罷政事。守亳將老矣。更罹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復事事。每以閑適飲酒為樂。時陸子履知潁州。公客也。潁且其所卜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公為西京留守推官時。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蘚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然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為之而誰。其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為道宮。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為貴。公乃使在邱壠之側。老君無乃卻辭行乎。公不覺失聲大笑。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于他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于其家。入門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為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為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于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為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與法師住薦福寺所謂顒華嚴者。本之裔弟。公稍從問其說。顒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公雖為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于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差詳。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為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賈遭風飄海中一大山。視其殿榜曰蓬萊。旁有一院。扃鑰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既自見于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為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為人為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怪者。

蘇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仝自言與晉賀水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子瞻大喜。仝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縑。即以贈之。作五詩使仝寄賀。子由亦同作。仝去訖不

復見。咸傳妄人也。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作。贈詩數十篇。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父所逐。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藏徧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奇譎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後復其姓名王繹。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宮闕。吾皆能以說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編置楚州。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且薦其有術。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城。力詆林靈素。爲所毒。嘔血死。

張平子作歸田賦。其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魦鰡。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眞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翛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于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揚子雲言。谷口鄭子眞。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世以爲賢。吾謂子眞非眞隱遁者也。使眞。方且逃名未暇。尙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當近之。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龔勝老人。言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巖穴也。自晨門荷蕢長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得與。然每相與聞而載其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爲此不可得。能爲黃叔度。猶庶幾乎。蓋雖未嘗絕世。而世終不能爲之累。所謂汪汪若萬頃波者。非郭林宗無以知之。似優于子眞。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時。必皆有以處之。自唐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故其間傑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黨。難與並論。吾謂雲門臨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爲晨門荷蕢之徒可也。白樂天與楊虞卿爲

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進。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郞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然吾猶有微恨。似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累。賞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素。每見于歌詠。至甘露十家之禍。乃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靑山獨往時之句。得非爲王涯發乎。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況冤親相尋。繳繞何已。樂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爲深得于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冰釋于無所有之地。習氣難除至是。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周以爲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耳。歙本不出筆。蓋出于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爲珍玩。云一枝可敵它筆數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浸不見貴。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硯久無良材。所謂羅文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尙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之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紙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豐腴堅緻。與他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爲之。以松漬漆並燒。余大觀間令墨工高慶和取煤于山。不復計其直。又嘗夜命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二谷陳贍之徒皆不及。喪亂以來。雖素好事者。類不甚留意于諸物。余頃有端硯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亂亡之。慶和所作墨。亦無遺。每用退墨硯磨不黑滯筆墨。如以病目剩良御老鈍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黑者正難得。但未嘗細別之耳。不論古墨。惟近歲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贍、與潘使其徒造以應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寫字不黑。視之忽忽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屛除略盡。惟此物未能忘。數年來乞墨于人。無復如意。近有授余油煙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極簡易。膠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參之。試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煙無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因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是謝去。蓋後別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是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覲上下也。

慶曆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

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于原甫。及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甫即爲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復作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諡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荊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諡曰公非先生。原甫有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

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絕境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而善權有咸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蠙贖寺碑。蓋嘗廢于會昌中。蠙以己俸贖之。蠙自言太和中嘗于此觀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三十步。即須秉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蠙當時藩鎭。名迹合見于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蠙奏狀。後

具勅書云．中書門下牒．牒奉勅云云．宜于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勅．故牒．與今尚書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司者．批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書省．皆不自行也．勅後列平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稱司徒兼太保、不書姓、旁書使者一．稱左僕射杜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綯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銜．有稱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路者、巖也．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曹者、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蕭者、寘也．此皆見宰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無姓及曹確後有工部尚書、章、旁書使．亦當為又見宰相三人．紀其表皆不載．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牾．皆為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

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為．惟醫不可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于傷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壬之徒．始聞其緒餘．猶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寧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于世間醫書．自言得之于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為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為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于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于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遊．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事本不相因．而驕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

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天下之禍．莫甚于殺人．為陰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黿．未幾死而還魂．云為黿訴于陰府．力自辨黿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其間呼為真人．余始不信．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黿猶能訴．而況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謂有將略．且相謂必敢于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以嚴終．而孫武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此以為說．亦未之思也．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養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為閱法例．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于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

者貲．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寘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老子莊列之言．皆與釋氏暗合．第學者讀之不精．不能以意通為一．古書名篇．多出後人．故無甚理．老氏別道德為上下篇．非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則為非矣．惟莊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莊子以內外自別．內篇始于逍遙遊．次齊物．又其次養生主．然後曰人間世．繼之以德充符、應帝王．而篇盡矣．列子不別內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與符此言非相謀而相同．自養生主而上．釋氏言出世間法也．自人間世而下．人與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莊子謂之符．列子謂之瑞．釋氏有言信心而相與然許．謂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寧以來．學者爭言老莊．又參之釋氏之近似者．與吾儒更相附會．是以虛誕矯妄之弊．語實學者羣起而攻之．此固學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責之也．逍遙遊何以先齊物．曰見物之不齊而後齊之者．是猶有物也．若物未嘗有物．則不待齊而與適．則無往而不逍遙矣．養生主何以次齊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者．充之則可贊天地之化育．然則是亦世間法耳．何足為出世間法乎．曰非也．氣之為雲也．雲之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雲雨之在上．謂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則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莊子言其別．此列子所以兆內外而直言天瑞．莊子列其序而後見其符．合是三者而更為用．則天與人、莫之有間矣．吾為舉子時．不免隨衆讀此二書．心獨有見于此．為丹徒尉．甘露仲宣師授法于圓照本．久從佛印了元遊．得其聰明妙解．吾常為言之．每撫掌大笑．默以吾說為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時與論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雖天下不能易．自人言、雖堯舜無與辨．歲毀譽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倒反覆于名實者．故激而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之來．不考其實而逆以其名．析之以求其當．雖三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為賢．斥四凶者．推其所不與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則一爾．叔孫武叔毀孔子于朝．何傷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為小補．蓋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吟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遷延苟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為諫官時所請也．為郡者類不經意．多為庸醫盜其直．甚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給散．蓋不以為職而責之．人人皆喜從事．此何憚而不為乎．自余居此山．嘗欲歲以私錢百千行之于一鄉．患無人主其

事、余力不能自爲、每求世或淨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視藥囊常試有驗者、篇其證用之、十人而十愈、終幸推此以及鄉里乎、陸宣公在忠州、集古方書五十篇、史云避謗不著書、故事關避謗、不著書可也、何用集方書哉、或曰忠州邊僻、民多瘴癘、宣公多疾、遂擷以自治、尤非也、宣公豈以一己爲休戚者乎、是始投人于疾苦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在它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方術皆醫之六經、其傳有至于今、皆後之好事者募集之力也、孫真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以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爲司命、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然唐人猶記中間有用蝱蟲、水蛭之類、諸生物命、不得升舉、天之惡殺物者如是、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況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于中而見于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于寒暑燥濕飢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苟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錙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況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之稟賦亦異、故聞有爲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盡廢也、

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間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勞人、或飢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爲暑氣所中、不得泄、則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產婦嬰兒尤甚、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因記崇寧己酉歲、余爲書局時、一養僕爲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即絕、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攄去滓、刻其齒灌之、有頃即蘇、至暮此僕復爲余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聖美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帥、乃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頗顛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稍遨遊無度、每夜歸、必被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焚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即舉手擴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章子厚嘗延一太學生在門下、元豐末舉者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讀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不對吾亂道、遽取杖命左右擒欲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達道後卒爲名臣、多得文正規模、故子瞻挽詞云高平風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紹聖間爲相、亦使爲館職、然終無聞焉、文正之待士、與子厚之暴、雖

有間、然要之亦各因其人爾、

宣和間道術既行、四方矯僞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古神仙爲言、公卿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息者、淮甸間人、最狂妄、言師許旌陽、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師鍾離先生、劉棟者、棣州人、皆爲舉子、言師韓君丈、三人皆小有術動人、資息後有罪誅死、棟爲直龍圖閣、宣和末林靈素敗乞歸、唯老志狡獪有智數、不肯爲已甚、館于蔡魯公家、自言鍾離先生日相與往來、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魯公速避位、若將禍及者、魯公頗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合中者也、一日苦口爲魯公言其故、翌日魯公見之、輒搐不能言、索紙書云、其師怒泄天機、故搐之、魯公爲是力請、乃能于盛時遽自引退、魯公有姜爲尼、皆語余親見老志事、魯公每聞其言、亦惟皆密語所親姜、明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以爲誤用鄧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語、非鄧禹實爲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誤用此事、今日見王洋舍人云、漢書高帝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閱之信然、則知子美用事精密、未易輕議、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于衆、以故明允惡荊公甚于仇讎、會張安道亦爲荊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荊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荊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于世、荊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爲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變、方陰圖以計爲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遽爲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覽之大駭、謝不敢再見、微以咎歐文忠、而富鄭公當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之無成而歸、累年始得召、辭不至、而爲書上之、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時魏公已爲相、復移書魏公、訴貧且老、不能從州縣待改官、豈豫章橘柚、非老人所植、且言天下官豈以某故冗耶、歐文忠亦爲言、遂以霸州文安縣主簿、同姚闢編修太常因革禮云、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竊、世宗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即棄去、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使周贄壓我兒耶、因讀祿山事迹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唐書載陸餘慶與趙正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子微、釋懷一、爲方外十友、正固、襲微名迹不甚顯、審言之間、皆若一時文士傑出、子微超然物外、懷一又佛氏人、因思交游多則

多事。然亦何可盡絕。誠使有審言、之問之徒。賦詩論文。子微談方外之事。懷一論釋氏之說。朝夕相與從容于無事之境。其樂豈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時。士多暴貴驟顯。其禍敗誅死。亦不旋踵。獨餘慶官太子詹事。雖不甚顯。訖無咎悔。觀其所處若此。世間憂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寘跡深山窮谷之間。不復與當世士相接。士亦莫肯從吾游。獨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幾餘慶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黨與門生時時相過。文采議論。燦然可觀。求子微、懷一。蓋沉江九肋也。餘慶有子璪。爲中書令。蕭嵩所知。嘗能宰相。後來者使陰求其短。璪乃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而況無有乎。蓋璪猶有餘慶風烈。吾諸兒雖碌碌。亦若能謹厚重者。尚能推吾志爲陸璪否耶。

道士楊大均。蘄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蘄州親見其事類若此。余嘗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醫不受賕謝。積其贏施之餘。葬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宣和間。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手以書延致。使者數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即歸。不受一錢。余在南京。嘗許余避難來山中。未及行而虜陷蘄州。後聞虜知其名。厚禮之。與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來。雖未可遽爲司馬子微。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餘慶事。慨然懷之。

晉人貴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興。天下豪傑無一人免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于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隱顯。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爾。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延之概謂此二人。乃其蹤恣私情。非爲人而設也。唯叔夜似真不屈于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婿。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矣。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郎。後卒爲公卿作勸進表。若論于嵇康、前。自宜杖死。顏延之不論此而論諸、戎。可見其陋也。

高僧傳略載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沖。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類者爲配。惜不見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餘亦班班見世說。晉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勝不凡。但恨當時未有禪經文。傳者亦未廣。猶以老莊爲宗。竺法深、王敦之弟。賢于王氏諸人遠矣。即支遁求買沃州報之。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蓋遁猶愧此一著。想見其人物也。

陸機以齊王冏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于成都王穎。謂可康隆晉室。此在恩怨愛憎之間。處危亂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機初入朝。盧志問陸遜、陸抗于君遠近。機

曰。如君于盧毓、盧珽。既起。陸雲曰。殊邦遐遠。客未相悉。何至于此。機曰。我祖父名播四海。豈不知耶。晉史以爲議者以此定二陸優劣。意機優乎。雲優乎。度晉史意。不喜于雲傳而喜于機傳。蓋謂機優也。以吾觀之。機不逮雲遠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爲不孝。而亦從而斥之。是一言之間。志在報復。而自忘其過。尚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橋之敗。使機所怨者當之。亦必殺矣。雲愛士不競。真有過機者。不但此一事。方穎欲殺雲。遲之三日不決。以趙王倫殺趙浚。赦其子驤而復擊倫事。勸穎殺雲者。乃盧志也。兄弟之禍。志應有力。哀哉。人惟不爭于勝負彊弱。而後不役于恩怨愛憎。雲累于機。爲可痛也。

阮籍既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廚酒美。復求爲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宴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爲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僞。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爲保護。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獨得于昭如是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爲羣蝨之處禈中。吾謂籍附昭。乃禈中之蝨。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丘儉等一得志。籍尚有噍類哉。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暴之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孺于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饌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

續漢禮儀志記。歲八月。民年八十賜玉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而風俗記又言。漢高帝與項籍戰京索間。兵敗。伏叢薄中。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即位。作鳩杖賜老人。此絕無稽考。高祖雖敗。其肯伏叢薄耶。余親戚有爲光州守。得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其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竅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遺余。疑即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假後。蓋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陸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顧山。在宜興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虜犯維揚。余從大駕渡江。夜相失。從吏皆亡去。與劉希范徒步間道至常州。前遇潰兵欲爲劫。遮余二人不得去。適有小校馳馬自旁過。則余錢塘舊麾下也。亟下拜。餘卒乃其所隸。頭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荊溪走長興。是日微小校幾不免。夜抵湖洑。因求宿金沙寺。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記希聲舊廬時予在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與汝曹從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聲自著君陽山記一卷。敍其故物亭館。略有二十餘處。如輞川即爲兵火所焚毀矣。後爲相。既能。迫風翔李茂貞兵。避難死道上。蓋不能終有其居也。希聲材本無他長。隱操亦無可錄。故不量力。幸于苟得。以喪其身。與朱朴、陸魯望、同召。其志趣略與朱朴相類。尚不如魯望能辭行即老甫里也。方閑居時。內供奉僧晉光以善書得幸。

嘗從希聲授筆法。所使撥已。乃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替光即以名達貴倖。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觀其傾倒于朱朴。則待希聲宜亦然。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盧攜、崔緇郎輩不能致天下賢者故爾。然所遇乃如希聲。能無愧其仕乎。此事亦見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修新唐書無取以獻者。故傳附其略。後世猶得借其山以爲重也。

杜子美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值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此謂張鎬也。舊史載鎬風儀偉岸。廓落有大志。好談王霸大略。讀子美詩猶可想見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詔朝臣各舉所知。蕭昕爲起居舍人。薦鎬。以褐衣召見。拜左拾遺。來瑱爲贊善大夫。鎬薦材堪將帥。唐書鎬瑱傳皆不載。而鎬傳云。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鎬材。薦之。釋褐拜左拾遺。二書言鎬得官略同。若天寶末果已用于國忠。則至德初安得更爲所薦耶。國忠爲相在天寶十三載。去亂先一年。正淫湎極惡之際。豈知以天下士爲重。亦非子美所謂徵起適值風雲會者也。至瑱傳乃云始用張垍薦爲潁川太守。以母憂去。祿山反。再用張垍薦。奪喪復爲潁川。今紀書瑱自贊善大夫爲潁川太守。在天寶十四載。即至德元年祿山反後。與人物志合。是鎬方起家。何能及瑱。而張垍兄弟自京師陷賊從祿山。未嘗見明皇。亦何爲復薦瑱。史于瑱事繆誤如此。則鎬之失無足怪。昕亦可謂知人矣。昕本篤厚長者。造次不失臣節。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近臣皆能爲國得將相如昕。亂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爲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爲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余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叨冒已過多。乃得復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媿之深矣。然安祿山反。延祖召次山誡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則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問義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舉進士制科。慨然以譽世爲念。隨其所爲皆有以表見。豈延祖亦因知次山可語是耶。余老矣。自度無補于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爲延祖之言。今從吾于此。固善。苟自激昂。雖州縣簿書米鹽之役。粗有一事可施于民。亦不禁汝曹仕也。若非其義。雖一日九遷。不特爲士者恥之。正恐不免盜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蘇州白樂天手植檜。在州宅後池口光亭前。余政和初嘗見之。已槁瘁。高不滿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眞僞未知也。後爲朱沖取獻。聞槁死于道中。乃以他檜易之。禁中多不知。又有言華亭悟空禪師塔前檜。亦唐物。語沖取之。檜大不可越橋梁。乃以大舟即華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即行一日。張帆風猛。檜枝與帆低昂不可制。舟與人皆沒。長興大雄寺陳霸先宅庭。亦有大檜。中空裂爲四枝。蔭半庭。質如金石。相傳以爲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獻。會聞悟空檜沉海乃已。賢者因物幸託以不朽。然此三檜。一槁死于道。一沉于海。一僅以免。蓋欲爲道旁櫪株不可得也。

前輩嘗記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爲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屢折辱之。樂成以示文濟。

終不肯彈。二樂後亦竟廢不行。崇寧初。大樂闕徵調。有獻議請補者。并以命教坊燕樂同爲之。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爲。不可以意妄增。徒爲後人笑。蔡魯公亦不喜。蹇授之嘗語予云。見元長屢使度曲。皆辭不能。遂使以次樂工爲之。踰旬獻數曲。即今黃河清之類。而聲終不諧。末音寄殺他調。魯公本不通聲律。但果于必爲。大喜。亟召衆工按試尚書省庭。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闋。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徐前環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

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矣。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非獨爲曲江而設也。所謂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懼林甫之讒。故因致意爾。不然。帝果將廢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引退。猶獻賦云云。乃是故戀不忍去。託新哀以幸苟容。尙何足爲曲江哉。此正君子大節進退。而一言之誤。遂使善惡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目所接。安可輕書也。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然須用人薦。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唯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涉進士。既召試。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予始復不試策。而試論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歉。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爲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聖

賢之言爲不妄也。吾少從峽州一老先生樂君游。嘗側學。樂君好舉東海延篤書語人曰。篤云吾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在于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因自謂有得于篤者。今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險百罹。未嘗獲伸眉一笑。其間雖或出于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于君親。則必不能無愧于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休休然者。孟子之所謂。久而後知也。

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前輩論賈島送炭詩云。暖得曲身成直身。蓋雖微事。苟出其情。終與矯僞做作牽率而成者異也。今或內實躁忿而故爲閒肆之言。內實柔懦而強作雄健之語。雖用盡力使人讀之終無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吾嘗三復愛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曆之間。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禍者。然乘間蹈利竊名取寵亦不少矣。子美間關崎嶇。盡室遠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寧飢寒轉徙巴峽之間而不悔。終不肯一引頸而西笑。非有不競遲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與心會。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

杜祁公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表曾公爲舍人。因高郵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

斯道。蓋譏之也。元祐初。詔起范蜀公。爲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云得禮。蜀公性眞純。暮年文字尤簡直。不甚經意。時文潞公方以太師入爲平章軍國重事。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知其意不在己也。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而游嵩山疊石溪而樂之。復買地于旁。以爲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不能常有。故其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既家于此。客至留連。未嘗不愛賞顧戀不能去。而余浩然自以爲主。有公之適。而無公之恨。豈不快耶。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坐其東。受院吏參謁而已。其後爲主廊。北出直集英殿。則所謂北門也。學士僅有直舍。分于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廊。余爲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通爲三。以照壁限其中屛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于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屛相配。當時以爲美談。後聞王丞相將明爲承旨。太上皇眷愛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爲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所見矣。同時流輩殆盡。爲之慨然也。

歐文忠內制集序歷記其爲學士時事。幸藏其集以爲退居談笑之資。略云。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時覽所載。以誇田夫野老。士大夫爭誦之。蓋願欲爲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屢辭得謝。歸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償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後。亦獲挂名于石刻之末。暑風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實備之矣。但比歲戎馬之餘。觸事興念。不能盡終前日之志爲可歎。每念爲學士者不爲不多。未必皆知此適。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則天下如意事豈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來。以石橋藤杖二爲贈。自言親取于懸崖間。柔韌而輕。堅如束筋。余往自許昌歸。得天壇藤杖數十。外圍實與此不類。而中相若。時余年四十三。足力尙強。聊以爲好。而非所須。置之室中不及用。悉爲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許步輒一歇。每念之不可復致。而得任道之惠。蓋喜不自勝也。門生邵大受復遺淳安木竹杖六節。密而內實。略如天壇藤。間有突起如鶴膝者。非峭勁敵風霜。不能爾也。此卽贊寧筍譜本出錢塘靈隱山。今不知有否。當求其種植之以爲後計。晉人謂許遠遊健于登陟。不特有勝情。亦有濟勝之具。今吾所以濟勝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若遇遠遊。當不免一笑。使孔光見之。可免爲靈壽之辱也。

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趣之。文忠以書報曰。此文極難作。敵兵尙強。須字字與之對壘。蓋是時呂許公客尙衆也。余嘗于范氏家見此帖。其後碑載初爲西帥時與許公釋憾事。曰二公歡然相約平賊。丞相得之曰。無是。吾翁未嘗與呂公平也。請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丞相卽自刊去二十餘字。乃入石。既以碑獻文忠。文忠卻之曰。非吾文也。然碑載章獻太后朝正事。謂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因公爭而止。蘇明允修因革禮。見此禮實嘗行。公亦自知

其誤。則銘誌書事。固不容無誤。前輩所以不輕許人也。范公忠義。欲以身任社稷。當西方謀帥時。不受命則已。苟任其責。將相豈可不同心。歡然釋憾。乃是美事。亦何傷乎。然余觀文正奏議。每訴有言多爲中沮。不得行。未幾。例改授觀察使。韓魏公等皆受。而公獨辭甚力。至欲自械繫以聽命。蓋疑以俸厚昭之。其後卒以擅答元昊書能帥奪官。則許公不爲無意也。文忠蓋錄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兩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損益之。解後世之疑。豈碑作于仁宗之末。猶有諱而不可盡言者。是以難之耶。

子瞻山光寺詩。野花鳴鳥亦欣然之句。其辨說甚明。蓋爲哲宗初卽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諱在南京。而詩作于揚州。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未聞諱。既歸自揚州。則奉諱在南京。事不相及。尙何疑乎。近見子由作子瞻墓誌載此事。乃云公至揚州。常州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而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辨辭異。且聞買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鳥何與而亦欣然。尤與本意不類。豈爲誌時未嘗深考而誤耶。然此旨出于子由。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猶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追與過也。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于許昌者。景仁絕不置疑。卽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飮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挂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遂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于應待。有違言。忿起折其井亭共燒以御寒。守衛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折。以付餘卒復飮。至常時而罷。翌日徐問先折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盤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卽使雜奏于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能無喜好。亦是不能處閑。故必待一物而後遣。余少時苦上氣。每作輒不能臥。藥餌起居。須人乃能辦。侍先君官上饒。一日秋晚游鵝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知。篋中適不以藥行。喘滿頃刻不度。起吹燈據案。偶見一易册。取讀數十板。不覺遂平。自是每疾作輒用此術。多愈于服藥。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子瞻作呂申

公制云。旣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劉丞相莘老嘗以詩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溫潤閑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于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何俟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爲工。于是相與裒次排比。預蓄以待。間不問其如何。粗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掃地矣。

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于旁。終一篇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今吾雖力屏俗事。然至書帙。則習氣未除。亦不能遂忘此。罷卒左右無此輩者。以益其疾。每願一二村童稍是良樂也。

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爲道觀。唐李陽冰爲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見之圖畫。殆不可名狀。己酉冬避地將之處州。道縉雲。暫舍于縣南之靈峯院。束裝欲往遊。聞潰兵入境。遂止。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旣退。乃乘閒冒微雪過之。時臘已窮矣。迂折行山峽中。兩旁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瀨。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擁天。每聞谷中號聲。風颯自上下。岸橫至罅面。僕夫御立幾不得前。旣至。山愈險。雪愈猛。溪流益急。旁溪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僻面相先後。俗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筍。翹鼻仰視。神觀聳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盡白。不能辨道。索酒飲無有。燃松明半車。僅得溫。今日熱甚。聊爲一談。望梅尚可止渴。聞此當洒然也。

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能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慶曆後稍修取士法。患進士詩賦浮泛。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而限以間歲取士。從進士工于詩賦有聲場屋者。往往一時皆莫與之敵。如王沂公、鄭毅夫數人。取解者試皆爲第一。謂之三元。王巖叟以強記聞。絕人首應明經。鄉貢及南省殿試亦皆第一。復科以來一人而已。謂之明經三元。

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游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騢一卷。爲梅聖俞作。皆歷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怨而爲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魏泰所爲。嫁之聖俞也。此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已。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以文治。是歲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爲舉首。與張僕射齊賢、李相沆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榜。楊寘榜王岐公、韓康公、王荊公、蘇子容、呂晦叔、韓師朴。得四人者二榜。蘇參政易簡榜李文正、向文簡、寇萊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荊公皆連名。得三人者三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劉煇榜劉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科後焦蹈

榜徐擇之、白蒙亨、鄭達夫。畢漸榜杜欽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煇、劉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連名。蓋莫多于蘇楊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爲盛也。

國朝狀元爲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憲。元憲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爲之。梓州臨溪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入貢京師者。必禱于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文縝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日行十餘里。始悟。亟下馬還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庭。神在簾中。以誥投簾外。授文縝發視之。略如今之誥。亦有詞。文縝稍能成誦。略記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褎然爲舉首。云云。具結銜。具所授官。文縝覺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耶。旣唱名。果爲魁。而第一甲傳臚廷畢。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官與誥略同。文縝又言。嘗詢他日履歷。具告而不肯言。然爲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本朝官稱初無所依據。但一時造端者自爲之。後遂因之不改。觀文資政殿皆有大學士。觀文稱大觀文。而資政稱大資。此何理耶。宣和間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學士。從資政學士稱大宣。是時方重道術。媚明習于閩語者。就爲大仙人以爲笑。遂改爲大學士。學士有三。而此獨以大名。又何以別耶。龍圖閣學士舊謂之老龍。但稱龍圖。宣和以前直學士直閣同爲稱。未之有別也。末年陳亨伯爲發運使。以捕方賊功進直學士。佞之者惡其下同直閣。遂稱龍學。于是例以爲稱。而顯謨閣直學士徽猷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于稱謨學猷學。乃易爲閣學。閣學士有三。亦何以別耶。然階官皆二字。而中大夫獨一字。舉世稱中大。不以爲非。則大學閣學亦何足怪也。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爲諱。春秋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震夷伯之廟書己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頗以爲言。遂改爲明堂。議者以爲得禮。有國信不可無儒臣。藝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竇儀始上聞。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舉。諱之不索也。

晏元獻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旣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晏元獻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爲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于旁。炙香匙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按書吏傳錄。蓋今類要也。王莘樂道尚有數十紙。余及見之。

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錢塘州宅之東。清暑堂之後。舊據城闉。橫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爲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旣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寬

乾然而起。卽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旣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畢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于外功德院。號薦嚴。時以佛慈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言泉萬卷者是也。日輪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過之。晚略取肉及鮮脯于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卽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暮以一風爐置大磁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頮面。趨佛室。暮年尙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嘗登高齋。何步歸其處。後見公客周旋道其詳。欣然慕之。今皆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進佛事。愧之爾。

趙淸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旣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於籠。爲一大焙。方五六尺。設薰爐其下。常不絕煙。每解衣投其間。夫人神氣四體誠不可不使潔淸。孟子言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故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獨爲喩者設也。佛氏言衆香國。而養生煉形亦必以香爲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蕭以供祭祀。達神明而通幽隱。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嶺表還。爲余言神仙升舉事。云形滓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之。佐以此行。幸能辦。道科言必升舉也。坐客或疑而未和。公舉近歲盧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命弟子從五老峯下。徐焚之。默坐其旁。煙盛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峯頂上。語雖近奇。然理或有是。

傳禪者以雲門、臨濟、潙仰、洞山、法眼、爲五家宗派。自潙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少。故潙仰、法眼、

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僅得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錄公者。將終以教付之。而遠言吾自有師。葉縣省也。延聞拊膺大慟。遠止之曰。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之。顧吾初所從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可傳公道者與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淸華嚴。淸傳道楷。楷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楷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但末流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傳之必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人之學問。皆可勉強。惟記性各有分量。必稟之天。譬之著棊。極力不過能通其所能。至下不可進。雖一著。終老不能加也。制科六論以記問爲主。然前輩獨張安道、吳參政。長文題目。終身不忘。其餘中選後往往卽忘之。蓋初但熟記耳。吳正肅公登科。爲蘇州簽判。至失心幾年。醫餌以一醉皆乃差。暮年復作。遂不可治。晏元獻、楊文公、皆神童。元獻十四歲。文公十一歲。眞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此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二公旣皆絕。乃復命試以詩賦。元獻題出。適其素嘗習者。自陳請易。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乃已。皆古所未聞也。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卽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篋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爲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後稍復。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于中也。

鎭江招隱寺戴顒宅。平江虎邱雲巖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旣皆爲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旁。無巖洞。有泉出寺西北。淵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複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爲流。唯虎邱最奇。蓋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邱。平江比數經亂兵焚破。獨虎邱幸在。嚴陵七里瀨在桐下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亙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爲籠。言若籠中。因爲初至爲入瀧。旣盡爲出瀧。本音閭江反。轟湍貌。以爲若籠謬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與爲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爲守時。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地。不能爲重屋。東西二釣臺乃各在山巔。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峰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十人。因以名爾。郭文居天柱峯。在餘杭縣界。今爲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此五者天下所共聞。僅在浙江數州之間。其四皆吾熟遊。而洞霄宮距吾山無三百里。吾領宮事二十年。獨未暇一至。孰謂吾爲愛山者耶。

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篤厚君子。少以賦知名而喜爲詩。好用俗語。嘗有謝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風藥。且免淋漓似水雞。久在選調。家素貧。晚始改官。飢餘年。得五品服。作詩寄所厚云。白快近來逢柴髮。赤窮今日得朱衣。人或以爲笑。然此其性所好。他詩多佳語。不皆如是也。

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遊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嘗見于詩。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旣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

氣。省費以養財。今予所居。常過我者許幹譽。此外卽鄰之三朱。城中親舊與過客之道樓上特肯遠來者。至累月纔一二。然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待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過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

石長卿眉州人。嘗從黃魯直黔中數年。數爲予誦魯直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數聯。猶記其一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以爲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蓋五方風俗沿習。與其家法所從來各異。不能盡出于禮。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敎民禮與俗二者不偏廢。要不遠人情而已。韓魏公晚年裒取古今祭祀。皆參合損益爲祭儀一卷。最爲得中。識者多用之。近見翟公巽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也。聞其大約謂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每過人也。

俞澹字淸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于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淸風客。淸老云奇逸通脫。眞驥子墮地也。嘗見其贈淸老長歌一篇。與今詩格絕不類。似學李太白而書乃學周越。元祐間淸老以見魯直。欲毀去。淸老不肯。乃賦而歸之。黃元明云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存者無幾。故自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爲可傳。故復名敝帚集。晚歲復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傳于

世者倘幾乎篤也。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于黃老。孔明出于申韓。方秦之末。可與圖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為也。故其初即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歸終而不歸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己不與也。孔明有志于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乎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為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遂介乎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頽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綜核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為之也。惟所見各得于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為黃老而不流于蕩。為申韓而不流于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張子房不盡用其材。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韓彭以為用。而終覆滅之。子房蓋與謀矣。其可復以身為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間。則不肯深與。乃託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辦。其間曲折。子房皆教之也。然而與人謀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後。以開萬世之業。皆謝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為之。若孔明則不然。劉備初未必有意復漢。宜有孔明發之。方委己以聽。而內則費禕、蔣琬。外則張飛、關羽之徒。材皆出己下。可役使不爭。則何憚而不為。適操與權在前。是以姑屈于一隅。顧二人皆已老。苟逡巡歲月以及丕登之世。稍反掌耳。不幸備先死。繼之者禪。則無可言矣。使初視二人如高帝之于項籍。則據中原而令四方。何劉璋之足疑乎。暮年數出關陝。豈其本意。知無可奈何。不得不為此以保朝夕。蓋為黃老則近道。為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為。而申韓必求勝。此子房、孔明所以異歟。

王荊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荊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為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荊公猶以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它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處公以為韓愈。公亦不以為嫌。及在政府。薦可為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荊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為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實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獻可。荊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于晦叔則忘其嫌隙。于溫公則忘其議論。于荊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安能真見三公之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薦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于中。雖欲薦之。亦不能知也。

東方朔始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猶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以釋誨應間。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臨等。後世始集之為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即答客難也。送窮文即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于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為崇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恩太深。著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于裴垍尚以恩為怨。況牛僧孺李宗閔輩。皆相與為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下唯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為。而房杜當貞觀之世。但言房喬能以己謀資杜如晦之斷。為難。不知彼既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英衛王魏固從為之使。一毫彼此有蔽于中。豈特不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自古亂亡之極。未有乏絕如是。蓋唐之得士。不過明經進士兩途。自鄭畋死。大臣無復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盜賊擾攘。故相與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而進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使儼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關。南定淮甸。無不如意。而中國之兵亦少強。其不克成業者。君臣皆早死。而天倘以是開真主之運歟。自是及本朝。碩大俊傑之人繼起相望。豈相距五六十年間。前四世獨無有。而今有之。其所以為天下者與也。禪代之際。尤人臣所難處。非其有聖智。未必能善後。而范魯公質從容復相藝祖者三年。晏然無纖毫之隙。前輩名公皆心服其人。則雖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謹慎隱晦。行事不盡見于後世。只如羣臣除議一事。自唐以來。皆宰相自除而進畫旨。常朝進見非軍國大事不奏。至魯公始正之。皆請而受旨而後行。至今以為故事。此非特自遠嫌疑。嚴君臣之分。將以革千載之失也。

天地英靈之氣鍾為山川。山川之氣降而為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損。君子小人雖得之不在此則在彼。皆人之元氣。皆有所寓。養之善則為壽考康寧。不善則為疾病。未有無元氣而能為人者也。是以治世多賢材。亂世多姦雄。均一氣爾。秦亂而後有陳勝、吳廣、項籍。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孫權父子。晉亂而後有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豈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尋常碌碌庸流。泯然以為死生者也。皆以前不可詳考。唐自懿僖後。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雖其變宜在黃巢等。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賢能之無有。尚何足怪哉。

歐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為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蔡魯公嘗同執政奏事。及燕樂將退。上皇曰。亦聞朱維吹笛乎。皆曰不聞。乃喻旨召維試之。使教坊善工在旁按其聲。魯公與執政會尚書省大廳。遣人呼維甚急。維不知所以。既至。命坐于執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喻上語。維再三辭。鄭樞密達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當違制。維不得已。以朝服勉為一曲。教坊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為典樂。維為京西提刑。為予言之。琵琶以下撥重為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㮾絃護索之稱。文忠嘗聞琵琶之妙于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為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為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句。

而好事者遂傳彬真以皮爲鞓。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鵾雞筋作鞓。人固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鞓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雞爾。安在以鞓爲奇耶。

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于顒華嚴。知其得于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于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多。蜀公遂以爲譏。溫公曰。吾豈爲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賓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末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及復以戲之。詩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觀此、謂溫公不知禪可乎。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闒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謹而口吃。每戟手蹠于衆曰。吾不辭竄逐。但冬烘爲何等語。于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知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歷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失酒爲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官。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憮然不樂。命小吏封置篋曰。吾豈真有優于是者。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婦人疾莫大于產蓐。倉卒爲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舊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治人用藥之驗。其一記郝質子婦產四日。瘈瘲戴眼。弓背反張。任以爲痓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穠分娩。猶在蓐中。忽作此證。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拗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爲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類爾。但世用之不當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臨乳者。應所須藥物必備。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文忠公同爲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勑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常置黃黑二豆于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爲一善事。則投一黃豆于別器。暮發視之。初黑豆多于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于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日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于上帝同。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連湖外皆告旱。常歲五六月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舶趠風。以爲風自海外來。禱于海神而得之。率以爲常。今歲特無。有故暑氣猶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

至夜中。明日又雨。其晚風漸止。河漢澄空。梧竹颯然。遂有秋意。蓋前一日立秋。氣候不應如是速也。余比歲不作詩。偶蒼誦前所作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若爲余言者。起傍池徐步。旋繞數十匝。吟詠不能自已。僮使皆已睡。前此適有以酴醿新酒相餉者。乃起取進三杯飲之。意甚適。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然詩末云。鬭所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鬢者何。則與吾異。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亞。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爲春秋發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師之。始唱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及爲慶歷聖德詩。遂傲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以救正元姑息之弊。且時已與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因不害爲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播拳拳于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爲天下不害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歷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漸更而後盡其變也。

盧懷慎將歿。家無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飢。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爲宰相。俸祿非不足。不以富貴寵祿爲淫侈足矣。何至于妻子寒飢乎。門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賓客。至亦爲少引于內。必不至風雨使坐。懷愼雖無甚過人。亦不至爲矯偽。此事蓋出舊唐書。蓋明皇雜事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人情。君子行之。非專區區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爲矯飾。自謂懷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爲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教在適人情。蓋有所諷。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有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充實。飲啖兼人。居吳下。每以強壯自誇。有醫周公輔言得宋道方煉丹砂秘術。可延年而後無害。道方、拱州良醫也。彥振信之。服三年。疽發于胸。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項頷與胸背略平。十月死。方疾亟時。醫使人以帛漬所潰膿血。濯之水中。澄其下。略有丹砂。蓋積于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日聞人言伏火丹砂。不問其法。必求之服。惟恐盡去歲方發胸疽。有人與之語。見其疾將作。俄頃覺形神頓異。而任伯猶未之覺。既覺如風雨。經夕死。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爲戒矣。

杜子美詩。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不類。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周顒奉佛。有隱操。其詩云。昔遺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曉當貴功名爲足圖。則此意當在顒也。

張丞相天覺喜談禪。自言得其至。初爲江西運判。至撫州。見兜率從悅。與其意合。遂授法。悅。黃龍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爲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天覺皆歷詆之。其後天覺浸顯。諸老宿略已盡。後來庸流傳南學者。乃復奔走推天覺。稱相公禪。天覺亦當之不辭。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尙未有勢利之移人。雖此曹亦然也。初與老南同得道于慈明者有文悅。住雲峯。其行解堅高。略與南等。從悅旣因天覺而重。故其徒謂雲峯悅爲文悅以別之。

世傳王迥芙蓉城鬼仙事。或云無有。蓋託爲之者。迥字子高。蘇子瞻與迥姻家。爲作歌。人遂以爲信。余嘗淸老云。王荊公嘗和子瞻歌。爲其兄紫芝誦之。紫芝請書于紙。荊公曰。此戲耳。不可以訓。故不傳。猶記其首語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余在許昌。與韓宗武會。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餘時有所遇如子高。是時年八十餘。余質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誦其人往來詩數十篇。皆五字古風。淸婉可愛。如玉臺新詠。宗武見余愛。乃笑曰。荊公嘗亦甚稱。云非近人。當是齊梁間鬼。遂略道本末。云見之幾二年。無甚苦惱。但恍惚或食或不食。後國醫陳易簡教服蘇合香丸半年餘。一日忽不見。未知爲藥之驗否也。

避暑錄話卷下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爲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荊公有場屋之舊。荊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與過荊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荊公戲之曰。公尙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荊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樂從之游。身短小而傴。師孟特從求相鶴經。得之甚喜。作詩親攜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灑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撫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掾。舊初任官薦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爲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爲己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愼。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飮處。卽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

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于淮楚。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撫使還。道除知鄆州。徙靑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飮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于是雖讒公者亦莫不服。知不可擠。而疑亦因是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靑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靑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猶有模本。今亡之。不復見。

裴休得道于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李翺復性書卽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韓退之答孟簡書。論大顛以爲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胸中無滯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翺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翺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也。然求于

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二十九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翺若。王維、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于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概。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鬪。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翹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于見聞。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翺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旣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飮者必能飮。好弈者必能弈。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飮。未嘗學弈而自喜爲弈。凡事皆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于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于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悔。一切掃除。如爲土木偶人。苟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卽力止之。若鬬乞力。若陷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眞若無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數

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皆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歷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譽.天下于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于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别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于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于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盡召元祐諸人還朝以爲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不肯爲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惡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張籛叟時以元祐人先能居長安里中.聞之.壁間適有扇架.戲題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挂壁間.卻被風吹動.時余季父仕關中.偶至長安.見籛叟道其事.指壁間詩以爲笑樂.

李翱習之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爲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無.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僅能活一株.纔二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柏.有伐以爲椽者.睢陽近亳.有檜而見推重.州宅堂前有兩株樛枝者.約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半抱.惟柏長差比遲爾.今環余左右者.略有數千株.常目松磊落昂凝似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聳順秀潤似謝安石.柏奇峻堅瘦似李元膺.吾閑居久.賓客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嘗謂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虎邱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旋山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觀.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奇觀.猶不能備.況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雖忘此.而每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圓澄寺大松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檻合諸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闊四五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爲吾之別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嘗覘使善護持之.朱氏子約今年因熟作草堂三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于德量.宋璟、張九齡優于氣節.魏鄭公、陸贄優于學術.姚崇、李德裕優于材能.姚崇蔽于權數.德裕溺于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史.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曾從叔祖司空道卿.慶歷中受知仁祖.爲翰林學士.遂欲大用.會宋元憲爲相.同年素厚善.或以爲言.乃與元憲俱罷.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爲三司使.而陳恭公尤不喜.適以憂去.免喪不召.就除知澶州.風節凜然.吾大觀中亦忝入翰林.因面謝略敘陳.太上皇聞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時迭爲學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繼于數世之後.不唯朝廷得人.亦可爲卿一門盛事.吾頓首謝.今之明眷仁宗不得盡施于司空者.吾又幸得之.而略無前人報國之一二.每懷希遇.未嘗不流涕也.

叔祖慶文.諱温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元祐末.子瞻守杭州.公爲轉運使.浙西適大水災傷.子瞻銳于賑濟.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濫.且以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行部.一皆覈實.更爲條畫上聞.朝廷主公議.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與郡守職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職.卒視它州災傷重輕分與之.子瞻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爲直.乃召公還爲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雖傷于濫.不害爲仁.而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難.見前輩居官無不欲自行其志也.

仁廟初即位.秋宴.百戲有緣橦竿者.忽墜地.碎其首死.上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橦竿減去三之一.晏元獻作詩紀之曰.君王特軫推溝念.詔截危竿橫賜錢.余往在從班侍燕.時見百戲橦竿纔二丈餘.與外間絕不同.一老中貴人爲余言.後閱元獻詩.果見之.廟號稱仁.信哉.

祖宗澶淵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嘗不經營.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獲燕王頭.宣和末.北方用師.其大酋變離不容王黼爲邊帥.朝論必欲取之.未幾.大將乃捕斬變離不.函其首以獻.詔藏之太社.頭匣.天下皆上表賀.而其實非也.士大夫爲戲者每相視笑曰.遂獲燕王頭耶.

和尚拾梳篦.亦俚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間改僧爲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爲然.嘗爭之不勝.翌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既未有.皆爲贋髻以穿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篦乎.不覺哄堂大笑.冠有墜地者.

崇寧二年.當侍郎塙友勝吾爲省試點檢官.安樞密處厚爲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坐

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坐是以兵部尚書召還朝。嘗中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皐、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敝其身。國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爲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慨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皐與年爲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略載之矣。還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釧聲爲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爲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釵釧。是一重公案。尙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人以爲散聖。章丞相子厚聞召之飯。而子厚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餕餡。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餕餡。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爲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怪餕餡乃許甜。吾謂此僧眞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授指法。亦能爲一兩弄。怠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泗州。過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每坐玻璃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潺。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即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餘曲。曰公能各爲我爲辭。使我它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亦足爲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略用平側四聲分均爲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其譜。閑蓋強爲之。吾時了了略解。旣別不復作。今盡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王琚舊辭增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意時。嘗稍倣此自爲一篇以終閑志也。

眞誥載萼綠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晉人好奇。稍緣飾之爾。紫姑神止爲詩文自託于仙。不與人相接。而萼綠華事乃近褻。豈有眞仙若此哉。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于欲。萼綠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界者。豈眞與世人同。惟有偶而已。後世並緣遂肆爲詭慢。高眞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爲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于西漢所謂神媼者。謂小孤爲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蓋以諷武后。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

毒熱連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自爲勝處。亦甚相蒸灼。忽自訶曰。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與今此熱和初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一念纔動。頓窗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羣兒。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電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噴薄。羣兒欣然。皆以爲快。因謂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羣兒。固可笑。然吾行乎世且半生。復何不爲羣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無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嘗讀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旣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語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尙訛。況于語乎。

唐書李絳傳載論吐突承璀請撰安南寺聖德碑事。蓋憲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舊史。歐文忠遂謂古碑先立而後書。余家有李絳論事載此甚詳。云承璀先立碑室。幷碑石大小準華嶽碑。不言已立碑也。絳旣論。帝報云。已不令建立碑樓。使追拽倒。乃記承璀奏樓功績大。請緩拆。帝遣百牛倒之。則所倒乃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舊史之誤爾。凡書要以使事何爲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絳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從中惟可。無怒事。尤見其妄。

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

天下眞理日見于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于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祕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旁笑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於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溼有犯于外。而欲爲疾者。亦未嘗懸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戶門。往往値僕皆未興。其中旣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爲陰爲晴爲風爲霜爲寒爲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靜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況理之至者乎。

宣和間。內府尙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于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冢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珏爲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旣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尙三代物。後余中表繼爲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尙多也。范之才爲湖北察訪。有給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見于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內陂澤悉乾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

慶曆中西方用師。一委韓公范文正公。皆爲招討副使。未幾。韓公以任福敗好水。左遷秦州。文正、以報元昊書遷耀州。皆稱使事。蓋居中有樂之者。仁宗疑邊事無所付。且未決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堯臣時爲翰林學士。乃以爲陝西體量安撫使。當權者意欲使附已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爲夷狄所畏。忠勇無比。將禦外敵。非二人不可。具辨任福敗不緣帥。皆請還之。併薦其屬下狄靑种師道等二十餘人可爲大將。議與當權者忤。盡格不行。會公言涇原賊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窺關中。請益兵預備。亦不行。而明

年爲憸詖之敗。正自潭原。仁宗始悟。復行公策而退二公。訖降元昊。議者謂保全關輔。遂韓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蝕以石爲研。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于世。蓋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于研。往往但以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研墨也。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爲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卽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愧嘆。李氏研遂不敢復出。非原甫精博。則無與辨。然李氏亦非善爲研計者。研但論美惡。誠可爲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棄之。若論李氏研。則許敬宗眞贋亦未可知。然好惡之戾如此。彼爲研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縮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靑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條侯印。尙存于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問者始大服。因疑史條侯名遂作惡父之亞音。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衞有良夫。蓋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多有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爲惡夫也。

韓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時銅料一。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云。大官乘輿十湅銅料。重三觔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閎。掾臣岑。掌功丞相宏。令丞相第二十六料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記趙世家。趙襄子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以料擊殺之。是已。漢周官書鍊。據漢書。莽改始建國六年爲天鳳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鳳上猶冒始建國。蓋通爲一稱。未嘗去舊號。上戊。莽所作歷名。莽自以爲土德王。故云。宜和間公卿家所藏漢器雖出。余多見之。唯此器獨見于韓氏。

國朝監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嘗再任通判人。有闕。則中丞與翰林學士知雜、迭舉二人。從中黜一人除。宰相不與也。韓公爲中丞。以雜于中選。乃請衆京官以爲裏行。遂與王觀文陶治平。初御史缺。宰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內批自除二人。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爲殿中侍御史。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爲監察御史裏行。得人之效。乃見于再世二十年之後。古未有也。

唐制誥以[illegible]進。翰林學士初但爲文辭。不專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爲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員。故舉士入者。試五題。麻詔勑詩賦。而舍人不試。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一年。猶未得爲知制誥。不與爲文。歲滿遷知制誥。然後始並直。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遷。故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爲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始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爲故事。其後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試而用。然歐陽文忠公記唯公與楊文公、陳文惠公三人者。誤也。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既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厨大燕設爲第一。

吳正肅公育罷政事。守蔡州。嘗卽州宅爲容膝齋。自序其意。以爲上爲天子所容。中爲士大夫所容。下爲吏民所容。又謂知足而心虛曠。然後能容。遂生以爲寓。則無往而不容。且作詩著之。余爲蔡守時。已不復存。物色其處。西北隅僅有屋四楹。深不滿三丈。手可及檐。意以爲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舊。以見公之志。遣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詩。因刻之壁間。高賢遺迹。世不多有。況公之名德風節。相去未百年而來者曾不經意。況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爲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透前迸。卻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士人方駭。既而火作。蓋幾邕州之異也。

本朝大樂。循用王朴舊律。大抵失于太高。其聲噍殺而哀。太祖時。和峴既下一律。景祐中。李照復古律。以爲高五格又請下其三。樂成反低。人不以爲然。竟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峴止下一律。議者亦不爲善也。燕樂例亦高。歌者每苦其難繼。而未有知之者。熙寧末。教坊副使花日新始獻言。謂方響尤甚。與絲竹不協。乃使更造方響。以準諸音。于是稍降一律。訖後用之。至祭事云。

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是八音而爲木者三也。元豐末。范蜀公獻樂。皆以爲宜而未及行。至崇寧更定大樂。始具之。然又無篪。至是亦備。雖燕樂皆行用。

國朝館職。制科及進士第一人試用。既有常法。餘皆以大臣薦其所知而無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論。而進士第一人與大臣所薦。猶循用詩賦。治平末。英宗患人材少。始詔宰相參知政事各舉五人。時韓魏公曾魯公爲宰相。歐文忠趙康靖公爲參政。其薦二十人。未及召試而神宗卽位。乃先擇其半。與府界提點陳子東。奏事稱旨特命附試者十一人。皆入館。吳申爲御史。言詩賦不足得士。請自是雜以經史時務試論策。乃命罷詩賦。試以策論二道。然終神宗之世未嘗行。蓋自更官制。在內者與職事官雜除在外貴勞以爲貼職者但以爲寵也。元祐初擧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樞密院與同知亦薦。遂用熙寧之令。試策一道。紹聖後不復行。四十年間。唯治平元祐兩見而已。蓋必欲得材而愼其選。自不能數也。

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其爲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得爲無益也。吾閱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己所宜。但見他人得效。從而餌之。亦或無益而反有害。魏晉間尙服寒食散。

通謂之服散。此有數方。孫眞人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爲廢人。自言性與之作。遂錯節度。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甚至悲恚欲自殺。此豈可不愼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發者亦是數見。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其爲害之甚。乃有如謐。此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八言。似勝服藥也。

韓退之孔戣墓誌。言古之老于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戣爲無是。欲留之。此姑爲戒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爲戣計者耶。戣時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閭井田宅親戚。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如戣毅然剛決。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王逸乞骸骨自序其曾祖與魏文帝啟曰。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阮裕爲臨海太守。召爲祕書監。不就。復爲東陽太守。再召爲侍中。又不就。遂還剡中以老。或問裕。屢辭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爲高。吾少無宦情。兼拙于人間。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明目已多。未嘗不愧歸。而家徒無百畝田。不得已猶爲汝南許昌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裕所云。既能許昌。佛廬之餘。粗可經營。了伏臘。即不敢更懷軒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絕。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而復出。所得又愈于前。則不能無愧于裕。

饒州紫極宮有小軒。人未嘗至。一日。忽壁間題詩一絕云。宮門閑一入。獨凭闌干立。終日不逢人。朱頂鶴聲急。相傳以爲呂洞賓也。余嘗見之。字無異處。亦已半剝去。士人有危疾。刮其墨服。如黍粟皆愈。近世有孫賁魚者。初以捕魚爲業。忽棄之而發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災福。無不驗者。遂爭信之。造往來人家。終日不停足。夜則宿于紫極宮。災福亦不可問。或謬發于語言。或書于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測。久而推其故。皆有爲也。宣和末。嘗召至京師。狂言自若。或傳其語有譏切者。罷歸。因與當時流輩與矣。兵興不知所終。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于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于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于吾亦一佐也。前輩嚴于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張湛授范甯目痛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于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此雖戲言。然治目實無踰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復加之赤眚。此六物訖不能兼用。故雖兼服他藥。幾月猶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當數十倍他人。安得不弊。豈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復補邪。歷數自陽里子、東門伯、左邱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唐隆、左

太沖、七人嚮之。陽里子、東門伯、不可知。而邱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讀書者。安可不擇。要須盡用其方。不復加減。乃有驗也。

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諷諫閑適之辭。可概謂淫言媟語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豔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爲牧語。論樂天傳以爲救失。不得不然。蓋過矣。牧記戡挂步有儀。男子持雙兒授之。云。予孔邱。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兒無賴。每舉以爲戲曰。孔夫子乃爲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虛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時初喜畫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曾輔爲太僕少卿。太僕廨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圓通秀禪師爲言。眾生流浪轉徙。皆自精劫習氣中來。今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教之使爲佛像以變其意。于是深得吳道子用筆意。晚作華嚴經八十卷變相。李沖元書其文。備極工妙。不及終而以末疾廢。而自太息。既不能復畫。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書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貴。宣和間。其書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者。蹤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題得好詩數十篇爾。

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拔城欲登。昌蓋欲引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擒賊。彥昭誓于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生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潰者死外。吾民盡矣。于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慚。則全寧陵。昌安得全擅其功耶。計劉元佐能拒守。當在彥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語言。爲文字。故不復審覈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引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彥昭不得立傳。許甚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爲名。趙光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昌爲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爲法。況未必有。聊爲辨正。以信史氏之說。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眞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爲人。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于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解。則蓋通變化。意之所鄉。發于書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少家法。一畫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見于世者亦無他書。相傳有八百本。余所聞存于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親見其一于章申公之子擇處。逸少書至獻之而小變。父子自不相襲。唐太宗貶之太過。所以惟藏逸少書。不及獻之。智永眞蹟。深穩精遠。不如世閒石本用筆太礙也。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與不讓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

于心。但人則不能並立奏。章申公家亦有懷素千文。在其子授處。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爲全物也。

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書當愼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爲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爾。

葉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寧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試。時前取上舍優等久矣。省中策問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見馬援傳者。亟錄其語用之。而不及詳。乃誤以援爲愿。遂被黜。方新學初行。禁人讀史。而學者自解。源言之亦自以爲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寧立三舍法。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而學校之師長者。本自其間出。自知非所學。亦諱時好。以引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之。尹天民爲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記而下至歐陽文忠集。焚講堂下。物論喧然。未幾。天民以言章罷。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爲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爲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爲科禁。故事。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爲寵。自何丞相文縝榜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領修敕令。因爲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于宣和之末。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也。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爲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致遠輒避坐于門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余爲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坐未定。即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間。往往迫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藁示客。有不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瞋目怒叱曰。何不將我眞本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巫論。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當時文體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遽革。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應歷未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于明經。以帖經詞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袞繡坊。富秘監嚴居名

德壽坊。蔣密學堂居嘗產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居。奉其親八十餘。名迎慶坊、朱光祿□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袞繡亭、以德爲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蔣公蓋自名其宅前河爲招隱溪。來者亦不復敢概據。此風惟吾邦見之。他處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尙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遵。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爲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爲閒燕會賢二堂。一時名公卿皆從之游。至謚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謚者。人不以爲過。其後李用和之子瑋。復尙眞宗福康公主。故世曰公武爲老李駙馬。所居爲諸主第一。其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爲池。力求異石名木。參列左右。號靜淵莊。俗言李家東莊者也。宣和間。木皆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爲擷芳園。後寧德皇后徙居。號寧德坊。

李公武旣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爲序其詩。爲閒燕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尙太宗魯國公主。貪鄙蠢嗇。聞公武有集。亦自爲詩。招致舉子無成者。相與酬唱。舉子利其餘食。爭言可與公武並驅。眞宗東封。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爲之序。大年不得已爲之。遂亦自名其詩爲平陽登庸二集。鏤板以遺人。傳者皆以爲笑。

莊子言。蹈水有道。曰與齊俱入。與汨偕出。郭象以爲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今人言汨沒。當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獎儒術。初除張參政洎錢樞密若水爲翰林學士。喜以爲得人。諭輔臣云。學士淸切之職。朕恨不得爲之。唐故事、學士禮上。例弄獼猴戲。不知何意。國初久廢不講。至是乃使勑設日舉行。而易以教坊雜手伎。後遂以爲例。而余爲學士時。但移開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復用矣。旣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數爾。大觀末。余奉詔重修翰林志。嘗備錄本末。會余罷。書不克成。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羈旅于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致寺中。爲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訓練將賦。文穆辭旣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爲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云。

呂文穆公旣登第。擁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買侍婢少亦爲其父所出。更嫁他氏。在儒登第。乃請奉其出母而歸。與其後母並處。旣貴。二母猶無恙。並封二人。皆廷試第一。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

唐書李渤傳。記筆滅裂。詔王鍔兼宰相事。會要崔氏論吏官之失。其說甚明。而新史猶載之。豈未嘗見崔所論耶。然卽本傳考之。渤爲相旣被密旨。有不可。封還可也。何用吏滅其字。自可見其誤矣。給事中批勑事亦非是。唐制給事中詔勑有不便得塗竄奏還。謂之塗歸。此乃其職事。何爲吏撿請聯他紙。渤名臣。二事尤偉。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當覈實爾。吾謂此本出批勑一事。蓋雖有故事。前

未有能舉其職者。至藩行之。吏所以難。後之美藩者。因加以聯紙之首。又益而爲王鍔事。不知適爲藩累也。據王鍔傳。自河東節度使加平章事。會要以爲元和五年正藩爲相時。大抵新史自相抵牾類如此。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顏師古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則有綬。魏晉後既無佩印之法。唐爲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宮門爲職。初非所貴重。何以是爲升降乎。古今名號沿革顛倒錯忤。蓋不勝言。獨怪元豐官制。諸儒考核古今甚詳。亦循而弗悟。故遂爲階官之冠。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孟康注。以酒教爲媒。麴爲糵。師古引齊人名麴餅爲媒。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別有據耶。抑以意自爲也。春秋外傳有云。蝎譖爲道之者。蝎音遏。木蠧也。言譖由中出。如蠧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

僧說崔慎爲荒相寺僧後身。崔慎由爲浙西觀察使時所生。後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撫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凡世間富貴人。多自修行失念中來。或世緣未絕。有必償之。不可逃者。房次律爲永禪師後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爲。略無修行之證。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記與葉致遠會甘露寺。坐間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怒然作色曰。吾謂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擲。方爲快意。聞者絕倒。

國初州郡貢士猶未限數。自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于是爲守者率以多士爲貴。淳化三年。試禮部遂幾二萬人。自後未有如是盛者。時錢樞密若水知舉。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孫何爲第一。而丁晉公、王冀公、張鄧公三宰相在其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梨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呂許公初薦富韓公使敵。晏元獻爲樞密使。富公不以嫌辭。晏公不以親避。愛惜議論之際。卒無秋毫寬其間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誠難能也。及使還。連除資政殿學士。富公始以死辭不拜。雖義固當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幾。晏公爲相。富公同除樞密副使。晏公方力陳求去。不肯並立。仁宗不可。遂同處二府。前蓋未有比也。

張司空齊賢初被遇太宗。驟至簽書樞密院。會北伐契丹。代州正當敵衝。而楊繼業戰歿。帝憂甚。求守之者。齊賢自請行。既至。果大敗敵衆。時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尚無恙。帝數召至宮中。禮甚厚。如家人。朝散郎仲容。其從孫也。嘗出帝親禮所賜孫氏一詩示余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見兒榮貴。齊賢蓋代州。遂入相。辭言簡質。不爲文飾。羣臣安得不盡心乎。詩留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見之者。

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龐穎公七十六。文潞公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張鄧公仍自相位得謝。尤爲可貴。

韓建素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繁雜。犯者衆。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道行者。使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予奪修謹者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亦適中理。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筆。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旁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或諱之爲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爲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爲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挽。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貶泰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及貶衡。安世等卒于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既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爲人亦自廉直而敏于事。不廢勘者十五年。王文公爲墓誌。僅載其事。

呂許公在相位。以郊禮特加司空。力辭不拜。既病。歸政事。仁宗眷之猶厚。乃復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邊機。許宰執就第咨訪。前無是比也。元祐初。晦叔辭位。遂用故事以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踐世官。尤爲盛事。

禹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開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灃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略。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證爾。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

獨取此一水爲名。余意浙字卽淛字。然誤分爲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淛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已。卽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欽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然後南遶于海。然淛江不見于禹貢。以錢塘江爲淛江。始見于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不見于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道之。抑不及知耶。余守錢塘。嘗取兩路山水。辨其名實。質諸耆老。頗得其詳。欲使好事類爲一書。以補桑酈之闕。會兵亂。不及成也。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云。嘗於衡山見顓頊冢。有營邱岡。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者也。今謂之橫山。或疑顓頊都帝邱。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吾今流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村。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爲全無據也。越王勾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眞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爲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前皆夷狄耶。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氏以太湖爲震澤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江爲三江。在荆州之分。漢沱潛流。則別爲三。在揚州之分。因入于海。則合于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嘗至吳。故其解北江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與震澤相通。以太湖爲震澤。亦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其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彌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旣定爲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據文爲說。宜其顯然失之地里而不悟也。

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爲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鄭昭言浙江浦陽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爲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既自爲別。水非有所從來。而旣未嘗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烏知入之爲入海。但文適同耳。當如旣陂旣澤旣導旣瀦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旣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始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旣退而緩。則留其沙而水獨返。故不過三五歲。旣淤沙障塞。水不入于江。則不能通于海。知澤受之而爲害。若江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決溢耶。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遠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漢金鄉侯

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于鴻溝之阨。謚安國君。曾孫輔。封明統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爲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隴。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羣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奉敬封奉春君。富貴衣食之。蓋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傳至曾孫而得侯。尙高祖之遺意耶。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爲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仕爲太子舍人。蓋史之闕也。漢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于此。知藏碑不爲無補也。

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然史不當遂沒其事。劉原甫嘗代侯公說項羽辭。其文甚美。原甫蓋精于西漢者也。然吾嘗謂太公呂后在羽軍中二年。以兵相迭。遂一勝一負。略相當。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于太公者。廣武之役。方數之十罪。雖欲烹太公而不顧。此豈眞忘其父哉。知羽未有勝我之策。而我有滅羽之計。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殺龍且。虜塞王欣。分韓信、彭越、黥布以王關東。厚撫軍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勢已成。羽寡援食盡。故以中分天下啖之。蓋察其爲人仁柔而貪。仁柔則難于輕我。貪則利于分天下。其謀一定。然後遣使。一不中而再。其于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會是成功也。然苟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陸賈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蓋初從高祖者又有蕭公、薛公、權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非一途也。

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尙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尙書。則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而時有特給者。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王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末文潞公始以太師繼之。

范蜀公素不飮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飮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于外物也。子瞻此書不載于集。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于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北苑茶正所産爲曾坑。謂之正焙。非曾坑爲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于曾坑。但味短而微澀。識茶者一啜如別涇渭也。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闢徑路。刳治巖竇。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緊緩燥潤亦從而不同。並植兩木于數步之間。封培灌溉略等。而生死豐悴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經見。不可必信也。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各有數畝。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元祐間。魯直力推賞于京師。族人交致之。然歲僅得一二斤爾。顧渚在長興縣。所謂吉祥寺也。其半爲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産。歲亦止五六斤。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余歲求于劉氏。過半斤則不復佳。蓋茶味雖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爲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過是則老矣。此所以爲難得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爲冷。凡頑石捍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又云。磨墨如病風手。皆貴其輕也。冷與泠二義不相遠。石末本瓦研。極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石。皆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于磨墨而沫起。殆縊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旋。磨即不復見。頃墨工王湍言此。試之果然。若凡間亦不可不知此。

賜告予告。孟康解漢書以爲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告于上。從之而或賜或予。故因謂之告。左氏言韓獻子告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爲請謁之言。是也。然謂謝病謝事亦爲告。則非是。謝者。蓋其事與言病而去辭。古文皆相因爲義。自可以爲意通。而說者每鑿而附會。是以愈傳而愈失也。

婦人以姓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猶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晉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晉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爲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也。

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將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繹。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自屬之禍。璨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表聖傳見五代舊史梁書。蓋其卒在唐亡後也。然終不能明其大節。至謂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爲兵部侍郎。謂己當爲宰輔。爲時要所抑。憤而謝病去。世之毀譽相反如此。如表聖出處用心而不見知于當世。猶至是乎。王元之爲五代闕文。始力爲之辨。方元之之時。去五代尚未遠。蓋猶有所傳聞。今唐新書所載。大抵多取于元之。故知君子但強于爲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其久而必定也。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尚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樂徙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

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案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仆于舍下。群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負汝。觀其。辛速忙。解頤如昨日。逮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哦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毒也。群兒或效斯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日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往時南饌未通。京師無有能斫鱠者。以爲珍味。梅聖俞家有老婢獨能爲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甫諸人每思食鱠。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鱠材。必儲以速諸人。故集中有買鯽魚八九尾。尚鮮活。永叔許相留以給膾。又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永叔等數篇。一日。蔡州會客。食鱠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等事。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鯽魚者。問其故。舉前數曰。見梅聖俞集。坐客皆絕倒。

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鄉里者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仲車以聾。伯原以跛。其初皆舉進士。既病。乃不復出。近臣多薦之。因得爲州教授。食其祿不限以任。伯原吾鄉里。其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有園宅幽勝。號樂圃。與林樞諸子中尤厚善。紹聖間力起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卒。仲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于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飲食皆持匕箸舉進于像上。若食之者。像舉淋漓器汚。父名石。每行山間或庭宇。過有石。輒避以過。偶誤踐。必嗚咽流涕。好作詩。頗豪怪。日未嘗輟。有六千餘篇。每客至不暇見。必辭以作詩忙。終于家。蘇子瞻往來淮甸。亦致禮以爲獨行君子也。

錢塘西湖僧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稱順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餽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瓶貯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並緣以見當世名士。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韋蘇州。優此數人。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死。思聰、宣和中棄其學爲黃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久、未易得也。

孫樞密固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熙寧間。神宗以東宮僚佐託腹心。每事必咨訪之。雖數有論議。而終不自暴于外。言一定不復易。雖一日數返。守一辭不爲多言。其子朴。嘗爲人道其家庭之言曰。爲人當以聖賢爲師。則從容出于道德。若急于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故來政于元豐元祐間。皆未嘗不爲士大夫所推尊。而訖不見纖毫驚俗之事。其名四子。長即朴、次名曰雍、曰野、曰魏。可見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無水。京口甘露。吳下靈巖。皆聚徒數百人。而汲水于下。有不勝其勞者。今道場山亦無水。

以浮池積雨水供溉漑．不得已則飲之．人無食猶可．水不可一日闕．但有水者不知其爲重爾．吾居東西兩泉．西泉發于山足．蓊然匯而不流．其來若不甚壯．匯而爲沼．纔盈丈．溢其餘流于外．吾家內外幾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能耗一寸．東泉亦在山足．而伏流決爲澗．經碧琳池．然後會大澗而出．傍澗之人取以溉園者．皆此水也．其發于上以供吾飲．亦纔五尺．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冽．盛夏可冰齒．非烹茶釀酒不常取．今歲夏．不雨幾四十日．熱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爇灼人．凡山前諸澗悉斷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獨吾兩泉略不加損．平居無水者．旣患不能得水．有水而易涸者．方其有時．又以爲常而不貴．今吾泉乃特見衆艱于得水之時．故居者始知其利．蓋近于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亘字可久．兗州人．舉進士．少好學．通曉世事．吾識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許昌．一旦冒大雪自兗來．見留十日而去．未嘗及世事．惟取古人出處所難明者質疑于余．後爲南京寧陵丞．徐丞相擇之作尹．特愛之．擇之當國．乃復用爲郎官．建炎末．金犯淮南．亘不及避地．久之不相聞．有言亘已屈節于劉豫者．余深以爲不然．旣而聞爲豫守南京．且遷大名留守．余雖悵然．然念亘終必不忍至此．今春徐度自臨安來．云見其鄉人云．亘謀歸本朝．已爲豫族誅矣．不覺爲流涕．乃知余信之爲不謬．亘有知鑒．見事速．此其間委折必有可言者．恨知之未詳也．

趙俊字德進．南京人．與余爲同年生．余自榜下不相聞．守南京始再見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器之無恙時居河南．暇時獨一過之．徐擇之于鄉人故厚．亦善俊．及爲丞相．鄉人多隨其材見用．俊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金將南牧．或勸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何之．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繼．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卻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興以來．常恨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楊邦乂．嘗表諸朝．得謚而立廟祀．今又聞亘與俊皆故人．蓋可尚也．猶未有能少發明之者．他日當求其事．各爲之作傳．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穎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于公者亦何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爲後法也．

房次律爲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謫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于死．世多哀之．此固不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爲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強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之乎．顧一跌猶未足償．陸機河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死者亦多矣．訟其冤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爲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嘗秋毫敢言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陶之戰．皆可爲書生輕信兵者之戒．不謂當時是非當否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于外．亦因得其處．于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被語者．率棄之道旁以去．累累相望．有教之爲綿毬．隨兒大小爲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有物．自不能作聲．而綿軟不傷兒口．或鏤版以揭饒州道上．己酉冬．金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三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爲賢．蓋矯前日好興邊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備縱弛不復振．器械刓朽．教場鞠爲蔬圃．吾在許昌親見之．意頗不以爲然．兵但不可輕用．豈當併其備廢之哉．乃爲新作甲仗庫．督掌兵官復教場．以日閱習．一日王幼安見過．曰．公不聞邢和叔乎．非時入甲仗庫檢察．有密啓之者．遂坐謫．吾時中朝不相喜者甚衆．因懼而止．後聞有欲以危語中吾者．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東南州郡類以兵不足用．且無器甲．望風而潰者．皆是．恨吾前日之志不終．然是時吾雖欲忘身爲之．不過得罪．終亦必無補也

孔孟皆力詆愿人．余少不能了．以爲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愈于不爲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旣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僞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爲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旣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爲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爲之．則名實顚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爲．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疑特賊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爲患豈勝言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一鄉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無別于善惡而皆好之．非鄉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惡之．則孟子所謂自反而仁與禮者．雖以爲禽獸可也．若善者亦惡之．則不可矣．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惡．而貴善人之所好．兩者各當其分．則何擇于好惡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好惡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審．然後不爲外之好惡所移也．

閱所曝碑册．見李邕所作張柬之碑．讀之偶終篇．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陰險貪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桓彥範與柬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于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于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于斷．無所顧避爾．柬之彥範旣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以柬之彥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有景龍事乎．

世言廢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爲明時盡。君門尙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一篇。初不知誰作。大觀間。三館曝書。昭文庫壁間有弊篋。置書數十册。蠹爛幾不可讀。發其一曰玉堂新集。載此篇。乃幽求詠懷作也。豈非遷杭郴州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姑戲而云爾。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爲文五十篇。考于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惟歐陽文忠公爲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有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試既不過策論。故所上文亦以策論中半。然多未免猶爲場屋文辭。惟孫巨源直指當世弊事。列其條目。援據祖宗。源流本末。質以故事。反覆論說。皆可施行。無一辭虛說。韓魏公一見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其今之賈誼乎。時方爲於潛縣令。會以期喪不及試。免喪魏公猶當國。即用爲崇文館編校書籍。遂見進用。不復更外任。蓋猶愈于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外大父晁公善。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于晁公。字畫亦清麗。以爲珍玩。吳志。孫權征合肥。爲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撤丈餘。超度得免。故以名橋。今在廬州境中。詩本後亡去。略追記之。附于此。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魏王惟吳王。建旗敢到新城旁。霸主心當萬夫敵。麾下倉皇無羽翼。遂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奔津橋橋半撤。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橫飛秋水空。鶻驚徑度秋雲缺。猶迅金鞴汗窟壓。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主時。平日主君須愛惜。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兒識之。

錢塘西湖。建康鍾山。皆士大夫願游而不獲者。仕宦適至。未有不厭足所欲。兩郡余皆辱居之。在錢塘十月。適敵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號泣。引首北向。何暇顧其他。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留半歲。正當冬春之間。出師待敵。寢食且廢。鍾山雖兵火殘破之餘。形勢故在。六朝遺迹。故事班班猶可數。城中但見屹然在側。而少從先君入峽。瞿塘灔澦。高唐白帝城。皆天下絕險奇異。乃一二縱觀。至今猶歷歷在目。晚往來浙東七里灘金華三洞諸勝處。每至輒留數日。非興盡不歸。乃知山林邱壑。亦各有分。非軒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惡。固不可不慎。況于取士。神童本不專在誦書。初亦不以爲常科。適有則舉之爾。故可因之以得異材。觀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陳。文公不以一賦適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大觀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規時好者。遂言學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誦書者爲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執事者樂聞之。凡有以聞。悉命之官。以成其說。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于苟得。每苦其子弟以爲市。此豈復更有人材哉。宣和末。余在蔡與許。見江外以童子入貢者。數輩。率以老書生挾二三人持狀立庭下求試。與倡優經過而獻藝略等。初亦怪。抱之使升堂。坐定問之。乃志在得公廚數十千爲路費耳。爲之悵然。後或聞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尙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蔌蔌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淒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爲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暑熱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也。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敘進。苟不違道于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嬰嬰然以不仕爲高。若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于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爲小異以去。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而不辭。世終不悟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叱曰。若尙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爾。此豈求不仕者也。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爲著姓。元豐間有名□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之。沈亦應接不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超邁。與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一絕壁間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即長揖出門。越石橋而去。追躡之已不見。意其爲呂洞賓也。當時名士多和其詩傳于世。蘇子瞻爲杭州通判、亦和。用韓退之毛穎傳事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橘極難種。吾居山十年。凡三種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纍然可愛。未幾偶歲大寒多雪。即立槁。雖厚以苫覆草擁。不能救也。蓋性極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風。與平地氣候絕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開半月。蓋五七之間如此。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爲業也。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于田。橘下之土。幾于用篩。未嘗少以瓦甓雜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面南。爲層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于上風焚糞壤以溫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雖略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即一易。不生不能無役。閑中種木。亦是一適。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既皆闢。當歲益種松一千。桐杉各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敝敗。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風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今歲積益。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竿。松杉生不滿三尺者。處處有之。桐子已實。伺其墜。多畜之。冬春之間。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僕之健而愿者兩人供役。吾不爲無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猶思預植良材爲後計。柳子厚詩云。晚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在。寧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于無僞．能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于僞．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爲大言以掠美．牽率矯厲之行以誇衆．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處．閨門之內．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吾室而非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鄕黨里鄰．尙能厭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鵝．世皆然之．人之好尙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概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鬭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于鵝．張素正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儻在是耶．今鵝千百爲羣．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卽貨售之以爲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卽意有所寓．因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圖史有傳．其大節略已備矣．而平生出處每章奏論事見于謀國者．遺落甚多．先大父太師兄弟三人皆以司空蔭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時猶記太師有親書其遺事一卷三十四條．今莫知本安在．本院子孫既微．大觀末吾嘗從求家集及手書藁草．猶得五六十卷．意欲爲論次及作家傳．久之不能成．喪亂以來．圖籍寄落．今歲曝書．追尋僅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涼筆硏可親．終當成此志．亦欲使汝曹知吾門內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非如酒翁猥退無能也．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于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倣傚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于文者．不能爲也．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隨處求過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孰不可爲．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鄕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强．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

自古夷狄亂華．無甚于劉元海．其得志無幾．而子和卒見弒．至聰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祿山．不二年亦弒于慶緒．阿保機雖僅免于弒．不及反國．以帝羓歸．元昊稱兵西方十五六年．其末弒于佞令哥．天之于善惡逆順不可欺如此．桀紂爲虐．所殺中國之人．猶可數計．而皆以亡天下．紂不免誅死．豈有夷狄長驅塗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爲量數．而得令終耶．今金賊犯順亦已十年．以天道言之．數之一周也．其將有祿山元海之禍乎．

孟子言烏．是何言也．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烏音．亦通于汝潁．漢書記故人見陳涉．言夥．涉之爲王沈沈者．夥、吳楚發語驚大之辭．亦見于今．應劭亦禍音．非是．此俗音．與烏相近．公羊記州公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爲化我．今齊人皆以過爲夫音．歐陽文忠記打音本謫耿切．而舉世訛爲丁雅切．不知今吳越俚人正以相毆擊爲謫耿音也．

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不知其何據．前此夏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族．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里間亦不同．或濃雲中見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一方．謂之龍掛．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其久而有神．宜有受職者．固無足怪．屋廬林木之間．時有旋繞而出．往往有蹤穴見其出入之迹．或曰此龍之懶而匿藏者也．佛老皆多言龍行雨甚苦．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龍之類蓋不一．雨分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貳佐屬．其勤惰材不材．爲之長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日．忽見艤舟汴岸．坐于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卽已．不求有餘．差愈于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攜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僊僊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瀟然．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筀竹．蓋色深而葉密．吾始得此山．卽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意數年後所向皆竹矣．戊申己酉間．二浙竹皆結花而死．俗謂之米竹．于是吾所植亦槁盡．今所存惟介竹數百竿爾．方其初花時．老圃輒能識之．告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尙可復生．而余終不忍．至已槁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比雖復補種．而竹種已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須三五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但取大竹．善掘其根．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竹林燒其斷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卽發細筍．掘去勿存．次年出筍．便可及母．此良有理．插柳者燒其上一頭．則抽條倍長．栽牡丹者燒其柄或蠟封．卽不蠹．蓋一術也．嘗卽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雖烈日無害．小瘁久之復蘇．俚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種也．杜子美詩云．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偶用其言．每以臘月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遲也．

劉惔盛暑見王導．導以腹熨彈棊局．云何乃渹．惔出．人問王公何如．惔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皆謂渹爲冷．吳人語也．今二浙乃無此語．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尙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諢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爲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時時效之．非爲優戲．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紹聖初．修天津橋．以右司員外郎賈種民董役．種民時以朝服坐道旁．持撾親指麾役工．見者多非笑．一日橋成尙未通行．仙現適至．素識種民．卽訶止之曰．吾橋成未有敢過者．能打一善諢．當使先衆人．仙現應聲云．好橋好橋．卽上馬急趨過．種民以爲非諢．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譏己也．

韓忠獻公能政事．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游事．云吾已無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爲鄉里善人守墳墓．亦足矣．康公旣葬忠獻．許昌．仕寖顯．一日．歸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卽挂冠歸．以終公志．爲文自誓．元豐末．謫守鄭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語．求致仕．章十上．時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喩旨曰．先臣有知．見卿宣力國事．當亦必以爲然．康公猶請不已．乃就易許昌．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幾再入爲相．

韓宗武云．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東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前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代宗紀．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度張休．或疑宮中二字恐誤．讀章倫傳．言宦者呂太一．則蓋中人爲宮市于嶺南者爾．故稱市舶使．此詩似爲哥舒晃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晃大曆八年以循州刺史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相去蓋十年．自此詩而上至靑絲五篇．疑皆失其題．故但以句首語名之．所以讀者多不能遽了．魏知古傳復有潙洹水令呂太一．在開元間．與大曆亦相反．此別一人．姓名適同爾．

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魚．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于江外．長不過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爲食．如食蠶．謂之魚苗．一夫可致數千枚．投于陂塘．不三年．長可盈尺．但水不廣．魚勞而瘠．不能如江湖間美也．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置苑內海中．水邊．十餘日卽生．其法取魚產子著菰蔣上者．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旣曝乾．安得復生．必別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也．

虎邱山皆王珣故居．珣嘗爲吳國內史．故與其弟珉皆卜居吳下．舊傳宅在城內日華里．今景德寺卽是．虎邱乃其外第爾．珣與珉分東西二宅．本在山前．後捨爲寺．乃號東西寺．今寺乃在山巔．下瞰劍池．父老以爲會昌寺廢．其地歸于民．今爲田者．猶能指其故處．大中寺復乃遷于上．則非復珣之舊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謂之西菴．蓋但存其名．余大父故廬與景德寺爲鄰．自金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邱偶獨存．其勝槩猶爲吳下第一也．

徐復所謂沖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世久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雜以六壬遁甲．自筮終身無祿．遂隱．范文正公知蘇州．嘗疑夷狄當有變．使復占之．復爲言西方用師．起某年月．盡某年月．天下當騷然．故文正益論邊事．及元昊叛．無一不驗者．仁宗聞而召見．問以兵事．曰．今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強君德乃可濟爾．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萬松嶺、其故廬也．時林和靖尙無恙．杭州稱二處士．而和靖卒乃得謚．與復同時者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而任俠不倫．終不顯．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于爲過而幸蔽覆藏匿．欺妄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越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後．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敕書求官．雖索殘弊．字畫猶如新．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書舊銜趙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後書告詞．先言門下．末言主者施行．猶今之麻詞也．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後低項列銀靑光祿大夫守兵部尙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云云蕭嵩宣．中書侍郎闕．知制誥王邱奉行．此中書省官也．再起項列侍中兼吏部尙書宏文館學士臣光庭與黃門侍郎給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年月日．璽制可者．門下省官也．再列尙書左丞相闕．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右丞相云云．璟侍中云云．蓋光庭兼銜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甫、彤．告某官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者．尙書省官也．璟與林甫、彤三名．皆親書．大如半掌．極奇偉．蓋裴光庭．宋廣平、李林甫．彤當爲韋彤．中書省官書姓．而門下尙書省則不書．光庭以兼吏部尙書．故再見于尙書省官．而不名．蕭嵩裴光庭學士結銜皆在官下．余見唐告多．大抵皆吏部告．惟此中書所命如今宣除者．故有辭．但前不言勅而言門下．爲異爾．兵興以來．先代遺迹存者無幾．可以示後生之樂多聞者也．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旣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蜩蛙賦．略云．徂當賀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蔕于中而發于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

趙康靖公初名禋．直史館責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于世．因使改名約．已而忽

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既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祕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姑疑其或驗已，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祕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或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既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爲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爲三司使，同會僧寺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冊夢事甚詳。

劉原甫廷試本爲第一，王文安公其舅也，爲編排試卷官，既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猶力辭不已，遂升賈直儒爲魁，以原甫爲第三。

陸龜蒙作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陽氣作于內，則憤而爲怪。范文正公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毎目爲怪人。文正知之，及後復用爲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敵，因語又將怪矣，乃書龜蒙贊以遺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于搢紳中獨如妖言，既黜斥不得伸，辭因乘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諷己，訖不能盡用其言。

世言淹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漢即有此語。二十八星謂之舍，亦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聲古。一字而分二義者，多以聲別之，如自食爲食，食人則音飼；自飲爲飲，飲人則音廕之類是矣。蓋總留而留，則爲平聲，應去而留，則爲去聲，逗遛亦同此義。

顏魯公眞蹟，宣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其名著者與郭英乂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帖、廣八分書帖、送劉太眞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

錢穆甫爲如皐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給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皐飛來。仍檄如皐，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卻請貴縣押來。未幾，傳至郡下，無不絕倒。

左氏記晉平公夢黃熊事，亦見國語，二本皆作熊字。韋氏國語注遂以爲熊能之熊，杜預于左氏不言何物，世多疑熊當如爾雅鱉三足爲能之能，而傳寫有衍文，據陸德明左氏釋文直以爲能字，音奴來反，則固已云爾。不知以意刪其文耶，或別有據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賢能之能字書以爲獸名，堅中而彊力則熊也。是熊字或爲能，能字或爲熊，初未嘗有別。熊羆之熊，能鱉之能，二物共一名，各隨其所稱，則何必更論衍文，止當讀爲能爾。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學，雖補注國語，略能辨之，以正韋氏之誤，然意不盡徹，終不免改熊爲能也。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堝隙地作堂，其間取蘧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道，自號知非子，此眞爲伯玉者也。今吾無清獻之聞，而遽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將求爲伯

玉亦何可求爲，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古之人于一隱几之間，猶有成辨，尚何必六十年，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乎。苟知存者之爲是，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自是觀之，則吾亦可以少稅駕于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于州治之西廡，名之曰不惑，吾以爲將，然吾有志學者也。今二十年，卒其所願學者未嘗勝，亦粗以爲不至于頗迷流蕩而喪其本心者，雖求爲伯玉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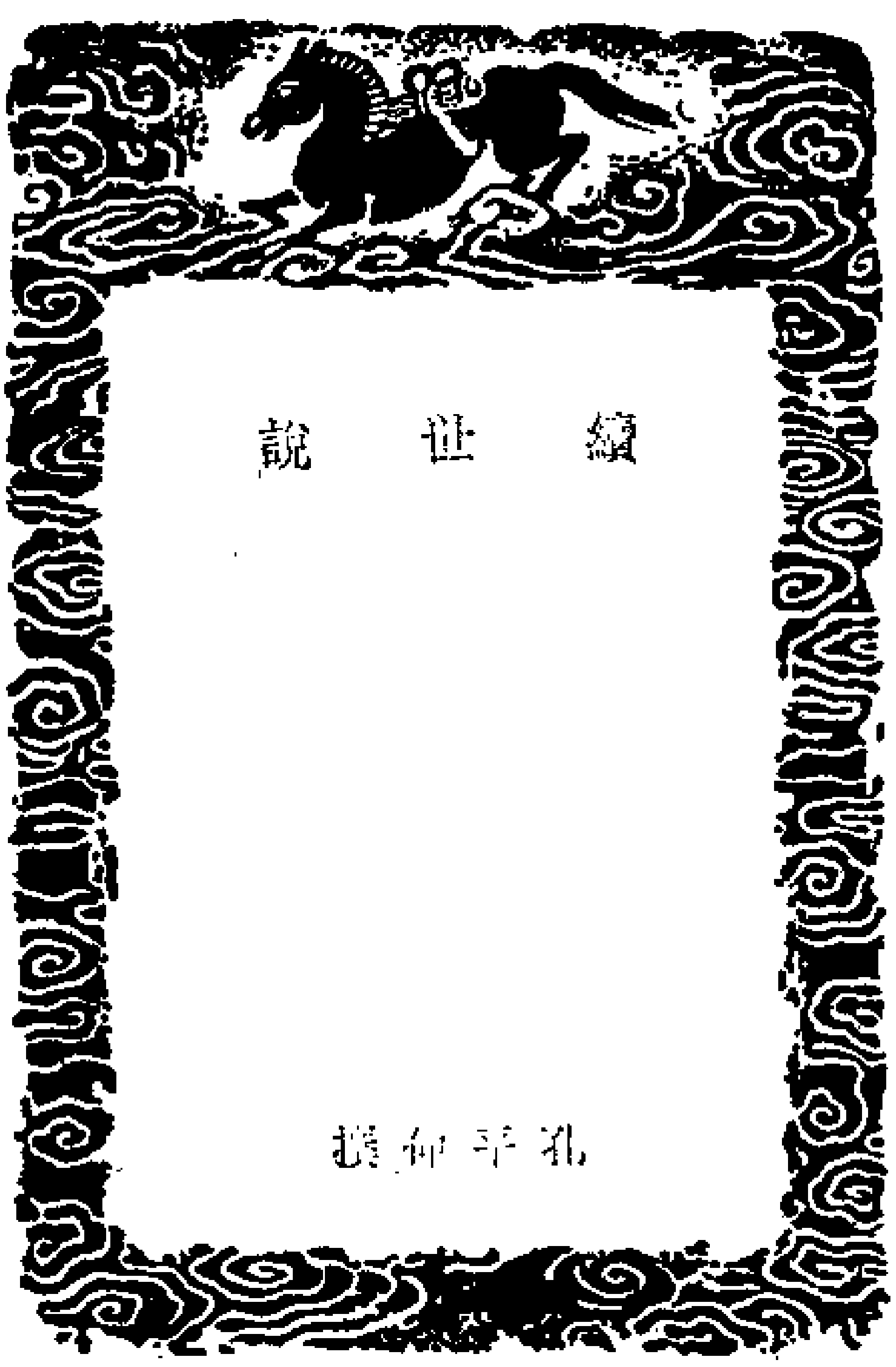
漢末五斗米道出于張陵，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張角略相同。張魯蓋陵之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欺詐爲本，而稱爲劉焉督義司馬，因與別部司馬張修共擊漢中太守蘇固，遂殺修而奪其兵。惡在其不欺詐耶。王逸少父子奉此道，逸少人物高勝，必非惑于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盧循入會稽，其子凝之爲太守，以入靜室求鬼兵，不設備，遂爲循害其家，亦可見矣。近世江浙有事魔喫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誦金剛經，其說皆與今佛者之言異，故或謂之金剛禪，然猶以角字爲諱而不敢道也。

揚子雲謂嚴君平爲蜀莊，避武帝之諱也。其稱李仲元，蓋與君平爲一等人。班固作王吉傳序，載君平與鄭子眞事甚詳，而不及仲元。顏師古以三輔決錄君平名遵，子眞名樸，余讀蜀志秦宓與王商書，言嚴君平、李宏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又以知仲元蓋名宏，但惜其行事不著爾。

石林著述甚富，種種爲士林推重。如建康集，鎮建康而作，玉澗雜書，居玉澗而作，石林燕語作于宣和五年，避暑錄話作于紹興五年，岩下放言則休致後所作也。其詩話、詩餘，余既梓行久矣。諸種各無善本，僅見宋刻建康集，又逸去第三卷，書唐李蝸作後諸籍，既得宋刻避暑錄話，迥與坊本。自敍藏書三萬餘卷，藏碑千餘帙，更得善釀法，可與玉友、鶴鷗騎驢酒、白墮酒並奕，括出六一居士詩云：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書之座右，慨然有當余心。且究心醫學奇方，如中暑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刔其齒灌之即蘇。又中毒菌笑菌，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獨活湯治產婦頭足反弓，奇疾之類甚多。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諸昔賑荒一事，尤可師也。虞山毛晉。

四庫全書提要

避暑錄話二卷。宋葉夢得撰。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毛晉津逮祕書跋云得宋刻。迥異坊本。亦作二卷。則宋代亦即此本。考諸書所引避暑錄話。亦具見此本之中。無一條之佚脫。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誤矣。夢得在南渡之初。巋然耆宿。其藏書至三萬餘卷。亦甲於諸家。故通悉古今。所論著多有根柢。惟本爲蔡京之門客。不免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如論詩賦一條。爲王安石能詩賦解也。裴頠一條。爲蔡京禁讀史解也。王姬一條。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至深斥蘇洵辨姦論。則尤其顯然者矣。然終愧於公論。隱約其文。尚不似陳善捫蝨新話顛倒是非。黨邪醜正。一概肆其狂詆。其所敘錄。亦多足資考證而裨見聞。故善書竟從屏斥。而是編則仍錄存焉。



續世說

孔平仲撰

續世說序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題歟。蓋本分纂前言以爲要覽。略而未備。覺有博雅君子。從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羣史。探引羣義。疏剔繁辭。撮載名理。彙爲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謬。今茲書本。從義鄉李君敏得之於前嶠守王君（長[illegible]）相與讎校而鋟焉。王觀受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爲沅人。能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維揚王公無染。（[illegible]）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並進。書圃闢。從佐曰。沅爲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又善也。俶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即加是正。復命鐫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傳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齊諧說而已。然後知公推意。豈苟然哉。後之爲政者。能鑒其意。勿斬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續世說卷第一

宋孔平仲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德行

言語

德行

梁劉遵爲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原作瞻。據南史改。）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明山賓性篤實。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梁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旦。雙鶴來下。人以爲孝感。子子輿亦有孝行。父卒於蜀。子輿奉喪歸。至巴東灩澦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而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灩澦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梁顧協、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宋甄彬有行業、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物貨．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

溫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卒．弟彥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爲中書侍郎．

陳叔達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不自失也．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答曰．無長．人問其故．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小．爲鵷鶵．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至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惟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仁師駁議．以爲父子天屬．兄弟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竟從仁師之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令歸耕種．與之約．令事已自歸．令爭之．臨曰．請自當其罪．令在假．臨縱出囚．囚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後爲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叫號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帝嘆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

張文瓘爲大理卿．嘗有疾．諸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執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諸囚聞其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吏人感其恩信．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衆必斥罰之．由是畢用命．終於代滿．不鞭一人．時周興來俊臣用事．有功爲理官．以執政枉獄．前後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爲之少衰．時人比之于張馮．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陸象先清淨寡慾．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

主用事、宰相岑羲蕭至忠崔湜皆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亦以免禍．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曰．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等獨無愧耶．相待如賓．後爲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有譖卿者．欲知其人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則天歎息．

杜暹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權皋爲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皋獻戎俘于京師．過福昌．福昌尉仲謨．皋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謨．謨至．皋示已喑．瞪眸而瞑．謨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襚．既逾年而葬其柩．人無知者．從吏以留書還．皋母初不知．聞皋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皋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而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輿爲相．

涇師作亂．駕幸奉天．兵部侍郎劉迺臥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偽宰相蔣鎮自來招誘．迺託瘖疾．灸灼遍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歔欷而退．迺聞駕再幸梁州．搏膺呼天．絕食而卒．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常倚賊勢．欲陰撓沮．會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乃命使者送遺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原作[illegible]據舊唐書改）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齎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日已暮．明且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爲樂乎．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繒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回．自此兵衆彌加激勵．

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母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爲牛僧孺辟．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兆尹．仲郢謝曰．自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德裕兄子從實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鹽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慚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歎其義．從實正員官．

徐晦爲楊憑所薦．憑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晦獨送至藍田．時權德輿與憑相厚．與晦交分最深．聞晦之行．

謂晦曰無乃爲累乎晦曰布衣受楊公之眷方在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它日爲奸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復與稱之於朝中丞李夷簡請晦爲監察曰聞公送楊臨賀肯負國乎

任迪簡爲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以景略性嚴慮坐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遂以爲帥

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尸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皎自告張亮送皎妻子歸家乃之洹水

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在而娶終身不婚曰兄有子以嗣先人矣先是兄子無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後兄子婚娶以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以誠信化秩滿結廬陸渾山有長往之志歲饑庖廚不爨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

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縣界有虎暴盜請殺虎贖罪德秀許之吏白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司囚恐爲累也德秀曰吾不欲負約如有累吾自當之明日盜負虎而還

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光字龍府自襁褓迨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在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背僂時人戲曰鄭傴不枉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始治平館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卒年八十

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人目爲玉界尺弟光胤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清淨寡欲端默如此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

呂兗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游兗門見琦臨危紿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遂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仕石晉至兵部侍郎高祖將以琦爲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己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琦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拯趙氏之孤惟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言語

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魏羣臣請增京城及修宮室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宋孝武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後廢帝即位悉皆罷除由紫極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蔡興宗於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終始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者（〇宋本無識字據南史補）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其言

周顒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何遜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靡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顧歡著道教衰俗佛義張融曰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

周賀若敦以有怨言爲宇文護所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後弼果平陳

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山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太宗指殿柱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常其德勞費實多

肅宗欲散諸將克長安日發李林甫墓焚骨揚灰李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爾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天幸爾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爾奈何矜之泌曰臣非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韋妃之故內慚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太宗幸翠微宮房元齡在京城留守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

尙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它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

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語、卽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史記言、勵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陛下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若陛下、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愼之。

魏徵謂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皐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長世、福祿無疆。忠臣身陷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言之、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高宗責侍臣不進賢良、衆皆莫對。李安期對曰。天下至廣、非無英俊。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囂謗、以爲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惟能是用、讒毀亦旣不入、○（原本脫誰字、據舊唐書改）誰敢不竭忠盡誠。此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

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思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君不奪蠶妻、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傭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尙方監裴匪躬、欲鬻苑中菓菜、收其利。蘇良嗣爲西京留守、駁之曰。昔公儀相魯、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果菜、與下人爭利也。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馬周有機辯、能敷奏。太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便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者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程名振奏對失旨。太宗勃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嗔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不見我、何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擢爲右驍衞將軍。

劉仁軌平百濟、浮海西還。仁軌初次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公耳。於司請曆日一卷、幷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語。

中書舍人徐堅、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費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堅。

張嘉貞欲杖裴伷先、張說爭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豈能長據。○（長下原衍久字、據舊唐書刪）

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輩行自及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旣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卽引還。

唐制、財賦皆入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蔽無所容。至第五琦以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乃盡輸大盈庫、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中官領事者三百人、有司不能窺其出入者、殆二十年。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乞以歸有司、度禁中所費一歲幾何、進入不敢虧。如此乃可議政。德宗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

崔佑甫爲相、淄青李正己畏德宗威德、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慮正己反覆、欲以計止之、又未有其詞。延問宰相。佑甫曰。請遣使往淄青宣慰將士、便以此錢賜之。使將士深荷聖恩、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而從之。正己大慚、心服焉。

魚朝恩惡郭子儀、使人發其父墓。及自涇陽入朝、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子儀見、帝勞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聞其言、乃安。

周墀初作相、問韋溫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溫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喩其旨。溫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愛憎行之、但令百司各舉其職、則公斂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權攬也。墀深然之。

崔羣爲翰林學士、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惑直醜正、則其它學士無由上言。牢讓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

崔羣云。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

殷侑欲令王廷湊再討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誡。文宗雖不納、然深嘉其言。李訓之亂、上問以治安之策。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以錦綵黃金。

文宗召趙宗儒、問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上嘉納之。

韋溫在朝時、與李珏楊嗣復周旋、及楊李謫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世豈至是耶。初、溫勸楊李收用德裕、釋憾解仇。二人不能用、故及禍。

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裴潾疏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眞僞、則自然明驗矣。

訓注之禍、宦者氣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鄭覃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縉紳賴之。

幽州楊志誠逐李載義、自爲帥．文宗聞之驚、急召宰相．時牛僧孺先至．上曰．可柰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若假志誠節鉞、仍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足以逆順．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洒然矣．

張公藝、鄆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親幸其宅．問其義居所以久．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司馬承禎、睿宗問以理國．對曰．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

元宗問吳筠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原本闕曰道法四字據舊唐書補）無如五千言．其餘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

元宗幸東都、過崤谷、道險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釋之、是代陛下受德．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從之．

憲宗誅李錡、有司將籍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

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稅．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憲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石晉桑維翰恐與虜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尙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搆、遂成釁隙．自此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

晉天福初、頻有肆赦．張允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赦耳．如是何也．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疏、見捨者何親．如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江南李昪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昪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

續世說卷第二

政事
文學

政事

宋兗州刺史杜驥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武帝以謝方明爲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息、事猶不舉．顧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衆莫及也．

顧憲之爲建康令、人號神明．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淸儉、强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醇者、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淸且美焉．

梁陸襄爲番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事、遂相誣告．襄和同解之．二人感恩、深自悔．乃爲設酒、令其歡飲、同載而歸．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旣罷、讎共車．

梁始興王憺爲荊州刺史．有善政．被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

乳我。

梁徐勉爲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歸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它日亦是傳中一事。

宋阮長之爲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爲限。前此去官者、一年祿秩、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所蒞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

宋傅炎與父僧祐並有政績。炎爲武康山陰令、二縣皆謂之傅聖。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陸濯劉元明亦有吏能、政事爲天下第一。炎子翽代元明爲山陰令。翽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元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旣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齊邱仲孚爲山陰令、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邱。前世傅炎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仲孚又過之。

齊樂預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於官。有一老媼、擔槲蔌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爾。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北齊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代、有老人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北齊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曰入鐵主簿。後遷陽平太守、政爲天下第一。惇美鬚髯、下垂至帶。號長鬚公。文宣因酒醉、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又號齊鬚公。

魏源懷性寬簡、不好煩碎。常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過爲嚴肅。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史羅刹怒、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周豆盧勣爲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烏來翔。因呼其泉曰玉漿泉。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武帝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北齊李仲舉爲修武令、爲政寬簡。吏人號曰寬明。盧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寬恩之政。

隋于仲文字次武。[illegible]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大業五年、郡國畢集。帝問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宏化太守柳儉對。又問其次。曰。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帝賜儉帛二百、絢肅各一百。

隋劉曠爲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

唐皇甫無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檝衆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

顏游秦爲廉州刺史。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王方慶爲廣州都督、廉而嚴。境內清肅。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則天有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幷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郭元振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元振始屯田、數年豐稔、至一絹糴數十斛。

盧奐爲南海太守、遐闢之地、貪吏斂迹。人用安之。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奐也。

尹思貞爲司府少卿。時侯知一爲司府卿、亦厲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服如此。

裴漼父炎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刺史李崇義以少年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炎之使斷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予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

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日。宰臣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裴遵慶判吏部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每歲吏部選人、動踰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

韋元甫員錫、同在韋陟幕中。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稱員推韋狀。

賈明觀侍魚朝恩之勢、恣行凶忍、毒甚豺狼。朝恩旣誅。元載納明觀姦計、令江西効用。百姓懷磚瓦候之。元載護之、獲免。在洪二年、魏少遊爲觀察使、承元載意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卽日杖殺。議者以爲減魏之名、多路之政。嗣恭本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爲天下最。賜名嗣恭。

劉晏掌計、雅得其術。賦入豐羨。李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登其數、唯巽三年登焉。

李勉在廣州、性廉潔、船舶都不檢閱。先是、船舶泛海至者、歲才四五。勉之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

高崇文爲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常若寇至。永貞元年、劉闢據蜀叛、杜黃裳薦崇文討闢。中使卯時宣命、崇文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七箸者、斬之以徇。遂平蜀寇。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爾。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能、臨淮王（李光弼）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

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請寬十日。府不許、坦令人戶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爾。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馬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淮西之師、柳公綽遣卒六千屬李聽軍。既行、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治家、卑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

盧鈞爲廣州刺史、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己一不干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於嶺表者、子孫貧悴、不能自還。鈞減俸錢爲之營槥櫝、致喪擧、婚嫁。凡數百家。山越之俗、服其德義。

張允濟爲武陽令、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回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開無棣河、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騎、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與瀛州賈敦頤、冀州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腳刺史。

賈敦頤爲洛州刺史、有異政。百姓樹碑于大市通衢。後弟敦實爲洛州長史、又有惠政、百姓復刻石頌美、立於兄碑之側。時人號爲棠棣碑。

田仁會爲鄭州刺史。天旱、仁會自曝祈雨、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馮元淑則天時爲浚儀令、有殊績、百姓號爲神明。又歷浚儀始平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爲苦也。

袁滋字德深、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人甚愛之。徵爲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去。

馮立爲廣州都督、嘗至貪泉、歎曰、此與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豈止一盃。卽安能易吾性乎。

道州之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陽城爲太守、不平其以良爲賤、又閔其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停歲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元宗時、滑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耶。必欲鑿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慚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元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五代漢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郡人歌之。卒於官。郡人聚哭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建祠立碑。詔贈太尉。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民之租稅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黎民懷感者、誠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剝、不因公以徇私、不容物以利己、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

劉知遠謂晉高祖曰、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安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襆、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文學

齊謝朓長於五言詩。沈約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文帝令羣臣作赤鸚鵡賦。袁淑文冠當時、見謝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

梁王筠爲詩、能用強韻。沈約嘗啓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之文章、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王筠字元禮。自序云、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顏延年問鮑昭、己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時議者以延年、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齊衡陽王鈞嘗手細寫五經一部、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對曰、殿下家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以便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而爭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梁沈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之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江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匹錦、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病之。晚節轉好作詩、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

梁鄭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多苦心熱。瓜時、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陳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宏正稱之曰、沈生可謂無意聖人者乎。

梁何思澄與宗人遜及何子朗俱擅文名。世人語曰、人中爽、有子朗。又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矣。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宣按以爲。此條南史載。）

北齊陸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後魏李謐少好學、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時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卻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

隋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煬帝即位、獻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以事殺之。

唐房元齡在秦王府十餘年、常典管記。軍符府檄、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如面語。

岑文本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號十八學士。圖其形狀、題其名字爵里、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李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肉譜。虞世南目爲人物志。劉禕之以文藻知名。高宗時與元萬頃、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韓楚賓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蘇頲機事填委、文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非吾所及也。

王方慶賞徐堅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楊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

楊炎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制誥之美者、時稱常楊焉。

肅宗賞嘆李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

李賀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彷彿者。

張薦祖鷟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采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名鷟。蘇味道嘗賞之曰、此生天下無雙矣。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員半千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未聞退時。時因謂之青錢學士。

權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遊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宏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爲請者十八九。時人以爲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晷暫倦。

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儷、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韓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

王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忘於寢食。無書不覽。經目靡遺。

柳璨爲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爲柳箧子。昭宗召爲翰林學士、即以爲相。任人之速、古無此例。

鳳閣舍人王勮、勃之弟也。壽春等五王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勮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

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富嘉謨與吳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千變、稱爲吳富體。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饋遺亦巨萬。時議以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元稹論杜甫之詩云、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前人之所獨專。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後唐武皇議欲修好於梁祖、命李襲吉爲書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梁祖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如虎傅翼矣。

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識日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

續世說卷第三

方正
雅量
識鑒

方正

梁徐勉爲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梁朱异方貴用事、賓客輻湊。欲引江子一爲助。异、子一之姑夫也。子一知异不爲物議所歸、未嘗遊門。其高潔如此。

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陶淵明、侃之曾孫。自以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肯復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魏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

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

北齊蘇瓊爲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每見、則談問元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債券。

陳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一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唐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后、長孫無忌數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

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引朱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史以爲高潔守正如此。

張易之譖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甚窘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閤救子。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宋璟爲中丞、請窮究。則天曰。昌宗已自首。璟曰。昌宗事露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窮鞫。則天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有敕特原之、令詣璟謝。璟拒而不見。

宋璟嘗侍宴朝堂。張易之兄弟皆爲列卿位、畢節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向西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與韋后通。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帝詔殺之。宋璟請付獄。帝怒、岸幘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殺之矣、更何請也。璟曰。人言三思亂宮掖、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故請按罪方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殺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免月將死、流之嶺南。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元紘斷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懼太平公主勢、促令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懷貞不能奪。

韓休爲相。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曰。美玉位卑、所犯又非巨害、今朝有大姦、尙不能去、豈可舍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貪冒、僭擬恣縱、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陛下若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上以其切直、從之。始蕭嵩以休柔和易制、引爲同列。旣知政事、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

有過差、輒闇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爾、非爲身也。

宦官李輔國擅權、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構者繼有之。有所追呼、諸司莫敢抗抑。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推斷未了、追去釋放、莫有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便稱制敕。牒中符印、悉佩之出入。凡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李峴爲相、叩頭論輔國之罪。上悟、賞峴正直。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

崔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知省事、與宰相常袞不合。隴州貓鼠同乳、袞以爲瑞、率百官稱賀。祐甫獨不賀。中官詰之。祐甫云、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貓當食鼠、今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何異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扞敵。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吏、毋失巡徼、使貓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

興元元年、盧杞移知饒州、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張獻恭因紫宸殿對、言高所奏至當。德宗未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德宗顧謂宰臣李勉曰、欲授杞一小州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如此。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廟堂、則重位

可久。渾曰、爲我謝張相公。渾頭斷而舌不可禁也。竟爲延賞所擠、罷相。

朱泚盜據宮闕、源休勸泚僞迎鑾駕、陰濟逆志。乃遣其將韓旻疾趨奉天。時德宗倉黃之中、未有武備。段秀實陷在賊中、以爲宗社之危在頃刻、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追遣而回。秀實自度旻之來、已用必死。明日泚召秀實議事、語至僭竊。秀實勃然奪源休笏、唾泚面曰、狂賊、恨不斬汝萬段。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被面、匍匐而走。秀實遇害。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璵作相、遣女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爲姦。有一巫、盛年美色、以惡少數十自隨、宿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閱其賦、贓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以賦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肅宗欲大用李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爲之屈。竟爲所擠、出歷汾虢刺史。後爲相。盧杞自新州司馬除饒州刺史。袁高奏駁、遂授澧州司馬。勉謂德宗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

杜亞爲東都留守、疑大將令狐運爲盜。朝廷遣御史楊寧按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獄大、宜審。命李元素覆按。乃就決之。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又誣奏元素。元素奏未畢、上叱出之。元素曰、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真盜。元素由是爲時器重、有美官缺人、必指元素。

李晟之子願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願獻之。願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擇太原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曰、李願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爲河東節度使。

杜黃裳爲太常卿。方王叔文之盜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奈何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官見買。即拂衣而出。尋拜平章事。

李藩爲校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卽用。終不肯就。爲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垍言於帝、以藩有宰相器。擢爲平章事。與權德輿同在政府。河東節度使王鍔遣賂權倖、有密旨、王鍔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卻奏入云、不可。德輿失色云、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鍔命果寢。史云、藩爲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整、亦其流也。

盧坦爲中丞、裴均爲僕射、在班踰位。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

武儒衡字廷碩、氣直貌莊、言不妄發。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亦重之。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韋貫之爲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得識其面而薦之上。舉者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終不往、亦不遷。後相憲宗。

韋澳、貫之子也。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後爲京兆尹。會宰相蕭鄴判度支、而戶部缺判使。澳對於延英。宣宗曰、戶部缺判使。澳對以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曰、卿意如何。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允。上默然不樂。甥柳泚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他歧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鎮河陽、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

路隋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斥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韓愈與人交、榮悴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穆宗以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裴度爲元稹所間、罷兵權、爲東都留守。過京師、朝見、先敍朱克融王庭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穆宗爲之動容、口自慰之曰、所謝知悉

於延英侍御。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姦邪排擯、雖度勳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無不聳勵。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

李甘字和鼎、大和中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唱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所求、相注之事寢。甘貶封州司馬。

崔從少以貞晦恭遜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孔緯字化文、乾符中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僖宗幸蜀、百寮以田令孜在上左右、意不欲行。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之義也。凡布衣交情。尚猶緩急相救。（○此疑有脫誤舊唐書作凡布衣交猶緩急相救）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晉覓泣下。三院云。聯營一日之費、俟倩宿繼行。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行至褒中、作相。孔氏子孫、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

李輔國求爲宰相、肅宗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出問裴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曰。冕固堪大用。

顏杲卿爲安祿山所擒、祿山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爲判官、遂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曰。我身爲唐臣、守忠義、縱受汝奏署、便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縛於東都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氣絕、大罵不息。杲卿子泉明亦賢。

劉蕡在籍中、文宗大和二年對制策。斥言宦官。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感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惟登科人李郃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中宗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宜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順宗時。叔文之黨方盛、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不可知。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不復有如君者乎。韋執誼以羣素有剛直名、止之。（○此疑有脫誤舊唐書云其黨欲逐羣韋執誼止之）

裴垍作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子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瞽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也。垍則必不可。

僧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憲宗時、于頔以賂求出鎮。事發、連鑒虛。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

憲宗時。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將軍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裴均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作先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肯爲此哉。

吐突承璀欲立聖德碑。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萬緡欲酬之。憲宗以命李絳。絳立陳立碑爲非。詔毀碑樓。

韓公武以財結中外。戶部牛侍郎饋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爲相。乃僧孺也。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元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既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不見。固辭相位。憲宗以爲戶部尚書、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將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朕甚愧之。遽敕監軍不復選。擢悰爲平章事。悰入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魏徵矣。悰佑之子。岐陽公主之夫。

憲宗爲陳宏志所弒、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又宣宗之母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殊薄。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宣宗聞之、大怒。是夕、太后崩。外人頗有異論。宣宗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候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但先行。墀入至敏中廳、見皞爭辯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皞孤直。明日皞貶句容令。懿宗時、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卒以郭后祔廟。

昭宗在鳳翔、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既丁母憂、日爲債家所噪。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

已、癸之上卿命能草、仍賜敕褒美之。

後唐李愚行高學贍、有史魚蘧瑗之風、侃然正色、不畏強禦。衛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梁末帝責之曰、衛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

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厚祿優之爾。起性婞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緘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爾。

石晉命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坐此停任。王起曾孫也。

雅量（○原闕目今補）

宋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之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常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會者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狂逸、衆皆駭散、唯臧盾、裴之禮嶷然不動、帝甚嘉異。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酌酒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卒。

齊蕭鑑左右誤拂燭、燭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

隋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其妻又曰、叔忽射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和如此。

李元道嘗爲李密記室、密敗、官屬爲王世充所虜、餘人懼死、皆達旦不寐、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衆服其識量。

唐劉仁軌、戴至德、高宗時同爲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悅人、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譽者歸仁軌。有嫗陳牒、誤詣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是不解事僕射、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李昭德、婁師德同秉政、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寵榮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而自乾、當笑而受之。後討吐蕃兵敗、師德坐貶原州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唐許國師嘗有官吏犯贓事、國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

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李勣等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命致討、盌中之血、授首之徵也。遂盡飲而罷、人服其識度能安衆。竟擒公祏。

裴行儉平數大獲瑰寶、番將士願觀之、行儉設宴出之。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足跌、碎之、休烈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更不形顏色。有審人合鞍、失厚麝而逃、令史試賜馬、馬倒、毀鞍而竄。行儉曰、皆失誤爾。遣人招致、待之如故。

魏元忠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嘗有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承敕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敕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敕、然後起謝。觀者咸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

狄仁傑未入相時、婁師德薦之。及仁傑爲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擯之、令充外使。則天出薦表示之、仁傑大慚、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郭元振就突厥首領烏質勒牙帳計議軍事、時大雪、元振立於帳前、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苦寒、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或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軍慟哭之甚哀、娑葛感其義、復與通好。

賈耽在滑州、與淄青李納相鄰、納時疑外事朝旨、而常蓄併吞之謀、淄青歸卒數千人、路由滑州、大將請館之城外。耽曰、與我鄰道、奈何野處其兵。遂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耽嗜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服其度量、不敢異圖。

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病甚、鄧惟恭自領州事。朝廷以董晉爲汴帥、晉將僕從十餘人赴鎮、至鄭州、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官吏皆懼、勸晉還留以觀事勢、晉云、奉敕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惟恭方來、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之達於事體、而莫測其淺深也。

陸贄出李吉甫爲明州刺史、久之遇赦、起爲忠州刺史。時贄以謫在忠州、議者謂吉甫必逞憾於贄、重構其罪。及吉甫至部、與贄甚歡、不以宿嫌介意。

張建封死、杜亞誣奏李藩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果之說、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黨信爲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除祕書郎。

歸登自右拾遺轉右補闕、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退介意。嘗使僮飼馬、馬踶僮、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云未之嘗也、人爲之怒、登無慍色、常慕陸象先之爲人、識者以

爲登過之。

錢徽爲禮部侍郎。段文昌、李紳皆以私書保薦人求名第。徽俱黜之。文昌、紳大怒。文昌鎭蜀。辭日、面奏徽所放進士不公。徽坐貶爲江州刺史。或令徽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劵耳。急之、則投之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裴度之平淮西、傾洞曲降卒萬人入蔡。又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

孔溫業爲史館修撰、性謙和退靜、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恂恂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峘亦充修撰、與溫業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溫業。溫業皆讓之、竟不爭。時人稱爲長者。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趣際。有歸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能聽客語。城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無留也。

楊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處士丁重能觀人。觀于琮、謂路巖曰。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絢空其半、安使不登於輔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

魏鎭牙軍最爲凶悍。唐莊宗爲晉王時、張彥作亂、引五百人謁王。王斬張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慄。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軍。衆心由是大服。

石晉安彥威、少帝母安氏近屬也。帝以渭陽待之、而彥威未嘗掛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彥威汴京舊第預其喪事。人方知爲太妃之親。聞者服其謹重。

後唐明宗時、史圭爲右丞相、判銓事。馮道在中書、以堂判銜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圭後能之。晉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道之奏請也。圭方愧度量不及道遠矣。

石晉時、馮道出鎭同州。胡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恭於接狎。饒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肴、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後作亂、被殺。馮道趙上交王度迎劉贇爲漢嗣主。既而周太祖已爲推戴。左右知其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皇怖不知所爲、唯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趙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五代周鄭仁誨初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於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至樞極。

錢鏐與羅隱唱和。隱好譏諷。嘗以鏐微時騎牛操挺之事。鏐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然又有人獻詩於鏐者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以爲譏己、殺之。

唐明宗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擊范延光。從賓與延光同反、引兵入洛陽。又扼汜水關。將逼汴州、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惴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維翰嘗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精略。

石晉以劉知遠爲河東節度使。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勞、衆心大悅。

石晉高祖時、張彥澤殘虐不法。刑部郎中李濤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辭甚切至。彥澤倒一階、降爵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栗。濤時爲中書舍人。謂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對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之言、寧有此事。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江南李氏齊王景遂爲皇太子弟、嘗與宮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

箴規

齊王儉少時。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王忱嗜酒、醉輒累旬。范泰規之、以爲酒既傷生、所宜深戒。其言甚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隋煬帝時、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以珍玩。蘇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

隋文帝時、蘇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

唐劉子翼性不容非。門僚有短長、面折之。友人李百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

元宗欲討吐蕃、張說密奏乞與通和以息邊境。元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㚟死。說因巂州鬬羊表獻之、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鬬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歸焉。元宗深悟其意。

韓滉專政、每奏擧或日旰。它相充位而已。柳渾雖滉所引、心實惡之。正色讓滉曰。先相公以褊察爲政、不滿歲罷相。今相公杖吏省中至死、省中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敝、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它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陸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

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殺人、論合死。德宗從之。李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某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皆從行、特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閔然、改授王傅而已。

蔣文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羣寇、偃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文。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文亦因此諷諭耳。

穆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韋綬對曰、齊景一言而星退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除祕祝、言福不可求致也。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求福至、神苟有知、當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高宗出獵、在塗遇雨、問油衣若爲得不漏。谷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上不畋獵。高宗悅、賜物二百段。

齊高帝幸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効技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令各効伎藝、以爲笑樂。張錫爲談容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琰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効道士上章。郭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恐忤旨、遽止之。翌日、帝降詔褒美曰、志在匡時、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賜時服一副。

穆宗見夏州觀察使判官柳公權書迹、愛之、以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後唐豆盧革爲中山王處直辟客、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

蜀主王衍奢縱、嘉州司馬劉贊獻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爲然。嘗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命左右錄之、常諷誦之。

石晉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大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周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

續世說卷第四

品藻
識鑒
夙慧
捷悟

品藻

齊何點嘗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恬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劉孝標云、劉訏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皆良將也、然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不識猜防。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梁邱遲詞采麗逸、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北齊李緯、梁使聘、問緯諸崔平安。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遹聞之怒、緯諧門閥之邇、上馬不顧。

東魏劉晝制六合賦一首、自謂絕倫、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唐太宗嘗面談羣臣得失、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爾。唐儉言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眞性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言多有益、而不輕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尙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優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太宗與羣臣、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淸、疾惡好善、臣於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

穆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徐堅問張說文人優劣。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雖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堅以爲然。

後唐欲用相、安重誨欲用崔協、任圜欲用李琪。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於儒兵之中、妄誹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識鑒

齊徐勉、王融、一代才俊、特相悅慕、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敝衣裾。後果陷法。以此見推識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淸愼絕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牛宏深識其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

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房彥謙私謂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

李密爲左親衞、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衞。

唐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納。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侯君集平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江夏王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道宗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常有不平之辭。太宗曰、不可臆度猜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曰、果如公所揣。

楊素稱賞封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因撫其牀曰、封郎必據吾此坐。又善李靖、拊其牀曰、卿終當坐此。

隋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房元齡密告其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詐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國家。今雖淸平、其亡可翹足待也。其父彥謙驚而異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號爲知人、見房元齡、時年十八、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聳壑凌霄耳。

杜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高孝基深器重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如晦果爲良相。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爲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卽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凡所銓敍、時稱允當。太宗賜以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淸鑒。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之乎。仁傑曰、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作文章資歷、則今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但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推薦之力也。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亦對曰、張柬之深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卽日召見、以爲鳳閣鸞臺平章事。

婁師德爲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張守珪執祿山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

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齡奏祿山狼子野心、面有反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悞害忠良。竟放歸藩。後祿山反、元宗幸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遣使就韶州致祭。

張守珪爲幽州、果毅。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刺史盧齊卿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僚屬常調待耶。

于邵一見樊澤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誥令。竟如其言。

蕭昕與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元宗擢鎬爲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

李吉甫拜相、詔下之夕、感激出涕。謂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才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俱盡。人翕然稱之。

柳公綽伯父子華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子華視之、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氣、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人也。因以起之爲字。

裴度自蘇州行營宣諭還。憲宗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洄曲。帝尤歎度之知人。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揚州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相、顏眞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

李華爲進士、著含元殿賦萬餘言。蕭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疑其讓詞、乃爲弔古戰場文、爐汙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穎士曰、此文如何。穎士曰、可矣。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路巖初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一官。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巖竟以流貶賜死。

高崇文平蜀、事無巨細、一遵韋南康故事。式率幕佐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房式等。目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遽薦。

後唐莊宗平蜀、高季興方食、聞之失箸。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爲吾福。及莊宗遇弑、季興益折服焉。

後唐閔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意。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果有潞王之事。

江南李璟爲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江南李氏取湖南、百官皆賀。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爾。以邊鎬守之。後果失之。

夙慧

齊王泰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人皆異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患既未痊、眠亦不安。

齊蕭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諾矣。

陳陸從典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宋王僧綽年五歲、便機警。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與之。僧綽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梁虞荔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聰敏。年數歲、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流也。

宋陶季直年四歲、祖愍祖嘗以銀四函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奇之。

梁謝貞八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梁何妥八歲、游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是顧眄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時蕭眘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巷。時人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眘。

隋煬帝子昭三歲時、於元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

陳叔達、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

唐鄭善果、其父誠、周大將軍。死於王事。善果年九歲、襲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及受册、悲慟擗踊、不能自勝。觀者爲流涕。

李百藥年九歲。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復刈琅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琊開陽。聞者大驚異之。

蘇世長年十餘歲、上書於周武帝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云、讀孝經論語。帝問曰、孝經論語

何所習。對曰。孝經云。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

狄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

蘇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年四歲。嘗因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闔者駭異。

高定。郢之子也。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不能對。

白居易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指之字無字示居易。口未能言。心已默識。（○案舊唐書本傳、與元稹序俱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此語據其文似有譌脫。）其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

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

憲宗皇帝。順宗長子也。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問汝是誰子。在吾懷中。對曰。是第三個天子。德宗異而憐之。

武后時。酷吏橫縱。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來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稍悟。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因易其韻云。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後唐明宗時。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於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敕及第。附今年春牓。

捷悟

宋文帝令到彥之北伐魏。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爲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梁蕭琛醉伏於御筵。武帝以棗投之。琛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大悅。

齊高帝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對者。張融從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齊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刺謁繪。繪嘲之曰。君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子何

闕而居闕里。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遍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其能。出之。

宋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隋崔賾從駕往泰山。煬帝問何處有羊腸坂。賾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賾曰。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宏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隋袁充年十歲。冬初。尚衣葛衫。客戲充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唐李泌七歲。召至禁中。元宗與張說方觀棊。說使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運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賀帝得奇童子。

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眞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其言。

孫逖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逖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友。

蕭穎士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年爲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謬歟。同大驚。亟取魏志展讀之。果驗。宗族奇之。

梁太祖過內黃。問曰。此何故名內黃。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內黃。又曰。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其故墉今在雍邱。小黃爲高齊所廢。其故墉今在陳留。太祖稱獎數四。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已。莊宗撫背嘉之。

續世說卷第五

賞譽
寵禮
任誕
容止

賞譽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聞崔浩、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閒意。

宋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梁天監中。謝舉爲待詔。賦、奏之。帝乃手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之禮、邃子也。

陳宣帝時、張譏爲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後主常幸鍾山、召從臣坐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魏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

魏傅永、字脩期。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於叔父洪坤。洪坤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孝文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

隋李德林初仕齊、周武帝平齊、以爲內史。謂羣臣曰。我嘗日唯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德、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之言。

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文帝詔曰。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禮。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詢訪。

北齊任城王湝稱李德林云。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吏部郎中陸卬云。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漢書。尚書令越國公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蕭銑、禽輔公祏。太宗曰。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衞霍、豈能及也。靖年老、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

張行成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鄒純子士奐、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眞卿蕭穎士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鄒之間矣。

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眞宰相器也。

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陳偽逆將誥句云。偽居衡鼎、猶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

財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鐵堅兵、盪關蹇鎮．造膝嘉話、開懷靜思．寔皆我同．首不他惑．制出、敕往復之．德裕口誦此數句．詔敕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辭、秉筆者豈易得耶．帳中解其玉帶以遺敕、深禮重之．

文宗擢魏徵五代孫謩爲起居舍人．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忠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謩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加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制師服喪畢而去．高宗嘗問三陣．半千對曰．以師若時雨爲天陣、足食爲地陣、得人和爲人陣．高宗嗟賞之．垂拱中爲宣慰吐蕃使．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制也．卽日使入閣供奉．

白居易以詩謁顧況．況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見首篇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曰．道得箇語、居卽易矣．爲之稱譽．聲名大振．

裴迪、昭宗時爲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賜號迴鑾協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梁祖目迪曰．協贊之名、惟司徒獨有之、它人濫處也．其知重如此．

李琪爲梁祖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琪曰．此眞記室也．

寵禮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常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覬嘗詣之．遇賓客塡咽、暄涼而已．覬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吉凶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梁孔休源爲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梁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宰天子．

後周寇儁．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淸朗．帝不覺屢爲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尙．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隋高熲、西魏賜姓獨孤氏．隋文帝以爲左僕射、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謂曰．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靑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皆被疏黜．因謂熲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李景、楊元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煬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隋樊子蓋、屢破楊元感．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謂子蓋曰．元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爾．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

隋李德林．上覇朝集．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覇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每贊平陳之計．伐陳之後．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引於臥內．呼爲裴監而不名也．太宗嗣位．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高祖嘗宴寂於含章殿、極歡．寂頓首乞骸骨．高祖泣下曰．今猶未也．要相與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高祖以姜謩爲秦州刺史．云．衣錦還鄉、古人所尙．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

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歲有密表、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賦、賜無忌．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

杜如晦沒後．太宗食瓜而美．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前．又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元齡曰．昔如晦與卿同心輔政．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黃銀．命取黃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

李勣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療．太宗乃自翦鬚、爲之和藥．勣頓首見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不煩深謝．

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高宗飛白書以賜近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視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歿、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蘇頲葬日、元宗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惻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宮．

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禮部尙書、兼檢校右衞大將軍．高宗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元宗以蘇頲爲中書侍郞．入謝日．元宗謂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卽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者．朕與卿歎息．中書侍郞、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爲紫微侍郞、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曰．前朝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日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要留宮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魏元忠爲中書令、請歸鄉拜掃．中宗賜錦袍一領、銀千兩．手敕曰．衣錦晝游．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

辰。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恩遇如此。（元忠至鄉里。自陳其儀。觀所賜寵。）

元宗寵任張說。說爲中書令。上親爲詔賜中上考。及薨。上自製神道碑文。御筆書。賜謚曰文貞。

楊綰有疾。代宗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蓋華衛敞。惟綰是恃。恩遇甚厚。既薨。謂左右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下詔賜謚曰文簡。

德宗（○原作太宗。據唐書改。）以宸居台輔二銘賜馬燧。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帝爲題額。其榮寵如此。

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闕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受此。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亦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功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深加禮異。允其所讓。

裴垍爲相。憲宗在執中。常以官呼垍而不名也。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

憲宗以李絳直諫。遷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謝日面賜金紫。帝親擇良笏。賜之。

武后倚重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擢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四中流矢。血流被服。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巵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笑。

李存審事後唐武皇。性謹厚。寵遇日隆。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藥。日夕臨問。

石晉高祖委任馮道。常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爲比。

五代周太祖以高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

錢鏐以尚父薨。唐明宗制曰。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冊。贈典既無其官職。易名宜示其優崇。賜謚武肅。

周世宗以英武自任。有包舉天下之志。而計事者多不諭其意。惟王朴神氣勁峻。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急於登用。次爲樞密使。卒時年四十五。世宗於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

閩主王昶以師傅之禮待葉翹。翹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

周太祖時李穀以病臂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見于金祥殿。面陳款悃。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其後又九表辭位。能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任誕

宋謝靈運以文帝不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被奏免官。遂爲山澤之游。生業甚厚。奴僮既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爲山賊。知是靈運乃安。

顏延年疏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云。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拘檢。好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貴。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爲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論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何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司驢。

齊尚書左丞謝幾卿性通脫。不拘朝憲。嘗預樂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如。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袁粲爲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歡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竟不與相見。

梁蕭恭尤好賓客。酣宴終日。時元帝勤心著述。未嘗妄進巵酒。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

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之。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樂。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貴賤造之。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可去。其眞率如此。

北齊王晞。爲幷州司馬。人謂之方外司馬。昭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熟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齊韓晉明好酒誕縱。每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其儉。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

醉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晉故紙乎．

東魏侍中王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于懷．唯以飲酒自娛．丞相高歡、欲用爲僕射．元忠子勸父節酒．元忠曰．我言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北齊崔瞻、在御史臺、常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人、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匙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匙筯．恣意飲啖．瞻曰．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自請鵝炙．亦豈異是．君定是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唐傅奕．毀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嘗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靑山白雲人也．因醉酒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盧承慶（○原刻作沿承慶．據舊唐書改．）臨終、戒子．斂以常服、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甆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儉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

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柳渾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情．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能相數日、即命親族尋勝宴醉而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相謂曰．吾輩視柳宜城．悉爲拘俗之人也．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侍有又出．然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它事而已．

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原刻倜儻．據舊唐書改．）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

李白待詔翰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中．元宗有感、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肆中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沈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飲．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杜甫與嚴武世舊．武鎭蜀．辟甫爲參謀、待遇甚隆．甫嘗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笑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云．莫倚善爲鸚鵡賦．何須不著鵕鸃冠．其傲誕如此．

後唐馬郁事武皇．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菓陳列於前．

客無敢食者．嘗郁前者．先食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韡中出一鐵檛．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其俊率如此．

容止

魏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嘗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彧、字景文．風姿爲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此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爲移志．公主謂之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山陰都尉何戢、亦美容儀．動止與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

梁何敬容公廷就列、容止出入．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盆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翫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荊楚之仙人也．

北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讙．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爲洪鐘、胸中貯千卷書、那得不畏服．

北齊李諧．字虔和．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遂爲風流之冠．時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齊崔瞻崔子約、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觀之、以爲二天人也．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隋韋鼎、容貌瓌偉．每蕃人參謁．必盛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伐陳之役、楊素率水軍東下、艫艫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馮定爲太常少卿、因樂成、閱於庭中．定立於其側．文宗以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曰．此馮定也．文

宗喜謂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爰客江南詩。錫以紫中瑞錦。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宏遠。美風儀。神彩如玉。

張知謇兄弟五人。屬志讀書。皆以明經登第。儀質環偉。眉目疏朗。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賜以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兄弟可謂兩絕。

元宗嘗燕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淸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李林甫以陰計擯之。

朱梁趙巖。氣貌甚偉。好自修飾。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

續世說卷第六

術解
巧藝
排調

術解

魏崔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酢器中。夜有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星行度。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高允。高允以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非十月。浩初猶疑之。後歲餘謂允曰。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

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門。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梁武陵王紀嘗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數口便息。及日晚。王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

齊柳世隆善卜筮。世祖武皇帝時。嘗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筮及高齒屐題於壁葉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見。吾不見也。十一年、武帝崩。

梁袁鼎、明陰陽、善相術。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家焉。至德初。盡貨田宅。寓居僧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焉。陳亡、歸。召授上儀同三司。

宋程據伯祖道發、工卜筮。有歌工女人病死、爲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陳章昭達、少時、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因醉、墮馬、鬢角小傷。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後仕陳至三公。

宋庾道愍尤精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己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求換其板。它日淵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

宋顧歡通解陰陽書。爲術數、多效驗。有病邪者問歡。歡曰。汝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如言、果愈。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

魏晁崇善天文。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以爲角蟲多死。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輿駕巨犗數百頭同日斃於路側。（○原本巨作鉅。馬譌。脫闕字。據北史改補）麋鹿亦多死者。

魏徐路知星文。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敕須臾當到。隆宗未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敕至。

檀特師周文召至岐州。會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

北齊許遵、值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云。不出冬初。我乃不及見也。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北齊趙輔和、有人父病求筮。遇泰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曰。乾下坤上。乾、父道也。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父果卒。

北齊賈子儒能相人、崔暹令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軀、不如一尺面。一尺面、不如一寸眼。（○原眼下一尺重三字。寸誤尺。）

（據北史補改）大將軍臉薄盼速、非帝王相也。

北齊綦毋懷文、傳有蠕蠕客能算。或指庭中一叢樹、令其布算、即知其數。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剜算之。唯少一子。客云必不少。但更撼之。果得一實。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旦奏、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楊伯醜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爾汝之。開肆賣卜。有人失馬、來詣

伯翫。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進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如言而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來。遂擒之。

旋宮之義、亡絕已久。唐祖孝孫得毛爽之法、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迭爲紀綱。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大宗之世。有祕讖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王者不死。今已在宮內。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少壯嚴毒、卽殺戮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善其言而止。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位鄰台輔。年將九十。仁軌爲文昌左相、八十四而薨。裴行儉尤曉陰陽之術、每制敵推陣、先期捷日。嘗出陣至單于北塞。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岡上。將士皆以士衆方安、不可勞擾。行儉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處、水深丈餘。

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壻。（○原作友壻舊唐書改。）宣州相術夏榮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高而有壽。陸果爲相。蕭亦爲相、壽至八十。其子華、孫俛、倣、皆至宰輔。

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謁相者。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然胤嗣微弱。蔣侯官職至薄、而子孫轉盛。智周果作相。子慎爲建安尉卒。其子繪謁智周、智周以女妻之。繪子爲湖刺史、挺子洌爲左丞、洌弟渙爲給事中。高氏之後、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太原術士溫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卽詣闕獻之、愼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中樹。鳴聲淸婉。隋太史令史良（○原脫史字。據舊唐書補）至青州、爲之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中、正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兒必文藻煥爛。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於秦川令。

薛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也。太宗朝、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觀中建一淸臺、以考元象。

甄權能針灸。狄嶔苦風患、手不能引弓。權曰。但將弓矢向垛、一針可矣。針其肩隅一穴、卽時能射。其弟立言、亦善醫。杜淹風毒發腫。立言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死。如期而死。有尼明律、腹脹身瘦。立言曰。誤食髮成蟲也。令服雄黃、吐一蛇、如小指大、唯無眼。燒之、有髮氣、尼疾乃愈。

乙弗宏禮能相、隋煬亦自能之。曰。卿相朕、終當如何。如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所學相術、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聖人與世凡不同耳。（○舊唐書作故知凡聖不同耳。此似有訛文。）自是帝常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薛大鼎坐事沒爲奴、詣宏禮。宏禮曰。君奴也。大鼎有慚色、解衣示之。宏禮曰。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後爲泗州刺史。

袁天綱善相、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示之、見元爽元慶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又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奧妙、不可易知。試令行。又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之主也。

盧齊卿童幼、問孫思邈他日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兒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蕭縣丞。齊卿問時、溥猶未生。

張憬藏相裴儼云。自此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據此合死。然後有名位、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高麗、因地窖中、經六年、後得歸。及在蒲州、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訣別、自云當死。俄有敕、許令致仕。

金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半年間、公爲宰相、大富貴。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向朔方。此時公作相矣。冕懼其言、深絕之。未幾、安祿山反、冕聞三日之說。梁鳳曰。東京日卽已陷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其後祿山僭號、元宗幸蜀、肅宗卽位於靈武。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葉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嘗於東都凌空觀設醮。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爲吾法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愈。

苗晉卿嘗遇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曰。晉卿困窮、愛一郡守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晉怒、全不信。曰。將相向上、是天子矣。曰。眞者卽不得、假者卽得。晉卿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元宗崩、攝冢宰三日。

朱梁仇殷、藝術精密。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攻壁、令軍中人負藁二圍、寘于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之矣。不見攻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畔。太祖令盡焚其藁而還。

後唐周元豹、有袁許之術。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兒。都後被殺。盧程衣道士服、與同志二人謁焉。元豹曰。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道士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程後登庸。

五代周霍光鄴、廣革肥樸、善於攝養。仕至樞府。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霍君外厚而內薄、

誠貴而無禱。（○原脫禱字據類說引續世說改補與舊五代史合）卒時、年四十六。

趙延乂、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庭。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遇過別論。琦詢之不已。延乂乃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忝際會、諸公翠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懼。五代漢隱帝時、宮中數有怪、大風雨發屋拔木、吹破門扇、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巧藝

宋時能棊王抗第一、褚思莊夏赤松第二。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工於闘棊。齊高帝使思莊與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高、緣其思深久、人不能對。

王僧虔論書云、從祖中書令珉書子敬曰、弟書如騎騾、駸駸常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憤。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題後、云右軍當時不別、久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眞。

齊王彩習篆隸、時人語云、三眞六草、爲天下寶。

宋垣榮祖（○原本垣譌桓據宋書南史改）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盡脫、墜地不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褚澄能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雞子過多。取蒜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雞雛、翅羽爪距皆具、凡十三頭、而病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棋、徐道度療疾。道度、秋夫子也。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庭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宋羊欣字敬元、尤長隸書。年十二、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王獻之至、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由此彌善。

宋有嵇元榮、羊蓋者、善彈琴、云傳戴安道法。齊柳惲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客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此始。

齊劉瑱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有陳郡殷蒨善寫人、瑱令畫王形像、幷畫王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宜早死。由此病愈。

梁蕭子雲善草隸。武帝論其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使人求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得金貨數百萬。

齊蕭鏗善射、常以堋的太闊。（○原本鏗譌鑑堋譌棚闊譌門的下衍大字據南史正）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齊蕭賁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宜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一絕。

梁顏協工於草隸飛白。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原脫勛字據南史補）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自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戴顒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瘦、乃臂胛肥耳。（○此有脫文南史云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乃減臂胛、瘦患即除。觀者歎服。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又一仙人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器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

隋耿詢之巧思若神、鑄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外候天時、動合符契。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北齊馬嗣明善醫。楊愔患背腫、嗣明以鍊石塗之便瘥。因此爲愔所重。鍊石法、取麄黃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梁姚僧坦、武帝常因發熱服大黃。僧坦曰、至尊年高、大黃快藥、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嘗有心腹疾、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從之、因而疾愈、賜錢百萬。

隋許智藏、秦王俊疾、文帝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召許智藏、必當相苦、奈何。明夜、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死。

隋何稠有巧思。煬帝伐遼、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城之、其城周回八里、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宇文愷爲煬帝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助。人見之者、莫不驚駭。

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何稠以綠瓷爲之、與眞不異。

唐尉遲敬德善用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亦善馬矟。

欲與相校。凡三奪元吉之稍。元吉雖相欺異、然甚以爲恥。

虞世南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太宗以世南有五絕、書翰是其一。

薛稷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自後罕復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採古迹。睿宗在藩、留意小學、稷於是時、特見招引。

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閻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稱妙。太宗與侍臣學士汎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詔坐者賦詩。召立本令寫焉。閤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今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

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卽日召令侍書。太宗出金帛購王羲之書。天下爭獻。遂良辨認眞僞、一無舛誤。

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與虞世南耳。

韓皐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嵇原本誤由是。據舊唐書改。）其當晉魏之際乎。其晉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簒也。司馬懿受魏帝顧託、後嗣反有簒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淩都督揚州。謀立荊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也。止息者、晉雖暴興、（○原本皆誤與誤又脫興字特依唐書補正。）終止息於此也。其哀痛躁憯痛迫脅之旨、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李皐嘗運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疾鼓、若掛帆席。又造欹器、進入內中、所造、皆省易而久固。

柳公權初學二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文宗吟諷、以爲詞清意足。令公權題於殿壁、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何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一紙眞書十字曰。衞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等、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之。

懿宗時、伶官李可及、能轉喉爲新聲。音詞曲折、聽者忘倦。同昌公主除喪、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璣纓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可及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榼。啓之、非酒、皆金翠也。僖宗卽位、逐死嶺南。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如此。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以詢貌寢陋故也。

賀知章善草隸書。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顚。

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

拂菻、卽大秦國也。其俗無瓦、擣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人厭煩、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元宗開元十三年、作水運渾天儀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櫃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在櫃中。

後唐莊宗、與梁人隔水相抗。李存進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笮大艦、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石、輒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令軍造葦笮、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於岸以纜之。（○原脫葦字據舊五代史補。）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

排調

宋何尙之與顏延年少好相狎。二人並短小。尙之嘗謂延年爲猿、延年目尙之爲猴。同遊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尙之爲似。延年喜笑。路人云。彼似猴、君乃眞猿。

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上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志亦嗚咽。它日、或問志。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妾、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朓當拜吏部郎中、謙挹尤甚。尙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

王楨之形狀短小、而起坐端方。桓元謂之彈棊發八勢。

梁武帝嘗接到溉。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以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宋沈昭略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爲王約耶。何以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

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肥癡何。

齊柳惔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惔略無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所敬，稷每詣惔，必先通聞夫人，惔欲見妓，常因稷以請，然後惔妻隔幔坐，令諸妓出，惔始得寓目焉。

梁劉諒爲湘東王所善，王一目，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以爲刺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劉之遴嘗夢爲折臂太守，後果牛奔，墮車折臂，爲南郡太守，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齊高爽詣孫抱，了無故人之懷，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譏之。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王彧之子絢，何尚之子偃，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偃，殷淳之子孚，何無忌之子勗，皆供食，孚羹盡，勗曰，益殷蓴羹，孚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瀹，劉勔之子悛，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蔡興宗之子約，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嘲戲，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張邵小名梨子，敷小名樝，文帝戲之曰，樝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樝何敢比也，孝武好狎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朏，宋明帝敕二人出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元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缸，缸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云，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拊手大笑。

北齊宋遊道交遊存然諾。（○原本脫遊字存諾字據北史改）時人云，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云，賢從在外，宜自迎接，爲之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

鄭譯請還治疾，隋文帝召見於醴泉宮，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上柱國，高熲戲曰，筆乾，譯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北齊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請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世傳諶門有癩疾，故庶之言如此。

北齊孫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嘗服棘丸，李諧嘲之曰，卿棘自足，何暇外求，坐者皆笑。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綜顯要，至隋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機云，二柳俱摧，孤楊獨聳。

隋侯白好俳諧，楊素與牛宏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訨，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又嘲盧元明云，在上爲虛，在邱爲虛，生男爲虜，配馬成驢。

梁宗如周面狹長，蕭詧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自來不謗經，詧大笑，君當不謗餘經，正謗不信法華經爾。（○案北周書此本蕭大寶事）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也，周乃悟。

蘇威之子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隋柳彧爲侍御史，楊素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彧斂板正色曰，彧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彧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

唐閻立本爲右相，姜恪爲左相，恪立功塞外，立本尤善圖畫，非宰輔之器，時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虞世基、世南兄也，許善心，敬宗父也，同爲宇文士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

李昭德則天時爲相，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進之，宰相問其故，對曰，爲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盡反耶，左右皆笑。

來俊臣與李昭德素不協，乃誣搆昭德有逆謀，因下獄，俊臣以罪，同日被誅，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笑一悲矣。

則天時三月雪，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王求禮止之曰，宰相燮理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則臘月雷亦爲瑞矣，舉朝嗤笑，以爲口實。

苗晉卿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爲書判之首，衆知奭不讀書，議論紛然，元宗親試之，奭持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貶張倚爲淮南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

朱泚僭逆，姚令言爲侍中，源休同知政事，華寬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

成秦之業。無出于之右者。吾此輩何。子爲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爲火迫酇侯。

喬琳好談諧侮易。爲監察御史、與同僚畢耀、嘲謔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訐。坐貶巴州司戶。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李泌爲相、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除人。故諫司惟韓皐歸登而已。泌仍令收北省俸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雖分左右、拾遺莫辨存亡。

顧況性好談諧。柳渾李泌與之厚、自謂知己。乘樞要當得達官。久之、遷著作郎。況不樂、求歸於吳、班列羣官皆有侮玩之目。人皆惡嫉之。泌卒、況不哭、而有嘲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此條原本混上條。今移正。）

關播爲重李元平、令知汝州、鄰李希烈。至部募人修城。希烈令數百人投募、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行地。希烈見其眇小無鬚、戲謂人曰。使汝取李元平、何故將元平兒來。因罵曰。瞎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也。

李實奏不旱。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伍碩米、三間堂舍二千錢。如此語有數十篇、實以爲誹謗、遽令遣令杖殺此優。

王士平尙憲宗義陽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忿爭。憲宗幽公主於禁中。幽士平於私第。後釋之。時輕薄文士蔡南史爲團雪散雪等曲、言其離異之狀、往往歌于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

于頔爲蘇州刺史。暴橫。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後頔累遷、乃與王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

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連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還、復作遊元都觀詩。前篇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篇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又到來。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韓退之戲孟郊云。公合驗安祿山。郊低頭云。識卽不識、大知有它。

豆盧瑑、乾符中作相。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瑑笑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僖宗出幸、瑑死於張直方之第。識者以爲風雷不令之兆。

鄭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惟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掘。雖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傳忠孝、善占星緯。時人語曰。傳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人傳之以爲口實。

酷吏郭霸爲鬼所殺。時洛陽橋壞、行李病之。至是功畢。則天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霸死、此卽好事。

王勃爲沛王府修撰、諸王鬪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搆之漸。卽日斥勃、不令入府。

鄭元璹爲吏部侍郎、旣不稱職、甚爲談者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爲鄭消渴、爲詩榜於道路。自唐以來、掌選之失、未有其比也。

薛逢與劉瑑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稍顯貴近、逢益不得意。自是相怨。瑑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先朝立制、給舍須歷郡縣、而逢未嘗治郡。出爲巴州刺史。旣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作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原脫謾通神三字。據唐書補。）收聞而大銜之。出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大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亦怨之。以恃才褊急、人士鄙之。終於祕書監。

崔善爲爲尙書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身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購遣言者。加其罪。

秦宗權爲其愛將申叢所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徇於兩市。宗權檻中引頸謂揆曰。尙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効耳。衆大笑。

神龍中、每霖雨、必閉坊門禳災。（○原誤禳受。據類說引續世說改。）右衞騎曹宋務先上疏云。雨暘或愆、說言爲咎。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道。（○原誤遺。據舊唐書改。）至今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調陰陽。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甚苦汪遼。街市嘗曰宰相不能調陰陽、致茲恆雨、令我汪行。會中書令楊再思過、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原脫牛字。據類說引續世說改。）

順宗册憲宗爲太子、中外相賀、至有感泣者。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僖宗善騎射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昭宗時、秦裴爲楊行密守崑山。錢鏐使顧全武攻之、不下。全武檄裴令降。全武皆爲備。裴封函納款。全武啓。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乎。益兵攻城、引水灌之、裴乃降。全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昭宗時、李茂貞劫駕幸鳳翔、朱全忠圍城、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

宋梁成汭初作僧、後鎭荊南、撫緝彫殘。時韓建亦披荊棘以緝華州、人號北韓南郭。初澧朗二州本屬荊南、乾寧中、爲士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隸、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汭銜之。及彥若出鎭南海、路過江陵、汭猶怏怏、語及前事。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加兵（○何下疑脫不字。舊五代史作章。）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因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皆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應聲曰、廣南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譏汭曾爲僧也。汭終席慚赧。

後唐莊宗劉后、生皇子繼岌。后父劉叟以醫爲業、詣鄴宮自陳。后方與諸夫人爭寵、恥爲寒族、笞劉叟於宮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藥笈、令繼岌攜敝蓋相隨、自稱劉山人來訪女。后大怒、笞繼岌。

後唐僧誠惠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爲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略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石晉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鑑（○原脫對字、據六帖二十一引續世說補。與舊五代史合。）自歎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登第、同牓四人。秦王從榮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

石晉王松、契丹北遷、馮道立許王從益、僞署松爲左丞相。漢祖入洛、先降詔諭、令受僞命者、可並焚毀、勿至疑疑。於是臺司悉斂僞署告牒焚之。松以手自指其胸、謂同列曰、此卽二十四考中書令也。

五代周張可復依晉公霍彥威、爲青州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彥冤兒。

唐莊宗趨大梁、梁主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類說引續世說、引作璽。）詐降、以紓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

但如卿此策、果可了否。（○原本果作竟。依類說引改。）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

唐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此一人、豈有兩人耶。帝悅、厚賜之。

湖南高從誨時、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漢閩與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號高無賴。

江南邊鎬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旣爲潭帥、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州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行逢兼總湖湘（○原作南湘、據通鑑改。）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自王逵劉言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三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

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虛誕、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若不悟、亡國必矣。及臣服於周、馮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嘗欲致君堯舜、（○原脫欲字、據類說引補。）何意今日爲小朝邪。（○類說引爲上有自字。）

續世說卷第七

自新

企羨

簡傲

尤悔

自新

齊王洪軌爲晉壽太守、多昧賕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復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賄所敗、更厲清節。

宋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張充、緒之子也。緒歸、與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拜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尤明易老、能清言、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梁廬陵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籍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脩．脩大慚．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棊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讀書執燭．不敢辭．今乃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乎．琛惕然慚感．遂諮赤彪．（○此有脫誤．南史作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隋楊汪．少凶疎．好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吾之穆生也．

長孫順德受人饋絹．唐太宗於殿廷賜絹數十疋．以愧其心云．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爾．殺之何益．順德後爲澤州刺史．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多受餽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爲良牧焉．

太宗以柳亨爲光祿少卿．戒之曰．與卿舊親．情素甚厚．卿爲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此後頗自飭厲．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太宗亦以此稱之．

趙武孟初以馳騁田獵爲事．嘗得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御史．

程异以王叔文之黨貶．元和初．李巽薦异曉財賦．請棄瑕錄用．擢爲淮南五道兩稅使．异自悔前非．厲己竭節．江淮錢穀之敝．多所剗革．不剝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後爲宰相．

石晉王建立位居方伯．爲政嚴烈．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時人目之爲王垜疊．嘗殺人而積其屍也．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獵．民稍安之．

企羨

齊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以自況也．儉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

北齊李神儁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歎謂邢邵曰．昨見崔㥄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悵惘．

後魏明帝奉太后．嘗宴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也．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

唐李襲譽好寫書．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勤此三事．何羨於人．

唐初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憲宗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婿．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不能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婿．遂令宰相於卿士家選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以尚岐陽

公主．人皆辭疾不應．唯杜悰願焉．仕至三公．

元宗時．太平久．朝廷尊．雖冗官．擢居方面．皆自謂下遷．倪若水爲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餞於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爲騶僕焉．（景倩時爲揚州採訪使）

武后時．宗楚客坐贓貶．太平公主觀其第舍．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爾．

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食雞．慕之．日殺五發引．頓食雞臛數盤．（○此有脫文．今在五代史．缺希聲傳．云前遇監云．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庖中．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

石晉梁文矩善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篤其善．（○原脫服食二字．據舊五代史補．）然病瘋癉．五十九終．

簡傲

王瞻．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謁劉彥卿．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予二人．彥卿不悅．

黃門郎路瓊之．太后之兄慶之之孫也．與王僧達鄰居．盛車服以謁僧達．僧達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原脫人字．據南史補．）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訴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

齊蕭子顯自負才氣．爲吏部尚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

梁張纘性矜傲．爲尚書僕射時．何敬容方盛．賓客輻湊．有詣纘者．輒拒之．曰．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又云．不喜與俗人非類．出爲湘州刺史．吳興人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纘路經郢州．綸餞之南浦．規在坐．纘不平之．忽舉杯曰．吳規．豈汝得陪今宴．規即時起．規子翁歸知父被辱．氣結．便卒．規慚哭亦殞．規妻深痛夫子．次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陳陳暄乃後主狎客．甚見親昵．而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縛艾爲髻．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衞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後主素重莊．乃引暄出．經數日．暄悸而死．

梁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宋柳超．放誕任氣．爲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稍相凌辱．而超舉動嘯傲．且惠開曰．何足以一爵高人．超嗜酒．好諷詠．自比晉郗超爲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梁卞彬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唐李光弼爲太原尹.時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衆交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勑.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勑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令.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翌日.以兵仗圍衆于碑堂下斬之.

嚴武爲劍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爲管內刺史.琯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琯.略無朝禮.甚爲時議所貶.

劉贊子弟.曾無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于邵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原脫贊字.據舊唐書補.）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傲.每發言吐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案以上係崔元翰事.舊唐書與于邵同傳.致誤爲邵耳.）

鄭仁表文章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甚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劉鄴小時.投文於其父.洎仁表哂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貶死南荒.

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爲時輩所疾.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後唐陳乂爲常山判官日.人有違者.乘醉深處.翌見其面.及爲中書舍人.婁醉傲.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尤悔

魏太武率大衆至瓜州.聲欲渡江.都下震恐.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始.宋文帝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

宋傅亮廢少帝.迎立文帝.當亮之方貴.兄迪每深戒焉.而不能從.及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唐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人.將何爲也.正欲反爾.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盛怒.竟斬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令執政擇人.累奏不可.太宗曰.朕

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卽從.至今追悔.以道裕爲刑部侍郎.

盧祖尙累爲郡守.有能名.太宗召爲交州都督.祖尙不行.太宗大怒.斬之於朝.尋悔之.復其官蔭.

張元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元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敬暉與桓彥範.張柬之.崔元暐.袁恕己同誅張易之.中宗反正.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暉與柬之屢陳不可.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暨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又與韋后還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封暉等爲五王.罷政事.暉等既失政柄.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素號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

張蘊古.太宗時獻大寶箴者也.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辭涉妖妄.而素有風疾.蘊古以爲法不當坐.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相州刺史.情在阿縱.太宗大怒.斬蘊古東市.尋悔之.自是有覆奏之制.

劉黑闥敗.斬於洛州.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所誤.以至於此.

太宗令太常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責之.溫彥博王珪諫.上怒.以爲附下罔上.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明日.上謂房元齡云.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日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爲此不盡言也.（○此條有脫誤.據唐書云.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

太宗遼東之役.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驛祀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至行在勞賜之.

元宗幸蜀.至咸陽望賢宮.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唯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亦何由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肅宗時.兩京平.受僞官者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羣臣隨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悔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代宗時.吐蕃犯京師.急起郭子儀.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騎.（○此有脫誤.舊唐書云.及赴承闕.部下唯二十騎.）而後收復京師.上至長安.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以至於此.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謂其以武人輕己.衘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因而搆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旣而寮佐多以病去.子儀悔之.悉

虜之朝。曰。吳曦誤我。遂逐之。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殲八千餘家。其餘散在州縣。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貲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偪。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後唐周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懍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爲名將。胡柳之役。德威欲以方略制之。莊宗迫之出戰。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父子俱戰沒。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吾良將。吾之咎也。

後唐閔帝殂。潞王立。諸軍以賞薄怨望。謠曰。除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以閔帝仁弱。潞王剛嚴。有悔心也。

後唐張延朗。末帝時。以宰相判三司。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蓄積。係官貨財。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高祖銜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石晉崔棁知貢舉。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深惡之。及棁將鎖院來辭。維翰曰。孔英來也。蓋棍之也。棁性純直。因默記之。遂放及第。牓出人皆喧譁。維翰舉手自抑其首者數四。蓋悔言也。

湖北高季興。唐莊宗平定天下。季興來朝。時論多欲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華夏。請放歸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勍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歸一錯。

石晉末年。契丹遂入寇中國。疲於奔命。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王。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

周世宗時。河東劉崇召契丹入寇。崇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殺也。何必契丹。今日不唯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既戰。崇敗。遁歸。（○此條原本誤屬上條今正。）

世宗謂江南鍾謨等曰。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毋悔乎。

江南孫晟鍾謨使於周。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詞。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唐虛實。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少卿。

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浸寬。登遐之日。遠近哀慕焉。

續世說卷第八

棲逸
輕詆
賢媛

棲逸

宋王宏之。不赴辟召。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宏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原脫內字。據南史補。）

宋何鑠、心疾、無故害其妻王氏、坐法死。三子。求點允。點以家禍。絕昏宦。求隱虎邱山。允居若邪山雲門寺。世論以點爲孝隱。允爲小隱。又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又曰何氏三高。

齊孔稚珪字德璋。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賦歸去來以遂志。嘗言五六月北窗下。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覩名山。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孫測（○原本孫山子據南史改）亦隱廬山。魚復侯子響厚遺贈。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

宋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關康之世居京口。顏延年等十許人當時名士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眄。延年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臧榮緒亦隱京口。時號為二隱。榮緒自號被褐先生。

宋褚伯玉字元璩。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之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要致之。邱珍孫與僧達書云。卻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僧達答云。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盧度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後又會稽鍾山有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梁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掛冠人世。栖心塵表。為下篇。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騏驥。

南岳鄧先生名郁。斷穀三十餘年。唯以澗水服雲母屑。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褂襦。年皆十七八。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尋。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曰。期會至矣。是日無疾而終。山內唯聞香氣。武帝令作鄧元傳敍其事。

陶宏景字通明。幼有異操。終身不娶。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以茅山為金陵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梁武帝手敕招之。不出。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

梁劉慧斐。張孝秀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離垢園。時人號為離垢先生。論者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周韋夐所居之宅。環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文帝貽之以詩。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

公。時人號為居士焉。

唐時。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沈浮人間。竇軌在益州。召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而走。逃入山中。結庵澗曲。夏則裸形。冬則緝樹皮自覆。每為芒屩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屩也。為鬻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不與人相見。高士廉鎮蜀時。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不去。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

鄭純為諫議大夫。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傳於天下。

孔巢父。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白又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

王龜字大年。起之子也。起第在永寧里。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號半隱亭。從起河中（○原作東河舊書改）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起鎮興元。龜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閒逸如此。後為浙東觀察使。為賊所害。

武氏據盛。惟安平郡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以琴書藥餌為務。中宗即位。以安車備禮徵之。攸緒赴召至都。又歸山中。及三思延秀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緒不預其禍。睿宗即位。又令人安慰之。開元二年。攸緒請居廬山。制不許。敕州縣數加存問。勿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崔咸。銳之子也。銳在滑臺。有道人自稱盧老。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為君子。因指口下黑子為志。及生咸。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銳以盧老字之。咸既冠。栖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游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惻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

司空圖。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深惟出不如處。乃稱疾不起。梁將篡唐。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誅。力疾至洛陽。指趨極野（○原本作指趨極野據舊書改）墜笏失儀。得放還山。圖（○此有脫文舊書云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志。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作休休亭記。又為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既脫柳璨之禍。乃預為壽藏。故人來。引之壙中。賦詩飲酒。曰。非止暫遊此中也。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張果隱於中條山。元宗召至禁中。邢和璞推之。懵然不知其甲子。師夜光善視。果與並坐而不能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以堇汁飲果。果引三巵。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引鏡視齒。焦黑矣。以鐵如意擊齒盡墮。藏于帶中。乃以紅藥傳之。就寢良久。齒皆生。粲然潔白。後入恆山。不知所之。

田遊巖母妻子俱有方外之志。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高宗幸嵩山。親勞之。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出仕官坐與裴炎交結。放還山。

咸亨初。史德義隱居虎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廛市（○原本作出市據舊書改）號為逸人。文昌左丞周興薦

之。後爲朝散大夫。周興被誅。亦放歸邱壑。

王遠知其母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遠知初入茅山。師陶宏景。煬帝爲晉王。召見之。斯須鬢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太宗平王世充。與房元齡微服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還茅山。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見署少室伯。翌日卒。年一百二十六歲。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

楊國忠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後唐許寂。字閑之。棲四明山。不干時譽。莊宗召對於內殿。方與伶人調品觱篥。畢訖。方命坐。賜湯果。問以義。寂退謂人曰。君好淫聲。不在政矣。尋請還山。寓居江陵。茹芝絕粒。後爲蜀相。與王衍俱徙于東。致政居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澹寡言。時爲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

石晉鄭雲叟本名遨。棄家入少室山。聞西嶽有玉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居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無所不至。雲叟日攜其非而不求。

輕詆

宋何偃同顏延年從武帝南郊。偃於路中呼延年曰。顏公。延年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

齊劉祥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作令僕矣。

劉祥性頗剛疎。輕言肆行。褚彥回輔齊受禪。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事。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起。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解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意。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梁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蓋以溉祖彥之嘗擔糞自給譏之也。

梁柳惲。（○原誤暉據南史改）人或勸之棄書。惲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韋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已爲左衛。黯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否。識者頗以此鬪之。

齊邱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頭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齊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性狠而淫。指呂文顯。豬性卑而率。指朱隆之。鵝性頑而傲。指潘敞。狗性險而狂。指呂文度。又爲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暗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彬自稱卞田居。謂其妻爲傅蠶室。或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輸。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爾。

梁謝朓嗜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於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北齊文襄嗣位。崔㥄竊言黃頷小兒堪富貴任否。文襄知此言。欲殺之。賴人救解乃止。㥄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隋元冑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文帝曰。楊素麁疎。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爾。可以付社稷者。唯有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元冑之言爲熲游說。深責之。元冑先患消渴。以疑懼卒。

朱粲作賊。好取嬰兒蒸而啖之。乃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有過於人肉乎。但令宅內有人。我何所慮。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左遷在南陽。粲悉引之以爲賓客。後遭飢餒。合家俱爲所啖。粲敗。乞降。唐高祖遣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啖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啖嗜酒之人。正似糟藏豬肉。

唐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意沙汰。多損益。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惟騁雄辯。與人相詬。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嗤。

李義府先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爲侍書御史馬周稱薦之。其後義府爲宰相。爲侍御史王義方所劾。言初以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

張嘉貞與張說不相能。嘉貞弟嘉祐贓汙事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悔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移幽州都督。勅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恨說。因攘袂勃罵。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

張九齡爲相。性頗躁急。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白事於宰相王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慢而侮人如此。

劉昫唐書謂韓退之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又云。至若抑揚躁排釋老。雖於道未宏。亦端士之用心也。此史氏之輕。（○輕下似脫詆字。）

穆宗時。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蕭俛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謔。二人俱訴之。貶建州刺史。元稹用事。又召爲諫議大夫。景儉朝退。與馮宿楊嗣復溫造李肇王鎰同謁史官獨孤朗。乃與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而疏其失。詞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

鄭世翼。人號輕薄。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以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詰。擁檝而去。

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之。穎士在廣陵。居母喪。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擁無庸之瑣質。因本支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朝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如此。

劉總以河朔歸朝。穆宗命張宏靖鎮之。宏靖莊默自尊。所辟韋雍輩多少年輕薄之士。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朱梁王彥章嘗輕唐莊宗。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可畏。後戰敗。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揮矟刺之。馬踣被擒。莊宗曰。爾嘗以小兒待我。今日服未。彥章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

石晉劉處讓以除執金吾有所不及。軍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厲聲詬詈。和道笑而不答。

五代漢史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至如毛錐子。何足用哉。王章曰。雖有長鎗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何自而集。宏肇嘿然。章尤輕視文士。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

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目之爲賈鐵嘴。受詔修高祖實錄。稱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鋌。又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皆媟黷竇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行軍司馬。

賢媛

宋蕭矯妻羊氏。（○原作某氏，據南史改。） 字淑禕。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神人在燈下。自稱杜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潘氣在寅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陶淵明賦歸去來以遂志。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耘於後云。

朱百年妻孔氏。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孔氏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

隋許善心不肯從宇文化及。被害。母范氏年九十三。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有餘日亦終。

唐高祖竇后。隋總管毅之女也。毅謂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許之。乃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者。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皆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高祖。後善字（○此似有脫字。據唐書作善書畫。） 類高祖之書。人莫能辨。工篇章。好規戒。

太宗長孫后。太宗嘗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后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預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若今公主之禮。則有過長公主者。理恐不可。太宗以徵言告后。歎曰。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因請遣中使賚帛五百匹。詣徵宅賜之。后嘗著論詆漢馬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貴盛。乃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此乃開其禍端而防其事爾。

太宗徐賢妃諫伐遼云。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它衆。喪已成之我軍。諫造宮室云。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敝。又云。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諫服玩纖靡云。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貝州宋廷芬五女。若莘。（○原爲華。據唐書改。） 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有詞學。德宗俱召入。試以詩賦。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若莘姊妹應制屬和。每進御。無不稱善。德宗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

唐高祖第三女。微時嫁柴紹。高祖起義兵。紹與妻謀曰。尊公欲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懼後害。爲計若何。妻曰。公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則自爲計。紹即間行赴太原。妻乃歸鄠縣。散家財貲。起兵以應高祖。得兵七萬人。與太宗俱圍京城。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平陽公主。葬時特用鼓吹。以賞軍功。

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常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己爲清吏。

崔元暐母盧氏嘗戒子曰。吾見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所從來。若是俸祿餘貲。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殊。陶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等坐食俸祿。榮幸已多。若不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元暐遵奉母戒。以清謹見稱。

李光弼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弟光進亦一品。節制雙旌在門。鼎味就養。極一時之榮。薛元曖妻林氏。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爲篇章。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其子彥輔等皆林氏訓導。登科者多。凡七十人。衣冠榮之。

于琮尚廣德公主。黃巢犯闕。僖宗出幸。琮病不能從。賊起爲相。琮以疾辭。爲賊所害。而赦公主。主執琮受刃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

令狐峘爲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峘以前輩。恥爲此禮。入告其妻韋氏。亦以抹首庭謁爲非。謂峘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便雖黜死。我亦無恨。峘曰。喏。乃以客禮見映。深以爲憾。以事奏貶峘爲衢州別駕。

李極迫於襄王熅。僞署內相。心不自安。嘗於退朝。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南山煙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後死於亂兵。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伏極屍慟哭。賊逼之。至斷一臂。終不屈。竟爲賊所害。

李德武妻裴淑英。裴矩之女也。德武坐事徙嶺南。矩奏請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燕婉始爾。便事分離。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爾於此卽事長訣矣。裴泣下。欲操刀割耳。誓無他志。裴與夫別後。常讀佛經。不御膏澤。因讀列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爲以此載於傳記乎。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裴以刀斷髮。悲泣絕糧。矩不能奪。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爲妻。（○原脫嶺字據舊唐書補）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鹿城令。裴氏亦卒。

樊彥琛妻魏氏。彥琛卒。屬李敬業之亂。爲賊所獲。逼令彈箏。魏曰。我夫不幸亡沒。未能自盡。今復見逼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斷指。棄之地。賊黨又欲妻之。以刀加頸脅之。大罵。被殺。

武后時。越王貞謀舉兵。唯紀王慎不預謀。乃亦坐死。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稱。適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室諸主。皆以驕奢相尚。謂楚媛獨尚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所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慎凶問至。楚媛嘔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憲宗以杜悰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啻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琮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穆宗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有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長孫皇后侍太宗疾。累月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貞觀十年。皇后疾篤。因取衣帶之藥以示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爾。

唐常侍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隤陷。得錢盈缸。奴婢喜走奔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皆進士及第。

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潘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也。京尹有故伺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炎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炎避位。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孟陽解諭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將觀之。因偏召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旣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朱梁朱延壽守壽州。爲楊行密所破。妻王氏聞之。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遽闔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遂集家屬。出私帑。發百僚。合州一廨焚之。旣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

石晉李從溫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曰。李從溫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驚謝。悉命焚之。家無禍敗。關氏之力也。

湖南馬希範以廖匡圖戰死。遣弔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母爲賢。厚恤之。

續世說卷第九

惑溺
黜免
傷逝
汰侈

惑溺

宋顏延年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年墜牀致損。子竣殺之。延年痛惜甚至。嘗於寢坐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屛風以壓延年。延年懼墜地。因病卒。孝武時。竣貴用事。稱六貴人。

北齊武成見空中五色物。稍近。變成一婦人。去地數尺。亭亭而立。食頃。變滅。觀世音徐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遂愈。

唐中宗韋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

姜皎。元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卽位。召爲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捨敬坐侍。（○案原作山據舊唐書改）宴

私。與后妃連構。間以讒毀鬭難。常呼爲姜七而不名也。賜以宮女名馬珍物。不可勝數。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遽令徙植於其家。後爲太常卿楚國公。又爲之下敕辨謗云。悠悠之議。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謗言。

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由是兄弟俱侍禁中。傅粉施朱。衣錦繡衣。尋置控鶴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有薛懷義易之兄弟足矣。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過於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元宗時。張瑋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閎孺之流也。毛仲本高麗人。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每入侍宴。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毛仲。則悄然思之。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原本晏作[illegible]據唐書改。）

徐浩娶其妻侯莫陳氏。以妻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部夫彈吏集自對所棲李大郎。竊侍殿學士貶明州別駕。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太宗俘天竺國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飆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勝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放還本國。

武宗奉道。寵道士趙歸眞等。築望仙臺於南郊。尊號中令增明道字。毀天下釋教。以銅像鑄錢。上餌金丹。性加急躁。喜怒不常。會昌五年。秋冬以來。覺有疾。而以爲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游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明年。上仙。宣宗即位。誅趙歸眞。流軒轅集於嶺南。既而自受籙于劉元靜。迎軒轅集於禁中。餌方士藥。日覺躁渴。疽發於背。遂弃天下。

閩主王曦納金吾使尚保疑之女。立爲賢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黜免

宋徐羨之不悅顏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又爲劉湛所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其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自序也。

宋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湛乃以久疾免官。

隋文帝寵任高熲。後坐事免。以公就第。文帝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

瞑然忘之。如無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蕭瑀以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新封倫而見疎。心不能平。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由是忤旨。廢于家。其後又超知政事。瑀獨奏云。元齡以下。相與執權。有同膠漆。但未反耳。太宗爲之信督。積久銜之。因瑀請出家。許之。又云不能出家。下詔切責。出牧小藩。仍除其封。

顏籀字師古。爲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人言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日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舊經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戒勵也。（師古以名顯者）

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咸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李義府作相。鬻賣官爵。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嶲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原本巨作[illegible]據舊唐書改。）還誅四凶族。司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鞫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此也。

李繁無行。父泌與梁肅友善。肅卒。繁亂其配。士論斅駁。繁坐此積年委弃。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後除大理少卿。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出爲亳州刺史。

潘孟陽以度支副使巡江淮。但務游賞。與婦女爲夜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憲宗命鄭敬宣慰江淮。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籍。唯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所至。但務酣飲。游山寺而已。其爲人主薄如此。

張仲方。九齡之族也。爲度支郎中。太常謚李吉甫爲恭懿。仲方駮之曰。通敏資性。便嬖取容。故勦践樞衡。叠致台袞。大權在已。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原本[illegible]據唐書改。）謟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憲宗貶仲方爲遂州司馬。自駮謚之後。爲縉紳之黨擯斥。坎軻而沒。

楊虞卿能朋比唱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時號黨魁。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恟恟。上聞之不悅。鄭注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疾虞卿朋黨。乃言此語出於虞卿之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其家稱寃。自京兆尹再貶虔州司戶。

李邕貶欽州遵化縣尉。後爲滑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政忌勝。剩落在外。人聞素有聲。聞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防門巷。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甲憐其羇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

勿憚廢賢。事須州縣。軍以衛推。

朱全忠弑昭宗。以裴樞朝廷宿望。全忠奏以伶人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必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淳。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李振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皆由浮薄之徒紊亂紀綱。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有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

五代李知損仕晉。以受賂。黜均州。仕漢。以使江淮。行止穢雜。黜棣州司馬。至周。徵還。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怒。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簡所親曰。余嘗遇異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後才歲餘。卒於海中。

傷逝

梁王規字威明。卒。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寔俊人也。一逝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鋩。長淮絕涸。

宋范煜謀逆。子藹連坐。就刑於市。煜醉。藹亦醉。藹取土果皮以擲煜。呼爲別駕數十聲。煜問曰。汝瞋我耶。藹曰。今日何緣復瞋。父子同在。不能不悲爾。煜妻來別。先撫藹。回罵煜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煜乾笑而已。藹幼而潔整。衣服竟歲未嘗有點塵。死時年二十。

齊豫章王嶷薨。武帝哀痛。敕王融作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陳魯廣達爲將。陳亡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宋孝武殷淑妃卒。邱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

唐明皇西幸至馬嵬驛。楊貴妃縊死。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猶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元宗楊皇后。肅宗之母也。元宗命張說爲埋銘云。不獸遊兮綠苔粘。宿草殘兮白露沾。圖寢顏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汰侈

梁賀琛言於武帝云。今之宴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曾以爲俗。日見滋甚。宜嚴爲禁制。導以節儉。糾奏浮華。（○原本浮作業。據梁書改。南史同。）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苟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之敝。宋武帝時。嶺南獻入筩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以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入其城。顧謂左右曰。蕞爾之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魏河間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尙。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聚何孟之美。

攜之孫親字君倩。仕梁爲湘東王鎭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以豪侈稱。府中諺曰。北路魚。南路徐。

宋謝靈運性豪奢。車服鮮麗。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梁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作錢愚論。

魚宏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原本重誤字。據南史改。）陳孫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及出鎭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羃䍦。重不可戴。（○原作車不可載。據北史改。）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

隋趙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煬帝作西苑。其內爲海。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剪綵爲芰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游曲。馬上奏之。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問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盡沈水香根。每一山。焚沈香數車。以甲煎沃之。燄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沈香二百餘車。（○原作乘。據類說引改。）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爇是膏油。但覺煙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元宗以風俗奢靡。開元二年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錦繡[illegible]繡也。

楊銛楊錡韓虢秦三夫人競開第舍.極壯麗.一堂之成.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皆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卽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匠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數投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每十月幸華淸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

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尙.元宗命宦者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元宗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幕.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屛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甖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

郭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牀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爲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

韋陟.安石之子.門地豪華.早踐淸列.侍兒閹閽列侍左右者千數.衣書藥石.咸有掌典.輿馬僮奴.勢侔王家主第.

裴冕性奢侈.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自創巾子.號僕射巾.初代鴻漸爲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視.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

元宗幸蜀.所居後以爲道觀.節度至.皆先拜而後視事.郭英乂鎭蜀.移去元宗鑄金眞容.自居之.頗恣狂蕩.取女人騎驢擊毬.制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衆畔而奔.爲人所殺.

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爲勝.杜亞在淮南.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謂木妖.馬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及璘卒.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卽位.詔毀璘中堂及中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謂之奉誠園.

潘孟陽氣尙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游園.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

王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卽爲僕妾所有.文宗以師友之恩.憫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

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文宗崇恭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元宗幸溫泉.御之.一卽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可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

中宗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中.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廣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月影中.各爲一色.

懿宗咸通十年.以同昌公主適拾遺韋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之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爲之箕筐.賜五百萬緡.它物稱是.十一年.以保衡爲相.是年.公主薨.明年葬.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服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餤四十橐駝.以飼傳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首飾.以絁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十四年秋.懿宗上仙.是冬.保衡賜自盡.

後唐李存審.近代良將也.常誡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帥.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石晉張籛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冢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落於籛前而去.歸復於衙院畫臥.見二燕相鬭.墜一錢.落於籛首.前後所獲三錢.常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兆.籛後爲富家.積白金萬鎰.鑿之窟室.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孫晟仕江南.二十年間.貨財邸第.頗適其意.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於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奉養如此.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乘燭炬千餘.居前船.卻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湖南馬希範奢欲無厭.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幞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續世說卷第十

直諫

直諫

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公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雖死何傷。帝聞之。歎息。賜之以裘馬。它日。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載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斂。帝曰。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謂范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

傅縡諫陳後主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賂公行。帑藏虧耗。神怒人怨。眾叛親離。恐東南王氣。因茲而發。後主大怒。竟被賜死。

章華諫後主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更轍。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宋明帝起湘宮寺。曰。此是大功德。虞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後周宣帝。德政不修。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臣案周官。國君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亦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至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隋蘇威。高祖嘗怒一人。欲殺之。威伏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解。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隋劉行本。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置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言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

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褲。俗云利於官。隋高祖以為厭蠱。將斬之。刑部侍郎趙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必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魏鄭公。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鄭公神色不移。太宗亦為之霽威。嘗謁告上塚。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在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論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太宗嘗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主明臣直。由陛下之明故。妾敢不賀。上乃悅。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顛躓。彼豈非天子兒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等耶。房元齡等皆惶恐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辱群臣之理。隋文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徵言。方知理屈。

唐儉從太宗幸洛陽苑射猛獸。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其馬鐙。儉投馬搏之。太

宗拔劍斷豕首。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豕。太宗納之。爲之罷獵。

隋文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匹。帝盛怒。欲斬太僕卿以下一千五百人。通諫曰。豈容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頓首曰。臣一身如死。（○原本如作以。據舊唐書改。）望免千餘人。帝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今從所請。以旌諫諍。諸人竟得減死論。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亮密表言之。太宗下書嘉歎云。古人稱一言之重。比於千金。今賜卿胡缾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也。

太宗即位。務止姦吏。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吏受絹一疋。太宗怒。將斬之。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不應以物試之。卽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從之。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房元齡病篤。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淸謐。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陛下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今兵士之徒無罪。乃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且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久長能爲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者。乃坐敝中國。所存者小。所損者大。謹罄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太宗省表曰。此人危惙如此。尙能憂我國事。

太宗閑居。與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尙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太宗雖不去此美人。而心甚重之。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王珪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惜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置之樞近。待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前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謂房元齡曰。昨日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

太宗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齎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又往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已失義矣。昔漢文時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五十。凶行三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路所費之衛。（○衛字疑誤當作財。舊唐書無此二字。）而遣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凡陛下所爲。皆邈踰三王之上。奈何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之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帝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乃止。

劉洎疎峻敢言。太宗每與公卿持論。必詰難往復。洎諫曰。以至愚對至聖。以極卑對至尊。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愼玆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

馬周上疏云。古諺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太宗走馬射帖。娛悅近臣。孫伏伽諫。以爲此祇是少年諸王之事爾。太宗覽之大悅。

馬周上疏。以太上皇居城外。宮宇卑小。四方觀者。有不足焉。又云。車駕欲幸九成宮避暑。而太上皇尙留熱所。溫凊之道。竊所未安。又諫。踐祚以來。未嘗親享宗廟。又諫。騎子倡人。鳴玉曳履。與朝賢比肩。太宗深納之。

高祖幸涇陽校獵。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蘇世長進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高宗遣宦者緣江采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所在縱暴。蘇良嗣在荊州。囚宦者。上疏切諫。高宗下詔慰勉。令棄竹江中。孫伏伽諫高祖曰。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雛者。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及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充散伎之服。高祖大悅。下詔褒賜。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張元素上書極諫云。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敝。恐甚於煬帝。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所有作役。宜卽停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柳範爲侍御史。與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不能匡正我兒。罪當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起。久之。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乃解。

睿宗時。姚宋秉政。奏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姚宋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敕總令復舊。柳澤上疏諫曰。斜封授官。（○句首原衍爲字。據舊唐書刪。）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今又令敍之。將謂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義。不可違也。內外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議。將有誤於陛下矣。故語曰。姚宋爲相。邪

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積小成大。器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高季輔嘗諫時政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異同。張行成跪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示人以隘。

太宗又言。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行成上疏。以爲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太宗深納之。

太宗平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褚遂良諫曰。歲遣千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又傾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而及事乎。

高宗欲廢王后。立武后。褚遂良諫曰。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遂良置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命引出。

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時收穫未畢。櫟陽丞劉仁軌上疏諫曰。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元黃亘野。十分才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今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願退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公私交泰。太宗降璽書嘉之。

則天臨朝。劉仁軌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璽書慰勉之曰。卿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

漢朝。初聞此語。事不惘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

高宗風疾。欲遜位武后。郝處俊諫以爲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帝乃止。

高宗既封泰山。欲偏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嶺。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韋思謙爲監察御史。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又云。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懾州縣。誠曠職也。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不拜。云。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

狄仁傑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鎭。極爲彫敝。上疏曰。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乎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以臣所見。請捐四鎭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恆代之鎭重。而邊州之備實矣。

朱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稍寧。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云。自文明草昧。天地屯

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位。豈造攻寫險。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語乎。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捩亂不規行。履佩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今時之芻狗也。伏願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鍔。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

中宗宴侍臣。酒酣。令各爲回波辭。衆多爲諂佞。或要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李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進曰。此諫官也。

則天時。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內宴。上前博戲。宰相韋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至此。因顧左右逐出之。在座者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詞直。深嘉勉之。陸元方聞人曰。此眞宰相。非吾等所及也。

武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也。盧懷愼上疏言三事。一事。乞郡縣未經四考。不得遷除。二事。乞省官。三事。乞贓吏削迹禁錮。十數年間。不許齒錄。

郭子儀婿趙縱爲奴當千所告。貶循州司馬。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上疏。以爲太宗之法。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告。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告。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構。準律。奴婢告主。非謀反以上者。同自首法。今趙縱所犯非叛逆。而奴寔姦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

且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墳土未乾。兩婿先已當事。趙縱今又下獄。陛下方誅寇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寵於它日矣。德宗深納之。杖殺當千。盡召子儀家僮數百以死奴示之。

裵諝爲河東租庸使。關輔大旱。諝入奏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榷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亦以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上前坐曰。微公不聞此言。

元載爲宰相。建白凡論事者。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顏眞卿上疏。以爲是自蔽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天寶以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群臣不白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先白宰相。然流弊之禍。起於下情不得上通。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弊。萃於聖躬。所從來者漸矣。陛下方當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頓欲隔絕。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危殆之期。翹足而至也。臣誠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元載構於代宗。貶眞卿峽州別駕。

肅宗以王璵爲相。信妖祠。道士李國禎請建大地婆父等祠。（○原本父譌婆據唐書改下同）昭應縣令梁鎭上表。極言其不可。曰。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

下又何以爲禍哉。

李泌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堯舜之上。眞忠臣也。僕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搢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泌斂容曰。行軍失言。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泌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耶。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慙而退。故泌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

憲宗以皇甫鎛爲相。裴度上疏。以爲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但於陛下實有所傷。憲宗以度爲朋黨。竟不省。

李晟收京城。德宗令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陸贄不奉詔。進狀論之。以爲淸廟震驚。三時乏祀。宜先迎復神主。修整郊壇。然後弔恤死義。撫犒有功。至如巾櫛之侍。宜後不宜先也。內人散失。已經累月。旣當亂離之際。必爲將士所私。一聞搜索。必皆憂懼。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飮盜馬。蓋知爲君之體然也。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

奉天圍解。從臣稱慶。賈隱林（○原脫林字。據舊唐書補。）拊無聊。奏曰。賊泚奔逃。臣下大慶。此皆社稷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稟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

歸登爲右拾遺。時裴延齡姦佞。有寵。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慨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連署。無所迴避。時人稱重。後爲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爲對。時論美之。

敬宗時。少列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劉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薛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進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答。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極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已諭。

敬宗荒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韋處厚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爾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賜以錦綵。

韓愈始爲監察御史。德宗時也。極論宮中之敝。貶連州陽山令。後爲刑部侍郎。憲宗時也。力言佛骨之事。貶潮州刺史。

李絳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論太過。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淸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宦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嘿。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諭之。

李絳作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云。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居常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采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罪。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

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柳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爾。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慄。公權詞氣不可奪。

溫璋爲京兆尹。懿宗以同昌公主薨。怒殺醫官。其家屬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自縊卒。

元稹爲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爲拾遺。上疏云。況聞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臣。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日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嘗因論事。言陛下錯。憲宗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鉗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裴度作相。五坊使楊朝汶以買人張陟負錢。逃匿。於陟家得私簿。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書跡。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乃徵驗書跡。乃故鄭滑節度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益諫上疏。陳其暴橫。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良久方省悟。召朝汶數之曰。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遂命誅之。

李渤爲諫議大夫。長慶寶曆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幸。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敬宗雖昏縱。亦爲之感悟。寶曆中。肆赦。先是鄠杜令崔發。以捕五坊內官被繫。立在雞竿下。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之。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云。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上以爲朋黨。出渤桂管。

太和中。李中敏爲司馬員外郎。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蠹。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

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諫議大夫鄭覃與崔元亮廷奏。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蕃寇在邊。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又云。倡優近習。賞賜太厚。況金銀貨幣。皆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者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罷爲招撫處置等使。師出無功。平仲抗疏論承璀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承璀爲軍器使。

蘇安恒諫則天曰。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原此下帶　據唐書改。）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則天不納其言。亦能容之。

則天時。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曰慶山。四方畢賀。俞文俊詣闕上書曰。天氣不和而寒暑并。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殺之。

德宗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誣譖時宰。毀詆大臣。陸贄等咸遭枉黜。無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伏閣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等罪。順宗在東宮。爲城開解之。城賴以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元宗東封。徵突厥大臣屈從。突厥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元宗發都下。至嵩高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應絃而斃。頡利發下馬捧兔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鷙鳥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突厥安忍殘賊。賜以弓箭。同遊獵之樂。若荊卿詭動。何羅竊發。暫逼嚴蹕。仰犯清塵。縱殪元方。焉幽七單于爲醢。寧虞爲汙。何塞過責。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

太宗平高昌。將以爲郡縣。魏徵諫曰。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弔民伐罪。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番。死者十有三四。十年之後。隴右空匱。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太宗不從。後亦悔之。

憲宗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官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元宗以問宋璟蘇頲。陳天戒。請輟行。又問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時會。上大喜。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曰。隋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佞。上弗聽。

代宗時。程元振專權自恣。天下畏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並斬以謝陛下。帝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但削官爵放歸田里。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此不足懼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六也。優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

後唐明宗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窮則背軍。稱文人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謀略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虛設其員。枉費國力。又欲一一考試羣臣。宰相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詐。諫官劉濤楊昭儉乞出在德疏。辨可否。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也。於是詔引貞觀中陝縣令皇甫德參上書訐訕。魏徵奏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得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又云。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

石晉高祖時。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窘困。誠非陛下修宮室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湖南馬希範用孔目官周陟議。常稅之外。別令人輸米。天策學士拓拔恆上書諫曰。殿下居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彫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心。荊渚日圖窺伺。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

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潰敗。爲四方所笑。希範覽之。大怒。以先王舊臣。爲隱忍之。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崇韜時爲侍中樞密使。莊宗乃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後崇韜破蜀。竟以譖死。宦者爲之也。

周世宗深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宰相范質入奏事。帝望見。知其意。卽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續世說卷第十一

忿狷　仇隙　紕漏　儉嗇

忿狷

宋謝宏微性本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此歲終。（○原本此脫文。據南史改。）

劉璠與何偃不相得。璠位本在偃上。孝武時。偃遷吏部尚書。璠猶爲右衛將軍。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璠策驄在後。璠追偃及之。曰。君曹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璠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羈於駑駘。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璠偃同發背疽。璠疾方篤。聞偃之死。歡躍叫呼。於是亦卒。

蕭惠開除少府。加給事中。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面。乃復低頭入中耶。寺內所住齋。花草甚

第八十四冊

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卒。

陳傅縡負材使氣。凌侮人物。尤爲人所疾。以強諫後主賜死。死後。有屈尾蛇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齊邱靈鞠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庾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傖至要。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隋賀若弼既平陳。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獄。文帝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此二人唯堪飲飯爾。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至煬帝竟殺之。

蘇夔少有盛名。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時夔父威方用事。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等朋黨之罪。文帝令推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皇恐免冠頓首謝。上曰。謝已晚矣。

唐蕭瑀嘗稱房元齡以下朋黨比周。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響。瑀請出家。太宗曰。甚知公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心不能平。手詔切責。出爲商州刺史。後冀諡曰褊公。

尉遲敬德與執政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擊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悅而罷。

于公異吳人也。應舉時。已與陸贄不協。贄在翰苑。聞德宗稱公異露布之文。尤不悅。及爲相。乃擿公異不爲後母所容。畢下詔放歸田里。公異竟名位不振。慽慽而卒。人惜其才。惡贄之褊急焉。

李翺自負詞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翺心不自安。乃請告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

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性猵急。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獷戾。而遂嘗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遂被害。

李逢吉欲逐李紳。爲中丞。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知紳剛褊。必與韓愈爭。制出。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乃兩罷之。

吳越王錢宏倧。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倧問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倧曰。公何以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于此。進思以宏倧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懼怨。

仇隙

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爲司徒長史。要州府僚佐亦來東堂。毅以先至。進白悅曰。身貧逆難。營一游甚難。君如富人。何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

客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豐．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曰．今年未食子鵝．請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後毅貴用事．悅不得志．疽發背卒．

梁鍾嶸爲古今詩評．其論沈約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永平中．相王愛文．王融等皆宗附約．常曰．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稱獨步．謂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蓋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故追宿憾．以此爲報也．

北齊崔㥄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魏毛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

北齊文宣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詞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米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畢中情．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撻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

唐劉文靜裴寂．俱從高祖起義．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由是有隙．文靜酒後．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爾．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各恃權使氣．兩不相下．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人以爲載之得罪．晏有力焉．及炎入相．追怨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爲載復讎．言晏嘗請代宗立獨孤妃爲后．有奪宗之計．賴崔祐甫救解．猶出晏爲忠州刺史．又誣晏與朱泚通書．乞誅之．方下詔暴書其罪．李正己上書表數晏之冤．炎懼．乃遣五使往諸道．稱言宣慰．而實推過於上．德宗知而深惡之．遂賜炎死．

竇參爲相．不悅李巽．巽自左司郎中出爲常州刺史．仍促其行．巽不平之．不數日．參貶郴州司馬．巽爲湖南觀察使．誣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

李揆秉政．苗晉卿薦元載．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之．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揆已先貶．因授徙睦歙爲試祕書監．江淮養疾．揆既無祿．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泛諸州者凡十五六年．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大歷末．李晟戍劍南．禦吐蕃．及師回．以成都官妓高氏隨行．張延賞爲成都尹．追取之．晟頗銜之．形于詞色．貞元初．德宗以延賞爲相．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之．改授延賞左僕射．上亦忌晟功名．因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騰謗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上詔延賞與晟釋憾．同飲極歡．晟薦延賞爲相．遂加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請以一子婿延賞女．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釋舊惡于杯酒之間．文生難犯．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後延賞竟能罷晟兵柄．由此武臣不附．

韋執誼因王叔文以得宰相．時時立異．蓋欲矛盾以掩其迹．密令人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

趙憬與陸贄同作相．贄恃久在禁廷．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己任．才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堪當政事．因不相協．贄約憬同論裴延齡之姦．既至上前．贄極言延齡詐謬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默然無言．贄由是罷相．

鮑防爲禮部侍郎．嘗遇知雜竇參．不時引避．僕人爲參所鞭．及參秉政．令防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致仕．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耳．防竟以憤終．參亦尋敗．

韋處厚曰．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與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

令狐楚因皇甫鎛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制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姦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士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之．

牛李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紛紜傾陷垂四十年．文宗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朋黨實難．楊嗣復李珏鄭覃作相．屢爭論於上前．李珏曰．比來朋黨亦漸消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然嗣復珏牛黨也．覃李黨也．德裕爲相．指摘僧孺．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如此．懿宗令韋保衡尚同昌公主．公主薨．懿宗殺醫官二十餘人．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宰相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悅．又面諫．上大怒．叱出之．瞻爲荊南節度使．保衡又譖瞻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貶瞻康州刺史．路巖作相．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驩州司馬．僖宗即位．韋路賜死．瞻自虢州刺史召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未幾復作相．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大用．鄴內懼．召瞻置酒．瞻暴薨．時人皆以鄴爲鴆之也．

後唐崔協父彥融．素與崔蕘善．彥融爲萬年令．蕘謁之．彥融未出．蕘見按上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彥融除司勳郎中．蕘爲左丞．通刺不見．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宰相知之．改彥融爲楚州刺史．卒於任．誡其子曰．世世無忘蕘．故其子弟常與蕘隙．

石晉桑維翰與馮玉同在中書．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由此尤不相協．玉以語激少帝．出維翰爲開封尹．或謂玉桑公元老．奈何使之尹京．親細猥之事．玉曰．恐其反爾．曰．儒生安得反．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五代漢王章置酒會諸朝貴．爲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

紕漏

謝鳳子超宗．宋帝賞其文．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時右衞將軍劉道隆聞此語．出候超宗

曰、聞君有異物、可得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安有異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超宗聞諱、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暮、停待不去、

梁何敬容作宰相、接於學術、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客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并請諱、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

北齊王晞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問龍所載六經、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非真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俞星、

隋劉臻爲儀同、有劉訥者、亦爲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欲訪訥也、謂欲歸本家、旣扣門、臻猶未悟、謂是訥家、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方悟、怒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爾、

隋蘇威爲僕射、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曾不相應、類如此、

隋王劭篤自志學、至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

唐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屢爲非法、元道數匡正之、後君廓入朝、房元齡即元道之從甥也、元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

舊史唐紹傳云、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下、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此元宗事也、修史者猶膽後唐人也、乃謂之今上、蓋只用舊史、失於刪潤爾、

李林甫與選人嚴迥判語用杕杜二字、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李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炅讀之曰、蒸嘗伏獵、挺之戲問、炅對如初、

太常少卿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崔敬嗣爲房州刺史、供給中宗深厚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每進擬官、皆御筆超轉者數四、後引與語、乃同姓名人也、爲房州刺史者死矣、

第五琦爲相貶忠州長史、旣在道、有人告琦受人黃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爲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憑、伏請準法科罪、期光以爲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彼、

李克寧初封隴西郡公、進威武郡王、每上疏、連稱二郡、頗爲時人所哂、

來子珣爲御史、時有朝士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

李勣征高麗、令元萬頃作檄、其語有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石晉康福鎭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有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叱出之、

石晉崔貫爲翰林學士承旨、賜論思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貫以后從諫則聖爲題、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貫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

梁朝宰相李琪以文章自許、唐明宗平中山王都、琪賀表云、收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賊、馮道譏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真定也、詔曰、契丹旣無凶黨、真定不是逆賊、李琪罰俸一月、

唐明宗時、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是也、而溥云八館、謬矣、

石晉馮玉爲宰相、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以辜負字教玉、玉乃然之、

儉嗇

魏司空長孫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謂之齴、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

梁王錫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剋、還資有芒屩兩艑、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敝、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及遇亂、爲盜所攻、墜井卒、家人十三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

王琨儉於用財、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蒸蒜之屬、（○原本蒜作韭據南史改）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梁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齊高帝鎭東府、庾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矣、

宋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原誤淪韭據南史改）生韭、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魏李崇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其客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

梁沈衆性吝嗇、財帛億計、無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中裂、或自提冠履、起爲工部尚書、監起太極殿、常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索、又囊麥飯、飢則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

梁朱异。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所散施。廚下珍羞常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梁陰子春。雖無它才。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穢。而身服垢汙。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北齊封述。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親友貧病。亦絕拯濟。朝野鄙之。一子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聘財。及將成禮。猶競（○據南史下有聘述二字。）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子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徑府訴云。送驢乃嫌腳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緣吝嗇。致此紛紜。

北齊庫狄伏連。鄙吝。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百餘口。盛夏入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從來。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與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鑰。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唯著敝褌。而積絹至二萬匹。被誅。籍沒。並歸天府。

唐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愧其心。珪儉不中禮。時論少之。

徐佾。吝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

文宗大和三年。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它諸戚爲之。唯卿非所宜也。

後唐李克脩爲昭義節度使。武皇巡封於上黨。克脩性儉嗇。不事華侈。供帳饗膳品數節略。武皇怒其菲薄。笞而詬之。克脩慚憤發疾卒。

石晉袁正辭。善治生。雖承父舊基。亦自能營搆。故家貲富。嘗於積貯之室。有吼聲聞於外。人勸其散施以禳災。正辭曰。此必竭其同類。宜更增之。其庸鄙多此類也。

石晉陳保極。性鄙吝。所得料錢。未嘗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棊。敗則手亂其局。蓋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貯白金十鋌。爲它人所有。

五代漢常思。在上黨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事。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歸見者。思覽剳而怒曰。必是求蠟燭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如此。

江南李昪。性節儉。常躡蒲屨。盥頮用鐵盎。暑則寢於青葛幃。左右使令。唯老醜宮人。服飾粗略。

五代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而行。如環佩。（○類聚引下有郭字。）郭威入京師。允匿於佛殿中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餒而卒。（○原脫凍餒二字。據古今事文類聚前集三十六引補。）

周太祖戒世宗以儉葬。令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

續世說卷第十二

假譎　邪諂
讒險　姦佞

假譎

宋檀道濟伐魏。糧盡而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

魏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床敝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

唐文宗蕭太后。閩建人。云有母弟一人。文宗詔於故里求訪。有戶部茶綱役夫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間。兩授旄鉞。事覺賜死。閩人蕭本。又稱太后弟。賜予巨萬。官至金吾將軍。事聞。除名長流愛州。泉州晉江縣令蕭宏。又自稱太后弟。按問僞妄。配流儋州。

李密初從楊元感。元感敗。逃避至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彫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

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來.千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

薛世長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街市.伍百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以爲笑.議者方知其詐.

許敬宗奏知國史.虛美隱惡.爲子娶尉遲敬德孫女.多得賂遺.及爲敬德傳.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爲賜敬德焉.

杜淹與韋嗣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中.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

范處訥.武三思黨壻也.爲太府卿.中宗以穀貴.召處訥問其故.三思諷太史奏.其夜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所應.中宗降詔褒述.

崔日知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嘗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

陳少遊爲揚州.觀察使.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致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然人不知其疑款也.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而卒.

李抱眞晚節好長生之術.有方士孫季長者.爲抱眞鍊金丹.紿抱眞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爲賓寮.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它日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裴延齡每奏對.恣騁詭怪虛妄.它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因計料造神龍寺.前須長五丈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數千條.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尙未易得.須於嵐勝州采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卽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又奏近於左藏庫檢閱.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銀.其段匹雜貨又百萬有餘.以充別庫羨餘.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以爲皆是正數物.陸贄上書.以爲延齡險猾售姦.詭謠求媚.

柳泌爲憲宗合長生藥.自云壽四百歲.憲宗服藥多躁.爲宦官所弒.泌繫獄.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易.但灸灼之瘢浹身而已.

王鍔代杜佑鎭淮南.善小數.嘗有投匿名書者.左右取以授鍔.鍔內之鞾中.鞾中先有它書矣.鍔忽然探取焚之.而匿名在也.異日乃以它事連其所告者.按驗之.以警衆.人人以爲神明.

劉君良累代義居.尺布斗粟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鳥雛.交置諸巢

中.令羣鳥鬬鬩.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禽鳥尙不能相容.況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攬妻髮大呼曰.此卽破家賊耳.召諸兄弟.哭以告之.於是棄其妻.與兄弟如初.

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同惑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爲神.殷病風疽.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之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鹽城數月.函一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謫限亦滿.必得侍幢節.同歸上清.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爲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李寶與晉州表兄武悲.好道而醫妄.寶生日.悲送一故皂襖子.曰.此李西平收復京師時所服也.寶生日.宴以一破襆頭遺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襆頭也.

朱全忠與賓佐及游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有應.有游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更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朱梁雷滿鎭澧朗.於府中鑿一深潭.搆一大亭於其上.每鄰道使車經由.必召燕於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唯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卽取座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躍入水.徧取所擲寶器.戲玩於水面.久之方出.復整衣冠就坐.其詭誕如此.

後唐莊宗與梁相抗.劉鄩軍於宗城.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寂無人聲.莊宗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烟火.但有鳥止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莊宗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視城中.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堞而行.而鄩去二日矣.

慕容彥超.漢隱帝時鎭鄆州.嘗召富僧數輩就食.日晏不進饌.大餒而回.如是者累日.他日.復召之食.遣庖人致蝎蟲於饌中.諸僧立嘔.彥超使人驗之.則皆已肉食矣.大責其賂.乃釋之.

紕謬

梁武帝時.朱雀門災.帝曰.此門制狹.我欲改造.遂遭天火.羣臣相顧未對.何敬容曰.所謂先天而天弗違.

永元中.任昉奸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昉謝尙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北齊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名曾參.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慮.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隋郭衍能揣摩帝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常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效高祖。空自勤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隋太史令袁充。（○原爲李充。据北本改。）言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太平日行上道。文帝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改元仁壽。百工役作。並加程課。以日長也。丁匠苦之。

唐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沾其膿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

有嵩山人范知璿文學。幷獻其所爲文。宋璟判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偸合苟容。抑而不奏。

中宗朝。韋后亂政。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上奏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請進桑條歌十二篇。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爲十八代之符。

張易之兄弟貴幸。武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韋乾祐先爲御史大夫。出爲外郡刺史。強直有器幹。而屈於小人。既與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反。令伺朝廷事。俄爲友生所發。坐流愛州。

長壽中。明堂災。則天欲避正殿。宰相姚璹言。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觀此無常之相。遂成正覺之因。則天依璹奏。遂不避正殿。

姚璹在桂州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訪嶺南諸山川草木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上符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爲天官侍郎。

楊再思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狐賦譏之。時張易之兄弟請公卿大臣宴集。或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紙自帖於巾。卻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坐嗤笑。易之弟昌宗以姿貌有辟陽之寵。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言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側如此。

韋巨源爲宰相。韋后云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常佳瑞。請布告于天下。請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形以示百寮。大赦天下。巨源贊成妖妄。是歲星墜如雷。野雉皆雊。咎徵若此。不聞巨源有言。蓋與后通謀。新因讓位爲張嘉貞。被召。則天垂簾見之。嘉貞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也。則天遽卷簾見之。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又嘗奏元宗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卽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

來俊臣羅告裴宣禮七族。反武后。薦其罪。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殞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沾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

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

武后時。朱前疑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卽拜拾遺。又言夢陛下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云。聞嵩高呼萬歲。賜以緋魚袋。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

韋堅廣運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寶歌。翻白衣。缺胯綠衣。錦半臂。偏袒。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婦人百餘人和之。

陳少遊除桂州。畏遠官。規近郡。時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幾口。月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然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月費過千餘緡。（○原本過作僅。据舊唐書改。）少遊曰。據此費用。俸錢不足。須求外人。方可取濟。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先輸大半。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忻然。踰望厚相結納。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去。請從容旬日。冀遇遷分。時少遊又已納財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爲之內外。數日改拜宣州觀察使。後移越州。又徙揚州。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初結元載。每歲饋金帛約十萬貫。又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禁中。累加官至同平章事。

韓滉判度支。秋霖彌月。壞人廬舍。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苦。滉慮鹽戶乞減稅。乃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上疑之。遣諫議大夫蔣鎮馳驛驗之。鎮與滉仍同上表賀。請宣付史館。賜神祠嘉號。

齊映爲江西觀察使。自以須爲輔相。無大過而罷。冀復進用。乃傾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在江西造六尺者。至是映因德宗誕日。造八尺者以獻。

嚴綬爲左僕射司空。嘗預（原闕）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爲兩班之首。舊識江朝。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江朝答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爲御史所劾。綬出鎮荊南。江朝降一官。

李逢吉與翰林學士李紳不協。逐之嶺外。知制誥龐嚴蔣防坐紳黨左遷。于敖封還詔書。時人皆以敖素與嚴善。訴其非罪。黨曰。于給事犯宰相之怒。申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噱。

王彥威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宏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服於度支中估制。使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者請託。至是彥威大結恩私。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之。

中書主事滑渙與內官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求。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佑呼爲滑八。

孟簡佞佛。鎮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以滅口。翰子弟詣闕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共計七千餘貫匹。再

貶餉吉州司馬．

崔元略．戶部侍郎．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元略上章自辯．上詔答云．朕所命官．豈循人言．然終不能逃父事內官之名．（○原本峻作侍．據舊唐書改．）

竇懷貞爲御史大夫．時韋后安樂公主亂政．懷貞諂順委曲．改名以避后父之諱．娶韋后乳母王氏爲妻．自稱皇后阿奢．時人或以爲國奢．懷貞處之不怍．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見無鬚者．或謬接之．又附會太平公主．爲左僕射．時人語曰．竇僕射前爲韋氏國奢．後爲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奢唐韻音遮．吳人呼父也．）

高力士作寶壽寺鐘成．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尙十杵．

金吾大將軍程百獻．與力士約爲兄弟．力士母麥氏卒．百獻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己親．

李輔國權傾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郭霸爲右臺御史．初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食其髓．則天悅．故時人號爲四其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居後．請示便液．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卽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於朝士．

則天不豫．令閻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旣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棲楚．逢吉黨也．棲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飲酒．棲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度耳而語．崔咸疾其諂佞．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屬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座客皆快之．

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郎中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中宗時．司農卿趙履溫傾家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褫紫衫于項．挽公主犢車．公主與韋后作亂．被殺．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斬之．

後唐郭崇韜父名宏．豆盧革諂事之．上言請依六典．改宏文館爲崇文館．

後唐蘇循．莊宗將卽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衙城．見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卽呼萬歲．舞忭．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

後唐梁翹爲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卯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於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

何澤爲吏部郎中史館修撰．嘗因起居退．獨自遲留．以笏扣頭．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明宗知其佞．亦不之責．

險詖

梁徐摛．武帝問以五經大義．歷代史百家雜書．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加稱異．寵遇日隆．朱異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乘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遂出爲新安太守．

隋諸葛穎．煬帝所親侍．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時人謂之冶葛．

唐高祖校獵城外．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齊王元吉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此下原脫曰字原衍乘以逐鹿馬蹶六字今刪）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責世民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乞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

唐宗室吳國公李孝逸．有破徐敬業之功．時望益重．武承嗣深忌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逸走兔者．常在月中．月旣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嘗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

蕭瑀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爲中書令．太宗嗣位．瑀爲左僕射．倫爲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

許敬宗旣助立武后．遂譖長孫無忌．遣人上封事．稱無忌謀反．帝令敬宗鞫之．敬宗云．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又引漢文帝薄昭事．帝竟不親問．惟聽敬宗讒構之說．遂流黔州．敬宗又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無忌令自縊．

李靖破突厥．擒頡利．溫彥博害其功．奏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已悟．公勿以爲懷．

太宗自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左庶子兼民部尙書劉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褚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意者誅之．太宗疾愈．詰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周對與洎同．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

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旣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必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高宗知其罪．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

李林甫爲相．好陷人．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以其陽與人善．啗以甘言．而陰擠之也．與李適之爭權不協．適之性疏．林甫陰中之．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適之心喜其言．它日．從容奏之．元宗大悅．顧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掘．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己．薄適之言疏之．適之懼．求爲散職．由此罷相．竟貶宜春太守．又脅殺之．

歲、挺之爲絳郡太守．元宗欲進用之．李林甫忌嫉．召挺之弟損之至門敍故舊．云當以子爲員外郎．又云．聖人待賢兄極深．須作一計入京．既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乞入京師就醫．林甫持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氣．且授與一閑官．元宗歎吒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

李林甫忌楊愼矜受元宗恩遇．誣愼矜是隋家子孫．欲復隋室．愼矜愼餘愼名俱賜死．令御史盧鉉收捕太府少卿張瑄．使誣成愼矜之罪．瑄不肯答．絆其足．以木按其足間．縶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絕．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橛．瑄竟不答．杖六十．長流臨封郡．瑄被杖而死．

王鉷（〇原作珙．據新．舊唐書改．下同．）與楊愼矜親．且情厚．愼矜頗汲引之．及貴盛爭權．鉷附李林甫．構成愼矜之罪．闔門誅滅．既而王鉷亦赤族．史云．豈天道歟．

朱泚之亂．德宗卒迫行幸．後數日．崔寧來．上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人聰明爽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潸然出涕．或以告杞．杞謀陷之．誣告寧爲泚內應．俯伏歔欷．上信之．使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縊殺之．中外以爲冤．

盧杞忌張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邊．僞自請行．上固以爲不可．乃薦鎰爲隴右節度使．鎰竟爲亂兵所殺．

盧杞字子良．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貌之．初爲御史中丞．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聞杞至．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此人得權．則吾族無類矣．杞居相位．忌能妬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楊炎崔寧顏眞卿皆杞所殺也．又激怒李懷光．使與朱泚連衡．袁高奏其惡云．將校願食其肉．卿士嫉之若讎．

李逢吉惡李紳．張又新李續之劉棲楚爲之鷹犬．同搆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云．張補闕在相公齋內．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時號八關十六子．

姚南仲爲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讒毀之．德宗頗疑．貞元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程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闢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事．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其釁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邪．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緣陛下法爾．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必不能成豈弟父母之政．師律善陳之制矣．上默然久之．

李逢吉字虛舟．天與姦回．妬賢傷善．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李紳韋處厚救解．逢吉結王守澄．言於敬宗．誣紳曾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敬宗

知裴度之賢．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度亦自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張權輿尤出死力．遂撰謠言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有天分．上疏．以度名應圖讖．宅據乾岡．不召自來．其心可見．而韋處厚又解析於上前．竟不能沮．度自漢中來．復知政事．逢吉出鎭襄陽．

唐次無故貶斥．久滯巴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讒放逐．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者．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憲宗即位．召還．累官至中書舍人．憲宗因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書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君宜時觀覽．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慮先辨．謗何由興．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又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

盧杞惡顏眞卿．欲出之於外．眞卿謂杞曰．先中丞（奕也）傳首至中原．眞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心甚怒之．李希烈叛．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重臣爲陳逆順．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以爲然．命眞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朝廷羞．眞卿竟爲希烈所殺．

宣宗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婚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自相府除邠寧節度使．將赴鎭．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深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在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也．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檀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置檀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朱梁李振．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者非次獎升．私惡者數日沉棄．每自汴入洛陽中必有貶竄．故唐朝士人目爲鴟梟耳閩主王延鈞好鬼神．巫盛韜有寵．薛文傑惡樞密使吳昂．昂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愼勿以它疾對也．昂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以告文傑曰．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昂自誣服．并妻子誅．

五代漢時．陶穀先爲李崧所引用．穀從而譖之．崧爲蘇逢吉所殺．他日．祕書郎李昉詣穀．穀曰．君於李侍中遠近．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

姦佞

宋鄭鮮之事宋武帝．帝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慚而變色．亦感其輸情．時人謂爲格佞．

魏琅邪公主名玉儀．北齊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

求色。不如我自得之。絕異者。崔暹必當讓。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將舉。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暹竦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嵩。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我。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佞過於吾。

北齊趙長仁參預朝政。鄭孝裕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屏人私語。傳曆公事。人號爲三佞。

北齊和士開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三四日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

李軌遣鄧曉使於唐。聞軌被執。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來使。比聞軌陷。曾無戚容。苟悅朕情。妄爲蹈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

封倫素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太宗以爲至誠。倫又潛持兩端。陰附建成。高祖將廢立。倫固諫而止。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之。改諡黜贈官。削實封。

崔湜。神龍初。桓彥範敬暉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疏忌功臣。於三思寵漸厚。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桓敬等徙嶺外。湜又說三思。宜盡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所惡而黜。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蘇味道爲宰相。云。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爲蘇模稜。

盧藏用初隱居時。往來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隱士。及登朝。趑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獲譏於世。

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爲時委任。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搆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寵榮。元宗欲罪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張九齡曰。陛下有三箇成人兒。不可得。奈何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元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一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元宗欲加牛仙客實封。兼以爲尚書。九齡執不可。林甫密告仙客。仙客泣辭。帝後變色。謂九齡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謝。帝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閥。九齡對曰。臣荒徼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目不識字。若大用之。恐非所宜。林甫又退而言曰。（○爲下原衍陛下二字據新唐書刪）但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元宗從相仙客。逐九齡。林甫代九齡爲中書令。

元載附李輔國。已得宰相。輔國死。又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令探密旨。上有所欲。載必知之。承意會合。上委信任。後敗。賜死。毀載父母及祖墳。斲棺棄柩。焚家廟木主。

李道古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惡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路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德宗崩。順宗疾。深居簾帷。閹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王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搆。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宣于中書。擢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宰相。俾執誼承奏于外。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曄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儼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熊望性險躁。大言詭異。務進不已。時京兆尹劉棲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棲楚之門。有同密戚。陰計密畫。人無知者。文宗卽位。貶漳州司戶。

元稹爲江陵府士曹。爲監軍崔潭峻所厚。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卽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無何。爲翰林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魏宏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嘉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上疏。言稹與宏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切。長慶二年。稹拜相。詔下。朝野嗤笑。

鄭注本姓魚。人目之爲水族。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家。李愬鎭襄陽。得其藥力。移鎭徐州。以注參決軍政。注詭辯陰譎。善探人意。然專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軍情白愬。愬曰。彼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脫不如旨。去之未爲晚也。愬令偶守澄。守澄初有難色。及與語。機辯縱橫。盡中其意。遂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款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左軍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召注。僞有口疾。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蟠屈鼠伏。佞詞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之忘倦。厚遺金帛而遣之。太和八年。守澄引注見文宗於洛陽門。賜錦綵。是夕。彗星出東方。長三尺。光芒甚緊。

崔允召朱全忠自助。全忠自岐下還河中。允謁見于涌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詞。（○原脫仍自撰歌四字。據新唐書補。與舊唐書合）贊其功業。史以爲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未有如允之甚也。

江南李璟取湖南。遂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土風。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遂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蜀右補闕張九齡見蜀主。言政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爲誰。九齡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以誣毀大臣。貶九齡維州錄事參軍。

續世說跋

孔平仲續世說十二卷。世鮮傳本。今所傳乃影宋沅州公庫使刊本。錄自劉宋迄後周。仍分三十八門。於南北朝取李延壽。於唐取劉昫。於五代取薛居正。其闕脫處。竝得據諸書訂正。今薛史從永樂大典重輯。有數條。可轉據此書補之。惜餘姚邵學士分纂時未見也。曾慥類說三十一。錄續世說。有江南李景宮中作高樓。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在張濯請復八館條上。今此條闕。疑傳寫失去。至事文類聚後集三十七引孫恪遇猿女事。亦注續世說。其文不類。當是祝穆之誤。戊戌秋仲雨窗無事。覆校畢。識數語付剞劂氏。錢熙祚。

退齋筆錄

侯延慶撰

退齋筆錄

宋侯延慶撰

建炎二年戊申協洽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諸郡日虞金人深入爾時脩城鑄銅鐘於城隅有文云唐京兆李愛子塟桂虞寶元初仲春中巳日吾李愛子役築於廬陵殯于西壘之顛吾將司天文昭政命令將明康定之始未歎壁從他山就瘞於西壘之堀吾卜茲土終當大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漸染杌維長亂之時章貢康昌之口復丑是壁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決使吾受十之骨得同河伯聽命于水府京兆遺銘深而託洞方具厥果未成明年金人犯維揚車駕幸浙冬金人渡江分兩路一犯明州車駕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太母保章貢淵失守既經兵火不知鐘所在癸丑呂源來守下車即脩城不數月壘悉立東平鳩工之言亦驗云（銅鐘跋丙之劉）

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寓於劉沆相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其去沆之子宗當謁公坐間聞公云化成任處在近可令呼來化成者工課命老僧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一課更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更復何問公徵作色曰安石間命又不待做官但力乞去上未許只看而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瑤之子劉云）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知

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呂源云）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皆傳錄曰袖出章進上皇云蘇軾豈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以一柀風冊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無此章也懋悵然而退（胡登之云）

却掃編

徐度撰

却掃編卷上

宋睢陽徐度敦立撰

明古虞毛晉子晉訂

漢初因秦官置丞相太尉武帝罷太尉不置久之置大司馬而以為大將軍之冠成帝復罷丞相御史大夫而取周官六卿司徒司空之名配大司馬以備三公而咸加大稱後漢建武二十七年復改大司馬為太尉而司徒司空並去大字自後歷代因之政和中始盡遵周官置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而以太尉為武官禮秩同二府大略如昔之宣徽使而不以授文臣而必以冠節度使為異耳

唐開元中始聚書集賢院置學士直學士直院總之又置大學士以寵宰相自是不廢其後又置弘文館亦以宰相為大學士本朝避宣祖諱易為昭文然必次相遷首相始得之其後惟王章

惠隨龐莊敏籍韓獻肅絳皆初拜直除昭文故王岐公行獻肅制詞有曰度越往制何愛隆名之私者蓋謂是也

文臣簽書樞密院始於石元懿初稱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竟以本院學士而簽書院事而已至張公齊賢王公沔皆直以諫議大夫為之不復帶學士自是不復除至熙寧八年曾公孝寬始復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樞密都承旨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而不遷官不賜毬文帶未幾以憂去位至服闋乃以端明殿學士判司農寺元祐三年趙公瞻自中散大夫戶部侍郎六年王公巖叟自左朝奉郎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七年劉公奉世自左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權戶部尚書皆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遷官趙公明年乃遷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劉二公至罷皆除端明殿學士是四公於從班中資品尚淺而驟遷執政故有是命蓋不盡以執政之禮畀之而必帶樞密直學士者正用石元懿故事也紹聖以還又復除淵聖受禪之初亟擢宮僚耿南仲為執政而西府適無闕員故復自徽猷閣直學士太子詹事拜簽書未幾復欲命一執政使虜而在位者皆不可遣遂以兵部尚書路公允迪為簽書而行先是樞密直學士已廢不置改為述古殿直

學士故二公皆超拜資政殿學士雖簽書帶職猶用故事而非本意矣自是遂相踵成例凡簽書者必帶端明資政之職至六曹尚書翰林學士皆執政之亞徑遷同知可也然初拜亦必為簽書而帶學士職疑非是

武臣簽書樞密院始於楊守一端拱元年自內客省使宣徽北院使為之二年張遜自鹽鐵使亦以宣徽北院使為之景德三年韓崇訓自樞密都承旨四方館使以檢校太傅為之同時馬正惠公知節自樞密都承旨東上閤門使以檢校太保為之天禧三年曹武穆公瑋自華州觀察使鄜延副總管以宣徽北院使為之明道二年王武恭公德用自步軍副指揮使福州觀察使以檢校太保為之治平三年郭宣徽逵自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以檢校太保為之建炎三年王淵自甯德軍節度使御營都統制直以節度使為之

童貫之始入樞府也官已為開府儀同三司而但以為權簽書樞密院河西北面房公事頃之乃進稱權領蓋以謂所掌止邊防一事且姑使為之而已又數月乃正稱領樞密院事自是不復改其後蔡攸以少師居樞府亦稱領鄭太宰居中以故相居樞府亦稱領宣和間凡官品已高而下行職事者皆稱領如蔡行以保和殿大學

士領殿中省高俅以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司王黼以保和殿大學士領開封尹之類是也靖康間何丞相栗以資政殿學士李丞相綱以資政殿大學士皆領開封府職事而別置尹初貫之不稱知而稱領者非尊之也蓋猶難使之正居執政之位故創此名然鄧樞密洵武以少保知院而實居其下慶曆間呂許公以首相兼判樞密院事論者以爲判名太重未幾改兼樞密使元豐官制廢樞密使不置則知院爲長官今領居知上則判院之任也按漢制有領尚書有平尚書領尚書則將軍大司馬特進爲之平尚書則光祿大夫諫大夫之徒皆得爲之則領之爲重也久矣

宇文樞密虛中自資政殿大學士以本職簽書樞密院事自陳職名太高於是除去大稱而直以學士爲之

國朝中書宰相參知政事多不過五員兩相則三參三相則兩參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也王文正王文穆兩參也景祐間呂文靖王文正曾兩相也宋宣獻綬蔡文忠齊盛文肅度三參也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沆富文忠三相也王文安堯臣程康穆戡兩參也熙寧中曾魯公陳秀公升之兩相也王荊公韓康公唐質肅三參也

父子秉政國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獻（化基參知政事）子安簡（舉正參知政事）呂文靖（宰相）子惠穆（公弼樞密使）正獻（公著宰相）石元懿（樞密使）子文定（中立參知政事）陳給事（恕參知政事）子恭公（宰相）韓忠獻（億參知政事）子獻肅（絳宰相）持國（門下侍郎）莊敏（維宰相）范文正（參知政事）子忠宣（宰相）彝叟（尚書右丞）曹武惠（彬樞密使）子武穆（瑋樞密副使）蔡丞相（確）子懋（尚書左丞）蔡太師（宰相）子攸（領樞密院事）韓忠獻（宰相）子儀公（宰相）曾宣靖（宰相）子令綽（簽書樞密院）王侍郎（博文同知樞密院）子忠簡（樞密副使）呂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門下樞密院同議以閑正獻之老也復以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曾令綽之爲簽書宣靖猶康寧遂就養東府士林尤以二家爲盛事

兄弟秉政國初至政和凡七家陳文忠（堯叟樞密使）弟文惠（堯佐宰相）三韓（已見）二呂（已見）二范（已見）吳正肅（育參知政事）弟正憲（充宰相）蔡太師弟元度（卞知樞密院）鄧觀文（洵仁尚書右丞）弟少保（洵武知樞密院）

祖孫秉政國初至紹興凡四家梁丞相適孫才甫（子美中書侍郎）呂正獻孫舜徒（好問尚書右丞）富文忠孫季申（直柔同知樞密）韓儀公孫似夫（肖胄簽書樞密）

叔姪秉政國初至大觀凡三家呂文穆（蒙正宰相）姪文靖（已見）胡文恭（宿）姪宗愈（尚書右丞）林文節（希同知樞密）姪攄（中書侍郎）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也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

著爲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爲上清寶籙宮使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會北鄙之警有詔復留明年京師解嚴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相時前告猶寄北京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賜先公先公復力辭曰臣今忝備宰輔於此告受與不受未有損益然所以終不敢當者蓋以除授之日猶未經歷其於彝制終有所妨重失此名於天下也儻聽臣言使中外聞之知朝廷於祖宗法度無有大小率循惟謹顧不美乎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略曰知章兩命之兼榮足爲盛事張說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蓋謂是也

唐以宰相兼太清宮使本朝祥符間亦以首相領玉清昭應宮使又置景靈宮會靈祥源觀使以次相及樞密使次第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天聖初昭應宮災始罷輔臣宮觀等使名政和中詔天下咸建神霄玉清萬壽宮復置使宰相使相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判官惟盧章嘗以開封尹領之它未嘗命而天下郡守皆兼管句通判兼同管句雖前二府領州亦如之蓋欲重其事也

輔臣既罷領宮觀使其後惟以使相節度宣徽使爲之無所職掌奉朝請而已熙寧間又有以使居外者王荊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金陵張

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領西太一宮使居睢陽之類皆優禮也元祐間梁左丞燾罷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特創同醴泉觀使之名以命之梁公言故事無以學士領宮觀使者且同使之名前所未有力辭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學士直爲宮觀使而同使之名不復除矣

故事非宰相不爲僕射雖樞密使必嘗歷宰相乃得之天禧三年南郊親祠禮畢輔臣咸進官時丁晉公以吏部尚書參政事當遷乃以檢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神宗即位覃恩時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龍圖兩學士吏部尚書留守北京當遷乃以爲太子少保而兩學士如故官制行僕射爲特進崇寧間許沖元太尉始以中書侍郎爲之其後踵之鄭太宰鄧少保皆以知樞密院爲之薛肇明以門下侍郎爲之靖康初復祖宗法度時薛獨存因收授金紫光祿大夫

王銍言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還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恟懼時張永德爲澶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獨得至臥內於是群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顧憚朝夕之勞而遲回於此如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

然之承間爲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問曰誰使汝爲此言永德對群臣之意皆願如此世宗熟視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爲人所教獨不喻吾意哉然吾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即日趣駕歸京師嗚呼天命方有所屬固非人謀之所能間也

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故於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誠者獨首捐私錢建書院城中前廟後堂旁列齋舍凡百餘區既成邀楚丘戚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祐中歷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爲學者師及是四方之士爭趨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先生乃制爲學規凡課試講肄勸督懲賞莫不有法寧親歸沐與親戚還往莫不有時而皆曲盡人情故士尤樂從焉由此書院日以寖盛事聞京師有詔賜名應天府書院先生沒門人私諡爲正素先生其子綸復以儒學顯歷事太宗眞宗兩朝官至樞密直學士先生之規後傳于時及建太學詔取以參定學制于幼時猶及見之書院即今之國子監也

唐節度使初皆領一道故以本道爲名若河西河南劍南關內之類是也厥後分鎭寖多所領不能盡有一道則以其地爲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隴右之類是也又有合數州以爲名者若魏博

淄青澤潞徐泗之類是也或因其有功則錫軍號以旌之若振武鎭國天雄定難之類不可悉數由五代以還至于國朝所錫益多凡曰節鎭皆曰某軍某軍而孟州曰河陽三城襄陽府曰山南東道太原府曰河東鳳翔府曰鳳翔揚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荊南成都府曰劍南西川潼川府曰劍南東川興元府曰山南西道總九州府獨因舊以爲名亦出於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輕重然凡建節者反以是數州爲重非親王宰輔與勳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韓魏公以司徒領淮南曾魯公以司空領河陽三城文潞公以太師領河東皆以爲重也

唐之方鎭得專制一方甲兵錢穀生殺予奪皆屬焉權任之重自宰相之外它官蓋無與比故其始拜也降麻告廷與宰相同而賜節鑄印之禮又爲特異誠以其任重故寵之本朝既削方鎭之權節度使不必赴鎭但爲武官之秩間以寵文臣之勳舊內則爲宮觀使外則判領州府而已至宗室戚里又止於奉朝請無復職掌而告廷賜節鑄印之禮猶踵故事至于今循之不革諸路經略安撫使雖非唐方鎭之比然亦大將之任也而命之與列郡守臣略等間命宣撫使蓋古之元帥也直以勑授尤爲失之

國初節度使猶有赴治所者謂之歸鎭以爲異禮

仁宗朝夏鄭公以平章事領三城節爲西京留守以洛陽地當孔道日有將迎之勞表請歸鎮略曰凡叨建節之行願以歸鎮爲重葢謂是也

蘇子容丞相始爲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爲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之先是正獻公旣罷政出知兗州未幾請老遂以太子少師致仕復三遷爲太師而薨享年八十其後蘇公更踐中外其先後蚤晩多與杜公相似至免相也亦出知楊州未幾請老復召爲中太一宮使請不已乃以太子少師致仕遷太保而薨享年八十有二年壽官品又略同焉又熙寧間蘇公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時梁況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唐蘇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日待遇甚厚旣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爲異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意亦姑謝而留之自爾南北不復相見亦忘前事矣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旣至則面授旨尙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杼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攜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

而已世謂貴人多識貴人葢以謂聞人多而識之然窮達壽夭則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纖悉如是二事者殆不可測也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葢百無一二爲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葢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韓康公王荆公之拜相也王岐公爲翰林學士被召命詞旣授旨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參知政事矣國朝以來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學士補其處如此者甚多近歲亦時有之世謂之潤筆執政

本朝節度使雖不赴鎮然亦別降勅書宣諭本鎮軍民而爲節度使者亦自給牓本鎮謂之布政牓親王亦翰苑爲之近不復見矣

元豐官制雖以侍中中書令尙書令爲三省長官然未有爲之者元祐初旣召文潞公還朝以其名位已崇難所以處之者時司馬溫公已拜左相而右相韓玉汝適去位宣仁后遂欲以潞公爲右相謀之溫公公曰文某歷事累朝年踰八十且其再爲相時臣猶爲小官今顧居其上不可因請自爲右相而請以潞公爲左相宣仁復難之於是用呂許公故事以本官同平章軍國重事且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並令人預參決其餘公事只委僕射以下發書發遣其後呂申公爲右相請退甚力宣仁欲堅留之顧憐其老欲以爲攝太保同平章軍國事手札以問范忠宣忠宣以爲攝字從來止施於祠祭非所爲官稱若別更一字而使每至都堂不限時出東府執政有議事於便門過就之若議事遲久令堂厨具食如此則事皆曲盡稱國家尊賢優老之意矣宣仁復手札謂以呂某德望欲使兼一保傅官務要外協人望實益勸講然其官去保傅甚遠欲以爲行太保事如何忠宣復對曰謹按國朝典故天禧中宰臣王旦元是太保平章事以病乞退加太尉侍中今公著官是光祿大夫職是右僕射若以僕射加司空則與王旦相近於典故不遠若欲有益勸講則平章事乃是執政自當十月一赴經筵不必帶行太保事四字矣於是始定議云

國朝宰相樞密使必以侍郎以上爲之若官尙書則守本官官卑則躐遷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大中大夫崇寧後必超進數官政和以後至有徑遷特進者靖康初吳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躐遷銀青光祿大夫引故事自言於是改大中大夫就職

慶曆間賈文元爲昭文相陳恭公爲集賢相會久旱引東漢策免三公故事自言是時吳正肅爲叅知政事與文元不協數爭議上前及此中丞高若訥以爲大臣不肅故雨不時若而文元亦自請故與正肅偕罷而恭公進位昭文猶申前請乃降授給事中而輔政如故二叅宋元憲自給事中降諫議丁文簡自工部侍郞降中書舍人數月而復云

國朝叅知政事樞密副使必以諫議大夫爲之權御史中丞亦然熙寧中始有本官帶待制權中丞者官制後初拜執政遷中大夫而中丞不復遷官矣

祖宗時侍從官或被寄任往往優進職名不復計資望之淺深慶曆中歐陽文忠公爲知制誥幾數月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卽拜龍圖閣直學士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則隨亦改授他職紹聖間猶如此彭器資尚書自權吏部尚書授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辭行乃改待制知江州權尚書補外正合得待制故也

按歐陽文忠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喻之意而還誥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爲之立

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爲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因及裹邃明中書曰昨日聞主者督撰希告詞甚急意璪之爲謀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詞之限當元祐時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爲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澀尤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黙誌其旁凡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遷延至旬餘者其後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帝者之女謂之公主蓋因漢氏之舊歷代循焉未之有改也政和間始采周之王姬之稱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縣主曰族姬議者謂姬蓋周姓猶齊女曰齊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繫之國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蓋别於同姓諸侯魯姬衛姬耳國家趙氏乃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若以姬爲婦人之美稱則尤不可漢書高五王傳諸姬生趙幽王友顏師古注曰諸姬惣言衆妾之稱又非所以稱帝女也命婦封號亦政和間所改始因夫人之名而凡謂之人獨孺人者本稱婦人之名其它則見於書傳者皆通謂男子至碩人俁俁執轡如組有力如虎又非所以爲婦人之號也小君之稱稽據甚明設欲多其等級者莫若采魏晉間鄉君亭君之目

而增之則猶爲有據也公主之號建炎初已復之矣在司封欲援此爲例并復命婦封號而或者以謂非事之急故止

舊制諫議大夫積十一轉而至僕射二府乃七轉及官制行大中大夫七轉至特進而不分庶官與二府元祐中始令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光祿大夫並置左右分爲二資於是復十一轉而至特進紹聖以後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階而罷分左右止十轉至特進而庶官二府並循此制蓋祖宗以來二府不磨勘故每優遷紹興新書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亦未嘗舉行也

石林公言吳中俚語若等人易得久瞋人易得飄雖鄙亦甚有理

祖宗時凡官僕射及使相以上領州府則稱判元符末章僕射罷相以特進守越州止稱知蓋謫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節度使守福州復稱知靖康初白太宰時中守壽春府李太宰邦彥守鄧州始復故事稱判建炎中呂僕射頤浩以使相守潭守臨安皆稱知趙丞相鼎官本特進再罷相初以節度使守紹興後改本官守泉皆稱知近歲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鎮江亦稱知後改婺州會高開府世則亦守溫州稱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以職聞者爲之劉原甫居外制最久旣眷望高一時故士論咸以爲宜充此選而劉亦雅自負以爲當得之然久抳不得進逮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且十年矣終不用久之復請外補於是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頗怏怏不自得一日領官屬曰諸君聞殿前揮使指郝質乎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爲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當如此耳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惟見任宰相與官爲三公者則通計實封滿萬便封國公杜正獻公旣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葢異禮也其後遺表有曰非爲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葢謂是云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沒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旣沒並祭於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

並除去太字逮紹興新書復仍舊制晏尚書敦復領吏部援劉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葢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旣升祔皆止稱皇后正此比也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横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葢謂是也然武臣節度使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至今止横金迨拜太尉則毬文佩魚葢恩禮視執政故也

元豐官制侍從官給事中以上乃服金帶中書舍人以下皂帶佩魚與庶官等大觀間始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皆許服紅鞓犀帶佩魚建炎間復置權六曹侍郎亦如之

舊制借服不佩魚故繫銜止稱借紫借緋政和中王詔延康始建請借服皆佩魚如賜者從之然差勑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任仍借緋或借紫而已而其後繫銜者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借緋魚袋然終無所據也

凡知州軍通判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二京赤縣

皆借緋知州提點刑獄自服緋者仍借紫轉運使副知節鎭州雖不服緋亦借紫謂之隔借自節鎭轉運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謂之帶借中間嘗歷他官則不

舊制凡特賜緋章服皆服塗金寶瓶帶三日職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則例賜緋餘非特恩未有賜者

本朝封爵徒爲虛名戶累數萬雖號實封者亦初無其實故有司亦不甚以爲輕重若非自請則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名號重複不可稽考予以爲雖異於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馭貴之意則均也謂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縣不再以封則庶幾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監官武臣官至横行而勲加至上柱國乃加封邑其後罷勲官而寄祿纔至奉直大夫横行以上便加封邑則宜其衆也

集賢院學士初無班品與諸直館閣同然自執政侍從皆通爲之如吳正肅公育自資政殿大學士改授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劉原父自翰林侍讀學士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皆以職閑無事故也其後李周自權侍郎罷除集賢院學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者立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爲班列並同待制紹聖元年又詔曾任權侍郎以上者立班雜壓

封贈在中散大夫之上其餘恩數儀制並依中散大夫餘人立班雜壓在中散大夫之下蔭補依朝議大夫官高者從本條二年罷館職易爲集賢殿修撰政和中改集賢殿爲右文今右文殿修撰是也

許少伊右丞宣和間初除監察御史夜夢綠衣而持雙玉者隨其後未幾劉希范資政珏繼有是除靖康初爲太常少卿復夢緋衣而持雙玉者隨其後未幾劉亦繼爲奉常時劉以淵聖登極恩初易章服也

舊制宰相官僕射以上勑尾不書姓蓋用唐故事也元豐官制僕射爲宰相故不計寄祿官之高下皆不書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與辟客蓋趙叅政昌言之壻爲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壻爲韓忠憲億呂惠穆公弼呂惠穆之壻爲韓文定忠彥李侍郎虛己之壻爲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壻爲富文忠弼楊尚書察富文忠之壻爲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爲賈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鄆辟龐莊敏籍爲通判龐莊敏守并辟司馬温公爲通判范文正公爲陝西招討使辟田樞密況孫威敏沔並爲判官歐陽文忠公爲掌書記歐陽公辭不就復請張文定公方平亦辭富文忠公守并請韓黃門維爲屬

王文安公堯臣安撫陝西辟蔡樞密挺自隨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悉數皆拔於稠人之中而其故居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貫既敗籍其家貲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它物稱是此與胡椒八百斛者亦何異邪

舊制進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試秘書省校書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猶稱秘校祖宗朝進士上三名皆授將作監丞通判故至今猶稱狀元爲監丞

唐東都有尚書省留守兼判其餘百司略如京師居其官者謂之分司大抵皆閑秩故當時有詩云猶被妻孥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雖置御史臺國子監執政侍從庶官迭居之職事甚簡御史臺則行香拜表日押班國子監則出納錢糧而已故未置宮觀時士大夫多自請以爲休息之地官制行後士大夫猶有自請分司者近歲唯責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蓋無供職之所故也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縗從戎之義亦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授故官

國朝創立諸閣以藏祖宗御製每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謂之侍從官然學士直學士例以閣名爲官稱惟天章難以爲稱初置時嘗以王贄

爲直學士其後不復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諸閣唯龍圖有直閣館職之久次與帥臣監司之有勤勞者乃得之然初無班綴也其後諸閣例置始編入雜壓與諸修撰通謂之貼職爲之者衆矣

范文正公爲陝西招討使也以邊兵訓練不精蓋無專任其責者又部署鈐轄等權任相亞莫相統一故每有事宜職卑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位高者各擁精兵逗遛不進是以屢致挫敗於是首分鄜延路兵以爲六將將各三千餘人選路分都監及駐泊都監等六人各監教一將兵馬又選使臣指揮使十二人分隸六將專掌教閱每指揮選少壯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候其技精則補爲教頭每人卻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後盡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則路分都監將所部先出多則鈐轄都署領兩將或三將以出更出迭入約束既定總領不衆勞逸又均人樂爲用邊備寖修寇不敢犯矣其後諸路皆用此制熙寧將法蓋本范公之遺意也

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別號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也故號令四方其所下書曰堂帖國初猶因此制趙韓王在中書權任頗專故當時以謂堂帖勢力重於勑命尋有

詔禁止其後中書指揮事凡不降勅者曰劄子猶堂帖也至道中馮侍中拯以左正言與太常博士彭惟節並通判廣州拯位本在惟節之上及單恩遷員外郎時寇萊公爲叅知政事抑以拯爲虞部惟節爲屯田其後廣州又奏仍使爲公繫銜惟節之上中書降劄子處分升惟節於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書劄子奏呈且論除授不當并訴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旣無過非理遭降責免勘雖萬里之外爭肯不披訴也且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子是中書行遣小事文字猶京百司有符牒關刺與此相似別無公式文字可指揮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須降勅處分其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行遣至元豐官制行始復詔尚書省已被旨事許用劄子自後相承不廢至今用之體旣簡易給降不難每除一官速其受命至有降四五劄子者葢初畫旨而未給告先以劄子命之謂之信劄旣辭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劄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職又降一劄旣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則又降一劄謂之照劄皆宰執親押欲朝廷之務簡難矣然予觀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辭免上章止云准東上

閤門告報則是猶未有信劄也今諸路帥司指揮所部亦用劄子其體與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狀者亦曰劄子名同而實異不知其義何也

國朝之制凡降勅處分事皆有詞其體與詔書相類知制誥行皆用四六文字元豐官制行罷之富韓公之薨也訃聞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強項今死矣誌其墓者亦必一強項之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彊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流浹背於是亟遣介走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愼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書未到富氏果以墓誌事囑持國旣諾之矣乃復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罪所甘心也卒爲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出仕會富公鎭并門以帥幙辟之遂起共相知如此

國朝故事文臣必帶直學士職乃服金帶熙寧中薛師正樞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始特賜是賜未幾韓莊敏丞相以龍圖閣待制爲樞密都承旨繼得之政和宣和之閒至有以庶官被賜者紛紛甚多不可殫紀名器

之濫於是爲極云

傅獻簡公在英宗朝以諫官與呂獻可諸公論濮園稱號事甚切章凡十餘上未止會出使契丹旣還而諸公皆已坐異議謫去而公獨遷侍御史知雜事公固辭曰臣今不獨不能與建議者同列於朝至如苟隨安計者臣且不忍張目視之況與之同臺共職哉於是出知和州後數年丁憂服闋至京府時王荆公用事素善公謂公曰方今紛紛俟公來久矣方議以待制知諫院還公公謝曰新法世不以爲便誠如是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告荆公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判流內銓未幾補外再閱歲凡六徙困於道塗知不爲時所容遂自請提舉西京崇福宮未幾復坐事奪官稍復監黎陽倉公日視事必親不以嘗清顯自待雖家人不見其憂慍色任滿管勾中嶽廟築室濟源盤谷蒔竹木游詠其間一時名士爲之賦詩者甚多許洛舊老與之往來悠然自適若將終身者再任管勾崇福宮元祐初還朝益不苟合久之乃自吏部尚書遷中書侍郎凡二年薨于位

皇祐初胡文恭公宿爲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翊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嘗封還詞頭上意乃解

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臺諫亦論其非其命遂寢而舍人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富戍於胡也

左右史雖日侍上側然未嘗接語欲有所論必奏請得旨乃可元豐中王右丞安禮權修起居注始有詔許直前奏事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蓋自此始

蘇黃門子由熙寧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書論事神宗覽而悅之即日召對便殿訪問久之面擢為條例司屬官故事選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為故事云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情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進士以累舉推恩特召廷試已而唱名次第賜進士或同學究出身或試監主簿諸州文學長史四門助教攝諸州助教謂之特奏名自景德二年始是歲進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後亦有補三班借職者逐時不同然試而不中選罷歸職也顧憐其老而無成而遂捐一官與之此蓋國朝忠厚之政也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次必降階稱謝搢紳間頗以為榮事建炎初車駕在揚州會放進士時楊中立龍圖以侍讀侍立而其子适以特奏名預唱名中立亦降階稱謝時适之年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矣前此所無也

卻掃編卷上終

卻掃編卷中

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熙寧初議貢舉北郊猶如此後厭其多異同不復講及司馬溫公為相欲增損貢舉之法復將使百官議因自建經明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欲并議之章具將上先與范丞相謀范公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衆之義若已陳此書而衆人不隨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衆人皆隨則相君自謂莫已若矣然後諂子得志于其間而衆人默而退媢者既多使人或自信如莫已若矣前車可鑒也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如此則遲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矣若先漏此書之意則諂者更能增飾利害迎于公之前矣溫公不聽卒白而行之范氏家集載此書甚詳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繇必傳宣撫問宣和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曰天闕夢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人至常聞念舊之言後因生日府掾張矩臣獻詩曰幾回天闕夢十走日邊人蓋用表語也矩臣退傳家好學喜為詩先公為相時欲稍薦用之已卒矣

舊制凡掌外制必試而後命非有盛名如楊文公歐陽文忠蘇端明未嘗輒免故世尤以不試爲重然故事苟嘗兼攝雖僅草一制亦復免試渡江後從班多不備官故外制多兼攝者及後爲眞者循例得免近歲有偶未兼攝而徑除者又特降旨免試焉

國朝宰相執政旣罷政事雖居藩府恩典皆殺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學士以蔡攸爲之俸賜禮秩悉視見任二府其後踵之者其弟脩其子行而孟昌齡王革高伸亦繼爲之然皆領宮觀使或開封府殿中省職事未嘗居外及革出鎭大名仍舊職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師其後蔡靖以資政殿學士知燕山府久之亦進是職再任恩數加之雖前宰相亦莫及矣

先友崔陟字汲明年未二十擧進士待試京師一夕夢人告曰汝父攘羊恐不復見汝登科矣及寤意大惡之旣果被黜還家見有羊毛積後垣下問何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旣烹而食之矣陟因大驚而不敢言所夢未幾其父卒後數年乃登第後坐元符末上書論時事編入黨籍仕宦連蹇不進先公領裕民局辟爲檢討官未幾局罷後以宿州通判終

宗室士暕字明發少好學喜爲文多技藝嘗畫韓退之皇甫持正訪李長吉事爲高軒過圖極蕭

灑一時名士皆爲賦之又嘗學書于米元章予嘗見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鍾離景伯可以爲戒而魯直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玄論也乃知二公論書素不相可如此

程嗣眞字儒臣文簡公之子也少喜學書自謂獨得古人用筆之妙嘗評近代能書者曰蘇才翁書筆勢遒快吳越人無識頗學之自余爲辨之後此閩人亦知非也蔡君謨但能模學前人點畫及能草字而已周子發書妙出前輩至於草書殊未得自悟之意古人自悟者惟張旭與余而已錢塘關氏蓄其書數卷信爲高古今世不復見矣

張友正字義祖退傅鄧公之子自少學書常居一小閣上杜門不治他事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自名神宗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予頃在館中與其族孫巨山同舍嘗出所藏義祖家書數卷每幅不過數十字便了詞語皆如晉宋間人蓋閱古書之久不自知其然也

杜岐公旣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卽工余嘗于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意在筆先筆絕意在爲佳耳筆勢縱逸有如飛動紙尾書時年七十八字又見有少時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極

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各品略具蘇子瞻作李氏山房記言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正此類耶

蘇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劉丞相莘老簽書判官事時年尙少蘇公大器愛之元祐中劉公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公爲尙書左丞同秉政嘗因祠事各居本省致齋劉公有夜直中書省寄左丞子容公詩曰膺門蚤歲預登龍儉幙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論文靑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夜直沉迷坐東省齋居淸絕望南宮蘇公和曰五年班綴望夔龍曾託帡幪庇雨風末路自憐黃髮老蚤時曾識黑頭公升沉不改交情見出處雖殊趣舍同謾扣蕪音答高唱終慚下管應淸宮蘇門下子由時爲右丞亦和曰雷雨年年起臥龍穆然臺閣有淸風一時畫諾雖云舊晚歲吁俞本自公松竹經寒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同新詩和徧東西府律呂更成十二宮時朝廷和此詩者甚衆往往見於名士文集中

神宗患本朝國史之繁嘗欲重修五朝正史通爲一書命曾子固專領其事且詔自擇屬官曾以彭城陳師道應詔朝廷以布衣難之未幾撰太祖皇帝總敘一篇以進請繫之太祖本紀篇末

以爲國史書首其說以爲大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而漢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論之累二千餘言神宗覽之不悅曰爲史但當實錄以示後世亦何必區區與先代帝王較優劣乎且一篇之贊已如許之多成書將復幾何於是書竟不果成

祖宗時諸路帥司皆有走馬承受公事二員一使臣一官者屬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師軍旅之外他無所預徽宗朝易名廉訪使者仍俾與監司序官凡耳目所及皆以聞於是與帥臣抗禮而脅制州縣無所不至于時頗患苦之宣和中先公守北門有王褒者宦官也來爲廉訪使者在輩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北具以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恥之故謝表有曰老若李鄘久自安於外鎭才非蕭傅敢雅意於本朝長兄惇義之文蓋具著先公之意也（唐書李鄘傳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鄘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鄘不喜由宦侍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鎭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

方王氏之學盛時士大夫讀書求義理率務新奇然用意太過往往反失於鑿有稱老杜禹廟詩最工者或問之對曰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此皆若禹之功也得不謂之工乎

崇寧初蔡太師持紹述之說爲相旣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書論新法之人指爲謗訕而投竄之又籍其名氏刻之於石謂之黨籍碑且將世世錮其子孫其後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爲說票左丞爲祠部郞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名氏刻之千石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寤其後黨禁稍弛而碑竟仆焉胡尙書直孺聞之歎曰此人宜在君側

祖宗時有官人在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者謂鎖其廳事而出而後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謂之鎖中甚無義理

漢書食貨志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注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言顧手牢如淳曰盆鬻鹽盆也鬻古煮字今煎鹽之器謂之盤以鐵爲之廣袤數丈意盆之遺制也今鹽場所用皆元豐閒所爲製作甚精非官不能辨然亦有編竹爲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

韓忠獻公罷相初授守司徒兼侍中鎭安武勝軍節度使公引故事以爲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授兩鎭臣若踰越常制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神宗不從固辭至于再三乃改授淮南節度使元豐閒文潞公加兩鎭亦不敢拜

陳正字無已世家彭城後生從其游者常十數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閒則與諸生徜徉林下或歘然而歸徑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興取筆疾書則一詩成矣因揭之壁閒坐臥哦詠有竄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終不如意者則棄去之故平生所爲至多而見於集中者纔數百篇今世所傳率多雜僞唯魏衍所編二十卷者最善

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從無已游最久蓋高弟也以學行見重于鄉里自以不能爲王氏學因不事舉業家貧甚未嘗以爲戚唯以經籍自娛爲文章操筆立成名所居之居曰曲肱軒自號曲肱居士政和閒先公守徐招寘書館俾余兄弟從其學時年五十餘矣見異書猶手自抄寫故其家雖貧而藏書亦數千卷建炎初死於亂平生所爲文今世無復存者良可歎也

魏昌世言無已平生惡人節書以爲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爲可待旦者無已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

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閑居何以遣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曾尙書楙喜理性之學中年提舉淮西學事遊五祖山憑欄悅若有所得者因爲偈曰四大本空五蘊皆靈臺一點常現圓明

舊制輔臣典藩監司客位下馬就廳上馬先公頃在北都時諸使者守此制甚謹每相訪將起必牽馬就廳索轎再三乃敢登轎

韓獻肅公再相其弟黄門公在翰苑當制其後曾丞相子宣拜相時其弟子開爲翰林學士當制初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掌外制告詞子固爲之近歲中書舍人當制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嫌俾以次官行

新唐書初成時韓忠獻公當國以其出于兩人文體不一恐惑後世遂建請詔歐陽文忠公別加刪潤以一之公固辭獨請各出名從之王銍云

劉羲仲字壯輿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

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呂餘慶薛居正並本官叅知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爲相欲命居正等爲之副而難其名稱詔問翰林承旨陶穀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對曰唐有叅知政事叅知機務故以命之仍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塼位於宰相後勅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蓋帝意未欲居正等名位與普齊也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爲右僕射叅知政事杜淹爲御史大夫叅議朝政魏徵爲祕書監叅議朝政蕭瑀爲特進叅議政事劉洎爲門下侍郎叅知政事劉幽求爲中書舍人叅知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叅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尙淺未可與卿等同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叅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丞相故事爲對翻以叅知政事爲下丞相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余以謂凡此官稱皆唐一切之制非有高下等級著爲定令也亦何常之有至唐中葉以後雖左右僕射不兼平章事皆不爲宰相則平章之重也

久矣故本朝因之既政事自中書門下出則平章事固中書門下之長官也御史臺自爲風憲之地今一旦以御史大夫厠於中書門下之列獨不爲紊亂乎如必用漢制者則丞相以下舉易其名可也史臣之論亦未爲允

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宣和間薛太尉昂罷節度使改授資政殿大學士時寄祿官已至特進故特結銜在官下其後遂爲故事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

詩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詩集行於世者無慮數百家宋次道龍圖所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且俾擇其尤者公既爲擇之因書其後曰廢日力於斯良可歎也然欲知唐人之詩者觀此足矣其後此書盛行於世唐百家詩選是也

陳叅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鶠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去非亦嘗語人言本朝詩人之詩有愼不可讀者有不可不讀者愼不可讀者梅聖俞不可不讀者陳無己也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

不視以視其所為賸略無慴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略曰命相之難為邦所重惟皇盛世尤愼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為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凡八十人焉

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嘉祐四友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之為人久矣而未識其面明旦西去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行道之人則曰過已久矣而道旁多不聞者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其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太僕寺摠諸馬監斥賣糞土歲入緡錢甚多常别籍之以待朝廷不時之須紹聖間宗室令鑠為太僕卿性勤吏事檢覈出納未嘗少怠吏不能欺居數年積錢倍於常時至數十萬緡一日與其貳以職事同對哲宗問聞馬監積錢甚多其數幾何令鑠唯唯再問則對曰容契勘别具奏

聞既退其貳怪之問曰公平時鈎校簿書如此其勤今日上問奈何不以實對令鑠歎曰天子方富于春秋以區區馬監而聞積錢如此其多謂天下之富稱是吾故不對懼啓上之侈心也貳謝非所及此事先公言之

政和中杜相充以列卿使遼時新更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既至虜館伴者問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據乎杜曰曾請周禮否虜不悅曰周禮豈不嘗讀正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則天官之長也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屬耳安得相抗而為二宰哉杜無以應及還以失言被黜

近歲使相節度使惟加撿校封邑則降麻若除知判州府止舍人命詞領宮觀又止降勑

唐中葉以後宰相兼判度支最為重任國朝開寶五年嘗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江南諸路水陸轉運使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荊湖廣南諸路水陸轉運使明年薛拜相仍領轉運使事又命平章事沈義倫兼提點劒南轉運使蓋襲唐之遺制也仁宗朝司馬溫公為諫官以天下財用不足建請置總計使用輔臣領之以總天下之財紹興初孟觀文庾以參知政事兼總制戶部財用然不入銜

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鄭紳太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鄭居中蔡攸少師一

人梁師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鄧洵武楊戩

景德四年詔皇姪武信軍節度使惟吉立班在鎭安軍節度使石保吉之上惟吉保吉俱帶平章事而保吉先拜眞宗令史館撿討故事准唐武德中詔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從之今職制令敘位以國姓為上雖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

余頃見史院神宗國史藁富韓公傳稱少時范仲淹一見以王佐期之蔡太師大書其旁曰仲淹之言何足道哉

宣和中王鼎為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尚書法原俱為吏部侍郎而並多髯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尚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須還下部小尚書聞者以為快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為近古又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參酌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其法與杜氏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為雖出於世俗

然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也其說多近人情最爲可行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衩衣無害也

范忠宣公守許昌鄭侍郎志完爲教授嘗因宴集吏請樂語公命鄭爲之鄭辭以爲備官師儒而爲樂語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謝焉自是大相知元符中鄭以諫官論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傳疏其辭詆訐蓋當時小人僞爲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後因賜對首辨此事且徹元疏副本上之詔以付史館予嘗得見之緩而不迫藹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夔丞相綱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陽逆者至問帑廪所積幾何吏對尚可支半年夔驚曰吾聞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今止半年何可爲哉即日上章請宮祠

趙嘏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嘏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攜餅十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爲難而命之飯嘏辭曰所爲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嘏閉戶晝夜寫錄飢則啖所攜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長揖而還先公應舉時與之同場屋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叩門久方啓窺其何爲則抄書如平時其勵志如此後數年始登科然迄以剛故寡所合先公初秉政薦爲勑令所刪定官方改京秩覡飾盞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爲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鄉人競爲遷徙計嘏獨留鄉里自如及劉豫僭號起爲郎官閉命不食數日而卒時年七十餘矣

國朝應差遣多結銜在官上內則如樞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則如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皆然官制後悉移在下惟奉使外國者猶如故近歲皆在下矣

吳少宰敏政和間爲中書舍人年方二十八後爲給事中罷宣和末年復召爲給事中內禪之夕驟拜門下侍郎未幾遷知樞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時三十八數月之間周歷三省樞密院頃所未有也

范僕射宗尹爲參知政事時年三十一拜相時三十二卒時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論者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間之事略備豈物理亦有乘除也歟

劉貢甫舊與王荊公游甚款荊公在從班貢甫以館職居京師毎相過必終日其後荊公爲參知政事一日貢甫訪之値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槀草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性強記一過目輒不忘既讀復寘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于廡下荊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甫近頗爲文乎貢甫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荊公問所論大槩如何則以所見槀草爲已意以對荊公不悟其嘗見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硯下槀草裂之蓋荊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爲流俗之見也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川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使待于亭旁如其言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己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

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祕閣張山者開封人判留司御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或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頃嘗遇異人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辰起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爲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爾鄉人有効之者或返致虛弱葢香附子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効如此意其別有他術特託此藥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疾問何所服食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唐史載姚崇爲相與張説不協他日朝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因得留語又蔣伸爲翰林學士宣宗雅愛信一日因語合旨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喻未幾以本官同平章事以此言之則唐宰相不得獨對矣本朝宰執日同進呈公事遇欲有所密啓必先語閤門使奏知進呈罷乃獨留謂之留身此與唐制頗異

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寘三器几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

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仁宗一日語輔臣曰聞富弼在青州以賑濟流民爲名聚衆十餘萬人且爲變如何衆未及對時王文安公堯臣爲參知政事越次進曰陛下何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處無問所從得也公固請不已仁宗曰有內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義聞天下豈應有此但內臣敢誣大臣而罔主聽如是不治則亂之道也仁宗寤立黜宦者

功臣號起于唐德宗時朱泚之亂既平凡從行者悉賜號奉天元從定難功臣其後凡有功者咸被賜寖相踵爲故事本朝循此制宰相樞密使初拜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階勳勳高者亦或賜中書樞密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推誠保德奉義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衛以二字協恭或造或因取爲美稱宰臣初加即六字餘並四字其進加則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餘字又有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宣忠亮節之號文武送州爲中書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鎭則改亦有不改者其諸班直禁軍將校賜拱衛供奉之號遇加恩但改

其名不過兩字元豐中神宗既罷却群臣尊號之請大臣將順因請并罷功臣之名詔從之近歲始復以賜大將皆創爲之名非復舊制矣

元豐官制既罷館職獨置祕書監少監丞郎著作郎佐郎校書郎正字謂之祕書省職事官然不兼領他局專以校讎著撰爲職元祐間復置館職又詔輔臣悉舉所知策試於學士院已乃隨官秩資序或授以祕閣集賢校理或領內外職任不必專在館中校書郎正字凡試中者滿二年乃授校理紹聖初復罷之建炎間張參政守建請復召試館職然既試止除祕書省職事官而校理直院之職迄不復置蓋考之不詳也

元祐執政大抵欲參用祖宗官制既復館職又俾侍從官咸帶職爲之任尚書二年乃除直學士御史中丞至諫議大夫滿一年除待制而以職爲行守試時議者多以爲無益事實而徒爲紊亂然余觀元豐官制既職事官各有雜壓則既上者不可以復下故自六尚書翰林學士而除中丞六曹侍郎而除給舍諫議非不美而不免爲左遷若使帶職而爲之則無此嫌矣如蘇黃門自翰苑除中丞帶龍圖閣學士鄭閎中穆嘗爲給事中後復以寶文閣待制爲國子祭酒及前執政入爲尚書皆帶殿學士之類既近於爲官擇人之義且於人品秩無傷此則帶職爲便

其餘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務各隨其類有所隸給事中本通進銀臺司之任則進奏院隸焉諫官以言爲職所以通天下之壅塞則登聞鼓院檢院隸焉秘書省著作局掌書日曆則太史局隸焉太常禮樂之司則教坊隸焉

包孝肅公之尹京也初視事吏抱文書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閤府門令吏列坐階下校數之以次進取所持案牘徧閱之既閱即遣出數十人後或雜積年舊牘其間詰問辭窮蓋公素有嚴明之聲吏用此以試且困公公悉峻治之無所貸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書益簡矣天府雖稱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爲本朝稱治天府以孝肅爲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元祐初再復制科獨謝悰中格特賜進士出身補大郡職官悰具狀辭免云所有告勅未敢祇受而以祇爲祇以受爲授士大夫間傳以爲笑謔官劉器之疏論之曰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爲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祇授賢良乎悰字公定希深之孫亦有文采祇授蓋筆誤也

熙寧間蘇丞相奉使契丹道過北京時文潞公爲留守燕會款文公因問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逋峭何謂蘇公曰聞之宋元憲公云

事是本經蓋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勢之義耳蘇公以文人多用近語而未及此乃用是語爲一詩紀席上之事獻文公曰高燕初陪聽拊聲清譚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公卿三品以上旣薨其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請謚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刺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准始錄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以聞然故事集議日請謚之家例設酒饌厥費不貲或者憚此因不復請景祐中宋宣獻公判都省建言考行易名用申勸沮而賽其私饋頗非政體請自令官給酒食從之然亦有其家不自請而人爲之請而得謚者若楊侍讀徽之旣卒久之其外孫宋宣獻公爲請而謚文莊宋尚書祁旣薨張安道爲請而謚景文張公旣薨遺命毋得請而蘇黃門子由援此二例爲言遂謚文定兵興以來請謚之禮幾廢張慤中書卒汪翰林藻爲之請遂謚忠穆然有司自定而已非復集官參議

國朝以來凡謚者多襃其善而已未有貶其惡者惟錢文僖惟演初請謚博士張瓌議以爲惟演嘗坐黨附外戚及妄議祔廟爲憲司所糾左降

偏郡位兼將相而貪慕權要因合敏而好學貪以敗官二法謚曰文墨其子曖訴于朝禮官議以爲惟演自左降後能率職自新應追悔前過之法宜謚曰思其後曖等復訴不已竟改文僖陳執中丞相初請謚韓持國黃門時爲博士合寵祿光大不勤成名二法謚之曰榮靈張文定公疏論其非因詔大常再議衆禮官議應不撓于位之法曰恭考功楊南仲請謚曰恭襄何剡密直請謚爲厲屯田員外郎黃師旦乞謚爲榮尚書省衆議從恭詔從衆議

凡侍從官以上乞致仕者雖優進官資而不許帶職熙寧中始許仕者仍帶舊職於是王懿敏公素首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歐陽文忠公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會韓魏公寄詩賀之公和篇曰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爲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嚴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蓋謂是也官制行職事官致仕仍許帶職事官著爲令

唐制禮部郎官掌百官牋表故謂之南宮舍人國朝常擇館閣中能文者同判禮部便掌牋表有印曰禮部名表之印王文恭珪初以館職爲之其後就轉知制誥又就遷學士仍領辭不受曰御史中丞歲時率百官上表而反令學士舍人

掌詔誥之臣主爲辭定草既輕重不倫亦事體未便今失之尚近可以改正欲乞檢會舊例以禮部名表印擇館職中有文者付之則名分不爽矣議者是之及官制行遂復唐之舊云

李才元大臨仕仁宗朝爲館職家貧甚僮僕不具多躬執賤役一日自秣馬會例賜御書使者及門適見之嗟嘆而去歸以白上上大驚異他日以語宰相遂命知廣安軍劉原甫爲賦詩美其事熙寧中爲知制誥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與宋次道蘇子容俱得罪於是名益重云待詔先生窮巷居簞瓢屢空方晏如自探井臼秣羸馬却整衣冠迎賜書王人駐車久歎息天子聞之動顏色飽死會不及侏儒牧民會肯輸筋力詔書朝出蓬萊宮繡衣還鄉由上衮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復將爲第五公右原父贈才元詩也

却掃編卷中　終

却掃編卷下

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執事皆乘馬出入司馬溫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騎乃詔許肩輿至內東門蓋特恩也建炎初駐蹕揚州以通衢皆塼甃霜滑不可以乘馬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

范文正公自京尹謫守鄱陽作堂於後圃名曰慶朔未幾易守丹陽有詩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如今憶着成離恨秖託春風管句來予昔官江東嘗至其處龕詩壁間郡人猶有能道當時事者云春風天慶觀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風軒因以自名公在郡時與之遊詩蓋以寄道士云

汪彥章言頃行淮西一驛舍中壁間有王荊公題字曰郵亭橋梁不脩非政之善飾厨傳以稱過使客又於義有不足如此足矣

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於瑯邪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爲之記其後王詔守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之亭名遂聞於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

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詔從之於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坡自書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國朝財賦之入兩稅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條目甚繁當官者既不能悉其詳吏因得肆爲姦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請凡財賦窠名宜隨類併合使當官者易於省察可以絕吏姦論者皆以其言爲然時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獨以爲不可曰今隨類併合誠爲簡便然既沒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則病民益甚矣於是衆莫能奪

宗室令畤少有俊名一時名士多與之遊元祐間執政薦之簾前欲用以爲館職曰令畤非特文學可稱吏能亦自精敏其爲人材實未易得宣仁后曰皇親家惺惺者直是惺惺但不知德行如何不如更少待於是遂止建炎間余避地饒州之德興縣令畤時亦在焉自言如此

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

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　咸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哲宗初眷遇范忠宣公最厚元祐末再相屬宣仁

上優以舊臣例請退上再三堅留之不可則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陛辭上面諭曰有所欲言附遞以聞至陳久之時元祐用事之臣投竄江湖皆已踰歲即上章懇論請悉放還其辭略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殞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恭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豈有服膺近臣釋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恐一二執政之臣記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懲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爲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爲怨讐以疑似之言爲謗訕違老氏好還之誡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効尤哉章既上即東裝計程旣達且有命即大會僚佐中果被謫落職知隨州拜命畢交州事通判主席復就坐終宴而罷明日遂行

王侍郎渙之常言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

東坡初欲爲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已共語久之旣即下筆首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曆議和

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輕重然一趙濟能撓之竊謂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爲然即更定焉

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於道傍或歎曰彼爲狀元而吾等始爲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爾聞者笑之後狄公爲樞密使王公爲副適同時焉

唐諸鎭節度使皆有上佐副使行軍長史司馬之類是也名位率與主帥相亞往往代居其任董晉以故相在宣武陸長源以御史大夫爲之司馬裴晉公以宰相領彰義節度馬摠以刑部侍郎爲之副使其後皆因補其處國朝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以右僕射爲邠寧環慶等州經畧使兼判邠州而奏請戶部員外郎直史館曾致堯爲判官慶曆中西邊用兵始用夏英公以宣徽南院使爲陝西經略招討使而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以雜學士爲副使又別置判官皆唐之上佐類也其後逐路設經畧安撫使亦置判官一員兵罷皆省熙寧中呂汲公建言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

管幹轄之爲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不才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所爲也請諸路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遴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叅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人充蓋自古設官必置貳立副者所以紓危難而適時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下位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効以備緩急之用不報建炎三年詔兩浙西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各置安撫大使浙西治鎮江府江東治池州江西治洪州又置叅謀叅議各一人自是之後諸路往往有之矣

西京一僧院（忘其名）後有竹林甚盛僧闢軒對之極瀟灑士大夫多遊集其間一日文潞公亦訪焉大愛之僧因具牓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攜牓以歸數月無耗僧往請則曰吾爲爾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少待後半年方送牓還題曰竹軒余觀士大夫立所在亭堂名當理而無疵者極少潞公之語雖質然不可破也

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邪時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訿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撫之而起

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慙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旣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眞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旣退元長大病不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術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錢龍圖昻性剛介最惡人過稱官秩曰近歲士大夫例福薄或疑而問之答曰自己有官不自以爲稱而妄取他人官而稱之豈非福薄邪

翟參政公巽喜嘲謔初爲祕書郎同列多見侮請時俞尚書㮚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旦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俞㮚安在衆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問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它日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文語雖對使

令亦然爲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亟稱之後更懈怠衆以尤翟曰此小人也而公數稱獎之故令如此公自治之翟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疎慢如此使衆人以驕濯夫之罪歸汝文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竟不解爲何等語也

先公舊有小吏曰柴援自言周室之裔頗能詩嘗有寄遠詩曰別時指我堂前柳柳色青時望子時今日柳綿吹欲盡尚憑書去說相思又有客舍詩曰隻影寄空館蕭然飢鶴姿秋風北窗來問我歸何時其佳句可喜多此類先公屢欲官之未及而卒世謂詩能窮人此尤其甚者也

歐陽文忠公爲滑州通判有祕書丞孫琳者簽書判官事自言頃被差與崇儀副使郭咨均肥鄉縣稅嘗創爲千步方田法公私皆利簡當易行未幾召入爲諫官會朝廷方議均稅因薦琳咨使試其法詔從其請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不言便遂罷後秉政適復有旨置均稅司命官分均陝西河北稅命下兩路騷然民爭斫伐桑棗逃匿又群訴於三司者至數千人公復上疏請罷之且言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也事亦尋寢

呂大尉惠卿元祐間貶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曰

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戚戚所致矣

汪彥章言頃有一士人忘其名初以進士登科後爲法官至刑部侍郞嘗有表曰臣本實儒生初非法吏淸朝奪其素守白首困於丹書雖以文辭自名者無以過也

舊制召試館職詩賦各一篇治平中東坡被召自言久去場屋不能爲詩賦乃特詔試論二篇神宗時御史吳申言試館職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請罷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上以通否定高下去留於是詔自今試館職論一首策一道建炎再復試法唯策一道

東坡旣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己知危笑曰畏喫棒邪

張嵲舍人言柳子厚平生爲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旣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此正世俗所謂沒前程者也又言子厚感遇二詩始終用太子事不知其何謂

陝人薛公度言少時猶及見司馬溫公自洛中來夏縣上冢鄉人皆集父老或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公欣然爲講孝經庶人章

元祐間蔡太師以待制守永興值上元陰雨連三

日不得出遊十七日雨止欲再張燈兩夕而吏謂長安大府常歲張燈所用膏油至多皆預爲備今盡臨時營之決不能辦蔡固欲之或曰唯備城庫貯油甚多然法不可妄動亟命取用之已而爲轉運使所劾時呂汲公爲相見之曰帥臣妄用油數千斤何足加罪乎寢其奏不下

柳永耆卿以歌詞顯名于仁宗朝官爲屯田員外郞故世號柳屯田其詞雖極工緻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爲歌詞體製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於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劉季高侍郞宣和間嘗飯于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氏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愼不可有所臧否也

王保和革爲開封尹專尚威猛凡盜一錢皆杖脊配流一日杖於市稠人中有擲書一冊其旁者亟取視之則其臥中物也因大驚捕逐竟不得宣和末河北盜起以選出守大名慘酷彌甚得盜輒殺之然盜愈熾革自以殺人旣衆且懲開封之事常懼人圖己所居輒以甲士環繞然每對客必焚香呂本中舍人時從辟爲師屬私語曰此止所謂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淸香者也

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往見於前輩文集中予渡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爲人性坦率其徒謂之規方外時年七十餘矣談論蕭散可喜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葉左丞大愛之

國朝故事敍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樞密使又次之乾興中王沂公拜同平章事曹利用以樞密使兼侍中充景靈宮使而沂公充會靈觀使遂班利用之下中外深以爲失天聖二年王冀公卒沂公遷玉淸昭應宮使張文節公知白以平章事兼會靈觀使及告謝皆集門廬候閤門定班次沂公當居首利用黜不言而忿形于色閤門久不能決上意不欲特出指揮故但令有司裁定遣內侍監督久之承明殿已坐請班首姓名欲先啓奏沂公乃抗聲曰但言宰臣王曾以下告謝班次始定熙寧初陳秀公升之拜相時文潞公以司空節度使兼侍中爲樞密使神宗以潞公三朝舊老欲優禮之故特詔班秀公上潞公引曹利用事力辭且言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亂朝廷尊卑之序會王荊公亦言非是曰宰相之上豈容有他官霍光功烈權勢雖盛然猶序宰相下上於是從潞公之請宣和間王黼以太傅秉政蔡攸以太保領樞密院皆以

與三公居位未幾白李二相拜太少宰遂詔二公班攸之下其後黼攄相復詔二相居攸上猶用故事也

舊制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人一任回並召試館職制科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然仍並陞通判資序熙寧初詔釐革並令審官院依例與差遣

姚舜明侍郎初爲華亭令民有爲商者與一僕俱行踰期不歸其家訪之則已爲人所殺僕亦逃去其家意僕之所爲也捕得之執訴于官僕無以自明舜明詰其所以而不能言則械繫之廡下一日晨起聽訟而因忽大哭舜明心疑之然未暇顧也訟者去呼因問曰向何爲哭因曰適見訟者乃殺吾主者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其身猶衣郎之衣今失此人我必濫死矣是以哭耳舜明聞之憫然欲物色之未知其方是夕適與同官宴集飲罷宗室監酒務者數人共登後圃高亭以憩有妓女不知人在亭上而溲於亭下宗室戲以物擊之則有白衣男子突起草間衆大驚亟命執之至則惶恐稱死罪曰殺商人者我也旦訴事於邑而忽心動因悸不能行而伏於此適見物墜於前疑爲捕以今果見獲我固當死旦送邑中具得所掠物遂寘于法僕於是得釋

蘇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嘗爲許州觀察判

官時韓黃門持國知州事甚眷愛之薦之于朝其辭曰竊見某人讀書知義理臨事有風力前輩之不妄稱人如此

在外州府宮觀舊惟西京崇福宮南京鴻慶宮舒州靈仙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兖州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皆有提舉管勾官熙寧初始詔杭州洞霄宮永康軍丈人觀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岳廟太原府興安王廟皆置又增判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員益以優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職者而王荊公亦欲以寘異議之人也

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今上嫌名易爲幹辦時軍興一切所置官司數倍乎時而皆有屬官所置縱橫有題於傳舍者曰北去將軍少南來幹辦多

宰相使相妻封國夫人執政節度使光祿大夫妻封郡夫人然不繫其夫之封爵有夫之爵方爲郡公郡侯而妻爲國夫人者有夫之爵方爲縣伯子男而妻爲郡夫人者又每遇大禮則加封有夫爲小郡小國公而妻爲大郡大國夫人者皆恐非是

翰林學士祖宗時多有別領他官如開封府三司使之類者不復歸院供視草之職故御內必帶

知制誥則掌詔命者也官制後雖不領他職然猶帶知制誥如故遇闕則以侍郎給舍兼直學士院近歲有以尚書兼權翰林學士者而不帶知制誥議者謂不若止稱直學士院

文臣換武諸司使以下則悉有定制正任以上則臨時取旨比舊官多不遷故慶曆間范韓王龐四公皆以雜學士止得觀察使熙寧初王懿敏素以端明殿學士亦換觀察使建炎初孟郡王忠厚以徽猷閣直學士換承宣使那開府煥以待制換觀察使非舊制也

宰執生日禮物舊多差親屬押賜例有書送物則赴閤門繳書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許收乃下牓子謝恩雖子姪亦然王荊公爲相因生日差其子雱因上言父子同財理無饋遺取旨謝恩皆僞作竊恐君臣父子之間爲禮不宜如此請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

宣和間童貫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爲河北東等路宣撫使有所陳請雖本院亦用申狀靖康間李丞相綱以知樞密院事出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始以謂旣以輔臣出使不當復有所屈乃止用關關簽都省樞密院自相往來文移之稱也其體與劄子大同而小異

樞密院承旨本吏人之名逐房又別置承旨副承旨舊得遷遷至承旨太平興國七年以翰林副

使楊守一爲西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加都字及用士人皆自此其後復止以吏爲之熙寧三年乃復以皇城使端州團練使李綬充副都承旨且詔見樞密使副如閤門使禮蓋以歷年不用士人接遇及所領職事都無可考驗故也未幾又請鑄印詔止許印在院文字不得別用以樞密承旨司印爲文五年曾樞密孝寬自尚書比部員外郞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爲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樞密都承旨用文臣自此始其後多由此往遷同知或簽書院事

劉資政珏靖康間爲太常少卿因檢視禮器庫見有故祭服甚多將建請以爲戰士衲衣有老吏諫曰祭器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禮也奈何以爲戰士衣乎劉嘿然無以應

邵博公濟言呂文靖公爲相其夫人馬氏因時節朝宮中慈聖謂曰今歲難得糟淮白夫人家有之乎對曰有之容妾還家進入既歸索其家所有得二十合列之廡下文靖歸問何所用夫人對以中宮之言文靖命止進一合餘並留之夫人曰臣庶之家自相餉遺猶欲豐腆奈何靳之文靖曰此雖微物而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許之多可乎吾非靳也

漢書陳勝傳勝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與守丞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顏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者亦於兵車之上爲巢以望敵也今流俗本譙字下有城字非也譙城已下矣劉貢甫以謂譙陳之旁邑此適譙之門耳猶今京師有宋門鄭門之類也又田橫傳高祖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衆也劉貢甫以謂者則也古人之語多如此謂橫來大則王小則侯耳方是時從起蜀漢功臣未盡封安得地封田橫之徒衆乎蓋劉原甫與原甫之子仲馮皆精於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其正前人之失皆此類也

金人之始入寇也詔遣路樞密允迪使河東割地有布衣王亢者與之有舊拉與偕行亢爲人深目高準多髯事毳裘氈笠獨騎而後時所在村民多自相保聚見亢以爲虜也執之亢自辨數莫聽則欲縛送州縣亢不服旁一人曰爾不受縛吾且斷爾之臂亢仰而言曰幸斷我左臂或問何也亢曰右臂妨吾抓癢衆皆笑曰此伶人也乃得釋

范龍圖純粹文正公之幼子也守延安嘗大閱百姓入教場觀者皆禁俄而騎出兩翼圍之命觀者皆列坐五人結一保已而有十許人無保呼使前問故叩頭曰夏國之人也復問曰爾國使爾來覘我乎曰然因令坐帳前而後閱試技藝迨暮而畢復呼問之曰吾之兵不亦精乎曰然曰歸語而主吾在此有以相待欲爲寇者幸早來飮食而遣之世言文公三子各得其父一體蓋長子忠宣得其德量中子右丞純禮彝叟得其文學德孺得其將略也邊人至今畏服焉

憲銜起於唐中葉以後職官志記其所因甚略云至德以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爲之謂之外臺按李光弼傳王承業爲河東節度使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狎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然則當天寶時諸道參佐固已有御史之名不得云至德後矣予嘗考之開元中宇文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戶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鈎校帳符得爲勳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疑此爲憲銜之始蓋自後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咸假以御史之名又因以賞功自方鎭及賓佐幕職下逮卒伍之長莫不領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之濫莫甚於此本朝初倘因之故至今中丞猶

有蕃公之稱蓋謂是也元豐官制行悉罷然封拜蕃夷君長至今猶然

湖州銅官廟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畫人物蓋唐人之遺蹟也翟公巽尤愛之暇日多至廟中觀焉往往裴徊終日又嘗作大銅香爐施毗陵天寧寺塔下銘其上曰公巽父作爐燎薰覺皇

韓忠憲公平日常語子弟曰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則是忠孝兩全矣及公薨其子康公服旣闋將造朝自誓於墓前曰仕宦至六十決當乞歸田里洒掃墳壠期於不墜先訓及熙寧中以觀文殿學士守南陽年五十九矣遽欲謝事又以自來大臣引年往往不卽賜可徒奏牘累上旋復視事故先手疏具述遺誡及誓於墓之事於上且曰昔晉王羲之爲會稽太守去郡不仕亦嘗自誓於父母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召之臣今志願雖與羲之頗殊然誓於先臣墓前無異矣東晉固不足以比隆聖時所以保全臣下一節斯亦可尙臣區區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卽非臣今日輕有去就妄干退閑也然章屢上終不允迄不得如其志及元祐初方致仕時年七十五矣故士大夫以退爲難

官制行後凡大禮猶準唐故事置五使大禮使則

首相爲之禮儀使則禮部尙書爲之儀仗使則兵部尙書爲之鹵簿使則御史中丞爲之橋道頓遞使則京尹爲之惟頓遞司例造酒分餉近臣京師稱頓遞司酒爲最美徽宗朝五使皆用執政次第爲之大觀元年明堂大禮先公以尙書右丞爲橋道頓遞使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望比北院尤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賜群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遷補假故鞫劾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迎授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敎坊伶人歲給衣帶郊御殿朝謁聖容賜酺國忌諸司使下別籍分産諸司工匠休假之類武臣多以節度使或兩使留後爲之又或兼樞密文臣則前二府及侍從之官高久次有勳勞者方得之其居藩府則稱判其重如此元豐官制行罷宣徽使不置時爲之者二人張文定公與王君貺也特命領使如舊其後君貺自請依執政置墳寺詔特依後毋爲例

陳無已嘗以熙寧元豐間事爲編年書旣成藏之龐莊敏家無已之母龐氏也紹聖中龐氏子有懼或爲已累者竊其書焚之世無別本無已終

身以爲恨焉

彩選格起於唐李郃本朝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爲之至劉貢父獨因其法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局終遂可類次其語爲一傳博戲中最爲雅馴初貢父之爲是書也年甫十四五方從其兄原父爲學怪其數日程課稍稽覘其所爲則得是書大喜因爲序冠之而以爲已作貢父晚年復稍增而自題其後今其書盛行於世

司馬溫公編修資治通鑑辟劉貢甫范純夫劉道原爲屬兩漢事則屬之貢甫唐事則屬之純夫五代事則屬之道原餘則公自爲之且潤色其大綱書成道原復類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爲通鑑前紀又將取國朝事爲後紀前紀旣成而病自度後紀之不復可成也更前紀爲外紀

史記載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宋丞相莒公鎭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其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其後東平劉斯立嘗登泰山絕頂訪

泰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礲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撫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隱隱若有字痕刮磨垢蝕試令撫以紙墨漸若可辨蓋四面起以東北南爲次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東北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爲全篇如親輶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陛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大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夫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斯立名跂丞相莘老之子善爲文章晚傍所居室曰學易堂類其文爲二十卷號學易集行於世

漏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初予外祖以朝官爲開封府界使者常行部宿陳留佛祠夜且半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無以葬者委骨於此意惻然哀之卽具以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卽日報可神宗仍命外祖總其事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十爲坎皆溝洫什伍爲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爲佛寺歲輪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見屢使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爲度支員外郎元祐初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徙楚州未幾卒

賈魏公平生歷官多創置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說書自都官員外郎首爲之四年置天章閣侍講與趙希言王崇道首爲之比直龍圖閣預內朝起居班在本官之上遷直侍講于邇英延義二閣在崇政殿庭廡下皇祐元年置觀文殿大學士寵待舊相公自使相首爲之

崇政殿說書本以待庶官之資淺未應爲侍講者故熙寧初呂吉甫太尉曾子宣丞相始以京官卽得之至元祐中范純夫翰林司馬公休諫議皆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講宣和又置邇英殿說書命楊中立龍圖以著作郎爲之近歲初召尹彥明議所除官將以爲邇英殿說書而議或以爲祖宗時無有乃改崇政殿云

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祕府之盛無以踰之聞之其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較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鎭庫書非已不得見也鎭庫書不能盡有纔五千餘卷蓋嘗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錄一本遇所闕則寫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書時彥朝已卒其子問以鎭庫書獻詔特補承務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問渡江書盡留睢陽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官制初行李邦直爲吏部尚書時寄祿官幾承議郎神宗以其太早詔特遷朝奉大夫其後無踰其例者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爲文常以爲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尤不喜新唐書云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新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矣

楊侍讀繪熙寧間知南京有惡政予及見故老有能道當時事者云春秋勸農時必微服屏騎從至田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獻漿水者欣然爲舉之以是多知民間疾苦之實亦以見前輩

為政平易如此也

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終身漢文帝始以即位之十年為後元年景帝復以即位之七年為中元年又六年為後元年至武帝初年乃號建元年其後屢易其號以至于今雖立號紀年始於武帝然其源蓋自文帝之後元也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之後稍西為堂五楹尤大其間洞然不為房室號善養堂蓋其平日宴息之地也

國朝既以節度使為武官之秩然文臣前二府之久次者間亦得之蓋優禮也其不歷二府而為節度使者自國初至今凡六人然皆有由陳康肅堯咨始自翰林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特詔位丞郎上其後自安國軍留後拜武信軍節度使張宣徽堯佐自禮部侍郎三司使拜淮康軍節度羣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言者交章論之遂罷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加宣徽使判河陽王君貺自熙寧間以侍從久次為宣徽使會官制作廢宣徽使不置時為之者獨有君貺與張文定二人特詔領使如故其後君貺判大名府當再任遂拜武安軍節度使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大學士上清寶籙宮使拜淮康軍節度使靖康中張永錫孝純自

延康殿學士知太原府拜檢校少保其軍節度使建炎初杜僕射充自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拜宣武軍節度使大抵陳康肅以次遷張宣徽以戚里王君貺以官制改革蔡居安以恩倖張永錫以守禦之勞而杜僕射以居守欲重其任也

國朝不歷眞相而為相者凡七人錢文僖程文簡夏文莊蔡元度蔡居安攸梁才甫子美而鄧樞密洵武眞以少保領院而不兼節鉞前所未有也

野史中雖小涉其書論述新奇歸說而著次朝守之經典法制一代史館之所未嘗蒐羅者維曰小說實存攸冀雅益堅諸夫叔列於百家之末其於是謂也況存中筆譚吳曾專青箱雜記與鄭重興類而截之於首姑樣以他子了不免為方技蟲魚所涸移徒吏部案之至以其體者摒棄之風所得謂之野者得之也是編如雷與黍　明季黃氏異典二述閣一執綴云湖南毛晉識

卻掃編卷下 終

卻掃編自序

予閑居吳興卞山之陽。曰呂家步。地僻且陋。旁無士子之廬。杜門終日。莫與晤言。因思平日聞見可紀者。輒書之。未幾盈軸。不忍棄去。則離爲三卷時方杜門卻掃因題曰卻掃編雖不足繼前人之述作。補史氏之闕遺。聊以備遺忘。示兒童焉。睢陽徐度。

跋

紹興吏部侍郎徐仲立父。以宰相子自力學問踐世科。登法從。而不能苟合于時。故得以家食之日讀書山中。多所論著。國紀一書。其子嘗上送官。今在中秘。凡中原之文獻。亦既足徵矣。是編特隨筆所紀。然其大者可備太史公之採擇。下至街談之餘。猶當足傳于世。嘗聞習於徐氏之門者。言其燕閒瀟散。論議英發。有晉宋簡遠之趣。而考訂根據。辨析精微。不覺不止。過者收拾晚業。教以前言往行。窮日夜無倦色。有以知其天姿之過人也。因遂與論世考古者共之。時嘉泰壬戌立秋日。金華邵康書于桂水郡齋。

四庫全書提要

卻掃編三卷。宋徐度撰。度字敦立。穀熟人。南渡後。官至吏部侍郎。書中屢稱先公。蓋其父處仁靖康中嘗知樞密院。故家遺俗。俱有傳聞。故此編所記。皆國家典章。前賢逸事。深有裨於史學。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此書之作。敦立尚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蓋其書成於高宗初年也。王明清揮麈後錄。載明清訪度於霅川。度與考定倒置右府與銓曹政分合因革等。於是書。又載其論哲宗實錄。及論秦檜刊削建炎航海以後日曆起居注。時政記諸書二事。則度之究心史學。可以概見。至謂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因欲史官博採異聞。則未免失之泛濫。此書上卷載葉夢得所記儀鄰一條。中卷載王鼎嘲謔一條。下卷載張巽詼諧一條。爲例不純。自穢其書。是亦嗜博之一蔽矣。然大致事述舊聞。足資掌故。與揮麈諸錄。石林燕語。可以鼎立。而文簡於王。事核於葉。用似較二家爲勝焉。

文昌雜錄

龐元英撰

四庫全書提要

文昌雜錄七卷、宋龐元英撰、元英字懋賢、單州人、丞相籍之子、官朝散大夫、王士禎跋尾集作文英者誤也、元豐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所記一時聞見、朝章典故爲多、通典載尚書省爲文昌天府、故以名書、其中所載、如以堯舜對天地爲李頎問李濱事、考范鎮東齋記事、以爲此楊億校士時事、岳珂程史、以爲歐陽修知貢舉時事、珍席放談、以爲南唐時湯悅妹壻問悅事、與各書互異、又以虎子爲出於李廣射虎事、不知孔安國爲侍中、以儒者不執虎子而執唾壺、其事已見李廣之先、未免稍有舛誤、至朝廷典禮、百官除拜、其時日之先後異同、多有可以證宋史之舛漏者、原本六卷、後有補遺六條、故宋史藝文志作七卷、又自爲跋記其入省及作書歲月、皆有宋衛傳序、自明以來、僅鈔本流傳、近始有刻本、然其中如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皆朱衣吏雙引一條、與下文膳部員郎中言萬州南山一條、又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一條、與下文西京雜記玉搔頭一條、皆自爲條、今合而爲一、又書中註闕文者四條、卷二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下、註闕字、下一條經陳長文上註闕字、卷三宴元獻一條、皆有相關下註闕字、即當接以經陳長文云云、下一條行經教坊上註闕字、即當接上酒九云云、是四條本未嘗闕、特鈔本刻本、俱誤析爲四耳、王士禎稱此書爲說部之佳者、宋史入故事類、蓋以所記制典爲多、然中間頗涉雜事雜論、今改隸雜家類焉、

右文昌雜錄六卷、龐元英懋賢之書也、乾道丁亥夏、留尹方公刊置建康郡齋、懋賢丞相莊敏公之子、元豐官制行、入尚書爲主客郎、辭翰有家法、多識舊章、援證同異、穿貫今古、當時大制作大典禮靡盛之容、進退揖遜、罔不與從事、故其書事信、其著論確、觀者如躡鸞龍之庭、而登群玉之府、昔太史公父子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咸補舊聞之闕、後之學者、殆將有考於斯、六月望、左宣教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衛博書、

文昌雜錄卷第一

宋　龐元英懋賢撰

元豐壬戌五月朔、上御文德殿視朝、仗衞如式。旣退。三省已下職事官。各董新務。蓋一時之榮遇也。初三日、詔曰、先王以道在天下、列而爲事、陳而爲法。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三代以降、曁世相仍、寖迷本原、遂亂名實。餘弊斯積、其流及今。朕閱古弗還、因時改造。是正百職、建復六聯。先後重輕、粗獲條次。大小貴賤、迭相維持。差擇羣材、分委成憲。佇觀來効、共致丕平。敢有弗欽、將底厥罰。新除省臺寺監官、詳定官制。所已著所掌職事。如被選之人、不循分守、敢有僭紊、其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尙書已下。聽長官糾劾以聞。詔自內出、非學士之辭也。

尙書省官左僕射王公珪、右僕射蔡公確、左丞蒲公宗孟、右丞王公安禮、吏部尙書李淸臣、戶部尙書安燾、四曹關吏部左選侍郎蘇頌、右選侍郎何正臣、尋出知潭州。除李承之戶部左曹侍郎、陳安石右曹侍郎李定、禮部侍郎謝景溫、兵部侍郎許將、刑部侍郎崔台符、工部侍郎熊本、郎中員外互置不備員。左司郎中吳雍、右司員外郎王震、吏部郎中曾肇、員外郎劉摯世、司封員外郎王祖道、司勳郎中穆珣、考功員外郎范峋蔡京、戶部郎中劉程、員外郎賈好謙王陟臣馬琉、度支員外郎陳瑀、金部員外郎晁端彥、倉部郎中韓正彥、禮部郎中劉攽、員外郎王子韶、祠部郎中趙令鑠、主客郎中元英蔡曾莫、膳部郎中晉有聞、

兵部員外郎潘良器、職方員外郎黃萃、駕部郎中王欽臣、庫部郎中林積、刑部郎中胡援、杜紘、都官員外郎韓宗良、比部員外郎宇文昌齡、司門員外郎王隲、工部郎中范子奇、員外郎高遵惠、屯田員外郎張穀、虞部員外郎李閱、水部郎中李文卿、未逾月而兵部都官屯田三員外、相繼以病卒。於是杜常、許安世補兵部員外郎屯田闕。六月、勅吏部、增員外郎一員、除文及甫。潞公之子也。

主客所掌諸蕃、東方有四。其一曰高麗、出於夫餘氏。殷道衰騷、箕子去之朝鮮、是其地也。在漢爲樂浪郡。其二曰日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改之。其三曰渤海、靺鞨本高麗之別種。其四曰女眞、渤海之別種。西方有九。其一曰夏國、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慶曆中、冊命爲夏國。其二曰董氈、居靑唐城。與回鶻夏國于闐相接。其三曰于闐、西帶蔥嶺、與婆羅門接。其四曰回鶻。本匈奴別裔、唐號回紇、居甘沙西州。其五曰龜茲、住居延城、回鶻之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其六曰天竺、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又曰婆羅門。其七曰瓜沙門、漢燉煌故地。其八曰伊州、漢伊吾郡也。其九曰西州、本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人昌盛以爲名。貞觀中、平其地、爲西州。南方十有五。其一曰交趾。本南越之地。唐交州總管也。其二曰勃泥、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其三曰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其四曰注輦、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其五曰眞臘、在海中。本扶南之屬國也。其六曰大食、本波斯之別種、在波斯國之西。其人目深。舉體皆黑。其七曰占城、在眞臘北。其八曰三佛齊、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鄰。其九曰闍婆、在大食之北。其十曰丹流眉、在眞臘西。其十一曰陁羅離、南荒之國也。其十二曰大理、在海南、亦接川界。其十三曰層檀、東至海、西至胡盧沒國、南至霞勿檀國、北至利吉蠻國。其十四曰勿巡、舟船順風泛海、二十晝夜至層檀。其十五曰俞盧和地、在海南。又有西南五蕃。曰羅龍方張石、凡五姓、本漢牂柯郡之地。又有荆湖路溪洞及邛部黎雅等蠻獠。北方曰契丹、匈奴也。別隸樞密院。朝廷所以待遠人之禮甚厚。皆著例錄、付之有司。而諸蕃入貢、蓋亦無虛歲焉。

尙書新省兵部未畢、凡寓治四所、一曰舊三司、爲僕丞都堂、而吏部戶部寓焉。二曰舊司農寺、戶部右曹寓焉。三曰舊尙書省、兵部刑部工部寓焉。四曰三司使廨舍、禮部寓焉、日給太官常膳酒茗辦具有差。

五月十二日、左右僕射赴上於都堂。是日、郎中員外班迎、僕射拜廳訖、各判祥瑞等三案。遂引學士兩省官賀於廳上。御史中丞尙書已下。百官班於廷中。東西相向、引僕射降階就褥位、直省官贊揖。朱衣吏引御史中丞出班、北向致辭賀。復位、贊拜、百官皆拜、僕射答拜。班退、尙書省侍郎已上、兩省給舍已上、御史中丞學士、皆御賜宴、百官就食幕次。

七月、勅職事官常膳、折變料供應、蓋異恩也。

禮部王員外雄說、文集作進書表以示同舍、僕因言前漢藝文志、稗官之說、亦自可用。有一士人遽云。宣丞相曾用此故事。衆人聞如何、乃曰貪以敗官。一坐皆笑。此與坊州取杜若無以異。

祠部休假、歲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淸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

末伏計秋分授衣重陽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大忌十五、小忌四。而天慶夏至先天中元下元降聖節、皆前後一日。後殿視事、其日不坐。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大忌前一日、亦後殿坐。餘假皆不坐、百司休務焉。

大忌日、百官集於相國寺。先至齋院、左右巡使御史兩赤令夾街。宰相過、百官立班於庭中。宰相揖訖、方行香。既畢、御史臺知班、復傳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傳語、請不立班、遂退。百官見宰相、故事皆廢、獨此僅存焉。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蕃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秋、即成眞珠矣。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神民不雜、禮刑異制、故治禮之官、常得以治禮。事神之官、常得以事神。如左氏所謂使名姓之後、率舊典者爲之宗。自漢以來、治禮事神之官、不得其職、始雜以他官。故後漢志太尉掌郊祀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尉、秦漢用以掌兵。今爲三公、坐論道者也。光祿本掌宮殿門戶、皆非祠官之任。勸今後南北郊、執政官爲初獻、禮部尙書侍郎爲亞獻、太常少卿爲終獻。諸祠祭、禮部尙書侍郎太常卿迭爲初獻、太常少卿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爲亞獻、太常博士爲終獻。宗廟、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爲初獻。宗室正任以上爲亞獻終獻。若南郊宗廟、即戶部兵部隨所用牲、以尙書侍郎薦徹腥熟。如常祀、即戶部兵部郎中員外郎薦徹。文宣王以國子祭酒司業丞博士爲三獻、武成王以祭酒司業爲初獻亞獻終獻。自如故事差官中祠、即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爲初亞獻、太常博士爲終獻。小祠、即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與太常博士牙差一獻。祭馬者四、皆以太僕卿少、七祀皆以太廟令爲獻官焉。

七月五日、迎氣西郊。六日、孟享太廟。嘗差工部郎中韓徹、而工部乃轄差水部郎中孫寧。既授誓於尙書省、有司舉禮方改差工部員外郎。不預誓、咸直赴祠所、監祭使御史彈劾以聞。

祠部歲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萬、然死者亦常萬人。按杜牧杭州南亭記、文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武宗會昌五年、出四御史按行天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幷女冠二十六萬五百。蓋自有唐以來、數常如此、何其盛哉。

中書丞相蔡公太夫人康寧、門下侍郎章公尊親以通議大夫致仕、戶部尙書安公具慶、重闈列鼎、可以言榮養矣。

凡三省官假日、唯接見賓客、不許出謁、新制也。

七月二十八日、以圖史成、曲宴於垂拱殿。兩省給舍以上、尙書省侍郎已上、學士御史中丞觀察使並赴宴。教坊樂酒七行、皆供御杏仁、蓋非常例也。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又云、昔於禁四緒家、得七寶鞭數尺、皆以七寶縱橫編綴、工巧不可名言也。

右屯衛將軍孫守彬家富於財、嘗構樓於明德坊、嘗有閑老人飲其上、俗有四皓之名。

禮部劉郎中華老言、昔年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如何、可以對天地否。演對云、假此疑惑事、切不可用。聞者無不大噱。

余昔知安州、見時丙推官言、羅從初及第、鄭谿在翰林、以詩賀之。從以公狀爲謝、具位詩一篇、右伏蒙尊慈、特有寵惠、感荷之至、但切下情。鄭云、賴此詩不是公用、都下莫不傳以爲笑也。

八月壬子、文德殿宣制、授皇子彰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昭容朱氏、進位賢妃。三省及在京應職事官、皆赴班集。寄祿官不與焉。

三佛齊注輦國朝貢、見延和殿、引至柱外跪撒金蓮花眞珠龍腦於御坐前、謂之撒殿。初至闕、先具陳請、詔方許之。

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尙書左右丞、皆朱衣吏兩人雙引。樞密院官、紫衣吏一人前導。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亦朱衣吏兩人雙引。尙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給舍及太中大夫已上、並朱衣吏一人引。

膳部魯郎中言、昔知萬州、南山甚秀、去城三十里、遠望如婦人簪花之狀。州中謂之異女石、登山視之、即一石筍上有紫荊一枝。州中女子至七八十不嫁者、夫死、義不再行、蓋有貞女之風焉。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餳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眞人書、巳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嘗試之、甚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精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罅中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考功蔡員外超授起居郎、其季卞方爲右史、兄弟並直螭堦、士林榮美焉。

舊三司勾院井泉最苦。熙寧中、三司火、始引金水河注省中。去井差近、未逾年、遂爲甘泉、名著都下。品第一、因知水脈流通者無不甘洌云。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堦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蓋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六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尙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戶部王員外言、元昆爲都郎中、比自長安歸、攜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蘢翠可愛、于今闕右頗多、人罕識

者。

漢制以侍中執虎子。禮部王員外因讀西京雜記云、漢制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又知虎子以玉爲之也。

李廣獵于冥山之北、射虎、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又鑄銅象形爲溲器。示厭辱之、故謂之虎子云。

禮部劉郎中借東京記云、相國寺舊有公子亭、臨汴水。大中祥符七年、徙近西北直景靈宮、即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也。天清寺繁臺、梁孝王常按歌吹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芳林園、太宗在藩邸、特賜其地爲園。或傳周世宗時已爲園。太祖自陳橋入京駐於此、苑賀尋謁見焉。開寶寺上方院、即與門山院。有唐令狐綯讀書堂。初令狐楚鎮宣武、綯隨侍讀書於此。後復爲節度使、圖像今不復存也。

膳部魯郎中言、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晉夜、於鼓隨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故相晏元獻公守陳、方戲小辭一闋、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矣。又何怪也。

九月一日、法酒庫內酒坊館內東門進新酒、遂以頒近臣有差。前數日、膳部光祿寺皆賀酒、舉舊例也。留吏部增員外郎一員、以豐稷充、而稷以昨任臺官、曾彈奏執政、乞辭新命、許之。刑部增二員、以韓晉卿爲郎中、莫君陳爲員外郎、以呂和卿爲考功員外郎、補蘇京闕。宋幾、胡援卒。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辭人罕用。余讀唐韓偓詩、有鵝兒唼喋梔黃觜、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西京雜記、漢武帝過李夫人、以玉簪搔頭、自後宮中搔頭皆以玉。玉搔頭之名起於此。

余奉使北遼、至松子嶺、舊例互置酒、行三時、方就帳。坐上有北京壓沙梨、冰凍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結、已而敲去、梨已融釋。自爾凡所攜柑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

余本部掌朝貢儀、見西域中大食國蕃希密遣男進貢云、彼國但出犀象、留問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致、以繩斷羈縛之、犀則使人臥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須弓矢、亦可捕獲。于闐國城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其源同出崑崙山。在其國西千三百餘里、每歲至七八月水小之後、取玉於河、謂之撈玉。闍婆國方言、謂真珠爲沒爹蝦囉、謂牙爲家凌、謂犀爲家囉、謂香爲崑燉盧麻、謂畢爲低密云。

今歲時人家作餳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辭招魂云、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粔籹、以蜜和米麵煎熬。餦餭、餳也。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餻也。今餻餻是。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樹法、不知是何術也。

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楗、棫樸也、芃芃盛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煙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煙上直如線、高五七丈不絕。詩所謂薪之槱之之物、雖微可以升煙於上帝、亦類蕭藁之謂邪。

禮部謝侍郎因觀杜甫詩五夜漏聲催曉箭、坐客言午夜子夜之義、如何。余因言顏之推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午夜子夜之義、蓋亦如此。

九月、以工部郎中范子奇充陝西轉運使、邊事畢、如故。以知湖州唐淑問爲吏部員外郎。是月、曾肇以襄去官。禮部謝侍郎言、昨以諫議大夫知潭州、歲正月、家人迎紫姑神爲戲。是時官制未頒、歷故之名、莫有知者。家人戲問紫姑、將來遷何官、乃畫地作太中字、丁不辨所以。明年遂改太中大夫。唐蔚同家事紫姑最靈。在京南、問得何差遣、寫京西轉運四字。已而果除京西轉運判官。何其異邪。

劉敬叔異苑曰、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以迎之。

文昌雜錄卷第二

十月、以天章閣待制王克臣爲工部侍郎、龍本知桂州故也。以水部郎中李文卿爲司門郎中、以司門員外郎王爵爲水部員外郎、以曾伉爲吏部員外郎、以太僕少卿吳安持爲駕部郎中、仍專領牧租券馬事。

尚書省凡六曹二十四司、除告身帳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額一千四百三人。總五月六月文書一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件。天下之事、莫不上於尚書、宜其多之如此也。

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太祖遣新州刺史高裘仁持節至倭國。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中。裘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蓊鬱、又聞號叫鎚鍛之聲、甚可畏懼。世之言地獄者多矣、信非妄耶。

二十日、闕忌相國寺行香、同集金部吳員外、問殿上鴟吻義如何。余因言、唐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蘇冕駁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因以爲名。噴浪則降雨。漢栢梁殿災、越巫上厭勝之法、及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象於屋脊、又畫藻井於梁上、用厭火祥。今呼之爲鴟吻、豈不誤哉。鴟尾之說蓋如此。

禮部王郎中言、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呼爲堂老、及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之不妄也。

禮部王員外因閱唐宰相宿直否。余言唐制、宰相每日一人宿直。開元二年、姚崇爲紫微令、崇年位已高、時亦遂其直次、所由吏數持直簿詣之。崇題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諸官歎笑、不復逼以直。十一年、停宰相宿直。見會要、此其證也。

景靈宮神御殿成、賜名皆上親製。宣祖曰天元、后殿曰太始。太祖曰皇武、后殿曰儷極。太宗曰大定、后殿曰輝德。眞宗曰熙文、后殿曰衍慶。仁宗曰美成、后殿曰繼仁。英宗曰治隆。將以十一月五日奉安。丞相執政官、分充禮儀使、仗衞如式。

禮部王員外因言和詩最爲難、唯唐賢尤工於此。賈至早朝大明宮曰、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靑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劍珮聲隨赤墀步、衣冠氣染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王維和云、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杜甫和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三篇皆用鳳池事、唯工部尤出於二公。昨建三省、待漏院書此詩爲屛風焉。

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官一人修時政記。按唐永徽已後、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已後謀議、皆不參聞。文昌左丞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宜自宰相、即史官疎遠無得而書之。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自璹始也。

二十四司郎官、各輪當本曹宿直。凡假日、諸直夜、四部文書、皆得施行、而用當直郎官印。按唐故事、除吏

兵部外、共用禮省印。至大歷二年二月九日、初備文昌臺二十四司印、本司郎官主之、歸則收於家。建中三年、左丞趙涓始令納於直廳。其假日及不入日、即用當直郎官本司印。餘印都不閱、此亦前事之比也。

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有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因展讀、題曰、斯乃吾所述賦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貧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試求之、答曰、他日君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詩故書、必毀而後焚之、蓋可信也。

禮部謝侍郎言嘗遊廬山天池、普賢崖、夜臺亭上、其下數十仞、忽見兩燈閃閃、相去數里許、俄而燈自下而上、漸傍崖口、直外亭上數丈、復下至崖、分數點而散。禮部王員外亦言嘗見對定光骨至此崖、夜半、白烟起於崖中、既明、如水中月、燦漾不定、敎人云、現銀色世界。顏之推所謂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妙塔、豈虛語哉。

御史臺言文德殿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揖笏出班、待班笏上、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今後視朝、以吏部左右選侍郎分立殿廷、詔可。

禮部謝侍郎言昔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甲、月日時亦同。韓王每遷拜、此校亦略有轉補、或大有錫賚、亦須稍有貲賜。然韓王微疾、此校必劇病、或薄譴、必大受苦辱。賤常輕而異常貴、豈君子小人理固如此耶。抑亦偶然耶。

御史中丞知雜事鍾上祥瑞案三道、皆判記諾、不見出何故事。禮部王郎中云、諾亦諾之義、如尚書省案式、郎中侍郎判六諾名示之類。記未詳、余以謂尚書省案式、至尚書亦曰依判、諾注、非通僕射判者、不須諾。至僕射但書依判而已。然則記諾者、恐是應記諾於上也。亦未知果是否。

鹵簿內皁纛、蓋旄頭之遺象。光武紀注、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旄頭之遺象、蓋如此。

十一月四日午時四刻、殿中細仗金吾旗幡、儀仗道威儀、教坊樂舉引列聖神御、自天章閣出興曜門、赴集英殿。上步出集英門、奉神御步至右承天門、奉迎至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雨泣前導、於時日晏、寒溫皆以謂恭孝所感。初五日、鹵簿儀衞、太常鼓吹、凡四千人、奉引赴景靈宮。上步出宣德門、上香再拜、仍却拜辭。初六日、車駕詣宮、行酌獻之禮。至繼仁殿上、出小次、悲哽酌獻、舉號慟、久之、在列莫不愴愴。是日、微有雲物、前此芝產天元殿栱。初八日、宰相率百官詣東上閤門奉表稱賀、故禮部王員外表辭云、考宮之日、靈芝秀於虹梁、薦饗之辰、慶雲承於玉宇、用此事也。初八日、文德殿宣赦。又應神御殿繪像、文武臣僚與子孫一人初品官、欑功臣之後、聖禪無嗣、公卿之家、何以爲報耶。

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行、罷教坊已下支賜、凡絹一千一百餘疋、錢四百餘千、紅錦一端、銀椀十四口、用正旦例也。

晏元獻家有相笏經、占吉凶、十可八九。昔有相印經、陳長文韋仲將許允皆傳受此法。允初拜鎮北將軍、

以印不審、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鍛印者、果懷之而墮於廁。又有鷹經牛經馬經、今公卿家亦頗有此本。

工部王侍郎言、昔與先兄同官河內、嘗借親書劉夢得集四冊、後不復見還、今尚在否。余歸索於書篋中、果有劉集一部、細書小楷、末有印記寬臣二字、侍郎名也。因以還之。凡四十五年、復歸王氏。侍郎且言、二十歲寫此書、今七十年矣。不惟不能復寫小字、遺亂亦已不見、又可慨然也。

工部范郎中出古畫一軸、云是韓滉筆、其畫作村夫子教學生、夫子帶烏紗折上巾。按幞頭起於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至唐始有巾子、兩帶以繫巾、兩帶垂以爲飾。至僖宗時、因伶人以銀線絡二帶。帝曰、亦與朕作一頂。來自此方爲折上。後又以木刻頭圍、裁烏紗爲之、所謂與我斫一軍容頭之類是也。方韓滉時、未有此製、恐非韓畫、諸君皆以爲然。

二月、以金部員外郎晁端彥爲郎中、以大理正賈種民爲吏部員外郎、門下錄遷、改爲都員外郎。

國朝故事、誕聖節前兩月、樞密院開宴、宰相領觀文使參知政事一員同劄文、至日、執政皆赴中使。

張文昌寒食內宴詩云、朝光瑞氣滿宮樓、綵纛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廚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有唐禁烟節、亦宴百官廊下、皆冷食。又知夜甚多、至夜而罷也。

禮賓使管勾鱗府路軍馬公事張世矩上言、昨夏國稱兵、用師討蕩、臣隨王中正出界、行十餘程、其夜營寨、被圍假寐、而府州靈佑蕃王見夢於臣、言君朝廷禱祭及御香之賜、故來助戰、君聞樂聲、即是凱旋之兆。及破宥州、將校皆聞金石之音、俄奏凱班師、乞賜名號、以答神休、勅特封靈佑顯順蕃王、蕃王竟未知何神、肸蠁之應、亦可以言聰直矣。

潞國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曹王守司空、鄭國富公濟陽曹郡王皆守司徒、三公官備、近世未有也。

十二月、以著作佐郎林希爲禮部郎中、以范百祿爲司門郎中、以知建州王彭爲刑部郎中。

禮部王員外言、前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傴、不能仰視、一日因藥市、遇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爲酒資、此書生云、家貧無錢、所居有藥鬮、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故背傴、書生言不幸得此疾、無知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面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不可勝、展轉於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便、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余表弟靳摩自河東來、言石州定胡縣有趙相公廟、神每降言災福事、如嬰兒狀、韓公絳知太原府、經略司勾當公事張姓、忘其名、欲議毀此廟、韓遣往視之、旣至祠下、忽自空中飛墜一瓦至香爐前自碎、飛上張面、血流不已、張恐懼再拜而去、洎永年病、遣子焚香八兩、已而神降云、待君無恙、行且入朝矣、劉疾果愈、未數月、召爲步軍副都指揮使、何其異邪。

十六日、都省覆王昭已下謚議、左僕射王公式假、右僕射蔡公服藥、傳宣召左僕射赴省、左丞對席、右丞獨坐于西偏、尙書侍郎郎中員外分左右曹東西各重行、考功郎中監儀御史坐北向、通九行、僕射乘轝、有司贊揖、頂聿故事廢矣。

禮部林郎中言、大門年三十五、累舉未登科、忽夢謁卜肆、布卦甚久、曰、秀才及第晚、須在五十一已後、來年詔下、固無所望、已而五十一人解送、五十二人過省、五十三人及第、其兆之前定如此邪。

兵部杜員外言、前年使熙河、五月二十六日至岷州界、過松林寨、甚換綿衣毛褐裘帽乃可過、每歲四月七月、常大雪三二尺、至是林雪殘未消、非目睹、未必信然也。

禮部王員外言、登州有嘉魚、皮厚於羊、味勝鱸鱖、至春乃盛、他處則無、鰒魚亦出此州、石決明是也、稀彥回傳、江南一枚、直數千錢、蓋重北地所有也。余嘗過有滑州、見太守光祿卿解賓王說、登州每晴霽、烟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禮部作詩送王賓出守東牟、用嘉祺故事、因爲余話海市、與解光祿同。

十九日、國忌、景靈宮鎮德殿行香、三省樞密院導從、皆不得入殿門、捧香合、用閤門祗候八員、從新制也。

國朝令要、鑾鍚、鑾鑾也、一云象鑾、牛首鬪、字從牛、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凡朝會車駕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金吾大將軍者、名衙司鍚鑾、昔少府監欲修鍚鑾、不知其制、禮官曰、鍚鑾、棨也、以黃金塗末、執之以鳳翔、余嘗爲三司勾當公事、嘗至儀仗庫季點、見舊鍚鑾、鍚鑾末刻

牛、以黃金飾之、附書大業元年、三品已上給駒架用瓜騎之陶、玉篇亦作籥更反、未知孰是。

余昔知安州、見荊楚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卜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筳、小破竹、楚人名結草折竹而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蓋因遺俗之舊也。

監察御史王柏言、每國忌、相國寺行香、左右巡使與兩赤令相對立班、候宰相過揖訖退、今國忌並赴景靈宮行香、集百官方鐵格以奉祀宗、見宰相私退、謂宜復舊、勅特依、夾街故事廢矣。

二十八日、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質明、御香不到、監祭使以聞、勅改用次日、國制以火德王、故戌日臘、建隆中、禮官議、唐貞觀已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稷、辰日饗宗廟、非古也、請三祭同用戌臘一日、近儀、酉日祭社稷、蜡百神、戌日饗宗廟、杜臺卿引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鄭康成曰、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明自古以蜡日祭廟也。

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今歲暮大儺、蓋逐疫是也。

二十九日、大慶殿習元會儀、與輦御馬皆在龍墀上、新制也。

文昌雜錄卷第三

上御大慶殿會朝、始用新儀、闢大慶門、張旗幟、兵部設黃麾仗五千人、夾門填街、太僕列五輅、殿中省與鸞駕繖扇、又復故事陳天下貢物、百官冠服分爲七等、皆有司新製、不佩劍、不脫履舄、中書侍郎押方鎮表案、中書令讀、給事中押祥瑞表案、門下侍郎讀、戶部尙書奏諸州貢物、禮部尙書奏諸蕃貢物、隨付所司、太史奏祥物祥瑞、光祿卿請允羣臣上壽、既舉酒、王公升殿、百官就坐、酒三行、罷、所司承旨放仗、舊儀、宰臣兩省學士待制臺諫殿中侍御史先就丹墀位、乘輿升御座、方引諸司三品四品入大慶門、正安之樂作、按李德裕兩朝獻替錄云、每遇正至、與兩省官侍立香案兩邊、終朝會無拜賀之禮、昔羨請自今且立香案南、候開賀拜再拜出班致辭、賀又再拜訖、分香案東西侍立、乃知唐儀丹墀祇是兩省供奉官侍立之地、宰相一員攝太尉、與一品二品三品四品列於殿門、樂作就位、蓋官架之樂本爲上公、今元會新儀、百官就位、皇帝升坐、禮官乃引宰相親王使相押文武三品等官分東西門入、正安之樂作、雖刊正闕誤、而兩省供奉官猶班賀于丹墀、未復侍立之制、詳定所上朝會儀注二卷、令式四十卷、其詳密如此、然恐尙有未至者焉。

元會、門下侍郎奏祥瑞、故事但讀有司所上名數、今方用表、禮部林郎中撰其辭曰、寡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瑞應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

物、誠宜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覆燾之內、陰陽協和。蠢被羣生、旣挾航廣而淪骨髓。函濡異類、遂甞勸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見景星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偉祉、是爲嘉禾朱草三秀之英。游泳馴擾、則有赤雁白麟一角之異。顧宜作爲雅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示無窮之休、以昭特起之盛。考諸已往、閱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爲聖德之謙尊。自時所紀、殆不絕書。今者翔鸞輅以光明殿、撫黃鐘而御太極。典禮大備、物容一新。萬方駿奔、重譯輻湊。於是自昔辮髮弃其羈縻之所未至、蹛沙轢淤書譯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咸感盛德冠古超今。猗歟煌煌、傳示無極。爾張王會之衆美、衰對皇家之盛儀。臣等恭率有司、伏索故事、穢參圖牒、宜先衆當之珍、敷道句臚、敢上龍墀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情。表旣出、羣公莫不傳寫焉。

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在省。太官局屬光祿寺、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諫院過時衆祿等、張文昌寒食內宴詩、廊下御廚分冷食、已有諫院御廚之名、其故何歟。

初二日、臨左僕射因言仁宗朝作新玉輅、旣成、與舊輅同呈於崇政殿。舊輅在後、忽有大聲、響如牛吼狀。仁宗聞之、乃命新輅在後、遂無聲。旣出殿門、舊輅復在後、又有大聲如前。吏部蘇侍郎云、此輅唐高宗顯慶年造、歷作極工、歷五代至本朝、今在太常寺。

勅景靈宮朔獻、正月以十一日、四月擇日、七月以中元、十月以下元。原廟之禮、蓋用孟月焉。

初十日立春、賜三省官采勝各有差、謝于紫宸殿門。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爲人日、家家翦綵或鏤金箔爲人、以帖屏風、亦戴之頭鬢。今世多刻爲華勝、像瑞圖金勝之形、引其名、華勝、象草木華也。謂實人形容止婦一人著之、則勝又引賈充李夫人典誡曰、每見時人月旦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繒、加飾珠翠、或以金屑飾工巧、交相遺問焉。

余昔年隨侍至定武、見總管廳有唐段文昌撰平淮西碑石甚大、不知何因而至此地也。

鴻臚陳大卿言、昔使高麗、行大海中、水深碧色、常以鏁碣長繩沉水中爲候、深及三十托已上、舟方可行。旣而覺水色黃白、舟人驚號、已泊沙上、水纔深八托。凡一晝夜、忽大風、方得出。去日五晝夜、望高麗樓上。回日七晝夜方至定海。風浪鈔散、乃作浪花、直終赤色。夜見海中如火龍無數、不知涯際、甚可怖也。

以駕部郎中王欽臣爲陝西轉運副使。

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咬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有假花雞毬、鏤雞子、子推蒸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餻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餻。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今歲時遺風略同、但餻糜、結杏子、點炙杖子、今不行爾。杜甫寒食詩云、寒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裹金花巧耐寒。重陽詩云、茱萸賜朝士。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如此之類甚多、略舉記當時所尚也。

夏英公家有夢鏡六集一部、廣黃本、雖宋宣獻李邯鄲家藏書爲多、亦無此本。嘗問其孫朝請大夫

伯孫、書在何處。云昨分書、云不知誰院得之、計已散失、殊可惜也。

工部王侍郎言、昔年通判壽州、知州光祿卿林洙、因鼓角匠入州廨爲盜、被傷而卒。後一日、其家女僕附語云、召簽判呂水部。旣至、云某不幸且死、敢以後事爲託。某之死、非此兵之過、宜問有公案五道、要其照驗。呂因問大卿附語、使某何以爲信。乃曰、但看架上衣、可知非妄。家人遽往視之、見一淺色汗衫、素未經着、血痕滿襟。又曰、此非血、某之淚。謝家人以錢送佛寺、撞鐘至五更、鐘竟不鳴、又何怪也。前此太白近月。太史言、南方主將不利、未幾洙死焉。

禮部林郎中言、昔年爲禮官、以朝命至豫章、祭小龍。旣至祠下、行禮之日、數見異鱗、皆金色、口有火燄。自梁棟間墜于祝版、陽生之屑、遂入石合、又舉首蜿蜒于花板間、旣而聳身直上、高三五尺。執事之人無不見者。還朝、亦圖上其事云。

唐淑問前知宣州、以避親嫌、與龔賢校理知湖州陳偁對移。唐自湖州召爲吏部員外郎、以疾乞補外、復授宣州、代陳還朝。近時未有如此之比也。

以禮部侍郎謝景溫依前通議大夫、知洪州。以翰林侍讀學士黃履爲禮部尚書。以右司員外郎王覿爲起居舍人。以禮部郎中劉摯爲右司郎中。司門郎中李文卿出知晉州。以考功員外郎范峋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舊假七日、前後各三日。宰相宅引百司進發。初包拯爲三司使、上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前給假五日、自此始也。舊儀宰相五鼓早朝、朱衣吏不引、午後歸第、方引假日、遇明始赴中書、朱衣吏自私第導轎、故謂之宅引云。

淳化元年、命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使交州。黎桓旣至、相命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外國之俗、其醜惡乃至於爾邪。

余奉使北遼、過順州、有黍谷坊、仲副使王仲通指以顧副使文供備云、觀此可知其塞也。劉向別傳曰、燕地谷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召溫氣至、五穀生、至今名黍谷。北遼士子多燕人、故亦頗知事蹟也。

賜類尤爲盛集、呂許公王沂公與章公唱和詩、劉石堂題。官制旣行、以禮部尚書掌經書文字相與執政官、猶同赴閣堂之會焉。

禮部王員外言、京師貴家多以酴醾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榠樝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所未知也。

戶部馬員外言、淸溪之蓮盛、冀如吉州有解玉鑽異珠樹琵琶行、他處未見此比。余昔知安州、步石村種植李、凡四十里、城南有栭子村、花開如瓊林、香聞數十里、他處亦無。

禮部林郎中言、兵部許侍郎昔爲翰林學士、忽夢書綠心甚喜之、未幾奪職、以起居舍人知蘄州、然未見書綠之應。官制旣行、改朝散郎、本階正合衣綠、方悟前夢之可信也。

太常寺言、四時大祠、自天地日月九宮貴神五帝、其祝皆進書臣名。聞宜如唐故事、天地稱臣、日月已下、皆進祝書名。禮部議曰、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禮故宜有降、請如太常所請。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春秋仲月、朝拜諸陵、於太常寺輪官一員、餘並以吏部待次升朝官充攝。謹按漢制、丞相以四時行園。重如此。唐顯慶中。以太常卿少行陵、事重人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爲副、舉皆乘輅車、備鹵簿、謂之公卿巡陵。今請宜太常寺輪卿少外、其餘差門下中書尚書省清望官、仍乞重修春秋仲月遣官拜陵儀。鹵牙盤食訖、廟須灑掃及要難修治、皆隨事處分。勅朝拜諸陵輪太常卿少外、餘並以宗室遙郡防禦使充焉。

二十二日。遷寓治尚書都省入新省、就令廳賜省官已下御筵。至都省守當官已上、六曹書令史已上、分坐兩廊、遣入內供奉官劉瓊排辦、及勾當翰林御廚儀鸞內臣分總諸司。差教坊第四部一百五十人、酒九行。果肴皆非常比。再坐、賜花。內出金器、遣御樂院近侍、各傳宣勸酒、至暮方罷、羣臣蹤親逢之幸、莫不感恩落淚焉。

元豐五年七月、始命皇城使凝州團練使宋用臣建尚書新省。在大內之西、廢殿前等三班、以其地興造。凡三千一百餘間。都省在前、總五百四十二間。中曰令廳、一百五十九間。東曰左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左丞廳、五十五間。次左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西曰右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右丞廳、五十五間。次右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其後分列六曹、每曹四百二十間。東南曰吏部尙書廳、在中。六十四間。次侍郎廳、四十間。其東曰郎中廳、四十九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後曰司勳郎中廳、三十四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其西曰司封郎中廳、四十九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後曰考功郎中廳、三十四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其北曰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在焉。又其北曰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在焉。西南曰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在焉。其北曰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在焉。又其北曰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在焉。並如吏部之制。廚在都省之南、東西一百間。華麗壯觀。蓋國朝官府、未有如此之比也。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謹按舊禮、太祀前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近制、親祠南郊明堂太廟、掌誓戒、用左僕射、闕卽用右僕射、以刑部尚書一員涖之。今有司攝事大祠、但初獻官卽前期七日、南省讀誓戒文。無臨涖受誓之官。謹按祭祀之有誓戒、所以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古者掌誓戒有尊官、欲人之聽於一也。周有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謂其天官之長、且佐王治故也。以大司寇涖誓百官、戒于百族、蓋言失禮則入刑故也。唐以太尉掌誓戒、今以宰相親王執政官宗室使相郡王節度使以上爲獻、卽掌誓戒、得其職矣。蓋與周之冢宰唐之大尉同意。自餘初獻、止是禮部尚書已下。既不稱太尉、猶行太尉之事、誤矣。伏謂自今諸大祠、除宰相親王執政官宗室使相郡王節度使以上爲初獻行事依舊掌誓戒外、餘以吏部尚書或侍郎一員掌之。蓋吏部天官之任也。仍用刑部尚書一員涖誓、闕卽以侍郎充。所有親祠掌誓戒、卽合用左右僕射掌誓涖誓。勅依所請。

後唐同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曰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此錢、以俟知者。

唐宮中每有行幸、卽以龍腦鬱金布地。至宣宗、性尚儉素、始命去之。方唐盛時、其侈麗如此。國朝故事、乘輿親祠郊廟、拂宿後、以金合貯龍腦、內侍捧之、布於黃道、蓋齊潔也。

戶部馬員外乞守明州。既受命、因閱昔年卦影、見畫一冢、其上日月相並、下有舟一隻。亥年明州之應豈不了然邪。

尚書省舊有甲庫、未詳是何名。唐大和二年、勅尚書省二十四司制勅及勅甲等、近日檢視、多稱斷裂、宜各委本司郎中甲庫官、並重粘背及同書名印所斷裂縫。跋尾後云某甲勅卷若干縫斷裂。乃知甲者、勅甲之謂也。三月、以新江淮發運使呂嘉問爲吏部郎中。

十八日、集英殿大宴、酒九行。初、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羣仙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設鷄唱樓於其側、殿上陳錦繡帟、垂香毬、設銀香獸於檻內、布以文茵。設御茶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羣官皆頭紫粉白肉餬餅、羣仙炙天花餅太平畢羅乾飯縷肉羹油餅。再坐、假圓魚、蜜浮斯棗花肉鮓排炊羊、炙金腸饅子假頭肚羹水飯下飯。教坊已下、凡支賜絹二千四百餘疋、綵百疋、錢七百七十餘貫、錦一端、銀椀三十五口。春秋常例也。

國朝之制、凡百官拜表稱賀、詣東上閤門進名奉慰、卽詣西上閤門。蓋有故事。唐天祐二年、勅自今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卽開西上閤門、遂爲定制焉。唯諸軍員寮每奉慰、立班去杖子。未詳所出。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中書門下奏、每日常朝、百官皆拜、獨兩省官不拜。准依前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廊飡。百官遂有謝食拜、惟兩省官、本省有廚、不赴廊飡、故不拜。伏自僖宗幸蜀、回以多事之後、遂廢廊飡。百官拜儀、至今未改。將五十載、禮恐難停。惟兩省官獨尙不拜、豈可終日盡朝、曾不一拜、獨於班列有所異同。若言官是近臣、於禮尤宜肅敬。自今已後、逐日常朝、宜不坐、其兩省官與東西兩班並齊拜。從之。至明宗天成元年五月、內出御札一封、賜宰臣、曉示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其後遂以爲常、非故事也。皇朝百餘年、未遑刊正。謬誤今上熙寧五年、方講月朔文德殿視朝立仗之儀。

殿廷東西左右面、各金吾引駕官一名、四色官二人、各帶儀刀。金甲天武官一名。殿中省排列官一名。扇二方繖一、金吾仗碧襴一十一、各執儀刀。兵部儀仗排列職掌二人。押隊員寮二人。黃麾幡一、告止幡一、傳教幡八、信幡八、龍頭竿五十、戟五十、將殿中省一員在左、天武官東西共一百人。門外東面青龍旗一、五嶽旗五、五龍旗十、西面白虎旗一、五星旗五、五鳳旗十、仗馬每面三疋、每疋御龍官四人。前一日、有司供帳於文德、又設御幄於文德殿之後門。又殿中省門下。至文武百官等幕次於朝堂、應宰臣親王使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已上、出赴外班。參知政事學士两省官待制皇親及見任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文武百寮殿前馬步軍司諸軍將校、并皇親駙馬都尉、合赴班者、及外國蕃客、合赴朔望起居者、並赴立班。其日、左右金吾將軍常服、押本衞仗。判殿中省官押細仗、先入殿廷、東西對列。諸軍將校分入殿庭北向立。朝堂引贊官引彈奏御史二員入殿門內踏道下、當殿向北立。次催文武百官班至丞郎

尚書、次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歸本品序立。次引兩省官制侍御史中丞知雜三院御史入。次引文班一品二品入。次學士幷節度使入立於右省班前。通事舍人分引宰臣親王使相參知政事入並東西相向對立。皇帝轉御垂拱殿坐。內侍鳴鞭。內侍都知押班供奉官已下、帶御器械等。其餘祗應諸司使副使等並公服繫鞋作一班。四拜起居訖。次呈遞目客省閤門使副使、次通喝對立覺察失儀通事舍人、次宿衞諸班。次殿前諸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次行門指揮使。並依朔望常例。殿前都指揮使已下起居畢、換窄衣祗候引駕。次通事舍人引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使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已下諸司使已下至醫官待詔及修起居注官二員大起居訖、諸司使已下並先退。其合係排立供奉官已下、並先赴文德殿於文武百官班北、東西排立。有司進輦、皇帝乘輦。樞密使已下至閤門使殿前都指揮使已下並前導至文德殿門、樞密宣徽使副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至閤門副使樞密承旨至諸房副承旨各歸殿上侍立位。修起居注官夾香案分左右北向立於螭增之下。通事舍人二員殿庭北向對立。其餘係祗候通事舍人、並於殿下稍東侍立。天武官等各衣繡分東西排立。司天監奏時刻。閤門奏班齊。皇帝自後閤出殿上。索扇、升坐。內侍鳴鞭、扇開、簾捲、儀鸞使焚香。舍人喝天武官等拜。奏聖躬萬福。又喝拜再拜。隨拜呼萬歲。喝各祗候依舊排立。鷄人唱時。通事舍人一員贊彈奏御史立位稍東西喝拜、大起居、喝各祗候訖。彈奏御史分左右由文武班後轉至彈奏御史位對立。次左右金吾將軍二人合班於奏事石位南躬東南對立。通事舍人喝拜、大起居訖。班首奏軍國內外平安。又喝拜再拜、隨拜呼萬歲。喝祗候分歸東西押仗位、東西對立。通事舍人進至宣制石位南、北向立。以後通班西面對立。舍人退於西階。次通事舍人分揖宰臣親王巳下。躬通事舍人、通文武百寮臣某姓名巳下起居。舍人通訖、退歸侍立位。通事舍人分引宰相巳下橫行、諸軍將校不橫行。閤門使喝拜大起居訖。舍人引宰臣至奏事石位南俛伏跪致詞祝月。其辭云、文武百寮宰臣全銜臣某姓名等言、仲春之吉、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膺受時祉、與天無疆。臣等無任歡呼抃蹈之至。俛伏、興、引歸位。閤門使喝拜、再拜、搢笏舞蹈、俛伏、興、再拜。喝名祗候。閤門使揖宰臣參知政事由東階升殿、樞密使帶平章事巳上由西階升殿、侍立。給事中一員、復歸左省位立。轉對官立給事中之南、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立於轉對官之南。兵部侍郎立於右省官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其吏部侍郎、候對位搢笏、各出班搢笏上。親王使相學士臺省官等、並分班出。次引轉對官於奏事石位南。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幷失儀彈奏。並如常儀。如宰臣親王使相參知政事失儀、並左右彈奏御史合班彈奏。轉對官奏事畢、出。次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對揖、出。次彈奏御史對揖、出。次給事中右位南躬。通事舍人喝祗候出。次起居注官合班於奏事石南躬。通事舍人喝各祗候分班出。次排立供奉官已下、合班於奏事石位南。舍人喝各祗候分班出。次通事舍人喝天武官等門外祗候。應踏出殿上、索扇、

簾垂。皇帝降坐乘輦還內。內侍鳴鞭。通事舍人當殿承旨放仗。四色官獻轉急捐至宣制石位南稱奉勅放仗。金吾將軍幷殿中省官對拜訖、隨仗出。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文武百寮諸軍將校等並從班於朝堂、賜茶酒。門謝畢退。皇帝御垂拱殿坐、中書樞密及諸對官、奏事如常儀。閤門更不引見。謝辭班於紫宸殿亦不視事。如遇有德音制書御札、俟皇帝還拱殿再坐。制籍方出付外。

元豐四年、始能正衙常參。

侍御史知雜滿中行劄子、伏見本臺見行儀制、內兩省官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已上、臨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已下、應見謝辭者、皆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勅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衞、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書官侍次階官而已。其武班既無本品、因令使臣十員假緋以實之。臣嘗終始考求、蓋以循乎唐制而失之者也。按唐制、京司文武職事官、省朔參、望參。有五日參。唯職事官五品、幷供奉官八品已上、及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則每旦參、蓋職彌親者、參彌數也。今垂拱內殿、宰臣已下、既已每日參矣、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又使侍次攝班之人數十員、以應文武百官、而冒常參之名、舛謬倒置、莫此爲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自唐室衰、宣政視朝之禮廢、雖謝辭者、始與常參之官闐至正衙。歲班、以應故事。五代沿襲、不復改正。遇入閤日、則正衙先拜、而後喚仗。五日內殿起居、則見謝辭官先退、而後入。因循習謬、轉相傳承、失之愈遠、持之益固。是以歷數百年而未有以正其非也。竊攷周官天子三朝、內外異位、燕治異儀。宰夫掌治朝之法、而司士正其位。司寇掌外朝之政、而朝士建其法。至於燕朝、則正位掌儐相者太僕而已。朝儀詳略之辨、可槩見於此矣。唐因隋制、大朝會御承天門爲外朝、朔望御太極殿爲中朝、日朝畢於兩儀殿爲內朝。而大明宮制、亦以含元宣政紫宸三殿、以當三朝之位、而有正衙上閤之稱。雖於古制未必盡合、而內外有序、隆殺有辨、良有取焉。伏覩陛下稽經考古、更定官制、損益革因、發自聖學。一代之典、於斯爲盛。而文德正衙之制、尙存常朝之虛名、猥攝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誠恐不足以稱明詔、示來世。欲望特降指揮、先次罷去。若夫因今殿庭以分內外之朝、隨今官品高下以爲進見疏數之節、幷其餘應干廢置事件、即候依近降朝旨、本臺與閤門別具事目進呈、取旨裁定。奉聖旨、送詳定官制所詳定聞奏。檢會唐會要百官志及儀制令、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武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郎太常博士日參、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已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常參官、隔假三日以上、即橫行參假。辭謝

唐制、即是有職事要官朝見數、而無職事及官品卑下、朝見亦疏也。今在京文武升朝官未有職事者、每日常參、宣勸不坐、再拜而退。有職事者、乃五日一赴起居。其謝見謝恩、皆先赴文德殿拜而退、謂之正衙。遇朝假、則百官詣文德殿立班、謂之橫行參假。三者但知做唐舊文、而實與唐制甚異。蓋唐制日御殿以見羣臣、曰常參、不臨前殿御便殿、喚仗由閤門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見、故謂之入閤。至其後世、未嘗日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閤傳不坐即退。至明宗、始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蓋非唐盛時之本制也。唐之常參、乃職事五品及供奉官、臺省之官。其後不御前殿、又廢入閤之儀、常參官至正衙、閤傳不坐而退。今天子雖政于垂拱殿、以接執政官及內朝之臣、而更於別殿宣勸不坐、實爲因襲之誤。衆有職事升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職事者、反日參、疏數之節、尤爲未當。又謝見謝恩、已入見天子、則前殿正衙對拜、自爲虛文。其違遇朝假、則百官自赴大起居、不當復有橫行參假。其端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衙橫行、委得允當。

及官制既行、又有日參望參朔參之制。

門下省起居郎以上、中書省起居舍人以上、尚書省侍郎已上、御史中丞已上、爲日參官。其知樞密院以上、自如舊儀。以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爲六參、寺監丞大理評事已上爲朔參官、寄祿官通直郎以上爲月參官。又令後除朔望參外、每月定以五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爲參日。遇假即罷。如契丹使見辭日、並特起居。其實後三日內合起居、權罷。

然則正衙常朝、昔者省臺寺監、應在京釐務官、每日並集。其後以妨曠職事、乃罷之、獨待次官赴耳。初無疏數之別。方唐盛時、正衙立仗、百官麕湊、日以爲常。五日起居、雖始於明宗、蓋亦喚仗入閤之遺意、天子之朝、其先於正衙。於諸羣臣無一日不朝者。而唐朔參望參、每日參大參九參之類、並關衙廳、天子日御宣政殿中、金吾細仗、兵部旗幡等設於廷、朝官退皆賜食。開元中、以朔望宗廟上牙盤、欲避正殿、遂御紫宸、喚仗入閤門自此始也。如此、則常衙常參果可廢邪。

世說、海外有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時謂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郗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蓋蟄後中氣乃來、非復度海也。

唐通事舍人宣詔、舊令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聲摘句以助之。及呂溫爲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自呂始。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

國朝文德殿宣麻、案自東上閤門出、閤門使捧至當衙橫衙北、躬云、付門下、宰相跪授、訖歸位、以授通事舍人、折方揖殿、至宣制位、搢笏宣讀、兩舍人捧之、然團句無以爲難也。

內香藥庫在謻門內、凡二十八庫。眞宗皇帝賜御詩二十八字、以爲庫牌。其詩曰、每歲沉檀來遠裔、累朝珠玉實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充牣尤宜史筆書。東庫內有王燒金鑪一鑪、至今猶在。又有辰砂一塊、其上忽生新砂二十二顆、赤如火色、皆取之禁中、還送本庫焉。

昔見故老說、有一朝士好爲諧謔、皆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遂因修賀詞、怒爲答啓、聞者無不大噱。

晉王戎妻曆戎爲卿、戎謂曰、婦那卿壻、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東晉亦曰、婦皆卿夫、子呼父字、有一士人作詩、謂婦曰卿、非也。

文昌雜錄卷第四

四月六日、北遼賀同天節使副見、留參官起居。是日微雨、特放。唯引對北遼使者於紫宸殿、酒五行罷。

戶部王員外言、昔年作一夢甚奇。一布牓、大書云、七元均氣、丁丑人作相。後數年、今右僕射蔡公拜、公丁丑生。實契此夢、乃知宰相固有數定。如紗籠中人之類、前書所記者甚多也。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唯洞庭霜雖多、即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爲此爾。

元英昔隨侍太原、見是年秋解進士、正額外續解李蒙。朝廷以故相曾有此比、命禮部收試。既而正額所發多省下、牓出、有雜姓名、遂及第。今爲朝奉大夫。及至青州、秋試進士已鎖院、今太府寺丞王璋以病在道久。八月半方到。州隨試院、亦令收試、文在優等、解發甚高。明年、登科而歸、信有命也。

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聞數十里。然亦園中才間壟、茶品高下已相遠、又況山園之異邪。太府賈少卿云、昔爲福建轉運使、五月中、朝旨令上供龍茶數百斤。已過時、不復有此新芽。有一老匠言、但如數買小銙、入湯煮研二萬權、以龍腦水灑之、亦可就。遂依此製造、既成、頗如歲進者。是年南郊大禮、多分賜宗室近臣、然稍減常價、猶足爲精品也。

倉部韓郎中云、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十大觥、猶未醉。不甚喜茶、無精麤、共置一籠、每盡、即取碾、亦不

聞新舊。嘗暑月曝茶於庭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贈員王家白。後見蔡、說當時稱有九餅、又以棄團一餅充十數、以獻魏公。其難得如此。

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庵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庵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庵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符、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圃有宓子賤琴臺。為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耳。有詩云。琴聲久逐秋蛩去、臺勢空隨古堞高。既召還、見於垂拱殿、與呂資政同班殿廬、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也。

祠部每歲祠祭、大祠三十。正月上辛、祈穀上帝。四月、雩祀上帝。九月明堂祀上帝。冬至祭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五享太廟。正月上辛、祀感生帝。立春祀青帝。立夏祀赤帝。立秋祀白帝。立冬祀黑帝。土王祀黃帝。春分祀高禖。春分朝日。仲春仲秋臘祭太社、太稷。仲春仲秋祀九宮貴神。孟冬祭神州地祇。秋分夕月。臘、蜡百神。立春祭東太一宮。立夏立冬祭中太一宮。立秋祭西太一宮。中祠十有四。立春後亥祭先農、立春後丑祀風師。仲春祀五龍、季春享先蠶。立夏後申祀雨師、雷師。四立并土王、祭嶽鎮海瀆。仲春仲秋上戊、釋奠武成王。小祠十有三。立冬後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秋分享壽星、立秋後辰祀靈星。立冬後亥祭司寒。仲春祭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立春祭戶。司命。立夏祭竈。季夏土王祭中霤。立秋祭門及厲。立冬祭行。皆有司行事焉。

元英昨充元豐五年賀北朝正旦國信使、行至神水驛、苦風眩昏亂。不記省。隨行小史輩皆環坐以泣。適一昔方稍安。是年正旦、接伴使杜刑部紘、至深澤縣界中路、斃不可救。劉右司摯、充賀同天節接伴使、亦路病傷寒。至滑州增劇。然艾數百壯、與以歸。後累月方安。一歲中奉使者皆得疾、危甚、殊可怪也。

禮部尚書黃公說。丙申年秋試進士僅八千人。國朝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舊試院不能容。始命就開寶寺分數場引試。開寶為試院自此始。禮部林郎中以清徹之風養萬物賦為第一人、始可謂雄魁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為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

戶部劉郎中說。雄州城南、陂塘數十里、葦荷蘊鬱。以小舫遊其間、鷗鷺往來、紅香泛於樽俎、雖江鄉亦無此景。四時有蟹、暑月亦甚肥。昔見對通議言。曾通判莫州、有戍卒溺塘水死。州將覆驗。既到、彼尸不可得。所司云。水中積蟹一窖。莫知淺深、尸在其下、無由得也。雄莫蟹多如此。

右司郎中劉摯、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楊景略為右司郎中、以知壽州葉溫叟為都官員外郎、以提舉荊湖北路常平倉李華、為屯田員外郎。

禮部尚書恩賜今年龍茶一斤。折簡諭林郎中云。欲以五餅分送郎官、如何。林獻答云。衆官參詳、泰得允當。遂以分送五廳。他則不然也。

元豐五年五月、官制始行。兩省官但除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而已。六年四月、方以監察御史王桓為右正言。

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仗衛如式。是日、對于闐國進奉使、貢物充庭、多白玉。熙寧六年、大食俞盧和地國亦貢白玉圭一副。今藏內帑。

詳定禮文所上言。臘蜡百神四方、並就南郊一壇。緣未合古。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東方日、西方月、各神農配、作大祀。南方神農為神主、后稷配。北方亦神農為神主、后稷配。祭中祠。其五官、五田畯、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嶽、四鎮、四海、四瀆、每方山川、水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郵、表畷、青龍、朱雀、騏驎、白虎、元武、於菟、鱗羽介毛蠃、貓、昆蟲、並如故事。若其方有災害、則闕而不祭。詔可。

國子司業朱服上言。惟先王之時、燕飲必有射。將祭擇士於射宮。館偶則又別之以射。射、武事也。先王於進成人材之際、每不廢焉。今養士之盛、莫盛於大學。而大學之士、鮮能知射、兩見武學教場與國子監相去數十步。欲使太學諸生、遇假有願射者、總往習焉。不惟閑暇之時、使游於藝、又足以收其放心、而不遷於異物。狀下禮部。郎官皆以為然。上都省乞如所請云。

元豐四年、高麗國遣使崔思齊、副李子威、朝貢、并獻樂器。明年正月十四日、車駕幸集禧觀。詔思齊等侍從。又令所遣樂工對御獻樂、賜袍帶銀帛有差。思齊言。今高麗樂是新羅樂。樂器有嘉配琴。稱笛為大吟。舞有七十餘種。止用兩人、謂之舉花云。

勅大忌日、六曹諸司並不作假。執政官早出、官司不得隨出。前此車駕遊幸、及臨奠宗室、若大臣、戚里之喪、及後苑觀麥、觀稻、觀穀、觀稼、及延和殿北遼禮物、崇政殿疏決、就景靈宮朝謁、北使見辭、執政處上皆早出。故有是勅。

資州上言。資陽縣民支漸、葬母於賴錫山澗中。廬於墓側、已經三年。自負土成墳、布素不食五味、惟菽粟而已。日三時號慟。餘時即誦佛經。有白黑雀各一、對盤泊墳上松間。每有野狸白兔自山上來。看上土久之、方去。又有白鵲及五色雀、計萬餘、圍繞。乞行旌賞。勅特賜粟帛。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衆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腳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祥符中、開寶寺福勝院舍利塔上、光明或似水晶、或似金色、於相輪上或隱或顯。又降下舍利於地面磚石上、約五千餘粒、僧俗虔心求覓、必獲。眞宗幸塔下、焚香、有舍利見大如拳、色如水晶、召從臣同觀。洎賜食、退舍利復見於西北鈴索上、往來飛動、臣庶莫不瞻視。今凝壽寺因開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所建、即其地也。

閤門儀。大宴更衣降坐。羣臣退。再坐。羣臣先升殿。既就坐御、羣臣謝花、拜於坐次。天禧中、司諫祖士衡上言。欲望每更衣再坐、有司引羣臣班於殿廷。俟升御坐、謝花於廷。乃分引上殿。自此始也。

禮部王員外說。昔有一舉子、恩澤陞授三班借職。作歇後詩。詩云。官資得箇三班借、請給全勝錄事參、從

此體稱鄉貢進道回走馬東西衙、唐宰相鄭綮好作歇後句、此詩亦甚工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王王徽以疾表乞太醫、朝廷遣閤門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國、舜封上言、十二月一日、徽生辰、北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堯俊充使留仙賓館、堯俊獻徽詩云、始從鈞發海東天、世世英雄寰自然、掌上寶符鈐造化、胸中神劍齊山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乘鴨綠船、眞是金輪長現國、豈論八萬四千年、徽以錦綢八百匹爲謝云。

給事中徐禧殁於王事、朝廷錄其子弟十餘人、以弟秘爲太廟齋郎、秘自陳願閑此恩、以待兄有嫡孫長月推授、朝廷嘉而許之、秘爲太學生、有聲名、而孝悌廉退之行又如此。

開寶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及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下第進士徐士廉自陳屈抑、御詔貢部以八等第進士并終經學人、並親覆於殿廷、內出未明求衣賦待士詩、進士宋準等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昉所放退落者十人責授昉太常少卿、御試舉人自此始也。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齋幕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賣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剪爲旗幟焉。

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祀天於地上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其牲幣器色歌詩奏樂亦皆不同、凡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漢元始間以祀樂既各有合、而禮又有夫婦共牢之文、於是合祭天地、以隆一體之義、後漢魏晉及唐以來、皆因仍之、本朝親祀上帝、即設皇地祇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勸詳定更改禮文聞奏、陳襄議曰、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於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李清臣議曰、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爲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然雖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爲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爲帷宮、止而後進、王存議曰、國家用冬夏至遣官攝事於二郊、蓋周禮未嘗廢也、其三年一有事於南郊、實同漢制、若因三歲之期、漸復郊丘之祀、間有事於北郊、如先朝親耕耤享之比、則不失恭事天地之宜、陸佃議曰、今或冬日至親祠昊天上帝、因即圜丘之北、別祠地祇、不祭朝而天地之祠舉矣、張璪議曰、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然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臣以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焉、勅如璪議、其親祠南郊、罷皇地祇并從祀位、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夏至、適當親祀之歲、於是左相王公攝事、禮部黃尚書太常李少卿爲亞終獻、中書蔡舍人讀冊文、且用宮樂、然以嗣祠官當給本品鹵簿、方可爲盛禮容也。

禮部黃尚書上言、伏覩覆定臣寮謚議、其法、質明入內、廢務一日、假故既頻、事易停滯、欲乞自今集官覆謚、午刻入省、勅依、乃能消食、故事尚書省集議謚之家、自設酪饌、舊從官給、今方罷之。

吏部頒給印紙、六曹尚書侍郎左右僕射左右丞批、都司郎官左右丞批、二十四司郎中員外本曹尚書

侍郎批、以待逐考功過焉。

六月二十日、三省官集於吏部寓治都廳、講求奉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初四日、兩省官與尚書省左右司郎已上、又赴門下中書都堂再議、執政官在中、餘每官位、直行、皆北向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已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已上綠褶、九品已上碧褶、並用小綾、玉藻云、襌爲絅、（音褧）引急也、帛爲褶、今袷也、鄭云、單爲絅、有衣裳而無裏者也、帛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靈王變胡之服、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隨駕儀衛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使不舒散、皇朝舊制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太子太師張公昇、大中祥符八年歲在乙卯登科、熙寧九年丙辰、終於許州陽翟縣里、公起布衣、致使和、自初仕至薨謝、歷一甲子、近世所無也。

眞宗皇帝東封、還次太平驛、賜從臣辟寒丸、仁宗每崇政殿親試進士、亦賜大臣七寶茶、至今以爲故事。

以禮部尚書黃履爲御史中丞。

詳定禮文所言、謹按儀禮曰、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而食、合巹而飲、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同儀、明夫婦一體、未有異廟者也、恭惟孝惠皇后太祖皇帝元妃、淑德皇后太宗皇帝元妃、章懷皇后眞宗皇帝元妃、而孝章皇后實太祖皇帝繼后、當時議者、或以其未嘗正位中宮、或以其繼而不許其配、有司因循不究其實、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伏請升祔太廟、以時配享、勅恭依、仍於今年大禮前、更不行孟冬薦享、止俟升祔禮畢、遍享太廟、并祭七祀配享功臣、其太廟祏室、三省看詳、合以配繼先後爲序云。

以太常少卿李常爲禮部侍郎、以司勳郎中葉均爲秘書少監、以戶部員外郎黃好謙爲司勳員外郎、以提點開封府界常平倉張詢爲戶部員外郎。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一人緗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音橫）至階、一人執青儀義、不喤、國朝故事、御史中丞告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告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至蓋亦引喤之比也。

長安隱士曰高懌、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朝廷欲命以官、固辭歸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財、閉門讀書而已、昔王霸悔其子蓬髮投耒、愧臥不起、前賢之所難、而處士蹈之有餘裕也、嘗見古老說、种放隱終南山、召拜起居舍人、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蔌一盤詩一篇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攻嫌野菜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放國史有傳、若夫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惟安素可以無歉矣。

尚書三司使廳屏風、崔白畫蘆雁、用意極工、昨爲僕丞都堂、此屏在後閣、及遷都省、左僕射命移於尚書令廳、後亦近世之奇筆也。

閏六月、以新差權知晉州井亮采爲戶部員外郎。

二十四日。尚書令廳集三省官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奏議畢官雜壓。非故事也。愚以謂左僕射當坐東偏南向、門下侍郎次之。左省官列於東北壁下。重行、南向。右僕射坐西偏南向。中書侍郎次之。右省官於西北壁下。重行、南向。左丞東相對。如學士。太常卿皆赴、即坐於正南、北向。雖未必盡合舊儀、猶愈於雜壓也。

七月十二日、后升祔於太廟。兵部黃麾仗、太常鼓吹、一千八百餘人、載翟車四乘。是日五鼓、神主自后廟升綵殿、宗室正任已上、步導進行、直南沿城入太廟。至南神門外降綵殿、入幄、升腰輿、各祔本室。太祖室曰孝惠。次孝明、次孝章。太宗室曰淑德、次懿德、次明德。次元德。真宗室曰章懷、次章穆、次章獻、次章懿。既升祔、行逕享之禮。雍王曹王濮陽郡王充三獻。禮畢。百官詣東上閤門奉表稱賀。

以戶部尚書安燾、爲司知樞密院事。以吏部侍郎李承之爲戶部尚書。以戶部侍郎陳安石爲吏部侍郎。以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爲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爲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以吏部員外郎曾伉爲左司員外郎。又以司勳員外郎黃好謙爲郎中。以戶部員外郎井亮采爲金部員外郎。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莊穆。蓋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韓文公永貞行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又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屛風。所謂磊落者、亦珠琲之謂也。

二十五日。文武百官詣太廟、奏請上仁宗徽號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左相行事。起居郎蔡京著作郎豐稷讀祝。其祝冒皇帝謹遣百官奏請徽號之意云。

二十八日詔門下。升祔禮畢。宜覃慶澤。以豐後見四后之家、各與最長者初等官。已仕者轉一官。

乾德五年正月十六日。詔以朝廷無事、年穀屢豐。上元觀燈、可更增十七十八日兩夜。自後每至十六日、開封府以舊例奏聞、皆詔更放兩夕。雍熙二年十月。下元節張燈、賜近臣宴於樞密使王顯私第。夜分、命中使賜御製詩一章。其後每燈夕、皆命中書樞密分往大寺焚香、就賜御筵。遂爲故事。自此始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亦種花柳。今殿庭唯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八月。左丞蒲宗孟罷、出知汝州。以右丞王安禮爲左丞。以吏部尚書李清臣爲右丞。以端明殿學士知蘄州曾孝寬爲吏部尚書。以都官員外郎葉溫叟爲郎中。

禮部李侍郎說。祕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嘗一夕陰晦。此客報湖中珠見。與數同人行小艇從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旣遠乃沒。

九月、以吏部郎中呂嘉問爲光祿卿、以司勳郎中黃好謙知揚州。是月。都官員外郎許安世以憂去官。

皇祐二年。大享明堂。仁宗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二品。今獨燔玉。無乃闕禮文邪。輔臣等對曰。

唐大和中。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而無禮神奠玉、請下有司、造蒼璧等七玉、祭訖藏之。燔玉即用珉。唐末以來、祀典廢闕。禮神之玉、不復備用、以至於今。勅、其令有司議如典禮。是時、適何紹貞玉璞數十。剖之、命匠者制爲蒼璧黃琮四圭有邸青圭赤璋白琥黝璜、尤溫粹。祭玉之備、始復於此。

十月。以右司郎中楊景略爲起居郎。以錢勰爲左司郎中。以孫覽爲右司員外郎。又以大理卿楊汲爲刑部侍郎。

十一月十二日。大慶殿遣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玉冊玉寶。上服絳紗袍、再拜廷中。跪授冊寶。使既出大慶門、禮儀使奏禮畢。上猶立廷中。冊寶升輅旣遠、從官方前贊歸御幄云。

十五日。遷寓治禮部入新省。自尚書令列曹員外郎廳屛風。皆書周官一篇。在位何以稱上所以戒責之意邪。南郊大禮、上乘舊玉輅。戶部王員外說。輅上有款識。唐高宗顯慶年造。高宗麟德三年。元宗開元十三年。眞宗皇帝祥符元年封禪。此輅凡三至泰山。開元十一年。祥符四年。亦兩至汾上。眞所謂萬乘之器也。

司封員外郎王覿、遣出知汀州。以禮部員外郎王子韶爲庫部員外郎。以太常博士何洵直爲禮部員外郎。以駕部郎中吳安持爲太府少卿。以柯述爲司封郎中。以蘇注爲司勳員外郎。以王兢爲倉部員外郎。以蒲宗閔爲都官郎中。

十九日。車駕詣萬壽觀恭謝。畢、由天波門幸尚書新省、至令僕廳遂徧至六曹、傳宣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各轉一官。主事已下。等第支賜。凡二萬緡、至禮部。上顧謂侍郎李常曰。唐尚書省亦止於四千楹。又問吏額多少。常具以對。又宣諭云。朝廷待遇責任之意非輕。卿等各宜自勉。繼千載難逢之期。顧群臣何以上報聖恩邪。

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仗衛如式。是日大風。詔移御紫宸殿。百官起居、正如唐喚仗入閤之儀也。

右省趙諫議說。王汾學士嘗言夢中見人云。君要如意、須逢元公。了不曉所謂。後數年。得知兗州。其字即元公。方悟前夢之可信也。

二十八日。以魯國大長公主薨、輟朝五日。是日。北遼賀正旦使副見於崇政殿、賜茶而已。上御靴袍、自延和乘輦至崇政。非後殿常儀也。

文昌雜錄卷第五

元豐甲子正月五日、宴北遼國信使於紫宸殿。酒七行。不作樂。以魯國大長公主在殯故也。是時上元節、有司已設山棚、詔撤之。罷御端門。魯國、仁皇帝之女、恩禮加隆焉。

熙寧二年。朝廷始命兩浙福建等路轉運司、招接高麗入貢。時舟人傅旋至彼國、述朝廷之意。王徽喜甚。次年二月十五日。然燈如中華上元。旋適在彼。見徽賦感天朝招撫、擬侍中華然燈夜述懷詩云。宿業因緣近契丹、歷年徒貢非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燭似蓮裝闕焰、月華如水浸宮寒。移身幸入華胥境、甚惜今宵漏滴殘。福建路轉運使羅拯上其事云。

以開封府推官祖無頗爲祠部郎中。以開封府判官胡宗愈爲吏部郎中。又以司勳員外郎蘇注爲郎中。

二月五日。太師致仕文公自西京造朝。條對於垂拱。詔是日特開宴。酒五行。命御藥院內侍梁從政。特以大觴酌御酒以賜之。且命飲。侍臣拭目以觀恩禮之隆遇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天聖中冊爲皇后。其文、丞相呂公夷簡之辭。元豐二年。奉上冊諡。詔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撰冊文、丞相之子也。樞密公亦自陳遭遇。中外莫不感異云。

滕正議甫知安州、苦風眩。久不差。有一道人贈藥方、名鄧遇丹。因修合服之、舊恙頓瘳。自此遂常服。既罷官赴闕、至都城、久之、未有除授。因且服鄧遇丹、謂其門人云。久服此藥、豈非得鄧州邪。不數日、遂知鄧州。

禮部何員外正歲子埒也、賀之信然。

三月二日。太師潞公西歸。詔宰相執政官三省近臣學士待制宴餞於瓊林苑、賜御詩以寵行。前此令有司不得收河東印節。又令都水具舟、由洛河以歸濟。明日、特宴於玉津園。唯執政官得預。太師以詩述感遇之意、以進丞相。次日、賜御詩、俯同元韻。恩數之隆蓋如此。公卿欽羨云。

十八日。集英殿大宴。再坐、延安郡王侍立。百官稱賀廷中。既升殿、上遣內侍引王揖宰相輔臣、皆再拜以謝。酒再行、方還內。在位瞻覩、莫不悅懌抃躍、北酬賜觴焉。

四月初五日。禮部試饒州童子朱天錫。年十一。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凡七經、各五道、皆全通。無一字少誤者。是日。禮部侍郎召本曹郎官赴坐。左右觀者數百人。此兒風韻自若、略無懾懼。後數日、召至崇政殿、賜五經出身。昔晏元獻公名殊、撫州、近年何正臣名占、臨江、皆童子舉。江南多奇雋、亦山川之秀使然邪。以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爲左司員外郎。補曾伉致仕闕。又以倉部員外郎王兢爲郎中。以湖南轉運判官郎極爲度支員外郎。以司門郎中范百祿爲吏部郎中。以太常丞呂升卿爲司門員外郎。

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也。叢在耳、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唐制別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右省耳。

五月。戶部尚書李承之以憂去官。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王存爲兵部尚書。改戶部。以戶部侍郎蹇周輔爲寶文閣待制、知開封。以刑部侍郎楊汲爲戶部侍郎。

景靈宮天元殿考宮之初、靈芝產於殿楹。今歲孟夏朝獻、車駕前數日、芝又產於殿門。近臣賀於崇政殿。右僕射賦詩、命禮曹郎官屬和焉。

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見顯慶五年有抱屈人齊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也。

六月。吏部侍郎蘇頌以憂去官。以知桂州熊本爲吏部侍郎。以禮部員外郎王子韶爲考功員外郎。以路昌衡爲右司員外郎。以左司員外郎范純粹爲河東轉運使。以工部郎中范子奇爲左司郎中。

禮部上言、郊廟親祠儀注、每日皇帝並服靴袍至大次、於禮事未協。謹按禮記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報、謂小宗伯告時告備者。今請中嚴奏外辦也。韋彤五禮精義、以通天冠當古之皮弁齋服也。伏請太廟圓丘祭之日、服通天冠絳紗袍、自齋殿赴大次、以應皮弁以聽祭報之儀。勅依。

新制、寺監丞簿皆輪宿直、長貳每五日一點宿。有一卿長每點宿、亦令丞簿自依日赴直、謂長貳點宿乃點檢之義。按學士舍人新拜官、有備直舊官閑數日、乃點檢。直欲新來者稍休也。豈點檢之謂邪。士大夫不可以不知故事。一點字其誤如此。

書奏之奏、謂進也。漢田蚡奢侈、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注、奏、進也。

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上言、朝廷追封孟軻爲鄒國公、欲聞春秋釋奠、宜與顏子並配文宣王。禮部看詳。

孟子於孔聖之門、堂在顏子之列。伏請自今春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顏子之次。勅依。

禮部上言。近年禮文雖經改定。而正辭錄。其間尚有差誤。如先農正座帝神農氏祝文云。以后稷配神作主、配座后稷云作主侑神。謹按春秋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然則古者作主配神之意、本施於祖宗。其間有雖非祖宗而施祝辭可以言作主配神者。如五人帝之於五天帝、是推人道以接天神。勾龍之於社、后稷之於稷、是推人道以接土穀之祇。其祝辭俱云作主可也。若並爲外祭而正配座、又皆人鬼。則以正座爲主、其配座但合食從祭而已。禮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說者謂以先嗇從祭。今儀享先農、亦是以先嗇爲主、以司嗇爲合食而配座。祝辭乃云作主侑神、於正座祝文、亦曰以后稷配神作主。伏緣先農爲外祭正配座、均爲人鬼、而以司嗇主先嗇、蓋自唐以來失之。伏請於神農祝文云、以后稷配、於后稷配云、配食於神。如此類數十條、皆刪修改正、協禮意。

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準此。樞密安公祖妣忌、方二歲時祖妣已歿、疑逮事以問禮部。何員外答曰。禮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說者曰。子生所不見。又曰。子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元豐令所逮事祖父母、逮及也。謂生而及見祖父母者也。夫生而及見祖父母者、猶爲其稅服、則令令於私忌給假、不逮事之生、未有不逮母者。故鄭氏以逮爲及識也。然則及識、當以能言爲限。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以其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別、故也。生三月之後、可謂之及識耳。事者爲成人言之也。成人、然後知事父母之道也。

七月、左丞王安禮罷、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范純粹爲右司員外郎。以右司員外郎孫覽爲河東轉運使。

左僕射廳西府廊、右僕射正廳、各產芝草一本。繪圖以聞。

禮部林郎中言。昔見宋賜道說。唐朝帝王御畫、犀玉、然皆黑綠。五代始有紅綠。蘇州明皇畫像、黑綠也。其大臣亦然。余昔通判湖州、見州衙設廳東西有賈魏公祠堂、皆黑綠玉軸。不知紅綠起於何時也。

八月、膳部郎中曾有開罷、爲提舉亳州明道宮。以通判延州吳安憲爲膳部員外郎。

流蘇、五采毛雜而垂之。摯虞決疑要注曰。凡下垂爲蘇。張衡東京賦、飛流蘇之騷殺。其注云。騷殺、垂貌。蓋流蘇騷殺、皆下垂也。

宗室子獻賦書于秘書省、特授通直郎、服緋。令隸士流等數人應進士舉、取解別試。所衣白襴。一時新事也。

柳子厚作館驛使記云。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

武功而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於王都。官唐都畿之制如此。雖六典所在、亦不得其詳。今司門職方、開宜舉唐舊制、而復京畿之壯觀焉。

九月、虞部郎中趙無願知潁州。

二十一日、以立冬祀黑帝、祠官受誓戒於尚書省。始罷賀明放事、從新勅也。前此四拔初蒞官者集、多宿於近坊。禮部上言、以謂賀也明也。仍請絕其日朝謁。勅依。不准禮令。輕據而奉祠者、免後至之彈劾焉。

天下諸路文武職事官、總四千一百一十八員。開封府界約五十員、京東路約三百七員、京西路約三百八員、河東路約二百七十員、河北路約四百二十員、陝西路約五百二十二員、淮南路約三百五員、兩浙路約三百一員、江南東路約一百九十四員、江南西路約一百六十四員、荊湖南路約一百二十員、荊湖北路約一百五十三員、福建路約一百一十四員、成都府路約一百五十八員、梓州路約一百五十員、利州路約一百四十二員、夔州路約一百一十一員、廣南東路約一百六十一員、廣南西路約一百六十八員。蓋十九路總數大約如此。幕職、州司簿尉、又在其外。因類降擬舉陞除人數式、遂得見天下具員仙臈則無也。

禮部郎中趙、東京盧城、其內即齋聖宮。林子中云、每清旦風順、聞爇香東來、此宮三清閣晨炷也。主客又在其北、正對後苑、春夏嘉禽無數、飛鳴往來上林喬木之所棲止也。

起居郎楊景略、左司郎中錢勰、奉使高麗。七月二十四日、同自密州登洋。楊起居至大洋、遇東風、轉區登州。八月初二日再發洋、十三日方至高麗境上。錢左司郎八月四日已達彼國。一舟之中、風勢如此。又可異。

開寶寺試國學進士。景德寺又爲別試所。既闕院、以東營務驗草數十塌、截試卷赴禮部架閣、數日方畢。所落人數可知也。

十月四日、禮部試、諸州進士、朱天申年十二、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揚子、老子凡十經、各有一百通。前日所試、童子天錫之再從兄也。亦召至睿思殿、賜五經出身。

以給事中韓忠彥爲禮部尚書、以左司郎中錢勰爲中書舍人、以吏部郎中范百祿爲起居郎、以直集賢院滿中行爲左司郎中、以太常丞呂希績爲吏部員外郎。

世言市井、市塵末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入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之也。

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遼、因問耶律蕭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問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爲誰邪、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輔相之臣孰爲優、對以蕭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譯云劉也。其后亦賜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乃曰天皇王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世里、世里譯者謂

耶律。昔蕭翰爲契丹大族、其號阿鉢、本無姓氏。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不知孰是也。

世謂胡餅者、釋名云以胡麻著之也。前趙錄曰、石季龍諱胡、改胡餅曰麻餅。今俗字增食非也。齊書曰、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薦麵起餅、豈今之蒸餅邪。

二十七日、禮部試撫州進士黄居仁年十二、誦尚書毛詩幷正義禮記周禮孝經孟子老子及太元經、凡九經、合七十五通。又試論語大義三道、文理稍通、勅賜五經出身。閤門發遣至禮部給賜焉。

太師潞公歸開封府、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爲人傳誦者。有若樂人部用教坊家、席上華公換口詩。内裹宣來蔗葉盞、御前賜出榼金花。坐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祖當時賜和篇。西苑賞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巳無公事。走遣臣寮續進詩。蓋王建宮辭、無以過此也。

十一月。職方員外郎賈事出知汝州。以祕書省著作佐郎邢恕守職方員外郎。以司門員外郎呂升卿爲兵部員外郎。以祕書丞陳宗古爲司門郎中。又以曾肇爲戶部郎中。

十二月。司勳郎中穆珣出知潤州。以彭汝礪爲司勳員外郎。以左司員外郎路昌衡爲江淮發運副使。以中散大夫李之純爲右司郎中。

急告事。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吉曰告、凶曰寧。又曰。伏休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禮部投納試卷、因國學至天下所解進士者、諸科赴省試者約六千人、騈塌之盛。未有今日之比也。

昔年有一大臣留守北京、方暑、至上闕、因得詩句云、河上荷花何處好、坐上幕客河朔人也、應聲對云、市中柿子是誰甜。諸官莫不爲之恐悚。而大臣終不見怨也。

文昌雜錄卷第六

元豐乙丑正月。以司勳員外郎彭汝礪爲郎中。

開寶寺爲禮部貢院。二月十八日、火。凡本部貢院與夫所考試卷、須臾灰燼、略無遺者。自正月九日鎖院。方定二十八日奏號、至是火。詔以太學爲貢院、再令引試、前此未有也。

元豐六年癸亥。大慶殿元會。初設玉輅於廷。除夜三更、大風自北、木拔幕屋壞。新玉輅右輪入地數尺、玉飾皆碎。觀者莫不駭愕。八年正月二日、先帝不豫。二月五日、遂宣遺制。方悟爲變之兆也。

二月二十七日、内出白麻、丞相而下、進官一等。是日麻案在宗政殿門、百官素服序班於門外、南北相向。通事舍人宣麻於正東西向、示變禮也。

元豐八年春。太史奏熒惑守心。是時、太清宮道士王太初奏章於太一宮真室殿之中壇。回云、奉九天門下。有傳上帝之命者。曰、已付南陵使者告行。太初因敬問曰、南陵使者謂誰。答云見守心者是也。已而又拜章於壇上。回云、復有傳上帝之命者、云已再付南陵使者依命告行。自此京師大火、焚廬舍、開寶寺爲甚。未幾宮車晏駕。太初方敢傳此事於人間也。余昨充北朝賀同天節接伴使。三月五日、至深州安平縣。前一夕大風。是日寒甚、雪深數尺、林木多折。至雄州、泣觀遺制。河朔人言雖極寒、暮春未嘗有此異也。

度支員外郎陳向權發遣京西轉運使。以修奉山陵增員也。事畢、如故云。

四月。以左司郎中范子奇爲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以右司員外郎范純粹爲直龍圖閣京東轉運使。以吏部員外郎劉奉世爲京西北路提點刑獄。以戶部郎中劉瑾爲京西轉運副使。以金部郎中張端彥爲利州路轉運副使。以都官郎中葉溫叟爲秦鳳路提點刑獄。又以右司郎中李之純爲太僕卿。以吏部郎中胡宗愈爲右司郎中。以工部員外郎高遵惠爲左司員外郎。以職方員外郎邢恕爲右司員外郎。以知滑州劉摯、新知信陽張汝賢並爲吏部郎中。以潞州韓宗道爲戶部郎中。以京西北路提點刑獄梁燾爲工部郎中。以知密州范鍔、考功員外郎畢和卿並爲金部員外郎。以太常博士盛陶爲考功員外郎。以祕書省校書郎葉祖洽爲職方員外郎。以閤門通事舍人文貽慶爲都官員外郎。

五月。左僕射王公薨。以右僕射蔡公確爲左僕射。以知樞密院事韓公縝爲右僕射。又以戶部尚書王存爲兵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曾布爲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許將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吏部員外郎文及爲直龍圖閣知陝州。以戶部郎中曾肇爲吏部郎。以考功員外郎王子韶、水部員外郎王爵並爲郎中。

六月。以通判潁昌府范純禮爲戶部郎中。以右司諫蹇序辰爲司封員外郎。

左僕射王公珪、己未七月初九日生。知樞密院韓公縝同甲、月、日皆同。惟時差異。五月十八日、王公薨。後數日、韓公拜右僕射。陰陽家之說。果可信邪。

余奉使至涿州。五月二十二日太白晝見。是日晚、雨雹、其大如拳、屋瓦多碎。彼人云。歲常如此、尤有甚於此者、目所未覩也。

司馬公光拜門下侍郎。辭避甚確。累遣御藥院近侍召受告身。竟日、神遣使促令告院、押赴門下。歸即歸私第。又遣入內都都知張茂則宣召供職。國朝故事、惟宰相或賜遣御藥院近臣傳旨。都知累朝未嘗遣也。召受告身、雙日特開延和。又遣都都知宣召、皆非舊例。恩禮之隆、今昔絕儗。

北人謂住坐處曰捺缽。四時皆然。如春捺缽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七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爲左丞。自王安禮罷左丞、久闕。至此方有除授。

初五日。詣南郊、請大行皇帝尊謚曰英文烈武聖孝。廟曰神宗。三省、給舍、侍郎已上、學士、待制、御史中丞、宗室正任團練使、寺監長貳、職中散大夫已上、並預焉。

七月十六日。太皇太后生辰、上節名曰坤成。有司檢討故事、北朝當遣使人。乾興元年、章獻太后垂簾、各遣生辰使人、亦曾致書。嘉祐二年、□母遺致。眞宗之妻、於仁宗皇帝爲弟婦、即難通問。是時、每遣國信使、即致書洪基云。請侍大閤達其回書。亦洪基傳達母后之辭。後來彼國、即洪基殿通書母后殿、傳達遺使之勝、及致禮物。當時以謂得禮。今洪基、英宗皇帝之弟也。於太皇太后亦難通問。朝廷方采用嘉祐故事、無以易焉。

十四日。北朝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詣皇儀殿行禮。既畢、百官立班殿門外、進名奉慰云。

以戶部侍郎李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以寶文閣待制吳雍爲戶部侍郎。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略曰。渭川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斂墨、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燭。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眾屈。蓋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戲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朝廷承五代之弊、名式未正。文德殿東西有上閤門、而無上閤。按大唐宣政殿、周之中朝也。是謂正衙。紫宸殿直其北、是謂上閤。蓋自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天子坐以聽政。閤之名起於此。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上閤門入。謂之喚仗。今文德殿、唐宣政正衙也。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文德殿東西但有上閤二門、未審以何殿爲上閤。謂宜參詳典故、正上閤之名、以復有唐盛事焉。

以知蔡州黃好謙爲駕部郎中。劉攽爲祕書少監。以都官郎中蒲宗閔爲利州路轉運副使。以知明州馬琥爲都官郎中。以左司郎中胡宗愈爲起居郎。以右司員外郎邢恕爲起居舍人。以吏部郎中張汝賢爲右郎中。

元豐八年七月。御史臺班簿。銀青光祿大夫二員、光祿大夫二員、正議大夫六員、通議大夫九員、大中大夫四員、中大夫六十員、朝散大夫七十三員、朝奉大夫八十七員、朝請郎一百二十一員、朝散郎二百一十四員、朝奉郎二百八十四員、承議郎三百六十七員、奉議郎四百八十九員、通直郎二百三十五員、分司官四十員、宣德郎二百三十八員、宣義郎一百一十四員、承事郎一百三員、承奉郎一百五十七員、承務郎一百一員。內外共一千八百餘員。近者登極覃恩、各有遷改。其多如此。然舊數亦依約可見也。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邱生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漢書同作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爲是也。

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錄、起自進士張莒於長安慈恩寺閑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版、遂爲故事。本朝進士題名、背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梁四公子。一人姓騶（[illegible]）名闐（[illegible]）、孫原人。一人姓𧶠（[illegible]）名杰（音傑）、天齊人。一人姓𤄃（[illegible]）名䪻（[illegible]）、浩瀁人。一人姓仉（音掌）名脊、五阮人。昭明太子曰。騶出揚雄蜀記。闐出公羊傳。𧶠出世本、字亦作觽。𤄃出三齊記。杰出竹書紀年。䪻出索綽隴西人物志。仉出世本及廣雅。仉出太乙符。脊出史記。孫原、樊山名。浩瀁、洸洭之間二水名。五阮、雁門也。

浩音告。瀁音門。今俗呼爲閘門。河藿疾胃之告爲閘。

吏部四選。一曰尚書左選、京朝官三千餘員。二曰尚書右選、大使臣一千九百餘員。三曰侍郎左選、幕職、令錄、判司簿尉四千餘員。四曰侍郎右選、小使臣一萬三十餘員。四選除非次闕外、例多待闕及二年者。

員多闕少之弊也。

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妃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絕也。

今三省官、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郎中、方出入重疊。蓋昔者門下中書省、自侍郎常侍給舍諫議、至起居遺補、尚書省自尚書丞郎至正郎、皆重疊、是爲清望官。唯員外郎不得預。此御史臺至今自中丞監察皆重疊、獨此爲是耳。三省、皆非故事也。

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獻別敍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別敍者、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新義者、以越王爲問目、釋疏文之義。皇靈者、止說延年避災之事、及符文。乃道書也。雌圖者、止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亦靡奇書。顯德中、王樸病、詔醫官馬世長往治之、歸得其眞記七冊。後亦自無完本。然俗好經書、至於廝賤之家、各於衢路造大屋、謂之局堂、子弟晝夜誦讀云。

熙寧三年、班簿計二百二十四員、南班在內。元豐八年、正階官計二千八百餘員。然熙豐臨時、南省凡二十七人。蓋不專職本務、分蒞中外之任焉。

神皇帝靈駕發引、自福寧出垂拱殿、由西上閤門文德殿後隔門出右昇龍門、至德門、而不由大慶殿平日發路。既葬、吉仗即日東還、到闕、虞主自右掖門入、由右長慶嘉肅集英承天門至集英殿、奉安列聖故事也。

中書舍人廳上有押角尚書八坐丞郎初拜並集都坐交禮遷又解交六典載職位雜位皆未詳其義以俟知者。

押角解交、已檢獲載後篇。

梁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妻。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進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文昌雜錄補遺

余記中書舍人廳上押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傳、令狐綯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曰。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摭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

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於四隅、謂之押角。自常侍已下、以南爲上。差牙相承、實卑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面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是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署之廢、自此閑長立於東北隅、猶謂之押角、如宋次道所記也。

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於兩省上事宰臣押角之禮宜廢。

余又記後唐同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得古文錢、曰得一元寶、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此錢。近見湖士王儀家有錢氏錢譜云。史思明再陷洛陽、鑄得一錢、賊黨以謂得一非佳號、乃改順天。蓋史思明所鑄錢也。

余前記尚書省初拜。並集都坐交禮、遷又解交。未詳其略。曰。漢制八坐、及丞郎初拜官、並集都坐交。僕射、八坐也、又無不荅之文。又東宮舊事曰。太子至承華門。設位拜二傅。二傅交禮、畢不復登車、又被濟養者儀天子與五更於門屏交禮、卽荅拜。詳此、並以對拜爲交禮、遷日又集對拜而去、謂之解交也。

余前記唐諫議遺補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棣萼、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興爲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從之。乃知諫院之名舊矣。

余自壬戌五月入省、至乙丑八月罷、每有所聞見、輒用雜錄。歲月滋久、不覺滋多。官在儀曹、租記故事、今離爲六卷、名曰文昌雜錄。或有謬誤、覽者爲校正焉。

南安龐　元英　題。

文昌雜錄六卷補遺一卷、所載朝章典故甚核、旁及瑣聞軼事、亦足資考證、借此都佳本也。往歲、繼揚曾經雕版、惜如卷一膳部郎中西京雜記玉樞觀二條、皆誤合上條。卷二原闕奉安景元獻相爲二條之闕文、皆錯入卷三。茲據　四庫提要訂正。餘如卷五樞密都承旨世里師者本爲一條、誤分爲二以及粘背之爲粘皆、祭戶之爲祭尹、富平之爲當平、與夫役爲授役、盤西爲兩今爲令、降爲隆之類。殆因輾轉傳抄、致滋舛誤、今悉與改正云。癸亥小寒、張海鵬校畢識。

文昌雜錄序

吾鄉漁洋先生、最喜說部書。遇一鮮秘世所罕見者、往往於友人許展轉借鈔。嘗校評泊儲之書、雖當時風流好事、頻跡朝野。先生於康熙己巳服闋入都、至辛巳四月請急歸里、官京師十年之間、曾撰居易錄一書。凡官方遷擢、政事因革、逐日記載、歎其見聞周悉、可爲史家取實。但未知其書體例創自何人、及觀宋單父龐氏文昌雜錄、始知先生倣懋賢之書而爲之。蓋池北書庫有此書也。前輩撰一書、必有所本、其不苟作、如此。懋賢爲丞相莊敏公籍之子、元豐壬戌、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記一時聞見及朝章典故、頗可觀覽。故先生稱爲說部之佳者。此書舊本無多、爲梓以行世。懋賢名元英、宮尾集跋、誤書文英。當改正。通典以尚書省乃文昌天府、懋爲郎官、記省中事、故以名其書云。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八四
作者＝
页数＝743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